中华上下五千年

仅供个人阅读研究所用，不得用于商业或其他非法目的。切勿在他处转发！

本电子书制作者

中华野史

（卷八）

明　朝　卷（中）



三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华野史/《中华野史》编委会编著. —西安：三秦出版社，2000.5
ISBN 7-80628-390-0/K·146

Ⅰ.中… Ⅱ.中… Ⅲ.中国-野史-通俗读物
Ⅳ.K20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07614 号

中 华 野 史

出版发行　三秦出版社
　　新华书店经销
社　　址　西安市糖坊街俭家巷小区副 3 号楼
电　　话　.(029) 7264325　7263801
邮政编码　710003
印　　刷　仰山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690
字　　数　13000 千字
版　　次　2000 年 5 月第 1 版
　　200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2000
标准书号　ISBN 7-80628-390-0/K·146
定　　价　2580.00 元

目　录

卷八、明朝卷（中）

七修类稿 …… (6371)
七修续稿 …… (6715)
今言 …… (6761)
贤弈编 …… (6855)
都公谭纂 …… (6911)
松窗梦语 …… (6938)
玉堂丛语 …… (7004)
清暑笔谈 …… (7132)
皇明盛事述 …… (7139)
皇明奇事述 …… (7190)
广志绎 …… (7229)

七修类稿

〔明〕郎瑛 撰

卷一　天地类

经星牛女

《容斋随笔·辩鬼宿度河篇》曰：经星终古不动。殊不思天是动物，经星即其体也。蔡传曰：绕地左旋，一日一周而过一度，夜视可知矣。但不似纬星周天，各有年数。牵牛织女七夕渡河之说，始于《淮南子》乌鹊填河而渡织女。《续齐谐志》云：七月牵牛嫁织女。诗人后遂累累致词，殊不知《淮南》好奇，《齐谐》志怪，皆不足信。故杜老有诗云："牵牛出河西，织女处其东；万古永相望，七夕谁见同?"可谓继案矣。又《尔雅》并《荆楚记》俱以河鼓为牵牛，不知何据?《月令》明曰："季春旦，牵牛中；仲秋昏，牵牛中。"正指牛宿言也。

星　验

尝观《震泽长语》云："国朝中台星常坼，或以上下不交，或以本朝不立宰相之故。又曰：北斗七星，第四星常不明，不知何也?予固不知天文，常见其商巫咸谓：第四星名天权，主时令也。汉张衡又谓：不明或变，朝廷废正乐。今桃李冬华，雨旸不时，岁岁有之，却又今之乐，果古之元声乎?太常典乐之官，不过修迹而已，果如阮咸信都芳者乎?是可知矣。张衡又论中台主宗室。今据正德以后，安化、宁王二藩叛逆，楚世子枭首，又不应乎?予闻正德初年，彗星扫文昌。其后刘瑾一出，首逐内阁，自后台谏九卿，无不被祸，岂非文之厄也乎?

生平奇见

姚江杨安世抚，提学宪副也。予尝与论山川之奇，语予曰：吾平生奇见，无出于四川

雅州。去州数十里，石壁一带，上有笔峰，长短数千，下有深岩，悬石数百，皆五彩锦川文石，青白红紫，灿烂夺目，至此而精神为之恍惚也。又云：南临安府，去城数十里，有洞曰颜洞，嘉靖中，蒙自县丞颜宏所开也。其地两山夹峙，水从洞入，洞口白石一柱，如玉垂水中，暗然莫测，人莫敢进。颜放舟然火而入，穷其至极，然后知洞有三层。迤逦盘旋而上，入深四十余里，广处可坐千人，高不知其几何，洞水出阿弥州。下洞一龙，仰附于洞前，二足捧头而下，鳞角眼爪，纤悉具备。中洞狮象相峙于口，内则飞走之禽，器具之物，不可枚数，若白鹭、青鱼、黄罗伞、红桌围种种，色相宛然，而钟鼓二石，叩之声切肖也；入深，观音半身，面如傅粉，唇若点朱，头总一髻，左有青石净瓶，右有白石鹦鹉；尽，则石床一张，上下四柱，菱花片壁，即人间之拔步耳。上洞一僧一道，蹲踞相视，若渔樵问答之状；极后，洞门坐一老翁，戴东坡巾，但少生气耳。又普安进山四十里，有玲珑石树二株，一则绿干红花之桃，一则青干白花之李，非若绘画于壁者也。

予因疑洞中肖形之物多，乃前代好事者为之。杨曰：若假斧凿，虽去数百年，自然与天生不同，而观音一面，果当时颜色妆成，薰蒸于洞，则本朝二百年矣，近日方开，岂能尚如初妆之色，二树之妙，又果人为之耶？因相语曰：天地精华之气，中国萃人而边夷发于山川也。

五星聚

周将代殷，五星聚房。齐桓将霸，五星聚箕。高帝元年，五星聚于东井，客张耳曰："东井秦地，汉王当入秦以取天下矣。"已而果然。唐玄宗开元三年八月，五星聚箕尾，占曰："有德则庆，无德则殃。"果开元治而天宝乱也。宋太祖建隆三年十一月，五星聚于奎，占者曰："有德受命，奄有四方，子孙蕃昌。"后历年果多。予意开濂洛关闽之学，亦本于是。洪武间，五星亦聚奎。谅占必如宋验也。嘉靖二年，五星聚于室，当时予谓人曰："室，营室也。"甘德、石申皆指室为太庙，吾知国家其必有事于清庙而光大其国乎。至十五年，大兴土木，九庙更新，天下文明，天道昭昭矣。呜呼！自周至今，二千八百余年，而五星会聚如此，而一星独犯一宿则多矣。噫，此治日常少，而乱日常多。

紫微垣

紫乃赤黑相合而成，天垣称紫微者，取二色水火相交之象。水火相交，万物以之为生；万物以之为生，是为万物之主宰。故垣具天枢星天皇帝星，所以天子之居，亦谓之紫宸。微者，取至精之义耳。

阳奇阴耦

阳为奇，阴为耦；昼属阳，夜属阴；昼得奇，夜得耦。奇单，故日得一；耦拆，故夜得二。是以上半夜为今日，下半夜为明日，是夜得二也。

六十甲子

六十甲子之纳音，各书所论不同：有止以生克而言，有兼律吕而言，然皆有理。有求意深远，不若《辍耕录》所载瑞桂堂之说，深为痛快。盖以金木水火土之音而明之也，但辞欠明白。今增解其义，以志于左：

夫一六为水，二七为火，三八为木，四九为金，五十为土。然五行之中，惟金木有自然之音，而水火土必相假而成音：水遇土激则有音，故五与十，土之数也，乃为水音；火入水沃沸而有音，故一六，水之数也，乃为火音；土经火锻而有音，故二七，火之数也，乃为土音。所以金音四九，木音三八，土音五十，水音一六，火音二七，此不易不论。又支干之数，甲已子午九，乙庚丑未八，丙辛寅申七，丁壬卯酉六，戊癸辰戌五，巳亥则四也。是以甲子、乙丑，甲与子皆九数，乙与丑皆八数，总计四字，通得三十有四，除却三十成数，其四乃金也，故甲子、乙丑纳音为金。丙寅、丁卯，丙寅皆七数，丁卯皆六数，总计四字，通得二十有六，除却二十成数，六乃水数也，火以水为音，故丙寅、丁卯，纳音为火。戊辰、己巳，其数二十有三，三乃木数也，故纳音为木。庚午、辛未，其数三十有二，二乃火数也，土以火为音，故庚午、辛未，纳音为土。甲申、乙酉，其数三十，十乃土数也，水以土为音，故甲申、乙酉，纳音为水。五行各举一条，余皆以此例，起皆可合矣。但海中金等语，甚不可晓。据《辍耕》所载，星家之说，既在生属，又指阴阳，牵强难从。先辈王志道以方隅言者，亦有难通之处，差胜于诸家，今亦增损，使就明白，待博洽者更焉。

谓天干乃气之运，甲乙为始，丙丁为旺，戊己为化，庚辛乃成，壬癸为终。所谓海中金者，甲乙气之始，金始生而在子丑北方大水之位，故为海中金。炉中火者，丙丁气之旺，又居寅卯长生之地，乃炉中之火存而不息者也。戊己气之化，木化居东南辰巳之方，长养丰茂，其大林之木乎？庚辛气之成，土成在午未南方常行之地，故曰路傍土。壬癸气之终，而为用乃在申酉方肃杀之地，其用则刀剑金也。甲乙火始然，而居戌亥乾天之方，火至高而不为用，此山头火也。丙丁水气方旺，在子丑坎方，其流不息，非涧下之水乎？戊己土化，在寅卯木盛之地，有遮防之义，若藩篱然，乃城头土也。庚辛金气既成，居辰巳之位，与申酉相得，金之正色，如白镴之金也。壬癸木气之终，木终于午未南方火旺之地，泄气太重，中空无用，杨柳木也。甲乙之水始生于申酉之方，长生之地，源源而来，非井泉水乎？丙丁土旺于戌亥之方，休息之所，不为用也，又居乾位至高，休息而无用，不生物者也，乃屋上土矣。戊己火化，火为至阳，包于子丑坎方至阴之下，阳为阴掩，震击发声，乃霹雳火也。庚辛木成于东方木旺之地，常青不凋，松柏木也。壬癸水终而钟于东南归聚之处，奔赴不息，长流者也。甲乙金始生于午未火乡，火锻之金，乃弱金也，故为砂石金，言细弱也。丙申之火虽旺于申酉之方，与艮宫相对，艮山高峙，此乃山下火也。戊己木化在戌亥休息之地，又得长生，故为平地之木。庚辛戊己成矣，乃在子丑水土和合之中，遂成粘和之土，不能生育，是壁上土也。壬癸金终而为用，乃居寅卯之地，方

绝而始生为微薄，乃金箔金也。甲乙火始生，乃灯也，仍在辰巳巽风之方，必须遮覆，故为灯火也。丙丁水旺南方午未之方，天汉所经，莹明可见，天河也。戊己土化而在申酉坤方，土得长生，而坤方平易，坦道也，非大驿道路之土乎？庚戌金已成矣，成则为器，乃居戌亥乾方，乾为首，在上之用，故为首饰，钗钏之金也。壬癸木气既终，采伐为用，居子丑水地，水善利万物者；采伐而利物，莫如桑柘矣。甲乙之水，始出者也，在寅卯之地，艮山之下，非大溪水乎？丙丁之土虽为壮旺，乃在巳火辰土之间，烧炼成砂，为砂中土也。戊己化火，升于午未阳明之处，其光焰赫然，天上之火也。庚辛木气既成，在申酉西方，石榴自西而至者，乃西方木也。木胎于西而生子至多者，榴也。戊辰水之成，到戌亥休息之地，水之窟宅，非大海水乎？

王志道，正统间杭人，而纳音海中金等语，决非汉人作，以其有石榴木也。

吴山第一泉

杭吴山之麓，有大井，乃吴越王时韶国师所凿也。其水泓深寒洁，异于众泉。淳祐丁未，大旱，城中诸井皆竭，独藉此水。安抚赵与懃奏为祠，覆亭其上，井口甚巨，往往有冤抑者投于中。绍兴中，太尉董德之作大木石板甃之，面开六眼，时夜闻井中有人叫："你几个怕坏活人，我几个几时托生！"历元至今，木石俱损，仍多落井者。弘治间，参政周木复甃之，面界五眼，至今存焉。

水气天地

天，气也；地，质也。地之上，阳也，故气焉；地之下，阴也，故水焉。此阳无形而阴有迹也。然气复为水，此阴阳原始反终之义也。何以见之？气自卑而升上，水出于山，气之化也；水自高而趋下，入于大海，水归本也。盖水气一也，气为水之本，水为气之化，气钟而水息矣，水流而气消矣。盈天地间万物，由气以形成，由水以需养，一化一归，一息一消，天地之道耳。

岁月阳名

岁阳岁名，考之字义，贴之太岁，不可晓也。故洪景卢以为不可强为之说；郭景纯亦曰未详，谓起于《尔雅》。《尔雅》，周公所著，何陈氏《世编》、司马贞《索隐》，皆收于天皇氏之下。此宋景濂辩《尔雅》非周公之书，明矣。予又以文字起于仓颉，大挠始作甲子，何天皇之时，即有此名，是孰传而孰信耶？先儒以《尔雅》隆于汉时，恐或然也。盖《淮南子·天文训》中，细解其义，惟以月令为主，支干配合而言；又以子配癸，不依次序，不知何也？亦恐未为太岁在某之意。但郭、洪二公以为是耶，则当引以明之；非耶，则当据以辟之。岂当时皆未见之耶？或始于《鸿烈》解亦未可知，所谓《淮南》乱言乖实是也。今据其解，分其支干，增释其义，以俟博学者辩焉。

太岁在甲曰阏逢，言万物铎芒欲出，拥遏而未通也。在乙曰旃蒙者，旃，旂；蒙，冒也；言万物萌动蒙甲而出也。在丙曰柔兆，柔，软也；兆，龟坼之兆；言万物生枝布叶也。在丁曰强圉，言万物刚胜也。在戊曰著雍，戊在中央，主和养万物也。在己曰屠维，言万物各成其性。屠，别；维，离也。在庚曰上章，章，明也，万物毕生，至秋而章明也。在辛曰重光，重，再也；光，新也；言万物将就成熟而再新也。在壬曰玄默，言岁终包任万物而深藏也。在癸曰昭阳，昭，显也；言阳气始萌，万物将显也。太岁在子曰困敦者，困，混也；敦，沌也；言阳气皆混沌，万物无芽蘖也。在丑曰赤奋若，赤，阳色；奋，起也；若，顺也；言阳奋起而万物无不顺其性也。在寅曰摄提格，格，起也；言万物承阳而起也。在卯曰单阏，单，盛也；阏，止也；言阳气推万物而起阴气自止也。在辰曰执徐，执，蛰也；徐，舒也；言伏蛰之物皆散舒而出也。在巳曰大荒路，荒，大也；方万物炽盛而大出，霍然落落大布散也。在午曰敦牂，敦，盛也；牂，壮也；言万物皆盛壮也。在未曰协洽，协，和也；洽，合也；言阴欲化万物而炎气渐和合也。在申曰涒滩，涒，大也；滩，修也；言万物皆修长其精气也。在酉曰作噩，作噩，零落也；言万物皆将陨落也。在戌曰阉茂，阉，蔽也；茂，冒也；言万物皆蔽冒也。在亥曰大渊献，渊者，藏也；献者，迎也；言万物终于亥，大小深藏窟伏以迎阳也。

又有月阳月名：月在甲曰毕，乙曰桔，丙曰修，丁曰圉，戊曰厉，己曰则，庚曰窒，辛曰塞，壬曰终，癸曰报。正月为陬，二月为如，三月为病，四月为余，五月为皋，六月为且，七月为相，八月为壮，九月为玄，十月为阳，十一月为辜，十二月为涂，此《鸿烈》又无所解也。但历书谓太初十月为毕，及《左传》十月为良，《国语》有至玄月之称，疑亦《尔雅》、《汉书》也。若夫以阏逢为焉逢，旃蒙为端蒙，柔兆为游兆，大荒落为芒落，作噩为作鄂，阉茂为掩茂，重光与昭阳互相更易，大渊献与困敦彼此更换，多书于太史公历书，此盖少有义理，岁久传讹，不足辩也。

潮　汐

海潮之说，有谓天河激涌，地机翕张，曰出海而冲击，山为涌而涛随，是皆穿凿不根，与海鳅出入，神龙变化者等耳。至谓水随月之盈虚，月周天而潮应，元气与地浮沉，水往从月之理，捕风捉影，得此失彼，则又难免管窥外编之辩。独《挥麈录》所载燕肃《海潮论》、《辍耕录》历载宣昭《潮候说》，所见相同，义亦明白。但《潮论》宇多差舛，《潮说》句犯地有浮沉之辩，今并录出，删其繁文，释其字义，注其讹处，使穷理者有可考焉。虽然，计其二文，乃于东南二海，浙江之潮，消长晨夕之故，似可谓得其旨矣。但《岭外录》云：钦廉之潮，日止一潮；琼海之潮，半月东流，半月西流，随其长短之星，不系月之盛衰。《广西志》又载：桂林府圣水岩则子时潮上，午时潮落，三五十年有一大潮。据此，则二说又难通矣。何也？水固有东西南北之分，元气日月，抑岂有二者哉？故深远难明者，不若近易可见。史氏伯璿一气翕张之论，大为有理，但其曰："气即水之气"似亦未当。余则随辩于下，其曰大小早晚之未得者，余复推其所以，故今先录燕、宣二论

于前，仍列史论并予一得之愚于底，以俟博识。

燕肃曰："大率元气嘘吸，天随气而涨敛，溟渤往来，潮顺天而进退者也。以日者，重阳之母，阴生于阳，故潮附之于日也；月者，太阴之精，水属阴，胡潮依之于月也。是故随日而应月，依阴而附阳，盈于朔望，消于朏魄，虚于两弦，息于朓朒，故潮有大小焉。今起月朔夜半子时，平于地之子位四刻一十六分半，月离于日在地之辰，次日移三刻七十二分，对月到之位，以日临之，次潮必应之，过月望复东行，潮附日而又西应之，至后朔子时四刻一十六分半，日月潮水亦俱复会于子位。于是知潮当附日而右旋，以月临子午，潮必半矣；月在卯酉，汐必尽矣；或消息又少异，而进退盈虚终不失时，明矣。"又曰："四海潮皆平渐，惟浙江涛至，则亘如山岳，奋如雷霆，何也？或云夹岸有山，南曰龛北曰赭，二山相对，谓之海门，岸狭势逼，涌而为涛矣。若言岸势逼，则东溟自定海吞余姚、奉化二江，侔之浙江，尤甚狭迫，潮来不闻波涛有声耳。今观浙江之口，起自纂风庭，北望嘉兴大山，水阔二百余里，故海商舶船，怖于上潬，惟泛余姚小江，易舟而浮运河，达于杭越矣。盖以下有沙潬南北亘之隔碍，洪波蹙遏，潮势猛怒顿涌，声势激射，故起而为涛耳，非江山浅逼使之然也。"

宣昭曰："圆则之运，大气举之；方仪之静，大水承之。气有升降，地有浮沉，岂地谓哉！而潮汐生焉。月有盈虚，潮有起伏，故盈于朔望，虚于两弦，息于朓朒，消于朏魄，而大小准焉。月者阴精，水之所生；日为阳宗，水之所从；故昼潮之期，日常加子；夜潮之候，月必在午，而晷刻定焉。卯酉之月，阴阳之交，故潮大于余月。大梁、析木，河汉之津也。朔望之后，天地之变，故潮大于余日。寒暑之大，建丑未也。一晦一明，再潮再汐；一朔一望，再虚再盈；天一地二之道也。月经于上，水纬于下，进退消长，相为生成，历数可推，毫厘不爽，斯天地之至信，幽赞于神明，而古今不易者也。"

史伯璿曰："窃尝上稽经典，下采舆言，似有以得其仿佛者，而未敢自以为是也。夫余氏候东南二海之潮，平于东者常先，平于南者常后，每于三时为差，不知其所以有先后者。殊不思潮之长落，不过以北水南水候之而已。是故北水南来则为长，南水北来则为落。是则潮之长，必自北而南也，然后知东南二海，潮候有不同者，以此而已。然犹未知潮之长，必自北而南者，又何故也。以愚度之，天以河图示象于圣人，圣人以易象示教于天下，后世不信天与圣人，尚谁信哉？河图以一六水居北，而后天八卦之方位，亦以坎为北方之卦，坎之象非水乎？是则北固水之定位也，潮之自北而南，岂必外此而他求哉！虽然，潮特有形之物，非有气以运之，亦不能以自行也，气即木之气耳，。是故气有翕张，则潮有长落。方其气之始张于地，则水为气所拥而南奔，是为潮长；张之极，则水益南而潮以平；张极而翕，翕则水北还而潮落矣；翕极复张，张极复翕，则潮又长而又落矣。气之张于北也有定所，则潮之长也宜同时矣。是故东以平而南方生，南既平而东已落，东既落而北复生矣。气之一翕一张，如循环然，无停机也；潮之一往一来，应期不爽，此理之常，无足怪者。区区愚见，仅止于此。至于潮有大小早晚之异，则未得其说，不敢以臆决也。无已，则故信与月相应之言可也。惟潮大卯酉之月，则终莫知其故，恐亦不过由于一气之运而已，必深求其如何以质之，则凿矣。"

管见曰：人与天地，本同一体，但形势有大小之分耳。即此喻彼，不辨自明，此史氏一气之说，极为有理，但其未就人身思之，故曰大小、早晚、卯酉之月，不得其说。殊不思天地之大，非丝丝缕缕之可符，如水落三时之不同者是耳。且夫天地之有水，犹人之有血也，水由气以往来于地，犹血之以气往来于脉，皆一气之所致也。故水有潮不潮者，如人身之血有行脉不行脉者：时刻之不爽者，即一息四至之期也；大小之不同者，即春弦夏洪之道也。日止于一潮，或半月东流，半月西流者，亦犹两跻之与两手，迟速大小，所见之不同也。是脉虽皆由于一身，而经络所属自异耳。概以论其理可也。深求所以，徒敝精神，岂特凿也哉！至于潮必东起者，东乃生气之方，阴阳之气始于此也。百川之水尽赴于东，返本之义焉；如人身之气血，必归源于中焦，亦起于寅时生气之际也。

卷二　天地类

杭州宋宫考

杭治自隋以来，在凤凰山下，今万松牌楼地也。五代钱氏据有吴越，即以州治扩而大之，依山阜以为宫室，其子城南门曰通越，北门曰双门。建炎三年，高宗诏以为行宫；至绍兴元年十一月，诏守臣徐康国营建宫殿，复展大之，徙州治于清波门内。德祐二年宋亡，明年为至元十四年，民间失火，飞烬及宫室，焚毁殆尽。后十四年，西僧杨琏真伽言于朝，即其基为佛寺五：曰兴元，曰报国，曰尊胜塔，曰般若，曰小仙林塔。元末，张士诚据有杭城，毁塔为城，并四寺俱废，止存今之报国焉。计其地，南自胜果入路，北则入城，环至德侔牌，东沿河，西至山冈，自地至山，随其上下以为宫殿也。

杭州宋祀典考

圜邱坛，今龙华寺西首。社稷坛，今慈云岭上。太庙，今察院，依山。东太乙宫，今祖山寺。西太乙宫，今和靖墓北。九宫贵神坛，今菜市门外一里许。籍田、先农、高禖等坛，今天龙寺处。海神大祀坛，今菜市门外太平桥东。景灵宫，仿汉原庙之制，今宝极观北。

杭宋勋臣郎官宅考

张循王俟府，在清河坊里，故名。杨和王沂中府，今洪福桥对长春巷，右街之大渠，尚是旧开也。刘鄜王琦府，与韩蕲王世忠府相连，皆在北司马坊对，刘居西，韩居东也。岳武穆王飞府，今北司银瓶娘子庙连东。卿监郎官宅，在井亭桥南。七官宅，在郭婆井。省院官宅，在开元宫前。十官宅，在睦新坊。三官宅，在潘阆巷。

杭州宋官署考

左右丞相参政知枢密院佥书府，俱在今南仓前大街口。六部，又在南一带。学士院，今洋泮铺处。三省六房院，今三桥子西。枢密五房院，今洪福桥西。国史院，安荣坊山上。秘书省，今布政司。御史台，一在清河坊里，南新街牌对，一在今织染局；太常寺亦是局地。宗正寺、玉牌所，今察院地。大理寺，在车桥西。司农寺、将作军器监，俱在今侍郎府侧。临安府贡院，在钱塘门外。礼部贡院，在观桥西。浑仪台、太史局，今至德观后山。国子监，今北司门内五道之地；武学即其街之东。仁和县，今梅家桥。钱塘县，今钱塘门内北。太医局，今通江桥北。惠民和济局，今官巷口北。六部架阁库，今天水院桥后。法物库，今梅家桥。行用库，今镇守府。南驿，今跨浦桥南江岸。北驿，今卖鱼桥南。都亭驿，今泥路西。班荆馆，今赤岸。已上官署，各书与志相同而可指其处者，特录出以便人知，不同而疑似者，则缺焉。

雪花六出

雪花六出，先儒以雪为水结，地六为水，故六出也。云间唐龙江以为春雪五出，岂非水所结耶？勿得其义。不知水乃阴物，阴盛极寒，则成雪也，地六为水之说非谬；至春则阳和矣，一时虽寒而成雪，非至盛之时，故散碎而不见其形质耳，亦不特五出也。

淮　水

《禹贡》曰："导淮自桐柏，东会于泗沂。"蔡注引桑钦《水经》云："淮水出南阳平氏县胎簪山，禹自桐柏导之耳。"有宦客尝亲至其地，语予曰："胎簪在信阳州，桐柏泉在桐柏县。今信阳至桐柏百二十里，地形较之，胎簪低于桐柏百余丈，今止见桐柏二泉，口各大丈余，泉涌流出，然后过南阳城东北，渐大而东会于泗沂也。"又按唐县志云：淮水在县东南一百八十里，《禹贡》导淮自桐柏者，此也。今胎簪山绝无泉，其源实出桐柏山北支。《通志略》亦曰："淮水出唐州桐柏县大复山，东过信阳。"夫据人之亲见，又有志为证，则《禹贡》自是，而蔡注所引非也。且水虽有伏流之说，胎簪既低于桐柏百丈，恐地厚不应如此，而所见又只是桐柏出泉，不知桑钦当时何以知出胎簪也。《中都志》又引《风俗通》曰："淮庙在唐州，庙前槐树下有一泉眼，淮水出焉，其源甚窄。今考《风俗通》无有，实谬论也，必以《禹贡》为是无疑。"

镇青门

青州府城外罗北门，曰镇青，俗曰马异。左转数丈，将抵门座之角，人或持石击地，自远至砖中，则砖中若鸡栖之声。予旧闻之不信，后亲至地为之，果然，莫能辩其理也。

今城击已成穴，有司禁之。

风　水

“徐州不打春，邳州无东门；若使打春与开门，蝎子咬死人。”此俗谚如是，今果然。又青州城俗名卧牛城，以其形似也；府官有边姓者，至则城必坍损。甘州城外有塔依城，其名镇风。嘉靖间，傅都以其窥内也，彻之，日多大风。

红雨黑雨

正德三年，吾杭已故都御史钱钺家，一夕天雨，明日起视，邻皆清水，而本家则红者也。数日后，钱氏为朝廷所籍。嘉靖八年夏，杭城内外远近皆下黑雨，人有衣服被其污染者而后知。予意红雨即历代所谓雨血，灾变兆于钱氏可知；其黑雨者，《禹贡》导黑水于西海，龙取此而下耶？

夏　雨

夏月雨暘鬲辄而三时不同者，盖雨乃阴气。从地而生，夏则阳气盛极于外，或有阴生，即为消烁。惟龙，阳物也，随时以计，云从龙者，阴气附阳而升也，升必降而为雨，《埤雅》所谓蛟龙雨也。龙各有域，故鬲辄也，至于咫尺而分者，此阳气消阴之不尽，俗谓过云雨也。余时龙已潜，阴阳常和，雨之正也。

龙治水

尝闻老人相传历日所载，龙多治水即雨少，龙少即雨多也。又传云：夏潦则秋旱，理也。而《甲申杂记》记熙宁四年乙酉，十一龙治水，其年自春及秋，皆大雨水；今嘉靖丙申，十二龙治水，而雨水之多，亦如熙宁，冬则连晴二月也。

太湖名考

太湖在苏州，其名不一：《禹贡》曰震泽，《尔雅》曰具区，《国语》曰太湖，《吴越春秋》曰笠泽，《周官职方氏》曰五湖。

历代帝王建都

历代建都，自三皇五帝，世远名讹，又或再迁，二三其名。三代而下，似易知也，然亦名移今古，书著矛盾。故东坡博学，亦差魏曹都邺之笔。兹特考之诸史，各书一定者，

不待辨矣；有证者证之，不同者并注于下，一览可知，此正统之大略也。

伏羲都陈，今河南开封府陈州，有陵存焉。神农都陈，同上，或曰曲阜；《晋志》曰：都陈而别营于曲阜也，今山东兖州府曲阜县。黄帝都涿鹿，今顺天府涿州；《括地志》又曰："涿鹿故城在妫州，今朵颜之地。少昊都曲阜，同上。颛帝都帝邱，今山东濮州，旧有陵碑尚存。帝喾都亳，今河南偃师县。唐尧都平阳，即今山西平阳府也，有唐城。虞舜都蒲坂，即今山西平阳府蒲州，有庙。夏都安邑，即今山西平阳府夏县。《春秋疏》曰："尧治平阳，舜治蒲坂，禹治安邑。"三都相去各二百里，俱在冀州，盖九州之冀也。《括地志》又曰："自禹至太康，与唐虞皆不易都。"《汲冢书》曰："禹都阳城。"《汉志》曰："阳翟乃受封避舜子之所。"商都亳，同上，后盘庚迁都，亦曰亳者。《书》曰："不常厥邑，于今五邦。"盖自汤至盘庚五迁也。祖乙迁景，盘庚复迁于亳。周都丰镐，即今陕西西安府长安县关中也。徐广曰："丰镐相去二十五里，皆在长安南。"《诗》："文王有声，作邑于丰，宅是镐京，维龟正之，武王成之。"盖都丰而迁镐也。又曰："都洛阳者，洛阳即今河南府洛阳县也。"太史公曰："学者多称周伐讨，居洛邑，其实不然。武王营之，成王使召公卜之，居九鼎焉，而复都丰镐，至平王乃迁洛。"《公羊传》曰："王城者何？东周也。"成王既卜营洛邑，建明堂，朝诸侯，复还丰镐，盖以洛居中土，故曰京师。秦都咸阳，即今陕西西安府咸阳县，故古迹阿房宫、长信宫俱在此也。西汉始都洛阳，五年，困娄敬说，而复迁都长安。东汉都洛阳，同上。魏都洛阳，同上，诸书或曰长安，曰谯、曰许昌、曰邺者。《水经注》曰："魏因汉祚，复都洛阳；以谯为先人本国，许昌为汉之封居，长安为西京遗迹，邺为王业本基，故号五都，时一幸焉耳。"吴初居镇江，都武昌，即今湖广武昌府也；后迁建业，即今南京应天府也。蜀都成都，即今四川成都府。西晋都洛阳，同上。东晋都建康，元帝东渡，避愍帝讳，改建业为建康，同上。宋都建康，同上。齐都建康，同上。梁都建康，同上。陈都建康，同上。元魏初居云中，即今山西大同府怀仁县，后迁洛阳，同上。北齐都邺，即今河南彰德府。西魏都长安，长安同上，关中也。后周都长安，同上。隋始都长安，以城狭小、水咸，与苏威，高颎共议，移去城北三十里龙首山都焉；后炀帝常徙都洛阳，为巡幸故也。唐都长安，同上。梁都汴，即今河南开封府。唐都汴，同上。晋都汴，同上。汉都汴，同上。周都汴，同上。宋都汴，同上。南宋都临安，即今浙江杭州府。元都大都，即今北京顺天府，时至上都，乃宣府之外之地。大明都建康，永乐间迁都于燕京，即北京也。

三　吴

三吴，《水经》谓吴兴、吴郡、会稽；《通典》谓吴兴、吴郡、丹阳，似有不同，不知春秋之吴，都苏常之间，故苏有吴县，常有荆溪。汉封之吴，都会稽。三国之吴，初为会稽太守，封吴侯后建国之地，非吴，然以初统苏、淞、常、镇、杭、嘉、湖最久也。在秦之时，置会稽郡，汉武分湖州为丹阳郡，顺帝又统为吴郡，三国又独以湖为吴兴，总不脱一吴字也。至于苏、杭、嘉、湖，显显名吴者，以吴名之日久，又在于前，三国之吴，世

既短，而淞、常、镇、交，晋、唐又更为晋陵、江都、徐兖等，名不同故耳。

金山水

嘉靖十八年七月间，大水漂没扬州盐场数十处，而人民死者无算。其日，扬子江水下数十丈，金山露其脚；过日，闻扬州水害，正前日之涸时也，始知随风拥之而去扬也。追思《唐史》记开元十四年润州大风，拥江涛过金山，遂没瓜步，数日江水复平。岂虚语哉！

黍稷稻粱籼

以大暑而种，故谓之黍。孔子曰：黍可以为酒。即今小米。北方以之作酒者，所谓黄米酒是也。盖小米有二种，如稻有粳、糯是耳，黍是小米之糯者。稷者，五谷之长，五谷不可遍祭，以长者该之，故祭稷。《灵曜》云：日中星鸟可以种稷。一岁之中，最先种者，亦北方所有；比黍少大，较他谷则小耳；紫黑色，芒有毛，关西呼糜，冀州呼綮，不甚珍贵，农家种之，以备他谷之不熟，即南方所谓乌山稻类。稻，粳、糯总名，若诗书所称，当依文解之，如《论语》“食夫稻”，则是粳也；《月令》“秫稻必齐”，则是糯也；但《字林》云：“糯，黏稻也。”当属糯米。粱，即今之粟也，古不以粟为谷之名；但粟厚壳谷，故米之有孚壳者，皆称粱。世有白粱、黄粱之说。《尔雅翼》云：“少种粱者，以粱损地力而收获少也。”今验之粟，果然。又早稻尖米，谓之黄籼，乃出自占城，又称之占城稻。盖宋真宗闻其耐旱而早熟，自占城而求种，分给江淮两浙，择田之高者种之耳。

边方天文不同

尝闻边士云：出塞远去，则北斗在南矣，然不知去几许。昨读胡文穆公《北征录》，始知出塞二月，至地名长清塞，见斗南矣。予度当时师行多缓，若单骑竟行，恐不一日。又交州遇哉生明之夕，则月在天中，骨利斡国日没煮羊胛，熟时则日复东生矣。是东西南北之极，不与中国同。然则佛氏四大部洲之说，据此诚妄也。

罗刹江

今人止知钱塘江风涛甚险，故名为罗刹江，不知其江之中，旧有数石，横截江涛，舟楫经此，多为所坏，因呼为罗刹石，故江亦名之。唐李建勋诗云：“何年遗禹凿，半里大江中。”正谓此也。《咸淳志》曰：“五代开平中，为潮沙涨没。”今不知所在也。

八公山

八公山有二焉：一在凤阳府寿州，一在庐州府巢县；巢之山有安庙，而寿之山有安

台，石上人马迹，志皆载，为淮南王修仙之地也。意两地相隔几一千里，当时何苦奔走二山以修炼耶？不知巢邑者非也，盖因皆名八公，而皆在于淮南，遂以巢山亦立庙像，志亦载之；殊不知庐州至晋方名淮南，而凤阳汉初即谓之淮南矣。或者反以巢山为是，盖据史称安除国为九江郡之故。即以今之九江至庐，止隔一江，至凤阳二千里矣，是连九江与庐为淮南，又不知寿州秦已名为九江郡也。故项羽初封英布为九江王，汉高改封淮南王，今英布之幕与庙，皆在寿焉，岂今之九江也耶！况《淮南王传》中云："庐江民反，淮南吏卒击破之"，则庐不在淮南可知。

星陨石

每念阳气之精，上浮为星，散而陨坠，当无形也，故每见星陨时，有声而已。恐金星之精，坠于终南，化为白石；彭蠡之有落星石，或《录异》等书好怪之讹耳。然又念五石陨越于宋，《春秋》亦讹之耶？昨友俞御医桥早朝，偶尔星陨身侧，铿然有声，在地尚响，视如朱砂小石，惜人哄观而不及取也。

三苗三楚三河

三苗，固尧时四夷之地，在今日则中国也，乃湖广江、鄂、岳之三州，故今三州人多猫姓，是其遗种。楚文王都郢，楚昭王都鄂，楚考烈王都寿春，故云三楚。若曰江陵为南楚，吴为东楚，彭城为西楚，乃以此三地在楚之东西南，故以是称之耳。三河，唐尧都河东，殷都河内，周都河南也。

月　岩

吾杭江干凤凰山有石，如片云拔地，高数丈，亦奇峰也。将巅，有一窍尺余，名曰月岩，古今名人游赏题咏亦多焉。惟中秋之月。穿窍而出，十四、十六日，则外此窍矣，余月尤斜。予尝闻之而未信，嘉靖戊戌，同友特观之，果然。

杭井泉

杭地近江，泉水皆咸。唐李泌为杭刺史，特开六井，引西湖之水以利民。五代宋时，又濬大井、沈公井，然皆在西北。盖宋以前，杭惟西北乃陆也，今东南之地，多沙场所涨者。尝因思之：今杭岂下数千百井哉！皆清冽佳味，而切近于江者，亦不闻咸焉，又岂志书之妄哉？莫得其理。嘉靖己亥，浙西半岁无雨，井泉俱竭，惟吴山郭婆井，泉自石壁流出，宛如平日，而他并之至深者，惟可浅取之，多味咸。然后悟其自唐以来，地日渐高咸，惟润下土且渗之，则井水俱淡矣，至此而取及于本性者。

月　谚

俗云："月而仰，水渐长；月而昃，水无滴。"盖月有九行，青白赤黑各二道，皆出入于黄道之中，故曰九行道。不中而过南，则为阳道；不中而过北，则为阴道。行阳道则旱，行阴道则潦。月借日为光，月生时如仰瓦，是行阴道矣；如弓弦昃样，是行阳道矣，故知旱潦者以此。

四时风

西方之风，《尔雅》释其名而《埤雅》解其义矣；四时之风，未见有言之者。予以春之风自下而升上，纸鸢因之以起；夏之风横行空中，故树杪多风声；秋之风自上而下，木叶因之以陨；冬之风着土而行，是以吼地而生寒也。

假山精致

近日富贵家之叠假山，是山虽成也，自不能如真山之有生气，春夏且多蛇虺，而月夜不可乐也。予闻宋宫之艮岳，其万岁山之大洞，皆筑以雄黄、灴甘石，盖雄黄则辟蛇虺、灴甘能致云雾。若天少阴，山遂瀹郁如深山穷谷矣，故不数年而胜真山矣。李德裕平泉亦然。

小满芒种

小满、芒种，已解之于后矣，又累因人问：二十四气有小暑、大暑、小寒、大寒、小雪、大雪，何以有小满而无大满也？又见《檐暴偶谈》解二气，皆指麦言，然应答难于人，人而刊行于书，误人大矣，因复辨之于此。夫寒暑以时令言，雪水以天地言，此以芒种易大满者，因时物兼人事以立义也。盖有芒之种谷，至此已长，人当效勤矣；节物至此时，小得盈满意，故以芒种易大满耳。若《偶谈》谓天气小满而麦未熟，然则下候又何云麦秋至耶？又谓种之有芒者，麦也，然则谷非有芒者乎？又曰稻过是而不可种矣，真乱说。顾子，予友也，惜远不及面言。

河　说

每闻河决之害，因念节孝先生徐积复河之说，未尝不扼腕三叹，惜其当时既不能用，今日又无人举之也。先生之言，大略欲复故道，不计目前利害，而为久远之谋。昨读《唐史·薛平传》，有曰：平为郑滑节度使。始河溢瓠子，东泛滑，距城才二里许，平安求故道，出黎阳西南，因命其从事裴弘泰往请魏博节度使田弘正，弘正许之，乃籍民田所当

者，易以他地，疏导二十里，以杀水悍，还壖田七百顷于河南，自是滑人永无水患。亦知先生之言之验也。因笔之稿，以告有志。

海　啸

野史载至正戊子年，永嘉大风，海舟吹上高坡十余里，水溢数十丈，死者数千，谓之海啸也。其后方国珍据海为盗，屡犯永嘉，兵刃之下者无算。正德七年七月秋，余姚大风，海溢平陆数十里，沿海多死者。前数夜时，人见海中多红灯往来，予以此亦可谓海啸也。后倭夷争杀，余姚亦当其害。夫水阴物，兵阴象也，其所以兆之者宜然。

三　伏

伏者藏也，庚金伏于夏火之下，故曰伏。夏至后第三庚为初伏，四庚为中伏，该第五庚为末伏，不知越之而立秋后初庚为末伏，夫既秋矣，又何谓之伏耶？《史记》注以始皇置伏，又云穆公以是占之，马迁尚疑其人，亦此恐久而传讹也。

海水咸苦

水味本淡，而海水咸苦者，亢极而反之义。盖气生水，而水流至海，会萃而极矣，水极则反火，乃为咸苦；然过土煎熬为盐，但咸矣，是藉土以制其太过耳。

西湖两堤十二桥

吾杭西湖之桥，皆有名：自南而北，一曰映波，二曰锁澜，三曰望山，四曰压堤，五曰东浦，六曰跨虹，此东坡所筑之堤之桥。自净慈寺前直抵大佛头者，堤即所谓苏堤，所谓西湖六桥也。其里湖，正德间知府杨孟瑛开复，一带西岸亦筑六桥，向闻于杨曰，南畔三桥，可名为濬源、濬复、濬治；北畔三桥，旧有水口，吾筑为桥，可名为二龙、流金、涵玉，与古西泠、断桥共十四也。又里湖横筑以通灵隐之堤，乃淳祐间赵汝愚所筑，予意当称赵堤，今混以苏名，非也。杨岸则多近山陆，不可名堤矣！

历书沿革

《礼记》疏云：汉初，惊蛰为正月中，雨水为二月节。前汉之末，以雨水为正月中，惊蛰为二月节。七十二候见于周公时训，后魏始载于历。国初历，其式与今不同，有袭爵、受封、祭祀、祈福、求医、治病、乘船、渡水、登高、履险、收敛、货财等件，通者曰宜，不通者曰忌。纪年由洪武元年以前书吴元年，溯上只书甲子平行，不用年号。

白浪县

毛翔，登州老医也。自言：土人捕鱼海中，去远，见有城府，便舣舟，见城欹侧，半陷水中。城楼上有榜曰："青州白浪县。"字犹可识。水际腽肭脐无数，见人亦不畏，俯而擒之，所得甚多。归语人复往，不可寻。《王会篇》：良夷，乐浪之夷也。《山海经》：朝鲜在列阳东海北山南。注：今乐浪县。《尔雅疏》：九夷，二曰乐浪，汉乐浪郡，故朝鲜国。所谓白浪，即乐浪，其人误读不可知，或陵谷之变，沦入于海耳。

卷三　天地类

岁　年

岁者，《说文》曰：木星。以其岁行一次，故曰岁。而字之从步也，律历书名五星为五步是也。年者，《说文》曰：谷熟也。取其谷熟一番曰年，故字从禾。

节中气候

每月有节气，有中气，如丑之终，寅之始，则为节；寅之半，则为中。

五日为一候，积六候而成月，故一岁则有七十二候；三节为一气，积六气而成时，故一岁则有二十四气也。

月　建

正月节，戌时，北斗之杓指于寅位之初。雨水，正月中气，斗杓戌时招寅位之中；二月指卯，三月指辰，名曰月建，亦名斗建。若遇闰月，其月内无中气，戌时斗杓指于两辰之间。

雨夹雪

雨者，气之升而云之致也；雪者，雨之凝而寒极之致也。其雨雪相杂而下者，云有高低之故，低成雨而高成雪也。

气候集解

夫七十二候，吕不韦载于《吕氏春秋》，汉儒入于《礼记·月令》，与六经同传不朽。

后魏载之于历，欲民皆知以验气序，然其禽兽草木，多生北方。盖以汉前之儒，皆江北者也，故江南老师宿儒，亦难尽识。况陈淆之注，多为谬说；而康成、颖达，亦有讹处。予因是广取诸家之说，并《说文》、《埤雅》诸书，而又询之农牧，似得所归，然后并将二十四气释之于稿，以俟博识者鉴焉。

立春，正月节。立，建始也；五行之气，往者过，来者续，于此而春木之气始至，故谓之立也；立夏、秋、冬同。东风解冻，冻结于冬，遇春风而解散，不曰春而曰东者，《吕氏春秋》曰："东方属木。"木，火母也，火气温，故解冻。"蛰虫始振"；蛰，藏也；振，动也；蛰藏之虫，因气至而皆苏动之矣。鲍氏曰："动而未出，至二月乃大惊而走也。""鱼陟负冰"；陟，升也；鱼当盛寒，伏水底而逐暖，至正月阳气至，则上游而近冰，故曰负。

雨水，正月中。天一生水，春始属木，然生木者必水也，故立春后继之雨水，且东风既解冻，则散而为雨水矣。"獭祭鱼"。獭一名水狗，贼鱼者也；祭鱼，取鱼以祭天也；所谓豺獭之报本，岁始而鱼上游，则獭初取以祭。徐氏曰："獭祭圆铺，圆者，水象也；豺祭方铺，方者，金象也。""候雁北"。雁，知时之鸟，热归塞北，寒来江南，沙漠乃其居也；孟春阳气既达，候雁自彭蠡而北矣。草木萌动，天地之气交而为泰，故草木萌生发动矣。

惊蛰，二月节。《夏小正》曰："正月启蛰。"言发蛰也，万物出乎震，震为雷，故曰惊蛰。是蛰虫惊而出走矣。"桃始华"。桃，果名，花色红，是月始开。"仓庚鸣"。庚，亦作鹒，黄鹂也，《诗》所谓"有鸣仓庚"是也。《章龟经》曰："仓，清也；庚，新也。感春阳清新之气而初出，故名。"其名最多：《诗》曰"黄鸟"，齐人谓之"搏黍"，又谓之"黄袍"，僧家谓之"金衣公子"，其色鸅黑而黄，又名"鸅黄"，谚曰："黄栗留黄鹭"，鹭儿皆一种也。"鹰化为鸠"。鹰，蛰鸟也，鹞鹘之属；鸠，即今之布谷。《章龟经》曰："仲春之时，林木茂盛，又喙尚柔，不能捕鸟，瞪目忍饥，如痴而化，故名曰鸤鸠。"《王制》曰："鸠化为鹰，秋时也。"此言鹰化为鸠，春时也。以生育肃杀气盛，故鸷鸟感之而变耳。孔氏曰："化者，反归旧形之谓。"故鹰化为鸠，鸠复化为鹰，如田鼠化为鴽，则鴽又化为田鼠；若"腐草为萤"，"雉为蜃"，"爵为蛤"，皆不言化，是不再复本形者也。

春分，二月中。分者，半也；此当九十日之半，故谓之分，秋同义；夏冬不言分者，盖天地间二气而已。方氏曰："阳生于子，终于午，至卯而中分，故春为阳中。"而仲月之节为春分，正阴阳适中，故昼夜无长短云。玄鸟至，玄鸟，燕也，高诱曰："春分而来，秋分而去也。""雷乃发声"。阴阳相薄为雷，至此，四阳渐盛，犹有阴焉，则相薄乃发声矣；乃者，《韵会》曰："象气出之难也。"注疏曰："发，犹出也。""始电"。电，阳光也；四阳盛长，值气泄时而光生焉。故《历解》曰："凡声，阳也；光，亦阳也。《易》曰：'雷电合而章。'《公羊传》又曰："电者，雷光。"是也，徐氏曰："雷阳，电阴。"非也。盖盛夏无雷之时，电亦有之，可见矣。

清明，三月节。按《国语》曰"时有八风"。历独指清明风为三月节，此风属巽故也；万物齐乎巽，物至此时，皆以洁齐而清明矣。"桐始华"。桐，木名，有三种：华而不实者

曰白桐，《尔雅》所谓“荣桐木”是也；皮青而结实者曰梧桐，一曰青桐，《淮南子》曰“梧桐断角”是也。生于山冈；子大而有油者曰油桐，《毛诗》所谓“梧桐不生山冈”者是也。今始华者，乃白桐耳。按《埤雅》，桐木知日月闰年，每一枝生十二叶，闰则生十三叶，与天地合气者也。今造琴瑟者，以花桐木，是知桐为白桐也。“田鼠化为鴽”。按《尔雅》注曰：“鼫鼠，形大如鼠，头似兔，尾有毛，青黄色，好在田中食粟豆，谓之田鼠。”《本草》《索问》曰：“鴽，鹑也，似鸽而小。”今《说文》注鴽曰：“鹌母。”盖青州呼鹌鹑为鹌母。鲍氏曰：“鼠，阴类；鴽，阳类；阳气盛，故化为鴽。”盖阴为阳所化也。“虹始见”。虹，虹蜺也。《诗》所谓“蝃蝀”，俗谓之蜺也。注疏曰：“是阴阳交会之气。”故先儒以为云薄漏日，日照雨滴，则虹生焉。今以水噀日，自侧视之，则晕为虹。朱子曰：“日与雨交，倏然成质，阴阳不当交而交者，天地淫气也。”虹为雄，色赤白；蜺为雌，色青白。然二字皆从虫，《说文》曰：“似蝃蝀状。”诸书又云：尝见虹入溪饮水，其首如驴。恐天地间亦有此种物也，但虹气似之，借名也。

谷雨，三月中。自雨水后，土膏脉动，今又雨其谷于水也。雨读作去声，如“雨我公田”之雨，盖谷以此时播种，自上而下也。故《说文》云：雨本去声。今风雨之雨在上声，雨下之雨在去声也。“萍始生”。萍，水草也，与水相萍，故曰萍；漂流随风，故又曰漂。《历解》曰：“萍，阴物，静以承阳也。”“鸣鸠拂其羽”。鸠，即鹰所化者，布谷也；拂，过击也。《本草》云：“拂羽飞而翼拍，其身气使然也。”盖当三月之时，趋农急矣，鸠乃追逐而鸣，鼓羽直刺上飞，故俗称布谷。“戴胜降于桑”。戴胜，一名戴鸡。《尔雅》注曰：“头上有胜毛，此时恒在于桑。”盖蚕将生之候矣；言降者，重之，若天而下，亦气使之然也。

立夏，四月节。立字解见春；夏，假也，物至此时皆假大也。“蝼蝈鸣”。蝼蝈，小虫，生穴土中，好夜出，今人谓之土狗是也，一名蝼蛄，一名碩鼠，一名鼓，各地方言之不同也。《淮南子》曰：“蝼蝈鸣，丘螾出。”阴气始而二物应之。《夏小正》“三月鼓则鸣”是也。且有五能，不能成一技：飞不能过屋，缘不能穷木，泅不能渡谷，穴不能复身，走不能先人，故《说文》称鼫为五技之鼠。《古今注》又以蝼名鼫鼠可知。《埤雅》《本草》俱以为臭虫。陆德明、郑康成以为蛙，皆非也。“蚯蚓出”。蚯蚓，即地龙也。《历解》曰：“阴而屈者，乘阳而伸见也。”“王瓜生”。《图经》云：王瓜处处有之，生平野、田宅及墙垣，叶似栝楼，乌药，圆无丫缺，有毛如刺，蔓生，五月开黄花，花下结子如弹丸，生青熟赤，根似葛，细而多糁，又名土瓜，一名落鹈瓜，今药中所用也。《礼记》郑玄注曰：“即萹挈。”《本草》作菝葜，陶隐居以辨其谬，谓菝葜自有本条，殊不知瓜亦自有本条。先儒当时如不检书而谩言者，可笑。

小满，四月中。小满者，物至于此，小得盈满。“苦菜秀”。《埤雅》以荼为苦菜。《毛诗》曰：“谁谓荼苦?”是也。鲍氏曰：“感火之气而苦味成。”《尔雅》曰：“不荣而实者谓之秀，荣而不实者谓之荚，”此苦菜宜言荚也。蔡邕《月令》以谓苦荚菜。非。“靡草死”。郑康成、鲍景翔皆云：靡草，葶苈之属。《礼记》注曰：“草之枝叶而靡细者。”方氏曰：“凡物感阳而生者，则强而立；感阴而生者，则柔而靡。”谓之靡草，则至阴之所生也，故

不胜至阳而死。“麦秋至”。秋者，百谷成熟之时，此于时虽夏，于麦则秋，故云麦秋也。

芒种，五月节。谓有芒之种，谷可稼种矣。“螳螂生”。螳螂，草虫也，饮风食露，感一阴之气而生，能捕蝉而食，故又名杀虫；曰天马，言其飞捷如马也；曰斧虫，以前二足如斧也；尚名不一，各随其地而称之；深秋生子于林木间，一壳百子，至此时，则破壳而出，药中桑螵蛸是也。“鵙始鸣”，鵙，百劳也，《本草》作博劳。朱子《孟》注曰：“博劳，恶声之鸟，盖枭类也。”曹子建《恶鸟论》：百劳以五月鸣，其声鵙鵙然，故以之立名，似俗称浊温。故《埤雅》禽经注云：百劳不能翱翔，直飞而已。《毛诗》曰：“七月鸣鵙。”盖周七月，夏五月也。“反舌无声”。诸书以为百舌鸟，以其能反复其舌，故名。特注疏以为暇蟆。盖蛙属之舌尖向内，故名之。今辨其非者，以其此时正鸣，不知失考也。《易通卦验》、《丹铅余录》俱即名为虾蟆，无声，若以五月正鸣，殊不知初旬见形后，形亦藏矣。陈氏曰：螳螂、鵙皆阴类，感微阴而或生或鸣；反舌感阳而发，遇微阴而无声也。

夏至，五月中。《韵会》曰：“夏，假也。至，极也。”万物于此，皆假大而至极也。“鹿角解”。鹿形小，山兽也，属阳，角支向前，与黄牛一同；麋，形大，泽兽也，属阴，角支向后，与水牛一同。夏至一阴生，感阴气而鹿角解。解，角退落也；冬至一阳生，麋感阳气而角解矣，是夏至阳之极，冬至阴之极也。“蜩始鸣”，蜩，蝉之大而黑色者，蛁螬脱壳而成，雄者能鸣，雌者无声，今俗称知了是也。按蝉乃总名，鸣于夏者曰蜩，即庄子云“蟪蛄不知春秋者”是也。盖蟪蛄夏蝉，故不知春秋；鸣于秋者曰寒蜩，即楚辞所谓寒蜩也。故《风土记》曰：蟪蛄鸣朝。寒蜩鸣夕。今秋初夕阳之际，小而绿色声急疾者，俗称都了是也。故《埤雅》各释其义。然此物生于盛阳，感阴而鸣。“半夏生”。半夏，药名，居夏之半而生，故名。

小暑，六月节。《说文》曰：“暑，热也。”就热之中，分为大小：月初为小，月中为大。今则热气犹小也。“温风至”。至，极也，温热之风，至此而极矣。“蟋蟀居壁”，一名蛬，一名蜻蛚，即今之促织也。《礼记》注曰：“生土中，此时羽翼稍成，居穴之壁，至七月则远飞而在野矣。”盖肃杀之气，初生则在穴，感之深则在野而斗。“鹰始挚”。挚，搏击也。应氏曰：“杀气未肃。”鸷猛之鸟，始习于击，迎杀气也。

大暑，六月中。解见小暑。“腐草为萤”，曰丹良、曰丹鸟、曰夜光、曰宵烛，皆萤之别名。离明之极则幽阴，至微之物亦化而为明也。《毛诗》曰：“熠耀宵行”，另一种也，形如米虫，尾亦有火，不言化者，不复原形，解见前。“土润溽暑”。溽，湿也，土之气润，故蒸郁而为湿暑，俗称龌龊热是也。“大雨时行”，前候湿暑之气蒸郁，今候则大雨时行以退暑也。

立秋，七月节。立字解见春。秋，揪也，物于此而揪敛也。“凉风至。西方凄清之风曰凉风，温变而凉气始肃也。《周语》曰：火见而清风戒寒是也。“白露降”。大雨之后，清凉风来，而天气下降，茫茫而白者，尚未凝珠，故曰白露降，示秋金之白色也。“寒蝉鸣。”。寒蝉，《尔雅》曰：寒蜩，蝉小而青紫者。马氏曰：“物生于暑者，其声变之矣。”

处暑，七月中。处，止也，暑气至此而止矣。“鹰乃祭鸟”。鹰，义禽也，秋令属金，

五行为义，金气肃杀，鹰感其气，始捕击诸鸟，然必先祭之，犹人饮食，祭先代为之者也；不击有胎之禽，故谓之义。“天地始肃”。秋者，阴之始，故曰天地始肃。“禾乃登”。禾者，谷连藁秸之总名，又稻秫菽粱之属，皆禾也，成熟曰登。

白露，八月节。秋属金，金色白，阴气渐重，露凝而白也。”鸿雁来”。鸿大雁小，自北而来南也，不谓南乡，非其居耳。详见雨水节下。“玄鸟归”。玄鸟解见前，此时自南而往北也，燕乃北方之鸟，故曰归。“群鸟养羞”。三人以上为众，三兽以上为群，群者，众也，《礼记》注曰：“羞者，所美之食。”养羞者，藏之以备冬月之养也。

秋分，八月中。解见春分。“雷始收声”。鲍氏曰：雷，二月阳中发声，八月阴中收声，入地则万物随入也。“蛰虫坏户”。淘瓦之泥曰坏，细泥也，按《礼记》注曰：坏，益其蛰穴之户，使通明处稍小，至寒甚，乃墐塞之也。水始涸。《礼记》注曰：“水本气之所为”，春夏气至，故长，秋冬气返，故涸也。

寒露，九月节。露气寒冷，将凝结也。“鸿雁来宾”，雁以仲秋先至者为主，季秋后至者为宾；《通书》作来滨，滨，水际也，亦通。“雀入大水为蛤”。雀，小鸟也，其类不一，此为黄雀；大水，海也，《国语》云：“雀入大海为蛤”。盖寒风严肃，多入于海，变之为蛤，此飞物化为潜物也。蛤，蚌属，此小者也。“菊有黄华”。草木皆华于阳，独菊华于阴，故言有“桃桐之华”，皆不言色，而独菊言者，其色正应季秋土旺之时也。

霜降，九月中。气肃而凝，露结为霜矣。《周语》曰：“豺见而陨霜。”豺祭兽。祭兽，以兽而祭天报本也，方铺而祭秋金之义。“草木黄落”。色黄而摇落也。“蛰虫咸俯”咸，皆也；府，垂头也；此时寒气肃凛，虫皆垂头而不食矣。

立冬，十月节。立字解见前。冬，终也，万物收藏也。“水始冰”。水面初疑，未至于坚也。“地始冻。土气凝寒”，未至于坼。“雉入大水为蜃”。雉，野鸡；郑康成、《淮南子》高诱俱注蜃为大蛤，《玉篇》亦曰：蜃，大蛤也。《墨子》又曰：蚌，一名蜃蚌，非蛤类乎？《礼记》之注曰：蛟属。《埤雅》又以蚌蜃各释，似非蛤类。然按《本草》车螯之条曰：“车螯是大蛤，一名蜃，能吐气为楼台，又尝闻海中蜃气成楼垣。”《章龟经》曰：蜃大者如车轮，岛屿、月间吐气成楼，与蛟龙同也。则知此为蛤明矣。况《尔雅翼》引《周礼》诸家辩蜃为蛤甚明。《礼记》之注，以谓雉由于蛇化之说，故以雉子为蜃。《埤雅》既曰似蛇而大，腰下尽逆鳞，知之悉矣。然复疑之，一曰状似螭龙，有耳有角，则亦闻而识之。不若《本草》、《章龟经》为是即一物耳。大水，淮也。《晋语》曰：雉入于淮为蜃。

小雪，十月中，雨下而为寒气所薄，故凝而为雪；小者，未盛之辞。“虹藏不见”。《礼记》注曰：“阴阳气交而为虹。”此时阴阳极乎辨，故虹伏；虹非有质而曰藏，亦言其气之下伏耳。天气上升，地气下降，闭塞而成冬；天地变而各正其位，不交则不通，不通则闭塞，而时之所以为冬也。

大雪，十一月节。大者，盛也，至此而雪盛矣。鹖鴠不鸣。《禽经》曰：鹖，毅鸟也，似雉而大，有毛角，斗死方休。古人取为勇士冠名可知矣。《汉书》音久亦然。《埤雅》云：“黄黑色，故名为褐。”据此，本阳鸟，感六阴之极，不鸣矣。若郭璞《方言》，似鸡，冬无毛，昼夜鸣，即寒号虫。陈淏与方氏亦曰，求旦之鸟，皆非也。夜既鸣，何谓不鸣

耶？《丹铅余录》作“雁”，亦恐不然。《淮南子》作鸨鸱，《诗》注作渴旦。“虎始交”。虎，猛兽，故《本草》曰能辟恶魅。今感微阳，气益甚也，故相与而交。“荔挺出”。荔，《本草》谓之蠡，实即马薤也，郑康成、蔡邕、高诱皆云马薤，况《说文》云，荔似蒲而小，根可为刷；与《本草》同。但陈藏注为香草，附和者即以为零陵香，殊不知零陵香自生于三月也。

冬至，十一月中，终藏之气，至此而极也。“蚯蚓结”。六阴寒极之时，蚯蚓交相结而如绳也。“麋角解”。说见鹿角解下。“水泉动”。水者，天一之阳所生，阳生而动，今一阳初生，故云耳。

小寒，十二月节。月初寒，尚小，故云，月半则大矣。“雁北乡”。乡，向导之义，二阳之候，雁将避热而回，今则乡北飞之，至立春后皆归矣，禽鸟得气之先故也。“鹊始巢”。鹊，喜鹊也；巢之门，每向太岁，冬至天元之始至，后二阳已得来年之节气，鹊遂可为巢，知所向也。“雉雊”，雉，文明之禽，阳鸟也；雊，雌雄之同鸣也，感于阳而后有声。

大寒，十二月中。解前。“鸡乳”。乳，育也。马氏曰：鸡，木畜，丽于阳而有形，故乳在立春节也。“征鸟厉疾”。征，伐也，杀伐之鸟，乃鹰隼之属，至此而猛厉迅疾也。“水泽腹坚”。陈氏曰：冰之初凝，水面而已，至此则彻上下皆凝，故云腹坚，腹犹内也。

天目山

杭山之来龙，余杭之天目山也。晋郭璞有诗曰：“天目山前两乳长，龙飞凤舞到钱塘，海门一点巽峰起，五百年来出帝王。”后至宋之高宗中兴，建都于杭，乃诗之验矣。及度宗甲戌，天目偶崩，京城骚动，时有迁跸之议，当时亦有作一诗云：“天目山前水啮矶，天心地脉露危机，西周浸冷觚稜月，未必迁岐说果非。”未几，宋鼎果移。此固天地之大数，亦有关于山川之气耳。近嘉靖己亥六月，天目亦崩小角，出蛇数千，衢、严二州，水过二丈，飘损人物，不可胜计，吾杭亦可忧也哉。

小姑山没

正德十四年四月，江西大雨，小姑平陷于鄱阳湖，遂不知其处，而一陇来脉之山，尽皆崩之，水溢城中丈余，城外沿江之地，澎湃而尽泻去矣，人民死者，不可胜计；水退后，沙场积有死者黑龙一条，蛟二十余条。明年，宁王叛逆，为其死者众也。予以此水之大，蛟之死，特为之兆耳。

牛　山

孟子曰：“牛山之木尝美矣。”欧阳子曰：“环滁皆山也。”予亲至二地，牛山乃一岗石小山，全无土木，恐当时亦难以养木，滁州四望无际，止西有琅琊，不知孟子、欧阳何以

云然。

杭地考

三代时，杭为吴越荆蛮之地，东南沿海，陆少而水多也。故大佛之头，为秦皇东游缆舟之石。官巷口，乃官涧口；羊坝头，乃洋坝头也。至汉，封吴王濞于此，史称煮海富国，其人轻悍，则知非今之都会而纯良之民矣。隋方筑城，胥山犹在城外，西北凿石为栈道，东南江海陆地一衣带耳，故曰立于胥庙于江上。《图经》又云："江塘去县南五里。"计县彼时在钱塘门，正此数耳。李绅西陵诗曰"犹瞻伍相胥山庙"，又曰："伍相庙前多白浪"是也。至唐中宗景龙四年，沙方渐涨，地方平坦，而州之司马，始开沙河考其时，乃宋璟也。至五代钱氏，随沙移岸，渐至铁幢，遂为通衢，去胥山已三里矣。及绍兴间，沙又涨远，遂如今日云。

卷四　天地类

四夷无乾象

经星既按华夏，四夷则属何星？果有四大部洲说耶？

高丽朝鲜本末略

高丽出自夫余之种，自三国以来，见于史者，句骊其国号，高其姓也。在辽东之东，地名纥升骨城，南连朝鲜；汉武灭朝鲜，分地为真番、临屯、乐浪、玄菟四郡，以高丽为玄菟属县。至晋永嘉时，四郡反为高丽所有，其王高璉，迁居乐浪，改名平壤城。至隋，去句字，唐太宗伐之，遂为属邑。置都护焉。唐末五代，中原多事，复自立为君。后唐同光元年，使韩申来，尚姓高氏；长兴中，则称权知国事王建，史失其传，是王氏代高氏之位也。王渐拓地，又迁都岳松。宋祖时来朝，端拱以后不复入贡。元丰中，王徽主国，每慕中华，复来修好，遣臣国子肄业，求九经、问佛法，尝诵《华严经》，祝曰："愿生中国。"一夕，梦至京师观灯，若宣召然，遍呼国中至京师者问之，略皆梦中所见，乃自为诗识之曰："宿业因缘近契丹，一年朝贡几多般。忽蒙舜曰龙轮召，便侍尧天佛会观。灯焰似莲丹阙迥，月华如水泄云寒。移身幸入华胥境，可惜终宵漏滴残。"子孙世承，亦朝贡于辽、金、元。洪武二年，其主王颛，表贺即位，赐以金印，封高丽王。二十五年，其主荒淫，众推侍郎李成桂主国事，更名曰旦，诏从其自为，复请国号，诏更朝鲜。

杭四潜邸

杭城佑圣观，乃宋孝宗潜邸；开元宫，宁宗潜邸，后为理宗端孝公主之第；龙翔宫，理宗潜邸，旧在后市街，元至元中，迁之于城西北隅；宗阳宫，度宗潜邸也。

天狗星

元至正六年，司天台奏称：天狗星坠地，始于楚，终于吴，遍及于齐、赵诸地，但不及于两广，当血食人间五千日也。时云南玉案山忽生小赤犬无数，群吠于野。占者曰：此天狗坠地，有大军覆境。又父老传，太祖登极后，每日市曹杀人之处，夜有一大白犬食血。予意徐寿辉、韩山童、陈友谅、明玉珍、倪文俊辈，俱起湖湘，而南直、吴中尤盛焉；其后山、陕、滇、蜀四方俱有甲兵之祸，惟福建、两广，王师到即出降，以是占之，则占验人传之说，讵不信夫？

吴楚娶妇

吴人娶妇欲长，美观瞻也；楚人欲矮，善哺佣工也；然地脉相接，而风俗不同，大抵吴奢楚俭，故致如此。吾友王荫伯戏作娶妇辞嘲之，其辞云："楚人娶妇何喧喧，高堂十日排酒筵。亲戚回头小姑起，传道新人短而喜。低小腰身解哺儿，舂粮担水不知疲。西家老翁长吴塞，吴人娶妇长者爱。纱笼前引扶入门，新人长大媒人尊。金马丁东步摇转，春风袅袅花枝颤。可怜吴楚地不同，新人长短为枯荣。若使吴人生落楚，一生丑恶何其苦。乃知长短亦有命，不系生身系生土。"噫！可哂也。

杭城门名更革

东城五门：曰候潮，曰永昌，曰清泰，曰庆春，曰艮山。西城四门：曰钱湖，曰清波，曰涌金，曰钱塘。南城二门：曰凤山，曰清平。北城二门：曰天宗，曰武林。

年数君数

按《春秋玄命苞》：尧元年甲辰，至洪武之戊申，凡三千七百二十一年。按大运绍统，自仗羲至胡元，除僭号不载外，带吴、魏、辽、金闰位正统，至我皇明混一区宇，君天下者，共二百八十二君。

驺 虞

载埴《鼠璞》云：驺虞，非兽也。本欧公引贾谊《新书》驺乃文王囿名，虞则虞人之

官之说。又曰：天子田猎，七驺咸驾。驺亦官也。意文王田猎，驺从虞人之贱，俱有仁心。诗人于是叹之，决以不食生、不践生为无有也。不知永乐二年，周王畋于钧州而获驺虞，梁公潜有诗，今载于《文衡》：宣德四年，滁州安石固山，有二驺虞，守臣献于朝，群臣皆赋咏之。予观夏公元吉赋序有曰："猊首虎身，白质黑章，修尾隅目，不食生，不践生。"与《埤雅》所云，白虎黑文、尾三倍身相同，则驺虞果有之矣。噫！驺虞惟见咏于周时，至我朝复两见之。呜呼！盛哉。

杭城来历

杭城创于隋之杨素，周止三十六里，斯时，盖吴山东南皆江，而西北尚是石之栈道。至五代钱镠，则又新筑罗城于外，自秦望山，有门曰龙山；东亘于江干，其门曰保德；旋至湖市夹城巷口，其门曰北关；西泊于钱塘湖，直至于雷峰塔前，其门曰涵水；循城慈云岭直上而南，周七十余里。宋建炎间，但增筑内城于凤凰山下而已，因宫殿也。元禁天下修城，以示天下一统，自是内外城日为居民所平，或存或无，互相沦没。至正十九年，张士诚据有浙西，复并修筑，自艮山至螺蛳以东，则视旧城拓开二里，而络市河于内，自候潮至凤山以西，则缩地入二里，而截凤山于外，北则比旧则拓，视新为缩，泄湖水为隍而城焉，斩然一新，不复知有内外矣。计其数，周六万四千二十尺，高三十尺，厚四十尺，而杀其上。国朝因之，遂不复改，故报国寺，宋宫址也，正围于外罗城之内，称盐法察院，前为城头，则正旧城之基矣；湖市曰夹城，则外城直环于彼也。生于斯者，可不知焉？

虎林考

按虎林乃杭山名，即今祖山寺之山也，不知者以为杭郡旧名，后世改虎为武。尝自以为虎林人也，知其为山者，又不知其改虎之义。今撮数说而订正之，使人易知，庶不贻笑于外方。宋楼攻媿诗云："武林山出武林水，灵隐后山毋乃是。此山亦复用此名，细考其来真有以。从来有龙必有珠，此虽培塿千山余。"《四朝闻见录》云："虎林即灵隐山，因避唐讳，改为武林。"杨正质又谓："钱氏有国时，此山在郭外，异虎出焉，故名。吴音承讹，转虎为武耳。"据三说，惟杨为是，《四朝》最非。若以避讳易而为武，则《汉志》已名为武林山，唐帝虽始祖名虎，而亦不在此论矣。即以为灵隐者，盖灵隐原名武林，入人已深，而吴音又易于讹，遂以此山亦称之为武林也。楼诗亦不知改武之义，故指为培塿，为灵隐千山之余耳，如今人见此山独于城中，则曰祖山之意。又考晏元献《舆地志》云：武林山，钱塘泉所出。顾夷吾《山川记》又云：钱塘泉自南徂东，临浙江一派，谓之灵隐浦，即冷泉亭下之水。此可见武林山自是灵隐，而虎林之地，又何有泉之出耶？今志取《淳熙志》断为决非城内之山，彼自正言灵隐者也，差收入虎林之下。

安南建废考

安南即古骆越之地，秦属象郡，在历代俱为郡县。至梁贞明中，土豪田承美据土，始为化外，互有强者争袭，而宋时则有丁、黎、李、陈四姓，黎为最强。宋乾德中，多为其扰。元至元二十六年方心服，献物纳质。国初，其主陈日煃率先归附，赐安南之印，传至陈日焜，为黎季犛所弒。季犛上表，窜氏名为胡一元，子苍，易名奎，诈称陈氏绝嗣，奎为甥，求权署国事，长陵从其请。逾年，陈氏孙添平，遁至京师，愬其事。季犛因表请迎添平还其国，朝廷乃遣使护送旧其境，季犛伏兵杀之，并杀使者。事闻，遂命征夷将军成国公朱能、副将张辅、沐晟等往讨之。能道卒，辅至其地，生擒季犛及奎等，献俘于朝。诏求陈氏后立之，国人咸称：为季犛杀尽，无可继承，佥请复古郡县。遂立交趾都、布、按三司，置府十七州，四十七县，百五十七卫，诸司皆备焉。时永乐六年春也。后七年、九年又叛，辅复往平之。洪熙元年又叛，朝廷复讨平之。

宣德二年春，交趾复叛，守帅奏请益兵，朝廷命安远侯柳升将七万人以往，命兵部尚书李庆参赞军事，且敕庆：凡六卿之属才且贤者，举以自助。所举十数，其最所贤，礼部仪制郎中史安、祠祭主事陈镛。师行，庆与同卧起。九月入交趾，贼于官军所经之处，悉列栅以守，升既连破之，直抵镇夷关，颇有矜色，升虽勇，然不好谋。安、镛言于庆曰："总戎之意骄矣，公宜力言之。且夷贼谲诈，不可以其屡败忽之，安知其不示弱以诱我？况玺书数数戒饬，谓贼专以设伏取胜，不宜轻率待之。公宜速入言之。"时庆强起，抱病与升言，升唯唯而已，中实无戒慎意。明日前进，以数百骑独先，其副及庆等皆在后，升前度，桥遽坏，后军阻不前，伏兵四起，升被创死。明日，庆病不起；又明日，副将崔聚整兵以进，聚固宿将，然仓猝，贼驱象赴斗，众乱，聚被执，寇大呼"官军降不杀"。安、镛皆曰："吾辈见危授命耳。"皆死之。十月十八日也。安字志静、丰城人，年四十二；镛字叔振，钱塘人，年三十四。时吏部侍郎陈洽、武进主事李宗昉，都指挥李任、指挥顾福等亦死之。又有谅山知府易先、谅江知府刘子辅、庐陵人黎利，攻他城皆陷，刘独倡兵死守，食尽自经，一子一妾先刘死。政平知府何忠，骂贼不屈，从容赋诗死。交趾知县吴黻，亦拒敌死。

其后黎利亦困，遣人进前安南王三世嫡孙暠表，乞立，辞甚恳，朝廷以为文庙诛讨，本求陈后，今既在焉，姑从之。后数年，复为黎利所篡，朝廷又欲加兵，会利遣使来贡，谢罪请命，因立为安南王，贡献不绝。嘉靖间，久不入贡，其下莫登庸又篡之。十八年，朝廷议将征之，遣兵部尚书毛伯温先往喻焉，遂伏罪，革其王爵云。

十二生肖

地之肖属十二物，人言取其不全者，予以庶物岂止十二不全者哉。予旧以地支在下，各取其足爪，于阴阳上分之。如子虽属阳，上四刻乃昨夜之阴，下四刻今日之阳，鼠前足

四爪，象阴，后足五爪，象阳故也；丑属阴，牛蹄分也；寅属阳，虎有五爪；卯属阴，兔缺唇，且四爪也；辰属阳，龙乃五爪；已属阴，蛇舌分也；午属火，马蹄圆也；未属阴，羊蹄分也；申猴五爪，酉酒鸡四爪也；戌狗五爪也；亥猪蹄分也；此或庶几焉。予又思蛇、兔且取唇舌，他物之足爪亦岂无如十二物者哉？夫十二支固属阴阳，皆于时位上见之，易封取象亦然也，惟理义之存焉耳。如子为阴极，幽潜隐晦，以鼠配之；鼠藏迹也。午为阳极，显明刚健，以马配之；马快行也。丑为阴也，俯而慈爱生焉，以牛配之；牛有舐犊。未为阳也，仰而秉礼行焉，以羊配之，羊有跪乳。寅为三阳，阳胜则暴，以虎配之；虎性暴也。申为三阴，阴胜则黠，以猴配之；猴性黠也。日生东而有西酉之鸡，月生西而有东卯之兔，此阴阳交感之义，故曰犯酉为日月之私门。今兔舐雄毛则成孕，鸡合踏而无形，皆感而不交者也。故卯酉属兔鸡，辰巳阳起而动作，龙为盛，蛇次之，故龙蛇配焉。龙蛇，变化之物也。戌亥阴敛而潜寂，狗司夜，猪镇静，故狗猪配焉。狗猪，持守之物也。私忆如此，未见出书，姑存于稿。

风雷雨电四像

风雷雨电四者，阴阳之气而已，然而变化不测，则固有神寓于其间，亦何肖形怪异，如今之塑者耶？予尝思得之，勉强以为之解：风雷在天，天乃乾焉，乾则配属戌亥也，是以风伯之首像犬，雷公之首像豕；雨为水，水者坎也，坎为中男，故雨师之像似士子；雷取象于震，震则巽之对也，故有雷公电母之称，巽为长女，其像妇人而已。四神取义如此，不知道家又别有说乎？

水高于山

《北征录》云："阔滦海子有山如长堤以限水，海子甚阔，望之杳无泮岸，遥望水高如山，但见白浪隐隐，自高而下。天下之物，莫平于水，独此水远见如山之高，近处若极下，此理竟不可晓。明日，太宗语之曰：'朕每归语人，少有信者，汝等今见方信。'"此水周围千里，斡难、胪朐凡七河注其中，名曰玄冥池。予忆或者地形远近高卑不同，故见之异也，否则诚为异理，故录出之。

铁树开花

予友乌镇王天雨济，为横州州判，尝云：横之驯象卫指挥殷贯家，有盆树一株，高可三四尺，干叶皆紫黑色，叶小类石楠，质理细厚。问于主人，曰："此铁树也，每遇丁卯年则花开，四瓣，紫白色，如瑞香，较少圆耳，一开累月不凋，嗅之有草气。吾父生时花，今复二次矣。"予以谚谓事难成者，则曰"须铁树开花"，然则果有此树耶？

四云四星

草莽曰山云，鱼鳞曰水云，烟气曰旱云，水波曰雨云；瑞星曰景星，妖星曰彗星，流星曰飞星，有吉有凶者也；又有客星，随星色大小占以名之也。前出《吕氏春秋》，后出隋、晋诸志。

上任忌正五九月

今官府到任，每忌正、五、九月，远见《南史》，术家皆无所据。予意三月之建，乃寅午戌也，寅午戌属火；臣音为商，商属金，恐火之克于金，故忌之。未知是否，记此以俟博识。

西湖帝王宅

吾杭西湖，山水之秀甲天下；杭人之英俊乃所孕毓。故湖涸而于肃愍公被戮，湖水平堤而状元出。予尝往来于中，戏语人曰："此湖四山围合，东逼于城，有能填湖作地，开移城郭，面江背山，以城中为明堂，皋亭、五云为其左右，真帝王之居也。"昨读《幕府燕谈》，五代时果有术者说钱镠曰："若填湖为宅，可王千年，此地不过百年也。"钱曰："岂有千年帝王者哉！"因知古亦有如予言者，因忆使镠如术者之言，则钱氏或绝，而继王者遂因其地而久焉，是亦谓之千年也。笔之以俟变迁。

天开眼

马浩澜洪，杭诗人也，最善南词，有《花影集》行世，于予为忘年交。尝言少时夜行，忽闻空中砉然有声，举头观之，青天中如瓜皮船一条，其色苍黄，随开随合。明发，闻人言，昨夕天开眼，此或然也。予因对曰："天乃阳气所就，此正欠缺之际，故见其本体之色，理当随合，否则不足为天矣；若地之裂，则质也，故不能然。俗称开眼，何谬哉！"马首肯久之。今复闻有天开眼，追思曩时，逾十五载矣。马君不可起也，志之。

鸠

予尝至山东沂州，偶见一鸠，羽毛皆灰白色，骇之，且询土人曰："鸠，苍班者，此何异也？"土人曰："此地惟有一色，尚白胜者，不知其有苍班。"后至临淄，见皆果然，而声亦小异。是知物不可以不见者为奇耳。

如此江山亭

杭城旧有如此江山亭，在吴山天圣观。国初，庐陵张光弼尝酌酒赋诗亭中，相继作者，并为一卷，后遗落于吾里景隆观道士史志中处。予少年亦尝见于其徒。前有数诗，后有喜禾周鼎跋语，语多感慨，意复周匝，因而录之，惜未全也。其跋曰："如此江山者何？有所感而言也，不费词而无穷之感系焉。使倒言之曰：江山如此，则直致之词，无他感兴矣。昔尝有亭，而为是名，遐想作亭之人，何如其为人哉！必宋亡遗民，有为而作。越若干载，垂斯亭而觞咏者，为一笑居士庐陵张昱光弼。"于时元社既屋，膻胡之遗污我江山者，前之日如此，今之日不如此矣。宋故邸未沦于元，此江山也；沧之后，如江山何？居士之为此游，一俯仰间，何如其为感也；作亭者之感尚浅，游者为益深也。游后又无亭矣，而同游之客与追和者，今亦皆游地下矣，惟诗卷存，独居士名章章然，他或仅附骥耳。予不自知其他日亦仅附否耶。

庚申甲子

修仙家崇尚庚申、甲子者，盖甲为阳木而主生，应肝魂也；庚为阳金而主杀，应肺魄也。仙家欲炼气为纯阳，而魂魄常存于舍，故守之也。且甲子在六旬为始，庚申在六旬为终，修炼家以此为要日，而外丹亦用之也。

吴江长桥

《辍耕录》载：吴江长桥始于泰定乙丑，僧从雅作也。后九年，守的斤海牙作巨阁以奉观音，极言其侈大。又见宋郑毅夫诗曰："三百栏杆锁画桥，行人波上踏琼瑶。插天蟒蛛玉腰阔，跨海鲸鲵金背高。"亦言其壮丽。以今视之，一庸匠可为也。然是桥不过泄淞江之水于太湖，何必如此之壮丽也？此的斤虏奴之不仁耳。旧桥洞凡七十有二，今止五十四也。但思未桥之先，不知水势何以导之。

王孙不识天文

宋王应麟厚斋，博学雄文，高出一时，所著有《玉海》、《困学纪闻》等书，可谓无书不读者也。然于天文，似不知者。观其论三星在天，以为其说有二：毛氏以为参，郑氏以为心，不能定论。殊不知参乃两肩、双足，三为心，则七星也，心则三而已。又曰：三国之时，月犯心星，昭烈殂，是蜀为正统；他日荧惑守心，而魏文殂，又不同也，亦不能断。殊不知三国鼎立，二十八宿各有分地，就同犯星宿所犯之日，又各所按也。如五胡乱华之时，而荧惑不见，魏臣纷纷莫决，崔浩以日辰推之：庚午之夕，辛未之朝，庚与午皆主秦，辛为西夷，今姚兴据咸阳，是荧惑入秦矣。诸人笑之。后秦中果旱，明年，姚兴

死，使知当时犯心、守心之日，即蜀、魏行事，必能占之。及于月落参横之解，自言未尝考参之出入以定月落，是何言耶？及宋孙奕季昭作《示儿编》，亦可谓博学者矣。观其言曰：二十八宿以四方为名者，惟东壁、东井、南箕、北斗。殊不知二十八宿之斗，乃南斗也，北斗乃紫微垣数。又解井在参东，故称东井。殊不知参宿中有玉井星，此井星又在玉井之东，故名。如室、如壁，相连而一义者，壁居室之东，故名东壁。箕与斗相连共名，汉津箕在斗南，故名南箕北斗。彼以箕斗是人日用之器，相对而言，故云箕南斗北，可笑可笑。呜呼！若二人者，何独不究于是耶？

浙省歌括

浙省十一府、七十二县、一州，成化间分县后，共七十六矣。盖台分太平，湖分孝丰，金分汤溪，有演成歌括，如指诸掌。歌云："杭九嘉湖七，台严皆六邑。宁衢与温五，绍金八处中。"可谓捷径矣。

琼花园

《齐东野语》载：琼花惟扬州后土祠有之，绝类聚八仙，但色微黄而香。宋仁宗、哲宗时，尝移植禁苑，逾年遂死，载还复敷荣焉。后惟宦者陈源，取孙枝接于八仙根上，至今流传，杭褚家堂琼花园是也，然香色亦少异矣。予考《尔雅》、《本草》诸书不载，惟《扬州志》曰："唐所植也，至正间枯死。"意唐至元，殆数百年，显显于世；而至正迄今，无二百岁，不惟琼花不传，而聚八仙亦不知何似者。且杭志修于咸淳，而修于洪武，宜其近于二书也，而琼花园亦不见载。尝疑其二书伪言也，昨偶至褚堂一土地祠，见古碑一通，然后知祠名通圣，即琼花园之地。春称时即庆忌宅基，神乃褚遂良九世孙，褚堂之织绫锦，由于此神始之也。因知二志失收。

蝗

《尔雅》以蝗有四种，予所见者灰黄二色，大率于苗之心叶根节尽食之，或者四种寓于二色，不可知也。才飞即交，数日产子如麦门冬。后数日，中出如黑蚁子八十一枚，即钻入地中，《诗》注"螽斯一产八十一子"是也。其子入地，来年禾秀时乃出，旋生翅羽，遇腊雪大，则入地至深，坡诗"遗蝗入地应千尺"是也。其飞止跳跃，所向群往，无一反逆者；渡水则后衔前翅，由然若绳索之状。一县之地，或食其半，或食一角，有相邻而不食者，有逾山渡河以食者，殆若真有神役也。传以谓战死之士冤魂所化，理或然也。《淮南子》又谓鱼子之变，非也。盖此物畏水，而旱则生，所以雪大深入于地。浙土亦尝飞来，亦尝下子，明年绝不生者，江南水田也，岂有鱼子畏水者哉！

卷五　天地类

日本略

日本国，《通鉴》前编以为吴亡子孙入海为倭，故倭自云吴泰伯后也。《墨谈》以为倭国有徐福祠，谓为福后，故中国呼倭为徐倭。似皆非也。盖仁山据《国语》“寡人达王于甬句东”数言而推之，非实有所本。徐福云者，诸书皆以福居檀、夷二州，号秦国，但属之于倭耳。其国在拘邪韩国之东，与朱厓、儋耳相近，或南或东，大小百余国，名各不同，多属之于日本。光武时始通中国，历汉、唐、宋、元，贡献不一，人寇亦不一。开皇、永徽间，则遣人来求佛经，学佛法。开元、雍熙间，则遣人来从儒受经，原由广东而来，由明越者，则始于唐德宗时也。洪武五年，遣僧祖阐无逸往谕，而后入贡。《功臣录》以为元年遣杨载，《考略》以为二年遣赵秩，恐皆讹其年分。盖二年、四年既贡，则五年又何复遣二僧胡？又因胡惟庸事，著之祖训，以其国奸诈，绝之。永乐间，三保太监招抚四夷，复通。尝见太祖与国初僧仁一初送祖阐无逸之诗，太祖诗云：“尝闻古帝王，同仁无遐迩；蛮貊尽来宾，我今使臣委。促猷通洪玄，倭夷当往至；于善化凶人，不负西来意”等句。一初诗云：“大明建国如虞唐，万方玉帛朝明堂。五百僧中选僧使，奉诏直往东扶桑。”又云：“飘飘瓶锡辞九重，大飒四月开南风。游龙双迎浪花白，天鸡一叫东方红。”

历　法

造历之法，虽以气盈朔虚，日月五星，推布挨算，然非至精至神之人不能也。故中星之定，自尧至今，亦差数度；气化推移，天道玄远，难一一知之耳。若夫授以成算，则中人可为；若《辍耕录》所载之法，固为要也，但中人之资，卒亦难解。今取其易知者，并予闻于灵台者，逐一书之于左，然后知起年、定闰、定立春二十四气，特易易耳：

定年歌：“九年二月半，便是正月一。”谓前九年二月十五日，即今年正月初一日也，共九十七个半月，计二千八百八十日，六甲子转四十八周。

定闰月歌：“要知来岁闰，先算冬至余，更看大小尽，决定不差迟。”谓以今年冬至后余日为率，如十一月二十二日冬至，则本月尚多八日，来年当闰八月；如十一月小，当闰七月；若冬至在上旬，则以望日为断。

定立春歌：“今岁先知来岁春，但隔五日三时辰。”谓如甲子日子时立春，则来年己巳卯时立春，其刻数以后节气法推之。

节气歌：“节气与中气，但有半月隔；若要仔细推，两时零五刻。”如正月甲子日子初初刻立春，则己卯日寅正一刻雨水。余皆仿此。

又歌云："要知明岁之春分，相冲对食。"谓前九年甲子日春分，甲食丙，子冲午，即丙午日春分。二十四气亦仿此，甲食丙，乙食丁，丙食戊，丁食己，戊食庚，己食辛，庚食壬，辛食癸，壬食甲，癸食乙；冲则子丑寅卯辰巳冲午未申酉戌亥。

二台异草

山东东阿县，季札卦剑之处，今建台焉。其地生草一种，能治人心疾，盖缘当时季子心许徐君剑也。故曾玙有歌云："至今神物不磨灭，化为异草人争贮；异草何功争贮之？心疾不瘳须一茹。"又严州于陵钓台之地，无别草木，尽白茅也，盖表其洁清之意。予尝登之，亦有句云："乾坤留节义，草木显清风。"亦指其事也。然二草皆可谓之奇。

钟鼓节

天下晨昏钟声，数固一百零八，而声之缓急节奏必然不同。自吾浙杭州歌曰："前发三十六，后发三十六，中发三十六，声急通共一百八声息。"越州歌曰："紧十八，慢十八，六遍辏成一百八。"台州歌曰："前击七，后击八，中间十八徐徐发；更兼临后击三声，三通辏成一百八。"禁鼓一千二百三十声为一通，三千六百九十声为三通，在外更鼓三百三十挝为一通，千挝为三通。

普陀洛迦山

普陀洛迦山，在定海县东洋，其山有善财岩并寺，世以观音所居。天下善信人，常走拜到彼，时见善财或白莺哥，每每闻之。昨读元人张光弼诗，有"普陀山"一律，引以至寺作佛事七昼夜，祈见观世音、善财，随心应见，大众瞻仰，无不庆赞。诗曰："丞相函香至此诚，愿深海水救群生；慈悲谓可消诸恶，征伐容将息大兵。金色圆光开宝髻，玉毫妙相络珠璎，手中示现杨枝露，愿洗干戈作太平。"据此，人言不诬也。吾想观音乃天地间幻身，随诚致之，人心趋向于此耳，岂真在于普陀耶？若然，则贼舟时来，寺之劫者何无神耶？

黑云荡日大水入京

嘉靖二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以后，接连五日，时有黑块，大小不一，往来冲日，早暮人皆见之。二十五年六月二十五之夕，北京连雨，西山水发，涌入都城数尺，房屋多倒没，死者无算，直入皇城，其年无灾变者，岂非人能胜天意也？

空平洞

杭吴山玄妙观，有石洞露于山麓，规模爽而秀，可坐十余人，苟加洗剔之功，则妙

矣。尝语姑苏袁永之、金陵顾懋涵曰：可名其为空平。近惟见其败屋草莽，泯然无迹；询之，乃为过客游赏，观主惮于迎送，遂尔更造以掩。予因叹曰："黄冠不识趣，掩古徇时情；芳洞迷荒径，空辜旧日名。"

星宿异名

五星二十八宿，皆有异名，不可枚举，聊述知者一二，集解其义，录出以俟知者：木星故曰岁星，张衡复名曰摄提、曰重华、曰应星、纪星，盖以木乃东方之精，苍帝之子，故用东方之星宿名之耳。惟火星止曰荧惑。土星本曰镇星，张衡复名曰地候，亦以土义名之耳。金星既曰太白，《诗》又曰启明、曰长庚，盖以先日而见，谓之启明；后日而没，谓之长庚；又昏见于西方，西方庚位，故名。《尔雅》又谓明星，亦此意也。张衡云：金乃白帝之子，总有十三名，曰太皞、曰梁星，以其位西也；又曰将军，以其形最大也。水星曰辰星，北方属水之故，张衡又有数名。角、亢二星，《尔雅》谓之寿星，以其长于列宿，数起于此也。氐曰天根，《尔雅》解曰：角、亢下系于氐，犹木之有根也。故《国语》曰："天根见而水涸。"房曰天驷、天闲，以主马也。《国语》曰：农祥晨正，以立春之日。然房、心、屋三星，总而名之曰大辰。案《左传》昭公十七年：宋曰大辰之墟。盖以正属房、心二星故耳。郭璞又曰："龙星明者以为时候，故曰大辰。"心星一名三星，具体而言也。故《诗》曰："三星在天。"注：心宿一名大火，以三星之中者最明之故。《诗·七月流火》之注云："大火西流"是也。箕星，《诗》亦称为南箕，又箕斗总名曰汉津，盖箕乃龙尾，斗为南斗，乃天汉之津梁，故云。牛星，一名牵牛，《尔雅》又名星纪，郭璞曰："牵牛中者，日月五星之所终始，故谓之星纪。"又名河鼓，荆楚人呼为檐鼓，檐，前也。女星一名婺女。婺，女之卑者也，以织妇女工之卑，故名。石氏又名婺女。虚曰玄枵，盖玄乃黑色，虚位正北，故云；枵之犹言耗也，耗亦虚意；又曰颛顼，颛顼，颛旭也，亦以水德位北之意；又曰北陆，《国语》曰天黿，故左氏疏曰：天黿，玄枵别名也。室星，《诗》称营室，《尔雅》谓之定，郭璞曰：定，正也。作宫室皆以营室为正，《诗》曰："定之方中，作于楚宫"是也。壁曰东壁，又营室东壁，总名娵觜之口，盖以室壁四星相对，四方如口之故；娵觜亦名豕韦，《春秋》襄公十八年，"岁在豕韦"是也。奎娄，《尔雅》曰降娄，以奎主沟渎之事，故名降。昴，一名大梁，一名西陆，皆以属西方之故；别名旄头，以其主胡也；又名留，《史记》索隐曰："留，昴也。"毕星，《诗》称天毕，《尔雅》谓之浊，郭璞曰：或呼为浊，以星形名也。参星、中央参伐，甘氏名铁钺，主杀伐义也。井名东井，以其义也。鬼为舆鬼，以义名之也。柳谓之咮，郭璞注曰：咮，朱鸟之口也。按《左传》襄公九年："咮为鹑火。"疏曰：柳谓之咮。咮，鸟口也，又名鹑火，盖鹑鸟名火；朱乃火色，皆属南方故也。此外无别名者，固不赘矣；或有别名而难解者，亦不敢录出。天道幽远，术家各持一说，名不可以理会也。如宋《中兴志》以参为大辰，不知参伐乃大辰也，然参伐甘氏名为大辰，已不可解，况又转而他耶？姑纪一以证，至于五星时或散变而为妖星，则有三十九名，此异也，不足书也。

生克制化

生克制化，古今所言，然生克化皆易见，独制字则难明。盖制者，缘生中有克，克中有用也。凡生中有克者，谓如木生火，火盛则木为灰烬；火生土，土盛则火被遏灭；土生金；金盛则草木不生；金生水，水盛则必沉溺；水生木，木盛则水为阻滞；盖虽生而反忌，此所谓生中有克。凡克中有生者，谓如木克土，土厚则喜木克，是为秀耸山林；土克水，水盛则喜土克，是为撙节堤防；水克火，火盛则喜水克，是为既济成功；火克金，金盛则喜火克，是为锻炼全材；金克木，木盛则喜金克；是为斧斤斫削；盖因克以为美，此所谓克中有用。故称之曰制者，乃不拘于生克之中也。

潮候歌

浙江潮候，四季不同，今官府榜于亭，牛图行于世，歌括载于书，皆止得于春秋二时者也。人皆不知，予特编成三歌，使渡江者庶无中流之叹耳。春秋昼歌云："午未未未申，寅卯卯辰辰，巳巳巳午午，春秋一般轮。"夏歌云："午未未未申，寅寅卯卯辰，辰巳巳午午，夏日要分明。"冬歌云："午未未申申，寅卯卯辰辰，巳巳巳午午，朔望冬日行。"然此于潮候之时，固一定也，而冬夏日之长短，又当意会而消息之。如夏时之昼；日未出前二刻半，天已明矣；晚则日已入后二刻半，天尚未暝，皆属乎昼地。冬日反是。

天文不可晓处

三代以前明星，史官不可考也，夏有昆吾，商有巫咸，周有史佚，至战国时，鲁有梓慎，郑有裨灶，宋有子韦，齐有甘德，楚有唐昧，赵有尹黄，魏有石申，后世诸家不传。何巫咸、甘德、石申三家者传耶？苟以三家图验，又得陈卓纂著，后世取之；然陈卓所言群图出入度数，正是讹者，不知陈卓又何所取耶？黄星出自巫咸，亦星出自石申，黑星出自甘德，今以三坦二十八宿，不过三色，不知当时诸人所定，又何色耶？且赤者大，黄者次，黑最微，何三人各止得于一色，而更不能兼一星耶？王良、造父，同时之臣；宦者、宗人，后世之称，而不知甘德、石申又何能先言之耶？天市垣十二国名，周以后有也，何巫咸之时，豫可名耶？皆理不究者，安得如高允考五星会东井者质之。

钱　塘

钱塘之名，按《史记》，始皇浮江下丹阳，至钱唐。历代地志，亦有钱唐县令。至唐，避国号，始加土焉。《辍耕录》谓唐字从土，误矣。至以为以钱易土筑塘，避钱湖之水等事，杭志已辩其讹。考之《释文》：唐，途也。杭地五代以前，路止西北一带，逼近于钱湖，故谓钱塘耳。

易　时

唐德宗因暮秋微寒，谓侍臣曰："九月衣衫二月袍，与时不同，欲迁一月。"群臣李吉甫等皆云："圣人上顺天时，下尽物理，请降旨。"惟李程特以为月令玄宗所定，恐不可易，遂止。元周公谨亦以正月未生，七月正暑，十月亦凉，欲迟一月以为春夏秋冬，方合时宜。载之《癸辛杂志》。予以德宗人君，第欲象时，随语臣下；吉甫、公谨岂不学之士耶？苟迟一月以定四时，则飞灰落叶，何以合律？二十四气真可如李贺所云旋相推矣。殊不知三代、始皇，建朔虽各不同，第以朝觐会同，凡事以此月为首，春夏秋冬，可易之耶？《月令》吕不韦所定，李程特以为玄宗，此则不可晓也，恐史传不真故耳。

木　冰

木冰者，雨及木而凝冰。谚云木稼也。《洪范五行传》谓之木斤，主兵甲。范氏谓之木介。介，甲也，亦兵甲之象。《春秋》成公十六年雨木冰。何休曰："木者少阳，幼君之象；冰者凝阴，兵之类也。君臣将执于兵之征。"马氏《通考》曰："木冰者，乃寒胁木而成冰，妖不在木也；冰花者，乃冰有异而成花，妖不在花也。"予意《洪范传》范氏解，恐皆未当；何休之注，因后有沙随苕丘之事之故，若《通考》虽得其里，而未申明其义。夫雨也，冰也，成花凝木也，皆气以致之。极阴之气，凌胁于木，则木为受害，故不在木与花。五行之占，木为少阳，刘向谓贵臣卿大夫之象是也。又谚云："木生稼，达官怕。"亦斯之意。成化丙戌冬，京都初雾下，少顷，草木皆白，移时则枝柯皆玲珑如花矣。明春李文达公卒。此非其验与？

双投桥

吾杭西湖南，入路曰长桥，《宋志》：俗名双投桥。昨读抄本《西湖竹枝集》，元富春冯士颐有词曰："与郎情重得郎容，南北相看只两峰；请看双投桥下水，新开双朵玉芙蓉。"注以常有情人双投于桥，故长桥名双投。

五山十刹

余杭径山，钱塘灵隐、净慈，宁波天童、育王等寺，为禅院五山。钱塘中竺、湖州道场、温州江心、金华双林、宁波雪窦、台州国清、福州雪峰、建康灵谷、苏州万寿、虎邱，为禅院十刹。又钱塘上竺、下竺，温州能仁，宁波白莲等寺，为教院五山。钱塘集庆、演福、普福，湖州慈感、宁波宝陀、绍兴湖心、苏州大善北寺、松江延庆、建康瓦棺，为教院十刹。

风雷异

彭文宪公《笔记》："成化元年五月，京师大风，一时萧墙以西地上，有声如雨雹然，视之皆黄泥丸子，坚净如樱桃大，拾取而破之，中有硫黄气，自以为非亲见不信也。"《都公谭纂》云："松江上海县，地名十字庙，有农家诵经飏幡，行者暑倦，置牛上于幡下，忽阴云四合，霹雳击碎幡竿，牛皮不知所向，但见农家屋上竹针万计，皆长三寸许。"二书记之，以为异也。夫天地间莫非阴阳二气之所为，气形而神寓焉，形灭而神复于气矣。人物鬼神，或常或变，其归一也；当其阳气奋激，为阴所团，则逼迫迸发，出则成声，为疾风，为迅雷，遇一物焉，翕而成，击而碎，莫得而知之。此雷震人物，风移树木，与此为土丸，为竹针，一也。或曰：土丸竹针，故二气变化之妙之所成，然则皆如樱桃，皆长三寸，是孰为而孰较量之？予曰：正阴阳之气所为，犹雨之成形，大小相同，一气布之也；但其忽而形，没而声，此所以妙万物而为神。又曰：阴阳不测之谓神。

七元暗金日

阴阳家七元暗金之日，百事大忌，犯之者果验。盖七元甲子，共计四百二十年，至弘治十七年，乃禽星第七元甲子矣。是年箕宿直年，算暗金日，以星宿配五行阴阳，以年干日为是。近阴阳家不知，遂以本日起之，则非之，虽有通书如无。今以弘治十七年起，逐年排定，则后之甲子乃第一元，虚宿起矣，又可逐年排之也。书之于稿，易于便览。

弘治十七年起

甲子年，箕星直年，属水星，寅酉二日是暗金。

乙丑年，斗星直年，属木星，辰亥二日是暗金。

丙寅年，牛星直年，属金属，午日是暗金。

丁卯年，女星直年，属土星，丑申二日是暗金。

戊辰年，虚星直年，属太阳星，卯戌二日是暗金。

己巳年，危星直年，属太阳星，巳日是暗金。

庚午年，室星直年，属火星，子未二日是暗金。

辛未年，壁星直年，属水星，寅酉二日是暗金。

壬申年，奎星直年，属木星，辰亥二日是暗金。

癸酉年，娄星直年，属金星，午日是暗金。

甲戌年，胃星直年，属土星，丑申二日是暗金。

乙亥年，昴星直年，属太阳星，卯戌二日是暗金。

丙子年，毕星直年，属太阴星，巳日是暗金。

丁丑年，觜星直年，属火星，子未二日是暗金。

戊寅年，参星直年，属火星，寅酉二日是暗金。

己卯年，井星直年，属木星，辰亥二日是暗金。
庚辰年，鬼星直年，属金星，午日是暗金。
辛巳年，柳星直年，属土星，丑申二日是暗金。
壬午年，星宿直年，属太阳星，卯戌二日是暗金。
癸未年，张星直年，属太阴星，巳日是暗金。
甲申年，翼星直年，属火星，子未二日是暗金。
乙酉年，轸星直年，属水星，寅酉二日是暗金。
丙戌年，角星直年，属木星，辰亥二日是暗金。
丁亥年，亢星直年，属金星，午日是暗金。
戊子年，氐星直年，属土星，丑申二日是暗金。
己丑年，房星直年，属太阳星，卯戌二日是暗金。
庚寅年，心星直年，属太阴星，巳日是暗金。
辛卯年，尾星直年，属火星，子未二日是暗金。
壬辰年，箕星直年，属水星，寅酉二日是暗金。
癸巳年，斗星直年，属木星，辰亥二日是暗金。
甲午年，牛星直年，属金星，午日是暗金。
乙未年，女星直年，属土星，丑申二日是暗金。
丙申年，虚星直年，属太阳星，卯戌二日是暗金。
丁酉年，危星直年，属太阴星，巳日是暗金。
戊戌年，室星直年，属火星，子未二日是暗金。
己亥年，壁星直年，属水星，寅酉二日是暗金。
庚子年，奎星直年，属木星，辰亥二日是暗金。
辛丑年，娄星直年，属金星，午日是暗金。
壬寅年，胃星直年，属土星，丑申二日是暗金。
癸卯年，昴星直年，属太阳星，卯戌二日是暗金。
甲辰年，毕星直年，属太阴星，巳日是暗金。
乙巳年，觜星直年，属火星，子未二日是暗金。
丙午年，参星直年，属水星，寅酉二日是暗金。
丁未年，井星直年，属木星，辰亥二日是暗金。
戊申年，鬼星直年，属金星，午日是暗金。
己酉年，柳星直年，属土星，丑申二日是暗金。
庚戌年，星宿直年，属太阳星，卯戌二日是暗金。
辛亥年，张星直年，属太阴星，巳日是暗金。
壬子年，翼星直年，属火星，子未二日是暗金。
癸丑年，轸星直年，属水星，寅酉二日是暗金。
甲寅年，角星直年，属木星，辰亥二日是暗金。

乙卯年，亢星直年，属金星，午日是暗金。
丙辰年，氐星直年，属土星，丑申二日是暗金。
丁巳年，房星直年，属太阳星，卯戌二日是暗金。
戊午年，心星直年，属太阴星，巳日是暗金。
巳未年，尾星直年，属火星，子未二日是暗金。
庚申年，箕星直年，属水星，寅酉二日是暗金。
辛酉年，斗星直年，属木星，辰亥二日是暗金。
壬戌年，牛星直年，属金星，午日是暗金。
癸亥年，女星直年，属土星，丑申二日是暗金。

虹霓

《淮南子》曰："虹，淫气也。"朱子曰："日与雨交，倏然成质，似有血气之类，阴阳不当交而交，天地之淫气也。"又曰："淫慝之气，有害于阴阳之和。"愚意朱子之说，恐因《淮南》，遂尔云然。夫虹虽阴阳之气，非有微雨日光，则不成此形也，故曰日照雨滴而虹生。今以水噀 日中，侧而视之，随有虹霓之晕，可见矣。若谓之淫，恐亦过也。所以致后人解蝃 蝀 在东，莫之敢指为夫妇过礼则虹气盛，而讳之莫敢指耳。又朱子问："虹霓只是气，还有质否?"曰"既能吸水吸酒，是有形质，只才散，便无了，如雷部之神。"斯言可谓至妙也。盖二气之盛，自然有神，若杨升阁见虹之诗，自以为明若刻画，近如咫尺，得句云："渴虹下饮玉池水，斜日横分苍岭霞。"似有泥矣。

卷六　天地类

天竺寺

白乐天《题天竺寺》："一山门作两山门，两寺元从一寺分；东涧水流西涧水，南山云起北山云；前台花发后台见，上界钟清下界闻；遥想吾师行道处，天香桂子落纷纷。"乃是题虔州城外天竺寺，今杭州府收入钱塘天竺寺，谬也。见《苏东坡诗集》第二卷中。

三十六雨

《春秋说题》曰："一岁三十六雨，天地之气宜；十日小雨，应天文也；十五日大雨，以斗运也。"《京房易候》则曰："十日一雨，岁凡三十六雨，以为时若之应。"据《说题》计之，一年止得二十八雨；一月四雨，则又为四十八雨矣。或有差讹，不同其数也，姑俟知者请究。

求雨求晴汉文

嘉靖壬午，浙藩承大中丞苍梧吴公廷举之命，督予注释董仲舒《求雨》《求晴》二文，务欲解其事理所以然之故，一时脱稿，只以为董子真可谓惑于灾异也。后往往闻之宦客，以二文尝验之南海，验之湖湘，验之南直隶矣。因思亦尝劳心于此，检稿遂录于天地类，请正博雅，文难通处，因于原文，未暇改正，不赘。

春旱求雨，令县邑以水日，令民祷社，家祀户，无伐名木，无斩山林。暴巫，聚蛇八，日于邑之东门之外，为四通之坛，方八尺，植苍绘八，其神共工，祭以生鱼八，玄酒具清酒膊脯，择巫之清洁辩言利辞者以祝，斋三日，服苍衣，先再拜，乃跪陈，陈已，复再拜，乃起，祝曰：昊天生五谷以养人，今五谷病旱，恐不成，敬进清酒膊脯，再拜请雨。雨幸大澍，奉牲。以甲乙日为苍龙，长八丈，居中央，为小龙七，各长四丈，于东方，皆东向；其间相去八尺，取小童八人，皆斋三日，服青衣而舞之；田啬夫亦斋三日，服青衣而立之诸里社通之于闾外之沟。取五虾蟆错置社中池，方深八尺，深二尺，置水虾蟆焉，具清酒膊脯，祝斋三日，服苍衣，拜跪陈祝如初；取三岁雄鸡、三岁豭猪，皆燔之于四通神宇，令民阖邑南门，置水其外，开北门，具老豭猪一，置于里北门之外，市中亦置一豭猪，闻鼓声皆烧猪尾，取死人骨埋之。开山渊，积薪而燔之，决通道桥之壅塞不行者，决渎之，幸而得雨，以猪一，酒盐黍财足，以茅为席，毋断。

夏求雨，令邑以水日，家人祀灶，无举土功，更大浚井，暴釜于坛，臼杵于术。七日，为四通之坛于邑南门之外，方七尺，赤绘七，其神蚩尤，祭之以赤雄鸡、玄酒，具清酒膊脯，祝斋三日；服赤衣，拜跪陈祝如春，以丙丁日，为大赤龙一，长七丈，居中央，又为小龙六，各长三丈五尺于南方，皆南向，其间相去七尺，壮者七人，皆斋三日，服赤衣而舞之，司空啬夫，亦斋三日，服赤衣而立之；凿社而通之闾外之沟，取五虾蟆错置里社之中池，方七尺，深一尺，酒膊祝斋，衣赤衣，拜跪陈祝如初，取三岁雄鸡，豭猪燔之，四通神宇，开阴闭阳如春。

季夏，祷山陵以助之。令县邑一徙市，于南门之处，五日，男子无得入市，家人祀中霤，无兴土功聚巫市傍，为之结盖，为四通之坛于中央，植黄绘五，其神后稷，祭之以母饨。玄酒，具清酒膊脯，各令为祝，斋三日，衣黄，皆如春词。以戊己日为大黄龙一，长五丈，居中央，又为小龙四，各二丈五尺，于南方，皆南向，其间相去五尺，丈夫五人，斋三日，服黄衣而舞之，老者五人，亦斋三日，衣黄衣而立之；亦通社中于闾外之沟，取虾蟆池方五尺，深一尺，他皆如前。神农求雨，第十九日戊己不雨，命为黄龙，又为大龙，壮者舞之，季立之；又曰东方小僮舞之，南方壮者，西方沾北方，人舞之。

已上既与原书不同，或誊写之误，不敢强解。

秋暴巫，至九日，无举火事，煎金器，家人祀门，为四通之坛于邑西门之外，方九尺，植白绘九，其神大昊，祭之桐木鱼。玄酒，具清酒膊脯，衣白衣，他如春；以庚辛日为大白龙一，长九丈，居中央，为小龙八，各长四丈五尺，于西方，皆西向，其间相去九

尺；鳏者九人，皆斋三日，服白衣而舞之；司马亦斋三日，衣白衣而立之；虾蟆池方九尺，深一尺，他皆如前。

各，舞龙六日，祷于名山以助之，家人祀井，无壅水，为四通之坛于邑北门之外，方六尺，植黑绘六，其神玄冥，祭之以黑狗子六，玄酒，具清酒膊脯，祝斋三日，衣黑衣，祝礼如春，以壬癸日，为大黑龙一，长六丈，居中央，为小龙五，各长三丈，于北方，皆北向，其间相去六尺；老者六人，皆斋三日，衣黑衣而舞之；尉亦斋三日，衣黑衣而立之；虾蟆池如春，四时皆以水；为龙必取洁土，为之结盖，龙成而发之；四时皆以庚子之日，令吏民夫妇皆偶处；凡求雨之大体，丈夫欲藏匿，女子欲和而乐。神书又曰：开袖山神渊，积薪，夜击鼓噪而燔之，为其旱也。

止雨文

雨大，多令县邑以土日塞水渎，绝道，盖井，禁妇人不得出入市，令县乡里皆扫社下，县邑若亟，令使啬夫三人以上，祝一人；乡啬夫若吏三人以上，祝一人；里正父老三人以上，祝一人，皆斋三日，各衣时衣，具豚一，黍，小米、盐、美酒，财足祭社，击鼓三日，而祝先再拜，乃跪陈，陈已，复再拜乃起，祝曰：诺，天生五谷以养人，今淫雨太多，五谷不和，敬进肥牲。清酒，以请社灵，幸为止雨，除民所苦，无使阴灭阳，不顺于天，天之常意在于利人，人愿止雨，敢告于鼓，鼓而无歌，至罢而止。凡止雨之大体，女子欲其藏而匿，丈夫欲其和而乐也，开阳闭阴，阖阊水而开火，以朱丝絮社十周，衣朱衣赤帻，言罢。一以辛亥之日。书到即起，县社令长、若丞、尉、官长，各城邑社、啬夫、里、吏正、老人，皆出至于社下，脯而罢，三日而止。未至三日，天大星亦止。

东花园

东花园即宋之富景园也，俗称东花园者，城之东耳。内有百花池，今园前民家之后，尚存大池，相传旧矣。孝宗尝奉太后幸此，予考《武林旧事》、纪事诸书皆同。而吴廷辅览胜诗，又以为宋姚妃居此，非也；今之姚园寺，乃其所居，盖相近，因一园字之讹。板儿巷，名曰白花蛇散巷；乃百花池上巷也，亦讹传云尔。且考慈云寺旧名慈济，在富景园之北，观此，尤见大街处正是其园，而池端是民家所有者也。

支　干

郑樵，大儒也，解支干之名，以为是皆假借，独巳亥有义耳，辰午又曰未详。愚以皆可为假借，既以甲本戈甲；乙本鱼肠；丙本鱼尾；丁本蛋尾；戊本武；己本几；庚，鬲也；辛，被罪也；壬，怀妊也；癸，草实也；子，人子也；丑，手杻也；寅，髌也；卯，牖也；巳，蛇属也；未，木之滋也；申，持简；酉，卣也；戌与戊、戚同意；亥，豕属也。愚按其说既多不据矣，则辰乃日月星也，又为星名；午者，牾也，又有交布之义，独

不可为假借乎？己亥既是蛇豕，属之虽正，借之于时，又不可为假借乎？恨不生当时，苟能问之，必当有说。若夫直解干支，诸家不同，《史记·历律书》已缺戊巳，而《说文》多言于方位，刘熙《释名》又解戌为矜恤之类，《淮南鸿烈》解申为呻喑，似皆未当。意以生物随时，庶几明白，今则参考诸书，训释于左：

甲者，坼也，言万物剖莩甲而出也，《易》曰："百果草木皆甲坼"；乙，言万物初生，曲轧而未伸也；丙，言万物炳然著见；丁，言万物壮实之形，故邦国图籍曰成丁；戊，茂也，言物之茂盛，故《汉志》曰："蕤茂于戊"是也；己，纪也，言物有形可纪识也；庚，坚强貌，言物收敛而有实也；辛，言万物方盛而见制，故辛痛也；壬，妊也，阴阳之交，言物怀妊至子而萌也；癸者，冬时如土既平，万物可揆度也；子，孳也；阳气始萌，孳生于下也；丑，纽也，寒气自屈曲也；寅，髌也，阳气欲出，阴尚强，而髌演于下；卯者，冒也，万物冒地而出；辰，伸也，物皆舒伸而出；巳，已也，阳气毕布已矣；午，仵也，阴阳交相愒而仵也；未，昧也；日中则昃，阳向幽也；申，申束以成，故《晋志》曰："万物之体皆成也。"酉，就也，万物成熟；戌，灭也，万物灭尽；亥，核也，万物收藏，皆坚核也。

长城襄邓

秦皇筑长城，起自临洮，至于辽东，延袤万余里，暴师于外十余年而后成焉，至今赖之，后人未尝有感始皇者。唐宰相朱朴献建都之议曰："去已衰之衰，就未王之王，则襄邓形势，有四固之险，转输之便。"宋李纲请都之，郑仲渔等增证其说，必有计之上也。后代不知，抑亦因其人而不取欤？呜呼！始皇致万世之利，而不知萃民怨于一身；朱朴知建国之地，而不知除强臣于当时。是皆有益于后世，论者当不以人而废言可也。

钟山气色

南京钟山，太祖陵寝在焉。云气山色，一日之间，青黄紫翠之不一，人以为气旺所致。又曰：如汉高帝隐芒砀，而上常有五色之云。予见沈约《钟山诗》云："发地多奇岭，于云非一状。"则知晋时已如此也。

湖水灌城

宋状元陈亮云：杭西湖之水，足以灌城，非建都之地。谓湖地高于城中三尺故也。至今以为奇论，予则以为不然。湖环二十里有余，城环将四十里矣，况宋城南北比今尤长，计地之大小，虽有高下，是可灌乎？若以今日视之，湖与城中等矣，盖日久诸物为水火所毁者，不知其几矣，尘土日积，尤不可灌，明也。

地震属阴

《菽园杂志》载：地震极大时最多，然皆夜也。予年七十，吾杭地动凡三次，惟一次有声，亦皆夜时，岂非地乃属阴耶？

列子论天

《列子》曰："人终日在天中行止。"注曰："自地以上皆天。"予意此句似有碍也，人本在地上，但登高之极，方是天中，故《抱朴子》曰：自地以上四十里，则乘刚气而行。此说方通。

钱氏杭城门名

钱镠时杭门十座，城自南秦望山，北抵夹城巷，东亘江干，西薄钱塘湖、翟山、范浦，凡七十里。曰朝天门，在吴山下，今镇海楼也；曰龙山门，在六和塔西；曰竹车门，在望仙桥东南；曰新门，在炭桥东；曰南土门，在荐桥门外；曰北土门，在旧菜市门外；曰盐桥门，在旧盐桥西；曰西关门，在雷锋塔下；曰北关门在夹城巷；曰宝德门，在艮山门外无星桥；盖时城垣南北展而东西缩，故曰腰鼓城。

卷七　国事类

侧微知贵

至正间，仁祖淳皇帝一日坐东室榻下，太祖侍侧。有一道士，长须朱衣，排闼直入，遽揖仁祖曰："好个公公，八十三当大贵！"仁祖闻言异之，留之茶饼，不顾而去。及太祖即位，加进尊号，适符其言。呜呼！帝王之父，岂无异相，又宁知道士非仙而特来前告耶？

圣　诞

太祖生时，陈太后夜梦一黄冠自西北来，至舍麦场，于麦糠中取白药一丸，置已掌中。太后视之，渐长。黄冠曰："好物，食之！"太后应而吞之。觉语仁祖时，口尚有香，明日太祖生。《泗志补遗》以为实事而非梦，误矣。

红罗幛

太祖龙飞之地，旧有二郎庙一所，当时仁祖寓居其侧。太祖生时，邻里远望火光烛天，至晓视之，庙徙东北百余步矣。仁祖因取西河水澡浴太祖，忽有红罗浮水上来，遂用之以衣太祖，于是乡人名其地为红罗幛，世皆传之。人尝疑之，予以商之玄鸟，周之火鸟，载之史册，不为诬也，而圣人之生，要自有异。惜乎！当时未奏收入实录。昨见《泗志补遗》载之甚详也。

子时食

太祖初生，不食久之，有僧坐于门侧，仁祖问焉。僧曰："至夜子时，自能食也。"因人取茶为礼，而僧不见矣。过夜半，信然。

不生人物

盱眙县唐兴、灵迹二乡，即皇陵碑所谓钟离之东乡也。前有光明山，后有红庙，今封神为都土地，乃太祖龙飞之地。今方圆数丈，不生草木，而凤阳一府，亦少人物，岂非山川秀气，皆已钟于前耶？

江东签语

太祖高皇帝初提兵渡江，偶尔桅折，见江东神庙有木可代，将伐之。祝请以神有签，颇灵应，愿以问之。太祖宽容，姑从其请。乃得一辞云："世间万物皆有主，非义一毫君莫取。总然豪杰自天生，也须步步循规矩。"遂喜而不伐。及车书混一，为立庙南都，是知天命所在，鬼神已先知矣，岂人为哉！

伽蓝珓

太祖在皇觉寺时，天下兵乱，寺僧散避，太祖祝伽蓝，以珓卜吉凶曰："若容吾出境避难，则以阳报；守旧，则以一阴一阳报。"祝毕，以珓投地，则双阴也，如此者三。复祝曰："出不许，人不许，神何报我？天乃欲我从雄而后昌乎？则珓如前祝。"投珓如前，神既许之，因抵濠城，依滁阳王，实至正十二年闰三月一日也。

蛇蟠缨帽

太祖攻鸡笼山，将还和阳时，解鞍假寐，有小蛇缘背，左右惊告。上视蛇有足类龙，

意其神也，祝曰："若神物，入我帽缨。"蛇随入。卒报和阳被贼攻，遂急行，未至三十里，又报曰："幕官李善长败贼矣。"因惊喜而忘蛇。久乃脱帽，视蛇居缨自若，乃引觞酌之，蜿蜒升屋，雷雨骤至，竟莫知所之也。帝王之兴，每有龙见，亦此类欤？

象简龙衣联

高庙鼎成龙升之日，建文即位，成祖以燕王来，奔丧而不朝，盖以叔不拜侄也。建文命百官议之，给事龚泰奏曰："象简朝天，殿下行君臣之礼；龙衣拂地，宫中叙叔侄之情。"至今传诵。龚有一时启沃之才，不知此乃宋祖与杜审琦同宴福宁宫，乐人史金箸之辞，但少更之耳。彼云："前殿展君臣之礼，虎节朝天；后宫伸骨肉之情，龙衣拂地。"盖杜乃宋祖母舅。

皇陵碑

自古帝王之兴，皆位逼势敌，有以成其私志。汉祖虽微，亦为泗上亭长，岂特有如我太祖不阶尺土者耶？夫起自庶人，贵为天子，富有四海，莫不夸张先世，照耀将来，至有妄认其始祖者也，岂特有如我太祖特述其卑微者乎？此可见天生豪杰上圣之资，不可与常人等也。瑛伏读御制集中皇陵碑文，未尝不三叹三颂而已，惜世人止知其事而又未知太祖先已命臣下为文，述亦详矣，仍以未称而自撰，此尤见圣睿之益圣也。今故拜录二文于左，以示将来。

奉天承运，大建武功，以有天下，实由祖宗积德所致，兹欲撰文，词臣考摭弗周，则纪载弗称，敢以上请。于是上手录大概，若曰：

朕幼时，皇考为朕言，先世居句容朱家巷，尔祖先于宋季元初，我时尚幼，从父挈家渡淮，开垦兵后荒田，因家泗州，朕记不忘。皇考有四子：长兄讳某，生于津律镇；仲兄讳某，生于灵璧；三兄讳某，生于虹县；皇考五十，居钟离之东乡，而朕生焉。十年后，复迁钟离之西乡，长兄侍亲，仲兄、三兄皆出赘，既而复迁太平乡之孤村庄。岁甲申，皇考及皇妣陈氏俱亡弃，长兄与其子亦继殁，时家甚贫，谋葬无所；同里刘大秀悯其孤苦，与地一方，以葬皇考、皇妣，今之先陵是也。葬既毕，朕茕然无托，念二亲为吾年幼有疾，尝许释氏，遂请于仲兄，师事沙门高彬于里之皇觉寺，邻人汪氏助为之礼，九月乙巳也。是年蝗旱，十一月丁酉，寺之主僧岁歉不足以供众食，俾各还其家；朕居寺时甫两月，未谙释典，罹此饥馑，徬徨三思，归则无家，出则无学，乃勉而游食四方，南历金斗，西抵无锡，北至颍州，崎岖二载。泗州盗起，剽掠杀人，时承平既久，列郡骚动，仍还皇觉寺。又四年，颍、濠、蕲、黄有警，濠城亦破，朕杂处兵间，与元兵相拒。期年，元兵败去，得其义兵三千人于定远，遂立帅之夜袭元将知枢密院事老张。既遁，得其民兵男女七万人，攻逐元将参政野先，乃移师淮州，转战和阳，渡江击采石，抚太平，定业建康。将相协心，贤能匡赞，西平陈友谅，东翦张士诚，南廓八闽，百粤奉款，中原顺服，

兵进幽燕，元君弃宗社而去，朕以十五年间，遂成大业。

仰惟先陵奇秀所钟，虽治葬之时，厄于贫窭，衣衾馆椁，不能具备，赖天地之佑，祖宗之福也。今富有天下，顾无以惬人子之情，兹欲启坟改葬，虑泄山川灵气，使体魄不安，益增悲悼，姑积土厚封，势若冈阜，树以名木，列以石人石兽，以备山陵之制而已，谨献陵曰皇陵。汝其据事，直言无讳。臣善长以上手所录，付词撰文。

臣善长等钦承明训，黾勉论次：惟古先帝王，若虞舜、汉高祖，皆起自侧微，以成德业之盛。盖天将降大任于圣明，必先有以起之。今皇上述二亲之劬劳，与夙昔之出处；刻石以昭先烈，俾后世子孙，知积累之厚、创业之难，思以继承无疆之基。《诗》云："永言孝思，孝思惟则。"呜呼盛哉！谨拜手稽首而为之铭曰：

皇矣上帝，厥命煌煌；监观四方，有道者昌。惟今天子，奋迹田里；叱风驱霆，仗剑而起。汝颍始兵，蔓于濠梁；渊潜时晦，硪其施张。元君既否，紊乱政理，命将出师，反敦人纪。贪残污秽，肆彼剽攘；战功败恤，赏罚无章。猛士阴兵，险平萃止；总戎惊奔，归者如水。滁和来斗，形势莫当；江流浩浩，瞬息可航。采石破倾，当涂风靡；宣歙畏威，耄倪忻喜。经营建业，实帝故乡；号令之行，肃如秋霜。乃伐僭王，歼之彭蠡；削平两浙，殪彼蛇豕。闽广既服，百粤来王；青齐献款，底平豫章。师震幽燕，君臣北徙；空城尽开，图籍弗毁。乃作礼乐，乃垂衣裳；重译表献，大开明堂。永怀上世，原其本始：句容族居，川回山峙。载渡淮海，辟除榛荒；或濠或泗，奠处弗常。钟离之乡，卜葬如此；化家为国，灵秀钟美。积善弥久，天赐祯祥；修之于己，惟德乃长。浚河之原，以达其委；基岱之高，以观其止。奉天理物，君德是扬；丕扬大业，传叙无疆。尝敕相臣，申命国史；昭昭后昆，受天之祉。

又

孝子皇帝谨述：洪武十六年夏四月，命江阴侯吴良督工新造皇堂。予时秉鉴窥形，但见苍头皓首，忽思往日之艰辛，况皇陵碑记，皆儒臣粉饰之文，不足以为后世子孙之戒，特述艰难，以明昌运，世代见之。其辞曰：

昔我父王，寓居是方；农桑艰辛，朝夕彷徨。俄尔天灾流行，眷属罹殃，皇考终而六十有四，皇妣五十有九而亡。孟兄先逝，合家守丧；田主德不我顾，呼叱昂昂。既不得与葬地，邻里惆怅；忽伊郑兄之慷慨，惠此黄壤。殡无棺椁，被体恶裳；浮掩三尺，奠何肴浆？既葬之后，家道惶惶；仲兄少弱，生计不张；孟嫂携幼，东归故乡。值天无雨，遗蝗腾翔；里人缺食，草木为粮。予亦何有，心惊若狂；乃与兄计，如何是常？兄云去此，各度凶荒；兄为我哭，我为兄伤；皇天白日，泣断心肠；兄弟异路，哀恸遥苍。汪氏老母，为我筹量；遣子相送，备礼馨香；空门礼佛，出入僧房。居无两月，寺主封仓；众各为计，云水飘飏；我何作为，百无所长；依亲自辱，仰天茫茫。既非可倚，侣影相将；突朝烟而急进，暮投古寺以趋跄；仰穹崖崔嵬而倚壁，听猿啼夜月而凄凉；魂悠悠而觅父母无有，志落魄而徜徉；西风鹤唳，俄淅沥以飞霜；身如蓬逐风而不止，心滚滚乎若沸汤。—

浮云乎又过三载，年方二十而强。时乃长淮盗起，民生攘攘。予思亲之心明著，日遥盼乎家邦；已而既归，仍复业于皇，住三载而有雄者跳梁，初起汝颍，次及凤阳之南厢，未几陷城，深高城隍，拒守不去，号令彰彰。友人寄书，云及趋降，既忧且惧，无可筹详；傍有觉者，将欲声扬；当此之际，逼迫而无已，试与智者相商，乃告之曰：果束手以待罪，抑奋臂而相戕！智者为我计画，且阴祷以默相：如其言，往卜去守之何祥？神乃阴阴乎有警，其气郁郁乎洋洋；卜逃卜守则不吉，将就凶而不妨。即起趋降而附城，几被无知而创；少顷获释，身体安康；从遇朝暮，日夜戎行。无兵讨罪，将士扬扬；一攫不得，再攫再攘；移营易垒，旌旗相望；已而解去，弃戈与枪。予脱侣队，驭马空强，去游南土，气舒而光；唱农夫以入伍，事业是匡；不逾月而众集，赤帜蔽野而盈冈；率渡清流，戍守滁阳；思亲询旧，终日慨慷；知仲姊之已逝，独存驸马与甥双；驸马引儿来接我，外甥见舅如见娘；此时孟嫂亦有知，携儿挈女皆从傍；次兄已殁数载，独遗寡妇野持筐；因兵南北，生计忙忙，一时聚会如再生，牵衣诉昔以难当。于是家有眷属，外练兵钢；群雄并驱，饮食不遑；暂宿和州，东渡大江；首抚姑孰，礼义是尚；遂立建业，四守关防；砺兵秣马，静看颉颃。群雄自为乎声教，戈矛天下铿锵；元纲不振乎彼世祖之法，豪杰何有乎仁良？予乃张皇六师，飞旗角亢；勇者效力，智者赞襄；亲征荆楚，将平湖湘；三苗尽服，广海入降；命大将军东平乎吴越，齐鲁耀乎其疆；西有乎伊洛崤函，地险河湟；入胡都而市不易肆，虎臣露锋刃而灿若星芒；已而长驱于井陉，河山之内外民庶咸仰；关中一日即定，市巷笙簧；玄菟乐浪以归板籍，南蕃十有三国而来王；以金陵而定鼎，托虎踞而仪凤凰；天堑星高而月辉沧海，钟山镇岳而峦接乎银潢。欲厚陵之微葬，卜者乃曰不可而地且藏；于是祀事之礼已定，每精洁乎蒸尝；惟劬劳罔极之恩难报，为此勒石铭于皇堂；世世承运而务德，必仿佛于殷商；泪笔以述难，谕嗣以抚昌；稽首顿首再拜，愿时时而来享。

朱氏世德碑

瑛旧于先辈大臣家，获朱氏世德碑一通，乃我太祖之手笔也，御制集中所缺。近又见《剪胜旧闻》，所载与此本有异，因借校观，讹者辨之，疑者存之，各于其下释焉；尚或字讹句漏，谨依原文拜录于左。碑云：

本家朱氏，出自金陵之句容，地名朱家巷，在通德乡。上世以来，服勤农业，五世仲八公，娶陈氏，生男三人，长六二公，次十一公，其季百六公，是为高祖考，娶胡氏，生二子，长四五公；次即曾祖考四九公，配侯氏，生子曰初一公，初二公，初五公，初十公，凡四人。初一公娶王氏，是为祖父母，有二子，长五一公；次先考五四公，讳世珍，元籍淘金户，非土产，市于他方，以供岁赋。先祖初一公，困于役，遂弃田庐，携二子迁泗州盱眙县，先伯考十有二岁，先考才八岁，先祖营家泗州，置田产，及卒，家道日替，由是五一公迁濠州钟离县，其后先考君因至钟离同居。先伯父洎先考君性皆淳良，务本积德，与人无疾言忤色，乡里称为世长。先伯娶刘氏，子四人，重一公，重二公，重三公，

皆生于盱眙，次重五公，生钟离；先考君娶陈氏，泗州人，长重四公生盱眙，次重六公，重七公皆生于五河。某其季也，先迁钟离，后戊辰所生。先伯考有孙六人，兵兴未已，相继而殁；先兄重四公有子曰文正，今为都督，重六、重七皆绝嗣。曩者父母因某自幼多病，舍入皇觉寺，岁甲申，父母长兄俱丧，次兄守家，三兄出赘刘氏，某托迹缁流。二十四岁，天下大乱，诸兄皆亡，淮兵大起，掠人行伍，为集义旅，兵力渐众，因取滁和。龙凤三年，率师渡江，驻兵太平。为念先君尝言，世为朱巷人，宗族俱存，平日每曰乡土之思，即访求故乡宗族之所居，遂调兵取句容。明年，克金陵，而朱巷距城四十里，举族父母昆弟四十余人至，始得与之叙长幼，行亲睦之道，但朱氏世次，自仲八公之上，不可复考；今自仲八公高、曾而下，皆起江左，历世墓在朱巷，惟高祖葬泗州，先考葬钟离，此朱氏之原委也。爰自金陵太平驻师，开府为建台之所也，实乡郡焉。连岁征伐，拓境吴楚瓯越，方数千里；由是累膺显爵，乃龙凤九年三月十四日丙辰，降制赠曾祖为资德大夫、淮南等处中书省左丞相，上护军司空吴国公；曾祖妣侯氏，吴国夫人；先祖考为光禄大夫、江西等处中书省右丞相、太尉、吴国公；先祖妣王氏，吴国夫人；先府君开府仪同三司录军国重事平章、右丞相吴国公；先妣陈氏，吴国夫人；以闰三月十一日祗诣先垅。焚香告祭，遵旧典也。重念报本者礼所宜厚，今勉建事功，匪由己能，实先世灵长之泽，垂衍后昆，宜得推恩三代，并为上公，以遂为子孙者之至。（《书》）曰："作善降之百祥。"《易》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先祖父积功累善，天地之报，茂于厥后，凡子孙当体祖父之心，循德存仁，以承其绪于无穷，是吾之所望也，于是备书于石，以传言将来，有所考焉。

世祖像泪

我太祖既有天下，建庙以祀历代帝王，自伏羲以下，像皆易成，惟元世祖其面屡为泪痕所污，塑工频加修饰，越宿则又如故也。太祖闻知，幸庙，以手指曰："痴达子，汝胡人入主中国，可谓幸矣，今不革去者，以尔亦一代之主；朕今天命人归，奄有天下，于汝子孙，不加杀戮，但驱还北，则朕之待胜国，亦可谓有恩矣，汝何恨耶？毋再啼哭。"于是塑工明日遂奏，世祖面无泪矣。

卷八　国事类

元末扰乱

至正初，伯颜变乱旧章，遂有江西朱光卿、广东罗天麟、陈积万、湖广吴天保、浙东方国珍，相继煽动。又贾鲁开河，生民嗷嗷，石人之事兴，则韩林儿、徐寿辉、芝麻李，三枝起而蔓延天下。若福建陈友定、怀庆周全、临川邓忠、安陆俞君正、浙西张士诚、陕

西金花娘子、江西欧道人、襄阳莽张、岳州泼张、安庆双刀赵、濠州孙德崖，纷纷不一，皆东南之贼也。长淮以北，则山东又有王信、陕西李思齐、陇西李思道、太原王保保、汴梁元太子，此多元之将臣，亦各据地，互相杀戮；天兵临之，或降或遁矣。今以所知者，略述其本末事情，书之于左，不知者待博识者又补之焉，庶或可以参考于国史也。

方国珍始末略

方国珍，台州宁海人，力能走及奔马，其居有山，在中曰杨氏，尝有童谣曰："杨氏青，出贼精。"至正八年，蔡乱头剽劫海商，方乃为国宣力剿贼，而总管焦鼎纳蔡之赂，反黜其功。方忿曰："蔡能乱，我不能耶?"遂与弟国彰等叛。至十六年，降元为海道漕运万户，羁縻而已。十八年，天兵取婺州，自料非其敌也；十九年，降太祖，遂献款书曰："国珍生长海滨，鱼盐负贩，无闻于时，向者因怨搆诬，逃死无所，迫于自救而已；惟明公倡义濠梁，东渡江左，据有形势，以制四方，奋扬威武，国珍向风慕义，欲归命之日久矣；道路壅遏，不能自通，今闻亲下婺城，抚安浙左，威德所被，人心景从，不弃狂愚，猥加训谕，开其昏聩，俾见天日，此国珍所素欲也。谨遣使奉书上陈恳款，或有指挥，愿效奔走。"然既入贡，阴复泛海，北通廓扩帖木儿，南交陈友定，图为犄角。

至吴元年，王师讨姑苏，拥兵坐视。太祖反覆以书数其十二过恶，其略曰："尔起事时，元尚承平，倡乱海隅，遂陷三州之地，扼海道之冲，窃据山岛二十余年，朝送款于西，暮送款于北，此岂大丈夫之为?一也；吾下婺时，勍敌甚多，岂暇与尔较胜，尔遣子纳降，吾不逆诈，数年之间，迭生兵隙，二也；近者，浙之东西诸郡渐下，尔阴蓄异志，觇吾虚实，三也；未有衅端，先自猜忌，四也；易交轻悔，五也；廓扩帖木儿以曹操之奸，旋为人败，吾中原已得其半，尔泛海远交，声言击我，以速怨尤，六也；彼若有事，尔远难救，彼若无事，交疏礼薄，祸乱由生，七也；尔兄弟无功于元，坐要名爵，跋扈万端，今归我，又不能保，八也；尔兵数出，上帝好生，违天虐民，九也；尔能尽驱温台庆元之民，与决胜负，丈夫事也，今复遣数舟，狗偷鼠窃，十也；吾遣兵入浙，张士诚将士尽皆降附，尔诱我海上土豪作乱，近来匿其首恶，十一也；福建陈友定，奸谋稔恶，尔乃阴扇潜结，遥为声援，以诈交诈，反自疑吾，十二也。尔乃择交大国，有一无二，尚可以保全矣。"不报。六月，责国珍贡粮二十万，仍以书谕，其略曰："汝初献款，谓杭城在即来归，岂意挟诈，张士信接境，取尔甚易，不敢加兵者，吾力制之，故尔安享三州；尔却遣奸觇我，潜结陈友定，今明告尔，师下姑苏，即取温台，水陆并进，尔早改过，以小事大，尚可保富贵也；不然，与我较一胜负，亦大丈夫之为也；不然，扬帆窜入海岛，吾恐子女玉帛，反为尔累，舟中自敌国也。宜慎思之!"

国珍于是有航海之计，然又遣子明完，奉表谢罪，乞归降曰："臣闻天无所不覆，地无所不载，王者体天法地，于人无所不容。臣前荷主上覆载之恩久矣，不敢自绝于天地，故一陈愚衷，知必有以容臣者。臣本庸材，昧于学术，遭时多故，起自海岛，非有父祖承藉之势，与群驰逐，又非有图成望大之心，必欲得汤武之君为之依，贴附而已。向者王师

之渡江左，霆电挥至于婺城，远近震惊，是以遣子拜师，归心效顺，惟时固已知主上有今日矣。但无所以依日月之末光，望雨露之余泽，而主上推诚布公，赐手札，归质子，俾守城邑，如钱镠故事，奉遵约束，不敢有违。岂意从子明善，不戒边疆，擅搆衅端，得罪故不可解；今日守疆之吏，驰走飞报，言天兵远临，闻之不胜骇愕，惶惑失措，遂俾守者奉迎王师。然而未免浮海，何也？昔者孝子于其亲，遇小杖则受，大杖则走，适与相类。窃自咎十年之间，非主上无以至今，一旦堕坠，天下后世必有以议臣者，敢冒斧钺之诛，遣子入侍，伏望复全覆育之恩，更加生成之赐，容归海岛，老死深渊，使子侄辈得全余生，以听驱策，实为万幸。”太祖始怒其反复，览表怜之，乃赐书曰：“汝外示归诚，中疑谲诈，吾姑容之，待汝自效。岂意汝行小智，愈肆奸宄，竟背前约，致劳我师，汝尚不归命，乃逃于海上，犹欲观望成败，今辞甚哀恳，吾当以汝此诚为诚，不以前过为过，汝勿自疑，率众来府，悉从原宥。”不报。

九月，命参政朱亮祖讨之。初，亮祖至台，方国瑛欲遁去，会都事马克让自庆元还，言国珍治兵为守城计，国瑛始拒守，然士卒怀惧我师攻击，国瑛度不能守，以巨舰载妻子夜走黄岩，亮祖遂入城，徇下仙居等县，追至黄岩。国瑛烧殿宇居民，遁海，守将哈儿普降。十月己巳，亮祖进兵至温州，阵于南城，国珍部将率兵拒战，败之，破其太平寨，余兵奔入城；亮祖四面攻打，晡时克之，获员外刘本易，方明善先擎妻子遁去。十一月，亮祖率舟师袭败明善于乐清之盘屿，追至楚门海口。己丑，又命汤和共讨之，和既至庆元，国珍遁入海岛，国瑛及明善来降，送之建康。后洪武二年，汤和降，执国珍于海，朝廷以之为广西行省左丞，但不之官，食禄于朝，《实录》之言也。又见诚意伯曰：“太祖威震华夷，不能致者，方国珍深入海岛，王保保远去沙漠，惟二子未诛。”恐不然也。

张　昶

张昶仕元为户部尚书，以奉使来朝，太祖见其才敏，留用之，累授参政。昶外示诚款，内怀阴计，与杨宪、胡惟庸皆相善。昶有才辩，知识明敏，熟于前代典故，凡国家建置制度，多出昶手，裁决如流，事无停滞。昶恒自以元臣失节，谓不能无议己心者，心常怏怏。时廓扩帖木儿兵尚强，元都未下，昶窃语其所亲曰：“吾若得归元，是所愿也。”间使人上书颂功德，劝太祖及时娱乐。上以语太史令刘基曰：“是欲为赵高也。”基曰：“诚如圣见，必有使之者。”上不欲穷治，但斥之，焚其书。复劝太祖严刑法、重赋役，多陈厉民之术，欲上失人心，阴为元计。上皆不从，昶不自安。时元主谓昶已死，赠昶官谥，擢用其子；会平章李文忠下杭州，以元平章长寿丑的等至京师，上释之，遣归元，昶乃阴托长寿丑的奉表于元，且寓书其子询存亡。会昶卧病，宪往候，偶于昶卧内得书表，遂奏之。太祖命大都督府按问，昶书八字于牍曰：“身在江南，心思塞北。”上始惜其才，犹欲存之，及得其所书牍，词曰：“彼意叛矣，是何赦焉？”遂诛。然此于大明《实录》上得之。呜呼！昶虽仕我太祖，观此，亦姜维之志也；又能于死生之际明焉，岂非忠于元者乎？况其文成于国朝，夏元吉诸公，宁无抑扬于中？予观《元史》未书昶节，略见于《刘

基传》中，故特录出之。

沈万三秀

国初，南部沈万三秀者，甚富，今会同馆是其故宅，后湖中地是其花园，京城自洪武门至水西门，乃其所筑。太祖尝犒军，万三欲代出犒银，上曰："朕有百万军，汝能遍济之乎?"对曰："每一军犒金一两。"上曰："此虽汝至意，不须汝也。"由此遂欲杀之。太后苦谏："彼固富敌国，然未尝为不法事，奈何杀之?"得流云南，其婿馀十舍，亦流潮州。今闻二家子孙尚富，富乃点化之术也。详《近峰闻略》。

张士诚始末略

张士诚，泰州白驹场民。至正十三年，与弟士义、士信、士德、壮士李伯升等攻陷泰州。十四年僭王号周，建元天佑。十五年据高邮。十六年由通州渡江，遂陷苏州，以承天寺为府，遣兵陷湖、常、松江诸路。七月，攻破杭州，丞相达识帖睦尔畏遁，或以苗军杨完者，勇猛有军，引其党自嘉兴击败士诚。然完军尤残虐也。十七年，太祖驻师金陵，既与接境，虽常通书，被其拘使，遂用师京口、溧阳等地，互有胜负。三月，命徐达攻常州，擒其弟士德。母痛，令士诚请和，每岁输粟十万，金币若干，太祖初许之，后复书，数其开衅、拘我使臣之罪，每岁要粮五十万，归使等事。士诚不报，浙省左丞达识则请命于朝，授士诚太尉，遣参政周伯琦招谕之，被其留吴。至二十年，辟土益广，南自绍兴，北至济宁，太祖发迹之地，亦遣其将李济据之，时皆称张吴王。

太祖欲取士诚，谋于刘基，基曰："方今陈友谅据上游，名号不正，兵力且强，宜先取之。友谅既平，取士诚如探囊中物耳。"太祖用其言，始置之。二十三年，复据杭，元因以弟士信为平章。二十五年，太祖命遣徐达、常遇春等水陆并进，遂克泰州。明年，克高邮、兴化。又明年，祭江告神，大举伐之，数士诚之罪曰："私贩盐货，行劫于江湖，兵兴则守，聚凶徒负固于海岛，其罪一也；又恐海隅一区，难抗天下全势，诈降于元，坑其参政赵琏，囚其待制孙炳，其罪二也；厥后掩袭浙西，兵不满万数，地不足千里，僭号改元，其罪三也；初寇我边，一战而生擒其亲弟，再犯浙省，扬予直捣于近郊，首尾畏缩，又乃诈降于元，其罪四也；占据浙江钱粮，十年不贡，其罪五也；阳受元朝之召，阴行假王之令，挟制达丞相，谋害杨左相，其罪六也；知元纲已坠，公然害其江浙丞相达识帖木尔、高台大夫曾化帖木儿，其罪七也；诱我叛将，却我边民，其罪八也。"诏谕江南，使常遇春等先攻湖州。湖州既疲，然后移兵姑苏。秋，攻湖州弁山水寨，与五太子大战、遇春稍却，薛显率舟师直前奋击，败之，五太子及宋暹、吕珍等以旧馆降。五太子养子，本性梁，短小精悍，平地能跃丈余，又善没水；暹、珍骁将也，诚倚之。至是夺气。继而张天祺、李伯升亦降，于是达军直捣姑苏。十一月癸酉，围姑苏，达督军攻娄门，士诚出兵拒战，指挥副使茅成左胁中矢，死之。于是攻围益急。

吴元年丁未，太祖又以书谕士诚，书略曰："帝王之兴，兵势相加，乃为常事。天命所在，岂容纷然；虽有智者，亦当革心顺天，以全身保族，如汉窦融、宋钱俶也。今尔能附顺，其福有余，无为困守孤城，自取灭亡。"不报。伯升知其势急，使客诣士诚门说降。又不报。六月，士诚既被围，久欲突围决战，觇阊门少疏，将奔；遇春觉其至，分兵北濠与斗，久未决；士诚复遣参政黄哈喇把都率兵千余助，又自出兵山塘为援，阵少却。遇春抚王弼背曰："军中皆称尔为猛将，能取此乎？"弼遂挥双斧往击，敌势转，遇春率众乘之，士诚兵大败，溺死沙盆潭甚众；士诚马惊，堕水几死，肩舆入城，忽忽不出。一日，士信张幕城上，踞银椅，与参政谢节等会食，左右方进桃，未及尝，忽飞炮、碎其首。九月，城将破，熊天瑞教城中作飞炮以击城外，虽多中伤，奈城中木石俱尽。达督将攻破葑门，城遂陷，时八日辛巳也。达又遣李伯升往谕，士诚自径，伯升、赵世雄抱解，舁出舟中，闭目不食，至龙江，坚卧不起，舁至中省，竟自缢死。

陈友谅始末略

陈友谅，沔阳渔人子也。与其弟友仁、友贵，至正中，聚众剽掠于村落，官军累讨不能平，率所聚往从罗田徐寿辉。盖徐初起红巾，其时甚盛，国号天完。友谅至，使隶元帅倪文俊下，友谅心不平。十七年，文俊谋杀寿辉不果，奔黄州，友谅乘衅袭杀之，遂并其军，自称平章。十八年，陷安庆，守将余阙死之；复陷龙兴路并瑞州。时寿辉闻而欲徙都之，友谅忌其来，不利于己，不从。寿辉固引兵发汉阳，南下江州；友谅阳为出迎，伏兵城西，俟寿辉入而闭门，伏发，尽杀其部属，惟存寿辉，徒拥虚器而已。还，以江州为都，自称汉王，改元大义，事权一归于己，遣将康泰等寇邵武等府，又遣将陷吉安、抚州、赣州、襄阳等府。陷信州，则守臣伯颜不花的斤死之，声大势重，统有湖湘江右。二十年，挟寿辉率舟师以行，谋死寿辉于采石江中，及来，隐池州、太平等府，遂与天兵接战，连年互有胜负；遣将张定边陷安庆，复犯建康。

太祖乃下令诸将曰："观其所为，不灭不已，尔等其厉士卒以从。"大将军徐达进曰："师直为壮，今我直而彼曲，焉有不克。"翰林学士刘基曰："取威制敌，以成王业，在此时也。"遂督诸帅，率舟师乘风遡流而上，遂克安庆，长驱向江州，分舟师为两翼，夹击友谅，大破之。友谅挈妻子奔武昌。友谅忿其疆场日蹙，乃作大舰来攻洪都，自为必胜之计，载其家属百官，空国而来，以兵围城，其气甚盛；兵戴竹盾御矢石，攻城，城且坏。守将朱文正、赵德胜、邓愈督诸将死战，且战且筑，城坏复完。友谅尽攻击之术，而城中备御随方应之。已而，德胜中流矢死，内外阻绝，音问不通，文正乃遣使诣建康告急。太祖亲率诸将，发舟师二十万，进次湖口，自友谅围洪都，至是凡八旬有五日。闻援兵至，即解围东出，与我师遇鄱阳湖之康郎山，实至正廿三年七月也。

乃与书曰："昨兵对泊潴矶，尝遣使赍往事，不睹使回，公度量何浅浅哉！大丈夫谋天下，何有深仇？自辛卯以来，天下豪杰，纷然并起，英雄兴问罪之师，挟天子以令诸侯，今淫虐之徒，一扫而亡之，湘阴刘氏，亦惧而往，此公心腹人也；部下诸将，自此而

夷，江淮英雄，惟存吾与君耳，何乃自相吞并。公今又将舟骑与吾较胜，公之土地，吾已得之，纵使力驱骑兵来死城下，不可再得也；设使公侥幸外逃，亦宜修德，勿作欺人之寇，却帝名而待主可也。不然，丧家灭姓，悔之晚矣。”逡巡至于戊子，我师分为十二屯，徐达、常遇春等诸将击败其前军，军威大震。明日，诸军接战，至晡，东北风起，燔其水寨舟数百艘，其弟友仁、友贵及平章陈普略皆燔死，遂不敢出，然势犹盛也。

又与之书曰：“方今取天下之势同，讨夷狄以安中国，是为上策；结怨中国而后夷狄，是为无策。曩者公犯池州，吾不以为嫌，生还俘虏，将欲与公为约从之举，各安一方，以俟天命，此吾之本心也。公失此计，乃先与我为仇，我是以破公江州，遂蹂蕲黄汉沔之地，因举龙兴十一郡，奄为我有。今又不悔，复起兵端，既困于洪都，两败于康山，杀其弟侄，残其兵将，捐数万之命，无尺寸之功，此逆天理，悖人心之所致也。今乘尾大不掉之舟，损兵弊甲，迟迟与吾相持，以公平日之暴，正当亲决一战，何徐徐随后，若听吾指挥者，无乃非丈夫也乎？公早决之！”辛卯，复联舟大战，自辰至午，敌兵大败，友谅夺气，其将张定边欲挟之退保鞋山，为我师所扼，不得出，敛舟自守，不敢战。是夕，我舟渡浅，泊于左蠡，与友谅相持者三日。壬戌，友谅冒死突出，将奔还武昌。太祖麾诸将邀击之，舟联比随流而下，自辰至酉，力战不已，友谅中流矢，贯睛及颅而死，诸军溃散，实八月二十七日也。其时擒太子善儿。友谅自称帝至死，仅五年余，年四十四。定边乘夜以小舟载友谅尸及子理，径趋武昌，立理为帝，改元德寿。二十四年，天兵克武昌，擒之，悉平。

右陈氏始末如此，我太祖书辞如此，陈亦可谓勍敌也；使刘伯温不劝上先伐之，养势再大，欲一时克除，亦难矣哉。观其初犯建康，臣下欲城降者，有欲走据钟山者；及战龙江石灰山，《功臣录》皆曰：杀伤相当。战鄱湖则御舟胶于沙滩，韩成假帝投水，使无金木相犯之日，以决一胜，岌岌乎殆哉！然而天命有在，固不能逃贯睛之流矢也耶。

韩山童

至正十一年，黄河决，参议贾鲁欲建不世之功，首劝脱脱丞相开河，以复大禹故道。山东连荒，复集夫数十万；民恐，已思乱矣。而栾城人韩山童，自祖父以白莲会烧香惑众，至山童，因枣阳有男，周岁暴长四尺，皤腹如世所塑布袋和尚者，遂倡言弥勒下生，天下当乱。又阴凿一眼石人，预埋当开河道，镌其背曰：“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掘者得之，惊诧而倡乱矣。河南江淮之民，翕然从之，刘福通等共尊山童为主。然为官兵捕急，山童被擒，其妻杨氏与其子林儿，逃之武安，福通等据朱皋。十五年，攻破罗山、舞阳、叶县，又陷汝宁光，心二州。自砀山夹河，迎林儿为帝，号小明王，以杜遵道等为丞相，诈称徽宗九世孙，国号宋，改元龙凤。伪诏略曰：“蕴玉玺于海东，取精兵于日本，盖以宋广王死崖山，丞相陈宜中走倭之故。”又陷汴，拆鹿邑太清宫材为殿居之。后朝廷发师诛讨，福通奉伪主遁安丰。然而乱阶既成，其党毛贵、田丰、李武、崔德等，四出攻掠，天下扰扰，寻俱败死。独林儿直至二十七年方死，盖不为天兵所讨故也。

徐寿辉

徐寿辉，又名贞，蕲州罗田人，生平以贩布为业。至正十一年，天下已乱，有浏阳彭和尚，能为偈颂，集众念佛，心欲为乱。一日，徐浴于盐塘，身起光芒，众乃惊异，遂与麻城邹普胜等倡为妖术，立徐为主，举兵以红巾为号，据蕲水，陷黄州，称国天完，改元治平，近远响应。于是遣徐明远、丁普朗等，尽陷湖广之什七，复遣项普等略徽、饶诸州，遂犯昱岭，入杭、湖，为董抟霄所败。十三年，诏平章卜颜帖木儿等合兵讨寿辉于蕲，寿辉遁去，擒其伪将四百人。十九年，其将陈友谅迎寿辉于江州。二十年，为陈弒之，然徐死矣，其下友谅等大乱，东南尤为盛也。

刘福通

刘福通，颍州妖人也。至正十一年，与杜遵道、罗文素、盛文郁、王显忠共鼓妖言，立韩山童为帝，红巾为号，众至十万。陷汝宁等府，以遵道为相，己为平章；后恶遵道专权，挝杀之，称汴为京，自称太保。性极残忍，所过以人为粮，山东河北，多为残害，林儿徒寄空名于上也。又分兵二道，关先生，破顶潘，冯长舅、沙刘二、王士诚寇晋冀，一路转掠塞外，攻陷上都，焚燃宫阙。白不信、大刀敖、李喜喜直趋关中，陷兴元、凤翔等府，毛贵等陷山东，皆十八年以后事也。时福通为察罕帖木儿发诸道兵讨之，力不敌，奉伪主遁安丰，因是三道各自据地，寻俱败死。后福通又复犯汴，杀其守将竹贞，出入淮汴。至正二十三年，为张士诚将吕珍入安丰，袭杀之。

倪文俊

倪文俊，黄州黄陂人。世业渔，其生之夕，母梦白虎入室，因多勇力，号蛮子。至正十五年，聚众陷武昌、汉阳等路，迎蕲州盗徐寿辉为主，己为丞相，然徐名虽君，权实在倪也。每用多桨小舟，昼夜疾行，出人不意，所至克捷。掳威顺王妻妃，杀其子报恩奴与湖南元帅甄崇福，遂陷荆、鄂、潭、岳、黄、蕲、澧、衡、常德、宝庆、江、虔、洪吉等府。十七年，又陷峡州川属诸郡，然骄恣暴狠，抚下无恩，欲谋杀寿辉不果，自汉阳奔黄州，来与伪将陈友谅合兵。陈因假以出迎，伏兵城门袭杀之。前一夕，母复梦白虎死，而文俊自见大星落舟前，笑曰："不知何大官人又死吾手！"呜呼，一盗之乱，内应母梦，上干天象，况天子乎！

芝麻李

李二，号芝麻李，萧县人。至正十一年，与赵均用、彭早住亦烧香聚众反，攻陷徐州，赵称永义王，彭称鲁淮王。十二年，朝命脱脱讨之，攻破徐州，李二遁，后卒。赵、

彭二人奔濠州。先是，定远郭子兴见汝、颍兵起，与孙德崖亦聚众拔濠州，自称元帅。二人既至，郭、孙反屈己事之，继而彭死，均用遂专任。郭不堪与下，自往取滁州，而均用寻往济南，假与宋将毛贵合，袭杀毛贵，进据益都。其党续继祖自辽阳入益，又杀均用。后与所部互相仇杀，俱灭。

明玉珍

明玉珍，随州人，长八尺，重瞳，弓兵之首也。为飞矢损右目，时号明眼子。至正十五年，倪文俊陷沔阳，遂为其将，攻陷成都等府，遂分兵守之。后文俊谋杀其主徐寿辉不果，继而寿辉伪将陈友谅袭刺倪，自为平章；复矫徐命，使玉珍会兵建康。明愤陈之逆杀，怒曰："汝能为帝，我不能耶？"遂据全蜀，不与陈通。二十一年，陷嘉定路，为李思齐败之。又明年，陷云南省治，屯金马山，使其将杨尚书守重庆。又为帖木儿所败，退居于蜀，自称蜀国王，号大夏，改元天统，居位六年，为弟所杀，妻复图杀其弟，立其子为小明主。二十七年，诏李思齐讨之，不果。洪武初，天兵破蜀，母子俱降。母召入宫；明主与陈理命海舟发高丽，飘飘然入于海矣。

元　亡

至正十二三年，杭潮常不波。十九年，京都子规啼。并载正史。至廿二年，顺帝梦猪哄大都，城覆，遂禁军民畜猪。天兵未至京，一月有饿邸鸣端有殿，作灭胡之声，帝命善射者，终莫射中。天兵即至柳林，迟明，帝召百官议战守之计，忽有二狐自内殿出，帝叹且泣曰："宫禁严密，此物何得至？此非天之所以告朕哉！"即命开建德门北去，实二十七年九月也。明年，太祖闻居应昌，驰书示以祸福，因答诗曰："金陵使者渡江来，漠漠风烟一道开，王气有时还自息，皇恩何处不昭回。信知海内皆王土，亦喜江南有俊才；归去诚心烦为说，春风先到凤凰台。"呜呼，杜鹃啼汴京，地气自南而北，尚知乱将作矣，况至于燕乎！杭潮三日不波，宋社墟矣，况至二年之间不波乎？后乃历历多怪，岂非猪乃朱姓，而狐乃胡人哉？观其叹泣长往，答诗知道，谥以顺帝，不亦宜乎！野史讹为中山王所执而纵之，非也。

生员巾服

汉酈食其以儒冠见高帝，注曰：儒冠，侧冠也。予意恐即今之生巾。又读《礼记·玉藻篇》曰："士练带。"练带，即古之绅也。又曰："士取则素积。"盖麻衣皂领、袖下素裳是也。今练带易以绦，素积易以蓝衫。近读大明《实录》，然后知太祖以学校为国储材，而士子巾服，无异吏胥，宜有以甄别之，令工部制式，凡三易之。自命用玉色绢布为之，宽袖皂缘皂绦软巾垂带，谓之襕衫。又闻常亲服试之，至今藏于内府。盖无取于前朝之式。及其以贡举入监，国初不变所服。洪武末，许戴遮阳帽，遂因私戴之。洪熙中，上问

着蓝衣者何人？左右以监生对。上曰："教着青衣好看。"乃易青圆领也。

卷九　国事类

周张二仙

太祖与陈友谅战鄱阳湖时，有周颠仙者谒道左。上命登舟，一语不发。上问伐友谅何如？对曰："前途覆舟。"又曰："破一个桶，又一个桶"。上怒，令推水中，见其不溺而行于水面。复召之同舟。无何，舟果覆，众皆惊骇，得周而免。又有铁冠道人张中字景华者，时亦从太祖在舟。友谅中流矢，两军莫知也，道人望气，语上曰："友谅死矣。"使上作文遥祭，陈军遂为夺气，败去。吁！二人皆仙也，今人但知刘伯温金木相剋，使太祖避于午时之说，而不知二仙已先从太祖于舟。天时人事，已际遇矣。友谅虽势大，安能胜之？

本朝取天下先后

至正壬辰闰三月一日，圣祖起兵濠州，徇定远，攻泗州灵壁，破元平章也先帖木儿兵，因取滁州、六合；率赵德胜、耿再成御却元师，乘势取和州、真州；渡采石，取太平、集庆、镇江、常州、严州、广德、长兴、宁国、宣州、江阴、徽州、扬州、池州、建德、婺源、浦江、宜兴、衢州、兰溪；亲征婺州，改为宁赵府，取诸暨、绍兴；遂归方氏温台庆元，复池州，征安庆，拔处州，又降福宁州，大战龙湾，破友谅之师，复太平、安庆，因取信、饶；亲征九江，走友谅，又降建昌、南昌、龙泉、袁、瑞、抚、吉，以及蕲、黄、兴国、沔阳；苗将作梗，吴兵来围，刘基抚定三衢天壁，誓拔处州，南昌复而江右全，友谅灭而武昌震。陈理归降，常德、荆州、衡阳、夷陵、安陆、襄阳、赣州、南安，后先归附；悉师淮东，海安、泰州、通州、高邮、淮安、濠、泗、庐、徐、宿州，以次收降；李文忠降杭州，进取绍兴；华云龙取嘉兴，而俞通海亦取太仓、崇明、嘉定、昆山、松江；遂从徐达进围苏州，士诚执而浙西宁，国珍降而浙东定。

自此汤和南入闽中，徐达师出长淮，克沂州、峄州，向青州转取济南、莱、登，以及东昌、东平、济宁；引而西上黄河，取陈州、汴梁、河南虎牢、陕州潼关；邓愈出襄阳，亦攻克南阳、唐、邓、叶县、舞阳、鲁山、汝宁、随州、德安、以及金、商、郧阳、均、房、裕诸州，河南无兵，引师而北；檄诸将会于东昌，薛显、俞通源、傅友德、冯宗异取卫辉、广平、彰德、怀庆、泽、潞、平阳、绛州，拔临清、德州，郭英进破通州，元主北走，徐达因克元都；遣将徇下顺德、河间、保定、真定，以至平定州，谋取山西。

而胡美、何文辉入杉关，取建宁，檄定兴化、泉州、汀州；吴桢取福州，汤和克延平，而邵武、漳州亦望风纳款；杨璟攻克永州、宝庆、道州、桂阳、常宁、武冈、全州，

移师靖江；廖永忠、朱亮祖自福州海道进取潮州、惠州、广州；陆仲亨、胡通自赣州由南安略韶州、南雄、肇庆、连州，与永忠、亮祖会于龙潭；永忠驰檄海南、海北、九真、日南，三十余城皆纳印请吏；自是沂河由肇庆、德庆行，定苍梧、郁林、浔、贵；永忠向南宁，亮祖以兵会杨璟，屯于象鼻山，克靖江，又降田州、太平，永忠亦取南宁、柳州、象州、宾州，降其平章阿思兰，两广入图，班师还朝。

即命率师偕徐达北伐，达已先自北平率常遇春、郭英、傅友德袭扩廓，破王保保，遂取太原，乘胜遣将取武州、朔州、大同、宣府，燕、代复宁；引而西破鹿台，由河中趋潼关，师抵西安，降王武，逾陇州，破任从攻，进取凤翔、临洮；又降李恩齐，遂征平凉。

遇春还师北伐，大破元也速之兵，东略全宁、大兴、上都，徐达亦督诸将复庆阳，斩张良臣文忠，径由雁代救大同，擒脱列伯，军威奋扬；元主远徙，虽绝恢复之念，每肆凭陵之毒。由是徐达三师定西，而宁夏、延安、甘肃、瓜沙，始复汉唐之旧；文忠屡出野狐，而兴和、合剌、开平、应昌、驴驹，乃无达鞑之庭。

北狄既平，西师复举，马云出镇，辽左以安；载观友德连拔阶、文、绵汉，直趋成都，永忠袭破瞿塘、夔州，亦抵重庆，明升出降，戴寿就擒，再克保宁，遂收四川。

岁在辛酉，云南是征，捣赤水，徇曲靖，战白石，举云南，收永宁、城乌撒，徇建昌、澂江、临安、寻甸、楚雄，袭大理，定鹤庆、丽江、车里、平缅，击破乌撒、东川、建昌、芒部；云南叛酋杨苴等，斩首九万级，檄定百蛮之种，威加八佰之邦，云贵俱平。友德功第一，沐英次之。自是内而湖广、四川、云、贵、化外诸州，若宣慰、宣抚、安抚军民指挥、长官等司；外而安南、朝鲜、南海、西域等九十国，皆奉表入贡，而一统之业成焉。

其间武将持戈血战之危，谋臣出奇破敌之剧；明良际遇之艰，凶犷服驭之难；兴诵厥迹，令人惕然。至十七年而始一统者，自古取天下皆先中原，而后江南，今自南而北，势不同也。兹以闽人吴朴所序事体不差，但中漏者补之，讹者正之，足其年月如右云。

妄称林儿

韩林儿世里起兵，已载前卷。闻当时传乃濒国公次子，为韩内侍所养，山童得以为子，自称徽宗九世孙也，国号宋，汝颍刘福通等各尊为小明王，晋、冀、河南，大半为其所有。故太祖龙湾之捷，诸将亦欲奉之为帝，惟刘基以为彼牧竖尔，不肯拜。又《龙飞纪略》以太祖行移，则称其为皇帝圣旨，自称吴王令旨，直至林儿死，方建号称年。然予据朱氏世德碑言，果承其正朔，称龙凤年号，受其官爵，称吴国公等语。若是，必惑于当时讹传之事矣。《纪略》又比之更始刘盆子，此已非；或谓迟不建号，比周文王以服事殷，此则尤非也。想国初臣下，多一时武将，太祖既与之合，又以先人之言为主，未暇细询；至二十七年，元既亡，而林随以死，天之显示可知矣。

二杨真识

汉庶人因成祖喜而不当继嗣，遂有谋逆之念；仁宗践祚，已每有轻之之意，及宾天，遂移檄以诬夏忠靖等奸邪误国，特未出兵耳。夏等人谢罪，宣宗曰："是假卿名以兴兵耳。"命坐，屏人语，则杨文敏公首劝亲征，以往事可鉴数十言，剴切之甚。且曰：兵贵神速，遂兼程而进，六师临城，始大惊出降。罪人既得，朝廷遣尚书陈山迎驾，山因进曰："移师赵府，一鼓可擒也。"文敏亦曰："时不可失。"上令杨文贞公草敕，文贞曰："事须有实，鬼神可欺哉！"与文敏反覆辩其朝廷止一亲叔，当过厚而反人其罪，皇祖之灵安乎？上不怿，还京。过日，召文贞曰："皇考与赵王最友爱，当思保之之道。吾封群言，差人赍去，俟其自处。"赵王得玺书及言者章，即日献护卫上表谢恩，自此上待赵益厚。呜呼！二府非文敏、文贞言之恳恳，则罪人何一时即得，而朝廷至亲死于无辜，亲亲之道，安能尽耶？

山后诸州

按大明《实录》：洪武二十二年五月，遣使敕谕故元辽主阿里失礼等，于大宁等处，立三卫焉。以阿里失礼为大宁卫指挥使，塔宾帖木儿为指挥同知，海撒男答为溪福余卫指挥同知，脱鲁忽察儿为朵颜卫指挥同知；各领所部，以安畜牧。观此，则长陵未许北虏时，而山后诸州先皆为其属矣，况复与之耶？此亦当时之失计。故居庸之外，所恃为藩篱者，止宣府耳；而辽阳一带，不可通也。

滁阳王

至正壬辰，汝颍兵起，定远郭子兴拔濠梁据之。时太祖潜民间，为讹言所逼，惧祸将及，遂挺身入濠梁。抵其城；为门者所执，将欲加害。人以告子兴，子兴亲驰活之，抚之麾下，闻召与语，异之，取为亲兵。居数月，子兴谓曰："汝单居，当为汝婚。"子兴暮归，与夫人饮食，语及斯事。次日，夫人忽见惋惜，谓曰："方今兵乱，正当收召豪杰，是子举止异常，君不抚于家，使为他人之亲，是失智矣。"子兴悟，遂以女妻之，孝慈皇后是也。后子兴南至河阳薨，归葬滁州，洪武初追封滁阳王，立庙于滁祀之。又以其女为妃，生蜀王、豫王、如意王。洪武十六年十一月七日，上亲稿子兴事实，召太常丞张来仪谕使为文，刻于庙石。

议亲功臣

《皇明祖训》所载：合议亲戚之家，内系功臣五人：魏国公徐、信国公汤、曹国公李、西平侯沐、武定侯郭。我朝帝女下降，后选庶人，皆法二帝三王道也。然观其所载如此，

此可见其厚待五人矣。

国初文臣生封武臣见在考

国初文臣受封爵，李善长以中书左丞封韩国公，汪广洋以中书右丞封忠勤伯，刘基以御史大夫封诚意伯，后汪、李皆赐死、绝封；惟刘善终，袭封。武臣封公侯今在者，惟中山王徐，黔宁王沐、武定侯郭、怀远侯常。呜呼！不数十年而功臣皆没，哀哉。

仁庙圣学

《野记》载：仁庙资质甚美，词翰并精，圣学外，尤喜举业。每试录至，则票摘瑕处，以语宫官，极允当也。又《琐缀录》载：仁庙和曾子棨着棋诗云："二国争强各用兵，摆成队伍定输赢；马行曲路当知道，将守深宫戒远征。乘险出车收败卒，隔河飞炮下重城；等闲识得军情事，一着功成见太平。"王公以词意宏伟，似胜曾诗。予意曾诗惟第二句并结得体，岂得如此诗句句有意趣也。昨见《褒谈》中载：仁庙与王汝玉一札，乃欲学诗学表之事，孜孜数百言，甚为好学。然后知《野记》之言不诬，诗之所以妙也。

刘　成

刘成，灵璧人，从太祖取金陵等处，升总管，改海宁卫指挥。征伪吴张士诚，提兵往来浙西，多有功焉。后杀贼中流矢伤额而死，朝廷无报功之典。今《功臣录》中以为人思其功而立祠祀之，今考浙西之地无闻焉，恐亦传闻之事欤？

宁　王

宁献王权，高庙第十六子也，封于大宁，大宁即朵颜等三卫之地。靖难师起，与之协谋。盖燕时兵力不敌，特藉大宁胡将指挥兀良哈人马，以取中原耳。太宗登极，宁王入见，愿以迁国入内地，于是遂居南昌。一以注书作画为事，以消朝廷相疑之心；而大宁之地，既无王府，又无守将，原得其兵之力也，因弃与之矣。正德末年，宁王之孙宸濠叛逆，赐死。

毛老人

国初朝觐，凡州县老人亦与焉。某年，太祖问老人曰："朕筑室后湖，为藏天下黄册，当作何向？"一人曰："当东西相向，早晚日色所晒，庶无湿润。"太祖既喜，问姓名，曰：毛某。因赐酒饭。上曰：汝言有理，即托守之，俾无鼠耗，遂埋于其地。至今虽有鼠，而黄册无恙。弘治间，郎中东莞邓琛，管册于湖，偶见一老人，揖曰："吾为朝廷守此百四

十年，一册不为鼠伤，未尝蒙管册诸公之赐，恐非所以待有功也。”言讫不见。明日，邓具牲醪祀之，至今为常。

大明年数

太祖洪武元年正月十月登极，崩于洪武三十一年闰九月初十日。建文继统，至四年六月十三日，成祖靖难火逃，以建文之年并于洪武，谓洪武三十五年也。成祖是年七月初一日即位，崩于永乐二十二年七月十八日。仁宗即位于永乐二十二年八月十五日，崩于洪熙元年五月初四日。宣宗即位于洪熙元年六月十二日，崩于宣德十年正月初三日。英宗即位于宣德十年正月初十日，被掳于正统十四年八月十八日。至九月初六日，景皇帝即位，至景泰七年十月十七日英宗复位；改元天顺，崩于八年正月十七日。宪宗即位于天顺八年正月二十二日，崩于成化二十三年八月二十二日。孝宗即位于成化二十三年九月初六日，崩于弘治十八年五月初六日。武宗即位于弘治十八年五月十八日，崩于正德十六年三月十四日。今上即位于正德十六年四月二十二日。

印　制

汉、唐、宋印文，多是小篆。国朝外国诸衙门者皆叠篆，惟总兵者柳叶篆。御玺王府之宝，玉著篆叠，篆必九折，取乾元用九之说；惟历日印文七叠，取日月五星七政义也；御史印文八叠，取唐台仪八印义也；未知是否。二品以上用银印，三品以下是铜印，御史者铁印。朝廷玺共九颗，在内尚宝监女官收掌，用时尚宝司以揭帖赴内监取用也。其文不同，各有所用：奉天之宝，制诏之宝，皇帝之宝，皇帝行宝，皇帝信宝，天子之宝，天子行宝，天子信宝，敕命之宝。

茶　法

洪武二十四年，诏天下产茶之地，岁有定额，以建宁为上，听茶户来进，勿预有司。茶名有四：探春、先春、次春、紫笋，不得碾揉为大小龙团。此抄本《圣政记》所载，恐今不然也。不预有司，亦无所稽矣，此真圣政，较宋取茶之扰民，天壤矣。

二　祖

宋太祖微时，过泾州长武镇，寺僧守严见其骨相异常，使画工图青巾褐裘之像于壁，后闻登极，易以冠服。今苏郡西天王堂土地绝肖我太祖高皇帝。闻当时亦至其地，而化主杨氏异焉，遂令塑工像之；后闻人言像太祖，即以黄绢帐之于外，不容人看。意者尚当易之可也。

杭丁田

洪武初年，沈留公差自杭州赴京，奏称：杭州市民不务生理，专服美丽衣服，出入公门，结交官吏，说事过钱，坏法害民。太祖皇帝曰："浙江等处及直隶府州市民，着他见丁出钱，买马往北地当驿站。"故至今为丁田马丁云。

衣服制

洪武二十三年三月，上见朝臣衣服多取便易，日至短窄，有乖古制，命礼部尚书李源名等参酌时宜，俾有古义，议凡官员衣服，宽窄随身，文官自领至裔，去地一寸，袖长过手，复回至肘，袖桩广一尺，袖口九寸；公侯驸马与文职同，耆民生员亦同；惟袖过手复回，不及肘三寸；庶民衣长去地五寸；武职官去地五寸，袖长过手七寸，袖桩广一尺，袖口仅出拳；军人去地七寸，袖长手五寸，袖桩七寸，袖口仅出拳。颁示中外。呜呼！今妇人之衣如文官，其裙如武职，而男子之制，迥殊于此，是时制耶？

郭德成

本朝功臣多不寿终。骁骑郭德成，终身以酒自污。一日，授某府都督，恳辞。上怒曰："尔兄弟皆侯，辞何说也？"德成泣曰："臣非草木，不知圣恩，但臣懒慢耽酒，位高禄重，事有失职，却杀我也。人所乐不过多得钱饮美酒，随意自适。"上喜，遂赐黄封白金。一日，既醉，免冠，上见发秃，曰："风酒汉，发毛如此，非酒过耶？"德成叩道曰："犹厌其多，欲尽剃光耳。"上默然。既醒，悔其触讳，遂尽剃，披僧衣，唱佛曲。上乃谓其妹宁妃曰："前谓戏言，今实为之，非风而何？"德成尝见兄弟宣武威襄，征镇四方，经时不回，则曰："虚名也好听，辛苦也好受，争如我乐也。"终亦以功名卒。高人哉！惜功臣不载。

御　对

太祖一日御奉天殿，太宗、建文侍焉。因指立仗马出对曰："风吹马尾千条线。"建文对曰："雨打羊毛一片毡。"太宗曰："日照龙鳞万点金。"占此，则一委靡而一发扬，成败可知矣。

石　龟

南京紫金山，即古之钟山、蒋山也，我太祖高皇帝陵寝在焉。葬之时，掘土数尺，见一石龟，颈长数寸，首足口目皆具，今藏于太庙。久晴而腹下有水，则雨；久雨而腹下干

焉，则晴。其异如此。

卷十　国事类

蓝玉北征

洪武二十年冬，闻漠北复立脱古思帖木儿为主，遣永昌侯蓝玉讨之。玉得降人脱脱等，言故元丞相哈喇章等亦遁人和林，乞进兵共勦。二十一年春，遣定远侯王弼等七将军从征。四月，闻虏主在捕鱼儿海，兼程进至百眼井，哨不见虏，将还。弼曰："吾等深人，徒劳师旅，将何以复命哉！"复进，侦知虏营在海东八十里，直薄其营。始虏以我军乏水草，必不深人，大军忽至，其酋太尉蛮子率众拒战，被杀，虏主与其子天保奴、知院捏怯来等遁去；获其次子地保奴、妃子等六十人，及故太子妃、公主、吴主、代王等三千六十人，军士男女八万，得宝玺、金银印、图书牌面百五十三，车三千辆，马驼牛羊十余万，又破哈喇章营。六月，献俘京师，命有司给第饩养。既而有言玉尝私元主妃，上怒曰："此岂大将军为耶！"元妃闻知，惶惧自尽。地保奴由是有怨言，因以遣使送琉球。二十二年六月，捏怯来等遣人受降，知虏主至和林，为也速失儿所害。此《实录》之略也。可谓仇凶报千古，蓝玉之功也。惜玉后累立功，以爵不负望，遂至谋逆诛。或云谋于私妃并张尚书之谮，皆非也。

国初忠臣

太祖之得天下，东征西伐，所至风靡，至有折将丧师之地，不过一二。惟陈友谅最为勍敌，杀略相当，故豫章有忠臣庙，康山有忠臣庙，外此又有无庙者。第二张士诚，第三征西虽名曰羌贼，征北虽曰元孽，多因王保保也，第四伐云南梁王，第五伐蜀夏主，虽名为征伐，亦若追捕而已。至于拔元都，可谓不费一矢也。若浙之金华、处州，亦没重臣数人。今逐一开出，庶知各有所系也。

赵德胜、李继先、刘齐、许圭、赵德昭、朱潜、牛海龙、张子明、张德山、夏茂成、叶思成、赵天麟、徐明、叶琛，已上一十四人。国初壬寅岁三月，南昌降将祝宗等复叛。癸卯夏，伪汉陈友谅围南昌。文武诸臣与之战死者，朝廷追念忠义，命有司立庙南昌城中，塑像，岁时祀之。

韩成、宋贵、王胜、陈兆先、李信、姜润、丁普郎、王凤显、程国胜、后明、常惟德、王德、王咬住、朱鼎、张志雄、李志高、汪清、常德胜、郑兴、袁华、昌文贵、金昶、陈冲、王喜先、汪泽、丁宇、逯德山、罗世荣、史德胜、徐公辅、刘义、陈弼、裴轸、王理、王仁、曹信，已上三十六人。国初癸卯岁四月，伪汉陈友谅以重兵自武昌来围港都。日久，守将大都督朱文正遣使告急请援。七月，上亲帅诸名将，统舟师二十万往讨

之。友谅解围，东山鄱阳湖以迎我师，遇于康郎山。历戊子、己丑、庚寅等日，连与大战。是时，诸臣皆奋击，其间多效死者。友谅既灭，中书省以死事之臣列进，遂封赠勋爵有差，建忠臣祠于康郎山，设像其中，命有司岁时祭之。

朱文逊，俞廷玉，贺兴隆，叶琛，张德胜、吴升、吴晟，杨兴，孟良，刘友仁，曾万中、曾粹中、刘齐、陈海，夏德润，花云、许瑗，冯贵，朱华，赵中、王鼎，谢真。右通廿有二人，亦因陈氏而死者，时事不一，俱见《实录》、《功臣录》、《龙飞纪略》。

俞通海、杨国兴、刘聚、李觉、王国宝、茅成，廖永安，桑世杰，欧智大，周成，李梦庚，耿君用、耿端，王成，刘成。右通十有五人。因张氏而死者，事实亦见三书也。

汪兴祖、朱显忠，曾贵，费成，何文忠。右五人征蜀而死者，时事见《功臣录》。

陈寿国，于光，刘益，霍辉、杨广、李清、李实、何应龙，陈寿，刘林、邓瑜，孙虎，周显、武慰、魏实、孙斌、朱原、杜荣、张耀、李杰，平定、庞衍，孙兴祖，曹良臣，刘广，濮英、章存道。右通二十七人，征西征北而死者，时事不一，不能备述，俱见前二录。

赵旺，周旺、李恭，费成、狄崇，徐荣，王祎、吴云。右通八人，伐云南而死者，时事不一，不能备述，俱见《功臣录》、《二忠录》也。

胡大海、王恺、高子玉，王道童、耿再成、孙炎，严德，周迪，胡深，林遇春，关敏，宋国兴，濮真，朱文刚，曾封。右通一十五人，各地死者，时事不一，不能备述，俱亦见前三书。

建文忠臣

建文间死节之士，予得诸文庙榜示奸恶官员姓名二纸，及传于文献者，共百廿四人，随名考事，旧有私抄一帙。后为兵火所失。今思周武应天顺人，夷齐甘死首阳，两不相妨。况文庙尝曰："彼食其禄，自尽其心。练子宁在，朕当用之。"昭庙又曰："若方孝孺，皆忠臣也。"乃肆赦宥其子孙。至天顺间，虽建庶人亦宥之，善善恶恶，亦难掩也。又思杨文懿公尝请辑建文中事，谓不可灭，则是史逸之矣。今谨录其名氏官籍于左，有未知者缺之，待博识者补焉：

齐泰，黄子澄，方孝孺，谢贵，张昺，葛成，宋忠，马宣，朱鉴，曾潜，彭聚，孙泰，耿炳文，俞通渊庄得，楚智，郑华，黄观，王叔英，周是修，颜伯玮，廖升，王良，曾凤韶，魏公冕，邹公瑾，高巍，王艮，黄钺，王省，王祯，陈迪，刘政，练安，侯泰，郭任，卢迥，暴昭，毛泰，黄魁，胡子昭，卓敬，茅大芳，胡闰，戴德彝，卢原质，廖镛，宋征，陈继之，韩永，高翔，董庸，王度，巨敬，甘霖，铁铉，王彬，崇刚，陈彦回，林嘉猷，郑公智，程本立，叶惠仲，姚善，郑恕，程通，陈思贤，卢振，谢升、周璿，黄彦清，高不危，牛景先，张纨，徐辉祖，李坚，耿清，龚泰，陈性善，平安，楼琏，刘真，何福，俞逢辰，王琎，周缙，高贤宁，徐宗实，刘璟，吴惟原，陈应宗，林珏、邹君默、曾廷瑞、吕贤，叶希贤，高逊志，吴高，卜万，俞瑱，马溥，宋瑄，陈晖，

袁宇，孙镇，薛嵓，王稌，钱芹，魏泽，孙狗皮，小马王，东湖樵者，王公，彭二，龚翊，朱杲，廖应龙，陈忠，石撰。

盐钞

国朝颁盐于民，而岁收其钞，故曰盐钞。今盐不颁而征银如故。何燕泉先生尝论祖宗良法，不得推行。如盐钞一事，今征银又不停止，无一人言者，可慨也。予以何非可言者耶？不言，利国也；垂之书，利名也。燕泉亦有是哉！

本朝定都

太祖建都南京，和尚金碧峰启之。成祖迁都北京，尚书李至刚启之。

宸濠逆谋始终略

宸濠，江右宁王名也，乃婢妾冯针儿生于成化十四年六月十三日。是夜，其祖靖王梦犬咬伤一家，明发，鹆鸣寝殿，王心疑之。忽生濠，王曰："此必妖孽也。"命为淹死。其子以他女代而藏之。至八月，诡言别妾生男。

即位后，信任群小，烝淫父妾，贿结朝廷权要，挤陷本省官员，诬害本宗叔侄，罗织各王金银，招集四方流贼，劫掠官民财产，上下敢怒不敢言。又有术士李自然等，每称八字好，当为天子。于是心事益横，科道久闻。至正德十五年四月，御史萧淮辈交章劾之，朝差三堂往看。濠惧，乃定计以众官谢生日酒时，借言有旨而后发逆。时巡抚都御史孙遂请看密旨，兵备副使许逵大争骂之，当为所杀。遂禁三司，传檄列郡，收各衙门印章，伪授文武官职，集兵四万余，号称十万。十七日，命内官涂钦率贼人吴十三等出为先锋，往攻九江、南康，一时皆破，遂进攻安庆，为兵备都司杨锐、指挥崔文死御，不克。七月一日，濠处分内事已定，祭旗，同妃自督兵出湖，并攻安庆。卜之湖神，不吉，纵火而去。不知提督汀赣都御史王守仁十五日丰城闻变，急回驻节，与知府伍文定协谋起兵，激以忠义，檄传列郡，期于七月十四会兵临江樟树镇。十九日，袭破贼之西山坟厂。二十日五更，七门发兵，一鼓而进，贼巢遂为齑粉矣。濠闻，回舟黄石矶，抚然自叹，犹以金赏将士。二十四日，遣承奉刘吉等率贼交兵于东湖。官兵佯败，诱之至八字脑，四面合击。二十六日，妃子、辎重，同时溺水，濠为知县王冕所擒，伪太师致仕都御史李士实、国师举人刘养正等以次就缚，溺水斩戮者不可胜计。二十七日，追剿余党，官军凯旋。

自谋叛至终，不过五十余日，生灵死者十万余。追忆濠生当戊戌，非犬乎？咬伤一家，则濠生时残害石城、弋阳各府，致亲叔侄禁锢死，后连及亲王二三十人，非咬伤一家者乎？至言八字好看，乃八字脑，为受死之地。黄石矶者，王失基也。虽濠之恶贯满盈，理自族灭，亦岂非其大数哉！

彭赵二名

《太祖本纪》与各书云：太祖初至濠，寓滁阳王郭子兴麾下。时徐寇有彭、赵二人为元军所败，率败卒入濠。濠帅又有俞、鲁、潘、孙四人，皆为彭、赵所屈，然俱与赵厚也，独郭则与彭合。四人恃赵，擒王囚之，太祖闻之，挺身率众劫王出。诸书皆不书彭、赵之名，盖彭名早住，赵名均用，赵称勇义王，彭称鲁淮王。后彭为赵并，赵杀毛贵，据有益都，不久，复为毛党杀之。

君知天象

洪熙间星变，上召辅臣问知否，俱对不知。上曰："天命之矣！"叹息而起。明日，召杨士奇、蹇义喻曰："二十年为谗间，心甚艰危。赖皇考仁明，得至今日。吾去世后，谁复知吾三人者？"逾月晏驾。成化间星变，亦召辅臣问识否，对以"国家有禁，不知"。上曰："禁外人，大臣岂可不知？"据是，则本朝人君，必皆习知天象。

二十四王

太祖二十四子，生母五人：长懿文太子标；第二秦愍王樉，封西安；第三晋恭王㭎，封太原；第四燕王棣，原封北平，今入继大统；第五周王橚，封开封，高后所生也。第六楚王桢，封武昌；第七齐王榑，封青州，废；第八潭王梓；第九鲁荒王檀，封兖州；第十蜀王椿，封成都；第十二代王桂，封大同；第十八谷王穗，封宣府；第二十二唐王桱，封南阳；第二十三郢王栋，封安陆，绝；第二十四伊士㮮，封洛阳，皇妃所生也；第十一湘献王柏，封荆州；第十三肃王楧，封甘肃；第十九韩王松，封安东；第二十二沈王模，封潞州，皇贵妃所生也；第十四辽王植，封荆州；第十五庆王旃，封宁夏；第十七岷王楩，封宝庆，皇贵人所生也；第十六宁王权，封大宁，迁江西，今绝；第二十一安王楹，封安州，皇美人所生也。右天潢玉牒之数人，予得于顾尚书者。今鲁府所刻玉牒，又以高后止生成祖与周王，因其不同，故录出之。

朱亮祖

永嘉侯朱亮祖，《功臣录》以其在广东所为不法，番禺知县上其事，上以功臣，但罢职，居江宁县，后为病卒。子暹，先父卒。《御制文集》则曰："使镇岭南，擅权贪取，归不服责，朕怒而鞭之。不期父子惧亡，就葬已责之地。"观此一事，则《录》有不实者矣。

天子动与天台

尝闻南京国子监将成，高祖空中望之曰："似蜈蚣形。"他日，奏监中多蜈蚣，不可

居。遂命左首山可唤为鸡鸣，必能食蜈蚣也。已而果无。又尝命刘三吾图所居山水来看，图上，太祖笑曰："何用许多，但突兀处俱以笔抹之。"无何，其山一夕为雷所震，突兀处悉平如前。毛老人使为土地，遂至今无鼠。真可为动与天合也。此与光武之冰合，宋祖命王审琦饮酒一同，是知创业之君非常也。

太祖义子

闻太祖初取天下，有养子十余人，或为其至亲，或因其年稚，或见其幼勇，俱使从其姓名，得其要地，遂使同将官守之。今见于史者，如朱文逊守太平而死，朱文刚守处州而死，朱文进则未见其下落，名特载于《龙飞记略》；朱文忠后复姓为李文忠，乃甥也；朱文辉、朱文英后皆复姓何文辉、沐英，因其幼而抚成者也；朱马儿后亦复姓为徐司马。惟朱文正，《实录》、《功臣录》俱未明白，据朱氏世德碑，乃侄也，世亦以为义子，非也。

神　诗

洪武五年，中书右丞建昌王溥遣人奏称：近督取材木于建昌蛇古岩，众见岩上黄衣人歌曰："龙蟠虎踞势岧嵲，赤帝重兴胜六朝。八百年余王气复，重华从此继唐尧。"其声如钟。太祖以为不当信也。呜呼！视天书、封禅者远矣。

黄伯固疏文

闽人黄巩，字伯固，正德己卯为武选郎中。时朝廷有旨南巡，江西宁藩蓄逆已久，上下以为忧也，大臣科道，交章不听。黄以其事出边将江彬之诱，因疏六事，今录其文，不惟见黄之文行真为可传，而武宗一时之事可悉知也。其略曰：

陛下临御以来，祖宗之纪纲法度，一坏于逆瑾，再坏于佞倖，又再坏于边帅之手，至是将荡然无余矣。天下知有权臣而不知有陛下者，宁忤陛下而不敢忤权臣，陛下弗知也。乱本已生，祸变将起，窃恐陛下知之晚矣。试举六事，于今为至急者，为陛下陈之。

其一曰崇正学。尝闻先儒周敦颐有曰：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又曰：吉凶悔吝生乎动，吉一而已，动不可慎乎？故惟圣人为能主静，惟君子为能慎动。仰惟陛下聪明天纵，有古帝王之资，然其所以盘游无度，流连忘返者，无乃动之过乎？论思勤讲之臣，职在格心，于是乎不能辞其责矣。伏望陛下高拱九重，凝神定虑，屏纷华，斥异端，远佞人，招延故老，咨访忠良，可以涵养气质，薰陶德性，而圣学惟新，圣政日举矣。

其二曰通言路。尝闻言路者，国家之命脉也。言路之通塞，国家之治乱系焉。切见近时臣僚奏犊，间或言及时政，往往匿不以闻；其或事关权臣，则又留中不出，而中伤以他事。夫古之明主，导人以言，用其言而显其身；后世则不然，不用其言而反罪焉；今则又不然，不使其以言获罪，而以他事获罪。由是虽有安民长策，谋国至计，无因以达于九重

之前；虽有必乱之事，不轨之臣，陛下无由而知之矣，天下焉得而不乱哉！伏望陛下以从善为心，以闻过为喜，如此则忠言日进，聪明日广，虽乱臣贼子亦将有所畏而不敢肆矣。

其三曰正名号。尝闻孔子有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礼乐不兴，刑罚不中，民无所措手足，凡以名不正之故也。陛下近日以来，无故自称为"威武大将军"、"太师镇国公"，远近传闻，莫不惊疑。以陛下聪明智勇，上嘉唐虞，下乐商周，何所不至？顾乃自轻如此，奈宗庙社稷何！夫陛下自称为公，谁则为陛下者？天下不以陛下事陛下，而以公事陛下，天下皆公之臣，而非陛下之臣也。伏望陛下即日削去"镇国公"等名号，以昭上下之分，以明示天下之人，庶几体统以正而朝廷自尊矣。不然，古之天子，亦有号为独夫与欲为匹夫而不可得者，窃为陛下惧焉。

其四曰戒游幸。尝闻大禹曰："罔游于佚，罔淫于乐。"周公告成王："毋淫于观、于佚、于游、于田。"《春秋》讥观鱼，终纲目书巡者二十九，皆讥也。陛下始时游戏不出大庭，驰逐止在于南内，论者犹谓不可。既而幸宣府、幸大同、幸太原、幸陕西榆林诸处，所至费财动众，州县骚然，至使民间一夫一妇不能相保。陛下为民父母，何忍使民至此？亏损盛德，贻讥万事，陛下自视为何如主也？近者复有南行巡狩之命，南方之民，争先挈妻子以避去者，流离奔蹈，敢怨而不敢言；即今江淮之饥，父子兄弟相食。天时人事如此，以休息爱养，犹恐不支，况又重以蹙之，其何不流而为盗贼，速而为死亡也哉！奸雄窥伺，待时而发，变生在内，则欲归无路；变生在外，则望救无及，陛下斯时悔之晚矣。彼居位大臣，用事中官，亲暱群小，皆欲陛下远出，而后得以擅权自恣，乘机为利也；其不然，则袖手旁观，如秦人视越人，休戚之不相涉也，夫岂有一毫爱陛下之心哉！彼诚爱陛下，独忍使陛下驰逐蒙尘，而莫之救止也？伏望陛下深维往事之非，翻然悔悟，下哀痛罪己之诏，与民更新；罢南巡、撤宣府行宫，示不复出；发内帑以赈江淮之饥，散边军以归卒伍，斥不御之女以各还其家。雪既往之谬举，收既失之人心，如是则尚可为也。

其五曰去小人。尝闻开国承家，小人勿用。自古小人用事，未有不亡其国而丧其身者也。谨按今之小人，簸弄威权，贪图富贵者，实繁有徒。至于首开边事，以兵为戏，使陛下劳天下之力，竭四海之财，伤百姓之心，至今纷纷未已者，则江彬之为也。彬本行伍庸流，凶狠傲诞，无人臣礼，臣等但见其有可诛之罪，而不见其有可赏之功。今乃赐以国姓，封以伯爵，托以心腹，付以提督京营之寄，此养乱之道也。彬外挟边帅，内拥兵权，骑虎之势，不乱不止，天下之人切齿唾骂。皆欲食彬之肉；彬不诛，天下之乱必自彬始。陛下亦何惜一彬以谢天下哉？伏望陛下大奋刚乾，将彬下诸廷尉，明正典刑，以为奸邪小人迷乱之戒。

其六曰建储贰。尝闻汉人有言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摇则天下震动。夫有本而摇，天下犹震，况于无本，其何以安？洪惟陛下春秋渐高，前星未耀，祖宗社稷之托，悬悬于无所于寄；方且远事观游，屡犯不测之区，此必危之道也。陛下徒知收置义子弟，布满左右，独不能豫建亲贤，以承大业，臣以为陛下殆倒置也。伏望陛下早及是时，将近时群臣建储章疏，通共检出，宣示皇帝勋旧及在廷文武大臣，共图大议，即宗室中遴选亲贤一人，养于宫中，以系四海之望；待他日诞生皇子之后，俾其出就外藩。如此则继体有人，

国本以固，实宗社无疆之休。惟圣明其留意焉。

车驾员外郎陆震见其疏稿，愿出署名以进。疏既入，自分必死，为书别知友，托以后事及收拾遗文。彬果大怒，欲必置之死，乃下诏狱。延跪五日，杖百余，除名。陆震死，巩体极修羸，幸得苏，以诗遗弟曰："不用汝谋方至此，须知我道固当然。"可谓万死而不悔也。

卷十一　国事类

靖难功

太祖初封诸王，各以一高僧相之，时姚广孝预白成祖曰："殿下能讨臣辅佐，当使殿下戴一白帽。"于是奏讨之。及至藩，又告曰："浙东袁珙，天下相法第一，乞假以其名隶尺籍，勾取到燕，使相之。"珙因极道天表之盛曰："髯过脐，必登大宝，为二十年太平天子。"后建文间，朝廷多大防燕，燕亦逡巡未举。指挥张玉进曰："安可束手待缚?"遂夺九门，杀三司，一鼓而兵出矣。是知成祖之有天下，始于姚，定于袁，成于张也。然非姚则不萌，非袁则不决，非张则不骤，岂非天意有在，而致此三人之言耶?

李陆

正德初，大臣议攻刘瑾，西崖李公俛首不语，盖与刘厚也。后刘公健、谢公迁被斥回日，李公祖道欷歔。刘曰："当日出一语，不用今日泣也。"及后吕公柟斥回之日，陆公完亦祖道相送，陆曰："公去矣，予不知何日得行?"吕曰："汝真心去，我在三十里外等君。"刘言可谓刀剑，吕言可谓药石。

侑食乐章

国朝祭天地郊庙朝会乐章，板行于世，惟侑食乐章，人未知之，故录于左，乃洪武十五年三月礼部尚书陶凯所作也。其文见于皇明《实录》者，乐惟九奏，见于《龙飞纪略》者，又多平定天下之舞，用士三十二人，左执干，右秉戚，妆饰盛服，辞该一十二句；又有抚安四夷之舞，用东西南北之夷各四人，服色依其方，乐辞该六句；又有车书会同之舞，亦用士三十二人，分为四行，执籥，右秉翟，辞亦十二句也。予闻乐成凯进之日，帝命协律者歌之，因谓侍臣曰："礼以道敬，乐以宣和；不敬不和，何以为治？元时古乐俱废，惟淫词艳曲，更唱迭和，又使胡虏之声，与正声相杂，甚者以古先帝王祀典神祇，饰为队舞，谐戏殿庭，殊非所以道中和、崇治体也。今所制乐章，颇协音律，有和平广大之意；一切流俗喧浇淫亵之乐，悉屏去之，然则乐中又何以杂其百戏队舞承应者耶?"予尝

考之《龙飞纪略》，以乐定于洪武四年，《实录》乃十五年，计此必后更去队舞，太祖圣德之纯，王道之备，于此乐可谓尽善尽美矣。今止录其九奏：

第一奏炎精开运之曲曰：炎精开运，笃生圣皇；大明御极，远绍虞唐；河清海晏，物阜民康；威加夷獯，德被戎羌；八珍有荐，九鼎馨香；鼓动锵锵，宫征洋洋；怡神养寿，理阴顺阳；保兹遐福，地久天长。

二奏皇风之曲曰：皇风被八表，熙熙声教宣；时和景象明，紫宸开绣筵；龙衮耀朝日，金炉袅祥烟；济济公与侯，被服丽且鲜；列坐侍丹扆，磐折在周旋；羔豚升华俎，玉馔充方圆；初筵奏南风，继歌赓载篇，瑶觞欣载举，拜舞礼弗愆；同乐及斯辰，于皇千万年。

三奏皇明之曲曰：赫赫上帝，眷我皇明；大命既集，本固枝荣；厥本伊何，育德春宫；厥枝伊何，藩邦以宁；庆延百世，泽被群生；及时为乐，天禄是膺；千秋万岁，永观厥成。

四奏天道传之曲曰：马负图兮天道传，龟呈书兮人文宣，羲书卦兮禹畴叙，皇极建兮合自然。绵绵历数归明主，祥麟在郊仪凤舞，九夷入贡康衢谣，圣子神孙绳祖武，垂拱无为迈前古。

五奏振皇纲之曲曰：周南咏麟趾，卷阿歌凤凰；蔼蔼称多士，为祯振皇纲。赫赫我明德，尊逾汉宋唐，百揆修庶绩，公辅理阴阳。峨冠正襟珮，都俞在高堂；坐令八纮内，熙熙民乐康。气和风雨时，田畴见丰穰；献礼过三爵，欢娱良未央。

六奏金陵之曲曰：钟山蟠苍龙，石城距金虎；千年王气都，于今归圣主。六代繁华经几秋，江流东去水无休；谁言天堑分南北，英雄岂但嗤曹刘。我皇昔住濠梁屋，神游天锡真人服；手提三尺渡江来，词臣早献金陵曲。歌金陵，进珍馔，谐八音，继三叹，请观汉祖用兵时，为尝冯异滹沱饭。

七奏长杨之曲曰：长杨曳绿，黄鸟和鸣；菡萏呈鲜，紫燕轻盈；千花浥露，日丽风清；及时为乐，芳樽在庭。管音嘒嘒，丝韵泠泠；玉振金声，各奏尔能；皤皤国老，载劝载斟；明德惟馨，垂之圣经。唐风示戒，永保嘉声；无已太康，哲人是听。

八奏芳醴之曲曰：夏王厌芳醴，商汤远色声；圣人示深戒，千春垂令名。惟皇登九五，玉食保尊荣；日昃不遑食，布德缘群生。天庖具丰膳，鼎鼐事调烹；岂但资肥甘，亦足养遐龄。达人悟兹理，恒令五气平；随时知有节，熙哉天道行。

九奏驾六龙之曲曰：日丽中天漏下迟，公卿侍宴多令仪；箫韶九奏觞九献，烟香细逐祥风吹。群臣舞蹈天颜喜，岁熟民康长若此；六龙回驾凤楼深，宝扇齐开扶玉几。景星呈瑞庆云多，两曜增辉四序和；圣人道大如天地，岁岁年年奈乐何。

本朝岳镇海渎碑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自有元失驭，群雄鼎沸，土宇分裂，声教不同。朕奋起布衣，以安民为念，训将练兵，平定华夷，大统以正。永惟为治之道，必本于礼，考诸祀典，如五

岳、五镇、四海、四渎之封，起自唐世，崇名美号，历代有加，在朕思之，则有不然。夫岳、镇、海、渎，皆高山广水，自天地开辟以至于今，英灵之气，萃而为神，必皆受命于上帝，幽微莫测，岂国家封号之所可加？渎礼不经，莫此为甚。至如忠臣烈士，虽可加以封号，亦惟当时为宜。夫礼所以明神人、正名分、不可以僭差，今命依古制定，凡岳、镇、海、渎，并去其前代所封名号，止以山水本名称其神；郡县城隍神号，一体改正；历代忠臣烈士，亦依当时初封以为实号，后世溢美之称，皆与革去。其孔子善明先王之要道，为天下师，以济后世，非有功于一方一时者可比，所有封爵，宜仍其旧；庶几神人之际，名正言顺，于礼为当，用称朕以礼祀神之意，所有定制各各神号，开列于后：

五岳：称东岳泰山之神，南岳衡山之神，中岳嵩山之神，西岳华山之神，北岳恒山之神。

五镇：称东镇沂山之神，南镇会稽之神，中镇霍山之神，西镇吴山之神，北镇医巫闾山之神。

四海：称东海之神，南海之神，西海之神，北海之神。

四渎：称东渎大淮之神，南渎大江之神，西渎大河之神，北渎大济之神。

各处府州县城隍：称某府城隍之神，某州城隍之神，某县城隍之神。

历代忠臣烈士，并依当时初封名爵称之。

天下神祠无功于民，不应祀典者，即系淫祠，有司毋得致祭。於戏！明则有礼乐，幽则有鬼神，其理既成，其分当正。故兹诏示，咸使闻知。

呜呼！此我太祖所以高出百代，见理之切，夫岂群下之意可及哉，予尝亲至东镇碑下，其碑高可三文，书乃詹孟举之楷，考之于时，洪武三年六月颁刻。遐想天下之碑，亦必如是耳。

金书铁券文

太祖即位二年八月，大将军取燕都诸郡毕，明年冬，念功臣劳烈之多，欲申山河带砺之誓，镌以铁券，下礼官议其制。有奏唐和陵时赐钱镠者，其孙尚藏，因取为式，其质铁，其形如瓦，高一尺，阔二尺，左右二块，面镌券文，皆刻免罪俸禄之数，券文嵌金，故曰金书。宋制高阔之，制以公侯伯职之不同，渐亦短狭，缘其所始，乃汉丹书铁契之意。今录魏国一篇，余可知也。

朕闻自昔帝王创业垂统，皆赖英杰之臣，削群雄，平暴乱，然非首将智勇，何能统率而成大功？唐、汉初兴，诸大名将是也。当时虽得中原，四夷未尽宾服，以其宣谋效力之将比之，岂有过我朝大将军之功者乎！尔达自起兵以来，为朕首将十有六年，廓江汉，清淮楚，电扫两浙，席卷中原，威声所振，直抵塞外。其间降王缚将，不可胜数。顷者，诏令班师，星驰来赴，朕念尔勤劳既久，立功最多，今天下已定，论功行赏，宜加爵禄，是授尔开国辅运推诚宣力武臣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太傅中书右丞相魏国公，参军国事，食禄五千石，使尔子孙世世承袭。朕本疏愚，皆遵先代哲王之礼典，兹与尔誓，除谋逆不宥，

其余若犯死，尔免三死，子免二死。于戏！高而不危，所以常守贵也；满而不溢，所以常守富也。尔当慎守斯言，谕及子孙，世世为国良臣，岂不伟欤！

天师印

洪武二十四年，真人张宇奏：以前代尝给正一玄坛传箓之印，今授二品银印，止可施于表笺文移，而于符箓不便，乞更别授。遂与龙虎山正一玄坛之印，制用六品者也。昨会真人府知印云：府总四印，六品者铜铸，二品银印，则英宗朝因使拜表，回銮有验，铸金易之，其文乃正一嗣教大真人府之印。自道陵传下者，则玉印一枚，其文乃阳平治都功印，云篆也。至弘治间，朝廷恐其随身为失，另碾一颗赐之。至于累朝所赐，或金或银或牙，皆图书也。

陈　遇

陈遇，字中行，居金陵，元时江东明道书院山长，教授温州。太祖渡江，御史秦元荐之，上致书征之，与语大悦，俾典戎务，咨以机密。授供奉，不受；后又拜学士中书左丞、弘文馆大学士、太常卿、礼部尚书，皆辞；又赐金银缎疋等物，亦不受。高庙三幸其第，引入内，赐坐宴澡浴，病则赐医药，年七十二而终。上再三哀悼，赐以棺帛，当时在廷以为公卿无比宠遇。予以陈乃忠于元者，故不受职赍焉，第畏死而为太祖致之，此《元史》所以不收也。

开尚书

国朝开尚书济，字来学，河南睢州柘城县和乐村人，选充河南府学训导。洪武五年，取入京，为国子助教，寻养病回。十四年后，六部举有王佐才，太祖复督乃父蒙同济至京，赐诗一首云："春首携孙出洛阳，轮蹄馥郁野花香，崤函古道殷商径，荥泽荒城叔段邦。雪夜蔡城忠李愬，风天赤壁助周郎；老人阅景心怀廓，稽首遥瞻拜上苍。"济至，除刑部尚书，代父赓诗云："金陵王气起淮阳，四海俄闻德泽香；鹤发自应归凤阙，庞眉谁复钓鱼邦。夔龙礼乐趋朝士，貔虎威仪执戟郎；思雨满门思报德，吾皇万寿祝穹苍。"一日，济从太祖游金水桥，太祖忽然堕泪，问济曰："朕为何如此?"济奏云："过金桥，倚金栏，看金鱼，忆金妃，随金泪。"上执济手云："绾手过金桥，有事不相饶。"济对曰："臣无亏心事，不怕帝皇刀。"而朝廷制度礼乐，钱粮赋役，多所建立。后为詹徽事，死于非命。呜呼！惜哉。其诗御制集中无矣，止有谕开蒙携孙来京敕。

制　革

明吴元年，置翰林院，以陶安为学士，于是设承旨学士、侍讲、倚读学士、直学士等

官。洪武九年，定品级。十八年革承旨直学士、待制、应奉之名。未登极之前，乙巳岁，立国子学，以许存仁为博士。四年，升学为四品，始设祭酒，即拜存仁为之。存仁名元，金华谦之子也。洪武九年，以诺行中书省之设，本于权宜之制，中外称失尊，朝廷诏丞相等更名，遂置承宣布政司。是年俾内外职九年为满，三年录行事之实，考绩于京。国初各处社稷等坛，原定行礼以守御武臣为初献，文臣为亚献。十四年，命以文臣通行。国初期年之服，俱要守制，后吏部奏言：祖父母伯叔兄弟，俱有期年；若欲守制，或一人连遭数丧，道路隔远，则居官日少矣，除父母承重外，俱革之。国初宗人府初名宗正院，以亲王一人掌其谱系；后成祖革去，以勋戚领之。今或一经历，国初诸王皆有护卫，地方有变，即统兵以御；又得开阁延贤，亦成祖革之，国初一岁一朝觐，至二十九年方定以三年为期。

圣君天祐

至正十二年三月，太祖方入濠，依郭子兴起兵。七月，徐寿辉自严来，破杭州时，董抟霄从江浙平章征安丰之势，欲攻濠，适闻杭陷而急回。九月，丞相脱脱督诸路兵以讨徐州之贼，徐复而贼奔于濠；方命贾鲁追攻，而贾病死，朝复趣脱脱还京。夫安丰、徐濠，唇齿地也；搏霄智将，脱脱国帅，濠中乌合之众，势力极小，移兵攻之，真太山之压卵矣。至于十五年闰月，郭、孙素仇，一旦相亡于和阳，太祖，郭将也，送友出和而为孙众所逼，中枪坠马，忽得友人横马而呼乘，继而又为孙弟锁颈加害，则张姓者复恳存以待其报焉。夫中枪坠马，锁颈加害，死须臾矣，一旦而复走之。呜呼！始从雄也，朝不加兵；及其危也，人为解之，是岂人谋之所致哉！天之所以启我皇明，故使元之将相周章阻误，相识倏遇，自尔扶植，智者于斯，可以知一统之兆矣。

潘原明

潘原明，泰州人，初与张士诚俱起盐徒。元兵围高邮，士诚、原明等十八人突围出，后为伪吴平章，守吾杭。至正丙午，太祖命李文忠攻杭，原明遣员外方彝送款状来曰：婴城固守，乃受任之当为；归款救民，亦济时之急务。某自念起身草野，叨任省枢，非心慕于荣华，实志存于匡定。岂意邦国珍灭，王师见加，事虽贵于见机，名实同于归义，念是邦生灵百余万，比年物故二三，今既入于职方，当溥覃于天泽，谨将土地人民及诸司军马钱粮之数以献。见得兵二十万，马六百匹，仍授浙省平章。至洪武三年，止命食其禄，不署事，子孙世袭指挥同知。十四年，天兵平云南，以原明署布政使司事。后卒，柩还，赐葬于钟山之阴。此亦史所未载，事尝闻于先达，文今见于《实录》，特记于右。

即位事文

洪武元所戊申春正月乙亥，太祖祀天地于南郊，即皇帝位，定有天下之号曰大明，建

元洪武，告祭昊天上帝皇祇，祝曰："惟我中国人民之君，自宋运告终，帝命真人于沙漠，人中国为天下主，其君臣父子及孙百有余年，今运亦终；其天下土地人民，豪杰纷争，惟臣帝赐英贤，为臣之辅，遂戡定采石水寨蛮子海牙、方山陆寨陈也先、袁州欧普祥、江州陈友谅、泽州王信、新淦邓克明、龙泉彭时中、荆州姜珏、濠州孙德崖、庐州左君弼、安丰刘福通、颍州熊天瑞、福建陈友定、平江王世明、洗州李胜、苏州张士诚、庆元方国珍、沂州王宣、益州老保等，偃兵息民，各归田里，今地幅员二万余里。诸臣下皆曰：'生民无主，必欲推尊帝号。'臣不敢辞，是用以今年正月四日，于钟山之阳，设坛备仪，昭告上帝皇祇，定有天下之号曰大明，建元洪武，简在帝心，尚享。"

先是日壬戌以来，连日雨雪阴沍，至正月朔旦霁。越三日省牲，云阴悉敛，日光皎洁；既行礼，天宇廓清，星纬昭朗，众皆欣悦；礼成，遂即位于郊坛南，备仪法，众从丞相率百官北面行礼，呼万岁者三，礼毕，太祖率世子暨诸子，奉神主，诣四庙，追尊四代祖考妣为皇帝后，奉上玉宝、玉册。册曰："孝玄孙嗣皇帝朱某稽首顿首上言：尊敬先世，人之至情，祖父有天下，传之于子孙；子孙今有天下者，追尊其祖考，此古今之通义也。某遇天下兵起，躬擐甲胄，调度师旅，戡定四方，以安人民，土地日广，皆祖宗深仁厚德所致也。诸臣庶推尊为皇帝，先世考妣未有称号，谨上皇高祖考尊号曰玄皇帝，庙号德祖，皇高祖妣曰玄皇后。皇曾祖考尊号曰恒皇帝，庙号懿祖；皇曾祖妣曰恒皇后。皇祖考尊号曰裕皇帝，庙号熙祖；皇祖妣王氏曰裕皇后。皇考尊号曰淳皇帝，庙号仁祖；皇妣陈氏曰淳皇后。伏惟神明在上，鉴此孝思。"

太祖受朝贺毕，左相国宣国公李善长奉册宝，立妃马氏为皇后，立世子标为皇太子。皇后册曰："天眷我家，启运兴王，出自衡门，奄有四海。为君为后，可不慎欤？君以仁政，慎于在位，抚黎庶而统万邦；后以懿德，慎于治内，表六宫而母天下，长久之道也。咨尔马氏，同勤劳于开创之时，为家成国，内助良多。今以金册宝文，立尔为皇后，其敬乃职，耿光后世。于戏！慎戒之。"皇太子册曰："国家建储，礼从长嫡，天下之本在焉。朕起自田野，与群雄角逐，戡定祸乱，就功于多难之间。今基业已成，命尔标为皇太子。于戏！尔生王宫为首嗣，天意所属，兹正位东宫，其敬天惟谨，且抚军监国，尔之职也。六师兆民，宜以仁信恩威，怀服其心，用永固于邦家。尚戒慎之！"以李善长、徐达为左右丞相，诸功臣进爵迁秩有差。

卷十二　国事类

本朝内官专权

内官专权，自古为然。本朝宣德前无也。正统间王振，天顺间曹吉祥，成化间汪直，弘治间李广，正德间刘瑾，然年久害大，惟王振也。盖英庙幼冲，即已擅柄，第为张太后所制，盛极，致有土木之变，车驾蒙尘，天下骚动，此固国家之大数，亦振之酿成而势移

人主故也。曹、李虽权倾一时，九卿执政者尚未俯首，但敢怒不敢言耳。而汪直一时公卿多为屈膝，故有“都宪叩头如捣蒜，侍郎扯腿似烧葱”之诮，致人之死尚寡焉。刘瑾则又假公成私，查钱粮，完勘合，动辄抄拿，而又访察罗织文臣，往往罚米枷号，有钱则生，无钱则死矣。内官一差，即要万两谢恩，上下交征也。一日朝罢，见御道上一纸，取视，乃假名檄文，欲诛谨者。瑾即下殿入班，分五品以下，午门外跪问。天暑，死者数十人，余又下狱。后王振死于土木，汪直下狱死，李自服毒死，曹、刘俱谋逆死。后之人当为之戒也。

杨、邓钟山诗

太祖初如会稽，杨廉夫见，令赋《钟山诗》，廉夫援笔立就曰：“钟山千仞楚天西，玉柱曾经御笔题；云护金陵龙虎壮，月明珠树凤凰栖。气吞江海三山小，势压乾坤五岳低；愿效华封陈敬祝，万年圣寿与天齐。”太祖曰：“此诗值一千贯。今日庶事方殷，姑赐五百贯。”过日，涂人邓伯言见，亦命赋《钟山诗》。稿既呈，中一联云：“鳌足立四极，钟山蟠一龙。”上大喜，以手拍案高诵之。邓以为怒，惊死于墀下，扶出东华门始苏。然二人后俱以布衣卒。

罗　良

罗良，字彦温，福建汀州长汀人。至正四年，漳州贼李志甫围漳城，守将战败，良乃倾家募兵，从江浙平章百花讨平之。论功为最，奏授长汀尉。十一年，龙溪狱囚反，杀元师月鲁帖木儿，掠财焚舍；良以兵擒之帅府，版署漳浦主簿。继而贼吴仲海等杀千户福良，陷南胜等县；良又平之，镇将举授南剑土翼千户。是年，夏天完将詹天骥，陷龙岩等地。逼取帅府郡县印绶；良裒所部兵巷战，斩天骥等三人，杀贼无算，帅府上其功，以良署新翼万户。十三年，福贼康子政围副省城，官军莫敢当；帅宪两府，以礼致良；良遂募兵千人，沿海夜进，直抵城下，与贼死战入城，夜复引敢死士缒城杀贼营，往返数日，贼见药箭，惊曰：“漳州罗万户军何以至此?”各散去，围解；奏授印符，俾长万夫。十四年，泉州安溪贼李大等，焚柳营江，陷长泰等县；良潜济江，出不意，四出追杀，一贼莫能窜。继又南胜贼夏山虎攻漳，声势甚急；良率兵出战，馘之；长泰、龙溪贼相继生发，良皆平之；州守遂引同摄州事，抚绥其民。十八年，南胜贼李国祥挟潮贼王猛虎等陷南绍屯府，良悉平；朝以良为漳州总管，子安宾袭万户。二十年，天完将林国庸又攻漳之近县，良画策遣府判柴十二等掩击之，败去，一时龙岩诸县皆复。二十一年，漳浦贼陈世民自秦王，陷漳浦近地，势甚盛；良遣同知刘君玉，万户帖木儿海牙等水陆并进击，世民走潮，贼众自杀其首请降；遂以功拜福建行省参知政事，兼守漳州。二十二年，潮贼金荣杀江西省平章朵列不花，据城为叛；良遣同知刘文远入潮谕之，贼畏良威德，尽献所获印符。潮之蜑艘，出没海屿，暴掠尤甚；良檄同知刘君玉以舟师御之，贼惧威，灭迹海外。

番夷仰良政化，亦浮驿听命。朝廷嘉其功，转资政大夫，升本省右丞兼广东道宣慰司都元帅，仍守漳州。寻命与江西右丞迭里必实合兵复潮，潮贼陈国珍构合红巾以拒；良大发兵，遣同知刘君玉率都事郑衍等军民职官数千人，兵数万，分道水陆齐进；裨将张德、赵璋战没，军士愤激，连拔其寨三十，追至潮阳；国珍因奔入海，良伏兵袭杀之。先是，梅州伪指挥倪兰，与潮贼犄角；良板授义士侯如卿率乡兵要截贼道，执其帅以降。

良每击贼，专以设伏取胜，药弩挫敌，远近畏其名；为政节用，养士不吝；民有控愬，核情剖理，庭无留狱；定赋必均，课农必慎。漳始置屯田而无府署，每岁，漳、泉镇将率兵耕获，岁终更代，甚为民病。良奏立万户府，置于百长，选吏给印，分田赐牛，人耕出战，军无多取，人无远输，食足兵强。有流来者，必抚而衣食之，故虽乱世，漳则熙怡，民乐为之用，各尽其力也。每岁又遣僚佐具舟，由海运粮抵辽东，以给行在官军，贡方物以资国用，举朝叹异。元主嘉其忠，解衣赐之，特授光禄大夫，进封晋国公。

先是二十二年，陈友定为福参政，复汀州，遂有据福之志，威迫平章燕只不花，所收郡县仓库，悉为家资，不顺者辄加杀戮，威振闽中。至二十五年，复败我太祖将胡深，元以有功，加升平章，遂发兵诸郡，远近献城，以成窃据。独良卓然不屈，梗于漳州，慨然叹曰："噫！贼乃人为乎。"遂以书责之曰："足下为参政，国之大臣也。汀州之复，是乃职耳，可以功而自恣邪？燕只平章，足下之僚长也，可以威而迫之邪？夫非其君命而得郡邑者，人人皆得而诛之矣。今郡邑之长，君命也，固不可以加戮；百司之职，君授也，固不可以加窜。足下破郡邑而为家资，驱官僚而为臣妾，口言为国，心实私家；跬步之际，真伪甚明，不知足下将为郭子仪乎？将为曹孟德乎？今又窃据全闽，背逆无道，不为君诛，将不为天诛乎！"友定大怒，益发兵攻漳州，檄曰："早降则终享富贵，不降则噍类无遗。"良使三千人，操强弓毒矢，伏于江东险处以俟之，且诫之曰："但有他警，慎勿轻移胜地。"一夜，友定以兵千余人攻海仓塞，佯言夺海州，趁潮直下；警至，千夫长张石古等违良节制，悉兵赴之；友定兵遂渡柳营江，士卒惊骇星散；良迎战于马岐山，败绩，兵遂围城。连攻旬月，守城士卒，日夜不得休息；矢石殆尽，约储蓄可三日之需，皆伐果木，拆庐舍以代之。父老请曰："江南道绝，天子万里，孤城无援，破在旦夕，况国朝之事又已去矣，元师守此，欲为谁邪？"良曰："天子命我守此土，当与此土共存亡，岂可以畏死而贪生，舍义以从贼哉！"下令示以死守。

先时，有百夫长卢积者，因行军失律，良以法诛之；其子善征骁勇，复置之幕下，使领北城兵，因引贼入，良与巷战而死。其夫人陈氏，名德金，字怡清，良继室也。闻良战死，即投后园三尺鱼池，鞠躬匍伏自尽。初，友定攻城甚急，良谓陈氏曰："国亡身死，理之正也。友定兵强，难以角胜；若来，吾义不可屈，必与决战而死。"又曰："勇者不顾身，忠者不念家。今海内之盗，杀其父而子其子，戮其夫而妻其妻；吾死，汝可无死矣。"陈氏泣对曰："妇人之义，有死而已。夫既能与国共存亡，我必能与夫同生死。"及是良死，其弟屯田万户罗三，亦骂贼不绝口死；良长子安宾，将兵救父，众散，亦自刎；壮士从良死者百余人。友定义良忠节，不掠其后。郡人哀陈氏之死，相与舁葬于绿江之滨，呼为烈妇冢。噫！良以一介之民，不俟王师，惟以义起，二十年而至公爵，武略固已多也；

即其行政为国，势当乱离，虽文人学士、世臣名将，有不能处者，良则优为；则其天分之高、忠诚之才为何如哉！逮以部将违其节制，潜纳贼兵，遂至战死，乃天亡也；而妻子与弟守义，骂贼凛凛，亦死；一门忠烈，又为何如哉！余读《元史》不收，《闽志》又略，故特详考焉，提其大纲，略为立传，以激厉夫不忠不义不烈者。

西茶易马考

洪武四年正月，诏陕西汉中府产茶地方，每十株官取一株；无主者令守城军士薅种采取，每十分官取八分。然后以百斤作为二包，为引，以解有司收贮，候西番易马。后又令四川保宁等府，亦照陕西取纳。二十三年，因私茶之弊，更定其法，而于甘肃洮河、西宁各设茶马司，以川、陕军人岁运一百万斤至彼收贮，谓之官茶。私茶出境者斩，关隘不觉察者处以极刑；民间所蓄，不得过一月之用，多皆官买，私易者籍其园。仍制金牌，牌额篆文曰："皇帝圣旨"，其下，左曰："今当差发"，右曰："不信者死"。番族各给一面，一面收贮内府；三年一次，差大臣赍牌前去，调聚各番，比对字号，收纳马匹，共一万四千五十一匹。自是洮河、西宁一带诸番，既以茶马羁縻。而元降万户把丹，授以平凉千户，其部落悉编军民，号为土达；又立哈密为忠顺王，复统诸番，自为保障；则祖宗百年之间，甘肃西顾之忧无矣。

自正统十四年，北虏寇陕，土达被掠，边方多事，军夫不充，止将汉中府岁办之数并巡获私茶，不过四五万斤以易马；其于远地，一切停止。至成化九年，哈密之地又为吐鲁番所夺，屡处未定。都御史陈九畴建议：欲制西番，使还城池，须闭关绝其贡易，盖以彼欲茶不得，则发肿病死矣；欲麝香不得，则蛇虫为毒，禾麦无矣。殊不知贡易不通，则命死一旦，安得不救也哉？遂常举兵扰我甘肃，破我塞堡，杀我人民，边臣苦于支敌之不给，而茶亦为其所掠也。弘治间，都御史杨一清抚调各番，志复茶法，华夷共称未奉金牌，不敢办纳。此盖彼既恐其相欺，而此则商贩无禁，坐得收利，特假是以为之词耳。

故尚书霍韬有曰："必须遣间谍告诸戎曰：中国所以闭关绝易，非尔诸戎罪也。土鲁番不道，灭我哈密，蹂我疆场，故闭关制其死命。"予则又曰："仍当请其金牌，招番办纳，严禁商贩，无使有侵；至于转输如旧，用军计地转达，不使有长役之苦；收买之价，比民少增，致使有乐趋之勤，其斯为兴复久远之计也。"或者曰：方今西番侵扰边民，自宜拯救之不暇，又复兴此迂远之事乎？予则曰："制服西戎之术，孰有过于茶马之一法。何也？自唐回纥入贡，以马易茶，至宋熙宁间，有茶易虏马之制，所谓摘山之利，而易充厩之良。戎人得茶，不能为我之害；中国得马，实为我利之大；非惟马政军需之资，而驾驭西番不敢扰我边境矣。计之得者，孰过于此哉！"

三保太监

永乐丁亥，命太监郑和、王景弘、侯显三人，往东南诸国赏赐宣谕。今人以为三保太

监下洋，不知郑和旧名三保，皆靖难内臣有功者。若王彦旧名狗儿等，后俱擢为边藩镇守督阵以报之，镇守自此始耳。

葬祭衣冠

洪武初，太祖命礼部制德祖玄皇帝、玄皇后、懿祖恒皇帝、恒皇后、熙祖裕皇帝、裕皇后兖冕冠服；令皇太子至泗州盱眙县修缮祖陵，葬祭衣冠，告曰："呜呼！昔日列祖，立命是方，积德深长，致天昭鉴，福垂后嗣。今也子孙繁衍，宅于宇内，以统黔黎。深思皇考生前，岁月之间，思念列祖音容，孙常切记，已有年矣。呜呼！以万几之冗，未获躬诣拜扫，今特遣玄孙皇太子以特牲醴之奠，诣陵修缮，敬葬衣冠，以伸孝思，神其鉴之。"今泗州之陵是也，然国初迷失，每遣官，止于泗州城西潮河坝望祭；后老军朱贵诣阙，画图贴说，指其所在，然后于其地为陵，乃建德、懿、熙三祖之庙，而衣冠之葬，似在朱贵未言之先，传言沙涨难识也。

四夷馆

四夷馆有八：曰西八，曰鞑靼，曰回回，曰女直，曰高昌，曰西番，曰缅甸，曰百夷；永乐所设也。

三　谦

国朝有三谦，皆名臣也。国初有余谦，在翰林；宣庙时有虞谦，都御史；英庙时有于谦，肃愍公也。

刘　瑾

正德初年，刘瑾等专权，文职受害之至。《双溪杂记》载其初横之日，九卿户书韩文为首，劾瑾不法事，内应有司礼太监王岳等，外助有阁老刘健等，事理可谓周密至矣。且王岳亦上所信。奏入，岳云："当从众官之议。"上允。会天晚，明旦发矣，奈阁老李西涯泄其谋，瑾等遂号诉"岳等交通害我，明日奴婢不能见天颜矣"，哀号须今夜拿岳等，瑾等久在东宫亲密，上不得已，颔之。瑾遂传旨夜捕岳等。自此司礼两厂，尽属八党。今人读之，以为事机之失毫厘之间，愤愤以罪西涯。殊不知西涯之罪固不能逃，但正德初年，彗星扫文昌，已兆文臣受害，特假此逆贼耳。噫！国家大数也。

帝王功臣庙

洪武初，建帝王庙于南京鸡鸣山之阳，以祀三皇五帝、三王、汉高祖、光武、唐太

宗、宋太祖、元世祖。又诏以历代名臣从祀，风后、力牧、皋陶、夔龙、伯夷、伯益、伊尹、傅说、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方叔、召虎、张良、萧何、曹参、陈平、周勃、邓禹、冯异、诸葛亮、房玄龄、杜如晦、李靖、郭子仪、李晟、曹彬、潘美、韩世忠、岳飞、张浚、木华黎、博尔忽、博尔术、赤老温、伯颜。

建文君

太祖一夕梦二龙斗殿中，黄胜而白负。明日见建文、成祖同戏，建文着白，心知后必不协；且见建文头颅颇偏，匣髡缁之具，戒曰："必婴大难乃发。"靖难师临城，启视，一刀一度牒，有敕曰："欲生，怀牒为僧，密地去；不然，自尽。"遂焚宫去。地道出东南，似当时齐泰、黄子澄知之而传于人。故文庙靖宫之日，以为匿于僧录洽南洲，以他事禁锢之。齐泰追至广德，不及被擒。今钱塘东明寺，土人相传建文曾居于此，至今其厮如楼，非常人家所造。后自川历滇，故沐春之传云：常使人护卫，往来于西平侯弟晟之家。时朝廷差湖州尚书严震直往交趾，相见于晟家。严思不言，恐祸及身；言之不义也，一夕自缢死。明日，建文逃焉。及老，遁至岭南横州寿佛寺，居寺十五年，人不知也；其徒归者千数，横有礼部郎中乐章之父乐善广，亦从受浮屠法，故至今寺额"寿佛禅寺"四字，乃手笔也。

一日作诗曰："读罢楞严磬懒敲，笑看黄屋住团瓢；南来瘴岭千寻险，北望天门万里遥。款段久忘飞凤辇，袈裟新换衮龙袍；百官侍从知何地？惟有群鸟早晚朝。"，遂为人觉，奔往田州土官处，自明为建文君。官司震愕，因启将若何？答曰："吾老矣，欲送骸骨归帝乡。"因送赴京，号为"老佛"。至长安门，赋诗进朝廷，诗云："牢落江湖四十秋，归来白发已盈头。乾坤有象家何在？江汉无情水自流。长乐宫中云影淡，朝元阁上雨声愁。新蒲渚柳年年绿，野老吞声哭未休。"英宗使旧中官吴亮最新幸者使审之。建文见亮，即曰："汝非吴亮邪？"亮曰："不是。"曰："我昔御便殿时，弃肉于地，汝伏地恬食之，何谓不是邪？"亮佯为不知以。复命，遂取进西内。

又云：在湖湘直入巡按之门，坐地自陈。巡按则曰："我与汝无名分矣。"因执而送京。又云：在河南某寺，因寺僧为盗，官司来捕，围寺将屠之。建文特书黄布揭之曰："皇帝圣旨，令众军散。"官执而问之，得实，送之京。恐皆非也。崩日，阁下议以神宗之谥，朝廷不从。竟葬西山，树碑曰："天下大法师之墓。"

仁宗立

仁宗柔顺好文，而汉王则英勇，精于弧矢。成祖每喜汉王，左右窥见，则谗仁宗者又至矣，故有立储未决之意。问之解缙，缙以"立嫡以长，又好圣孙"二语定之。然既立仁宗，使之留守南京矣。中心不悦，封汉王于云南，不肯行；改青州，又不行；惟欲南京，遂顺之。成祖又暗使尚书胡濙出使访之，故《立斋闲录》载："胡尝曰：予使外，濒行，

圣谕曰：人言东宫多失德，南京可多住几日，试观何如？胡竟以仁明数事上之。”至十四年，汉王私造兵器，僭用舆服等事露，削护卫，封之乐安，然后召仁宗至北京行在。《蓄德录》以解缙题虎诗云：“虎为百兽尊，谁敢触其怒。惟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顾。”因是文皇感动而召之，误矣。

本朝封王

汉封诸王，惟嫡世袭其爵，余同庶人，但免其役而已。唐亦唯世其嫡，中叶以来，爵亦寄虚名也。宋封爵止于皇子，其子子孙，不问嫡庶，不过承荫入仁为环卫官，却许应试，至有年深齿德之尊者，仍嗣封王。本朝王爵封及二代，子孙六世，尚得为校尉，余有禄，亲亲之恩，可谓隆矣。不知数世之后，尾大难掉，故韩王一脉，一府之钱谷不足支也。成化、弘治间，宗室有请立宗学者，有愿辞禄人试者，诚高见也。惜不能从。呜呼！羽士充奉，常荫资补外任，此独不可乎？

渡江取闽

至正十七年，天兵既取建业，命将四出，攻取京口、毗陵、浙西等处。时毗陵乃张士诚之将张德为守，徐达屡战不利。太祖闻而亲率冯胜等十人往援，皆扮为商贾，暗藏军器，顺流直下。时江风大作，舟为颠覆，太祖惶惧乞神。忽见红袍者拖舟，转仰沙上。太祖曰：“救我者何神？”默闻曰：“晏公也。”又曰：“有船可济。”视之，江下果有一舟来，太祖呼江，即过以渡。开至半江，舟人执利刃示太祖曰：“汝等何处客人？知吾名否？”太祖微笑，而邓愈应声曰：“艄工，毋送死耶！我等图大事者。汝欲富贵，当降以去！”舟人曰：“汝非朱官人乎？”愈曰：“然。”舟人遂拜曰：“吾辈江中剽掠。昨夜闻人呼我兄弟，明晚有朱官人来，授汝一生富贵。今日可知其豪杰也！”遂呼船尾避者一十余人皆拜之。闻其姓名，一名张赫，一为朱寿，《功臣录》不知，误言也。

又，吴四年二月，汤和既定方氏，欲由海道胜兵取福建，遇蓝面渔翁曰：“子勿杀吾，指子攻之之路。”一宿，倏抵福城。降至崇安，陈友定遣宁武战和，大败，参军胡琛为乱军所杀，和正无计间，而渔翁又至，曰：“明日，子与沐英捱次出战。”明日，汤诈败，继之沐英夹攻，宁武死，友定闭门。为和云梯攻陷，平闽不过一月也。

呜呼！前之渡江，神之救护圣君如彼；后之取闽，神之助引名臣如此。平治一统，岂非皆天之所为耶！

封晏公

国初，江岸常崩，盖猪婆龙于下搜抉故也。以其与国同音，嫁祸于黿；朝廷又以与元同音，下旨令捕尽，而岸崩如故。有老渔翁过曰：“当以炙猪为饵以钓之。”钓之而力不能起，老渔他日又曰：“四足爬土石为力，尔当以瓮通其底，贯钓绪而下之，瓮罩其项，必

用前二足推拒，从而并力擲之，则足浮而起矣。”已而果然。众曰：“此鼉也。”老渔曰：“鼉之大者能食人，即世之所谓猪婆龙。汝等可告天于，江岸可成也。”众问姓名，曰：晏姓。倏尔不见。后岸成，太祖悟曰：“昔救我于覆舟，云为晏公。”遂封其为神霄玉府晏公都督大元帅，命有司祀之。予以《尔雅翼》曰：“鼉状如守宫，长一二丈，背尾有鳞如铠，力最遒健，善功碕岸。”正符此也，又知晏公之封自本朝。

卷十三　国事类

两郭子兴

国朝追封滁阳王郭子兴，乃太祖初起兵之外父，定远人也。功臣郭子兴，则封巩昌侯者也，其弟英，亦以开国功，封武定侯，今子孙世袭。事实见《功臣录》。

黄蔡叶

初，张士诚委弟士信为丞相，守杭，后复令潘原明取弟回姑苏谋国。时士信专用黄敬夫、蔡彦文、叶得新，然三人黄书生、蔡业医、吴星士也。吴中因作十七字诗：“丞相做事业，专用黄蔡叶，一夜西风起，干瘪。”至吴元年九月初八日癸未，是日西风，大将军徐达攻破姑苏，从西门进兵，擒士诚等，然后知其为谶也。

英宗复位实录

景泰八年正月，上有疾，免朝数日。百官问安，太监兴安曰：“徒问不能为社稷计。”于是十一日科道奏立东宫，十二日礼部会君臣又奏，旨意不允，云十七日出视朝也。十四日，诸衙门又皆会议，学士商辂主笔，请复立茂陵，本具，十六日进待，十七日面恳时，阁下召石亨会本，亨则曰：“上面有病，且休激他。”盖十三日上召亨于榻前，面受代行郊坛之礼，故知其重也。

时，亨意以复立东宫，不若请太上皇复位，会都督张軏、太监曹吉祥合谋，同扣太常卿许彬，彬曰：“此社稷功也。虽然，彬老矣，无能为矣。盍图之徐元玉？”軏、亨等从其言。是月十四夜会有贞，有贞曰：“太上皇帝昔日出狩，非以游畋，为赤子故耳；今天下无离心，谋必在时，不知南城知此意否？”軏等曰：“两日前已阴达。”有贞曰：“必伺获审报，乃可启议。”軏等去两日夜，复会有贞，言报得失，计将安施？有贞乃升屋，览步乾象，亟下，拊軏等背曰：“时在今夕，不可失。”遂相与密语，人不得闻，已而軏云：“今虏骑薄都城，奈何？”有贞言：“正宜乘此以备非常为名，阴内兵入内，谁不可者？”軏等首肯之，复密语，既仓皇以出。有贞焚香祝天，与家人诀曰：“事成，社稷之福；不成，

家族之祸。去矣，归耶人，不归鬼。”遂往会轨、亨、吉祥、王骥、杨善、陈汝言等，收诸门钥；夜四鼓，开长安门，内兵近千人，宿卫官军惊愕不知所为；有出入者，兵辄叱止之。有贞命仍锁诸门，曰：“万一内外夹攻，事去矣。”锁讫，有贞取钥投水窦井，轨等莫知所为。时天色晦冥，轨等惶惑，有贞辄行，轨顾谓曰：“事当济否?”有贞大言：“时至矣，勿退。”薄南宫城门。铁锢牢密，扣不应。俄闻城中隐然有开门声，有贞等命取巨木架悬之，数十人举撞城门，又令勇士逾垣入，与外兵合毁垣，垣坏门启，城中黯然无灯火，轨等入见。太上皇帝烛出，谓轨曰：“尔等何为?”俯伏合声：“请陛下登位。”乃呼兵士举舆来，兵惊惧不能举；有贞等助挽以前，掖上皇登舆，有贞等又自挽以行。忽天色照朗，星月辉光，上皇顾谓有贞等，“卿为谁?”各对某官某。有贞等前异，密迩属车，既升奉天殿，诸臣犹在舆前者，武士以椎击有贞，上叱止之。时黼座尚在殿隅，诸臣往推之至中；上升座，钟鼓鸣，群臣百官入贺。景皇帝闻钟鼓声，问左右云：“于谦耶?”左右对曰：“太上皇帝。”景皇帝曰：“哥哥做，好!”

上既复辟，即日命有贞依旧做副都御史兼翰林学士。明日，升兵部尚书，命掌内阁事。三月，封武功伯，仍命兼华盖殿大学士，掌文渊阁事。又旨拿于谦、王文弃市，商辂为民，余人从编戎伍，以其迎立外藩之故。

呜呼！当时君臣，多无复立英宗之意，故《日录》曰：学士王文与太监王诚，欲取襄王，杨记会请立储之疏，都御史萧惟贞改“更建”，元良为“更择”，可知矣；但图富贵小人，因众摇惑之际，平日为于谦掌兵而不得遂私，遂驾祸于公曰：“王、于已差人迎立，并害亨等”，乘机激以除之。不知亨等遂成其谋，酿成其祸，故杨记为当日究迎立之迹，无实可验。《日录》曰：王文之谋，其实未发，此为实也。《双溪杂记》又以于谦之死，固有贞之策，而李贤阴助之。此则过矣。予尝得读杨御史瑄记陈阁老循辨冤疏、李学士贤《天顺日录》、祝通判允明《苏林小记》，因缉略以为前文，中则全取《小记》，盖诸篇则言其前后事情，复位无如《小记》之佯也，余见后。

忠魂久现

御史王彬，建文朝巡按江淮，靖难师至扬州而死节焉。逮正统间，白日现形于察院，亲与某御史相接谈其死事。浙江按察使王良，亦因文庙登极而死节者，正德戊寅夜，亦现形、遂立庙祀之。呜呼！忠魂义魄，千古不灭。于此可见，事详载于《萃忠录》。

郭国嫔

郭国嫔，讳爱，字善理，凤阳人也。颖悟警敏，贤而能文，宣宗闻之，召至宫，二旬而卒。先数日，自知死期，复书楚声以自哀，其辞曰：“修短有数兮，不足较也；生而如梦兮，死则觉也。先吾亲而归兮，独惭乎予之孝也，必凄凄而不能已兮，是则可悼也。”又尝幸一大臣家，见其幼女甚都，遂赐礼，命长入宫，后进宫不数日卒。噫！才质易得，

福寿难全，信哉。

中国气数盛

北虏自古为患，独我朝不维无纳币结亲之事，祖宗时，真可谓漠南无王庭矣。正统时，也先虽强横，时掳驾，而终则送还；弘治间，火筛扰边矣，终为我师所歼。嘉靖中，有吉囊，又有中国降人王三，皆极骁勇者也，吉囊四次入寇，被斩数百级，王三诱而缚焉。呜呼！中国盛衰，视夷狄之强弱也。夷狄有人而犹且如此，则我国家气数之厚可见矣。

内官冠帽

今太监之冠帽，即高丽王之制也。闻国初，高丽未服，太祖令内侍戴之，而给使令于高丽使者之前。使归，举国降。

状元入阁

本朝百八十年，为龙首者六十矣，而入阁者止胡文穆公广、曹文忠公鼐、陈文洲公循、商文毅公辂、彭文宪公时、谢文正公迁、费鹅湖公宏、顾味斋公鼎臣八人而已，可以为难矣。较宋人咏曰："坚朝龙首四十二，身到黄扉止六人"，则又过矣。虽然，此数也，又不在于功业文章论。

王保保

太祖混一之后，语诸将曰："当今谁为好汉?"众以开平常公对。帝曰："是北鄙能掌王保保者耶?"盖当时惟保保不服，每来扰边，帝固激之云耳。《草木子》云："元末西北尚尔晏然，惟太原则有王保保也，天兵至太原，保保不支遁。"世皆知保保之名，《元史·顺帝纪》中，累称扩廓帖木儿之勇，竟未降于太祖，《纲目》亦然，疑其即是人也。然读《功臣录》，每传有云，"扩廓帖木儿与王保保连兵"，有云"为犄角之势。"《龙飞纪略》或独书、连书，皆如二人。惟《清溪暇笑》中，辨以为扩廓即保保，以其世代为王；故云王保保也。然思保保何义，考史又无其传，心终疑之，因而细查至正廿七八年，太原乃扩廓所署，则保保即扩廓也。保保者，当时尊称之辞，如史称天兵取益都路，"平章政事保保降"；《草木子》称顺帝居应昌，帝"遣李保保袭之"，又闻金陵旗首卫指挥王某者，乃其裔也。其《元史》不列传者，意其曾杀诏使，不受君命，当入《逆臣传》；然终于臣节，不降我朝，则又似忠义也；况远去沙漠，不知所终，此王华川难于笔也欤?

曹吉祥

昭武伯曹钦，太监曹吉祥侄也。吉祥在宣德、正统中，屡领兵出征，麾下多达官骁勇者。钦一旦恃迎复英宗功，既升伯爵，虎而翼矣，恣意凌人。锦衣卫指挥逯杲与寇都御史不胜其过，而少裁抑之。天顺辛巳七月二日，遂反。前一日，朝廷命兵部尚书马昂、怀宁伯孙镗征西，钦以是日精兵已出，己领达官入，变事可成也。幸达官中马亮夜报恭顺侯吴瑾，瑾告孙镗，进本达上，得不启门。五鼓，钦已横杀于街，举火攻门也，朝臣多避走，逯、寇二公首被杀戮，李阁老贤被执，得不死；比天明，孙镗会出征官大战于四牌楼，至暮乃平。恭顺亦战死，京师时有诗云："曹奴此日发颠狂，寇逯诸公死亦当，学士叩头如犬吠，尚书锁项似牵羊。万安叩首称三叔，恭顺当凶战一场，寄语满朝当道者，将何面目见吾皇。"予以诗固只取笑于一时，未足与论。幸而得马亮之报，孙镗领兵未行，元恶不旋踵而就戮，此固宗社之灵也。不然，变起仓猝，流血庙堂，岂特朝臣之逃匿哉！

韩成于光

韩成，虹县人，从太祖征陈友谅。鄱阳湖大战之时，贼众围上不解，群将计无所出。成进计曰："臣闻古之人有杀身成仁者，臣不敢辞。"遂服龙袍冠冕与上衣同，对贼众投水，贼因是解。后封成为高阳王，祠祀康郎山焉。于光，南阳人。从太祖征伐有功，封指挥同知，后镇巩昌。元将王保保袭兰州，光以兵授之，被执，使至城下呼兵出降，光大呼曰："我不幸受执，公等坚守，徐总兵将大军至矣！"遂被害。事闻，上为震惊，遣官祭以少牢。今闻配享功臣庙，未知果否。昔汉祖被围荥阳时，纪信诳楚出降而逃，与韩成之事一也。唐刘感戍泾州，被薛仁杲所执，使至城下约降，感大呼曰："贼大饥，秦王领兵至矣！"遂被害，于光之事同也。然韩成得封侯血食，子孙受爵，而纪信无闻焉；感赠公得谥，子孙受爵，光于数事未有也。吁！剖符分封，拔剑论功，汉于功臣悉矣，何当时无一人之言纪信？在地立庙，追赠享祀，圣朝报功之典至矣，何于于光无赠焉？二者胥失矣。

刘朱货财

正德间，前有中官刘瑾，后有指挥朱宁，皆擅主权。及籍家资，刘瑾计有金二十四万锭，又五万七千八百两，元宝五百万锭，银八百万又一百五十八万三千六百两，宝石二斗，金甲二，金钩三千，玉带四千一百六十二束，狮蛮带二束，金银汤缺五百，蟒衣四百七十袭，牙牌二匮，穿宫牌五百，金牌三，衮衣四，八爪金龙盔甲三千，玉琴一，玉瑶印一颗，以上金共一千二百五万七千八百两，银共二万五千九百五十八万三千六百两。朱宁计有金七十扛，共十万五千两，银二千四百九十扛，共四百九十八万两，碎金四箱，碎银十匮，金银汤缺四百，金首饰五百十一箱，珍珠二匮，金银台盏四百二十副，玉带二千五百束，金条环四箱，珍珠眉叶缨络七箱，乌木盆二，花盆五，沉香盆二，金仙鹤二对，织

金蟒衣五百箱，罗钿屏风五十座，大理石屏风三十三座，围屏五十三扛，苏木七十扛，胡椒三千五十石，香椒三十扛，缎疋三千五百八十扛，绫绢布三百二十扛，锡器磁器三百扛，佛像一百三十匮，又三十扛，祖母绿一尊，铜铁狮子四百车，铜盆五百，古铜炉八百三十，古画四十扛，白玉琴一，金船二，白玉琵琶一，铜器五十扛，巧石八十扛。呜呼！胡椒八百解，珊瑚七尺高，以其为侈，著之史册；以今较之，未知孰多孰寡，此非生民膏血耶？

霸州贼

正德五年九月，霸州刘六、刘七、齐彦名，原系谋逆太监刘瑾门下。瑾败，遂纠贼众流劫地方；后又增入杨虎、赵镂、刘惠等，共二十五名，分为二十八营，共有人马十七万五千。各授伪官，张打“奉天征讨元帅”旗帜，上以金书联对云：“虎贲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混沌之天。”又于老营以大红彩缎书：“英雄吞海岳，气势转乾坤。”攻破州县几二百，杀死总兵冯祯、参将王杲、都指挥王保、詹济、潘翀、同知郁采、指挥、知县杂职数十员，奸淫妇女，磔剉凶残，不可言也；所过狱囚，即放为助；库藏兵甲，即取为用；又每题诗各地，有“平欺敌将虎擒羊，纵横六合谁敢捕”，又有“几回月下敲金镫，多少英雄丧胆寒”之句。大略刘六、刘七、齐彦名等，多在河南、湖广；而刘惠、赵镂、杨虎多在河北、山东，彼此间奔走，直至山西、南直隶方绝。时七年冬矣，杨虎、刘六、刘七为水淹死，齐彦名阵亡，刘惠射伤自焚，独赵镂变僧逃至江夏生擒。呜呼！扰乱六省，延逾两年，岂非数也哉？然不立官据土，此其贼也欤？详载《守溪长语》。

黄　蜡

尝阅本朝阁老王济之《长语》，载黄蜡一事。洪武、永乐时，岁用三万斤；景泰、天顺时，加八万五千斤；成化以后，十二万斤矣。复曰：“其余可知。”乃有惜之之意。予读之亦喟然，以当国虑者，可无救弊之术哉？及见《容斋三笔》，纪宋真宗时用蜡三十万斤；孝宗时又倍之。不知当时用蜡何故如此之多，本朝之用，又三分之一也。呜呼！财者，国之命脉，用如泥沙，此宋之日人卑弱；国虽有人，江山无寸尺之复也，噫！

三　无

唐明皇天生知音，故一时臣下，多有精律吕者，如黄幡绰亦能之，尝见《羯鼓录》内载其曲。至德宗时，往往亦多能人。杜鸿渐帅西川，每于暇日，与僚从宴觞驿楼，命家僮作乐，或致西山诸鸟齐鸣，或致山羊俯仰，如鼓节奏。宋沆为太常，待漏光定寺，闻塔上风铃而知姑洗编钟，取置僧堂，令太常作乐而声应。又侍帝观乐，指琵琶者曰大逆，指主筮者曰魂游庐墓。已而按之，一已逆父至缢，一过数日而卒。呜呼！今之太常，果谁能哉？若闽人李文利，杂著《元声》一书，恐亦踵刘恕《外纪》、长孙无忌《隋志》、《李氏

春秋》之故迹欤？不然，依其所著而作乐，果能致百兽率舞之事欤？是何太常之不从也，今日可谓无乐矣。

古人左史纪言，右史纪事，宫中又有起居注，善恶直书，故后世读之，如亲见者也。今史官虽设而不使日录，一朝宴驾，则取诸司奏牍而以年月编次，且不全矣，复收拾于四方，名目而已，且爱恶窜改，于二三大臣三品以上，方得立传。但纪历官而已。是可以得其实乎？今日是无史矣。

夫兵贵精不贵多。今天下之兵不下百万，京师二十万有余，可谓足矣。然一方有警，即调京军，大同、榆林，每每杀戮大臣，专事姑息，较古人以数千而摧敌，提数万而所向无前者，大不侔也，今日可谓无兵矣。偶因言乐，而并此二事论之。

开漕河

洪武二十四年，河决，会通河遂淤，自济宁至临清，舟楫不通；凡军需钱粮之输北者，悉运至德州，始入卫河。永乐初，济宁州同知潘叔正建言，欲开此河以济济宁州往北旱站，未尝为漕运也。后阿城宋尚书礼，因潘言之引端，遂上疏欲疏凿此地，复导山东诸泉，汇于南旺三湖。永乐十年，公又复上河运之疏。十二年，遂罢海运，而平江伯陈瑄，亦疏凿淮扬一带，自此南北达会通矣。可谓天地间大功，国家大利，无穷之大业也。然而论功当以宋公第一，后以微过，朝廷见疏，故西涯诸公，常有诗吊焉。正德间，始建祠于分水龙王庙侧，即宋公用乡民白老人之谋，于此筑闸处也。今人只传平江伯之功，而不知宋公之始开，故揭之稿。

徐刘先知

国初，金华刘日新，推太祖之命，当为帝王。后登极，召之与官，对曰："不愿。"问："欲富乎？"亦曰："不愿。"第欲求一符以游天下。太祖遂写诗于手扇曰："有一老古叟，胸中罗星斗。许朕作君王，果应仙人口。赐官官不愿，赐金金不受。持此一握扇，天下横行走。"游数年，回语妻曰："复命当死京师。"妻留使勿行。曰："数也。"遂往南都。因讲蓝玉之命，曰："当封也，但封后某日有大难。"果是日因谋逆被擒，连及日新，以其推知故也。上问："汝知己命乎？"对以"尽今日"，遂杀之。又徐天明，不知何籍。洪武间，因奏国家灾祥之数，太祖曰："汝知自乎？"对曰："臣死于绯衣小儿之手。"帝即故令一老千户押出斩之。斩后，方知千户之名裴婴，乃非衣小儿矣，皆可谓神也。

卷十四　国事类

本朝科场

本朝科场，自洪武三年第一场经义一篇，限五百字；四书义一篇，限三百字。第二场礼乐论，限三百字。逮至第三场，时务策一道，务直述，不尚文藻，一千字以上。三场之后，骑，观其驰骤便捷；射，观其中数多寡；书，观其笔画端楷；律，观其讲解详审。此乡试、会试之式也。殿试亦止策一篇，却是时务。其时取士，各省四十名，广西二十名，南直隶一百名，不知何年定以今格。然而刊试录亦尚与今不同，前后序文有三四篇者，经义一题，或刊二文者。永乐十年，录有减场五篇者，亦中魁选。又殿试一二甲选部属，三甲选县佐，今则皆异于前矣。

初起义兵功臣

《续纲目》所载，从我太祖初起义兵渡江者十人，中山王徐达、郑国公冯国用、平章政事邵荣、信国公汤和、鄂国公常遇春、卫国公邓愈、长兴侯耿君用、楚国公廖永安、文臣太师李善长、参议毛广；方渡江而附者一人，虢国公俞通海；外甥一人，曹国公李文忠；义子一人，西平侯沐英。

太庙配享功臣

中山王徐达、开平王常遇春、岐阳王李文忠、宁和王邓愈、东瓯王汤和、黔宁王沐英，右六公，洪武初追封赐谥。虢国公俞通海、蔡国公张德胜、越国公胡大海、梁国公赵德胜、泗国公耿再成、永义侯桑世杰、右六公，洪武末复追封赐谥，皆配享太祖者也。河间王张玉、东平王朱能、宁国公王真、少师姚广孝、已上四公，永乐初追封赐谥，皆配享成祖者也。

土　地

太祖常微行，遇一监生，同饮于酒家，奈坐已满，回观惟有土神之几，太祖遂移神于地曰："且让我。"因对饮，问生曰："何处人?"生曰："重庆。"帝因出对曰："千里为重，重水重山重庆府。"生对："一人成大，大邦大国大明君。"帝甚喜，散后，酒主复移土神上坐。是夜梦神曰："皇帝命我不可上坐。"方疑之，则闻朝廷召昨日饮酒监生与官矣，然后知太祖焉。故今天下土地，多坐于下。

南北卷

国初会试，多中南人，故名臣多出南人，观建文死节之士可知矣。《余冬序录》以为洪武元年定南、北、中三色卷以取士，恐不然也。予见《三朝圣谕录》载：仁宗时，杨文贞公奏分南北卷，及蹇义等议定各处额数。议上，宫车宴驾。宣宗行之。

南都二墓

京师城中不许有墓，虽古者发之。太祖一日微行，至朝天宫前，见一妇人大笑，问："何为也?"曰："吾夫为国死，为忠臣；吾子为父死，为孝子。天下妇人好夫好子，无出我右，故笑之。"太祖曰："汝夫在何所?"妇人以手指之："此去数十步。"遂不见。明日，太祖命有司往视之，惟草木森翳而已；掘地数尺，有志，乃晋卞壸之墓。遂命掩之。孝陵城西门内，有吴孙权墓，筑城者奏欲去之，诏曰："孙权亦好汉子，留为门主。"遂止。

黄　珗

宪宗皇帝在东宫，景皇帝有子曰见济，奸臣黄珗具奏，请立为皇太子。上大悦，命礼部会多官议，学士陈循力主之，将复本署名；吏部尚书王翱有难色，不得已，亦署本。上如所请。于是出宪宗就沂邸，大臣皆进官受赏，翱得所赐元宝，顿足叹曰："此朝廷何等大事，乃出一蛮夷也，吾俦愧死也!"时景泰二年五月八日之事。英宗复辟，宪宗复正位东宫，珗已死，发棺枭首。

夫景皇帝病不可起，奏请早建元良，后又请复东宫，即宪宗也。故程学士敏政序文云："少保尝奏立之。"《文刺史漫抄》亦曰："后宪宗见有请立章疏，遂复于官，并官其子；但以易太子，锢南宫为于公之罪，理宜诛之。"殊不知易太子乃黄珗之发，众官迫于景帝，而何文渊首出"天佑下民，作之君；父有天下，传之子"之诏语，于公亦难于言矣。南宫之锢，又岂当时不出于帝，出于少保。况英宗未回时，亦自言"得回处闲足矣"；既回，而楫逊让位久之，然后英宗退处南宫，岂国有二君理耶?又曰："当时实欲迎襄王。"殊不观迎襄之意，自是王文。又曰："于之死，非徐害之。"不观英宗犹豫良久曰："于谦曾有功。"众相顾未对，有贞前曰："若不置谦等于死地，今日之事为无名。"则此一言而公遂遇害，果非徐耶?又曰："迎复出自张石夫。"文刺史亦苏人也，何不见《苏林小记》耶?呜呼!私心一萌，欲掩人过，遂致颠倒是非，使天下彰彰者，犹将只手掩护，多见其不知量也。予著黄珗之事，并辩《漫抄》乱言，黄乃广西思明府土官之弟，都指挥使也，因坐死罪，故为此举，遂得释复官。

石亨奸党

英宗皇帝光复宝位，改元天顺，武清侯石亨等诬大学士王文、大司马于谦等迎代之罪，都给事中王镇等亦皆吠形，至有誓不同朝之语，而精功不传。余得其弹文，备录于册，所以著小人同恶之罪，亦若《道命录》之传也。

刑科等科都给事中王镇等谨奏，为奸臣谋为不轨等事：尝谓背主负恩者，人臣之首恶；大逆不道者，王法所必诛。犹典甚明，常刑罔赦。切照犯人王文、于谦，俱以小人滥膺重任，一以不学无术之庸才而司台辅，貌实陋而心实险；一以舞文弄法之小智而与兵权，言实清而行实浊。不思保乂王家，却乃肆为奸宄；交结权宦，挟天子以令群臣；树立党私，引凶邪以充庶位；内则太监王诚、舒良、张永、王勤等为之腹心，外则内阁陈循、江渊、萧镃、商辂等同其党恶。附合黄珏之邪议，易立储君；逢迎人主之非心，废黜汪后；公攘名器，酬平时贿赂之私；强立刑诛，钳当代言官之口。台谏多为之鹰犬，忠义咸畏其挤排。数年以来，内外显官，皆出其门；奔竞成风，谄谀充位；君子无以安其位而行其道，小人得以遂其志而售其奸。遂使天下之人，但知有王文而不知有人主，但知有于谦而不知有朝廷。忠良解体，义士痛心；流毒生灵，贻殃兆庶。至于咎征屡见，搆巧辞以粉饰太平；灾异迭臻，献谄言以荧惑圣听；诚国家之巨蠹，一代之奸雄。乃者景泰皇帝不豫，连日不能视朝，岂意王文、于谦、舒良、王诚等，不顾宗社之重，惟务身家之谋，阴结异图，包藏凶祸，欲召外藩继位，紊乱宗枝，事虽传闻，信实显著，人心汹涌，中外危疑。仰荷皇上俯从群臣之请，入定大难，祸机未发，元恶就擒，安宗社于几危，成国家于再造。臣民欣忭，日月增光，万万年太平之福，实基于此矣。臣等切闻春秋之法，治奸恶，毋分于存殁，诛乱臣，必严其党与。且如王文之党，固非一人，而少卿古镛、参议丁澄为甚；于谦之党，亦非一人，而侍郎项文曜、都御史蒋琳为首。又如尚书俞士悦，邪妄深为，惨酷残忍；侍郎王伟，虽有小才，贪淫狡诈；不行罢黜，安示将来？况当拨乱反正之时，命德讨罪之日，伏望皇上奋乾纲之勇，昭日月之明，乞将王文、于谦、王诚、舒良等，明正典刑，榜示天下；其陈循等并奸恶古镛等，诛其一二，以示至公；余则屏之远方，终身不录。庶得乱臣贼子，无以效其尤；义士仁人，得以伸其气。宗社幸甚，生民幸甚。臣等职居言路，与此奸党誓不同朝，昧死上言，伏乞圣断。谨具奏闻。

此正月十九日也，呜呼冤哉！

散粥施药

嘉靖二十年起，朝廷每岁一月，日散粥米二百石，丸药六千囊。粥则人给一杓，可三五口供也；药则衣金者百丸，并符篆汤方各一纸，银五分，铜钱十五文，共贮绫锦，计价三钱。惠下之心甚矣。

本朝内官忠能

洪武间，云奇，南粤人，守西华门，知丞相胡惟庸谋逆，冀其因隙以发。未几，胡诳上所居井涌醴泉，邀上观之，车驾当西出。公闻，虑上及祸，奔冲跸道，勒马衔以言，气喘舌蚀，不能达，上怒不敬，左右挝搥乱下；公垂死，忍痛指贼第。上悟，遂命左右回驾；登城，近胡第而观之，见其内伏壮士于屏帷间数匝，亟还。则罪人就缚，时召公，则息绝矣。遂赠官，赐葬地于钟山之西，至今春秋祭焉。

又沐敬，建文朝太监，从永乐征北，逾月不与虏遇，人马困顿，上犹未已也。敬谏再四，上詈之曰："反蛮敢尔！"敬仰视曰："固不知谁是反蛮！"上怒，命曳斩之，颜色不动。上曰："我家养人皆若人，岂不有益！"释之。

又阮安，交趾人，清介善谋，尤长于工作之事。北京城池、九门、两宫、三殿、五府、六部及塞杨村驿诸河，凡语诸役，一受成算而已。后为治张秋河道卒，平生赐予，悉上之。

又金英，不知何许人，正统己巳，虏骑薄都城，廷议有欲南迁者，英大言曰："死则君臣一处死，尔敢有迁都为言者，上命必诛之！"众心稍定，惜不知英始终也。

天顺间，东宫典玺局郎覃吉，广西人，读书识大体，宪宗尝赐东宫五庄，吉告不当受，曰："天下山河，皆主所有，何以庄为？徒为左右利而已。"东宫尝念《高里经》，吉至殿下，骇曰："老伴来矣！"即以《孝经》自携，吉跪曰："得无念经乎？"曰："否，吾才读《孝经》。"见畏如此。

怀恩，不知何许人，成化间，御史林俊劾季晓，诏下狱，且不测；恩叩头，极言救解。上大怒曰："汝与林俊合谋讪我！不然，彼何知宫中事？"以砚掷之，不中；复扑以笔，脱帽俯伏不起。上命扶出，至东华门，遇镇抚，曰："若等谄梁芳倾俊，俊死，若等不得独生！"章瑾，以宝石得幸，上命其传旨进锦衣镇抚。恩曰："镇抚掌天下狱，极武臣之美选也，奈何以小人得之？"不肯传。上曰："汝违我？"对曰："非敢违命，恐遭法也！"都御史王公恕屡上疏切直，恩每阴扶之，免祸。弘治初，大开言路，言官指内臣为刀锯之余，太监覃昌等大怒。恩曰："彼言是也，吾等本刑余之人，何为怒之也？"

又常随何鼎，余杭人，性俭，素好读书，冬夏衣服，止是数袭。弘治间，目见张后兄弟出入宫中，心甚忿之，以为祖宗法度，不许外人到此。一日，孝宗与张饮，偶起如厕，除御冠于执事者，张戏之，又带酒污宫人。鼎遂持瓜候宫门击之，赖太监李广传露得脱。明日上疏，随被张后杖死海子。时翰林某有诗曰："外戚擅权天下有，内臣抗疏古今无；道合比干惟异世，心于巷伯却同符"之句。

又萧敬，闽人，知累朝制度，而且勤学善书。弘治间当国，甚慊时宜。正德间，内臣用事，萧不与其党。以至景泰间，兴安刚直，亦俱可取。

土木之败

正统间，自宦官王振专权，上下受害，灾异迭见：丁卯、戊辰年，浙江绍兴，山移地动，白毛遍生；陕西二处山崩，一处有声叫，三日移数里。皆不敢详奏。又黄河改流东向，淹没千家；南京之殿，一火而尽。是夜大雨，明日殿基生荆棘，高尺余，方始下诏，则四方盗起矣。

至己巳七月八日以后，胡虏入寇之报，一日数次，振乃不与人谋，而遂挟天子亲征。九卿科道上章留之，不从。连夜传旨驾出，总兵官以下亦弗预知，军士俱无备，文武大臣匆匆随焉。初至龙虎台札营，一鼓即虚惊，众以为不祥；明日，过居庸关，建牙枭来集上，人心愈疑；又明日，过怀来；又二日，过宣府；日去一日，非风即雨，声息愈急，人情汹汹。大臣七奏班师，皆不报，亦王振主之也。时虏逼近，遣成国公率五万兵迎之，奈公有勇无谋，冒入鹞儿岭，寇则两翼夹攻，杀之殆尽。时方移营土木，近水草也。盖此山旧有泉，流入浑河，未尝干涩，至此适涸。军士二日无水，掘地至二丈不得。寇见不行，亦退围。我军因抬营南就浑河，行未三里，寇见之，遂群噪而冲，我军颠顿，无一人执戈，相与枕藉，任胡骑蹴踏之矣。由是车驾蒙尘，太师英国公、兵部邝尚书，竟不知死所也。盖北虏临敌，必待人动而后来冲；使我师坚壁，未必如此速。奈何天绝其水耶！幸而胡虏贪利，不专于杀，二十余万人，伤者半而死者三之一，骡马衣甲器械，尽为胡所得，岂偶然耶？时八月十五日。

平头巾网巾

今里老所戴黑漆方巾，乃杨维祯入见太祖时所戴。上问曰："此巾何名？"对曰："此四方平定巾也。"遂颁式天下。太祖一日微行，至神乐观，有道士于灯下结网巾，问曰："此何物也？"对曰："网巾，用以裹头，则万发俱齐。"明日，有旨召道士，命为道官，取巾十三顶颁于天下，使人无贵贱皆裹之也。至今二物永为定制，前世之所无。

二　卫

太祖国初时，立君子、舍人二卫。君子卫居文官子弟，舍人卫居武官子弟，以宣使李谦安子中领焉；昼则侍从，夜则直宿，以为心腹。登报后，总兵官家眷俱要京中居住，谓同享富贵，二者虽若宠之，实防之也。

国初状元

国家洪武元年乃戊申，以辰戌丑未论为殿试，则当在庚戌是也。故苏州《钱氏世谱》：庚戌安大全为状元；《姑苏志》又以为金琦。殊不知当时求才之急，一年二三开科也，如

乙丑之榜。吾杭花伦，又有丁显，是春秋二次矣。且或每年或间一年，亦不可知。《登科录》以为自四年始，则为辛亥，而非子午卯酉之期，是国初不可以今日论也。洪武丁丑，福州人陈郯知天文，传胪之日，私语同辈曰："今岁状元必不利。"唱名乃郯，太祖以其榜中皆南人，诛考官刘三吾等并郯，后复别取，乃北人韩克忠为首。杨升庵在本朝极博者，亦以韩为辛未，与许观一年而二状元，且不知陈事，盖世远难知故耳。

卷十五　义理类

晋史列女传未当

唐太宗英明之主而有惭德，故修《晋史》，虽出于臣下，夫岂不一过目哉？其《列女传》中，所收不过三十，而无中闺之礼者四人焉；余或识明才赡，不过一事一艺之美。虽陶侃、周顗之母，可称曰贤而已，谓之曰烈，可乎？王浑妻钟琰，已载之于后，实可耻之甚。王凝之妻谢道韫，每不乐夫，致谢安责以何恨之言；且闻叔与客谈不胜，则遣婢白之，欲为小郎解围；后虽为夫报仇被掳，又不闻其死节，诸岂妇人事耶？窦滔妻苏若兰，因夫取妾，妒忌特甚，夫怒弃之，则织锦回文以感动之；文虽奇妙，又岂女人之德耶？至于李玄盛之后尹氏，乃再醮之妇，亦取入列女，吾则不知何谓也。

丧天真

予友刘知县敬宗，一日敝衣草履独行，遇诸涂，予戏曰："衣者身之章，毋乃亵乎？"刘曰："子不知予当官时，有不可对妻言者，此岂谓之无耻耶。汝真林下之人而任天真也。"予不觉悚然，敬其言之诚，自以言之不及耳。后见《乖崖集》有诗寄陈抟曰："世人大抵重官荣，见我西归夹路迎。应被华山高士笑，天真丧尽得浮名。"因忆张咏尚尔如此，益高刘言之不欺。呜呼！仕路丧天真，从来可知也，其不丧者几人哉！

兄弟异性

诸葛亮弟兄各仕一国，亮与瑾共族，而诞又远矣。况当鼎立之时，自足立业，非若文文山之弟文璧，既同胞而同仕于宋，璧一旦降元，曾不思兄何所为，而我立于其朝可乎？有讥之者曰："江南见说好溪山，兄也难时弟也难；可惜梅花各心事，南枝向暖北枝寒。"以为诗史。予以此诗亦未得也。夫人视文山死节似难，而不知彼视之易耳；弟乃无耻，不知忠义而苟生，又何难哉？不知者以璧与文山乃再从，予见文山寄璧之诗曰："亲丧君所尽，犹子是吾儿。"故后文升史系文山之子也。若张世杰，乃范阳人；张弘范，易州人，金将张柔之子也。但世杰曾从柔戍《墨谈》以为弟兄，误矣。果如文山同胞，则兄难弟难

之句，其于厓山之时庶几也。

赵松雪不知大头脑

赵松雪有“十高”之称，惜乎失身仕元，每每因画为诗人所讥。至于“往事已非那可说，且将忠直报皇元”，此元世祖命松雪作讽留梦炎者，今亦为人讥子昂，误矣。予但曰：此二句即唐太宗之评魏武，乃所以自状之说。昨观其《逸民古诗》三章，则好德之心未忘也。《谿上之诗》曰：“锦缆牙樯非昨梦，凤箫龙管是谁家?”其自伤感亦甚矣。先正有言：“人要知大头脑处。”悲夫!

顺帝始末

顺帝乃宋恭帝所生，元明宗取为养子。既立为帝，幽徙文宗之后，放杀文宗之子。自文后不立己子而立顺帝，则顺帝所为，可谓逆天不仁，罪不容诛矣。然而复宋之仇，绝元之统，冥移暗夺，世主沙漠，昌大赵脉，天报宋家，亦何厚耶？至于失国，君虽不明，史氏有言：“风宪为不捕之猫，将帅乃反噬之犬。”是亦天之所以阴使也。殂于应昌，荒猝以西江寺梁为棺，随为我国家岐阳王所袭，此则报于文宗之后也。自后妃以及金宝器物，无所不获，独太子爱猷识理达腊走脱，亦天之不绝宋也。我太祖以其知天命而谥之为顺，彼胡自谥为惠宗云。

羲之子昂

余尝观羲之《谏殷浩北伐书》，喜其事理通畅，深中当时之弊；劝其辑和朝廷，又见明识远略。又尝见赵子昂论至元钞法与说彻里论桑哥罪恶，亦深中事宜，而忠谋不浅。一则朝廷不能大用，留心翰墨；一则累于翰墨，而年老遂已。羲之岂可以清谈者目哉，子昂岂可以书画者例哉。是皆以其小而掩其大耳。故宋杞尝曰：“世独以善书称之，何待羲之之浅也；又以山阴书扇事为图，尤可笑也。”杨载称子昂曰：“知其书画者，不知其文章；知其文章者，不知经济之学。”讵不信夫！惜子昂第失其大节耳。

邪正天赋非至亲可移

夫人莫不欲其族属贵盛，又莫不欲族属之为天子也。宋王安石引用小人以作新法，而弟安国力非之；韩绛附会安石，制置三司条例以得宰相，而弟维力争之；曾布当元符、靖国之时，阴祸善类，而弟肇移书力劝之。此皆以弟谏兄，又何说耶？唐朱全忠既已灭唐，其兄全昱厉声曰：“朱三，汝本砀山一民，从黄巢为盗，天子用汝为四镇节度，富贵极矣，奈何一旦灭唐家三百年社稷，他日得无灭吾族乎?”司马昭初弒高贵乡公，其叔司马孚枕帝之尸，恸哭曰：“杀陛下者，臣之罪也。”武帝受禅，孚则不肯就道，执陈留王之手，欷

歔流涕曰："臣死之日，大魏之纯臣；临终遗命，亦自谓有魏贞士。"呜呼！前之数人，以弟谏兄，可谓邪正不类矣；后之朱全昱、司马孚，弟侄为帝，己为皇族，富贵人熟不愿者，反能仗义大言，引过自责，其视助恶不忠者何如？此性之所以天赋，非学问能使之然也，故虽骨肉不伦耳。

蛇　报

世传方正学之祖葬时，其父夜梦老人告曰："吾族久居于此，幸待迁而发土。"明日，掘土得蛇窟，而蛇不可数计，一时尽捶死焉。时正学之母有妊，见有黑气一道入座，其后正学先生之灭族，以为蛇托生而报之耳。又言先生之舌似蛇，尤可笑也。昨见《江湖记闻》云：吴玠帅蜀时，以杀金坪丛茂，恐奸寇匿中，将焚时，忽老妪携子辕门告曰："闻制置将焚山，此军令也，不敢阻。但母子久居，愿少从容迁去，否则亦必灭尔族。"吴叱之，竟焚，明日岩下死大小蛇各一；然火焰时，中见黑气一阵从东南去。适制置子妇正产，产即曦也。予意方之传言，或即吴之事也，否则何其传之相似耶？或杀蛇事有，而黑气之说无也。且许旌阳为诛蟒而得仙，正学之父为杀蛇而得正学，是报之善也。况先生一死，令名千古，诛夷一节，反以为蛇之报耶？又当时齐、黄辈之诛夷，抑又何为之而报耶？此必好异小说家或佛氏之徒，故为是言以愚民耳，岂理也哉！若吴曦为逆而族，以为蛇报，此或一道也。

四　雪

杨国忠尝以沉香为阁，檀香为栏槛，麝香和泥为壁，至牡丹开时，登阁以赏，谓之四香阁。王介甫尝谓："梨花一枝春带雨、桃花乱落如红雨、院落深沉杏花雨、珠帘暮卷西山雨，谓之四雨诗也。"予又以杨之四香，乃三真而一假，借花之香也；王之四雨，既借于花，孰不可者，惟红雨似实，于珠帘又出于花之外也。如李白之"梨花白雪香"，元穆之"落梅香雪浣苍苔"，东坡之卧海棠，"泥污胭脂雪"，杨廷秀之木犀，"雪花四出剪鹅黄"，是皆真以花为雪，而雪且各色也。园林中植此四花，以四雪取名为亭，可谓清标之至，陋杨之香而过王之四雨矣。

命

夫贵贱寿夭，固命矣。闻沈石田周与同郡卢知县钟，年月日时皆同，而仕隐不同；意者沈虽无官，而清名胜之矣。吾杭吴参议鼎，与徐宪副之子应祥，亦同年月日时，吴既贵而子亦中举；徐于二者不独皆无，亦未见其有胜者。意又或时刻前后之不伦也，第于每会试三四百名进士，未尝有一人同者，岂天下之广，读书者之多，更无可同者乎？是命真不足信也。不足信则显显推而验之者又何欤？前定之数又何欤？噫！此造化之妙，不可遍测焉，比比而测焉非造化矣。推而极之，造化亦莫得而自知，圣人所以罕言也。

陈子柽

元四明陈子柽作《通鉴续编》书宋太祖废周主为郑王，雷忽震几。子柽厉声曰："老天便打折陈柽之臂，亦不换矣。"翼日，又梦至一殿中，有衣黄如王者起坐，谓子柽："朕何负卿，乃云朕为篡耶?"子柽心知为宋祖，对曰："陛下欲臣死即死，史贵直笔也。"后陈为我太祖所戮，人以为报。予以太祖戮之，非报于废字也，报于元字也。夫臣之逐君，非废而何？雷声之震，偶相值耳；苟有是梦，宋祖亦自知愧，又何能假太祖之手而戮之耶？然则唐太宗之托梦温公，又何曾有所处耶？且《续编》末论宋亡，而借邵子皇帝王伯之数，为元会运世之说，以谓大元混一，揭宋之土地而归职方，国号曰元，年号曰元，岂非世复为元之数乎？夫经世之元，十二会之名也；胡元之元，取大哉乾元之义。今以宋为末世，元为皇初；谓冬复为春，世复为元。谄谀张大，谬妄牵合。谓之直笔可乎？不知中华夷狄之道，得罪名教何如哉！太祖驱胡而清华，政其所以当诛也。

推背图

推背图，传唐李淳风作也。予尝于万都宪五溪处见之，杳难明验，因而告曰："记忆宋禁谶书，犯者日众，艺祖特以此书紊其次而杂书之，传数百本于人间，使传者懵其先后，不复可验，遂为弃之。此或是欤?"五溪曰："得矣，可以告同类不观可也。"

山水真假

予尝笑人见好画，曰："逼真山水。"及见真山水，曰："俨然一幅画也。"是不知孰真而孰伪耶。昨读杜诗《题蜀道画图》有曰："华夷山不断，吴蜀水相通。"是又以画为真矣。又读曾吉父诗云："断崖韦偃树，小雨郭熙山。"岂非又以真者为画乎？据此，古今胥可笑也。

织　屨

《韩非子》云：鲁人身善织屨，妻善织缟，而欲徙于越。或谓之曰："子必穷矣。"鲁人曰："何也?"曰："屨为履之也，而越人跣行；缟为冠之也，而越人被发。以子之所长，游于不用之国，欲使无穷，其可得乎。"予以此即齐王好竽而抱瑟于王门，颜驷遇三帝而非其所尚。所谓邓林之林，植于培楼之丘，则悖矣；荆山之璞，产于瓦砾之场，则非矣；士之不遇，岂非命欤。

君臣难全

宋高宗时，可谓有臣无君，此中原之不可复也；金世宗时，可谓有君无臣，此治功之

不能成也。观于全史可知。

人　中

人居天地之中，天气通于鼻，地气通于口。天食人以五气，鼻受之；地食人以五味，口受之。此穴居中，故云：若曰人有九窍，自人中而上皆双，自人中而下皆单，故云。此则可名为窍中矣。

人神尻神

人神逐日流行于四肢百骸，而独不在耳目者，盖耳目以司视听，神明出入之所也，故不系于众人。头法天，足法地；尻者，尾骶也，居脊骨之穷，任一身之重，而当百骸之中，法乎人者，所以独取此。

人身阴阳

阳之数，一三五七九，是有首而无尾也；阴数，二四六八十，是有尾而无首也。故人身阳会于首而不至足，阴会于足而不至首也。

雪血色

雪者，雨水之凝结之成形，则从金矣；是生气盛而见，毋乃反本也，故雪色白。血为阴而属水，坎之体，阳也；气动而血行，阴乘阳矣，故色赤，去体久而黑，亦反本之义也。

手足心

人之手心，通心气，包络经；心属火，火性动也，故抓之应心而悦，不痒也。人之足也，涌泉穴，通肾气；肾属水，水性静也，故抓之心畏惧而怕痒也。

师生争名

《语林》云：马融算浑天，不合；召郑玄，令一算便决。及玄业成辞归，融心忌焉；玄亦疑有追者，乃坐桥下，据屐在水上。融果令人追之，既而告左右曰："玄在土下、水上、据木，此必死矣。"遂罢追。予尝叹其师于弟子，何忌才如此？马融又安得为大儒耶？因思世传张长史学吴画不成而为草书，颜鲁公学张草不成而为真书，世岂知其然哉！此为弟子忌师故也。夫二子才气既与师等，则功虽与齐，名必在下，故欲别成一艺以自名。呜

呼！世不古也，自非大圣贤，熟无争忌之敝哉？

二琰不当入列女传

蔡琰，邕女也，初适卫仲道，为胡骑所获，在胡生二子；曹操赎归，再嫁都尉董祀，不特再醮而已也。虽天生知音，能辨琴弦之断，善书能文，不忘父书之遗，何系于四德哉？所谓大本已失。钟琰，繇孙也，适王浑，生济。浑尝与之同坐，济过庭而浑曰："生子如此足慰矣。"琰笑曰："若使新妇得配参军，生子不翅如此。"参军，浑弟沦也。琰心欲沦，何其淫也！不满于夫可知矣。虽聪慧弘雅，能文有识，妇人何贵于此哉！二琰收入《列女传》，是故显其丑也。

须　发

人之须发，血之余也，各有所属；发乃太阳之毛也，太阳属心火，火炎上，故上生；眉乃少阳之毛，少阳属肝木，木多傍枝，故侧生；须乃阳明之毛，阳明属肾水，水流下，故下生。少年而黑者，血色黑；中则变白者，白，气色也；老尽白者，血耗而气存之时矣。

胎卵生物

凡禽卵生，卵系于背，此本乎天者亲上，故能飞；凡兽胎生，胎则在腹，此本乎地者亲下，故走耳。

道家五炁

道家有东方九炁木德星君，西方七炁金德星君，南方三炁火德星君，北方五炁水德星君，中央一炁土德星君，此庚子数也。以纳音五行之子，就天干上数起，遇庚字在第几，即其位也。如壬子木自壬数，遇庚第九，故东方九炁也；甲子金自甲数，遇庚第七，故西方七炁也；戊子火自戊数，遇庚第三，故南方三炁也；丙子水自丙数，遇庚第五，故北方五炁也；庚子土就得第一，故中央一炁也。庚乃金，金为受炁之始，故五方之炁以数加焉。

世　道

富贵易溺，道义难行。近惟科目取人，举业日盛，而经学浅也；人心尤入于利，故贿赂人行而礼币无。诔铭太甚而史书非，谄谀日盛而风俗薄；在上者好古矫俗不能保其位，在下者特立操行不能存其身，真欲痛哭流涕也。王文宪公诗云："后世求才术最疏，三年

三日决荣枯。”噫！欲复古治，尚汉取士可也。

人物生

人物之生，《大戴礼》以物得生数，故鼠孕一月，猫二月，狗三月，猪四月，猿五月生也；人得成数，故十月生也；牛马虽十二月，象三年，亦在生数论。与《淮南》所载主日主辰穿凿之说，似差胜之。予又以为鹿乃六月，而虎七月生者，抑岂生数也耶？道理难穷，此圣人常示人当然，而不示人所以然也。

恶　俗

旧闻温州乐清近海丐户，多有弟兄合取一妻，以其易于养赡也。弘治间，为上司治以大罪而绝。近闻湖广边方，多有子方十余岁，即为娶年长之妻，其父先与妇合，生子则以为孙也。故每每父年二十时，有子已十余岁矣。予意此皆山海岛夷之俗，由胡元以来未变也，为抚巡有司者，奏以大罪，严禁其俗方可。

金生水

五行之生，惟金生水为难明。盖五金何能生水？殊不知金为气母，在天为星，在地为石；星为气之精，石为气之形，水生于气之聚也。天地之气交，则石生云而星降雨矣，故有雨之夜，星不见焉。又按《天文志》，以星动摇而为风雨之候，石津润而为雨水之应，此非金生水而气化之义欤？五行以气为主，是以五行之序，以金为首也。

草木绿色

予尝见画者以青黄之色和而成绿，然后知木色本青。今草木俱绿者，草木因出于土，则生养混融而绿矣。

十八重地狱

《龙舒经》云：眼所见之处，耳所闻之处，鼻所嗅之处，舌所味之处，身所触之处，意所思之处，谓之六根界；色声香味触法所在，谓之六尘界；眼识色处，谓之眼识界，耳闻声处，谓之耳识界，并鼻识界、舌识界、身识界、意识界谓之六识界，总谓之十八界。夫十八界，即十八重也。佛氏以即心是佛，妄行为业，皆目前者也。今六根、六尘、六识不得其所，即地狱耳。世所谓十八重地狱者，非此而何？若以为真有，若另有他说，恐皆非也。六根、六尘、六入识界，又解见《楞严经》

伤寒传足不传手

尝言伤寒传足不传手。予思人身血气，昼夜循环，岂有止行足而不行手者；况风寒之中人，先入荣卫。及见有解者曰："足，三阴三阳，其行于身也长，故受邪多；手，三阴三阳，其行于身也短，故受邪少。是以传足不传手也。"又观此事难知曰："伤寒五日后，渐变神昏；十日如醉人，此热传手少阴心经。"心尤疑之，及后读《琐言》曰："伤寒者，乃冬时感寒即病之名也。冬乃坎水用事，其气严寒凛冽，水冰地冻，在时则足太阳少阴，正司其令、触冒之者，则二经受病；其次则足少阳厥阴，继冬而司春令，而亦受伤，何也？盖风木之令，起于大寒节，正当十二月中，至春分后方行温令，故风寒亦能伤之。手之六经，主于夏秋，故不伤之。"然后痛快明白，此节庵所以为医伤寒之师，而有的本诸书之妙也。

梦

诸书论梦，惟李太白《潜书》，谓为魂游心溺乃当。盖魂乃阳气也，主于情而动于外，故人日用，因物以迁；夜而寐焉，魂触于物，因想者因而形矣。盍观其老而梦也，所历皆少壮之事，岂非魂为少阳之气也哉，若曰人之神也，神为一身之主宰，出即人死，故曰尸解而神游。若《列子》谓神遇，指在内者言，如梦、寒、渴是也。

志状不备

胡文定之作《龟山志铭》，不载高丽王问"龟山先生在何处"之言，勉斋为文公之状，不载金人问"朱先生安在"之语，岂蛮夷不足为轻重哉？抑二先生之尊敬不在于一时哉？又伊川作明道行状，不言受学于濂溪。此岂非传道之大，不必书耶？抑又以乃兄不当在弟子列耶？端不可测三公之意。

人名不同

《雉朝飞》，《乐府解题》、《古今注》俱曰："齐沐犊子作也。别书又称牧犊子寒食之事，《左传》以为介子推，《琴操》以为介子绥，《说苑》诸书皆曰介子推。二名俱不知孰是也，拈书质诸博雅。

名事相似

汉王祥孝母，卧冰得鱼；晋王延亦为母欲鱼，扣冰而哭，忽鱼跃出冰上。汉洛阳大雪，令以袁安死，除雪人，见其高卧；又《先贤行状》载：胡定字元安，时大雪，而县令

遣掾排雪，见定绝谷。夫二人皆孝母求鱼之冰，名音又似矣；胡之字，又浑于袁名，因雪而令遣人求见，可谓切相肖者也。今世止知王祥、袁安之事，故拈出之。

素　问

《素问》文非上古人得知之，以为即全元起所著，犹非隋、唐文也，惟马迁、刘向近之，又无此等义语。宋聂吉甫云：既非三代以前文，又非东都以后语，断然以为淮南王之作。予意《鸿烈》解中内篇文义，实似之矣，但淮南好名之士，即欲藉岐黄以成名，特不可曰述也乎。或者医卜未焚，当时必有岐黄问答之书，安得文之以成耳。不然，阴阳五行之理，学思固得；人身百骸之微，非圣不知；何其致疾之由，死生之故，明然纤悉？此淮南解性命道理处，必窃《素问》，而诡异奇瓌处，乃苏飞等为之也。故宋潜溪以淮南出入儒、墨，不纯正，此是也。且淮南七十二候与《素问》注皆多芍药荣、五物玫；麦秋至为小暑至，较《吕氏春秋》不同，则王冰当时亦知《素问》出淮南也。岐黄之文，至于首篇曰上古，中古而曰今世，则黄帝时果末世耶？又曰以酒为浆，以妄为常，则仪狄是生其前，而彼时人已皆伪耶？《精微论》中罗裹雄黄，《禁服篇》中歃血而受，则罗与歃血，岂当时事耶？予故以为岐黄问答，而淮南文成之者耳。

卷十六　义理类

葬

葬，一也。有古之人不如今者，有华之不如胡者，何也？今之葬者，衣衾棺椁之外，虽富贵之极者，不以一物为殉；古人之葬，多殉金玉铜器，故后必为人所发，残其骸骨，至今尚尔。伤哉！中国葬且树且封，其圜堂一见知之；胡人之葬，务平实其地，望之则曰陵墓在焉，过时虽子孙亦不知其处也；久之，相化为土，发掘之事何有？

天地气味

天以五气生万物，气无臭味，故风雨霜露自天降者，皆无味也；地以五味养万物，味具形质，故地生者皆有味焉。

脾胃视听

东垣以脾胃为主，盖胃受水谷，脾气运动而后腐熟；水谷化，生血气，人资以生也；故凡人获脾胃壮盛，则百病不生，悠悠寿考矣。予又思之：脾胃属土，土动则生，如畎亩

必假耕耘而后堪于种植；眼眶属脾，开眼则眶动，眶动则脾应之而亦动；四肢属脾，瘖则四肢动而脾应之而亦动，故昼能饮食，夜寐则不能也。是知脾胃相资，当以运动为功用耳。丹溪以肾水为主，盖肾水足而血气盛，则病不生也。然血气之用。多寓于视听，何也？经曰：心为血主，而肝则藏之；肺为气主，而肾则纳之。然肝窍，目也；肺窍，耳也。目之司视，乃血为之用；耳之司听，乃气为之用；周章万变，皆本于耳目焉。予又思之：始人之气血之盛，则视听易用；男子八八六十四岁，女人七七四十九岁，气血既衰，耳目之聪明减矣；积日又久，气血涸矣，故人至上寿，虽无疾病亦死。修仙家欲绝耳目之欲，有所由也，岂非息耳目所以养肾水耶？知此，则李主脾胃，脾胃属动；朱主肾水，肾水当静；动静虽曰循环，又必静为之主。盖气血胜而脾胃则壮，脾胃虽壮而气血生觉难矣。

人身一小天地

传云：人身一小天地。天形圆而在上，人之首圆应之；地形方而在下，人之足方应之；四时运于表，四肢应于外也；五行处于里，五脏应于内地。至以一节言之，人身之肝位在右，而脉却见于左手，若北方北斗天枢，在张宿十度，而分野反在南方；人身之脾位在左，而脉却见于右手，若南斗六星二十五度，而分野反在北方。《灵枢·邪客篇》亦尝言之，但曰“天有五音，人有五脏”，似亦少差，予今特举其要也。

土馒头

《续仙传》：有卖药翁尝呼曰：“有钱不买药吃，尽作土馒头去。”此言最警悟。范石湖所谓：“总有千年铁门限，终须一个土馒头。”本此。

墨磨人

宋石昌言：藏李廷珪墨不用，但玩之而已。或戏之曰：“子不磨墨，墨将磨子。”后东坡见昌言墓木曰：“木将拱矣，墨固无恙。”予以与“留与他人乐少年”同意。

荒　亲

吾杭有荒亲之礼，询之四方皆同。盖以父母死不得成亲，而于垂死之日，即讲亲迎之礼，有至亲没而禁家人举哀以为之者。予以此必胡元之俗，流至于今。夫父母之死，人子不欲生之时也，而且停哀忍痛，以讲此欢乐之事，此岂有人心者哉！作俑者不特肆诸市朝矣。昨观所见集中，亦如予论，则知宋以来有之；因仍苟且，多为惜财之小而忘大义，奈何诗礼之家亦如是耶？呜呼！斯举也，何代禁耶？

名人无耻

文天祥在燕京时，欲为黄冠去国，南官王绩翁欲合谢昌元等十人请保释之，世祖亦有然意，留梦炎曰："不可，天祥倘出，复召号江南，置吾十人于何地?"遂寝其事。我太宗渡江靖难之时，廷臣胡广、金幼孜、胡俨、解缙、杨士奇、衡府纪善、周是修，同约死节。明日，惟是修诣国子监尊经阁下缢焉。他日，士奇为之作传，与其子曰："向使同尊翁死，此传何人作也?"呜呼！众固可责矣，若留、杨数言，尤为无耻之甚；读书明大义，至此尚尔云云，天理人心安在哉！

三国与宋用人不同

人才之盛，莫三国与宋也，皆不能成功者。三国人才，大小各尽角立而不下，故至衰败之后，方混而一。宋有人而不用，用而不专，专而复为小人所间，总谓不能尽人之才，故必至失国。呜呼！非数也耶。

称名不雅

古人婢妾之名，或以玉具，或以花柳，或以清奇之物各义命之，随其意也，若李庚之婢曰却要，潘杭之妾曰解愁，甚不雅耳。士君子忌之。

元祐党碑伪学逆籍

元祐党碑，宋立于文德殿之东壁，蔡京书之也。伪学逆籍，作恶于韩侂胄，颁行天下者也。然皆一时贤人君子，遭厄被诬，岂知实所以显扬诸君子之名于千万世矣哉？惜史未能全收，人未尽知。今考参《道命录》、《陶朱新录》等书，分门共录，载之于左，使后学之士，一览可知，庶不至善善恶恶之颠倒也。然元祐之党，刘元诚谓止七十八人；庆元之党，黄勉斋谓非党者甚多，此又不知何据而云，尚俟熟史者证之。

文臣曾任宰臣执政官二十七人：

司马光、文彦博、吕公著、吕大防、刘挚、韩忠彦、曾布、梁焘、王岩叟、苏辙、王存、范纯仁、郑雍、傅尧俞、赵瞻、韩维、孙固、范百禄、胡宗愈、李清臣、刘奉世、范纯礼、安焘、陆佃、黄履、张商英、蒋之奇。

曾任特制以上官四十九人：

苏轼、刘安世、范祖禹、朱光庭、姚勔、赵君锡、马默、孔武仲、孔文仲、吴安持、钱勰、李之纯、孙觉、鲜于侁、赵彦若、赵卨、王钦臣、孙升、李周、王汾、韩川、顾临、贾易、吕希纯、曾肇、王觌、范纯粹、吕陶、王古、丰稷、张舜民、张问、杨畏、邹浩、陈次升、谢文瑾、岑象求、周鼎、徐勣、路昌衡、董敦逸、上官均、叶涛、郭知章、

杨康国、龚原、朱绂、叶祖洽、朱师服。

余官一百七十七人：

秦观、黄庭坚、晁补之、张耒、吴安诗、欧阳棐、刘唐老、王巩、吕希哲、杜纯、张保源、孔平仲、汤鹗、司马康、宋保国、黄隐、毕仲游、常安民、汪衍、余爽、郑侠、常立、程颐、唐义问、余卞、李格非、陈瓘、任伯雨、张庭坚、马涓、孙谔、陈郛、朱光裔、苏嘉、龚夬、王回、吕希绩、吴俦、欧阳中立、尹林、叶伸、李茂直、吴处厚、李积中、商倚、陈祐、虞防、李祉、李深、李之仪、范正平、曹盖、杨琳、苏昞、葛茂宗、刘谓、柴袞、洪羽、赵天佐、李新、衡钧、兖公适、洪百药、周谊、孙琮、范柔中、邓考甫、王察、赵峋、封觉民、胡端修、李杰、李贲、赵令畤、郭执中、石芳、金极、高公应、安信之、张集、黄策、吴安逊、周永徽、高渐、张夙、鲜于绰、吕谅卿、王贯、朱纮、吴朋、梁安国、王古、苏迥、檀固、何大受、王箴、鹿敏求、江公望、曾纡、高士育、邓忠臣、种师极、韩治、都贶、秦希甫、钱景祥、周绎、何大正、吕彦祖、梁宽、沈千、曹兴宗、罗鼎臣、刘勃、王拯、黄安期、陈师锡、干肇、黄迁、莫俟正、许尧辅、杨朏、胡良、梅君俞、寇宗颜、张居、李修、逢纯熙、高遵恪、黄才、曹盥、侯显道、周遵道、林肤、葛燁、宋寿岳、王公彦、王交、张溥、许安修、刘吉甫、胡潜、董祥、杨璟实、倪直孺、蒋津、王守、邓元中、梁俊民、王阳、张裕、陆表民、叶世英、谢潜、陈唐、刘经国、扈充、张恕、陈并、洪刍、周锷、萧刓、赵钺、滕友、江洵、方适、许瑞卿、李昭玘、向纲、陈察、钟正甫、高茂华、杨彦璋、廖正一、李夷行、彭醇、梁士能。

武臣二十五人：

张巽、李备、王献可、胡田、马谘、王履、赵希夷、任潜、郭子旂、钱盛、赵希德、王长民、李冰、王庭臣、吉师雄、李愚、吴休复、崔昌符、潘滋、高士权、李嘉亮、李琉、刘延肇、姚雄、李基。

内臣二十九人：

梁惟简、陈衍、张士良、梁知新、李倬、谭宸、窦钺、赵约、黄卿从、冯说、曾寿、苏舜民、杨偁、梁弼、陈恂、张茂则、张琳、裴彦、李偁、阎守懃、王绂、李穆、蔡克明、王公基、王道、邓世昌、郑民简、张怙、王化臣。

为臣不忠曾任宰臣二人：

王珪、章惇。

伪学逆党籍宰执四人：

赵汝愚、留王、王蔺、周必大。

待制以上十三人：

朱熹、徐谊、彭龟年、陈传良、薛叔似、章颖、郑湜、楼钥、林大中、黄由、黄黼、何异、孙逢吉。

余官三十一人：

刘光祖、吴祖俭、叶适、杨方、项安世、李垕、沈有开、曾三聘、游仲鸿、吴猎、李祥、杨简、袁燮、陈武、田澹、黄度、张体仁、蔡幼学、黄灏、周南、吴柔胜、王厚

之、孟浩、赵巩、白炎震。

武臣三人：

皇甫斌、范仲壬、张致远。

士人八人：

杨宏中、周朝端、张道林、仲麟、蒋仲、徐范、蔡元定、吕祖泰。

发黑白

人之发白有迟速者，世以多思虑者早白。盖以发乃血之余，心藏血，心役于物，不能滋荫也。故谢超宗人狱而发白，周兴嗣成书而发白。然予所见，有年齿虽同，而劳苦安逸迥然各异，逸者反白，劳者反黑，似不在思虑所致也。每询其人，多在父母之传流。近又见镇江丁氏一族，家多显宦，少长尽皆白发，此顾恺之对简文曰："松柏之姿，蒲柳之质。"自不同耳，言虽近于谀上，是或一道也。予已论须发矣，此又余意。

渊明非诗人

真西山论陶诗："荣木之忧，逝川之叹也；贫士之咏，箪瓢之乐也。"以公之学在经术中来。予又以公非自经术，自性理中来。夫《饮酒》第五首，脍炙人口者也；尝往来胸中，若有所得其好者。夫以第一句"结庐在人境"，似静中有动；第二句"而无车马喧"，似动中有静；三四句"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即心境浑融处地；五句"采菊东篱下"，是潜心求一；六句"悠然见南山"，是得一之征矣；七八句"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乃至和充溢，表里盎然；九句"此中有真意"，所立卓尔，十句"欲辨已忘言"，正末由也已。可见陶公心次浑然，无少渣滓，所以吐词即理，默契道体，高出诗人。有自哉！

混　堂

混堂，天下有之，杭最下焉。有好事者借喻为记，颇得箴规之义，录以告不知耻者。记云：吴俗，凿大石为池，穹幕以砖，后为巨釜，令与池通，辘轳引水，穴壁而贮焉，一人专执爨，池水相吞，遂成沸汤，名曰混堂，榜其门则曰"香水"。男子被不洁者、肤垢腻者、负贩屠沽者、疡者、疕者，纳一钱于主人，皆得入澡焉。旦及暮，袒裼裸裎而来者，不可胜计。苟蹴之，则泥滓可掬；嗅其体，秽气不可闻。为士者每亦浴之，被岂不知其污耶？迷于其称耶？习于俗而不之怪耶？抑被不洁者、肤垢腻者、负贩屠沽者、疡者、疕者，果不相涉耶？抑经其浴者，目不见，鼻不闻耶？呜呼！趋其热而已也。使去薪沃釜，与沟渎之水何殊焉？人孰趋之哉！人孰趋之哉！

郑颜鬼事

怪诞之事多矣，有不可以理格者，孔子所以不言。今可穷者，试言其一、二事。予旧读郑畋事，以为传记怪诞之言，不足信也；及见颜畿之事，意其正史所书，耳目所属，去当时不远，亦岂妄言哉？因格其理，将以质之人人。适府颁邵二泉先生学史到学，检有颜氏之条，断义与愚见同也。因录其事与邵说并区区之见于左：

唐郑畋之父亚，未达时，旅游诸处，留妻与婢在一观中。将产，忽闻空中语曰："汝出观外，毋污吾清境；不然，杀汝也。"妻曰："妇人无归，望圣者悯念。"及五鼓分，娠乃殒。道众乃殡于墙外。亚归，以酒酹之，夜梦妻曰："余命未尽，为神杀也。北去十里有寺，一僧可五十，能活之，当再三哀祈。"亚不以为信。次夕又如此。于是趋寺，果见此僧，初见亦喜，亚告之。初不顾曰："我凡人，岂知幽冥事乎？"亚恳再三，僧怒击之，甘辱不去。久之，僧乃许曰："待吾入定寻访之。"夜半，起谓亚曰："事谐矣。天曙先归，吾当送来。"归三鼓，闻户外人语，即引妻来曰："身已坏，此即魂耳，善相保。"嘱之而去。其妻宛如生平，但恶明处。数年，妻乃别去，曰："数尽矣。"故世传畋为鬼生。

颜含兄畿，咸宁中得疾，就医自疗，遂死于医家。家属迎丧，旐每绕树而不可解，引丧者颠仆，称畿言曰："我寿命未死，但服药太多，伤我五脏耳；今当复活，慎无葬也。"其父祝之曰："若尔有命复生，岂非骨肉所愿，不尔葬也。"旐乃解。及还，其妇梦之，其母及家人又梦之，含乃曰："非常之事，古则有之。"乃发棺，果有生验；然气息甚微，饮哺将护累月，犹不能语，饮食所须，托之以梦；含乃绝弃人事，躬亲侍养，足不出户者十有三年。

邵子曰："人死而复苏者有之。"畿苏矣，能梦而不能言，久之复死，何也？魂魄合而为人，离散则死。若畿者，殆阴复而阳不复欤？不然，则其周旋不舍者何物也邪？是则颜畿既为阴复，而郑妻之复，岂非其阳魂邪？其所以恶明者，犹在阴类故也。

天命性情喻

先辈吴美中瓒，以米砻喻天命：盖以上动下静，运转不已，则米谷四出，如万物之生也，随地之高下污洁之处而投焉，则如人之有富贵贫贱者矣。又以灯油喻性情：以油为气而灯心为质，灯焰乃精神也；及其照物，则为才能；其热者，性也；灯灭而烬落，魄降也；烟气上腾，魂升也；油有清浊，灯心有肥细，乃资质之美恶耳。此乃以粗喻精。实为至理，人亦易晓也，故录之。

龙　象

夫人之所以为人，国之所以为国，以其有义礼，而名器存焉。尝见龙王祠而有敕封者，龙虽灵物，亦兽也；象固至驯，岂可以人礼待之。今龙袭之以衣冠，加之以王号；而

象则食之以二品之料，加之以指挥之称。较之禹驱蛇龙、周公驱虎豹犀象而远之之意不有异乎？贱名器，无义礼甚矣。若太祖于四海四渎，止封某海某渎之神，何其正大。苟为礼官者，建议于庙堂可也。

荀　赵

予尝谓荀子曰："非其人而教之，赍盗粮而借寇兵也，卿独不思李斯之为人也？"又宋祖曰："洞开重门，正合我心；少有私曲，人皆见之。"独不思负世宗，何曲如之，人不见耶？

伯颜子中传

伯颜：字子中，世家西域，其祖父宦江西，因家焉，遂为进贤人。幼读书，即通大义，稍长，无所嗜好，惟耽翫典籍，手不释卷。从钓台夏溥习进士业，四以春秋经领江西乡举，授龙兴路东湖书院山长，改建昌路儒学教授。壬辰兵兴，省臣以便宜授赣州路知事，升经历。时参政全普庵、撒里哈海赤守赣，以伯颜学行醇正，议论激烈，可与有为，以为都事。戊戌，陈友谅陷江西，遣兵围赣，参政命伯颜率壮士百人出，收援兵于邻郡。将行，誓众曰："苟为自全之计者，愿受不测之诛。"至夜三鼓，奋跃突围而出，围兵追不及，乃招募丁壮于龙南、安远、宁都之间，远近响应。值天淫雨，敌势益滋蔓，向义之士，往往惑于飞语，转相煽动，合而复散。伯颜知事不就，乃往南雄，方宣布天子德意，以为集义之策，而南雄亦降矣。众四掠市里。伯颜正衣冠，端坐僧寺禅榻，众骇视不敢犯；见其渠领，则陈大义以拒之，所与俱百人者，屠戮掳获殆尽。既而赣亦陷，全、海二参政死之，伯颜知无可为之机，遂间道入闽。江西右丞章公完者，表为分省员外郎，佐政有声，出奇攻复建昌，遂命浮海献捷京师。因陈江南缓急之势，攻取之方，言论剴切，朝臣惊叹，奏授南恩州知州、福建省郎中。再诣朝堂计事，退见总兵官扩廓于河南，除兵部侍郎，与吏部尚书伯颜帖木儿、张翰铨选广西。舟次镡江，而全闽二广，皆归附国朝矣。伯颜由是潜形遁迹，隐约江湖间；时宦寓公知名愿交者，皆不得一见。以先世有墓庐在彭蠡之涯，乃卜进贤之北山，诛茅剪荆，躬自为创竹屋三间，左图右史，闭户澹如，时寓其忠愤于词翰之间而已。前进士熊钊，操行孤厉，于人少许可，惟与伯颜相厚善，每语及往事，相对悲呜烦促，涕泗潸然下。洪武己未秋，朝廷方搜求博学老成之士，江西布政使沈本立闻伯颜名，遣从事张希颜、训导胡以中以礼来征，语之曰："尔偕进贤知县亲造其庐，若不起，尔毋来见也。"伯颜闻使者将至，慨然曰："是不可以口舌争也。"先一夕，具牲醴，作《七哀诗》，祭其先与昔时共事死节之士，复手书短歌一篇，寄别熊钊，以后事嘱之。夜漏尽，望北再拜，饮药而卒。

赞曰："不事二君非难，而捐生为难；捐生非难，而从容就死为难；伯颜之死，可谓得其义焉。"或曰："伯颜在镡江、闽、广时不死，而死于今日，何耶？吁！向之不死，欲

有所为也；事既无可奈何，存身以永祀，亦义也；今为人迫，而理不可不死矣；不死，则失吾身以存祀，又非义也。”呜呼！若伯颜者，其不负于所学欤。

七哀诗

有客有客何累累，国破家亡无所归。荒村独树一茅屋，终夜泣血知者谁。燕云茫茫几万里，羽翮铩尽孤飞迟。呜呼我生兮乱中遘，不自我先兮不自我后。

我祖我父金月精，高曾累世皆簪缨。岁维丁卯兮吾以生，于赫当代何休明。读书愿继祖父声，白头今日俱无成。我思永诀非沽名，生死逆顺由中情，神之听之和且平。呜呼祖考俯鑒假，笾豆失荐我之责。

我母我母何不辰，腹我鞠我徒辛勤。母氏淑善宜寿考，儿不良兮负母身。肴维新兮酒既醇，我母式享毋悲辛。呜呼母兮毋远适，相会黄泉在今夕。

我师我师心休休，教我育我靡不周。四举滥叨感师德，十年苟活贻师羞。酒既陈兮师冀止，一觞我奠涕泗流。呜呼我师兮毋我恶，舍生取义未为暮。

我友我友全公、海公，爱我爱我兮人谁与同？惟公高节兮寰宇其空，百战一死兮伟哉英雄。呜呼我公我公兮斯酒斯酌，我魂我魂兮惟公是托。

我子我子娇且痴，去往存没兮予莫汝知。汝既死兮骨当朽，汝苟活兮终来归。呜呼汝长兮毋我议，父不慈兮时不利。

鸩兮鸩兮置汝已十年，汝不违兮汝心斯坚。用汝今日兮人谁我冤，一觞进汝兮神魂妥然。呜呼鸩兮果不我误，骨速朽兮肉速腐。

右伯颜子中之传与诗，予因馆于宗主万五溪先生之门。五溪，进贤人也，得观国初进贤诸公私抄诗文；读至子中传，慨《元史》既未载也，而此或又失，千古无闻矣。遂录于稿。呜呼！读子中《七哀诗》，宁不酸鼻！惜其赞有曰：“前之不死铨选，无社稷寄也。”呜呼！太学生亦死之也，以此度子中，是不知子中者。遂为略改数句，以明子中之心，而传之者济阴丁之翰。呜呼！无之翰为文以传，天下不知如子中者几矣。

卷十七　义理类

生　物

万物之生本乎天，故动植之物，其体皆圆；土石之成形也具乎地，故多方，此地之骨肉也。

文景诏

三代而下，称治世莫如文、景。今观文帝之世，三十六诏；景帝之世，二十五诏；而其除租、赐爵、务农、忧恤者，三之一焉，则其史称与民休息可知。呜呼！此后世之所不及也。

医画不能补

《巢氏病源》一书，论证论理，可谓意到而辞畅者矣。予尝惜其当时元方不附方药，使再具之，体用俱全，是书真不可及也。《图绘宝鉴》但纪历代善画名人，及言平日一家之长，师某人已矣。予以为再添言所以，方尽其意。如董源则曰“山是麻皮皴，水是索水，松是爪离”之类；言马远则曰“山是大斧劈，兼丁头鼠尾，松是车轮蝴蝶，水是斗水”，则二人之规矩已寓目前，而后之观其画者亦易矣。虽欲补之，必得自擅其术，记多识多方可也。予尝以画语姑苏周臣、冯表，以医语吾杭孙钝吾侄，惜其相与叹息而已。噫！

书画难易

予尝问能书之人：真草孰难？咸以正书难也。盖以真难方正，草可掩饰耳。后读史，方知果然。史称张长史始同颜鲁公学正书，张知不及颜，遂去而学草，此可知矣。又尝问友人沈懋学仕：“书与画孰难?”沈曰：“画易。”予曰：“何以见之?”彼以画使学某，则看者亦知是某画也；书虽学某书，看者亦可知似某书耶？予戏曰：“可以教矣。”盖《画记》载：吴道子学书于张颠、贺知章不成，因工画，遂深造妙处。此又知难易之分也。

异　情

唐玄宗于兄弟而友爱，同于一帐，则未闻孝养者何也？华歆与管宁、邴原相友之厚者，则其志趣必一也，何善恶之不伦？子路刚强，弥子瑕以色悦人者，同与婿友，不知何以相处？

虎伥亡

人为虎食，魂从于虎，字书谓之虎伥，亡解。凡虎之出入，则引导以避其凶，故猎者捕虎，先设汤、饭、衣、鞋于前，以为使之少滞，则虎不知，以落机阱；否则为虎发机，徒费猎心也。及虎为人所捕，又哀号于其所在，昏夜叫号，以为无复望虎食人矣，若为其复仇然。予将信将疑，昨见《说郛》所收东坡之老僧化虎事，与昔所闻相符，不觉叹曰：

“佹哉！果死不认尸而不知所以致死哉！夫生既被虎食矣，死反为虎之役；幸而虎毙，又从而号哭之，何其愚耶？不自疚耶？”呜呼！小人竭财俯首，以附权贵，为之鹰犬，以备指挥，却乃张皇声势，残人害物；一旦冰山既崩，仓惶莫措，无复有望，反惜其死而悲痛，不悟其非。岂非虎之佹，亡欤？岂非虎之佹，亡欤？

牛羊食草

凡草木经牛啖之必茂，经羊啖之多枯，故谚曰：“牛食如浇，羊食如烧。”意以二物皆畜类而草食者也，何相反之如是？静思牛土畜，土能养物也，故牛色苍而庞厚，有春生之象焉，闻死而觳觫，亦好生之意也；羊金畜，金主杀伐，故羊色白而气腥膻，有秋杀之象焉，见死而无惧，亦喜杀之性也。二物禀性既异，必其口中涎沫亦具是性，故草木之茂枯者，生杀之气致然耳。赘此以俟博物君子。

家野禽

凡家禽鸡鸭之类不能飞，野禽即能飞者，家食雌抱伏而雄不抱伏，得阴气之多，故凝滞而不飞；野禽雌雄皆抱伏，故飞。

食咸加渴食酸止渴

渴者，缘心火炽而肾水涸也，肾气盛而心气平，则不渴矣。食咸则加渴者，咸走肾而泻肾，泻肾则水愈涸；况咸能补心，补心则火愈炽，故加渴也。食酸则止渴者，酸走肝而泻肝，泻肝则火不炽；况酸能益肺，益肺则水自生，故止渴也。

利

古人以诚意正心观人，今观人于利上明白者，可谓君子矣。予尝见数友，利心一发，则虽父子兄弟，素厚朋友，即反心而不顾。呜呼哀哉！末世何人心之不古耶！

刺　纸

予少年见公卿刺纸，不过今之白录纸二寸，间有一二苏笺，可谓异矣；而书柬折拍，亦不过一二寸耳。今之用纸，非表白录罗纹笺，则大红销金纸，长有五尺，阔过五寸，更用一绵纸封袋递送，上下通行，否则谓之不敬。呜呼！一拜帖五字，而用纸当三厘之价，可谓暴殄天物，奢亦极矣。《资暇集》中以唐门状竞用善纸，叹其巧谄，而谓祢正平生于今日如何？予以使李济翁生于今日，不知又如何诋辩也！

将　术

为将者多不善终，虽岳武穆亦然。天道好生；戕生，罪也。术数之高者，终罔得吉，故京房、郭璞，不得其死，泄其化机，神不容也。

永乐大典

成祖命胡广、王洪等编成一书，名曰《永乐大典》，计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一万一千九十五本，目录六十卷。其表文尝见于《蠹精隽》中，然亦不叙中之事实，徒具望洋之叹而已。呜呼！《御览》、《元龟》，不过千卷，人间亦不可得矣。《大典》动以万计，安能使世传也哉？

气类相感

予尝见屠儿杀猪者，眼似猪；割羊者；眼似羊；以其日夕与此物气类相感所至也。故婴儿尤类乳母面貌，可知矣。《后汉书》载：挹娄国人，穴居好养豕，食其肉，衣其皮，涂膏于身，以御风雨。此人之所以似兽也。

久思神助

吾母少未读书，颇信佛法，归吾父时，见同类诵观音经，心甚爱之，然以不识字为恨，心恒欲念之，每一番叶，徒闷而退。一夕，梦金衣大僧合掌向曰："能伏灾风火，普明照世间。"举此二句数次，觉时似有得焉。明发启视此经，不复龃龉，随口如注矣。自是书亦可通。人尽异之，予则以为心久静则慧生，况朝夕心思所致，本体之明，故弗为之助也。但二句固即本经，而其义又似释氏禅教，此亦不可知耳。果真有所谓佛耶？

李易安

赵明诚字德甫，清献公中子也，著《金石录》一千卷；其妻李易安，又文妇中杰出者，亦能博古穷奇，文词清婉，有《漱玉集》行世。诸书皆曰与夫同志，故相亲相爱之极。予观其《叙金石录后》，诚然也。但不知胡为有再醮张汝舟一事？呜呼！去蔡琰几何哉？此色之移人，虽中郎不免。

邓攸弃子全侄

弃子全侄，《中兴书》以其子至暮追及，攸复系子于树。予意子侄皆幼，势难两全，

故弃子而全侄；今既追及，则不惟可与之同行，亦知道路者矣。刘须溪以为无是事，此喜谈全侄而甚之之辞也。然孝之本传及当时之人之言皆同，则又实有是情。呜呼！可与同行而又系之树，有人心者可忍之耶？此所以伯道无儿，何天道无知哉？噫！晋之好名，至此极矣。

生死两异

《淮南子》载：齐人乘舟，遇风波而恐死不暇，久之，自投水中。东晋时，太白犯少微，处士戴逵忧其必当，后隐者谢敷卒。予以齐人非不贪生也，畏死而反忘其生；逵非不畏死也，以理之必至于死；一可谓求生不生，一可谓求死不死。又元人郑玉，字子美，顺帝召为翰林待制，辞而不仕。天兵入徽州时，要致之，自曰："吾岂事二姓者邪？"遂缢而死。方回，字万里，仕宋为严州守，宋末降元，为总管，皆歙人也。予以郑既不受元爵，正当仕我朝，却死于元，此可谓当生不生；方乃宋臣，甘心仕虏，此可谓当死不死。

赵元隆

赵元隆仕元为广西行中书省都事，以才智闻于时。吴元年，王师围永，永守邓姓者自尽。先三月，围桂，元隆谓平章曰："公宜与城存亡。吾昔与邓公同事，良荷知遇，今不死，期效寸尺之功。"六月，王师入西门，元隆守伏波，闻城破，引刀自尽。事定，男宗岳收遗骨归，刘三吾有诗吊云："白头从事紫微垣，一死能令我道完；赴水何惭汨罗叟，裹尸竟在伏波门。他年作传须朋友，此日承宗有弟昆；谁使甄侯诸将吏，皆能为国报君恩。"今《元史》未收，予闻之桂人者。

思礼堂记

吏部侍郎南昌张元祯，为吾乡府尹陈彦成撰《思礼堂记》，发明墓祭之礼，甚当人情，但亦未深考于书也。其曰："周礼不言墓祭者，或制之未备。"殊不知《周礼·冢人》"凡祭于墓为尸"，则墓祭之礼，周公已立之矣。又曰："汉之时已有墓祭。"殊不思孔子葬泗上，子贡庐冢三年；鲁世以岁时祠孔子冢，则春秋以来有之矣。况《开元礼》第七十八云："昔者宗子去在他国，庶子无庙，孔子许望墓为坛。"如时祭祀，则是孔子亦有墓祭之说矣。今为录其文并少辩之，使士人知有所归也。记曰：

"夫礼也者，出于天理人情之自然，而为之节文仪则者也。然时有不同，或制有未备，故三王不相袭。孔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后之议礼者，此其的欤？墓而藏，庙而祭者，周礼也；不言墓祭者，或制之未备也。汉之时，乃有墓祭，亦天理人情之所不可已者。先儒因其不见于三代而以为非礼，不能无惑焉。且墓而藏者，体魄也；庙而祭者，魂气也；魂气无所不之，墓焉，庙焉，熟有而熟无也。且人子之于亲，食焉则若见于羹；入其门，则若见其坐

于寝；视其桮棬而不能举，视其琴瑟书册而不相越；矧于体魄之所在，而可恝不之思，漫不之省乎？且古之祭者，庙以貌之，尸以象之，祼将以求之阴，蔥茅以求之阳，其礼严以周，家具而人行之。今之祭，能然否乎？然墓之祭，亦三代之所当益，而后世之所不可损者，其不可拂人情而废不行也明矣。”

记成，陈乃买鸿胪少卿唐泰碑于其子，将磨去其文而刻此记，有某进士见之，以手抚碑曰：“其薄若此耶，若再磨则不堪矣。”陈闻而止之，买他石以刻焉。此人亦善讽谏者欤。

往来书札式

洪武三年，诏中书省臣曰：“今人于书札，多称‘顿首再拜’、‘百拜’、非实议定。凡致书于尊者，云‘端肃奉书’，答则‘端肃奉复’；平交者，则曰：‘奉书’‘奉复’；上之与下，则曰‘书寄’、‘书答’。”呜呼！今上之与下，大字如批判状；下之事上，岂特“再拜”而已哉！

酒

酴，酒母也；醴，一宿成也；醪，浑汁酒也；酎，三蒸酒也；醨，薄酒也；醑，旨酒也；曰醩、曰酸、白酒也；曰酿、曰醞，造酒也；买之曰沽，当肆曰垆，酿之再亦曰酸，漉酒曰酾，酒之清曰醥，厚曰醹，相饮曰酌，相强曰浮，饮尽曰釂，使酒曰酗，甚乱曰酲，饮而面赤早蛇，病酒曰酲，主人进酒于客曰酬，客酌主人曰酢，独酌而醉曰醮，出钱共饮曰醵，赐民共饮曰酺，不醉而怒曰奠。

拜

拜之议多矣，诸书辩取不同，今揭其人所常行易晓者，以示吾子孙。平衡曰拜，谓磬折，头与腰平如衡也，即今揖耳；下衡曰稽首，即今之躬身至地；顿首者，头叩地也；稽颡者，头至地也；太甲之拜手稽首者，揖而头至地之久也；雅拜者，先下一膝，即今之拜也；周礼奇拜，一拜也；褒拜者，再拜也；凶拜者，拜而后稽颡也；之拜者；古人两膝齐屈，如今之道士之拜也；膜拜者，两手合掌以受颡也；肃拜者，两膝齐跪，手至地而头不下也，如今之妇人叩头者。今之妇人之拜，以为始于武后，不见出处，惟史记后周天元令命妇为男子拜，史官书之，表其异也。据此，则妇人古亦不伏地拜，非始于唐也。

祀武穆不当

宋太学即今之按察司，武穆王宅亦其地也，故银瓶之井存焉。而太学宋时土地，即以穆王主之；度宗朝，状元陈文龙初入太学时，梦土神请交代；至德祐末，神乃遗书请代，

已而文龙为北兵缚至杭而卒。夫宋未亡时，岳已早去，而不奉其正朔；今北司左街之庙，犹将伯颜与岳王同祀一祠，岳岂堪与仇人共哉？累欲举于当道，不果。今识于此，后者有识者必更焉。

相反皆善

孔子不饮盗泉，而吴隐之饮贪泉；李广不击刁斗，而程不识击刁斗；皆古圣贤名将也，何相反之如是。盖伯夷之非其君不仕，伊尹之何事非君？各得其当，在人品之何如耳。

宋南北使臣礼

尝录得北使来宋朝时，每初见，宴于垂拱殿，赐金带一条二十两，靴马鞍辔折银五十两，银沙锣五十两，各色绫绢一百五十疋，明日折牲饩各色罗绫三十疋；又明日与伴使游天竺，赐沉香三十两、斋筵等物；四月，浙江亭观潮宴，五日，玉津园射宴；自到阙至辞朝，大使密赐一千四百两，副使八百八十两，衣各三袭，金带各三条，遇圣寿节至者，其正宴自举杯起至终席，共四十三盏，酒每一杯，奏一品乐，又有杂剧三五百人，水陆珍羞不可言也。今忘其书。昨见《松漠纪闻》则曰："虏之待中朝使者，使副日给细酒二十量罐，羊肉八斤，果子钱五百，杂使钱五百，白面三斤，油半斤，醋二升，盐半斤，粉一斤，细白米三升，面酱半斤，大柴三束；上节，细酒六量罐，羊肉五斤，面三斤，杂使钱二百，白米二升；中节，常供酒五量罐，羊肉三斤，面二斤，杂使钱一百，白米一升半；下节，常供酒三量罐，羊肉二斤，面一斤，杂使钱一百，白米一升半。"呜呼！南之待北如此之厚，则北人安得不动心来也？北之待南如此之薄，不知当时何无忿媿之心。求其事势，想不得不然也。不知财就竭而国就灭，必然者矣，宁不卧薪尝胆，日思所以报雪乎，却乃君臣宴安于湖山。哀哉！予故录出，不特使知当时南北相待之礼耳。

生死一定

死生一定，当死，虽神医莫治，否则错治，亦无事也。国初苏人葛乾孙，文武双全，以至阴阳、律数、医药、靡不精究，治人不特用药，喜怒顿挫，皆能愈疾，盖术至神巧矣。一日曰："今年六气淫厉，吾犯咸池，殆将死矣，然必在秋后。"后因挽弓而致死血，过日病作，亟命子煎大黄四两；子以太多，减半，且加别药，饮之不下而添病。知之，曰："亦无伤，我当明年死。"已而果然。吾侄庆亦善医，尝告予曰："不知孰先死？"予以子较我年小，无病，又能导引服食，又何以此问耶。一日，出治人，在轿偶胗，曰："予病矣，回当服药。"至家，不一时而卒。岂非命乎？故圣贤亦无上寿。

元祐党碑

广西融州真仙岩多碑刻，元祐党碑亦在焉。本朝胡文穆公为广金事时，碎之。此文穆自载于已集，谅不诬也。何德祐航海时，舁此物以行，当时更无一人止之者，宋所以亡也。

自作挽词

夫至死之际，而犹能自作挽词，亦伟矣。若渊明之歌词三章，了达此理，不待言也。秦少游虽多哀怨怆楚之情，然其实践，不得不然，故东坡亦谓其能齐生死，了物我耳。《渔隐丛话》以坡言为过，惟渊明可当。殊不思陶在放达之时，秦当逐迫之日，言安能不尔耶。予故尝以吴潜谪循州，临终自挽之词，哀尤过秦，亦可谓达；但视其能措辞说理否耳，能则过人远矣。使秦、吴当官之日，亦能如陶辞爵隐去，则临终之辞，亦必有可观者。

稗　子

今人见人家子弟，性虽聪明，而外似能事，所为实非，名曰败子。殊不知乃是稗草之稗，盖似苗而非苗也，《宝积经》说僧之无行者曰："譬如麦田中生稗子，其形不可分别是也。"

史陈脱王失传

宣德二年，交趾复叛。九月，朝廷遣安远侯柳升等伐之，选其才且贤者，文臣礼部仪制郎中丰城史安、祠祭主事钱塘陈镛等二十余人同行；后升等败死，寇呼官早降即不杀，而史、陈二公曰："见危授命。"遂死，十月十八日也。后交践守帅以死节者奏闻，朝廷皆褒赠，而史、陈，守帅不知未闻。后得脱归者，虽言之详，而有可以无官状，不可质，竟泯灭其节。又正统十四年秋，处州贼人叶宗流，哨聚冯公岭，渐侵府县，浙江都指挥脱网，按察司佥事王晟往征之，俱死节焉。处人至今能言其战胜而勇死之状者，天下未知也。景泰中，给事中叶盛，御史林廷举奏立祠以祀之，不果行，亦至泯没。呜呼！使四公之子孙有高官大爵者，吾知其叶、林之奏必行，而杨东里之文为证矣。噫！人心果无忠孝者耶？果专于势利也耶？此特予所知者耳。天下无实而享大名者，反又不知其几耶。

卷十八　义理类

樊　楼

唐朱泚乱，逼少卿樊系草诏，草成，明日仰药死。国朝方孝孺不肯草靖难之诏；次召侍读楼琏，琏人草受命归，逡巡自缢死。此盖一时畏害，终心有不安者。此固过其不忠者，较之段、方二公，不有间乎？盖笔已屈矣。

祭　物

古人祭奠，物薄而意诚，独取其馨香时鲜之味以荐之焉。故《九歌》以谓“蕙肴蒸兮兰藉，奠桂酒兮椒浆。”《左传》曰：“涧溪沼沚之毛，萍繁藻之菜”而已。汉以来，则有“斗酒只鸡”之说矣。今之祭物众矣，名亦工文，因纪于左，以见时之不同也；黍曰芗合，稷曰明粢，稻曰嘉蔬，粱曰芗萁，牛曰茧栗，羊曰柔毛，豕曰刚鬣，兔曰明视、豚曰腯肥，犬曰羹献，雉曰疏趾，鸣曰翰音，鹅曰舒雁，脯曰尹祭，鲜鱼曰脡祭，薨鱼曰商祭。

起　复

丧制未终，朝廷夺情起复，勉其任用，故曰起复。今乃概以来服阕为起复，误矣。

降贼加官

宋有闽贼廖恩，降后官为右班殿直，尝供脚色云：“并无公私过犯。”时以为笑，予意实为士羞也。后又海寇郑广，朝命官知福之延祥兵，尝为群僚所轻，广故作诗，有曰：“众官做官却做贼，郑广做贼却做官”之句，事载小说，传之至今。夫宋固仁厚，流为姑息。此不竞于敌而为贼侮之事也。本朝贼降必诛，此唐、宋之所以不及也。虽然，今之士夫，无公私之犯，而不愧郑广者，又几人哉？

太宗二箭

闻见《杂录》载：宋祖宠幸金城夫人，一日，与晋王宴射后苑，劝晋王巨觥，王固辞不饮，曰：“夫人亲折花来则饮。”上遂命之，王乃引弓射杀夫人。宋祖饮之如故。又《铁围山丛》谈载：花蕊夫人入宫，幸之，晋王谏而未黜。一日，与宋祖猎于苑中，亦射杀

之。二事皆宋人所书，谅不诬也。夫太宗固为社稷，是矣；而难于太祖受谏，如此割爱忍情，晓人当如是耶？传位必尊杜后之言，太祖之心何心哉？晋王之传，又可背也哉？毕竟晋王死于二箭，天道未必无报也。

攻乎异端

《荷亭辩论》，侍御卢格著也。解“攻乎异端”，言“攻”字有二义：治辞，则“庶民攻之”是也；击辞，则“鸣鼓而攻之”是也。谓击去异端，斯害也已。昨见宋儒孙奕《示儿编》内有此说，其解尤明白：谓攻如攻人之恶之攻，已如末由也已之已：已，止也。可谓简而明也。

回回教

回回祖国，《世史正纲》以为大食：《一统志》以为默啜那国。据其数，崇奉礼拜寺，四夷惟天方国有其寺，或实天方也。入中国乃隋时，自南海达广，其教有数种，吾儒亦有不如。富贵、贫贱、寿夭，一定也，惑于异端而信事鬼神矣，彼惟敬天事祖之外，一无所崇，富贵者亦不少焉。吾儒虽至亲友之贫者，多莫尚义，他人不问矣；彼于同郡人贫，月有给养之数，他方来者，亦有助仪。吾儒守圣人之教，或在或亡；彼之薄葬把斋，不食自杀，终身无改焉。道、释二教，又在吾道之下，不论也。尝读《菽园杂记》，言其教祖之诗曰：“僧言佛子在西空，道说蓬莱在海东；惟有孔门真实事，眼前无日不春风。”其高又如此。

荀爽褚渊

士大夫而无节义，若挞之于市矣，况能为人面斥耶？汉荀爽自作《女诫》，而欲女之再醮，意其必知女之不能节也；女卒自缢以全妇道。岂知子莫如父哉？宋褚渊丰颖器识，见重名流，一旦党齐背宋，致弟炤炫之非，而子恨不仕。渊岂不知忠义者哉？利禄之心胜也。呜呼！色与位，人之所好也，不特不从其父，一则致其死，一则致其非，人性之不同，乃如此矣。第爽、渊不知何面目终日于家庭耶！

东明木绵庵

贾似道斋僧而得“木绵庵”三字，蔡京遇毛女而得“东明”二字，岂知皆就死之所。呜呼！异人能变其志可也，明白告其死，庶或动心焉耳，否则安用其报哉？是知天之生奸臣，亦大数之不可移也。

糖　人

孔子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其象人也。今以糖城男女之形，人得而食之，不几于食人乎？

名物不当窃取

文人墨士，每欲携名于山水秀处，固情也；至有刓人之名而镌己者，则可恶也。若闽人某，去唐磨崖碑刻，而自书忠孝廉节，殊不知后世不见古刻，是欲彰名而反得罪名也。又有见一木石之奇，遂取去之者，若某洞白石观音为某取者是也，殊又不知在山林，则为公玩而可久，在人家，则为私物而易废，醒酒石今安在耶？此皆小人之私者也，若终南山小白石之诗而不名者，何其高耶？

杜贾死牛酒

杜子美死于炙白酒，贾岛死牛肉酒，呜呼！二公食无珍羞可知矣，人何必食前方丈哉？

书　契

世凡交易契有合同，恐人心之不古也，如朝廷之有符信然，而有义存焉耳。《曲礼》曰："献田地者，执右契。"朱子曰："契有左右，左所以御右。然左契，受之义也。"据此，则左为受物，右为献物者之取矣。呜呼！一事之微，古亦有轻重之义乎？

财

古云："天下之财，不在官则在民。"自宋言之，岁有西北二边之币，郊庙即有群臣之赐，宜其国乏而民穷也。今读《梦华录》、《梦梁录》、《武林旧事》，则宋之富盛，过今远矣。今天下一统，赋税尤繁，又无岁币之事，何一邑之间，千金之家，不过一二，是皆无储粮者也；及询官府，又无羸余之财，此则何也？愚窃论之，藩府太多，中官太积，而文职多贪。何以见之？韩王一枝，岁得一十六万钱粮，平凉一府不能供也；司礼尚衣监一宦寺之死，银贷动有数万之进，朝廷所不进者又不可计；进士一旦居要地，遂过数十年之财主；台至九卿，不可言也。虽然文职尚有廉者，若夫今日，费出无度，闻之寒心，当国者宜思何以启沃。

烧　金

《宋史·张永德传》云：寓睢阳时，有书生邻居卧疾，永德疗之获愈。生一日就永德求汞五两，即置鼎中，焚之成金，自是日与永德游。一日，告适淮，永德送之，求药法。生曰："君当大贵，吾不吝此，虑捐君福。"及后永德为将，屯下蔡，淮民中有一僧，睥睨永德，召之，乃睢阳生也，复求前术，僧曰："始语君贵，今不谬矣；富贵安用为此！"

又《龙川略志》载："子瞻从事扶风时，有老僧欲传以朱砂化黄金。子瞻曰："吾不好此，虽得之，将不能为也。"僧曰："此方知而不为，正当传也。"是时陈希亮守扶风，尝于此僧求方而不与。子瞻曰："陈卿求而不与何也？"僧曰："贫道畏其得方，不能不为耳；贫道尝以方授人。有为之即死者，有遭丧者，有失官者，故不轻传。公慎勿以授人如陈卿者也。"后偶与陈希亮语及此僧所以，陈固求子瞻授之，悔曰："某不惜方，惜负此僧。"未几，陈以赃败法，于瞻疑以方故，深自悔恨。后谪黄州，陈子慥在黄，子瞻问其父用此法否？慥曰："吾父失官至洛阳，无以买宅，遂大作此，然竟病指痈而死。"

义甥孙沈某弟兄二人，其弟为人煅银以给食，日亦未足也。不数年，置有室庐妻奴，设四肆，弟兄俱于肆以交易，又数年，身有罗绮，动有银器，往来有显者，迥异于昔日。人言得烧金之术，假煅工以遮人耳目。予且信且疑，无何，兄弟继死，家随以废。其父一日携一书告予曰："吾儿得此足衣食，今献之于翁，少丐钱谷可乎？"予因益信张永德、陈仲亮之事，召义侄语之，至曰："沈与北司前某人同为，今亦同弃世矣。"

呜呼！晏子有言，不义之富，祸之媒也。使永德得方，未必不没官也；而东坡遭谤遭谪，岌岌穷途而病死者，亦或曾试此耶？

元德秀死

唐元德秀退居安陆县，去家独处一室，值大雨水，七日不通，馁死。中书舍人卢载为诔文曰："谁为俯君，犬必啖肉；谁为府君，马必食粟，使我元君，馁死空谷。"丁用晦载之于《芝田录》，以为美事。予意卢子不当以二畜比之，正史传中之赞，何其优耶。然其清贫固也，但卒于家，不闻退居安陆，此又不知从何来。

奇物不可守

书画古玩，自有国而言，至宋徽宗之世，可谓极备，观其书谱、画谱、博古、考古图可知矣；惜乎胡骑一人，零落漫毁，百不存一。自家而言，一聚此物者，必然败去，岂非物之美者，人心所在，鬼神临之，大有大异，小有小异，不可聚此，以为子孙可常守也。

太常黄冠

尝读《周礼》，天子大祀，大宗伯主礼，大司乐主乐，皆明德新民之士，圣贤之徒也，所以肃虔百职，感格上帝，妥侑神人者在是。岂惟集事完礼文而已哉。今乐既作于神乐观之徒，而赞相行礼者，又皆太帝之黄冠，天朝大礼大乐，付于斯人，甚非序和情文之道也，神安可以格耶?

岳刘之对

宋张浚问岳飞曰："王德淮西军所服，浚欲以为都统，命吕祉以督府参谋领之如何?"飞曰："德与鄜琼素不相下，一旦擢之在上，则必争；吕尚书不习军旅，恐不足以服众。"浚曰："杨沂中、张俊何如?"飞曰："张宣抚，飞旧师也，暴而寡谋；沂中视德等耳，岂能御此军哉!"浚艴然曰："固知非太尉不可也。"飞曰："都督以正问飞，飞不敢不尽愚，岂以得军为念哉。"

我太祖尝欲用杨宪为相，以问刘基，基曰："宪有相才，无相器；宰相持心如水，以义理为权衡，而己不与焉；今宪不然，宁不败乎?"帝曰："汪广洋何如?"基曰："此褊浅，观其人可知。"又曰："胡惟庸何如?"基曰："此小犊，将偾辕而破犁矣。"帝曰："吾知相无以愈于先生者。"基曰："臣非不和，臣疾恶太甚，又不耐繁，为之，且孤大恩。"

夫谋事于人，正欲人之有言也；今不惟言之不从，而反憎疾焉，后虽事验，而武穆、诚意先已为之解官矣。岂魏公不曰忠，而太祖不英明耶?问之屡而无一是焉，则问者自以为愧；而直言之难受，不觉其忤也。呜呼!古人尚直，问且不能受言，使无从而直言，安望其以理之是非而足凭耶?予于二事，信哉直道难容于世。

父子异性

愚尝读《朱子语录》，中载东坡之子过、范淳夫之子温，皆出入梁师成门下，以父事梁。梁妻死，欲以母礼为服，忌某人而衰绖往之，文公语门人："惜其名人之子有此。"予思本朝兵部尚书茹瑺，衡州衡山人也。太宗入靖内难，首先劝进即位，遂封忠诚伯。后死，召其子镛袭爵，镛以父在功罪之间，不肯受。又宋晟以父开国功袭都督，定远人也。建文时，通谋于燕，其子瑄乃以力战死于灵璧。苏、范可谓见辱乃尊，茹、宋可谓有愧乃子，不知平日家庭之教何如也?此见其忠义廉耻之心，大分天生成也。

乐奏天人乐器起止

由冬而春，阳之所由生，阳生而后有天，故冬至祀天神；祀天神而用黄钟九变之乐，盖天为阳之尊；黄钟九寸，九为阳之极，故黄钟，子月之律也。人死，魂归于土，四时祀

人鬼；而用太簇八变之乐者，盖人生于寅，太簇，寅月之律；又宫五之位属土，始终于此奏之。则魂与音发动，故降也。又乐之降神者，盖紫微垣在子，而角应之；太微垣在卯、酉，而宫征应之；天市垣在辰，而羽应之；故奏数音之气，发动于三垣，宜乎天神之降也。柷、敔，为乐之起止者，柷之形仰而敷，象东震发宣之义；震为雷，雷主声，所以起乐也；敔之形为虎，而伏虎为金兽，应秋也，虎亦主声，今伏而无声，若阳气之收敛衰谢矣，其背之齟齬，气不畅也，所以止乐也。金石为乐之始终者，八音之中，惟金石有自然之音，不假人为故，所以为乐之始终条理耳。

七七义

世以死者七日，为受罪之时，遂作佛事以解禳。此固妄诞之论，然传袭之来既久，远迩相同，亦必有故。问其人不知也。常思以为虞祭有七之义，此亦未通。后续《论衡·订鬼篇》有曰：有鬼者，甲乙之神；甲乙者，天之别气。人病死，甲乙之鬼至矣。然而杀鬼之至者，又庚辛之神，何如验之？以甲乙日病者，死期常在庚辛之日也。予以是思之，此则五行相克之理，如木日鬼，金为之杀；金日鬼，非火为之杀乎？推之七七之说，亦是此理，以其相克之期，故为之禳解，遂延增妄诞之说也。然亦未知王论何从生。予推之者何如？姑识之以俟明理君子。

门生弟子

新传业者为弟子，弟子复传于人为门生；故《史记》曰七十二弟子传，而欧阳公为转相授受者曰“门生”。

韩项亮懿

伊川先生曰：“韩信与项羽，诸葛亮与司仲达，不曾合战，更得这两个战得几阵，不妨有可观。”予以楚围汉于彭城，汉追羽垓下，信常在之也；或以诳之，或以待之，信不能独当一面，如云长之取颜良，是可知矣；观羽初败秦兵，而诸侯不敢仰视，其勇可知矣，信岂羽之敌哉；若论智谋，羽或不如信也。懿拒亮于上邽，按兵不敢动；后至卤城，为贾诩嗤笑；一交兵间，则又丧其将军张郃；观其受巾帼之辱，叹孔明为奇才，懿岂亮之敌耶？此又智勇俱不如者。噫，若四人者，岂必待其亲相交战而后知其高下哉，即此已可观矣。至如孟子、庄子二人，俱常游于齐也，胡乃不相遇而一辨，以观其胜负？一则以实而实天下之虚，一则以虚而虚天下之实，是真可惜也欤！

樊执敬

樊公执敬，字时中，独航其号，世为郓人。至正间，为浙江参知政事。十二年，徐寿

辉自徽犯浙西，公宿卫于省，省吏次第引去，公独披甲上马，率卫兵不百，急出与贼战，从者止之。公曰："吾守封疆，去之非义也。"至省口，遇遁将，以孤兵且散，控马首返。公怒，以刀斫其人，遂跃逆贼于天水桥，巷战以死，其妻与子溺于西湖。公死二月，姚园寺僧雪，率杭人立祠于天水院，岁时祭焉。杨铁崖时为文纪之。又尝见公《观潮诗》于《霏雪录》中，诗云："烟波闪闪海门开，平地潜生万壑雷，大信不亏人不死，浙江亭上看潮来。"然其诗虽未工，而公平生之志亦可见矣。然公死节，史已录之，但不如此之悉。

圣不可知

士非天分之高，则知识不远，非学问之功，则义理不明。大凡学艺，初则勉强，勉强则有迹，人因得以及之也；事熟则精，精而巧，巧则神，若师旷之音，输子之工，养由基之射，皆熟而神生焉。圣人之于天理，亦至精至熟，神妙不测，人岂可得而知哉？此孟子曰："圣而不可知之不谓神也。"

文盛乃衰

古人云：诗盛于唐，乃衰于唐也；字盛于晋，乃衰于晋也。盖以诗虽至唐而警拔，闾里之人不知矣；字虽至晋而神变，巧媚之态极矣；其子明白古拙何有哉！今杭之举业之文，可谓盛矣，然究其实，则皆录诸书藻丽之语；货近时泛巧时文，读不过二三册，遂高举而夺魁矣。呜呼！此岂非其衰耶，而于古人读经读史之学何如哉。虽然，邵子天人之诗曰："也由天道，也由人意。"今辨此者，亦气运使之然也。李西涯又云："文章固关气运，亦系习尚，非人力所能挽回。"真知言哉！

说　郛

陶南村作《说郛》百卷，盖仿曾慥之《类说》而为者。然《类说》删取精到；而《说郛》如未删之书，不若不删，总而名之，如《百川学海》可也。杨文贞公士奇尚不取其《书史会要》。《水东日记》曰："如见《辍耕录》，淫亵之事，尤可鄙也。"余则曰：《说郛》不独淫亵，而鄙俚无稽者亦有之。但《辍耕》多抄旧书如《广客谈》，《通本录》为己作，是其下也。孙在雅谓：书木叶而成者，伪言也。似《书史》为至当者。

立武后

贞观二十二年，太白屡见，太史奏女主当昌。民间秘记又云：唐三世后，女主武王有天下。太宗因疑左武将军李君羡，诛之。李淳风又奏："臣仰观天文，察其人已在宫中。"如是之明白矣。至永徽五年，拜武昭仪。明年，欲立为后，意时才去先朝方十余年，长孙无忌、褚遂良、韩瑗、来济，虽皆极口切谏，何无一言及占传之事，并先帝欲诛之意耶？

以为先时朝廷闭不宣泄，则民间又传有秘记，而无忌等又国之元老，宜其旧知者矣，以为当时不可显白，则未立之时，正可以是证之也。诸公无一言之及此，然后知为唐室之数也。

卷十九　辩证类

改　元

上古无年号，不过纪甲子而已，世以始于文帝后元年，不知后元由前有元年，故称后也。如景帝则又有中元、后元，皆欲延年之意耳。至武帝建元年，方为有号之初，而刘氏据《封禅书》得鼎改元，辩以年号之起，实在元鼎；其前皆有司追补，以足武帝之始。又据元封改元，始有明诏为证，而夹漈郑氏，亦以为是。予以既为元封改元，始有明诏，则当以元封为始，又何为年号之起，实在元鼎。然则元狩因得白麟而称，元光因见长星而称，又何不可乎？至于元封有诏，偶尔因是年巡边封禅之后，大颁天下，故曰以十月为元封，不当据此即以为始。若以其前有司补称，则末年复如文、景称后元一、二年，又不可以补其名耶。但光武建武，共该三十三年，至三十一年之时，因封禅后，又加中元二字，犹景帝中元意也。今史即以为改元，明系以中元，另起错矣。观范史于《祭祀志》内载，本年封禅后赦天下之诏曰："以天下三十二年为建武中元元年。"尚冠建武于首可知也。大抵一帝止是一号，最为有理，但遇事遇端，遂屡易之，岂如本朝高出上古。

汤　泉

汤泉在处有之，惟温热不同，皆有硫黄之气。书载骊山、黄山者无腥焉，人皆祖《博物志》。凡水出石硫黄者温，予考《本草》石硫黄出东海牧羊山谷中及太山、河西山，矾石液也。然则于地之泉，何所系耶？而汤泉之地，又出于三山之外也。就而言之，予又亲见巢县汤泉，与河流止隔尺许，岂石黄所流之水气不通于彼欤？唐子西以谓自是水性一种，如人吹气则寒，呵气则热，予意人气之有温凉，如天之气然也；岂人之津液，亦有寒热者耶？不可概论明矣。昨读耿南仲《黟山香溪泉记》有曰："泉盖朱砂所发，好事者汲以澄砂之药。"《苕溪渔隐》亦曰："黄山是朱砂泉，春时色红以此。"复思《本草》有土硫黄出溪涧中，多腥臭，在处有之；然则泉既有腥，安知澄之无黄也。隔咫尺而寒热所分者，此地脉所来之源不同，其温热相去者，黄之于地有多寡，而源之来也有远近耳。以此论之，苏子诗谓："自怜耳目隘，未测阴阳故。"岂非因一石字及有无腥者惑之欤？若骊山之无腥者，李贺诗云："华清宫中砻石汤，徘徊百凤随君王。"此又源之出于砻也。又闻出硫黄之地，泉反不热，此则气既泄之于外，而地脉又或不通于泉也。若谓诸泉可以洗人疮疥，益人颜色，以昔人诗有"谁知马上腰金客，洗去尘颜换玉颜"之说；又谓始皇被神女

唾生疮，入汤立愈。殊不知诗乃好事者之为，而始皇事实妄诞。而《本草》温汤之下又不收也，吾尝亲浴温泉，翼日，疮发于背，故《本草》以诸疯疾在皮肤者可浴，浴干当大虚惫，宜即补养，余则不可轻人。诸疮非疯也。近时燕泉何先生，反以神女之事出于《本草》，今并书之。

淡　菜

杭人食蚌肉，谓之食淡菜。予尝思之，命名不通，如以淡为啖固通，而菜字义亦不通。又尝见《昌黎集》载：孔戡为华州刺史，奏罢明州岁贡淡菜。亦是此淡字，竟不能通。后见广人云：南海取珠者名曰蜑户。盖以蚌肉乃取珠人所常食者耳，贱之如菜也，其义始通。后读《辍耕录》，益知久有乌蜑户，则孔奏之字亦讹书者；予若改为啖食之啖，则又为改金银车者乎。

老泉为子瞻号

老苏号老泉，长公号东坡，人所共称也。而叶少蕴《燕语》云：苏子瞻谪黄州，号东坡居士，其所居之地也；晚又号老泉山人，以眉山先茔有老翁泉，故云。又梅圣俞有《老人泉》诗，东坡自注云："家有老人泉，公作此诗。"又尝闻有"东坡居士老泉山人"八字共一印，而吾友詹二有东坡画竹，下用"老泉居士"朱文印章。据此，则老泉又是子瞻号矣，然岂有子犯父号之理？而欧阳公作老苏墓志，但言人号"老苏"，而不言其所自号，亦可疑者，岂此号涉一老字而后人遂加其父耶？叶、苏同时，当不谬也。

名同人殊

尝见南越伏波庙一碑，以伏波将军姓路氏，心且疑之。后读《前汉书》，武帝时有路博德讨南越，封伏波将军。始知马援讨交趾，亦南越地也。今世止知马援也，若三国魏将夏侯惇，亦封伏波将军，不因南越者众也。彼如徐稚子下陈蕃之榻，而周璆亦下陈蕃之榻；稚子则见于《本传》，而周璆事见于《陈蕃传》中；亦两人而一事，世止知徐穉也。又赤松子，神农时雨师，乃张良欲从之游者，事见刘向《说苑》，晋黄初平叱石者，因易姓为赤松子，见葛洪《神仙传》，今金华赤松观，乃其升仙地也。今人止知张良之言。又葛洪炼丹于罗浮山成仙；晋咸和时人葛璩，一名仙翁，亦炼丹而成仙者，梁大同时人，今人即以葛洪为仙翁也。又汉明帝时，叶令王乔，乃飞舄者也；周时王子乔，吹笙者也。《神仙传》曰："蜀人王乔，食肉芝者也。"《史记·封禅书》注："缑氏仙人庵王乔，犍为武阳人。"亦四人同名而皆仙，世止知叶令王乔，因注之。

红叶诗

红叶题诗，凡有五焉：《本事诗》云：顾况在洛，乘间与三诗友游苑中，坐流水上，得大梧叶，题诗云："一人深宫里，年年不见春；聊题一片叶，寄与有情人。"况吸日亦题叶放于上流，诗云："愁见莺啼柳絮飞，上阳宫女断肠时；君恩不禁东流水，叶上题诗寄与谁?"十余日，客来苑中，又于水上得叶诗以示况，曰："一叶题诗出禁城，谁人酬和独含情？自嗟不及波中叶，荡漾乘春取次行。"《云溪友议》云：明皇时，虢国宠盛，宫女咸怨，书落叶随御沟水流出云："旧宠悲秋扇，新恩寄早春，聊题一片叶，将寄接流人。"顾况闻而和之，即前四句，无后复出之事。又卢渥应举，拾红叶于御沟，置之巾笥，及宣宗省放宫人，而卢娶其一宫人，偶睹红叶，吁嗟曰："当时偶题，不意郎君收藏。"遂为奇事。诗云："流水何太急，深宫尽日闲；殷勤付红叶，好去到人间。"《北梦琐言》云："进士李茵，尝游苑中，见御沟红叶题诗，句曰，与卢渥同。"《玉溪编事》云：侯继图秋日登大慈寺楼，倚栏，忽木叶飘坠，上有诗曰："拭翠敛愁蛾，为郁心中事，搦笔下庭除，书成相思字。此字不书名，此字不书纸；书向秋叶上，愿逐秋风起，天下有情人，尽解相思死。"《谈薮》以为虽出多书，止则一事，传记者自异耳。予逐书细考，意此必三事也：《云溪友议》第一段，即《本事诗》之纪也，名既同矣，虽有"旧宠"、"新恩"二句，韵脚又是，焉知记者非忘之而自补之耶？若李茵者，即卢渥之事，此《北梦琐言》之差记而事故略焉，不然，何其诗之同邪？侯继图诗既不同于二人，事亦大异，岂可因题叶而即以为一事目之也？况《云溪友议》一书而纪二事，岂有差之理耶？但后之小说《流红记》，又讹而为于祐之事，言多鄙妄，此则可笑。

虾蟆类毛颖

韩昌黎答《柳柳州食虾蟆》诗，大类《毛颖传》，其曰："虽蒙勾践礼，竟不闻报效，大战元鼎年，孰强孰败挠?"此尤其似者也。吴人多喜食之，至春时，鼓吹满野，无赖男子取以为生，而价亦不廉，此诗末云："而君复何为，甘食比豢豹。"是如此味者，不独吴人然也。

巾箱板

今人以小板书册为巾箱板，以其可置于巾箱也，不知起于南齐衡阳王钧。

适怨清和

李商隐《锦瑟》诗中二联，苏子谓藏"适怨清和"四字，尝举所以告欧阳也。后人不知，遂以苏公自得之见。然《古今乐志》曰：锦瑟之为器也；其柱如弦数，其声有适怨清

和之音。

南濠误纪

姑苏少卿都南濠穆，博学好古，著述满家，一时人物所不及也。文跋中有记宋思陵宸翰一条，误以王伦为王文正公旦之弟也，一时不思。文正乃真宗时相，年齿之远，岂至高宗时耶？此白璧微瑕，于予有忘年之爱，故为正救之忠臣耳。

大夫松

五大夫，乃秦爵之第九级者，接《史记》云：封其树为五大夫。后人不解，谓松封大夫者五株，且唐陆贽作《禁中松》诗云："不羡五株封。"又李商隐有《五松驿》诗云："独下长亭念过秦，五松不见见舆薪。"遂漫延而不可解矣。有辨之者，尚未明白，独《云谷杂记》引如曹参赐爵七大夫，迁五大夫是也。何其快哉！予又思今上虞有五大夫里，必当时有此一等之爵者居焉。

历代狱名

夏曰均台，又曰念室；殷曰动止，曰羑里；周曰圜土；曰稽留，曰深室，曰虎穴；秦曰囹圄；汉曰若卢，曰都传，曰寺互，曰请室、狴犴；晋曰黄沙；魏曰司空；总名曰圜扉、圜墙。

澄心堂纸

澄心尝纸，陈后山以谓肤如卵膜，坚洁如玉。此必见之，而言之得如此真也。但在宋时亦罕睹，刘贡父诗云："当时百金售一幅，澄心堂中千万轴；后人闻此那复得，就使得之亦不识。"予尝见一幅，坚白则同，但差厚耳；及宋板所拓六帖之纸，亦似之，又觉差少黑也。世以此纸为宋物，殊不知澄心堂及南唐烈祖徐知诰金陵燕居之名。宋时即误以为知诰之子元宗所造，《诗文发原》以为后主所造，皆非也，故《后山丛谈》辩之。今《徽州志》又以为出于彼地，与李廷珪墨为二绝，则误之尤甚矣。谅后山宋人，且尝见之，辩为烈祖所造无疑。惜欧阳公亦曰"但不知出处"。

僧寺观

汉明帝闻西天竺国有号为僧者，知往过未来之事，遣蔡愔等访之。愔见摩腾，乃要归汉。后听阳城侯刘峻等出家，则中国渐有僧也。至于五胡石、苻之世，则又大漫矣。然摩腾初来，舍于鸿胪寺，寺盖待纳四夷宾客之馆，故秦名典客者即是也，白马驮经，并藏于

是。后明帝于东都城门外另立精舍，以处摩腾与经，遂名曰白马寺，此僧寺之所由始。若夫止以寺名，非可专于佛也。叶梦得《石林燕语》以白马寺即汉鸿胪旧馆，但改鸿胪为白马耳，故后世浮屠之居曰寺。此非也。堂堂汉朝，更不能创一佛寺，而即以待纳四夷之馆为之耶？又观之名有三：一曰藏书所，汉东观是也；一曰游观处，谢玄晖赋属玉观是也；一曰高可望，黄帝内传置元始真容于高观上是也。今老氏居本高观始，然亦非专于老也。至宋徽宗专尚老氏，宣和元年，因降手诏，尽改天下之寺曰宫，改院曰观，改僧曰德士，改尼曰女德，又尽废铙钹之类，纳之官府，此又不可不知也。

重名美妇

汉有飞燕，唐宝历中亦有飞燕；与元稹私者崔莺莺，与张浩私者李莺莺；郑还古通者沈真真，韩真卿通者谢真真；山谷赠诗者费盼盼，建封娶者关盼盼。

锦瑟无端五十弦

《锦瑟》诗，玉溪生作也，《续笔》解云：说者以锦瑟为令狐丞相待儿小名，此篇皆寓言，而不知五十弦所起。然既举其名，而复引诸书明箜篌之义，似将以箜篌为锦瑟也；且言起于汉武后，虽能引《史记·封禅书》之说，亦不能引《世本》五十弦起于伏羲，知尾而不知首，可哂也。况五十弦之义，一无所解，按《琴瑟中论》曰：朱襄氏使士达制为五弦之瑟，瞽叟判为十五弦，舜益之为二十三，又有二十七之说。以理考之，乐声不过乎五，则五弦、十五弦、小瑟也；二十五弦，中瑟也；五十弦，大瑟也；彼谓二十三、二十七者，然三于五声为不足，七于五声为有余，岂非惑于二变二少之说而遂误耶？观此，则弦之多寡有自矣，若锦瑟云者，即大瑟之谓也。故《古今乐志》云：锦瑟之为器也，其弦五十。但无端二字，似乎不通，俟知诗者详焉。

箜　篌

箜篌，本师延为空国之侯所制，故名之也。后出桑间濮上，师涓为晋平公鼓焉；郑、卫分其地而有之，因命淫乐为郑、卫焉。故《释名》曰："靡靡之乐。"《乐府录》亦曰：空候乃郑、卫之音，以其亡国之声，故号空国之侯。讹而为箜篌是也。应劭以汉武令乐人侯晖所作，以祠太乙，杜佑因曰："因乐人之姓，非师延所作。"非也。盖春秋时已有之矣，其形似瑟而小，其弦有七，用木拨弹之。近杨状元慎得其器于蜀，左史李芝山云，侯晖损瑟之二弦，加筝之九弦，为二十三弦，其音多擘，其声多靡。又曰：至宋大晟乐，改为十四弦。经李知几之诗为证，此必然也。呜呼！其器久无，其音绝传，今有之，惜未见耳。予又考古辞《公无渡河》、隋《昔昔盐》，多弹此器；唐李凭最为妙手，故杨诗云："本是空侯乐，今为蜀国弦；新声晋师发，旧谱李凭传。"

伯夷叔齐考

尝见《论语》疏引春秋《少阳篇》云：伯夷姓墨，名允，字公信；叔齐名智，字公达；伯长叔次也；夷、齐，谥也。胡明仲以为彼以去国隐居终身，又谁为之谥哉？如伯达、仲忽，名也已。予以既为之名，则少阳所云姓名，又何谓哉？或者死后人谥之耳。且谥法曰：执心克庄曰齐，安心好静曰夷，庶可加也。惜《少阳篇》不知是何书也，后又见《孔丛子》注：夷、齐之父墨胎氏，名初，字子朝。

名讳寿堂

生称名，死称讳，自古而然。故古今名公作亭堂等记，则曰公名某，作志名神道碑，则曰公讳某。今人不察，于是凡遇人则请问曰尊讳，答人者曰讳某。又称人之母曰寿堂，以谓崇敬，殊不知邱墓祭祀之处乃寿堂也。按陆士衡挽歌云："寿堂延魑魅。"注曰："寿堂，祭祀处也。"言既死于祭祀之处，独相处魑魅耳。林甫有《寿堂诗》曰："湖外青山对结庐，坟前修竹亦萧疏，茂陵他日求遗稿，犹喜曾无封禅书。"观此可知矣，今皆背义而言，可发一笑。

延陵碑

延陵季子碑在镇江，其文曰："有吴延陵君子之墓。"世传为孔子书，《学古编》以为古法帖，止云："呜呼！有吴君子而已！"篆法敦古，似乎可信。今碑妄增"延陵之墓"四字，除"之"字外，三字是汉人方篆，不与前六字合；又音"君子"字作"季子"，显见其谬。盖汉器蜀郡、洗郡，"郡"字半片，正是此"君"字也。欧阳公《金石录》又以为孔子平生未尝至吴，盖以《史记》世家考之，推其岁月踪迹，南不逾楚之故。复引张从申《疑记》云：旧石湮灭，玄宗命殷仲容模拓以传。是开元以前已有本矣。予按欧阳、子行，皆辨非孔子，明矣。或者即仲容所书，借孔子以欺世，此秦观所以疑唐人之所书有见也。《丹铅续论》又谓：陶潜作《季札赞》曰："夫子戾止，爰诏作铭，谓题有吴，延陵君子。"此可证为古有。据此，则子行敦古可信之言又是也，但陶集无此赞，载艺文集，知今非全集也。

王公孙弘

公孙弘有五：一在齐，为孟尝君见秦昭王；一在中山，为参乘，言司马喜相求；其一在越，断发为王骑；其一为汉平津侯；其一明帝时幽州从事，交通楚于英，见于虞延一传。

蒙　茶

世以山东蒙阴县山所生石蘚，谓之蒙茶，士大夫珍贵，而味亦颇佳，殊不知形已非茶，不可煮饮，又乏香气，而《茶经》之所不载。蒙顶茶，四川雅州，即古蒙山郡。其《图经》云："蒙顶有茶，受阳气之全，故茶芳香。"《方舆胜览》、《一统志·土产》，俱载蒙顶茶。《晁氏客话》亦言，雅州也。白乐天《琴茶行》云："李丞相德裕入蜀，得蒙饼，沃于杨饼之上，移时尽化，以验其真。"文彦博有《谢人惠蒙顶茶》诗云："旧谱最称蒙顶味，露芽云液胜醍醐。"吴中复亦有诗云："我闻蒙顶之巅多秀岭，恶草不生生莽茗。"今少有者，盖地既远，而蒙山有五峰，最高曰上清，方产此茶，且常有瑞云影相现，多虎豹龙蛇，人亦罕到故也。但《茶经》品之于次。若山东之蒙山，乃《论语》所谓东蒙主耳。

公昉

程济之事，已载于"奇谑类"矣，乃朝邑志之言。予以志或纪怪，近时之事可妄传耶？况以革除遗事中相同。昨见后汉《公昉碑》，亦曰公昉遇真人，服神药后，移意万里即到；又知鸟兽语，则知程事不诬。且汉人刻之金石，惟恐后人之不信也，然其得神药即能如此，是不假修为，而亦数也夫。

州名称讹

东汉严光本姓庄，因避显宗之讳，遂称严氏。范晔作史，不究其由，遽曰严光，其台其滩，遂俱以严称，循习之讹，已可笑也。宋宣和间，方腊作乱，又遂改睦州为严州，至今不知其义，尤为可笑。故宋俞无德有诗曰："千载英风想子陵，钓台缘此几人登？谁知避讳更严氏，滩与州名总误称。"此已见于他书，奈无此诗之明白也。又如苏州，因吴王杀伍子胥投之江中，后人怜而立祠于江边之山，遂名胥山；吴王又筑台于山上，人亦称为胥台也。吴既国灭，台亦无矣，人又称为孤胥山，言独胥山在耳；及称台，亦曰孤胥台。奈何吴人称胥为苏，讹孤为姑。后隋平陈，因姑苏山名，遂更郡为苏州，至今山、台俱名为苏也。故《苏志》志姑苏苏山曰："旧名姑胥。"可知矣，然"姑"字又讹。如苏之匠门，因干将墓故名，吴人称将为匠，今改别名矣。

神　灯

《草木子》载：圣灯，俗曰神灯，天下山之大处，往往有之。故数峨眉、衡山、匡庐等处，谓山之精英之气，发之为光怪耳。予意此固理也，故传有圣灯岩之名。然时有神祠之地，每每人亦多见，何也？盖兵死之人，牛马之血，皆足为磷，岂有生也有来，而死也有为者；英灵之气，又不可成光焰耶？但彼之圣灯为常，十之九也；此灯为变，十之一

耳。

黄堂五马

《孙觌尺牍》曰："苏郡太守之堂，数因失火，以雌黄涂而禳之，故曰黄堂。后天下尽称之。"非也。天子之居曰黄阁，三公曰黄阁，给事曰黄扉，太守曰黄堂。《遁斋闲览》云：汉时朝臣出为太守，增一马，故曰五马。盖汉制公卿皆驷马故也。若曰：北齐柳元伯五子同时领郡，时称五马，非矣。

龙

《易》乾卦三爻，皆取龙为象，盖阳物也。《埤雅》云：龙卵生，阳物也，具九九之数。《戴礼》、《说文》皆以龙为鳞虫之长。古今所言，不过如此。昨见《伊川语录》谓："龙谓阴物，出则湿气蒸然成云。"又曰："龙只是兽，茅山华阳洞常有之，形状殊可爱，然不啮人，五台山者则伤人矣。尝有人穿地得卵，寄于金山寺中，龙能涌水入寺取卵。"又曰："龙以卵生，亦非神物；更一等龙，必须胎生。"愚意龙为神物，变化不测，如《笔谈》所纪彭蠡一事甚明，恐茅山所有，即古人之豢龙，非真龙也，乃其形相似者。若以为阴物，恐必不然，不知何据也。曰兽类，曰胎生，证之诸书不同。予意传云，龙生九子为某为某，此亦兽之类欤？故《本草》收入兽部。至于胎生，则《本章》有龙胞龙胎之物，陶隐居自以亲见，形体俱存，此又或有胎生者也。不料，大儒误之耶？抑传写者误之耶？录俟博物君子。

蚕

《皇图要记》曰：伏羲化蚕为丝，又黄帝四妃西陵氏始养蚕为丝，而干宝《搜神记》以为古有远征者女，思父，语所养之马曰："若得父归，吾将嫁汝。"后马迎父归，见女辄怒。父杀马，曝皮庭中，忽卷女飞去，下于桑间，化蚕。故《乘异集》载：蜀中寺观，多塑女人披马皮，谓之马头娘，以祈蚕也。予意化蚕之说荒唐，而西陵氏养蚕者为是，但世远不可稽也。若干宝所记，但因马头娘一事，遂驾空而神其说。所谓马头娘者，本荀子《蚕赋》"身女好而头马首者欤"一句。又荀子尝为兰陵王，或世讹而为马明王也，此干宝、《乘异》，皆因言以成讹耳。但蚕乃马精所化，故古人禁原蚕，恐伤马也。白殭蚕擦马齿，马即不食，可见矣。欲祀其神，古者后妃享先蚕。先蚕，天驷也，非马之精而何？汉旧仪又曰："蚕神，菀窳妇人，寓氏公主。据此，则始于西陵氏可知，故世以蚕为妇人之业也。

卷二十　辩证类

陶诗纪甲子

五臣注《文选》，以渊明诗，晋所作者皆题年号，入宋但题甲子，意谓耻事二姓，故以异之。后世因仍其说，虽少游、鲁直，亦以为然也。治平中，虎丘僧思悦编陶之诗，辩其不然，谓渊明之诗，有题甲子者，始庚子，距丙辰凡十七年，诗一十二首，皆安帝时作也。至恭帝元熙二年庚申，始禅宋，夫自庚子至庚申，计二十年，岂有晋未禅宋之前二十年内，辄有耻事二姓，而所作即题甲子以自异哉？矧诗中又无标晋年号者，所题甲子，偶记一时事耳，其说出而旧疑释矣。后蔡采之《碧湖杂记》又云：元兴二年，桓玄篡位，继而刘裕秉政，至元熙二年始受禅，前此名虽为晋，实则非也。故恭帝曰："桓玄之时。晋氏已无天下，重为刘公所延，今日之事，本所甘心。"计时逆推，正二十年也。盖渊明逆知末流必至革代，故所题云云。

以予论文，若唐若宋，天下危而复安，常有之也，岂可逆料二十年后事耶？故唐韩偓贬后之诗，亦纪甲子耳。后因全忠篡唐，人迹遂以为有渊明之志。蔡说谬矣。惜思悦尚辨未至，若曰："二十年间，陶诗岂止十二首耶？且未革之时，逆知即题甲子，而永初、元嘉之作，反不题甲子，何耶？至于《述酒篇》内"豫章抗高门，重华固灵坟；流泪抱中叹，平生去旧京。"正指宋迫恭帝之义，又何不题甲子耶？盖偶尔题之，后人偶尔类之，岂陶公之意耶？因复辨之，以足思悦之义。

王昭君

昭君名嫱，初以良家子选入掖庭。汉元帝时，呼韩来朝，敕以宫女五人赐之。昭君入宫数年不见御，积悲怨，乃请掖庭令求行。此前汉《匈奴传》之方也。《西京杂纪》乃云：帝常使画工图形，按图召幸；宫人皆赂画工，独王嫱不肯。后匈奴求美人为阏氏，上于是按图以昭君行。按《前汉书》作于班固，《杂纪》乃葛稚川者也。稚川自云：《杂记》即刘歆之《汉书》，而班固所取，不尽二万许言，及小异者，录成此书，余则固已全取为《汉书》矣。观此，则非小异，理当相同；或班史不载可也，今既载之，当以班史为是。盖班则汉人而葛乃晋人也，亦或传写之讹，不可知。惜其葛言一出，而后世论者，只据《杂记》之言，而不知昭君之实也。就如《杂记》所言，又当时画工，人皆止知毛延寿一人，而不知同时有刘向、陈敞、龚宽、杨杜、樊青等俱弃市。此又《乐府解题》所载。

换鹅经

羲之书经换鹅事，张汉《云谷杂记》辨之甚明，但文多而难备录，盖以羲之两次事也，今予略具辨，直著其义于左。一书《道德经》，是偶悦山阴道士之鹅，求市不得，因为之写换也。此出传中所谓“写毕，欣然笼鹅而归”。一书《黄庭经》，亦山阴道士好黄庭，又知羲之爱白鹅，逆以数头赠之，得其妙翰。俱缘以写经换鹅，故后人指为一事，辩之纷纷也。独李太白于《右军》诗曰：“右军本清真，潇酒在风尘，山阴遇羽客，爱此好鹅宾，扫素写道德，笔精妙入神，书罢笼鹅去，何曾别主人?”又《送贺宾客归越》诗：“镜湖秋水漾晴波，狂客归舟逸兴多，山阴道士如相见，应写黄庭换白鹅。”此可知矣。至若衍极之论固精，恐白不至如此误也。

两冰清琴

冰清古琴，有见二处，其一岳珂《桯史》所载，为大历三年三月三日雷氏斫，贞元十一年七月八日再修；其一周公谨《云烟过眼》所载：为唐开成中郭亮制，建中靖国修。未知孰是。

阳秋误记

宋葛常之作《韵语阳秋》，好处固多，然以三国吴人曹弗兴错认为曹霸，误矣；又谓高适作《送人赴越上》诗，即用张翰莼鲈故事，被人讥非其地。解曰：汉地里志，吴县隶今会稽。殊不知高适既错，而《阳秋》之解亦错也。苏、松、常、镇四府，秦汉名为会稽郡，非越之会稽也，以为今之会稽可乎？但春秋时因越并吴，苏、松尝一名为越矣，然终不可易其久名之越，况在于唐时，可用暂称之名也乎？高因古书中有会稽、三吴之称，遂不考而用之，葛又不特错为之解，且又不知苏、松真尝称越来。如知之，必以并越解之矣。

针　毡

世皆以人性不堪处如坐针毡，不知出晋武帝，太子舍人杜锡亮直忠烈，太子恶之，置针于赐坐毡中，刺之流血。遂有此言。

纶　巾

纶字世人皆知两音：一曰伦，一曰关，而不知其故也。盖伦巾韵同而音近，诗法所忌也，故读曰关。皮日休有“白纶巾下发如丝”之句，有一本注作“关”，想始于此。《韵

会》虽有两收，皆引释于伦字之下，而无一字及关字义，且关字仍注龙春切，则依旧当为“伦”字矣。其所以二收，正因韵书起于沈约，若《说文》止于一收，为可知矣。

七丈佛

《集异记》载：隋开皇中，并州释子澄空，铸铁佛高七十尺，三铸舍身而后成。转世为李暠，造平等阁以覆铁佛，以其异也。尝闻予友孙惟谦光云：过真定，见铜佛有高七丈者，其寺名龙兴。按真定即古并州龙兴寺，《一统志》以为宋建，阁名大悲：予意寺阁之名，或后所易，志言宋建，亦恐讹也。但佛之铜铁，何不同耶？岂澄空自是一佛，而铸后复有所修耶？

茶旗枪

世传烹茶有一横一竖，而细嫩于汤中者谓之旗枪茶。《麈史》谓：“茶之始生而嫩者为一枪，寝大而展为一旗，过此则不堪矣。”叶清臣《煮茶述》曰：“粉枪末旗，盖以初生如针而有白毫，故曰粉枪，后大则如旗矣。”此与世传之说不同，亦如《麈史》之意，然皆在取列也；不知欧阳公《新茶》诗曰：“鄙哉谷雨枪与旗。”王荆公又曰：“新茗斋中试一旗。”则似不取也，或者二公以雀舌为旗枪耳。世不知雀舌乃茶之下品，今人认作旗枪，非是，故昔人有诗云：“谁把嫩香名雀舌，定应北客未曾尝；不知灵草天然异，一夜春风一寸长。”或二公又有别论，亦未可知，姑记之。

曹操疑冢

曹操疑冢在漳河上，宋人俞符有诗曰：“生前欺天绝汉统，死后欺人设疑冢；人生用智死即休，何用余机到立垄。人言疑冢我不疑，我有一法君未知，直须掘尽疑冢七十二，必有一冢葬君尸。”陶九成以为此言诗之斧钺也。予则以为孺子之见耳，使孟德闻之，必见笑于地下。夫孟德之棺，岂真在于疑冢哉，多设以疑人耳。然始为疑冢者孔林。

沈王二画

弘治间，长州沈启南周，富而能诗，又以画驰名；其画山石，自坡脚直上，脉络形势，累累如叠成之状，而无活润之态，予谓之假山石。四明王廷直谔，亦以画名东南，其画树木，多着烟霭之态，势如泼墨，而无四面枝干丛生疏密之意，予谓之锅焦片。初学效之，犹恐刻鹄画虎。然二子佳处亦多，此其一节也。

嵇　康

嵇康，魏人，钟会憾之，谮于司马昭，欲助毋邱俭而杀之，实景元三年事也，未尝一

日事晋。晋史有传，康之羞也；使以当时心晋而传之，无是理也。传中云："山涛将去选官，举康自代。"夫涛为吏部，辞官时，武帝受禅后事也，康死久矣。史可信耶？

阿　瞞

人但知阿瞞为曹操小字，昨读李德裕所作《明皇十七事》，内一条以李辅国矫诏迁太上皇于西内，中路见兵攒矟日，惊惧，赖高力士在左右获安。上皇曰："微将军，阿瞞为兵死鬼矣。"又《羯鼓录》内与宁王簪花事，累自称为阿瞞；始知阿瞞乃明皇小字，与操同也。虽《古贤小字集》中亦未收。

雨　具

今人以盖笠之类为雨具，《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曰："昔夫子当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雨具二字，其来尚矣。

黄杨难长

诸木中，黄杨为难长，故谚有之曰："三年长一寸，雷惊缩一尺。"盖寓言也。《埤雅》云："黄杨木性坚难长，俗言'岁长一寸，闰年倒长一寸。'"是但言俗说，亦不经见，然东坡诗云："园中草木应无数，只有黄杨厄闰年。"岂闰年之说，自有所据耶？

赤脚科头

卢仝婢子赤脚，想不避人，韩昌黎寄诗曰："一婢赤脚老无齿。"温庭筠《醉歌》又曰："洛阳卢仝称文房，妻子脚秃舂黄粱。"张长史惯科头，杜子美歌曰："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李颀又赠曰："露顶据胡床，长叫三五声。"

美人称姬

叶石林《燕语》曰："妇人无名，以姓为名，故周人称王姬、伯姬，周姓也。后世不思其故，遂以姬为通称，以虞美人为虞姬，戚夫人为戚姬，政和间，帝女下嫁曰帝姬。尝白蔡鲁公，欲改正之，不果。"予初读之，亦谓是也；谛思，真可为燕语也。夫姬固周姓，亦谓妇人美称，《韵会》之释也。《毛诗》又曰："彼美淑姬。"师古曰："周贵于众国之女，所以妇人之美者称姬。"若以国姓而后世传讹，则黄帝姓姬，炎帝姓姜，《左传》虽有姬姜连称之辞，独用一姜字称妇人可乎？

杭保叔乌龙

咸平中，僧永保化缘筑塔，人以师叔称之，遂名塔曰保叔。今人以“保叔缘何不保夫”之句讹传。又《霏雪录》以为保所塔，不知何据。黑龙潭在安荣坊，天晴时水色碧绿，将雨则先一日变黑，故名。今讹为乌龙潭，似二地矣。前出志书，后出宋御史林采文集。

鸡口牛后

《史记》苏秦说韩王曰：“宁为鸡口，莫为牛后。”旧《国策》作“鸡尸牛从”，而沈存中取之，鲍彪校注则曰：“秦称牛后者，盖故以恶语侵韩，欲昭侯怒而从之耳。”愚谓“口”、“后”音顺，当时鄙谚如此，亦非秦所故为也。若果如《国策》，则秦言合从者，又言牛从哉？当以《史记》为是。

格　言

贵莫贵于为圣贤，富莫富于畜道德，贫莫贫于未闻道，贱莫贱于不知耻，士能弘道曰达士，不安分曰穷，得志一时曰夭，流芳百世曰寿。右格言八句，世皆不知谁为之者，得其一者，或不知其二也。前四句乃陆梭山之言，后四句乃方蛟峰续之者。今并书之，故尤不知为谁耳。

方朔画赞

《东方朔画赞》，晋夏侯湛撰，唐颜真卿书也。昔人论颜书，惟此与《中兴颂》最为奇伟。惜《中兴颂》在欧阳公集古时，已无原刻，今并补本亦鲜。画像赞虽流于世，世多宝之。自今观之，字有大小模糊，亦补本拓损者耳；又其文与《文选》所载，有二字不同：选本“弃俗登仙”，碑曰“：弃世”；选本曰“神交造化”，碑曰：“神友”。予意木板易于翻刻，因亦多讹；石则坚久，考订必正，就使重刻，亦不差也。况木板、石刻，字之大小已殊，而讹之难易自别，就“友”与“交”字固二义，无异“世”与“俗”二字，岂可并哉！当以碑为是。

高氏书

欧阳文忠公《金石录》曰：“余集古文，自周、秦以下讫于显德，凡千余卷，其名臣显达下至幽隐之士所书，莫不皆有；而妇人之书，惟此高氏一人。”予以欧阳好古，不减老米，而《金石录》亦可谓沧海邓林也。卫夫人，王逸少之师，学书者皆知之，但少碑刻

布流于世，欧阳之不收者何耶？岂书法之不足取耶？否则如刀剑录之缺干将、镆铘，甚为缺典。按高氏，唐参军房璘之妻。卫夫人名铄，字茂漪，晋汝阴太守李矩。并注于右。

汉唐事讹

汉《谷城长荡阴令张君表颂碑》载："文帝游上林，问禽兽所有，令不对；更问啬夫，啬夫事对；于是进啬夫为令，令退为啬夫。"与今史文迥异。又唐《白敏中碑》云："会昌中，德裕起刑狱，五宰相窜岭外；公承是一年，冤者皆复位。"与史云："白因李进，后乃抵之。"善恶不同如此。予以前当依碑，盖公事也；史或讹，后当依史，私碑也，或有诬。

碧落碑

绛州兴龙宫有碧落石像，背刻其篆文，世传为碧落碑也。其篆李璿之以为陈惟玉书，李汉以为黄公谨书，《五总志》以为一在泽州，立于佛龛之西，黄公谨为妣立石以表孝，此或非也，何后世不传而诸书不言耶？抑亦为孝子事耶？或为黄公讹也？《洛中纪异》乃云：文成，有二道士来，请刻之；闭户三日，不闻人声，人怪而破户，惟见二白鸽飞去，篆刻宛然。今世未知其详。但云道士写毕，化鹤而去。又曰："李阳冰卧看三日，毁其佳者数字。"噫，此后世见其字之美慕而神其说者欤？按欧阳《集古录》亦以此说尤怪，不足为信；又无毁字之言，意碑字必损于欧阳之后。故后于欧阳者，又增李阳冰之事也，况阳冰岂忌善者哉！就使诚有道士，孰肯不知其名而使之刻耶？又且有化乌之妄。元吾子行《学古编》已辩为阳冰之书，盖唐人能篆者，无出阳冰之右。子行又曰："字虽多有不合法处，而自有神气。"今读其字，果于难识。昨获楷书者一通，乃咸通十一年七月十一日郑承规所立，岂非亦因其字之难辨而复书耶？今附录于左，以俟好古者得有以考焉。其文曰：

有唐五十三祀，龙集孰牂，哀子李训、谊、谟、谌、衔恤在疚，置怀靡所，永言报德。思（缺一字）良因（缺一字）立大道天尊逮待真像，粤若稽古，藐觏遂初，真宰真乎？得一混（缺一字），表于冲（缺一字），玄之又玄，迹超言像之域；惟恍惟惚，理冥视听之端。是以峒（缺一字）顺风，劳乎靡索；汾阳御（缺一字），窅然自丧；旷矣哉，道之韫也，其寄于寥廓之场焉。至于玉芨宣徽，琅函吐秘；方（缺一字）神阙，蒙谷灵游；倏忽九陔，导飞廉而从敦圉；俯仰六合，戴列星而乘云气；固亦（缺一字）章逸轨，胙禓孤风淳化其瞭，幽契无爽。伏以先妣含真载德，克懋台华，正位藩阃，动容资于典礼，发言光乎箴训。故纮绥得肃，粢盛无违；大当叶曜，中闺以睦。况倚（缺一字）分甘之泽，徙居测（缺一字）之规；义越人伦，恩深振古。重以凝神道域，抗志澄源；淮馆仪山，参鸿宝之灵术；（缺一字）坛敷教，畅微言之盛范；儒玄兼洞，真俗两该；德冠母仪，事高嫔则；岂图昊天（缺二字），积善无征。咎罚奄钟，荼蓼俄集；训等痛缠过鄘，感切风枝；泣血攀号，自期颠殒；祇奉严训，慈勉备隆；偷存视息，遄移气序；几筵寂寞，瞻望长

违；创（缺一字）徒深，寄哀何地？所以贪逮余漏，祈福玄（缺二字）写真容，庶几终古；而土木非可久之致，熔铸为诲盗之光；肃奉冲规，图辉贞质；睟容伊穆，玄仪有炜；金真（缺二字），疑金门之易奔；琳华扬彩，若（缺一字）房之可觐；霓裳交映，欻驾帝晨饰翠云之（缺一字），香童散朱陵之馥，载彫爰敉，式展（缺一字）祈，以此胜因，上资神理。伏愿栖真碧落，飞（缺一字）黄庭，谒群帝于天关，携列仙于云路；融心悬解，宅美带夷；注仪璘以洞焕，指乾坤而齐极。介兹多祉，藩度惟隆；如山作固，永播熊章之烈；循陔自勖，冀申（缺一字）鸟之志；孔明在鉴，匪曰道遐；昌言嘽（缺一字），庶斯无拔。昔人衔哀罔极，铅椠腾声，柔（缺一字）克劭，义切张凭之诔；至德兴思，痛深陆机之赋。况清辉懋范，宛若前（缺一字），瞻言景（缺一字），敢忘刻纪。余魂弱喘，惰不逮文，堇托真猷，直书心事，音仪日远，风烈空传，叨心（缺一字）慕，终天何及！

右碧落碑，又有无缺字者，则恐近时翻刻，笔法不逮古远矣。

贾谊一太息

贾生《治安策》可为痛哭者一，流涕者二，长太息者六。今以史考之，少一太息，意《新书》内则俱载之，奈分为各篇，又不似史之撮其要，后复逐篇对以史文，惟《铜布》一篇，史未曾取，疑即是也。不然，何以曰“可为长太息者此其一也”。

汉讳不讳

汉以火德，从所胜，故洛字改从雒；而国号汉字，又何不忌耶？刘字为卯金刀，故作刚卯行金刀，而国姓《说文》何以无刘字？止有卯金田镏字耶？此皆不可晓。

韩柳非寓言

韩文载《石鼎联句》，称道士轩辕弥明，人以昌黎自托，见其奇崛高古地。予读《姓氏急就编》，有轩辕弥明名，且曰有《轩辕集》，又宋张南轩守静江时，有奏疏曰：“臣所领州有尧山，为一境之望，上有唐衡岳道士称弥明诗刻。”柳文载《李赤传》，人以柳州寓言，讥嘲时人，以文为戏，然吕山吴汝琇家有《李赤诗集》数章，又读《唐诗品汇》亦载李赤诗短叙，以李后为厕鬼所惑而终。据此，则二文实有是事矣。

三代交易专物

古今人言三代交易，皆曰以有易无，不曰抱布贸丝，则曰以粟易械器，然而《盐铁论·错币》曰：“夏后以玄贝，周人以紫石，后世或金钱刀布”，则知三代，亦有专使之物矣，此亦论钱谷者所当知。

诗非蹈袭

子美诗有“夜足沾沙雨，春多逆水风。”乐天诗云：“巫山暮足沾花雨，陇水春多逆浪风。”陶渊明诗云：“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韦应物亦有“采菊露未晞，举头见南山。”又东坡《续丽人行》首四句：“深宫无人春昼长，沉香亭北百花香，美人睡起薄梳洗，燕舞莺啼空断肠。”萨天锡《题杨妃病齿》诗则云：“沉香亭北春昼长，海棠睡起扶残妆，清歌妙舞一时静，燕语莺啼空断肠。”但略少变其文，如此等诗，不可尽述，每见录于诗话，美则以为点铁化金，刺则以为蹈袭古诗，附会讥诮，殊为可厌。予略灵数首于右，以见陶、杜岂特待曰、韦点化，而应物、天锡固窃诗者哉？故老杜尝戏为诗曰：“咏及前贤更勿疑，递相祖述复先谁？”大抵诵人诗多，往往为已得也，右夫黄鲁直《黔南十绝》，则又不在此例，故欲逐首取裁白诗，诗选所谓乐天多于敷衍，山谷巧于剪裁是也。又范廖尝在宜州问鲁直曰：“君何累用白句？”鲁直曰：“庭坚少时诵熟，久而忘其为何人诗，故阻雨衡山尉厅，偶然遇事，信手书尔。”廖复以点铁之语告之，山谷大笑曰：“点铁化金，如此快耶。”夫衡山尉厅之诗固然，而《黔南十绝》，岂亦忘之为得也？此又黄公之可笑。

著书人名

《事物纪原》序文，以为作者逸其姓氏，乃高承所作，但不知何时人也。《梦粱录》无刻本，故亦不知作者，乃钱塘吴自牧作。吴，元人也。《三十六般篆书金刚经》，乃宋灵隐寺僧莫庵道闲集《梦游录》则宋耐得翁撰。“一春常费买花钱”，《风入松之词》，则宋于国宝作。《亢仓子》宜城人王士源作。《天宝遗事》，涿州人王伯成作。《史记》称褚先生者，褚少孙也。

左氏博议

东莱吕成公祖谦，娶后一月不出闺，人谓其色荒也；及出，乃成《左氏博议》一帖。今之为师者，皆以此警惰。余则疑之。盖一月三十日，今《博议》不下八九十篇，一日将几篇耶？况又言精选，则其他尚多，古人虽力勤而亦恐不若是之易也。后乃于金陵鬻书者得一全帙，总二十五卷，百六十八篇，前有自序，谓为诸生课试之文而作，纸板皆佳，信旧书也，则知不传已久，宜乎人言若是。

雁塔题名

雁塔者，以双雁飞翔，忽殒一而下，人遂瘞雁建塔于上。在唐慈恩寺中无疑，故杜老有《登慈恩寺塔》诗。至于题名之说，一云韦肇及第，偶尔题名寺塔，遂为故事；一云张

莒本寺中闲游，戏题同年之名于塔。然人虽不同，其义其时则一也。故宋制进士及第，必赐名于桂籍堂，拟唐慈恩之题耳。昨读戴埴《鼠璞》，以谓予得唐雁塔题名石刻，细阅之，凡留题姓名僧道士庶前后不一，非止于新进士也。据此，予恐题名止于进士之说，因宋拟唐题名慈恩之故，后遂成其讹耶。不然，戴埴之说，抑伪言耶？

周破胡

毁即墨与阿大夫者，乃佞臣周破胡。出《列女传》。

卷二十一　辩证类

玉楼玉环夜光

唐睿宗所御琵琶，名曰玉环，又杨贵妃小名曰玉环。李贺作《白玉楼记》，道家以两肩为玉楼，故坡诗云："冻合玉楼寒起粟。"又《列仙传》以王母所居，有玉楼十二。萤火一名夜光，《淮南子》以月名夜光，《缀耕录》载薄木片染石黄起火者为夜光奴，《邹阳传》又有夜光之璧。朐、蜮，诸书皆以为虫名，即蚯蚓也，《汉书》又为县名，此皆同名者也。

名字异

古人名字，不载之史而杂出诸书，《余冬序录》备矣，然未考异者二人：汉高父名煓，一名执嘉；名煓，字执嘉；名煓，字执嘉；曹参，字子敬，字敬伯。

和靖能棋

骚人墨客，多能手谈，而林和靖乃曰："平生所不能者，担粪与着棋耳。"其鄙贱之如此。愚谓着棋虽无益，不当贱恶若是。始疑之，后见本集内题诗壁有云："坐读棋慵下，眠看酒恰中。"则是棋慵下者，因坐读耳，非不能也。又《春暮寄怀曹南通》诗云："跌宕情怀每事同，十年曹社醉春风，弹弓园圃阴森下，棋子厅堂寂静中。"是着棋一事，亦与之同。逋翁乃担粪者耶？

蓝　缕

今人以衣敝者为蓝缕，老杜诗曰："山僧衣蓝缕，告诉栋梁摧。"《续仙传》又作"缊缕"。

赘　婿

今之赘婿者，甚为非礼，然亦行之已久。贾谊《治安策》曰："商君遗礼义，弃仁恩，并心于进取，行之二岁，秦俗日败。故秦人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秦时已为之矣；然《史记》曰，"淳于髡者，齐之赘婿也。"则又远矣。

夷齐衣葛

《韩子通解》曰："伯夷哀天下之偷且以强，则服食其葛薇，逃山而死。"夫夷、齐采薇而食之，言者多矣；采葛以为衣，则诸本之所无也，此亦故事之未闻。

孟郊口吃

韩十八《答杨子书》中曰："东野吃吃说足下不离口。"是亦有周昌、邓艾之病。

谚语出诗

世传"日出事还生，难将一人手，掩得天下目；但存方寸地，留与子孙耕"。往往形诸言语莫知所来，殊不知第一句盖武元衡被刺时前夜之诗，以为谶也。其诗云："坐久喧暂息，楼台惟月明，无因住清景，日出事还生。"第二三句是曹邺咏李斯者也，诗云："一车致三毂，本图行地速，不知驾御难，举足成颠覆。欺暗尚不能，欺明当自戮；难将一人手，掩得天下目；不见三尺坟，云阳草中绿。"第四五句乃宋贺仙翁诗也，诗曰："有客来相访，如何是治生；但存方寸地，留与子孙耕。"又若"晚饭少吃口，活到九十九"，"菖蒲花，难见面"。前二句亦是古乐府三叟之诗，后二句施肩吾之诗也，特揭之于稿。

芙蓉词

有《菩萨蛮》咏苏堤芙蓉云："红云半压秋波急，艳汝泣露娇啼色，佳梦入仙城，风流石曼卿。宫袍呼醉醒，休卷西风景，明月粉香残，六桥烟水寒。"世谓高季迪之词也，不知季迪乃是《行香子》，其词云："如此红妆，不见春光，向菊前莲后才芳；雁来时节，寒沁罗裳，正一番风，一番雨，一番霜。兰舟不采，寂寞横塘，强相依暮柳成行；湘江路远，吴苑池荒，奈月朦胧，人杳杳，水茫茫。"以优劣论之，前则不如后也。昨偶得杂录一册，前词乃宋人高竹屋者也，岂非因姓同而讹之耶？季迪名启，姑苏人，国初编修《元史》，擢户部侍郎，与杨基、张羽、徐贲为吴下诗宗；竹屋名观国，字宾王，有《竹屋词》一卷行世。

名公诗病

《诗评》云：许浑千首水，杜甫一生愁，不知太白七言绝句，每是地名，何也？

陆放翁

陆游，字务观，母尝梦秦少游而生，故以秦名为字，而字其名也。少好结侠客，有恢复中原之志，故《晓叹》一篇、《书愤》一律，足见其情。至于《临终》一绝云："死后无知前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克复中原日，家祭无忘告老翁。"此亦有三跃渡河之态，史称天才豪迈，正似其诗也。但昔为韩侂胄之客耳，此诗本集亦无。

寒林所宅耳朵

寒林者，夷狄弃尸之地，今借而为鬼魂依栖之所。宅耳朵，夷狄之主宫室也，是为要地。今耳为人之要地，借用于耳者云然。

杨大年绝句

"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世传此诗为杨大年生数岁未语，一日登楼触首，遂吟是作。《西清诗话》又辩非杨亿之诗，乃太白榜峰顶寺诗也。予意太白之诗，前二句"夜宿峰顶寺，手可扪星辰"，已与杨不同，而其集中亦不见载及，考杨之言行录亦无，但古今人相同一二句者，往往有之，不可即定为一人者也。

坐地席上

古无凳椅，席地而坐，故坐字从土。齐景公问晏子曰："寡人坐地，二三子皆坐地，君子独塞草而坐"是也。今《方言》曰坐地，亦原子古之意欤？古无桌，燕饮即设于席上。席上，即地上之席也。至于祭先，故曰置之豆间之地。今饮以桌，称曰席上，亦一原于古之意欤？此礼失求之野，信乎？

陶　穀

世尝以陶穀文雅清致之士，多资讲谈而称赏之。予见诸书所载，秽德颇众，略举一二，已见大节：穀乃唐彦谦后也，石晋时避讳，改曰陶穀，后纳唐氏为婿，已可怪矣。进身因李崧得位后乃排之，此负恩也；袖中出空头敕，不忠孰甚。奉使两浙，献诗钱俶云："此生头已白，无路扫王门"，辱命无耻可知。又出使淫妇，而有好姻缘之闻；卧病思金

钟，而有乞与金钟病眼明之诗；至欺待诏使书密旨以取良马，此何等人也？史称遇名望者，巧言以诋之。呜呼！一身之间，世之极恶无耻备焉，士亦何贵于文雅哉！

袍笏

《礼记》曰："袍必有表。"注曰："褒衣也。"又《舆服志》：周公抱成王宴居，故施袍如范睢绨袍之类，其来远矣。《事物纪原》以为始于宇文护，《困学纪闻》以为始于隋大业，皆不知始也。笏，手板也；其制有二，上圆下方，上挫下方，如今道士所执，其来亦远。《乐记》曰："武王散军而郊社，裨冕搢笏。"历代所有，《续事》始以为周之前已有，天子以珠玉，诸侯以象齿，文士以竹，但空言耳；《纪闻》以为始于宇文周保定四年，此又不知何据也？噫！冯铿辈故不足深责，王厚斋号称博学，亦何至此！

僧称公

今之僧名，以上字为姓，下字为名，人称之则以下字加公字，并言人徒恶其称之尊也，殊不知其来远矣。晋惠远，唐人皆称远公。东坡《卧游录》载：道一遇雪，从都下东还，众人问在道所经，一公曰：云云。则知今日之所称，不足笑也。

钱谱

《清波杂志》载：《钱谱》十卷，乃宋绍圣间李孝美所著，由唐人顾烜、张台，先有纂说而后修成者也，周、秦后，钱之品样，悉为具之。《文昌杂录》又记史思明铸顺天钱之事，世无知者。《说郛》亦有《钱谱》一卷，言历代钱名，但《说郛》乃元陶九成所辑，不知何以直至国朝永乐通宝，岂古人先知？抑后人补之耶？必有说也。予意好事者裒较诸家之谱，更考近世圜法沿革，增入十布契刀之类，萃之为一书。亦制度之美也，不亦善乎？

兰亭

禊帖定武本，今不可得矣，闻其石在金华一士人家，当道曾取观之，以笔法不类，遂还其主。予尝闻詹仲和论右军书禊帖事云：书后复书数百本，终不及当日者。此言或过。又曰："别帖文牍之类，并无一纸可比者。余亦曰：或过意者，别纸数行、数字，事又不文，若寸锦片玉，虽为可贵，玩之易尽；兰亭既文而长，真若文锦百丈，展玩之间，无不满意也。昨偶读宋思陵《翰墨志》，亦有此论，遂书。

落霞

落霞乃鸟也，余旧尝于内臣养户处见之，形如鹦哥少大，遍体绯羽，《萤雪丛说》以

为飞蛾，误矣。又曰："鹜，野鸭，盖因野鸭逐飞蛾欲食，故曰齐飞。"此又强解可笑。然王勃序文，世以为"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古今奇句。昨读《困学纪闻》，乃知变庾信《马射赋》"落花与芝盖齐飞，杨柳共春旗一色"之句也。

史失萧李事

贾挺才言，作史见此人事几主，历几任，有何建立，有何长可录。今《汉史·刑法书》云：萧何作律九章。本传不言，固作史之法。唐李邕传不言能书，此岂可略！

宋高宗不欲恢复

吾邑尚书胡永清世宁，尝有时论一篇，以宋高宗恢复不坚者，恐钦宗回时，则当让位与之也。予尝以为此亿度之言，恐不能服高宗之心。昨读《朝野遗记》云：宋和议成，显仁后将还，钦宗挽其裾曰："汝归与九弟言之，吾南归，但为太乙宫主足矣，他无望于九哥也。"后不能却，为之誓曰："吾先归，苟不来迎，瞽吾目。"乃升车，既归，因是间隔，所见大异，不久，后失明，募医疗者莫效。有道士应募入宫，金针一拨，左翳脱然而复明；后喜，求终治其右。道士笑曰："一目视物足矣，彼一目存誓言可也！"后惕然起拜曰："师，圣人也，知吾之隐。"设几而留谢之，皆不答，才啜茶，遽索去。后询其报德，漫曰："太后不相忘，略修灵泉县朱仙观足矣。"拂衣出。时上方视朝仗，下，急迹访之，无得矣。此可谓胡公之实证也。又考终钦宗在虏，宋止遣巫伋--迎，而不终请。亦可疑。

末下误书

陆机曰："千里莼羹，未下盐豉。"人皆以莼羹不减于盐豉之意也，东坡之诗亦曰："每怜莼菜下盐豉"，又曰："肯将盐豉下莼羹"。殊不知未下，末下也。当时误写"未"字，并千里，皆苏州地名，今呼苏人为盐豉蛮，莼乃吴羹，诚有为也。又如颉羹，乃颍川地名。予闻河南某县有东不羹，，襄城有西不羹，想即是也。今人以汉祖因嫂不与之羹，故以其名封。讹也。

同时姓名相同

召平有三人，一为秦东陵侯种瓜者，一为陈胜徇广陵者，一为齐王相者，皆战国时人。汉武帝王褒、朱买臣；元帝时有尚书左仆射王褒，武昌太守朱买臣。章帝时贡禹，高祖时亦有谒者贡禹。张禹字子文，安昌侯；又一张禹字伯达，襄国人。太尉陈咸字子康，相人；御史中丞万年子也；一陈咸，泫人，成、哀间尚书，出《曾孙陈宠传》。一王莽，右将军，出《燕刺王旦传》；一王莽，篡汉者也。此皆汉时人也。又晋时有吴降将孙秀，见《贾充传》；又赵王伦有嬖人孙秀，见《陶侃传》。晋武帝之舅名王恺，与石崇争侈；安

帝时又有丹阳尹王愷。武帝时有刘毅，晋末又有一刘毅。晋本纪有彭城内史周抚，又《王敦传》中有周抚为将者。此皆晋人也。若夫姓名相同而世不同者，如董仲舒、王珪，不可枚举。若前数人，因其同世，录出令人可以别白，若随笔所纪父子公孙名字相同，则诚可恶，又不足论也。

宋诗禁

宋宝庆中，史弥远废立，钱塘书肆陈起宗之能诗，凡江湖诗人与善者，则刊《江湖集》以售。有刘后村诗云："秋雨梧桐皇子府，春风杨柳相公桥。"盖哀济邸而诮弥远也。本用刘屏山《汴京即事》诗曰："空嗟覆鼎误前朝，骨朽人间骂未消；夜月池台王傅宅，春风杨柳太师桥"之句。又敖臞庵陶孙为太学生时，以诗痛赵忠定丞相之死，或"嫁秋雨春风"之句为陶孙所作，韩侂胄下吏捕之，二公遂俱得罪，诗学因是以禁。此诸家传记之说也。昨见《齐东野语》又云：当时李孝知为言官，与曾极有衅，欲坐罪无由，会《江湖集》中有极诗云："九十日春晴景少，百千年事乱时多"；又改"秋雨春风"为极诗，并劾之。予意刊集或不可改名，刘某亦难于劾也，不知公谨相近当时，何从言之？想即嫁陶孙之意，闻之不深察尔。

酒钱元俗

风俗溺人，难于变也，尚矣。胡元乱华，我国家一洗其弊，宜尽革之。然予尝观纪元诸事之书，多有同于今时者，略述一二，以见因袭之风难变也，如设酒则每桌五果、五按、五蔬菜汤食，非五则七，酒行无算；另置酒桌于两楹之间，排列壶盏马盂；及把盏，尊卑行跪礼，但元进爵之时，多一半跪耳，此酒之事事同也。如取钱之言，初见官府曰拜见钱，白手取人曰撒花钱，逢节送礼曰追节钱，管一事而索钱曰常例钱，迎送诸事曰人情钱，觅得钱多曰得手，但公事钱多因论诉而命名，则与今不同也。又如全真教、白莲教、回回教、尼姑教，亦元时之所尚者。

阿堵潦倒

阿堵，当时方言，若今之这里也。王衍口不言钱，家人特试之，以钱绕床，使不能行，因曰："去阿堵物。"顾恺之每画人成，多不点睛，谓曰："传神写照，正在阿堵间。"后人遂以钱为阿堵，眼为阿堵，每以语人，人尚疑之。昨见《云谷杂记》，又引殷浩见佛经曰："理亦应阿堵上。"桓温同谢安、王坦之登新亭，大陈兵卫，欲于座上害安，安举目遍历曰："诸侯有道，守在四邻，明公何须壁间著阿堵辈。"援此为证，其义尤明，可知当时之方言也。又潦倒，乃酝籍也。后人以为不偶，误矣。如史云，宋武帝举止行事，似刘穆之，此非酝籍潦倒士耶？又《北史·崔瞻传》云："容止酝籍者为潦倒生。"可见矣。

褴襶子

褴襶子，魏程晓云："今世褴襶子，触热到人家。"谓不晓事之意。

杨铁崖诗

元江西儒学提举扬维祯廉夫，号铁崖，博学能文，山阴人也。元季张士诚开宏文馆，固延致之，廉夫心知其异图也，至无一字一语，终日酒酣卧睡。一日，朝廷颁酒于士诚，廉夫以指写尘桌一绝云："山前日日风尘起，海上年年御酒来；如此风尘如此酒，老夫怀抱几时开。"张见之，知终不就，遂放归。至天朝革命，又令近臣促入京师，廉夫托疾固辞，知不可得也，作诗缢死。其诗曰："天子来征老秀才，秀才懒下读书台；商山肯为秦婴出，黄石终从孺子来。""太守免劳堂下拜，使臣且向日边回；袖中一管春秋笔，不为傍人取次裁。"二诗事熟诵人口，然考其见廷臣所作之传，则廉夫于士诚处未尝到也。曾献五论。并复书直诋所用非人。洪武三年正月，又尝至京师，有疾回，与此不同。或者廷臣之传，尚当信也。其号铁崖，初居吾杭铁冶岭，后号铁笛，至淞江得莫冶所制铁笛，因二诗并识。

马夏画

太宗尝言：夏珪、马远之画，乃残山剩水，宋偏安之物。今马、夏成堂大轴亦少见矣，所见者，孤峰独树，果无重山叠水曲折之妙，真可谓至言。

诗诏出处

《水东日记》所录皇宋第十六龙飞之诗，以为不知何人所作；《宋遗事》所引虞集草诏语，不著出处，一则闽儒余应笔，一则钱塘瞿宗古诗话。

飞来峰

杭飞来峰在两山之最秀者，其名因晋咸和元年西天僧慧理登山叹曰："此是中天竺灵鹫之小峰，不知何年飞来，至今名之。"记忆《说郛》中，不知何书所载，以为越王时飞来，不知何据也。又有人作一对云："飞峰一动不如一静，念佛求人不如求己。"亦佳。飞峰之说，恐亦荒唐，后世又于峰洞中多镌佛像以镇，虑复飞去，此尤荒唐之甚也。

章　草

章草者，汉元时黄门令史游作《急就章》，继而杜操、皇象、张芝，始变草法以书此

章，故曰章草，宋罗愿常言之《急就章》矣。世因不知《急就章》，而并此懵然，况数说混淆，莫之辩正，今略为明之。

张怀瓘《书断》曰："建中初，杜操善草书，章帝喜之，令上表亦作草书，故曰章草。"又谓萧子云曰：章草者，汉齐相杜操始变稿法。非也。又引王愔以元帝时，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隶体，粗书之，汉俗简，隋渐以行是也。据此，则自相疑惑，谓之"书断"可乎？近世又以法帖首"千文辰宿"等八十四字，以为汉章帝所书，遂为章草；然黄山谷、米元章俱辩为谬，明矣。复曰："可通于章奏者，即怀瓘意也。"不知何据。且章帝喜杜书，令之草表，庶有可通，岂一概章奏可草哉！黄伯思《法帖刊误》云："凡草书分波磔者名章草，犹古隶之生今正书；故章草者，当在草书先；若章帝者，但谓之草。"又曰："本无章名，因汉杜操善此书，章帝称之，故后世目焉；今卷首偶章草，便以为章帝书，谬矣。"此虽似明白，犹未纤悉其义，何也？本无章名以下即前二说，不必辩矣。其曰："分波磔者为章草"，盖由杜操、皇象、张芝，方草书《急就》后，惟黄之本传焉，黄多波磔，今以分波磔者即曰章草；使张、杜之本亦传，未可即以波磔者名之也？观法帖张书可知矣。其曰犹古隶之生今正书、盖史游取《仓颉篇》中正字作《急就章》。正字者，古真书也；秦人王次仲以古书方广，加少波磔，是为八分；而皇象特少变八分而草之耳，故多波磔，故曰解散隶体。观姜白石《书谱》亦曰："学草者先取法于皇象、张芝，则结体平正"，然后效石军之变化奇崛，岂非尚在草书之先耶？其谬加章帝名者，又可谓之章草耶？如此则章草方明，而书之来历亦庶几也。

七十二候不同

尝解七十二候于"天地类"矣，其文载于《管子》、《淮南子》、《夏小正》、《汲冢书》、《吕氏春秋》、《经传通解》，与今历互各小有不同，或文殊而事同，或意殊而理一，或因引解他事而讹一二字，未若王冰注《素问》，亦引吕令七十二候，与今世行《吕氏春秋》及历迥有不同处，或古吕令果与今之不同耶？录之以备，博识参考。雷乃发声下有芍药荣，田鼠化为鴽下有牡丹华，王瓜生作赤箭生，苦菜秀作吴葵华，麦秋至作小暑至，半夏生下有木槿荣，蝼虫坯户下有景天华。

卷二十二　辨证类

宋陵遗骼考

宋陵遗骼事，《辍耕录》载唐玉潜、林景曦为收诸陵之骨而葬之，其事迹必实。盖因丙子元兵下江南，戊寅年发陵，则庶事草创，而妖凭肆恶，各人著传之明白也；惟辨其诗之相同或传讹为二，及冬青树之不可移于永嘉也。又引《癸辛杂志》云："至元乙酉，杨



凳发宋诸陵，以理宗之首倒悬，三日而失之。”陶则辩其丙子至乙酉将十载，则版图已定，法制已明，安得有此？不知《杂志》言发陵，乃托他人占地为名，因发诸陵取宝；若唐、林二人所收之骨，未必皆真，而罗陵使所收必多也。盖罗即在其地，而唐、林倩人，此可知矣。予又尝读《宋学士文集》云：至元二十一年甲申，僧嗣占、妙高上言，欲毁宋会稽诸陵，江南总摄杨琏真伽与丞相桑哥表里为奸。明年乙酉正月，诸奏如二僧言，发诸陵宝器，以诸帝遗骨建浮塔于杭之故宫，截理宗顶以为饮器。大明洪武二年，戊申正月戊午，皇帝御札丞相宣国公李善长遣工部主事谷秉义、移北平大都督府守臣吴勉，索饮器于西僧没纳，监藏深惠；诏付应天府宁臣夏思忠，以四月癸酉，瘞诸南门高座寺之西北。明年己酉六月庚辰，上览浙江行省进宋诸陵园，遂命藏诸旧穴。据此，则又决有斯事；意其发则发，葬自葬，葬于永嘉者无也，而罗之火化者必多焉，理宗之首亦必然矣。但《辍耕》以二传不纪岁月，与《杂志》不同，疑以为无。近《墨谈》因镇塔事，查考诸书之年月，辩以周草窗正当宋末元初之人，纪之必真，此则甚为有理。且二传传闻而成，抄录于陶，又或错书，未可知也；况僧名各书亦自不同者，抑亦谓可疑耶？但托人占地而发陵与奏请者实异，然年月却又相同，此则必不疑矣。葬骨化骨事，予之所见，或者决然。

避讳

避讳之说有几，臣下避君上之讳，理也。如汉祖讳邦，旧史以邦为国；魏文帝讳昭，以昭君为明君；唐祖讳虎，以武为虎已矣；又凡言虎，率改为猛兽可乎；或去一字，如齐太祖讳道成，师道渊止称师渊；或因一字而全文易之，如唐代宗讳豫，以豫章为钟陵，薯蓣为山药已矣；或拆其一字，如晋高祖讳敬瑭，拆敬字为文氏、苟氏可乎。或避字之外又避其音，如宋高宗讳搆，勾、钩、苟皆避之；仁宗讳祯，真、贞、征俱避之。随笔中载有五十字之避之说，是何理耶？

子孙避祖考之讳，理也。如淮南王父讳长，《淮南子》凡言长处悉曰修。苏子瞻祖讳序，故以叙为序可也；而范晔以父名泰，而不拜太子詹事；吕希纯以父名公著而辞著作郎；以至刘温叟父名乐，而终身不听丝竹，不游嵩岱。徐积父名石，而平生不用石器，遇石不敢践之。此可谓不近人情，不知韩文浒势秉机之诮矣。

后人避前贤之讳，亦理也。如元稹改阳城驿为避贤驿可矣，郑诚改浩然亭为孟亭，已觉有碍；以至皇后家讳，僭王父之讳，亦欲避之，如则天后父名华，改华州为泰州；章宪太后父名通，改通判为同判；朱温父名诚，以其类戊，改戊己为武己，杨行密父名忠，与夫同音，而于御史大夫、光禄大夫直去夫字，此皆真可笑而可尤者也。况古人避讳改字，又有义焉。如司马迁父名谈，改谈为同；汉帝名庄，改庄为严，殊不知谈、庄古与同、严一音，所以取也，岂后之谬哉。

昨吾府知府名仕贤，而照磨亦名仕贤，予曰：“改于佥公座时，似有同名之嫌乎？”照磨曰：“尝欲改之，太守以今朝廷尚文，忌二名之嫌，汝父命之，今为长官，改之可乎？”因知今之过于前代。

海红花

世俗每云纷纭不靖为海红花，今人不惟不知纷纭不靖之意，亦未知海红花。吾友王荫伯家有一本，即山茶花也，但朵小而花瓣不大，放开其叶，与花丛杂，蓬菘不见枝干，真可谓纷纭不靖也，自十二月开至二月，故刘菊庄诗云："小院犹寒未暖时，海红花发昼迟迟；半深半浅东风里，好似徐熙带雪枝。"又世传一种宝珠花，亦肖山茶，但花极红而叶极绿，间杂甚可爱，殊不知亦山茶也，故古诗有"浅为玉茗深都胜，大曰山茶小海红"。则知今宝珠乃都胜，粉红者为玉茗，大朵为山茶，小朵为海红矣。若《格物论》所载，其名尚多，然耳目所接，不过四种，观其论曰：皆粉红色是耳。惜杨升庵于《丹铅》，亦曰未详为何花。

考古图

《铁围山丛谈》载：《考古图》乃李公麟伯时所著，今《考古图》乃吕大临者。意元丰至元祐，年既不远，大临亦非盗人之名者，况有蔡絛之序可证。或另有一书，不可知。

坡居差记

《深雪偶谈》纪东坡居阳羡，士人邵民瞻为之买宅，坡卜吉人居有日。后同邵行，闻老妪之哭而问之，妪曰："百年之宅，因子不肖，一旦售人；吾今日迁徙，故泣也。"遂焚券还之。然既曰卜吉人居矣，何又曰今迁徙耶？即使上文言差，坡翁故不识卖主矣，邵不识耶？邵或不识其老妪矣，不识其居耶？且邵又推扉而见老妪，何茫然亦答坡悯其泣而问耶？前后文义乖错，言非遗逸，事必纪误无疑。

用字不同

古之列国，制字各有不同；古之治经，各有师承，或尊其师之所传，或因其地之所传，以成一家之学，故字有不同也。如伏羲一人也，而《系辞》、《世纪》作包牺，《汉律历志》作炮牺，《通历》作庖牺，《左》昭公十七年注、《庄子·大宗师》、《扬子·问道》、班固《东都赋》皆作伏羲，《扬雄传》作宓牺，后《蔡邕》、《张衡传》作羲皇，《荀子·成相》作伏戏，《前汉》作宓戏。呜呼！一辞也，《汉·五行志》作乌嘑，《孔光传》作呜呼，《董贤传》、《礼记》、《大学》，并作於戏，《诗·烈文》作於乎。如萱草一物也，《毛诗》用谖字，《韩诗外传》、嵇康《养生论》用萱字，阮籍《咏怀诗》用谖字，《说文》用蒬、藼、蓑此三字。至于后世俗儒，往往训释又差者，秦昌朝《字谱》故云。案五方之俗，言语不同，历时既久，则有不相通晓者，毋足怪也，许慎《说文》之后，又有《玉篇》、《广韵》、《类篇》、《集韵》等，字书愈广，率皆兼载俗书，读其书者，往往不知本始，惟观许慎

《说文解字》，可以概见。

蔡京词

予旧读《说郛》中蔡元长临卒前一日之词曰："八十一年住世，四千里外无家，如今流落向天涯；梦回玉殿，几度宣麻，只因贪宠恋荣华，便有如今事也。"意无此调，亦不成话，况蔡死时，止年八十，此必恶之者托名为之也。后见《宣和遗事》载京之事，亦有此词，乃《西江月》也，较之小说者反是，后月余而京卒，亦可谓谶也。《遗事词》曰："八十衰年初谢，三千里外无家，孤行骨肉各天涯，遥望神京泣下。金殿五曾拜相，玉堂十度宣麻，追思往日漫繁华，到此翻成梦话。"

钓齐泽耕富春讹

予读汉《严光传》曰："披羊裘，钓齐泽中，后不屈，归耕富春山。"今以钓台在富春，恐非也，故尝考其事起于梁顾野王《舆地志》曰："桐庐县南有严子陵钓鱼处，石平，可坐十人，名为钓坛，成于唐。"梁肃钓台碑曰："过富春，访先生遗迹"，则钓台在焉，宋范仲淹立祠祀之，后人遂名。今阅其地，两石对峙，自水至石，数十丈高也，野王所志，不言两台对峙，而曰石平，可坐十人，是止一处耳，则左右之石将孰是耶？梁、范二公，又因野王之志，而为碑、为祠矣；殊不知此野王不深思考索，急欲崇尚高节，遂以其地似台之石而志焉。故宋程淮有诗云："高台岂是钓鱼处，要与人间学避名。"正此意也。又尝考宋之辅广云："孙公守是邦，首疑范文正既为先生立祠，而碑刻不著，搜访久之，乃得唐兴元中户部郎崔儒所为纪于颓垣间，果言有田可力耕；而田且不存，命吏登山巅求之，深谷窈然，开为平畴，有泉注之，大旱不枯，袤二百亩，史所谓耕于富春山者，即此也；诘其主名，则为势家所有，公欲捐公帑以归田，卒不从，作诗伤之，名曰浩叹。"元黄缙有记云："是时齐为郡而非国，遗迹漫不可考。"据是二说，则台处诚耕之地，钓处不可考矣，又岂非一明证也欤？

小　说

小说起宋仁宗，盖时太平盛久，国家闲暇，日欲进一奇怪之事以娱之，故小说得胜头回之后，即云话说赵宋某年。闾阎淘真之本之起，亦曰："太祖太宗真宗帝，四帝仁宗有道君"，国初瞿存斋过汴之诗："有陌头盲女无愁恨，能拨琵琶说赵家。"皆指宋也；若夫近时苏刻几十家小说者，乃文章家之一体，诗话、传记之流也，又非如此之小说。

古今注

幼惟知崔豹《古今注》，后知伏虔亦有，而日华子又推广崔注者，亦同名；张显又有

古今训故释，书文多不同。

殿　名

殿名多取尊崇字样，然光武时，车驾入洛，幸却飞殿，马廖待罪铜柱，唐太宗宴五品于飞霜，皆非似殿。

呶　咀

《本草》序例上呶咀二字，乃是粗末中吹去细末令均，故字从口，谓此亦未当，不若今细切之如呶咀吹者之调和也，其文亦易晓，臣禹锡等看详呶咀，即上文细切之义，与唐注商量斟酌，胥失之矣，序例中又谓有含味之意，亦非，此盖又不与韩文含英咀华同也。

苏杭湖

谚曰："上说天堂，下说苏杭。"又曰："苏湖熟，天下足。"解者以湖不逮于杭，是矣。又解苏在杭前，乃因乐天之诗曰："霅川殊冷僻，茂苑大繁雄"；惟有钱塘郡，闲忙正适中之故。予以谚语因欲押韵，故先苏而后杭；解者以白诗证之，错矣。殊不思谚非唐时语也，杭在唐，尚僻在一隅未显，何可相并？苏自春秋以来，显显于吴、越；杭惟入宋以后，繁华最盛，则苏又不可及也，观苏杭旧闻旧事可知矣。若以钱粮论之，则苏十倍于杭，此又当知。

宋骆诗

杭灵隐寺鹫岭郁岩峣之诗，乃唐骆宾王集中所载，然有一二字不同，不能别其为谁所作？独刘文安定公之集云：初起二句，乃宋之问诗，宋吟之而久无下韵，宾王隔壁朗吟，续以终篇，之问大骇，明发求见，则遁矣。是知一首二人成之，故两系焉。世所传诵者如此。然《太平广记》又载：宋之问于灵隐夜吟未就，闻有人云，"何不道'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不知何人。有识者曰：此骆宾王也。似此骆则二句矣。予又见一书云：之问正吟，遇老僧于殿灯之间，应声成之，后知宾王。据后二书，两人皆相见矣，平日素知，不应又有何人之问，及刘文安之说也；若只文安、《广记》之说，后世又不传骆之为僧也，诗亦未必各系之也，书俟博识。

古字

古字多矣，不及录出，但如崧、烟、针、碁、栖、笋、饥、个等字，世每以为省笔者，不知反是古字。

西王母考

西王母之事，由《汲冢周书》穆王乘八骏，西巡狩，宴瑶池而捧王母之觞；又《汉武外传》亦以七夕会于甘泉，王母捧仙桃而降；因此二说，至今传之。殊不知《汲冢周书》乃伪书也，因穆王巡狩忘反，故为此说；而武帝又好神仙封禅之事，是以彼此傅会如此。按《尔雅》觚竹北户西王母，日下谓之四荒，贾谊《新书·修政》语言尧西见王母训，东及于渠叟，北中幽都，汉贰师将军西伐宛，斩王母寡之头。观此，则王母乃西方昏荒之国，犹国名女真，人姓胡母，其实无此妇人也。不然，则尧之所见，贰师所伐，亦可谓之妇人乎？又尝考之《山海经》，“西王母梯几而戴胜杖，其南有三青鸟，为西王母取食，又有三足鸟主给使，在昆仑墟。”郭璞注《穆天子传》曰：“西王母如人虎齿，蓬发戴胜，善啸。”盖荒裔之国，多与鸟兽游处，而奇形怪状，恐或有是。未闻有所谓仙桃瑶觞，美人侍女，绰约流盼之态也。泾州回山有王母宫，宋学士陶穀撰记，不为辨，而反欲跻之祀典，其与曹彬下江南之意异矣。然而文章钜公，往往引用不置，盖亦未之考也乎。

禹碑释文

禹碑释文，杨殿元靖阳生俱有刻矣，但十余字不同，据《游宦纪闻》云：癸酉二字难识，二公皆未释之；似虽有人心之灵，万里相符之妙。然则癸酉二字无耶？无则此碑今据《纪闻》，而明《纪闻》亦伪者耶？殊不知字特奇古，非秦汉以下碑文之可证，不过拟其形似者释之耳。如较庐山紫霄峰刻法帖，禹书亦皆不类，是所谓古书不必同文意也。予因二字欠释及，以此二字，杨曰非古文语，似矣。予意杨释为久旅，尤非古文语，盖忘家即久旅矣；不若依旧，则形象庶几耳。故拟其相似者，更其十一字，亦庶几文义之通也。书之于左，仍以二公所释，各注于下，以俟博古君子。若夫辨非禹碑及翻刻来历，自有尚书顾东桥、太守季彭山诸说在焉。

承帝曰嗟，翼辅佐卿，水降舆发，鸟兽交行，参身若流，祈明癸酉，兴以此忘家，宿岳麓庭，智营形折，心罔弗辰，往求平定，华岳泰衡，宗疏事褒，劳锡伸禋，羸塞昏徙，南渎衍亨；衣制食备，万国道宁，窜舞永奔。

不能为人

今人嘲不生子曰“不能为人”，不知汉时已有是语。《樊哙传》：“荒侯家舍人上书曰：‘荒侯市人，病不能为人’，令其夫人与其弟乱而生佗广，实非荒侯子。”

孙皓答人不同

《十三国春秋》云：晋武帝与侍中王济弈，济问孙皓：“闻君在吴剥人面，刖人足，有

之足?”皓曰：“人臣失礼于君者，则如是。”济时伸足局下，嬖然收之。晋史纲目俱同，独少微鉴又改王济为贾充，剥人面为凿人目，人臣杀君不忠者则如是，伸足收之则无也。以是论之，答贾充甚当，而济足事微；对君或不坐，史之不同如是，此之谓未可尽信与欤?

镇海楼

吾杭之樵楼，即五代时吴越钱王之所建也，名朝天门者，盖瞻望于上，以礼汴京，故名之也。后元改为拱北，子昂有拱北楼诗。洪武初，参加政事刘公、王公改名“来远”，术者张乘槎曰；“三日内主有哀丧之事。”至期，王公之母暴卒，刘公又以历日纸边坐罪。王公乃延槎问故，槎曰：“来字似丧字形，远字似哀字形也；况远字二点相续，乃泪点也。”公命槎易之，改名曰“镇海”，由其地也。今不知者，以成化间火过而改名，非也。

女人缠足蝉鬓

女人缠足，起于后唐后主宫人窅娘，蝉鬓始于魏帝宫女莫琼树。

诗句偶同

《琵琶记》内，白乐天诗句已有“儿家门户重重闭，春色缘何得入来。”唐薛惟翰诗《春女怨》云：“白玉堂前一树梅，今朝忽见数花开；儿家门户寻常闭，春色因何得入来。”金石《抹世勣纸鸢》诗有“果物戏人人戏物，为风乘我我乘风。”同时黄讽《题齐物堂》亦云：“果蝶梦周周梦蝶，为风乘我我乘风。”是皆可谓闭门造车，出门合辙者也。

端疋大两一字

今人凡以布帛一疋为一端，殊不知一端则半疋也，按《左传》币锦二两，注云：二丈为一端，二端为一两。所谓疋也，二两二疋矣。药方中一大两，今之三两也，盖隋合三两称一大两。一字者，即钱文之一字，盖二分半也。

舍　利

舍利子，每每闻人曰：某处殿某处塔有之。又曰：虽有之，欲去即去，乃神物也。予邻有比丘尼庵，天顺中一尼坐化，焚时烧出此物，云如大虱；又云试以童男女发，即可引缀于上。皆不知果否。今摭数说于左：《霏雪录》以佛之遗骨通名舍利；《光明经》云：舍利是戒定慧所熏修，甚难得者，《福田大论》云：碎骨是生身舍利，经卷是法身舍利。又云：有三种，白色骨舍利，黑色发舍利，赤色肉舍利，菩萨罗汉皆有；佛舍利锤击不碎，

弟子舍利锤即碎也。《龙舒心经》又云：舍利子乃佛弟子名，以其母眼似舍利弗鸟之眼，故名之。或曰：舍利，鹭鸟之眼，故称云。诸说似皆得其一支，《龙舒经》之言，或又因舍利之名故云。予意舍利不过是释家修真炼摄心精气所结成者，如石中之水晶，水中之膏液，仙家之圣胎尔。锤击不碎，孙权曾试之；欲去即去，恐非也。因未之见，故摭数说于右。

纸　鸢

纸鸢本五代汉隐帝与李业所造，为宫中之戏者；而《纪原》以韩信为陈豨造放，以量未央宫之远近。又曰：侯景攻梁台城，内外断绝，羊侃令小儿放纸鸢，藏昭于中，以达援军。二说俱不见史，且无理焉。线之高下，岂可计地之远近；羊侃又何必令小儿放之，放之而纸鸢之坠，又可必在于援军地耶？其为李业所始无疑。俗曰鹞子者，鹞乃击鸟，飞不太高，拟今纸鸢之不起者。曰风筝者，乃古殿阁之檐铃尔，借以名今之带弦之纸鸢也。各有意义，风筝风琴，《丹铅总论》辩之明矣。

玉蕊即琼花

《雍录辩》辨栀子花即玉蕊花，改之为山矾者，王荆公以其花叶可以染黄，不惜矾而成色之故。《野客丛书》又载扬州后土庙玉蕊花序文，序文以玉蕊即琼花也，改之为琼花者，宋王元之更之也。予意琼花在宋极名之胜，今作书与序者，又皆宋人，必不差矣。使果一种，则栀子江南到处有之，胡为至贵，而扬州者名传今古耶？及考《扬志》谓琼花或云唐植，今《雍录》亦以玉蕊唐惟长安一株；元、白等赋诗贵重。又曰花白心黄，三四月间开时，芬芳满野，高可数丈，意即今之栀子千叶者耶？但花大树高如粉团尔，不然何二书相符，后世不传。惜江南不伐之为薪，即折之为笆，未能爱护使高大也；况生于陕，移于扬、泗，在彼亦自为奇矣。但《齐东野语》以色微黄，似与《雍录》一树珑松玉刻成，小有间也。昨见宋画琼花，真似野八仙，但多一头九朵簇成者，然不知孰是。

卷二十三　辩证类

比干墓字

比干墓在卫辉府汲县西北十五里，旧府志云，墓前有“殷比干墓”四字，石断字缺，世以为孔子书，谅今亡矣。见旧拓本，体势与周穆王“吉日癸巳”类，虽非先圣所书，谅为古笔无疑。秦观以为唐人书。《丹铅续论》以陶潜有赞曰：“夫子戾止，爰诏作铭。”似又不是而实夫子者也。但陶集未见其赞，谅升庵不谬。其先圣所篆比干墓铜盘铭，开元中固已为耕者所得，不传矣；此外再不闻墓前有何古刻。《续博物志》又云：“墓前有隶刻商

大夫比干之墓七字”，意此汉以下之刻欤？故宋李石言之也。昨得本朝所缉《比干录》读之，又缺此隶字，不识隶之者之未全，抑李石之谬记也？且铜盘铭、《啸堂集古录》并汝帖所摹刻者迥有不同，证以三代款识，秦汉碑刻，则啸堂尚似，而旧体亦未可必也。若今所传，差识左右字本，尤为可笑，因摹三篆于左，以献博古君子。

啸堂集古录铜盘铭



右林左泉　後岡前道　萬世之寧　益爲是實

汝帖铜盘铭　释同前

钟　馗

钟馗起于明皇之梦，唐逸史所载也。予尝读《北史》，有尧暄本名钟葵，字辟邪。意葵字传讹，而捉鬼事起于字也。昨见《宣和画谱》释道门云："六朝古碣得于墟墓间者，上有钟馗字，似非开元时也，按此正合其时。葵字之讹，恐如薛仁贵碑，实名礼，而传写之谬。又如十八学士之类欤？存疑以俟博古。

格古要论当再增考

《格古要论》一书，洪武间创于云间曹明仲，天顺间增于吉水王功载，考收似亦博矣。偶尔检阅，不无沧海遗珠之叹，若琴论后当入古笙管，《淳化帖》后当收谱系一卷，珍宝门欠楚母绿圣铁，异石类欠大理仙姑，异木欠伽蓝香，古铜中欠古镜布刀等钱，杂考欠刚卯，纸论欠藏经笺，且珍宝后当设一羽皮，如狐貉、孔雀，翡翠、豹兕之类，而文房门岂可不论宋元书刻？至于博古图中之器，各省志内之刻，又一考之，必尤有所增也。

偻　俪

俗云偻俪，演义谓干办集事之称，《海篇》训俪字曰健而不德，据是二说，皆狡猾能事意也。然未见其出处，昨读《五代史·刘铢传》，有曰："诸君可谓偻俪儿"，则知来亦远矣。

轮扁管仲

《庄子》载：齐桓公读书堂上，轮扁释椎凿问公曰："所读何言？"公曰："圣人之言。"扁曰："古人糟粕耳。"公曰："轮人安得议乎！有说生，无说死。"扁曰："以臣事观之，徐则甘而不固，疾则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手而应之心；口不能言，古之人死矣，君所读者，糟粕耳。"又《韩诗外传》载：楚成王读书殿上，轮扁作而问曰："君所读何书？"成王曰："先圣之书。"扁曰："以臣轮言之，规为圆，矩为方，此可付乎子孙；若夫合三木而为一，应乎心，动乎体，不可得而传也；则凡所传，糟粕耳。"然二文不同，而义则一，但楚成、齐桓，未知孰是。予意《庄子》尚近，韩则汉人也。管仲寝疾，桓公往问之曰："仲父疾甚矣，不幸不起，政将安移之？"管仲未对；桓公曰："鲍叔何如云云"，尽，管仲遂卒。此《管子》书之言也。刘向《说苑》又曰：鲍叔死，管仲举上衽而哭之，泣如雨下；从者曰："非君臣父子也。"仲曰："非子所知"。以《管子》所载，则鲍叔死在仲后；而《说苑》又言鲍叔前死矣。予意尚当从《管子》，盖刘向传闻之言也。

三杰四杰

世知张良、萧、韩为三杰，而不知唐丞相宋璟、张说、太子少傅源乾曜，同日拜官，明皇赐三杰诗，时号三杰。宁程颢为鄠县簿，张山甫为武功簿，朱光庭为万年簿，关中号为三杰。世知王、杨、卢、骆为四杰，而不知宋之韩、范、富、欧、亦号四杰。

圣贤须目

国朝何侍郎孟春《余冬序录》载：黄伯固曰："偶考圣像无髯，惟宗庙小影为真。"又引《孔丛子》云："先君无须髯，而天下王侯不以此不其敬。"予尝读其书，文非此意，而伯固之言不知何在。但孔谱中吾夫子四十二表形容尽矣，须多如此；而独不言者，得无疑乎？或伯固之言有据也。

又读朱子文集，见其答林德夫、刘季章等书云："今左目已不可治，又颇侵右目矣。"又曰："左目已盲，右目亦渐昏数日矣。"纷纷言左目失明处多也，今年谱但言有足疾而不言目疾，此诚阙典也。大圣贤之仪形，宁有不知可以想像之耶？

至于建中靖国间，例复旧官，山谷有诗十首，其一为东坡云："阳城论事盖当世，陆贽草诏倾诸公；翰林若要真学士，唤取僊州颓鬓翁。"则知坡老无鬓发矣；又其妹戏坡曰："欲扣齿牙无处觅，只闻毛里有声传。"则多项矣。因亦附记耳。

郭张不当录

滁阳王之子某，虽同太祖取和州而战没；张天佑亦同太祖取和阳、太平，分筑其城，败元太子、平章等，然彼时滁阳尚在为主，事属滁阳；郭、张并我太祖，不过俱在其麾下耳，二人无一事曾受命于太祖也，何可入《功臣录》中？

乌　龙

诗曰："无感我帨兮，无使尨也吠。"《尔雅》曰："尨，狗也。"然尨字今俗读龙字，非也。唐武后时，药王韦善俊有犬名乌尨，盖黑狗也。元稹、韩政光诗皆有乌尨语。今人以张然杀奴事，得犬之力，遂以拜犬为乌龙，即写龙字。尤可笑。

懵子秋风

苏杭呼痴人为懵子，累见人又或书呆、騃二字，虽知书如杭徐伯龄，亦以懵字为是。予考《玉篇》众书，无懵、呆二字，独騃字《说文》云："马行仡。"而《韵会》云："病也，痴也。"凡痴騃字皆作騃，独《海篇》载懵、呆二字，亦曰义同騃字。是知騃、呆皆

俗字也。尝闻小儿云："阿懂，雨落走进屋里来。"又读程泰之《演繁露》，郑獬字毅夫，守江陵，作《楚乐亭记》，有颂云："我是苏州监本呆，与爷祝寿献棺材，近来仿佛知人事，雨落还归屋里来。"又知亦有来历。又俗以干人云"打秋风"，予累思不得其义，偶于友人处见米芾札有此二字，风乃丰熟之"丰"，然后知二字有理，而来历亦远。

《世说新语》记事多谬

苏峻之乱，因庾亮轻下诏征之，既而下石头，朝廷倾覆；亮奔温峤，峤劝亮见陶侃。盖时起义兵，而众推侃为盟主也；侃意正欲诛亮以谢天下，亮犹豫不敢。此事重出：其一曰：温云："溪狗我所悉知，卿但见之。"因而陶见庾貌丰姿神爽，遂改视，欢宴终日。一曰："卿但遥拜，保无他也。"陶见之，不觉释然。殊不思陶乃尚事功而厌清谈，饮有限而鄙时流者。岂丰姿神爽使能改欲诛之意，且得欢宴终日耶？又使"遥拜保无他"，亮亦天子以下一人，此言轻可语之耶？"陶传自云：庾诣拜谢，陶曰："元规乃拜士行耶？"此足以见其实也。况二条自相矛盾，若望蔡是谢琰居官地名；注为琰之小字，琰之小字末婢也。王敦与钱凤谋逆，夜为王允之所闻，允之吐被酣睡；记为王右军者，纷纷不一。又如刘尹抚王长史背曰："阿奴比丞相，但有都长。"王长史酒酣起舞，刘尹曰："阿奴，今日不复减向子期。"文俱重出，此类尤甚，但此书以清谈奇谑高尚颖敏之事为主，故多取于晋者，似不作可也。

四皓考

按《陈留志》云：东园公姓唐，名秉，字宣明，襄邑人，常居园中，因以为号，夏黄公姓崔，名廓，字少通，齐人，隐居夏里修道，故号夏黄公；甪里先生。河内轵人，泰伯之后，姓周，名术，字元道，号曰霸上先生；却欠绮里季。皇甫谧《高士传》载：绮里季姓朱，名晖，字文季。四人详矣。然《索隐》亦引《陈留志》，则园公又欠名，黄公更廓曰广，《鄞志》又以黄公姓黄；《苏州志》又载甪里先生宅在太湖中，今包山有甪里村，是其处也。予以《索隐》既引《陈留志》欠园公之名，失写也；廓与广同姓黄，非崔，文义顺也；甪里既称泰伯之后，必苏人，或寓居于轵也；或者又疑此四人为无有，以其能隐于秦者，汉初一书即肯来耶？是张良假之者也，后不言之可知矣。予又意不应各书详载如此，而《齐东野语》复辨如彼，《东观余论》又辨园当作圈最详，则尚当有之也。又北齐徐伯珍弟兄四人，白首相对，亦号四皓。

船

舟之多名矣，未闻有舟之神名。梁简文《船神记》谓：名鸿耳。《北户录》又呼为孟公、孟姥。古有辑濯丞印，辑濯，舟官名。

汉字会意错

郑重，《王莽传》“非皇天所以郑重降符”云，意犹言频烦，世以尊重会之。偃蹇，相如《子虚赋》“掉指挢以偃蹇兮”，注曰：委曲貌，世以不得意会之。皆误矣。乾没，《张汤传》“始为小吏乾没”。师古曰：乾音干，遂以财货干人而没之。又以干心没人官也。殊不知射利成败，故如淳曰：“豫居物以待之，得利为乾，失利为没也。”阴重，《周仁传》“其人阴重不泄”，谓暗密性重而不泄人言，或以为阴嚢重大而不泄，可笑可笑。

谚语解

捲踏，取桔槔取水之义，上以手捲而入，下以脚踏而出，谓其辗转不散乱也，借人之难理会意。邋遢。《海篇》云：行歪貌。借为人鄙猥糊涂意也。奢蘧二字，虽《海篇》亦不载，今《俗字集》上有之，谓作事轩昂太过之意。予有《杂字》一册，乃宋刻也，似此等语皆出宋时。故《山谷集》中有隻、亵、蠢、苴、傝、僬、铳、龘等字，多谓蜀语也，义皆如今时之解；佢、傝、僬谓物不益蠲也，《海篇》亦曰：恶也，不知何意。措大为秀才者，以其举措大道也。

销金锅

吾杭西湖盛起于唐，至南宋建都，则游人仕女，画舫笙歌，日费万金，盛之至矣。时人目为销金锅，相传到今，然未见其出处也。昨见《一竹枝》词，乃元人上饶熊进德所作，乃知果有此语。词云：“销金锅边玛瑙玻，争似侬家春最多，蝴蝶满园飞不去，好花红到剪春罗。”

铜柱考

铜柱，汉马援所立，在交趾，闻今石培其下。唐《南蛮传》云：“明皇时，诏何履光定南诏，取安宁城及盐井，复立马援铜柱。”又史云：元和中，马总为安南都护，又建二铜柱于故处，著唐德以表伏波之裔。《五代史》云：天福间，楚马希范平群蛮，自谓伏波之后，立铜柱于溪州。共四次也。《太平御览》俞益期笺曰：马文渊昔立铜柱于林邑，遗兵数十，号曰马流。今柱没海中，赖此民以识故处。据此，则今所有，必何履光、马总者也，故云复立故处；希范者，又在溪州矣。若今大理府者，乃铁柱也，每岁民帖金以邀福，故似铜，此蒙氏所立。又尝闻有谶云：“铜柱折，交人灭。”此必指伏波所立之地耳。

诗文托名

昔宋太史景濂辨廉仁公勤四箴，乃王迈实之之作，但西山爱此四铭，特揭座右。自赵

松雪误言为西山之作，世遂成讹也，辩证甚悉。今《西山集》第二十卷中，果自言其所以，奈何一讹之后，虽名人学士，不复知也。如杜律虞注，乃元季京口进士张伯诚所注，今山西所刻七言注解，黄海亭后跋，已悉之矣。《剪灯新话》乃杨廉夫所著，惟后《秋香亭记》，乃瞿宗吉撰也，观其词气不类可知矣。《香奁集》鄙亵者非杨廉夫，乃韩致光之诗。然三者非欲借重于人，则一时刊误，亦到今尚有未知者。

堂帽唐祭

今之纱帽，即唐之软巾，朝制但用硬盔列于庙堂，谓之堂帽；对私小而言，非唐帽也，唐则称巾耳。宗庙之路曰唐，谓设祭于庙之中道，故云唐祭，非堂祭也。

夫子貌似阳虎

子畏于匡。注以“貌似阳虎”，欠注貌之所以似者。夫人如蒙魁，虎亦如蒙魁故也。纬书以为非貌似阳虎，阳虎家臣颜高，后为孔子弟子，因御车于前，匡人见而欲诛之。恐非也。

孔溪不知诗义

庆历中，西师未解，晏元献大雪会饮，欧文忠席上有“须怜铁甲冷彻骨，四十余万屯边兵”之诗。《孔溪谈苑》以为似寻闹也，且引韩昌黎《赴燕裴度》诗为证，殊不知韩诗亦有讽意，如曰“园林穷胜事，钟鼓乐清时”，正见清时乃可穷胜事也。又如白乐天雪宴有“岂知阌乡狱，中有冻死囚”，杜子美《云安陪诸公宴》有“万国皆戎马，酣歌泪欲垂”，皆具乐以天下之情。是孔溪不知作诗之义也。

东窗事犯

岳武穆戏文，何立闹酆都，世皆以为假设之事，乃为武穆泄冤也。予尝见元之平阳孔文仲有《东窗事犯乐府》，杭之金人杰有《东窗事犯》小说，庐陵张光弼有《蓑衣仙》诗；乐府小说，不能记忆矣，与今所传大略相似。张诗有引云：“宋押衙何立，秦太师差往东南第一峰勾干；恍惚人引至阴司，见秦对岳事，令归告夫人东窗事犯矣。复命后，因即弃官学道，蜕骨今在苏州玄妙观，为蓑衣仙也。”据此，数人实有是事可知矣；否则，何铸子孙世为青盲，而罗汝楫之子，鄂州一拜岳庙，即不起。岂非其证欤？洋洋赫赫，如此大事，果无报欤？若《夷坚志》载何仙无押衙之说，恐或遗之也。

三国宋江演义

《三国》、《宋江》二书，乃杭人罗本贯中所编。予意旧必有本，故曰编。《宋江》又曰

钱塘施耐庵的本。昨于旧书肆中得抄本《录鬼簿》，乃元大梁钟继先作，载元、宋传记之名，而于二书之事尤多，据此尤见原亦有迹，因而增益编成之耳。

秦汉书多同

《孟子》所书：齐景公问于晏子曰："吾欲观于转附、朝儛，遵海而南，放于琅邪，吾何修而可以比于先王观也。"晏子对曰："天子诸侯，无非事者，春省耕而补不足，秋省敛而助不给。今也不然，师行而粮食，从流下而忘反谓之流，从流上而忘反谓之连，从兽无厌谓之荒，乐酒无厌谓之亡，先王无流连之乐，荒亡之行。"景公说，大戒于国。《管子·内言戒》篇曰：威公将东游，问于管仲曰："我游犹轴转斛，南至琅邪。司马曰：'亦先王之游已'，何谓也?"对曰："先王之游也，春出，原农事之不本者，谓之游；秋出，补人之不足者，谓之夕。夫师行而粮食其民者谓之亡，从乐而不反者谓之荒。先王有游夕之业于民，无荒亡之行于身。"威公退，再拜命曰："宝法"。洪容斋读而疑之，以管氏既自为书，必不误也，何二子之语相似？因而载之三笔，欲细考也。元人郑元祐以贾谊《新书》多同《大戴》之篇，意古或有是言。

予尝记忆所知者，《荀子·劝学》篇与《大戴》之劝学前面俱同，或句有先后，字有多寡，乃《大戴》刊误也。《礼论》与《史记·礼书》后段同，《乐论》与《乐论》互有详略，内中《三年》问即《礼记》之所载也。《哀公篇》前半段即《大戴》哀公五义章也。《大戴》三本一篇，是截《荀子·礼论》中之一段，"天地者，生之本也"五百言，而《史记》又截五百言之后，"礼岂不至哉"以下作自己极言礼之损益，为礼书之结。《礼经·聘义》后，"子贡问比德于王"一段，亦《荀子》之所有。《礼》有《礼运》，《家语》亦有之，始则俱同，而中后则未详于《礼》也。《大戴·曾子大孝》篇，与《小戴·祭义》同，《礼察篇》与《小戴·经解篇》同，且又重出于贾谊《治安策》。《文王官人篇》与《汲冢周书·官人解》相出入。《新书·保傅》前一段千六百言，无一字之不同《大戴》，中则《大戴》增益三公、三少之事，末段胎教几二千言，又无也；但其中《大戴》说巾车之处，《新书》却说悬弧之礼，此则不同也。然《大戴》总为一篇，而《新书》各条分之。《家语·执辔篇》言人物之生数一段，又与《鸿烈解·地形训》、《大戴·易本命》数百言相同。《列子·黄帝》篇言海上之人好鸥一段，与《吕览·精喻》篇海上之人好蜻者全类。《战国策》楚宣王与群臣问答狐假虎威一事，与《新序》并同，但其后二十余言不同，二者所同，皆不下二百余言。

予尝反覆思维，岂著书者故剽窃耶？抑传记者或不真耶？非也。二戴之于《札记》，彼此明取删削，定为礼经。其余立言之士，皆贤圣之流，一时义理所同，彼此先后传闻；其书原无刻本，故于立言之时，因其事理之同，遂取人之善以为善；或呈之于君父，或成之为私书，未必欲布之人人也；后世各得而传焉，遂见其同似。于诸子百家偶有数句数百言之同者，正是如此耳，此又不能尽述。

黄陵琴济渎物

四川黄陵庙有一琴，殆如朽木，匣于神前，传以为鲁般所造。人以一指扶之，辄转自行，表侄许郎中云："此即运瓶之术，盖道流假此以神施舍耳。"理或然也。河南济渎庙神，人有假贷货帛财物者，随祷即出水面。予家曾亲得之，如期还纳，复沉于水，灵异甚验也。昨见《都公谭纂》云：乃伏机耳。洪武间，山西张姓者曾仿其制为之，以为客玩，是亦巧术者作以显神，传流至今耳。予思二事诚为有理，怪者有之，不常也；今久而能然，岂非其术乎？

卷二十四　辩证类

牧牛图

世传画有牧牛图，乃仙笔也，日见一牛食草栏外，而夜宿栏内，殊无指实。闻之者或疑或罔，亦无定见，不知此画乃南唐后主所有，献于宋太宗。太宗询之群臣，皆莫知也，独僧赞宁曰："此海南珠脂和包画之，则夜见；沃焦山石磨色画之，则昼见，各一牛也。"据此，画必有矣，但沃焦山人不可到，而珠亦无脂，恐一时取辨应对云尔。惜当时太宗不再根求。昨读邱至纲《俊林机要》，其言似皆戏术，要其至理，亦若近是。故闻人亦尝试验一二，彼云：牛图之画，乃用大蚌含胎结珠未就如泪者，立取和墨，欲日见者于日中画，欲夜见者于月下画。此说似有理焉。盖蚌珠乃日精月华所成，今以未就之泪，布于日月之下，待其干焉，则受此之精于墨矣，各以时见，或有之也。予亦惜珠泪难得未试耳，书此以待辩博。

饮　器

饮器，韦昭以为椑榼，晋灼以为虎子之属。颜师古曰：匈奴以月氏王头共饮血盟，是饮酒之器也。予意二字原出《张骞传》，其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榼即今之匾榼。虎子，便溺之器，故颜说为是也。近时人又以贮酒之器谓之急须，亦止为一饮字讹之，殊不知古人以溺器为急须，乃应急而须待之者，反又不知其义。可笑。又枝梧，谓不能主也，故项羽斩宋义，诸将莫能枝梧是也。今人以推调哄人曰支吾，乃音同而字义不同也。

书竹一法

《韵语阳秋》尝曰："陆探微作一笔画，实得张伯英草书诀，张僧繇点曳斫拂，实得卫

夫人笔阵图诀，吴道子又授笔法于张长史信。”书画用笔，同一三昧。然即近代论之，如戴近、吕纪、周臣辈，画亦神品，未见其能书也。第宋、元以来，惟善画竹者，必能书，若东坡、与可、仲圭、仲昭是也。故子昂有诗云：“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应知八法通。”本朝王绂亦曰：“画竹之法，竿如篆，枝如草，叶如真，节如隶。”二言信诸。

郎　称

予尝因己姓之少，而思古之名人称郎者众矣，因略具于左，备记问之一也。汉邓通为黄头郎，吴周瑜称周郎，晋桓冲名买得郎，谢道蕴称夫王凝之为王郎，何晏称粉郎、何郎，王僧辩称鲍泉为玉郎，潘岳曰潘郎、檀郎，王僧虔曰王郎，齐江敦曰江郎，刘显甫曰刘郎，刘禹锡自称刘郎，梁顾协曰顾郎，北齐卢师道曰卢郎，邢邵呼袁肇修曰清郎，后周独孤信曰独孤郎，沈约曰沈郎，隋滕穆王曰杨郎，宇文晶曰宇文三郎，唐明皇曰三郎，张昌宗曰六郎，崔徽名缁郎，元结名漫郎，钱起曰钱郎，安禄山称李林甫曰十郎，程元振曰十郎，萧悦曰萧郎，萧嵩与梁武帝亦曰萧郎，五代王审知曰白马三郎，后唐称石敬塘曰石郎，王溥呼子祐为二郎，王安石小字獾郎，谢渝称柳浑曰宅南柳郎，朱熹小名沈郎，徐宪人称曰鸠郎，杨延昭善战，虏人呼为六郎。

表字不同

国朝大学士解缙，江右人也，诗文字书，迥出一时，有李白风才。任公亨泰作其文集序曰：“荐绅其字也”，杨公士奇作墓碣名曰：“字大绅”，世人皆曰：名缙，字缙绅。尝见其图书亦然。此不知何说，岂相讹一至于书金石刻耶？

刀剑录缺

陶弘景之作《刀剑录》，以其刀剑小事，记者不详，遂使精奇湮没，故特记之甚悉。自予观之，遗漏甚多，显显名世若舜之吴刀，周之赤刀，鲁之孟劳，魏文帝之百辟。刀六名：灵宝、含章、清刚、扬文、质素、龙鳞。其于剑也，周之铦铻，吴之属镂，楚之干将、镆铘，越王所带者步光，区冶所铸者五柄、纯钧、湛卢、豪曹、鱼肠、巨阙，魏之飞景、流采、华铤，张华所得之龙泉、太阿，皆见之经史，著人耳目，不可缺也。以至列子三剑：含光、承影、霄练，孙权之六剑：白蛇、紫电、辟邪、流星、青龙、玄蛟，唐武库之四刀：化刀、鄴刀、长刀、陌刀，纷纷种种，岂特过半哉。噫！学之不博，书之难作也明矣。

圖　字

《史记》：“汉景帝后三年十二月晦，圖。”徐广注曰：“一作昼，又作图，未详。”《墨

谈》云："疑靣，雷字不误。十二月晦日而雷，纪异也。"此说固是，但不知靣字古文，非误也，惜徐广亦不识耳。近时所刻《古字便览》，收亦广矣，然止得靐、靐、靐、靁、靣五字，又未有前字也。

五株柳

《艺苑雌黄》云："士人言县令事，多用彭泽五株柳，非也。且五柳非彭泽时所栽，用之误矣。"又引《苕溪渔隐》论沈彬不当用"陶潜彭泽五株柳，潘岳河阳一县花"之句。以予论之，沈之用事固似有碍，若陶公既号五柳，又曾为彭令，人品诗章，高出千古，用以美县令，亦自稳当；何谓五柳非为令时所栽也？若欲刻舟求剑，是非作诗之法，只是论理耳，此东坡所谓小儿强作解事者。

一解一章

古之乐府诗章，皆被之于乐。今乐府数句后则曰一解，又数句曰二解，如此言者，盖即古人之一段义终，则于瑟上解一柱马也，又一段则又解一柱马耳。诗之曰一章几章者，盖《说文》音十成章，十者数之终。诗毕亦乐之一终也，故曰一章。

僧　衣

僧旧着黑衣，元文宗宠爱欣笑隐，赐以黄衣，其徒后皆衣黄。故欧阳原元《题僧墨菊》诗云："苾刍元是黑衣郎，当代深仁始赐黄；今日黄花翻泼墨，本来面目见馨香。"又萨天赐赠《欣笑隐》诗云："客遇钟鸣饭，僧披御赐衣。"正谓是也。今制禅僧衣褐，讲僧衣红，瑜伽僧衣葱白。

举子问试题

予尝疑宋时举子秋试，皆得诣考官而问题，意若《楞史》所载"沛然雨字头"者是也。何其不禁之如是？后知唐制礼部试诗赋题，不皆有出处也，或以己意立之，故举子皆许进问，谓之上请。至宋亦循故事。景祐中，始诏出题必在经史，禁其上请耳。

南北京东西都

京、都二字，皆大也、总也之训。《左传》及帝王世纪皆以天子之居曰京、曰都，但东西南北曰京都者，盖天下以洛阳为中土。唐都雍、洛阳在关东，故以为东都。宋都汴，洛阳在西，故以为西都。南京应天府，宋真宗时建，其名以其在汴之南。北京大名府，仁宗建也，以其在汴之北。今我朝之称南北者，又自以二都之地相去云之耳。

唐双名美人

元稹妾名莺莺，张祐妾名燕燕，柳将军爱妓名真真，张建封舞妓名盼盼，又善歌之妓曰好好、端端、灼灼、惜惜，钱塘杨氏曰爱爱，武氏曰赛赛，范氏曰燕燕，天宝中贵人妾曰盈盈，大历中才人张红红，薛琼琼，杨虞卿妾英英，不知唐时何以要取双名耶？

霓裳羽衣曲考

霓裳羽衣曲舞不传于世久矣，虽学士知音之流，亦徒求想像而已。予以读过诗书有关斯曲者，会萃成文，述注于左，其舞律吕节奏，庶亦可知过半矣。

按明皇游月中，见仙女素衣奏乐极妙，记其音，归而制之。会西凉节度杨敬述进婆罗门曲，声调相符，遂合二者而制，名为霓裳羽衣。其言属黄钟，其调属商，其谱三十六段，其奏乐用女人三十，每番十人迭奏，而音极清高，其舞服之饰，乐天诗曰："虹裳霞帔步摇冠，钿音累累珮珊珊"；奏曲之数，白诗又曰："散序六奏未动衣，中序擘騞初入拍，繁音急节十二遍，唳鹤曲中长引声。"惜文人往往指为亡国之音，故弃而不传。然周草窗述之，真有注云落水之意，非人间曲也。予因摘出，以告知音者。

孔丛子

《孔丛子》七卷，孔氏八世孙孔鲋撰也。嘉祐中，宋咸注之。咸叙鲋不世用，退集先君仲尼、子思、子上、子高、子顺之言及己之事，为六卷；至汉武时，孔臧双以己著书赋附于卷末，为之连丛上下篇。本朝宋学士景濂辨为即咸伪作，画以子思、孔子，相去甚远，疑无问答。予据《阙里志》云：子思，曾子弟子，逮事仲尼，则亦或有其言也，其曰伪书，则无疑矣。何也？文非西京，一也。汉唐之志不载，止见于《中兴书目》，二也。其言先世，俱称子上、子高、子顺，于己之篇言已多矣，复曰："子鱼名鲋甲，陈人"，似非一气自己当云者，三也。其中论行夏之时与仁者乐山等语，皆牵强之解，使当时朱子以为然耶，宁不即取夫子之言，肯复为之解乎？四也。以子思年十六至宋，为宋乐翔之徒围之，遂作《中庸》。予考子思，鲁缪公欲用为相，不受；适卫，不仕；反鲁教授其徒数百，疑此时作《中庸》也；况十六亦非作书之时，或者依于《史记》谓"尝困于宋，子思作《中庸》"之二句，遂不各句分解而谬从之，五也。末后《叙世》一篇，尤为谬乱，以孔安国为孔茂所生，孔驩又加为孔仲驩，六也。夫孔臧，汉武时人；孔季彦，后汉安帝时人；臧何知数世之后事？七也。予又以为伪固伪矣，或者非咸所为，其注丰生子和之处，以为孔氏子孙所作之书，故不称名而称字；然则历称某生某者，又何如耶？且孔喜字仲和，亦非子和，苟咸有心伪为，亦必考其谱志；况咸亦名人学士，未必苟且如此。必朱子以后之人为之也。但其书论说高远，不杂奇怪，子上以前之言，似有圣贤气象；子顺以后之言，似多纵横之家，必亦善为书者之作欤？

韩文失处

韩文《明水赋》曰："明为君德，因所以名焉。"予尝读《周礼》曰："司烜氏掌以夫燧取明火于日，以鉴取明水于月，则是因取日月，故曰明。"非取义于君德也。又《与冯宿论文书》曰："子云岂与老子争强而已乎？"取侯芭以《太玄》胜《周易》。夫老子犹龙，而《道德》五千言无往而不可取，今许其人过老子，书似《周易》，则不惟不知扬子，是亦不知老子也。《读墨子》又曰："孔子贤贤以四科进褒弟子。"夫贤贤乃子夏也，四科乃门人所分，亦非孔子以此为进褒。又曰："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以为孔、墨。"必挽而同之，可乎？是犹以孟子与荀子同道者也。《及与孟尚书》云："秦灭汉兴且百年，其后始除挟书之律。"夫汉惠帝四年，除挟书之律矣。上溯高帝元年，才十余年耳，其不考亦甚矣。虽然，岂非因文之盛而不暇深思以致此耶？石守道有曰："吏部《原道》、《原仁》、《原毁》、《行难》、《佛骨表》、《谏臣论》，自诸子以来未有也。"

晋春秋楚梼杌

晋文《春秋》、楚史《梼杌》，二书不著作者姓氏。元人吾子行以谓一日并得之也，金华宋景濂、王子充直以为子行所作，然无据也。予考汉、唐、晋、宋之史书目未载焉，此则子行所著无疑。

旅忽二字

旧读"季氏旅于泰山"之注曰："旅，祭名"；及"旅酬下为上"，注曰："旅，众也。"以为旅字必有二训。后见韵谱，方知祭名之旅当从示，旅酬之旅却从方，盖因增韵中误起，遂传写讹而为一。又"忽然在后"，是"忽焉"也，故本朝颁书《史记·孔子世家》、高宗石经，皆作"焉"字。此虽非若旅字之差，而同文之责者，亦所当知。

家语非孔安国所为

予尝疑孔衍序《家语》，乃孔壁所藏，安国所为；其后王肃序之尤详，何无一言之及孔壁事？其曰"元封时，吾仕京师"云云，却又是安国言语，何已为序之而又以吾为安国，疑必有讹字也。后闻何燕泉先生改注《家语》，意其必已改正明白，得而读之，其于缺略者补之，旧注之庸陋者易之，而他书所载为《家语》者，则又别为外篇，可谓深有功于圣门矣。然吾之所疑，彼犹在焉，又未尝不扼腕而三叹焉。昨见鲁斋王文宪公《家语考》一编，以四十四篇之《家语》，乃王肃自取《左传》、《国语》、《荀》、《孟》、《二戴》之书割裂织成之耳，然后知其所序若是，而孔衍之序，意亦王肃自为也，故已序遂不言在孔壁事耳。惜燕泉未见王考，徒为怅怅，有力者梓其文，附于何序之后，使后人有所考

云。余意见“事物类”。

六紫芝

唐元德秀，字紫芝，鲁山令也；宋赵师秀，字紫芝，温州诗人也；同时又有俞紫芝，字秀老，亦诗人；俞紫芝，字无本，少游为字说者；元蒋惠，字季和，号紫芝山人；俞和，字子各，号紫芝生，同时皆能书者也。然六人皆以紫芝或为名、为字、为号，而又皆以秀、和成意，人多误记，故录出。

文文山

《墨谈》辨文山公尝为相也，死日，《续纲目》止书少保枢密使信国公者，程学士据黄文献公《番禺客语》，好异之过，辩证纷纷，惜少证。公自书丙子正月十八日午时拜相之诗，尤为亲切。《墨谈》又据文传补遗引公祭妻之文，则欧阳夫人死于公之前；据《续纲目》收公尸事，则夫人又似死于公后，不能的从。予细考而思之，景炎二年，公与夫人为追兵所迫，至空坑，夫人与佛生、柳娘、环娘，皆为俘虏至燕，留东宫，公死之日，夫人得令旨收尸，后随公主下嫁，逮大德七年，得公主懿旨还乡。临终时，问浣婢索旧香囊，曰：“此落齿时得之父母者。”持祭文曰：“此得之丞相者。吾死悬之心前，将以见吾父母吾夫于地下为无愧也。”不独如是纷纷事迹年月日时可证。但夫人既陷而公被执，音信无传，不应哭妻祭文，又得至于夫人也。予意公与夫人间关阻难之时，必已同约死节矣，特先书以与夫人，使励其志；若自为之赞，亦前写具衣带之间。此更《墨谈》之欠考，是则前乃《续纲目》之非，后则《续纲目》之是。

五侯七贵

五侯七贵人，知其为汉世者，然不知其人也。多误以金日磾七世内侍，或以张安世七世显宦，名为七贵；又以王元才、王益才、王显才、王仲才、王季才，此弟兄五人为五侯耳。殊不知皆后氏之族西京者也，元才五人，乃光武所封后族东京者也。潘岳《西京赋》曰：“窥七贵于汉庭。”注云：“并后族也。”庾亮又曰：“西京七族，东京六姓。”盖指吕、上官、霍、赵、丁、傅，七族里；王侯则成帝之舅五人，同日封侯，乃王谭、王商、王立、王根、王逢时也。

谚语始

今谚谓临产曰“坐草”，起自晋也。陈仲弓为太邱长，出捕盗，闻民有在草不起子者，回车治之。又骂人“王八贼”，盖五代王建行八，素盗驴贩私盐，人骂王八贼也。今鄙人微薄者曰“小家子”，出《汉书·霍光传》，霍禹长史任宣谓禹曰：“乐成小家子，得幸大将

军，至九卿至矣。”“火伴”，出《古乐府》“出门见火伴，火伴始惊忙。”“打草惊蛇”，乃南唐王鲁为当涂令，日营资产，部人诉主簿贪污，鲁曰：“汝虽打草，吾已惊蛇。”“不快活”，桑维翰曰：“居宰相如着新鞋袜，外面好看，其中不快活也。”又有疾曰“不快”，见《三国·华佗传》。“阿谁”，见《庞统传》。“远水不救近火”，乃梁杜朔周之言。“走是上计”，见《南史·王敬则传》，有告敬则曰：“三十六策，走是上计。”“暖房”，见王建宫词云：“太仪前日暖房来”。“经纪”，因唐滕王、蒋王好聚敛，太宗赐帛诸王，敕曰：“滕叔、蒋兄，自能经纪。”“好物不在多”，晋元帝曲宴赋诗，学士朱巩止成一联，自言“好物不在多”。宋张循王以银铸成一球，名曰：“没奈何。”五代唐明宗将立后，夫人曹氏谓王淑妃曰：“我素多病，性不耐烦，妹当代我。”金逆亮制尖靴极长，取于便鞚，足底处不及指，明谓之“不到头”；又制短鞭，谓之“没下稍”。元新官出京，有应盘缠者同去就与管事，谓之“猫儿头”。宣和间，妇人鞋底以二色帛合而成之。名“错到底”。林商为尉，性廉，令丞皆贪，一日宴会，令丞皆舞而动手，尉止回身而已。令问之，林曰：“长收赞府皆动手，尉再动手，百姓可活耶?”此取“银动手”之起也。五代唐明宗责王建曰：“汝为节度使，不作好事，不长进。”亦出《世说新语》。今骂人曰“杂种”，出晋《前燕载记》，赞曰：“蠢兹杂种。”“有身”，出汉元帝与王政君“一幸有身”。

郭四箭

元末僭穷虽多，独陈友谅兵力强大，与我师鄱阳湖之战，相持昼夜，势不两存矣。时郭英子兴兄弟侍上侧，进火攻之策；友谅势迫，启窗视师，英望见异常，开弓射之，箭贯其颅及睛而死。至今人知友谅死于流矢，不知郭所发也。《功臣录》中亦含糊载云，有言英之箭者，《传信录》又误以其子兴之箭，殊不知观太祖闻友谅死，喜甚曰：“郭二兄弟一箭，胜十万师，功何可当是矣!”盖子兴乃英之兄，行二；而英行四，太祖每称郭四者，英也。且友谅之死，两军莫知，铁冠道人望气而后知之，语上作文望空以祭，陈军夺气，于时方败去，因移日未知英箭，英亦不大居功，故人不知也。独《忠烈传》中明载。

称　相

历代宰相之称不一，择出书之，美恶亦可见也。袁盎目申屠嘉为“愚相”，公孙弘赞曰“儒相”，田千秋乘车入朝曰“车丞相”，张苍重计籍曰“计相”，又赞曰“名相”，王商以貌称“真汉相”，翟方进曰“通明相”，后汉杜林曰“任职相”，谢安曰“风流宰相”，武后呼杜景俭、宪宗称李绛，皆曰“真宰相”，令狐绹为相，其子怙势，人称为“白衣宰相”，卢怀慎曰“伴食宰相”，陆贽号“内相”，阎立本为“丹青宰相”，姚崇为“救时宰相”，苏味道为“模稜宰相”，李邦彦为“浪子宰相”，梁陶弘景曰“山中宰相”，苏环、苏颋赞曰“再世贤相”，关播曰“盲宰相”，杨再思曰“痴宰相”，宋李沆曰“圣相”，丁谓曰“鹤相”，杜衍曰“清白宰相”，陈升之曰“荃相”，蔡确曰“三旨宰相”，寇准为“真相”，

李纲为“中兴首相”，王钦若项有疣曰：“瘿相”，蔡京、童贯附之，时人目京曰“公相”，贯曰“媪相”，梁师成内侍擅宠为太尉，人目之曰“隐相”，宋慧林道人权宠侔宰相，孔颢叹为“黑衣宰相”，魏野亦称“白衣宰相”。

记里鼓

本庙尝以记里鼓出题试士，多有不知为何物者；知者又不知始于何时，何人创也。近《墨谈》以杨铁崖记《里鼓赋》数言通用之辞，即以为制度，又无时与人也。殊不知唐元和间金忠义作，宋天圣间，内侍卢道隆又造之。又有候风地动仪，汉张衡造；水运浑仪俯视图，亦衡造。莲花漏水秤，天圣中燕肃造。指南车起于周公，人所共知；然汉张衡、后魏郭明善、燕肃，俱尝为之。又闻元有灯漏、沙漏，此则不知何人所造，制见何书，因记里鼓并诸巧器拈出，苟欲为者，可考焉。

时文石刻图书起

成化以前，世无刻本时文，吾杭通判沈澄刊《京华日抄》一册，甚获重利；后闽省效之，渐至各省刊提学考卷也。图书，古人皆以铜铸，至元末，会稽王冕以花乳石刻之，今天下尽崇处州灯明石，果温润可爱也。

俗言讹

宋时指贼人曰“白日鬼”，见诞谩者亦曰“白日鬼”。又三佛齐国来朝贡时，跪于殿陛，先撒金钱花，次真珠龙脑，谓之“撒花”，盖胡人至重礼也。后北兵犯阙，索民财与之，谓之“撒花钱”，以重礼媚胡耳。今人不知二事所来，以谓空手得钱谓之“白入己”，反以鬼字为讹，以谓如化缘一类谓之“撒化钱”，反以花字为讹，皆以聪明逆之也。又木格阁板，谓之“鬼背儿”，陆德明《礼记释文》注阁皮，皮字九毁反，毁与鬼音相近，音少讹即为鬼字也。故阁板之“鬼背儿”，当用此“皮”字。乖角，不晓事意，故韩诗曰，“亲朋顿乖角”是也。今人反以为聪明意，错矣。

渔　鼓

渔鼓起于宋，名通同部。

卷二十五　辩证类

面帛粮罂看果纸钱始

人死以纸覆面，小说以为起于春秋吴王夫差临终曰："吾无面目见子胥，为我以帛冒之。"此说恐非。只是生人不忍见死者之意。今包笋谓之粮罂瓶者，因夷齐饿死后，人恐其魂饥而设五谷之囊，故《礼记》曰："重生道也。"起于商。看果，乃五代周祖灵前雕香为之，形色与真无异；世宗发引之日，金银钱以纸为之，印文黄曰"泉台上宝"，白曰"冥游亚宝"，"果钱"实起于此也，并记之。

二疏叔侄

汉二疏，受乃广兄元之子，今时所谓叔侄也。传中初亦明白，后即以父子连称，是古人直称谓子之意；殊不知侄本妻兄弟之子女，今以兄弟之子为侄。取《字林》音义呼之，唐以后事也，《韵会》辩明矣。今人不知其义。又见《小鉴》各书，因讹书为父子，遂以为真不知受为广之从子也。

文衡山

苏人文林，弘治间为温州太守；子名徵明，嘉靖间翰林待诏，皆名士也。原籍衡山人，故父子皆写衡山，如韩子昌黎意耳。今人只以父子何为同号，殊不知父自号交木也。

押　字

古人花押，所以代名，故以名字而花之。凡官府文移，人间私简，俱前书名，后止押字。宋末士大夫方始不用花押代名于文，故范石湖有解其故于省职者。唐韦殷卿陟署名，自谓如五朵云，时号"郇公五云体"。《程史》，晋贫杆有押字，则又非起于唐，而晋已有之。《石林燕语》说，王荆公押石字作圈，常不圆。《容斋五笔》载，熙宁中，柳应辰尝押字盈丈，刻于浯溪等处，使人莫识何字，以怪取名，实"应辰"二字也已。又王鲁斋柏有古贵人押字碑跋，其云：司马文正之押，署名而小花。为不失制押之原。自唐末五季，诸人莫不飘荡倾欹，亦因可以见当时之人物世变。据此，则押字必以名也，而变化机巧，则出于其人，大抵破真为草，取其便书；若柳之怪，王之歪，亦异也。国朝押字之制，虽未必名，而上下多用一画，盖取地平天成之意。凡释褐入官者，皆以吏部画字三日，以验异时文移之真伪。故京都有卖花字者，随人意欲，必有宛转藏顿，苟知所本，则当以名，庶

不乖古义云。

七贤过关姓名

七贤过关，人多谓唐人，元唐愚士诗曰："七骑从容出帝阊，蹇驴骢马杂山犊；瀛洲学士参差出，十八人中一半人。"夫瀛洲之士，讲学谋国，未闻有七贤之名，又未闻骑驴、骡及牛者，不知愚士何据而云。《广川书跋》以谓李白、李颀、之逊、孟浩然、綦毋潜、裴迪、司马承祯出关访王维。国初夏节又亲见古图，谓开元冬，李白、张九龄、王维、张说、郑虔、李华、孟浩然，同游洛南之龙门，遇雪而虔图之。夫李白天宝间方来京师，李华天宝间方拜官，自与数人不同。《书跋》以承祯骑牛。考史，承祯方士，取其隐也，安有骑牛之放耶？二说虽有虞邵庵孟像诗"风雪空堂破帽温，七人图里一人存"之句，然自注与记又不同人，是殆多非唐矣，盖春秋有七人，唐有七爱，宋有七老，建安有七子，未尝称贤也，惟晋竹林诸人称贤耳；又考王戎尝乘小马，山涛乘驴，刘伶乘鹿车，余则乘马，正符七人之跨鹿车，后或讹画为牛也；且接䍦乌帽，皆晋人所戴，唐则巾矣；而元曹文贞公伯启集，又有《七子图》诗曰："清潭飘逸事凌迟，七子高风世所师；公室倾危无砥柱，服牛乘马欲何之？"此又一证也，书以俟博识。

李贺玉楼事

李商隐传贺曰："长吉将死，忽见一绯衣人驾赤虬，持一板若霹雳古文者，召长吉，长吉不能读，欷下榻叩头不愿往。绯衣笑曰：'帝成白玉楼，召君为记，天上差乐，不苦也。'旁人见之。"先辈已辨其无此理也，然无所据。昨见《宣室志》载："贺卒，母梦贺曰：'上帝迁都白瑶宫，作凝虚殿，命某与文士辈纂乐章，今为神仙，愿母毋以为念。'"据是，必义山特借此一梦，神怪其辞，骇人耳目，以见贺之临终自异也。不然，何一事而言之不同耶？好怪者因以传之，世不察也。且韩吏部终时亦梦，觉语小君曰："梦金甲神人持戟瞋目曰：'睢邃骨梳国，世为韩仇，吾欲讨之而未能。'"韩答愿从。遂终。使逢义山，又一李贺事矣，达者必自理会。

白　犬

宋人杜修妻薛氏，为白犬所奸，杜知黜妻，犬复负去山中，生子人形而有白毛，后为盗杀。今世谓白犬成精，驾人狗种者，亦或是欤？

讹　名

马氏手录，尝辨扬州道中疏璃王冢，乃汉刘厉王冢也。今闻湖州近城乡村，有言"妙喜头"者。予闻而疑，问其土人，皆曰"然"；究其所以，不知也。及问其他，乃曰：临

溪有庙。岂非庙浒者邪？仁和七都有桥曰“鸭弹”，予意当时取名，必曰“压澜”，亦讹之也。

志失顾野王

淞江华亭县亭林乡，乃梁顾野王所居之地，今宝林寺是也，尚像野王为伽蓝。砚池之水，早清中绿，晚则黑，亦奇也；野王所栽剔牙松，死方廿年，根尚存，梁碑少剥。赵子昂碑记异事甚详，惜《南畿志》止于古迹中载顾亭林云，有公祠，池、松、碑石，皆不录出，人物内又欠收野王名字，真缺典也。

佛　考

人知佛法之入中国，始于汉明遣人迎迦叶摩腾、竺法兰二僧，并带来四十二章经也。《传灯录》载；释迦生于周昭王二十四年。此固可疑为虚；然《周书纪异》亦云：昭王二十二年释氏生。金履祥因之，修入《通鉴前编》，但似差岁月耳。及读《列子》，有西极化人来，穆王事之于中天之台。据此，王接昭王，御寇又非喻言也。秦时沙门室利房等至，始皇异而囚之，夜有金人破户以出。霍去病破匈奴，获休屠王祭天金人，师古曰：今之佛像也。是知佛入中国，周、秦、前汉已有，彼时但以为异；后汉盛之而崇其道，至晋、唐又译其语以为文，大起浮屠寺，羽翼其教矣。至于释迦生日，以今四月八日；亦非也，盖周正建子，今夏正当为二月八日矣。

武王追王明文

唐梁肃、宋欧阳公、游定夫、皆有文王未尝称王之论，然不过以《语》、《孟》及《泰誓》、《武成》之文，夷、齐、虞、芮、仲连、曹操之事，冥探曲证；仿佛比拟，卒无武王追王之明文，虽苏、张口舌，人谁适从？愚读太史公《伯夷传》有曰：“西伯卒，武王载木主，号为文王，东伐纣。”此非武王追王之明文乎？古称马迁良史，其文核，其事实，执此则诸公论说，可以尽废。呜呼！纷纷千古，考索无人，簪横吾前，迷而不见，惜哉！

刘太保妄对

元世祖一日问刘太保秉忠曰：“朕家天下，当复谁继？”刘曰：“西方之人。”世祖以八思麻西人有佐命功，遂尊为帝师，使天下极其崇奉，死葬王礼；朝复立一人，盖欲阴损西人之福；故元之有帝师，重佛氏。此也。予尝闻见此说，最为可笑。历数天命，岂容以一人而盖一方之人耶？殊不知自北京视凤阳，凤阳正在西也，非我太祖为西方之人耶？及后红头虫之对，固应元末之红巾，然朱姓又非红之色耶？惜秉忠不知大义，不能如李淳风之对太宗曰：“天命人岂能违？不足计耳。”世祖尝曰：“秉忠占事之来，若合符契，惟朕知

之。”不知西人是耶否耶？抑世祖尊而能消耶？武氏定数，莫得而除。

胡僧取殿

《夷坚续志》载：理宗一夕梦二僧曰：“二十年后，还小僧此殿。”觉问宰相马廷鸾，马曰：“胡僧，夷狄也。二十年后，必立夷狄于殿下称藩耳。”上命纪之，马遂立碑。志从宋殿元是寺基，殊不知宋宫原是钱王宫殿，但展而大之；梦僧取殿者，正后为五寺之基，番僧杨琏真伽主其地，是其验也。德佑二年宋亡，至元十四年为寺，逆数至于理宗梦时，正二十年矣。

贾　母

贾似道之母，诸家小说言之不一，或云逃婢，夜宿贾门，收而奸生似道；或云贾涉在凤口遇洗衣妇人，挑而从之，因别买于其夫；或云涉为万安丞时，至爨婢通，生似道；至言嫡不容其母，卖为石匠之妻，诸书所同也。然其形容恶赖，甚为惭惶。予意其母为人家之婢，必然；恶赖之事，因似道而故加之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不然，何其纷纷耶？

韵府多缺

《韵府群玉》乃元阴劲弦父子所纂，收事甚少，若《太平广记》所载奇怪隐僻者，多未录也。故姚江村为序，故用红罗梅屋与重光子遇，角花月一字之响，登太清楼而问长睿诸人，扣铜刻，拂文壁之谈之二事，以见《群玉》未收，暗以讥之。吾杭先辈徐延之曾欲补之，以为非十卷不可。昨见续编，乃青田包瑜所缉，已四十卷矣，然于二事亦未收，则知遗者尚多也。且于《群玉》重出并无谓者几半矣，凡例犹曰：“若人常读之书，常谈之事则略之。”诚可笑也。呜呼！阴氏纂之垂三十年，而包氏几四十年，不能使为全书，是纂者之非人耶？抑造物者固不欲耶？虽然，蓄书多而有志年少者，补之特易。

爱妾换马

爱妾换马事，见《异闻录》云：酒徒鲍生，以妓易外弟韦生紫叱拨，彼此吟咏。三更，忽有长髯者赋曰：“彼美人兮如琼之英，此良马兮负骏之名，将有求于逐日，顾何惜乎倾城？香暖深闺，未厌桃夭之色；风清广陌，曾怜喷玉之声，人以务其容，马乃称其德；既各从其所好，谅何求而不克？长跪而别，姿容休耀其金钿；右牵而来，光彩顿生于玉勒。”紫衣者曰：“步及庭砌，立当轩墀；望新恩惧非吾偶也，恋旧主疑借人乘之；香散绿骢，竟已忘于一发；汗流红颊，爱无异于凝脂。”长髯又曰：“是知事有兴废，用有取舍，彼以绝代之容为鲜矣，此以轶群之足为贵者；买笑之思既尽，有类梦焉；据鞍之力尚存，犹希进也。”唐人张佑又有诗曰：“粉阁香销华厩空，忍将行雨换追风。休怜柳叶双眉

绿，却爱桃花两耳红。侍宴永辞春色里，趁朝休立漏声中。恩劳未尽情先尽，暗泣长嘶两意同。”人因诗赋之美，知其事而不知其出处也。予意《异闻录》乃唐陈翰所编，《古乐府》中已有梁简文爱妾换马辞，注又曰：“古辞，淮南王作。”则知非唐事矣，恐无此事。如乐府《升天行》、《西乌夜飞》等曲，借喻明之者。唐人好奇，遂假借其事，逞己才以赋之。不然，长髯紫衣，怪诞幽显之说，何其骇异哉！后人又不考而吟咏焉，讹以传讹也。《异闻录》且无木刻，今见他集，其事又不全也。予特录其全诗并辩所以，若南唐相严续给事中唐镐较呼卢，而以爱妾易通天犀带，实有之者，至今传为笑柄。

多　辩

《菽园杂记》：成化间，有吏建言时事，某给事忌之，劾以激厉风俗之“励”不从力，问罪法司，吏亦不能明风厉、勉励古字皆不从力；又后有兵科给事阅兵部题本，以“伎”不从女，呼吏笞之。明日吏不平，执韵书以进，给事赧颜遣之。盖识俗字，不识古字也。予以奏本朝廷自用《洪武正韵》之字，又何必古耶、俗耶，陆公可谓多辩。

夷坚论地狱

世间果报之事，此善善恶恶天道好还者也，若《夷坚志》言阴狱果报最多，难以尽辩。且以许颜一条论之，轻故细类之狱，既曰佛经传记之所无，故立巧名，可信之乎？许颜误笞一卒，罚二十劫，以掌阴狱。彭汝砺刚介廉直，但性刻而罚五百劫，而为判官。使故杀一人一家，谋反弑逆者，不知又为何鬼乎？又曰：“不忠不孝如朱温辈，尚在第十七狱。”则自古及今，不忠孝者亦多矣，恐地府人众，亦难于容乎。且闻为阎王则得以治人之罪而有禄位矣，志曰：“但免受罪，与鬼神均受饥苦。”然则何谓生而正直者死为阎王乎？又《江湖纪闻》云：“谢枋得为阎王，遇故人林淮甚愁，林曰：‘君何苦？’谢曰：‘为鬼官可乎？’”若是，则阎王亦不必为矣，真可发一笑。吾先子尝赴箕仙，有亲友问曰：“君仙乎、鬼乎？”先子曰：“还是鬼。”问“有地狱否？”连书无也。此又可谓真证无地狱。

春画淫具

汉成帝画纻踞妲己而坐，为长夜之乐于屏，春画殆始于此也。后世以纻为春画，误矣。胡元娼夫詹俊子为淫乱之物，实淫具也。时称纻作奇巧以乐妇人，奇巧，玩器也，盖以纻为不道，以淫恶妇之耳。夫二事非人所为，录出示人，欲知恶有所归，否则皆谓纻为之也。此人所以不可为恶也。

原棋及苏王

棋有三焉，围棋，《博物志》虽曰始于尧之授子，而皮日休《原弈》，则辩明始于战国

无疑。象棋，虽见于《太平御览》，为周武王所创，然其名曰“象戏”，其字又有日月星辰之名，非今之象棋明矣。《幽怪录》载：唐岑顺于陕州夜见车马步卒之移，掘地得古冢，有金象局并子，或者始于此乎？故唐以后方显。又《说苑》，雍门周谓孟尝君下燕，则斗象棋，是以象为棋势而分阵斗，则象棋之名，亦或始于战国之末乎？弹棋始于刘向，因汉成帝恶蹴鞠之劳，作以献之，其制义则备于柳子厚《序棋》，今不传矣。所传者前之二种，然一艺之事，皆有妙存于间，以为易耶？则聪明者或不能，以为难耶？往往小人精绝，故荆公、东坡性非不敏。荆公棋将败，则随手敛之；东坡自云“余素不解棋”，尝独游庐山白鹤观，观中皆阖户无人，独闻棋声于古松流水之间，欣然欲学，终不能也。王之诗曰：“莫将戏事扰真情，且可随缘道我赢；战罢两奁收黑白，一枰何处有亏成？”苏之诗曰：“胜固欣然，败亦可喜。”余以此皆不得其妙，不能不为是言耶？如穷其趣者，则有虎穴得子人皆惊，静算江山千里近”之辞矣。然又当知王乃围棋，故有黑白之称；苏乃象棋，故远闻其声耳。

犁　明

徐广曰：“犁，犹地也，比至天明也。”诸言犁明者，将明时也。吕静曰：“犁，结也。”程大昌曰：“诸犁，犁古字通黎，黑也。黑与明相杂，欲晓未晓之交地，犹曰昧爽。昧，暗也；爽，明也，亦明暗相杂也。迟明，即未及乎明也。厥明、质明，则已晓也。”予以惟程说最是，但黎、犁字，考之《韵会》等书，古不通用；惟黎、黧通用。盖犁，耕也，田器也，恐此“犁”字误刻。

五称呼

近之称呼，各有所始，予以所知者记之。亲家者，五代李愚代冯道为相而恶道，每指其所失，诮刘昫曰：“此公亲家翁所为。”昫盖道之亲家也。阿爹，爹，《集韵》簪作爹也，唐世称乳媪之夫曰“阿爹”。窦怀贞娶韦后乳媪王氏，每有奏，自称皇后阿爹。足下者，晋文公哀介子推，思其割股之恩，流涕伐其山木为屐着之，每视屐，悲曰：“足下。”足下之名方始。下走者，在下趋走之人。萧望之曰：“下走将归延陵之皋是也。”称妻曰贱累，《汉书·西域传》：“募民壮健有累重者。”注，累谓妻子家属。

陶诗真伪

陶诗《归田》第六首末篇，人以为江淹者，韩子苍辩其江淹《杂拟》，似陶诗耳，但“开径望三益”，江淹不类。予以为此句固不类，而前说种苗，后结桑麻，陶公亦不如此杂；且江诗通篇一字不差，岂江窃陶者耶？窃之则诸篇之拟何如？《问来使》一篇，东涧以为晚唐人因太白感秋诗而伪为之，殊不知乃宋苏子美所作，好事者混入陶集中，巨眼者自能辩之。

孟文三变

孟子曰："牛羊茁壮长而已矣。"韩子曰："牛羊遂而已矣。"王临川曰："牛羊蕃而已矣。"文虽三出，义一而已，岂孟不及于韩，王亦如风草之喻也哉，茁壮自佳。

古语有本

诸葛孔明有曰："非淡薄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孙思邈有曰："胆欲火而心欲小，智欲圆而行欲方。"《淮南子·主术训》曰："非淡薄无以明德，非宁静无以致远。"又曰："心欲小而志欲大，智欲圆而行欲方。"是知二贤之言，皆有所本。

两参寥辩才

宋有杭州僧参寥，唐亦有道士参寥，见《孟浩然集》；唐有藏兰亭僧辩才，宋亦有高僧辩才隐天竺，见《淮海集》

泰山没字碑

泰山有没字碑，秦始皇所建，今曰石表，又曰碑套，俗曰神主石。予意谓石表者，以理裁之而已；谓碑套者，理或然也。按始皇东行郡县，上邹峄山，立石与鲁诸生议刻石颂德。议封禅，望祭山川，乃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又作琅琊台，登之罘；及东观碣石，东上会稽，皆刻石颂德，载之《史记》，未尝有无文之碑也。独此泰山，正封禅望祭之地，复立无字石耶？史传封禅有金册石函，金泥玉检，此非其石丞乎？况金泥其文，玉为之检，可无石套之理乎？今史载封禅而无文可知矣。且始皇立石颂德，邀名后世，安知不如晋人一树于山，一沉于水，殆恐磨灭而复为一套之理乎？非封禅文之套，则颂德碑之套无疑。且思《倦游录》载：唐诸陵无碑，独乾陵西南隅有无字碑。然独乾陵欲表识之耶？殆恐亦碑套耳。今益都杨太守应奎，亲见某寺移一无字古碑，不意中复有隶文之石，外乃套耳，然后知碑为隋时所刻，是古人真有石套事矣。惜近时仕宦题诗云："莫怪无题字，秦王不好书。"可笑。

宋江原数

史称宋江三十六人，横行齐魏，官军莫抗。而侯蒙举讨方腊，周公谨载其名赞于《癸辛杂志》，罗贯中演为小说，有替天行道之言。今扬子、济宁之地，皆为立庙。据是，逆料当时非礼之礼，非义之义，江必有之，自亦异于他贼也。但贯中欲成其书，以三十六为天罡，添地煞七十二人之名；又易尺八腿为赤发鬼，一直撞为双枪将，以至淫辞诡行，饰

诈眩巧，耸动人之耳目，是虽足以溺人，而传久失其实也多矣。今特书其当时之名三十六于左：

宋江　晁盖　吴用　卢俊义　关胜　史进　柴进　阮小二　阮小五　阮小七　刘唐　张青　燕青　孙立　张顺　张横　呼延绰　李俊　花荣　秦明　李逵　雷横　戴宗　索超　杨志　杨雄　董平　解珍　解宝　朱仝　穆横　石秀　徐宁　李英　花和尚　武松

四李杜三苏李

李固、杜乔，李云、杜众，李膺、杜密，李白、杜甫，苏武、李陵，苏味道、李峤，苏颋、李义，是皆同时共称其名者，人或知一而不知其二也。

换淮西碑事不同

韩文公《平淮西碑》，当时谓事不实，命斫去之，敕段文昌别撰。旧史文公传行状神道碑、及新史《吴元济传》，皆谓李愬妻唐安公主女也，碑辞多归裴度功，而愬特以入蔡居第一，故其妻出入禁中。诉碑不实，遂斫去别撰。而李商隐《读韩碑》诗，亦有“谗之天子言其私”之句，然而罗隐有说石孝忠推碑杀吏之事甚悉。丁用晦《芝田录》又曰：元和中，有还卒推倒平淮西碑，帝怒，命缚来，“朕自斫杀之”。囚至曰：“碑中只言裴度功，不述李愬力，微臣是以不平。”上命放罪，敕段文昌别撰。与罗说同。余谓推碑之事显，而诉碑之事幽，何国史等乃遗其显明，而录其幽隐不可知者耶？况杀吏以致帝问，且赐孝忠烈士号，当时岂有不知？无乃执笔者谓妇言为私，而卒论近公，故颠倒去取，以为韩公讳耶？

屠苏酒

屠苏，本古庵名也，当从广字头，故魏张揖作《广雅》，释庵以此“廑厥”二字。今以为孙思邈之庵名。误矣。孙公特书此二字于己庵，未必是此屠苏二字；解之者又因思邈庵出辟疫之药，遂曰屠绝鬼气，苏醒人魂，尤可笑也。其药予尝记三。因方上有之。今曰酒名者，思邈以屠苏庵之药与人作酒之故耳。药用大黄配以椒桂，似即崔实《月令》所载元日进椒酒意也，故屠苏酒亦从少至长而饮之。用大黄者，予闻山东一家五百余口，数百年无伤寒疫症，每岁三伏日，取葶苈一束阴干，逮冬至日为末，元旦五更蜜调，人各一匙以饮酒，亦从少起。据葶苈亦大黄意也，孙公必有神见。今录方于左。

大黄、桔梗、白术、内桂，乌头，菝葜。

右剉为散，用袋盛，以十二月晦日日中悬沉井中，令至泥，正月朔旦出药，置酒中煎数沸，于东向户中饮之，先从少起，多少任意，一方加防风一两。

蓝尾酒

蓝尾二字，洪容斋引白乐天之诗及《燕语》等言以解，二字俱无下落，虽得后饮之意，只为末座饮之在后也。自又曰：唐人亦不能晓。殊不知不识其事，当求其字，蓝，淀也。《说文》云："淀，滓垽也。"滓垽者，浑浊也。据此，则蓝尾酒乃酒之浊脚，如尽壶酒之类，故有尾字之义。知此，则乐天"三杯蓝尾酒，一楪胶牙饧"，"岁盏后推蓝尾酒，春盘先劝胶牙饧"，则少蕴所谓"酒巡匝末"俱通矣。

卷二十六　辩证类

子美不咏父母名

诗话尝云：杜子美父名闲，诗中多不用闲字；母名海棠，故不咏海棠。予思杜诗中如"曾闪朱旗北斗闲"，"娟娟戏蝶过闲幔"，何尝忌讳？至如花卉多矣，而子美皆无所咏焉，岂独海堂也哉，或者偶尔不赋之也。善乎东坡有云："少陵为尔牵诗兴，可是无心赋海棠。"尽之矣。

千字文

《玉溪清话》云：梁武帝得钟繇破碑，爱其书，命周兴嗣次韵成文。或又云：武帝欲学书，命殷铁石选二王千文，召周兴嗣次韵。二说不同，然皆武帝时事也，似当以前说为是。旧闻詹仲和云：在苏常某家，见唐刻《千字文》一帙，俨然钟繇笔法，但子昂后跋以为东坡书，不知何也。余又以《淳化帖》上千文，亦类钟繇，其王著因海咸河淡等字，以为章草，误指汉章帝之书，则米南宫、黄长睿辩之明矣。其杨公《谈苑》云：敕员外郎某人撰，敕字是梁字。余意戒敕虽兴于汉，至唐显庆中，始云不经凤阁、鸾坡，不得称敕。此非敕字，一也。况前无武帝说话，用敕字亦无谓；且梁字既通，草书又似敕字，必然传写之讹。二也。据此，则杨公之言，可信无疑。余又云：武帝既命周兴嗣以成文矣，又何云次韵，殊不知当时萧子范有《千字文》一卷，武帝集成千文。故云：若重字者，"女慕贞洁"与"纨扇圆吉"，同"洁"字。吴枋《野乘》云：宜改造清贞。予意"清"字亦有夙兴温清矣，不若改为贞烈。人以华亭张东海看出，非也。"布射辽丸"之"辽"，当作"僚"，盖宜僚非此"辽也"；"并皆佳妙"从上文对读来，当作"并佳皆妙"，庶几文理方通，或者初时三字皆不错乱，后或刊写之讹，遂至如此。惜今若文征明亦未改正，至若闽中所刊童蒙之本，所差尤多，固非养蒙之道，此等未足为辩也。

腊

“腊”字，《说文》曰：“冬至后三戌为腊，腊祭诸神也。”《月令》曰：“猎也，以田猎所得禽兽为祭。”蔡邕《独断》曰：“汉祭曰腊。腊，合也，合祭诸神也。”按数义皆祭之名，岁终以报本者。今以十二月为腊月者，正以《说文》谓冬至后第三戌为腊也。盖此月有腊祭，是以名之耳，然必于戌者为何？汉以火德王，火终于戌，故岁终之祭于戌日。惜许慎不注其义，注其事，殊不知腊祭各从本朝帝德。如宋亦以火王，祭之日亦用戌；若以金王者，则当以丑日；水土王者，则当以辰日，故唐开元定礼后用辰日腊祭也；木王者则当以未日，皆此德之终之时也。若曰唐以土德盛，衰于丑，故丑月谓之腊月，非矣。

贺知章

贺知章举进士，为太常博士，迁礼书而兼学士，因事左迁太子宾客。时东宫官每久滞，有书壁望礼者，帝见之，题曰：“听其自安。”书者云：“知章不安。”又病，遂乞湖为道士，时八十六矣。夫官既被逐，垂老又病，去犹有所乞，岂二疏之流耶？唐史列之隐逸，何也？不过因请为道士，而明皇诗送以高之。《唐诗纪事》亦云：八十六卧病，冥然无知，请为道士，舍宅为观。据此，是殆梦中语耳，舍宅为黄冠，犹不真也。岂可不审其来历，遂以为高耶？

汉遗文

予尝因当道命注解《求雨》、《求晴》二文而有感焉，夫二文当时一知仲舒之作，一尚未知其人，只以文似穿凿，亦或仲舒为之也。今见《春秋繁露》所载，而后疑释。世以柳子编西汉文章，只据《文选》，固多遗轶。予谓《古文苑》亦收拾未尽，若仲舒《日食祝》等文是也；又王褒《祭金马碧鸡文》，虽尝见于《学斋占毕》而亦录之不全，不知又何也。今谨录于左，乃见于《后汉·西南夷传》者。文曰：“持节使王褒谨拜南崖，敬祭金精神马、缥碧之鸡：处南之荒，深谿回谷，非士之乡，归来归来，汉德无疆，廉平唐虞，泽配三皇。”

唐诗晋字汉文章

尝言唐诗晋字汉文章，此特举其大略。究而言之，文章与时高下，后代自不及前，如风草之说是也，汉岂能及先秦耶？字书变入草法，晋室能书者众矣，二王相继，盛于一时，故足称许。至如篆隶，虽曰二王僧虔能解，较之秦汉，古意远不及也，故有“书学自羲之坏了”之说。唐以诗取士，故盛于唐，又得李杜为之大宗；若较晋魏诸人古选之雅，又不可得矣。至若宋之理学，真历代之不及。若止三事论之，则宋之南词，元之北乐府，

亦足以配言耳。

方隅不产

山东无虎，浙江无狼，广东无兔，蜀无鸽，此则禽兽显显著名者，皆风气使然。若北无蜈蚣南无蝎之类，不可枚举也。

杨贵妃生考

《贵妃外传》以妃原系弘农华阴人，后徙蒲州永乐之独头村，父玄琰，蜀州司户。正史传亦曰：隋梁郡通守汪四世孙，徙蒲州之永乐。乃相同者。而广西省志又载：妃乃容州普宁县云陵里人，父维，母叶氏，生妃有异质，都部署杨康求为女。时杨玄琰为长史，又从康求为女，携至京，进入寿王宫，城西至今有杨妃井。据此，则妃乃玄琰养女，不知韦述当时何据作传？岂述即唐人，而为国家讳耶？《乐史外传》可谓悉矣，当直书之亦未知者。岂宋广西正当夏贼之扰，而图志之未有耶？不然，何其详而有所据耶？岂凿空杜撰漫无因耶？《旧唐书》失之必矣。

白　杨

《洛阳志》载：北邙山多植白杨，予以北邙古公卿葬地也，今哀挽故用之。白杨如柳而叶圆。

孟子不行三年丧

吾师许竹厓仁曰：孟子劝人行三年之丧，而于其身则不能无疑焉。其书曰："孟子自齐葬于鲁，反于齐，止于嬴。"充虞请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严，虞不敢请，今愿窃有请也。木若以美然，夫以葬鲁未几而即反于齐，止嬴方暇而始可以问，则其未尝终丧于家也可知。否则，何自齐以至于葬鲁之后，更无余罅，乃至在途止嬴而可问耶？"余谓此说诚独见也。然亦万章之徒，文有未善，故为孟子之病耳。不然，何足以为孟子？李泰伯闻之，当又作一非也。

瓜田李下出处

"君子防未然，不处嫌疑间；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嫂叔不亲授，长幼不比肩；劳谦得其柄，和光甚独难。周公下白屋，吐哺不及飧；一沐三握发，后世称圣贤。"人皆知"瓜田李下"二句，不知谁作。左克明收之《古乐府》，亦曰"古辞"，不知乃陈思王之辞也。惜编曹集者，又失中间四句，殊无血脉，被之管弦，亦不成调也。

杭　音

城中语音，好于他郡，盖初皆汴人，扈宋南渡，遂家焉。故至今与汴音颇相似，如呼玉为玉，呼一撒为一撒，呼百零香为百零香，兹皆汴音也。唯江干人言语躁动，为杭人之旧音。教谕张杰尝戏曰："高宗南渡，止带得一百字过来。"亦是谓也。审方音者不可不知。

老杜许蜀不真

杜工部甫《咏怀古诗》云："蜀主窥吴幸三峡，崩年亦在永安宫，翠华想像空山里，玉殿虚无野寺中。"温公作《通鉴》，不以正统与蜀，唯此诗许之，其曰幸、曰崩、曰翠华、曰玉殿，皆以天子与之也。张注谓若春秋之笔，信矣。老杜岂直诗人而已哉！然"主窥"二字，尚有未满。盖主者一家一国之称，窥者睥睨视觎之意也，天子有征无战，况窥窃云乎？昭烈加兵于吴，问斩壮缪之罪，非无名之师也。愚意欲以"汉"字易"蜀"，以"帝"易"主"，以"征"易"窥"，庶乎名正言顺，而于声律亦不乖也。

浔阳三隐

梁昭明撰《渊明传》有曰：时周续之入庐山，事释惠远，彭城刘遗民亦遁匡山，与渊明同号浔阳三隐。然不知何如人，考之《晋史》，二人又皆无传。昨读《碧湖杂记》，始知其详，今辑其要以明之：续之尝为抚军参军，渊明每呼为周掾，虽隐庐山，亦从州守游，为之讲礼校书，故集中有《示周祖谢三郎》诗，讥其马队非讲礼之句；遗民名程之，字仲思，遗民号也，常为柴桑令，故集中有《和酬刘柴桑》诗也。

呼鼠召鹤

世有能呼鼠召鹤者，予尝求之，乃以蟹黄和生漆，假以书符焚之，则群鼠自至，盖鼠性喜其气也。又见储泳《祛疑》曰：用狼粪黑犬皮，又羽流召鹤。《国朝经书》自有南岳符咒，依法行之则来。《祛疑》又曰：用活鸡血书符咒，字皆从反，大与经书不同。予想左道流传，自各有异，如祈雨之术，或五雷、或清征、或用女人、或用童子、或用飞禽，种种不可记也。

隐语始

隐语之兴，起自东方朔"口无毛、声謷謷、尻益高"之诮舍人事，后遂有许碑重立之碑阴也。今人所知，惟以起于"黄绢幼妇，外孙虀臼"之事耳。转而为谜，谜即隐语

也，但句多而文不雅，乃见于《鲍照集》中。井字谜是其祖也，至宋苏、黄极盛，金章宗又刊本以行。

牛头裈

今之牛头裈，即古之犊鼻裈也，其来最远。《史记》列传云："相如身自着犊鼻裈。"韦昭曰：以三尺布为之，形如犊鼻。自汉已有之矣，然犹未也。《二仪实录》云：西戎以皮为之；夏后氏以来用绢，长至于膝，汉、晋名犊鼻，北齐则与裤长短相似。考犊鼻之名，是则起于西戎，变于三代，而折中于北朝，孰可谓小人之服，而不出于古耶？

蜻蜓萤火

蜻蜓贴水飞时以尾蘸水中，杜诗所谓"点水蜻蜓款款飞"是也。然不知点水者，乃生子也，既遗水中，青鲦鱼食之，腹胀孕虫，噬母腹而出，身似蝉而小，名曰虾鳖虫，蜓蜕始为蜻蜓。此西湖舟子所言。腐草为萤，《月令》、《古令注》皆然，然米中细虫，尾亦荧荧，久而生翼飞去，此则毛诗"熠耀宵行"者是也。又尝见朽杨木变作蝉者，半截尚是木也，移时即全变矣。此格物者亦所当知。

衣　火

余里人王宗海，一日会宴于友人朱来凤家，宗海指身之绒衣曰：昔在京都，一夕，其衣遍流火星，烁烁有微声。过日亦然，客皆骇之。又见黄门张静之文集载云：其新制绫衣，偶因婢妾拂折间，火星随衣飞地，未知何也。予后读《博物志》，战斗死伤人马血积年久，化为磷，触着人衣，便有光，拂拭随散无数，有细声如炒豆，惟静住良久乃灭。始知前日欠学之故，张亦未见其书也。

太宗太子

予尝疑历代太宗多有惭德，世主多出偏宫，就有一二正宫所生，又或不肖，人莫知所以。后闻亚卿何先生孟春，以为前星不正，故应如此。仰观紫微垣，未见其斜也，或者天远小差难明耳。至于太宗，尚无所解，书以俟知者。

隐仕不同

《续宋论》曰：宋祖幼从夹马营前陈学究，后得赵普，因与谋大事，语及陈，陈惧走，不知所终。《谈圃》又曰：后太宗即位，召为左司谏，一夕醉死。意《谈圃》近时，或得之也。

张　仙

近世无子者多祀张仙以望嗣，然不知其故也。蜀生孟昶，美丰仪，喜猎，善弹弓。乾德三年蜀亡，掖庭花蕊夫人随辇入宋宫，夫人心尝忆昶，悒悒不敢言，因自画昶像以祀，复佯言于众曰："祀此神者多有子。"一日，宋祖见而问之，夫人亦托前言，诘其姓，遂假张仙。蜀人历言其成仙之后之神处，故宫中多因奉以求子者，遂蔓延民间。翌日，宋祖命夫人作蜀亡诗，盖因有疑于张仙，夫人则答曰："君王城上树降旗，妾在深宫那得知。四十万人皆解甲，并无一个是男儿。"因亦自见其情也。呜呼！假神祀昶，诗不惧祸，花蕊亦可谓钟情义者。张仙名远霄，五代时游青城山成道，老泉有赞。《谭簠》只知假托，又不知真有张仙也。

简板水牌

俗以长形薄板涂布油粉，谓之简板，以其易去错字而省纸；官府用之，名曰水牌，盖取水能去污而复清，借义事毕去字而复用耳。然写字恐其磨灭，必自后而前，反读其文。予意无朝行移文书，正是自后而前，乃蒙古字也，今非昔而效之。事有暗合，恐亦不可。

元朝讳谥

元主质而无文，讳多不忌，故君臣同名者众。后虽有讳法之禁，不过临文缺其点画；谥必死而后定，不过一二字，以称生前善恶。要之二事暗合于礼，足见嘉也，岂如宋室一字而有数十字之避。唐时生加美谥，至多谀言，肖秦皇之所为，可哂也。此则礼失求之野耳，亦新莽井田之事乎？至国朝则又大过于元。君臣敢同名，临文止缺点画，必死而谥，字多取旧，不尚虚文，可谓酌中之道矣。

西湖竹枝词

《竹枝词》本夜郎之音，起于刘朗州，盖《子夜歌》之变也，实有风人骚子之遗意。故杨廉夫云："制竹枝词者，不犹愈于今之乐府乎？"吾杭西湖有《竹枝词》一帙，乃廉夫为倡，一时诗人和者，惜无刻本。予祖母之姑亦有一词于上。昨见瞿存斋《诗话》，论其二章，用意甚佳，惜不知姓氏，今补其姓氏于右。其诗云："春晖堂上挽郎衣，别郎问郎何日归？黄金台高倘回首，南高峰顶白云飞。"又云："官河绕湖湖绕城，河水不如湖水清。不用千金酬一笑，郎恩才重妾身轻。"前乃丹丘李介石字守道作，后乃富春吴复字见心作。其人间传诵"云归沙屿白，日出水城黄"，乃吴之警句也。

文公能画

予尝以文公先生因道学之大，遂掩其诗与字也。不然，诗字传世，亦过人远矣，不知先生之又有能画也。昨见绍熙五年亲传己像，今刻徽州，笔法衣折，深得道子家数。又欧文说林逋亦能画，皆传志所不载也。

嘲学究

近世嘲学究云："我若有道路，不做猢狲王。"本秦桧之诗也，秦盖微时为童子师，仰柬修自给，故有"若得水田三百亩，这番不做猢狲王。"后以申王致仕，申属猴也，故牟隆山以为诗谶。

襕　衫

生员之服，自宋至我国初，皆白衣也，至洪武壬午二十四年，方命易此玉色。故宋时嘲生员十七字诗云："圣驾临辟雍，诸生尽鞠躬，头乌身上白，米虫。"又《世说》以白接䍦即今之襕衫，正谓是耳。俗言白衣秀士，又士子出身后则曰脱白挂绿，正谓是也。然白色非吉服，岂士子所宜哉，太祖易之，可谓卓然之见也。然其制度所以，已具于"国事类"矣。

夕　阳

宋景文公笔记辩夕阳为山之西，以今人用夕阳为斜日，误矣。盖据《尔雅》"山东曰朝阳，山西曰夕阳"之说，殊不知夕阳名之山西固是，然所以得山西之名者，亦由暮乃见日故也。《尔雅》之注亦然。今必指山西为夕阳，恐亦不通，当随其语意为训可也，如《诗》曰："度其夕阳"，只当作山西，如刘琨诗云："夕阳西流"，则当为斜日矣。

旅病诗

《庚溪诗话》载一诗云："枕有思乡泪，门无问疾人；尘埋床下履，风动架头巾。"以为病僧题户者，有部使见而怜之，遂言于朝，遂令天下寺院，置延寿寮以养病僧。谓唐以前僧病无安养之所故耳。予以庚溪不知何据，既以为僧，则不以家为计，而以兰若乃安居之地矣，何有于思乡耶？韩、柳俱言其徒千人，况皆有祖有师，法派亦如吾人，又安谓无人问疾？今之僧帽，乃私制也，理本无帽，又何得有架头巾耶？且延寿寮未见载于书册，此必旅病之诗无疑。

夫子祷卜

《论语》："子疾病，子路请祷。子曰：'某之祷久矣。'"《庄子》曰："孔子病，子贡出卜。孔子曰：'或坐席不敢先，居处若斋，饮食若祭，吾卜之久矣。'"观此二条，则《论语》之答，何其浑而简，庄子之答，遂驰骤矣，此或南华老人假之之言也。使夫子实有是言，则圣人之所谓卜者如此，而《论语》之所谓祷者可知矣。

米字法贯休

米字宕逸可爱，近多效之，原米法贯休也，有石刻弥勒赞可证。《说林》中以贯休字学米，非也，贯休五代人。

守　宫

守宫即蝘蜓、蜥蜴。《尔雅》云："蠦螈、蜥蜴。蜥蜴、蝘蜓。蝘蜓、守宫。"注曰："转相训解。"是知乃一种耳，亦如龙生九子类也。故《说文》云："在壁曰蝘蜓，在草曰蜥蜴。若守宫，因其义而名之。"《博物志》曰："取蜥蜴以草脂和朱砂食之，待体赤，捣膏以点宫人之臂，则终身不灭，遇男合即灭。故曰守宫。"观此可知，如以其能食蝎，故名蝎虎；以其能祈雨，又名龙子之类。守宫之法，《墨客挥犀》以为东方朔进于武帝，此或然也。又曰："以其能守钥，能知宫人有异志淫心者，则吐血污衣。"此则非也。

一顿点心

《世说》云：有人伺人祀祠，主人问之何为，答曰："欲吃一顿食耳。"及《改斋漫录》云：唐时郑侹家人备夫人之晨馔，夫人顾娣曰："未及餐耳，止可点心。"是知二谚皆有自来也，今则总浑为一句。

仁和县

仁和初无，五代钱镠始割钱塘、盐官二县之地为钱江，宋太平兴国中改仁和。至高宗由海道过杭，闻县名仁和，甚喜，曰："此京师门名也。"遂驻跸，升仁和为首县。

玉　堂

《三辅黄图》有大玉堂、小玉堂殿。《谷永传》："损抑椒房、玉堂之盛宠。"注："玉堂，嬖幸之舍。"《李寻传》曰："久污玉堂。"是知实嬖幸之处，乃汉殿名。故宋太宗飞白

书“玉堂之署”四字，盖待诏者有直庐于殿侧，故曰署。元丰中，学士请摘上二字以名翰院，故翰院亦名“玉堂”。《缃右丛编》漫言翰院亦名玉堂之署，无着落矣。又曰：后避讳，直曰玉堂。尤非也。但唐中书省亦曰玉堂，楚兰台之宫亦有玉堂，东汉讲授之宫亦曰玉堂，并揭之。

杨妃小字

杨妃小字，外传诸书皆曰玉环。《鹤林玉露》载唐狄昌诗曰：“马嵬烟柳正依依，又见鸾舆幸蜀归。地下阿蛮应有语，这回休更罪杨妃。”“阿蛮”又似妃之小字，况狄昌唐人，必知之真。李商隐诗又曰：“十八年来堕世间，瑶池归梦碧桃间；如何汉殿穿针夜，又向窗前觑阿环?”此字或可移也。

九江碑工

元祐党人之碑，碑工长安民不肯镌名于石，载于正史；九江碑工不肯刻碑者，往往于传记中见。人惜其不知名，何燕泉《叙录》亦然也。昨观《挥麟录》得之，而《挥麟录》又无板者，因录出示人：九江碑工仲宁，刻字甚工，鲁直题居曰：琢玉坊。崇宁诏刊元祐党人碑，仲宁对太守曰：“小人家贫，因开苏内翰、黄学士词翰，遂至饱暖。今日以奸人为名，诚不忍下手。”守义之，从其请。

三　耳

张君房《脞说》载三耳秀才事，谓阴官晋方以事恳上元夫人，不允；闻阳世柳慎善文，遂追令为表。既而获命，喜曰：“子何愿?”对曰：“欲聪明也。”乃取一耳置其额，额痒，搔出一耳，时号三耳秀才。又《太平广记》载之，但易晋方为唐张审通，上元夫人为太山府君，事意俱同。予意此特一事而传写之讹，不然，何其事之同耶?

卷二十七　辩证类

墨　花

古有墨竹、墨梅，而无墨花，墨花始自北宋汴人尹白。世不生墨花者，黑为水色，母道也，母但阴育于中，故不见。

乾　德

宋太祖初改元乾德，因言此号古未有也，赵韩王从旁赞谀不已，卢多逊曰："伪蜀曾有此号。"帝大惊，遽令检视，果然。予意宋祖既知，即当改也，夫何至四年之冬，见镜有"乾德四年"铸字，复惊以问宰臣，窦仪奏曰："蜀少主之号。"遂又叹曰："宰相须用读书人。"何其健忘，或者一事而误记之耶？《归田录》又以窦仪为陶穀。

皮　弦

尝闻开元中，有贺怀智善琵琶，以石为槽，以鹍鸡筋作弦，用锋拨弹之，至今传以为异。不知宋仁宗时杜彬又过于贺，以皮为弦，促节清音，响彻林木，故欧阳有诗忆曰："坐中醉客谁最贤，杜彬琵琶皮作弦。"自从彬死世莫传。夫丝不如竹，竹不如肉，以其渐近自然也。皮去鸡筋尤运，而能独步巧思，亦何所致也，宜其未有而来欧公之忆也。近时有能反手弹者，皆以为异。噫！亦陋矣。

安南非交趾

安南一地，诸书以为即汉儋耳、珠厓、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日南、九真，所谓南越也。按《一统志》九都已属广东琼厓等州，今尚自有一国，安南当自是一地矣。但不知自汉至隋，或称交州、或称交趾，然按太史公曰："南至交趾，日月所照，莫不抵属，言南极也。"又《王制》云："南方曰蛮，雕题交趾，至唐方改为安南都护府，宋复称交趾，岂非因郡有交趾县而然耶？抑古有其名而然耶？故宋后诸书载夷国姓名，皆言交趾，有不火食者也。"《独蛮记》亦然。《山海经》曰："交胫以国人交胫故也。"郭璞曰：脚胫曲戾相交，故谓之交趾。今据安南乃汉、唐郡县，其人百骸饮食，与华无异，唐姜公辅实爱州所生，何尝有交胫等说。此必非古所谓交趾明矣。或传安南有播流山，环数百里，皆如铁围，不可攀跻，中有土田，惟一窃可人，而尝自塞之，人物古怪，不与外人通。疑此或谓古交趾，又不可知，书此以俟后考。

蜡　梅

蜡梅原名黄梅，故王安国熙宁间尚咏黄梅诗。至元祐中，苏黄以其色酷似蜜脾，故命为蜡梅。而范石湖《梅谱》又云："本非梅类，以其与梅同时，而香又近之，故云梅人谱。若近以附子为鹦鹉菊，亦以叶梗似菊而花又同时也。"

三　官

世有三元三官，天地水府之说，此理也。盖天气主生，木为生候，地气主成，金为成

候，水气主化，水为化候，其用司于三界，而以三时首月候之，故曰三元。元，大也，两间之用，孰大于此三元，正当三临官，故又曰三官。

西江月词

程学士敏政裒辑《宋遗民录》一书，末卷辩宋瀛国公之事，亦既明矣，惜所引陶九成《辍耕录》录《西江月》词尚未解明，其词云："九九乾坤已定，清明节后开花，米田天下乱如麻，直待龙蛇继马。依旧中华福地，古月一阵还家，当初指望瓮生涯，死在西江月下。"陶以为真武之降笔，程以为刘秉忠作，此姑置之。其初二句乃言元世祖灭宋，德祐封为瀛国公时，至顺帝至正十五年，我太祖三月起兵和阳，正当九九八十一年之数，是知乾绅已定九九；而"三月"乃清明时也；"米田"言番人也；"直待龙蛇继马"，是太祖至正甲辰建国即位，乙巳伐元都，至丙午元亡，岂非龙蛇继马耶；"古月一阵还家"，乃言胡人皆去北矣；"当初指望瓮生涯，"此宁宗之后瓮吉剌氏不立己子而取顺帝，是无生涯矣。予考之，元惟七主娶弘吉剌氏，余皆他姓，且弘吉非瓮吉，不知程何所据，今姑依之以解。"死在西江月下，"独言顺帝北殂于应昌，猝取西江寺梁为棺之验耳。胡不通解而注一句，又似非是，今补之而瀛国公之事明矣。

甜酒灰酒

《三山老人语录》言：唐人好饮甜酒，引子美"人生几何春与夏，不放香醪如蜜甜"，退之"一尊春酒甘若饴，丈人此乐无人知"为证。予则以为非好甜酒，此言比酒如蜜之好吃耳。子美、退之，善饮者也，岂好甜酒耶？古人止言醇醪，非甜也，故乐天诗云："量大厌甜酒，才高笑小诗。"是矣。又尝见一诗云："古人好灰酒"，引陆鲁望"酒滴灰香似去年"，予则以为灰酒甚不堪人，亦未然也；且陆诗上句曰："小炉低幌还遮掩"，意连属来，似酒滴于炉中，有灰香耳，然题乃《初冬之绝句》，又似之。昨见宋罗大经《鹤林玉露》载，南容太守王元邃，以白酒之和者，红酒之劲者，相合为一杀，以白灰一刀圭饮之，风味顿奇，遂有长篇曰："小槽真珠太森严，兵厨玉友专甘醇，使君袖有转物手，鸬鹚杓中平等分，更凭石髓媒妁之，混融并作一家春。"据此，果是用灰，又不特用于灰，乃石灰耳。予以二酒相和，味且不正、兼之石灰苦烈，何好之有？罗、王相饮、以为风味顿奇，或者二人之性自偏也；陆饮灰酒，或亦性之使然耶？

苏小小考

苏小小有二人，皆钱塘名娼：一南齐人，郭茂倩所编《乐府解题》下已注明矣，故古辞有《苏小小歌》，及白乐天、刘梦得诗称之者；《春渚纪闻》所载司马才仲事，并是南齐之苏小小也。一是宋人，乃见于《武林纪事》，其书无刻板，其事隐微，今录以明之。

苏小小，钱塘名娼也，容色俊丽，颇工诗词，其姊名盼奴，与太学生赵不敏相与甚

洽，款遇二年。不敏日益贫，盼奴周给之，使笃于业，遂栖南省，得官授襄阳府司户，盼奴未能落籍，不能偕行。不敏赴官三载，想念成疾而卒。有禄俸余资，嘱其弟赵院判分作二分，一以与弟，一命送盼奴。为言盼奴有妹小小，俊秀善吟，可谋致之，佳偶也。院判如言至钱塘，有宗人为钱塘倅，托召盼奴领其物。倅为召之，有苍头至云："盼奴于一月前已抱疾殁，小小亦为于潜县官绢事系厅监。"倅遂呼小小出，诘之曰："于潜官绢，汝诱商人一百疋，何以偿之？"小小回覆："此亡姊盼奴之事，乞赐周旋，非惟小小感生成之恩，盼奴在泉下亦不忘也。"倅喜其言语婉顺，因问汝识襄阳赵司户耶？小小曰："赵司户未仕之日，姊盼奴周给，后中科授官去久，盼奴想念，因是致疾不起而卒。"倅曰："赵司户亦谢世矣，遣人附一缄及余物一罨外，有伊弟院判一缄付尔开之。"小小自谓不识院判何人，乃拆书，惟一诗曰："昔时名妓镇东吴，不恋黄金只好书；借问钱塘苏小小；风流还似大苏无？"小小默然。倅令和之，辞不能，倅强之，责以官绢罪名，不得已和云："君往襄江妾住吴，无情人寄有情书；当年若也来相访，还有于潜绢事无？"倅大喜，尽以所寄与之，力为作主，命小小归院判，与偕老焉。

据此，曰太学、曰钱塘，诗曰还"似大苏无"，则可知矣。又有元遗山所作《虞美人》长短句云："槐阴别院宜清昼，人坐春风秀，美人图子阿谁留，都是宣和名笔内家收。莺莺燕燕分飞后，粉淡梨花瘦，只除苏小不风流，斜插一枝萱草凤钗头。"此词既说莺莺燕燕之后，此盖是赵司户小小也。今人止知是苏小小，不知是何时人，《辍耕》既备载数事，辨以为南齐人矣，又不知有宋苏小小，故复载虞美人之词也。一本小小又作小娟，盖抄之者之误，殊不观所寄之诗，若是小娟则音拗矣，何不另换一句，况又有《虞美人》之词可证。

《春渚纪闻》又载：小小之墓，在钱塘县廨舍之后，故古辞有"何处结同心，西陵松树下"之句。此则南齐小小之墓，必在西湖上西陵桥，故油壁车之事，俱在湖上，若以托才仲之梦有"妾本钱塘江上住"之句，即云在江干，差矣。元人张元弼有《苏小小墓》诗云："香骨沉埋县治前，西陵魂梦隔风烟；好花好月年年在，潮落潮生更可怜。"注：坟在嘉兴县前，今为民家所占。既曰县治，又曰西陵，亦不知而浑言，此必宋小小坟耳。何也，赵不敏乃吴人，安知不住嘉兴？院判既取小小，而终老可知矣。此特光弼不知有二而差言。予既辨其人，复辨其墓，以正《辍耕》之不足。

啸

啸，《说文》曰："吹声也。"《诗》注曰："蹙口而出声。"《啸旨》曰："气激于舌而清谓之啸。"《汉书》曰："啸，嗷也，楚歌声。"据此数意，似长吁豁哨之状，悲歌之情，而难于形容也。故阮籍曰："于声则未谱。"今具数事证之可知也。漆室之女，倚柱而啸。邻妇曰："何啸之悲也？"刘越石为胡所围，登楼长啸，胡骑闻之，皆凄然长叹。赵炳乞渡，船人不许，炳乃张盖坐中，长啸呼风。世有不知者，即以笑为啸，可笑也。

朋友麻

鲁斋王文宪公柏尝议朋友之服，以吾夫子不立正服，乃以义起为心丧也。又引程子曰："当以情之厚薄处之。"未有的从。后以《仪礼》有"朋友麻"三字，复求之，得郑康成曰："朋友无亲，有同道之恩，相为服缌之绖带。"因之考证诸书，定为白布深衣，加缌之绖带，冠加丝武，谓拟之于衰也。又曰："勉斋黄先生考之尤详，其书进之于朝。"然鲁斋所考，止是康成之一言；勉斋所定，又未见其书。予以孔子尝答孟武伯曰："同寮有相友之义。"昔者虢叔、闳夭、太颠、散宜生、南宫适五臣同寮比德，以赞文武，及虢叔死，四人为之服朋友之服。古之达理者行之也，圣人之言，岂非有服之证乎？又晦庵答孙敬夫曰："朋友麻则如吊服而加麻绖。"又非鲁斋之议之证乎？

放光石

峨嵋、匡庐、五台山、皆有放光石，清晨映日而有光五色，自下而上，有佛庙在上者，则僧人以为佛光。既是佛光，何待日而方明，非日则不明，其不神可知矣。是知其山之石蕴于土者，皆放光之石也。尝有人掘其石，置诸日中，有五色光；非日，石则不明也。此阴气负阳而光彩自绚，亦山川灵气也。若"奇怪类"中所记，皆自空中所现，又非是石也。《峨嵋志》中已载此石矣，但前一段论山川有光处，又不明言此石，尚疑惑也。

唣子蛮子

北人重厚，体壮实而大，谓有台辅之相，尊美之称，北音呼台为唣，故曰唣子，典午之世之言也。南人相貌鄙薄，体轻浮，其皆类乎厮役，故称奴牌为蛮子，自夏、商之世已言之。

元宵灯

上元张灯，诸书皆以为沿汉祀太乙，自昏到明，今其遗事。《容斋三笔》既辩《史记》无此文，尚未得其实，《事物纪原》又引《僧史略》，以西域十二月三十乃汉正月望日，彼地谓之大神变，故汉明令烧灯表佛，今乃遗事。天事既无据，时日尤非，不足信也。《春明退朝录》以为梁简文有《列灯赋》，陈后主有《山灯诗》，以为起自南朝。予以此虽灯作，未知何时之灯之咏也，不若显显。唐书《严挺之传》云："睿宗好音律，先天二年正月望日，胡人婆陁请然千灯，因弛门禁，帝御安福门纵观，昼夜不息。"继而韦述《两京新记》曰："正月十五夜，敕金吾弛禁，前后各一日看灯。"则是始于睿宗，成于玄宗无疑。至宋乾德五年正月，诏以朝廷无事，区宇乂安，令开封府更增十七、十八两夕，五夜之俗因此也。今以十三易十八者，闻太祖初建南都，盛为彩楼，招徕天下富商，以实国

本，元宵放灯，多至下余日。后约中定今五日耳。

张三影子野

张先字子野，吴兴人也，《高斋诗话》以其诗有“浮萍断处见山影”，“云破月来花弄影”，“隔墙送过鞦韆影”，以句工而人目为张三影也。《后山诗话》又改后二影谓“帘幕卷花影”，“堕絮轻无影”，人皆不知何以不同。不知初客谓子野曰：“人皆谓公张三中，盖能道心中事、眼中影、意中人也。”公曰：“我张三影也。”遂举后山者言之，但原辞尚多数字，因词也。后高斋因子野有前诗三影亦佳，遂著之，二收较之，似不如公自举者。又见《石林诗话》云：子野能文章乐府，至老不衰，居钱塘，年八十余，犹蓄妓。东坡有闻其买妾时八十五，诗以戏之；“锦里先生自笑狂。莫欺九十鬓眉苍。诗人老去莺莺在，公子归来燕燕忙。柱下相君犹有齿，江南刺史已无肠。平生谬作安昌客。略遣彭宣到后堂。”全篇用张姓故事，乃戏言耳。若欧阳公志墓之子野，乃博州人，偶然同时同名同字也，故志之，所言迥不与三影为人同也。前乃天圣八年进士，后乃天圣三年进士。

毁碑营塔

元杨琏真伽，胡僧秃贼也，毁碑刻以为浮图，万世唾骂。殊不知宋天圣中，有姜遵守永兴，汉、唐碑之坚好者，以代砖甓为浮图。此中国读儒书者也，不知其心何见，此尤可怪于胡僧也。

宦官娶妻养义子义婿

元顺帝时，中官赵伯颜不花，乃擒契丹之士，时年已逾三十，妻子具矣，怜其才而止刑其势为阉人，命为枢密院使，不花不舍其妻，乃与之共处。然唐李辅国特娶元擢女，汉曹腾有养子曹嵩；而秦赵高有养义女，赘其婿阎乐，阎乐后弒二世。是中官之有妻婿并养子养女，始自四人焉，后皆效之，亦陋矣，治世所无也。

阴　火

予一夕见地中有如烛煤者数十，以火视之，乃日间所食海虾壳也，异之，莫得其理。又尝闻东坡游金山寺，二鼓，见江心炬火烛天，栖鸟皆惊，故有“怅然归卧心莫识，非鬼非人竟何物”之句。后闻习海事者，咸水夜动，则有光影响，于前二事亦未深得也。昨读王子年《拾遗记》云：南海之上有浮玉山，山下有穴，穴中有大水荡，潏火不灭，乃阴火也。始知东坡亦欠读书穷格，而虾壳岂非海水之余气乎？

方　头

今人言不通时宜而无顾忌者曰“方头”，旧见《辍耕录》引陆鲁望诗曰：“头方不会王门事，尘土空缁白纻衣。”今读陆鲁望《苦雨》之诗，又曰：“有头强方心强直，撑住颓风不量力。”观二诗之意，方头亦为好称，若以为恶语，是末世之论也。

历代尺数

《礼记》以手布为尺，《淮南子》以十二粟为一寸，《说苑》以一粟为一分，其源之来也莫适从。《玉海》诸书，俱起自周尺为主，以较各代之数，岂非以制度至周而备耶？殊不思大禹声律身度，所制十寸为尺，理之必然，况诸书又同，此国朝之所尚焉。若周制既短，书各异言，今则起自夏代，未备者考以补之，不同者遂注于下，然其文姑依其旧，比周几何也。盖长短之数，以夏较周，可以意会。否则，布算少差，相去远矣。

夏十寸为尺，商周八寸为尺，秦比周七寸四分，汉官尺比周一尺三分七毫，刘歆铜斛尺，后汉建武铜尺与周同；三国吴、蜀同周、魏比周一尺四分七毫，后魏前尺比周一尺二寸七厘，中尺比周一尺二寸一分一厘，后尺比周一尺二寸八分一厘，晋田父玉尺（《世说》，田父于野中得周时玉尺），与梁法尺，比周一尺七厘，后晋比周一尺六分二厘，宋、齐尺比周一尺六分四厘，梁表尺与周一尺二分，陈尺周，后晋、东魏比周一尺五寸八毫，后周玉尺比周一尺一寸五分八厘，市尺与后魏后尺同；隋开皇官尺同上万宝常所造水尺，比周一尺一寸八分六厘，唐尺与古玉尺同，开元尺度以十寸为尺，尺二寸为大尺，五代世短，多相因袭，志亦无考也，惟周王朴所定尺，比周一尺二分的奇；及宋宋璟表尺，比周一尺六分有奇，胡瑗《乐书）黍尺，比周一尺七分，司马光布帛尺，比周一尺三寸五分，元尺传闻至大，志无考焉。

正音注差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不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君从何处来?”此贺知章诗也。注曰：“衰”字出四支韵。殊不知此诗乃用古韵，“来”字有读为“厘”字者，若《楚辞·山鬼篇》：“知路险难兮独后来。”“回”字与“危”、“为”同协，皆四支韵之诗也，注者不知，反以为灰字韵者，差用衰字。且吴才老《韵补》辩明十灰古通于四支，可知矣。若今人不知韩文“此日足可惜”，皆是古韵。以为“跳”用各韵，误矣。故才老尝曰：“元和圣德”诗与“此日足可惜”诗，俱用一韵。

名号甫

《汉书·高帝纪》曰：“为谒。”《爰盎传》曰：“上谒。”颜师古注曰：为谒者，书刺自

言爵里，若今参见尊贵而通名也；上谒，若今通名也。据此，则为谒似今脚色手本，而上谒似今之拜帖矣。及见《刊误》，亦以上谒为投刺。予意师古、李涪皆以己意注之。盖谒字之义，告也，白也，请见也，数训而已。况古无文刺，惟书竹简，故陈时虞荔尚云："未有版刺，无客拜谒。"何得以谒便可谓投刺耶？但《紫微杂记》中载：祢衡题名于纸，投刺公侯，此则可为投刺之始也。图书，古未有别号；轩亭之名，自唐李泌端居室始；表德用甫字者，起自荆公，当时附势者多效之，故有"表德皆连甫，花书尽带圈"之说。然甫字亦止用于字内，后人于字之下复用一甫字，或换写作父字，其义固通，但亦是画蛇添足之诮云。

两头蛇

世言有见两头蛇者必死。白叔敖埋后，不闻有见之者。弘治间，余杭方万初过新岭，因倦，少憩树下，见蚯蚓白颈者长尺余，蜕于路左，须臾，黾出两头蛇，蜿蜒而去，竟亦无恙。余闻之，往来胸中，谓古人之所言果妄耶？抑方之所见非此蛇耶？遂考《本草》，白颈蚯蚓，止言最毒，不云能化蛇。及考两头蛇下云，大如指，一头无口目，两头俱能进退，出会稽，乃越王弓弦所化。又见《岭表志》，以为岭外常有之，言形状进退与《本草》同。愈疑以为果如二书所云，所见而死者亦多，何又未之闻耶？且无蚯蚓之化之说，后读宋张文潜所著《明道杂志》，方知所以。志云：黄州有小蛇，首尾相类，因谓两头蛇，宛转甚钝。又谓之山蚓。观此，则二书所言，皆山蚓也，正方之所见者也。但弓弦进退之说，乃妄耳。若真两头蛇，自是怪物，或世所无，有则见之者必亦怪矣。

巾帻冠帽

近世士夫私居，多用巾易帽，以为古雅，而贫贱者则以易办，亦皆载巾，以为可笑。不知古者士夫冠，庶人巾也。按《仪礼》二十成人，士冠，庶人吊。《汉书》曰："卑贱者所服。"傅子曰："古贱者服也。"故曰：庶人绿巾，士人载之，起于汉末，若郭林宗折角巾；袁绍战败，幅巾渡河；晋轻浮，则有接䍦、漉酒之称矣。蔡邕《独断》曰：元帝额有壮发，不欲使人见，始进帻服之。故王莽头秃，乃施巾。时人云："王莽秃，帻施屋。"是皆包巾，故《方言》覆髻谓之帻也。然六经之中，止言冠，如虞人以皮冠，野老以黄冠，汉《高祖纪》曰："帝为亭长，乃以竹皮为冠。"又有通天、进贤、方山等称，今人戴冠而不复加以巾，人反为亵，此尤可笑也。但古冠皆如今之獬豸、忠靖之流，非道士之冠耳。若夫帽则上古衣毛帽皮，则帽名之始，后世杂戴私居服也。元则胡人专尚之。中国之人多戴大帽，大帽亦羌人服也，至用丝罗马尾，则又近代之易。

牛羊眠东北道主

世人皆知陶侃葬母之地，乃老人所指牛眠处也。而不知羊眠者，乃章得象母陈氏，尝

活建州一城之命，其后子孙衣冠相继，世传“白羊眠外鹧鸪啼”，章家坟是也。又世人止知东道主，盖本郑人谓“秦盍舍郑以为东道主”之言，不知有北道主，云出光武指耿弇曰：“是我北道主人也。”又唐郑余庆为岭南节度，与罗让善，郑还朝荐让，让至谒郑，郑指语座客：“此吾南道主人。”

卷二十八　辩证类

曲语有本

《扪虱新话》：王元泽词曰：“露晞向晓，帘幕风轻，小院闲昼，翠径莺来，惊下乱红铺绣。倚危墙，望高榭，海棠带雨胭脂透，又因循过了清明时候。倦游宴，风光满目，好景良辰，谁共携手？恨被榆钱买断，两眉长皱，忆高阳人散后，落花流水人依旧，这情怀对东风尽成消瘦。”调寄《倦寻芳慢》。今曲中“帘幙风柔，庭帏昼永，海棠带雨胭脂瘦，因循过了清明也”等句，本诸此。

二花蕊夫人

前蜀王建晚年，纳徐耕二女，长为翊圣贤妃，次女顺圣淑妃。后贤妃生王衍，淑妃号花蕊夫人，二妃游燕污乱，亡国后乃随衍入唐，半途遇害。后蜀孟昶亦有花蕊夫人，乃作宫词者，国亡乃随昶入宋，后为太宗射死，亦姓徐。《菽园杂记》又云：墓在闽之崇安者，乃南唐宫人，选入宋宫，太祖号为小花蕊。予考二人最明。若是则有三矣。但就便入宋，死亦未必发葬闽地，恐崇安之墓为讹，不知陆公何据也？闽地彼时虽属南唐，亦遥受降，唐自多事，闽复夺于吴越，献表世宗，未必王氏宫人，民间女子，曾为李煜选也。

梅　雨

《碎金集》云：芒种后逢壬人梅，夏至后逢庚出梅。《神枢经》云：芒种后逢丙人梅，小暑后逢未出梅。人莫适从。予意作书者各自以地方配时候而云然耳。观杜少陵诗曰：“南京犀浦道，四月熟黄梅；湛湛长江去，冥冥细雨来。”盖唐人以成都为南京，则蜀中梅在四月矣。柳子厚诗曰：“梅实迎时雨，苍茫觉晚春。”此子厚岭外之作，则又知南粤之梅雨三月矣。东坡吴中诗曰：“三旬过久黄梅雨，万里初来舶趠风。”又《埤雅》云：“江湘二浙，四五月间有梅雨，鬻败人衣服。”予尝亦戏为诗曰：“千里殊风百里俗，也知天地不同相；江南五月黄梅鬻，人在鱼盐水滷中。”是知天地时候。自有不同如此。

黄鹤楼

尝言李白因崔颢《题黄鹤楼》诗既工，遂有恨不捶碎之说，故不再题而去，遂《题凤凰台》以拟之。今集中以有《望黄鹤楼》古诗一首，意前闻讹矣。然细读之，乃是题黄鹤山者，楼固因山而得名，不应无一句到楼字上，此必刊题之讹。不然，何有“崔颢题诗在上头”之句耶？又杨齐贤之注：但遇黄鹤楼处，或注鄂州、岳州，又曰在邠州，不知何也。下文复云因山得名，又似一矣。

夺胎换骨

《冷斋夜话》载：山谷曰：“不易其意而造其说，谓之换骨；规摹其意而形容之，谓之夺胎。”觉范复引乐天“醉貌如霜叶，虽红不是春。”至东坡则曰：“儿童误喜朱颜在，一笑那知是酒红。”此谓夺胎。予以山谷之言自是，而觉范引证则非矣，盖东坡变乐天之醉，正是换骨，如陈无己《换南丰》云：“邱原无起日，江汉有东流。”乃变老杜“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皆此类也。若安石《即事》云：“静憩鸠鸣午”，乃取唐诗“一鸠鸣午寂”，《红梅》云：北人初未识，浑作杏花春。”即晏元献“若更迟开三二月，北人应作杏花看。”此乃夺胎也。山谷之言，但加数字，尤见明白。则觉范亦不错认，如“造”字上加“别”字，“形”字上加“复”字可矣。

永乐正德

纪年之号，必择正大光明之字，少有疑似，即不用也。如淳熙之淳，先用此纯字，人有言纯字有屯字在傍，遂不用也。有因时事而用好字眼者，如国朝大顺之类是也。必不可重用，古今不易之道。若用先朝字眼，有故而然，如唐德宗以建中、兴元之乱，因思太宗贞观、明皇开元为不可及也，故改元为贞元，各取一字，以法象之。至宋孝宗即用以为故事，如隆兴则取建隆、绍兴，乾道则改乾德、至道。若永乐乃宋时方腊，并南唐贼张遇贤年号，而正德亦宋时西夏贼之年号，不知当时廷臣，更无一人记忆及此。即刘豫之母谥慈宪，宋理宗生母亦谥慈宪之事欤？

张司封

钱塘江干张司封庙，宋太宗朝进士，仁宗景祐中，出为两浙运司，名夏字伯起，雍邱人也。正史作兵部郎，由前为兵部郎也；旧碑作张太常，由后嘉祐又有功而赠为太常少卿也；宋祠典作工部夏员外，讹也；俗呼司封，以其有功，授司封郎中也。其称谓不同如此。按《四朝闻见录》云：杭州江岸，率多薪土，潮水冲激，不过三岁辄坏。夏令作石堤一十二里，以防江潮，既成，杭人德之。庆历中，立庙于堤上。嘉祐十年，又因功赠太常

少卿。正和二年八月，封宁江侯，改封安济公，并赐其额曰“昭贶”。今庙中之碑作真宗时出为运使治塘。天圣间石塘又坏，运使田公、知府杨公，率僚属祠公堤上，功成，赠太常官，封宁江侯，则庆历年也。至大观改元，封安济，不知何据。予意叶绍翁之作《四朝录》，尚近当时，所考必精，今庙之文，恐亦传论。且真宗时司封既筑，何数年之后，田公、杨公又为筑之？既曰石塘复坏于天圣，何至庆历之时，方称有功？朝命赠官封爵时之相去又远矣。若夫《四朝录》以为作堤十二里，碑文曰四千六百四十丈，此则量约之数同也；但江塘有三十里之远，而二文皆不言所修之处。予意必自司封庙地下至庆春门，盖今自候潮门内以北一带街坊土地，皆安济之庙；必当时沿江小民，亦各立祠以祀；且庆春以北，又为新塘，乃国朝之筑；而钱氏之筑，想皆通塘之地矣，或岁久而中之定已坏，乃改为昭贶之再筑；余者或修或增，不至大坏，而为功之易耳。予尝见杭志祀典，于昭贶之下，欠载碑文，因留心以考之，故略言于右。

青衣泉考

杭吴山重阳庵有泉，曰青衣洞泉，《临安志》、《杭州府志》皆以为唐开成间道士韩道古遇青衣童子入洞，改名。按洞宋为宁寿观之地，韩侃胄凿山为园，作为流觞曲水，自青衣下注于壑，十有二折，潴于阅古堂前，即名泉为“阅古”。故当时言官论侃胄有“创造亭馆，震惊太庙之山”，盖宋太庙正当泉下之山也。以考陆放翁《阅古泉记》，则记中但言泉之甘寒、清冽，铺叙地景，无青衣之事也。又曰：泉壁有开成五年道士诸葛鉴元八分书；而《癸辛杂志》载为元年六月南岳道士邢令开、钱塘令钱华题名，道士诸葛鉴元书，俱不言道士韩道古事也，作记时宁宗嘉泰三年。予意青衣之事，必见于嘉泰之后，咸淳之前，故陆记无而《临安志》有也。今二老以为开成，非矣；而洞记以为见于大德丁酉，尤非也。予又恐韩阅古讹而为韩道古未可知，若夫建庵之日，必开成年间，凿石之字可证矣。但恐名非重阳，至大德间，始有重阳之名，故石壁又有广微子书“大重阳庵”字。今庵记曰韩之建庵无岁月，是考之不精，未知有八分题名之石刻，故泛云耳。惜八分刻，岁久石泐，今不明白，如末后诸葛鉴元书，止有元书二字，可叹。

集古录碑字

欧阳公《集古录》中载后汉孔君碑及孔德让碑，前碑考云：孔子十九代孙，官至河东太守，惜其正当名字处而磨灭，不可知也。后碑考云：宣尼公二十世孙，都尉君之子，字德让，历郡诸曹吏，惜名磨灭不知也。碑在孔林中，予以先圣宗谱考之，十九代孙河东太守名震，字元上；二十代孙郡曹吏字德让，名谦也，都尉君名宙，正孔震之弟。不知欧公当时每碑或考或论，皆有下落，此何不借孔谱以考之耶？今为补之，不知二碑今尚在孔林否？

共工考

尝读董子《祷雨文》中，其神共工。意共工恶臣，舜所流也，何以主水？后见《淮面子·原道篇》曰："共工与高辛争帝，不胜，遂潜于渊。"注谓共工以霸力行水于羲、农之间者也。杜预曰："共工氏以诸侯霸有九州，在神农之前，太昊之后，亦受水瑞。"而律书颛顼有共工之陈，以平水害；兵家有共工水害，颛顼擒之之说。又史曰："共工作乱，振滔洪水，以害天下，皇天弗福，庶民弗助，女娲氏戮之。"据此，则因其受水之瑞，能振滔之，死即以之为水神也，故后世言之者，以为名在羲、农之间是矣，非尧典"方鸠僝功"者，乃舜所流耳。其戮之者曰女娲、曰高辛、曰颛顼不同，世远事微，纪之错也。其曰为神者，岂有天人弗祐？以害天下者，可祀之耶？此董子所以不纯也。

伪墨艾纳

乌贼鱼暴干，俗呼鲗脯；其鱼腹中之墨。可以书纸，经年而脱迹。奸诈之徒，或以书券也。又龟尿磨墨，写字于木板，可进寸许，虽水洗斧削，亦不磨灭。艾纳出西域，似细艾，又松树皮上绿衣亦名艾纳，以之和合诸香焚之，能聚其烟，青白不散，亦好人假以为仙者，皆以二物给人。

张颜书

张旭虽以草书名世，予尝见有郎官石之楷也，楷字无出颜、柳。柳虽有骨，似疏脱少劲拔，且书体一例。鲁公之书，予所见者，《东方朔像赞》与《金天王庙题名》，皆大字也；一则庄伟，一则俊拔。小字如《干禄帖》与《麻姑坛记》；《干禄》则持重舒和，《坛记》则遒峻紧洁，似非一手所出，意者传模镌刻之有工拙耳。及观《多宝》、《座位》等碑，则笔意又迥不同，把玩久之，笔画形体，虽有粗细大小，而帖帖有法，愈看愈佳。此公之书百世不可也，殆如公之为人，虽所遇不同，无一毫之邪媚。正欧公云：杜济之碑，虽不书名，殆非鲁公不能也。正谓 是耳。

易文别见

《易》曰："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李萧远《运命论》曰："何以正人曰义。"《易》曰："履虎尾愬愬终吉。"《吕后·慎大篇》曰："愬愬，履虎尾，终吉。"

欸　乃

欸，叹声也，亦作欸。本哀音，收灰、队二韵，亦读作上声。欸，按《说文》无祆音

也，乃即俗之迺字。《春秋传》以为难辞，王安石谓继事之辞也，而《说文》亦无鴥音。今二字连绵读之，是棹船相应之声，柳子厚诗云："欸乃一声山水绿"是也。后人因柳集中有注字云：一本作"祆鴥"，遂即音"欸"为"祆"，音"乃"为"鴥"，不知彼注自谓别本作"祆鴥"，非谓"欸乃"当音"祆鴥"也。黄山谷不加深考，从而实之："欸乃是湖中节歌之声，无结有《欸乃曲》。"已一错也。其甥洪驹父又辩曰：柳子"㚔鴥一声山水绿"，而世俗乃分欸乃为二字，误矣。尤为可笑，不知此㚔字为何字也？虽《海篇》杂字中亦无也。又按刘蜕文集有《湖中鴥迺歌》，刘言史《潇湘诗》有"闲歌暧迺深峡里"，元次山有《湖南欸乃歌》，则知二字有音无文者。特柳子用此二字，后人注之，毛晃增人韵中，故数子之意皆同，而用字自异，是数字不妨并行，特用其音意耳。《韵会》已少辩之矣。

桂花四出

诸花皆五出，盖土之生物，五为成数也。岩桂止四出者，秋已属金，西方金之成数又四也，故桂金色而四出，开于秋也。

曹操不复姓

曹操本姓夏侯，父嵩，为中常侍曹腾养子。尝意其富贵之极，何不复姓？后见一书云：当时有以谶纬进者云：古者名官职不言曹，自汉以来，始名官尽言曹也，至吏亦言属曹，卒言侍曹。此非天意乎？操遂不复姓，此或实事。

绿头巾

吴人称人妻有淫者为绿头巾，今乐人朝制以碧绿之巾裹头，意人言拟之此也。原唐史李封为延陵令，吏人有罪，不加杖罚，但令裹碧绿巾以辱之，随所犯之重轻以定日数，吴人遂以着此服为耻意。今吴人骂人妻有淫行者曰绿头巾，及乐人朝制以碧绿之内裹头，皆此意从来。但又思当时李封何必欲用绿巾？及见春秋时有货妻女求食者，谓之娼夫，以绿巾裹头，以别贵贱。然后知从来已远，李封亦因是以辱之，今则深于乐人耳。

杭石经并考

宋绍兴二年，高宗宣示御书《考经》、《易》、《诗》、《书》、《春秋左传》、《论语》、《孟子》、《中庸》、《大学》、《学记》、《儒行经解》五篇，刻石太学。淳熙中，考宗建阁藏之，亲书扁曰"光尧石经之阁"。朱子修白鹿洞书院，奏请石经本，即此是也。元初，西秃杨琏真伽造塔于行宫故址，欲取碑石叠塔，时杭州路官申屠致远力争止之，幸而获免。后学为西湖书院，碑阁俱废。国朝改为仁和学，后洪武末徙仁和学于城隅之贡院，而石经亦舁

致焉。岁深零落，踣卧草莽间，而龟趺螭首，十缺其半。宣德元年，侍御吴讷属郡收缉，凡得百片，置之大成殿后两庑，已为不全之器矣。然向微申屠公之力，此物安知其所耶？盖亦《蓑耕录》中唐义士流也，惜无所考，不能备述其人耳。

又有高宗自制伏羲、尧、舜、汤、武、孔、颜、曾、孟赞并书，仍小书七十二贤赞、李龙眠图像，今与石以并存，唯秦桧之文，侍御磨去之矣，近于正德十三年，宋侍御复移至杭州府学之庑。

至于历代石经，汉有蔡邕隶书，传称六经，止是《易》、《书》、《公羊》、《礼记》、《论语》，此石在洛阳太学门外。魏有邯郸淳所书三体石经，予意此亦恐讹。盖淳乃汉顺帝时人，作《曹娥碑》时，年必二三十矣，至魏文帝已百数十年，《魏略》载淳为博士，恐又一人，否则或梁鹄、钟繇等书。晋惠帝时，侍中裴頠修学，书经刻石皆在洛阳。唐贞观时，太宗命唐元度书九经训释，是名九经字样。文宗时，高重为祭酒，与郑覃复刻九经，皆在长安国学也。后蜀孟昶时，孙逢吉等五人书刻七经《周易》、《尔雅》、《毛诗》、《尚书》、《仪礼》、《礼记》、《周礼》于益都。宋嘉祐中，杨南仲、章友直篆书六经于国学。至高宗之刻，共八次也。《丹铅》论以邕书为第二，熹平四年事，初刻在灵帝光和六年。予意既无书者姓名，年分又倒，恐亦非也。

相逢尽道休官去

“相逢尽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见一人。”仕路多诵之，不知唐人诗也。韦丹《寄灵彻》诗曰：“王事纷纷无暇日，浮生冉冉只如云；已为平子归林计，五老岩前必共闻。”彻奉酬云：“年老身闲无外事，麻衣草坐亦客身；相逢尽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见一人。”

栏　杆

栏杆有三义，木之栏杆，人人所知；若曹植诗曰：“月落参横，北斗栏杆。”栏杆，横斜貌也；又《长恨歌》曰：“玉容寂寞泪栏杆”，栏杆，眼眶也。故韵书有眼眶之训。

欧阳詹

《韵语阳秋》曰：韩退之作欧阳詹哀词，言其事父母至孝。又曰读其书，知其为慈孝最隆。及观《国川名士传》载：詹溺太原之妓，未及迎归，而有京师之行，既愆期而妓疾革，将死，割髻付女妓以授詹。詹一见大痛，亦卒。断为不孝，而《续谈》亦以为未孝。余读其文集，诗有《发太原寄所思》，正其妓矣。至于《乐津店》绝句“有所恨”二章，是男女之色，皆好之者，念其为人，素必如韩之言，殆一时之偏蔽使之然也。韩非同傍相好之故，故亦曰“今其死矣”，而非若他人之辞，死于何症何所也。孟简又有“惜之”之说，明矣。苟读其书，求其为人，偏于情义之笃者，故韩公之言亦不诬。

翰墨全书人号

《翰墨全书》，大德间刘应李所编，多取近代宋末诗文，篇章之下，多书字与号焉，显者可知，余无姓名，犹不具也。因以所知者，或名或字，以其世所行者书之于稿，以便检阅。

罗狷庵、罗存斋、罗此庵、罗止之、赵紫芝、赵章泉、章义若、章懒庵、徐毅斋、徐山民、徐思叔、徐师川、戴石屏、戴东皋、韩涧泉、韩南涧、曾茶山、曾梅野、王初寮、王仲至、王卢溪、王教授、王臞轩、王从周、陈后山、陈简斋、陈野云、陈觉民、方秋崖、方北山、张芸叟、张文潜、张无垢、张商英、黄知命、黄白石、黄寅庵、黄通老、汪浮溪、汪龙溪、汪玉山、姜梅山、姜白石、潘转庵、潘邠老、萧千岩、萧梅坡、朱濑山、游唐林、游寒岩、游伯庄、尤梁溪、杜小山、李梅亭、任斯庵、邓中斋、彭虚寮、刘溪翁、刘伯宠、刘篁嵿、刘龙洲、刘后村、刘季孙、刘良佐、孙花翁、孙南叟、冯双溪、袁遯翁、谢无逸、冯古洲、马碧梧、梅和胜、邹定、武允蹈、阮梅峰、林可山。

书经仪礼可全

今书经多错简脱文，谓非古文也。宋《三朝志》载：雍熙中，日本僧裔然入贡云：国中有古五经。欧阳公《日本刀歌》云："徐生行时书未焚，逸书百篇今尚存。令严不许传中国，举世无人识古文。"欧言未必无据。又《一统志》：永乐中沅州御史刘有年上《仪礼逸经》十八篇，是《仪礼》亦未亡也。不知当时庙堂无一人表章传之，今日无一人奏以取之，岂古人求逸书之意耶？予问人，曰不知。岂所载皆非耶？

周公谨

元人周密公谨，居齐之乐，作书曰《齐东野语》；后来杭居癸辛街，书名《癸辛杂识》；泗水出山东鲁县，号泗水潜夫。又尝居华不注之阳，号弁阳老人；以"周子窗前草不除"，号草窗。其识号各有意也，记之。

刘徐纪错

《剪胜旧闻》载：刘伯温泛西湖，望有天子气于吴头楚尾。及见张士诚、夜登虎邱，又曰："天子气尚在吴头楚尾。"复过濠，谒郭子兴。遇太祖，曰："吾主翁也。"深自结纳。告曰："后十年当为天子，我当辅之。"拂衣去。按刘伯温行状、志铭、功臣录，则见士诚以下俱无也。至正十九年，天兵才下处州，命孙炎为守，炎三请，伯温方见。然后问道谒太祖于多金陵，遂相辅焉。后惟为母丧一回，非见而识之，久而复仕也。《旧闻》又云：徐中山王追及顺帝，特纵而去之。郭滁阳有五子。亦谬也。徐、常二帅既定山东，会

兵临清，则顺帝已集宫嫔议行矣。滁阳三子，自载庙碑。非读书多而以耳闻著述，此野史所以误人也。

梦　占

高宗梦说，武王梦九龄，孔子梦奠于两楹。文中子曰："至人无梦。"则经传之言非欤？夫圣人清明在躬，志气如神，随物而应，无因迁也，偶梦焉，神灵启之也。故无梦者，无众人因想之梦，日所扰之者也。《周礼》有六梦之占，汉《艺文志·七略·杂占》以梦为大。洪容斋曰："今妄术如林，梦学殆绝。"非也。由晋乐广因想之说兴，而梦之理明矣；梦之理明而不必于占也，故至晋以后绝焉。

明皇游月宫

唐明皇游月宫，《异闻录》以为同申天师，《唐逸史》以为同罗公远，《集异纪》以为同叶法善；其中游事又小不同，罗公远多掷杖化银桥之事，《集异记》载所游过潞州，《幽怪录》又为过广陵，似此诸说不同。要非亲切之言，真实之事，好奇者之所为也。或一时宫人传说之事耳。

仙亦不久

予观仙家之事，如丁令威返家而人民已非，王质观棋而伐柯已烂，则时刻已过百年矣。然人之所以慕神仙者，以其能长生久世。今须臾过百年，若七八十年，是过数千年矣。则其处世，亦若人之光阴也，后亦散去与人同，亦何贵哉？

象　胆

旧闻象胆春在前左膊，夏在前右膊，秋则后之左膊，而冬则后之右膊。近会仕宦于广西者云：土官尝杀象享客，其胆不应四时、四膊也。予心疑其岂肉具十二生肖，各因其月分而以胆附耶？因考《埤雅》，旧说固具；又云：亦随月转在诸肉，如正月属寅，在虎肉也，则与宦客所言相同。此理也，旧说为谬。

卷二十九　诗文类

各诗之始

四言古诗如舜典之歌，已其始矣，今但以三百篇而下论之；汉有韦孟一篇，虽入诸

选，其辞多诽怨而无优柔不迫之意。若晋渊明《停云》、茂先《励志》等作，当为最古者也。后惟子厚《皇雅》章其庶几乎？故子西曰："退之不能作也。"盖此意摹拟太深，未免蹈袭风雅，多涉理趣，又似铭赞文体，世道日降，文句难古，苟非辞意浑副，性情流出，安能至哉！

五言古诗，源于汉之苏、李，流于魏之曹、刘，乃其冠也；汪洋乎两晋，靖节最为高古；元嘉以后，虽有三谢诸人，渐为镂刻；迨唐陈子昂出，一扫陈、隋之弊，所谓上遏贞观之微波，下决开元之正派；直至考亭夫子，又得其雅正之纯也。杨仲弘曰："五言诗或兴起、或赋起、或比起，须要意深辞温，感慨伤思者，贵乎感动人情，闲适写景者，贵乎雅淡悠扬，如古诗十九首是也。"呜呼！岂易能哉。

七言古诗，《唐诗品汇》、《高漫叟诗话》皆云：虽起于汉武柏梁之作，而宁戚《南山歌》已备其体矣。予意商歌后虽七言，首二句三首，已非古诗之体，盖歌行可以长短句，七言古诗恐当一律，成文始于汉武无疑也。若以商歌为是，则《薤露》等篇，亦可以入矣，但选中有杂一二歌字者，不知何也？惟《品汇》最高，辞旨虽似古诗，而终赘一歌字者，则多入长短句矣，故《诗法辩体》入韩公"河之水"于七言，不知刘履以断为此楚语也。

绝句之法，杨伯谦曰：五言绝句，盛唐初变六朝子夜体，六言则摩诘效顾、陆作，七言唐初尚少，中唐渐甚。杨言大略如此，而不考梁简文"夜望单雁"则已有七言绝，但少耳。又按《诗法源流》云：绝句者，截句也。如后两句对者，是截律诗前四句；前两句对者，是截律诗后四句；皆对者，是截中四句；皆不对者，则截前后各两句也。故唐人称绝句为律诗，观李汉编《昌黎集》，凡绝句皆收入律诗是也。周伯弼曰："绝句以第三句为主，须以实事寓意，则转换有力，涵蓄无尽。"此又其法也。

歌行等作，《诗林辩体》云：昔人论歌辞，有有声辞者，若郊庙乐章及铙歌等曲是也；有有辞无声者，若后人之所述作，未必尽可被于管弦也。夫自周衰，采诗之官废；汉魏之世，歌咏杂兴：故本其命篇之义曰篇，因其立辞之意曰辞，体如行书曰行，述事本末曰引，悲如蛩螿曰吟，委曲尽情曰曲，放情长言曰歌，言通俚俗曰谣，感而发言曰叹，愤而不怒曰怨，虽其名各不同，然皆六义之余也。唐世诗人，共推李、杜，太白则多拟古题，少陵则即事名篇，此又所当知也。

律诗虽始于唐，亦由梁、陈以来骈俪之渐，不若古体之高远，大抵律诗拘于定体。诗至此而古意微矣。虽然，对偶音律，亦文辞之不可废者；但至于换句拗体之类，又律之变，斯为下矣。杨仲弘云："凡作律诗，起处要平直，承处要春容，转处要变化，结处要渊永，上下要相联，首尾要相应，最忌俗字、俗意、俗语、俗音。"可谓至妙之言也。

排律虽始于唐，其源自颜、谢诸人，古诗之变，首尾排句，联对精密；梁、陈之间，俪句尤多，大抵止于五言，七言则绝少矣，不当炼句锻字，大致工巧，只要抒情陈意，通篇贯彻，若老杜《赠韦左丞》等作，前后不对处也有，此极其佳者也。

中秋不见月

永乐中秋，上方开宴赏月，月为云掩，召学士解缙赋诗，遂口占《风落梅》一阕，其词云："嫦娥面，今夜圆，下云帘，不著臣见，拚今宵倚栏不去眠，看谁过广寒宫殿？"上览之欢甚，复命赋长篇，又成长短句以进，歌曰：吾闻广寒人万三千修月斧，暗处生明缺处补，不知七宝何以修合成，孤光洞彻乾坤万万古。三秋正中夜当午，佳期不拟嫦娥误，酒杯狼藉烛无辉，天上人间隔风雨。玉女莫乘鸾，仙人休伐树，天柱不可登，虹桥在何处？帝阍悠悠叫无路，吾欲斩蜍蛙，磔其兔，坐令天宇绝纤尘，世上青霄灿如故，黄金为节玉为辂，缥缈鸾车烂无数，水晶帘外河汉横，冰壶影里笙歌度。云旗尽下飞玄武，青鸟衔书报王母，但期岁岁奉宸游，来看霓裳羽衣舞。"上益喜，同缙饮。过夜半，月复明朗，上大笑曰："子才真可谓夺天手段也。"盖既以其天才，又歌有"坐令天宇绝纤尘"等句，今集止载后歌，而杂伪者多也。

学诗有成

国朝罗璟，江右人也，自习举子业至登科，不知何谓之诗。后考庶吉士学士，试以《秋宫怨》，默然无以答，遍问同考者，同考对以韵脚起结联对如此，然后即作一诗云："独倚栏杆强笑歌，香肌消瘦怯春罗。羞将旧恨题红叶，添得新愁上翠娥。雨过玉阶秋色静，月明青琐夜凉多。平生不识春风面，天地无情奈老何。"主试者语之曰："尔后必能诗。"已而果然，即此诗有别才，亦可知也。

诗意同

予尝见一势利之人，因即瓶花而作一绝云："白白红红室满春，只将颜色媚时人。不知根蒂元无几，独藉瓶罂枉弄神。"昨读郭元振集，有《咏云》绝句曰："聚散虚空去复还，野人闲处倚筇看。不知身是无根物，蔽月遮星作万端。"予意此诗，郭亦当时或讥武氏，故与瓶花同意耳。

各文之始

诏、敕、制、诰、皆王言也，若书之典、谟、训、诰、誓命之类，三代无名，秦李斯始议命为制、令为诏。至汉高祖有太子敕，武帝有责杨仆敕，诰虽本于汤诰，布告令于四方者也，与诏同义。然圣经不与后世文辞同，故《辨体》取春秋传文为式，今乃告身之诘是也。夫四体自唐以后，多用四六，殊不知制诰虽可，而诏敕必须直言，皆贵乎典雅温润，理不可僻而语不可巧也。

策义有二：在汉若《治安》、《贤良》；在宋若臣事、民政，类今之奏疏，故《说文》

曰："谋也。"问而答之谓之对策，则今之科场者是也。吕东莱分之为二类是矣，《辨体》载制策而遗对策，恐未尽也。至于册立皇后、太子，晋宋九锡文册，盖册策通用，古以竹简书，乃用此册字，其文则又上与下之言也。

表者，白也，以情旨表白于外；汉则散文，唐以后用四六矣。真西山云："表中眼目，全在破题，又忌大露，文必简洁精致也。"

《文章缘起》曰："露布始于贾洪为马超伐曹操。"予考汉桓时，地因数震，李云露布上书，移副三府，注谓不封，则是汉时已有其名；至魏以后，专为军书，本义露于耳目，布之四海也。若元魏战捷，欲闻于天下，乃书帛建于漆竿之上，名为露布。《文心雕龙》又曰露板，皆因其名而巧于用义耳。

檄者，激也，始于张仪为檄楚相，辞意则暴彼罪恶，扬己威武；论天时人事，使忠义愤发，亦军书也。

箴、铭、颂、赞，体皆韵语，而义各不同。箴者，规戒之辞，如箴之疗疾。铭者，名器自警。赞者，称扬赞美。颂则形容功德。皆起于三代，惟赞始于汉之班固，《辨体》论之详矣。文则欲其赡丽宏肆，而有雍容起伏之态。

记者，纪也。《禹贡》顾命，义固记祖，未有名也。《戴记》、《学记》、《文选》又不载焉，以非后世文辞同也，故以韩、柳为祖，记其日月人事，后略为议论而已，与志无远焉。

序者，次序其事也，始于诗书之有序，故《金石例》曰："序，典籍之所以作也。"后世赠送宴集等作是也。

论者，议也。《昭明文选》以其有二体：一曰史论，乃史臣于传末作论议以断其人之美恶；一曰设论，则学士大夫议论古今时世人物。意恐过为之分，善乎刘勰曰："陈政则与议说合契，释经则与传注参体，辨史则与赞辞齐行，诠文则与序引共纪。"信夫！

说者，释也，述也，解释义理而以己意述之。祖于夫子说卦，许慎《说文》。卢学士曰："说须出自己之意，横说竖说，以抑扬详赡为上。"若陆机《文赋》以为说"炜晔而谖谖"，岂知言哉！解之义则近于说矣，而原于唐。

原者，推原也。辨者，辨析也。一则由于《易》之原始反终之训，一则由于孟子好辨之答，故有是名。文体则皆以退之《五原》、《辨讳》等作，必须理明义精，曲折详尽，有关世教之大者，可名之也。

奏疏之名不一，曰上疏，曰上书、曰奏札、曰奏状、曰奏议，恐其漏泄，俱封襲以进，故谓之封事，臣告君之辞也。祖于《伊训》、《无逸》诸篇。

弹文固目中之一，而其辞则要核实风轨，所谓气流墨中，声动简外可也。

传则载一人之事，创自马迁，体亦不同，如迁之作荀、孟，不正言而及诸子；范晔之传黄宪，无事迹而言语形容，此体之变也，至韩作《毛颖》，又变体之变，此在作者之笔也。

行状则实纪一人之事，为死者求志之辞也。埋铭、墓志、墓表、墓碣，皆一类也。铭志则埋于土，表碣则树于外，述其世系、岁月、名字、爵里、学行、履历，恐陵谷变迁故

也。然在土者文简，在外者稍详，表谓有官者，碣谓无官者，汉、晋来有之矣。

诔辞、哀辞、祭文，亦一类也，皆生者悼惜死者之情，随作者起义而已。诔始于鲁哀公之于孔子，哀始于张茂先之于晋武，祭文则孟德于桥玄也，辞贵亲切真实，情溢于言可也，若祷神之文，则以当为悔过迁善之语。

题跋汉、晋诸集未载，惟唐韩、柳有读某书某文题，宋欧、曾又有跋语，其意不大相远，故文鉴、文类，总曰题跋，其义不可堕人窠臼，其辞贵乎简健峭拔，跋尤甚于题也。辞赋一例，古赋《辨体》辨之精矣，予不赘焉。

红木樨诗

木樨花，《本草》诸书皆言白蕊黄香。谢无逸诗曰："白雪凝酥点嫩黄，"于武陵曰："夜揉黄雪作秋光，"则知晋以来同也。《小尔雅》又云丹桂者，何哉？后见《四明旧志》有大红樨，因与人言，闻吾杭钱塘学中旧曾有一本。今读《话腴》载，宋高庙时，象山史本家木樨忽变红色，因献阙下，高庙画为扇面，作诗以赐从臣。诗云："秋入幽岩桂影团，香深霏雪照林丹；应随王母瑶池宴，染得朝霞下广寒。"然志中又载诗云："月宫移得日宫栽，引得轻红入面来。好向烟霄承雨露，丹心一点为君开。"观其辞意，又似当时臣下之咏者，志收或讹。又曰："自是四方争传史本以孙枝接也，吾杭或亦当时所传。颜鲁公集有《谢人青桂花》诗，此尤异耳。"

铁胆金甲

《山房随笔》载陆秀夫挽张世杰诗，"曾闻海上铁斗胆，犹见云中金甲神，"惜其全篇不传。又注二句故实云：为焚张之尸，其胆如斗而不化，须臾，云中见金甲神人曰："我关系不小，身后出必恢复也。"殊不思陆死于张之先也，不知此何诗也，妄载如此。

妾薄命

元丰间，曾巩荐后山有道德史才，乞自布衣召入史馆，命未下而曾卒，后山感其知己，不愿出他人门下，作《妾薄命》二首以自拟，其一曰："主家十二楼，一身当三千。古来妾薄命，事主不尽年。起舞为主寿，相送南阳阡。忍着主衣裳，为人作春妍。有声当彻天，有泪当彻泉。死者恐无知，妾身长自怜。"其二曰："叶落风不起，山深花自红。捐世不待老，惠妾无其终。一死尚可忍，百岁何当穷。天地岂不宽，妾身无所容。死者如有知，杀身以相从。向来歌舞地，夜雨鸣寒蛩。"二篇曲尽相知不倍之义，形于言外，诚骚、雅意也。故诗话中多以二诗为首唱，予窃以前之"死者恐无知，妾身长自怜"，后之"死者如有知，杀身以相从，"恐四句不足尽相知之义耶？较挂剑之情者何如耶？既曰相知，又何必计其知否？此于理或少有倍耶？抑止因荐举而其言如此耶？果后山之诗，惟东坡、黄山谷可知之耶？

山农刺时

王冕，字元章，号山农，元末人也，身长多髯。少明经不偶，即焚书读古兵法，戴高帽，披绿蓑，着长齿屐，击木剑，行歌于市，人以为狂士之负材气者，争与之游。尝游京城，名贵侧目，平生嗜画梅，画成未尝无诗也。有诗云："我家洗砚池头树，个个花开淡墨痕；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或以是诗刺时，欲执之，一夕遁。后太祖物色得冕，因与粝饭蔬羹，山农且谈且食，上喜曰："可与共大事。"授谘议参军，一夕暴卒。应制作绝云："猎猎北风吹倒人，乾坤无处不生尘；胡儿冻死长城下，始信江南别有春。"今《竹斋集》中未刻。昨见蒲庵禅师复见心《题其梅花》一歌，亦奇特也，因举其概同录，歌云："会稽王冕高颊颧，爱梅自号梅花仙，豪来写遍罗浮雪千树，脱巾大叫成花颠。有时百金闲买东山屐，有时一壶独酌西湖船，暮校梅花谱，朝诵梅花篇，水边篱落见孤韵，恍然悟得华光禅。我昔识公蓬莱古城下，卧云草图秋潇洒，短衣迎客懒梳头，只把梅花索高价。不数杨补之，每评汤叔雅，笔精妙夺造化神，坐使良工尽惊诧，平生放浪礼法疏，开口每欲谈孙吴，一时骑牛人燕市，瞋目怪杀黄髯胡，地老天荒公已死，留得清名传画史。南宫侍郎铁石肠，爱公梅花入骨髓，示我万玉图，繁花烂无比，香度禹陵风，影落镜湖水，开图看花良可吁，咸平树老无遗株，诗魂有些招不返，高风谁起孤山逋？按复见心亦元臣，名来复，字见心，入国朝，畏法而狻其首，观此歌则知其胸次矣。

口占三诗

余杭符棁，弘治间贡士也，未第时，挐舟下杭城，过土豪之滩而乱其菱，舟被留焉，然豪闻为秀才，则曰请作诗行，符口占云："佣是余杭符秀才，家间有事出乡来。撑船稚子虽无识，总是豪滩忒占开。"笑而释之。旧又闻汝水有放生池，官府禁人采捕，有士子垂钓于中，为逻者送之有司，意非士人，欲试之，钓者口占曰："投却长竿卷却丝，手携蓑笠赋新诗。如今刺史清过水，不是渔人下钓时。"释之。又唐李涉过九江遇盗，盗问何人，从者曰："李博士也。"豪首云："若是李涉，久闻诗名，愿一篇足矣。"涉口占："暮雨潇潇江上村，绿林豪客夜相闻。他时不用多回避，世上如今半是君。"然三事一意，而诗之高下特不同耳。

非荆公诗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假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诸书引者，皆以为荆公之诗，《临川集》不载，不知何人者也。以格律论之，亦必宋人耳。

改子陵起句韵

宋人题严子陵诗曰："一着羊裘便有心，羊裘岂是钓鱼人；当时只着蓑衣去，江水茫茫何处寻？"簪冠徐延之伯龄以人字为非韵，改作"一着羊裘用意深，羊裘岂是钓鱼心，"然韵虽不错，用意终不似前。

悼内诗

吾杭肃愍于公悼夫人董氏诗十一首，其第二首颇佳，诗云："世缘情爱总成空，二十余年一梦中；疏广未能辞汉主，孟光先已弃梁鸿。灯昏罗幌通宵雨，花谢雕阑蔓地风；欲觅音容在何处，九原无路辨西东。"昆山张和，字节之，天顺间官浙江宪副时，宠妾新亡，亦有悼诗云："桃叶歌残思不胜，西风吹泪结红水；乐天老去风流减，子野归来感慨增。花逐水流春不管，雨随云散事难凭；夜来书馆寒威重，谁送熏香半臂绫？"后诗尤胜于前，二作皆脍炙于世，录之。

蜀僧渔翁诗

贾似道当国时，一日居湖山，有蜀僧徘徊其侧，贾问："汝何为也？"对曰："诗僧。"贾见湖中渔翁，遂命咏之，僧请韵，贾以天字为韵，僧应口曰："篮里无鱼少酒钱，酒家门外系渔船。几回欲脱蓑衣当，又恐明朝是雨天。"此诗《草木子》之所纪，惜不原其意以申之。予故复录以足其意也，僧敢徘徊贾侧，是盖隐于僧而有为为之者，作诗非讽乎？第一句是言朝廷乏人，第二句是拟己可用，三四句是欲仕而又恐蒙蔽不知耳。今直述其辞而不言其蕴藉之意，亦何脍炙人口。然其书亦多好诗，惜事为国忌者不刻。

谢李咏蝶

谢无逸有咏蝶诗云："身似何郎全傅粉，心如韩寿爱偷香。"又云："飞随柳絮有时见，舞入梨花无处寻。"可谓形容蝴蝶尽矣，遂称为谢蝴蝶。自后李商隐窃其义而变之曰："芦花惟有白，柳絮可能温。"句虽工而不妙矣。此可谓绝唱之后，不当再道，李岂不能炼句者哉！

诗不类人

昔人云：山林之诗与台阁者不同，以其素习而出言自类也。故有粉墙人看之论耳。乐天富贵酒色，可为至矣；而人品天资，又非寻常之士。诗有"尘埃常满甑，钱帛少盈囊；侍女甚蓝缕，妻悉不出房。"真可笑也。意此若予之事，而予未尝有此言，何耶？

二高诗误

两京作斤卖，五溪无人采。夷夏虽有殊，气味终不改。”此诗见高适集中，《唐诗纪事》又入于高力士下。人以力士无集，因一高字误入。殊不知力士曾贬永州，五溪其地也。况段柯古叙力士事证，亦有《咏荠》之作；高适但往还于山、陕、四川，未尝至湖、湘间，此必力士之诗无疑。达夫集中收者，反为高字传讹也。且适集“斤”作“荠”尤非，题既《咏荠》，又可复云？但力士集中，“终”作“都”，此或适集“终”字尚是也。

卷三十　诗文类

古人名切对

三语掾，一字师；白云子，黄石公；东方朔，南城威；清白吏，田舍翁；公输子，宁馨儿；独眼龙，两脚狐；关西夫子，江左夷吾；青钱学士，白镪侍郎；山中宰相，江上丈人；风流宰相，跋扈将军；四明狂客，三红秀才。

画像赞

杨诚斋《赞张功父像》云：“香火斋祓，伊蒲文物，一何佛也；襟带诗书，步武琼琚，又何儒也；门有珠履，坐有桃李，一何佳公子也；冰茹雪食，琱碎月魄，又何穷诗客也。约斋子方内欤，方外欤，风流欤，穷愁欤，老夫不知，君其问诸白鸥。”予观此赞，似东坡赞王定国之作。按，功父名镃，号约斋，循王诸孙也，有吏才，能诗，尝植梅花三百余本，构堂于中，扁曰：“玉照”。余尝见《玉照堂梅品》一则。

佛顶菊

元人谢伯理居淞之泖湖，富而好礼，构光渌亭，为宴乐之所。九日，会友于其间，有园丁以佛顶菊花方开，献之筵间求诗，众为赋之。时铁笛道人杨廉夫在座，走笔云：“莲社渊明手自栽，头颅终不惹尘埃；东篱若为摩挲看，西域亲曾受记来。妙色尽从枝上发，慧香直奔脑门开；明年九月重阳节，再托摩耶圣母胎。”座客顾仲瑛奉觞称曰：“先生之作，诚可谓虎穴得子矣。”以今观之，恐亦句句字字未必尽当，况格律亦自卑耶。

景隆八发

少同王荫伯读书景隆，久之，阅事命名，王述其义，遂名《景隆八发》，盖以可发笑

者八事耳。然其辞随义抑扬，讥诮道士，以为戏谑之音，以发其欢愉愤叹之志。客过而笑曰："君子游心如是哉？"有勃然色变者曰："果王者无戏言乎？"王因告其虚车无庸覆瓿将来，予病时文而假之鸣，岂知召衅起怒，文之害也欤？当投之水火。予则曰："彼哉笑之者也，痴人前不得说梦；其怒之者乎，所谓不笑则骂之是矣。且枚生《七发》以无为有，君之《八发》，假有成无，是皆注玄思于笔端，阐才华于汉藻，所谓文者也。忍弃之耶？"去年过姑苏，与都南濠论《宾戏》等文，因诵以质，以告其客尤之情。都曰："其诸作之苗裔乎？其骚人发愤之言乎？其子云谲怪之意乎？"复谓曰："文虽近狎，义则通微，《毛颖》初成，裴晋公亦以为不可，以文为戏，文之妙者也。为我寄王子。"又曰："事因戏警，名以文传，景隆道士之幸也，安知不犹佛印之传哉？"时道士闻之，请予述其颠末，并录《八发》为珠庭劝，遂书：

《无拘殿赋》：黄冠不净，宝殿无拘；眷三清之幽境，为百戏之所都。藏阄探帖，打马投壶。博钱者错处，抹牌者同区。棍兮不冠，拳兮无襦；或歌或舞，或笑或呼。或箕踞于前楹，或尸寝于后厨。斯则平日之所为也。若夫朱夏司权，溽暑当涂，招摇市井，和以嚣沽；抱长席而至止，泛短水之醍醐。尔乃以瓦为枕，以棺为铺；逍遥乎风凉，从容乎日晡；忽闻啸于梁上，弄傀儡于东隅者也。至于万物告成，三冬来输，无门不掩，有墙可逾；官府兮为堆盐之所，邻居兮为过米之衢。噫嘻呜呼！名虽萧散，实则污渫，盖无伤于道士，空见笑于吾儒。

《大笑堂记》：老子曰：不笑不足以为道。韩子曰：小笑之则小悦，大笑之则大悦。盖莫贵于笑，亦莫贵于大笑矣。有道士居景隆，人好谑之，构室焉。高而不剩，密而不狭，轻而不露，以干宾客，故又谓之堂。然至其堂者，莫不有笑焉，啜其茶则破闷，饮其酒则解醒，对其食则喷案。他日有客持觞过从，尸而祝之，把落其髯，余曰："此所谓乐然后笑者也。"众以为笑。酒酣，膊而笞之，骂曰："狗道士！"余曰："以竹鞭犬，真可谓笑矣。"众乃大笑。遂为之记。

《销铅井铭》：银圹之傍，米树之下，有井焉。井之西，隙地丈余，可容三五道士，尝具饮，洗番铅之戔，列哥窑之盘，果则苏州之核，蔬则楗桥之笋；客有善为酒戏者，饮一杯，则下其戔井中以为乐。郡治西湖，为杭民之胜赏，故钱帛咸于湖费焉，因号曰"销金锅"，余谓兹井曰"销铅"可也。复铭之曰："井之泉，清且凉，井上之客迂且狂。呜呼！酿井之水兮其毋长。"

《叱石坛志》：叱石坛者，牧羊之场也；景隆之观，有广除焉，嵯然而高，坦然而夷，承殿之址，若坛之形。道士好殖羊，羊之性群，于其地走而若爱之，聚而若殴之，饱焉而卧以嬉。壮者魁而泽，瘠者瘠而瘿，乳者小而圆，老者昂而峭，尪者俯而伏，望之累累然白石之奇块也，叱而起则羊焉。道士，初平之流也，故拟而名之。他日，客至其庐，见其羹焉，曰："羹耶？羊耶？而狗口是落耶？"道士曰："是石也。"客曰："汝叱石不休，必闻于冥道。且熔铁灌汝肠，肠其烂矣，宁石羹乎？"道士惧。明日，石尽徙，坛复如故云。

《转身路辞》：景隆之路法盘谷，窈而深兮往而复，如行羊肠在平陆，缭绕萦纡穿九曲，长蛇深蛰寒蛟缩，欲走嗟如缚在足，规行矩步如有束，乍向东趋又朝北，一身宛转回

顾多，番使头圆脚步蹉，黄昏月黑不可过，双手扪壁空摩挲，又似盘庚石鼓歌，一句佶屈牙相磨，道士道士可奈何，愿君后世为田螺。

《警梦楼说》：无名子夜读书景隆之岑楼，梦游华胥，琼宫玉宇，神君仙人，邀而嬉焉。忽耆然而悟曰："是非响屧廊耶？将西子之魂径行过也？何其声之耆也？"审而视之，童子执烛而来也。复就寝，梦化蝴蝶，夭桃冶杏，冷艳秾馥，栩而扬焉，忽轰然而醒曰："是非黄鹤楼耶？将谪仙之灵来槌碎也，何其声之轰也。"谛而观之，道人煮茶而至也。明日，验其楼，前履则板轩而后，右行则板轻而左，乃恚而歌曰："咄斯楼板，胡碰砰些，截道人头，有长钉些。"道士惧，无名子曰："古有警忱，是余之愿也。"勿辑。

《炼药炉赞》：昔林君复隐于孤山，以梅为妻，以鹤为子。道士孑湄于景隆，以酒为妻，以狗为子。故其消烦涤妄，能守其教者，凡以酒也。是酒在吾儒，则为狂药；在道士，乃长进药也。名其炉曰炼药炉，斯为称情。赞曰：其寒不冰，其炎不争，其高不亢，其满不盈，消磨火性，出入风情。远而觑之，若仙翁之丹灶；迫而察之，乃障愁之长城；青楼珠箔，能隩于天际；琅函玉笈，能守乎至诚。不知者以为陷人之地，知者以为葬道士之坑也欤。

《方便树颂》：宫中涂厕，苦而难人，荒秽不治，惟民所止，何陋如之，如恶恶臭。天乃降祥，惟隰有桑；方便之路，黄绢幼妇；绕树三匝，或得其桶；矢声铿铿，声在树间；苟求其故，不见其处。

右九文，惟序余成，余皆王作也。王名一槐，今为员外云。

古今诗同

予一日江干被雨，暮归适值潮至，塘路险崎，轿上得四句云："暮色连江色，湖声杂雨声；行人归思急，辛苦问前程。"昨读《唐诗纪事》，比丘尼海印有《舟夜》云："水色连天色，风声杂浪声；旅人归思苦，渔叟梦魂惊。举棹云先到，移舟月逐行；续吟诗句罢，犹见远山横。"岂知前三句皆同文，可谓预先偷也。

韬光禅师

韬光禅师，莫详族里。唐穆宗时，结茅于杭州灵隐寺西峰，与鸟巢布衣为友。刺史白居易重其道，尝具馔饭之，以诗邀云："白屋饮香饭，荤膻不入家；滤泉澄葛粉，洗手摘藤花；青芥除黄叶，红姜带紫芽；命师来伴吃，斋罢一瓯茶。"师答云："山僧野性好林泉，每向岩阿枕石眠；不解栽松陪玉勒，惟能饮水种金莲。白云乍可来青嶂，明月难教下碧天；城市不堪飞锡到，恐惊莺啭画楼前。"其高致如此。至今庵以师名。永乐初，槎溪张辂游庵一绝云："蹑屐扪梦上翠微，绿云深处扣柴扉；老僧解诵香山句，惊落松花满客衣。"诗今犹在也。

赵墓严台诗

宋赵清献公之墓，在衢州城东，常有人题诗于地之驿曰："千夫荷担出山阿，膏血如何有许多；不若扁舟径归去，休从清献墓前过。"汉严子陵钓台在富阳江之涯，有过台而咏者曰："君为利名隐，我为利名来；羞见先生面，黄昏过钓台。"予以乘扁舟者过清献之墓，必不愧用膏血者，又不可语以扁舟，此诗不免意圆语病。若自知为利名而夜过钓台，则尚德之心深矣。

题昭君

予尝拟为昭君辞帝语云："爱妾一身，孰若惜取沙场万骨哉！妾闻昔殷高宗以图得傅说而中兴，今陛下以图得妾而外靖。为妾之计，得自拟于古贤臣，自以意亦少可。"后诵高季迪《明妃词》云："妾语还凭归使传，妾身没虏不须怜；愿君莫杀毛延寿，留画商岩梦里贤。"可谓闭门造车，出门合辙。

角妓坐化

角妓邹妙端，色艺绝人，名出教坊右，风流之士，咸修饰以求狎。晚年色衰，遂慕闲寂。及死，佯为坐化。有作诗以挽之者云："歌舞风流世所传，老来圆寂竟端然；超升已出平康巷，解脱还登般若船。具足神通由此日，广修方便在当年；莫言柳翠烧衣事，功德难分孰后先。"传播一时。

诗能叙实

聂大年先生读杨廉夫诗集有云："文章五彩凤凰雏，酒债诗豪胆气粗；白发草玄扬子宅，红妆檀板谢家湖。金钩梦远天星坠，铁笛声寒海月孤；知尔有灵还不死，沧桑更变问麻姑。"盖廉夫母梦金钩入怀而生，别号铁笛道人。晚年避乱淞江之泖湖谢伯理家，蓄四妾，名草枝、柳枝、桃枝、杏花，皆善音乐。每乘画舫，恣意所之，豪门巨室，竞相迎致。大年之作，极臻其妙，善能用事而叙其实。今集中无也。

子宿诗谶

吾友吴维新鼎，正德丁丑进士，初任临淮知县，同年给事中汪应轸子宿送行诗曰："青年县尹延陵子，挂剑丰城牛斗间；车马风尘今日始，乾坤身世几人闲。家分吴越三江水，官隔淮河万里山；歌罢骊驹人已远，夕阳芳草对愁颜。"不数月，汪贬知泗州，果然官止隔于淮河。岂非谶乎！

张翰诗

东晋张翰，吴人，仕齐王冏，不乐于官。一日，在京师，见秋风忽起，因作歌曰："秋风起兮佳景时，吴江水兮鲈正肥；三千里兮家未归，恨难得兮仰天悲。"遂弃官而归。宋王贽运使过吴江有诗云："吴江秋水灌平湖，水阔烟深恨有余；因想季鹰当日事，归来未必为莼鲈。"贽之言，谓翰度时不可有为，故飘然远去，实非为鲈也。至东坡《三贤赞》则曰："浮世功名食与眠，季鹰真得水中仙；不须更说知机早，只为莼鲈也自贤。"其说又高一著矣。然又尝见《蟫精隽》载一诗云："黄犬东门事已非，华亭鹤唳漫思归；直须死后方回首，谁肯生前便拂衣。此日区区求适志，他年往往见知几；不须更说莼鲈美，但在淞江水亦肥。"惜不知姓氏，此过二诗而兼得之矣。

月中桂

淞江管讷，字时敏，永乐中官楚府长史。《咏月中桂》诗云："上界谁将此树栽，广寒高处古香来；根从天地分时种，花在山河影里开。玉兔守株依旧阙，青鸾衔子下瑶台；不知斫尽吴刚斧，天上浮云变几回。"菊庄以为此诗虽若可观，不免犯重。起既云栽，又云"根从天地分时种"，当改"根"为"枝"，"种"为"长"，易此二字，殊觉辞理妥协。予又以为"上界"与"天上"，亦觉重复也。

上元诗

曾南丰有《钱塘上元夜祥符寺燕席诗》云："月明如昼露华浓，锦帐名郎笑语同；金地夜寒消美酒，玉人春困倚东风。红去灯火浮沧海，碧水楼台浸远空；白发蹉跎欢意少，强颜犹入少年丛。"

又云："金鞍驰骋属儿曹，夜半喧阗意气豪；明月满街流水远，华灯人望众星高。风吹玉漏穿花急，人倚朱栏送目劳；自笑低心逐年少，只寻前事捻霜毫。"

僧惠洪觉范亦有《京师上元》诗云："及时膏雨已阑珊，黄道春泥晓未干；白面郎敲金镫过，红妆人揭绣帘看。管弦沸月喧和气，灯火烧空夺夜寒；咫尺凤楼开雉扇，玉皇仙仗紫云端。"

按觉范，江西筠州人，姓彭氏，尝妄诞著其叔彭渊才之说，以为曾子固不能诗。学者不察，随声附和。今以三诗较之，高下固已殊矣。且觉范首联，为僧而有此言，无耻甚矣。较之唐僧但愿"鹅生四掌，鳖著双裙"之说，此尤可责，宜其坐罪还俗也。殊不知南丰文名重于诗名，故为之掩耳，犹张子野、贺方回以长短句驰名之故。且如"明月满街流水远，华灯人望众星高"，又曰："金地夜寒消美酒，玉人春困倚东风"，夫岂不能诗者乎？"人倚朱栏送目劳"，并上句看，乃见其妙：谓游冶属意者，不胜其注想，而恨夫夜之短也。惜其诗虽工巧，格律卑弱。此论方虚谷亦略言之，惜未详言如此明白也。

归去来辞

朱文公云："《归去》一篇，其词义夷旷萧散，虽托楚声，而无尤怨切蹙之病；实用赋义，而中亦兼比。"此千古之确论矣。又曰："首云'归去来兮'，中又云'归去来兮'，了无端绪，疑为二篇。"此文公或一时未尽看破也。李格非所谓"沛然肺腑中流出，彼何较其端绪首尾"者耶。余细观之，亦有端绪，共有五段，每段换韵，自然纯古，人不觉之，所谓"拟洞庭钧天而不谈，霓裳羽衣而不绮"者也。今逐段录出，注之于左：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载欣载奔，僮仆欢迎，稚子候门；三径就荒，松菊犹存；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园日涉以成趣，门虽设而常关；策扶老以流憩，时矫首而遐观；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或命巾车，或棹孤舟；即窈窕以寻壑，亦崎岖而经丘；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羡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胡为乎遑遑欲何之？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

哭文丞相诗

"大元不杀文丞相，君义臣忠两得之；义似汉王封齿日，忠如蜀将斩颜时。乾坤日月华夷见，岭海风霜草木知；只恐史官编不尽，老夫和泪写新诗。"此作脍炙人口久矣，但《文山集》与《辍耕录》作徐世隆，《史鉴》与《风化录》作王磐，然二人皆元学士，无文集可查，国史传中又不载也。

除夕元旦词

庠彦沈明德宣，尝赋吾杭除夕、元旦《蝶恋花》二词，道尽中人以下之家之风俗，诚足解颐。录以遗好事者。《除夕》云："锣鼓儿童声聒耳，傍早关门，挂起新帘子。炮仗满街惊耗鬼，松柴烧在乌贫里。写就神荼并郁垒，细马送神，多著同兴纸。分岁酒阑扶醉起，阖门一夜齐欢喜。"《元旦》云："接得灶神天未晓，炮仗喧喧，催要开门早。新褙钟馗先挂了，大红春帖销金好。炉烧苍术香缭绕，黄纸神牌，上写天尊号。烧得纸灰都不扫，斜日半街人醉倒。"

秦黄诗谶

秦观字少游，号太虚，淮之高邮人，与苏、黄齐名。尝于梦中作《好事近》一词云："山露雨添花，花动一山春色。行到小溪深处，有黄鹂千百。飞云当面化龙蛇，夭矫挂晴碧；醉卧古藤阴下，杳不知南北。"其后以事谪藤州，竟死于藤。此词其谶乎？少游同时有贺铸，字方回，尝作，《青玉案》词悼之云："凌波不过横塘路，但目送，芳尘去，锦瑟年华谁与度？月楼花院，绮窗珠户，惟有春知处。碧云冉冉衡皋暮，彩笔空题断肠句，试问闲愁知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山谷有诗云："少游醉卧古藤下，谁与愁眉唱一杯？解道江南断肠句，只今惟有贺方回。"秦词世人少知，予尝亲见其墨迹，后有近代刘菊庄题云："名并苏黄学更优，一词遗墨至今留；无人唤醒藤州梦，淮水淮山总是愁。"亦不胜其感慨。因忆贺、黄二作，并书之，以见少游固竟没于贬所，而山谷厄于城楼之死，尤艰哉。呜呼！咏诗之日，孰知又为少游之后者耶？

菊庄警句

吾乡刘泰，字士亨，号菊庄，诗鸣一时，有《菊庄集》行于世，亦未见其工也。曾闻二绝，可谓警拔，特拈出之。题《秋莺》云："紫陌曾听驻马蹄，王孙金弹杏花西；秋声不似春声好，莫恋斜阳尽意啼。"盖讥不知止者。又作《秋茄》诗，有云："傍叶依花紫实圆，天生佳味压肥鲜；如何秋晚无人采，老在凉风白露边。"时无知已者。

卷三十一　诗文类

和靖墓

宋处士林和靖，隐居吾杭西湖之孤山，以梅为妻，以鹤为子，朝廷锡以粟帛。古今高其梅诗，清高莫比者也。近时宦游于杭者，或妾或女，死者即葬其地，取其山名，近且秀焉。故累累于林墓之先后，有士人题壁云："太乙宫前处士家，于今换作宫人斜；想因孤屿人清绝，故使桃花犯命耶？"

语意相关

《辍耕录》有诗云："天遣魔军杀不平，不平人杀不平人，不平人杀不平者，杀尽不平方太平。"又尝闻诗有云："中原不可生强盗，强盗才生不可除。一盗既除群盗起，功臣皆是盗根株。"二诗语意相类，后义尤佳。但前首第三句即第二句意，予欲易为"不平原是

难平者”；后首第二句背理，予欲易“强盗才生大盗俱”，庶几尤觉精采。

黄鹤楼诗

“昔人已乘白云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此崔颢咏黄鹤楼之诗也。旧有云，李太白读此不敢再题，故有“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之说。遂过凤凰台而成诗云：“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邱。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人谓格律气势，未易甲乙，诚哉斯言。予又以李《题鹦鹉洲》之诗，其格律摹拟，殆尤过之，惜第二联气少弱耳。诗云：“鹦鹉东过吴江水，江上洲传鹦鹉名；鹦鹉西飞陇山去，芳洲之树何青青。烟开兰叶香风暖，岸夹桃花锦浪生；迁客此时徒极目，长洲孤月向谁明。”予又尝论诸诗，古人不以饾饤为工，如“鹦鹉洲”对“汉阳树”，“白鹭洲”对“青天外”，超然不为律缚，此气昌而有余意也。

诗太露情

白乐天《寄李郎中》一绝云：“往年江外抛桃叶，近岁楼中别柳枝；寂寞春来一杯酒，此情惟有李君知。”注云：“桃叶，陈结之；柳枝，樊素。二爱妓也。”夫以李郎中与二妓同道，且言知已，李何如人耶。

吴东升

吴东升，杭百夫长也，颇善辞翰，年八十，临终作诗曰：“嘱付儿孙送我终，衣衾棺槨莫丰隆；停丧止可经旬外，出殡须行径路中。念我行藏无大过，请僧超度有何功？掘坑埋了平生愿，休信山家吉与凶。

武弁有此，可谓难得矣，乃杭前卫人。

秦少游女

宋靖康间，有女子为金虏所俘，自称秦学士女，道中题诗云：“眼前虽有还乡路，马上曾无放我情。”读者凄然，曾有拟作《秦女行》者，今并人文忘之，又甚凄然。

一笑居士

浙省员外郎张光弼，名昱，卢陵人。元末政坏，遂弃官不仕，以诗酒自适，号一笑居士。有《春日》诗云：“一阵东风一阵寒，芭蕉长过石栏杆；只消几度瞢腾醉，看得春光

到牡丹。”盖寓时事也。今集中亦无。尝曰：“吾死埋骨西湖，题曰：‘诗人张员外墓’足矣。”后果如其言，海昌胡虚白作诗以吊云：“二仙坊里张员外，头白相逢只论诗；今日过门君不见，小楼春雨燕归迟。西子湖头碧草春，天留山水葬诗人；老逋泉下应相见，为说梅花写得真。”二仙坊在杭之寿安坊西，即今之花市也。

徐伯龄

徐伯龄字延之，号篛冠子，钱塘人也，性颖敏，每书一目终身。但疏荡不拘小节，对客每跣足蓬头，夏月非惟袒裼裸裎，而内衣亦不系也。故夫慕名而来者，一见后即倦与往还；然其博学高志，又尝敬焉。平生精于音律，尤善琴，所著有《大音正谱》十卷、《醉桃佳趣》二十卷、《香台集注》三卷、《蟫精隽》二十卷、《旧雨堂稿》若干卷，张天锡曾为作传，脍炙人口，今无后矣。予有手书《容膝斋》一铭，亦得箴规之体，惜为好事者取去，今尚能记其辞。铭曰：“粤惟文命，土阶茅庭；陋彼受辛，琼台摘星；斯室头许，仅容膝肱；既非藻棁，庸使丹楹；形无劳役，耳无哇声；心远境静，气和神宁；目对皇坟，颐吾德馨。噫！金谷平泉，匪吾之行；广厦万间，付之公卿；慎勖终始，敢识斯铭。”

剑鹤联句

余幼时得抄本剑鹤联句，因没前后，不知其名。乃云：“范文正公仲淹在海陵时与欧静、滕宗谅剑鹤联句。皆属对森严，造语雅健，当时已为难得。宝元二年，石曼卿与滕集于阙下，始得其备，乃用唐楷法书，以附九华书堂，厥后代为名人题跋。”近读《欧文忠公外集》内载此诗，乃知欧非欧静也；参之范集，又无，意或范集失收耳。盖滕乃范之相好同年，二本俱曰仲淹；曼卿真宗时已死，何谓宝元年书？是知欧静则讹也。况诗比旧为多，故特录于稿而注于下，句下人名一二不同，姑仍旧耳。

剑联句曰：圣人制神兵，以定天下厄；蚩尤发灵机，干将构雄绩；橐龠天地开，炉冶阴阳辟；南帝输火精，西皇降金液；炎炎昆冈焚，汹汹洪河擗；雷霆助意气，日月沦精魄；神气不在大，错落就三尺；直淬灵溪泉，横磨太山石；雌雄威并立，昼夜光相射；提携风云生，指顾烟尘寂；坚刚正人心，耿介志士迹；初疑成夏鼎，魑魅世所适；又若引吴刀，犀象谓无隔；截波虬尾滑，脱浪鲸牙直；顽冰挂断崖，皎月垂孤隙；河角起慧芒，云罅露秋碧；晓镡星斗躔夜匣龙蛇宅；舞酣霰雪回，弹俊球琳击；鲜摇霄水光，腻刮湘江色；青蛟渴雨瘦，素虺蟠霜瘠；清音锵以鸣，塞姿坚且泽；鬼类丧影响，佞党摧肝膈；一旦会神武，四海屠凶逆；周王奉天讨，商郊千里赤；楚子扬军声，秦师万首白；祥辉贯吴越，杀气横燕易；为君斩巨鳌，四极可指画；为君决长云，三辰乃焕赫；无使化猿翁，辱我为幻惑；无使暴虎人，屈我众仇敌；尊严汉冠冕，左右舜干戚；功成不可留，延平空霹雳。

鹤联句曰：上清降灵气，钟此千年禽；幽闲靖节性，孤商伯夷山；岳湛有仙姿，钧韶

无俗音；目流泉客珠，翅重羽人衿；毛滋月华淡，顶粹霞光深；腾汉雪千仞，照溪霜半寻；纡啄砺青铁，修胫雕碧琳；岩栖小鸡树，泽饮卑牛涔；鸾凰自埙篪，燕雀徒商参；独翘耸琼枝，群舞倾瑶林；病余葭露零，梦警松风吟；静嫌鹦鹉言，高笑鸳鸯淫；金精冷澄澈，玉格寒萧森；洁白不自持，腥膻非所任；稻粱不得已，虮虱胡为侵；风流超缟素，雅淡绝规箴；天池忆鹏游，云罗伤鹰沉；相亲长道情，偶见消烦襟；西汉惜冯唐，华皓欲投簪；南朝仰卫玠，清羸疑不禁；端如方直臣，处群诚足钦；介若廉退士，惊秋犹在阴；几消鹰隼鸷，羁簪俄见临；还嗤鸟鹭贪，弋缴终就擒；颉颃清霄垠，飘飘沧海浔；乘轩乃一芥，空笼仍万金；片云伴遥影，冥冥越烟岑；长飚送逸响，亭亭出霜砧；蓬瀛忽往来，桑田成古今；愿下虞舜庭，鼓舞薰风琴。

二篇共六十二韵，欧最为多也。

佳句人先道

予友虞子匡元良，质美年少，志学有过人处；虽补弟子员，不屑于时义也。予契且敬，每有作，辄过商议。或为易数字，则首肯焉；多即挥去曰："非己作也，可盗名乎？"一日，次韵题人之扇，有联云："瓦樽频泛绿，银烛短烧红。"予叹赏久之，既而观《因话录》，有三红秀才应子和诗曰："两岸夕阳红，风过落花红，蜡炬短烧红。"遂惊且笑，始知所谓好句人先得，达者所见略同也。

牡丹诗

牡丹色夺众花，谱以为花王也。吟咏必须'天香国色"四字，唐人用之已多，后人不复再用，不知非四字不能称此花也。吾友金茂之珊，苦吟学杜，常有二联云："色疑倾国罕，香忆自天来。"又云："信知国内真无色，浪说天边别有香。"可谓善用四字者也。如元夕诗，必须用"凤辇"、"鳌山"方称，王禹玉应制诗，以诸人皆用而己则曰："双凤云中扶辇下，六鳌海上驾山来。"此为绝唱，金亦效此之变化也。

切　对

余与王荫伯一槐同窗最久，少时同出迎送。每途间，必得自然一对，以较胜负。今皆忘之，尚记一二，如里仁坊，乡义巷；三叉路，十字街；火烧榛，风绉栗；癸辛街，子午谷；一德格天，五经扫地；夏雨分牛脊，秋风贯驴耳；死人头边有活鬼，强将手下无弱兵；临邛道士鸿都客，锦里先生乌角巾；屋檐下天灯，楼板上地铺。可谓天生切对也。

五步诗

史育，唐开元中上书自荐能诗，谓"子建七步，臣五步之内可塞明诏"。明皇试以除

夜、上元等诗，遂应口而出。除夜云："今岁今宵尽，明年明日来；寒随一夜去，春逐五更回。气色空中改，容颜暗里催；风光人不觉，移入后园梅。"上称赏，授左监门卫将军。诗话皆以为王涯者，殊失考索也。予尝又思此诗亦如柳公权应诏韵，边城赐衣适时之作，无复停思。文宗遂有"子建七步，尔乃三焉"之说，恐三步、五步之时，句亦未能尽耶。

洪遂初

洪春，字遂初，正统间府学茂才也，有诗名，题《韩信》云："若使英雄早见机，奇谋肯立汉邦基；囊沙破敌功虽大，蹑足封齐事已非。既已无心从蒯彻，何缘执手教陈豨；未央宫里当时事，千载令人泪湿衣。"一日，接豸使戏嘲同舍二绝云："不是青云不致身，自嗟无学久因循；七年米帐今朝算，落得儒巾博吏巾。"同舍怒曰："使再有诗，必告师长也。"又云："落得儒巾博吏巾，只缘造物不由人；雨窗昨夜成痴梦，仿佛诗魂到八闽。"众哄笑而散，且不省其意，以为心病也。既三日，豸使谒先圣，首命说书，果以不合，黜为福建省掾。既至，左相集诸曹散荔枝，遂初献诗曰："五月闽南荔子丹，摘来宜荐水晶盘；色欺鹤顶霞新染，光夺龙睛露未干。曾得汉皇陪上苑，又随星骑贡长安；紫微垣底分尝处，顿觉琼浆溢齿寒。"左相为之叹赏，留以教诸公子。既而期满赴京，襄城闻之，亦请作西宾，甚相得也，几欲奏保教职。一日，偶至书院中，见案上一帙，观之，乃春画也。每幅有洪诗，多淫言狎语，遂为逐客杭痒。人国初，无诗人，而遂初为首唱，有《玉岑集》行世，前诗俱无也。

词非欧阳作

王铚《默记》记欧阳文忠公私甥女事，为此降官，事亦详矣。而《钱氏私志》又述其自作之词曰："江南柳，叶小未成阴，人为丝轻那忍折，莺怜枝嫩不胜吟，留取待春深。十四五，闲抱琵琶寻，堂上簸钱堂下走，恁时已留心，何况到如今。"盖甥女依公时，方七岁故也。予意公因甥女无依，领回方七岁，公何便有此心，况此词后一拍全似他人之说公者。但事之有无，未可与辨；词非公为，决然也。或者钱世昭因公《五代史》中多毁吴越，故抵之。如落第士子作《醉蓬莱》以嘲公也，读者理推。

诗文似

旧云：韩诗似文，杜文似诗。予谓韦应物律诗似古，刘长卿古诗似律；子瞻词如诗，少游诗如词，固一病也，然亦因性所便，习而使之然耳。

陈　修

世传梁颢八十登第，洪容斋《随笔》辨明其生年致仕之岁，甚为明白；谢表之联，好

事者为之也。《鹤林玉露》载，绍兴中，黄公度榜第三名陈修。唱名时，高宗问年岁何？对曰："七十三矣。"问有几子？对曰："未娶。"遂诏宫人施氏嫁之。时人戏曰："新人若问郎年纪，五十年前二十三。"此则可谓真少太公之七年矣。《清暇录》又谓詹义登科后，解嘲曰："读尽诗书五六担，老来方得一青衫。逢人问我年多少，五十年前二十三。"《清波杂志》又以谓闽人韩南，未知孰是。

九僧诗

宋时诗僧最多，如祕演、惟俨、参寥、善权辈，皆与欧、苏、秦、黄、石曼卿友善，故名重一时。又有九僧者，同出一时，欧阳公尝慕之，云集已亡。《温公诗话》止载其名，考其诗，皆学贾岛、周贺。故谈释子者，以九人为倡，《瀛奎律髓》中多载其诗，今皆择诗一首并地以补其集，以见九僧之名也。

《剑南希书送可伦赴广西转运凌使君见招》云："别语畏残漏，心悬瘴海边；回期无定日，去路极遥天。苦雾沉山郭，寒沙涨湿田；几消寻使府，清语废闲眠。"

《金华保暹早秋闲寄宇昭》云："窗虚花簟明，微觉早凉生；深院无人语，长松滴雨声。诗来禅外得，愁入静中平；远念西林下，相思合慰情。"

《南越文兆宿西山精舍》云："西山乘宿兴，静称寂寥心；一径杉松老，三更雨雪深。草堂僧语息，云阁磬声沉；未遂长栖此，双峰晓待寻。"

《天台行肇郊居吟》云："静室帘孤卷，幽光坠露多；径寒杉影转，窗晚雪声过。茗味沙泉合，炉香竹霭和；遥怀起深夕，旧寺隔沧波。"

《贯城惟凤吊长禅师》云："霜钟侵漏急，相吊晚悲浓；海客传遗偈，林僧写病容。漱泉流落叶，定口集鸣蛩；回首云门望，残阳下远峰。"

《淮南惠崇访杨云卿淮上别墅》云："地近得频到，相携向野亭；河分冈势断，春入烧痕青。望久人收钓，吟余鹤振翎；不愁归路晚，明月上前汀。"

《江南宇昭幽居即事》云："扫苔人迹外，渐老喜深藏；路僻闲行远，春晴昼睡长。余花留暮蝶，幽草恋残阳；静日空林下，孤禅念石霜。"

《峨眉怀古寺居寄简长》云："雪苑东山寺，山深少往还；红尘无梦想，白日自安闲。杖履苔痕上，香灯树影间；何须更飞锡，归隐沃洲山。"

《沃洲简长送僧南归》云："渐老念乡国，先归独羡君；吴山全接汉，江树半藏云。振锡林烟断，添瓶涧月分；重栖上方定，孤枕雪中闻。"

梅花诗

"冽冽北风吹倒人，乾坤无地不生尘；胡儿冻死长城下，始信江南别有春。""我家洗砚池边水，朵朵开来点墨痕；不要枝头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右二诗世传为王元章作也，故予于其传亦载后绝。然考《竹阁集》又无，后得止庵周大参抄本一书，知前乃太

祖之作，后乃刘伯温之作，一时事也。盖伯温因太祖有疑而召至，时正梅开于雪中，太祖前作，固有意焉；而刘之诗，尤明白其心事，于是君臣相好如故也。

宾月堂诗

“人生自是人间月，客亦天边寄此身；彼此虚空无着处，谁欤是主复谁宾?”此诗乃元人梁隆吉者，而同时许献臣集中亦有之，至此二人友善，一时不知何人误写，后人因而误刊也。如“春水满泗泽”一首，乃顾长康诗，亦误编入陶彭泽集中，亦此类耳。

济颠化缘疏

“佛首一尊，身光万国，历四朝之文物，满三世之因缘。独露半肩，光掩身中之月；全彰众相，毫分额上之殊。一举首，一低头，只此便是弥陀佛；或扬眉，或瞥瞬，何处更参慈世尊。气象清新，规模宏大；雪霜凌烁，风雨洗磨；屋势压头，人难住足；神鬼近将于悲泣，幡华莫称于庄严；虽凭后学维持，实赖众人着力。欲更新好，宁免经营；郢斧般斤，日下指挥于风动；明珠大贝，目前立望于云齐。豁开欢喜善门，便是菩提径路。雕甍画栋，山光摇翡翠之寒；风铎云窗，湖水倒琉璃之碧；民阊有庆，皇极无疆。”右济颠之疏，为大佛者也。济颠乃圣僧，宋时累显圣于吾杭湖山间，至今相传之事甚众；有传记一本流于世，又有小石像于净慈罗汉堂。此疏墨迹，见存西湖大佛寺，大佛即始皇缆舟之石是也。

神仙太守

华亭张东海弼，人品诗字，成化间一时之望。休致既早，子皆成名，殊无一事累心。苏州别驾周德中，以其为神仙太守；而张尝制十绝以答之，见其无仙，并跋朱子托名邹訢为戏耳。又有长短句一篇，意尤端古，皆予家所藏，今文集中无也。因录诗三首并歌于稿，庶不没东海人品正大而才思不凡也。

诗云：“归休太守似神仙，布被蒙头日夜眠；却怪门前来热客，马蹄踏破紫芝烟。”“古今何处有神仙，鹤驾鸾骖总浪传；莫信空同邹道士，刀圭人口亦徒然。”“欧阳自号无仙子，卓识真知冠古今；弱水蓬莱在何处。愚失白骨紫苔深。”歌曰：“东海先生归也，南安太守新除，一挑行李两船书，被人笑道痴愚。书也书，寒不堪穿，饥不堪煮，收拾许多何用处？况而今日发苍颜，坐黄堂之署，乘五马之车，那得工夫再看渠？又将载到南安去，古人糟粕，谁味真腴？枉说道，黄卷中，时与圣贤相对语。”

花间词名

归国遥　酒泉子　定西番　河渎神　遐方怨　思帝乡　蕃女怨　荷叶杯　上行杯　思

越人　三字令　竹　枝　河　传　摘得新　离别难　相见欢　醉公子　感恩多　满宫花　蝴蝶儿　赞成功　西溪子　中兴乐　接贤宾　赞浦子　女冠子　甘州遍　纱窗恨　柳含烟　月宫春　恋情深　贺明朝

右三十二词，乃《花间集》之名也，《草堂诗余》诸本之所无。今作词者，不惟不填此调，亦不知有此名耳。予故于三十四卷中，已言《花间集》为词家之祖，今复特录其名以见之，则南词始于唐也无疑。

旌旗日暖龙蛇动

杜子美《早朝》诗有“旌旗日暖龙蛇动”，虞伯生注：“龙蛇动，谓旌旗上雉尾也；惟日暖，故旗影动耳。”予以古者交龙为旗，析羽而注于旗竿之首曰旌，今日暖则旌旗飞扬，其上见龙蛇之动也。以雉尾释之，又以为影，恐非。

雪　诗

元末张雨字伯雨，号句曲外史，钱塘黄冠也，有诗、字名。予尝于一士夫家见袖轴一卷，外史首有《山居雪霁》诗一律，后多名笔次韵，今止记忆数首，是皆无集可观者。录之于左，并书姓氏爵里。

外史诗曰：“日光玉洁千峰立，映雪时晴一气疑；当书炉亭催扫巷，犯寒渔艇借收冰。松皮石裂号饥鼠，窗隙尘消扑冻蝇；青茁菜芽浑可爱，倩谁春馈卷红绫。”

张翥自京来杭，和曰：“窈窕砌阿人迹断，隐居学道自神凝；岩头鹤下松无雪，石底龙蟠水下冰。酿酒春瓶浓胜乳，抄书云笈细和蝇；多君肯念还京客，为织春袍柿蒂续。”

黄缙走笔和曰：“雪中乘兴真奇事，无奈舟胶水始凝；朝士白头惭独步，仙人赤脚傲层冰。招来尽是鸡群鹤，超附空惭马尾蝇；夜久松龛同拥毳，绝胜僵直有青绫。”

愈友仁追和曰：“湖上千峰尽失青，湖光十里未消凝；吟诗细嚼梅花蕊，煮茗潜敲涧壑冰。东郭忍寒行似鹤，南屏痴醉坐如蝇；相过内相知乘兴，盛服犹披旧赐绫。”

翥字仲举，先晋宁人，父官于杭，因家钱塘，官至学士。缙字缙卿，义乌人，官至学士。俞字文辅，仁和人，国初会元也。

艳词不可填

昔僧秀关西与黄山谷曰：“作诗无害，惟艳歌小词可罢之。”山谷笑曰：“殆空中语耳，终堕此恶道耶?”师曰：“若是以邪言荡人淫心，使彼由汝犯法，恐不止堕恶道而已。”黄自此不作艳词。予尝思此甚为有理，惟词曲尽说情思，非若诗之蕴藉悠扬也，如柳耆卿《昼夜乐》一词云：“秀香家住桃花径，算神仙才堪并。层波细剪明眸，腻玉圆搓素颈。爱把歌喉当筵逞，遏天边乱云愁凝，言语似娇莺，一声声堪听。雕房饮散帘幕静，拥香衾，欢心称，金炉麝袅青烟，凤帐烛摇红影，无限狂心乘酒兴，这欢娱渐入佳境。犹自怨邻

鸡，道秋宵不永。”此虽赠妓，真可谓狎语淫言矣。宜戒之。

戒石铭

戒石铭始于蜀王孟昶，颁令箴于天下州邑，其文二十四句至宋太宗删繁择取“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一十字六颁行天下。至高宗绍兴间，复以黄庭坚所书，命州县长吏刻铭座右。本朝则立于甬道也。至元癸巳，吾浙浙西别有四句：“天有昭鉴，国有明法。尔畏尔谨，以中刑罚。”

钱塘十咏

友人家得钱塘十景诗，句法似国初人者，然题目以钱塘名，诗中用樟亭、柳桥，又似唐宋人者，考之旧志亦无，实昔贤之所遗也。特录于稿，庶后人可演而为志。

东海朝暾

绀雾彤霞烂不收，海门东望浪花浮；趫腾渤澥三千界，照耀阎浮四百州。旸谷神龙同变化，高冈鸣凤自喧啾；近来谁有宾王句，试与重登鹭岭楼。

西湖夜月

碧玻璃浸玉芙蓉，十里金波夜欲熔；殿里素娥春睡醒，镜中酉子晚妆浓，羽衣人梦来孤鹤，铁笛惊心起卧龙；欲问蟾宫乞灵药，朗吟飞过两高峰。

云石樵歌

云山深处有遗民，学不逢时且负薪；扣角何须歌白石，烂柯聊且避红尘。母能忍痛思曾子，妻却羞贫弃买臣；郊薮安能隐麟凤，皇家结纲近来频。

冷泉猿啸

冷泉亭下北山陲，曾见雌雄共引儿；惯听山僧朝说法，能随木客夜吟诗。松坡日暖人游后，蕙帐风寒鹤怨时；惆帐遗音无处觅，竹溪啼老野棠枝。

浙江秋涛

怒挟西风势未休，滔滔何处觅安流；青山隔岸分吴越，白浪排空逼斗牛。铁箭有灵来昨日，素车遗恨已千秋；晚来试倚樟亭立，枫叶芦花满眼愁。

北关夜市

地远那闻禁鼓敲，依稀风景似元宵；绮罗香泛花间市，灯火光分柳外桥。行客醉窥沽酒幔，游童笑逐卖饧箫；太平气象今犹古，伫听民间五裤谣。

孤山霁雪

雪后孤山拥画图，天开霁色炫冰壶。三竿晓日消残冻，一脉眷泉入里湖。放鹤山童笼未启，观梅野客杖先扶；就中风味谁能识，活火烹香付茗炉。

两峰白云

西子湖西两翠岑，高连云气易晴阴；荒唐不入襄王梦，变化能为傅说霖。常隔游人千里目，频回孝子百年心；几番僧寺黄昏后，更碍钟声出远林。

九里孤松

曾向林间构小窗，卧着苍翠拥旌幢；雄声绝似闻三峡，秀色何须揽九江。自与竹梅谐旧约，不随荷桂入新腔；试观树杪悠扬处，疑是盘空白鹤双。

六桥烟柳

绿暗青浓乍有无，晓鸳啼罢尚藏乌；随风不入五侯宅，带雨半遮西子湖。舞彻细腰曾擅楚，因酣娇眼欲倾吴；苏公旧日经行处，夹道低迎鹊尾炉。

卷三十二　诗文类

意殊句同

唐崔道融《题班婕妤》曰："宠极辞同辇，恩深弃后宫；自题秋扇后，不敢怨春风。"曹邺《题庭草》曰："庭草根自浅，造化无遗功；低回一寸心，不敢怨春风。"元陈自堂《题春风》曰："着柳成新绿，吹桃作故红；衰颜与华发，不敢怨春风。"三诗句意相似，而工拙自异；首诗婉转含蕴，着题说到不怨处；第二诗婉转亦工，似无蕴藉矣；第三诗直致，全无唐人气味。若曰元诗巧而成唐晚风，信乎哉！

感慨诗

尝记刘后村诗云："刮膜良方直万金，国医曾费一生心；谁知垂髻携篮者，也有盲人问点针。"又高骈诗云："炼汞烧银二十年，至今身在药炉边；不知子晋缘何事，只学吹箫便得仙。"二作立意相同，借喻婉转，感叹不遇深矣。

颜鲁公诗

宋李无悔，东坡友也，有《读颜鲁公碑》诗云："平生肝胆卫长城，至死图回色不惊；世俗不知忠义大，百年空有好诗名。"予以"诗"字改"书"字，尤得其实。

集　句

集句起于宋荆公、曼卿，可谓绝唱。予幼时尝见襄府纪善长乐载天锡维寿所著《群珠摘粹》，板镂浙藩，皆集唐、宋、元人之诗为律，对偶亲切，浑然天成，亦可影响王、石。今板毁矣，不知海内尚存否。又吾杭沈履德行，有集古宫词梅花等诗，今行于世，似不及于戴，然读之亦有宛然天成、全无斧凿痕者。后闻沈有《集古稿式》，分门摘句，先已排定起联结句，但临时咏何事，即攒成之耳。但不知戴亦如此否耶？今特录戴二律，用书于左，以见其工致。

《题诸葛孔明像》云：铁马云骓久绝尘，称吴称魏已纷纷；平生艰苦思兴汉，一段清真尽属君。自愿勤劳甘百战，莫将成败论三分；晴窗写罢《出师表》，目断西南日暮云。

《秋闺》云："久病情怀偶自如，挑灯细读寄来书；苍茫岭海三年别，仿佛尘埃数字余。月坠檐牙人睡了，风生荷叶酒醒初；分明更想残宵梦，梦里频频却见渠。碧落香销兰露秋，银河依旧隔牵牛；清风未许同携手，好月那堪独上楼。归信几番劳远梦，愁心一倍长离忧；玉颜自古为身累，画向丹青也合羞。

观此，真可谓化腐成奇，岂直雕虫小技而已耶？予每每羡之，尝集五言者亦庶几也；至于七言长篇，似亦难工。尝因顾都宪璘寄命集句，遂以四律赠之，人谓画出一东桥也。盖顾言峻行直，豪杰之士，每轻爵求养；又忤当道而为所劾，于瑛独有相知之雅焉。故四首皆实事也。今亦录于左：

海内文章伯，如公有几人？直辞才不世，爽气见殊伦。处士祢衡俊，居官召伯邻；高名前后事，直取性情直。

帝念深分阃，殷忧遣使臣；白云常满目，落日恐行人。上疏乞骸骨，高堂有老亲；终能成大孝，用意始知神。

达人轻禄位，际遇复清朝；贝锦无停织，寒松竟后凋。本心如日月，来往任风潮；应笑灵均恨，何须强问鸮。

相望东桥别，苍茫岁暮天；酒阑更鼓起，夜久烛花偏。别路千余里，从今又一年；虎

头金粟影，怀德自潸然。

又李宪长嵩祥分巡山西时，四年之寇，一日擒绝。朝廷有金帛之赐焉，亦赠四律，次第其事云：

戎马交驰际，疮痍府库贫；关河三晋路，门户几忧辛。杀气横千里，烽烟望五津；那堪正漂泊，回首一伤神。

寇虐动西垠，殷优遣使臣；十年不解甲，何日小康辰。前后徒言隔，驱驰丧我真；还闻献士卒，余孽尚纷纶。

飞檄佇文雄，登坛拜总戎；犒兵随拒后，诸将指挥中玉帐初鸣鼓，天山早挂弓；击辕歌至世，天地荷成功。

文武成功后，崇恩降紫宸；荣光披锦绣，赐予出金银；安石名高晋，廉颇出将频；无由睹雄略，聊尔一呻吟。

化绵衣疏

吴天祐，江西丰城人，寄食于杭东塘陈廷彩家，冬无衣絮，陈子蒙调之曰："能作疏文，当为化主。"乃作疏曰："伏以捉衿露肘，谁怜子夏之贫；冬暖号寒，可免昌黎之叹。含羞在己，贻笑于人；切念天祐，半生若蚁，一拙如鸠。身常苦饥寒，颇类吟诗之贾岛；志不在温饱，愧非及第之王曾。虽字颇能识而书颇能读，然寒不能衣而饥不能食。灞桥踏雪，难堪手足之凌兢；剡木乘舟，无奈身心之颤掉。邺侯万卷亦徒耳，范叔一寒如此哉！幸托身依桑柘之乡，而长者擅丝绵之利。深筐大箔，价轻千镒之黄金；温茧柔绵，色莹三冬之白雪。眼见之而忽热，心欲之而难言；既民胞物与之同然，岂推食解衣而不可。惠而好我，实为道谊之交；勉尔求人，不觉言辞之拙。分我一团和气，奈他千载岁寒。高谊难忘，服之于膺而佩之于背；众轻易举，与不伤惠而取不伤廉。袁安免僵卧于洛阳，师道不忍寒于郊祀。若肯结缘秀士，也胜布施山僧。十竭朱门，何谓满头之风雪；一吹邹律，顿回幽谷之阳春。遍告斯文，图成善事。谨疏。"陈氏父子遂劝习举子业，为之占籍仁和。后膺甲子乡荐，而陈氏之门，自是无祐之迹矣。

茅浦诗

"鄞县城东有旧祠，冕旒遗像俨容仪；母贤昔著三迁教，子圣今为百世师。故里尚存羞俎豆，新碑还刻断机丝；焚香拜手登车去，千古无忘义利辞。"此鄞县孟子祠碑诗也，乃建文时泰兴茅浦所作。浦字大芳，后死节靖难，观结句，已可占知为人。今世止知其字，虽志亦然。闻碑已铲去年号，余字似亦有损，吾友曹进士过而录回，予特置稿。

杨柳枝

杨柳枝，即古折扬柳枝义也。本歌亡隋之曲，故陈子昂有诗云："万里长江一带开，

岸边杨柳几千栽；锦帆未落干戈起，惆怅龙舟去不回。”刘禹锡曰：“扬子江头烟景迷，隋家宫树拂金堤；嵯峨犹有当时色，半蘸波中水鸟栖。”又韩琮云：“昌乐隋堤事已空，万条犹舞旧春风。”晋和凝云，“万枝枯槁怨亡隋，似吊吴台各自垂”是也。

后白居易有爱妓樊素善歌，小蛮善舞，故尝为诗曰：“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年既高迈，小蛮方丰艳，乃作《杨柳枝辞》以托意曰：“一树春风万万枝，嫩于金色软于丝；永丰西角荒园里，尽日无人属阿谁?”及宣宗朝，国乐唱是辞，帝问谁制？永丰在何处？左右具以对。时永丰坊西南角园中，有垂柳一株，柔条极茂，因命使取二枝植禁中。居易感上知名，且好尚风雅，又作一章云：“一树飘残委泥土，双枝荣耀植天庭；定知玄象今春后，柳宿光中添两星。”故后卢贞等和其题曰：“一树依依在永丰，两枝飞去杳无踪；玉皇曾采人间曲，应逐歌声入九重。”刘禹锡曰：“塞北梅花羌笛吹，淮南桂树小山词；请君莫奏前朝曲，听唱新翻杨柳枝。”此自是为白氏杨柳枝而作也，今人浑为一题，莫知其故。而六朝乐府收之，亦不辩也；不然，乐天之前，已有其诗可知矣。

及唐人咏此题极多，偶尔记忆，因录出其一韵者，置之于左，庶可以见先贤用意之工拙也。刘禹锡诗云：“花萼楼前初折时，美人楼上斗腰肢；如今抛掷长街里，露叶如啼欲恨谁？城外西风吹酒旗，行人挥袂日西时；长安陌上无穷树，惟有垂杨管别离。”白居易曰：“红板桥边青酒旗，馆娃宫暖日斜时；可怜雨歇东风定，万树千条各自垂。”韩琮曰：“枝头纤腰叶斗眉，春来无处不成丝；灞陵原是多离别，少有长条拂地垂。”温庭筠曰：“陌上河边千万枝，怕寒悉雨尽低垂；黄金穗短人多折，已恨东风不展眉。”杨巨源曰：“江边杨柳绿烟丝，立马烦君折一枝；惟有东风最相惜，殷勤更向手中吹。”然当时传诵，惟刘、白为最。而晚唐薛能又谓：“刘、白之句，虽有才思，似太拘僻，且宫商不高，遂作十九首以压之。”今亦举一韵者二首，以见工拙：“潭上江边嫋嫋垂，日高风静絮相随；青楼一树无人见，正是女郎眠觉时。”又曰：“刘白苏台总近时，当时章句是谁推？纤腰舞尽春杨柳，未有侬家一首诗。”其妄自尊大如此，以今较之，岂能追刘、白酝籍之万一耶？

又古《折杨柳行》可谓甚古，谢灵运尝一作之，余不多也。复有《月节折杨柳》，虽是古辞，则似近于唐人意矣。

杨太后宫词

“瑞日瞳昽散晓红，乾元万国佩丁东；紫宸比使班才退，百辟同趋德寿宫。”
“元宵时雨赏宫梅，恭请光尧寿圣来；醉里君王扶上辇，銮舆半仗点灯回。”
“柳枝挟雨握新绿，桃蕊含风破小红；天上春光偏得早，嵯峨宫殿五云中。”
“溶溶太液碧波翻，云外楼台日月闲；春到汉宫三十六，为分和气到人间。”
“晓窗生白已莺啼，啼在宫花第几枝？烟断兽炉香未歇，曲房朱户梦回时。”
“一帘小雨怯春寒，禁籞深沉白昼间；满地落花红不扫，黄鹂枝上语绵蛮。”
“上林花木正芳菲，内里争传御制词；春赋新翻入宫调，美人群唱捧瑶卮。”
“海棠花里奏琵琶，沉碧池边醉九霞；禁籞融融春日静，五云深护帝王家。”

“后院深沉景物幽，奇花名竹弄春柔；翠华经岁无游幸，多少亭台废不修。”
“天申圣节礼非常，躬率群臣上寿觞；天子捧盘仍再拜，侍中宣达近龙床。”
“水殿钩帘四面风，荷花簇锦照人红；吾皇一曲薰弦罢，万俗泠泠解愠中。”
“绕堤翠柳忘忧草，夹岸红葵安石榴；御水一沟清彻底，晚凉时泛小龙舟。”
“薰风宫殿日长时，静运天机一局棋；国手人人饶处着，须知圣算出新奇。”
“宫殿钩帘看水晶，时当庚伏炽炎蒸；翰林学士知谁直，今日传宣与赐冰。”
“云影低涵柏子池，秋声轻度万年枝；要知玉宇凉多少，正在观书一夜时。”
“琐窗宫漏滴铜壶，午梦惊回落井梧；风递乐声来玉宇，日移花影上金铺。”
“凉生水殿乐清游，钓得金鳞上御钩；圣德至仁元不杀，指挥皆放小池头。”
“凉秋结事斗尖新，宣入毬场尚未明；一朵红云黄盖底，千官下马起居声。”
“秋高风动角弓鸣，臂健常嫌斗力轻；玉陛才传着御箭，中心双中谢恩声。”
“思贤梦寝过商宗，右武崇儒治道隆；总揽权纲求治理，群臣臧否疏屏风。”
“用人论理见宸衷，赏罚刑威合至公；天下监司二千石，姓名都在御屏中。”
“家传笔法学光尧，圣草真行说两朝；天纵自然成一体，漫夸虎步与龙跳。”
“泛索坤宁日一羊，自从正位控辞章；好生躬俭超千古，风化宫嫔只淡妆。”
“击鞠由来岂作嬉，不忘鞍马是神机；牵缰绝尾施新巧，背打星毬一点飞。”
“宫槐映日翠阴浓，暑署应难到九重；节近赐衣争试巧，彩丝新样起盘龙。”
“角黍冰盘饵饤装，酒阑昌歜泛瑶觞；近臣夸赐金书扇，御侍争传佩带香。”
“一朵榴花插鬓鸦，君王长得笑时夸；内家衫子新翻出，浅色新裁艾虎纱。”
“帘幕深深四面盘，清和天气漏声迟；中宫阁里催缫茧，要趁亲蚕作五丝。”
“岁岁蚕登麦熟时，密令中使视郊圻；归来奏罢天颜悦，喜阜吾民鼓玉徽。”
“小样盘龙集翠裘，金羁缓控五花骝；绣旗开处钧天奏，御捧先过第一筹。”

右词予家所藏，后有洪武己未凌云翰跋，跋云：“宫词五十首，乃宁宗后所撰，理宗所书，有印‘幸坤宁秘玩’六字，与臣杜思忠摹刻六字。今亡二十首，他日得其全补之。”按《宋史》：杨后涉书史，知古今。此词为后所作无疑，但理宗子书母诗，不应用秘玩图书；而“幸”字或者“辛”字，理宗或是宁宗也。后人录讹，凌氏亦欠跋明耳。今并录之于稿。呜呼！此诗在元已亡其半，今不录出，湮没必矣，并记。凌云翰字颜翀，钱塘人，住湖墅，元之贡士也。

和杜《秋兴》

子美《秋兴》八首，诚冠绝古今之句，世言和者，只不自知而徒取效颦之诮。余友四明洪贯，字唯卿，尝为崇化令，素以吟咏自夸，晚年致政。群友戏曰：“汝能和杜《秋兴》，则吾辈当倾囊为君一醉也。”洪一夜吟成，人咸以为句格切肖，真有神助，不免于无病呻吟之诮，实出人人也，因录于左，庶不泯其才：

其一，时落千山瘦尽林，峰尖如剑列森森；海沙郭索饥呈穗，庭砌蜉蝣出俟阴。弟妹

存亡千里月，江湖风雨十年心；无端触目伤怀事，况复频添梦后砧。

其二：剑阁西连鸟道斜，上皇今喜到中华；题情诗寄沟中叶，卖卜人看海上槎。霜冷玉楼思旧帐，月明胡骑泣寒笳；秋来怀抱偏难遣，城上芙蓉又着花。

其三：岁月能消几局棋，白头空作楚囚悲；庙堂筹策非吾望，湖海疏狂似旧时。三辅关中围未解，六龙天上驾还迟；荒原战骨知多少，精爽谁无故里思。

其四：金殿笼香绕博山，鸾舆隐隐出花间；丹青日照麒麟阁，钟鼓声严虎豹关。海岳有灵裨圣治，华夷无路动天颜，五云影里帘开处，几忆趋跄到从班。

其五：山川震荡日无晖，尽道将军智力微；暂喜崤函鼙鼓息，又闻河洛战尘飞。于今世事知谁在，老我人情与俗违；江上草堂风雨恶，饭盘端不待鱼肥。

其六：西风吹浪打船头、白露寒凋玉树秋；金甲宝刀千骑老，紫薇黄阁几人愁。关河梦逐帘前燕，烟水情忘海上鸥；王粲近来消瘦尽，强携书剑客南州。”

其七：文皇身建救时功，四裔咸归覆帱中；西幸鸾舆悲险道，东还龙颧逐膻风。一身贫病头将白，三月天山火尚红；江畔秋云无限思，强歌巴曲醉巴翁。

其八：御沟流水带逶迤，粉黛三千映月陂；寒露不凋三秀草，野禽飞上万年枝。将军书报降王死，河汉星看织女移；乡梦秋来频到阙，分明龙衮玉端垂。

古诗今对

山阴正郎高居贤台，一日，会于友人金茂之家，言尝出差云、贵间，其地绝不知诗。因遇透才，即试一对，以古之时值暮春，则曰：“马踏红尘风力软”，众果无对者，余思自亦莫对。金曰：“吾有一对，惜乃古诗。”高以为戏，金曰：“‘鸡鸣紫陌曙光寒’，岂非天生对乎?”众客抚掌。金尝有“乾坤圣世空搔首”，久亦未对，予以“云雨巫山枉断肠”对之。又金课生徒一对曰：“人间自古无仙骨，池上于今有凤毛。”皆旧诗今对，天生而成。昔人有云：“天下无做不得之文字，惟有对不得之对。”观今高、金二群之句，又可见世未尝无无对者之对也。

凯风寒泉卷

钱塘郁士端，才能博雅，尝为县佐，好书画。余家世契，幼时见所藏有王维辋川图、钱选草虫图、戴进春晓图，皆冠绝古今名笔，并此望云正已、水天一色、城东别墅，共名十爱，其三，予忘之矣。郁没而十图入于郎仁宝之父大亨，大亨没而亡不知所。嘉靖癸未，仁宝复获此四图，然皆散碎零落，仍以装潢并为一轴，粘涤楼题其首曰：“凯风寒泉”，以寓有贤外孙之意。俾余跋之。予以各图虽天地间尤物，人得人失，公世玩好，复何计焉？盖此四图，又皆当时名公钜卿注意发扬，特为士端者，故若阴有鬼神呵护之，复归仁宝。呜呼！郁没而郎守之，郎失而今复之，殆五十年余矣。旧图宛然，岂非神人狮子之类欤？呜呼！郁氏子孙微矣，而仁宝方以文章名世，故不复于郁而复于郎，又非荆璞和

氏之遇也欤？噫！物固有数也。余自幼见，至今三百甲子，而复得题名其末，亦数也。感叹再三，书以入吾仁宝芸阁。右跋乃宪副徐汝容先生之笔；曰涤楼者，吾师侍御粘美中之号；其卷之诗文，皆一时名公所作。其事之奇，不能尽述也，故录其跋云。

诗异出处

“重名清望遍华夷，恐是神仙不可知；一举首登龙虎榜，十年身到凤凰池。庙堂只是无言者，门馆长如未贵时；除却洛京居首外，圣朝贤相复书谁??世多诵颔联而不知作者。旧尝闻乃宋刘昌言上蒙正之诗也，《事文类聚》又云：“张虞登进士第一题兴国寺壁曰：‘一举首登龙虎榜，十年身到凤凰池’。有人续云：‘君看姚晔并梁固，不得朝官未可知’。后果如言。”未知孰是，意张写刘诗，亦未可知耳。

张天锡

张锡，字天锡，别号海观，钱塘人也。天顺壬午领乡荐。春闱不偶，授山西大同府应州山阴县教谕，天资俊拔，下笔成文，诚八叉七步之才也。其豪放飘逸，则鲸吞海吸。而青楼红粉、名公钜卿争相迎递，远近无不知其名者。惜未大成而卒，至今人传之。家尝有竹数竿，作亭其间，名曰：“医俗”，因记之以颜于亭。然其文虽近谑，亦足致理，今举此可知其余也。

记云：“余退闲之志，既不可医，乃挂冠神武门，几二十祼；既而作老圃于家，种筼筜数十个，皆着鞭持节，因作小亭于其间，为柱六，覆以茅，取穷朴之意。坐于是亭，则清声戛玉，医耳之喧嚣；幽香细细，医鼻之铜臭；柯叶如翠，医目之蜃楼；笋供茶馔，医口之垂涎；虚心劲节，又可以医夫自满而失守者。因取坡老诗名之曰“医俗亭”。噫！自非圣人，孰无病？病非六淫，医非卢、扁，病各有医。故医贪夫以财，医夸夫以权，医好名之人以美誉，医好色之人以美女，而总医诸俗，则必于此亭焉。世有高粱画栋，而主人则俗者，何不一过此亭。然卢医不自医，何也？不能医泉石膏盲。”吁！观于此文，则麒麟楦、没字碑，可同也哉。

凤山休暑

贯云石，元功臣阿里海涯之孙，名小云石海涯，号酸斋。生而神彩秀异，膂力绝人，及长，折节读书，遂仕为翰林侍读学士。后称疾还江南，卖药于吾杭，人无识者，尝休暑凤凰山。有诗云。“路隔苍苔卒未通，泉花如发玉濛濛；蚊浮海近云窗湿，蚊怯山寒葛帐空。高枕不知秋水上，开门忽见暮帆乐；物华万态俱忘我，北望惟心一寸红。”又临终作辞世云：“洞花幽草结良缘，被我瞒他四十年；今日不留生死相，海天明月一般圆。”洞花、幽草，乃妾名也。予旧有其集，诗不满百，前律所未载也。今北山栖云庵，乃藏修之所。

东海题壁

华亭张东海汝弼，雅善作草书，诗有高致，虽历官粉署，而声华籍甚。玉署不能容，遂出守南安。南安，小郡也，以张故为名邦。朝觐至京师，因访于学士之宅。学士方有客，且轻郡守之名，却而不见，不知其为张也。东海题其壁，有“始知东阁先生贵，不放南安太守参”之句，拂袖而去。学士出见之，懊悔弗及，明日追之，已行矣。

箕诗改红白

尝有人召仙，请作梅花诗，仙箕遂写：“玉质亭亭清且幽”，其人云：“要红梅者”。即承曰：“着些颜色点枝头；牧童睡起朦胧眼，错认桃林去放牛。”又一箕题鸡冠花诗亦如此，改其诗云：“鸡冠本是胭脂染，洗却胭脂似雪妆；只为五更贪报晓，至今犹带一头霜。”

虎　歌

弘治初，钱塘安溪山多虎患，县令猎人捕之。一日而获三虎，县令献于镇守。镇府喜，加以美言奖之，然令实贪墨者焉。时有府办俞鸣玉，善谑，戏作诗嘲曰：“虎告使君听我歌，使君比我杀人多；使君若肯行仁政，我自双双北渡河。”亦得诗人之意焉。

东坡孤鸿词

东坡在黄州，作《卜算子》，山谷以为不吃烟火人语，至今传诵。其词云：“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时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汀冷。”予谓句则极精，托意深远，似不可以易解也。后见《词学筌蹄》解云：“缺月，刺明微也；漏断，暗时也，幽人，不得志也；独往来，无功也；惊鸿，贤人无所自，遂不安也；回头，爱君不忘也；无人省，君不察也；拣尽寒枝不肯栖，不偷安于高位也；寂寞吴江冷，非所安也。”以为得旨。但意鸿不木栖，今曰拣尽寒枝，未免背理，不若易枝芦耳。每每语人，人以予为是。

昨读《野客丛书》，方知所以，乃东坡在惠州白鹤观所作。惠有温都监女，颇有姿色，年十六而不肯聘人；闻坡至，相邻，温谓人白：“此吾婿也。”一夜，坡吟咏间，其女徘徊窗外；坡觉而推窗，则女逾垣而去。坡物色得其详，正呼王说为媒，适有过海之事，此议少寝。其女不久卒，葬于沙滩之侧。坡回，闻之怅然，故为此词也。

又隋李无操有《鸿》诗曰：“夕宿寒枝上，朝飞空井中。”似亦有木栖矣，自愧读书不多也。然又思东坡之事已矣，朱子解易，亦曰鸿不木栖，或得平柯，则可以安。今诗止用一“枝”字，终碍理耶。丛书无刻板，录之。

咏蜻蜓

王振鹏，元世祖时人，善诗画，仁宗赐号孤云处士。予幼时见有蜻蜓诗画卷于里中旌德观，诚妙笔也。诗有黍离之哀，想宋季之遗黎，其卷多名人题识，今亡矣。今以记忆者录之于左。其自题《蜻蜓》诗曰："露凉芳草晓风吹，纱翼轻明水影欹；莫便临平山下去，眼睛双眩碧琉璃。"末二句意其写图之时，必伯颜驻师皋亭之日，不忍故国垂亡而虏骑之觇杭，得诗人之比也。故和者云间张耳云："翠华销尽厉豫吹，四翼低飞两眼欹；秋水藕花摇落久，也愁点碎碧琉璃。"嘉禾周鼎云："蜻蜓偷眼藕花风，满地胡尘遮汉宫；怨入孤臣诗画里，百年遗墨洒啼红。"张世鸣云："花落清明阵阵风，临平山下旧行宫；蜻蜓不管兴和废，犹掠残香觅怨红。"平湖潘实云："不随沙鸟度凉风，款款孤飞过旧宫；十里湖山依旧在，野莲无主向谁红？"仁和夏时云："晓起胡尘涨满天，眼愁侧视吓腥膻；飞来小影风蒲外，红藕花开不及前。"仁和刘邦彦云："舞风点水得人怜，转盼双睛碧玉圆；莫向临平山不过，藕花风景不如前。"

卷三十三　诗文类

重作柏梁体

唐景龙四年正月五日，中宗移仗蓬莱宫，御大明殿，会吐蕃骑马之戏，因重为柏梁体联句一首。诗云：大明御宇临万方，顾惭内政翊陶唐，鸾鸣凤舞向平阳，秦楼鲁馆沐恩光，无心为子辄求郎，雄才七步谢陈王，当熊让辇愧前芳，再司铨管恩可忘文江学海思济航，万邦考绩臣所详，著作不休出中肠，权豪屏迹肃严霜，铸鼎开岳造明堂，玉醴由来献寿觞。呜呼！此中宗所以点筹于后也。柏梁之作，君与臣下而已，未闻后与公主、昭容可与也。太宗作宫词，使虞世南和之，而虞尚以体非雅正，不奉诏。今君臣后妃外及夷人，杂然赓酬，恬不为怪，不知当时何无世南者也。

巾　诗

正德中年，京都士人忽焉以巾易帽，四方效之。然巾本古冠服也。一时变更，自觉骇异；况贩夫走卒，亦有戴之者，以其价廉易办耳，殊可恶也。于是予有俚语四句，以咏人人。俚曰："忽出街衢不奈看，今时人物古衣冠；望尘走俗人心厌，况又庸人戴一般。"友人孙体时，一日戴巾来访，恐予诮之，途中预构一绝。予见而方笑，孙对曰："予亦有巾之诗，君闻之乎？"遂吟曰："江城二月暖融融，折角纱巾透柳风；不是风流学江左，年来寒马不生骔。"二人相对一笑。孙善诗、字，杂作尤佳，一时有声场屋，惜不能一第而卒。

唐为晋讳

晋史中台星坼时，以为大异，张华等应其祸；唐太宗《咏司马彪续志》却云“政宣竹律知，时平玉条备。”岂非唐为晋讳耶？

诗文论于肃愍是非

窃论程篁墩作《于肃愍旌功录叙》有曰：“当景帝之不豫也，公与廷臣上疏请复宪庙于东宫，期必得请乃已。疏再上，至厥门，而石亨等以是夕奉迎英庙于南宫，复位改元。用大学士徐有贞策，即诬公等以大逆，下之狱。给事中王镇等为之廷劾，至言臣等与于某誓不同朝，左都御史萧维祯等为之廷鞫，则谓于某等意欲迎立外藩，以危宗社。奏上，英庙持之，而有贞进曰：‘非此，今日之事为无名！’由是议决。盖国史所书。炳如日星，而天下之所共闻者也。呜呼！自昔权奸将有所不利于忠勋之臣，则必内置腹心，外张羽翼，蛇盘鬼附，相与无间，而后得以逞焉。若汉太尉李固之死梁冀，宋丞相赵汝愚之死韩侂胄，与肃愍公之死石亨，一也。夫以胡广京镗执政，而马融为之草奏，李沐为之疏诋，司刑之臣又相与文致之，而后衣冠之祸成。故窃以为肃愍公之死，虽出于亨，而主于柄臣之心，和于言官之口，裁于法吏之手，不诬也。首祸之罪，则通于天矣！春秋讨贼，必先党与，亦乌可缄默而自异于孔氏之家法哉！”此段可谓得当时事情之实，而断之明决也。

李空同为《于公祠堂记》，有曰：“予观今人论肃愍公事，未尝不酸鼻流涕焉，盖伤为臣不易云。夫事莫大于君出、虏入、排迁、主战，四者旦夕之势，而存亡之判也。乃今人议则异是。或见鲍庄事，辄曰：‘夫葵犹能卫其足，然独不思勇士不忘丧其元乎？’孟子曰：‘所欲有甚于生者，故生而有所不用也。’然将军蠡、留侯良，功成身退，天下两高焉。此又何焉？呜呼！难言乎，难言乎。岂所谓计免者非忠，贪盛者，违智坎？而贼酋拥太上皇于大同城下，勒降也。大同人登城谢曰：‘赖天地宗社之灵，国有君矣！’至宣府城下，宣府人登城谢曰：‘赖天地宗社之灵，国有君矣！’至京城下，京城人又谢曰：‘赖天地宗社之灵，国有君矣！’于是公飏言曰：‘岂不闻社稷为重，君为轻，斯言也！’事以之成，疑以之生者与？且太子之易，南宫之锢，二者有能为公恕者否耶？公有不如意，辄拊膺忿曰：‘此一腔血竟洒何地！’闻其言，孰非酸鼻流涕者而独咎予也？呜呼！伤乎。伤乎。”此段可谓既能明于之功与心，又能推原致祸，反复变化，文益奇而公益崇，读之真为酸鼻也。不知《文刺史漫抄》云：锢南宫，易太子，为公之罪。予已辩之矣。近时郑继之诗又曰：“虽重获罪戾，社稷功不小。”不知何罪戾耶？可笑，可笑。

杜韦娘

“高酱云鬟新样妆，春风一曲杜韦娘；司空见惯浑闲事，恼断苏州刺吹肠。”此诗《唐宋遗史》以为刘禹锡罢苏州，过杜鸿渐饮，醉宿传舍。既醒，见二妓在侧，惊问之，曰：

“郎中席上与只空诗，因遣某来。”问何诗，答以前诗。《唐诗纪事》亦曰：禹锡赴吴台，扬州大司马杜鸿渐命妓侍宴。《类聚》又以为韦应物过鸿渐之事。予意刘禹锡、韦应物皆为郎中，皆刺史苏州，但鸿渐未尝为司空，且大历四年死矣；韦在苏州，乃贞元间，去杜死日廿余年；刘在苏州，元和间，又远矣；韦、刘且不论，决非鸿渐必然。考之元和间，杜佑为淮南节度，正扬州之地，工部侍郎之升也，必误写为杜鸿渐。否则为白乐天，正与韦、刘同时，又皆狎浪诗酒者也。

啄　木

啄木，本名鴷也，俗称啄木，《异物志》谓大如雀，喙与足背绵青色。今所见相符，但形大于雀，而时有红嘴者。及见王元之诗曰：“淮南啄木大如鸦，顶似仙鹤堆丹砂”，则形色又异之矣。后读《尔雅翼》，方知有两种：大者顶有红毛，谓之山啄木；然以青色者为主，故《内经》载：青绿之羽虫是也。魏野咏曰：“千林蠹如尽，一腹馁何妨。”马道曰：“不顾泥丸及，惟贪得食多。”乃一戒贪而一言材，亦各寓意之不同，皆得诗人规讽之情。

野牛蝉声

宋方圭好以诗讥人。一日，宋庠宴客于平山堂，圭谈诗不已，偶见野牛就木挨痒，宋因曰：“野牛恃力狂挨痒”，有客对曰：“妖鸟啼春不避人”，圭几与殴。不久，圭有连坐之祸，又诗客陆某出言无忌。一日，与客同宴，偶尔闻蝉，使客咏之，客曰：“绿阴深处汝行藏，风露从来是稻梁；莫倚高枝纵繁响，也应回首顾螳螂。”自是其人少戢，后乃善终。予思近多此辈，不以陆为法，方为戒，鲜不仆也。

左国几

开封举人左国儿妹夫不怜其妹，取妓以充后房。一日，妓逃，而左作诗嘲之，诗云：“桃叶歌残事可伤，家池莫养野鸳鸯；闭门连日春容减，仍对无盐老孟光。”世传诵之。予以诗则妙矣，乃狎语也，在左为之，不当。

瞿宗吉

吾杭元末瞿存斋先生，名佑字宗吉，生值兵火，流于四明、姑苏。明《春秋》，淹贯经史百家，入国朝为仁和山水，历宜阳、临安二学。寻取相藩，藩屏有过，先生以辅导失职，坐系锦衣狱，罪窜保安为民。太师英国张公辅起以教读家塾，晚回钱塘，以疾卒。所著有《通鉴集览镌误》、《香台集》、《剪灯新话》、《乐府遗音》、《归田诗话》、《兴观诗》、《顺承稿》、《存斋遗稿》、《咏物诗》、《屏山佳趣》、《乐全稿》、《余清曲谱》，皆见存者，闻

尚有《天机云锦》、《游艺录》、《大藏搜奇》、《学海遗稿》，不可复得也。予家又有《香台续咏》、《香台新咏》，各一百首，皆亲笔有序，观此，则所失尤多也。昨因当道欲得先生事实书集，询之子孙，所答十止二三，志铭亦亡之矣，因述其梗概。又尝闻其《旅事》一律云："过却春光独掩门，浇愁漫有酒盈樽；孤灯听雨心多感，一剑横空气尚存。射虎何年随李广，闻鸡中夜舞刘琨；平生家国萦怀抱，湿尽青衫总泪痕。"读此亦知先生也。噫！

荆叔诗

《唐诗正声》载：荆叔《题慈恩寺塔》诗云"汉国山河在，秦陵草树深；暮云千里色，无处不伤心。"予尝以此诗于塔无相涉，后闻终南山有小白石处，刻一诗，足有唐风，字乃晋体，深五七分，惜无名也，传其句，又是前诗。及读《唐诗纪事》，而此诗亦曰题塔，又系于无名之下，但又注曰："不知何人题名荆叔。"予复疑之，因考姓氏诸书，并无荆叔之名，而《纪事》可谓收唐人能诗者尽矣，所以复注如此，此特好事者伪名偶写此诗于塔。高棅不考，而遂编入于《正声》必矣。昨会史乾用，云亲乾用，见此诗于慈恩塔，果小白石，字刻如前所闻，在塔之顶，并无人名。然后方知前诗必题终南者，好事者凿移于塔，如孟东野《咏蔷薇》之石，今移于史给事家也。

和　诗

今人但知和诗，不知义有三焉：依韵和之，谓之次韵；或用其题，而韵字同出一韵，谓之和韵，如张文潜《离黄州诗而和杜老玉华宫诗》是也；用彼之韵，不拘先后，谓之用韵，如退之《和皇甫湜陆浑山火》是也。然唐以前亦未闻也，必有赓焉，意兴而已。观《文选》何劭、张华、二陆、三谢诸人赠答，是可知矣。就使子美不过如是，如高适《寄杜》云："草玄今已毕，此外更何求？"杜则曰："草玄吾岂敢，赋或似相如。"杜《送韦迢》云："洞庭无过雁，书疏莫相忘。"迢则曰："相忆无南雁，何时有报章。"杜又云："虽无南去雁，看取北来鱼。"惟元、白二公，多有次韵，陆、皮则盛之矣，至宋苏、黄辈，唱一赓十，甚则全集，如苏和陶是也。

嗟人！诗以道性情，一拘韵脚，纵有高义，或不能用，况短于才者乎？且如东坡天纵，在惠州《寄邓道士》诗，即次韦苏州《寄全椒山中道士》韵，时事尚不同也，庶或可展其才，然拘之即有工拙。韦云："今朝郡斋冷，或忆山阴客；涧底束荆薪，归来煮白石。欲持一樽酒，远慰风雨夕；落叶满空山，何处寻行迹。"苏曰："一杯罗浮春，远饷采薇客；遥知独酌罢，醉卧松下石。幽人不可见，清啸闻月夕；聊戏庵中人，空飞本无迹。"观此二诗，已觉有性勉之别；至于韦结二句，先辈以为非复言语思索可到，出自天然，若有神功，然则苏结安能及之？

于肃愍诗

于肃愍公谦为兵部侍郎，巡抚河南、山西时。一日，遇恶客劫舟，遍搜行囊，更无贵重于腰间金带者，盗亦不忍取去。及还朝，并无一物馈送，自作一诗云："手帕蘑姑及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乡闾话短长。"噫！此人之不可及而后功业之如天也。

胡王咏女史诗

国初海宁胡虚白，号斗南。正统间，钱塘王致道号兰野，皆一时诗人。集未见也，尝见其《咏女史》之诗，今各录其一题者二首，余可知也。胡《题杨妃教鹦念心经》诗云："春寒卯酒睡初醒，笑倚东窗小玉屏；早悟眼前空是色，不教鹦鹉念心经。"王《题杨妃》云："禁苑养骄儿，儿骄母命危。褒斜山路险，不似在宫时。"胡《题绿珠坠楼》云："花飞金谷彩云空，玉笛吹残步障风；枉费明珠三百斛，荆钗那及嫁梁鸿。"王云："主难因妾起，妾心安肯违；身心金谷土，魂作彩云飞。"冲雅规刺，皆有诗人余意。

仟　佰

前汉《食货志》曰："亡农夫之若，有仟佰之得。"颜注："仟谓千钱，佰谓百钱。"《文字音义》又曰："仟谓千人之长，佰谓百人之长。"此仟佰说钱、说人。《汉志·元帝纪》曰："出入阡陌。"师古曰："阡陌，田间道也。南北曰阡，东西曰陌。"此阡陌又从阜矣。然《汉志》又曰："商君坏井田，开仟佰。"而《陈胜传》赞曰："蹑足行伍，俛仰阡陌。"则说田处又从人，说人处又从阜。考之《韵会》：仟字下仟佰之得通作阡，陌字下市中街亦曰陌，通作佰，则是古字从人、从阜通用之也。昨读《玉篇》，于人部则载钱于行伍之仟佰，于阜部则载田之阡陌，似较《韵会》又明白。

诗字不稳

郑谷《咏鹧鸪》曰："雨昏青草湖边过"，尝读《埤雅》，鹧鸪最恶湿，天阴即以木叶被身，安有雨昏时而尚于青草湖边飞耶？又如林逋之《草泥行》，"郭索云木叫钩辀"，对则佳矣，不知鹧鸪未尝木栖也。雍陶《咏鹭鸶》曰："立当青草人先见，行傍白莲鱼未知。"在当时，冯明道辈举此为陶警句。予以易过"行"、"立"二字，尽有理趣。盖行于青草，必是鹭矣；立傍白莲，鱼安知是鹭耶？否则人远视亦未知为鹭鸶，而行动鱼不知耶？又如张仲达之"沧海最深处，鲈鱼衔得归。"嘴脚何长也？李商隐《锦瑟》诗云："锦瑟无端五十弦"，五十弦自有故也，岂谓无端？辩证类已言矣。此皆显名之诗，碍理有如此，诗岂易作耶！

赵武孤儿事

予尝辨明赵武之事，苟不见《春秋》二传，《史记》诸文于前，观者以前日之言为主，一时尚疑特并录于左：

《史记·晋世家》曰：十七年，诛赵同、赵括，族灭之。韩厥曰："赵衰、赵盾之功，岂可忘乎？奈何绝祀！"乃复令赵庶子武为赵后，复与之邑。

《史记·赵世家》曰：晋景公时，赵盾卒，子朔嗣，朔娶晋成公姊。屠岸贾者，始有宠于灵公，至景公之三年，贾为司寇，乃治灵公之贼。遍告诸将曰："盾虽不知，犹为贼首。以臣弒君，子孙在朝，何以惩罪？请诛之。"韩厥曰："灵公遇贼，赵盾在外，吾先君以为无罪，故不诛。今诛其后，非先君之意。妄诛谓之乱臣，有大事而君不闻，是无君也。"贾不听。韩厥告赵朔趋亡，朔不肯，曰："子必不绝赵祀，朔死不恨。"厥许诺。贾擅与诸将攻赵氏于下宫，杀赵朔、赵同、赵括、赵婴齐，灭其族；朔妻有遗腹，走公宫匿，朔客公孙杵臼谓朔友程婴曰："胡不死？"程婴曰："朔之妇有遗腹，幸而男，吾奉之；即女也，吾徐死耳。"居无何，而朔妇生男。屠岸贾闻之，索于宫中。夫人置儿裤中，祝曰："赵宗灭乎，若号；即不灭，若无声。"及索，儿竟无声。已脱，程婴谓公孙杵臼曰："今一索不得，后必且复索之，奈何？"杵臼曰："立孤与死孰难？"程婴曰："死易，立孤难耳。"杵臼曰："赵氏先君遇子厚，于疆为其难者；吾为其易者，请先死。"二人乃谋取他人婴儿负之，衣以文葆，匿山中。程婴出，谬谓诸将曰："谁能与我千金，吾告赵氏孤处。"诸将许之，随攻公孙杵臼。杵臼谬曰："小人程婴，昔下宫之难，不能死；与我谋匿赵孤，今又卖之乎！"诸将遂杀杵臼与孤儿，以为赵氏孤已死。然赵氏真孤乃在，程婴卒与俱匿山中。居十五年，韩厥具以实告，于是景公乃与韩厥谋，召赵氏孤儿，匿之宫中，名曰武。诸将入问疾，景公因韩厥之众，以胁诸将而见赵孤，请将曰："昔下宫之难，屠岸贾为之，矫以君命，微君之疾，群臣固且请立赵后；今君有命，群臣之愿也。"于是召赵武、程婴，遍拜诸将，遂攻屠岸贾，灭其族。后与赵武田邑如故。

《春秋》经曰：晋杀其大夫赵同、赵括。

《左传》曰：晋赵庄姬为赵婴之亡故，谮之于晋侯曰："原屏将为乱，栾郤为征。"六月，晋讨赵同、赵括。武从姬氏畜于公宫，以其田与祁奚。韩厥言于晋侯曰："成季之勋、宣孟之忠而无后，为善者其惧矣。三代之令王，皆数百年保天之禄，夫岂无辟王，赖前哲以免也。《周书》曰：'不敢侮鳏寡。'所以明德也。"乃立武而反其田焉。

胡传曰：按左氏，赵庄姬为赵婴之亡，谮于晋侯曰："原屏将为乱，栾郤为征。"晋讨赵同、赵括，以其田与祁奚。韩厥言于君曰："成季之勋、宣孟之忠而无后，为善者惧矣。"乃立武而反其田。然则同、括无罪，为庄姬所谮，而栾郤害之也。

刘向《新序》、邵子《经世历》皆据《史记·赵世家》书之，元金仁山《前编》，又复踵修，二三大儒，因袭承讹，遂为定论。世惟知屠岸贾之杀赵氏，而程婴匿孤复仇也；后又编为戏文，人第以为实事，殊不知信史不如信经；与其信诸儒远者之传，孰若信圣人近

者之言哉！岂牴牾者为可据，而群言不折衷于圣人可乎？《春秋》既曰："晋杀其大夫赵同、赵括。"胡传据左氏之言以注之，未闻有屠岸贾之事也；若以马迁赵世家之说为信，则事在晋景公之三年，已株赵括、赵同、赵婴齐，而立武矣，安得至十七年又诛同、括而立武耶？且景公十七年，正鲁成公之八年，左氏之言，正附夫子之经，晋世家为可信矣，然则三年之事非妄乎？或者止书诛赵同、赵括，庶合《春秋》、《左传》，岂应又并赵朔灭之，而有立武之事耶？立武之事，晋事家未逾年，赵世家至于十五年之久，马迁亦自矛盾也。诸儒独据赵世家之言，而不参会于晋世家，是以错耳。以赵世家论之，既曰岸贾不听韩厥之言，不请景公之命，然则韩厥不可告君乎？其后韩厥对君曰："吾君独灭赵宗"，似又景公知之也。纵使景公不知成公之姊匿于宫，岸贾闻产索于宫，事变周章，是公独可不知乎？苟权臣矫命，上下无敢谁何，固有之矣。然则背戾于圣经，差错于年分，不惟与左氏相牴牾，而本传于理于情，亦自牴牾也。或者曰："金仁山不有二事之说，汪德辅不有不足信之语，子不多赘乎？"予曰：仁山既疑为二事，则当折其岸贾所灭之赵，非赵朔之族；同、括之杀，不当复称立武，庶几不背圣经与传也。德辅既云与经相戾不足信，又不能辩其所以之非，以告诸人人。呜呼！是非颇谬于圣人，马迁于此征诸。

卷三十四　诗文类

妇人诗词

昔于杂录中，见广信道中有杭妇金丽卿之诗："家住钱塘山水图，梅边柳外识林苏；平生惯占清凉国，岂料人间有暑途。"丰城道中又有诗妇余叔柔《浪淘沙》词："雨溜风铃，滴滴丁丁，酿成一枕别离情。可惜当年陶学士，孤负邮亭。边雁带秋声，音信难凭，花须偷数卜归程。料得到家秋正晚，菊满寒城。"夫丽卿之识林和靖、苏东坡，则已不能有出门拥蔽其面矣，叔柔可惜于陶学士，其意果何在耶？可笑，可笑。

评诗难

晏元献喜论诗，尝曰："老觉腰金重，慵便枕玉凉"，未是富贵；"不知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此方善言富贵。殊不知乐天以道此二句非富贵语，是看人富贵者也。故鲁直矫之曰：不如"落花游丝白日静，鸣鸠乳燕青春深"好。予以"老觉"之联，固不如"笙歌"者矣；而笙歌灯火之说为看人富贵，亦求之深远；鲁直矫之二句，恐亦僧堂道院之所有耶。元献何不自思己句："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可矣。至于"舞低杨柳楼心月，歌罢桃花扇底风"，富贵气象，形容尽矣。

南词难拘字韵

乐府古体，起自上古，韵既不拘，文或多寡；而其来历，又有乐府诗章等书可考也。南词似多起于唐也，如《千秋岁》、《荔枝香》，因贵妃诞日，长生殿奏新曲二阕，未有名，适南方进荔枝，遂以二词名之。《念奴娇》，名娼也，故《连昌宫词》有“力士传呼觅念奴，念奴潜伴诸郎宿”。《阿滥堆》，禽名也，声最美，玄宗一取其声，一取其名，各以制曲。《菩萨蛮》，大中初女蛮入贡，璎珞被体，号“菩萨蛮”，遂制此也。《春光好》，因羯鼓催花，花开而制，惜未通知其祖于唐者。盖明皇知音律之故，而后知音之臣，因各祖之。故《花间集》名为填词之祖，而所集者自温飞卿而下十八人耳。宋陆放翁又云：晚唐诗格卑陋，而长短句独精巧，后世莫及。正指此也。又如《随笔》之辩伊、凉州曲皆出于唐，亦其一证。

然照字依韵，名曰填词。今一词之名虽同，而文有多寡，韵有平仄不同者，不可辩明，正无乐府诗章之书证之耳。如康伯可之作《应天长·咏闺情》云：“管弦喧绣陌，灯火照，尘香旧。肠断萧娘愁归路，缓辇辔，独自归来，凭栏情绪。楚岫在何处？香梦悠悠，花月更谁主？惆怅后期，空有鳞鸿寄纨素。枕前泪，窗外雨，翠慕冷，夜凉虚度。未应信，此度相思，寸肠千缕。”又曰：“管弦绣陌，灯火画桥，尘香旧时归路。肠断萧娘，旧日风帘映朱户，莺能舞，花解语，念后约顿成轻负。缓凋辔，独自归来，凭栏情绪。楚岫在何处？香梦悠悠，花月更谁主？惆怅后期，空有鳞鸿寄纨素。枕前泪，窗外雨，翠幕冷，夜凉虚度。未应信，此度相思，寸肠千缕。”然后篇比前多二十字矣。叶少蕴之作《念奴娇·咏中秋》云：“洞庭波冷，望冰轮初转，沧江浩浩，万顷孤光云阵卷，长笛一声吹破；汹涌三江，银涛无际，遥带五湖过。酒阑歌罢，一般意味难道。回首江海平生，漂流容易，叹佳期难到。缥缈高城风露爽，独倚危栏倾倒；醉酌清樽，嫦娥应笑，犹似向来好，广寒宫殿，为余聊借蓬岛。”又曰：“洞庭彼冷，望冰轮初转，沧海沉沉，万顷孤光云阵卷，长笛吹破层阴，汹涌三江，银涛无际，遥带五湖深。酒阑歌罢，至今[illegible]怒龙吟。回首江海平生，漂流容易散，佳会难寻。缥缈高城风露爽，独倚危槛重临；醉倒清樽，嫦娥应笑，犹有向来心，广寒宫殿，为余聊借琼林。”既换韵，又换字矣。此皆不知孰是原本，孰乃非调，岂非无祖词以证之耶？

至于《忆秦娥》，诸人所作皆仄韵者，而孙夫人又有平韵者。《水龙吟》本是首句六字，第二句七字也，如秦少游《赠妓》云：“小楼连苑横空，下窥绣毂雕鞍骤。”陈同甫《春恨》云：“闹花深处层楼，画帘半卷东风软。”苏东坡《咏笛》云：“楚山修竹如云，异材秀出千林表。”而陆放翁《春游摩诃池》者：“摩诃池上退游路，红绿参差春晚。”而首句乃七字，第二句反六字矣。《柳梢青》初起三句，皆四字也，皆用平韵，如秦少游《春景》云：“岸草平沙，吴王故苑，柳袅烟斜，雨后寒轻，风前香软，春在梨花。行人一棹天涯，酒激处残阳乱鸦，门外秋千，墙头红粉，深院谁家？”周美成《佳人》云：“有个人人，海棠标韵，飞燕轻盈，酒晕潮红，羞蛾凝绿，一笑生春。为伊人恨熏心，更说甚巫山

楚云，斗帐香销，纱窗月冷，着意温存。”而李易安《春晚》云：“子规啼血，可怜又是春归时节。满院东风，海棠铺绣，梨花飞雪。丁香露泣残枝诮，未比愁肠寸结。自是休文，多情多感，不干风月。”此乃首句四字，第二第三总成八字，又是仄韵也。至于瞿宗吉之辩《渔家傲》，本头句第二字皆仄声起，而杨复初，凌云汉乃用平声起，似此不一。若以周德清谓句字可以增损者论，又非其名，此或南词北曲之不同也。

以予论之，南词但要音律和谐，或平或仄俱可也；二句合作一句，一句分成二句者，则句法虽不同，字数不差，妙在歌者上下纵横所协耳；头句不拘，正如律诗之起亦然；但多少数字，似不可也，况至于多少二三十字者哉！若欧阳公《春暮·摸鱼儿》：“卷绣帘，梧桐秋院落，一霎雨添新绿。对小池闲立，残妆浅，向晚来纹如縠；凝远月，恨人去寂寂，凤枕孤难宿。倚栏不足，看燕拂风檐，蝶翻草露，两两长相逐。双眉促，可惜年华婉娩，西风初弄庭菊。况伊家年少，多情未已难拘束，那堪更趁良景，追寻甚处垂杨曲。佳期过尽，但小说归来，多应忘了，屏云去时祝。”此则前拍第二句第三句多一字，后拍第五句又少一字，而“那堪更”“更”字当是韵，“佳期过尽”“尽”字是韵，今皆无之，恐决不可不入选者，或是也。故少蕴之《念奴娇》或可，而康伯可之《应天长》原注十九句，则前阕决非矣，欧之《应天长》又少似康，不知何也。

元末僧

尝记元僧有诗云：“百丈岩头挂草鞋，流行坎止任安排；老僧脚底从来阔，未必骷髅就此埋。”又一云：“残年节礼送纷纷，尽是豪门与富门”惟有老僧阶下雪，始终不见草鞋痕。”予以当时忻笑隐、恩断江、无无极，皆著名，斯时要如二诗落脱高远，夫岂可到？惜忘其名也。继而入我天朝，又若衍斯道成莫大功勋，浚天渊超然人道，阐仲猷、勤无逸，一如，初皆化夷臣服，其余防季潭、祥止淹、洽南洲、复见心、仁一初、禄天然、道竺隐、噩梦堂辈，或以诗文名世，或以辅藩有功，十大高僧之说，岂虚语哉？不知亡国之时，何至僧人如此之多？或曰此辈原非僧流，入天朝，畏法而狸之。虽然，今之时，亦少若人也。

更无一个是男儿

“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那得知。二十万军皆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世传此诗乃花蕊夫人蜀亡辇入后宫，宋祖问而作者。《传记杂编》又载为前蜀王衍降唐时，兴圣太子作诗曰：“蜀朝昏主出降时，衔璧牵牛系鼓旗。二十万军皆拱手，更无一个是男儿。”既皆蜀亡之作，其辞又类，正史不载者也，当存疑以俟。

苏贾诗似

东坡《梨花》绝曰：“梨花淡白柳深青，柳絮飞时花满城；惆怅东栏一株雪，人生看

得几清明。”贾似道《寒食》绝曰：“寒食家家插柳枝，留春春亦不多时。人生有酒须当醉，青冢儿孙几个知?”然二诗同意而皆妙，但贾贼知人生无几，故乃耽乐葛岭，不知兢兢报国，非可以此意比也。苏诗，予意既曰“梨花淡白”，又曰“一株雪”，恐重言相犯，且不见咏梨花之好，不若易“梨花淡白”为“桃花烂漫”更佳。

沈园诗祖意

宋陆放翁《沈园》诗，盖因前室唐氏而作，事具《归田诗话》，诗云：“城上斜阳画角衰，沈园非复旧池台。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又云：“梦断香消四十年，沈园柳老不吹绵。此身行作稽山土，犹吊遗踪一泫然。”读《北梦琐言》，唐江淮间，有妓徐月英，其送人诗云：“惆怅人间事久违，两人同去一人归。生憎平望亭中水，忍照鸳鸯相背飞。”似陆诗之意本此。

二僧诗累

元末高僧，四明守仁字一初、钱塘德祥字止庵，皆有志事业者也，遭时不偶，遂狷首而肆力于诗云。故一初尝云：“或从事于文墨，非以废道沽名，盖有不得已也。”止庵曰：诗岂吾事耶？资黼黻焉耳。观此可知矣。入国朝，皆被诏至京，后官僧司。一初《题翡翠》云：“见说炎州进翠衣，网罗一日遍东西；羽毛亦足为身累，那得秋林静处栖。”止庵有《夏日西园》诗：“新筑西园小草堂，热时无处可乘凉；池塘六月由来浅，林木三年未得长。欲净身心频扫地，爱开窗户不烧香；晚风只有溪南柳，又畏蝉声闹夕阳。”皆为太祖见之，谓守仁曰：“汝不欲仕我，谓我法网密耶?”谓德祥曰：“汝诗热时无处乘凉，以我刑法太严耶？又谓‘六月由浅’，‘三年未长’，谓我立国规模小而不能兴礼乐耶？‘频扫地’、‘不烧香’，是言我恐人议而肆杀，却不肯为善耶?”皆罪之而不善终。

述怀词

成化间，仁和教谕聂大年，以诗书名世。人来乞书，多以东坡《行香子》、马晋《满庭芳》应之，二词一言不必深求问学，一言仕宦亦劳，皆不如隐逸之乐也。后聂召至京，修史而死。贫不能敛，似若预为己言者然。二词亦果痛快，今录之稿。

《行香子》云：“清夜无尘，月色如银，酒斟时须满十分。浮名浮利，休苦劳神，叹隙中驹、石中火、梦中身。虽抱文章，开口谁亲？且陶乐尽天真，不如归去，做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

《满庭芳》云：“雪渍疏髯，霜侵衰鬓，去年犹胜今年，一回老矣，堪叹又堪怜。思昔青春美景，除非是月下花前，谁知道，金章紫绶，多少事忧煎。　侵晨骑马出，风初暴横，雨又凄然；想山翁野叟，正尔高眠，更有红尘赤日，也不到松下林边。如何好，吴松江上，闲了钓鱼船。”马晋字孟昭，仕国初，吴下人也。

释疑字样

一字有二音不同，而所指多程语，诚不可不识也。故《玉篇》之前，以为奇字，特录出示人，谓指迷也。余惟或二字俱要换音者，或只换一字音者，他书所载，倍多《玉篇》，惜不能记忆也。今以知者，补《玉篇》之不足，录之稿，而尚俟日益之耳。

星宿，番禹，款乃，泷水，乃俟凿，句读，祖免，汨罗，胖峒，冒顿，可汉，阏氏，甬里，龟兹，曹大家，已上《玉篇》者。月支，身毒，鲁般，樊於期，嫪毐，鄙食其，宁馨儿，仆射，姑射，无射，滹沱，疆场，盟津，国土，陶甄，嬗缴，枹鼓，琅邪，邪谷纶巾，牺樽，率更，盘飧，矛盾，黄能，委蛇，於戏，尸解，船若，众生，落魄，隐几，野绕，毋丘，龙兑，方与，糊涂，远，涯，些，祆，扁，殷，溯，宿留，相宅，襄尺，揖厌，亡虑，倒景，耐可，诈谖，郎罢，隆准，休告，骨朵，阿谁，齐衰，扶服，曲逆，睚眦，谷蠡，墨屎，康居，函谷。

仇山村

山村先生仇远，字仁近，宋咸淳名士。宋亡，落魄江湖，博通经史，剩有诗声，惜未见集以行世也。至元中，荐为溧阳教谕，转宝庆路教授，不赴，改将仕郎，杭州路总管府知事，致仕就家钱塘；今西城脚下，尚有遗址在焉。年八十卒，葬钱塘北山栖霞岭。予在抄本中见其《闭居十咏》，因录于稿待云：

阶前紫蔓金丝草，篱壁红垂锦带花；梓泽平泉易销歇，春留富贵与诗家。

树隔残钟远欲无，野云漠漠雨疏疏；飞蚊尽逐南风去，父子灯前共读书。

仰屋著书无笔力，闭门觅句费心机；不如花下冥冥坐，静看蜻蜓蛺蝶飞。

莺花韦曲旧时游，老去闲情已五休；却笑东风无检束，又随飞絮过南楼。

鸟爵喧啾未肯栖，狂风吹树影离披；屋边尚有斜阳在，更看山人一局棋。

风挟浓云起炮车，捎窗雨脚乱如麻；山中茅屋应安稳，不问溪声送落花。

新竹修修绿覆墙，读书门户亦阴凉；道人清福不肯受，却入西山看夕阳。

翠袖佳人倚暮寒，双禽蹋破玉栏杆；空山月落春风换，直作罗浮梦里看。

茶瓯纱帽惯迎宾，不是诗人即道人；细雨斜风君莫出，绿阴门外有红尘。

珠帘玉栅绮罗丛，犹有承平京洛风；饮罢归来游骑少，一庭明月夜方中。

王张临终诗

嘉靖丙午秋，杭友王时雨澍、张文东涞卒。王布衣而张贡士，张方三十余而王则七十矣，然皆以诗鸣时，计其才学，王不逮张远甚。临终王有三律，张亦有三绝，王则近理而张浪言也，岂非又在于素养而不可论其才学，录以喻吾徒。

王诗云："青镜看余丑愈羞，瘦形真类活骷髅；有书数卷儿堪读，无力千钧德可修。

生际太平今七秩，好还造化近新秋；瓦棺衣纸山人事，寄语儿郎莫笑尤。”“南北东西走市阛，独惭无补在人间；三春花鸟湖山丽，二雅风情日月闲。尘海游鱼今又古，庭槐战蚁去仍还；平生心事明如镜，便对阎君也好颜。”“三度饥年一病身，二毛疏落不胜贫；谁闻玉食层霄客，独念茅庐薄命人。推枕未寻深竹木，酌泉聊与净埃尘；静原世故真蕉鹿，强倚蓬窗独自吟。”

张诗云：“寄谢亲朋儿女曹，欢娱怨恨一时消。从今结束归家去，水自深兮山自高。”“有身有累负沉疴，何似飞禽入网罗。幸得脱然高举外，小儿造化奈吾何。”“吾是蓬莱一散仙，尘缘不断枉牵然。追思三十三年事，云在青山月在天。”

求益薄养二帖

予书室之外，有燕乐堂，朋类讲学宴饮，则与此焉。因见序录述古人薄养之言，少为增损，配以古人求益之事，揭二纸于壁：一以代示益之告，一以免薄养之罪。今录置稿。

曹子建《与杨德祖书》曰：“世人著述，不能无病，仆常好人讥弹吾文，有不善，应时改定。昔丁敬礼常作小文，使仆润饰；仆自以才不过，辞不为也。敬礼谓仆：‘卿何所疑难。文之佳丽，自吾得之；后世谁知定吾文者邪?’”又任昉为王俭主簿，俭出己作，令昉点正。昉因定数字，俭叹曰：“后世谁知子定吾文。”由是敬好终身。吾尝叹此二事，达者之言。每对客以为美谈。今世俗相承，所作诗文，或为人所诋诃，虽未形之辞色，及退而怫然者，皆是也。呜呼！今人一善而悻悻自得，视此不有愧哉？予尝愿学而人不屑教，故特书之客座，以代夫求益之告也。

晋陆纳为吴兴太守，至姑孰辞桓温。因问温公饮酒几升？食肉多少？温曰：“年大来饮三升便醉，肉不过十脔，卿复云何?”曰：“素不能饮，止可二升。”后伺温间曰：“外有微礼，方之远郡，欲与公一醉，以展下情。”温忻然纳之，时王坦之、刁彝在坐：及受礼，唯酒一斗，鹿肉一枡，客主惊愕，纳徐曰：“公饮酒三升，纳止二升，今有一斗，以备杯酌余沥。”温及宾客并叹其率素。又宋司马温公言：其先公为群牧判官时，客至，未尝不饮，或三行、五行；酒沽于市，果止梨栗，肴止脯菜，人皆不相非也。嗟夫！此事吾于奉己待宾之法，深有取焉。今人少薄，遂以为鄙，不知此何益也？且日用不细，吾故备录一通于燕乐堂，或大宾见之，亦不罪予之薄奉也。

虾助诗

“层涛濡沫缀虾行，水母含秋孕地灵。海气冻成红玉脆，天风寒结紫云腥。霞衣褪色脂流滑，琼缕烹香酒力醒。疑是楚江萍实老，误随潮汐落苍溟。”右虾助诗，乃元萨天锡作也。萨诗予家所藏，可为全矣，亦失此律，况脍炙人口，特书之。

麤　𪜈

昔王荆公创字学，面为东坡问以麤、𪜈二字之义，遂不能答。殊不知麤字，《说文》："鹿行超远也。"假借为粗细之粗，乃古文也；𪜈字，《说文》，走也。从三牛者，亦古文。盖古文虽曰出于仓颉，而其时不过观天地、人物、山川、草木之遂以成文，六书之义少也；其后列国各为制字，又自不同。观《通志》引证一代殊文，诸国殊文可知矣。故郑樵曰："先儒以义理说文字者，徒劳心力耳。"是古字可以义理会耶？荆公号识古文，不能答则又何耶？

禅月大师

僧贯休俗姓姜氏，字德隐，号禅月大师，金华兰溪人，生于唐末，以诗得名。初投诗于吴越王曰："贵逼身来不自由，龙骧凤翥势难收；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十四州。莱子衣裳宫锦窄，谢公篇咏绮霞羞；他年名上凌烟阁，岂羡当时万户侯。"王语之曰："诗则美矣，若能改作四十州，当得相见。"师喟然曰："州不可添，诗亦不可改。孤云野鹤，何天之不可飞耶？"遂杖锡去之。至富春申屠山大雄寺之南，诛茅栖息。后入蜀，以诗投王建曰："河北河南处处灾，惟闻全蜀少尘埃；一瓶一钵重垂老，万水万山得得来。秦苑幽栖多胜景，巴歈陈贡愧非才；自惭林薮龙钟者，亦得亲登郭隗台。"建遇之甚厚，终于蜀也。有《西岳集》七卷，然亦善绘本教之像；唯罗汉最著，多作古怪之貌，不类世传；篆书亦不合法也。近世止知不肯改诗之事，余知者少也。

百篇诗

唐有日试百篇。宋太平兴国五年，赵国昌应百篇科，自陈求试。上亲出五言四句曰："松风雪月天，花竹鹤云烟，诗酒春池雨，山僧道柳泉。"凡二十字，为五篇，率四韵。至晚仅成数十首，特赐及第。《绀珠》所载如此，《中吴纪闻》却作孙奭，时号曰孙百篇，不知何也？

卷三十五　诗文类

事物自然对

江陵县劳劳亭，可对陶谷化化笺；世号棋为木野孤可对茶名草大虫；羊曰美髯主簿，猪曰长喙参军。亦皆自然可对也。

李骞期

刘越石《扶风歌》有云："惟有李骞期，寄在匈奴庭；忠信反获罪，汉武不见明。"李骞期陵耶？字耶？官耶？

宋戴遗诗

予尝见太史宋公濂诗四册，公亲书者也，大字如指顶，小字如芝麻，或行或楷，真有龙蟠凤舞之象，高可五寸，亦奇物也。惜为杭守张公取去。今学士集中之诗，不满二百则，知遗落多矣。予家又藏公与戴九灵寄答古诗各十首，考之《九灵集》中，止得其六；而公诗集皆无之。且书乃当时吴德基，而题跋则王华川、揭少监、胡仲伸辈，而又装潢成轴，裘以文锦，安知又不为他人之取乎？苟或败坏，千古埋没。今特录置于稿，则又传递一番，彰者众矣，亦慊收藏者之情。

宋诗云：攒眉入山林，已失山林性；玄造亦何为，使之仍遘病。热中亦不舒，攻上风逾劲；仅存气半丝，养此一朝命。命岂复在吾，乘化共归尽；方州罗夹巷，百龄寓几姓。大运既如斯，何须苦心竟；但我逆旅中，百感易交横；交横复焉如，欢然且孤咏。

山中有玄鹿，西行正嚣嚣；众草吐芳滋，朝夕乐我饥。偃仰青石间，和鸣灵渚麋；伊谁施网罟，生致来轩墀。赴蹈绝汤火，奋触无完肌；亦知天地间，久安岂其宜。

恐栖长林（脱一字），庶可免祸机；祸机既弗脱，死生一任之。唯思石床前，前薇与云齐；即当谢羁绊，采采不知疲。窘束势方固，安能遂吾私。

昨日非今日，明朝异今朝；事变来如云，斯须无根苗。纷糅不可遏，冰涩火复焦；人寿纵金石，刮剥当亦销。所以古达士，心冥万物交；流月不受云，回飚任成涛。况当九春时，一青发新苕；好鸟从东来，飞鸣羽翘翘。中偕律吕音，听之比咸韶；盎然太和内，尘虑息秋毫；吾身且并忘，谁复慕蝉貂。

洛阳有名园，奇葩泄春和；旖旎向人倾，姱丽明绮罗。曾未浃日间，飘云随风沙；岂惟花独然，抚躬良自嗟。昔年发如漆，转盼已半皤；此身元无根，宁不随岁化。东衢西巷间，逝者日苦多；唯有山上石，亘古终不磨。况亦有时泐，尚何恤其他；我年逾半百，来日知几何？谁家有美酒，鼓缶共高歌；有酒不高歌，铜仙将见诃。

盈盈白面生，骑马出重关；铁衣何皦皦，宝刀缀双环；左右千貔貅，绣旗随风翻；自云将家子，执节征百蛮；常从大将军，三箭定天山。飘摇意气得，泰华欲成吞；庸竖震骇之，嗤嗤咸长叹。鄙我章句生，弃掷同粪丸；我固孱弱躯，久服章甫冠。世间纷扰徒，如何学神仙？为恐寿命促，汲汲求长年。中开龙虎鼎，烹锻日月魂；回复存一气，去人无穷门。日瞻九霄上，白鹤来翩翩；刚飚吹弗休，跬步不可前。迅景若流火，颠发白被肩；鬼啼丹台下，令人心鼻酸。禹书或饭牛，海风尝引船；巂刘有遗辙，皎若明镜然。吾身无百年，先后终凋残；幸有一寸心，万世能长存。

华龄事觞翰，志可移南山；学染血色丝，织成凤与鸾。如何中岁论，厌读仍厌观；岂为血气衰，恶此葩藻繁。至人抱太素，直溯羲皇前；一尘不可浣，白玉为肺肝。方知始学谬，中夜发哀叹；瞟瞟夸毗子，反诮为迂顽。驱云驾飞涛，欲使归笔端；怜之不敢嗔，再拜相与言：床头有《周易》，时时宜细看。

谁家有高楼，朱户凌云开；绮帐结流苏，众色何蓁蓁。朝庭舞赵女，夕宴歌吴姬；笳箫杂琴瑟，其音怆以悲。自谓永世乐，千秋长若期；岂知旋踵间，楼毁人亦随。荒烟压白草，寒蛩向人啼。盛衰固不常，居安可忘危？感予夜不寐，冥冥起遐思；鹍衣坐西轩，浩然千古怀。

我坐我不惮，我行我凄辛；我生七尺躯，不乐复何因。成童即穷经，岂因堕白纷；为是动中怀，有泪沾衣襟。犬马齿未衰，但当日加勤；一息能契道，何须浪云云。年当四五十，所愧在无闻；于此苟无忧，可复名为人？是非姑置之，取琴弹秋云；琴中有至和，忘悲以欢忻；所伤至已乖，何能咎吾神。

戴诗云：结庐在穷巷，艺藿仍种葵；谓将究安宅，何意逢乱离。三年去复还，邻室无一遗；我屋虽仅存，藿悴葵亦衰。海田既遭变，井邑还日非；扶杖一行游，历览多所悲。本不居市廛，悔之将何追？庭前两奇树，常有好容色；年年遇雪霜，谁谓寒当易。道丧涉千载，亲友谊日薄；既贵乃忘贱，岁晏孰堪托？厌此里中居，行行至徐国；不见新相知，惟闻古时迹。古有延陵子，施恩死逾博；一朝协心许，宝剑非所惜；此事难再逢，吾行复何适？

辞家独行迈，捐躯远从戎；已谓勋可建，如何志无终？主将东南征，桓桓震群雄；苟秉先登羽，即定一举功。自非陈力徒，亦可备折冲；制胜两楹内，设奇尊俎中。鲁尚惮为牺，人岂昧藏弓；况复已多贤，何能奋薄躬。

东州有一士，与世亦殊伦；借问何所殊？守贱与安贫。好爵吾不贵，至宝吾不珍；聘币照闾里，视之若浮云。灌木荒绕舍，薜萝深拥门；岂忘其靡丽，苟得非所欣。举世少知者，我独慕其人；时时往见之，聊用莹心神。愿言携壶酌，长与尔为邻。

穷居寡人力，绕屋荒草莽；纷纷集鸟雀，寂寂绝轮鞅。病夫亦何为，呼儿具藤杖；时复林野中，披榛独来往。田父荷锄至，相与饮真赏；宁细雨露深，但说桑麻长；人生适意尔，何事蹈时纲。

少小秉微尚，游心在六经；冉冉年岁迟，乃与尘事冥。入秋多佳日，何以陶我情；园蔬亲可摘，新谷亦既升；命室酿美酒，一壶聊复倾；儿女戏我侧，亲戚还合并。此事已云乐，吾生岂无成；俯仰百年内，忽如流如（下缺一页）

对句有本

（有题无文）

雁来红

（首段缺）

“家，飞琼扶上紫香车；玉簪坠地无人拾，化作东南第一花。”又黄鲁直《题水仙》亦是此意：“凌波仙子生尘袜，波上盈盈步微月；被谁招此断肠魂，种作寒花寄愁绝。”然三诗同一机轴，工巧略异。

状元诗谶

黎状元淳，初膺乡荐至京师，将礼部会试时，盘礴间，闻酒楼上有妇人唤其名，举头观之，则角妓也，乃知为同辈所啐。于是登楼吟曰：“千里邀游赴帝京，忽闻楼上唤黎淳；状元自是天生定，先遣嫦娥报我名。”已而果然。

白鹘驾象歌行

唐有舞马，禄山使舞不就而戮之。昭宗时又有猿，赐以绯衣，谓之猴部头；朱温既篡，引坐侧，猿忽掷号裂衣，温叱杀之。此世皆知也。若宋亡崖山时，有白鹘见幼主崩，哀鸣踯躅，竟坠水死。元有驾象，太祖登极，不肯拜跪，竟死殳下。国初林卿子羽有《义象行》。弘治间，主事张廷实有《白鹘歌》。呜呼！可以人而不如鸟、舞马、绯猿？

亦有《伍象行》云：“有象有象来大都，大江欲渡心咨且；诱之既渡献天子，拜跪不与众象俱。象奴劝之拜，怒鼻触象奴；赐酒不肯饮，哺之亦不饷。屹然十日受饥渴，俛首垂泪愤且吁。天子命杀之，众官束手莫敢屠；侍卫传宣呼壮士，被甲各执丈二殳；象战久不克，兵捷象乃殂。忆昔君王每巡幸，象当法驾行天衢；珊瑚错落明月珠，被服美锦红毡毹；紫泥函封载玉玺，万乐争拥群龙趋。玉玺归沙漠，龙亦归鼎湖；所以老象心，南来誓死骨为枯。嗟尔食禄人，空负七尺躯；高高白玉堂，赫赫黄金符，伊昔轩冕今泥涂。嗟尔食禄人，不若饭豆刍；象何洁？尔何污？天子垂衣治万世，俾全象德行天诛。呜呼象兮古所无！呜呼象兮古所无！”

《白鹘歌》云：“君不见泸南秦吉了，饿死不首蛮夷邱；又不见唐家孙供奉，奋跳欲断朱三喉。嗟尔白鹘急主难，委质翻配三忠俦。忆昔海黄雾四塞，天狗如雷堕东北；三辰鏖战日无辉，伏尸百里海尽赤；六军披靡可奈何，云从飞龙赴碧波。白鹘笼中起踯躅，恨不握剑挥长戈；剑欲断参政首，戈欲镵绝宣慰脰；请回飞龙驾云车，直抵中原挥一帚。皇天不祚赵孤儿，白日不照吾心悲；耸身直翅轻一掷，竟与金笼饱鲸鲵。呜呼白鹘乃羽族，报主恩义何其笃！如何厕中拉胁奴，禽兽之心人面目；太仓饱士多如林，算来何如豢此禽。羽衣缟裳夺霜雪，忠肝义胆鸾凤音；只今茫茫海天角，魂逐三忠戏冥漠；千秋化作精卫翔，悲鸣直待沧溟涸。”

对　联

史部许尚书赞，乃尊亦吏部尚书，己先为户部尚书；兄诏，亦尝为南户部尚书也。吾友俞子木为作一对云："父冢宰，子冢宰，秉一代之铨衡；兄司徒，弟司徒，总两京之会计。"又友陈敏之木，天台人也，受徽州歙县训导，书一联于衙曰："四万八千丈山中仙客，三百六十重滩上闲官。"一则不可移易，则天生切对。

人影诗词

尝闻近时有《咏人影》一诗，脍炙人口，予意佳固佳矣，然格律卑下，不免有沾皮带骨之诮。昨读《词学筌蹄》，有杨樵云一词，尤佳也，今并录之于稿，以见人才之高下如此。诗云："不言不语过平生，步步相随似有情；长向灯前同静坐，每于月下共闲行。昨朝离去天将暝，今日归来雨又晴；最是行藏堪爱处，显身须要待时明。"词云："只道空烟，又疑流水，依依却是行云。了然相对，又是梦纷纷。半面春风图画，黄金在，难铸昭君。溪桥断，梅花晴雪，端的白三分。真真难唤醒，本年抽藕，织得榴裙。甚徘徊窥镜，交翼鸾文，一片飞花来去。并刀快，剪取晴纹，无情处，分明着眼，强半带春颦。"

沈明德诗

弘治初，杭庠生沈明德宣，嗜酒能文，尤工于诗画，萧散不羁，视功名如敝屣也，时当道重之。尝以课试不完，董学宪副吴原明因其疏于经学，且重听，命赋耳聋诗，且限韵焉，因草书耳聋二字于水板。沈望见耳脚带长，以为打字也，亟奔去；复召，喻以作诗。遂口占云："红尘飞满旧青衫，贫病年来笑更兼；四十无闻聋亦顺，半生多事老何堪。山蝉一任鸣方歇，穴蚁从教斗飞酣；兀坐无言心似水，对人袖手倦清淡。"后应贡授安庆府学训导，以内艰起复之说，竟（以下缺一页）

常诗忘作者

（有题无文）

吕洞宾诗

（有题无文）

吕文互见

（首段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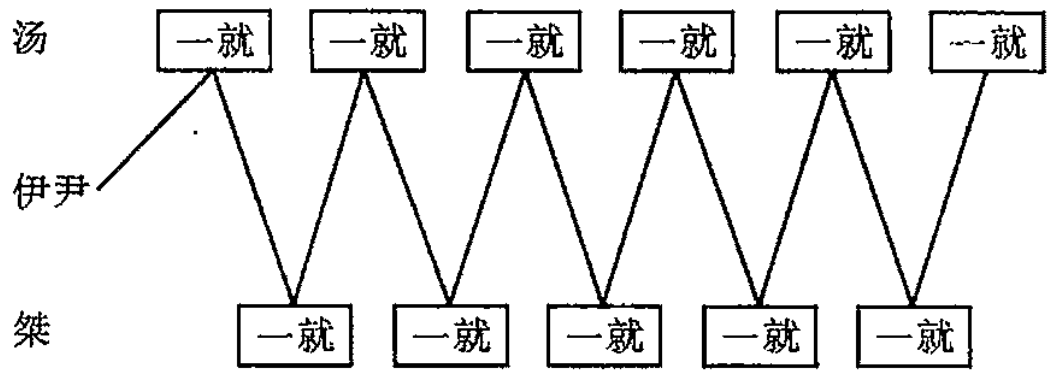
能之已千之。《音初》曰："闻其声而知其风，察其风而知其志，观其志而知其德。"孟子曰："见其礼而知其政，闻其乐而知其德。"《用众》曰："戎人生乎戎，长乎戎，而戎言。"孟子曰："楚大夫欲其子之齐语也，使齐人傅之。"此吕氏本前人语也。《本生》曰："万人操弓其射其一招，招无不中。"刘子期论曰："万人弯弧以向一鹄，鹄能无中乎？"《尽数》曰："以汤止沸，沸愈不止，去其火则止矣。"董子曰："扬汤止沸，不如釜底去薪。"又曰："父不能传之于子，臣不能人之于君。"韩子曰："使道而可传，则人孰不传之于其子；使道而可献，则人孰不献之于其君。"此后人本吕氏语也。

三诗一格

真元间，诗人裴交泰《长门怨》绝句云："自闭长门经几秋，罗衣湿透泪还流；一种峨嵋明月夜，南宫歌吹北宫愁。"后章孝标《对月》诗云："长安一夜千家月，几处笙歌几处愁"，至于李商隐《龙池》诗云："夜半宴归宫漏水，薛王沉醉寿王醒"，题意不同，而俱一格也。

伊尹六就汤

孟子曰："五就汤、五就桀者，伊尹也。"五就之事，固不可考，苟以轲书为实录，则于汤不止五就，其实六也。盖伊尹之就桀者，汤进之也；则是先就汤，后就桀，反复者五；然后相汤而代之，此则其六就也。若言五就汤，则四就桀矣。孟子皆云五者，盖不言其终竟伐桀之一就耳。柳子厚伊尹《五就桀赞》，细观之，亦自可见，恐未能尽，复图于左。此盖伊尹出处之大节，不可苟也。



杜律虞注差处

予尝读杜诗《秋兴八首》，虞注之谬者半焉，似皆穿凿，随正注下，今录之于稿。

玉露凋伤枫树林，巫山巫峡气萧森；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寒衣处处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

虞注：公因感此而自叹留夔州已经两秋，故云丛菊之开，昔我尝感而挥泪矣；然下峡孤舟，则犹滞此，一系我故园之心也；"他日"言向日，"一系"言始终心在故园而身滞舟中，系身即所以系心也。

愚意：公居蜀，见秋来江山之景，如此萧森，则不胜其可悲，故计其岁月，则已见菊开两度；而他日见之，感物思旧，亦必堕泪矣。今孤舟一系于此，不可以去，而故园则在心中矣，其不堪何如哉！中四句正指江山二字事，旧注似失其意。

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华；听猿实下三声泪，奉使虚随八月槎。画省香炉违伏枕，山楼粉堞隐悲笳；请看石上藤萝月，已映洲前芦荻花。

虞注：尝闻峡中猿啼三声，客泪自堕；今我在此，则实闻之而下泪矣。尝闻张骞八月乘槎奉使，今秋我不得归，则八月乘槎之事或虚矣。我虽检校工部员外郎，而与尚书入直之香炉相违远者，以病之故；但闻此城楼之上，雉堞之间，笳声隐隐，为可悲也。不特此耳，适间方见日斜，即今请看石上之月，已映荻花而明；光阴代禅，如此其速，岂不尤可惜哉。

愚意：公自南而望北，当作南斗峡中猿甚哀听，其啼时真实，可以三声而下泪。张骞穷河源，作奉使乘槎至蜀；今我无故而至蜀，则我之奉使也，亦虚随骞八月之槎耳。昔也画省香炉相从入直，今相违而伏枕于此，但闻山城楼上之粉堞隐藏悲笳而已。两句皆在望字上来也，末二句是照前落日时已望京华，而石上藤萝之月，犹在望也。常自乘凉，今倏尔已映于洲渚芦荻之花，秋气萧瑟，通篇悲惋，实虚违隐，又是篇中之目。

瞿塘峡口曲江头，万里风烟接素秋；花萼夹城通御气，芙蓉小苑入边愁。珠帘绣柱围黄鹄，锦缆牙樯起白鸥；回首可怜歌舞地，秦中自古帝王州。

虞注：明皇友爱五王，尝自宫中穿夹城，至花萼相辉楼同寝，故云通御气也。芙蓉苑又近曲江，乃天子游幸之地，而关中数乱，故云入边愁中。又言花萼楼中之帘柱，皆盘黄鹄宛转之形，珠则织，绣则画也；苑外江中，御舟常惊白鸥飞起，以锦缆牙樯之华彩也。若此皆歌舞之地，今则焚荡残毁，令人回首良可怜惜也。然神京地里，又在秦中，终非天下所能及也，我安得而不思归耶？

愚意：明皇友爱，起花萼相辉之楼，穿夹城以幸其上；通御气，通天子之气也。而内一不修，纳寿王之妃，召禄山之祸。渔阳报至，则芙蓉苑游幸之地，忽已入边塞之愁矣。此二句一意直下。公在蜀故，因及幸蜀之萌其初也，楼上何所有，则珠帘绣柱，围绕焚香之金鹤；苑中何所有，则锦缆牙樯，惊起在水之白鸥。今而豪华荡尽，回首可怜，不知此秦中乃自古帝王之都，可不保其基业哉？旧注不知其旨意之所在，而黄鹄、白鸥之解，尤为穿凿。

昆明池水汉时功，武帝旌旗在眼中；织女机丝虚夜日，石鲸鳞甲动秋风。波漂菰米沉云黑，露冷莲房坠粉红；关塞极天唯鸟道，江湖满地一渔翁。

虞注：乃谓剑关、秦塞，造天之高，惟一鸟道，所以不易还，以见此池之景；唯顺流下峡，则江湖满地，任我渔翁之漂泊，亦岂不令人感叹乎。

愚意：中四句在眼中之物也，今日不修武之备，徒见“虚夜月”、“动秋风”而已；菰米沉云，莲房坠粉，感叹深矣；关塞极天之高，唯飞鸟往来，人不得而至之；而江湖满地，俱有兵戈，只我若一渔翁而已，何不归依耶？“唯”字一字，正见深惜长安之意。旧注牵强，反失本旨。

东坡两韵律诗

《清波杂志》载：东坡留题南康寺重湖轩诗曰："八月渡重湖，萧条万象疏；秋风片帆急，暮霭一山孤。许国心犹在，康时术已虚；岷峨千万里，投老得归无。"苏自以律诗可用两韵，引李诚之《送唐子方》两押山难字为证，今人遂为口实。予以坡诗必信手涂抹，而僧特宝这，故言如此，未必当时有跋也。苟如僧言只漏无字，庶几可耳；况此又非古韵，若李诗既是律矣，岂可两押韵耶？若曹植《七哀诗》，有徊、泥、谐、依四韵，王粲有攀、原、安三韵，子美《夔府咏怀》排律，重用缠、船、弦字，退之《咏笋》，重用根字皆有之；若律则不然也。

卷三十六　诗文类

岳　庙

宋岳武穆王祠，天下有五：在鄂者，乃王开国之地；在杭者，王墓之地；在汤阴者，父母之乡；赣者，立功之地；而朱仙镇者，功之极而愤之所不能忘；皆著祀典，报王亦宜。今其录，乃吾友汪仲、苏子卿所编，心亦劳矣。近为当道所刻，惜去其诗文将半；予有一跋，亦在逐中。今并赘于此。尝考王少狂饮，帝戒而遂绝。较之终曹瞒而不谈兵者，一忠一奸，薰莸判也。王刻像行温清礼，平居布素，死之日无余赀，其与绝裾穷奢者何如？好色人情也，故至死弗克断虞姬；王能却交欢之名姝，勇殊过之；死后有武昌老妪之哭，足可比方孔明也。夫为将而具五善足矣，王之行圣人之道，大贤以上事也，岂特忠哉！列古名将有余论矣，冤盖非一日也。

芙蓉诗

予名生员，不出应试有年矣。嘉靖甲申，将游南都，有事于学宫，适值叶教谕相新至，召而言曰："汝能作诗则行，否则当受吾教，不许也。"遂指亭前芙蓉为题，予书一绝呈之："名花不斗艳阳妆，自向儒宫醉晚阳；莫道秋容颜色淡，野梅凌雪有天香。"叶知有为，故意复曰："我欲题折枝者。"予不得已，愤而口占："天香国色美丰姿，只是西风贴坠枝；今日悲秋人见汝，有何奇句动吾师。"叶笑而放之。逾二年，乃于素题芙蓉扇面，偶感前事，书曰："莫向芙蓉怨不平，风尘从古困儒生；当年错怪淮阴少，自是王孙未有名。"他日乃父见之，谓予曰："汝尚记忆前事耶？"予曰："非也，亦偶然耳。"因出酒命酌，痛欣而罢。

寿　诗

杭刘菊庄泰，成化癸巳六月，适当六十，同时诗人皆以诗祝。今并录之于左，以俟后人观览，庶知一时人物之文学也。

自寿云："落落乾坤六十翁，苍颜宁复旧时红？搜罗经史有余力，补报君亲无寸功。舌在未应鸠计拙，眼国浑觉马群空；藕花池槛新凉好，且对妻孥试碧筒。"

友人甬东徐叔勉恕以诗祝云："隐君志高尚，今代巢与由；种菊满篱下，啸傲天地秋。一壶时复醉，此外非所求；双鬓飒已白，伛指甲子周。大块假以文，慨然法前修；君寿不可量，浩浩沧海流。但固金石操，毋为身后忧。"

勾章沃昌言昌云："玄圃千年桃已熟，摇摇珠树浓阴绿；紫绡旖旎散晴云，翠馆参差咽寒玉。芙蓉画屏清昼长，博山初试麒麟香；一声白鹤南飞翔，追逐神仙争颉颃。东道主人茂陵客，金缕琼觞荐瑶席；碧栏十二藕风凉，岁岁酣歌乐无极。"

天台谢仲昭昭云："火龙呵云成五色，轻绡剪出秋蝉翼；凉飚荡暑天沉沉，南极回光射东壁。菊庄老人诗中豪，飘飘不是红尘客；燃藜久羡刘更生，博学远过扬执戟。瑶池昨夜来青禽，殷勤为报群仙临；红麟擘脯玉丝脆，紫檀爇火金炉深。薰弦不弹供奉曲，横笛交奏双龙音；鸟疾兔懒日月缓，定应为子留光阴。"

江阴卞华伯荣云："碧空无云见秋毫，寿星光与文星高；菊庄行年今六十，胸蟠万卷一布袍。门生如云上堂贺，鸟程远致玉兔醪；碧筒倒注若吞海，荐以雪藕兼冰桃。后五百岁摩金狄，世同蓟子谁同曹？天光老眼不错视，长生特地留诗豪。"

济南陶希文元素云："六十方称寿，神完气亦完；少陵诗价重，太白酒觞宽。紫曳藤枝杖，班裁笋箨冠；愿君为砥柱，学海障狂澜。"

吴兴张子静渊云："春秋六十老斯文，名重东南独出群；照夜青藜天使下，延年丹药地仙分。才高鹦鹉锋难敌，脸晕桃花酒易醺；愿作湖山风月主，一巾白发任纷纷。"

郡人张天锡锡云："德化于今诗亦化，收拾声名老林下；杯邀明月岂为宾，天与清风岂须价。庄前种满南阳菊，饮泉采花亦自足；人间薏苡假明珠，真有金钱万万斛。一周花甲等闲过，沧桑几阅人海波；耳顺何须更加洗，倚栏闲听濯缨歌。"

沈惟远宁云："花甲循环喜一周，揭来海屋又添筹；半生旷达陶元亮，八句风流秦少游。香袅碧云浮绮席，酒摇红浪溢金瓯；愿祈寿算冈陵固，与子湖山共倡酬。"

莫仲珀璠云："银瓶满贮洞庭春，数为先生庆六旬；寿域天开周甲子，文章夜现烛星辰。清新珠玉今诗伯，潇洒衣冠古逸民；昭代由来重儒术，白头行看载蒲轮。"

马廷简迪云："目如岩电貌如童，独步词坛气尚雄；圣仰宣尼方耳顺，贤希伯玉已心融，青藜灯下书频校，黄菊樽前酒不空；天意未容夫子老，要传诗法擅江东。"

刘邦彦英云："大隐居城市，声光不可韬；英灵钟间气，论议迈时髦。诗得阴、何细，骚兼屈、宋豪；百编同雅健，一字重华褒。妙趣江山助，狂歌鬼魅逃；霜空飞俊鹘，尘匣出豪曹。音古薰弦奏，才长雪茧缲；寻僧未入社，对客懒题糕。访古登云峤，怀人隔海

涛，乾坤客傲睨，风月属游遨。夜阁青藜火，秋园白苧袍；襟期时自负，老节老弥操。短屐闲招鹤，长竿欲钓鳌；不知双鬓改，只为寸心劳。有子能临帖，无官岂梦刀；菊庄聊寄寓，花甲忽周遭。广颡非凡相，长眉是寿毫；安期初馈枣，方朔预偷桃。正好传餐玉，毋烦论伐毛；人材何落落，岁月自滔滔。乐矣居清世，陶然付浊醪，斯文端有相，南极一星高。”

陆士称昂云：“秀钟灵气应长庚，白发卿贤独老成；惊世才名莲并瑞，出尘丰度鹤同清。重烦海客分桃实，几约山翁泛菊英；华诞喜闻周甲子，颂歌叨厕鲁诸生。”陆有私抄诗话一册，载寿诗尚多也。

水上打一棒

正统间，处州叶宗刘谋逆。杭点民兵，有生员之父亦在点中，其子往诉于府，府主不为之理。拂衣而出，自言“水上打一棒”，盖以俗云空无用也。府主闻其言而不知其情，只以恶语嘲之，即唤转询焉，生员直告其故。遂曰：“汝能赋此，当免其役耳。”因口占曰：“丈七琅玕杖碧流，一声惊破楚天秋；千条素练开还合，万颗明珠散复收。鸥鹭尽飞红蓼岸，鸳鸯齐起白苹洲；想应此处无鱼钩，起网收纶别下钓。”守遂除之。

伯厚不知诗

宋韩持国《咏雪》诗云：“衣上六花飞不好，亩间盈尽是吾心；保由更得齐民暖，恨不偏于宿麦深。”宋王伯厚以为雪诗无出其右。予以此真村学究之诗也，俗云宋头巾耳；而王伯厚不知诗，亦可知矣。此但取其有忧国爱民之意，岂诗也哉。又伯厚取朱新仲《咏昭君》诗于《困学纪闻》中云：“当时夫死若求归，凛然义动单于府；不知出此肯随俗，颜色如花心粪土。”噫！此伯厚亦不善论而取之也；使昭君知此，不待其单于死而请也，亦不必其请而自尽矣。

庐山高明妃曲

《石林诗话》云：欧阳棐求章子厚书乃翁《庐山高》、《明妃曲》藏于家，以公平日自喜此三诗也。尝被酒语棐曰：吾诗《庐山高》，今人莫能为，惟李白能之；《明妃曲》后篇，太白不能为，惟杜子美能之；前篇则子美亦不能也。”及观《名臣言行录》又云：公谓人曰《庐山高》惟韩愈可及，《琵琶前引》，韩愈不可及，杜甫可及；后引，李白不可及，杜甫可及。其与《石林》所记不同。予论《庐山高》全似太白，前引类杜，后引类韩，当以《石林》所记为是。但欧公自不当谓前引则子美亦不能此，或棐乃过美乃翁之辞，抑梦得误纪之耶？若《名臣录》所纪《庐山高》，岂似韩耶？二引既不拟李，又杂太白之名，何也？此必其传闻也。

吴贾相报祭文

吴潜，号履斋，宋理宗朝相也。贾似道入相，令言官劾吴，安置循州，又令循守刘宗申毒死履斋。似道后亦贬循州，宰执陈宜中等咸欲置贾于死，令郑虎臣押送至漳之木绵庵，而为虎臣锤死之。漳守赵介如，乃贾之门人，时为祭殓文曰："履斋死循，死于宗申；先生死闽，死于虎臣。天乎人乎？莫得而询。"有余不尽之意至矣，至矣。然二事之详，见《山房随笔》、《武林纪事》，但《随笔》祭文缺后二句，而宋史以吴为预知风雷作而死，亦非也。盖吴作辞世诗时，空中偶然雷震耳。

义　鸟

《闻见录》载：关中商人得能言鹦鹉于陇山，爱而食之甚勤。偶事下狱，归时叹恨不已。鹦鹉曰："郎在狱数日，已不堪；鹦鹉遭闭累年，奈何？"商遂感而放之。后商同辈有过陇山者，鹦鹉必于林间曰："郎无恙，幸寄声，幸寄声。"又金时安抚使田琢，少从军塞外，居有双燕为巢，士人欲捕之，田曲全护。一日，飞止坐隅，都无惊畏，巧语移时不去。田思明日秋社，燕当归矣，此殆为留别言耶？因作诗赠云："几年塞外历崎危，谁谓乌衣亦此飞；朝向芦陂知有焉，暮投第舍重相依。君怜我处频迎语，我忆君时不掩扉；明日西风悲鼓角，君应先去我何归。"遂细书为蜡丸系其足。后八年，田为潞州判官，此燕飞鸣公廨，来止砚屏，田谛视，即前燕也，蜡丸尚在。遂画图作序，一时名人皆有诗赋。呜呼！禽鸟微物，一加爱养，遂致不舍；士之负义背恩，曾二鸟之不如！昔人叹"古道益远交情玦，朝欢暮怨云迁移。"予亦感而笔之也。

巴　西

山谷《怀荆公再次西太乙宫韵》之诗第二首云："啜羹不如放麑，乐羊终愧巴西；欲问老翁归处，帝乡无路云迷。"任天社解山谷之意，谓惠卿之忍，正如乐羊；荆公之过，与巴西同。又言：末句神宗崩，公亦薨，从其在天，非谗邪所能间。予观山谷所和四诗，皆指荆公，不若东坡之和之妙也。此首以惠卿比乐羊固可，而以秦西巴拟荆公，恐为不当。荆公直刻拗耳，岂仁也哉。任复谓谗邪不能间，亦益山谷不善之意。山谷或止以帝乡之路，云亦不迷也。《艺苑雌黄》又为山谷解倒用西巴，引退之差参、珑玲为证。予意虚字倒用，尚可理推；至于人名，恐未稳也。山谷此诗，只是有病。

诗句重用

唐人许浑，常将已诗重用，此虽一病。夫岂不能再作，固欲如是耶？第可意句遂不复改耳，但有可用不可用处，自当慎之也。今录出数联以明之，庶便检阅，亦足使人易知

也。如《京口寄友人》用“一樽酒尽青山暮，千里书回碧树秋”为颈联矣，至《郊园秋日寄洛中故人》，复用二句为颔联，皆寄人者也。又如《呈部少府巡涝》有“江村夜涨浮天水，泽国秋生动地风”。《汉水伤稼》亦用此二句，皆因水也，此则可以同用。至于《送僧归桂州灵岩寺》云：“楚客送僧归桂阳，海门帆势极潇湘，碧云千里暮愁合，白雪一罄春思长。”他日《和浙西从事刘三复送僧南归》，亦用此四句，但以“桂阳”易“故乡”字。予以浙西复南去，恐不可用潇湘耶。至以“蜂蜜”对“香”，“访戴”对“依刘”处极多，似亦不切。若王湾《江南意》二联俱同，但易首尾，此即其可意句而不复改也。

因诗得偶

国初王旬字子宣，作《宫词》有云：“南风吹断采莲歌，夜雨新添太液波；水殿云廊三十六，不知何处晚凉多。”仁和解元俞友仁见而悦曰：“此其得意句。”遂以妹妻之。此与宋赵德麟二十八字诗句，事意俱同也。

俞徐辞荐

富阳俞膺字古章，肥遁邱园，名闻湖海，宦游于浙者，必得其文为美。正统间，藩臬诸公先后封章荐举，不起。吴和州亦尝荐之，先生以诗辞云“青云有路念梯袍，迢递和州荐剡劳；下乘难追千里马，虚名恐误九方皋。嵇康自信趋时懒，少室谁云索价高；总使阳和动邹律，秋风双鬓已萧骚。”又同时宁波徐恕字勉仁亦以文鸣，不膺国召，后家吾杭，有《艺说》，譬喻为学甚悉，今忘之也。予尝谓俞诗徐文，近亦有之；而人品或无二子也。故当时有“富阳俞、甬东徐，翩翩文彩双明珠”之誉，予故表而出之。

魏赵老态诗

魏骥，浙江绍兴萧山人，正统初为司训，臞然若不胜衣者。一日，会酒友家，座有柳庄先生，因相曰：“公异日必至极品。”众皆掩口，自亦以衰讽之也。后因教导有功，渐升至少卿，直抵吏部尚书。然质直而好吟，不以工拙为计，《老态》一诗，至今传之人口，以其鄙而谑也。诗云：“渐觉年来老病磨，两肩酸痛脊梁跎；耳聋眼暗牙根蛀，腿软腰疼鼻泪多。脏毒头疯时又举，痔疮疝气不能和；更兼酒积微微发，三岁孩童长若何。”予尝又闻赵松雪《老态》一诗，则视此超出九天矣，然亦不见集中，今录出之。诗云：“老态年来日日添，黑花飞眼雪生髯；扶衰每藉过眉杖，食肉先寻剔齿签。右臂拘挛巾不裹，中肠惨戚泪常淹；移床独就南荣坐，畏冷思亲爱日檐。”非身处老境，不能言之如此真切。悲夫！

燕子楼

燕子楼盼盼之事，人皆知也；而《燕子楼集》，人未知也；知其集者，或未见其诗也；见其诗者，或未知盼盼之终故；予少见陈彦升诗之起结云："仆射新阡狐兔游，侍儿犹在水边头；乐天才思如春雨，断送残花一夜休。"不知何谓"水边"与"乐天"之意，今始知楼在徐州西北水浒，至今犹有迹焉。盼盼念建封而不下楼者十年，乐天赠诗曰："黄金不惜买蛾眉，拣得如花四五枝；歌舞教成心力尽，一朝身去不相随。"盼盼读之，悲泣曰："自公薨，妾非不能死，恐百载之后，以我公重色，有从死之妾，是玷我公清范也。所以偷生耳。"乃和白公诗云："自守空楼敛恨眉，形同春后牡丹枝；舍人不会人深意，讶道泉台不去随。"盼盼得诗后，怏怏旬日，不食而卒。临终但云："儿童不识冲天物，谩把青泥污雪毫。"方知陈结之意。盼盼诗云："楼上残灯伴晓霜，独眠人起合欢床；相思一夜情多少，地角天涯不是长。"又云："北邙松柏锁愁烟，燕子楼人思悄然，自埋剑履歌尘散，红袖香消一十年。"皆如此类。予尝过其地，见燕飞鸣，有感赋诗曰："燕子楼前燕子飞，旧巢还在主人非；楼中盼盼楼前燕，肯向他人楼上居。"盼盼不独钟情意气，且知义理，可谓妓妾中杰出者。姓关，或曰许。

袁柳庄

柳庄袁珙字廷玉，元菊村先生士元之子，自幼励精儒业，九流百氏之书，靡不涉究。尝游历湖海间，遇异僧别古崖于补陀洛伽山，一见而奇之，因授以相人之术，期珙必以术显。珙自是决人贵贱、寿夭、祸福、休咎，如指诸掌；凡求相者，听其语言，观其形象，然后断以吉凶，虽达贵人遇之不以礼，则拂袖而去。太宗在潜邸，遣使召见。珙凝神伫思，稽首而言曰："殿下龙形凤姿，天广地阔，日丽中天，重瞳龙髯，二肘若肉印之状，实苍生真主也。"辞还，赐赍殊厚。越三年，上诞膺天箓。万几之暇，因感珙言之验，驿召至京，拜太常寺丞，遇以特礼。已而得请展省先茔，寿七十六，以疾卒。姚少师广孝尝赠诗云："岸帻风流闪电眸，相形何似相心优；凌烟阁上丹青里，未必人人尽虎头。"此诗正似荀子所谓"相形不如论心"之义，此亦未必无为也。

句　意

"有如此江"，盖言如此江水流而不返也；"将无同"，谓不同也；"将是"，乃晋人发语也，如渊明诗"将非遐龄具"是矣。

卷三十七　诗文类

杨眉庵

国初吴下诗人称高、杨、张、徐。杨名基，字孟载，眉庵号也，家吴县天平山南。幼颖悟绝人，弱冠工文词，名动公卿。会稽杨廉夫相见，戏以所号铁笛为题，使其赋歌。对曰："不惟能歌，尤且切效老铁体。"翌日，诚似。廉夫不觉自失曰："吾意诗径荒，今老铁当让子一头地。"故当时有"老杨"、"小杨"之称。此事旧闻于人，未见其歌，其集亦少也，今获抄本，录歌以识。歌曰："铁崖道人吹铁笛，宫徵含嚼太古音。一声吹破混沌窍，一声吹破天地心，一声吹开虎豹闼，彤庭跪献丹扆箴。问君何以得此曲？妙谐律吕可以召阳而呼阴，都将春秋一百四十二年笔削手谱成，透天之窍价重双南金，掉头玉署不肯入，直入弁峰绝顶俯瞰东溟深。王纲正统著高论，唾彼传癖兼书淫；时人不识我不厌，会有使者徵球琳。具区下浸三万六千顷之白银浪，洞庭上立七十二朵之青瑶岑，莫邪老铁作龙吼，丹山凤舞江蛟吟。勖哉宗彦吾所钦，赤泉之盟犹可寻，更吹一声振我清白祖，大鸣盛世载赓阜财解愠南风琴。"

孙侍儿

孙侍儿，花将军婢也。将军名云，怀远人也，貌黑而骁勇绝人。癸巳，谒太祖于濠，每单骑前行，所至辄克。尝遇盗数百，独战三日，皆擒杀之。庚子，守太平，伪汉陈友谅以舟师入寇，围太平，云率麾下三千余人，结阵迎战三日，城中乏食而陷。贼缚云急，云奋身大呼，缚尽解，起夺守者刀，杀五六人，骂曰："虏非吾主敌也，曷不趋降！"贼怒碎云首，缚于舟樯，众射之，云至死骂贼不少变。

云妻郜氏，云与伪汉战时，子炜方三岁，郜氏会家人泣曰："城且破，吾夫必死之，吾必不独生；然不可使花氏无后，婴儿在，若等善抚育之。"郜闻云就擒，遂赴水死。侍儿孙氏瘗郜尸，抱儿走，为伪汉军所获。军中恶小儿啼，孙至九江，恐儿遇害，以簪珥属渔家妪育之。是年冬，王师伐伪汉，汉败。孙脱身至渔家，视儿在，眴渔人出，窃负以走，宿陶穴中；明日出江浒，僦舟以渡，遇反溃军还争舟，捽孙氏及儿投之江，方出没波中，有断木至上流浮至，附之入芦渚中。渚中莲实，孙氏取啖儿凡七日，不死。忽夜半闻人语声，呼之，逢老父号雷老，告之故，与之偕行。明年辛丑二月，达上所，上闻云儿，即呼入见。孙氏泣抱儿拜上，上亦泣，置儿于膝曰："此花云子，将种也。"命赐老父衣，老父已不见，追之无所得，众咸以为神。后乃授水军左卫指挥佥事。洪武七年，偕孙氏至太平，奉母郜氏夫人骸归，乃束草像父，加以衣冠，合葬开上元县南五十里水桥。太史宋景濂为其志，阁老李西涯作乐府以美花公。

予意公固忠且勇矣，使无侍儿，则花氏绝，而一门忠义节孝亦泯没矣，因为长短句以美侍儿，以赘于乐府之后，因并录之。“花将军，身长八尺勇绝伦，从龙渡江江水浑，提剑跃马走平陆，敌兵不敢逼，主将不敢嗔，杀人如麻满川谷，遍体无一枪刀痕。太平城中三千人，楚贼十万势欲吞；将军怒呼缚尽绝，骂贼如狗狗不狺，穑头万箭集如猬，将军愿死不愿生作他人臣。郜夫人，赴水死，有妻不辱将军门。将军侍婢身姓孙，收尸葬母抱儿走，为贼俘虏随风尘，寄儿渔家属渔姥，死生已分归苍旻。贼平身归窃儿去，夜宿陶穴如生坟；乱兵争舟不得渡，堕水不死如有神；浮槎为舟莲为食，空中老父能知津；孙来抱儿达行在，哭声上彻天能闻。手摩膝置泣复叹，云汝不死犹儿存；儿年十五官万户，九原再拜君王恩。忠臣节妇古稀有，婴杵尚是男儿身，英灵在世竟不朽，下可为河岳，上可为星辰。君不见金华文章石室史，嗟我欲赋岂有笔力回千钧。”长短句云：“孙侍儿，花云婢，一朝城陷主人没，忍死流离全云嗣。全云嗣，鬼神呵护登天陛，袭主之爵显主志，血食太平千万世。嗟吁无侍儿，花之忠，郜之节，乱离之际几人白？谁言丈夫意气轻婢妾。”其事详见《功臣录》，但录中乙未克滁，志为甲午，当从志也。

狻　坐

《石林燕语》曰：“狻坐不知始于何时，唐以前犹未施用。”不知子美已有诗《赠郑广文》云：“才名三十年，坐客寒无毡。”则暖坐唐已有之，安知不施于舆马也？

咏物诗

咏物之诗，即古赋物之体之变也，如荀子《蚕赋》、《箴赋》之类。说者以为起于唐末，如雍陶《鹭鸶》、郑谷《鹧鸪》，殊不知元、白已前，盖以有之，如子美《咏黑、白二鹰》之类是矣。宋、元以下，作者多矣。然其亲切有蕴者，亦足北方前人；格律虽卑，亦诗之一种也。谨录明人之诗数首于左，以启好事者。

苏平《绣鞋》云：“几日深闺绣得成，着来便觉可人情；半湾罗袜凌波小，两瓣金莲落地轻。南陌踏青春有迹，西厢立月夜无声；扫花偶湿苍苔露，晒向窗前趁晚晴。”

《豆腐》云：“传得淮南术最佳，皮肤褪尽见精华；一轮磨上流琼液，百沸汤中滚雪花。瓦缶浸来蟾有影，金刀剖破玉无瑕；个中滋味谁知得，多在僧家与道家。”

胡斗南《双孔笛》云：“混沌难分浊与清，凿开空窍太分明；有声本自无声出，二气还从一气生。碧海夜寒龙并语，瑶台月白凤谐鸣；依稀黄鹤楼中听，吹落梅花雪满城。”

《萍》云：“重重叠叠砌鱼鳞，根蒂浑无半寸深；偏为太阳遮水面，可容明月印波心。千层浪打依然聚，几阵风吹不肯沉；多少锦鳞藏叶底，教人无计下钩寻。”

杨基《新柳》云：“浓如烟草淡如金，濯濯姿容袅袅阴；渐软已无憔翠色，未长先有别离心。风来东面知春浅，月到梢头觉夜深；惆怅隋宫千万树，淡烟疏雨正沉沉。”

《春水》云：“溶溶漾漾欲平桥，知是巴山雪尽消；红雨落花来滚滚，绿烟芳草去迢

迢。沅湘已没鸥边渡，溢浦新添鹢外潮；向晚渔郎走相报，大家齐上木兰桡。”

戴九灵《插秧妇》云：“春袱蒙头作野汝，轻移莲步水云乡；裙翻蛱蝶随风舞，手学蜻蜓点水忙。紧束暖烟青满地，细分春雨绿成行；村歌欲和声难调，羞杀扬鞭马上郎。”

夏元吉《人影》云：“不言不语过平生，步步相随似有情；长向灯前同静坐，每于月下共闲行。昨朝离去天将暝，今日归来雨又晴；最是行藏堪爱处，显身须要待时明。”

沈彦博《纤手》云：“曾见花稍拣俏枝，宛如春笋露参差；金钗欲溜轻扶鬓，宝鉴重临淡扫眉。双送秋千扶索处，半揎罗袖赌阄时；香腮闷托闻嘶马，忙揭朱帘认阿谁?”

朱静庵梅《花灯笼》云：“筠篁织出巧玲珑，朵朵分明夺化工：薄暮高挑照归路，满街疏影月朦胧。”

丁文焕《钉靴》云：“行过落花香啮齿，步回芳草软埋头。”惜忘其全首。

金山诗

“一宿金山寺，微茫水国分；僧归夜船月，龙出晓堂云。树影中流见，钟声两岸闻；因悲在城市，终日醉薰薰。”又“万古江心寺，金山名日新；天多剩得月，地少不生尘。橹过妨僧定，涛惊溅佛身；谁言张处士，题后更无人?”二诗乃唐人张佑、孙鲂者也，皆号绝唱。而《青琐集》尚以虽为警联，亦可移于南康之落星、永嘉之江心。予则以为首起既以言出金山，就可移彼，此谓无过中寻有过，亦刻矣。但孙诗似夸，则不当也；若以涛惊溅佛身言，山不应如此之低，此痴人前又不可说梦。第同时李翱亦有诗，而后四句全同孙句，不知当时何意向之若是？李云：“山载江心寺，鱼龙是四邻；楼台悬倒影，钟磬隔嚣尘。过橹妨僧梦，惊湍溅佛身；谁言题韵处，流响更无人。”此则可笑，两人反不知则未讥也。又闻本朝莆田黄谦，自来未闻有次张诗之韵者，彼独和之，且又不及，此尤可笑。若宋梅圣俞之“山形无地接，寺界与波分”。吴登之“花木江心地，楼台水面山”，亦可谓警句。

理公岩牌

周伯琦，元之饶人，工真草篆隶，而篆尤精也，元人无出其右，世行其《六书正伪》、《说文字原》。至正十六年，尝为吾浙参知政事，杭志失收；《元史》作十七年，讹也。寻除江浙行省左丞，然以十七年招谕张士诚，为其留用未拜。后士诚为武宁王缚见太祖，伯琦逮系于后，太祖问谁也？对曰：“元江浙行省参政周某。”帝曰：“元君寄汝一方重任，乃资贼乱耶?”遂与伪吴司徒吕伯升同弃市。《剪胜旧闻》又云：“醉以三日，酬其功而杀之。”《元史》又谓：“回鄱阳，寻卒。“恐皆非也。夫既为张用之久，张败可以逃耶，又何有功于国朝耶?

昨与中书叶中夫游于飞来峰之阴，偶得其篆记一篇，攀萝附木，剔洗而录之，遂知飞峰石像之所出，亦可补抗志之所缺也。呜呼！自元季至今，殆二百年矣，一旦显世，亦数

也哉。且笔法之妙，为周之最，意予既知，则拓者众也；今已少剥，或至损裂。则公之书又没于世，因记其事，并录其文于稿。文曰："理公岩，晋高僧慧理师尝燕寂焉，在钱塘虎林山天竺招提之东南，玲珑幽邃，竹树芩蔚。至正九年，上人慧苣来居观堂，起废缉敝，爰开是岩，窈窕缭复，廓如堂皇，云涌雪积，发泄灵蕴。后七年，左丞绥宁杨公之弟元帅伯颜，清暇游憩，抉奇乐静，捐金庀工，载凿岩石，刻十佛，并补陀大士像，金碧炳赫，恍跻西土；冀徼福惠，寿我重亲，利我军旅，冰释氛汾沴，永奠方岳，岩之异胜，诞增于昔，为虎林之奇观，实苣公轨行精悫有以致之。居氓曰菩萨，盖非夸益。天竹和尚允若师腊，以八十与苣同志，征文示久，乃篆诸石。浙省参知政事番阳周伯琦伯温记并书"。

薛　暨

唐仪薛涛，字洪度，八九岁知声律，其父一日坐亭中，指井梧示之曰："庭除一梧桐，耸干入云中。"令涛续之，应声曰："枝迎南北鸟，叶送往来风。"父愀然久之。父卒，韦皋镇蜀，召令侍酒赋诗，因入乐籍。元末，建安暨氏女，十岁能诗，人令赋《野花》云："多情樵牧频簪髻，无主蜂莺任宿房。"识者知后不洁，此即涛父愀然之事，后皆果然。岂非诗言志而心之声地欤！然涛非暨比也，故元微之有诗赠云："锦江膩滑峨眉秀，幻出文君与薛涛；言语巧偷鹦鹉舌，文章分得凤凰毛。纷纷词客皆停笔，个个公侯欲梦刀；别后相思隔烟水，菖蒲花发五云高。"以此，则唐人重涛之才可知矣。有《洪度集》一卷行世。

布袋佛

五代僧贯休画弥勒佛，而宋坦坦居士赞曰："即此布袋，非此布袋；不属圣凡，不立行解；几几腾腾，处处在在；柱杖挑来赐与君，天上人间更无外。"岳珂七岁亦有赞曰："行也布袋，坐也布袋；放下布袋，何等自在。"二赞较之，岳诚神童之言，而坦坦者就本宗之道而云也。至闻我太祖私游一寺，亦见有题，其诗曰："大千世界活茫茫，收拾都将一袋藏；毕竟有收还有散，放宽些子也何妨。"因尽诛僧。噫！此固借以喻当时之政之严，太露圭角，宜其受祸；苟以前之岳赞之意而微讽之，又何不可？

诗句关乐

古人经文一字不苟下，如鼓瑟吹笙，不是说鼓瑟又吹笙也，盖瑟之一音，古今以为难和，必吹笙以和之也。又若如埙如篪，古人比之兄弟之相和，夫他音岂皆不和，而独以埙篪言者？他音一音各为一节，惟埙、篪二音同为一节，盖同气也。大司马韩公邦奇，号为知乐，其言亦然。

般若庵

太平府般若庵，太祖既渡江，微行于庵，欲借一宿，僧异而问其爵里姓名，乃题诗于壁曰："杀尽江南百万兵，腰间宝剑血犹腥；山僧不识英雄主，只顾哓哓问姓名。"后登极，闻诗已无有，旨钥僧至京，将杀之，既曰："予诗何去之?"僧曰："御制后，仅有吾故师四句在焉。"问曰："何诗?"僧诵云："御笔题诗不敢留，留时常恐鬼神悉；故将法水轻轻洗，尚有毫光射斗牛。"上笑释之。

伪仙诗

池州青羊宫石刻一律，嘉靖间都御史刘大漠所刻，其跋云："是刻如雷电鬼神，变幻莫测，却又不失六书矩度，信非异人不能。九龙主人宜加呵护，若为飚车羽轮辇去，宁不或承之羞哉。"世传诗为陈抟所书也，其诗云："仙境闲寻采药翁，草堂留语数宵同；虚传山下云深处，直与人间路不通。泉引藕花来洞口，月将松影过溪东；求名心在闲难遣，明日马蹄尘土中。"后款曰："三清道丈玉皇举人太和子书。"以予论之，此好奇而未仕者为之也。观首云"仙境闲寻"，末又曰"求名心在闲难遣，明日马蹄尘土中"，仙尚有此言耶？况书名特神其号，尤可知矣。但字体异常，不知书者，随风传诵，若谓"不失六书矩度"数语，刘盖欲欺世人，不知世有识者，所笑多也。至如虚传来影数字，因传为此字未必真是也，拓之露丑，徒污纸墨，见者自能别之。

桑犬二诗

世传吾杭少保于公题桑曰："一年一度伐枝柯，万木丛中苦最多；为国为民皆是汝，却教桃李听笙歌。"题犬曰："护主有恩当食肉，却衔枯骨恼饥肠；于今多少闲狼虎，无益于民尽食羊。"意二诗不类于公本集之句，予问之先辈，则曰：闻有亲笔于某家，盖句虽俚而意则尚也，似其为人，或不经意而云者。若《手帕》、《蘑菰》之诗亦然。或曰：犬诗乃先正李时勉者。未知孰是。

陈岳箕诗

金陵士友某，一日召仙，得诗云："风露凄凉雨过天，窗疏有月到床前；夜深不作红尘梦，注得《南华》四十篇。"又云："强胡扰扰我提兵，血战中原恨未平；大厦已斜支一木，岂期长脚误苍生。"某请书名，则曰："我二人，前陈抟，后岳飞；一仙游，一屈死。生死虽不同，然彼之清风，我之精忠，今日同归于不死矣。偶同过此。"某又问："今秦桧亦托生否?"又书诗云："自古奸忠同一死，奸忠死后各留名；奸忠总在斯文断，焉有来生与再生。"据此，虽非陈、岳二公，观其诗文明爽气健，且有理致，是亦文名之士欤?

洪武书目

痛三纲沦而九法敝，无以新耳目而示劝惩，首作《大诰》三编；欲戒后代人君臣民之愚痴，作《资世通训》；以礼乐不协于中，成书曰《大明集礼》；仿《周礼》而为治天下之宏纲，作诸司职掌曰《大明律》；曰《大明令》，所以立世法也；曰《洪武礼制》、曰《礼仪定式》，所以详世礼也；《清教录》，所以戒僧道也；《大明一统历》，所以钦天道也；定字义书曰《洪武正韵》，后以未当，命刘三吾重编，曰《韵会定正》；念农劳而命户部计田之数，以为文武俸数，作《省贪简要录》；见功臣器用逾制，命翰林院考汉、唐、宋封爵之数，编稽制录，编历代宗室诸王善恶者以类，曰《永鉴录》，后又有《昭鉴录》；编历代为臣善恶可以劝戒者，曰《世臣总录》；订正蔡氏书传，名曰《书传会选》；取大禹所叙、箕子所陈、有益治道者，作《洪范注》；纪天下道路者，书曰《寰宇通衢》载文武官属体统及签书案牌次第、军士月粮宿卫屯田者，曰《政要录》；自叙得之之艰难，与更胡俗书，曰《祖训录》；又欲贻孙谋以昭燕翼，成书曰《皇明祖训》；言丧服者曰《孝慈录》；取五经四书敬天忠君孝亲而成者，曰《精诚录》；集历代祭祀祥异感应可为鉴戒者，名曰《存心录》，编汉唐宋灾异应于臣下者，名曰《省躬录》；以致《道德》有注，《论语》有解，诸经、《元史》有纂。至哉王心！无一事不加之意也。创业之君，所以难欤。

菊花诗

《清暇录》载：黄巢下第，有《菊花》诗曰："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尝闻我太祖亦有《咏菊花》诗："百花发，我不发；我若发，都骇杀。要与西风战一场，遍身穿就黄金甲。"人看二诗，彼此一意，成则为明，而败则为黄也。予则以"香气透长安"，不过欲窃据之意；"满城尽带甲"，扰乱一番也。巢之反，果在于秋天。兵败士诚、友谅，与得大都之日，皆在八九月西风起时，"穿金甲"岂非为帝耶？是乃二诗之谶耳。

塔下陈

弘治间，海宁塔下陈玉，善画山水。其父五十，忽欲读书，坐闭一室，昼夜不息者五年，遂成诗人。尝题《贾似道湖山图》云："山上楼台湖上船，平章醉后懒朝天；羽书莫报樊城急，新得峨眉正少年。"意亦佳也。据此，人不用功耳。

卷三十八　诗文类

李　杜

古人论李杜无优劣，故退之云："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此在后世观之也。《玉屑》、《阳秋》皆轻议曰：杜岂白所能望耶？殊不知当观其彼此自言可知矣。杜言李曰："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李白斗酒诗百篇"，"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似皆重其才也；李言杜曰："醉别复几日，登临遍池台；何临石门路，重有金樽开。""饭颗山头逢杜甫，头戴笠子日卓午；为问因何太瘦生，只为从来作诗苦。"似不过平答而少讥之也。意当时李豪隽而才敏，杜质朴而才钝，相会若有低昂也，然则底于成也，同归于极焉。细而论之，则有一勉然，一自然之分耳。

乐　府

予不知音律，故词亦不善。每见古人所作，有同名而异调者，有异名而同辞者，又有名同而句字可以增损者，莫知谓何也？后见元人周德清有《作词起例》一书，然后知当同当异者，自有数调；句字可以增损者，亦有数调。惜此书已少，又杂记于众词名中，一时检阅亦难也。今特录出，以便观览，庶使如予者可考焉。

黄钟，双调，黄钟，越调，仙吕，正宫，仙吕，双调，仙吕，商调，中吕，越调，中吕，南吕，中吕，双调。已上名同而音律不同者。

黄钟，红锦袍，彩楼春，双凤翅，正宫，灵寿杖，伴读书，黑漆弩，六么遍，大石调，归塞北，卜金钱，催花乐，蒙童儿，小石调，青杏儿，仙吕，金盏儿，中吕红绣鞋，喜春来，朝天子，苏武持节，卖花声，南吕，一枝花，玄鹤鸣，采茶歌，草池春，阅金经，翠盘秋，双调，步步娇，银汉浮槎，落梅风，雁儿落，德胜令，水仙子，殿前欢，滴滴金，折桂令，汉江秋，荆山玉，捣练子，沽美酒，驸马还朝，挂玉钩，醉娘子，小拜门，慢金盏，拨不断，也不罗，越调，调笑令秃斯儿，寨儿令，三台印，商调，梧叶儿，般涉调，脸儿红，急曲子，耍孩儿已上名异而词调同者。

正宫，端正好，货郎儿，煞尾，吕，混江龙，后庭花，青歌儿，南吕，草池春，鹌鹑儿，黄钟尾，中吕，双调，新水令，折桂令，梅花酒，尾声。已上句字不拘可以增损者。

明唐诗人暗合

国初王元章《书怀》、王子充《郡斋偶赋》，诗意相同而韵上差其二，句谓异矣。及读唐刘长卿《余干旅舍》与张籍《宿江上馆》诗，韵同意同，真可谓巧也，又皆奇作，特录

于稿。

元章诗云："世情多曲折，客况自堪怜；听雨悉如海，怀人夜似年。草肥燕地马，花老蜀山鹃；冷淡无归计，苍苔满石田。"子充诗云："宦况真萧索，虚斋足自眠；思亲怀爱日，阅史录疑年。白发生愁后，黄华立醉边；风流陶靖节，输尔早归田。"

刘诗云："摇落暮天迥，丹枫霜叶稀；孤城向水闭，独鸟背人飞。渡口月初上，邻家渔未归；乡心正欲绝，何处捣征衣。"张诗云："楚驿南渡口，夜深来客稀；月明见潮上，江静觉鸥飞。旅宿今已远，此行殊示归；离家久无信，又听捣寒衣。"

宋徽宗画诗

夏忠靖公《咏徽庙黑竹》曰："宝殿无心论治安，碧窗着意写琅玕，枝枝叶叶真潇洒，争奈金人不爱看。"此责徽宗之不君也。国初张来仪咏其《折枝桂》曰："玉色官瓶出内家，天香浓浸月中葩；六宫总爱清凉好，不道金风卷翠华。"此责高宗之不子也。又忘其名姓者咏其《石榴》曰："金风吹绽绛纱囊，零落宣和御墨香；犹喜树头霜露少，南枝有子殿秋光。"此言南渡得人，有惜之之意。然三诗皆有含蓄，后二诗琢句尤工。

杨少卿诗

天顺间，南京大理少卿宜兴场公复，每令家童于玄武湖壖取萍藻以食豚。海虞吴思庵讷，时握都察院章，以其密迹听事拒之。杨作小诗送云："太平堤下后湖边，不是君家祖上田；数点浮萍容不得，如何肚里好撑船?"至今传为笑柄，鄙吴而予杨也。予以思庵诚宽大而不答，使当时即写此诗，易以己名，复送于杨，杨何颜哉？此正杨公代吴之作也，其与钻核较筹者何异哉？况后湖朝庭所禁。今人反以抑吴，岂以杨有能诗之名而然邪？

祖述工拙

东坡《洗儿》诗云："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但愿生儿愚且鲁，无灾无难至公卿。"吾杭先辈瞿存斋宗吉一诗云："自古文章厄命穷，聪明未必胜愚蒙；笔端花与胸中锦，赚得相如四壁空。"其意本东坡《洗儿》诗来，然自概不露圭角，似过东坡。又东坡《白发》诗云："人见白发忧，我见白发喜；多少少年人，不见白发死。"昨见《说郛》载一诗，亦似过之："劝君休镊鬓毛斑，鬓到斑时亦自难；多少朱门少年子，西风吹送北邙山。"又宋淮南阃帅夏贵降元后四年卒，有人赠诗云："自古谁无死，惜公迟四年。问公今日死，何似四年前。"又有吊墓者云："享年八十三，而不七十九；呜呼夏相公，万代名不朽。"此二诗亦虽本同一意，而辞意婉转深恳，又自各妙也。

竿技诗

《石林诗话》载晏元献题《竿技》诗，书于中书厅壁云："百尺竿头袅袅身，足腾跟挂骇傍人；汉阴有叟君知否，抱瓮区区亦未贫。"荆公他日复书一诗于后云："赐也能言未识真，误将心许汉阴人，桔槔俯仰何妨事，抱瓮区区老此身。"但记二诗，不言所以。予以二诗正见晏乃质实，而王好更张者也；二公心地，即此占知矣。又韩侂胄见弄傀儡为土偶负小儿者，名为迎春，使侄赋之，侄曰："脚踏虚空手弄春，一人头上要安身；忽然线断儿童手，骨肉俱为陌上尘。"韩不久祸作。宋赵南仲以诛李全功，见忌于郑清臣，史揆每左右之，得留于朝。其后恢复事起，遂分委边面，赴镇之日，朝绅饯之，适有呈竿技者，曹彦赋诗云："又被锣声催上竿，这番难似旧时难；劝君著脚须教稳，多少傍人冷眼看。"后师果败，皆诗谶也。然曹汉二首，其辞皆有晏意，但各用事不同；韩诗题虽非竿技，义则一也，然实得几间之情。惜不知名也，故并及之。

鄫字四音

鄫字，一则旰切，为赞；一才何切，为攒；一祖管切，为纂；一祖九切，为攒。今因萧何之封，读之者不同，各执以争是非，殊不知四音皆是。惟鄫字者，县属沛国，萧何初封之邑；赞字者，县属南阳，萧何子孙所封。二音可加于萧何，余非其宜，究而论之，又惟读酂字尤当也。

掘冢歌

《掘冢歌》，清江范德机作也。范以《闽州歌》并此皆为风俗所兴，而《闽州》者因得上闻，故著名史册。且为一代诗人，不知《掘冢歌》，则谬理太甚。歌云："昨日旧冢掘，今朝新冢成；冢前两翁仲，送旧还迎新。旧魂未出新魂入，旧魂还对新魂泣；旧魂丁宁语新魂，好地不用多子孙。子孙绵绵如不绝，曾孙不掘玄孙掘。我今掘矣良可悲，不知君掘又何时。"据歌，"曾孙不掘玄孙掘"，则人决不用子孙，亦不用坟墓矣。予意换中二句数字可也，如曰"好地还用好子孙，子孙绵绵多顽劣；曾孙不掘玄孙掘"，斯义方妙。其《闽州歌》乃革男子绣文之弊者，予三十年前尝见其地绣文之妙，始知盖亦有所传云。

吾子行诗

吾杭吾子行，好古博学，尤精律吕，当时后世如赵子昂、宋景濂辈，无不称仰者。惜其死于非命，其著述亦多，诗则未尝闻也。予于旧杭志中得其二首，今录示人，则又惜死于无穷也。《柳枝词》云："一径梨花过雨霑，日华浮动碧丝帘；轩前插遍垂杨柳，看舞春风人画檐。"又《答沈尧道赠梨花》云："山中折花摇白云，一枝赠我寒食春；薄帘隔晴不

需卷，恐随蝴蝶飞成尘。”

白沙诗

世以陈白沙非知诗者，而《麓堂诗话》载其题崖山大忠祠之诗曰：“天王舟楫浮南海，大将旌旗仆北风；世乱英雄终死国，时来胡虏亦成功。身为左衽皆刘豫，志复中原有谢公；人众胜天非一日，西湖云掩岳王宫。”又以谓深知声律者，殊不知昔之所传，非今之所刻。盖今选解其诗者，只欲遵其道统，不复以词章为重，故于近体有缊藉者不录，却以似禅而难通者往往录出，解以己意，人之见之，莫怪其为不知也。如“张帆海上回，帆挂铁桥树；惊起白虾蟆，跳上飞云去。”又曰：“半酣发浩歌，声光真朗彻；是身如虚空，乐矣生灭灭。”不知“虾蟆跳飞云”是何所喻？而“生灭灭”，又何所解？通本未可一二数也，反于外传只句中尽有诗句，如“仲尼不作周公梦，天下谁嗟吾道衰？”又曰：“一春花鸟篇章废，万里云霄羽翼孤”，何尝不佳？此选诗者之过，不思程、朱何尝不作近体，诚可笑也。大都白沙是任道豪杰，惜流于禅，若指刻集谓之诗教，恐亦难也。

卷三十九　诗文类

苏若兰织锦璇图诗

幼闻秦窦滔之妻苏若兰有《织锦璇图》诗，言止八百，而诗可读数百首，予以此特假文逞技，殆《玉连环》、《锦缠枝》之类欤。又闻成化间，北海仇东之色界句分其图，成诗二百六十篇，心虽异而犹未信也。及见衍圣公藏本载唐则天氏记云，可读二百余篇；遂按图求之，止可初读数首而已。后见宋刻黄山谷序者云：杨文公读至五百余篇，题曰“千诗织就回文锦，如此阳台暮雨何？亦有英灵苏蕙子，只无悔过窦连波。”据是，可读千首矣。予惊且叹曰：“是何女子之慧哉！殆鬼工耶？抑仙才耶？古今才子亦有是思也耶？不可得而知也。”又二十年，复得一本，乃皇朝起宗和尚经禅之暇，绀绎是篇，分为七图，一百四十七段，得三四五六七言之诗至三千七百首，星罗棋布，灿然明白。某王府从而刻之，并具读法，然其文之故典、人名、古诗、程语，丝纷网结，虽错杂联络，而音律畅协，反复成章也已；七言虽似牵强，而三四六言，宛若天成者多矣。呜呼！蔡琰、崔莺，不过一文妇耳，世传慕之，非以其行也。若兰史载烈女文无可匹，真天壤间之异人耳。每询士夫，图亦罕见，况知其事者乎。特序而志之于稿，略少抑扬，使他日读者亦默而识之也。

夹城八景词

吾杭市井，夹城巷口其一也。永乐间，其地有翰林侍讲王希范洪，号毅斋，一时学士

推重之，朝廷亦尊宠焉，疾而赐药，卒也赐棺，惜四十二而终。尝以其地为八景，作《卜算子》八章。成化间，仁和教谕临川聂大年，亦有声当时者，又每题作《临江仙》一章，皆工致也，然王、聂二集少刻板，志收亦不全。今录于稿：

孤月泛江秋，露下高城静，期着佳人夜不来，坐转霜梧影。吹彻紫鸾箫，宝篆烟消鼎，桂子飘香下广寒，银汉秋波冷。（夹城夜月）

惊雪喷高崖，雷响青天晓，刚道吴胥驾海来，势压沧溟小。两岸是渔舟，泼乱飞春鸟，须言神鱼去不留，五色祥云绕。（陡门春涨）

宿雨涨春流，晓日红千树，几度寻芳载酒来，自与春风遇。弱水与桃源，有路从教去，不见西湖柳万丝，满地飞风絮。（半道春红）

斜日照疏帘，雨歇青山暮，白鸟鸣边一半开，香霭和烟度。楼上见平湖，影隔春林雾，吹断鸾箫兴未阑，月照芙蓉露。（西山晚翠）

旭日照花林，莺啭春风早，一片红云暖不开，无奈春声搅。乘兴且闲游，莫待韶华老，随意飞红点绿苔，休着家僮扫。（花圃啼莺）

积玉映空青，蓬岛人间近，珠树瑶花满眼开，缥缈仙台影。便欲跨青鸾，直上三山顶，鹤氅披云看下方，月白银河冷。（皋亭积雪）

淅沥带秋坰，两岸蒹葭响，何处渔舟螟未还，隔浦闻清唱。撩乱下枯槎，一夜苕溪涨，天目应添翠色重，回首看晴嶂。（江桥暮雨）

绿竹绕清流，草舍人家远，几处牛羊晚下来，烟外闻鸣犬。禾稼满秋原，路向桑麻转，箫鼓从教乐社神，岁岁长相见。（白荡烟村）

已上王词，后聂词也：

万里碧霄云散尽，长天孤月流辉，城阴空阔柝声稀。试登高处望，露湿五铢衣。不见辽东华表鹤，人民昔是今非，惊鸟三匝正南飞。银河风露冷，骑得彩鸾归。（夹城夜月）

西北城闉如铁瓮，夜来春涨崩奔，惊涛拍岸撼昆仑。桃花三级浪，何处觅桃源。仿佛鸱夷乘白马，潮头日落云错，浚祗川后亦消魂。琴高骑赤鲤，随水到龙门。（陡门春涨）

记得武林门外路，雨余芒草蒙茸，杏花深巷酒旗风。紫骝嘶过处，随意数残红。有约玉人同载酒，夕阳归路西东，舞衫歌扇绣帘栊。昔游成一梦，仍问卖花翁。（半道春红）

一抹夕阳低远树，分明翠敛西山，苍苍松桧锁禅关。疏钟残磬里，倦鸟亦知还。谷口樵苏归路晚，六桥流水潺潺，行人指点有无间。天风吹散尽，露出豹文斑。（西山晚翠）

芳辅万花围绕处，软红晴点香泥，金衣公子羽毛齐。为怜春色好，终日往来啼。记得早朝花底散，金河草色凄凄，数声只在御桥西。东风回首处，香雾满长堤。（花圃啼莺）

昨夜孤峰如泼翠，今朝玉立巉岏，琼林琪树间琅玕。蓬莱尘世隔，弱水竟漫漫。玉宇琼台千仞表，群仙飞珮骖鸾，不知何处倚栏杆。洞箫吹一曲，鹤氅不胜寒。（皋亭积雪）

一叶渔舟吞暮景，夜来江涨平桥，蒹葭两岸响萧萧。水村烟郭外，隐隐见归樵。鸿雁欲归愁翅湿，谁怜万里云霄，空濛山色望中遥。钟声何处寺，白鸟没林腰。（江桥暮雨）

北郭秋风禾黍熟，牛羊晚食平田，一村桑柘起寒烟。田翁邀社饮，击鼓更烧钱。处处鸡豚泥饮罢，瓦盆浊酒如泉，往来东陌与西阡。虽言淳朴俗，自有一山川。（白荡烟村）

子昂探梅诗

予过演福寺僧房，见赵魏公子昂亲书《探梅访僧》一绝句云："轻轻踏破白云堆，半为寻僧半探梅；僧不逢兮梅未放，野猿笑我却空回。"惜公《松雪集》中失载，今寺已为坟地，不知此纸存亡也？噫！

甫似审言

杨万里序杜审言集，谓其祖孙诗句相似者数处，不知尤有极似者，如"日气抱残虹"，即"日射江楼雾气黄"；"明年春色倍还人"，即"锦江春色逐人来"；如"八荒平物土"即"八荒开寿域"；如"伐鼓撞钟惊海节"，"撞钟考鼓天下闻"；如"去岁兹辰捧玉床，五更三点入鹓行"，即"季冬除夜接新年，帝子王臣捧玉床。"

武后制字

唐史载武后制字十二：𠦂（天）、𡈼（地）、𣮪（照）、囝（日）、𠙵（月）、□（星）、𠘨（君）、𢘑（臣）、𡦂（幼）、𢦏（载）、𠂤（年）、𠓛（正）。却无释文，而《后山丛谈》中又多壄（初）、鎥（证）、𢘫（授）、𡈽（仁）、鎥（圣）、𡜐（国）、𠎝（生）七字，及读《通志》，止是十八字，而无君、仁、幼三字，却又益以胾（戴）字，重一正（正）字，总计则又二十字矣。书且不同，《六书本义》亦以此"𣮪"字为武后星字，似此增损书讹，恐兵人所传之不一。且天作𠦂，日作囝，并篆文也；年作𠂤，正作𠓛，亦有作𡈼者，授作𢘫，亦有作穱秬者，国作𡜐，亦有作囥者，地字籀文亦有作𡈼者，星字崔希裕纂古而作，然又非武后所创可知。或武后当时所书，人自不考，遂以谓其创也。若以据史止十二字，则黄林云《华严经》跋云：武后有证圣等字，乃桓彦范署名亲校者，是出十二字之外矣。但因古所有而传写不同，今则据其所同者，书以释之于右。

箕诗题蕉

旧闻有人如箕仙赴诗，以芭蕉一叶置袖扣之，箕写一诗云："袖里深藏一叶青，知君有意侮神灵；今宵试听西窗雨，欠滴潇潇一二声。"可谓甚妙。此必生以诗名世者，可与八杀之词类耳。

废主诗

梁简文帝为侯景幽于永福省，将崩，诗云："宝剑藏龙匣，神龙逐陆居；有意聊思句，无情堪著书。"湘东王被害时诗："南风且绝唱，西陵最可悲；今日还蒿里，终非封禅时。"

北齐高欢后主为周灭时，为诗曰："龙楼绝行迹，凤阙求无因；独知明月夜，遥想邺城人。"李后主归宋后，念嫔妃散落，作长短句云："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奈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数日后下世。杨溥为徐知诰逼迁于江南时，诗云："烟凝楚岫愁千点，雨洒吴江泪万行；兄弟四人三百口，不堪独坐细思量。"宋徽宗在北时诗："国破山河在，人非殿宇空；中原何日事，搔首赋《车攻》。投老汗城北，西江又是秋；中原心耿耿，南北泪悠悠。尝胆思贤佐，颙情忆旧游；故宫禾黍遍，行役闵宗周"。又"杳杳神京路八千，宗祧隔越已经年；衰残病渴那能久，辛苦穷荒敢怨天。"右六主所咏，虽有高下，皆非闻鼙声而问公私，黜大臣而不知者，甘于困辱而不能死社稷，此帝王所以贵德而不贵才云。

富字义非

敖方伯英《绿雪亭杂言》，尽有高论，但论"富"字曰："古人惟贵务农，故富从田，田以一口者，有田之人。又贵食之者寡也。"理虽是而字义则非也。盖《说文》"富"曰："备也。"《广韵》曰："丰于财也，厚也。"《礼记·祭义》注曰："臣能也禄曰富。"未尝以田字起义，而贵人口之寡，真可笑也。若贫字则如敖解，盖分贝则贫，故《说文》云："财分少也。"而敖何不证此。

汤胤绩

天顺间，锦衣指挥汤胤绩，信国公孙也，志大言大，武略少可，而诗文亦称是。徐武公、李文达当国，曲意承奉，徐则以为狂生，李见其有大志，且通文墨，亦重之也。每自言："士不脱颖而出，何见其才？使独当边方一面，必有可观。"李因荐为参将守边。一日，与友人正饮，闻虏人牧马城下，遂勒兵出语友曰："某擒此胡来饮。"不意胡人大至，汤兵寡无援，胡直前，一箭而毙。时人遂传曰："汤一面，汤一箭。"数月后，口外通州驿天色将暝，忽有兵官驺从甚盛，来坐中室，令免供具，但索纸笔灯烛，闭户而寝。明早，驿吏候起，寂然无闻，开门，惟见壁间一诗云："手提长剑斩渠魁，一箭那知中两腮；胡马践来头似粉，老鸦啄处骨如柴。交游有义空挥泪，弟侄无情不举哀；血污游魂归不得，幽冥空筑望乡台。"一时哄然。人以汤素好怪，而死亦有怪焉，殊不知胤绩素已用物多而取精宏矣；又一旦卒然而死，气血壮盛，精灵不散，魂魄安能无此耶？但鬼有形而诗有迹，亦可为异也。

赋新月诗

卢多逊当直，宋祖命赋新月诗，限用些子儿。诗曰："太液池边玩月时，好风吹动万年枝；谁家玉匣开新镜，露出清光些子儿。"此见《后山诗话》，《锦绣万花谷》独载其诗后二句云："谁家镜匣参差盖，露出楞边些子儿。"尤觉善状。王禹偁当直，亦赋此，限

敲、梢、交韵。诗曰："禁鼓楼头第一敲，乍看新月出林梢；谁家宝镜初磨出，玉匣参差盖不交。"古人以为模多逊之句也，殊不知二诗皆祖袭老杜"尘匣元开镜"之句耳。《桐江诗话》，禹偶又作曹希蕴。余忘年友处州王义中，少时同余夜坐，因新月语此二诗。明日，王呈一诗云"风外空传药杵敲，云边微见桂枝梢；定疑今夜蟾蜍小，含出明珠口未交。"余讶之，以其他日必成大名。惜为弟子员，不久下世。至今梦寐常思之。

卷四十　事物类

龙　睛

吴友参将万民望，乃祖宁波卫指挥也。弘治间，闻倭登岸，因乘舟哨海。夜半，见二红灯漾空而来，以为倭船也，遂弯弓射中其灯，不知乃龙睛，顷刻波涛汹涌，出海军舟俱没焉。至今逢此日，则海中恶风大作；遇阴雨之夜，红灯止见其一，土人因知此龙记时厄之所致也。迹其所居，洞出海岛，春夏间，洞旁蝇蚋担集，腥恶之气不可近。予尝见《行都纪事》云："武康鸦髻山龙洞坞，每遇阴雨之夕，有红灯见焉。"相传以为宝珠，此非其龙乎？

捕鱼法

每见鱼人贮荧火于猪胞，缚其窍而置之网间，或以小灯笼置网上，夜以取鱼，必多得也，以鱼向明而来之故。因记忆一书云：猢狲毛置鱼网四角，取鱼必得，盖鱼见之，如人见锦绣也。又有云：燕肉，水族嗜之，钓者多以此，以火观之，此或有验。又《墨客挥犀》云：向网念揭谛咒七遍，则使渔人终日无获，且证其人焉。但皆未试耳。噫，二者生杀之情不同，惟人自处。

神童对

阁老李西涯、学士程篁墩，成化间各以神童举于京。方朝见，适直隶贡蟹至焉，英宗即出一对试之云："螃蟹浑身甲胄"，程对曰："凤凰遍体文章"。李对曰："蜘蛛满腹经纶"。后西涯人相而经济天下，程则终于学士，以文章名世。然偶尔一对，而终身事业见之也。

陶懋学

直隶宝应县成化丁酉贡士陶懋学，善诗画既不轻画，忤当道，又不拘细行，后竟以此

连坐罢退。余多见其画，可谓神品，世诚重之。有水墨水仙花，自题绝句于上云："此心不爱牡丹红，托迹梅花树滚东；大袖郎当霜雪冷，也应回首藉天风。"予以此诗其懋学终身之谶乎？今宝应志贡士题名中既无，世远人或不知，识之。

张　浩

张浩，桐乡皂林人也，身干短而膂力绝人，其地有菖莆庵，庵前石狮重七百斤，可持以行。有二北僧在庵相扑，浩旁观窃笑之，僧遂拳浩，浩应手擎僧足于空中，问欲东耶，西耶？僧忙然，称师下拜。渔舟数十，取鱼于浩门之滩，浩斥之使去，渔人不理，而浩掷石破其舟，众渔起岸，欲其偿舟，浩夺渔人之竿，一拉而数十人为之堕水，众方呼号。适嘉兴府同知伍公文定提兵东征，闻之，召见曰："汝可与我吴将军对乎？"吴盖北人，长大而多勇力，乃巡检之子，伍取偕行者也。浩诺之。因命各负舟上铁锚，以试其力，吴则双手举起，而浩则挈以登岸。伍又曰："汝二人可相扑乎？"吴遂为浩因气阻舌出，胁为之伤。伍因曰："吾欲用汝，汝可唤家人来。"对曰："止有祖母，不可出也。"因召其外祖，与银一十两，命代养之。后至开化，杀贼甚众，贼惧，以计创死。然平日获贼之马数匹，纪功受赏银牌数面，伍公后俱带回与其家。

婆罗琪树

俗以月中桂为娑罗树，而欧阳咏之，亦曰："伊洛多奇木，婆罗旧得名；常于佛家见，宜在月宫生。"《容斋随笔》引证虽多，由未亲见，徒使观者尚疑。故自云："所谓七叶木，未详也。"殊不知七叶木即娑罗树。欧阳《定力院七叶木》诗与梅圣俞《送韩文饶宰河南》诗曰："主簿堂前七叶树"，皆是此耳。盖此木每枝生叶七片，花如栗花。《酉阳杂俎》云："花开如莲"，非也。今南都弘济寺前有二株，大可二围。永乐间，三保太监西洋带回之种。予友王水部曾得孙枝带回，今已把矣。唐李邕作《娑罗树碑记》，有"恶禽不集，凡草不庇，东瘁则青郊苦而岁不稔，西茂则白藏泰而秋有成。"以今验之，婆娑荫蔚而下无草矣。恶鸟不集与瘁茂之事不知，亦必有据云然。又琪树，道经往往称仙境之木，而诗家亦用为仙树，故孙绰《天台赋》有"琪树璀璨而垂珠"，蔡隐邱亦曰："山上天将近，人间路渐遥；谁当云里见，知欲度仙桥。"是以人间无者也。予观《山海经》曰："昆仑之墟，北有珠树、琪树。"而《六朝事迹》载："宝林寺法堂前，有琪树。"梅挚有诗曰："影借金田润，香随璧月流；远疑元帝植，近想志公游。"则知实有是树矣。今乃称奇颂异，以二树非人间所有，岂非亦由多生植于仙佛之所，好事者因神之耶。

王孔多寿

成化间，济宁人王士能，年百二十三岁，尝闻少卿都玄敬云，其人似四十者。问其致寿，则曰："无他术，但不食肉，不知数，不争气，不妻妾，日啖一饼而已。"近北京有孔

无似者，居良乡，家事之四代矣，自言四百岁。闻御史金灿尝暑天与之饮食，见其食之无节，遂至吐泻。予以二人必皆有术之士，王言数事，见其延寿之道，此乃欺人也；不然，愚能言之如是乎。孔之妄啖而吐泻，亦故为，是省御史穷究其术也。

子畏诗谶

唐寅，字子畏，吴县人，博学有逸才，诗文多婉丽，为人放浪不羁，晚年漫不经思，失之熟俗。弘治间，省试南都，第一试礼部为市科目事，逮系而归，归又缘故出其妻。初为诸生时，作《怅怅诗》云："怅怅莫怪少时年，百丈游丝意惹牵；何处逢春不惆怅，何处逢情不可怜。杜曲梨花杯上雪，灞陵芳草梦中烟；前程两袖黄金泪，公案三生白骨禅；老后思量应不悔，衲衣持钵院门前。"岂非诗之谶乎？予尝见其与文征明一书，其情悲惨，其文炫然，使得位成名，当数为吴人第一。惜身不检而遂致沦落，其私印有"江南第一风流才子"，又有"龙虎榜中名第一"，"烟花队里醉千场"，又曰"普救寺婚姻案主"者，观此可知矣。

待友厚薄

弘治初，教职彭民望，湖广人也，有学而老贫。谒故友于京，不遇回，阁老李西涯以诗寄云："斫地哀歌兴未阑，归来长铗尚须弹；秋风布褐衣犹短，夜雨江湖梦亦寒。木叶下时惊岁晚，人情阅尽见交难；长安旅食淹留地，惭愧先生苜蓿盘。"彭读之，潸然泪下。西涯载之已集。嘉靖末，客有与成国公厚者，然特与饮食而已。予友俞院判见客衣敝，寄诗云："长安车马自肥轻，独尔鹑衣冷不胜；闻说孟尝多好客，好将心事托平生。"成国闻诗，特送衣一箧。又陆参政孟昭，尝送客出门，偶见丐者于道侧，公熟视，令阍人引进，语夫人曰："门外丐者，绝似吾少时友某人。"令人问其姓名，果其人也。公即出持其手曰："子何一贫如此乎？"遂令其浴，易其衣，与之共饮食者旬余。其人感谢去，公亲送至一室曰："吾为子置此矣。"室中器用俱备，又遗米十石，白金十两，语之曰："聊以此为生，毋浪费也。"吴人至今传为胜事。予以成国武人，尚能义激与衣，西涯身处禁院，岂不能扶持一友哉？彭必不与之厚，亦有激而云也。若参政公之事，古今少其人。尝亲目宦客，见故亲戚朋友贫贱者，不能振拔，反耻笑之，是无仁义之心者哉。噫！

声音文字统

《声音文字统》，计百册，国初馀姚古则赵先生撰也。书学至赵为极精，赵成此书为至备，作亦不易成也。当时献之于朝，藏之木天。正统间，修书中官夹借与中书舍人姜立纲，遂失全集，阁中止遗目录数本。邱文庄见而恨之，批书尾曰："盗此者当身首异处。"予尝闻之长老如此。昨会侍御张凤溪云："同年芜湖周少参易任温州通判时，立纲之孙有事于周，已送此书。周不知其所以，因古则问于中书谢大中。"予始信前闻不诬，苟有少

参相知，劝其进之于朝，此合浦之还珠也，庶不负古则平生精力。

沈氏药

元末，嘉兴桐乡县后朱村徐通判，素慕洞宾，朝夕供礼。一日疽发于背，势垂死，犹扶起礼之如昔，偶见净水盂下白纸一幅，视之，有诗云："纷纷墓上黄金屑，片片花飞白玉芝；君主一斤臣四两，调和服下即平夷。"意其仙方，然不知何物为黄金、白玉。乃召仙，以大黄、白芷为问。仙曰："然。"服之果验。后以之医人，无不效。徐无子，方竟传婿沈氏，至今沈以此治生，数百里来货药者无虚日。族大而分数十家，惟嫡枝居大椿树下者药乃验。沈子尝从吾友俞院判学，尝闻其药，今加川山甲、当归须、金银花矣。然大黄既多，以下为主，不问阴阳之毒而投之，恐亦有害者。然源源往医，又独于椿树者验，岂非天固与之欤？

写字诵经

洪武中，松江孙道明，屠儿也。每借人书坐肆中，且阅且写，密行楷字，积写千余本也。至今人家书本后，有孙道明识字。正统中，苏州有僧名道昆，人间所念佛经，无不背诵。惟《华严经》略少翻阅，亦如水注，岂非性好而心静所致。

顾陆李三子

元末，吴人顾阿英、陆德原、李鸣凤，皆富而好古，亦能诗文，至今有脍炙人口者。一时名士，咸与之游，名振东南。顾有三十六亭馆，陆之治财者，沈万三秀也，李尝助太祖军粮二万斛。入国朝，顾削发为僧，陆为黄冠，李挈妻子家资浮海云，俱惧法而避之。惜哉！

沈陈两进士

成化初，仁和解元沈继先、莆田陈音，俱登黄甲，耽书覃思，外务不知也。沈尝见人轩上弯椽，则曰："山中有许多弯木耶？"闻鹅声，则曰："说何话耶？"予以此即晋帝闻蛙而问公私者何异。陈尝访人，舆者问所往，则曰："去，去。"久于街不得其门；舆人竟归，陈步入，见其妻曰："汝何在是？"予以此即北齐刘臻回家，子迎而曰："汝亦来耶。"皆切对也。不知其颖悟独在于内，何也？

元镇二香

元末倪瓒，字元镇，无锡人也，性好洁，有逸才，诗画似其人。所居有清閟阁、云林

堂，多蓄古书画奇玩，家亦富焉，惜品高而不知时。张士诚之弟士信闻其名，使人送币求画，元镇裂其绢素，且骂之。士信一日与诸文士游太湖，闻渔舟有安息香，意必有异人，急傍，乃元镇也。士信即欲手刃，赖诸文士劝止，犹鞭背数十。入国朝，尽散其产，奈何不过其税，而催科者集其室，逃入芦洲，燕龙涎以自适。因香被执，囚于有司。每传食，命狱卒举案齐眉。卒问其故，不答；旁曰："恐汝唾沫及饭耳。"卒怒，锁之溺器之侧。众虽为祈而免，愤哽成疾。今人以渔舟之香为祥止庵，太祖因得而诛，以元镇为太祖投之厕中，皆非也。

文谁第一

太祖尝问诚意伯："当今文章，谁为第一？"刘以宋景濂为对；问次，则曰："臣不敢多让。"予窃以本朝称三先生，为首乃宋、刘、方正学也，故近刊三先生文为一册。此则论其国初可也，然三人当又以刘为首，宋次之，方诚为正学之人，恐文又不及二公矣。宋虽富赡博雅，故当一代制作，奈格弱语漫，杨铁崖之言诚是。刘文既雄且深，又况留心术数之学，不屑屑于文者。《清溪暇笔》不知刘有十书之多，而云所作无几，又在宋下，是未知二公者也。

武当殿像

太岳太和山，玄武修真之地也，以非玄武不足以当此山，故曰武当。今崇奉为宫殿观祠者，三十六焉，绝顶冶铜为殿，饰以黄金，范金为像，照耀上下，皆我太宗文皇帝之创建也。至若太和宫之圣像从官，皆银为之，而饰以金；神帅十人，皆铜为之，而镀以金；玉虚宫之圣像与从官者，皆铜而金镀之；水火二堂，以银以铜，各从其像，并供器银镀金者十有四，铜镀金者二十有二，此宪宗皇帝之所范也。一得于太宗道宫碑文，一得于宪宗神像之记。世人不知，咸以武当金殿圣像种种皆黄金。非也。

胎　语

河南开封府，有丹客之妇，怀娠甚巨，动跃间似双胎也。丹客语妇曰："若生二男，当名虎四儿，虎五儿。"一日欲出，而天若雨状，谓妻曰："晴履可耶？抑雨具去可耶？"妻未答，则腹中郎应："无雨。"丹客惊惧曰："汝何人？"则曰："虎四儿也。"言未竟，又闻声曰："虽不落，也有几点。"丹客曰："汝又何人？"则曰："虎五儿也。"自后凡有言，无不验。一日，谓丹客曰："汝所为竟炼不成，必须炉如何置，火如何候，药如何办。"又曰："如何如何乃毛也，如何如何小点化，如何如何大点化，待吾母为之可也。"丹客遂如言行之，火然硫黄。偶客至门，室既不深广，而客又不行，其妇与二儿俱曰："黄气迫人，奈何奈何？"至夜，薰蒸死。世今有小点化之术，谓其传也。予则以为岂非天怒其泄，故欲灭其口耶？然亦不知何妖也。

钩 吻

尝闻黄精中有物切肖，食之立死，疑以人必不可食矣，此妄言也。后读《郁离子》云："阴谷有草，状如黄精，背阳而生，人口口裂，人肉肉溃，名曰钩吻。无求美弗得而为形似所误。"又疑此草固形如黄精，安得取精者特杂以害人耶？及遇取黄精者亲言，黄精苗青白，叶似杏，根似姜而长。又一种与黄精同穴，对待而生，苗青黑，叶似杏而尖处有钩，根切似黄精，名曰钩吻，俗曰断肠草，真能杀人。偶尔有之也，取时即弃去。而后知之真也。因忆《博物志》曰："太阳之草，故曰黄精。"天老曰："太阴之精，名曰钩吻"。是二物性不同矣。且《本草》云：精味甘，吻味辛。又何同穴对待而生耶？意者阳极阴生，离间有阴之故，阴则恶矣，故杀人。

肃愍之识

正统间，仁和林草，布衣也，乃少保于肃愍之瓜葛。初学书，累欲于公援人中书科而未得。一日，公语曰："明日钦考中书，汝但楷书"大明一统圣寿万年"八字而已"。林如其言。时阁下先生见之，虽不满其字之不善，不敢言其不佳也，遂置上等。呜呼！于公忠猷才略，著于史册大矣；此细事之识，亦过人远矣。

鬼神惧威

尝闻嘉兴有焦通判，陕西人，其叔焦三。有子病痘，求救于城隍，不应，击败神额。其妹乃王妃也，一时头痛难忍，夜梦城隍告以兄击额事。妃曰："兄过何为罪我耶？"城隍曰："彼凶狠难近。"又盛都御史杲谪古田时，欲拆土地一祠，夜梦神告曰："予血食有年，且无过失，公何欲毁之？"盛愈以为邪，遂拆之。后夜神复托梦于乡官某，祈其再立。某诘曰："何不诉之盛公乎？"神曰："彼威严难干也。"据此二事，人有福禄，行虽无礼，鬼神亦惧，况行得其正者乎。若今雨易不时，为守令者未见能诘犯于神，岂其心有私耶？

茄

广东茄子，宿根二三年，枝干如树，以梯摘之，直待树老子少方伐焉；北方之茄虽大，非若广之为树。盖茄种原出广南也。

陈节斋

女翁之姑丈陈节斋，仁和人也，少好学。一日，货得书一册，自是厌襮之术动乡里。欲益人买卖，则至其家，或焚符马于大门，或易香炉于家堂，则肆中人集如市矣；或怒人

薄己，则往过饮食其家，至夜，门户自开，厨灶不宁矣。正统即位，诏至杭，节斋见之。谓所亲曰："似欲再做一遭皇帝。"景泰间，京军来剿处州叶贼，杭人多畏其扰害，但求符烧于门外者，军过并不肯进。有指挥某，素与之交，欲避从征之役。彼云："汝第去至其地，假以坠马为辞，告于主帅，必可归。"指挥如其言，果然。常悬小像于室。一日，女夫同兄至其家，妻留中饭，陈归，见像上有墨画二条，惊问曰："今日何人到此"？妻答以女夫弟兄，遂顿足曰："无能为矣！无能为矣！当急办后事。"不旬日，果卒。卒之前夕，召女翁嘱其后事，并付其书。其后女夫之家雷声常绕屋顶，众意蓄书故也，因焚之，遂绝。

崇　嘏

五代王衍时，有临邛女黄氏，能诗，托名崇嘏，以诗谒蜀相周庠，周庠收为府掾。明敏多才，庠欲以女妻之，嘏复以诗辞曰："一辞拾翠碧江涯，贫守蓬茅但赋诗；自服蓝衫居郡掾，永抛鸾镜画蛾眉。立身卓尔青松操，挺志坚然白璧姿；幕府若容为坦腹，愿天速变作男儿。"庠大惊，乃问其本末，乃黄使君之女，元未从人，惟老姥同居，一贫如洗。故时人羡其贞洁，书入《五国故事》。予以此黄女特为才使，而不知闺门之道者，必不洁也。无故而伪为男子上诗，一不洁也；服役为吏，周旋于男子之中，二不洁也；事露而不能告求所愿，复以诗戏，三不洁也。何谓青松白璧之操耶？故先辈云："文章本是男儿事，女子能诗也不高。"若国初蜀之保宁韩氏女者，因孤遇明玉珍之乱，恐为其掠也，托名男子从军，往征云南。七年往返，遇族叔而后明其事以归。此然后谓之贞洁，所以收入国史。

土乘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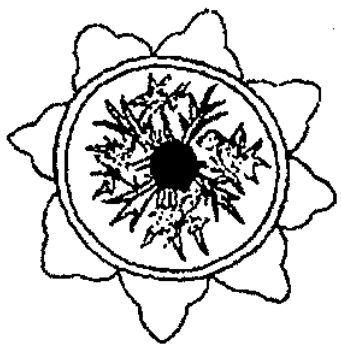
予尝掘地出土而成坎矣，后因无用，复以其土筑而实之，则耗四之一矣。深求其故。盖万物藉气以为质，一动则气泄，气泄则质为之损也。

卷四十一　事物类

古　镜

周穆王时有火齐镜，秦始皇有方镜，不知《博古图》、《考古图》、《格古要论》俱无古镜之说，惟《考古》才有舞镜、镜奁之收。国朝杭人商贩于汴，自先君始，在汴得古铜器最多，归即货去。先君谢世，遗有四铢等钱一柜，鼎瓶等器数十件，镜三十余面。余方五龄，老母崇信道佛，不知古物价高，多施以铸钟磬佛像，今所存尚有数件，每遐想而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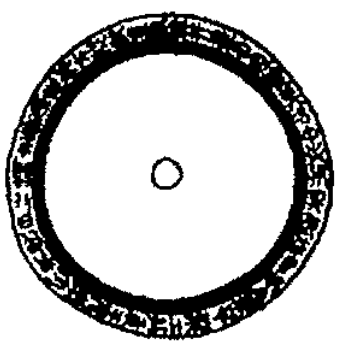
叹。今以所爱之镜，如秦八角江心镜、黑漆古、翡翠色者，然犹在日性癖好古，因漫志之于左，补《考古》之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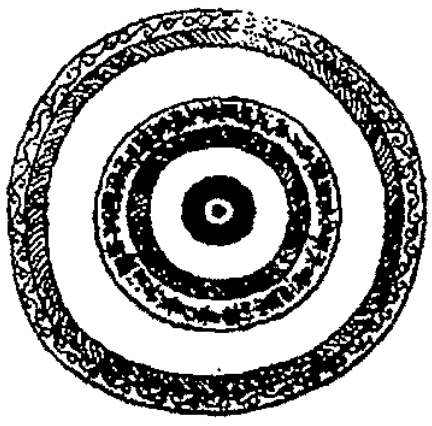
左镜，形八角，大四寸，厚可二分，背则芝草飞鸟，自边至的，光勘影约，击之声甚清细，古意宛然，与诸镜不同。得二面：一则面有微斑界其一角，一则清如止水，皆水银古也。良工尝见云，此正谓秦八角耳。一送友人，一为家奴所碎，中即白金，内外一色，真可谓数千年物也。



左镜，形将四寸，边匾而厚二分，中则凹薄其半，凡四层至的，第二层四钉八虫，形如青芜，莹润精过玉，惜其面微有蚀痕，清明如水照。予小至老，未尝一拂拭焉，真可嘉可爱，必出秦、汉间黑漆古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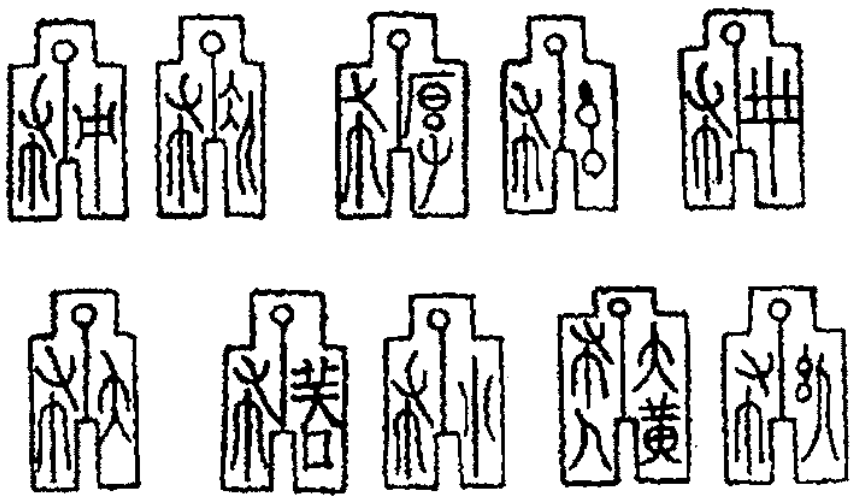
左镜，背篆文颇难识，其中有的，的外篆十二支，间错飞鸟，其外篆此四十二字；又外环绕猛兽，皆极细，文兽之外，又细文，凡四层，总径八寸；面虽蚀晦，而明处尚可数发，背面皆翡翠之色，艳艳可爱。惜不可以开磨，施之宗阳钟内，大抵秦、汉间物出。



左镜，厚八分，径尺余，自边至的，凡七变文藻，而第四层乃正书三十七字，的极伟，谚云：唐大鼻也，真冰银古物。背亦光采夺目，面无纤毫斑蚀，宛如新磨；据五月五日之文并鼻，必扬子江心之镜无疑；况水族真有所谓盘龙飞动之势，今但模以一二形像而已。今在友人王荫伯家，然其文载之《东观余论》，但“瑶”作“瑞”，“舞”作“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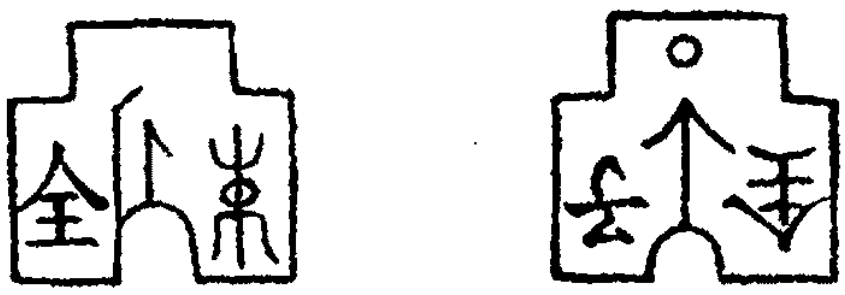
“精”作“情”。黄长睿直以为唐镜，而不知江心镜也。唐以五月五日扬子江金山鼓铸，又曰辟邪镜；山在水中，故曰仙山；江水周流，故曰智水云。

布　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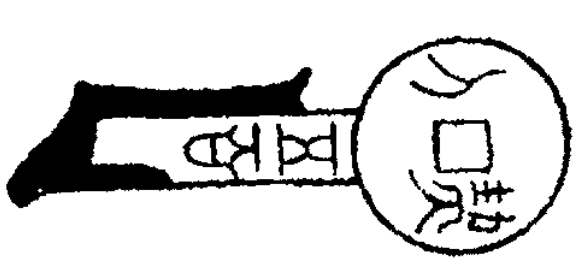
右十布钱，王莽铸之，大布、小布、庆布、差布、厚布、幼布、么布、小布、中布、大黄布、广五分，重十五铢。

田　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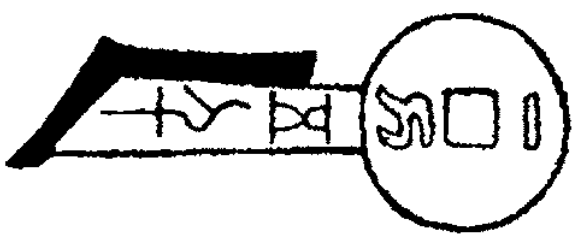
右田布钱，长一寸七分，肩广一寸，足门广六寸。

契　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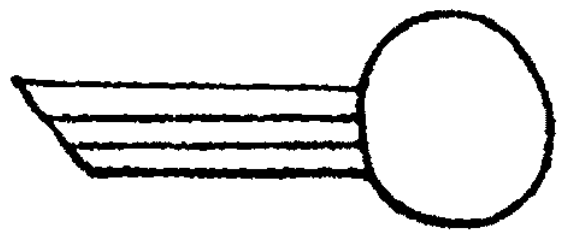


右古契丹，王莽造，环如钱，一刀五百。

错　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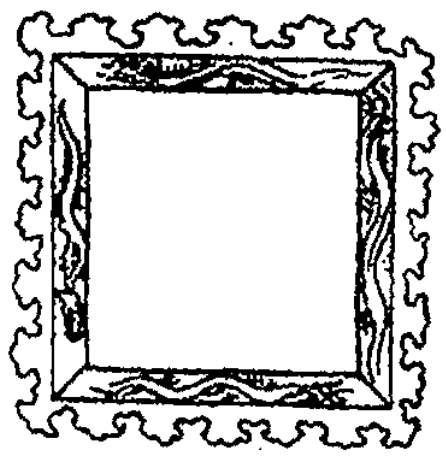


右错刀，以黄金错其一刀，直五千。



右大黄布刀，十三分，重七铢。

汉皮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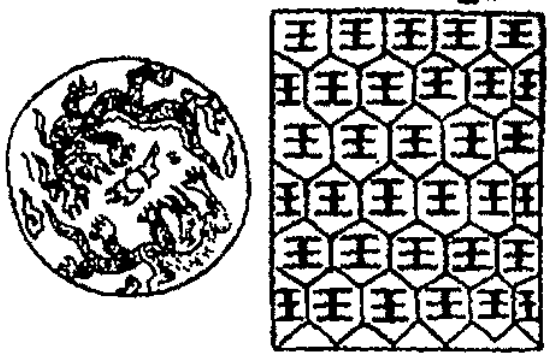


右皮币，汉武元狩四年造，以白鹿皮为之，存毛，方尺，缘饰金文，绣以五彩，凡朝觐聘享，必以皮币荐璧得之而后行，用四十万。

汉白金三品

右白金三品，汉武元狩四年铸，银锡为之，以天用莫如龙，圆之以象天，其文龙，重八两，用三千；地用莫如马，方之以象地，其文马，差小，重六两，用五百；人用莫如王，撱之以象人，其文龟，重四两，用三百。





莫月鼎

莫月鼎，元高士也，未识其像与事。嘉靖中，朝廷遣使来吴，访取法书，并得其像，乃坐像也，赤面少发，系小道冠于脑后，名人题赞甚多，尾则先正宋学士之传也，文不载于学士集中，因录其略于稿。传曰：

莫月鼎，讳起炎，湖州月河溪人，生而秀朗，肌肤玉雪，双目有光射人。习科举业，三试不利，乃绝去世故，从事禅观之学，胁不沾席者数年，已而著道士服，更名洞乙，自

号为月鼎。入青城山见徐无极，受五雷之法。又闻南丰有邹铁璧，得王侍宸斩勘雷书，乃亟往，委身童仆。会邹病革，将遣去，月鼎拜且泣，具以实告，邹惊叹，即以其书相授。于是月鼎召雷雨，破鬼魅，动与天合，虽嬉笑怒骂，皆若有神从之者。宝祐戊午，浙东大旱，马廷鸾方守绍兴，迎致之，月鼎瞑目按剑，呼雷神役之，俄而霆霆一声，大雨倾注。穆陵闻之，赐诗一章。世祖至元己丑，遣御史中丞崔彧求异人于江南，物色见帝。帝诏近侍持果肴觞之，时天色爽霁，帝曰："可闻雷否？"对曰："可。"即取胡桃掷地，雷应声而发，雷撼殿庭，帝为之改容，赐以金缯，月鼎碎之以济寒窭。有旨俾掌道教，月鼎以年耄辞，遂给驿南旋。放于酒肉，无日不醉，醉辄白眼望天，阴飚飒飒起衣袖间，阳狂不妄与人接；然颇闵疾疢者，有来告急，或以蠹黄篆符与之，或摘草木叶嘘气授之，无不立愈，故咸以真官称。尝宿蕃釐观，观中道士中秋方宴，有云蔽月不解；道士知其所为，急邀至席，且谢过，月鼎以手指之，云散如洗。有卖饼家积饼为物窃去，月鼎焚符，顷刻斩猢狲首投于前。市魁娶妇，道为白猿精所摄，月鼎禹步如有指麾状，狂飚遽作，飘妇还舍。问之，妇云："方在北高峰，不知何以至此也。"岁庚申，属其徒王继华曰："明年正月十三日，将化于汝家。"及期，瞑目而坐，继华问身后事，摇首曰："俟五事备可也。"夜半，风云雷电雨交作，月鼎索笔书偈，泊然而逝，寿六十九。继华奉遗蜕葬于苏之长洲陈公乡，去丹霞道院三里，又闻有像在昆山陆文量家。

廖莹中

廖莹中，字群玉，贾似道客也，博学能文。贾之师溃待罪之日，诸客皆去，莹中独依之。一日，对饮泣别，归时语姬妾曰："我从丞相，情无间然，今相必南行。"又曰："吾平生不敢负人，天地必能鉴之。"即服片脑死。噫！廖从数十年，岂不知贾之负朝廷哉？既无间然，又岂不能尽言以规哉？今日之死，谅已亦不可免，故死之耳，大言欺妻妾，人谁信哉！不然，亦轻死矣，孰使从之，谬哉！《癸辛杂志》特细记之。予每见其题名湖山，因感而跋出。

威宁伯二谶

威宁伯王公越廷试时，风卷试卷，飞扬空中，不知所之，竟以内阁别纸赐写。后拜左都御史，破威宁海子，俘馘首虏，加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封威宁伯，岂非试卷飞腾之意与？一日，忽思退休，赋诗云："归去来兮归去来，千金难买钓鱼台；也知世事只如此，试问古人安在哉？绿醑有情怜我老，黄花无主为谁开？平生事业心如火，一夜西风化作灰。"未几，竟以事败，徙陆安州安置，遂符"一夜化灰"之速，"贡花无主"之谶。《谭纂》以此诗乃绍兴一僧之作，人嫁之王耳，殊不知当时翰苑某人有和云："那有伊周事业来，耻随郭隗上金台；权谋术数何深也，局量规模真少哉。半世功名如隙过，一场富贵似花开；于今门下三千士，一半寒心一半灰。"然闻其人虽尚权谲而非君子，实文事武备者

也，故李西涯称其议论英发，边徼虏情、将士强弱，皆在胸中，才智乐为之用也。又诗虽粗，亦有好句，如“世间惟有征夫苦，天下无如边塞寒”，“发为胡笳吹作雪，心因烽火炼成丹”，亦佳也。

钟声数珠

钟声，晨昏扣一百八声者，一岁之义也。盖年有十二月，二十四气，七十二候，正得此数。释氏念珠，亦借此义。具《楞伽经》中菩萨问也。

海　市

登州海市，世以为怪，不知有可格之理，第人碍于闻见之不广，故于理有难穷。观其所见之地有常，而所见之物亦有常，又独见于春夏之时，是可知也。古云：桑田变海。安知海市之地，原非城郭山林之所？春夏之时，地气发生，则于水下积久之物而不散者，薰蒸以呈其象也。故秋冬寂然，无烟无雾之时，又不然矣。观今所图海市之形，不过城郭山林而已，岂有怪异也耶？苏人徐大参翊常云：陕西郊野，忽日起烟雾，渐有人物车骑之形。又闻淞江春雾时，亦忽有树木屋舍之形。广西象州山中，雨后遍有象状。岂三方所见，亦鬼怪也耶？盖陕乃古今战场，人马所丧，不知其几；象州山中乃山象之地，死象亦不知其几。或久积骸于地，或新结气空中，遇天地絪缊，则随气以见。又安知淞江非古山林屋舍之所耶？若战场中夜时有磷、有声，亦积气之所至耳，何足为怪！

古今金珠

汉祖以黄金四万斤与陈平间楚；梁孝王临死，库有黄金四十余万斤；吴国悬赏，斩大将者与金五千斤，次赏有差；周勃赐金五千斤；霍光前后所赐至七千斤。汉时赏人用金如此之多，则知天府所积尤多也。今之赏有功而用于军，不过百而已；赏者数十数百，用者数千数万，尚常告乏矣。且如刘瑾、朱宁，所抄不过数万，而未闻黄金如此之多。意者汉时惟宗庙朝廷簠簋车辂，少加饰焉，庶民无敢用也。今之时，朝廷宫室器皿服用，无一不用，而庶民亦渐拟之矣。又至二教神佛像牌供具，镀裹所费不一。此固尚有说焉。至于珠也。项羽遗张良二斗，孙权遗宗预一斛，张方劫帝西迁，辇真珠百余斛，恐今内府亦不如此，虽宋、元以来亦未之闻。此则非金有上下之耗也，今天下且广，何以少耶？是不可理诘耳。

夜　觉

古云：圣人无梦，愚人无梦。予堂兄自言无梦，甥婿陈郎中亦曰：某一二年偶有一梦。是知人之禀赋自各不同，古人所言者常，而今人无梦者特异耳。又人魇寐而至起床开

户不知者，尤异也。闻宁藩为变之前年，江西省城中人多如此；及反之日，一军夜皆魇叫。后省民有并逆徒被戮者，岂非此辈俱魇寐而活者耶？意患此者多非富贵之人，家人亦有是患者，虽非起床开户，时有魇至一二时，人不能唤省。因是常读《周礼·秋官》，司寤氏谓主夜觉者，疏云："人有夜寐忽觉而漫出门者，故谓之夜觉。"然解正义恐非，则知古患此者亦有之耳。故尝语人而得一奇方，并录于左：

治鬼挽救魇人法：

降香末一钱　麝香末三分　朱砂末三分　雄黄末三分　皂角末一钱　艾揉五钱

右药用草纸包为长筒，用瓦二块封在内，点火留一头出烟，放在床上床下，则梦魇鬼怪俱除也。却忌妇人、鸡犬、四眼。

火　鱼

杭自嘉请戊申来，生有一种金鲫，名曰火鱼，以色至赤故也，人无有不好，家无有不蓄，竞色射利，交相争尚，多者十余缸，至壬子极矣。予见而忧之，语友曰："《洪范五行传》云：鱼，阴类，下人象也；鳞，甲兵之象也。今赤色者，火之象也，况曰火鱼，其兵火之兆乎。"是年倭贼遂发，寇台、宁、绍、杭、嘉兴，直抵南直隶沿海一带，杀官掠地，人遭屠戮，屋被火烧，至处甚为惨刻，朝廷虽遣重臣武将以剿之，胜败常相半焉，岂非其数耶！至□□年方平，鱼亦渐消烁，气数兆灾，昭然也。

奇蓝香

奇蓝香出占城等国，志书皆书"奇南"二字，《星槎胜览》书"棋楠"二字，问之人，人不知也。昨见潘希曾使安南，得其国之所赐书物，录之于稿，乃此"奇蓝"二字。想志书等传写之讹也。

卷四十二　事物类

家语旧事不同

《家语》一书，汉《艺文志》载二十七卷，《唐志》载王肃注十卷，近世四十四章。旧乃王广谋所注，庸陋荒昧；新得何侍郎更之，已觉就正，惜非全书。何又作《家语外集》，藏之未刻，其故何序辩之详矣。昨读王阁老鏊《震泽长语》，有曰："一日至书市，得王肃注本《家语》，乃近世所无。"又曰："以何侍郎之好古，不可得，余得之，岂天欲未丧斯文欤？"予以何正求之而王得之，则当即送于何，使得以校所存之外集可也；或何以谢世，今亦刻之可也。否则再失，万古不复见矣。又《武林旧事》作书者四水潜夫，世

不知何人。余见《齐东野语》载《玉照堂梅品》内云："赏心乐事者，予已载之《武林旧事》。"则《旧事》一书，乃周公谨所辑也，其曰四水潜夫，即公谨之别号，余已明于辩证矣。或曰讹刻，岂有不知而就木者耶？其书共该十有二卷，今杭郡所刻，止得其半，半在姑苏袁飞卿家，尝欲借观，奈袁恐复失之，使有好古者通求传之。又宋曾诞与邹浩友善，孟后之废也，诞三与浩书，劝力谏，不报。著《玉山主人对客问》一篇以讥之，识者以谓可比韩愈《谏臣论》，世罕见，侍郎刘五清有也。

古图书

书学之用大矣，篆之猎碣则文石鼓，勒之鼎彝则为款识，摹之范金则为印章，然非浅学所能辩也。鼓文款识，世远磨灭，不可得而见也，可见者书册之传耳。印章之篆与鼓文款识等也，亦岂易能哉？不学乎古，安善于今？奈《啸堂集录》之古印，摹临已非旧写，王顺伯、姜尧章、吴思孟等印谱，则又翻刻失真，独郑烨、吾衍旧本印式，庶几可见古人制度文字于千百年之下，然亦可也。予与员外郎王荫伯，自幼嗜古，共得汉唐晋人图书六十七枚，每为如予者窃索而去。兹特以所存者、曾印下者，释文考时，略为印谱，存之于稿。倘游心古学者，将必取诸；而欲致一艺之善者，亦不为无补云。



祋栩丞印。鼻纽。《后汉志》有祋栩县，乃汉物也，名与栩字，王顺伯俱辩明此印。王谱上殳字头与此不同，彼篆旻，此与郑烨汉印式相同，形似差小，则知此县之印传世多也，中丞钱江楼爱而送之。



骑督之印。魏晋第五品有骑督，《高贵乡公纪》骑督敬琰，《魏志》骑督偏将军路蕃。按晋武帝诏，改骑督以上分为五等爵，则骑督盖子男爵也，故印制得为涂金龟纽。然王顺伯《汉唐印谱》内亦有之，乃铜印鼻纽；在汉官仪则千石至四百石之制，而非涂金龟纽之贵也。沈虞卿所藏，不知何也？王顺伯谓或倅，非是。《文献通考》列之五品，恐亦有误。此印文凿成，必军中封拜趋急耳，督字上叔字无点，意印字下节，无转笔篆法制度，汉、魏物也。正德间得之京市人，磋其金纹画，中尚完然也。



部曲将印。《文献通考》魏第七品有部曲督，晋第八品有部曲将都尉司马；而部曲将无所考，或位在部曲督之上，而部中都尉司马乃属也。此印得三，皆铜印鼻纽，一似凿，一似铸，一似刻，似凿者最古。



军假司马。《汉志》：大将军营五部，军司马一人，有军假司马为副贰，梁鹄、乐进皆为之。王顺伯《印谱》、郑宗晦《汉印式》、吾子行《学古编》，军字上有转笔，而吾印独右向，假字人旁亦从右边，马字一点系隶法，俱不如此印古拙。



假司马印。前汉班超以假司马印使西域，魏八品、九品皆有假司马，又耿夔，为车骑将军窦宪假司马。

营邱太守丞印。杜氏《通典》：秦灭诸侯，以某地郡守、丞、尉各一人，守治民，丞佐之，尉典兵；汉因之，更郡守为太守；王莽改太守曰大尹；晋省郡丞，唯丹阳不省；


宋、梁以下复置；隋改别驾治中；炀帝罢之而置通守；下至唐而郡丞废。此印盖隋以上者。营字不从自，汉、晋印文多借用戹，难识。有为营丘者，按《汉志》营陵注：或曰营丘。然字收丘为北，惟兵字从戹，岂汉人忌丘字之文有相背之形，而借用兵字，去其脚为丘耶？据印，则汉书营陵当误，而或曰者是也。如楚王熊槐，诅楚作熊相；邓艾，古碑作邓乂，读艾为乂。帝幸上林，令不能对，啬夫对甚悉，欲迁啬夫官荡阴令。碑作啬夫为上林令，上林令为啬夫，故欧公《集古录》以正史氏。


晋率善羌伯长。《通典》：西羌出自三苗，盖姜姓也，其国近衡山。魏，晋时乱关陇，永嘉以后，吐谷浑兴焉，晋时数百户，附于阴山属。晋乱，遂吞并诸羌而有其地。此印或西附阴山时所假。按苏辙曰："西戎弱则附强国之余威，以趋利于中国。故北狄强，则中国不得不厚西戎，而西戎亦将自托于中国而后安。"观此印可知其势矣。汉《匈奴传》：各自置千长、百长。羌百长亦此百字，从人，《汉志》：开阡陌，阡陌之间。《陈胜赞》：俯仰阡陌之中。索隐曰：谓千人、百人之长也。《玉篇》人部收仟佰，阜部收阡陌；《急就章》又作：疆畔辄佰来黎钼。


别部司马。《汉志》：大将军有校尉，有军司马，有军候，有军假司马假侯，其别营领属为别部司马。《度尚传》：抗徐为宗资别部司马，击太山贼。又张超从朱隽征黄巾，为别部司马。皆汉官。王导为丹阳太守加辅国将军，上笺曰"仓舒爱子之宠，赠不过别部司马。"关羽、张飞亦为别部司马。


太子率更令印。杜氏《通典》曰秦官，颜师古曰掌知漏刻，故曰率更。汉魏因之，晋主宫殿门户及赏罚事，宋制铜印墨绶，梁、陈、后魏并有之，北齐领中盾署，掌周卫禁防漏刻钟鼓，隋掌伎乐漏刻，唐因之，加掌皇族次序及刑法事。《百官志》曰：太子率更令一人，千石。本注曰：主庶子舍人更直，似光禄。《文献通考》：后汉秩差次光禄勋中二千石，太子率更令千石。


司马昌、徐右二印。形式如钉，其大头刻文，小头作眼，长一寸四分，四面刻草兽；一曰司马昌，一曰徐某，文昏难辨，此印极古，微小太甚，不知系何处，亦何处用也。乃私印之又一变矣。


□□长利印。制匾而无纽，孔亦随形而匾，前后直通，盖印式又一变矣。长利必是字印，其一面作二人形持盖，形如商器上款识。《博古图》内合祖孙丁觚，今此文正似合孙形，而其间有文如中字，其仲孙姓乎？


臣午。古印称臣者多两面有文，此印特一面朱文臣午，亦名印也。印式如长利印，亦不知施于何处，或贯之衣带间，取其轻便用之耳。


王疾已，臣疾已。此印两面有文，一兼姓一只名，先用姓印，后只用名。然称臣者意用之章奏间，如后人押字耳，或通上下用之，如古人称朕亦通用也。

公孙弘印。龟纽，旧谱有公孙弘黄玉印，却是柳叶篆文，此印篆文高古，龟纽精致，


印趺四面皆如秦玺，上虫鸟文隐约不甚明。按公孙弘有五，一在齐，为孟尝君见秦昭王；一在中山，为参乘言司马喜相求；一在越，断发为王骑；一为汉平津侯；一明帝时幽州从事，交通楚王英，见于《虞延》一传。此印必后二人之物，恐前无此等印。然二人又为平津者大分，盖此得于临淄，平津、淄川人也，今印送与松江曹郎中嗣荣处。


王始昌，臣始昌。制式与疾已印同，汉功臣表有王始昌。


董平圣。龟纽，文与纽皆古，乃汉晋间人名印也。


韩辅白记。辟邪纽，篆文平正。白记者，用之书记者也。纽中空半朽，犹有子母形，汉印文此最佳。《山堂考索》有韩辅白，今忘其在何处。然汉印二名，姓独居右，名俱在左，妨误看也，却又不是铜，色翡翠，艳艳可爱，今为窦少卿物矣。


林循印。龟纽，篆法纽制，浑沦淳厚，真汉物也。


淳于德。龟纽，春秋有淳于公，战国有淳于髡，汉有淳于意，皆齐人也，淳于德必其族姓。此印得之临淄，亦齐地也。篆纽法度，一如林循印。


公何中印。鼻纽，公何复姓也，中名也。《左传》：鲁公何藐。此印篆文浑厚，制度精密，当是汉器，亦得之临淄。盖齐、鲁之间有此姓名也。


卫娵。鼻纽，卫字中韦不合法，左一字从女，不可识。此印篆文浑厚，制度精密，当是汉印。纽顶又有一唇，盖妨倒用耳。


徐望。龟纽，制度铜色绝古，真汉人名印也。


公孙贾。龟纽，篆法古拙，龟纽左顾，汉人朱文印式也。毛宝放龟去而左顾，后佩之印乃左顾。古人私印亦者如此者。


秦循之印。龟纽，之字作朱文，古人用意亦巧，取妍之滥觞也。



□胜。鼻纽，前一字《说文》不载，刻法制度似六朝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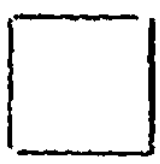
吴□私印。鼻纽。王仆之印。鼻纽。右二印皆汉人名印也。



□□□□□□□□□。常山南行唐陈鸢印信。《汉书》常山郡有县南行唐，都尉治。莽曰：延亿。《后汉书》常山国亦有南行唐。此印当在东汉列，字文篆法，带真书，可爱。名印中具邑里。汉人已如此。三行九字，极小，甚奇，惜字模糊。



吾丘寿王。覆斗纽，《六书统》：，鱼欲切，佩玉也，象贯结之形。所间切，象峰峦积石之形。今玉字正同，而山字有省形。《汉书·地理志》：中山国有县十四。注曰：高帝郡，景帝三年为国。莽曰：常山，属冀州。应劭曰：中山故国。此印文不知中山寿王耶？玉山寿王耶？爵耶？名耶？按古篆字为渊字，亦无渊山之理。表侄诸广居博雅，又谓字不当作山字，因作《辨语》曰：有字之表，恐字之变，唐彷乎寿，壬佛乎王，吾丘寿王当矣。存之以博俟识。印纽亦未见精，篆文凿就，似汉初器也。此印得之京都市中，原砂石。



□□□□。三绳纽，此印可看不可印，黑漆古文，中结平，亦不可识，姑存其文。，四边仍有线纹，中分界路，亦古印一法也，然字行刻界道自此始。



周到日利。右印式如长孺印，而孔特圆，又不知贯于何处，亦一变也。惜文浅难印。



军司马印。纽即寿亭侯四连环者。《周礼》有军司马下大夫四人，《汉志》大将军下自有军司马，西域都护亦有司马，如前汉杨敞给事大将军幕府为军司马。盖此印军字头与旧印谱上者不同，彼倒右，此倒左也；马字中画彼不通，此通第三点。及观纽印字文，无毫发之损，班蚀比诸印不同，恐其伪铸，然铜色甚古，非可伪为。



王庆之印。鼻纽，汉人印也。



夏侯登印。鼻纽。《说文》：夏从久从页从曰，曰两手交两足也。此夏字脚作学字头，古人篆法如此。



徐□之印。鼻纽，古名印，第二字不可识。



艮当。瓦纽，篆文类刻符，纽制似鼻瓦。



陋闵之印。辟邪纽，名印，中空，似亦隋、唐间物。



孔□之印。鼻纽，汉人名印也，篆法奇古，第二字不可识。



逢广。鼻纽，逢字法异。



马□□印。马后二字不能辨，疑作回文读马弘印史。



□闲之印。鼻纽，第一字示辨。



周贤私印。鼻纽，方正平直，古印也。



公孙贤印。鼻纽，篆法古而布置未当，古印亦有不善者，为人窃去。



贾常之印。鼻纽，此印可看，疑贾常也。唐有贾常，能诗；宋有贾常，善画。



赵高私印。龟纽，汉人名印，非秦赵高，惜文少昏。



路章之印。鼻纽，路字有补空，章字不是法，铜如硃漆。



□辟邪纽。此印边作栏，复环以鸟兽形，其中方刻字文剥蚀难认，视其形制，六朝物也。



□敏。崔氏子达。崔敏，字子达，唐元和间人，千牛备身。盩厔、三原、蓝田尉、杨州录事参军、许州临颍、汝州龙兴令、太子司议郎、归、永二州刺史。柳子厚称其艺邃六书，学该七录，耽此黄、老，恬于宠辱。此印一只两面，亦无穿孔，篆文明雅，邃六书也；制趋简便，耽黄老也；文用朱也，法阴阳也；体有上下，象圆方也。敏盖文行高士，宜其私印至今存而不泯耳。



□潘杨私印。龟纽，子母印式，唐人之印也。成□谚印。辟邪纽，第二字乃倒左字，纽制极工，狰狞可爱，子母印式；唐人物也。字疑字。



凉俭印信。辟邪纽，平正简易，字兼真字，不下六朝品也；子母式，辟邪左蟠，其势欲动，匠亦工矣。



孟赏。鼻纽，孟字法新，此印似隋、唐间物也。



此印四角有窍，印文不知何义，似吉思忠为四字，或元虏之名也；铜则蜡茶色，亦自可爱，为人窃去，特记忆篆此。



和甫。鼻纽，此印篆法古劲，而朱文似近时之物，体质莹然，玄色如玉，又非百年可得者，必宋，元之物也。

卷四十三　事物类

恶虫有数

天顺间，征士吴与弼到京，英宗退文华殿召对，问其大略，吴默然无应，惟曰："容臣上疏。"众方骇异，上不悦，驾起。吴出至左顺门，除帽视之，有蝎在顶，已顶，螫皮肉红肿矣。人方知其适不能答者，忍痛故也。宋淳熙间，史寺丞轮对读之职，适言其高宗某事，史忽泪下；玉音问故，对曰："因思感先帝旧恩耳。"孝宗亦泪下。明日，御批史为侍郎。不知当时乃为蜈蚣啮顶，不能忍疼泪也。呜呼！均为恶虫啮顶，敬君者不谐，而欺群者蒙恩，岂非数也哉。

铁铸老人

正德间，予同崇德一乡老游山，至林隐寺憩之，见荒地数顷。土人曰："此欲送人召

粮者。”问其地亩粮数之详，老人默然，半晌，语予曰：“还乡当载米几何，农夫几人，铁器十具，来开此荒地，几年可富也。”其心甚势。予曰：“铁还再得一百斤生者。”老人曰：“何用?”予曰：“此铸你不死。”老人默然。

物随气以变化

万物随天地之气以生杀，变化之道寓焉。若春夏之气飞扬也，故青虫化蝴蝶，水虫化蜻蜓；秋冬之气降潜也，故雀入大水为蛤，雉入大水为蜃。举此，则凡物可知，故人欲顺天地之气以养焉。

物理不可晓

杨梅核咬碎，必是八块，百数中偶有一二不同。夏月蚊虫，有同里之处，彼无而此有；有一家之屋，左有而右无。栗子以毛脐于眉上一抹过，下火煨，决不爆。蜡烛散心时，以线紧缚于下段后，即不散也。鹭与班鸠亦堪养驯，但遇白露必然飞去。蚺蛇之胆随日而转，故上旬近头，中旬在心，下旬近尾。熊之胆四时而转，春在首，夏在腹，秋在左足，冬在右足。诸物之胆附肝，独想二物可异也。《埤雅》等书不言所以，岂圣人不欲示人哉？不可理推，深求之凿也。

狗宝马黑

今药店医人，俱知牛黄、羊哀、狗宝三种之药。羊哀谓治翻胃，而牛黄、狗宝治惊痫也。然牛黄常用易识；羊哀形如湿茅纸，时亦用之；狗宝不特未用，见者亦罕。余友人亲得之，乃生于狗胞中，其形质如鹅卵石，而色至白，碎之，内有文理数十层。考之《本草》未收，不知何所用，而何人传也。又见《越巽集》中云：马有马黑在肾。此尤不特罕见，亦罕闻者，又不知何用。

三　杨

永乐、宣德间，杨荣、杨溥、杨士奇，皆秉机轴，皆有文学政事之名，同在阁中，则参谒者难于称姓也。故以东西南位别之。盖士奇江西人，故曰西杨；溥荆州人，荆古南郑也，故曰南杨；荣固闽人，住京师之东，故曰东杨。称本朝名臣，至今曰三杨。问其东西南之属。不知也。东杨正统五年死，西杨八年，南杨十一年。

麒　麟

永乐十二年，榜葛剌国献一麒麟；明年秋，麻林国又献。成化七年，常德沅江县产一

麟，形略如鹿，蹄及尾皆牛，身有麟而额有角，人以为怪，击死，郡守知而取腊藏之库，今惟空皮，鳞亦落矣。嘉靖六年四月，舞阳产一麒麟，口吐火而声如雷，惜野人不知，亦击之死，但双角马蹄，后抬于省城，人人知也。是知麟亦常有，但人不识，多致死耳，闻皆牛生也。

蚊　萤

滁有魏生，乘马山行，渐入于夜，隐隐见前途一物如金镜。奕奕有光，殆迫马首，由由然未去也，意以为祟，不得已，举鞭击之，应手坠地，视之，乃一大萤耳。又金文靖公《北征录》中，纪元故都处有蚊如蜻蜓。予以萤光如镜，形虽大，未为害也；蚊若蜻蜓，可被其啮乎？

蒋轵枣

仙家多言枣事，故尹喜与老子西游，食王母玉文之枣；李少君对帝云："臣游海上，食安期之枣，大如瓜。"意皆诞言也。然正德间，崇德民人蒋轵，素事钟、吕，好植果木。一旦晚，有老人过门曰："我有枣枝可种也。"蒋受而植之，逾时为童木矣，明年即生佳枣，形色气味，浙地无可与比者，肉且离核，坠地即碎，至今存焉。人亦以为仙种也。

听非耳

尝读《埤雅》等书，牛有耳而听从鼻，龙无耳以角为听。盖牛耳无窍，而龙既无耳，此必然也。《草木子》又曰：龟虽有鼻而息以耳。此古人未言。

馒头青白团

蛮地以人头祭神，诸葛之征孟获，命以面包肉为人头以祭，谓之蛮头。今讹而为馒头也。古人寒食采桐杨叶染饭青色以祭，资阳气也。今变而为青白团子，乃此义耳。

肃愍忠诚爱才

于肃愍公之子冕尝曰："吾父当国时，徐武公有贞极其承敬，吾父亦以其有才相得。"北京一日缺祭酒，景皇帝问曰："谁可？"父荐有贞，上曰："此人若做，坏尽天下人才。"又曰："汝亦有是言耶？"公汗流浃背，神不宁者数日。吾友沈知府南金尝曰："吾伯在京时，每劝公安逸。公曰：'尝疏请骸骨，奈不放何？只是一腔血报朝廷耳。'"又见《水东日记》云："公卧室独悬文山先生一像，自赞于上。"观此，则公素心忠诚何如，爱才何如，徐之报也何如。

和靖诗刻

世重宋板诗文，以其字不差谬，今刻不特谬，而且遗落多矣。予因林和靖诗而叹之，旧名止曰《漫稿》，上下两卷，今分为四卷，旧题如《送范寺丞仲淹》，今改为《送范仲淹寺丞》者最多，已非古人之意矣。今拾遗《和运使陈学士游灵隐》等古诗四章，宋刻首篇者也。今见律绝多，而遂以此为拾遗可乎？《梅都官序》文乃书名于先，故后年月之下，有一也字，乃文章也；今皆削之，而以年月赘其名，且序中易去几字，是可为都官之文乎？至如《东坡之跋》："诗如东野不言寒，书似西台差少骨"，盖西台乃南唐李建中，今因不知李而改为西施，谬解远矣，又非可惭笑者乎？摘句五言者有十三联，七言有十七联，今皆无之，则梅序谓百无一二，今尤寡矣。呜呼！一书如此，他书可知，宁不尚古。

卖题有数

成化辛丑科，阁老山东刘翊，西席乃余姚王珣也。一日，使其子送柬于王，曰："三宗七制十一事，亦可出乎？"王答曰："但刻本常有之。"他日，西席乡里王华来访，见案间此柬，意或为殿试之举乎？回即操笔。过日，果问此也，遂为首选，不知刘为西席，故先卖之，岂意为他人所得？吁，观此，则东坡之与李方叔，正为切对，岂非其数耶。

忠靖二事

本朝尚书夏公元吉，湖广湘阴人也，历仕四朝，秩列六卿，功业不可枚举，具载于国史矣。特述其人不可及者二事，以见其有休休之度焉。永乐间，治水苏松，延儒讲求水利，有叶宗行者与焉，见公治水，久未成功，潜奏于朝，有旨令公覆奏。公大惊，即日邀宗行亲迎阶下曰："诚如先生之言，受益多也。"未几，荐叶于朝，宗行得授钱塘知县。公后奏绩之日曰："是叶促成也。"又后雷震奉天殿，言者多云改都之故，而主事萧仪言尤峻，被诛。后科道连名俱言，上曰："迁都时朕与大臣议久方行，彼时何不言也？"科道因并劾大臣阿谀。太宗震怒，命言官与大臣午门辩对，彼此纷然强质，甚之恶骂。公独奏曰："御史言官，给事中朝廷耳目，况应诏求言，实臣等罪也。"传命再问如何？公对如前。然后上命各回衙办事。时议非公言，则又有萧仪之诛，大坏朝廷之法矣。

右二事皆公碑志所无，予特补之。闻公纯粹天成，宽而有制，成人才，厚风俗多矣。故杨文定序其文集曰："议大政。务从宽大处，僚属取长略短。"杨文贞作神道碑曰："卒之日，自朝臣以至走卒，莫不流涕"云。

鳄　鱼

正德间，苏州白莲桥渔人网得一物，鼋头鲇尾，四足如鸭，状类小犬，眼甚赤，鳞甲

悉具，时以为怪而放去，苏人皆不识。都公纪之《谭纂》。予意小鳄也。盖韩祠有陈尧佐所图鳄形，但足不同，图或后世翻刻有差。况《真腊风土记》亦云："鳄类龙无角。"盖龙亦似犬也。鳄则《埤雅》、《本草》所未载，因具述于右。

金　鱼

金鱼不载于诸书，《鼠璞》以为惟六和塔寺池有之。故苏子美《六和塔》诗云："沿桥待金卿，竟日独迟留。"东坡亦曰："我识南屏金鲫鱼，南渡后则众盛也。"据此，始于宋，生于杭，今南北二京内臣有畜者，又异于杭，其红真如血色，然味比之鲋、鲫也远不及。杭又有金鲤，亦佳。二鱼虽有种生，或曰食市中污渠小红虫，则鲋之黑者变为金色矣。《桯史》又曰："中都有豢鱼者，能变鱼色为金色，问其故，不肯言。"然予甥家一沼，素无其种，偶尔一日，满沼皆金卿。此又不知何故，恐前二说非也。

褚作画图

《辍耕录》云："唐、宋书画，引首、拂首，皆锦为标，如克丝作等物也。轴头则用白玉碾花。"未闻攒罗绮以为人物，惟《画谱》有褚作，而《绘事指蒙》有帖名，未之见也。昨见《杨妃上马图》袖轴一卷，真宋奇物，绢素可四尺长，上绘荷池、树石、珊瑚、宝贝，下方则栏杆、辇道，前露半陛，后露半台，界画描染五彩妆金，已工致而绚烂夺目矣；复具二马一十六人，首乃明皇鞍辔，俟妃执伞引导者三勇士，执族节者二人，传宣躬谒者二人，似中官也；控御拥妃上马者四人，随行而挟枕被者三人，乃宫女也。衣裳冠履，环佩带服，皆色锦粘褶，销以金丝细花，粉面眉目。宛如生人，而且帝极贵态，妃尽丽容，服役者瞻顾承应之势，神气飞动，非笔意可到也。至于二马一青一白，不知何毛粘成，缓行跃势，真鬼工也。惜岁久磨损，似后人少加补缀耳，纸尾有进士区德元歌行一篇。歌曰："温泉试浴春风面，承恩乍出昭阳殿；侍儿控引紫丝缰，扶近金鞍体犹倦。三郎控辔不敢驰，玉环欲上应迟迟；凝眸回首碎心曲，恨不比翼相追随。太常蹈舞催政急，辇路花香仙仗集；凤靴蹴镫髻云松，锦袖弓弯马仍立。此时拟向何处游？意欲并辔相绸缪；沉香牡丹开正好，梨园子弟多风流。挝钟击鼓动丝竹，缓舞霓裳羽衣曲；千妖百媚翠华低，心醉情浓看不足。曲江篦羽雄狐妖，渔阳铁骑绷儿骄；六龙奔幸千乘窜，峨嵋蜀道何岧峣。嵬坡一曲芳尘腐，不如华萼楼前路，半钩罗袜紫香囊，只直行人百钱顾。画图颜色如当年，令人展玩心茫然；当熊辞辇太贤淑，至今青史遗芳传。"

水　晶

《格古要论》及刘贡父俱云：多年老冰为水晶。然日本国有青水晶、红水晶。《宝货辨疑》又载乌水晶，则非冰也明矣。《铁围山丛谈》载：政和间，伊阳太和山崩，崩出水晶，以木匣贮进数百匣。据此，自是石中所产。

万绿枝头红一点

尝闻英庙召取天下画工至京，试以“万绿枝头红一点，动人春色不须多”之题。诸人皆于花卉上妆点；独吾杭戴进画茂松顶立一仙鹤；一人画芭蕉下立一美妇，于唇上有一点红也。朝廷竟取画美妇之工，时以戴进不遇为命。窃意当时必以戴画妙则妙矣，然少春色之意。古人以花比美人，一点之红初切于题而脱出题情，尤见良工心独苦也，且于动人处尤易是。又云宋徽宗时画工战德淳事，又题“蝴蝶梦中家万里”，德淳画苏武牧羊卧草蝶中，似后为（下文原缺）

物交之异

鹤以声交，鹭以目交，鸡鹊睛交，鸲鹆足交，螣蛇听交，野鹊传枝，老鸦过气，鹳鸟接影，孔雀亦接影，鸳鸯交颈；蝴蝶、络纬、蟋蟀，皆以须为鼻，交亦在须也；龙鹆莎鸡、皆雄鸣上风，雌鸣下风，自然成孕也；又雀交不一，雉交不再，皆理之异耳。凡鸟皆雄求于雌，惟雀与鹑、鸳鸯，则雌求雄也。

廷珪墨

李廷珪之墨，形制不一，有圆饼龙蟠而剑脊者，有四浑厚长，剑脊而两头尖者，又有如弹丸而龙蟠者，皆用金泥，但传久模糊，或贳而无者矣。原墨一料，用珍珠三两，玉屑一两，捣万杵而成，故久而刚坚不坏，用必先以水浸磨处，否则必损砚也。

虎

唐裴旻终日射虎，后见小虎，则马辟易而弓失俱坠。老人曰：“君前所射者，彪也。”周永昌中，涪州多虎，有一大虎逐虎而噬之，录奏曰：“检《瑞应图》，乃酋耳也。”据是，则世间所见者皆彪；大于彪者为酋耳，小于彪者方为虎也。此则《埤》、《尔雅》诸书所不载。

鹿　猿

予尝见友人家畜小鹿一双，雌者终身花黄；雄至四年，则前半身已玄，后截尚少花也，再十数年，全身亦玄矣。又遇南都管陵指挥云：洪武间，银牌之鹿止一二，而身则纯白矣。据是，书曰百年为玄，五百年为白，非也。又吾友王济为横州判官时，朝命取猿，因知猿无通臂者，小皆黑色，而雄久则变苍，势与臺皆溃而为雌矣，遂与黑者交焉。此又简册所不载。

芝　名

偶读杂书，得芝数本，《群玉》、《本草》所无也。记之于稿：水芝，玉芝，夜光芝，肉芝，萤火芝，五芝、神芝，如灵芝名三秀草也。

自然天成

鱼无耳而能听，蝉无口而能鸣，蛇无足而能行，蚓无筋而能缩，兔丝无根而活，皆自然天成也。

六　祖

六祖姓卢，名慧能，新州人也。唐贞观戊戌生，三岁闻诵《金刚经》，即能寻师，二十四岁传五祖衣钵，三十九祝发，七十六而终。初至池州，受五祖道，再至广州法性寺，继至韶州曹溪宝林寺，末归新州国恩寺，开元三年八月十三日没。存日神通广大，莫能悉述；死时广、韶、新三州之官僚门徒，争迎真身，众莫决也。焚香祷曰："香指处，师所归焉。"因香指曹溪，迁龛并衣钵建塔事之，白光冲天三日。五代刘钱迎衣钵至广，夫人触之，钵堕地，修补不得，舍田数十顷赎罪。黄巢至曹溪，云雾昼晦，军人失道，致恭乞哀而去。肉身香熏如漆，以手磨须发，如剃后二三日者。其衣一乃达摩所传西域屈眴布缉绵花心织成者，其一唐玄宗所赐织成淡山水者；西天钵一，非铜铁木石；西天履一，非革非木，不知何物也；贝叶经十七叶，字处如刀削。至元丙子，为元兵刦胁折指，以验真否。正德间，提学副使卫有道，以衣钵等物惑世，焚之。生能降龙，死能伏乱，而反不能护保己身，救解衣钵，岂非其数乎？

五色盐

郭璞《盐赋》曰："烂然若霞，红盐也。"李白、东坡之诗称水晶盐。今环、庆之墟，盐池所产如骰子块，莹然明彻，非水晶云乎？蔡邕又曰："江南有胜雪白盐。"今浙中白盐是也。药中取用青盐。《续汉书》云："天竺国产黑盐、黄盐。"道书又有紫盐，谓戎盐也。今甘肃、宁夏有青、黄、红三种生池中。可见书不诬也，非五色盐乎"

六和塔

钱塘六和塔，在龙山江浒，建自宋开宝三年，高九级，五十余丈，阔数十围，盖以镇江潮也，后为方腊焚毁。绍兴二十二年，僧智云重造七层，高大虽减于前，亦两浙之塔无出其右者。故李文清诗云："经行塔下几春秋，每叹无缘到上头；今日登临方觉险，不如

归去卧林丘。”孙缙诗云：“阑槛倚云汉，身疑出上方；乾伸一指顾，吴越两销亡。”白廷玉诗云：“开殿生妙香，金碧森贝筵；应真俨若生，倒飞青金莲。”今皆不存矣，想至元复遭兵火。故今光砖巍然，四围损败，中木燋痕尚存，惟内可盘旋而上也；然在下望者，精神亦为之恍惚。塔内四壁俱凿佛像，有石刻吴道子观音佑圣之像，《金刚经》三十二分，乃北宋富弼、贾昌朝等各书一分，《四十二章经》乃南宋汤思退、虞允文等各书一章，宋名卿笔迹可半矣，亦奇物也。且圣帝不特笔妙，神灵处屡显于达官，不能尽述。惜离城二十余里，又在山巅，惟舟车过往，势难观览，知其悉者亦寡矣。

姚广孝

僧姚广孝，苏之相城人也。家世医业，与同邑王光庵宾世交，盖王亦医家也，年长于姚，学博行商，太祖尝召官，不拜。姚素敬之。姚幼名天禧，虽家居习医，私师相城道士席应珍。席乃通儒，而多异术；姚质敏，尽得其传。尝白父曰：“某不乐医，愿仕以显父母。”父不从。一日入城，见僧官驺从之盛，叹曰：“僧亦富贵如此耶！”决欲出家，遂入里之妙智庵，改名道衍，游学湖海，刻意为诗文。洪武四年诏取高僧，至则以病回。八年诏通儒，姚以僧试礼部，中，不愿仕，赐僧服还。十五年，孝慈皇后丧，亲王各奏乞僧修斋，于是左善世宗泐、季潭举之，遂见知成祖于潜邸。自是日亲，后相之，靖难谋成，赐今名，封太子少师，不拜，惟章服受之，仍为僧，居庆寿寺。故今闻有方面红袍玉带髡顶戴唐帽之像于寺。后命赈饥苏松，三谒王宾不见，特屏骑突往，宾见之，一言不发，但曰：“和尚误矣！误矣！”姚惭而退。临终，上来顾之，以手加额曰：“季潭在狱已久，愿赦之。”朝命中使即出之，拜姚床下曰：“师不负某，而某得余生也。”时几八十矣。有义子名继，成祖念其功，官为尚宝少卿。公所著诗文，多不留稿，有《道馀录》，专攻程、朱者。其友张洪尝云：“少卿于我至厚，今无以报，但见《道馀录》即焚之，不使人恶之也。”故今亦不存，止有《逃虚子》一集行世，谥恭靖，配享成祖，国史谅有传，予特纪其所知云。

杭宋像

岳武穆王像在王坟之裔处，宋理宗并阎妃像在集庆寺，杨和王像在民人杨悦家，富郑公像在公裔富炳家，胡康侯像在公裔生员胡万言家，俱以副本；而和王者，真旧物也。二后像见前，不赘。

牡丹难大

牡丹盛于唐，次及于宋。欧阳公作记曰：大树者极少。盖花乃草本，而又难养故耳。闻惟唐马嵬驿者尚存，正德间，为魏国公移置假山前，与楼相等，后因朝禁假山，拆谢死之。又池州铜陵县民人盛元之家，有可系马者，其屋亦尚宋造，惜予至其地，不及一观。

大圣墓

曲阜县孔林，圣墓所也，周十里，无禽鸟、蛇鼠、荆棘。予旧闻未信，友人林介山宦游斯地，问之果然。予证以《檀弓》，人之葬圣人也，何择地之精如此？林曰："圣人固他人之葬，而伯鱼则夫子葬之也。"予谓若是，则圣人精于术者哉！以为葬圣人而后异，则闻周公之庙地亦相近，十里之中，又何禽鸟之多哉？两人相对默然。

卷四十四　事物类

集福庵

苏城集福庵，居尚书吴匏庵之北，知州施肤庵之西。弘治中，诏毁淫祠，有司欲为匏庵后圃。吴曰："僧庵吾世邻也，不忍其毁，安忍为吾有耶？"有司复欲为肤阁别业，施曰："何不送匏翁而送我也？"有司述其言以告。施曰："我独不能为匏庵耶？"亦辞之。其庵竟存。嘉靖初，又有诏毁，知府伍畴中用价承佃，都御史毛贞甫亦用价佃之，一则曰"近吾家也"，一则曰："地旧吾家施也"，竟成讼夺。且毛、伍新结姻义，时人追思往事，因为谣曰："昔日吴与施，官送犹逊辞；今日毛与伍，讦告到官府。"呜呼！以一庵之小，而致四公之高下，则人心不古，世道日下可知矣。然毛、伍尚有说也。近世犹有无影谋人寺观者。视此，又宁不为汗颜。

狱　具

桎梏，拳，镣，槛车，枷，锁，棘楚，缧绁。剭刀，僭指腿夹，反接，罗织。

王以山死

正德间，杭府造宋张忠烈宪之墓，过时未完，镇巡督促方严；掘地，又得于朋、孙革志铭，委官王以山曰："一坟尚为所害，再知此墓当终年从事土木，家亦不可归也。？遂碎以弃。至夜半，王邻笔工某，见有骑白马者来问其家。明晨王起于厅，向空拜揖，逊之以坐，应答如接宾然，唯唯以不敢自称。家人以其癫，扶掖卧床，不数日而就木。后闻笔工之说，是果于朋之祸耶？抑王之自病而然耶？白马者何人，而应接者何物？不得而知也。

陈岳像赞

岳修撰正，贵贞士也，受知英庙，侃侃敢言，尝陈时政而忤太监曹吉祥、总兵石亨，

遂谪甘肃。英庙每念曰："岳正倒好，只是大胆。"后传神，有客隐括其语，题辞于上曰："岳正倒好，只是大胆。惟帝念哉，必当有感。如或赦尔，再敢不敢？古人有云：盖将死而靡憾也。"

陈少卿音，文学士也，用心于内，而于外多愚态。弘治间，与李西涯诸名公最善，尝传神，而衣服非制，浼西涯赞之。李曰："其容甚肖，其鬓甚齐，甚貌则是，其衣则非，必须蓬其鬓，更其衣，陈师召之像，庶几虽然中之美，不在于外之威欤？"二公之赞，虽皆近谑，而有至理存焉。

侥武人

侥武人，蓝州人也。孝宗朝输粟入京师，西陵侯名称善饮，人有言武人可以为敌，遂召与欤。时初冬，新醅方熟，共有二缸，对饮一缸尽，西陵不复知人事矣；武人畅怀自酌，至晓，复罄一缸。世以武人有幻术，此予闻于丰南禺者。

鸦鹊至理

张东海弼文集云：主事过太朴，分司济宁，幼子令僮升木取一鹊雏，雏母见而啄攫其面，遂至流血，挥逐不去，少顷，其仆供茶于客，鹊复来逐，又聚七鹊成群，噪博不已，而幼子畏之，还雏乃散。张以为江南鹊见取雏，惟有哀噪竟日，未闻搏人而不畏者，此所谓南北方强异不同，风气致然，故鹊亦同也。予友施引之弟理之，尝于园树探取鸦雏，鸦亦来啄，施步入堂中，喧叫竟日，似有寻觅之状。施后于市井出游，露坐野行稠人之中，忽下而啄焉，如是者二月，为其所伤者四五次。予以此又知非因气致不同也，大抵禽鸟如人，亦有灵愚，而二子所遇，偶乃鸟中之灵黠者耳。

兄弟两得

洪武中，上虞张居杰任方伯，其弟居俭，亦任广西提学副使。俱有声当时，其父，农人也，每酒后，必欲二子商枚弄色，庶为作乐。居杰则正言以对，父怒，则奔走以避；而居俭则应声曰："吾当以老父戏焉。"时人每称居俭为非。予每思之，一则慰亲道，宁正不移；一则顺亲之心，权移小德。可谓两得之矣。苟无居俭之应，则父怒亦何消哉？

夏池碑

成化间，吾杭棘卿夏某，阴谋深险。邻有园池颇胜，心窃欲之，乃自撰文为断碑，密沉于池。久之，争诉于官，夏谓某年余家有碑，以纪庭馆之胜，中世荒芜，此碑已落于池中，亦可验也。竭池得碑，读之。俨然夏氏之物，卒归之，邻竟坐诬罔。夫身富贵而设法犹是，贫贱得不为盗也耶？

俞鸣玉

钱塘俞璠，字鸣玉，成化间人也，善诗字，多辨才，然其性狙侩贪侈。弘治初，投身入镇守府，为私房书手，遂虎而冀，起家巨富，后竟因此坐罪败家。某未为书手时，亦欲如富贵相，海观张锡作诗讥云："轻罗细葛称身裁，今恐无凭换得来。莫道此人穷尽了，出门还要轿儿抬。"

肉屏风

杜驯者，为杭州别驾，遇冬月，则令魁肥婢妾骈立于前后，自号曰："肉屏风"。

张成善走

徐州有张成者，短小精悍，善疾走，日行五百里，若缓步，亦与人同，但造竟远行，则不可及。然既行，又不能自止，或着墙抱树乃可耳。凡封奏羽报则使之，夜则于圆簏中缩足而睡，此亦或有理存焉。闻之宦游者云。

月　方

徐延之好剧谈，一日对客曰："今人都谓月圆，不知却是方者。"客骇曰："何以言之?"曰："'一方明月可中庭，明月聊随屋角方'。此古人之言，非我杜撰。"历举如此者不一而足。座中交辨之，一客曰："皎如飞镜临丹阙者，镜岂为方者乎?"徐曰："子不读书邪？镜不尽圆，亦有方者。秦始皇有方镜，能照心胆；贾浪仙有方镜诗，且又名方诸；况太白自比其明，不言其形也。"主圆者辞究而怒，拂衣起去。吾友王荫伯之父雪村乃止之曰："诸公岂相尼哉？我为解之：一月中，方圆各止一夜，遇望则圆，遇弦则方；但圆者常在，而方者常一隅耳。"遂为确论，一座尽倾。

料　丝

料丝灯出于滇南，以金齿卫者胜也。用玛瑙紫石英诸药，捣为屑，煮腐如粉，然必市北方天花菜点之方凝，而后缫之为丝，织如绢状，上绘人物山水，极晶莹可爱，价亦珍贵。盖以煮料成丝，故谓之料丝。阎老李西涯以为缭线，书之于册，一时之误耳。此因地与中国相远，人不知也。

十八学士卷

宜兴吴尚书俨，家巨富，至尚书益甚。其子沧州，酷好书画，购藏名笔颇多。一友家

有宋宫所藏唐人十八学士袖轴一卷，每欲得之，其家非千金不售。吴之弟富亦匹兄，惟粟帛是积。清士常鄙之。其弟一日语画主曰："《十八学士》果欲千金耶?"主曰："然。"遂如数易之。而后置酒宴兄与其素鄙已者，酒半，故意谈画，众复嗤焉，然后出所易以玩。其兄惊且叹曰："今日方可与素之鄙俗扯平。"吴下至今传为笔柄。予曰："此亦可谓愚也已。其画余曾一观，前段树石参差，纵放群马，或正或背，横立回身，其状不一，共马十，一驴一仆从，或控或牵，解辔备鞍，闲戏而赌钱者，亦其状之不一也；中段学士七八，欠身写字看鹅，坐石攀柳观书，与醉脱衣服，待马将行者各一人，沼畔棕柳荫郁，群鹅游泳，酒樽食罍，童子伏侍执役者，曲尽其妙；后段荷花池馆，宴上学士八人，倚坐笑谈把盏也，又傍林相语者二人，望景者一人，乐官七人，则举箏、蓁、箫、板、琵琶、箜篌、凤笙也；末后竹林一亭，亭中皆叠学士衣服。徽宗有诗于后云："有唐良治咏康哉，辟馆延登经济才，雍泮育才今日盛，汇征无复隐蒿莱。"余以此特北宋禁中之物，南宋即留落人间，故再无敢题者。且徽宗一诗，绢素笔法，自是可爱，真入神品之物耳。

药香法

玄参（半斤，去尘土，石器中水煮熟，控干，薄切，微炒去烟）、甘松（四两，去土细锉）、乳香（二钱，细研成末，后入）、麝香（三钱）、白檀（三钱）、沉香（五钱，已上俱为末，炼蜜与香分均，为丸烧。）右法出自蜀后主，已载《香谱》，小有不同。予得之内府，简也易，录以遗好事者。

浴肆避鬼

吾杭人八字桥，相传多邪秽蛊于行客，东有浴肆，夜半即有汤。一人独行遇雨，暮有避雨伞下者，其人意此必鬼也，至桥上，排之于水，乃急走，见浴肆有灯，入避之。顷一人淋漓而至，且喘曰："带伞鬼挤我于河中，几为溺死矣。"两人相语，则皆误矣。又一人宵行无灯而微雨，闻后有屐声，回头见一大头，身长二尺许，佇立观之，头亦随立；及行，头亦行；及趋，头也趋；其人大恐，亟驰至浴肆，排闼直入，未及掩门，头亦随入，此人几落胆矣。引烛观之，乃一小儿也，盖以大头障雨，亦惧鬼，故紧随之耳。是亦为错者也。向使此四人各散去不白，则以为真鬼矣。今之见鬼者，可卒惧也哉。

菊庄借誉

菊庄刘士亨泰，吾乡诗人也。人有问其姓字者，则答曰："夏少卿之俗友。"更不言其已姓。同时有沈循，与都宪钱钺有属，人询其名，亦曰："钱员外我外兄。"有好事者为语曰："沈循只说钱员外，刘秦常称夏少卿。"吁！借誉于人，已为可耻，况自称之，是所以来之人嘲也。沈固俗物，刘胡不自愧耶?

李西涯

阁老李东阳，别号西涯，湖广人也，神童登第一甲。弘治间，文翰雄于一时，士大夫多出其门。入阁年久，当武宗朝，不能谏正人，有投匿名诗云："文章声价斗山齐，伴食中书日又西。回首湘江春水绿，鹧鸪啼罢子规啼。"末句盖以鸟语"哥哥行不得也"，不如归去。后竟因诗即归。

纳墓金

晋建兴中，盗发汉霸陵及薄太后陵，得金银甚多。诏收其余，燕泉以为收之是利其盗之发也，当复纳诸墓而封治之。予以封治之，义也；复纳金于墓，则人既知而遗祸尤远矣。

见　龙

世人见龙，或掛或斗，或经过，或取水，则必风雨交至，雷电晦螟，甚之败屋拔木，不过闪闪于云烟中，见其盘旋之势耳，欲睹全体不得也。尝闻都指挥李一之云：正德间，桃渚所海口淤泥中，见一物如鳅鳝，然盘曲跳跃，奋震莫定，大不可计也。人皆视之，顷刻云气相接，风雨腾空而去，然后知其为龙。然于耳目角爪，亦未明白耳。吾友金茂之之父，成化末，客游广东新会县，一日，早潮方平，一龙自空坠于沙场，鱼人各以所担之木，捶之至死，官民群往观之，其高可人，其长数十丈，头足鳞角，宛然如画，但腹惟多红色。此可谓见之明也。

佛腹藏经

杭永昌门外有梵宇曰正定，其佛像大不盈丈，小仅尺许，绘塑之制，皆极精巧。一日，与友鉴赏间，偶见小佛背木微露缝痕，随用簪发，则木已启，而满腹皆纸，取而视之，乃写楞严咒，并书舍佛姓氏年号，始知为宋物也，纸甚坚白，字极庄肃，殊为可爱。予忆昔言鲁望像中，皆平生诗稿；景德寺佛，腹皆藏经金银钱。诚为可信矣。抑安知正定大佛之腹，无金银钱也耶。

吴日章

成化时，澉浦军人吴日章，善推星命，江南以为第一，略摭一二于左，以见其术之精也。有县佐问之，批曰："癸巳年，喜连连，正月十五打秋千。"至期缢死。有书手方六七岁，其父以其命问之，批曰："袖中一管羊毫笔，写得杭城神鬼惊。"后乃擅名书手。有举

人问之，批曰："人间金榜出天上玉楼成。"后乃会试，出榜之明日，病发而卒于旅邸。有问其本身，则极推其未来子孙之贵贱，逆推其至于父母之寿夭，不可枚举。夫命知贵贱寿夭，亦奇矣；至于继其死之所以，及终身过后之事情，真亦可谓神矣哉！

朱　暹

朱暹，余杭人，父故，与弟昌事母至孝，家虽贫，母欲之物，必多方以悦其心。一日，母病失明，求医莫治，则与弟晨起盥漱祝天，含水舔之。月余，母目渐爽；而二妇三孙亦因以舔，逾年复明。杭俗：春时四方多来游于湖山，其母闻之，亦有登临之念，暹因家贫，不能倩肩舆也，则与昌以竹小椅舁往各寺，每年必至数次，奉母九十终。家渐丰豫，人以为天报也。此东塘陈廷彩之亲，予尝闻之云。

周　锦

尝闻丹徒县民周锦，善搏虎，身于完肤。嘉靖壬辰，予过丹徒而见焉，观其人，乃无惧者也，自言曾杀大小三十余虎，惟一虎常走而不斗者，不能搏焉。问其虎威，曰："在颈下二肘间，如乙字，三寸许。虎镜在当心，皮里膜外，若脆骨然，取而佩之，临官而能威众，常人则无憎疾矣。虎带在胸而通前左右二足，乃大筋也，可以带底，故名。前颈骨三棱，后颈骨圆直，色皆桃红而不空虚，有微眼，以唾湿其一头，吹之，少有沫焉。其肠为马缰，虽劣者可御。因而记忆《茅亭客话》李吹口之言不诬也。彼又云：月晕虎交，食狗必醉，醉人虎多不食；虎视只以一目放光，一目看物，搏时记其头藉之处，待其月黑而掘地尺许，必有石子如琥珀者，此乃虎目精魄沦入于地而成琥珀，因此主疗小儿惊痫之疾，乃周之未言也。并此观之，则知《本草》、《埤雅》所载，岂能如经历之人之言之悉，因纪于稿。

张即之

宋张即之，字温夫，号樗寮子，官至直秘阁，原籍历阳人，南渡同母居于宁波，鄞县桃源乡乃其葬地也。宣德间，为盗所发，其体如生，须长至腹，盗见棺中止有系腰玉绦环，怒而弃尸山中，为野兽所伤，后有义者葬之。今书后多写历阳，不忘祖也；书史亦系于历阳，由其书也。宋史亦不载。

马　名

绝地（足不踏土），翻羽（行越飞禽），奔霄（夜行万里），越影（逐日而行），逾辉（毛色并耀），超光（一形十影），腾雾（乘云而趋），挟翼（身有肉翅，并周穆王者）；渠黄，鸡斯，骆騵，骅骝，翠麟，乘黄，飞黄，骐骥，騄骎，骅骝，绿耳，赤骥，白牺，逾

轮，盗骊，山子（并古良马）；追风，白兔，融景，追电，飞翮，铜雀，长鬼（并秦始皇帝）；浮云，赤电，绝群，逸骠，紫燕，绿螭，龙子，麟驹，绝尘（并汉文者）；蒲梢，龙文，鱼目，汗血（并汉武者）；的卢（先主者）；赤兔（关汉寿者）；飞虎（亦古良马，出祢衡传）；惊帆（曹真者）；皎雪骢，凝露骢，悬光骢，决波骢，飞霞骠，腾霜白，发电赤，流星骝，翔鳞紫，奔虹，青骓，飒露紫（乘平东都），时勒骠（乘平金刚），拳毛騧（乘平刘黑闼），白蹄乌（乘平仁杲），如意骝（唐德宗者），什伐赤（乘平世充，皆唐太宗者）；碧云霞，照夜白（已上明皇者），忽雷驳（秦叔宝者）；狮子骢（郭子仪者）；玉逍遥（宋仁宗者）；红玉，紫玉，平山，凌云，飞香，百花辇（天宝中大宛所进汗血者）；自在将军（刘崇者）；飞越峰，又名撞倒山（洪武间者）。

桃　花

桃花有四种，《埤雅》等书未载，常桃粉红色，绯桃大红，碧桃白色，每枝中时有一二朵六瓣，白桃比碧桃花又小，亦白色，花止五瓣，盖诸花五瓣，惟王蕊花六瓣。

香海棠

世谓海棠香，彭渊材五恨，此其一也。昨读《墨客挥犀》彭渊材闻李丹辞昌州，议者吐饭，往询弃之之故。李惊问之，彭曰："昌州海棠独香。"闻者传笑。予尝见《草本子》云："海棠惟昌州者香，故号昌为海棠香国。州治前有香霏阁。"予意昌乃蜀郡，海棠称最于蜀者，恐谓是也。然又见沈立《海棠记》，谓其香清酷，不言某地，似有可疑。及观宋真宗御制《后苑杂花》十章，以海棠云："清香逐处飘。"又云："游峰逐远去。"又王元之《题钱塘海棠》云："江东移植在钱塘，手植庭花满县香。"此又不特在昌州者。乃知海棠之香，如菊花有落不落者，不可一概论之也。

牛搏虎

予闻古有黄犬能救主者。又近闻人云，水牛能搏虎，乃询曰："汝亲见乎？"则又曰："闻之人。"或曰："某人亲见也。"竟不得其实。昨诵高皇帝文集，中有记载天长县群牧监奏：本县民人戴某朝出，其妻牧牛于野，平昔豢犬随之至是，俄而人草莽不出，戴氏之妻牵牛寻之，未百步，见虎据丛而食之。虎见人至，弃犬趋人，而妻为虎搏矣。牛见主有难，忿然而前，虎乃释人而应牛，二物交加哮吼，而弄爪牙者虎，侧二角而奔击者牛，不逾时而虎负牛胜，人难消矣。因是朝廷赐一牛以代前牛力耕，待其自终。呜呼！据是，则不惟牛果可以敌虎，而凡所畜之兽，亦或有仁心以为主者，古人岂欺人哉？

徐国宁

钱塘徐国宁，原为弟子员，后累事为商，生平虽留心诗画，亦未擅名，临终以一绝别故人，似可取也。诗云："醉余拂袖青山去，海鹤孤云事事闲。闻道神仙能久寿，不知几许在人间。"

放　偷

金与元国俗，正月十六日谓之放偷，是日各家皆严备，遇偷至，则笑而遣之，虽妻女、车马、宝货为人所窃，皆不加罪。闻今扬州尚然。而燕地正月十六夜之走街，恐亦遗俗也。

刘车不永

景泰间，江西刘子钦由省元至会元，遂有矜色。学士解缙绅会间称之曰："今状元又必属子矣。"刘遂不逊。解因语人曰："刘非远大之器。"后果终于庶吉士。予家有其亲笔诗文，亦未见其大过人耳。弘治间，山西车相，年十八中省元，会试主考先生见其文字无传注，以为必老举人也，怜而取之，开榜乃知是相。他日车来见主考，主考语曰："足下才华甚充，但传注也当诵之。"车应曰："传注及圣贤之糟粕也。"后有怜其少年而才，主考因述其言曰："此子必不永。"无何，车果卒。观此，则人之相人，亦易易也。

邝朱廉俭

尝闻天顺间，兵部尚书邝埜，初任陕西副使，有声于时。寄一红绒于父。父封还，以书责曰："汝未能洗冤泽物而以此污我耶？"后埜益励其操，遂至极品。都御史朱裳，沙河人，嘉靖中为浙布政，私居不畜奴仆，亲操井臼，布衣粝饭而已。人以为不可及也。及父来任，其苦节尤甚于子，言动尚远规见子以廉谨。是知二公之廉，能成大器者。固天之生才，亦由于家教之严也。

换　骨

物多换骨，如人之齿、龙之骨、象之牙、鹿之角、蛇之皮、虾蟹之壳，皆终身一换，惟鹿则每岁一换，龙、象至六十年骨全而后换也。

卷四十五　事物类

提举某宫观

尝疑宋之宰臣致政者，多曰提举某宫观，若李忠定提举洞霄宫是也。不知某宫观何为要提举。后读《石林燕语》，知宋致政者多留京师，假衔提举某宫观。盖某宫观，朝廷有事者也。见优礼大臣，尚使御政，其实无大政事耳。自神宗以年高者不可寄委，罢之则伤恩，留之则玩政，遂以天下宫观之名而提举。

沈鸟儿

天顺间，杭有沈姓者，畜一画眉，善叫能斗。徽客许以十金购之，不与，人莫不知也。一早，携至西湖，偶尔腹痛，坐卧于堤，不可归，有识人箍桶匠过焉，沈阳浼其归以报之。家人至，则沈已无头矣；视之，则箍桶刀杀之，血光显然，遂执桶匠告于官。桶匠不能受刑，就招云：得鸟货人，割头弃之湖也。然寻头于湖，久之不能得，狱不成，则官与沈俱悬赏以求。一日，有渔人兄弟持头来受赏，水腐莫辩，因以成狱，而桶匠秋决矣。数年后，有人见画眉笼于苏州，掠疑而问其来历，主人曰："此笼货杭人某者。"其人报沈家，沈氏子孙又疑而访探某人，某欺罔不服。讼于官，刑至就招，问其头，置湖畔柘杨腹中，取之果在焉。官以此狱既明，渔人头何来，因捕之加刑，则曰："吾父死，而弟兄欲得受赏，故割头以献。"三人遂皆弃市。呜呼！一鸟而至人命有五，至今杭以"沈鸟儿"为祸根云。

滚出来

弘治间，浙省提学副使西蜀吴伯通淳，博而能约，天下推为第一士子，专取功夫。时科场初学，多不极作文，为其罢出者众。群往御史台求试，御史复发吴公，吴出题"黿鼉蛟龙鱼鳖生焉论"，乃一滚出来，且皆难于措辞。而论又涉于性理，然取者无几，而甚为吴辱焉。有嘲之者曰："三年王制选英才，督学无名告柏台。谁知又落吴公网，鱼鳖蛟龙滚出来。"闻者绝倒。

李贞伯

太师李西涯东阳，成化、弘治间，文章爵位，天下为最。一子名兆先，字贞伯，有一目数行之资，时称过父，然每厄于科场，舆情不慊。而主试者多注意寻取，或失或缺，竟

弗能中，人皆知为命也。遂赍志而没，西涯绝嗣。尝闻好声妓，西涯罪之，特书其精舍之门曰："今日柳巷，明日花街。诵诗读书，秀才秀才。"子回见之，即续书曰："今日骤雨，明日狂风。燮理阴阳，相公相公。"予以此足以占之不贵而夭折也。岂有父书之下，亦可反讽之邪？

酒乃天禄

《石林燕语》载：王审琦微时，与太祖相善，后以佐命功，情好尤切，性不能饮，每会燕，太祖不乐。一日酒酣，举杯祝曰："审琦布衣之好，方共享富贵，酒乃天禄，何惜不赐饮耶？"祝毕，顾审琦曰："第试饮之。"审琦不得已，饮尽无苦。自得待燕即能饮，退还私第则如初。观此，量实天定，非演习而至。余又尝见南阳花客胡长子，日饮数百杯未醉，疑其有术。私询其仆并同行者，云素不能饮，偶梦神授药一丸，遂尔如是。益信其天分也。

蒙汗药

小说家尝言：蒙汗药人食之昏腾麻死，后复有药解活。予则以为妄也。昨读周草窗《癸辛杂志》云：回回国有药名押不卢者，土人采之，每以少许磨酒饮人，则通身麻痹而死。至三日少以别药投之即活。御院中亦储之，以备不虞。又《齐东野语》亦载：草乌末同一草食之即死，三日后亦活也。又《桂海虞衡志》载：曼陀罗花，盗采花为末，置人饮食中，即皆醉也。据是，则蒙汗药非妄。

岳坟桧树

西湖岳坟前植桧树，自根以上，劈分为两枝至梢，全其生，中格以木，所以示裂奸桧以报岳之死也。乃天顺间杭州府同知马伟为之耳。

高氏父子

仁和高让，字士谦，善画竹，星卜医药俱精。国初为西湖书院长，后为杭州府学训导，再调吉安府，受知者荐为彰德佐，考满，授翰林编修，洪武三十一年卒。子明，为上元教谕，靖难师至江，遂挈家不知所终。吾乡都御史李公昺题其画如右云。呜呼！父可谓才士。子可谓忠臣。今世不知也。

插香盖火

插线香于炉，灰实难入，灰疏易倒，惟二头俱燃，灭却一头，实其灰而插之，庶易入

不倒也。围炉炭火烈时，分开即灭，不分又炽，惟用毛纸一幅，置于火顶，烧过灰存，则火气不焰而四布矣。虽皆小事，亦自有法也。

窑烧骰子及名

有宦客筑魏州城，得窑烧骰子数斗，询之士夫，莫识其故。予意骰子陈思王所制。子建当时正都于许，恐后世之莫传也，故埋藏以需人间玩弄，不料酒具易于溺人，而自足传远也，《列子》曰："博者射明琼以踊"，李洞诗曰："六赤重新掷印成。"明琼、六赤，皆骰子古名。

虎拜土神

仁和七都，地名葛墩，有土神庙，荒落无主，而败壁四达。正德时，王姓者乡校于此，夜即寄宿。一夕，见虎入庙，叩首于神前若拜跪然，久之而去。明晨语人。予适在其地也，意传记云：虎伤人，必先于土神求之。或此之谓欤？否则王姓者卧侧，故不一噬而去也。

祈　雨

吾友吴惟可谨，丁丑进士，尝与予言：其祖宦游某地，时天旱，守延一法师祈雨。师曰："今天久旱，非入龙湫驱龙，则不可得。阖郡官人，当拜俟于渊，慎不可惊惧呼我名也。"守疑且信之。师至渊所，焚符躬下，顷之乘龙而起，游泳湫面，时雨加注，诸官莫敢退。久之，守不得已呼其名令止，则龙轰然掀法师于空中，直逝而下，雨即止也，法师身落如裂帛。期年，其子痛父不得其死，焚符入湫以诛龙。偶见父乃蓝面卫一宫门，问其子何来，子以意告之。父曰："汝快行，吾术不精，罚至如此，汝切忽习之。"又曰："某处延一道士祈雨，其术名月孛法，用十五六岁女子，共入密室，虽线缝以纸封固。守欲得雨之速，任其所为，惟见黑云密布，雷声隐隐，雨则无之，势将移日矣。守乃令人密开纸缝以瞰之，则道士披发仗剑，足蹑女子阴门，而彼此口舌尽出，势已垂危。时则霹雳一声，大雨如注，道士起步而女子苏省矣。后有如此法者云：当时无人开缝，则道士、女人俱死于室。呜呼！二子之术业未精，一则致死，一则幸生，世有恃术以强为者，夫岂能夺天之功耶？此郭景纯尚亦不能逃于今午。

义　雁

雁，诸书止言知时鸟也，行有先后，故以之执贽，以之纳采，未见言其义处。至于诗赋之咏，亦或特怜其孤耳，未闻言其义性与纪其义事也。近见吾友王天雨云，家后有张姓者，曾获一雁，置于中亭。明年，有雁自天鸣，亭雁和之，久而天雁遂下，彼此以颈绞死

于楼前，后因名楼曰双雁楼，此其一也。又吾友王荫伯教谕铜陵时，有民舍除夜燎烟祓除不祥，一雁偶为烟触而下，其家直以为不祥也，烹之。明日，一雁飞鸣屋顶，数日亦坠而死。观此二事，又真为义雁云。

真腊二事

真腊国有占城之西南，元成帝时，遣永嘉周达观招谕之，往返一年半，悉得其国之风俗、道里、海物、土产，一一纪焉，名曰《真腊风土纪》。予读而有取其二事，乃中国之难而深可喜者，因录于左，以见奇异。记曰："人家失盗，疑此人不肯招认，遂以锅煎油待沸，令此人伸手于中，若果是盗，则手腐烂，否则如故。盖夷人有术如此。又两家交讼，曲直难辩，则国宫之对有小石塔十二座，令二人各坐一塔中，塔外则两家亲属自相提防，或坐一二日，或三四日，无理者必得疮疥咳嗽发热之证，有理者略无纤事，谓之天狱。盖土神之灵如此。观此，则盗必少而无讼矣，又何必刑政以禁之哉。

二形人

传奇杂记，每载人有具男女二形者，奸诈之徒，往往欺人致讼。予闻其事，未见其人，庠人友苏民词，取一妾，下半月女形，上半月则阴户出阳势矣，然后知果有也。昨读《玉历通志》载：心房二宿，具男女二形。又知是亦造化之故之由也。

大　书

正统间，有神童能书大字，起送至京，朝廷戏与丈余红罗，使直书一字，童凝思久之，铺地以笔直竖如罗长，而后左侧注以一点，遂成卜字，人皆骇焉，天下传之。予尝见《丛谈》说宋仁宗时，契丹献八尺字图，举朝莫能答，遂诏求善书大字者。有僧请以沙布地为国字，然后钩临在地，张图于上，束毡为笔，蘸墨倚肩，循沙而行，成则脱袈裟渍墨为点。因赐紫衣。皆巧思也。

二王验梦

正德癸酉，省试之年也。吾友王荫伯一槐，元旦夜梦家僮携三鱼尾以进。明发，询予解之。予以三鱼乃鲜字，鱼尾为丙也，必下科有鲜字者同第焉。王笑曰："义如是深哉？"后果丙子年中，而孰知巡按乃鲜文卿也。又王才伯良俊，初名良，未第五年前，同舍有张鸾者，梦一老以持试录示之，见己名十二，王名八十一也，且王名下多增一字，不知何意。后二年，王因名有相同之嫌，如一俊字，第时果与张同榜，而名次则相反也。二君与予至厚，事皆亲知。荫伯岂因予言而遂神其梦邪，才伯岂因以梦而特易以双名耶？事皆前定，莫能逃耳。若观高季迪《志梦》一篇，则终身与谢玄懿之历官，全出一定，人可以外

慕耶?

郑老遇仙

城南郑老者，家贫，为人鼓吹给丧事。一日，以事祷于城隍庙，因假寐廊下。恍惚中，见执旗者入报曰："吕洞宾来望也。"乃惊寤，拭目待之。顷间，见一黄冠丰体长髯者，飘飘然至神前而揖，徘徊乃去。郑曳其裾，恳以求度。黄冠曰："贫道无能，偶遇仙祠，特人瞻仰，何以度汝?"郑曰："先生非吕洞宾乎?"黄冠笑而颔之，同行里许，袖中出二果使食之，郑留其一，复强食之，乃前去。郑寻路而行，觉非平日所游者，问于人，则绍兴矣。于是大惊喜，渡江而回，家人已寻三日矣，后八十余岁而没。

前辈之生

徐延之将诞，其父珙梦故人瞿宗吉来访，既觉而生诞之。后学问文章，几于宗吉，而不得其精。戴文进之父能五墨，而沈明远善绘神像，绝艺也，父亦梦其入门，是夕文进生而戴氏之画遂擅天下。张天锡亦以祷于夫子庙而生，后为一时才人。此吾杭前辈之事也。

倭国物

古有戗金而无泥金，有贴金而无描金、洒金，有铁铳而无木铳，有硬屏风而无软屏风，有剔红而无缥霞、彩漆，皆起自本朝。因东夷或贡或传而有也。描金、洒金，浙之宁波多倭国通史，因与情熟言恬而得之，洒金尚不能如彼之圆，故假倭扇亦宁波人造也。泥金、彩漆、缥霞，宣德间遣人至彼，传其法。软屏，弘治间人贡来，使送浙镇守，杭人遂能。鸟嘴木铳，嘉靖间日本犯浙，倭奴被擒，得其器，遂使传造焉。

五色水

吾杭正统丙子秋，猫儿桥河水五色，旬日方解。不一月，其地陈纲中省元，始知秀气因人而呈也。家有薄田，有于地名宦塘，正德戊寅，塘水亦有五色，其长数十丈，后竟无祥。予意水底必有宝耳。

不食四足物

吴文征明不食杨梅，士人诮之，自作诗以解嘲云："天生我口惯食肉，清缘却欠杨梅福。"予亲戚家有仆自幼不食四足物者，惟鸡鱼之类不忌；苟不知而少食之，寒热数日，遍身起紫斑，不能存坐。予未信，迫之令食，已而果然。此固非征明同也，必然是病耳。又予表嫂终身不吃饭，真为可笑也。

祭　江

先君早年无子，著心为善，暑则施茶粥于途，寒则施棉衣于贫者，延医舍药三年，埋遗骼二次。一日，悯溺江人，如黄冠立醮坛于江阳第一山，作祭江科仪，诵经三宿，用饭米二十石，江灯数百，施食冥衣，遍荐九州亡魂。当夜江东之人，遥见灯影中若有人为移灯搬物之状。明早，果西岸搠灯多移立于东岸沙地，又有来迟而不得超拔之鬼，遂作祟于江干，或掷沙石，或附人体，或空中摄物，或夜半叫冤，居民不可安生矣。于是群至家中诉扰，复坛如前，始获宁寂。无何，先君遂罹囹圄之咎，两月方出。予尝因此则知斋醮科仪，鬼神摄召，果有之也。而不诚不备，反受天谴，亦岂诬邪。

刘太师

洛阳刘太师健初生月余，有僧过其门，指视太师曰："此儿七死不死，过了四十，官至一品，寿过一百。"后读书古庙，一夕风雨败壁压体，明日方得出，一也；乡贡入京，为盗缚于雪也，冻饿几死，二也；会试场中失火，三也；饮酒友家，主人恐客散去，锁闭大门，一时火起，客有死于火者，四也；伤寒死去三日，五也；过海封王而舟坏，六也；一日昼寝，有猫过身侧，随为霹雳震死，因而惊死逾时，七也。是皆四十以前事。后则日受封爵，孝宗朝以为首相，正德二年去位。累朝赠秩至太师，今尚在也，年已一百七岁矣。僧非其仙邪？

壁　虱

山西按察司，去城不远，城外有中官之庄。成化间，看庄者每黄昏昧爽时，见一物如小轮囷状，暮飞入城司狱司中，晨则飞过庄山之后，不知所向。一日，特踪迹其处，见山穴中壁虱盈穴，可三五石，意虱不能飞也。且杀之以试，遂以沸汤灌死，晚则轮囷之物无矣。始信其虱之飞入狱中以咀人，日则潜形山中也。予尝以北京多虱，畏之者以床置中央，水舂戴其足，虱不能至矣，然犹群聚于梁以下之。观此，则人狱之事有之矣，况物众有神，是亦可以飞也。此予闻之本省盐商史二者。

书　册

印板，《笔谈》以为始于冯道奏镂五经，柳玭《训序》又云：尝在蜀时书肆中，阅印板小学书。则印板非始于五代矣，意其唐时不过少有一二，至五代刻五经后始盛，宋则群集皆有也。然板本最易得而藏多，但未免差讹，故宋时试策，以为井卦何以无笮，正为闽本落刻，传为笑柄。我朝太平日久，旧书多出，此大幸也，亦惜为福建书坊所坏。盖闽专以货利为计，但遇各省所刻好书，闻价高即便翻刊，卷数目录相同，而于篇中多所减去，

使人不知。故一部止货半部之价，人争购之。近如徽州刻《山海经》，亦效闽之书坊，只为省工本耳，呜呼！秦山燔而六经不全，势也；今为利而使古书不全。为斯文者宁不奏立一职以主其事，如上古之有学官，或当道于闽者，深晓而惩之可也。

总管部使

正德间，杭人宋祥，醉饱乘马，偶尔倾跌死。后或赴箕仙判事，或负人身自言云：在金总管部下，言人祸福时中也。予尝笑其怪诞。昨观陆黄门《私录庚巳编》，有张文保壮年暴死，亦为总管部使，载灵异事甚悉。因忆宋亦暴没，是盖精气未散，游魂往来，偶值其总管而遂附焉。在今日必无矣，故无闻焉，

陈张饮食

永乐中，宁波祭酒陈公敬宗，极善饮酒，朝廷知之。一日召宴，使内侍铸铜人如公躯干，虽指爪中皆空空虚者，如其饮注铜人中，内侍报曰："铜人已满。"遂使归。随令内侍随其后以视，至家散堂复与内侍饮焉。此真可谓酒有别肠者也。欧公记张齐贤尝与宾客会食，厨吏置一金漆大桶于厅侧，窃公所食，如其物投中。至暮，酒浆物积涨溢满桶，公尚未已也。予以食岂亦有别肠耶？此固富贵者必异于人，如此饮食，亦间世而一见者也。

金氏鹦鹉

《邵氏闻见录》载：宋有秦吉了，能人言，夷酋欲以钱十万货之。主人告吉了曰："贫故货汝。"吉了云："我汉禽，不愿人蛮夷。"因不食死。又有崖山宋亡时，有白鹇在笼，见帝入水，遂蹶躅哀鸣，竟与笼同坠水中。予尝疑此为诞。然吾姊夫畜鹦鹉一枚，善晓人意，客至未尝不报也。一日，有客欲以高价易之，主人将肯，鹦鹉注目听久，触笼而死。据此，则前二事不诬，见物之有过人者欤。

桃　生

云、贵、广西、有云桃生者，妖术也。以鱼肉请人，遂作术于中，人食之，则此物遂活于胸腹，害人至死而后已也。尝见范石湖《桂海虞衡志》载：当时李寿翁为雷州推官，得一方甚妙：云食在胸膈，则服升麻吐之，在腹则服郁金下之。想即今之下蛊云耳。《虞衡志》颇无，而士宦常病之也，故揭出之。

箕　诗

严州建德县余宪副夔，嘉靖戊子兵备四川。云川之筰都间，有曹将军家，久舍一仙，

自称宋状元何魁，或悬笔空书，或箕头染翰，谈诗论文，评书作画，往往有出人处，虽三司亦与之唱酬，如《和俞之不寐》诗云："弛帘危俗虑，触景动幽思；疏懒真如梦，繁华易过时。莺随乔木老，落挽燕花悲；惟有琴书趣，闲庭昼觉迟。"又如《和宿蒲菓》诗云："春逗疏帘醉午风，客怀吟思几丛丛。化机自运无言外，生意都涵有象中。日月东西成磨蚁，人生南北任飘蓬。折冲樽俎男儿事，何愧青山饮碧筒。"皆有佳联。有一金宪，自幼无父，欲求其父像于仙。仙曰："待予探去。"明日，画一像送其衙，家人识者无不曰：俨然也。不同时浙省平湖县乡中，亦有一仙，祷事有验，乡人遂为立祠。亦能作诗写字，欲求其作者，不拘多少，置卷于庙，过日则墨遍还之也。自称为洞宾，号天民，人欲其显圣，则空中鹤鸣音乐，自运而至。常见赠老年得子者诗云："争羡孤梅得遇春，暖风残雪越精神。西湖昨夜多奇瑞，点破红蕉露十分。"似亦可取。且二仙俱不道人祸福，是以能久而动人也。予意何者，乌有之意也，而魁实鬼之精也。其曰天民者，盖亦妄诞自拟，无名公之意耳，其为灵鬼无疑，过一二十年，气必散之。近又闻有北人符祝请神，至人家设素幔于中堂。神至，与人可以言答饮食如生人，众皆见之，但不见其面耳，言语甚高，已往事无不知之，尤为可骇者。呜呼！阳明旺盛之世，而有此等，亦不当也。

刚　卯

汉有刚卯，正月作而佩之。按《说文》曰："爰，改大刚卯以逐精鬼者。"据此，则如宋人立春日戴春胜春幡之事。又按《野客丛书》曰："刚者强也，卯者刘也。正月佩之，尊国姓也。"兼而论之，乃欲尊王而辟邪尔，故《王莽传》曰："正月刚卯，金刀之利，皆不得行。"据此，是欲灭汉之意。其制，服虔曰："刚卯以正月卯日作，长三寸，广一寸四分，或用玉、用金，或用桃，著革带佩之。今有玉在者，其一面曰正月刚卯。晋灼曰："刚卯长一寸，广五分，四方，当中央从穿作孔，以彩丝葺其底，如冠缨头蕤，刻其四面，作两行书，文曰："正月刚卯既央，灵殳四方，赤青白黄，四色是当。帝令祝融，以教夔龙，庶役刚殄，莫我敢当。"其一铭曰："疾日严卯，帝令夔化，顺尔固仗，化兹灵殳。既正既直，既觚既方，庶役刚殄，莫我刚当。"余尝得一玉严卯，然按大小及文，却如晋说。但"疾日"作"疫曰"，"夔化"作"夔龙"，"灵殳"作"灵昌"，而字文皆有古法，非今俗书也。意者，服乃汉人，而所说与物不类，何也？思许叔重曰：大刚卯，则知有小者也。是服所言，特为大者，乃前汉之物，其文之异，或当时有省文者尔。不然，何后汉《舆服志》所说，却与予所得者相吻合邪？是音之所注，乃后汉之物；予之所有小者也，严非亦刚之意耶？呜呼！一物之微，在汉已有不同注者，故各有异。后人不见其物，不会诸说，安知义耶？

卷四十六　事物类

羊沟鸡宗

《中华古今注》谓：羊喜觝触垣墙，为沟以隔之，故曰羊沟。予以今人暗者为阴沟，则明者为阳沟矣，明白简易，不知中华子何以云所也，或者古自如是耳。云南土产地蕈，志书本菌子也。而《方言》谓之鸡宗，以其同鸡烹食，至美之故。予问之土人，云生处蚁聚丛之，盖以味香甜也。予意当作蚁从，非鸡宗明矣。

伯颜兀术

伯颜下江南，过金陵梅岭冈，诗曰："马首经从岭岛归，王师到处悉平夷。担头不带江南物，只插梅花一两枝。"又兀术杀卒而妻其妻，术有匕首极利，卧则枕之，妇取将刺术，术惊问故。妇曰："吾欲报夫仇！"术默然，为别求夫遣去。呜呼！狼子野心，贪财好色，本然也。二虏之所以著名，亦有是善。

优钵罗花

尝闻佛家有优钵罗花，《本草》、《尔雅》诸所不载，意为幻言也。及见胡致堂云：奉佛者，每假树木花草为佛之名，愚惑世道，故以仙人柏为罗汉松，三春柳为观音柳，独脚莲名观音莲，薏苡子为菩提子，大林檎为颦婆果，金莲花为优钵罗花。然又闻北京礼部仪制司后堂，旧有千叶青莲，花开时四月初八，至冬结加鬼莲蓬，脱去其衣，中有金色佛一座，因名为此花。昨读《岑嘉州集》，有《优钵罗花歌》，则又知其实有此花。其歌之序云："交河小吏有献此花者，云得之于天山之南，其状异于众草，势嵬岌知冠弁，凝然上耸，生不傍引，攒花中拆，骈叶外包，异香盈丛，季色媚景。"其歌云："白山南，赤山北，其间有花人不识。绿茎碧叶好颜色。叶六瓣，花九房，夜掩朝开多异香，何不生彼中国兮生西方？移根在庭，媚我公堂，耻与众草之为伍，何亭亭而独芳？何不为人之所赏兮，深山穷谷委严霜？吾窃悲阳关道路长，曾不得献于君王。"

事合昨梦录

宋康誉之撰《昨梦录》，皆一时奇实之事。内云：宣政间杨可试、可弼、可辅兄弟三人，精通易数，明风角鸟占，于兵书尤邃，皆名将也。自燕山回，语先人曰："数载前，在西京山中，遇出世老人，颇相款，劝予勿仕，隐去可也。予问何地可隐，老人曰：'欲

知之否?'乃引余入山，有大穴焉。老人入，杨从之，穴渐小，扶伏约入三四十步，即渐宽；又三四十步，出穴，即田土、鸡犬、陶冶，居民大聚落地。至一家，其人来迎，笑谓老人曰：'久不来矣。'老人曰：'此公欲来，能相容否。'对曰：'此中地广人少，常欲人来而不可得，敢不容耶?'乃以酒相饮，酒味薄而醇香郁烈，人间所无，且杀鸡为黍，意极欢。语杨曰：'带来居此，不幸天下乱，以一丸泥封穴，则人何得而至。'又曰：此间居民虽异姓，然皆信厚和睦，同气不若也，故能同居。苟志趣不同，疑间争夺者，不来也。观子神气骨相，非贵官，则名士也，老人肯引至此，子必贤也。吾此间衣服饮食、牛畜、丝纩、麻枲之属，皆不私藏，与众均之，故可同处。子果来，勿携金珠珍异之物，在此俱无用，且起争端。指一家曰：'彼来亦不久，有绮縠珠玑，众共焚之也。所享者，惟米薪、鱼肉、蔬果，殊不阙。惟计口授地，以耕以蚕，不可取衣食于他人耳。'杨谢而从之。又戒曰：'来迟则封穴矣。'迫暮，与老人出。今吾兄弟皆休官以往矣，公能相从否?"于是三杨自中山归洛，乃尽捐所有，易丝绢布绢，先寄穴中人。后闻可试幅巾布袍卖卜，二弟筑室山中不出，俟天下果扰扰，则共入穴。自是声问不闻。先人常遣人至筑室之地访之，则屋已易三主，三杨不知所向也。及绍兴和好成，金人归我三京，余至京师访旧居，忽有人问："此有康通判居否?"出一书，杨手札也，书中致问吾家，意极殷勤，且曰："予居于此，饮食安寝，终日无一毫事，何必更求仙乎？公能来甚善。"余报以先人殁于辛亥岁，家今居宜兴，俟三京帖然，则奉老母以还。先生再能寄声以付诸孤，则可访先生于清净境矣。未几，金人渝盟，予颠顿还江南，自此不复通问。右《梦录》之言也。

正德初，友人马二游淞江，遇方士，盘桓日久。士曰："予终南山人，山内自一乾坤也。所居之人，服食与世不殊，无是非尔我之心，寿皆百数十岁，动用俱备，独乏者盐耳。山西南有一洞，四川境也，水涌难进，欲入者必飞石于洞顶上，有人问其由，可，则闸水使进也。山中有至人，知天地国家之灾祥。曰：今朝廷有事，令我辈十余人出游，引好人去之耳。子心亦善，去彼至乐且寿，如国初宋景濂，方死数十年。"予嘉靖间，又会卖药徐翁，与人谈论，如醉痴者，但云："人要在好处安身。"又云："天下名山大川，我无不至，王阳明尚在终南山也。"据此二人之言，则陶之桃花源。苏之青城山，实有之矣。况宋公之死，所传不一，行状与《菽园杂记》云：端坐死于夔府，葬莲花池山下。《守溪长语》云：缢死茂州一寺。传闻一夕为水冲去，又今有冢在成都。阳明智术高天下，昨闻雷郎中某在□地亲遇阳明，当时佯死不可知。二人之言，或亦有诸。今观《昨梦录》，又符于二人，特录以传好事者。

太素脉

弘治间，妻外祖仲知县彦辉，病于四川宜宾县，医有善太素脉者，诊公曰："寿且八十。"时一乡官在坐，亦求诊之，良久曰："明年正月升，此月休矣。"已皆如言。

四　儿

台州临海县有陈某者，继娶林氏，性颇妒，忽前室梦曰："春奴有娠必男，若不举，将不利于四儿。"春奴盖前室之媵，而四儿则林所出也，既产果男，林意淹死之。未逾月，四儿左目得奇疾，日就臃肿，下蔽其面，即庄生所谓赘疣也。一日，前室之兄过问儿疾，林语其梦，兄曰："恐儿之为祟也。"试发土观之，葬且五阅月，肌色如生时，一砾掩其目，遂去砾而改瘗之；又修浮屠法以禳之，后四儿竟以此疾殇。众以为果报也，有老儒南郭子，著文以喻妒忌者。

四儿岂能为祟，前室又岂能伸于冥漠哉？盖声和形和而气和，则天地之和至；声疹形疹而气疹，则天地之疹至矣，天地之疹且至，佞佛何益？盖妇人之忌者，其声形与气靡有不疹者矣，天地之疹枹应响答如此，不亦可畏哉！近世名公大贤多是之，予以为非儿之为祟是也。而曰天地之疹枹应响答如此可畏，是亦有报应也。夫天地之大，报答如此之速，则负冤一念者，宁又无所报耶？一砾之掩，正在儿目，又非其证耶？非也，林氏之梦，《周礼》所谓根于因想，意春奴之娠或男，必不利于四儿，由其有此心也，遂有此梦。不然，前室自宜爱护春奴，安反报梦于林耶？报于林亦宜爱护四儿矣，岂有神于彼而不神于此耶？初生之孩，有何知觉，特因一砾，遂果以为祟也？是知砾之掩目也，目之赘疣也，尸不朽而儿竟死也，皆世之所有偶相值耳。或欲警诸妒者，不若必言其报，庶几愚民反有所信而戒也，否则不必言。故曰：圣人不语怪。

杭技者

杭天顺间，褚堂有叶姓者，左臂病疯，货油，善弈棋，高者下者，俱可与之对局，而局终则叶必胜也。四方能棋之士过杭，寻与之弈，终无一人能过者。世称叶折手。嘉靖间，又有陆姓多须者，善双陆，与人赌钱，有必胜之事。杭人无敢与之对局。因挟技游四方，归家则囊有数百金矣，世号陆胡子。有沈姓者，善为四方之音，虽释、道诸行，鴃舌之巧，皆能言之。凡遇别省郡客，随人其声，人莫知其为杭人也。身颇长大，时号沈长子。然一艺言语之末，亦至精而入神。杭之多才如此，不可泯也。不书其名者，为其宵人鄙子耳。

牡丹兴衰

每见人言牡丹能兴衰人家，予未之信。后予侄家有紫色一本，先兄谢世而花遂不开；十五年后发蕊数十，家人甚喜，将为燕赏，正开，为镇守太监取焉。岂非为渠荣耶？友人王员外家，二株甚盛，每岁花有百朵。王死之日，正当开际，蕊虽有而皆笑散不花。据是，非花之能兴衰，因人之兴衰而花则有神焉。此故谓之花王也。欧阳叙其品曰："地反物为妖。"信矣哉。

崇明贼

太仓之崇明县，负江阻海，地俱沙场，土豪世业私盐，避罪不逞之徒，又业居之，贩鬻于苏、松、常、镇四府，获利其厚，捕官莫敢谁何。

嘉靖己亥九月，兵备宪副王肃庵，召集渔舟并军民人船，统以捕官，凡贼之可通舟揖处，咸分布焉，欲困之也。又使知州万敏晓谕招集，务得贼首秦燔、黄艮、沈惟良等数人。尽扫其巢而后已。阅三月，巡江胡御史以兵久遣散，贼谓船不可守，人不堪聚，益张其势而横出也。明年四月，兵备再举，比前督理尤严。委州判石巍总任其事，盖石原籍平乐，与徭僮为邻，日事刀弩，视贼蔑如也。至六月，石闻又委备倭李都司，欲建功速，不俟李至，开舟自抵贼巢。时贼出劫，惟遗守巢者数百，畏惧寂然。石以为计也，勿许登岸。既而群贼毕集，潮迅风烈，舟为冲激，附岸贼出芦苇诱兵上岸，贼遂顺风纵火我舟，惟本地渔船得脱，余焚溺殆尽，而器械俱为贼取也，死者无算焉。

贼既胜，遂朱书伪檄，遍揭都城江淮，夺运舟，劫府库，肆无忌惮。言者遂闻朝廷，因敕南都守备提解失事人员，复敕都指挥汤彝东总三省军以剿之，王兵备则戴罪杀贼。于是抚操诸公，召义勇，铸兵器，日夜整顿，除四府边江知县住防，余悉领兵战守，每府备银谷各一万余，又借役民间者数万。汤至一月，惟遣人招降之。贼初惧，渐则倨，末随遣人以抄劫，烟火迫于州城，汤始以千人往获三贼。又半月，抚操促其出师，则沈酋乘间来降，贼追之，乘胜直抵河口，与我师相去无几。明日，我师先发，贼遂薄之，汤则将游兵数十舫，环而射之，贼不支，将入于海，潮阻而不能进，我师追及，围之数重，炮石齐发，顷刻歼贼于海，不溺者馘其首一百三十。又二旬，剿其巢，得贼百七十余，惟黄艮亲党数百逸海去。

是役也，闻万知州前以往谕三日，沈惟良以降，约为内应，群贼自疑，战多不力；天复助潮以阻，故一鼓而歼之。否则积已日久，贼得为计，处岛为巢，积谷为本，兵至则逸于海，解甲则复肆劫，根蟠连络，宁无遗患之理耶？且汤之不进，犹王之羁守；遣人招降，亦犹胡之解兵。石为御之不当，已致贼之蔓延；今复示之以弱，必尤招其悖慢。此因承平日久，人不堪战，不知此诚潢池赤子之盗，数千之众，何足致年半之久，费三省之兵力哉？虽然，亦数也。己亥五日，太仓飓风大作，水涌数丈，屋木俱飞。明年八月，有大蟒死于贼巢，岂非上天先示地方之扰乱，而后见贼之终于死耶？

鸆　鸟

鸆，毒鸟也，鸦形，大如鹦，毛紫绿色，头长七八寸，雄名运日，雌名阴谐。范成大曰：闻邕州朝天铺及山深处有之。亦曰：如鸦大。黑身赤目，音如羯鼓，惟食毒蛇并橡实，遇蛇则鸣声邦邦然。蛇入石穴，则于穴外禹步作法，有顷石碎，啄蛇食。山有鸆，草木不生。秋冬之间脱羽，人以银爪拾取，著银瓶中，否则手烂堕。以之沥酒，饮人即死

也，所谓鸩酒。今以为鹤顶红毛，非也。矢集于石，石亦裂。《尔雅翼》曰："矢石即变为雄黄。"今诸书云雄黄治蛇毒，有由然也。

徽钦被掳略

宋徽、钦北掳事迹，刊本则有《宣和遗事》，抄本则有《窃愤录》，二书较之，大事皆同。惟虏人侮慢之辞，丑污之事，则《窃愤》有之也。至于彼地之险，彼国之事，风俗之异，时序之乖，则《宣和》较录为少矣。二书皆无著书之名，且《遗事》虽以宣和为名，而上集乃北宋之事，下集则被掳之事，首起如小说、院本之流，是盖当时之人著者也。《录》则窃《遗事》之下集造饰，其所多之事，必宣、政间遭辱之徒，以发其胸中不逞之气而为之，是不足观也。观其年月地方死生大事俱同，惟多造饰之言可知矣。故《齐东野语》辨《南烬纪闻》之事为无有。予意《窃愤》或即《纪闻》，后人读之而愤之，故易此名也。观周草窗历辨之言，阿计替之事，似与相同，故予特揭宋家大事录于左方，使人瞬目可知其概，馀不必观也。

靖康元年丙午二月初二日，金人围汴城。三月初三日，金人北去。十一月十九日，粘罕元帅再围京城。二十五日，京城陷，金人入城。二十六日，粘罕遣使入城，求两宫幸虏营，议和割地事。二年正月十一日，粘罕遣使入城，请帝车驾诣军前议事。二月十一日，车驾出城，幸虏营。十七日，帝还宫。三月初三日，再幸虏营。次早，帝见太上皇亦至虏。初四日至十五，族后妃诸王陆续到营。十六日，粘罕令以青袍易帝服，以常人女服易二后服，侍卫番奴以男女呼帝。十七日，金以张邦昌为帝，国号大楚。十八日，上皇及帝二后乘马北行。二十一日，次黄河岸。二十二日，入卫州。二十三日，入怀州。二十四日，至信安县。二十六日，至徐州。二十七日，至泉镇。四月一日，过真定府。五月二十一日，到燕京，见金主。六月二日，朱后死。十三日，至安肃听候。六月末，移居云州。绍兴二年，郑后崩，二帝移居五国城。绍兴四年，金主死，孙完颜亶即位。五年，移居西均从州。六年，上皇崩于均州。是年，又移少帝往源昌州。八年，金人伪齐刘豫召少帝于源昌。本年十月九日，少帝复至燕京，与契丹耶律延禧同拘管鸠翼府。十三年，赐帝居燕京之寺。十八年，岐王完颜亮杀金主亶并后，自即位。绍兴十五年，徙少帝出城东田玉观。二十年，复徙少帝入城，囚于左院。二十二年春，帝崩，乃为虏奴射死马足之下。

雀饧醴泉

宋学士杜镐，博学有识。一日，甘露降于坟庄，子弟喜而奔告。镐味之，惨然不乐。子弟询之，镐曰："此非甘露，乃雀饧也。吾其衰乎？"无何镐死，相继八丧。尝读宋三朝国史《符瑞志》载：咸、平以来，无岁无之，至宋徽宗时尤甚。予意甘露，至和之气所感结者。仁宗、英宗时，固可召焉。而徽宗之际，君身政事乖戾至矣，有何所感而然？未得其旨。又尝读唐书《独孤及传》：甘露降于庭，不久及卒。今观杜镐之言，世间多雀饧也。

若徽宗、独孤及者是也。雀饧味虽甘，色则白浊，其臭如松脂，嚼之胶舌。甘露色微红，凝结如脂、如珠，馨香而有酒味，食之百疴皆爽也。如醴泉有止味甘者，有味甘而饮之愈疾者。若汉中元元年，京师醴泉涌出，饮之痼疾皆愈，惟眇蹇者不瘳。此方谓之醴泉。若唐云韶殿前井得甘泉，止谓之甘泉耳。

人物有数

正统中，土木之难，有军人佯死于乱尸中，得回，后又阵死于豆腐闸上。正德中，指挥杨玉附逆，瑾既败，为抄，有妾携幼女匿民间，长乃绝色，权势争取，因鉴前事不与，后嫁李白洲之子。岂知李复坐宸濠之党，而此妇复发教坊司。永乐间，抄没吾杭尚书方宾，斥卖其产，一炉为于肃愍家所得。不意三十年后，此炉复抄入宫。天顺间，内竖曹吉祥家有太湖石，高几三丈，抄后置于草地，富贵者莫敢取也。嘉靖中，锦衣指挥孙纲附郭勋而掌北镇抚事，敢之，不久亦抄。呜呼！此万物莫逃乎数也。

未见得吃茶

种芝麻，必夫妇同下其种，收时倍多，否则结稀而不实也。故俗云："长老种芝麻，未见得者。"以僧无妇耳。种茶下子，不可移植，移植则不复生也。故女子受聘谓之吃茶，又聘以茶为礼者，见其从一之义。二称皆谚，亦有义存焉耳。

张士诚

国初，张士诚窃据姑苏，较之一时僭伪者似小有间。众皆嗜杀，不礼士夫，张则造景贤楼以延之。十九年降元，则每岁运米十万石于燕京。及败，悔不顺母而降，语妻刘氏等曰："吾自应死，汝曹奈何?"妻曰："自有处。"乃驱妇女上齐云楼，令养子辰宝举火焚之。自则经而未死，为李伯升、潘元绍舁入舟，但闭目不语，至南京，自缢死。吁！兄弟妻孥，俱不受辱，较李重光之柔懦则过矣。故《耕馀录》载有吊诗，母坟在盘门，至今称为娘娘坟。

赵三舍

正统初，侠客赵三舍寓杭，自诡以故宋王孙，常出谱牒示人，真旧物也。枭藩卿相与之周旋，而于银工高氏家尤密。一日，忽聚恶少并家人，花面持挝，夜半劫之，仓卒间，不于其家而于其邻，无得而回。次日，乃自往慰之，俄有捧面而过者，误堕于地，其人咨嗟而去。是夜复造焉，盖堕面者其为识也，倾囊而去。明日，赵复往为之。闻于官，仍携酒慰之。久之不能获，笃索益急。逻者柴何，最号狡黠，夜伏于城阴树上，有盗牛者过其下，擒之。贼曰："我即爹衣中之蚤耳，今有大盗悬赏以求之，反不能捕耶?"何佯作不

知，贼曰："盗高氏者，赵三舍也。此人剽掠江湖有日矣。"何不信，诃之，贼曰："彼尝约，我惧。吾妻曰：'汝私窃百金，不过杖刺；今若此，虽染指，首领不保矣。'是以不往。"何喜而纵之。明日，尚犹豫，盖其家在褚堂，颇严邃，乃简黠悍者饰为驵侩，戒之："汝辈往谩索钱，彼家人必怒，诱之出门，则成擒矣。"仍使人要于路，已而果然。时孙原贞为方伯，赵犹肩舆往见，诡辨自解，孙叱吏缚之，收其赃。所谓谱牒者，亦他日所掠，遂正其罪。高氏自此替矣。

古人佩笏

笏囊起自张九龄，因体弱，使人持之不便，进笏于囊。予读《说文》曰："笏，古以为佩。"又《淮南子·道应训》曰："解其剑而带之笏。"似古亦有之矣。

赵千里画

尝得赵千里画便面，帝后步入宫殿，一人牵鹿，二人函进珊瑚树，意此宋德寿宫庆寿图也。一小说中伶官进词云："玉帝来朝玉帝，嫦娥捧献嫦娥。"珊瑚者，山呼也，寓崧祝意耳。

白丸子

青州人以范公井水浸半夏，成白丸子，人贵之，以其水异也。《本草》序例云：凡用药，必须择州土所宜者，则药力具，用之有效，如上党人参，川蜀当归，齐州半夏，华州细辛。则白丸子不独水异，半夏亦别去。

古器木蚌

庄子曰："纯朴不残，孰为牺樽。"则古人亦有以木为之者。《国语·晋语》曰："受命于朝，受祳于社。"注：祳，宜社之肉，盛以蜃器。今淞江故家得祭器于土中，皆蛎壳也，壳上画饕餮、人物之形犹存。蜃器，盖蛎壳也。

见美忘怒

晋桓温娶妾甚都，尝贮斋中，妻妒，闻而率婢持刀往害之，妾正梳妆，见其发玄委地，肤色玉耀，遂掷刀前抱曰："我见尚怜惜，何况老奴。"唐李百药夜入杨素内室，被素并妾执之，将斩，见其裸袒，俊秀玉色，遂爱之曰："汝能诗当免。"百药立就，因并妾与之。夫妇人妒忌，丈夫执奸，怒发难遏，不俟温妻与素之势力者也。今见其美而反为之喜焉，色之移人为何知。噫！

卷四十七　事物类

玉华山樵

金华府东阳县东山，永乐初，有自称大呆子性天然者寓其间，仪容俊伟，趣识超卓，惟披麻戴笠，不服常服，磐桓于山南村落，与之游饮者，每得其诗画，诗画虽未过人，亦不尘俗。将死，嘱主人曰："敛吾尸，悬于林木足矣。"主人卒葬之。其邑里姓名，终莫知之。予尝见其歌，及称王姓者曰："宗兄"，是必王其姓，而建文朝忠臣也，太宗既御，隐其名于深山。观其时在永乐，终身披麻，号曰："性天然大呆子"，可以知其心事矣，然难必其是否。观其诗，可哀也，因述其事，录歌于稿。歌云：

"七年艰难走闽越，日夜思亲鬓成雪。回头往事付空花，形影相随衣百结。当时恨不见几早，扁舟一棹江南归。西风尘土障天起，秋水鲈鱼空自肥。即今寄食荒村里，佳士出迎常倒屣。当歌对酒忍暂欢，握手论心愧知己。老怀岂能忘故山，神游往往于其间。为君写此转凄恻，片云零落何时还。"时或又号玉华山樵。

九仙灵梦

先达朱士容海，弘治间任兴化府同知，其妻有妊，求梦于九里湖，梦一吏持文册上堂，则曰："此旧科举案也。"开板视之，惟一"魁"字。详梦者皆以必生男子，后当中魁。已而果生男，遂名魁。儿殆弱冠，日记千言，皆以魁解目之矣。年二十，忽病将危，自曰："魁字二十鬼，吾其休矣。"不数日，果死。予义侄夔求终身事，得二句诗："有田不耕仓廪虚，有书不读子孙愚。"予谓此贫贱耳。今果然。湖仙灵异最多，此特知之真者。

冯提学扇诗

弘治间，姚江董学宪副冯公兰，有同年嘉禾侍郎屠某，相遇钱塘，屠谈往与东郎中讦奏事曰："东已死于军，妻子流落，予官尚未艾乎？"继而出棋局、扇面索题，冯援笔曰："白云堆里四公亭，亭下只遗空石枰；相逢莫自夸高手，一遍输来一遍赢。"屠遂默然。此亦善诮欤？

杨　坟

宋杨和王沂中三亡之墓，在湖州德清县，界于钱塘。予尝亲至其地，碑尽零落，墓必发掘，一庵一观，乃香火院也。其道路桥崖门壁柱礎，皆巨石所成，观其规模亦大矣，欲

其为百世计耳。闻国初苏州有尚书杨翥，乃其子孙，而成化间有伪为尚书之裔来认者，为士民沈昌题诗于馆，结有“殷勤寄与贤公子，曾见崇韬拜子仪”之句，遂去不复再至。近于里人杨氏家，见有高宗与王之札十有九，孝宗者十有二，与其子枢密者又八焉，辞多军旅之事，间有问疾赐药者，其石刻诚有飞跃之状，难得之笔也。墨迹恐其赝本。又有碑文谱像，自云王之子孙，闻亦伪尚书之类欤？

墨

后汉李龙《墨砚铭》云：“书契既造，砚墨乃陈。”则是有书契即有墨矣。予恐特有其名，或煤炭之类耳。不然，何不见之于书史？至汉尚书令仆丞郎月给隃麋墨二枚，似方有墨也。至于五代，则专工而精致矣。盖后梁、南唐、前后二蜀，其主俱好文事，各地置笔墨纸务之官，故梁有张遇、唐有李廷珪父子，蜀有李仲宣，皆著名当时，传流后世。形制多圆，而面则或龙或盘丝者，迨宋之潘谷、陈惟达所造，亦不减诸人也。世止知有李廷珪者，由秦少游有廷珪之墨，潘谷拜之而显耳。今徽州出墨，亦由廷珪家歙，既已显著，地遂同业焉。

天竺观音

杭天竺观音像，晋天福四年，僧道翊一夕见前涧有光，视之，得奇木，询人不识也，因命匠者孔仁谦刻观音大士像。今俗云沉香，非也。《墨谈》以像为兀术取置燕之玉河乡，建寺名观音以奉。志云匿井，恐《墨谈》所考多真，如金陵志公泗州僧伽真身，亦为取置北京庆寿寺为圣容殿，可知矣。其广大灵感之号，皆宋世所知，因其灵异，累朝所赐，士民乐施龙章、凤辇、珠贝、金玉，设硃红一小殿厨以贮。予幼时曾见大珠数颗，珊瑚树大小二株，玻璃瓶、盏各一，瑶冠一顶。闻旧尚有玉观音、玉钟诸异宝，乃成化间为奸人王臣取去。今并所见者亦无矣，然其香火之盛，至今不替。

坟陵有数

承天府献皇陵寝之地，其南五泉之野，古有曰天子墓，今俗呼其地为天子冈。夫荆、郢自春秋楚庄称霸以来，代有窃据者，然而未尝埋玉。我朝曾封郢王，及府而薨，今则终于献皇而生今上，岂非其数耶？杭南山邵皇亲坟之原基，法因寺也。寺后山壁有相公篆易家人卦于上，遒劲可观。寺前能衢，地名太子湾也。其寺乃五代钱文穆王所建，历世殆五百余年，岂知毁于嘉靖庚子。然而家人利女贞王爻聘纳后妃之吉占，又地以太子名，遂成戚里之冢，又非其数也耶？

杨　埙

天顺间，有杨埙者，精明漆理，各色俱可合，而于倭漆尤妙，其漂霞山水人物，神气飞动，真描写之不如，愈久愈鲜也，世号杨倭漆。所制器皿亦珍贵，近时绝少，人惟知其绝艺，不知有士人之不如者。天顺七年，锦衣指挥门达，朝廷委以缉事，理北镇抚司事，权倾中外。意惟李阁老贤、袁指挥彬，尝得进言上前，“去之惟吾而已”。于是捃摭袁之数事奏之，遂拿袁彬下狱，考讯苦楚，莫能自白。时埙愤然曰：“朝廷设科道，欲其理冤辅政，于此不言，可乎?”独上疏论救，达并擒杨下狱，且逼其供为李阁老所嗾，杨惧考死于狱，乃诳达曰：“此实李教我。但于此招实无证见，不若会请多官廷鞫，待我言之，庶使李无辞矣。”明日，达如其言奏，上会众邀李出阁，于午门前听对，杨既环视左右，大言曰：“死则我死，我何敢妄指人！我市井小人，如何得见李阁老，实是门达教我也。”达失色无言。无是李尤见重于上，袁得从轻，杨亦免下狱矣。呜呼！此与张说之证元忠不殊，说何人哉！埙何人哉！视当时科道何如哉！是可以一艺者目哉！此可见古人一艺成名者，亦由聪明人品之所致，岂近时工作者同哉！

明天渊

元明濬，字天渊，胡人也，世祖朝明安之后，髯长数尺，仕元为学士。元亡，削发为僧，改名来复见心，而髯如故。太祖既有天下，召至，圣而问之曰：“汝不欲仕我而出家为僧，吾亦任汝。然去发留须，亦有说乎?”对曰：“削发无烦恼，留须表丈夫。”上笑而遣之。后承诏赐食，谢诗云：“淇园花雨晓吹香，手挽袈裟近御床；阙下彩云明雉尾，座中红芾动龙光。金盘苏合来殊域，玉碗醍醐出上方；稠叠滥承天上赐，自惭无德诵陶唐。”上见诗，大怒曰：“汝诗用‘殊’字，是谓我为歹朱耶？又言‘无德诵陶唐’，是谓朕无德，虽则欲陶唐诵我而不能耶？何物奸僧，辄敢大胆如此!”见尽遂玉箸双垂，圆寂于丹墀之下。今有《浦庵集》行世，亦可谓忠于元而得道者也。惜《元史》不收。

王天碧

仁和王天碧澄，号雪村，幼攻诗书，有赵法，里甲报吏名于有司，藩司因辞而怒焉，拨授处州府架阁库役，既远而冷也，不得已就之。一日，因题马一绝云：“一日行千里，曾施汗血劳。不知天厩外，谁是九方皋?”书府门罘罳间。府主见而问焉，众曰：“小吏王某笔也。”召而询曰：“汝曾为弟子员耶?”对以农民。太守骇而试以“南山晴雪”之题，雪村信笔呈云：“雪霁南山正坐衙，莹然相对两无瑕；瑞光晓布三千里，和气春生百万家。未可拥炉倾竹叶，且须呵笔咏梅花；丰车有象皆侯德，五裤歌谣遍海涯。”太守大喜，遂集府佐诸子弟而馆之，命人代其吏事。

一日，太守至于馆，见课簿有对曰：“三个半钟钟半酒，一边双陆陆双星。”又曰：

"嫩竹似村姑，遇节略施轻粉；残梅如老妓，下梢犹带余香。"因击节叹曰："有才如此，不获时位，岂非命乎?"自是日得亲幸，名闻士夫。逮役满归杭，杭运使闻而请代文移视，太守尤敬之。自以出入公门不雅，坚辞以疾。日与文士往来于湖山，惜不及下寿而终。有《黍黎集》传世，子一槐，今为员外郎。

邹颐庵

宗伯邹颐庵干，余杭人，在妊时父为春坊庶子。英宗皇帝一夕有梦，召日官占之，梦曰："此大臣生贵子之兆也。"上问廷臣，唯干父奏曰："臣妇夜生一子，乃颐庵也。"上喜，特旨每月给米一石。及长，登进士第，累拜至前职。年七十，力求致仕。又五年，始得归，仍敕所在月给俸二石，舆夫四人，所居置东西二院以贮歌舞，日为乐焉。自悬弧以至易箦，始终禄养，亦有穷经白首而不得一粟者，彼何人哉!

宋后道服

宋高宗之母韦后，今仁和学生员韦朝恩，乃其裔也。有谱像于家，方面丰颐，凤目龙颡，衣冠乃道人者也，上有国忌二行。韦闻之祖先云：后北归至临平，因问何不见大小眼将军，人曰：岳飞死狱矣。遂怒帝，欲出家，故终身于宫道服也。又云：今皋亭山神道路乃后之墓处。予考史，则云：攒之永佑陵之西。意此神道路或家庙耳。度宗后全氏，广额凤眼，双眉入鬓，然所衣亦道服，其像在新市民人苏琪家。苏亦全之裔也，国亡变姓。据苏以祖父云：此像乃后入北时手写以遗族者。予考史，后入燕，为尼于正智寺而终，则道服正宜第行时，何即画此？此必后传之者也。

琢斋先生言行略

琢斋先生姓李氏，讳璧，字白夫，广西武缘人也。弘治辛酉举乡荐，壬戌以乙榜署教浙之兰溪。正德丙寅，起复补署仁和之教，历癸酉九载考绩，天曹以其才能，授四川剑州知州。嘉靖甲午，升南京户部员外，弗及任而卒焉。呜呼！先生之在仁和最久，瑛得其教之深，而知其学行也。今读当世大贤之文，称先生者又不少，惜伏草莽，不能尽知先生两任之政教。获先生之状铭，风闻子孙微矣，谨以所知者述之于稿，证诸名公之言，俟知其悉而有力者传焉。呜呼！昔欧阳公之作《五代史》，闵负才立义之士，沉沦下位，恐致泯没，遂为《一行传》以传之。近代名臣言行录，布衣之士，纪为一例。先生位已郎官，学有成书，政有成绩，世有名言，不传于史可乎？因为言行略：

先生貌古心易，学博行谨，尝以己心为严师。有古人置黑白子之事，谓古礼不知，如不学也，穷心于三礼之经；谓古乐不知，如无耳也，特诣太常以求礼器；谓天文不知，如不识字也，特拜灵台郎以学之。以学宫石经载之志而古所遗也，则诤留当道，甘心受责；以冠射之礼久废，士难成德，则勉谕生徒时以习之；以礼钟铸非其制，则改作以复古音；

以门生贫不可学，学舍敝不可讲，则皆出己财以资之葺之。至于辟学正路，构亭积书，刊科贡之榜，立题名之石，释奠有议，讲鼓有铭，虽皆公馀细事，罔非克慎厥职，无愧于师之道。

先生好学能文，而操行谦谨，士林皆爱重之。

端重不苟诡随，编交当世之士，欲求超然远览，惟古是程者，舍白夫吾谁与归？

先生敏而好古，尝病乡射仪节未备，又以诗有燕享通用之乐而无声谱，爰自考定，皆有成书可诵，此非俗学之士所可为者。

孝哉先生，敬其亲，及其所树，况其亲乎？夫然后可谓之子，夫然后可谓之人。

白夫孝亲悌兄，极其纯笃，自筮仕以来，直躬率士，有古胡瑗之风。乡人自蜀者言，剑州民戴太守如父母，路遗马策，人不敢拾，然此亦白夫之细耳。白夫志溯伊洛，道存明诚。

先生之为人，身小而量洪，年少而学富，貌质而心腴，礼恭而气直，言温而行方，善下君子，善处小人，故君子爱而敬之，小人亦不得以非礼加之。

先生冠服之朴，容止之庄，言议之确，坐久而神益定，类古有道之士。

先生天分甚高，笃厚而好古，遇事确有定见，讲下士薰濡德化，靡不心醉而悦服。

鸟词兆元

吾杭吏部郎李子阳旻，号东崖，少有文名，未第。成化庚子秋试，八月二日，李与同辈人学晨参，忽五色一鸟飞入明伦堂，盘旋不去，诸生喧纵聚观，竟栖止于梁间，凡二日乃去。众以此殆文明之兆欤，东崖为诗庆之。“文采翩翩世所稀，讲堂飞上正相宜；定应览德来千仞，不但希恩借一枝。羡尔能如鸿鹄志，催人同上凤凰池；解元魁选皆常事，更向天衢作羽仪。”是岁，东崖果以易经发解，明年下第春官。癸卯冬，杭西城人琐懋坚，以《谒金门》词饯云：“人舣着画船，马披上锦鞯，催赴琼林宴。塞鸿声里暮秋天，绿酒金杯劝。留意方深，离情渐远，到京师应中选。”今秋是解元，来春是状元，拜舞在金銮殿。”已而甲辰廷对，果魁天下。一鸟一词，岂非先兆欤？

宋朝试录

宋朝科举之日，试士之题，取士之数，各朝不同，载于《文献通考》可知矣。至殿试复有黜者，而礼部所取第一人，殿试唱过三名不及，则越众抗声，自陈必得升等，若奚春卿、欧阳公是也。今节录南宋二次殿试于左，余可概想也。北宋料不大远。

进士凡五甲，每甲名数不同，大略第一甲少也。文公之科共二百三十人，文山之科六百一人。会试锁院二月十二日，十八、十九、二十，则试诗赋论策为三场；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又试经义论策为三场；四月初三日御试策一道。文公之科，十七日皇帝御集英殿，赐状元王佐以下及第出身；同出身十八日赴宴，二十六日各赐钱一千七百贯，二十

九日朝谢，五月初二日就法慧寺拜黄甲，叙同年；谒庙反，至初五日也。文山之科，五月二十四日赐状元及第，六月一日期集所赐钱，七日谢阙，十三谒庙，二十九日赐宴与诗，七月一日再赐小录钱如前，四月拜黄甲，叙同年，又在礼部也。籍贯之下，多添里分、外氏、小名、小字，并科举几次则同也。

录存绍兴戊辰、宝祐丙辰二科者，岂非以其有朱晦庵、文文山之故欤？

食用制法

磁石引针，蟹黄解漆，物相生制，有不期然而然者。予尝读之传记，闻之长老，或自己经验者，录之于左，以俟欲为其事者之便也。

鸡头煮者以防风水浸之，经月不坏。生者一斗，用防风四两换水浸之，可以度年。鹜鹅之膏涂刀永不锈。杉木炭画路，则蚂蚁不敢过矣。盐酒蟹每一器十只，用皂芙半挺置中，则经岁不坏。好盐中用皂荚于中，虽篓笼盛之，无卤矣。衣帛为漆所污，以麻油先渍洗透，令漆去尽，却以少水溶开水胶洗麻油，顷刻可尽。盖胶性与油相着，即如米泔、桐油亦然。油污衣服，用滑石末糁于上，隔纸用火熨斗。血则用萝卜嚼细，旋擦即去。绢纸画上墨迹，用灯草渍水洗可去。山查子和水浮炭同盛，过时色不变而肉不坏。犀角、羚羊角先镑为片，复以纸裹置人怀中，久之出碾，即为末也。乳香先置壁隙中半日，又取指甲三二片置钵中擂之，不粘而易成末矣。碾兔丝子，捻纸条数枚置其间，则驯帖成粉。香附子先去皮毛，炒之焦熟而后投于水内，候浸透漉出暴日中，微燥，入捣臼，应手糜碎。艾叶软柔不可着力，入白茯苓三五片同碾，则即时为末。衣服梅霉乌花处，用梅树老叶同擦洗即落。铜器旧黑，用香饼末和醋涂过夜，明日水草一洗即新矣。好香油浸生鲥鱼，虽盛暑中经月不变；又蒸过干冬菜同肉炒亦然。不出气煮酒脚涂灵壁石，其黑如漆，洗之不脱。缸裂缝，先用箍定，置于烈日中，仍用炭烧缝处极热，却用好沥清末糁于缝处，令其融液入缝，待满，更用火烘涂开，永不漏矣。近用盐生补亦妙。橙橘藏绿豆中，不损。收腊月冰雪水，浸诸般青瓜果，可久。酸酒，每坛用铅一二斤烧极热投酒，则酸气尽去。墨污衣，用杏仁、半夏，生白果，随一味捣烂，揉少时水洗则去。垢腻者用荳茇灰或萝卜豆秸灰汁洗即去。喂鸡鸭以土硫黄研细拌食即肥。鸡下卵时，食内夹麻子喂之，即常下卵不抱矣。肥皂淹铁索，过时可断。荸荠淹铜，过夜即烂。用染坊淋退灰晒干，埋藏黄瓜茄子，冬月可用。用好锡打罐子，装拣好完橄榄入罐，重纸封盖缝，可至夏也。木槿叶揉汁浸丝络则不乱。清水揉梅叶洗蕉葛衣，经夏不脆。以艾叶投燕巢，不复来。猫不可过扬子金山，过不捕鼠矣。蛙鸣聒耳，以芝麻秸磨碎，顺风撒去则禁。驼粪烟可杀蚊虫壁风。槐树生虫，擂鼓于下则尽落。青石不可以芦束置上，筑之必碎。芦席盖碑，经露必有痕。珠子不宜近铁器、柏木、尸气，故妇人带以吊丧多爆碎。牛骨置池中，水不涸也。晒干荸荠为末炒猪肠，不宜盖锅，热时少烹白酒，脆美有味。

三元先兆

弘治庚戌科，南直隶钱福状元，靳贵探花，榜眼则广东刘存业也。殿试未揭晓时，靳以明琼六枚，祷于神前，明早欲掷以决先后。翼日，适钱与谦至，亦欲与掷明琼；靳不得已，告以昨故。钱喜曰："当与子赌也。"下掷，则钱乃六红，靳乃六绿，二人皆喜。后钱果中状元，靳为探花。而刘则旧尝有梦："无福中状元，有福中榜眼。"是岁应之。

真如猫

杭州城东真如寺，弘治间有僧曰景福，畜一猫，日久驯熟，每出诵经，则以锁匙付之于猫。回时击门，呼其猫，猫乃含匙出洞交主也。或他人击门，无声；或声非其僧，永不应之。此亦可为异也。

三福建

韩世忠扬子江战，兀术已破胆矣。闽人王姓者教以土实舟射火箭，遂得脱去，至今人恨之矣。德祐降表无人肯任，闽人刘褒然为之。继此行省称贺表，文实难于措笔也，亦闽人陆威文曰："禹贡之别九州，冀为中国。春秋之大一统，宋亦称臣。"辞若可听，意或有乖乎？不怜宋而甘心于元虏，事诚可恶，特亦偶然皆闽人也。

万安刘氏

昔苏子作《三槐堂记》，以忠贞积德，而子孙世享其爵，自以所闻所见而考之审矣。予于万安刘氏亦然也。刘自永乐来，有讳广衡者，为刑部尚书于成化初；子乔，弘治间为湖广布政；孙玉，嘉靖间为刑部侍郎；玄孙唐岩公，今任浙之布政，未艾也。皆以进士至二品一榜，荫职腰黄者不计焉。然而起自有司者，则民为之建生祠，刻木石，功德为之足纪也。出台院者，则力为之劾权奸，捍逆藩，死生为之不计也。至于文章德义，种种莫述。自一事而言，尚书公一语而活邓茂七之非党数千。侍郎公两督学政，成就人材，至今称焉。此亦传之人而载之志矣。呜呼！常情论之，禄及四代，世已少矣，俱为大臣，俱登俎豆，尤其少者也。至于蒞政之所，子孙过其地，而感德之民之孙子，尚尔迎迓，非德泽人人之深，何能若是哉？呜呼！天道至幽而难感，刘氏之志行有孚焉，则报之世禄之远如彼矣；人心至险而难孚，刘氏之德泽有加焉，则报之爱戴之久又如此；天人交感之道何如哉！噫！予尝闻其事矣，得目其籍矣，因亦有感焉，笔之以为世劝。

卷四十八　奇谑类

魂不赴体

予尝观奇怪之事，于诸家有全然非常理者，固可谓异；有深切于理者，亦以奇怪记之。岂非自惑于理欤？如薛用弱记裴孝廉生魂驰鬼马类，世多有之。聊述一事，宛然如裴者，复说其理，以俟博学者正焉。

予友会稽朱朝仪袍语予曰：父友三卿某，素公直，见重乡曲，凡有不平者，咸取决焉。一夕，归过溪濑，濑中步石子偶滑，遂尔倾跌，起即淋漓奔家，至则门已闭固，隙中见妻灯下纺绩，击门高叫其妻，曾莫之应。私意曰："吾岂死于溪耶？"今为鬼耶？何幽显之判如此耶？"复思鬼可潜身从隙入以试之，随到妻所，遂掷弄剪刀，拍妻之额，妻惊骇叫儿，口称头痛，灭灯以寝。某惶惧，知已为鬼矣，复出号泣，走恳当境土神。神曰："汝素忠直，可随或来。"至溪，见形浮水面，神令闭目，推坠于溪，遂觉之。起视其地，已非渡所，尸流数里。而天亦昧爽矣。归语其妻，吻合夜事。

予谓阴精阳气，聚而成形，阴血为魄，阳气为魂，魂升魄降，散则死矣。当其未散之时，或惊死误死，一旦魂离于魄，奔走四出，不知其为死也。何也？心震神驰，不复根究，虽同梦昧，岂如偃卧安静，神清气融，自可以反其形耶？抑或气盛，知死而不能反此，却佯狂依附，遂乃为祟。世传有鬼者，又非是耶。然久则散去，故世闻有鬼处，后却无之。至于善终者，无复言鬼，盖生时病已磨灭精灵，死即魂散。若三卿者，一惊魂出，生气全在，故乃如此；使不复尸，即所谓鬼矣。此自然之理，何必为异。土神率领之说，亦理所有，盖此具在祀典。安有不当死而忠厚者，神不救哉？

前知事迹

予观书，每见先知之事，以为如山人之办茶果，康节之议后事，心虚之说，此则非一日也。又思史称樗里之智，足以知身后之事；及汉滕公掘地得石槨，有三千年见白日之说。则三代以来，已有数学，事乃一定，但习之者特先知耳。因节略数条，并录于左，以见代皆有人，人自不知耳。

隋炀帝命麻叔谋开河，至睢阳宋司马华元之墓，开穴，漆灯、棺帐，遇风皆化为灰。一石铭曰："睢阳土地高，汴水可为濠。若也不回避，奉赠二金刀。"又掘至上源驿之东，得一墓，漆灯煌煌，启棺，其人如玉，发生过腹矣。检得一石铭，其字鸟迹之篆，文曰："我是大金仙，死来一千年。数满一千年，背下有流泉。得逢麻叔谋，葬我在高原。发长至泥丸，更俟一千年，方登兜率天。"叔谋备棺葬于城西，今大佛寺也。

又卫先生大经，解良人，生而闭门读书，周知历象，寿终葬于解良之野。开元中大

水，姜师度奉诏凿无咸河以溉盐田，掘至卫先生墓，得一石刻曰："姜师度更移向南三五步。"又开元中，江南大水，玄宗诏马御史往巡之，至江南，忽见道傍有墓浸水，公念之，命迁于高原，既发墓，得志石，志后有二十言曰："尔后一千年，此地化为泉；赖逢马御史，迁我向高原。"验其年，果千年矣。

又江南保大中秋日，伏龟山掘得一玉函，长二尺，阔八寸，中有铁铭，文云："梁天监四年秋八月葬室于是。"铭曰："莫问江南事，江南自有凭。乘鸡登宝位，跨犬出金陵。子建司南位，安仁秉夜灯。东邻家道阙，随虎遇明征。"字皆小篆，后后主国亡知之。盖后主丁酉年生，辛酉年即位，至甲戌年国破，应前二句矣；国破时曹彬按甲于城南，潘美统兵于城北，借古人二姓以明之；"东邻"乃指吴越钱氏，"家道阙"是无钱也。钱王弘俶，小字虎子，又甲戌年亦举国以入觐，皆验也。又高氏据有荆南日，于山庭凿池，得一石匣，扃镭甚固，启视，中有篆铭云："此去遇隆即歇。"至宋祖改元建隆国亡。又沈彬郎中，袁州宜阳人，卒之年自定葬地，子孙发土至七尺，有石片，即启，下乃得石墓一所，灵座花台莲花灯碗，皆青石为之，镌镂绝妙，又得青石铭曰："开成二年开，虽开不葬埋；漆灯犹未点，留待沈彬来。"

又宋祖筑殿，得石，有篆书曰："岁在申酉，汴京不守。"及徽、钦北狩，非申酉年，殊不知后杜充去东京之年，乃己酉也。又嘉定中，有厉伯韶者，精地理之术，至广州为林某家看其先垄，以今中衰者，由祖穴向稍偏斜所至，因发地得石，有文曰："布衣厉伯韶，为林某葬此千载谷食之地。后学浅识，不可轻改。"徐视石与原土封，微不同耳，遂掩之。

又至元十五年六月，有军厮名狗儿者，于杭北山横冲桥垦土，得一铁券云："雁门马氏葬此。"后云"至元十五六，狗儿坏我屋。"

又国朝景泰间，洛阳两农讼一石于府，一云已耕而得之，一云出已土中，知府令舁石来视，则有刻曰："大明景泰乙亥。知府虞廷玺为我复兴此窝。"其时正乙亥，府主南郑虞廷玺也，虞意康节窝，遂为建祠。今省志所载，无前十七字，事恐涉术数而讳也。

又正德驾崩，大学士毛澄迎今上嘉靖之驾，驾至蕲城，过桥，偶尔桥崩，有碑出焉。碑文曰："桥崩天子过，碑出状元来。"则毛乃弘治癸丑状元耳。又建文时，程济，陕西朝邑人，四川岳池教谕。一日，诣阙上书曰："某年月日，西北兵起，国当有难。"朝廷欲诛之。告曰："请系之以俟其时。不验，诛之未晚也。"至靖难兵兴，适符其言，遂释出，使为军师，护诸将北行，同退北军。俄有徐州之捷，捷后不知所之。后人见其暮夜往祭徐州勒功之碑，亦莫知所谓也。后文庙过徐，见丰碑，问以何为者，左右以前失利于此，某人所立战功次第，统军姓名者。上大怒，急令碎之，复曰："且录碑中人名来。"至则碑已锤拆，录其名，则程济之名正值锤处，而不可辨矣。后太宗登极，照名诛之，程得逃难。始知暮夜之祭，乃厌之也。予观此事，则知前之十一事者，亦若人耳，深知理数。但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不可违也。

夜　叉

尝闻杭医吴景隆之妻产一子，而青面无发，双角夜叉之形。产出，将杀之，遂被跃出

窗外，升屋而走。吴集家人用布囊捕之，捶死。予未信也，后见吴乐闲《私抄》中亦载此事，始信为实。盖二吴厚友也。

柴　光

正德庚辰，回回新桥邓副使家灶下，有柴一堆，忽然放光，如月之明，照耀墙壁，移置他处，其光亦然，如此十余日方止。后亦无他事。

鼠　报

吴友主事张元吉应棋，尝言家有一仆，善捕鼠，擒杀甚多。一日睡熟，微觉足痛，以手扪之，乃一鼠啮其指也，击之不去；遂拿鼠拽之，亦不去；痛极，乃杀鼠。劈口方脱，伤已太重，血流满床席矣。明日遂为一疮，脓溃经月，痛楚而死。苟或为报应云。

死者复生

吾杭崔家巷有漆匠杜鉴，病死将月，家人已置棺于野。一日欲火之，启棺见尸不朽，因细观之，胸中复有微热，但闭目不能言耳，后月余竟复生。

五通摄人

余姚郭姓民人，新娶一妇，过旬日，适值元旦，其妇妆饰出堂，欲拜公姑，行至灶口，倏然不见，举家四野寻觅不得。后五日，闻半死于山间，家人往救，问之，但曰："被二三人施扶而去，只从屋檐上过，至则相合如醉梦中。今偶日出，予在林木中跌下。"视其鞋纨裳襕，皆已碎坏。后或看守不严，则又摄去矣。不得已，卖人于新建伯家遂息。人皆言五圣也。

佛足生蕈

桐树园祥符禅院新雕佛像，未彩饰，内一座足底生蕈如芝草，上分二茎，齐曲仰承二足，其端如掌大，色间黄白，发生之巧，浑然天成。杭民争往观之，侍御郝公渊闻而恶之，召责其僧，蕈遂枯死。

钱谷能飞

吾友王荫伯教谕铜陵时，闻有王姓民初富后贫，遗空仓数十间。一夕，闻风雨声，晨起视之，则仓皆谷实之矣，而谷每粒有二微翼如糠粃然。归语予，则表兄诸廷佩曰："予

在山东日，薄暮空中轰然有声，众曰：钱飞矣。明日询之，城隍庙后某家得数万钱。”予始信“蝴蝶满苑树”，殆不虚诞。

猪肉生字

吾杭嘉靖七年五月间，官巷口屠儿李姓偶杀猪，吴姓者买去，未及烹，第见油膜内字文隐隐，起膜视之，则油上如印成之书四行，其色如蜜，其大如豆，其文曰：“赢官手璧雨身敌，功在鸡鱼则廉矣。”初行五字，第二行二字，第三行五字，末行二字，共四行，似前后尚有字焉。乃为众分买而食之矣。此则亲见者。又闻嘉兴正德年间，曾杀一猪，背上三圈，每圈中有王字一个，亦不知何说也。

参政梦

吾友参政陆原博溥居主政时，得寒疾。一夕，见二卒挟持而去，至一大殿，有王者峨冠博带，据案麾曰：“此非所当摄。”二卒复引而退行，见门楼一座，门上有先辈诗，援笔亦书一首。回遇姻属孙知府安，趋前揖问，孙以“今日至此”答之，孙遂为他卒扶去。傍有大水漫漫，心甚恐惧，二卒随推而下，惊觉，乃一梦也。后家书至，孙乃梦日死矣。人以此非地狱之说耶？升正郎。又梦侍饮王者一人，饮毕，王命尽赐席间金银器皿。陆辞之，王曰：“尔不受，当与尔一参政。”陆心自以此何人斯，从者曰：“此兴献帝。”遂醒。后数年，嘉靖入登大宝，心恒以官必止于参政。无何，迁陕右参政，赴任至灵宝。憩息分司间，见软门有先辈数人诗草，因咏一绝书之。闻黄河近，遂肩舆视之。明日疾作，不可进矣，即没其地。呜呼！陆岂知死在于参政耶？题诗见水，又知为死之日之事耶？《前定录》之说何谬耶，人可以妄心求耶？

狐　狸

山东多狐狸而无狐狲，尝闻狐狸成精，能变男女以惑人。予嘉靖八年到山东，以其事询土人。土人曰：“狐每夜半即潜入贫家破屋，至卧榻中，出口受人鼻息。人觉，闻其气，骇曰：“打皮狐，打皮狐。然不知其去几许矣。”如此久之，便能缩形，地不可进处，亦能以进；愈久便能变化，遂与民间男女相淫乱，各寻其雌雄以合。且善摄其财物，以益主其所私者。死复移他室，人亦不甚怪也。

有土工宋留，暮遇一夫，自言欲为人役，话间，随宋至家，出钱沽酒对饮，醉后睡去，乃一纯黑狐也。宋亦不惊破。明发，语宋曰：“汝无福，吾之西关李某氏家。”李乃青州府吏，其妻遂为所染。

又石槽城李尧，儒官也，祖母为其所染。祖母死，母复被之。家有猎犬，时或见之，遂吠以噬，彼则跳蹲于主身耳。

又张姓者，乘车出西郭，见一犬追妇人飞来，顾间，妇人乞以附车逐犬，自言某地

人，张遂载以去。抵家，复求假宿，张不拒而遂同寝焉。阅数月，自言："我狐也，今当去君。明年此日，见我于临清某市。"张如期至其地，见妇走索于市中，唤之即下。同至一酒馆，欢饮数日，资以白金百两，告曰："与汝缘数足矣，再勿相从。"张回，不知其所向。

观此，则商人取以为妾之事有之矣，是皆见在之怪。而临淄一县之民，予亲闻之也。

沈氏鱼

仁和四都民人沈浩父子，横法侵渔水利。嘉靖戊子夏，家人劈二鱼已为四片，烹将食之，其鱼踊跃出盘者三，邻里来观，犹自蜿蜒。沈曰："是何怪乃尔，吾食之！"食无一月，即罹水利之祸，明年孰知长子又亡，岂非天假鱼以兆之耶。

康节生死

《邵氏闻见录》曰：大父伊川丈人与李夫人山行，于云雾间，见大黑猿有感，夫人遂孕。临蓐时，慈乌满庭。公生，发被面，有齿，能呼母。七岁戏于庭，从穴中豁然别见天日云气，久之，告夫人，夫人至，无所见。既长，游学晋州，山路马失，同坠深涧中，马死，公所伤唯坏一帽。熙宁十年，公年六十七矣，六月微疾，一日昼卧，觉且言曰："吾梦旌旗、鹤雁自空而下，导吾行乱山中，与司马君实、吕晦叔诸相。分别于一驿。回视壁间，大书'千秋万岁'四字，吾神往矣，无以医药相通也。"后竟不起。

尝于史传中言上古圣人之生死，多有如是，意或荒唐。今伯温记其父，安有妄耶？此于传中言行录俱未载，而《闻见录》又无刊本，故特录出，以见康节诚异人也，此古今一见之者也。

怀马果报

嘉兴万石长怀氏者，家富，宾客满东南，以石为庖池，池阑为肘，贯主翁殁已久。邻有吴老人亦物故，而尸不寒，三日不敢殓，及苏，自言曰："初有一狞卒押至法曹，有官如王者，傍执簿书人问曰："汝寿未尽，何遽摄至？"卒复押而出，索钱不行。顷间，见怀翁着械而来，问之，谓曰："吾当贷汝，汝归当为我言之，吾家杀生甚众，罪皆归我。今受报百端，吾不能为若苦矣。所可解者，惟有设大醮耳。"吴曰："汝官人素不信此，苟无佐证，亦徒言也。"怀翁曰："冥中无可为证，但吾平生所职一一语之矣，惟床头之物，夹屏风中四百两，儿子不知。汝为我言可也。"吴颔之，及醒，往语其子。果然乃一如其数。

又嘉靖甲午，浙省考官马呈瑞入帘之夕，帘中驿丞张焕梦考官骑后系妇人之首，骑奔入场。张逐之，人头曰："勿救彼，我特来报仇耳。"觉以告诸同事者。无何，闻考官病，御史以张善医，令人侍之，则马不可治矣。马时尚了了，但云："驿丞为我逐此妇人。"张询其仆，乃知考官前任镇江时，斫死淫妾金氏。昨过其地，遂动心得疾。及死前一日，语

诸官曰："幼尝于九里湖梦中举，后复入贡院，欲易靴，而或曰：'当无靴矣。'昨入帘觅靴不可得。今非死之数乎。"呜呼！果报之说有之耶？有之，乃奇怪也，纪以警人。

僧转世

托生之说亦妄矣，时或有之，不可决以为无也。但圣人之教，不语怪耳。《莹雪丛说》记前身之事多矣，事不可信，但余观英杰之士，必多般若中来，不知何也。聊举宋人言之，张方平乃瑯琊寺僧转世，东坡是真戒和尚所投，王十朋乃族叔之师严伯威，史弥远乃觉阇梨之复生，冯京记已先为五台僧，真西山是草庵和尚，至本朝尚书胡涞，乃天池僧之后身，皆事迹明白，或自言，或同时之人之言，谅不诬也。

李林甫

予女翁曹和镡饮于陆允诚家，主人割鸡将烹，而鸡背宛然"李林甫"三字，客皆惊而不食，事动杭城。后予闻而谓客曰："千年之后，林甫尚为冥报事耶?"客曰："《癸辛杂志》所载耕牛批背之事，亦岂为妄耶？正三世为牛七世娼之意也。洪武间，吴山雷震蜈蚣，背书'白起'，亦此之类欤?"众皆右之。予因言《刘公嘉话》中有画工解奉先私资人已，反誓曰："若尔，当为牛报。"后果为人家一犊，背有白文"解奉先"三字。似此亦有之也，但此鸡不应如此之远。事乃偶然，当置之不言也。

佛　光

尝闻释氏云：出佛与舍利子之地，每有光焉。余未之信也。后见王岚峰念守浔阳时，游庐山有记，记云："至舍身崖，予方股栗胆落不敢前，一僧踊跃拜曰：'佛光现矣!'初视红色，掩映云端，渐成五彩，复圆如车轮，如是者三。余诵之，犹以为此山灵之气，偶尔见于文殊乘狮化现之地。嘉靖甲午，余在金陵，游大报恩寺，寺塔壮且丽，可谓极天下者，闻有舍利镇塔下。是日同行者五人，老僧随之，且曰："善人登之时，有金甲神人或五色光现，不净者有损焉。"众闻之，且见其峻险，遂至二三层或四五层者。余则竟行至顶，意其言之妄也，不意出寺数十步，偶尔回观，则塔上横射光彩，真如佛图所画，遂指众而见之。此又不知何说。

耽诗成癖

元人刘昂有《山雨》诗云："嵩高山下逢秋雨，破伞遮头水没腰。此景此时谁会得，清如窗下听芭蕉。"余尝晒其上下淋漓，清在何处。近时海盐沈某，因诵《离骚》经而得二句曰："丛兰芳芷满东皋，闲步春风读楚骚"，然下韵不接，因久思误坠崖下，人方惊扶，乃曰："好也，好也。"遂歌曰："忽忆灵均发忧愤，坠崖几折沈郎腰。"因思古今未常

无对，倾跌伤体，宁无痛楚，尚曰“好耶”，皆耽诗成癖，不顾其身，岂非痴乎？

五十三

苏郡文征明之父林，弘治间为温州知府。一日，觉似病状，令人往九仙祈梦。梦仙曰：“孔老人之言即是。”归告府主，文莫晓其故。明日升堂，有老人来禀曰：“命解之木，共得板五十六片，三片朽而无用。”文曰：“此尚可以解多乎?”老人曰：“不可解矣。”文省昨日之言，问其姓，则答以姓孔。遂惊怖而回衙，病即不起，时正五十三矣。

同郡唐寅，字子畏，弘治间解元也。尝记九仙祈梦，梦人示以“中吕”二字，语人亦莫知故。后访同邑阁老王鏊于山中，见其壁间揭东坡《满庭芳》词，下有中吕字。唐惊曰：“此余梦中所见也。”诵其词，有“百年强半，来日苦无多”之句，默然归家，疾作而卒。时年亦五十三也。

托　生

吾友金子良，生女数日，邻妇过而问曰：“某日官人生女乎?”家人曰：“何问也?”妇曰：“梦予女云然，颈后必有白发。”家人叱去。后三月，颈后果见白发死。前卫百户朱卿生子方三日，有僧来询曰：“君家三日前生子乎?”朱曰：“何谓也?”僧曰：“是吾师转世?左手有朱砂痣。”视之果然，然亦不久死。人以为说破故耳。

动石银锚

大禹之冢在绍兴，去城十余里，冢上直竖一石，名曰贬石，如人家擂锤，可以动摇。闻下可以线过，然数十人称之，又不能起。苏州有砖砌之堵，名曰：“宫巷塔”，虽高不过三丈，大不过数围。只撼之即动，顶之风铃每为人摇下。因此塔亦每损每修，今官府以拦木障之，好事者拄木以摇。淮安清江浦厂中草园地上，有铁锚数枚，大者高八九尺，小亦三四尺者，不知何年之物，相传永乐间，三保太监下海所造。雨淋日炙，无点发之锈，视之真如银铸光泽，犹日用于世者。

武侯兵书

广西全州山上，有武侯兵书木匣，岁或一换新板于外。予旧曾闻之未信，今大中丞顾东桥云亲见也。

生老病死苦

《闻见录》载：熙宁中王荆公改新法，日为生事。曾鲁公年老，依违其间；富郑公称

病不出；唐参政与荆公争直不胜，疽发背卒；而赵清献惜之，遇唯叫苦而已。时人称为生老病死苦。又《中吴纪闻》载：吴江邑小地狭，崇宁中，遂于县东隙地，置儒学以养生员，置养院以存老者，安济坊以养病者，漏泽园以葬死者。当时亦有生老病死之称。予以彼时亦有慈幼局以养婴孩之弃者，何不以此易去生员之生，及增县狱之囚，岂非真之生老病死苦耶？以此视彼，则可谓一虚一实之对也。

圣　汗

北魏孝昌三年二月，洛阳平等寺金身两目垂泪，遍体俱湿，时人称为佛汗，如此三日。而明年尔朱荣入洛，诛戮百官殆尽。宋靖康元年正月立春，先一日，京师太史局勾芒神流泪滴襟袖，是年徽、钦被掳。正德间，贼人刘六辈反于山东，未至曲阜而大圣人像面汗出，其孙衍圣公以布拭之，拭而复出。后贼至，尽掳每朝所赐，岂非吾大圣先知其厄，是亦泪也乎！

女　须

《鸡肋编》载：唐李光弼母有须数十，长五寸计。又《宋史》载：都下朱节妻须长尺许，徽宗赐为女冠。洪武初，南京齐化门东街达达妇人，亦有髭须长尺许。

卷四十九　奇谑类

鼻饮头飞

元诗人陈孚，出使安南，有纪事之诗曰："鼻饮如瓠瓢，头飞似辘轳。"盖言土人能鼻饮者，有头能夜飞于海食鱼，晓复归身者。予见《赢虫集》中所载：老挝国人，鼻饮水浆，头飞食鱼。近汪海云亦能鼻饮，头飞则怪也。昨见《星槎胜览》亦言：占城国人，有头飞者，乃妇人也，夜飞食人粪尖，知而固封其项，或移其身则死矣。作书者自云目击其事。予又考古城正接安南之南，而老挝正接安南西北，信陈诗之不诬也。

五更啼

弘治己未科，学士程敏政为礼部主考官，既入帘，给事中华昶劾之，以为鬻题，遂诏狱核昶，一时回护，昶坐不实去，有右昶者亦被罪。当时虽廷辩，然皆为翰林讳而卒不得白。但考卷命别取之，故此科至三月方得揭晓，而敏政不能无愧容矣"后寮来置酒，有优人只应扮出提鸡者，大叫曰："我有一只鸡，价卖一千两。"一人曰："谁家的卖得此

价。”对曰：“程学士家的只买他个五更啼。”一座赧颜，敏政亦窘，寻即致政。

海观杜撰

海观张天锡锡，作文极敏捷，而用事多出杜撰。人有质之者，则高声应之曰：“出《太平广记》。”盖其书世所罕也。

二命肆

杭众安桥有星士，号秀山，门户萧然，后推一命，因批曰：“火入金乡，必主弟兄离散。”其人惊曰：“吾兄赴金乡军，吾兄弟俱送之。至彼而病死，是一火入金乡，而兄弟离散也。先生岂神人欤?”因荐誉之。自是来者弃斥。洪福桥有周主簿，亦善此术，归休二十年，日入于贫，遂设肆以资。是日高坐，叹曰：“二十年做这许样来。”屡言“罢休”者数声，忽一人入帘拜曰：“我构此仇二十年矣，今欲往刺之，而先生特为相劝。殆天所以启我也。”就出刃于靴中，掷地而去。亦自是温饱。二事暗合，甚相类也。得失岂非自有时耶?

王沂公生

《文昌化书》后载梓潼神降笔劝敬字纸文，又曰：宋王沂公之父，见字纸遗坠，必掇拾以香汤洗烧之。一夕，梦宣圣拍其背曰：“汝何以重吾字纸之勤也？恨汝老矣，无可成就。他日当令曾参来汝家受生，显大门户。”未几，果生一男，遂命名曾，后果状元及第。诚若是，则吾夫子亦有轮回果报之事乎？老杜所谓孔子释氏亲抱送者，非欺我也。可发一笑。

十七字诗

正德间，徽郡天旱，府守祈雨欠诚，而神无感应。无赖子作十七字诗嘲之云：“太守出祷雨，万民皆喜悦。昨夜推窗看，见月。”守知，令人捕至，责过十八。止曰：“汝善作嘲诗耶?”其人不应，守以诗非己出，根追作者，又不应。守立曰：“汝能再作十七字诗，则恕之；否则，罪置重刑。”无赖应声曰：“作诗十七字，被责一十八。若上万言书，打杀。”守亦哂而逐之。此世之所少，无赖亦可谓勇也。

苦　井

北京苏州胡同有苦井焉。弘治间，正月旦日清晨，有术人汲其水，往甜井中易水而来，向井咒诅而下之，此井遂变为甜水。至今土人言之，亦奇也。

排笑诗

“蛙翻白出阖，蚓死紫之长”二句，人皆以此讪口，而不知出处。殊不知此宋室有滔大使者，好为此排笑之诗也。初，哲宗灼艾，举此以娱，故传之也。诗云：日暖看三织，风高斗两厢，蛙翻白出阖，蚓死紫之长。拨饭听琵风，持馒接建章，归来坐帘下，打杀亦何妨。又一日雪作，哲宗问有何诗，方吟二句云：“谁把鹅毛空处捋，玉皇大帝卖私盐。”皆此类也，前载《说郛》，后载《群居解颐》。近时成化间，宁波好事者有一诗，嘲分守官云：“布议苏昆李，分宁只点工；怒挥门不炮，责辅夜无笼。库出收阶晒，生烧接县东；买真兼得皂，留绿老宜葱。”由滔大使始。

颜语歇后诗

海盐天宁寺僧明秀，都纲职也，攻诗字，奔走势利。尝上一大官诗，犯其所忌，被责，便下军人。王茂元嘲以歇后颜语：“有个利市仙，天宁不毒不，因上七步成，打出周而复。”言虽鄙俚，因僧致戏，颇得规诫之意。

五空数

金人田特秀，转运使也。母娠时问仙，仙曰：“前中后是五，五三一十五。生死与成败，逍遥在廊庑。”莫识其故。后生时五月五日午时，以为合三五之数矣。岂知因其生，遂名五儿；所居里名半，十行当第五；二十五岁乡、府、省、御四试，皆中第五；死于忧午轩，寿五十五，八月十五日也。弘治间，苏州学生陶麟，因科举祈签于江东之神，词曰：“到头万事总成空。”是年不第，以为终无成矣；后应贡，岂知编号乃空字；正德丁卯领乡荐；辛卯登进士，卷号亦皆空字。二事真可谓巧也。

如玉遇鬼

钱塘医士张琎，字如玉，与同医张用道相善。弘治甲子，用道卒于家。如玉行医徽州，弗知也，赵半岁返家，出市，通用道于仙林桥，相揖，略问起居。用道似有愁色，如玉询其来，则云：“适在褚家堂舍弟家中饭也。”后如玉访友马浩澜，询用道生业如何，马曰：“已殁半年矣。”如玉大惊，具言相会之事，二人骇愕。翌日扣其弟，果是日祀其兄也。此事亲闻于浩澜者。由此观之，则牛僧孺所谓世间人鬼杂行，但人不知鬼也。及《隆山杂记》洪杨祖复遇死妓，而官员遇死妾者，皆不妄也。

马王终事

尝闻士宦死时，恍惚自言去某地为神，或彼地之人附体以言之。予则以为怪不足信。

昨见少师马公文升志铭云：公终后，明日里人有王姓者，自叶回，忽遇公于途，见公蟒衣玉带，驺从甚盛，若素出师之状，拜而别之。归家，闻公死矣。又余姚布政王公恩死之日，有梳头人倪姓者，住隔公家十五里，清晨见公舆从出行，以其素执役于公，拜于道左，以俟公过。翌日，至公家，则公病而殁矣。此亲闻于公之长子元甫，岂皆虚语哉。此或左氏所谓“在生用物宏而取精多”，故有是欤？

三　天

妇人再醮，有不得已者，亦非也。况吴有妇人，乃缙绅之女，家富而识字，已嫁二夫，其夫复死，将再醮焉。士人耻之，有嘲以一绝以戏之者，诗云：“辞灵羹饭哭金钱，哭出先天与后天；明日洞房花烛夜，三天门下会神仙。”

韵府群玉秀才

海虞吴讷，宿儒也，有《文章辩体》行于世，以士无根据之学，以小小记闻者，谓之《韵府群玉》秀才。亦可谓善喻矣。

陈箍桶

陈箍桶，相传宋仙也，能道徽、钦事甚悉。跣足蓬头，冬夏单穿衲衣一领，衣甚旧而不污，须鬓斑白，目一，色若苍玉，然可半百人矣。名公皆欲求见，隐显不测，今日江东，明日关陕，非自来不可得焉。吾友王元甫，弘治间会于扬州官舍，所言甚平易。时坐于药栏之上，弟元敬以火铳击背，如不知者，事饭而去。昨闻太常盛公端明云有传，乃晋人，文似宋作也。

姨夫钱

杭有无赖子某，祖起延商货卖，后至无赖，因不事生而贫矣。然尚业其祖父，有客至，则入其财为已有，客索时，则又俟后客之货转卖以偿焉。年复年，客复客，名曰姨夫钱，盖以夫死姨复可以嫁人之意耳。后被人谤，则自解以戏曰：“我家开行数十年，何常拖欠客人钱。后客移还前客去，客人自少客人钱。”予以此言虽俚，甚为蕴蕴，无赖亦聪明子也。惜不用此以治生，哀哉！

婚券相合

钱塘定北乡大青岭居民邵士贤，成化间，一产三子，皆不育，逾年复生一子，小字回官。既越月，士贤行于邻左沙中，偶见白物隐去，掘之，得一银牌，上凿云：“陕西兰县

民人回官，本年丙午九月二十二日午时建生。”凡二十二字，正与士贤之子相同，但不知为何姓。牌之背，又有“花篮二十五对”等字，乃婚券也。人多见之。逾三月，回官亦天，此不可晓者也。

诸瀹爱棺

姚江诸瀹，乡进士也，寓于姑苏僧舍者年余。廊有寿函，木甚美，瀹爱之，出入必抚之曰：“好材！”居无何，瀹客死，僧遂以价请于主人而殓之。及开看内题所制年月，则正瀹生之日也，亦可谓异哉。

太守对

吾杭邹大参虞，善谑，知延平时，亲友皆为其讨绣花补子，盖补乃延素产也。后到任，则延乃四对多笋而补绝少，回与人曰：“吾任损有余，补不足也。”人莫不笑。予闻而语曰：“昔陈亚知恩州，到任与亲友书曰：使君五马双旌。名目而已；螃蟹一文两个，真实不虚。”二公岂非其切对乎？

谚语至理

御史初至，则曰“惊天动地”；过几月，则曰“昏天黑地”；去时，则曰“寂天莫地”。此言其无才者也。赊酒时，“风花雪月”；饮之时，“流星赶月”；讨钱时，“水底摸月”。喻世之无赖者也。未娶时，“越河跳井”；既娶，则“担雪填井”；娶久多生，不能养育，则“投河奔井”。此言虽戏，皆深致于理也。

丰李梦神

吾友吏会主政丰存礼坊，鄞人也，寓杭。构疾舟中，势将危，恍惚见老子于帐外，为丰取手针之，家人见其出臂，将欲与之收被中，则丰言欲饮食也，明日遂愈。又庠友李世杰应魁，一日得疾，月余不解，群医皆以必不起矣，夜梦梓潼授药一丸，促令食之，觉后似少愈焉。明日医视脉症，即曰“可救矣”，旬日亦痊。二事予亲见之者。

诗人无耻

江湖游士，多以星命相卜，挟中朝尺书，而奔走阃台郡县以糊口，因之为生涯也。然而诗人亦甘心于是者，如宋壶山自逊一遏贾似道，获楮币二十万缗是矣。所以不顾廉耻，而望门倒屣，为阃者厌，甚可愧也。近见金华一友，惯游食于四方，以卖诗文为名，而实干谒朱紫。有私印一颗，其文云：“芙蓉山顶一片白云。”其自拟清高如此，友人商履之嘲

曰；“此云每日飞到府堂上。”闻者绝倒。

异　胎

弘治甲寅四月，湖市卖鱼桥草营巷有生儿一头两面，双耳四足，男女皆具者，其家怪之，弃于市河中。行丐收之，人有求观者，索钱一文。予以此必双儿未判者也。是年十一月，嘉禾横桥有航人李硕者，妻临产，腹痛欲裂，生一鳖，而手足则人也。盖此妇生居泽国，所见必多此物，气类相感而然耳。古有胎数，讵不信夫？

盗酒令

予尝同群士会饮，有行令欲以犯盗事为对者，遂曰：“‘发冢’可对‘窝家’。”继者曰：“‘自昼抢夺’对‘昏夜私奔’”。众曰：“私奔非盗也。”继者争以此虽名曰不伦，原情得非盗而何？一人曰：“‘打地洞’可对‘开天窗’”。众又曰：“开天窗决非盗事矣。”对者笑而解曰：“今之敛人财而为首者克减其物，谚谓‘开天窗’，岂非盗乎？”众哄而笑。又一人曰：“尤有好者，如‘三橹船’正好对‘四人桥’。”众方默想，彼则曰：“三橹船固载强盗，而四桥所抬，非大盗乎？”众益哄焉。坐有四轿之客，不乐。予曰：“泾谓不伦，清者当称四科人四辅，轿云乎哉！浊者岂曰盗焉？真可谓四兽矣。”众然之而乐。

雁君臣

元魏初居云中，孝文变左衽之俗，迁都洛阳，群臣畏暑，不欲其内徙，下令北方酋长侍子，听其冬朝春还部落，时人谓之雁臣。予以元世诸君，每岁避暑上都，秋还大都，岂非雁君乎？近时北虏每年一寇山西，此可为之雁虏乎？虽然，胡人不久迁荡，亦谶也。

中酒千金方

尝闻中山武宁王玄孙徐某，一日与画师吴小仙、太医孙院使宴饮，命吴画女乐诸子及孙吴陪饮之图。画毕，徐喜曰：“惜欠风流题客。”过日，太常卿吕常见而题歌一篇，首曰：“吴生画手称绝奇，老我措大能评之；丽人旧读少陵作，此乐独谓君侯宜。”徐曰：“不必谀我，但要写当日实事耳。”吕然后铺叙家乐，援引故典，通篇尽佳，末云：“吴生吴生欲阐扬，自画白皙居侯旁。如何更着孙思邈，中酒却要千金方。”徐大笑曰：“是日果中酒也。”闻者绝倒。予读《九柏稿》。果有此歌。吕可谓善戏，而徐则痴人前不得说梦耳。

觅利太守

正德间，嘉兴太守罗，以新丝锅铁，照斤数而易人网巾钢针。唐夏侯彪以万钱货鸡子

几何，候鸡母抱儿成鸡，然后收之；以万钱货笋若干，待其成竹，然后纳官。吁！古今岂无对耶。

神　木

永乐四年，取木于蜀之马湖府，计庸万夫之力方可出水。一夕，木自达于途，行声如雷，巨石为开，肤寸不损。事闻，廷臣称贺。上遣礼尚潘赐赍香往答神休，诏有司建祠岁祭。他书又云："有山呼声者三，震动天地。"今京师木厂曰神木，亦由此也。闻其木尚存一二，心已腐朽，人可于腹中行过。嘉靖癸卯四月，朝廷建九庙，命内弟主事吴宗乾取木于湖广辰州卯洞，其木竟头高丈六，用力尤难于前，死夫不可计。得至水口，忽风雨，一木复入于山曲处，余木得达闸河，河又无水难行。吴祭而祷焉，明日雨注而入者出，增水三尺矣。此皆可见朝廷之福，神助之也。

换字诗

嘉靖中，吾杭有好为六朝诗者，不独巧丽，而且欲用不经人道之语，易字换句，遂至妄诞不稽，背碍难通矣。吾友编修金美之作诗嘲云："何处歌新调，旖旎固不群。剪花金琐琐，斗叶玉纷纷。巧叠空中锦，轻裁水上云。自惭心太拙，到此不能文。"又虞子匡一日递一诗示余曰："请商之何如？"余三诵而不知何题。虞曰："吾效时人换字之法，戏改岳武穆《送张紫崖北伐》诗也，其诗曰："誓律飙雷速，神威震坎隅；遐征逾赵地，力战越秦墟。骥蹂匈奴颈，戈歼鞑靼躯；旋师谢彤阙，再造故皇都。"岳云："号令风霆迅，天声动北陬；长驱渡河洛，直捣向燕幽。马蹀月氏血，旗裹克汗头；归来报明主，恢复旧神州。"不过逐字换之，遂抚掌相笑。今时之弊之如此。金诗"旖旎"二字，不知者又讥之当为仄声"倚你"者。虞虽一时谑浪，深似诸子之病。

箕仙不可频召

金陵士人顾某，数召箕求诗。一日得诗云："天冷山城二鼓敲，雪迷洞口路迢迢。云窗童子烧松火，待我鸾舆下碧霄。"请书名，则又写二诗云："古来花貌说仙娥，自是仙娥薄命多。一曲霓裳未终舞，金钿早委马嵬坡。"又云："昔日长安一太真，君王一见笑倾城。洗儿故事今何在，只问蓬莱玉色人。"后累召累诗，言貌言情，其辞不一，遂为所惑，意欲一睹真形，以畅平生之所慕，淫欲炽矣。忽薄暮有妇人自空而下，然亦畏死而失声惊走，家人共守过夜。明日方念，则妇人又至，恐怖怀忧，无时宁息，将至丧心者焉。后得一二友人挽之远游，久而方绝。一也。又杭人召箕久远，得其所资，语之曰："可与仙翁一见乎？"拒曰："幽明相隔，不可也。"过日，又恳其"久好，宁无一会耶？"仙曰："明日侵晨，当于后园梅树下会也。"至期，则见其缢死髯尸悬树，一怖病几死。此二事正与《夷坚志》女鬼惑仇铎者相类，人之不可惑于邪也如此夫。

帝王淫乱

人有恣其淫性而不顾五伦，真兽类也。作始者宁容诛耶？书之简编，宁无污耶？然古有书恶人于座古，所以戒将来。予特录出，不特使人人皆知其恶而为万世骂名，亦所以诛恶于既往。

父夺子妇：鲁惠公子息姑所定宋女，色美，娶而夺之；楚平王之夺太子羋建所定秦女；唐玄宗夺子寿王瑁妻杨氏为贵妃。父乱子妻：春秋蔡景侯为太子般娶楚女为妾，景侯私通之，般遂弒景侯。子收父妾：晋献公烝父妾齐姜，卫宣公烝父妾夷姜，厥后唐高宗立父妾武则天，隋文帝陈夫人，太子广烝之。兄收弟妇：唐太宗收齐王元吉妻杨氏，生子明。侄收叔母：后晋出帝纳叔母陈氏为妻。又有父收亲女，金熙宗杀其弟胙王，夺其妃，诸王兄弟之女皆淫之，甚者淫及亲女；侄完颜亮弒之自立，亦淫诸女，及妹、叔母皆淫之，又杀亲母，恶尤甚焉。弟收兄妻：北齐武成帝收嫂李后。兄淫妹：齐襄公通其妹鲁桓公夫人文姜，后北魏之孝武帝通其妹明月公主，盖自襄公始也。君淫于下；陈灵公淫夏姬，姬之子夏征舒弒之；臣淫于上：嫪毐，通秦太后，后审食其之通汉吕后；臣娶君后：元泰定皇帝崩，丞相燕帖木儿娶其后为夫人，其帝家之公主四十人，俱纳为妾。若夫观淫为乐者，自商纣使男女裸体相逐为嬉，其后宋废帝幸华林园，使宫人裸体与左右为乐。

白　起

《辍耕录》载白起王皮对证事，且言当时朝廷知之，差进士商哲督察。余竟自秦至元，千百年矣，就使有报应之说，王皮何不当前对之耶？岂前时又不可勾摄之邪？设使信之，则洪武己酉杭吴山三茅观雷击白蜈蚣一条，长尺许，广二寸，身有殷色楷书“秦白起”三字。亦一证也。是可信耶，谓之怪也。

前　定

吾杭张子清濂，嘉靖辛卯中省元榜。有秦鸣夏者，其父垂没时，如梦中语曰：“此儿张濂榜举人。”中后语子清，言及是事，追数其年，则张尚未生也。又闻先辈淞江张黻未第时，梦人告以“登科在状元先”，觉而畏之：“吾必无分于试录矣。岂有名先状元者乎？”及丁未会试，名在十五，而十六乃铅山费鹅湖宏。殿试费为状元。计其梦，亦费未生也。

白血无血

宋建炎间，荆州长阳民妇向氏，被贼皮仲执之，不受辱，被害，人见其白乳自吭流至踵。又元王伯颜，至正九年为福宁州尹，被贼王善执之，欲降不屈，挺颈受刃，颈断，白液如乳。后以阴兵助州灭贼。正德七年，流贼陷上蔡，上蔡知县霍恩被执，骂贼不屈，断

颈无血，白气缕缕若腾龙然。世之戏言白血，此或可拟也。又宋李庭芝死节时，血无一点。予以四人男女不同，皆英烈忠贞者也。古人亦有然者，不知四人何又如此之异。

数兆于字

夫吉凶固惟人为，而事必有一定之数也，或人言破之，速见其验。予以耳目所记，如汉岑彭建营于彭亡之地，遂为客刺。蜀庞统遇落凤坡射死。唐李怀光叛逆，至埋怀村为马燧斩首。宋张邦昌僭位，国号大楚，后赐死潭州，不忍自尽，仰见所居之楼扁曰“平楚”，就缢。子瞻贬儋州，于由贬雷州，鲁直贬宜州，人言大苏立人可也，二苏雨在田上，其来未艾乎？宜字似直字，黄之盖棺像也，后俱如言。本朝景泰辛未状元柯潜，人曰柯有哥音，潜有旋音，正统其回銮乎？未几，正统北还。弘治乙丑状元顾鼎臣，人曰鼎成龙去，事可寒心。不久孝庙升天。正德末，宁藩谋乱，师渡黄石矶而败亡。岂非王失基乎？

卷五十　奇谑类

系虎阴

四明象山县有樵童入山，偶遇脱阱之虎，行倦而气促，攫童坐身下，虎阴偶在童手，童一搔摩之，而虎似欲之之状，特出阴于童身，一随其摩焉，久之，虎睡而鼾声出焉。童左右视之，侧有树根之窃，思腰有缚柴小索，即以一头解系窍根，一头缚虎之阴，尽力一挣而脱去，虎咆哮不能行。童归语家人，众惊且笑，而且往观之。则虎已死于树根矣。此得于本地同野王大参之言。予初闻之，不能掩口，深思人为呵卵而受害者亦众矣，岂独虎也哉。

左　道

苻坚人寇时，会稽王道子以仪物鼓吹，奉以相国之号，求助于钟山之神，故坚后见草木皆人形也。天宝间，西番寇西安，诏不空三藏诵咒禳之，忽见金甲神人，不空云：“此昆沙门第二子，往救西安矣。”后西安奏捷，亦云西北有天王现形胜之，朝廷因敕诸道立像。故今佛寺有天王堂，始此。嘉靖庚子，山西虏贼入寇，朝廷扬幡设醮，仗剑咒诅以禳之。后奏捷，适是日也。以予论之，左道之术，亦或有之，助正不助邪也。故三事有验，而王昭远之六丁不验矣。

林同知

吾友仙居林同知应麒，未第时，父梦子第十名，已而果然。既中，同年嵇世臣之房主

梦林中一百六十八，其父梦中第四甲进士八十六。意者嵇之主人不当梦林，四甲例之无者，岂知后四科方中，是为四甲士矣。数则一会试，一殿试者，奇哉！

代死失火

周允，江右吉水文襄公忱之孙也，为人公直恺悌，术士每推其命，止于五十二岁。嘉靖二十二年，为庐州二守，适当其时，一病脾胃，再病伤塞，自以必死矣。夜梦神人语之曰："汝行事多善，当有人代死。"明日，群医视疾罢，有老医出府，偶尔倾跌，触石而死，周之疾自此愈焉。北京西江米巷，正德间有土人夜归，见一人布石灰于地，围长数十丈，至门首，灰迹亦存，意巡罗者之所为，眴其远去而扫除之。数日后，其地火发，独遗土人之室。因作醮事谢天，醮罢焚纸，而飞火复烧其家。始悟石灰之布火，数也；扫之而不焚，今报之而复然也。予意人可代死，则富贵者长生；火可遮饰，则神亦不明矣。是梦也，死也，疾之愈也；火也，复然也，灰之布与否也，皆偶相值耳。或者神固欲之憧憧显验，彰彰示众，是特假此二人也。苟谓事事如斯，吾未之信矣。

种　牙

嘉靖初，有邓云翁者，福建闽县人。少遇异人，授以种牙之方，其法：欲治者，先令寻活鼠一枚，然后至其家，俾患者饱食，而吞丸药七粒，复与没药入汤嗽口，片时，牙皆动软可下矣。下时，洗净而记其序焉，复洗牙龈，乃用生鼠去皮肠和药捣烂成膏，依牙之序，逐枚蘸鼠以种原孔，三日不可食，亦不饥，由前丸药之功也。凡延治者，通种过则至死如少壮之齿，有惧而只使医其病者，则他日老而不种者皆落，而种者坚固也。往往士大夫多受其益，真仙方也。今闻死矣，子亦不能传。

吃苦称冤

祷雨用蜥蜴，以其能致雨也。宋熙宁间旱，令捕蜥蜴，一时无获，多以壁虎代送官府，民谣有"壁虎壁虎，你好吃苦"之说。国初，大江之岸常崩，人言下有猪婆龙也，一时恐犯国姓之音，对上只言下有鼋也。太祖恶与元同音，令捕殆尽，时亦有"癞鼋癞鼋，何不称冤！"呜呼！世受诬而被害者，不知其几鼋与壁虎哉，孰得与雷霆抗哉？

许吏部

成化间，许尚书纮巡按山东时，在曹州知州任久不升，愤而造楼于州前，名曰"更楼"，实玩月饮酒所也。然素恃才，不得于儒学。有生员王某，因许观风来曹，遂禀知州之时，并言楼事。许因盘州库藏致诘，更楼当改为库楼于内可也，遂坐令拆毁。毁间，见有臣砖，上书"许吏部，许吏部，拆了更楼造楼库，气杀□知州，喜杀了王知固。"因问

此何人书也，工匠以当时有疯道士来写者。许已愕然，后为天官，而天生员为固安知县。遂传之人，人以为奇事。予以今崧皋又为天官，岂非二吏部乎？

竹　米

竹结实如麦，则见于晋元康之过；如米，则见于唐开成、宋咸平之时。然不言其色与味也。嘉靖二十年，杭州昌化县长亘五十里，竹叶之间，苞络成穗而实焉，采之而舂，得黑色碎米，煮之而食，味少涩而饱，人和饴为饼饵最佳。其地时遂就丰熟。又见传云：竹实如鸡子味，食之清凉满口，故谓凤凰食也。此恐不然。

周宣灵王

钱塘南良里，有周宣灵王之庙，或岁诞日，忽来青蛙一枚，好事者取置他方，明日复至。弘治间，邻火，见王于焰中救之。嘉靖丙午，火复切庙，又见衣红者坐殿顶，亦异也。

闹几场骂不休

景泰间，朝廷锐意修《续纲目》，督促翰院，因各荐外臣相知者入纂。时丁参议理与宋尚宝怀，因争一事，尚气失色，忿詈于馆中。时有一诗云："参议丁公性太刚，宋卿凌慢亦难当；乱将毒手抛青史，故发伧言污玉堂。同辈有情难劝解，外郎无礼使传扬；不知班马韩欧辈，曾为修书闹几场。"又吾友编修金美之未仕时，为外家张氏作志，谨依金石之例，不书妇姓。妇家乃俗夫也，意编修为轻己而背言诋之。其友张教谕子兴，口占长短句嘲曰："张翁墓志，金生执笔，不书妇氏，妇家称屈。金生自谓能文字，才动笔时便忍气。韩退之、柳柳州、苏东坡、欧阳修，当时墓志做多少？毕竟门前骂不休。"右二事虽一时戏言，大抵修书必须日久，而用人必得实学，庶使事不错而文精也。苟拘以官法，执笔者非人，书必无成也。闻当时亦徒为一番耳。又无位之人，不当轻与人作文，徒为人嫌，美之后贵，求文者动以数金而未得，人不恶之，是可占矣。

天妃显应

天妃，莆田林氏都巡君之季女，幼契玄理，预知祝福，在室三十年。宋元祐间，遂有显应，立词于州里。至至元中，显圣于海，护海远，万户马合法忽鲁循等奏立庙，号"天妃"，赐太牢。洪武初，海运风作，漂泊粮米数百万石于落漈，万人号泣待死矣，大叫"天妃"，则风回舟转，遂济直沽。而后又封"昭应德正当应孚济圣妃娘娘"之号，自后海舟显圣不一，四方受恩之人，遂各立庙，故今在处有之也，特述其耳目所知者一二。

吾杭永乐中，百户郭保海运遭风，一旦昼如夕者，似三昼夜矣。舟人泣天，许以立

庙，顷刻遂见天日。成化间，吾杭给事中陈询，钦命往日本国。至大洋，风雨大作，舟将覆矣。陈祷天曰："予命已矣，如君命何?"远见二红灯自天而下，若有人言曰："救人不救船。"则灯至舟上，有渔舟数只，飘泊而至，遂得渡登山。即语曰："吾辈为天妃所遣，此山自某地去，可几日至广东也；但多蛇难行，今与你盒药敷足，则无害矣。"已而果然。复入京领敕，又行，下舟时，梦天妃曰："赐尔木，此回当刻我像，保去无虞也。"明日，有大木浮水而来，舟人取之，乃沉香，至今刻像于家。嘉靖甲午，朝命给事中四明陈侃封琉球。开舟明日，飓风大作，舵折，舟将覆矣，举船大呼"天妃"，但见火光烛船，船即少宁。明日有粉蝶绕舟飞不去，黄雀立舵食米，食尽，顷刻风又作，舟行如飞，彻晓至闽，午后入定海也。神实不可掩也。

戏对

正统间，杭教授陈某，年长而发鲜矣。时方伯艾英最为多须，乃旧知也，艾故以一事笼络之，教授乘气进司与讲，艾乃谩曰："陈教授数茎细发，无髻可施。"陈随口应曰："艾方伯一脸胡须，何须如此?"又成化间，司马陕西杨鼎，一日与司寇福建林聪会坐，林戏曰："胡儿十岁能骑马。"盖杨多须而年少之故，杨答曰："癞子三年不似人"。林在位已久，而闽地有癞也。

盗窃书

友尝借予《诗林广记》、《楞严纪》，其家为盗入西厢，因犬吠而所窃无几。明日予过访之，主人曰："并子之书去之矣。"予因讽一诗以自解，"西厢月黑夜沉沉，盗人君家犬吠纷。却把诗林经卷去，始知盗贼好斯文。"

刘长生

莱州有神山洞，乃郡人刘长生学仙处也。有石像卧榻，面有小窍，水出不涸。郡人云：旧有太守刘姓者，见石像面有赘疮，命工削平。后刘面生一疣，如削状，祭之方愈，今创处长有水出。故今陈尚书洪谟有诗云："面带微痕泪若流，可怜太守过为谋。仙家惯说能尸解，一石缘何念不休。"可谓得诗人之讽也。

三笑事

嘉靖庚子，杭有稳婆为人收生，反生子于产家；而医人因急症死于病家者。又有蔡仓官权巡捕而为强盗劫掠，一时畏盗，口称爷爷。好事者作一绝曰："稳婆生子收生处，医士医人死病家，更有一般堪笑者，捕官被盗叫爷爷。"

报　应

报应之事决有，但皆假手他事，展转见之，迟速不同。所谓“有记性，没急性”也。独本朝编修岳正得罪朝廷，以家产尽给指挥季铎。铎据门，不论男妇，搜检放出。人怒其横而无礼，岳内亦受辱也。无何，岳宥复官，而季铎得罪朝廷，英庙以其家产乃岳正者，即复给之，所得数倍于前，而家人之辱季氏妇女尤甚焉。此真可笑。

荒年转语

嘉靖乙巳，天下十荒八九，吾浙百物腾涌，米石一两五钱，时疫大行，饿莩横道。予友金玉泉珊除夜作二转语词，虽近戏，一则实焉，录之不惟见时之荒，亦足发人之一笑耳。“年去年来来去忙，不饮千觞饮百觞。今年若还要酒吃，除却酒边酉字旁。”“年去年来来去忙，不杀鹅时也杀羊。今年若还要鹅吃，除却鹅边鸟字旁。”

金有定数

徽州知府邓继曾，四川资县人。云给事时，其亲某曰：“君方入仕，切忌苟利。予巡按云南时，至一地，身如芒刺，不可睡，意恐有冤欲诉，秉烛独坐。突有一人在前，叱之：‘察院深密，汝何人？可至耶？’应曰：‘我非人，为君守财神也，待之已久。’予曰：‘金何在？’‘神以座下是矣’。视之，砖下白金千两，因语：‘我为御史，可置此物行耶？能为我送归否？’神曰：‘但要乡贯票帖耳。”如言写帖焚之，人遂不见。将复命，有同年某主事丁忧于家，进院告曰：‘予贫，兄能助否？’因以保举一官言。予允之。主事曰：‘谢礼五百金，请受二百。’予方难之，主事曰：‘不受是欺我，否则亦忘也。’不得已，受而归家。数日后，办三牲，静夜将祷前事，则原神复至矣，出其金，止八百两。予问之何少焉？则曰：‘前某主事者是数也。’悚然谢之。未尝告人，今年八十，君至亲，仕途且远，泄此以见定分有数也。”邓因语幕僚郑彦充，郑问御史主事姓名，则曰：“过则当为人掩，其子孙正在仕途。”邓言时，嘉靖戊戌年。

肖　祖

《集异记》载萧颖士貌似鄱阳忠烈王事，盖以盗曾发王之冢，见颖士肖王故也。又郭颁《世语》云：魏黄初盗发吴芮冢，见芮尸如生。后盗遇南蛮校尉吴纲曰：“君形貌何类长沙王吴芮乎？但君微短耳。”纲矍然曰：“是先祖也。”今记吴王至纲四百四十年，而颖士至忠烈王二百八十年矣。唐薛用弱云：“三五世后，子孙必有一人肖祖者。”谚云：“外甥似娘舅。”水木本源，此岂非其验欤？

事相同

《坦斋笔衡》云：赵鼎乃李德裕转世，俱寿六十二。《宣和遗事》云：高宗乃钱镠转世，俱寿八十一。事虽荒唐，四人德位不殊，寿复相同，殆非偶然也。若大圣人与朱文公皆庚戌生，亦奇也。

人化虎

王充《论衡》多篇引鲁公病而化虎之说，及《渔樵闲话》载剑州李忠因病化虎，其子惊惧，虎将食事。予食世之变化者多矣，有情无情皆物也。人之一变，遂失本性。哀哉！昨闻表兄诸二云：成化间，余姚通德里有王三者，每与孙卧至半夜去，将晓方回，冬月则半体冷湿，孙甚不堪，因语其父。父疑其从盗也，俟其去时，踪迹之，忽一夜开窗将出，启灯视之，已变为虎而足尚未全，把其足，则逸而去矣，遂不复回。后人于山中每遇伤足之虎，遂哀求曰："三老官！"竟咆哮去。此与《夷坚志》黎道人杀变狗妇人相类。不知一昼夜时，倏忽为人兽者，此何理也？

胡杨前定

吾杭胡静庵先生世宁，少将习举业，其祖恐其无成，召仙问之，仙批官至兵部尚书。嘉靖戊子，果升前官。予见其侄而戏曰："只恐令叔先生不久宦途矣。"不数月，果致政回。吾友杨佥事祐，进学时，邻有裁衣匠，夜梦人唤，问其人，曰："我杨佥事家也。"明发，则杨家唤做蓝衫，匠人曰："官人必做佥事。"嘉靖辛丑，杨官佥事。予与戏曰："官止矣。不若陪吾林下乐也。"另一年，则闻死任。是知一定而不可逃。

掘地得人

予尝笑《谈圃》载元丰间修城掘得一物，活而如人，但无眉目，或谓之太岁。正德末，崇德地名高田村，民家掘地得活小儿，即时烧死。此又不知何异也。

不知画

嘉靖初，南京守备太监高隆，人有献名画者，高曰："好，好，但上方多素绢，再添一个三战吕布最佳。"人传为笑。余曰："此中官宜然。闻沈石田送苏守《五马行春图》，守怒曰："我岂无一人跟者耶？"沈知，另写随从者送人，守方喜。沈因戏之曰："奈绢短，少画前面三对头踏耳"，守曰："也罢，也罢。"

季迪二梦

国初高季迪，苏人也，诗文为一时所宗。其文集载《志梦》一篇，乃其迁官授命归乡之事，无一不验，自叙得于恍惚噎呓之间，而可征未至者，无少忒焉，人事岂偶然者与？余又闻其致仕后，又梦一人执其手书一“苏”字，嘱之曰：“尔必见杀于此人。”后凡苏姓者，皆不接见。及本府太守魏观嫌府治反居卫之右手，不称文东武西之位，迁于张士诚故址。卫官诬奏太守欲复吴王之业，太祖召至斩之。高因为太守作《上梁文》，并弃市。予考其传，亦曰：“不得已为魏观客，辞归，悒悒淹蹇死。”文集又曰：“不幸为故人得罪，没于京。”似皆怜而为讳之之词。且同时浦长源挽高之诗，有“鼓罢瑶琴即解形，萧萧日影下寒城”之句。是所闻之梦不诬，神矣哉。

异　宝

尝读《春渚纪闻》，有人蓄码瑙大砚，注水砚间，则水中有一小鲫游泳可爱，去水则无。《夷坚志》亦载：人有铜盆，凡水注满，则双鲫拨刺出水矣，无水无之。予未之信。后杭医朱某家造坟，得土中二磁碗，偶注酒于中，则顷刻有绿苔浮满酒中。意其不洁所致，乃涤净复注亦然；饮之，又未尝有物也。予女夫家有砺石水盆，架于天井中，水满则绿苔浮面，去水则无。惜今碎败，不堪蓄水，与古人所载鱼事相同。不知此为何等异宝。

卷五十一　奇谑类

八十九

正德丙子，浙省秋试。场中已定草榜，提调参政王翊桌下，偶遗一卷，视之颇佳，视原批，亦大称许，乃第三场者也。遂令对号，检其前场，则已为外帘批倒。然展玩间，心以为好，袖语监临鲜冕。鲜曰：“足可压榜中者之半焉。”遂对经易为八十九名。开卷，乃仁和王一槐也。人以为若遗前场，则王未必取；王不语监临，则八十九名未必易。此非其数耶？至丙午科，莫榜亦定，但俟明晨揭晓矣。是夜监临杨九泽梦一知府至室，杨曰：“此地此时，汝可进耶？”知府对以“有卷未填，故来告知。”觉，遂于坐隅得卷，自谓文好且奇。五更，语其事于提调监试者，诸官未有信。则闻内帘冯主试有请杨至，冯曰：“适梦一生员披朝服告曰：‘吾卷已为杨绣衣取矣，愿赞成之’。予问其名，则曰致字号也。”杨笑而对以前事，且曰：“监试提调之不言，意以为私耳。今当拆卷视号。”回语诸官拆卷，果乃致字，因对经易名，亦八十九也，乃兰谷县郑国宾，易去者余姚胡翰，因致奖励又褒之。呜呼！前之易固奇也，后之梦果孰主耶？八十九名，非一定耶？

宋兴亡

宋祖以乙亥命曹翰取江州，后三百年乙亥，吕师夔江州降元；以丙子受江南李煜降，后三百年丙子，帝昺为元掳；已卯灭汉混一天下，后三百年己卯，宋亡于崖山；宋兴于周显德七年，周恭帝方八岁，亡于德祐元年，少帝止四岁，讳昺，显德二字又同，庙号亦曰恭帝；周以幼主亡，宋亦以幼主亡；周有太后在上，禅位于宋，宋亦有太后在上，归附于元。何其事事相符，岂亦报应之说耶？

虎　灾

嘉靖丙午，杭之属县有山处，虎则成群，白日入民家伤人，道路不敢独行，虽附城之市井亦至也，死者不可计，且不可猎，余杭尤盛。地名上皋有土神徐令公，每附人言祸福最灵，县尉许赛猪羊捕之，旬日得六虎焉，遂宰牲以祭。然牲既杀而毛不能去，众方骇之，巫忽作神语曰："上天降灾，吾为民逆天遭遣，本所甘心，部下壮士宁不使一饱耶？牲礼非数百斤不可也。"于是复益而后享。予意连荒二年，丙午秋少熟，又多虎灾，观令公之害，岂非其数乎？

三韭三白

昔人请客柬，以具馔二十七味。客至，则惟煮韭、炒韭、姜醋韭耳。客曰："适云二十七味，何一菜乎？"主曰："三韭非二十七耶？"钱穆父尝请东坡食韲饭，子瞻以为必精洁之物，至则饭一盂，萝卜一碟，白汤一盏。坡知曰："此三白之为韲耶？"相对哄然。三韭三白，真可为对。

鹊　桥

鹊桥之说，洪景卢辩之精且当矣，而《癸辛杂识》又载：杨缵继侍姬田氏，与婢七夕见仙骑鹤之事。则又符于王乔者，然犹纸上陈言，未足为信。吾友王员外一槐尹湖之日，七夕停舟刘家沟，见隐隐二条，如幡非幡，如龙非龙，闪耀空中，当驿门数丈之上，或分为二，或续为一，往来不定，亦隐隐惟闻万鹊噪杂之音，或时明闻一二声。饭顷，云气纷郁，香缓满空，飘小雨数点而散。意真有鹊桥之事也，此又不知何也。

少保吏笔对

本朝少保于公谦幼时，其母梳其发为双角，日游乡校，僧人兰古春见之，戏曰："牛头喜得生龙角"，于即对曰："狗口何曾出象牙"。僧已惊之。于回对母曰："今不可梳双髻

矣。”他日，古春又过学堂，见于梳成三角之髻，又戏曰：“三角如鼓架”，于又即对曰：“一秃似擂槌”。古春遂语其师曰：“此儿救时之相也。”后为弟子员，接巡接三司，坐一寺中，有指殿中之佛曰：“三尊大佛，坐狮、坐象、坐莲花，可以为对也。”在座得曰：“可令小秀才来对。”时于对曰：“一介书生，攀凤、攀龙、攀桂子。”既对而出寺，众军官问曰：“何以对之?”于即曰：“两卫小军，偷狗、偷鸡、偷苋菜。”此皆可谓绝倒也。

孟密鬼术

云南孟密安抚司，即汉孟获之地，朝廷每岁取办宝石于此。其地夷俗鬼术甚骇，有名地羊鬼者，擅能以土木易人肢脏。当其易时，中术者不知也，凭其术数；几时而发，发则腹中痛矣，痛至死而五脏尽乃土木。或恶人不深，但易其一手一足，其人遂为残疾。又有名扑死鬼者，惟欲食人尸骸，人死，亲朋锣鼓防之，少或不严，则鬼变为禽兽飞虫，突人而食之矣。皆不可以理喻者。尝读《演义三国》诸葛七擒孟获，蛮夷多有怪术，于今验之果然。今孟获子孙尚繁。

苏陈酒令

昔东坡酒令，一曰：“孟尝门下三千客，大有同人。”一曰：“光武师渡滹沱河，既济未济。”一曰：“刘宽婢羹污朝衣，家人小过。”坡曰：“牛僧孺父子犯罪，先斩小畜，后斩大畜。”当时指荆公也。本朝陈询忤权贵谪之，同僚送行，众为说令，陈循曰：“轰字三个车，余斗字成斜；车车车，远上寒山石径斜。”高谷曰：“品字三个口，水酉字成酒；口口口，劝君更尽一杯酒。”询自言曰：“矗字三个直，黑出字成黜；直直直，焉往而不三黜。”。吁！苏、陈二人，俱有意为口舌，故起而复踣也。

方陈报应

嘉靖丁未复，杭海宁县双庙巷民方林素不孝。一日，母怒曰：“我当悬梁以谢汝。”遂以凳接脚，以绳挂梁兜项，而势将缢也，是恐吓其子，冀其改过。不料子即去凳而身为气绝，子遂掩人以急病贮棺。明日，其子若绑缚状，跪伏柩前，口称“阿姆，阿姆”，昼夜不绝，水谷不进者半月，颠狂而非人矣。

其年吾友前卫右所百户白钺，统卒启运，运卒有黄、陈二人，每同卧起，黄有白金二两，昼系身而夜置榻，陈知之也。一日，早起扯舟而忘其所系，偶尔失声，陈闻而意其失取矣。称时，托以腹痛，下舟窃金，而弃金包于水。黄晚失金，指陈曰：“此独尔知，尔先下，必尔盗吾物也。”陈遂誓天日，亵神灵，恶声无所不至，白虽捡其囊而吓以刑，终无所得，陈之誓语尤笃焉。如是者阅数月。黄偶起草荐，则金包带水在陈枕下，因持包大叫于众，陈即失色，吐其实情，惶愧就缢者数次。白回告予。予意善恶一念，通于神明。一岁之中，二事如此，可不畏哉!

道　号

昔黄慈湖曾有一书，与人辩道号之称，及世俗取者之多。予尝读之喟然，念子思、孟子称孔子亦曰仲尼，未闻号之称也。近世谄谀卑佞之习尤胜，似又非黄慈湖之时比也。二三十年之间，鲰生、小吏，亦各以道号标致，况有一命者乎，然皆忘其名与字，可笑也。旧有一诗云："孟子名轲字未言，如今道号却纷然。予规本是名阳鸟，更要人称作杜鹃。"正可以嘲今日。

茭荷妖

予见张东海弼志松江董序班墓云：成化丙午八月十二日午时，天正澄霁，市人见空中驾一舟自东而西，又折而东，落于董之楼屋，众视之，乃茭所结舟也，因骇之。后语及于吾学教谕广西宋君佐，宋君曰：嘉靖辛卯，荆州当阳县地名沙寺，市人偶见水中一舟，载人远来，可二三十，登岸，则舟乃大荷叶也。人方骇之，而舟人即至一大家求食，与钱不应，即毁瓦画墁；与之敌焉，则自残其体，其人终不能伤。遂沿门扰之，官府亦无如之何。扰将月，后不知其所住。予时正署学于彼也。予方以为果有，而皆术如骑草龙之事也。松江之舟，未必无人，或遇正神所冲，委而去耳。

雷震人死

尝闻震死之人，有硃书背三□曰六如此四字，人无识者。后有人云此"米中用水"四字，特去中之直画耳。予则以为好事者为之也。昨浙省都司周恒斋，亳人也。云其乡果有朱书批背三行而字不识者。又有自见红旗于盥盆，数日后人闻空中云："不可错，不可错，红旗者是也。"遂击死。据是，则雷之击之者，皆神之有意者矣。然而击木石者又何为哉？如《酉阳杂俎》所纪怪诞者又何为哉？呜呼！不可谓无，亦不可谓有，此不测所以为神也。

义　娼

天顺间，杨昌平俊、范都督广，为石亨所构诛，皆非其罪，二人赴市，英气不挫。扬又挺身连曰："陷驾者谁？吾提军救驾者，杀之，天乎？"一娼缟素而来，杨故狎之者，杨曰："汝来何为？"娼曰："来事公死。"杨曰："无益于我，反累汝也？"娼曰："我已办之矣。"亦大呼曰："天乎！忠良死矣。"观者骇然。杨既死，娼痛哭，吮颈血，以针线纫接于项，顾杨氏家人曰："去葬之。"即自缢于旁矣。噫！予观娼意，当时必料官司收而奏之，必有大言以耸动乎人主，故视死如归曰："我已办之矣。"呜呼！惜不见其行，又不知其名，何娼之有若人哉！真可谓奇也。书之俟其知事之悉者补传。

三脚猫

俗以事不尽善者，谓之“三脚猫”。嘉靖间，南京神乐观道士袁素居，果有一枚，极善捕鼠，而走不成步，循檐上壁如飞也。道士因善篆刻，士夫多与交，吾友俞亭川亦尝亲见之也。

有无你我

吾杭举人张洽，未中进士时，一日照镜，见镜中之貌，另一人也，口云：“有你有我，无你无我。”惊以语人，莫知也。明年辛丑赴部，中途与一举人同车，想像酷似镜中所见，问其姓名又同，乃会稽张洽也。遂言前事，二人遂以此行，中则同中，下第亦必同矣。揭晓，果皆甲榜。杭者选南部主事，而会稽者造北道矣。不二年，杭者死于任，而会稽者死于家。因思此与唐之宰相宋璟，每每镜中见有相字者切同。此真可谓怪也！

判子诗

京师宣武门外有寺曰归义，凡士大夫送行，多于其间。嘉靖间，刑部副郎苏志皋一日饯客，先至僧房，壁间有李镇所画判子一幅，乃脱靴为壶，令一鬼执而投之，一鬼执酒壶于判后窃饮之。苏因暇，戏题诗以嘲云：“芭蕉秋影送婆娑，醉里觥筹射鬼魔。到底不知身后事，丰都城外更如何？”苏友高东谷，时为光禄少卿，夜梦绿衣使者揖曰：“苏司寇嘲戏太重，求为解之。”次日，高告于苏，苏思而告其归义之故，两人相笑别去。高复梦绿衣曰：“我以公与苏司寇交厚，专为求解，何置不言？”高明日专往苏处，特拉同至归义，复题云：“蟠桃之窃酒频倾，总是区区儿女情。莫道不知身后事，目光如电照幽冥。”是夕，绿衣复谢高卿，吁！是何怪之若是耶？

郑哑巴

正德间，扬州江都县郑某，因哑而人称为哑巴。一夕，至南门，偶见空中光耀，仰视，则天开眼也，随拜随唤人观，不觉其声之出口，自是不哑。予以人舌短缩则不能言，岂因一拜于天，遂有音声，闻未为信。后闻扬州曹进士守真云：哑者乃其父之识。果然。

二徐异识

宋徐禾节孝先生，耳聋，终日独坐而天下事无不知。本朝苏人徐祯卿，家不蓄一书而无所不通。

七修续稿

〔明〕郎瑛 撰

卷一 天地类

游阅古泉记

少尝借人《癸辛杂识》、《齐东野语》二书，见其彼此出入，莫知孰先著也。第以《野语》大事多于《杂识》，而《杂识》卷帙又繁，因止录其《野语》。今见《杂识》，比旧四分之一，若似道丧师江上等事，皆缺之，且无刻板，懊恨未录。兹以原录《阅古泉》一记附入《七修》，他日得梓，使人知宋末元初，吾杭紫阳、重阳，皆韩侂胄之园；而侂胄之宅，正今太庙巷地；而韩之园宅，自南而北沿西绕地二庵观。今文内古迹，历历可考焉。文曰：

丁亥九月，余偕钱菊泉至天圣观访褚伯秀，遂同道士王磐隐游宝莲山韩平原故园。山环皆秀古，绝类香林、冷泉等处；石多穿透，山斩绝，互相附丽，其石有如玉色者，闻匠者取为环珥之类；中有石徯，杳而深，泉涓涓自内流出。疑此即为阅古泉也。徯旁有开成元年六月南岳道士邢令开、钱塘令钱华题名，道士诸葛鉴元书，镌之石上。又南石壁上，镌佛像及大字《心经》，甚奇古，不知何时为火所毁，佛多残缺。又一洞甚奇，山顶一大石坠下，旁一石承之如饵饼然。又前一巨石，不通路，凿一门，门上横石梁。又有一枯池，石壁间皆细波纹，不知何年水直至此处，然则今之城市，皆当深在水底数十丈矣，深谷为陵，非寓言也。其余磴道、石池、亭馆遗迹，历历皆在，虽草木残毁殆尽，而山秀润可爱。大江横于前，正见潮上如练然，其下府视太庙及执政府在焉。山顶更觉奇峭，必有可喜可愕者，以足惫不往。且闻近多虎，往往白昼出没不常，遂不能尽讨此山之胜。故书之以谂好游者。

右记乃周密公谨所撰，周为宋末元人，阅古泉即今青衣泉也。记云丁亥，至元廿四年也；云下视太庙执政府，此宋官舍，见前祀典官署考。想初元元军既北，宋人官舍遗址尚在耳。

山水名数

《山海经》：禹曰："天下名山五千三百七十，居地六万四千五十六里，出铜之山四百七十六，出铁之山三千六百九十。"与《管子》同。《管子·地数篇》："地之东西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其出水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予意移流开掘，古今应少更也，然而大略相去无何，非此则有望洋之叹矣。故于诸书拈出之。

丹霄绛河

天之色苍苍也，《翰林志》曰紫霄。唐有丹霄楼，何也？银汉天河，白色也，而曰绛河，何也？盖观天者以北极为标准，仰观而见者，皆在北极之南，故称之曰丹、曰紫、曰绛，借南之色以为喻耳。

吴　会

吴会，《韵府》、《腾王阁序》皆指松江，《困学纪闻》指吴兴、会稽二郡，且有范石湖之辩为据，是也。

星石气之母

昔闻先辈云：金生水。五金岂能生水乎？盖金即天星，凡见天星即晴，不见天星即雨，是以星应金，金生水也。余独谓未尽。夫金生水者，金为气母，在天为星，在地为石；天垂象，地赋形，故石生云而星降雨；天地气交，星者气之精，石者气之形，精形合而水生焉。又按天文志，以星动摇而为风雨之候，石津润而为雨水之应，此非金生水，乃气化之义欤？五行以气为主，是以五行之序，以金为首也。

诸　井

世有火山，出西南夷，《水经注》谓似火出地中有焰。近杨升庵载火井于《丹铅余论》，以其泉发油，爇之然，人家取为灯烛。正德间，方显于蜀之嘉定、犍为。予考嘉定之志，虽古有其名，不如是也；犍为则志所无。杨以乃积阳之气所产，然则火山亦积阳而发之为火矣。世有盐井，见于四川等地。近闻有墨井，出河南彰德府南郭村，井中产石墨，故名之。因思井乃人力凿成，古曰凿井是也，恐墨石不能生于井中。若《中山经》所载天井，如处州南明山山隙间，不施人力，形圆如井。莱州天井山亦然，如此则石墨可生于中。故朱子解井为穴进出水之处，孙子之兵法曰："地陷曰天井。"是皆云天生之井也，惜未深究彰德者。

口　鼻

天食人以五气，五气由鼻入，鼻通天气也；地食人以五味，五味由口入，口通地气也。天阳有余，故鼻窍未尝闭；地阴不足，故口尝闭，必因言语饮食而后开也。反此者病也。

谚言晴雨

谚言“火日多雨”，盖纳音之数。以一火主五属水，木三，金四，自然声，是则纳音虽火日，其实得一数，则天一已生水。土日，其实得二数，则地二已生火。至水日，其实得五数，则天五已生土矣。故火日多雨，土日多晴，水日多阴也。是以水日必变，由其水日实得上数。又久晴久雨，遇戊己天干则变，亦此义也。

穿　井

世俗以开井明目，塞井损目，累指其事而藉口于阴阳。予以泄地气，非所宜也。及读杜牧《塞废井》文，虽如予见，而损目之说，自唐为然。又观《神仙感遇传》，则亦神其事矣。因将《玉历通政》之法、《感遇传》之日辰，录之于稿，庶穿井者不至徒为惟信木土阳山、阴山之说。况二书人间所少，明目之事，或未有焉，省人力而获吉辰，未必无补于阴骘之一端。

《玉历》云：“凡欲穿井处，于夜气清朗时，置水数盆于其地，看何盆星光最大而明处，必有甘泉。”《感遇》云：子午之年五月，酉戌十一月，卯辰为吉；丑未之年六月戌亥，十二月辰巳；寅申之年七月亥子，正月己午；卯酉之年八月子丑，二月午未；辰戌之年九月未申，三月丑寅；己亥之年十月申酉，四月寅卯。取其方位年月日时，即各福地云。

秦汉用夏正

《史记·年表》：秦不置闰，而为后九月。盖以十月为正朔，故于当闰之岁，率归余于终，而为后九月耳。汉袭之不改，自高帝至文帝，皆书后九月，则是秦、汉皆以建亥之月为正朔，而自以建寅之月为正月也。若以建亥之月为正月，则前何为遽接后九月哉？况纪年皆自十月而起，而后渐次以至于正月，是十月非正月也明矣。但太初九年，始改岁自正月而起，而后正朔历数始合为一耳。又《月令章句》：孟春以立春为节，惊蛰为中。又自危十度至壁八度，谓之豕韦之次，立春、惊蛰居之。则是汉以前，皆以立春为正月节，惊蛰为中。然此已太早。若又以十月为正月，则时方孟冬，岂宜立春、惊蛰也哉？观此，则秦、汉用夏正而未尝改月无疑。商正、周正，皆与夏正同。周祭酒已详辨明，惜未及此。

蓂梧起历

尝思蓂荚生于尧庭，初一日生一叶，十五日满，而十六日则落一叶起矣，后月复生。梧桐一枝生十二叶，遇闰年则生十三叶。是天地生物，已先晓人历之所以起也。

经纬星

阳经阴纬，经之体纵，纬之体横。天度以二十八宿为经纵，五星之躔为纬横。纵静而有常，故曰经星；横动而出入，故曰纬星。

昼夜百二十刻

尝读韩昌黎《纪梦》诗曰："百二十刻须臾间。"注引董彦远："世间只百刻，百二者，以星纪言也。"朱文公以为未详。因忆三出林永叔之说《蠡海集》中赵督缘、王致道之论，三言虽殊而理则同。又同《管窥》外编而会萃之，细分十刻，并具其图，庶尤明白也。不知当时文公何思不至此耶？

夫天行一周，昼夜百刻，配以十二时，一时得八刻，总而计之，共九十六刻。所余四刻，每刻分为六十分，四刻则当二百四十分也；布之于十二时间，则一时得八刻二十分；将八刻截作初正各四刻，却将二十分零数分作初初、正初、微刻。初初刻者，十分也；正初刻者；十分也。既有初初刻、正初刻，非一时十刻乎？一时十刻，非百二十刻乎？今因微刻分数概于初正二字，故不知耳。其他或以子午二时各得十刻，或以子午卯酉各得九刻，或以夜子时得四刻者，皆非也。此则十二时分刻之数矣。又按汉哀帝时，常用夏贺良百二十刻之说，亦未见行。与董言星纪，亦恐非也。兹以一时分图于左。又尝见一书云：古无漏刻，昼有朝禺中晡夕，夜有甲乙丙丁戊，至梁武帝方置百刻。惜今忘之。

先初初刻（十分）　　次初一刻（六十分）
初二刻（六十分）　　初三刻（六十分）
初四刻（六十分）　　正初刻（十分）
正一刻（六十分）　　正二刻（六十分）
正三刻（六十分）　　正四刻（六十分）

吴王不知天文

《天官书》：东宫苍龙，南宫朱鸟，西宫咸池，北宫玄武。曰龙、曰鸟、以形而言；曰苍、曰朱，以方位言也；咸池、玄武，单指方位之地而言。《困学纪闻》引吴氏：以咸池乃天潢南三星，名咸池鱼囿。然此岂总西方七宿哉？不知此咸池自是毕宿一星，非西方日落之咸池。又曰：何列参白虎于昴毕之后？尤为可笑。此不惟吴氏不知天文，王伯厚亦不

知矣。

天文难知

司马公《通鉴》以魏为正统，本陈寿《三国志》也。朱子《纲目》以蜀为正统，本习凿齿《汉晋春秋》也。考之天文，荧惑守心魏文殂，可以魏为正矣；他日月犯心昭烈殂，魏、吴无事，此又何以辩之？盖当时之月分与日辰不同故也，心固步天歌以谓应当今之帝，彼时三国同时，月日各有所指。昔北朝高允与崔浩论汉五星聚东井之事，则由术家之差，非三国各方隅，日月时辰有所指耳。此天度幽远难知，且不可轻泄也。

北斗九星

北斗九星，虽在紫微垣处，垣内数也。第一天枢，二天旋，三天机，四天权，五玉衡，六开阳，七瑶光，并辅弼二星，谓之九星。此《北斗经疏》与《灵台本》、《世行图》同。但图与台本无弼星，弼在垣门，又非也。《步天歌》与《星说》又并无之，未知何指？徐整《长历》云：北斗下有二阴星，或是。此必黑者未见也。又《春秋运斗》以摇光为招摇，非也。招摇自是氐宿一星，《楚辞补注》以招摇在七星外，是也。王伯厚不知天文，反以为误。可笑。王冰注《素问》：九星谓之天蓬、天内等九星。不知何来，尤可笑。识此俟博。

卷二　国事类

庙祀夫子像

汉以前，乐祖经师，习其道者，祀其人。东汉虽以圣师礼周公孔子，亦未有庙也。庙把自唐始，历代加称尊号而有像焉。嘉靖中，阁老张罗峰璁奏去其像，用木牌，止称曰："先师。"

张　中

张中，字景华，临川人，举进士不第，遇异人，每谈祸福多验，常戴铁冠，故人呼为铁冠道人。至正四年，遇太祖于宿州，时太祖避暑卧大槐树下，大吟曰："天为罗帐地为毡，日月星辰伴我眠。夜来不敢长伸脚，恐踏山河地理穿。"道人听知，注目大骇，问其姓名，遂拜曰："君大贵，他日验也。"太祖问其姓名，答曰："他日谒金门。"今人间所传诗名铁冠者，此也。

文官品级阶资

本朝文官品级，虽具于官制，不能逐一会同，阶资则载于《梅山丛书》，人间所少，今会萃录出，以便检阅，乃一代之制也。凡九等焉，然品级则于各部属所正副大使副之类，及各寺院监之首领。凡不入流品，不在清要者，俱不书入，阶资则并因其先朝之官御，皆以书之，使读者知其源也。

正一品：太师，太傅，太保，宗人府宗人，左右宗正，左右宗人。

从一品：少师，少傅，少保，太子太师，太子太傅，太子太保。

正二品：太子少师，太子少傅，太子少保，六部尚书，都察院都御史，袭封衍圣公，真人。

从二品：左右布政。

正三品：太子宾客，六部侍郎，左右副都御史，通政使，大理寺卿，太常寺卿，詹事府詹事，应天顺天府尹，按察使。

从三品：光禄寺卿，太仆寺卿，行太仆寺卿，盐运使，布政司左右参政，苑马寺卿，宣慰使。

正四品：左右佥都御史，大理寺少卿，左右通政，太常寺少卿，少詹事，太仆寺少卿，行太仆寺少卿，鸿胪寺卿，应天顺天府丞，宣慰司同知，按察司副使，苑马寺少卿，各府知府。

从四品：国子临祭酒，布政司左右参议，盐运司同知，宣慰司副使，宣抚司宣抚。

正五品：翰林院学士，左右春坊大学士，尚宝寺卿，华盖、谨身、武英、文化四殿、文渊阁、东阁大学士，六部郎中，应天顺天府治中，钦天监、回回监监正，左右春坊左右庶子，通政司左右参议，光禄寺少卿，太医院使，大理寺左右寺丞，各府同知，王府左右长史，按察司佥事。

从五品：五军都督府经历，左右春坊左右谕德，六部员外郎，翰林院侍读学士侍讲学士，尚宝寺少卿，司经局洗马，各州知州，盐运司副使。

正六品：尚宝寺丞，六部主事，太常寺丞，钦天监、回回监监副，太仆寺丞，行太仆寺丞，京县知县，太医院判，兵马司指挥，翰林院侍读侍讲，国子监司业，中都国子监司业，大理寺左右寺正，左右春坊左右中允，都察院经历，各府通判，都司经历，断事，长官司长官，詹事府府丞。

从六品：大理寺左右寺副，左右春坊左右赞善，光禄寺署正丞，左右司直郎，翰林修撰，鸿胪寺左右寺丞，光禄寺寺丞，应天府推官，顺天府推官，盐运司判官，布正司经历，理问所理问，各州知州。

正七品：五军都督府都事，六科都给事中，监察御史，京县丞，太常寺博士，典簿，通政司经历，大理寺左右评事，都察院都事，翰林院编修，行人司正，按察司经历，都司都事，都司副断事，各府推官，各县知县。

从七品：中书舍人，六科左右给事中，行人司司副，太仆寺主簿，光禄寺主簿，应天顺天府经历，翰林院检讨，各州判官，盐运司经历，布政司都事，理问所副理问。

正八品：各衙门知事，国子监丞，通政司知事，京县主簿，太医院御医，行人司行人。

从八品：翰林院五经博士，各府经历，各县县丞，按察司知事，布政司照磨。

正九品：各县主簿。

国朝文资四十六阶：第一阶特进光禄大夫上柱国，是正一品，加赠资，凡加赠资不实授，特进光禄大夫并汉官名，柱国楚官名，今并称之。第二阶特进光禄大夫，是正一品，升授资。第三阶特进荣禄大夫，是正一品，初授资，荣禄因元旧资衔。第四阶光禄大夫柱国，是从一品，加赠资。第五阶光禄大夫，是从一品，升授资。第六阶荣禄大夫，是从一品，初授资。第七阶资德大夫，正治上卿，是正二品，加赠资。第八阶资政大夫，是正二品，升授资。第九阶资善大夫，是正二品，初授资，资德、资政，资善三衔，并因元旧制，惟正治上卿为新设。第十阶正奉大夫，正治卿，是从二品，加赠资。十一阶通奉大夫，是从二品，升授资。十二阶中奉大夫，是从二品，初授资，正奉、通奉、中奉三衔，并因宋旧制，惟正治卿为新设。十三阶正议大夫，资治尹，是正三品，加赠资。十四阶通议大夫，是正三品，升授资。十五阶嘉议大夫，是正三品，初授资，正议、通议二衔，并因隋旧，嘉议则因元制，惟资治尹为新设。十六阶大中大夫，资治少尹，是从三品，加赠资。十七阶中大夫，是从三品，升授资。十八阶亚中大夫，是从三品，初授资，大中大夫资衔并因唐制，亚中大夫则因元旧资衔，惟资治少尹为新设。十九阶中议大夫，赞治尹，是正四品，加赠资。二十阶中宪大夫，是正四品，升授资。二十一阶中顺大夫，是正四品，初授资，中议、中宪、中顺资衔，并因元旧制，惟赞治尹为新设。二十二阶朝请大夫，赞治少尹，是从四品，加赠资。二十三阶朝议大夫，是从四品，升授资。二十四阶朝列大夫，是从四品，初授资，朝请、朝议资衔，并因隋旧，朝列则因元旧资衔，惟赞治少尹为新设。二十五阶奉政大夫，修正庶尹，是正五品，加赠资。二十六阶奉政大夫，是正五品，升授资。二十七阶奉议大夫，是正五品，初授资，奉政、奉议资衔，并因元旧制，惟修正庶尹为新设。二十八阶奉直大夫，协正庶尹，是从五品，加赠资。二十九阶奉直大夫，是从五品，升授资。三十阶奉训大夫，是从五品，初授资，奉直因宋旧资衔，奉训因元旧资衔，惟协正庶尹为新设。三十一阶承德郎，是正六品，升授资，因元旧制。三十二阶承直郎，是正六品，初授资，因宋旧衔。三十三阶儒林郎，是从六品，升授资，因唐旧衔。三十四阶承务郎，是从六品，初授资，因宋旧衔。三十五阶文林郎，是正七品，升授资，因唐旧衔。三十六阶承事郎，是正七品，初授资，因隋旧制。三十七征事郎，是正七品，初授资，因隋旧衔。三十七阶征仕郎，是从七品，升授资，改隋旧衔。三十七阶征仕郎，是从七品，升授资，改隋征事之衔作征仕郎也。三十八阶从仕郎，是从七品，初授资，亦改隋从事之衔为从仕也。三十九阶修职郎，是正八品，升授资。四十阶迪功郎，是正八品，初授资，并因宋旧衔。四十一阶修职佐郎，是从八品，升授资。四十二阶迪功佐郎，是从八品，初授资，并系新设。四十三阶登仕郎，是正九品，升授资。四十四阶将仕

郎，是正九品，初授资，并因唐旧衔。四十五阶登仕佐郎，是从九品，升授资。四十六阶将仕佐郎，是从九品，初授资，并因元旧衔。

元顺帝宋脉

元顺帝为瀛国公之子，始据余应第十六飞龙之诗为证，袁忠彻之事实及何尚书等之跋语，资第明白；更见于《两山墨谈》，以见宋家仁厚之报也。予又以我太祖北伐，元之后妃大臣俱被俘戮，顺帝之子爱猷识理达腊独能逃去，又非天尚留宋一脉耶？

吕　珍

绍兴，国初为张士诚命将吕珍所据。珍有古良将风，后为汤和围久，乏粮降。珍有《保越录》，闻越尚存，惜未见。

浙省倭寇始末略

嘉靖廿九年秋，福建林汝美、李七、许二，越狱下海，诱引日本倭奴与沿海无籍，结巢双屿，横行水上，行文于浙之宁、台，自称奥主，借银米于某地交割，否则引兵入界，官私尽空。时徽人王直、徐惟学，私通番舶，往来宁波有日矣。

是年，浙省巡按杨公九泽，久知其事，因林文奏浙近海系边夷地方，请设重臣。上命都御史朱公纨开府于浙，因调福建都指挥卢镗，浙江都指挥梁凤等捣其巢穴，严禁下海。直不得私，遂人贼余党，招来九州之夷，联舟海上，潜以鄞人毛烈为子，仍栖海屿，叩关，取值。时广贼陈四盼亦累劫扰，官府莫治也，直乃用计擒杀请功，愿乞互市之法，官司不许。遂令夷贼突人定海夺船掳掠，移泊烈港。亡命之徒，从附日众，自是华夷成党，贼续而来，为患孔棘，寇温州，破黄岩，陷鄞衢，，东南大震。

于是朝设总督于浙，兼制闽直，调募各省村官狼土等兵，随地剿戮。贼则寇宁、绍、温、台、杭、嘉之地，以及苏、松、常、镇、通、泰，或数十、数百，大至数千，赤身跳哨，遍历川陆。少则官军捕追，延害千百余里而后灭焉，众则漫散一方，暮聚朝掠，大肆毒螫；亦或负险结巢，踰历月而远历年，时出掳掠。官军反致其挫衄，益以器械，是犹救焚以油也。故所至村市荡为邱墟。得志之贼，满载遁去，失队奔劳者，为我俘斩攻破追戮者，十亦二三焉。此则三十五年前事，而为首之贼，实多出于华人。

丁巳、戊午来，贼势虽尚强也，而我兵智谋勇略者，相继而出，故贼惟东掠西流，随地寇犯，慈溪、崇德，固尝为其破矣，然皆翼日遁去，惟恐王师之至也。由其先谕倭主，戒犯我土。继而或诱其降，或给以毒，相机诡遇，陆续歼决。又或围迫故纵，舍舟济遁，则于海洋之要，驾大舟以冲之，举火器以击之，十必丧其六七矣。故元恶授首，事无总领，势遂败摧。已未、庚申来，毒远流于福建，至辛酉年而渐地安生矣。

呜呼！十年之间，总制者三人，王公抒不久升去，李公天宠不职被诛，独胡公宗宪随

事应变，竟成功十有三焉。然而参将以下武职而战没者，百有七人。莅士文职，遇害乡官，生员义士，又四十二人，军民之死，军需之费，不可胜纪也。呜呼！中国全胜之时，倭夷无援之贼，一入吾土，支撑不暇也。盖缘太平日久，民不知兵，沿海备驰，兵粮两乏，是以豺狼众猛，猝然而至，则地方广远，告急者多而疲于奔调矣，帑庾空虚，设防都窘而难于办事矣。主兵不充，召募反强，则统御者难于行法矣。况贼众势强，沉船破釜，有必胜之志；我军脆懒，临阵畏缩，有必走之心。故指挥若陈善道，都指挥若周应祯、游击若宗礼，非不骁勇者，而援兵无人，惜徒死焉。文职若知县王铁、参政钱绅，非不效忠也，而勇弱不伦，亦徒毙焉。此非理势之必然，而中国所以不勋也哉。

呜呼！此虽人事之变，实乃天道使然。彰德知数吴伯通尝曰："辛亥至庚申，浙江当大杀戮，过此尚有十年小寇。"视今果然也，少又闻谣曰："东海小明王，温台作战场；虎头人受苦，结末在钱塘。"当时不知何指也，至是，王乃王直，虎头处字之首，浙惟处州召募者众，死者几万矣，王直戮于钱塘，事不彰彰矣乎！虽然，天示者自我民行，已往者将来之戒，今之谋国者，盍审其所务云。

杭苏粮轻之故

尝见诸家纪吴越王横取厉民，降宋之日，赍图籍之臣，虑其赋重害民，虚言被风沉册于河。太宗令补阙王永往均吴越田地，永以钱民税亩每五斗为一斗上之，至今杭越粮税为轻。若吴郡粮赋，至重于天下。宣德间，得郡守况钟奏免九十余万名，今尚每亩科至四斗者也。闻太祖抄没沈万三秀，得其租薄，即照租以征粮之。故王永、况钟，可为苏杭万代之阴德者。

南北二岳

《周礼》：职方掌天下之图，以正南荆州，其镇曰衡山，今名南岳，即舜南巡至于南衡者是也。汉武元封五年，巡南郡霍山，礼天柱峰，遂以南衡远阻，此地亦名衡山，遂号为南岳。至隋，复祀于湖广之衡山，至今不改。《周礼》以正北并州，其镇曰恒山，今名北岳，即舜北巡至于恒山者是也。唐贞观间，真定曲阳县恒山忽尔飞石下县，朝廷以地亦名恒山，遂因建祠为北岳。五代瓜裂，宋地又不至于大同，因之以祀到今。弘治中，兵书马公文升，备奏唐、宋之故，今京师在北，南行以祀恒山为非礼，当复于浑源之恒。事下礼部，礼书倪公岳原祷曲阳而生者，因执志必可信，而神已飞于曲阳。遂寝。《南园漫录》辨其既可飞去，亦可飞归。予则以为当时据《舜典》，且证南衡之事以折之，倪亦难于措辞矣。盖神无往而不在，天子命某山之为岳，则某山之神是矣。昨读兵侍徐养斋札记，又云已复。惜予草茅，未知果然否。

周城隍

先母尝云：吾外祖少时，亲见城隍生日时，有黄冠为神附体，言于众曰："予非旧神，予本省宪使周新也，诞乃五月十七日，上帝以予刚直，复命司杭，之土时另塑其象，迁旧神于钱塘保安里。"至今名为小城隍庙，故以五月供献于神。按周广东南海人，永乐中为御史，巡按京师、福建，升云南、浙江按察使，处分大务，奏对详审，廉明刚直，锄强伸枉，常理冤魂无主数事，在内名为"冷面寒铁"，在外称为"神明"。后为权奸指挥纪纲之谤，上怒其言峻直，被害。予意刚直为神固然矣，未必其为吾杭上神，恐流言之诬周公也。昨见彭参政所作公传，末云："上尝见衣红者立日中，问为谁？应曰：臣周新。上帝以臣刚直，命为城隍云。"然后知外祖之言不诬，作传者不知为杭之司命。因识之以传于人耳。

国家银米数

尝观王阁老《震泽长语》：记正德以前天下所征各项银两，每年共计二百四十三万两，而京师各省所用之数，共二百万两有余，似尚多矣。又记正德以来各王府官诸文武官生吏等银米数千万石，而天下所入之粮止二千六百六十八万石。夫出止言数千万石，似一时难于打算。观总曰出多入少，故王府边军等俱缺粮饷，其乏可知矣。

乃见嘉靖初霍兀崖奏疏云：洪武至今，自周王一府论之，禄米增数十倍，子孙日益繁矣。天下文武官逐代增之，较洪武间增十万余员矣。地不改辟，而米入有定数，此供亿所以日乏。

右二公忧国，一纪于书，一见于疏。计今视昔，六十年余，朝廷土木之兴几次矣，南北夷虏之扰几年矣，王府之增军需之费，又不知几何矣？事变日出，虽有如二公之心者，而亦难于为谋矣。是以借官俸，鬻见爵，纳粟放度之无数，税门算商之悖出，不知民日困而国益穷矣。意天下有可兴革者，惟在上者善处不私耳。如银矿可开，海鱼可取，西北荒地可垦，皆自然之财之类是也。如南都金箔日出八十两，浙江西湖日用数十金，皆可省之。变通之，尚有可更革而未知难言者，当国者宜致思焉。

国家戊元

《南园漫录》与《近峰闻略》，记国朝戊元之事，无一字不同，以刊书则《近峰》在后，人则同时也。二人非窃取者，末句似文理少碍。予今补二公前之所缺，后之未知，并易其末句也。

国朝洪武四年开科，乃辛亥也，今诸书以为庚戌，恐当时求才之急，二年连开科。今惟辛亥名录存耳，故或系安大全，或系吴伯宗，又有系金铸者，至十五年壬戌张显宗，然四人官职未闻，必所终亦不大显。甲戌张信侍读，丙戌林环，戊戌李琪，庚戌林震，皆终

撰修。壬戌刘俨，终礼侍。甲戌孙贤，终太常卿兼侍读。庚戌钱福，壬戌康海，皆终修撰。近甲戌唐皋，丙戌龚用卿，俱终修撰。戊戌茅瓒，终吏侍。庚戌唐汝楫，终侍讲。壬戌徐时行。凡戌魁无一人至台辅，岂非其数耶？然罗公道高一世，名闻四海，亦理不能以胜数耳。

本朝火德旺

本朝之旺，不知五行何属。意太祖生时，邻家见火，浴时红罗浮来。国初多红巾贼，塔忽变红，民谣“朱衣人作主人公”，国姓又朱，恐火德也。昨观《双槐岁抄》亦然。

双槐岁抄

《双槐岁抄》一书，南海黄知县某作也，于本朝之事，最多且详，修史者当取焉。如孝宗之母纪后死事，曹吉祥反事，朵颜二卫地事，河套墩台蒙古瓦剌元帝之后，己巳御虏诸将之功，次京军边军马政之始末，可谓最悉。而琐碎者亦不能枚数。

卷三　义理类

近诗作

挽诗盛于唐，非无交而涕也。寿诗盛于宋，渐施于官府，亦无未同而言者。近时二作不论识不识，转相征求，动成卷帙，可耻也。空同、大复集中少之，此过人矣。送行，古所尚也，今不出于亲友相知之情，惟官府焉，势利也。噫！诗之道到此蔑矣。

理　论

术之精者必杀身，天道不容也；利之多者害必随，人怨所致也。位极则危，功高不赏，损益之道也。惟谦约为可免耳。有利无害，求之愈得，其惟学乎？然必至于贫，为仁不富矣。

中　国

中国所以为中国者，以天文四七分野，俱在华夏，故曰中天。八荒旷邈，星象亦难于占视，虽与之同覆，不可纪也，岂特山川草木人物之异哉。

遇不遇

扬雄与郑子真、严君平，同时相处，惟雄知二子之贤，而不能随以隐，致有投阁、《美新》之丑。二程与康节最相知也，不能传邵先天之学，此非既遇而不遇耶？惟孔子圣不自圣，特问礼于老子，老子得圣言而名益传，可谓相遇之美也。庄生与孟氏同时，庄之轻禄言玄，是深明老子者也，惜孟子不得与之言。而庄仅成其已学之偏，孟子天生豪杰，故能私淑子思而传道统。荀子见道之言亦常有之，惜又不遇孟子为依归，故失之性恶而流弊，致有李斯之害也。是皆当遇而不遇，惜哉！

荆川四得

唐荆川顺之尝言："予时文得之薛方山，古文得之王遵岩，经义得之季彭山，道义得之罗念庵。"此亦无常师之意欤？名日起而业日大，有由然也。今之士有寸长，悻悻自得；人仕途擅作威福，不知道也。耻哉！

诗言数目

予尝意诗惟四言、五言、至七言而止者，亦天地自然之理。盖人受天之理以为性，声音发天地之灵气，天有四时、五行、七政，故音有四声、五音、至七音而止，是先天而弗违天也。昨承宗师冯少洲赐《汉魏诗纪》，其序得我心之同，又能推广诗人高下之故，因录置稿。

序曰："予闻诗有中声，汉、魏得数，三四言短，六七言长，磅礴清浊，气运自然，人力弗与焉。是故删以前惟四，汉、魏人五之，唐人变而七之。何言乎声起于四，喉舌之低昂开阖，先天而天弗违也。五音天地之中数，故五为中声；人情极于七，故言有七。何言乎声始人气之呼吸，四则优游约矣，象太古之音也。五斯和，和斯有节，历七言焉，呼吸斯竭，不可复加矣。是故之变声也，诗自沈约为律法，绳局趣，而灵品谢色，其气象风韵自落汉、魏人后。孔子曰：'兴于诗'，故高子固也。子贡悟也，鲁之《绸》要思也。勘斯三者，诗不足以言兴，而况合契于鬼神乎。天之生材也不齐，故为诗之体裁亦各不齐，是故五材犹五味也，合而和者圣也，合而阙一者贤也，其分多者俊杰也，其得一者才也。故其发而为声诗，能使人甘听忘倦，如饮醇酒，一唱而三叹，能使人酸心出涕，使人长相思，使人起舞，使人泠然敛勘正色而坐。其味不同，然又有淡如勺水，玄如太羹，如苦根涩节，使人吞之不得下咽，皆才之美使然不齐也。大匠过必物色之，采为明堂太庙金声玉振之府，不遐憁遗，此系古人幸遇与不幸遇，皆天也。集今裒然多矣，茫茫乎回瞰千古，伙伙英贤，不啻太空一蹏耳。"

七　数

天之所以为天，不过二气五行，化生万物，名曰七政。人之所以为生，亦不过阴阳五常之气，行于六脉见之，名曰七情。天之道惟七，而气至六日有余（气盈朔虚推算时刻），则为一候，故天道七日来复。人身之气，惟七六日而行十二经络（一日行两经）有余。故人之疾，至七日而轻重判焉。

善恶不嫌同科

杨素以武功显而多文藻，见诗词于《文苑英华》。张飞以勇烈名而善文字，见《刁斗铭》于涪陵州。此特一身之艺并人而善者也。甚于蚩尤之制五兵，李斯之为篆书，鲧之为城，桀之为瓦，始皇之于长城，隋炀之于漕河。又人虽不善，而事乃万世之利，尤为大异者也。此善恶不嫌同科。

食物四要

虽曰为饮食之人则人贱之，然食亦人生大计，况年老者尤宜所谨。尝见一书云：食烂则易于咀嚼，热则不失香味。予欲益其洁则动其食兴，少则不致厌饫，斯尽矣。

武穆不能恢复秦桧再造南宋

先正邱文庄公濬尝云：秦桧再造南宋，岳飞不能恢复，元不当与正统，许衡不当仕元。时以为确论也。予尝闻之，惜未亲得其所以。意元乃北虏，而不当仕与正统明矣。岳之不能成功者，果权臣在内，则昔人云："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况郾城之抵黄龙，地不远矣，恢复而请罪，未晚矣。以钱谷兵甲之无所出欤？则因粮于敌，古人所常；解民倒悬，犹大旱之望雨矣。岳故忍而不处，弃功亏于一篑耶？非也。岳乃忠孝纯臣，观其甘死而信何铸之欺，肯一事之妄为耶？邱盖原其情而论其时，知其必难矣，非以少岳也。以桧再造南宋，此则计孝宗之时，算其犒军之费，止得十有三番，故难恢复。予又掘得铜牌，计寸阔一而长二，文乃临安府行用淮三百文，省此必南渡国穷，救补通变之物，交会钞引之类。夫以孝宗之时，尚财用之不足，高宗草创，固可知矣。使急于用兵，徒促沦亡。故南渡以来，虽多良将，帝常为贼驱，和议之后，敌缓民养，国方有久立之规。是桧之心虽私，而和之事则当，岂非鬼神阴有以成宋家之天下耶？邱盖原其事而究其理，非以右桧也。

产物各异

天地至大，风土各异。故产物亦不同，不可以未见者即为异。王维雪中芭蕉，人遂以

为失寒暑。近知广东一种美人蕉，雪中开花。又如林逋杭人，不知鹧鸪不木栖，作诗曰："云中叫钩辀"，此可有乎？

近日军

古之置军也防患，今之置军也为患。何也？太平无事，民出谷以养军，官有产以助军，是欲藉其有警以守，盗发以讨，所以卫民也。卫民，卫国也。今海贼为害有年矣，未闻军有一方之守，一阵之敌焉。守敌者非召募之土著百姓，则调选别省兵勇。故见戮于贼也，非地方男妇良民，乃远近召募之众。是徒有养军之害，而无卫民之实，国非亦为其损哉？

或曰："子不知国之有禁乎？军死百一之报，尚不可焉，不得已而姑息乃至于此。"应者曰："此因主将不恤军士，立法之过也。今亦奏准不行矣，况军乃当死之徒，既宥获生，又得其养，役亦不职焉。是罪之乃所以恩之，人人轻于犯法矣。然卒律以法，又恐人情变也。为今之计，大阅军兵，使较射扑：军胜于募，则以募银之半加于军；募胜于军，则扣军粮之半以益募。如此则军兵各为利而精矣。有急，以练精者上阵以杀贼，余当减之也。庶民不费于召募之资，国不至于倍常之费，虽为民而实为国矣。

鹊鹭虎猫

鹊至七夕而颈毛脱，鹭遇白露必离巢，虎啖人，于前半月则起于上身，下半月则起于下身，与猫咬鼠同也。人身之虫，初旬头向上，而中与末旬，头俱下游也。皆载于书而试之人矣，而其所以然之理难知。

耳角鼻

《易林》曰："牛龙耳聩。"《谰言》曰："牛不耳听，听以角。《尔雅翼》曰："龙之耳似牛。"意此必亦角之谓欤？故龙类牛，头似而窍亦同，其性顺健者，分阴阳。若虎猫尤切肖焉，故虎猫食人鼠过者，耳必缺如锯；猫鼻四时湿冷，惟夏至一时乃温；虎鼻常热，惟冬至一时乃冷。此由禀性阴阳之至，而天地阴阳之极，则相变然耳。

字书经文

《玉篇》出而《说文》废也，楷草兴而篆隶弃也，时文崇而圣经不明矣。世变江河日趋其下，人惟乐于便利，惮于求理义耳。

缪　谧

缪字有四音：穆音则为谧，妙音则为姓，绸缪则为事情也，纰缪则为背戾。绸缪、比

缪、姓，人知而用之；穆音为谧，汉以上人识之，故关公谥缪。今人只知为背戾之义，以谥之不当也，殊不思秦缪、鲁缪，《礼记大传》序以昭缪皆是也。宋以缪丑谥秦桧，故晋欲谥何曾，武帝不从，肯以缪谥关乎？观张飞谥桓可知矣。

贫

贫者士之常，孔、孟不必论矣，而庄周、颜真卿皆常乞米矣，使周不立言，真卿无大节，则何异于常士？故曰："贫莫贫于未闻道，贱莫贱于不知耻。"以贫贱而骄人，无道德而轻富贵，妄人也。

交

与君子交，不存形迹可也；与小人交，不存形亦可乎？然而事变交际，安得日与君子处哉？但当先知其为何如人耳，苟不先知，未尝不为小人损也。朋友之交，可忽也哉！

人　形

相家以人如某物之形为贵，如班超虎头燕颔，何尚之真猿之类。又有以贵显者为物之精，如杜预蛇精，郭璞鼍精之类。予以万物惟人最贵，反欲肖一物以为贵乎？由古今术士见显者似某物，遂借古人证之，以成富贵之名，笔之于书，即成故典。若夫物之精而为人，云其贵者，庶几有理。盖物既成精，得天地之气已久，必能投胎夺舍而为人，非聪明特达者乎？故皮日休《相解》，同予意而言殊；朱新仲论人形，同予言而意殊。在圣人无此论也。

三书之得

本朝哈密叛事，《双溪杂记》所载张掖郡条，可谓始末是非最悉矣。至言土地规模，来历反叛之由，又当并《双槐岁抄》看也。麓川之夷事，则当观《南园漫录》最详而实，盖作录者乃本地张尚书志淳，故事事俱有年月日，修国史者考诸。

人各有长

尝论道学之士，不克建功；功业之士，不能文章。善矣欧阳公曰："刘柳无称于事业，姚宋不见于文章。"各有所专也。故唐虞之世，名臣各任一职；圣人之门，高弟各专一科。人非尧舜，安能每事尽善，惟圣人兼之。

势　利

成祖皇帝命楼琏草靖难之诏，适方孝孺受刑之时，唯唯承旨，归而愤叹自缢。宋林希草东坡谪辞，成而掷笔叹曰："坏了平生名节。"夫楼非不知靖难之诏不当草，畏死甚而势迫以受也；林非不知东坡之辞不可草，利心急而计迁宰辅也。然卒死而名节坏焉，岂非势利成其过哉？况于区区之士也哉！

卷四　辩证类

东坡赤壁考

东坡游赤壁者三，今人知其二者，由其有二赋也。余尝读其《跋龙井题名记》云："予谪黄州，参寥使人示以题名，时去中秋十日，秋涛方涨水面十里，月出房、心间，风露浩然，所居去江无十步，独与儿子迈棹小舟至赤壁，望武昌山谷，乔木苍然，云涛际天，因录以寄。元丰三年八月记。"今古文《赤壁赋》注，谓指赤壁者三，非此之谓乎？据二赋在六年，此则第一游也。且二赋情景，不过衍此数语，略少增其事耳。若前赋佳固佳矣，入曹操事，恐亦未稳。晁补之因其"而今安在"之言，遂误指赤壁为破曹之地，后人因之纷纷并辩赤壁之有五，尤可笑也。殊不思周瑜破曹者，在今武昌之嘉鱼，自有壁上周瑜破曹处数字。东城之游，自在黄州，《一统志》下已明白注之矣。且其文曰："去江无十步，望武昌山谷"，又曰："西望夏口"，可知矣，况武昌正当黄州东南。今以前人之言为主，不深思而细考，错也。

孟氏生年月日子

《史记》不书孟子生卒，而孟谱云：生于周定王三十七年四月初二日，即当今之二月二也；卒于赧王二十六年正月十五，即今之十一月十五，寿八十四。又云：孟仲子名睪，乃子也。四十五代孙名宁，尝见一书于峄山道人，曰：《公孙子》内有《仲子问》一篇，乃知仲子实孟子之子，尝从学于公孙丑，惜忘其书名也。

书名沿作

梁武帝撰《金海》，王应麟撰《玉海》，萧子范撰《千字文》，隋潘徽作《万字文》，古有《百家姓》，今朝有《千家姓》，比效而续之之篇尚众也。王充有《刺孟》，宋刘章作《刺刺孟》，柳子厚有《非国语》，刘章作《非非国语》，此皆反而正之之意，实难也。况王

乃辞胜理者，因孟而矫之时则可耳；柳以正理而矫淫诬之辞，刘何能胜之耶？惜未见其书。先正邵二泉有《日格子》，予尝为《格格子》十数条，乃邵公一时未到之意，亦死中求活，可轻议耶？

春王正月

予少疑春秋春王正月，意其夏正之建寅也。何称乎王？如周正之子也；何谓以春？言仲尼修经，百世大典。故为牴牾难明之言，以起后人之疑耶？因质之吾师许竹崖，竹崖成论二篇。上篇断之为夏，其书王于正月之上，乃仲尼特笔其义，则公羊氏所谓大一统，初非遵周王建子之月之谓也。盖以周夏建朔不同，而其四时亦岂可易哉？但朝觐会同，颁朔告祠之类，以其正朔行之耳。纪月之数，必以寅首也，否则子丑寅为春时，则天气何温？土膏何动乎？下篇以《春秋》一书之事，反覆辩证，及引《汲冢周书》、《吕氏月令》，皆用夏正。而蔡沉又云：汉仍秦正，亦书六年冬十月，则正朔改而月数不改之说。唐武曌用周正，改十一月为正月，十二月为腊月，夏正月为一月，亦不能以子月起数，以易四时。可谓痛快之甚，惜书为火焚，予老病又不能细考以著，聊纪于此。“天地类”中尝一言秦汉用夏正矣，今复赘以春王正月之义焉。

六更鼓

旧闻宫漏有六更鼓，不知何代，而《归田诗话》载：汪水云叙亡宋事，有“乱点传筹杀六更”之句。《豹隐纪谈》载杨诚斋诗曰：“天上归来已六更”，固知宋事，不知何有“六更”也。后见《蟫精隽》云：宋内五鼓绝，梆鼓遍作，谓之“虾蟆更”。其时禁门开而百官入，所谓六更也。如方外之“攒点”，即今之“发擂”耳。

半夜钟

“夜半钟声到客船”，唐张继之诗，《学林新编》作温庭筠，非也。欧阳文忠以诗则佳，而无夜半钟声之理。《王直方诗话》以金轮寺僧谦咏月而得“清光何处无”句，喜极而夜半撞钟。予意谦得句而撞钟，乃各时之事，张岂无据而云，即以僧谦之事以辏耶？况寒山与金轮自非一地，真可谓痴人前不得说梦矣。及见《中吴纪闻》辩夜半之钟实有，第惟姑苏承天寺为然。予复意其龚固苏人，而寒山原非承天，似亦未得其旨。又读《墨客挥犀》云：“古有分夜钟，盖半夜打也。”至读《南史·邵仲孚传》：“每读书，以中宵钟声为限。”则思唐时半夜亦沿流古人分夜之打，故于邺有“远钟来夜半”，皇甫冉有“夜半隔山钟”，非后世晓暮比也。龚时承天寺尚尔也。

夜行舡

夜行舡，今因皮日休有“掸酒三瓶寄夜航”，遂不察其理，称为夜航船也。若是，则“舡”字重矣，止为“行”有杭音之故，况《说文》曰：“航，方舟也。”皮诗乃寄昨夜之舡耳，岂寄夜行舡耶？《辍耕录》亦讹书之。

斗百草

风俗斗百草之戏，独盛于吴，故《荆楚记》有端午四民斗百草之言，未知其始也。昨读刘禹锡诗曰：“若共吴王斗百草，不如应是欠西施。”则知起于吴王与西施也。

重字双名

凡重字，下者可作二画，始于石鼓文，内重字皆二画也。人名单用而不加姓于上者，始于二世诏内丞相斯、御史德也。今二画苟简作为二点，虽可笑，尚可掩也。近时名士双名者，而单写下之一字，不知是名耶，非耶？殊不思二世诏内李斯则言斯矣，而冯去疾又何云臣去疾耶？历代双名，古人皆然。今学古者则是草率死法而无学识，真可笑也。又如凤凰、廊庙、鹦鹉三联字下，皆可省书；史中用“元”、“二”者，谓元年二年；宗室中用“间”、“平”二字，乃东平、河间二王封国，皆可省者。古有之也，推之皆一理。

三邵平

邵平有三：东陵侯其一也；《项羽传》中邵平，广陵人，二矣；齐悼惠王传齐相邵平，不知何处人，为魏勃所绐至自杀。意非东陵，盖东陵尝为萧何画策，术必高矣；淮阴尚在何术中，何重东陵，勃岂能绐平耶？且时亦不同，必又一人也。

亡命为僧

尝见野史云：骆宾王为僧于杭之灵隐，以其有宋之问之诗，而之问又识也。黄巢为僧，以其有“铁衣着尽着僧衣”之诗，张全义识之也，《癸辛杂志》载，即四明山雪窦禅师是也。徐敬业为僧于衡山，《野客丛书》载其更名住括者是也。北朝姚泓，《丛书》又载其为南岳僧，年九十，自言其名。蜀贼李顺，已正典刑，《辛志》亦云。景祐中，广州巡检陈文土琏捕得真李顺，乃僧也。意皆素养貌相似者，急则诡充其名，一旦临危，得之者只欲立功，不辨真伪，不知真者早具文牒，一时毁形，去之远而未可识也。

关汉寿

《桑榆漫志》：关侯听天师召，使受戒护法，乃陈妖僧智觊、宋佞臣王钦若附会私言。至于降神助兵诸怪诞事，又为腐儒收册，疑为传疑。予以既为神将，听法使矣，解州显异，有录据矣。诸所怪诞或黠鬼假焉，亦难必其无也。但传公谥壮缪，乃为不学者所疑，当读为穆，如秦缪、鲁缪是也。予已辨于缪字下。谥法："壮"为克乱不遂，"穆"为执义布德，此非神之行乎？玉皇显圣，罗贯中欲伸公冤，即援作普净之事，复辏合《传灯录》中六祖以公为伽蓝之说，故僧家即妄以公与颜良为普安侍者。殊不知普净，公之乡人，曾相遇以礼；而普安元僧，江西人（见《佛祖通载》），隔绝甚远，何相干涉？是因伽蓝为监从之神，普安因人姓之同，遂认为监坛门神侍者之流也。此特亵公之甚。

黄乌银

《猗觉寮》云：汉《食货志》金三品，黄金为上，白金为中，赤金为下。孟康注曰：白金，银也；赤金，铜也。故今天下以白金为银。其后又云：造银锡白金。夫既造银，又造白金，疑非银也，恐金之白色者。殊不知孟康自是，而朱新仲不知银锡合造而为白金之故。予已明前"事物类"矣，但《本草》有黄银、乌银，黄以为瑞物，乌以为养生者造器以煮药，俱曰辟邪之物。意其黄即金也，乌或近时药烧之物欤？然皆无辟邪之说，疑荒唐也。后读唐史，太宗尝以黄银带赐玄龄，又自云："世传黄银鬼神畏之。"读孟郊集，有《赠炭价重双乌银》诗，则知唐时实有之物。后读《演繁露》，方知黄银乃赤铜，其贵比银，特色黄耳。隋时有而流至唐初。鬼神畏者，即古云鬼神畏铜之故。乌银，予恐即今之倭银，盖色如铅之故。然亦恐蹈朱新仲之误，书以俟博。

送　穷

《四时宝鉴》曰：高阳氏之子好衣敝食糜，时号贫子，正月晦日死巷。世作糜粥破衣，是日祝于巷，曰除贫。故退之《送穷文》曰："正月乙丑晦"，姚合诗曰："万户千门看，无人不送穷。"若寒食竞渡之事，止此日耳。《猗觉寮》记以唐人正月下旬送穷，则又少讹矣。

非大圣人言

《先圣大训》一书四册，杨慈湖辑大圣人之言而成者也。予尝承方伯胡公松命，注明出处，讹者证之。时见有非圣人之言，杨亦收入，奈胡公去速，匆匆忘以请教，今聊记忆数条，存之于稿，俟可问之于人也。

"毁乡校"章乃子产与畷明之言，又杂《左传》，孔子止一言之断耳。"郑伐陈子产献

捷于晋”章，亦唯孔断数言而已。“晋平公问祁奚羊舌大夫”一章，五人之行，全无孔子之言。“陈恒弑其君简公”一段，虽有夫子以吾从大夫之后，然皆左氏辞也。不知何以收之。

榫　佘

尝闻吴人刘大参，素号博学，有听工问榫卯字，公随口以木卯为榫答之。坐客以指画几曰：“柳子也”，哄然一笑。吾杭先辈夏大卿，僚友问以佘字，公戏以水傍加去字是也。其友认以为真，后思其欺己也，遽曰：“少年见有《大乘》妙佘《莲花经》。”亦同哄然。至今传为笑柄。今按《海篇》直音“榫”字下注：剡本人窍曰榫。甚为明白。而《字林撮要》又曰：人在水上为佘，人在水下为溺。似皆有证也。然予考之《说文》、《韵会》等书，俱无二字，恐乃有音无文者也。虽有证，或亦俗书耳。

鹤食物

《谰言编》以鹤之食物从顶咽下。恐未然也。今人又以鹤食蛇，以足踏蛇七寸，待其尾绕鹤腿，然后嘴铲断蛇，段段食之。予尝亲见鹤初见蛇，口急衔尾跌于地者数十次，待其将死，啄而吞之，鹤颈比素大一倍矣，遂曲头于翅而睡，少焉如旧矣。不知《谰言》何所见闻，今人之言，又如此之巧。

西台御史

唐谓御史在长安者为西台，以别分东都者，见《剧谈录》。宋都汴，汴谓洛阳为西京，亦号西台也。本朝置都察院于西北方，以其肃杀也，亦可云西台。是三朝名同而实异。

禴　祭

《礼记·王制》、《祭统》皆曰：“春祭为禴。”《诗》亦曰：“禴祠烝尝。”独郑康成谓：禴乃夏祭之名。《说文》亦曰夏祭，《尔雅》则曰春祠、夏禴、秋尝、冬烝。朱子亦然。予每每以经何与诸公不合。昨读《困学纪闻》，王公但为著其不同，亦未分别明白。予考《通志》：禴为虞、夏祭名。故《韵会》亦曰：夏、商礼也。周始谓之祠、禴、尝、烝。郑、许二公自谓夏代之夏，而郭、朱二公止释周之夏祭，各有所指，俱未错也。后世不能深考。又据朱注，则以郑、许之训为春夏之夏，似与礼经不同也。且禴祭，颜师古注：“瀹煮新菜以祭。”王辅嗣曰：“论以沼禴之毛，蘋蘩之菜，可羞于鬼神。”皆言祭之薄也，故《易》曰：“不如西邻之禴祭。”今以薄祭为夏，而尝新谷曰秋，则似背于字义。盖夏乃万物盛长之时，岂宜其薄哉？故《韵会》曰：“春物未成，其祭尚薄。”《说文》曰：“尝者，味之也。”《左传》曰：“始杀而尝。”皆指尝牲之义，非新谷也。宜谓四时禴、祠、

烝、尝为长。

盂兰盆

七月十五盂兰盆之说，诸皆主佛经目连救母，于是日以百味著盆中供佛，然不知何谓盂兰盆也。及读《释氏要览》云：盂兰犹华言解倒悬。似有救母之说矣。而“盆”字又无着落，问之博识，不知也。后见《老学庵笔记》，父老云：故都于中元具素馔享先，织竹为盆盂状，贮纸钱于中，承之以竹；迨焚，倒以视方隅，而占冬之寒暖，谓之盂兰盆。乃知风俗祀先，全元佛氏之意。因而考《梦华录》亦云：以竹斫成三脚，上织灯窝，谓之盂兰盆。又卖素食擦米饭享先，以告报秋成，但多卖目连经，搬其杂剧数言。反覆思之，盂兰盆实起于风俗，而目连救母之事偶符是日。且佛氏盂兰盆三字之音又与之同，遂讹而为盂兰盆也。或当是竿蓝盆三字，亦未可知。但佛教与祀先之事日崇，而风俗之事日远且微也，故不复知前起义。并《笔记》、《梦华录》抄过亦错。但于三字难通，因得其说，赘之于稿。

长夜饮

史云纣踞妲己为长夜之饮；又信陵君与客长夜之饮，每有妇女，终为酒病卒。据此，则是兼色欲而达旦之意。陆放翁谓非达旦，引薛许《昌宫词》云：“画烛烧阑晓复迷，殿帷深密下银泥。开门欲作侵晨散，已是明朝日向西。”此恐如古人十日饮也，非长夜正义。

衣　钵

“衣钵”二字，始自佛氏五祖传心印于卢行者。谓之“传衣钵”。五代和凝应举，自以榜首期待，后乃第五（他书云十三，非）。及知选举，见范质之文，尤为惊赏，即以第五处之，语范曰：“欲君传老夫衣钵尔。”后范历官皆与和同。因而场屋间谓之“传衣钵”。时有诗曰：“从此庙堂添故事，登庸衣钵亦相传。”及后冯当世知贡举，特擢彭器资为首，而彭官后不如冯。有诗云：“当时已自传衣钵，羞愧犹为食肉僧。”乃为科第云然。今人动以衣钵传言，错矣。

连山归藏易

元儒胡庭芳作《易启蒙翼传》上中下外四篇，有功于易道大矣。至辨《连山》、《归藏》为伪书，证几千言也。予以《连山》不见于汉志，唐志方有之；《归藏》不见于汉志，晋中经、隋志方有之，其伪可知矣。至于言之不经，又何足辨哉。

王陈论史之错

先辈王梦麟、陈水南，皆问学有识之士，然于《晋史》一事，皆疑而不决，可谓明于大而暗于小也。符坚入寇，时号百万，朝野震惊。谢玄都督前锋，遣张玄问计于谢安。安都无所答，乃命驾出游，遂与玄围棋赌墅。王谓围棋之玄上，当加之姓以为别，不然，则是玄者为张耶？抑为谢也？陈又谓赌墅之下，记者更云：常时玄（案：当为“安”）棋品劣，是日玄惧，遂为敌手。推此则可决围棋之为幼度。及引幼度传，吴兴太守张玄之亦以才学显，与玄同年，时人称为南北二玄。然则所谓张玄者，岂即玄之耶？抑别一人也？又《东莱详节》序：“安御坚，夷然无惧色，命驾出游，与玄围棋赌墅，至夜乃还。既而兄子玄等破坚，驿书至，看竟，便摄置床上。”此节前言与玄围棋，后言兄子玄等破坚，则围棋之玄，果为张为谢，几于难别。倘前之玄果幼度，则兄子字不宜后出也，宜略更剔。嗟乎！推移先后，引证愈疑，不知簪横于前，迷而不见，何其暗耶！

夫幼度既遣张玄，则幼度在于军矣；安无所答而即命驾游，张必随安而俟其答也；遂与玄围棋，非张而谁？观“遂”字是可知矣，何必加之姓耶？史自明而王不明，反曰“不知玄为张耶？抑为谢也？”已可哂矣。陈因王疑而曰：“赌墅之下，记者当更云云”数十言，则是水南亦不知幼度不在安所，又不以张玄亦可与安对弈，观其侄既可与叔弈，盘游赌墅，张玄不可与安弈耶？复杂张玄之之事，意恐弈乃玄之也。真可谓纷纷籍籍，疑缪愈远，载鬼一车也。夫立传则可入他事以明本传之人，今因玄之一字，引之以证安，不亦又可笑哉？至于详节之言，亦自明白，所谓兄子之字既后出矣，初复有谢遣张玄之问计矣，又何必论其张为谢，略宜更剔耶？此惟以幼度能弈，而他人不能，必欲纽之于幼度，又不大可笑哉！

皴

予尝不知画家何谓皴法，问之，但曰：树石要皴耳。而皴之字义漠然。因求之《说文》：“皴，细起皮也。”方悟树石所以有皴耳。昨读陆放翁《笔记》，以皴不知何物，且引杨朴之诗；“数个胡皴彻骨干，一壶村酒胶牙酸。”又《南楚新闻》：“一楪臆根数十皴，盘中犹自有红鳞。”则曰想多饼饵之属。殊不知胡皴乃牛颔下之垂皮，对之酸酒，杨言其味之恶也。臆根，羊肉也，又起其细皮对之鲤鲊，新闻言其味之美也。呜呼！放翁一代诗豪，不知字义。故古云：问学要知六书。信哉！

仙俱尸解

尝以仙无飞升不死之理，特好异者与其徒往往指其名以欺世，血肉之躯，安能常存哉？但谷神不死，隐显任意，久亦散去也，如吕岩在宋、唐时最盛，元衰，今无矣。昨闻姚御史一元葬陈抟之事，明白可证。抟，亳州真源人也，幼尝有青衣老妪来乳之。成道

后，隐于华山玉泉院，后又命弟子贾德升凿石室于张超谷，既成而大笑，左手支颐而死，时元祐二年七月二十九日也。今嘉靖三十二年，姚巡按山西，同副使张瀚，参政苏志皋谒岳庙，至希夷峡，有陈之石像焉，道士言其前后之事，复出髑骨观之。明日，姚行文于苏，命葬髑骨，是夜苏梦希夷曰："葬我于戴岳履河之处。"后得地，果然也，梦中所见，俨如石像。呜呼！抟诚仙矣，死有时矣，或者以其假托以去，则骨何自而来耶？即骨复假焉以觅利，又何形之于梦耶？梦何又与石像之相似耶？此尸解明矣。

岭　梅

旧人咏岭梅"南枝向暖北枝寒"之句，以梅比拟文文山兄弟，当也。今人即以大概梅花分南北而为冷暖，错矣。盖大庾岭上梅花，南枝落，北枝方开。盖由南入粤北，近江也。

南园得失

张尚书《南园漫录》，于国事最直，字义得理，纪本省事甚悉，但有重出之言。如刘主事解礼经，辨子纠非弟，永昌非金齿，方逊志非过忠言，若异而义则一也。或久而忘之耶？

拥　剑

鱼鬣为剑，以其刺人也，盖鱼游则树鬣，故何逊诗曰："跃鱼如拥剑"，孟浩然诗曰："游鱼拥剑来"，《吴都赋》云："乌贼拥剑"，明矣。《西溪丛语》以蟹之恃螯为拥剑，反以何、孟二诗为误，殊不知蟹有一种自名拥剑。今感其名而又驾之于螯也。

蓬莱仙弈图

冷谦，字启敬，号龙阳子，钱塘人也，善音律术数之学。世有蓬莱仙奕图，谓冷至正六年端阳作，送张三丰者。三丰，仙人。永乐二年，转送淇国邱国公福，并跋启敬来历。今遗落吴下一家。往往见诸名人集中载事题诗，独都南濠文跋具载跋语，略言二人始末末真，亦不知此图为伪也。尝闻太祖命真人张宇初访求三年，成祖又命尚书胡公渎天下物色，皆不获见。尝思淇国乃成祖心腹功臣，三丰至而敢匿不言者耶？且跋中止言冷字而无名，谓冷武陵人，而不知本钱塘，能言元时之事详，而不知为本朝协律郎，知远而不知近，有是理耶？跋云："观李思训画，遂得其法，勾出神品。"以丹青鸣于时，何刘伯温之诗与他书皆不言之，而独言善音律术数耶？就使三丰真得冷画，元末已死复生，孑身远游矣，岂复带画，永乐时送人耶？且跋曰："冷在至正间，已百数岁。"若在洪武，必百数十岁矣，如此老尚为人臣耶？就使为之，可谓奇矣，如太公、伏生，人必言之，何不见于书

耶？此必恤人假冷之名、张之跋、淇国之所遗，见其难得之物，货人重价。一时名人不察而纪其异，为之题咏也。予惜未见，特辨之，并考二人。

张名君实，字全一，辽东义州人，别号玄玄，又号保和容忍三丰子，时人又称张刺遇。天顺三年，又来谒帝。予见其像，须鬓竖上，一髻背垂，面紫大腹而携笠者，上为锡诰之文，封为“通微显化大真人”。冷善鼓琴，居杭之吴山，锻泥为钉，以供衣食，中年卖药金陵。洪武元年与王伟、詹同等较正郊庙乐章，后有画鹤、盗金之事，遂隐不见。

不知人名

史中言其数而无名，言其事而无名者，如高阳才子八人，名苍舒、隤敳、梼戭、大临、尨降、庭坚、仲容、叔达。壶关三老，名令狐茂、言霍氏之祸者周生、迎佛骨之僧名大达。诗僧皎名画、五代赞宁，高姓也。

谚多古书

谚有出处，予并原文载之前稿，已数十事矣。今读《困学纪闻》，又知其所记百二十事，重于吾者止三焉，则知世间何莫而非古人之所道欤？

苏李诗

古诗十九首之下，即以苏、李接之，其亦五言始于二氏之说耶。夫十九首，诸家各指作者不同，蔡宽夫因而辨之。予意既名古诗，又何必拟章摘事，断为何人。昭明概以古名编之，当矣。但苏、李之作，诸家去取命篇，亦各不同，此则当与辨之。何也？盖二氏之作，有在汉、在虏不同。因皆陷虏，虏中诸篇，世多传诵，后或集中有别意者，即讹之于虏不可知，诸家遂多以自相别为题。其讹一也。自晋初挚虞《文章流别志》中有李陵众作，非尽陵制之言，而昭明《文选》因之，并苏作止合取其七篇。自后唐宋诸人，遂以后人所拟，多不见录，世久不传，集亦并亡。其讹二也。后或杂见于他书，取其半，取三之一者焉，又或一章录半，两章合一，彼此牴牾，传之到今，其讹三也。不知二集之目，班固《艺文志》已载，而《通志》亦有《骑都尉李陵集》二卷，非止相别，非拟可知矣。子美有云：“李陵，苏武是吾师。”东坡《跋黄子思诗》云：“苏、李之天成，二公尊之至矣。”夫岂无见哉？因挚虞一言，而后人不传，不亦谬哉！予因之反覆玩味，得之杨升庵一篇，得之《私臆》一篇，旧凡十六首，今共得为一十八首。但据今日诸家以为二氏自相别者，然亦不知当时何旨，今但各以次第编之。每章之下，略为辨证注解，笔之稿而庶常接目，可质诸人云。

骨肉缘枝叶，结交亦相因；四海皆兄弟，谁为行路人？况我连枝树，与子同一身；昔为鸳与鸯，今为参与辰。昔为常相近，邈若胡与秦；惟念当离别，思情

日以新。鹿鸣思野草，可以喻嘉宾；我有一尊酒，欲以赠远人；愿子留斟酌，叙此平生亲。

结发为夫妻，恩爱两不疑；欢娱在今夕，燕婉及良时。征夫怀往路，起视夜何其；参辰皆已没，去去从此辞。行役在战场，相见未有期；握手一长叹，泪为生别滋。努力爱春花，莫忘安乐时。

生当复来归，死当长相思。

烛烛晨明月，馥馥秋兰芳；芬馨长夜发，随风闻我堂。征夫怀路远，游子恋故乡；寒冬十二月，晨起践严霜。俯观江汉流，仰视浮云翔；良友远别离，各在天一方。山海隔中州，相去悠且长；嘉会再难遇，欢乐殊未央。

右诗三章，子卿出使时别亲友之作。第一为昆弟，第二为妻，第三为友，诸家以别友为少卿，此或不独李也，若为送友尤当，惜无原集可考。或疑其不当自称“良友”，自期其难再遇也，予见阴铿《送别始兴王》诗云：“良守送承明，枉道暂逢迎。”古人自任，不似今也，此或可耳。旧以《黄鹄》一章杂之于此，观其句意，俱在虏中者。可乎？予故出之于左云。

寂寂君子坐，奕奕合众芳；温馨何穆穆，因风动馨香。清言振东序，良时著西庠；乃命丝竹音，列席无高倡。悲意何慷慨，清歌正激扬；长哀发华屋，四坐莫不伤。

红尘蔽天地，白日何冥冥；微阴盛杀气，凄风从此兴。招摇西北指，天汉东南倾；嗟尔穷庐子，独行如履冰；短褐中无绪，带断续以绳。泻水置瓶中，焉辩淄与渑；巢父不洗耳，后世有何称。

携手上河梁，游子暮何之；徘徊蹊路侧，恨恨不能辞。行人难久留，各言长相思；安知非日月，弦望自有时；努力崇明德，皓首以为期。

良时不再至，离别在须臾；屏营衢路侧，执手野踟蹰。仰视浮云驰，奄忽互相逾；风波一失所，各在天一隅。长当从此别，且复立斯须；欲因晨风发，送子以残躯。

右诗四章，李陵在汉送别子卿之作。苏盖天汉元年以中郎将出使，先时与李同为侍中，最密。明年，李为骑都尉伐胡，降。故始章言其在汉之事，次状其虏地之苦，譬喻及同行者，末句规祝之也。三章即事言情，并及于己，正朋友相规相勉之道也。四章直言其行意矣。四首似在两时之作，前二篇或于宴会之时，后二篇临行之际，此不可知矣。东序、西庠，正在长安；蔽天冥冥，乃虏之地；招摇，主胡之星；穷当作穹，游帐也；红尘白日二句，旧见于《古文苑》，注言下缺。今杨升庵总得于修《文殿御览》，载之《丹铅录》中，似亦予得“寂寂”章也。夫“寂寂”章之词之韵，诸家作为别子卿第二首“烁烁”章之结，然岂独非其韵哉，接过极无下落矣。但《丹铅录》中“穷”字亦讹，又止言

李诗而无题意。今次之而为送苏之二章，正与苏别李之“寒冬”、“严霜”同意，读者自知也。盖由诸家不明在汉在虏，概以二氏相别为题，乖戾如此。又疑“盈”乃惠帝之讳，犯之恐后人拟者，此又不知古人临文不讳之义也。李周翰以为凡赠出使，不当言其失所，并长别之言，曾原取之，非也。吁！是以疑其拟而取之者少也，夫止得数篇，又复去之可乎？况此亦古人箴规之道，非言其死也，观下文“各在天一隅”，前章“皓首以为期”可知也。长别者，特言其行意，观下文“立斯须”可知也，皆不可以辞害意。林实夫以“良时”章为答黄鹄者，刘履以为得矣，不知答黄鹄虽是长别，又当在极后，读者反复玩之自知。

烁烁三星列，拳拳月初生；寒凉应节至，蟋蟀夜悲鸣。晨风动乔木，枝叶日夜零；游子暮思归，塞耳不能听。远望正萧条，百里无人声；豺狼鸣后园，虎豹步前庭。远处天一隅，苦困独零丁；亲人随风散，历历如流星。三苹离不结，思心独屏营；愿得萱草枝，以解饥渴情。

晨风鸣共林，熠耀东南飞；愿言所相思，日暮不垂帷。明月照高楼，想见余光辉；玄鸟夜过逃避庭，仿佛能复飞；褰裳路踟蹰，彷徨不能归。浮云日千里，安知我心悲；思得琼树枝，以解长渴饥。

右诗二章，李在匈奴初遇子卿之作。始赋其时而言虏地之苦，以感动武心，末句乃言自己思亲之情也；次即托物此事，直言己欲归来而未能，又以琼树喻得武而足欢。陵固来说武降，知武之心，特先概叙其好，即史之置酒设乐与武欢也。此二章观其结句，自是一义，若间“寂寂”一章，不惟非韵，与事自不妥帖。

童童孤生柳，寄根河水泥；连翩游客子，千冬服凉衣。去家千里余，一身常渴饥；寒夜立清庭，仰瞻天汉湄。寒风吹我骨，严霜切我肌；忧心常惨戚，晨风为我悲。瑶光游何速，行愿芰荷迟；仰视云间星，忽若割长帷；低头还自怜，盛年行已衰；依依恋明世，怆怆难久怀。

右诗苏在匈奴初与李遇之作，始因其言而就明己志。芰荷，中国物也，终乃愿之而不得归。若割长帷，但恐年衰而此心徒久怀也，此则言和而缓，志坚而决也。

嘉会再难遇，三载为千秋；临河濯长缨，念子怅悠悠。远望悲风至，对酒不能酬；行人怀往路，何以慰我愁；独有盈觞酒，与子结绸缪。

钟子歌南音，仲尼叹归与；戎马悲边鸣，游子恋故庐。阳鸟归飞云，蛟龙乐潜居；人生一世间，贵与愿同俱。身无四凶罪，何为天一隅；与其若笯力，必欲荣薄躯；不如及清时，策名于天衢。凤凰鸣高冈，有翼不好飞；安知凤凰德，贵其来见稀。

右诗二章，李见苏心不从，始言久而得见，今则恐难再会也。“濯长缨”、“结绸缪”，愿同仕而相好；次则兴起古人，即事物以喻彼此，直言人生不过欲遂所愿，即史李云“人生朝露，何苦如此”；而苏云勿复再言之时作也，李盖以己不归者，由其反逆所愿而止之也。

樽酒送征人，蜘蹏在亲宴；日暮浮云滋，握手泪如霰。悠悠清川水，嘉鲂得所荐；而我在万里，结发不相见；袖中有短书，愿寄双飞燕。

有鸟西南飞，翩翩似苍鹰；朝发天北隅，暮闻日南陵。欲寄一言辞，托之笺彩缯；因风附轻翼，以遗心蕴蒸；鸟辞路悠长，羽翼不能胜；意欲从鸟逝，驽马不可乘。

陟彼南山隅，送子淇水阳；尔行西南游，我独东北翔。辕马顾悲鸣，五步一彷徨；双凫相背飞，相远日已长。远望云中路，相见来圭璋；万里遥相思，何益心独伤；随时爱景耀，愿言莫相忘。

右诗三首，李因苏回而赠别者也。俱状其苏归己在，别情之难，为每章末句。始言其不得见妻与亲友，继言难追其同行，终勉其爱时以莫忘也。汉魏诗以首章题为从军，与诸家不同，惜不知来历。

黄鹄一远别，千里顾徘徊；胡马失其群，思心常依依。何况双飞龙，羽翼临当乖；幸有弦歌曲，可以喻中怀。请为游子吟，泠泠一何悲；丝竹厉清声（声，五臣作“音”），慷慨有余哀。长歌正激烈，中心怆以摧；欲展清商曲，念子未得（得，五臣作“能”）归。俯仰内伤心，泪下不可挥；愿为双黄鹄，送子俱远飞。

右诗苏因李少卿送别而答之者。托物比兴，自喻以双龙也。句意全在虏时。诸家收为继别妻与弟后，似非其时也。予故易之于此。末二句，刘克庄曰：“固知陵无还理，尚欲援之以归汉，忠厚之至也。”

径万里兮度沙幕，为君将兮奋匈奴，路穷绝兮矢刃摧，士众灭兮名已隤，老母已死，虽欲报恩将安归？

右诗苏子卿临行时，李起舞而作者。史谓“泣下数行，与武诀”者是也。

双凫俱北飞，一凫独南翔：子当留斯馆，我当归故乡。一别如秦胡，会见何讵央；怆怆切中怀，不觉泪沾裳。愿子长努力，言笑莫相忘。

古诗苏复留别李者。因李舞歌之情，知决难行，遂亦述其相别痛情，勉其莫忘为永诀

也。

卷五　诗文类

广陵散

《晋书》载：嵇康尝游会稽，宿华阳亭，引琴而弹。忽客至，自称古人，与谈音律，辞致清辨，索琴而弹曰："此《广陵散》也。"声调绝伦，遂授于康，誓不传人，不言姓而去。及康将刑东市，顾日影曰："昔袁孝尼尝从吾学《广陵散》，吾每靳，而今绝矣。"海内至今，莫不痛惜。又《琴书》曰：嵇康《广陵散》本四十一拍，不传于世。惟便康之甥衰孝尼能琴，每从康学而不与，后康静夜鼓之，孝尼窃从外听。至乱声，小有间息。康疑有人，推琴出户，果见孝尼。止得三十三拍。后孝尼会止息之意，缀成八拍，共四十一拍。序引在而世亦罕闻焉。予少曾学琴，亦闻其无传也。嘉靖己巳，宿尚书顾东桥书室，见有《神奇秘谱》三卷，乃明臞仙所纂，首列《广陵散》，共该四十四拍。序其原出隋宫，传唐、宋之御府者，共有六段，段各有题并谱。余曲六十有一，若世所传《颜回双清》之类绝少也。惜谱多难抄，今止录其《广陵》一曲，词名则具，而音谱亦略之也。曲名《广陵散》者，因时晋乘魏际，王陵、毋邱俭、文钦、诸葛诞，继为扬州都督，咸有兴复之谋，俱为司马所杀。扬地名广陵，散言魏散亡自广陵始也。止息名篇者，由音哀伤痛息，客称古人者，乃伶伦也。皆他书所考云耳。

开指一段，小序三段，俱名止息。

大序五段（井里、申诚、顺物、因时、干时）。

正声十八段（取韩、呼幽、亡身、作气、含志、沉思、返魂、狗物、冲冠、长虹、寒风、发怒、烈妇、收人、扬名、含光、沉名、投剑）。

乱声十段（峻迹、守质、归政、仇毕、终思、同志、用事、辞卿、气衔、微行）。

后序八段（会止息意、意绝、悲志、叹息、长吁、伤感、恨愤、亡计）。

谜序文

余旧得一败帙，鼠蠹之余，零落太尽，唯序可读，乃谜社之书，名曰《千文虎》。今年七十有七，又得不全《谜社便览》一册，谜家姓氏、书名、字母、门类、所宜不宜之格，诸凡备矣。亦录其序文，继之前序。盖前序搜猎当家故事，可谓博也；后序推解隐语之义，可谓精也；不重复而各得其善焉，足以备一家之典。故收之于稿，庶谜社君子，因得以求访焉耳。然前文失收曼倩之《蚊谜》，后书失收《玉连环》之名。

《千文虎序》：夫谜者，隐语也，盖拟诗义而为之。周道衰微，礼义废驰，故各国之诗人歌谣各国之风。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不欲明言而托于物。主文谲谏，言之者无

罪，闻之者足以为诫。如《关雎》正后妃之德，《桃夭》以喻夫妇，《鹡鸰》以喻兄弟，皆以意逆之，隐语因兹而发其端。自后汉蔡中郎邕尝夜过曹娥庙，以手扪邯郸淳之碑，遂成八字，镌之于碑阴云："黄绢幼妇，外孙齑臼。"后杨修解之曰："两字包一字，绝妙好辞。"此谜之始也。后魏孝文帝会郡王饮酣，观绚妓以呈其艺，出数语命辩之，曰："三山横，两人从，妓女白日行青空，屠儿斫肉与秤同，有人辩得赏金钟。"彭城王勰曰："乃一习字也。"宋陶穀使于南唐，因书十二字于官舍壁间曰："西川狗，百姓眼，马包儿，御厨饭。"宋齐邱解之，十二字包四字云："独眠孤馆。"至宋延祐间，东坡、山谷、秦少游，王安石辅以隐字唱和者甚众，刊集四册曰《文戏集》，行于世。金章宗好谜，选蜀人杨圃祥为魁，有《百斛珠》刊行。元至正间，浙省掾朱士凯编集万类，分为十二门。何以为类？引《孟子》曰："麒麟之于走兽，凤凰之于飞鸟，泰山之于丘垤，河海之于行潦类也。"摘选天文、地理、人物、花木等门，四般一同者，故为之类也，号曰"撰叙万类"。四明张小山、太原乔吉、古汴钟继先、钱塘王日华、徐景祥，荦荦诸公，分类品题，作诗包类，凡若十卷，名曰"包罗天地"。惜乎兵燹之余，板集皆已沦没，无一字可存。予友贺从善者，世居钱塘，幼好读书，医药以自给，亦能隐语，凡有诗谜若干篇。后习者家之，翌日踵门，袖出一集，面书"自知风月"，乃问予曰："此四字云何？"予解之曰："自知风月者，即独脚虎儿也。"曰："何以颜兹名？"予曰："尝闻先辈云，更作三句以成诗，惜乎独有一句更难于谜，故号曰'独脚虎。'"从善曰："请鉴之。"予视之，乃《千字文》也。以七字包四字，予曰：不亦难乎？何则，千文缺一句则不可，若鱼鳞之状，中间难包之字多矣。观其用心之处，抽黄对白，谐声假意，辘轳拆白，街谈市语，千奇百怪，应带款曲，灿然靡所不备。予谓从善曰："胡不锓梓印行，以补将来之学者，得不泯绝此家之风味也。"从善曰："恐儒者之所薄。"予曰："薄此者，腐儒也。东坡之才，博学宏词，无所不览，尚留心于此，何况于后人乎？虽曰得罪于圣门，亦不害于大义。啖蛤蜊自与知味者道，抑亦可以发一时之怀抱尔。"从善曰："诺！"于是书此以识之。

《续编谜社便览序》：谜者何，隐语也。隐微之语乎？曰："否。"隐僻之语乎？曰："非也。"何以谓之隐语？曰："所包者广，所藏者深，惟其广而无穷，是以深而难知也。"其无穷非隐微，而难知非隐僻乎？曰："不然，隐微者，圣贤性理之奥；隐僻者，后汉谶纬之书。皆非此之谓也。"然则吾儒亦有隐语乎？曰："石鼎联句者轩辕弥明，序参同契者邹讶，是韩昌黎、朱晦庵隐其名于谜也。"曷为广而无穷，深而难知也？曰："茧丝牛毛，充栋汗牛，字书之繁也；道听涂说，井蛙瓮鸡，学识之拘也。字义何如汉文之习，而高爽之屐也；才识何如杨修之敏，而曹操之迟也。"其曰谜社，何也？"如里社之社，众之会；莲社之社，禅之机也。"谜有社而欲求其穷所难穷，知所难知，可乎？曰："可。"曰：何由而可也？曰："其详载于便览，知事者观之，劳心苦思，自有以充其才；引伸触类，自有以迟其义也。"然则便览作于何人？曰："前人作者，多有遗集。续此编者，江右梧月居士；而序之者，则雷封卫阳子也。"

鬼神诚格

嘉靖壬寅七月，医侄庆家，偶尔西檐火起，随扑灭之。明日移东或南，续发者五日。人以为五通神之为也，予祭即息。至庚申年，杭城大旱，河井俱竭，家人往汲数里。因祭井，而明日得清泉焉。诚能动神，果然也。并文纪异，示我后人。

《祭五通文》：自某甲子至今某日，火凡七发，毁瓦燎檐，邻里惊忧，人皆曰五通神之为也。予以神乃五行正气，以生为心，岂有悖常害民，反神之所为耶？或者邪魅狂鬼，假神之名，是神之耻，神当为民诛逐之可也。人又曰："鬼神无栖，狂背求祀。"予今申祭于神，择日庙祀，神亦体民之心，从正而息邪可也。否则忠言不省，必将告之城隍，奏之上帝，罪必有归，亦岂神之利也哉？惟神鉴之，尚飨！

《祭井文》：父甃斯井，百四十年，神乃司之，有冽其泉，载汲载饮，施及邻焉。今胡告涸，无本称源，敬陈薄奠，再浚再搴，希神普化，上出清涟，混混不竭，显神之权。既全泉名，亦表予虔，神惠永赖，传之简编。

诗句用古

予尝次顾尚书自寿之诗数首，内一律颈联有"酒尊花圃闲留客，清簟疏帘看弈棋"。后会顾曰："诗惟偷意，可偷句耶？"因指簟帘之句，予方觉之，对以一时忘其为杜也。过日思东城《赏花》诗曰："仙花不用剪刀裁，国色朝酣卯酒来。太守问花花不语，为谁零落为谁开？"乃用《南部新书》内严惮诗："春光冉冉归何处，更向花前把一杯。尽日问花花不语，为谁零落为谁开？"岂东坡故用此二句耶？固终不佳，偶尔亦不为大失。

瀑布诗

予尝咏瀑布，有"青天有日雪常落，白昼无云雨自飞"之句。客过而诮曰："此又一徐凝也。"余因续为一绝："界破青山原好句，裁成体用任人讥。"盖以徐诗固似粗直，不至如或人所讥也。客又曰："瀑布固然，以徐诗而为诗意，特不犯预先偷句之诮哉？"予曰："昔东坡送人守嘉州诗：'峨嵋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谪仙此语谁解道，请君见月时登楼。'然却全用李诗二句，足成其意，特非其偷哉？况后二句亦觉粗直，东坡亦安得有唐人之蕴藉耶？特一时取巧，自成一体，不害其为诗也。"

宋宫观潮图诗

尝于先辈叶南屏家，见元人《题宋宫观潮图》诗，皆雄富雅健，感慨悲壮，因假回录之。

杨维桢诗云："八月十八睡龙死，海龟夜食罗刹水；须臾海劈瓮赭门，地卷银龙薄于

纸。艮山移来天子宫，宫前一箭随西风；劫灰欲洗蛇鬼穴，婆留朽钱犹争雄。望海楼头夸景好，断鳌已走银角岛；天吴一夜海水移，马蹀沙田食沙草；崖山楼船归不归，七岁呱呱啼轵道。”练川严恭出《宋宫观潮图》索余诗为首唱，且曰：“得奇语，始可抗浙江之奇观。”继遣金露浇渴颖饮酣，为之吐锦囊句。时至正廿年秋八月初，杨维桢在玄白亭，试奎章龙香实剂。书奉凤咮者，王瑶珑也。

又　张仁近

神鳌怒决沧溟水，浪沸波腾亘天起；巨灵擘山山为开，玉龙卷雪从东来。腥风撼地坤舆剖，长江万鼓雷霆吼；雄威欲吞吴越军，强弩三千皆缩手。金堤既成事已非，钱塘江上开皇畿；雕阑玉槛照东海，贪看秋潮忘黍离。中原不复民易主，百万貔貅宿沙渚；倚楼望潮潮不来，六帝同归一邱土。人间废兴何代无，谁能耽乐思艰虞；良工不解写无逸，丹青却作观潮图。

又　张宪

磁州夜走泥马驹，卧牛城中生绿芜；炎精炯炯照吴会，大筑钱塘作汴都。玉殿珠楼连翠阁，七宝帘栊敞云幕；生移艮岳过江南，不数东京旧欢乐。茂树盘盘迷绿云，龙飞凤舞峰峦奔；玉床下压大江小，海水正入东华门。木屧花开秋可数，纨纨灵鳌振天鼓；海开一线截江来，雪壁银城尽飞舞。吴商楚贾千万艘，黄龙战船头尾高；岂无海道走中土，长驱逐北乘风涛，烟霞苍苍绕城郭，屋瓦鱼鳞互参错；百万骄民事醉醺，坐使中原压羊酪。因循六帝不复分，西风八月凭江楼，檺宫人饮白骨恨，洪波不洗青衣羞。邦基削尽师臣逐，轵道人稀子婴哭；绣胸文颈踏浪儿，反首谁能报君辱。庙子沙头卓大旗，天吴缩颈不敢驰；行人指塔话杨琏，三十六宫秋草腓。

至正二十一年秋八月既望，自姑苏来云间，寓延庆方丈，云谷讲师出《宋宫观潮图》征诗。尝记父老言，宋亡时，丞相伯颜驻师沙上，潮不至者三日。又记：庚午岁正月十四晓，有雷自北高峰飞至故宫塔顶，火不灭者二日。抚卷忆旧，不觉慨然，为赋七言长诗一解，适宋仲温至，遂命书之。

又　杨基

君不见十五潮上月，十八江上潮，君王连日醉，伐鼓更吹箫。箫声忽如天上落，大内临江起飞阁，绣户朱楹十二阑，嫔娥岁岁观潮乐。潮水信可定，日夕来朝宗，人心独不如，而不思两宫。两宫未雪耻，屡下班师旨，白马素车神，何不令天吴，磔食大奸髓；奸髓不可食，国耻不可涤。嗟尔江上潮，虽雄亦可益；潮无益于人，看潮徒损神。横将铁骑来，三日飞埃尘，历数固有归，尔潮胡不仁，致令鸾凤雏，戚戚悲残春。春光浩无主，花落随暮雨，回首几秋风，旌旗又如许。又如行，君勿悲，古来在德不在险，一杯之潮安足

奇。

右四诗无大高下，可谓勍敌，四集或有或无，闻其卷今亦亡之矣，又安能永传其诗哉？感慨之间，录入《七修》。维桢字廉夫，号铁崖；张宪号玉笥，字思廉，皆会稽人；仲温名克，长洲人，凤翔同知；杨基字孟载，号眉庵，吴人，仁近疑为崆峒生也。

四言咏物

四言古诗与咏物之体，其义相似。诗家第一难者古诗，模拟太深，未免蹈袭风雅；多涉理趣，又似铭赞。如咏物太着题，则粘皮带骨而卑陋；稍出格，则捕风捉影而空疏。较之歌行，相去远矣。

铁氏二女诗

铁铉，湖南邓州色目人也，革除间参政，因忤成祖被诛。二女金儿、玉儿，发教坊司，女誓不受辱，而色长陈仪特护持之。仁宗即位，命官至教坊查审放出，皆令适人，因而各上诗一律谢恩。长诗曰："教访脂粉洗铅华，一片坚心对落花；旧曲听来犹有恨，故园归去已无家。云鬟半绾临妆镜，雨泪空流湿绛纱；今日相逢白司马，樽前重与诉琵琶。"其妹诗曰："骨肉伤残旧业荒，一身何忍去归娼；涕垂玉箸辞官舍，步蹴金莲入教坊。览镜自怜倾国色，向人羞学倚门妆；春来雨露宽如海，嫁得陶郎胜阮郎。"或云少女原许阮主事，后朝命配陶某，故云。

吊颜诗

沛县知县颜伯玮，庐陵人也，太宗靖难师过沛，颜死节焉。太师杨士奇过沛，悼诗曰："平生金石见临危，就义从容子亦随；千载山河遗县在，一门忠孝史官知。故乡住近文丞相，先德传从鲁太师；欲酹荒坟何处是？离离芳草泪空垂。"学士刘球和云："父子捐生总蹈危，精魂常与日光随。县南荒垅遗民识，地下丹心故老知。双节名家先世德，四忠同郡后贤师；古今载笔皆公道，共使清名百代垂。"予另有《萃忠录》一帙，铁、颜之事备焉，今见二诗，并记于稿。

马践犬

《芥隐笔记》：欧阳与同院学士出游，遇马践犬，死于道。公试书其事，同院曰："有犬卧于通衢，逸马蹄而杀之。"公曰："使子修史，万卷未已也。莫若'逸马杀犬于道'。"《扪虱诗话》又载此事，为穆修云："马逸，有黄犬遇蹄而毙。"张景云："有犬死奔马之下"。沈存中云："奔马践死一犬。"以为浑成过穆、张也。予以二书所纪，必一事也，乃因前人之议，而后人复拟以较胜耳。文意固似欧阳者，然据其时，则穆在先矣。《芥隐》

之言，恐亦帘视壁听者耶，亦未为古。五十年前，予同编修金美之、知县顾润夫、员外王荫伯共论此事，予戏曰："'马逸践犬死'，可矣。何数贤之议如是哉？"金戏予曰："可惜当时无汝。"予徐曰："欧、穆何可当也，但以一言论之耳。"顾曰："然。"今偶见二书不同，思三君俱卒，识之。

碧沚诗

吾友丰考功坊《纳凉碧沚》诗曰："鉴湖洲上晚凉归，散发披襟送落晖；鸣雨乍收微雨续，黑云轻载白云飞。水风度筱偏流座，山月穿松故拂衣；倏忽阴晴堪一笑，年来世事已忘机。"此诗流丽畅逸，而第七句关锁处，即景生情，警拔深契云卿家法。好事者以为雨时可有日耶？此于无过中寻过矣。予尝以杜诗"桃花细逐杨花落，黄鸟时兼白鸟飞"，亦可以议论也。盖桃花落于二月，柳絮落于四月，鹭鸶高飞，鸥鸟掠水，黄鹂则穿林度木而已，安得有同飞之理耶？此特举目前一时之事，不可拘于常理。

雁燕四律

谢宗可有《白雁》诗，而顾文煜亦有之；袁景文有《白燕》诗，而瞿宗吉亦有之；脍炙人口，惟谢、袁之作也。予尝并得而读之，恐亦无相上下，咏物极致，真可谓一律也。今人止知谢、袁，故并录以供具眼。

谢曰："翅老西风绝点瑕，秋江难认宿芦花；云边字缺银钩断，月下笭开玉柱斜。影乱飞鸥回远浦，阵迷宿鹭落平沙；声声唤起苏郎恨，为带胡霜染鬓华。"

顾曰："万里西风吹羽仪，独传霜翰向南飞；芦花映月迷清影，江水涵秋点素辉。锦瑟夜调冰作柱，玉关晓度雪沾衣；天涯兄弟离群久，皓首江湖犹未归。"

袁曰："故国飘零事已非，旧时王谢见应稀；月明汉水初无影，雪满梁园尚未归。柳絮画檐香人梦，梨花深院冷侵衣；赵家姊妹应相忌，莫向朝阳殿里飞。"

翟曰："脱却乌衣绝点瑕，银屏珠箔旧生涯；玉京老去妆初改，王谢归来鬓已华。避雨有时粘柳絮，梦云何处认梨花；飞琼不向瑶台去，却入录常百姓家。"

四公：顾字光远，姑苏人，终郎中；袁，云间人，终侍御；翟名佑，钱塘人，终教授；皆国初名儒。惟谢，元人。

神童对

尝闻何仲默入场时最少，其兄背以进之，御史见而口语一对曰："弟骑兄作马"，遂应曰："子证父攘羊"。又阁老袁元峰，十岁时，县审里役于清道观，随父至观，不畏而立于人前，知县见其如成人，唤问何人家儿也，其父忙应之，知县曰："曾习对乎？"曰："方学之。"时有双鹤飞鸣，知县遂曰："三清殿上飞双鹤"，袁应声曰："五色云中驾六龙"。县主惊喜，与果而退。少间，学谕抬酒来饮，县道其事，而谕曰："恐正读此诗，而即换

其车字也。”众曰：“亦难，亦难。”因复召见，语之曰：“投子四方开六面”，袁即曰：“丈夫一德贯三才”。众遂惊愕。此真可谓神童也。

恰　字

恰字有三义；适然貌，用心也，又莺声。杜诗皆具之，如“野航恰受两三人”，当训适然。“恰有三百青铜钱”，用心之义也。“自在娇莺恰恰啼”，则声矣。《猗觉寮》不察此意，反引《广韵》云：“恰恰用心，啼非止声也。”岂非不知字义而误以一偏言之耶？

唐宋用字之别

陆提学举之有句云：“岩边桂树团丹雾，石上苔花阁绿云。”王荫伯为更“团”为“生”，“阁”为“动”。陆闻而喜之。夫律诗妙在活字，观“生”之于“团”，“动”之于“阁”，可以悟唐、宋之别矣。

破　题

尝闻或因俚语，或因事物，滑稽者以之为题而作破，虽无惊人之才，亦得游戏三昧。录共闲谈，不犹愈于谩言者乎。疮人云：“仰足观于天文，俯难察于地理。”“月子湾湾照几州，几人欢乐几人愁。”运于天者，未尝有远近之殊；感于人者，不能无悲喜之异。“看看月上蒲萄架，那人因甚不来也；最苦一双凤鞋，闲在绣帏下。”破云：“时至而人不至，君子疑其人之有所拘；物偶而人不偶，君子伤其物之无所用。”楼屋破云：“占天之有余，补地之不足。”父子东厕，父子座席。破云：“事之至急也，不择地而施；居欲其安也，必严分以处。”三月大雪，未几雷鸣又雹。破云：“阴极而凝寒，欲驱而寒，必有物以丽诸天；阳极而生怒，欲杀其怒，必有物以投诸地。”

俗语本诗句

今世所道俗语，多诗也，如“十指有长短，痛惜皆相似。”曹植诗。“何人更向死前休”，韩退之诗。“林下何曾见一人”，灵彻诗。“长安有贫者，宜瑞不宜多。”罗隐诗。“以色事他人，能得几时好。”李白诗。“世乱奴欺主，年衰鬼弄人。”“海枯终见底，人死不知心。”“举世尽从愁里过，谁人肯向死前休。”“仔细思量底模样”，皆杜荀鹤诗。“事向无心得”，章碣诗。“但有路可上，更高人也行。”龚霖诗。“忽事敌灾星”，司空图诗。“一朝权在手，看取令来时。”朱湾诗。“自己情虽切，他人未肯忙。”裴说诗。“但知行好事，不要问前程。”冯道诗。“团团似磨驴”，东坡诗。“真个有天没日头”，宋神童诗。“在家贫亦好”，戎昱诗。“睡到人间饭熟时”，本朝钱宰诗。“月终斋满谁开素，日暮一炉麸炭火。”乐天诗。“田妇有嘉献，泼撒新岁余。”韦苏州诗。前稿已拈出全篇者六人，今欲省刻，止

揭其名。

风　水

《易》曰："俯察乎地理。"《诗》曰："相其阴阳。"《书》曰："乃卜涧水东，瀍水西，惟洛食。"是古人必明其阴阳，而又欲协乎天也。至晋陶、郭出，而方有地理之说，鸣其葬地。及后纷坛立论，斯又下矣。士衡有曰："是气先天地而常存，后天地而固有。气盛而化，气衰而朽；藏以承之，于焉悠久。"则亦论其理，而欲安其体魄也。景纯即杂于相术，故于葬事，则曰："木骸得气，遗体受荫，葬者返气入骨，以应其所生。"考之士衡之后，四世拜公，景纯罹害，王敦祸不旋踵。是盖据其理者获其报，主其术者致其害，盖观秦、汉以前，圣哲帝王，层见叠出；晋、唐以来，著书择地，术亦精矣。富贵之久，子孙之多，何尝过于三代哉？天盖生人，不由人力，若吾大圣张真人，未闻其先之葬也何如，历世又孰有过者哉？

或曰："如子所云，地无吉凶，亲委沟壑，诸先漫言，而朱、蔡亦不足轻重矣。"予应曰：地必择吉，葬必尽善，岂可一切委之于无用而不问耶？但当择其宽厚聚气之所，无水泉蝼蚁之属，即为吉矣，葬已善矣，祖宗神灵必亦安矣。彼安而已亦安也，又何必深求众合克应，以求其富贵利达哉。故朱子曰："子孙藏祖考遗体，必致其谨重诚敬之心，以为安固久远之计。"程子曰："地之美则其神灵安，子孙盛也。"

余尝譬人之坐卧也，得其所则心安魄静，可以长久，可以观乐，可以生育也。善乎欧阳玄曰："作室先主乎寝所，相墓先妥乎亲灵。"是惟欲其安而已。今乃委之术士，只求其富贵利益于子孙，岂孝子慈孙之意耶？且人家之子世多不才，父母亲教之而尚不能从，况欲枯骨以荫之耶？苟但求其美地，虽未必尽合于诸法。惟取山水之相，因气脉之凝聚，所谓精光时露于一分者，然而登山之际，形迹指陈，亦未可得也。况欲从其野师俗巫，迁就谬言，以成何局，以图未来利益，何其愚耶？且欲报其爱亲之情，以窃山川之灵秀，以致子孙之富贵，已逆其理矣。逆其理而受其害者，十常八九，自然之理耳。何以言之？世之术士，得陶书者为陶，得郭书者崇郭，得杨曾之书与各书者，纷纷藉藉，真伪纯驳，世乏圣贤，卒难以辨。是以淫巫瞽叟，遍满天下，蒙昧仓遑之际，托之以贻祸害，往往见之。盖以不惟其理而惟其术，惟其术而又不精也。谢子期尝曰："世间万事欲顺，惟风水金丹要逆。"盖以生气周遍乎天地，浸灌于一身。善摄生者识生气之根，凝于一身；善葬地者识生气之止，欲聚之于一穴。窃取生化之机，岂易得哉？一错其旨，其何不致于蹙寿致祸也。然而名卿士夫，专信其术，迷而不返，贪心使之，可慨也夫！

又

刘文安公曰："地惟由于术，则通其术者得吉，懵其术者得凶，是地何足为后祇，而能毋万类耶？天惟听于地之所役，则葬吉者不复因其恶而降殃，葬凶者不复因其善而降

祥。是天何足为上帝？而能父群伦耶？”余又尝曰：惟天之理可括乎地，地之利不可逆诸天。故谚有曰：“未看山头土，先观屋下人。”天生善人，必得吉地；人坏而求诸地，理所无也。故谚亦曰：“主者福寿，良师辐辏；主者当衰，盲师投怀。”何莫而非天也。

以近验之，吾杭邵氏之家旧矣，至公明而有声场屋，徒有名而未第，生二子，俱登进士。公明曰：“使吾家葬地善耶？不当隔余而发其子；使不善耶？吾尝安饱，今子孙绳绳，又多富贵，岂非天生二子，因有以得其地利耶。”苟以术者言之，必以邵氏之墓善矣，是公明之言反为谬戾者，必有所归也。又尝验之吾家葬地，俱当五害；伯叔五人，俱富于财；因以墓不佳而寻师求地，遂无虚日。先君曰：“汝辈皆有子而我独无，汝辈皆宜择而吾当守其先，葬余妻而与己焉。”继而吾母老而余亦知地之不佳也，意其二百余年之墓，三代不可迁矣，因吾母而迁二亲，宁不动其遗骸而求富贵，吾心安耶？因亦卒葬焉。然而葬前母时，先君无子；葬吾母时，余亦无子。后考生余，余又三子矣。百五十年间，伯叔之墓木虽已抱矣，皆乏子嗣，岂非信淫巫瞽叟之过欤？究而言之，又岂非由于人而成于天欤？

至于阴德之说，亦术士之所不弃。故卜氏有曰：“吉地乃神之所司，善人必天之所相。”又曰：“必欲求滕公之佳城，须积叔敖之阴德。”此又意外之论，亦归之天而已。

卷六　事物类

舞　马

世惟知唐玄宗有舞马，而不知前已有之，非常马也。《山海经》述海外大奕之野，夏后启于此舞九代马。宋大明五年，河南国进赤龙驹，能拜伏善舞。唐中宗景龙间，文馆记有舞马。又《异物志》云：大宛有解人语、知音律者，观此，自有一种，其来久矣。《广川画跋》以马异于今也，或角或距，朱尾白鬣，亲见其图矣，胡未能述其真。予读唐史，明皇教舞马百驷，为左右部，因谓之“某家骄”，衣以文绣，络以金铃，杂以珠玉，舞曲谓之《倾杯乐》、《升平乐》，凡十数曲；用乐工姿秀者数十人，衣淡黄衫，文玉带，立于马之前后左右，施板床三层，或令壮士举一榻，乐作而马舞，床榻如飞，俯仰腾跃，皆合节奏。故张说诗曰：“试听紫骝歌乐府，何如骐骥舞华阳。”杜诗云：“斗鸡初赐锦，舞马更登床。”徐积诗曰：“绣榻尽容骐骥足，锦衣浑盖渥洼泥。”皆其证也。

喷　嚏

诗曰：“愿言则嚏。”注云：汝心思我，则嚏也。今人嚏而云有人说已，岂无谓哉。故汉有《嚏耳鸣杂占》十六卷，东坡有“晓来喷嚏为何人”之诗，来亦远矣。昨见《柳氏旧》一嚏事，虽非正义，赘之亦可发笑也。唐玄宗友爱诸昆弟，一日同宁王饮食，宁王挫

喉，喷食上髭。王惊渐不安，玄宗亦不怿，黄幡绰在侧，曰："不是挫喉，乃喷帝耳。"帝遂悦，因戏曰："幡绰佞臣乎？"黄又曰："臣知上思臣，臣乃愿言则嚏耳。"帝又大悦。

鱼袋金花帖子

鱼袋始于唐高祖，取李淳风鲤鱼得众之谶，又袭古义鱼符之事，故制为鱼袋，以藏符契也，悬之于带。有金银绯紫四种，论官职也。开元以后，敕非战功不给，历代因之。宋仍以品级定四种云。金花帖子报进上之名，亦始于唐，至文宗时革之，宋则复用也，似在南宋不用。然考其制，用黄纸涂金，大书姓名于上，下有两知举官花押，仍用白纸为套贮之，亦题姓名于上，登第者随附家书于中云。

痘　疮

痘疮，儿在胎时受母氏热毒秽气而成，遇阳长之时发出，故医书载人身有三秽液毒之说焉。又曰："痘因热毒而生。古今以儿生时，即挖出口中秽血；未食时，与饮黄连汁，使胎粪同下。以治痘之源，最为有理。盖儿在胎而食秽，啼声出而秽血下矣。庞氏以为天行痘疮，汉、魏以前经方不载，建武征虏而染来，呼为"虏疮"，此成胡说也。夫人生出痘，自为常理，壮夫征虏染于小儿，据可信乎？既曰"天行"，又曰"虏疮"，不亦自相悖乎？虏人不生痘疮，以其不食五味也，东汉方书不载，正见古人饮食淡薄，非若后世膏腴厚味也。考之椒蒜，由西汉通东夷始有美酒佳肴，至唐方盛，发于晋，唐以后彰彰矣。且痘于富贵者多重，贫贱者常轻，尤可见其母氏所食而然也。至有不出如吾母，重出如吾友陈敬亭之子，则又原受毒气至有轻重，不为常也已。

妇女杀贼

正德间，流贼刘六等剽掠山东。一日过东平州，而州中姑嫂三人，避之方回，一贼遗后，见其姿色美而驱入林莽，污其大姑与嫂矣，将污幼妹，妹俟其上身，两手交按贼颈，号叫之，嫂遂踞坐贼背，大姑抽贼刀斫其脑以死，报官准赏格。嘉靖壬寅，北虏入山西汶水，两贼至一村，有姑嫂二人急避，而姑下枯井，嫂为贼擒以问，适尚有一女何在，对以井中，贼以有物随下矣，一在上而一下以筐扯女起，视之无物，叱立井傍，欲污也，方复起贼，姑嫂见其用力，因势共推贼落而下其土石焉，二贼俱死于井。播之四方。予闻二事而感杨铁崖薛花娘之乐府非诬矣。第人患无心耳，东平之事，亏其小姑成其大功；汶水之贼，虽得其机，实多其勇也。

盐

天地之元所，寓之于水，故水能载乎地也。然水体轻清者则上浮而淡，重浊者则浚下

而咸，故曰海咸河淡。盐井有深至五六十丈者，东南卑下，煮海为盐，易成而最广，所谓斥卤润下水泉咸，淖积而成盐耳。若山西忻、崞，平原弥望，皆若霜然，土人刮而熬之为盐，由地近滹沱，亦卑下也。沙漠有盐泽，河东有盐池者，又非是欤？常咼陈水南云："太谷榆次，地高产盐；又且寻丈之间，复能种艺尤盛，此不可以常理论。"殊不思生气既厚，泉脉不泄，而为井则峻发于上，种植亦茂矣。第盐池凡物下皆面成盐，真理不可晓也。惜未经其地，目审其事，以寻绎其理耳。

从葬沙板

以人殉葬，见于《黄鸟》之诗，秦穆公事也。及读《史记·秦本纪》，武公葬雍之平阳，以人从死者百七十七人。又曰："至献公元年方止。"则知武公而下，十有八君，皆言殉焉，其来远矣。惟黄鸟彰彰者，为惜三良，且殉者百七十七之多故也。后世帝王，意亦有之，或宫人一二，少而无闻焉。棺用沙枋，意起于宋后，盖闻古冢之发，无沙棺而惟志石五金之类。及读程明道文集记，葬曾祖，累岁求其不朽之木。后因咸阳人发东汉时墓，柏棺尚在；又其寺完地而得古棺，裹以柏木；某地修城得古柏，坚润如新；且思柏木之理，详察地中之事，因用之以葬七柩。据此，则南宋以前无也。惜未有以柏木与沙枋同埋数十年以试。

古　镜

世之古镜，多出北方古墓，人知而宝之，未知墓出故也。按《汉书·霍光传》，光之丧，赐东园温明。服虔注：以东园出镜之所。予恐温明镜名也。又按《癸辛杂识》云：世大敛后，用镜悬棺，盖以照尸取光明破暗之义。据此二书，则知镜在于墓，其来已远，而取义亦明白也。意其开一墓而得镜不一，似古人送葬者皆赠之，如今人之绵箱耳。

树　虫

旧说桐梓之虫，树下擂鼓，其虫自坠。予意鼓音宽脾，其声气既振于下，则物之小者，因声气而解体，随之以陨，理也。《癸辛杂识》以桃树枝柯生黑小虫，用多年木灯檠挂于中，纷纷然坠下矣，此不知何说也。

华亭两县丞

嘉兴儒学陆汝霖澍，学赡而精于时文，声闻籍甚，门生多仕，负志拔贡，去仍入监应选，扶病殿试。当道怜其才，卷虽不终而特选华亭丞，以地美且近也。奈何到任廿日卒。湖州顾某，董编修前妻之弟，步粮至京相见，续取之姊，乃吴冢宰女也。女以姻家俱官，此独可布衣乎？告夫恳父，必欲与之官，时开输粟之例，倍者竟得入选。二家因为纳银，

竟选华亭丞。在任数年，而富贵逾常也。呜呼！以明经俊乂，辛勤一世，而不能享一日之尊荣；以布衣白丁，藉人财势，而一旦有终身之富贵。人生岂非命耶？

摺叠扇

摺扇，由成化初高丽贡至，朝命效制以答，复书格言以赐群臣，民遂效而为之。故《水东日记》云：起自本朝。人随道焉。不知北宋已有之矣，故东坡云："高丽白松扇，展之广尺余，合之只两指。"正谓是也。又见于《猗觉寮》蒲葵扇条，丰坊亦曰：家有赵彦所画摺扇，陆俨山亦有杨妹子所书绢摺扇，似皆以绢为之。故古有纨扇、羽扇，而无纸扇之说是也。黑骨泥金，却起于日本，而中国饰之以金耳。

二 窑

哥窑与龙泉窑，皆出处州龙泉县。南宋时，有章生一、生二弟兄，各主一窑。生一所陶者为哥窑，以兄故也；生二所陶者为龙泉，以地名也。其色皆青，浓淡不一，其足皆铁色，亦浓淡不一。旧闻紫足，今少见焉，惟土脉细薄，油水纯粹者最贵。哥窑则多断文，号曰"百圾破"。龙泉窑至今温　处人称为章窑，闻国初先正章溢，乃其裔云。

杨曹仙佛

吾师杨长史之父冲，杭庠士也，驾好仙术。一日，遇麻衣人于途曰："有客寄书于宅，君知之耶？"归果得书，开缄，则唐仙人张平叔一拜帖也。意乃仙降，求之愈切，人以痴呼之。逾年复又遇之，拜恳欲随。麻衣曰："子缘浅难成，功名亦不大，科甲在后人也，记之勿泄。"忽然失之。后仕赣之教谕。麻衣又至，家人因询之，杨语其所以，不久捐馆。

甥孙曹岳，断乳食素，信心于佛。一夕，梦僧持杖如地藏者，使之捧杖环，即时升起过屋，岳惧而惊醒焉。后复梦见之。今年二十三矣，仲冬复梦此僧曰："在横河桥待。"明发不语，家人寻至其处，果见一老僧坐阶，岳拜之欲随。僧曰："我长往湖湘矣，汝可随乎？"岳恳求去，遂同登夜航。明日至饭肆，僧澡面，见其十指甲拳缩寸许，入水伸长尺五六，人共骇然。食饭数口而止，岳纳饭金于主，僧曰："可掷之。"岳惜未应。犹同至苏州，僧又曰："掷金乎。"岳又不应，且思家泪下。僧曰："汝缘浅，汝缘浅。"指侧舟曰："可倩以归。"时顺风，一日夜至杭矣。试观二者，知仙佛果有也，惟诚心求之，未必不验，而成否乃其数尔。

三高人

永乐初，溧阳徐尚书为潜匿建文朝廷抄，戮一门。有幼女，发入乐籍，色长陈仪阴眷之，不使污辱。后遇赦，仪为嫁之，尚童也。闻钱铉能诗二女，亦仪成全以从良。天顺

中，泰州马士松，寒士也，素与学士徐有贞交，徐为石亨辈诬奏，云马所知也。马受极刑而无一言以及徐，徐感之，许一女为妇。事已，负其婚，马终无怨忿之言。又昌平侯杨俊，亦为石亨构诛，有娼妇高二，临诛生祭杨而收尸。呜呼！在士权实人之所难能，而娼夫乐妇，又能为人之所难为，真罕矣。旧不知高之名，今见载之《客座新闻》，并陈、马事复录于稿。

燕

燕，水鸟也，故名玄鸟，简狄于水次吞其卵而生契。《淮南子》曰："燕入水为蛤。"《尔雅翼》曰："求雨者投之，竭泉即涨。"人食燕肉不可渡河，明其水也。其来去皆避社日，不以戊己巳日，取土为巢，书戊己于巢则去，皆因其土克水故也。《埤雅》载其事而不能明其义。顾况诗云："燕燕于巢，缀缉维戊。"抑错矣。乐天为之序，又云："不以甲乙衔泥。"此可谓既失之聋，又失之螟矣。

蚊

白鸟有二，曰蚊，见《夏小正》丹鸟羞白鸟注，蚊也。又曰：鹭见杜诗"黄鸟时兼白鸟飞"之注。东坡诗"不恐飞蚊如立豹"，立豹亦蚊也，见《齐东野语》引。吴兴志有豹脚蚊子，亦见《大戴礼》。

浮　炭

陆放翁《笔记》云：陈无己贫，见其手札，每问酒务官托买浮炭。浮炭者，投之水中而浮之，故今人曰麸炭。讹也。观此，讹之已久。但事小，人不之辨耳。

不灰木空青苏合香丸

予有刀柄，乃不灰木，然不能点灯。后见《格古要论》云："用石脑油蘸之点灯。"方知如空青必贮之古铜器中，月以水湿之，不枯死也。苏合香丸藏用荷叶包裹，然后不干相同。

八　骏

周穆八骏之名旧矣，唐太宗八骏有图并事，予俱载正稿"事物类"。成祖八骏，曾闻刘杲斋有咏，今得《名岁抄》曰龙驹、曰赤兔、曰乌兔、曰飞兔、曰飞黄、曰银褐、曰枣骝、曰黄马。观其名，既殊于前之二种无事实，而又皆中箭被伤，恐亦后人因数皆八，而文以传之欤？

眼　镜

少尝闻贵人有眼镜，老年观书，小字看大，出西海中，虏人得而制之，以遗中国，为世宝也。予意恐即《文选》中所谓玉珧海月。及读《临海异物志》，载海月如镜，白色正圆，有腹无口，目可炙食。又《纬略》引郭璞《江赋》，晋安《海物异名记》、《侯鲭》等录，明玉珧处俱不言制镜之事。后与霍都司子麒言，霍送予一枚，质如白琉璃，大可如钱，红骨镶成二片，若圆灯剪然，可开合而折叠。问所从来，则曰："旧任甘肃夷人贡至而得者。"予喜甚，置之眉间，未若人言也。每疑而问人，丰南禺曰："乃活大车渠之珠囊制之者，常养之怀中，勿令干死，然后可照字。"予意西番所来是矣，然西番少车渠人，养亦未必然。得已廿年，宝之无用，不犹鼠之藏金乎？书出而传之，博识者必有以告我。

古今人形不同

古人丰伟长大者，书载之矣，如三国姜维死时，剖胆如斗大；宋张世杰死海，获尸焚时，见胆如斗大。则其人如何其长大，又未见载之书。是知古人较今自长大。昨四都乡人掘地，得骷髅如斗大者，人皆骇之，此必宋、元人矣。故闻利州有则天像，长七尺；成都有孟蜀后妃祠堂，皆极修伟；福州大支提山，有吴越王紫袍，寺僧升椅举领犹拂地。则知古今人形不同。

王钱门对

旧闻弘治间，吏书三原王公恕署门曰："任于朝者以馈遗及门为耻，任于外者以苞苴入都为羞。"嘉靖间，藩司参议扬州钱公嶫可门署，使所属衙门寺观帖焉。对云："宽一分，民受一分，见祐鬼神；要一文，不值一文，难欺吏卒。"予闻而喟然，此即王尚书联也。二公非心事光明，胡能门联如此哉？故王近世冢宰难及，而钱忤当道，不久去。然二对近人不知，前乃真西山奏疏，后亦古语也，惜忘之。

大蜘蛛

幼读《酉阳杂俎》载：蜘蛛大如车轮者。以怪不足信。及闻都少卿南濠云，弘治间，登州山中有蜘蛛与龙斗，而龙为蛛丝所困，后有火龙来焚其丝，蛛不能为，遂为龙取珠去。蛛死，黑水流下山，身径一丈六尺。予复将信而将疑也。又读《双槐岁抄》云：成化七年，苏州盘山有蜘蛛与龙斗死事。友人吴两江亦云：家客上江丞某人，家住山间，一夜为龙来取蜘蛛之殊，山木尽折，水涌数里，举家遭害。然后知六合之内，异物异事，未可以不见为怪也。

香台百咏

《香台诗集》，吾杭国初瞿宗吉所作，拟《玉台》、《香奁》而各取一字以名之，曰初、曰续、曰新，皆百咏焉。公自序其旬日而成者。予得公之手稿，每读每叹其学博才敏，近进少其人也。昨读《蟫精隽》，又知先辈徐百龄为之注，张天锡为之序，惜无刊本，未知其子孙有藏稿否，又甚惜焉。或曰："博与敏可也，然其题咏不出闺房，赏玩不过风月，殆非庄子雅士之为。"殊不思古人有云："咀灵芝而咽甘露，情动乎中；拔鲸牙而挹天浆，梦游于外。自可与知者道。"此布帛菽粟，固人间至宝；而海错蔬菜，亦可少者哉？展转于怀，笔之于稿。

戴进传

永乐末，钱塘画士戴进，从父景祥征至京师。笔虽不凡，有父而名未显也。继而还乡攻其业，遂名海宇。镇守福太监进画四幅，并荐先生于宣庙，戴尚未引见也。宣庙召画院天台谢廷循平其画，初展春、夏，谢曰："非臣可及。"至秋景，谢遂忌心起而不言。上顾，对曰："屈原遇昏主而投江，今画原对渔父，似有不逊之意。"上未应；复展冬季景，谢又曰："七贤过关，乱世事也。"上勃然曰："福可斩！"是夕，戴与其徒夏芷饮于庆寿寺僧房，夏遂醉其僧，窃其度牒，削师之发，夤夜以逃，归隐于杭之诸寺。为作道佛诸像，故今花藏潮鸣，尚多手迹。吾友张川家，亦有天王斗圣数十幅。继而廷循使人物色，戴闻云南黔国好画，因往避之。值岁暮，持门神至其府货之，其时石锐为沐公所重，石见其画，曰："此非凡工可为也。"询戴同郡人，遂馆谷之，然终不使之越己。又数年，谢死，而少师杨公士奇，太宰王公翱，皆喜载画，归则老矣。

先生循循愉愉，人乐与友，凡亲友不给者，每作数纸与之，人争货焉。其点染颜色，妙夺造化，铺叙远近，宏深雅淡，人物山水较前人另出一格，其于诸家无不能。王、杨二公，常称其画当与古人相颉颃，卒时七十五，天顺六年秋也。字文进，以字行，号静庵，又号玉泉道人。先生没后，显显以画名世者，无虑数十。若李在、周臣之山水，林良、吕纪之翎毛，杜堇、吴伟之人物，上官伯之神像，夏少卿之竹石，高南山之花木，各得其一支之妙，如先生之兼美众善，又何人欤？诚画中之圣，今得其片纸者，如洪璧焉，去后又何如哉？呜呼！公艺精而不售，展转为竞艺者所忌，卒死穷途，岂非其数哉！然而后世名画者，莫可与并，又岂非道理之不可诬哉？贺御医志墓，避时而不详，止云为艺所忌。予过横春桥，见其墓迷于苍莽之中，祀绝而将为人发矣。悲其事，因掇其行，以书其传云。

草桥子曰退之有云："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戴尝奔走南北，动由万里，潜形捉笔，经几春秋，无利禄以系之也，生死醉梦于绘事，故学精而业著，业著而名远，似可与天地相终始矣。究其当时，不过一画工而已。呜呼！世之赫赫目前，以富贵骄人者，名随身没，不知所自树，视此宁不愧诸？

卷七　奇谑类

佛睛黑石

广西全州无量寿佛寺中佛，即无量真身也，其目睛指甲，与生人无异：目视物而能转，甲年久而亦长。湖广永州浯溪之涯，有黑石焉，较他石为少，细视之暗然；以溪水涤之，则浯溪之景全现于中，若镜照然。好事者舁辇于家，水洗经日，与顽砺者等也；复舁之旧处，光则又如旧矣。盐卤杂以他水，但要记其旧痕，以饭甑盖之于中，掠去面上之水，至旧痕处，则取去者皆他水，而卤尽在也。或以甑簟隔之亦可，以他物则难分矣。此皆理之不可推者。

碑　楼

徐武宁王之墓，在钟山皇陵之右，神道碑乃我太祖之笔也。碑因高大，为楼以居，石磴以上，登者即时必病，人莫敢焉。予尝闻之，昨友李见石之子登之，果然。岂非太祖在天之灵不容人之在上耶。

水石变异

春秋，石言于晋，历代少见也。陕西庆阳府天雨石子，大如鹅卵，小如鸡头，皆作人言。春秋，水斗于谷洛，亦以罕矣。正德间，直隶文安县水忽然僵立，高可五丈，大亦如之。（见《实录》）

老　人

钱希白《洞微志》载鸡窠老人如小儿事，尝以为怪未信。昨闻会稽季通判本云：嘉靖甲午在宝庆时，有事于所属新宁县，未至县五十里，宿于山中民家，堂前架一庋，置木匣其上，中有老人，长可尺余，立则露首，声唧唧如燕子语。问之，乃其家远祖也，年已百八十矣，能言元朝事，日不食，或进一盂水而已。季盖质实不妄语者。据此，与鸡窠老人不食不语相符，而实有矣。夫人老而体缩，由气血衰也；气血衰而声音低，理也。但骨胡能短，食胡不进而长生？似与天年百二之说戾矣。夫天地间自有一种间气所生者，如《辍耕录》所载人腊是也，如《笔谈》所载吕缙叔终时如小儿病也。

血　水

嘉靖甲寅三月，宁波慈谷县灌浦郑家，忽然地裂流血，举家惊惶。至暮，盯畦间俱是也。当道举奏。明年四月，倭贼陷其县，缙绅军民死者无算焉。又明年六月，贼至杭州北门外，大肆焚掠，五日方去，亦有死于锋下者。甲寅之秋，其地新河、坝河水亦尽赤，岂非皆血水之所兆耶？

异　妖

旧闻宦客云：某地某都司家，晨起见厅壁画有王者一人，车骑数件，男女侍卫又数十人，晃晃动跃，顷下坐列于厅，奔走应答，真人物也。主人惊出，且疑且告曰："尊官何来？何顾于余？"王曰："吾非祟也，暂过借宿，不扰不侵，无喧无恐，吾当有益于汝也。"一时妇女进于内仆从或爨于厨，或易于市，或服役于庭，除车马行李，各置其所。逐主一家于空室，柴米家具，与之共矣。往来冠盖，皆不识之人。逾半月，谓主人曰："某人横，负汝财，吾为汝追之。"批帖令人召曰："三日内不来偿主，当焚某处房屋。"其人恐疑间，某地之屋焚矣。办值急付其主。明日，别主人，冉冉自空而去。余以宦客欺己耳。

嘉靖三十七年三月，宁波象山县梁家，忽至一老妪，四媳二女，口云借宿其家，俱不见，独一幼妇见而迎之，启以"尊客萦昧，居宅何处？"妪曰：女翁出外乏主物，特来相倚，世为宅戚也。"妇走白翁姑，翁姑疑为祟，急办牲醴以赛之。妪怒曰："吾非为祸之祟，何为生食我？"令妇熟而进之，饮啖、言笑、起卧如生人，妇女皆国色，妪虽老，而容仪亦修洁也，半月始去。以此证彼，信有之也。

然鬼无形与声，倏忽变化则有之，虽五行之妖，亦不如是。至于始皇之时，素车白马、持璧与客之异。王莽时，池阳小人无数，或乘马，或步持物。刘歆以为人变，皆属皇之不极，今又非其时也，岂《幽怪录》所谓世间人鬼杂半之说耶？

李伯时天马图

宋元祐间，外国进至三马，李伯时爱而图之，卷而成马俱死矣。闻出《空青集》，而予未之信也。昨观《云烟过眼》，周公谨细为纪之，其马之名色形数，来历日月，又引曾跋以证之。跋曰："元祐庚午，余来京师，见鲁直九丈于酺池寺。鲁直谓余曰：异哉伯时，貌天厩满川花，放笔而马殂，盖神骏精魄，皆为伯时笔端取去。实古今异事，当作灵敏语记之。后十四年，当崇宁癸未，余以党人贬零陵，鲁直亦除籍徙宜州。过余潇湘江上，与徐靖国、宋彦明道伯时画杀满川花事，指余亲见也。余请九丈当践前言记之，鲁直笑曰：只少此一件罪过。后二年，鲁直死贬所。又二十七年，余领浙漕，当绍兴辛亥至嘉禾，与梁仲谟、吴德素泛舟访刘延仲于真如寺。刘出是图，开卷宛然畴昔。俯念四十年忧患，余生独存，殆若异身也。因详序本末，使后来者知伯时一段异事，亦鲁直遗意耳。"据此，

则实有是事，真可为异。又尝闻传神之人云："凡写病者之照，肖之则病人多死。"岂非亦收其精魄于绘事耶？况李术至精，则通神矣。故世传龙眠常画一龙，正风雨而点睛，遂为飞去。夫《云烟过眼》无刻本，而抄者多讹且少也，予因略正数字，录之于稿，或传之于人，庶几不没李、黄、曾三公之意也。曾名纡，字公卷，空青其号，官至中大夫。

透光镜

周公谨记鲜于伯机有透光镜一面，映日则背花俱见，凡突处其影皆空。余尝赋诗也。又谓郝清夫亦有二面，一止透半，一透之不甚分明。纪于《云烟过眼录》。予意此必铸时或异，而用铜用药非常者，殆如唐时扬州所进水心镜，乃神龙之化耳。据是，则周穆之火斧，能照暗室如昼。始皇之方镜，能照人五脏。《双槐岁抄》云：成化甲辰，宿州垦田得镜，照见农家男女墓中人物，农夫惊异而碎之，亦同也已。

尚书梦

予一夕梦尚书玉华盛公来顾。明日，该中翰叶柳亭，叶款留间，出册示之，乃盛留别诗也。予因告其昨梦。今见之，非数焉？翻拍又见尚书梅林胡公之跋语，叶曰：此尤有大数之说。廿年前，三茅道士梦胡立祠之地，有丰碑大书"尚书位"三字，是胡科举之年，天已定其平夷之功，建祠之事矣。彼此又相骇然。呜呼！梅林功业之大，恩德在杭，数当见于道士之梦也。而盛之诗，叶之款，琐琐一事，亦见于区区之梦，岂非谚谓"饮啄有一定之数"耶？贪叨富贵者，于此可警。

郭　季

郭子仪三十年无缌麻服，见之史，异也。吾友季太守本，虽非郭之盛家，指亦几千矣，三十年家无死者，亦异。

祈　雨

嘉靖癸亥，杭因祈雨，府差景隆钱道士往富阳县龙门山取龙。去县几百里，山路崎岖，荆棘丛密，衣体俱为损伤。至则本地乡民亦为雨而潭中已得一蛙，供于庙矣。道士焚牒拜潭，亦得四虾一蛙，置瓮以行。途间辛苦，不免与同事者怨，以为一蛙而费苦钱粮人役如此，至杭无雨，可煮食之。顷刻雷雨交作，淋漓遍体，咫尺不可辨也。晚视瓮中二物，无一存，骇然，只得仍到龙潭拜求。庙僧曰："势不可得矣。"复又惧以官法，僧不得已，供蛙与之。至杭，果得雨。将送还潭，视之，瓮中又无矣。予旧闻苏人都少卿言，同年陆景福知宁波日，取金钱于天井山之事亦然，意于正稿"辨证类"中，论龙乃神物，非若程子所云龙只是兽，人得而玩者，非也。今益信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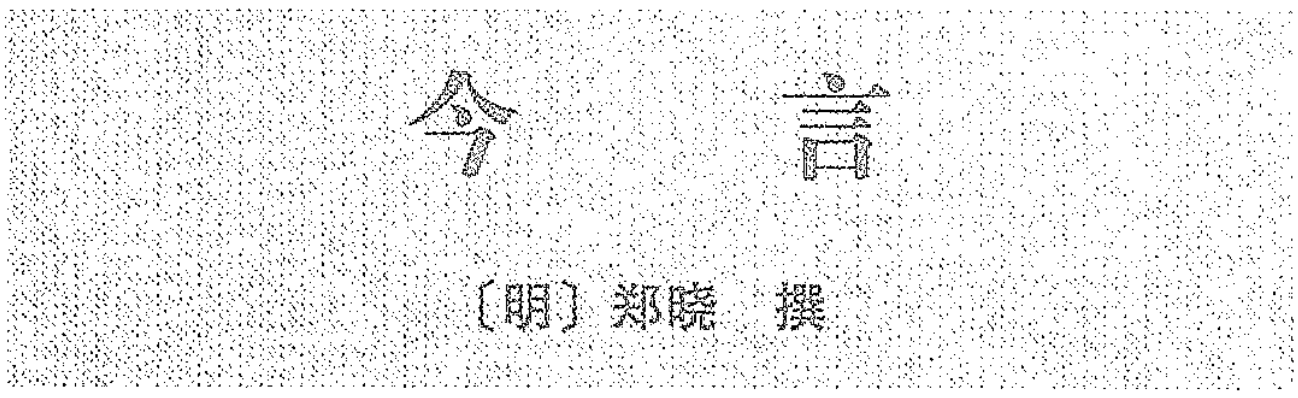
尸 行

成祖时，都御史影清犯驾伏诛，以尸楦草，悬于长安门。是夜，梦清仗剑绕殿逐上。明日驾过门，忽然绳断，尸行，手指若犯驾状。夫夜梦有之，而绳断亦有之，尸行手指，何物使之哉？

周费二梦

尝闻大宗伯周公洪谟乡贡上京时，舟至维扬，夜见一人谓曰："吾即子之前身，子去前程远大。"公曰："子何人，而有是言？"对曰："吾友鹤山人丁某。"倏然不见，似如梦然。后公官南京，以书询扬守三原王公恕，王甚讶之，询郡，果得其人，乃建文时蜀府教授，及询其形像亦同。江西阁老费公宏中乡试时，无锡金廷辉为主考，阅卷夜倦，恍惚见一卯角生，揖而告曰："人非尧舜，安能每事尽善，愿赐荐拔。"惊觉似梦，心异而遂以是卷置案上。二三场复梦此生又至，如前言，因遂寻号取之。揭晓，费年正卯角，貌又似。主考问其梦，不知也。

予尝二事往来胸中，丁之神已托生，而费又不知也，则神其事者谁耶？以鬼神特假其灵异，何形像之相似耶？以为好事者为之耶"则周公尝自有诗云："生死轮回事杳冥，前身幻出鹤仙灵，当年一觉扬州梦，华表归来又姓丁。"金主考乃少卿都南濠年家，都亲与余言者。此理竟不可格，是果三魂七魄之说哉？



序

文献不足，杞、宋无征；方策尚存，文、武未坠，盖通今学古非两事也。洛阳少年通在国体，尝曰："不习为吏，视已成事。"予有取焉。述《今言》三百四十四条，藏之故箧中。项甥子长进士录而观之曰："周官师典常，汉史述故事。盍与《古言》并梓之?"予不能止也。

嘉靖丙寅二月既望郑晓识。

卷 一

一

高皇戊辰生。生二十五年入淮西从郭元帅。三年起兵渡江，明年定建康，为吴国公。八年为吴王，四年为皇帝。是年灭胡，享国三十有一年。

建文君，洪武丁巳生。生六年而其兄虞怀王卒。又十年而其父懿文太子卒。当是时，高皇年六十有五矣，遂立为太孙。七年而嗣帝位。四年而亡。

成祖生九年而太祖建国大明。又二年封燕王，十年之国北平。十九年而靖难，三年即帝位，享国二十有三年。

仁宗，洪武戊午生，年十八封燕世子。又四年有靖难之师，又三年文皇即位。即位三年，立为太子。二十年而即位，逾年崩。

宣宗生四年而成祖入南京。又九年而为太孙。又十三年为太子，逾年即位，享国十有一年。

英宗，宣德丁未生，明年立为太子。又七年即位，十四年而北狩。明年还京师，居南

宫。盖七年而复辟，先后享国二十有三年。

景皇少英宗一岁。八岁而封郕王，二十二岁而居守监国，遂即帝位。八年二月崩，寔天顺元年也。

宪宗生年而有土木之变，立为太子。又三年废为沂王。又五年复立为太子，八年而即位，享国二十有四年。

孝宗，成化庚寅生于西宫。越六年而宪宗始知之，遂立为太子。十二年而即位，享国十有九年。

武宗，弘治辛亥生，明年立为太子。十三年而即位，享国十有七年。

今皇帝生兴邸，正德丁卯仲秋也。入承大统时，视帝尧自唐侯起为天子少一岁。

二

太祖戊申正月乙亥即皇帝位，诏改是年为洪武元年。三十一年闰五月乙酉崩于西宫。

成祖，建文四年六月己巳即位，诏改明年为永乐元年。革除建文年号，仍称洪武，以故洪武有三十五年。永乐二十二年七月庚寅崩于榆木川。

仁宗是年八月丁巳即位，诏改明年为洪熙元年。元年五月崩于钦安殿。

宣宗是年六月庚戌即位，诏改明年为宣德元年。十年正月崩于乾清宫。

英宗是年正月癸未即位，诏改明年为正统元年。十四年八月征胡至土木，北狩。

景皇时以皇弟封郕王，留京师。奉孝恭章皇后命，监国。九月丙子即位，诏改明年为景泰元年。元年八月英宗还，居南宫。景泰八年正月壬午，英宗复辟，诏改是年为天顺元年。二月，景皇崩于西宫。天顺八年正月，英宗崩于乾清宫。

宪宗是年正月甲戌即位，诏改明年为成化元年。二十三年九月崩于乾清宫。

孝宗是年九月壬寅即位，诏改明年为弘治元年。十八年五月崩于乾清宫。

武宗是年五月壬寅即位，诏改明年为正德元年。十六年三月崩于豹房。无后。四月癸卯，今皇帝入继大统，诏改明年为嘉靖元年。

三

太祖高皇帝、孝慈高皇后马氏葬孝陵；成祖文皇帝、仁孝文皇后徐氏葬长陵；仁宗昭皇帝、孝诚昭皇后张氏葬献陵；宣宗章皇帝、孝恭章皇后孙氏葬景陵；英宗睿皇帝、孝庄睿皇后钱氏葬裕陵；恭仁康定景皇帝、景皇后汪氏葬西山；宪宗纯皇帝、孝贞纯皇后王氏葬茂陵；孝宗敬皇帝、孝康敬皇后张氏葬泰陵；武宗毅皇帝、孝静毅皇后夏氏葬康陵。

英宗侧室、孝肃皇后周氏，宪宗生母也。汉文帝诏自称“朕本高皇帝侧室之子”云。宪宗侧室、孝穆皇后纪氏，孝宗生母也。孝惠皇后邵氏，献皇帝生母也。祔葬二帝陵。先是，孝肃称太皇太后，孝穆、孝惠皆称皇太后，不祔庙，亦不入奉先殿，别立奉慈殿祀之。今皇帝以太皇太后皆生时尊称，改称皇后，而不书各帝谥以别之，神位移陵殿中。

睿宗献皇帝、慈孝献皇后蒋氏葬显陵。太祖长子懿文皇太子、懿敬皇太子妃常氏葬孝陵左。建文君即位，追尊为兴宗孝康皇帝、孝康皇后。靖难后仍称故谥号。怀献太子，景皇长子；悼恭太子，茂陵长子。哀冲太子、庄敬太子，皆今皇帝子。

四

孝陵初谥高皇帝，庙号太祖。永乐元年六月加谥圣神文武钦明启运俊德成功统天大孝高皇帝，庙号如故。后一百三十六年，嘉靖十七年也，加上尊谥曰开天行道肇纪立极大圣至神仁文义武俊德成功高皇帝，庙号如故。

长陵初谥体天知道高明广运圣武神功纯仁至孝文皇帝，庙号太宗。嘉靖十七年，加上谥号曰成祖启天弘道高明肇运圣武神功纯仁至孝文皇帝。

五

洪武元年立东宫，二十五年四月卒。是年九月立皇太孙。永乐二年四月立东宫，是为仁宗。仁宗永乐甲辰八月即位，十月立东宫，是为宣宗。宣德三年二月立东宫，是为英宗。英宗正统十四年北狩，以皇太后诏立东宫。影泰三年五月废为沂王。立其子见济为太子。四年见济卒。英宗复辟之年三月，复立沂王为太子，是为宪宗。宪宗成化七年十一月，立悼恭太子，是年卒。十一年十一月立东宫，是为孝宗。弘治五年三月立东宫，是为武宗。今上十三年八月立哀冲太子，是年十一月卒。十八年二月立庄敬太子，二十八年四月卒。

六

孝陵仁孝通于天地，不肯冒附名族，直以所知德祖为始祖。德祖生懿祖；懿祖生熙祖；熙祖生仁祖；仁祖生四子：南昌王、盱眙王、临淮王，太祖其第四子也。南昌二子，长文王。文正生靖江王守谦，次山阳王。盱眙生招信王。仁祖有一弟，寿春王。寿春四子：霍丘王、下蔡王、安丰王、蒙城王。霍丘一子，宝应王。安丰四子：六安王、来安王、都梁王、英山王。诸王俱无后。惟靖江王分国桂林府，礼数如亲王。

七

高皇二十六子：懿文太子、秦愍王、晋恭王、成祖、周定王、楚昭王、齐庶人、潭王、赵王、鲁荒王、蜀献王、湘献王、代简王、肃庄王、辽简王、庆靖王、宁献王、岷庄王、谷庶人、韩宪王、潘简王、安惠王、唐定王、郢靖王、伊厉王、皇子楠。

成祖四子：仁宗、汉庶人、赵简王、四皇子。

仁宗十子：宣宗、郑靖王、蕲献王、越靖王、襄宪王、荆宪王、淮靖王、滕怀王、梁

庄王、卫恭王。

宣宗二子：英宗、景皇。

英宗十子：宪宗、荣王、三皇子、许悼王、德庄王、秀怀王、崇简王、忻穆王、吉简王、徽庄王。

景王一子：怀献太子。

宪宗十三子：悼恭太子、孝宗、献皇、岐惠王、益王、衡恭王、雍靖王、寿王、八皇子、汝王、泾简王、荣庄王、申懿王。

孝宗二子：武宗、蔚悼王。献皇二子：岳怀王、今皇帝。

今皇帝子：哀冲太子、庄敬太子、裕王、景王、颍殇王、蓟哀王、戚怀王、均思王。

熙祖祖陵在泗州基运山，奉祀，朱氏宗人婿也。德神、懿祖就祖陵而望祭焉。仁祖英陵改皇陵，在中都翊圣山。奉祀二人，刘氏、汪氏。祀丞二人，汪氏、赵氏。刘即义惠侯孙。二汪皆汪氏老母孙。太祖孝陵在南京神烈山。成祖至武宗诸陵，在昌平天寿山。睿宗显陵在承天纯德山，都督蒋华奉祀。华，慈孝睿后家也。天寿山即黄土山，成祖所赐名。四山嘉靖中赐名。

九

《太祖实录》三修：建文君即位初修，王景充总裁。靖难后再修，总裁解缙。缙得罪后三修，总裁杨士奇。初修、再修时，士奇亦秉笔。

十

洪武六年定府为三等：赋二十万石上，为上府，知府从三品；二十万下，中府，正四品；十万下，下府，从四品。已乃并为正四品。吴元年定县三等：赋十万石以下，为上县，知县从六品；六万以下，中，正七品；三万以下，下，从七品。已乃并正七品。京县正六品。

十 一

懿文太子五子：虞怀王、建文君、吴王、衡王、徐王。靖难改封吴、衡、徐王为广泽、怀恩、敷惠王。敷惠又改封瓯宁王。建文君二子：太子文奎、少子文圭。

十 二

太祖取南都，自太平顺流而下。成祖入南都自仪真逆流而上。隋氏平陈，兵分两道，

上游庐州总管，下流杨州总管。成祖南来，以淮安、凤阳各有重兵，间道自泗州渡淮，经天长至江上。

十　三

洪武三年封建，诏第五子封吴王。后人见五子之为周王也，改吴为周，而不知周王初封杭州，为吴王也。孝陵以浙江财赋地，改吴王封开封，为周王。已而建文君封其第二弟允熥为吴王，非祖法矣。周是修为衡府纪善，人以为孝陵诸子无衡王，改为卫王。而不知建文君第三弟允熙之封衡王也。卫王乃献陵第十子。周死靖难，时卫王尚未封。茂陵第五子亦封衡王。

十　四

洪武十一年，禁六部奏事不得关白中书省。又明年，杀右丞相胡惟庸，遂罢中书省。

十　五

小说言：懿文太子薨，孝陵意不欲立孙，迟回久之。高皇后不说，因遘疾崩，于是孙始得立。此妄说也。洪武壬申四月丙子，懿文太子薨，是年九月庚寅，诏立孙允炆为皇太孙，太子卒后未半年。当是时，高皇后崩已十一年矣。

十　六

纪元有号起于汉武帝，至今千数百年，正统分裂，僭逆不知凡几纪元。一帝一纪元，实自洪武始。然亦有同于前者，张重华、王则皆永乐，元出帝天顺，夏崇宗正德，唐高祖、太宗止武德、贞观一纪元。

十　七

恭仁康定景皇帝初封为郕王。正统十四年七月，茂陵北征，王居守，坐阙左门，西面见群臣。八月，茂陵北狩，皇太后诏立春长子为皇太子。郕王监国，坐午门摄朝。廷臣班劾王振，监国仓卒未有处分，廷臣大哭。锦衣指挥马顺，振党也，叱且退。台谏王竑等愤悴顺，捶死，且索毛、王二长随。二长随亦党振。廷中大哗，监国起且退。兵部侍郎于谦趋上掖，监国止，顿首曰："请殿下坐。"监国复坐，问曰："尔意云何?"谦进前密对数语，顿首下。监国遂曰："百官前，振罪当赤族，予请太后行诛未晚。顺罪亦应诛，今击死勿论。"又令左右缚二长随至，立命将军瓜击二长随死。命都御史陈镒籍振家，玉盘径尺者十四，珊瑚树高六七尺者十数，金银十余库，马数万匹。诛振侄锦衣指挥山，夷其

族。移监国入坐奉天门左，以谦为兵部尚书。翰林侍读彭时、商辂入内阁。九月丙子，监国以太后命即皇帝位，诏改明年为景泰元年，大赦天下。遥尊茂陵为太上皇帝，尊皇后钱氏为太上皇后。

虏遣使致书，书词悖慢。答书言："中国已立皇帝，天下兵力强盛，行当决战。"以罗通、孙祥为副都御史，守居庸、紫荆关。敕翰林侍讲徐珵等十五人分镇要害，纠合义旅，防护京师。是秋，虏脱脱不花寇辽东，不乐出寇陕西。都指挥岳谦至虏营，虏知中国立皇帝。十月，也先杀马大宴，复尊上皇为天子，行贺礼曰："将奉天子还京也。"喜宁导也先诒上皇还京，遂入紫荆关。孙祥走死，京师戒严。于谦上御虏方略，出石亨、杨洪于狱中，以为总兵官。以王通为都督，及鸿胪卿杨善守京城。孙镗、卫颖、范广、张义、张軏、雷通分兵守战。监以侍郎江渊，给事中王竑、叶盛、程信、亨、洪。安远侯柳溥统兵出战。尽移郭外人入城，令虏所过坚壁清野，固守勿与战。急散官军通州粮百万入都城，尽焚都城外积刍。十一日，也先拥众至城下。谦及亨统兵出御虏。虏见我师坚不可撼，喜宁嗾也先邀谦及王直、胡 淡五六大臣出议和，索金帛万万计。众皆知虏诈不出，以通政司参议王复为礼部侍郎、中书舍人赵荣为鸿胪卿，出见上皇，即辞归。虏逼京城，谦、亨出德胜门，闭门对垒约战。以上皇在虏中，未敢辄动。已谍知虏移上皇西，我发大炮击虏，虏死炮下者数千人，斩其首铁颉元帅。亨及其侄彪又战彰义门、清风店，皆捷。也先稍却。谦请大出圣旨榜文，潜遗虏营中，谕回、达、奚、汉有能擒斩也先来献者，赏万金，封国公，疑虏。十六日，也先出居庸，伯颜帖木儿奉上皇出紫荆。洪、镗、广等又击虏于涿州、紫荆、固安，虏败去。自是不敢深入。

论功，加谦少保，总督军务、尚书如故。亨封武清伯，兼太子太师，提督京营。洪复封昌平伯。彪游击将军。以都督郭登、都御史任宁守大同。尚书石璞、侍郎刘琏、都督朱谦守宣府。都御史罗通、都督范广守山西。朱鉴守雁门。都御史王翱守辽东。王文、陈鉴、刘广衡更出守陕西。王通守天寿山。邹来学为佥都御史，提督京东军务。左都御史沈固出大同，参谋军事。平江侯陈豫镇守临清。

十　八

永乐初，内阁儒臣考满升任，不必在内阁，如胡若思出为祭酒。以故永乐五年十一月，长陵谕蹇太宰曰："胡广等侍朕日久，继今考满，勿改外任。"

十　九

长陵三子：长献陵，次汉庶人，次赵王。庶人名高煦，有膂力，善骑射。靖难时屡有战功，江上之急，庶人战尤力。淇国公辈皆附庶人，庶人欲夺适者数矣。以故东宫诸臣多得罪死。解学士亦以是死诏狱。

先是，永乐二年，封庶人云南，不肯去。改青州，又不肯去。留京师，遂有逆谋。十

四年事露，削护卫，改封乐安，即日遣之国。宣德元年八月壬戌朔，反，丁卯，令其百户陈刚进疏指斥朝廷。上遂亲征。急遣平江伯陈恭襄公守淮安，勿令贼走南京。辛未，驾发京师。乐安知州朱恒劝庶人直趋南京。贼党皆言："恒，应天人，不可听。"庚辰，先锋武阳侯至乐安。辛巳，驾至乐安。壬午，庶人潜出见上。八月乙酉，班师。庶人至京，锁絷逍遥城。一日，上过视庶人，庶人犯上。覆之铜缸，焚死。

二十

乙未正月，孝陵至和阳，郭元帅暴卒。四月，开平王始来谒，孝陵遂不受小明王韩林儿伪命。渡江克太平，称大元帅。七月攻集庆，八月又攻集庆，九月又攻集庆，皆不克。明年二月，破元兵于采石。三月始克集庆。集庆，今南京也。

二十一

成祖起自北藩，征诛而得天下，壬午年即位。后一百二十年，今皇帝起自南藩，揖让而有天下，壬午年改元。

二十二

靖难兵未起时，中朝已有备。江阴侯吴高兵十万屯辽东，都督宋忠兵十万屯怀来，都督徐凯兵十万屯河间，而张昺、谢贵在北平城中。长兴侯耿炳文又统兵三十万至真定。何以兵起竟败，涂地瓦解？谓非天命欤！

二十三

康陵前皆一帝一后。洪武十五年、永乐五年中宫崩，皆不复立继后。今皇帝元后孝洁皇后陈氏、继废后张氏皆葬西山。又继孝烈皇后方氏葬永陵。

二十四

成祖靖难用兵，出入四年，所破郡县皆不设官守。诸郡县亦不肯归附。旋破旋守，惟得北平、保定二府。

二十五

南京承天门，建文三年秋灾，复建，改名皋门。因改午门为端门，端门为应门，大明门为路门。又改谨身殿为正心殿。先是，又于乾清、坤宁二宫间建省躬殿。

二十六

国朝小说书数十种中，亦有浪传不足信者。惟《野录》中一事极可恶。献陵，洪武十一年生于凤阳。长陵入金川门时，献陵守北平，年已二十五。景陵，建文元年二月生于北平。献陵得子最早，年二十九岁已有六人，凡十子。成祖爱景陵，时时称："太孙英武类我。"景陵擒汉庶人诏有"诬妄先帝，爱及朕躬"语，好事者为《野录》，遂妄言耳。

二十七

洪武十五年，都督佥事李新以营孝陵功，封崇山侯。王通以父真靖难元功，又自立功，封武义伯。永乐七年作天寿山，十三年进封成山侯。献陵以通父侑享太庙。通后以交趾失律，为民。天顺元年诏恩通子琮，得嗣成山伯。

二十八

洪武八年，初定亲王岁禄五万石，锦绮盐茶又万计。靖江亦岁二万石。二十年停锦绮茶盐诸物。二十八年始定岁万石。

先是，孝陵谕户书郁新曰："朕今子孙众盛，岁禄五万石，天下官吏军士多，俸给弥广，其斟酌古今，稍节减诸王岁给，以资乏用。"故也是年遣使召诸王至京，谕减禄之故。各赐《皇明神训》。《祖训》，即《祖训录》也。

二十九

嘉靖庚戌冬，孝烈皇后祔庙祧。仁皇帝后时，庙一堂九室，中太祖。左四室：成祖、英宗、孝宗、武宗；右四室：宣宗、宪宗、睿宗、孝烈王后。

三　十

洪武开科，诏《五经》皆主古注疏。及《易》兼程、朱；《书》蔡；《诗》朱；《春秋》左、公羊、谷梁、程、胡、张；《礼记》陈。乃后尽弃注疏，不知始何时。或曰始于颁《五经大全》时，以为诸家说优者采入故耳。然古注疏终不可废也。

三十一

宁庶人者，康王庶子，其母冯针儿，故娼也。弘治八年封上高王，十二年嗣王。正德十四年六月丙子反，攻陷九江、南康。七月壬辰攻安庆。知府张文锦、守将崔文、杨锐拒

守甚力。庶人窘，议僭大号，改年顺德。其伪太师国师李士实、刘养正言："须至南京即位改元。"庶人不悦。又攻安庆，不克，将还南昌。丙午，闻王阳明入南昌，解安庆围去。乙卯，遇阳明兵于黄家渡，战败。丙辰又败。丁巳，阳明督战益急，庶人妃娄氏投水死，擒庶人。娄妃知庶人逆谋，时时泣谏，不听。庶人败，叹曰："纣用妇言亡，而我不用妇言亡。"

三十二

七王府，齐王榑也，孝陵第七子。洪武三年封青州。建文中谋反，执之京师，降庶人，与周定王皆系禁。靖难兵至，得释，复国。人告王有反谋，上与书戒谕。永乐四年来朝谢。廷臣劾王，留京师，出怨言。召其三子郡王至京，父子皆降庶人。已而安置庐州。宣德三年，福建人楼琏妄称七府小齐王，谋不轨，逮至京，诛数百人。景泰五年，移庶人少子贤燇居南京。敕守备参赞防闲，勿令与诸人亲王往来交通。今南京有齐庶人者，皆燇后。

三十三

孝陵第十八子谷庶人，母郭惠妃，滁阳王女也。封宣德府，即今宣府，古上谷。靖难兵起，庶人走还京，后开金川门，迎靖难兵，改封长沙。忠诚伯以不谒王，下诏狱死。庶人益骄，有反谋。永乐十四年十月召至京，明年降为庶人。少子赋煟与贤燇同自庐州徙南京，卒，无后。

三十四

诏恩各从其类。上慈围徽号，则有封赠父母恩；立东宫则有荫子入监恩；灾异修省，则有蠲逋减刑恩；登极则大赦矣。立中宫及东宫出阁，皆无恩例。若建大工，平大贼，诛大奸，亦有诏，皆以类行。惟蠲逋减刑，每诏有之。九庙灾，时议下诏宽恤，至有欲褒亲荫子者，谬矣。

三十五

山西安邑仝寅少瞽，学易卜筮，以京房断占，辄奇中。正统中，随父清大同。裕陵北狩，令大同守阁裴当问仝筮，得乾之复。寅密附奏曰："大吉。夫四初应也。初潜四跃。明年岁在午，其于庚午，跃候也。庚，更新也。龙岁一跃，秋潜秋跃，浃岁也。明年秋，驾当复矣。繇勿用应，或之。或之者，疑之也。还而复也。幽然象龙也，数九也。四近五，跃近飞。龙在丑，丑曰赤奋，若复在午，午色赤也。午奋于丑，若顺也，天顺之也。其于丁象，大明也。位于南火，方也。寅其生也，午其王也，壬其合也，其复辟也。其当

九年之后，岁丁丑，月寅，日午，合于壬乎?”裕陵心识之。

寅至京，也先犯京城，将官召寅，筮曰：“虏无能为，彼骄我骁，战必胜。”虏果败。庚午，也先行成。朝议未坚决，寅劝石亨协谋于少保迎驾。驾至，以太上皇居南城。已而锦衣使卢忠上变告密，筮寅所。寅佯不知者，惊曰：“是何占也，而凶若是！不灭族且杀身，祸已种矣。奈何?”忠大惧，狎狂，事得不竟，忠卒坐诛。丁丑正月壬午，驾出南城登极，召欲官。寅辞，乃范金“阴阳神灵”四字为筮钱十有八，贮之牙盒，赐之。会清以指挥出莅徐州，上留寅京师，授锦衣百户，寅又辞，不允。时石大贵幸，寅每筮，戒以持满，石不悟，及祸。公卿大夫喜接寅。寅语不及私，大抵抑邪与正，拯人颠厄。年九十卒。

三十六

永乐元年二月，以北平为北京，设行部行府。改北平府为顺天府，从礼部尚书李至刚之请也。

三十七

丁未，以信国公达为征虏大将军，鄂国公遇春为副将军，帅师北定中原。二年秋，遇春卒。三年春，以达为征虏大将军，文忠、胜左右副将军，愈、和左右副副将军，北伐。六年，五将军统兵备山西、北平诸塞。当时盖有副将军，又有副副将军。后遣征南诸将，以参将代副副将军。

三十八

永乐五年平交阯露布：臣总兵官新城侯张辅等谨以所获交贼伪大虞国上皇黎季犛；伪大虞国主黎苍；贼男伪推诚守正翊赞弘化功臣云屯镇兼归化等镇、嘉兴等镇诸军事节度大使、洮江管内观察处置等使、持节云屯归化嘉兴等镇诸军事、领东路天长府路、大都督府特进开府仪同三司、入内检校左相国平章军国事、赐金鱼袋上柱国、卫国大王黎澄；伪大原镇兼天开镇骠骑上将军梁国王黎澈；伪新安镇骠骑大将军新兴郡王黎汪；贼孙伪太子黎芮；伪郡嗣王黎卤；伪郡亚王黎范；幼孙五郎；贼弟伪临安镇兼太安海镇骠骑将军特进、开府仪同三司、入内相国平章事、赐金鱼袋上柱国、唐林郡王黎季貔；贼侄伪望江镇辅国大将军、入内判中都督、河阳郡亚公黎原眷；伪领龙兴路统府平陆县上侯黎子缵；贼侄孙伪御辇一局正掌乡侯黎叔华；伪清亭侯黎伯骏；伪石塘乡侯黎廷燁；伪永禄亭侯黎廷炷；贼将伪入内佥闻朝政兼内侍省都知知左班事谅山镇权佥行军行谅江路同知总管府事、赐金鱼袋柱国、东山乡侯胡杜；伪入内行遣同知尚书左司事枢密院副使阮彦光；伪正奉大夫内行遣门下左谏议大夫同中书公事兼三江路太安新安镇封置使国子学祭酒、赐金鱼袋护军黎景琦；伪宁卫将军知威卫管左登翊军赐金团符县伯段鼙；伪神劲营亭伯陈汤梦；伪钩

钤卫中郎将领龙捷军兼领壮勇营范六材；谨差都督佥事柳升、横海将军鲁麟、神机将军张胜、都指挥佥事俞让、指挥同知梁鼎、指挥佥事申志，槛送京师，并其伪造金印图书一十六颗，献之阙下。

三十九

宣德二年，行在吏部言："自永乐十九年迄今，遣加庶官四千三百十九人居乡。往往不循分守，搆词健讼，持官府短长。请悉召至京，考验才能，可用者以次叙铨，否罢为民。"

四　十

永乐中，献陵监国南京。长陵时时北征，有所宣制，天子用"广运之宝"，曰敕。皇太子用"皇太子宝"，曰谕。选武官选簿，御前亦用"广运宝"。东宫用"功懋之记"。

四十一

洪武辛亥有进士，永乐癸未无进士，天顺癸未亦然。永乐初即位，天顺南省火，皆以明年甲申会试。永乐乙丑，长陵北征，又明年殿试，故有辛卯进士。正德庚辰，康陵南巡。明年新天子自兴邸入即位，故有辛巳进士。又明年癸未遂有进士。我朝百六十年，癸未惟一举。

四十二

李文达公《天顺日录》云："八月十五日之变，天下闻之，惊惧不宁。赖今上皇帝以太弟即位，尊兄为太上皇，人心始安。"又云："景泰不孝于亲，不敬其兄，不睦其室。朝廷之上，怨恨忧郁，灾遍天下。"前后何不类如此！

四十三

朱字传帖者，奉天门朝罢驾兴，司礼臣珰持下丹陛，呼该衙门官与之。次日早朝，该衙门官具奏本御前，奏云"传奉事理补奏本"。鸿胪寺官接递，司礼小珰进览。

墨字传帖则出自顺门，付该衙门奏行，不复面缴。若事未稳，便须执奏者，固为问朱、墨也。

四十四

我朝之有内阁辅臣，自解大绅始也。辅臣之系诏狱也，亦自解始也。其有谨身殿大学

士也，自东阳始也。辅臣之历官至一品也，自西杨始也。官至一品入内阁也，自王毅愍始也；一人领四官也，亦自王始也；其论死西市也，亦自王始也。辅臣如东、西杨皆领三官，陈芳州、高文义领五官矣。然皆领户、工尚书。其领吏部尚书，亦自王始也。西杨兵部，东杨工部，终其身也。自王以后，多吏部也。辅臣之有少师自西阳始也。西杨卒，而少师虚位者四十余年。万安亦登少师，博野继之。自后洛阳、长沙、新都、顺德、丹徒、铅山、永嘉、贵溪、分宜，皆少师矣。吏部尚书之领太子太保也，自詹徽始也。詹坐蓝党死。其登少师也，自邃忠定始也。文端、端肃、恭襄皆少师也。漕运之有都御史也，自王庄毅始也。两广之有总督文臣也，自忠肃始也。郧阳之有抚治也，自原杰始也。江南之有巡抚也，自周文襄始也。汀、漳抚臣之得提督军务也，自王阳明始也。参政之赞理军务也，自叶文庄始也。治河之有大臣，自宋司空始也。陕西之有镇守宪臣也，自王毅愍、陈僖敏始也。二公在内台，岁更出镇也。巡抚之必兼宪职也，自耿清惠始也。

四十五

洪武中，中山王初封，东瓯王进封，皆信国公。忠勤伯二人：洪武汪广洋，洪熙李贤。新建伯二人：宣德李玉，嘉靖王阳明。外戚安平伯三人；景泰母家吴安，孝烈皇后父方锐；永乐功臣李远，封安平侯，子安嗣安平伯。

四十六

南京《中府守备厅题名记》，一李充嗣，一乔宇，二公名通今之士。李记云："太宗迁都，皇孙监国。"而不知成祖时监国乃太子，非太孙也。是时仁宗为太子，监国南京。宣宗为太孙，从行抚军，监国北京。仁宗初即位，宣宗为太子，洪熙元年四月以南京地屡震，令太子祭告皇陵孝陵为名，寔有监国南京之命。乔记云："永乐乙巳，诏以勋旧重臣镇守。"而不知永乐二十二年甲辰八月帝崩，明年乙巳乃洪熙元年也。近日《尚宝司题名碑》，"张文隐公文甚佳"下书少卿，首姚继，次袁忠彻，是矣。继下书文敏公夔之子，浙江建德县人。不知继乃恭靖公广孝之嗣子，长洲市中人也。文敏公，正统七年进士。父以正统举进士，而其子乃永乐中恩阴为少卿，此不足辨，直可发一笑耳。文敏三子，璧、莹、玺。

四十七

《南雍志》祭酒黄佐所修。载弘治元年谏官张九功奏言："孔庭从祀，荀况、马融、王弼、扬雄皆在所当出，今之儒臣礼部侍郎兼翰林学士薛瑄在所当入。"上命礼部会议。于是尚书周文安公等佥言：扬雄已黜于洪武时，而薛瑄尝与元儒刘因并欲从祀。以大学士杨士奇谓其无所著述而止。文贞卒于正统九年。文清天顺元年正月入内阁，六月致仕，天顺八年卒。何谬至此！

四十八

国初谥，美恶兼用。洪武二十二年鲁王卒，上谕礼部尚书李原名曰："父子天性，谥法公义，朕不得以私恩废公义，可谥曰'荒'。"永乐六年，伊王谥厉。洪熙元年，上命礼部尚书吕震谕翰林，定故兵书兼詹事金忠等十八人谥。内有通政使贺银谥不美，上曰："此数人皆在先朝尽心国事，有德行重厚表里一致者，有涉历艰难始终一心者，必加旌褒，庶几礼贤厚终之道。但朕意未尝及银。银劳可赠官衔，不应美谥。若加银恶谥，又不若无谥，人不得议焉。古人制谥，正为定论，美恶示至公也。"银竟不谥。

四十九

《于肃愍公神道碑》，倪文毅公作。倪公弟阜，于公孙婿也。碑文以虏入寇京城为景泰元年，以上皇还京为辛未年，辛未景泰二年也。虏至德胜门实正统十四年十月事。上皇入南宫实景泰元年八月事。此名臣大功业，儒臣大制作，尚尔舛误，金石之刻，岂足尽信！

五　十

国初立大都督府，皇侄文正为大都督，节制中外诸军事。以其权太重，寻设左右都督、都督同知、都督佥事。洪武十三年又以其权统于一衙门，设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分领在京各卫所，在外都司、卫所。其在京锦衣等亲军上直卫，又不隶五府。若有征讨之役，以公、侯、伯及三等真署都督充总兵官，名曰"挂印将军"。其在外镇守地方武臣，原无挂印，至洪熙元年二月，始领各镇总兵参将佩印。总兵六人，云南黔国公沐晟、征南将军大同武安侯郑亨、征西前将军广西镇远侯顾兴祖、征蛮将军辽东武进伯朱荣、征虏前将军宣府都督谭广、镇朔将军甘肃都督费嵩。平羌将军参将四人，交阯荣昌伯陈智、都督方政、征夷副将军宁夏保定伯梁铭、都督陈怀征西将军。后设蓟州、淮安总兵，皆在畿内，不得挂印，称将军。

京营操练之法，洪武时止为五军营，分大小教场与城外城内操练。永乐初分为三大营：曰"五军营"，有步队、马队。专教阵法。曰"神机营"，皆步队，隶习火器。曰"三千营"，皆马队，专扈从出入，管车辇宝纛等事。每营以公、侯、伯二人充提督某营总兵官。景泰三年，于肃愍公建议立团营，拣三大营中壮健士卒团练。就于三营六提督中拣二人，充提督团营总兵官，即于五府中莅事。文臣提督以兵部尚书。是年团营总兵武清侯石亨，遂请故都察院改为师府。天顺元年罢团营。成化元年复立团营，寻罢。成化三年又复团营，团营之兵名为"头拨"。

初，团营分为十营，后增为十二营。一营以侯、伯、都督等官一人为坐营官。有事出征，不必拣选，但拨某营出征，则某营将领其营士卒启厅。承平日久，团营非复操练之旧，又立东、西官厅，名为"厅征"。盖三营变为团营，团营变为东、西厅也。

祖宗微意，不欲武臣权重。在内营操官，止管操练者，无开设衙门，亦无印信。在内五府，有衙门印信，理常行政务。至于营操，非特命不得干预。盖五府、三营、十二营，职掌不相侵也。至于出征，亦不止大将一人，必选二三人名位谋勇相等者，相参用之。出师之日，赐平贼、讨贼、平虏、平胡、征夷、征虏等印，或将军，或副将军，或大将军，随时酌与。必由兵部题请，五府亦不得干预。事平之日，将归于府，军归于营，印归于朝，其意深矣。、

今考洪武三年征胡，以信国公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平章李文忠、右詹事冯胜为左右副将军，御史大夫邓愈、汤和为左右副副将军。是时，达未封魏国公。文忠曹国公，胜宋国公，愈卫国公，和中山侯，皆未封也。四年伐蜀，以中山侯汤和为征西将军，江夏侯周德兴、德庆侯廖永忠为左右副将军，入瞿塘。颍川侯傅友德为征虏前将军，济宁侯顾时为左副将军，出秦陇。永乐四年征安南，以成国公朱能为征夷将军，西平侯沐晟、新城侯张辅为左右副将军。是时晟未封黔国公，辅未封英国公。永乐十二年征胡，安远侯柳升领大营，都督马旺、陈翼、程宽、金玉副之；宁阳侯陈懋左哨，襄成伯李隆、都督朱崇副之；丰城侯李彬右哨，遂安伯陈瑛、都督费瑄、胡原副之；城山侯王通左掖，保定侯梁珤、都督曹得副之；都督谭清右掖，新宁伯谭忠、都督马震副之。是时上亲征，故不立将军、副将之号。宣德五年御胡，以阳武侯薛禄为镇朔大将军、总兵官，恭顺侯吴克忠为副总兵，武进伯朱冕、奉化伯藤定为左右参将。此意又非但欲分其权，盖亦难其人。以一将将十万，其材岂易得哉！

嘉靖庚戌，虏窥京师，朝廷厘革营务，罢团营，仍为五军营，内分十二小营。改三千营为神枢营。神机营仍旧。三营共设总督。京营戎政公、侯、伯一人，协理文臣一人，五军营副将二人，练勇参将二人，参将四人，游击将军四人。神枢、神机营各副将一人，练勇参将二人，佐击将军六人。以昌国公故宅为戎政厅，给戎政之印，柳叶篆文，虎钮，如将军所挂印。通计京操凡大营三，内分为小营三十。副将以后三十人，人坐一营。副将用真署都督，参、游、佐、击用真署都指挥，或都督。大抵统军不专于一人，练军不专于一人，行军不专于一人，皆为有意焉。

五十一

洪武三年冬，儒士魏俊民、黄篪、刘俨、丁凤、郑思先、郑权上《大明志》，命秘书监梓行，授俊民等官。先是，上令俊民等类编天下州郡地理形势降附始末为书，凡行省十二，府一百二十，州一百八，县八百八十七，安抚司三，长官司一。东至海，南至琼崖，西至临洮，北至北平。六年，令州府绘上山川险易图。十六年，诏天下都司上卫所、城池、地理、山川、关津、亭堠、水陆道路、仓库。十七年，令朝觐官上土地人民图。十八年夏，上览舆地图，侍臣有言“舆地之广，古所未有”者，上曰：“地广则教化难周，人众则抚摩难遍，此正当戒慎。天命人心，惟德是视。纣以天下而亡，汤以七十里而兴，所系在德，岂在地之大小！”

五十二

永乐至正统间，诸老臣在政地既久且专，忠定秉铨、忠靖握利权皆二十七年。忠宣尚书两京三十九年，而在交南者十有九年。忠安为礼部尚书三十二年，文襄巡抚江南二十二年。以故用人、理财、礼乐、征伐诸大政，文经武纬，各尽其长，章程故在，后鲜能及。

五十三

洪武三十五年，文皇即位。开内阁，召七臣人预机务，名直文渊阁。盖自壬午至嘉靖，百六十年间，凡六十八人。直隶十人，南直隶八人，浙江八人，江西十六人，河南七人，山东四人，福建二人，湖广四人，四川四人，山西一人，广东三人，广西一人。

五十四

异姓追封王者，杨王、徐王、滁阳王皆外戚。天造之初，滁阳又有先路之功。诸功臣家，徐氏中山王，常氏开平王，李氏岐阳王，邓氏宁河王，汤氏东瓯王，沐氏黔宁王、定远王，张氏河间王、定兴王、宁阳王，公朱氏东平王、平阴王，朱氏宣平王，岐阳父陇西王，凡十四人。以子孙王推恩追封者，不与焉。又有降虏也先土干，赐姓名金忠，封忠勇王。

五十五

正统己巳孟冬，虏犯京城。石亨欲尽闭九门，以待勤王之兵。于肃愍公力争，请同亨率兵出营德胜门外，与虏对垒。已而虏被我炮击死者近万人，大沮退。石亨奋欲摄击，肃愍公又力争，纵虏令北去。出战所以护京师，纵虏所以安上皇也。

五十六

吴元年，太史院使刘文成公率其属高翼等上《戊申大统历》。洪武元年改院为司天监，又置回回司天监。是年十一月，徽元太史院使张佑、张沂，司农卿兼太史院使成隶，太史同知郭让、朱茂，司天少监王可大、石潭、李义，太监赵恂，太史院监候刘孝忠，灵台郎张容，回回司天监黑的儿、阿都剌，司天监丞迭里月实十四人，二年又徽元回回历官郑阿里等十一人至京，议历法，占天象。三年定为钦天监，掌察天文、定历数。

五十七

洪武二十七年，《寰宇通衢书》成。书分为八目，东距辽东都司，又自辽东东北至三

万卫；西极四川松潘卫，又西南距云南金齿；南逾广东崖州，又东南至福建漳州府；北暨北平大宁卫，又西北至陕西、甘肃。为驿九百四十。浙江、福建、江西、广东之道各一；河南、陕西、山东、山西、北平、湖广、广西、云南之道各二；四川之道三，为驿七百六十六。凡天下道里，纵一万九百里，横一万一千七百五十里。四夷不驿不与焉。

五十八

外夷封王，如朝鲜、安南、占城海岛诸国来朝贡者，各以其国名封。惟琉球封中山、山南、山北三王，今存中山王。北虏封王者四人：鞑靼阿鲁台和宁王，瓦剌马哈木顺宁王，太平贤义王，把秃孛罗安乐王。西域二人；哈密忠顺王；阿端安定王。西番七人：正觉大乘法王，如来大宝法王，阐化王，阐教王，辅教王，赞善王，赞化王。

五十九

内官之制定于洪武二十八年，凡监十一，曰神宫、曰尚宝、曰陵神宫、曰尚膳、曰尚衣、曰司设、曰内官、曰司礼、曰御书、曰印绶、曰直殿。凡门四，曰奉天门、曰午门、曰端门、曰承天门。凡司二，曰钟鼓、曰惜薪。凡局六，曰兵仗、曰内织染、曰针工、曰巾帽、曰司苑、曰酒醋面。凡库三，曰内承运、曰司钥、曰内府供应。其正官，监有太监，门有门正，皆正四品。司有司正，局库有大使，皆正五品。洪武三十年增都知监、银作局。东宫六局，曰典玺、曰典药、曰典膳、曰典服、曰典兵、曰典乘。各正官局郎正五品。王府承奉司典宝、典膳、典服三所，各有正官，正六品。又有内使门正，公主府中使司，司正司副皆杂职。

六　十

洪武五年，上令定女职。礼部具陈，周制后宫设内官，以赞内治。汉设内官一十四等，凡数百人。唐设六局二十四司官，凡一百九十人，女使五十余人，皆选良家女充。上曰："古者所设过多，宜防女宠，垂法将来。"命重加裁定，遂立六局、一司。局曰尚宫、尚仪、尚服、尚食、尚寝、尚功。司曰宫正，俱正六品。尚宫总司纪、司言、司簿、司闱。尚仪总司籍、司乐、司宾、司赞。尚服总司宝、司衣、司仗、司饰。尚食总司馔、司酝、司药、司供。尚寝总司设、司舆、司苑、司灯。尚功总司制、司珍、司彩、司计。凡二十四司。宫正掌戒令责罚之事。二十二年，令六尚局官服劳既多，或五载、六载归其父母，从宜婚嫁。年高者许归，以终天命。愿留者听。其在宫闱及见受职者，家给与禄，视外品。

六十一

建文时改官制，升六部尚书正一品，设左右侍中各一人，位侍郎上。诸司去“清吏”字。改户部为民部，度支、金、帛、仓庾四司。刑部为详宪、比议、职门、都官四司。罢左右都御史，设都御史一人，副佥都御史各一人。又改都察院为御史府，设御史大夫，正二品。革十二道，置察院一，定御史二十八人。改诸御史为拾遗补缺，改通政司为寺，通政使为通政卿、通政少卿、参议。寺丞增置左、右补缺，左、右拾遗各一人。复大理寺改为司，又改卿为大理卿，左右寺正都评事，寺副副都评事，司务都典籍。太常寺改卿为太常卿、少卿。寺丞分左右。天坛祠祭署为南郊祠祭署，泗州祠祭署为泗滨祠祭署，宿州祠祭署为新丰祠祭署。孝陵，置钟山祠祭署及司圃所，增神乐观知观一人。光禄寺改卿为光禄卿、少卿，寺丞如太常，而升少卿从四品。省署丞二人，增监事二人。太仆寺改卿为太仆卿，增典厩、典牧二署。设骟骦十五群，遂生三群，分隶二署。詹事府增少卿、寺丞各一人，宾客二人。又置资德院，设资德一人，资善二人。其属赞礼、赞书、著作郎各二人，掌籍、典簿各一人。国子监，升监丞为堂上官。增司业二人，省博士、学正、学录，增助教十七人。鸿胪寺改卿为鸿胪卿、少卿，寺丞如光禄。而并行人司于鸿胪寺。翰林院增学士承旨一人、学士一人。设文学博士二人，省侍讲、侍读学士。置文翰、文史二馆。文翰馆设侍书，改中书舍人为侍书。文史馆设修撰、编修、检讨，而以方孝孺为文学博士。又改谨身殿为正心殿，设学士一人。罢华盖、文华、武英三殿。文渊、东阁大学士，各设学士一人，侍设无定员。文渊阁设典籍一人。六科罢左右给事中。改中、东、西、南、北城兵马指挥司为五城兵马司，指挥、副指挥为兵马、副兵马。始置京卫武学教授一人。启忠等斋各训导二人。布政司革左右布政使，设布政使一人。堂上官各升品一级。改提刑按察司为十三道肃政按察司，广东盐课司为广东都转运盐使司。罢北平、山东、河南、山西、陕西五省及江北学校贡士。革五府左右断事官、五军断事司，增亲王官宾辅二人，正三品。伴读、伴讲、伴书各一人，长史一人，左右长史各一人。审理正、典膳正、奉祀正、良医正，典宝正，并去正字。审理副等改为副审理等。群王宾友二人，正四品，教授一人，记室二人，直史一人，左右直史各一人，吏目一人。典印、典祀、典礼、典馔、典药五署，典印、典祀、典礼、典馔、典药各一人，典仪二人，引礼舍人二人，仪仗司吏目一人。宾辅、三伴、宾友、教授，进对侍坐，称名不称臣，见礼如宾师。

靖难后，复洪武旧制，惟存大理寺，不设断事官及断事司。正统中复设京卫武学。

六十二

公、侯、伯爵凡三笔，以封功臣。皆有流有世，并给铁券。高广凡五等，号凡三等。佐高皇定天下，曰“开国辅运”云云。佐成祖曰“奉天靖难”云云。余曰“奉天翊运”云云。其武臣也，曰“宣力功臣”，文臣曰“守正文臣”。岁禄视功有差，多不过五千石。已

封而又有功者，仍爵或进爵加禄。其才而贤也，充团营三营提督总兵坐营官、五府掌印佥书、留都守备，出充总兵官镇守，否食其禄。其袭替，征券诰，论功过，核适孽。幼而嗣者，学于国子监。有过革冠服，平巾学于国子监。坐罪夺禄，重夺爵。

六十三

永乐十六年，诏纂《天下郡县志》。命夏忠靖、杨文敏、金文靖三公领其事。景泰中修《寰宇通志》，准祝穆《方舆胜览》。叶文庄公曰："此赵宋偏安之物，况直为四六设。今欲成盛代一统之书，宜有资军国，益劝戒。如地理户口、类不可缺。必如永乐中志书凡例，充广之可也。"陈芳洲笑曰："此岂造黄册耶！"天顺五年，撰《大明一统志》。

六十四

永乐六年，定兴、定远二王上《交阯地图》。东西一千七百六十里，南北二千八百里。乃郡县其地，设都、布、按三司，分十七府，曰交州、北江、谅江、三江、建平、新安、建昌、奉化、清化、宣化、太原、镇蛮、谅山、新平、义安、顺化、升华；四十七州，一百五十七县，卫十一，所三，市舶司一。改鸡陵关为镇夷关。

六十五

彭惠安公《哀江南词》，叙述建文死义之臣，至方逊志乃云："后来奸佞儒，巧言自粉饰，叩头乞余生，无乃非直笔。"盖指西杨辈修《实录》，书方再三叩头乞生者，非实事也。

六十六

靖难之岁十一月，副都御史陈瑛言："皇上顺天应人，以有天下，四方万姓，莫不率服。然车驾初至京师，有不顺天而效死建文者，如礼部侍中黄观、太常少卿廖升、翰林修撰王叔英、衡府纪膳周是修、浙江按察使王良沛、知县顾伯玮等，计其存心与叛逆同，宜从追戮。"上曰："朕初举义，诛奸臣不过数辈。后来二十九人中，如张纮、王钝、郑赐、黄福、尹昌隆皆宥而用之。今汝所言数人，况有不与二十九人之数者。彼食其禄，自尽其心，悉勿问。"

六十七

历代帝王庙，岁仲春秋，皇帝遣大臣祭太昊伏羲氏、炎帝神农氏、黄帝轩辕氏、帝金天氏、帝高阳氏、帝高辛氏、帝陶唐氏、帝有虞氏、夏禹王、商汤王、周武王、汉高祖皇

帝、汉光武皇帝、唐太宗皇帝、宋太宗皇帝。分五室，室太牢一，礼三献，乐七奏，舞八佾。从祀名臣：风后、力牧、皋陶、夔、龙、伯夷、伯益、伊尹、傅说、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召穆公虎、方叔、张良、萧何、曹参、陈平、周勃、邓禹、冯异、诸葛亮、房玄龄、杜如晦、李靖、郭子仪、李晟、曹彬、潘美、韩世忠、岳飞、张浚，凡三十二人，列两庑，庑二坛，坛少牢一。

先是，洪武元年祀三皇，用太牢。勾芒、祝融、风后、力牧配。四年，令天下立三皇庙，岁春秋祭，已而令祭于陵。是年命官参考历代圣帝贤王，但在中原安养人民者三十四君合祀之，择名臣从祀。六年，礼官言："古帝王有父子、祖孙一庙合祭，非礼。令别立历代帝王庙，同堂异室，岁春秋祀三皇、五帝、禹汤、文王、武王、汉高祖、光武、唐高祖、太宗、宋太祖、元世祖。其守成贤君，令所在有司岁春秋祭于陵。七年，塑帝王冕冕坐像。上曰："伏羲、神农未有衣裳之制，勿加冕服。"已而郊祀，祔祭诸帝王，省春祭。岁仲秋遣官祭于庙。二十年，以武成王从祀帝王庙，去王号，罢故庙祀。二十一年，礼官择上历代名臣始终全节者三十五人，从祀帝王庙。上曰："赵普负太祖，不忠，不可祀。元木华黎，安童祖也，不可祀孙而去祖。可祀木华黎，罢安童祀。祀伯颜，阿术可勿祀。"又曰："汉陈平、冯异，宋潘美皆宜祀。"未几，上曰："文王虽基周命，终守臣节。唐高祖有天下，本太宗力也，可勿祀，祀于陵。增祀隋文帝。"是年庙火，改建于钦天山之阳，去隋文帝。子午卯酉年，传制祭陵，停庙祭。嘉靖九年，罢历代帝王南郊从祀。礼官请加南京庙春祭，上不从。令建庙京师，岁仲春秋祭。南京祭罢。十年春，庙未成，今皇帝祀之文华殿。庙初成，今皇帝至庙祭，是年修撰姚涞请罢元世祖祀，礼官议不可。上从礼官议。二十四年，给事中陈棐又言之，乃罢祀元世祖，并罢从祀木华黎五人。

六十八

外戚封公自嘉靖始也。张鹤龄嗣寿宁伯，进侯。又以迎立今皇帝，进封昌国公。庆云、长宁，孝肃太后家二侯伯；瑞安、崇善、安仁，孝贞皇后家三侯伯。惟延龄兄弟公侯最贵盛，得祸亦最惨。

六十九

驸马无封侯者，泺城、富阳、永春、西宁皆以军功封。惟永康公主驸马崔元，以迎立今皇帝封京山侯。孝陵少公主驸马赵辉，天顺中求封侯，不得。

七　十

洪武十九年，《大诰》三编俱成。二十八年，始令法司拟罪引《大诰》减等。盖因《大诰》初序末有云"一切官民诸色人等，户户有此一本，若犯笞、杖、徒、流罪名，每减一等；无者每加一等"故也。然至今但有减等，而无加等。

七十一

开国功臣常、李、邓、汤、刘五姓，嘉靖中续封，甚惬人情。但李太师之后不沾一命，尚为缺典。

七十二

孝烈皇后将葬，上念西苑之变孝烈有大功，欲葬于孝洁皇后之左，已而中止。上新作寿陵，至是定名永陵，令先葬后。上曰："孝陵、长陵先葬孝慈、仁孝也。"

七十三

成祖于建文己卯七月起兵靖难；宸濠亦以正德己卯六月反湖广。二阁老皆石首人，文定永乐甲辰、文简嘉靖甲辰入阁。所事二帝，皆藩王入继大统。永乐辛丑四月，三殿灾；嘉靖辛丑四月，九庙灾。

七十四

圣祖开科，诏务求博古通今之士。乃所试仅有判语及一二时务策，生徒竟未职。《大明律》所云："时务尽掇述括帖"，以故士乏通今之学。其于政体得失、人材优劣且不论，只历朝纪年及后姓陵名，知者亦鲜。近二十年来，士大夫始以通今学古为高矣。

七十五

入内阁为辅臣，预机务，特避丞相名耳，实始于建文四年。长陵即位之初，阁中有文渊阁印，印文玉箸篆。惟封上、诏草、题奏、揭帖用之，不得下诸司。下诸司以翰林院印。凡入内阁，云直文渊阁。即官至三殿、二阁、二坊大学士，无入内阁旨，不得与机务也。虽编修、赞善等官，有入内阁旨，亦得预机务矣。文渊阁在禁中。徐武功署衔自称掌文渊阁事，可乎。

七十六

我朝帝后尊谥，皆有"孝"字，惟景皇汪后无"孝"字。文臣无谥"孝"者，国初惟赠东海侯陈文，谥孝勇。

七十七

《春秋》谨华夷之辨，中国有主也。《文中子》帝元魏，未为非。圣祖功德高百王，诏文尝称曰“天命真人”。于沙漠帝王庙中，以元世祖与三皇、五帝、三王、汉高、光、唐宗、宋祖并祀，真圣人卓越之见。

七十八

吴元年冬，孝陵念七子渐长，宜习劳。令内侍制麻屦、行藤，凡诸子出城稍远，马行十七，步行十三。七子：懿文太子、秦愍王、晋恭王、成祖、周定王、楚昭王、齐庶人也。

七十九

正德时，神英封泾阳伯，本无大功。江彬平虏伯，许太安边伯，武德永寿伯，以义儿故得封。彬诛死，太谪戍边。英、德及太监家七伯皆革。

八　十

嘉靖己酉，《应天试录策》言，初开内阁，所用七人者，皆修撰、编修、检讨等官。然不言当时七人者惟文穆修撰，文敏编修耳。大绅起谪胥，为待诏。文简中书舍人。文贞齐王府审理副，升编修。文靖给事中，若思桐城知县，升检讨。非由翰林者，亦入内阁也。

八十一

国初效祀、社稷、先农为大祀。已而改先农及山川、帝王、先师、旗纛为中祀。诸神小祀。今皇帝以朝日、夕月、天神、地祇为中祀。大祀致斋三日，中祀二日。祀有牲，牲四等，曰犊、曰牛、曰太牢、曰少牢。色尚骍或黝。天、地、日、月加玉焉。玉三等，曰苍璧、曰黄琮、曰玉牲。大祀人涤九旬，中祀三旬，小祀一旬。杀礼不用牲，用果脯，从其族也。或用素羞。祀有帛。大祀、中祀京师用制帛。制帛五等，曰郊祀、曰奉先、曰礼神、曰展亲、曰报功。小祀素帛、礼佛帛。王国、司、府、州、县亦用帛。小祀则否。凡祀有乐，乐四等，曰九奏、曰八奏、曰七奏、曰六奏。奏乐有歌有舞。歌堂上，舞堂下。舞皆八佾，佾有文有武。先师六佾，佾去武。小祀则否。凡助祭，文臣五品，武臣四品以上。嘉靖中，都给事中乞得助祭，帝、社稷无助祭，大臣五六人陪拜焉。小祀侧否。

八十二

洪武十七年，《大明清类天文分野书》成，凡二十四卷。诏赐秦、晋、燕、周、楚、齐六府。是书刻在南雍，余尝托友人印刷。友人言：此非我朝书，殆前代人所纂，或出山野小说家。洪武中止有今南京为京师，何以此书乃有北京？又言：南京应天府，若前代书，何以又有十二布政司？布政司古未有也。余曰："是洪武中书无疑，此时未有贵州布政司，而有北平。"又洪武元年诏以应天为南京，大梁为北京矣。

八十三

懿敬太子妃常氏，懿文太子元配也。建文帝追尊为孝康皇后。武宗母张后尊谥亦孝康皇后。

八十四

洪武癸亥，赐六部尚书焉。己巳，赐有司方面官马。谕兵部试尚书茹瑺曰："布、按二司官，方面重臣，府、州、县官，民之师帅，跨驴出入，非所以示民，或假马部民，因被浸润，不能举职，甚乖治礼。其官为市马，司二十匹，府半之，州、县又半之。马一率十户食之，岁一更。"

八十五

宣德工年，大学士张瑛乞增南北两京七品以下官俸。正统元年，副都御史吴讷言："洪武间京官俸全支。后因营造减省，遂为例。近小官多不能赡，如广西道御史刘淮，由进士授官，月支俸米一石五斗，不能养其母、妻、子、女，贷同道御史王裕等、刑部主事廖谟等俸米三十余石，去年病死，竟负无还。乞下廷议增俸。"

八十六

洪武五年，罢孟子配享文庙。逾年，上曰："我闻孟子辩异端，辟邪说，发明孔子之道，宜祀如故。"二十九年，罢扬雄从祀，祀董仲舒。正统二年，进胡安国、蔡沉、真德秀从祀。八年追封吴澄为临川郡公，从祀。成化二年，追封仲舒为广川伯，安国建宁伯，沉崇安伯，德秀浦城伯。弘治八年，追封杨时为将乐伯，从祀。嘉靖九年，改大成至圣文宣王为至圣先师。孔子四配：为复圣颜子，宗圣曾子，述圣子思子，亚圣孟子，从祀。及门弟子称先贤，左丘明以下称先儒。去塑像，设木主，尽罢公、侯、伯诸封爵。申党、申枨二人，存枨去党。公伯寮、秦冉、颜何、荀况、戴圣、刘向、贾逵、马融、何休、王

肃、王弼、杜预、吴澄十三人罢祀。林放、蘧瑗、郑玄、郑众、卢植、服虔、范甯七人，祀于其乡。进后苍、王通、胡瑗、欧阳修、陆九渊从祀。改称大成殿为先师庙，大成门为庙门。别立祠，祀齐公叔梁纥，称启圣公孔氏，以颜无繇、曾点、孔鲤、孟孙氏配，称先贤，程珦、朱松、蔡元定从祀，称先儒，撤无繇、点、鲤从祀。

八十七

永乐十八年，论营建北京功，升营膳郎中蔡信为工部右侍郎。所副七人为所正，丞六人为所副，匠二十三人为所丞。赐督工群臣及兵民夫匠钞、椒、苏木有差。正统年间营建三殿、两宫，包砌京城及修造各衙门，升除匠官不过五六人。

八十八

国初都金陵。以西北胡戎之故，列镇分封，似乎过制，当时已有叶居升辈汉人七国之虑。今考广宁辽王、大宁宁王、宣府谷王、大同代王、宁夏庆王、甘州肃王、皆得专制率师御虏。而长陵时在北平为燕王，尤英武。稍内则西安秦王、太原晋王，亦时时出兵，与诸藩镇将表里防守。孝陵崩，少裁抑，而齐、黄诸臣受祸矣。肃王今移兰州。

八十九

洪武六年，武官一万二千九百八十人。九年，择功臣子耿璇等一百四人为散骑舍人。十一年，选武臣子弟入国子监读书。十四年，令公侯武臣皆遣子弟入国子学受业。二十一年，颁《武臣大诰》，又颁八条敕谕武臣，又颁《武臣训戒录》，又赐武臣保身敕。二十二年，禁武臣预民事。二十三年，赐公、侯、伯屯戍百户。二十六年，颁《稽制录》于诸功臣。二十九年，大赍致仕武臣，各升一级。铨于甘肃、大同、北平、大宁、辽东诸卫所，凡千五百人。

九　十

嘉靖九年，更定南北郊礼。南郊皇天、上帝南向；太祖西向；东一坛大明，西一坛夜明，东二坛二十八宿，西二坛云师、雨师、风师、雷师。北郊皇地祇北向；太祖西向；东一坛，中岳、东岳、南岳、西岳、北岳，基运山、翊圣山、神烈山，西向；西一坛，中镇、东镇　南镇、西镇、北镇、天寿山、纯德山，东向；东二坛，东海、西海、南海、北海西向；西二坛，大江、大淮、大河、大汉，东向。

九十一

天寿七陵，惟景陵规制独小。嘉靖丙申稍廓大之。是年作寿陵，即永陵也。在天寿迄

东十八道岭。夫君即位，为裨礼也。昔汉文帝表霸西，唐太宗营九嵕，我二祖先作二陵，故并获吉坏。今皇帝因谒七陵，遂有寿宫之役，真达天高世之见。

九十二

洪武二年，立功臣庙于鸡鸣山，论功列祀二十一人。命死者塑其像，生者虚其位。是时，胡大海、冯国用、赵德胜、耿再成、丁德兴、俞通海、张德胜、茅成八人，先栖神于卞蒋等庙，乃塑像移祀于此。徐、常、李、邓、汤、沐六王及华高、吴良、吴桢、曹良臣、康茂才、吴复、孙兴祖尚存，但虚其位。洪武二年，太庙侑享初有廖永安，凡十三人。永安、俞通海、张德胜、桑世杰、耿再成、胡大海、赵德胜七人已卒，祀庙中。九年，始加封号，赠谥。罢永安祀。时徐、常、李、邓、汤、沐六王俟其卒，进侑，皆太祖所定也。然功臣庙无廖永安、桑世杰，而太庙乃有之。冯国用、丁德兴、茅成、华高、吴良、吴桢、曹良臣、康茂才、吴复、孙兴祖，祭于功臣庙，而太庙侑享不与焉。此太祖之权衡度量，非后人所能测识也。

昔西汉定元功十八人位次；东汉云台三十二人；唐凌烟二十四人；宋昭勋崇德十人，皆托褒扬于位貌而已。太祖之庙庭侑享，则以血食寓褒扬，其报最重，其礼最隆矣。

嘉靖十六年，郭勋欲进祀其立功之祖武定侯英于太庙，乃仿《三国志》俗说及《水浒传》为国朝《英烈记》，言生擒士诚，射死友谅，皆英之功。传说宫禁，动人听闻。已乃疏乞祀英于庙庑。又言英本开国功臣，卒于永乐年间，以故不庙祀。而不知太祖定庙祀时固兼生死而论定矣。且英之封在洪武十七年。论平云南功，大将颍川侯傅友德进封颍国公；副将蓝玉、仇成、王弼先封流侯者，与世嗣；偏俾都督佥事陈桓、胡海、郭英、张翼，兵兴以来屡效勤劳，今勋尤著，于是桓封普定侯，海东川侯，英武定侯，翼鹤庆侯。盖庙祀定后十六年，而英始侯也。

九十三

侑庙功臣位次，中山王十二人，洪武年定。河间王四人，洪熙年定，皆序封爵，首王，次公，次侯。开国功臣、靖难功臣各自为序。嘉靖丁酉进诚意伯位六王之下，群公之上，以为不伦。及营国公郭英进祝，并两朝功臣叙爵，于是，营国公列永义侯之上，诚意伯列宁国公之下矣。

九十四

嘉靖十四年二月，群臣于东阁集议大行庄肃皇后谥，大学士孚敬首曰："庄肃皇后与屡朝事体不同，其谥只该二字、四字。"尚书言曰："今各庙元后俱十二字，恐二字、四字未称。"大学士时曰："二字、四字太少，须得八字。"都御史廷相曰："庄肃作配武宗，谥宜一体。"吏部侍郎韬曰："谥者天下之公，非天子自行之，宜备陈以请。"乃上议言："古

人尚质，谥法尚简严，故称美之言无几。后世帝后之谥始有不一其书者，亦臣子尊崇之情。生今之世，则当行今之礼。我朝列圣元后谥皆十二字，盖大行盛名，帝后媲美，妻以夫尊，礼宜与并。今武宗庙谥既与列圣相同，则庄肃谥号似亦不宜稍异。且今日加谥，祇以表行尊名。其于服制有无，名分尊卑，本不相涉。”上曰：“事嫂如事母，人道有此乎！非朕自尊，两宫在上，昭圣皇太后有母道，宜再会议。”议上，宜且据谥法止用二字，候他日再加徽号，以备全典。上曰：“用六字谥，孝静庄惠安肃毅皇后数既用半，且阴六又合。”嘉靖十五年四月，上坐天寿山行宫，面谕言曰：“皇嫂孝静皇后谥用六字，于礼未备，还用全谥，庶合典礼。”九月，上御文华殿，面授言御笔，定谥孝静皇后为“孝静庄惠安肃温诚顺天偕圣毅皇后。”

九十五

弘治十一年三月，监生汪瑢奏言：“刘健、李东阳杜绝言路，掩蔽聪明，妒贤嫉能，排抑胜己，急宜斥退。”健、东阳疏言：“近日两京科道，指陈时弊，并劾奔竞交结乞恩传奉等官，虽未尽当，类多可采。而乃漫无可否，概不施行，自祖宗朝至今未有此事。皆臣等因循将顺，苟避嫌疑，不能力赞乾刚，俯从舆论，别白忠邪，明正赏罚。以致人心惶惑，物议沸腾，草野之下，其言乃至于此。乞罢。”上不许。下瑢诏狱。健等又上疏力救，瑢得释。

九十六

南京设参赞机务，自户部尚书王忠宣公始，实宣德乙卯也。已而黄忠兼掌兵部事。正统五年代黄公者，兵部侍郎徐琦。正统十四年琦升尚书。景泰元年止掌部事，靖远伯代琦总督机务。成化间，崔庄敏公以南吏书、王端毅公以南右都御史参赞机务，恐亦未然。又云始于正统辛酉，亦非。盖正统辛酉，始定名南京也。

九十七

永乐五年七月辛卯，以成国公朱能为征夷将军总兵官，西平侯沐晟、新城侯张辅左右副将军，丰城侯李彬、云阳伯陈旭左右参将。大将军率右副将军、右参将及清远伯陈友、统神机将军程宽、朱贵等，游击参将毛八丹、朱广、王恕等，横海将军鲁麟、王玉、商鹏等，鹰扬将军吕毅、朱旻、江浩、方政等，骠骑将军朱荣、金铭、吴旺、刘割出等二十五将军，以两京畿、荆、湖、闽、浙、广东、西兵出广西凭祥；左副将军、左参将统都指挥陈睿、卢旺等，以巴蜀、建昌、云、贵兵出云南蒙自；兵部尚书刘儁参赞戎务；行部尚书黄福、大理寺卿陈洽转饷，征交阯。

九十八

洪武至宣德六十八年间，登极、立中宫、东宫及上慈闱尊号徽号诏，皆无文武官封赠、荫子、试署实授恩例。英宗登极诏，始令署都督佥事、试都指挥、署都指挥佥事、试指挥实授。

景皇登极诏，始令在京文官及在外方面官，一考无脏犯者，照洪熙、宣德年例，与诰敕。

景泰三年，立怀献太子诏，始令署郎中、员外郎、主事、试中书实授。又与土木死事诸臣诰敕封赠，荫子入监，不顾入监者听。

天顺复辟诏，始令内外文武署职、试职因功升授者，与实授。

天顺八年，两宫徽号诏，始封两京文武七品以上官父母，署职、试职实授。

成化二十三年，上慈闱尊号诏，两京文武官七品至四品，先封父母；三品以上与诰命。

泰陵登极诏，内外文官署职、试职实授，内外武官，天顺八年正月以前功升试职、署职，遇例实授。该世袭者，子孙仍袭。其未实授及以后功升试职、署孙实授。

弘治五年立东宫诏，文武官试职、署职年半以上者，实授；不及年半者，扣至实授。

弘治十一年，清宁宫灾，诏两京文武署职、试职理刑者，实授。历任未及一考者，与诰敕。其诰敕准给未领，因事降调，非贪淫酷刑者，仍给与。

弘治十八年，上两宫尊号诏，文武官署职、试职实授，两京七品以上文官未及一考，与诰敕。父母已封者，服色许与子同。

今上登极诏，正德十四年文武官员人等，因谏止巡游，跪门责打，降级改除为民充军者，该部具奏起取复职，酌量升用。打死者，追赠谕祭，仍荫子入监读书。充军故绝者，一体追赠谕祭，复养亲属。

嘉靖元年尊号诏，两京文官未一考者，与诰敕。父母已封者，服色许与子同。诰敕准给未领，因事降调，非贪淫酷刑者，仍给与。

嘉靖九年，大报礼成，诏两京文官未及一考，无过者，给与诰敕。

嘉靖十九年，皇子生诏，始令两京三品上文官，例该荫子，未及一考者，荫子入监。两京文官未及一考者，在外七品以上历任三年无过者，与诰敕。文官五品以上，武官四品以上，署职、试职者并试职御史实授，仍与诰敕。十五年，立东宫，诏两京三品上文官荫子，两京文官未及一考者，在外七品以上者，历任三年无过者，与诰敕。两京文武官署职、试职实授，仍与诰敕。十七年，郊庙大礼成，诏两京文职，并在外五品以上方面，有司四品官未及一考者，与诰敕。两京文武官并新旧武举官，署职、试职实授，仍与诰敕。十八年，立东宫，两京文职三品上官，与诰敕，荫子。二十四年，宗庙成，诏两京文官未及一考，与诰敕。署职、试职实授，仍与诰敕。愿贻封者听。

卷 二

九十九

御用左少监阮浪侍英庙南宫。浪下内官王尧者住芦沟桥抽分。浪以南宫所赏镀金梁扣绣茄袋，镀金结束刀一把与尧。尧归，饮锦衣指挥卢忠家，蹴球褫衣，忠因见其袋、刀非常制，遂令妻进酒醉，忠解之。俄而入皇城，白衷行太监高平，以为南宫欲谋复皇储，令浪遗尧以袋、刀赏忠，求外应。尧竟以此与浪义子赵缙皆凌迟，没产。浪入诏狱，炮烙煅炼，苦惨备至，卒不承，死狱中。天顺复辟，平、忠亦凌迟。赠浪本监太监。命儒臣撰文立碑。官缙子锐锦衣试所镇抚。

一百

景泰元年九月，初令九卿内阁相移文书，名内阁移司，属书孔目名。

一百一

永乐癸未至天顺丁丑，五十五年，吏部尚书蹇、郭、王三公。何文渊、王九皋佐泰和也。天顺丁丑至弘治乙丑，四十九年，凡十一人，而耿文恪再入吏部。正德丙寅至嘉靖丁未，四十二年，凡二十二人，罗、杨、李三公未任，王、许二公再入。永乐至弘治以前，冢宰无坐罪者。正德以后彩伏诛，陆、王谪戍、乔、熊、唐削籍。

一百二

南都之有参赞机务也，自黄忠宣公始也。黄公初至南都，为户部尚书，寻兼掌兵部。裕陵即位初，始有参赞机务。盖长陵崩后，仍称北京为行在，则南都为京师，故称机务。正统六年，定都北京，去行在，则当改为参赞留务矣。往时，参赞不专兵部。近时王端毅公以留台参赞机务，后升南京兵部尚书，又参赞。先是，靖远伯王忠毅公兼南京兵部尚书，称总督机务。正德末，新建伯王阳明亦兼南兵书，乃止称参赞。

一百三

我朝虽设修撰、编修、检讨为史官，特有其名耳。实录进呈，焚草液池，一字不传。况中间类多细事，重大政体，进退人材，多不录。每科京师乡试考官赐宴，皆书冢宰内阁

大臣，其先后相继，竟不可考，他可知矣。

一百四

人言金石之文及志书可信，余尝录九卿题名，殊可笑。兵部尚书刻齐泰、铁铉，时未有北京也。况铁以军功升，仍在行中，未尝任部事。嘉靖中，一时五尚书，皆经略四方，未尝至部，亦题其名。胡端敏公实为兵部尚书，代王时中，而李康惠公继之，乃不书其名，名在侍郎中，又不书升本部尚书。初建北京，设行部，部设尚书三人，侍郎四人，其属六曹清吏司。以户部尚书掌北平布政司事郭资；刑部尚书掌保定府事。雒佥为尚书。佥坐事死，黄忠宣公代之。刘辰实为行部侍郎。今改“行”为“刑”，尽题名刑部。

《江西通志》首书宁王封于宁夏，而不知宁王之封大宁。大宁，即北平行都司地。永乐初，以其地畀朵颜三卫，迁都司于保定。

《山东通志》书《齐王贤烶》反，而不知反者贤烶。之父榑也。他如此类，不可悉举。

一百五

永乐中，解公、胡公出内阁，为广西参议、国子祭酒。宣德四年，礼书华盖殿大学士张瑛、户书谨身殿大学士陈山以干请诸司，出内阁。改瑛南京礼部，山专教内竖书。景泰七年，江渊亦自内阁出为户部尚书，代石璞。

一百六

国朝取天下于胡元，顺帝遁去，而名号尚存。不得已，常遣使欲与通和。顺帝崩，其子爱猷议理达剌称帝塞外。洪武五年，上书谕元幼生，欲其通好，遣使取其子买的里八剌北归。初，买的里八剌为我兵所获，封崇礼侯，留京师。七年，遣使送崇礼侯北去。爱猷议理达剌死，其子脱古思帖木儿立。脱古思帖木儿，即买的里八剌也。二十一年，脱古思帖木儿为其下也速迭儿所弑，诸酋立坤帖木儿为可汗，而猛哥帖木儿为瓦剌王。是时，虏数侵边。魏国公达、宋国公胜、凉国公玉、颍国公友德、西平侯英、成祖、晋王、周世子相继讨虏，虏亦扰我塞下。建文二年，虏中衰乱，其大酋脱列干等乃款塞。三年，坤帖木儿亦遣人归款北平。是年，坤帖木儿死，鬼力赤立为可汗。永乐元年，遣指挥朵儿只恍惚等书谕可汗通好，不听。再言谕，亦不听。已而鬼力赤与瓦剌相仇杀，始皆遣人入贡，然亦数寇边。四年，书谕可汗通好，勿拘留我使，不报。六年，书谕本雅失理。是时鬼力赤衰，虏中立本雅失理为可汗。七年，遣给事中郭骥使虏通好，虏不从，杀骥。上怒，乃封瓦剌酋马哈木为顺宁王，太平贤义王，把秃孛罗安乐王，以挠本雅失理。而遣淇国公、武城侯、同安侯、靖安侯、安平侯五将军出塞讨虏。五将军入虏伏败，没于胪朐河。八年，成祖出塞讨本雅失理及其臣阿鲁台。十一年，遣人招阿鲁台。十二年，瓦剌叛，侵边。成祖北征瓦剌。是时，瓦剌数攻败阿鲁台，阿鲁台乞保息塞外，遣使奉表称臣，贡驼马。上

曰："虏性黠诈，势穷来归，非其本心。然天地覆育，岂有所择！"纳其贡使，封为和宁王。久之生聚，畜牧蕃富，遂叛我，拘留我使，数寇边。二十年，围我兴和。成祖怒，出塞讨阿鲁台。阿鲁台北走，班师还。是年，阿鲁台弑其主本雅失理而自立。本雅失理妻率其属来朝，乞居内地避之。二十一年，成祖又出塞讨阿鲁台。阿鲁台时为马剌木之子脱欢所败。二十二年，阿鲁台部落侵塞上，成祖又出塞讨之。

自顺帝至鬼力赤，凡七世，其二世不可考。洪熙元年，马哈木破阿鲁台，欲自立，众心不附，乃立元孽脱脱不花为主，居漠北。宣德元年，阿鲁台、脱欢各遣人朝贡。是时，瓦剌强，而阿鲁台弱。八年，阿鲁台遣人自辽东入贡。上敕总兵巫凯曰："往年虏使自大同、宣府入，今乃迂路从辽东来，谨防之。"瓦剌残阿鲁台，阿鲁台遣人来告瓦剌之难，赐敕抚谕之。阿鲁台为瓦剌所败死，脱欢遣人朝贡，告杀阿鲁台。阿鲁台子阿卜只掩来归，以为中府左都督。正统元年，脱欢与其酋朵儿只怕仇杀，脱欢遣人贡马，且通兀良哈、女直，伺我塞下。二年，脱脱不花遣人贡马。四年、五年数贡马，亦数入塞。六年，脱脱不花及其太师也先遣人贡马。八年，又贡马。

也先者，脱欢之子也。当是时，脱脱不花弱，而也先强。也先又以其姊妻脱脱不花。数年间，挟脱脱不花遣人并入贡马，凡得赐金帛无算，使人皆馆京师，逾春始遣还。桀骜不恭，时时杀掠道路，我往来通事变诈出好语，告以中国虚实。也先因与通事言："吾有子，请婚南朝公主。"通事皆许，绐之曰："吾为若奏皇帝，皇帝许尔。"也先大喜，夸诸酋曰："吾且进聘礼。"十四年春，遣二千人贡马，曰："此聘礼也。"朝廷初不知，答诏不及和亲事。也先大愧怒。七月大举，分寇大同、宣府。塞上诸城堡多陷没，羽书纷至。遣驸马都尉井源等四将军统兵四万，出御虏。太监王振力劝上亲征。八月庚申至土木，车驾北狩。十月，虏复至京师，索大臣出议和，迎车驾。以通政司参议王复为礼部侍郎、中书舍人赵荣为鸿胪卿，出见英宗，辞归。时瓦剌可汗普化，即脱脱不花也。遣使贡马寻和。十一月，也先又遣使索大臣议和，皆不许。

景泰元年，吏部办事吏徐镇上疏言：京官潜遣归家，民心惊惧，乞禁止。时虏酋阿剌知院遣人贡马请和，赐敕答之。虏遂至大同、宣府，京师戒严。阿剌又遣人贡马。也先亦遣人至居庸关。我遣礼部侍郎李实、大理少卿罗绮、指挥马显，偕阿剌使人至瓦剌，贻书可汗，赐敕也先及阿剌。而脱脱不花遣皮儿马黑麻贡马至京。又遣右都御史杨善、工部侍郎赵荣、都指挥王息正、千户汤胤勣，偕皮儿马黑麻使虏。而李实等及也行使人把秃至京，把秃还，赐敕也先。八月丙戌，杨善等奉英宗还京，居南宫。景皇宴瓦剌人于奉天门，英宗宴之南宫。已而脱脱不花、也先各遣人贡马。赐敕也先，称瓦剌都总兵答剌罕太师、淮王大头目中书右丞相。二年，也先强盛，劫夺脱脱不花，而遣人贡马。三年，遣书瓦剌可汗。是年，也先逐脱脱不花，收其妻妾太子人畜，献良马。二告捷。逾月，也先又遣人贡马，请命使往来。上曰："正统中缘使臣往来搆隙，几危宗社。今听虏使朝贡，优其尝宴便。"遂敕边镇练兵防虏。十一月，宴瓦剌使臣太尉察占、平章哈只呵力等二千九百四十五人于礼部。是冬，也先及其诸酋乞黄紫织金九龙纻丝，及金酒器、药材、颜料、乐器、佩刀诸物。礼部言："龙袍金器，非所宜用，乞勿与。"与药材诸物。

数年间，也先人每至京，辄几千人。出入骄恣，殴守卫，掠人财物，至欲骑入长安门。稍稍约束，即弯弓持刀，欲夺马杀人。通事都督昌英每好语沮之，不听，辄侮骂。贡使尚在京，时时入塞捕掠人畜。将官请巢，又以通好故，恐贪功启隙，不欲与虏战。虏益骄，东结朵颜，西交哈密，肋赤斤蒙古，往来窥塞下。四年正月，瓦剌使还，敕也先曰："太题求答使，朕恐使交搆，彼此怀疑，以故不遣。太师遣人多，二次三千余人。边将坚请谢绝，朕念太师忠义，姑听使人入京。自后可少遣，遣时与总数文书，否，守关者闭不纳。太师并各头目差正副使二十二人，升都督、都指挥、指挥、千户等官，赏金相犀带九钑，花金带九，素金带三，花银带一。其三十余人贡马、貂鼠皮，赏织金彩表纻丝二万六千四百三十二，绢九万一百二十七，衣靴帽万。谕太师知之。"是月，也先攻败脱脱不花，奔兀良哈，依沙不丹。沙不丹杀脱脱不花，也先遂自立为可汗。十月，也先遣哈只贡马、貂鼠，银鼠皮，书称大元田盛大可汗。田盛，华言天圣也。末书添元元年。下礼官会议答书。吏科都给事中林聪言："辄称可汗，不可。宜谕以顺逆。"安远侯柳溥言："宜仍称瓦剌太师。"并下廷议。礼官胡濙等言："大元田盛大可汗固不可从，若可汗乃隋、唐以来北狄酋长之赏称，非中国所禁，称为瓦剌可汗便。"上令再议。仪制郎中章纶言："称可汗则彼益强横，称太师则彼必惭愤。封为敬顺王或称为瓦剌王便。"再下廷议。濙等复言："称瓦剌可汗便。"言官庐祥、李钧、路壁等以为不便，宜仍称太师。上曰："也先虽桀傲，亦能敬顺朝廷，宜如议称瓦剌可汗。"敕文武督兵大臣曰："也先擅易名号，其所遣使从大同来，或从宣府、甘肃来，奸计叵测，京师备御不可不严。尔等其选兵训练，条上长策，听便宜行事。"并敕沿边守将。十一月，瓦剌使臣贡玉石五千九百斤，却令自售。也先弟赛因诸酋并遣人贡马。

时也先新立，恐诸部不附，欲与中朝通好，贡市往来，不复深入寇掠。然数年赏赐费，亦不下百万。天顺初，也先有平章哈剌者，遂也先走死，部落遂分散。而孛来阔王子强。孛来杀哈剌，立小王子。小王子之名始此，不知其所自起。孛来寻弑小王子。天顺二年春，孛来寇陕西。三年秋寇大同，抵雁门，烽火达于京师。俄又寇宣府。五年寇河西，入兰州、关、陇震动。六年。孛来衰，而毛里孩、阿罗出、猛可三酋逐孛来，共立脱思，亦称小王子。脱思者，故小王子从兄也。小王子弱，不能驭。而诸酋毛里孩、阿罗出、孛罗出始入套，争水草，不相能，以故不敢深入为寇，时遣人贡马。成化初，阿罗出结乩加思兰，孛罗出结毛里孩，各为党，出入河套。我汉人被虏去及罪人走塞外者，又为之乡导。元年，遂入榆林塞。二年，毛里孩入寇陕西。三年，又入榆林塞，入大同塞。是年，乩加思兰杀阿罗出，并其众而结蒲鲁都。蒲鲁都僭称可汗，以乩加思兰为太师。脱思不知其所终。五年，孛罗出、乩加思兰入榆林塞，又入宁夏塞，掠至固原。六年，阿罗出、毛里孩、也烈忽屡入陕西塞。八年，都御史王越总制关中军务，言："自虏据河套，边人大扰，乞搜套，复东胜。"上遣武靖侯赵辅为总兵，出搜套。辅以疾还，遣吏部侍郎叶盛行边，上方略。盛言："增兵守险便，河套、东胜之役，未可轻议。"遂止。九年冬，虏遣人贡马。十年，虏寇大同、宣府及庄浪、宁静，深入巩昌、平凉。然亦遣人贡马。十二年，寇宣府。十三年，寇宣府。蒲鲁都、乩加思兰遣桶哈阿忽剌千七百五十人，贡马，驼五

千。

当是时，乩加思兰女妻蒲鲁都，欲代蒲鲁都为可汗，恐众不已服。又欲杀蒲鲁都，而立干赤来为可汗。蒲鲁都知之，索干赤来。乩加思兰匿不与，遂相仇杀。十五年，蒲鲁都杀乩加思兰，并其众。十六年，蒲鲁都入榆林塞，尚书王越率兵出塞捕虏，至威宁海，斩虏首四百三十七，封威宁伯。十七年，亦思马因入大同塞。十八年，又寇大同。十九年，入大同、宣府塞。二十年，户部尚书余子俊提兵御虏，虏退去。

是时，虏众分散，反复相残，并阴结朵颜，伺我塞下即贡马，诸酋各以部落通中国，恐中国左右，以故难深入，彼自相猜，不能久留内地。未几，蒲鲁都衰，而把秃猛可称小王子，及其太师亦思马因、知院脱罗千，屡遣人贡马。弘治初，把秃猛可死，阿歹立其弟伯颜猛可为王。虏中太师官最尊，诸酋以王幼，恐太师专权，不复设太师。三年，伯颜猛可及其诸酋与瓦剌酋并遣人贡马。时马文升为兵部尚书，佥都御史许进巡抚大同。进数条边事，戎政修明。中朝大臣知进进疏，至辄允下。进尝贻书小王子，言通贡之利。小王子、瓦剌二种闻进威名。遣哈桶察察少保等贡马，凡三年三贡。多至三千人，少不下二千，皆从猫儿庄入，留大同，遣数百人至京师。当是时伯颜猛可幼，新立，瓦剌亦衰，以故数年间，我无虏患。

七年，遂大举寇陕西。十年，寇甘、凉。其酋火筛，小王子部落也，最强悍，结诸部寇大同、宣府。归正人言虏谋且深入，敕侍郎许进督军，刘大夏转饷，御虏。又召王越总制陕西军务，经略哈密。是时，虏亦贡马。十二年，虏迭入榆林、大同、宁夏塞，亦遣人贡马。十三年，火筛入大同、宣府塞，京师戒严。火筛屡冠边，获财畜，日强盛跋扈，与小王子争雄，纠诸部入寇。上遣都督李澄守潮河川，张晟居庸关，襄城伯郜紫荆关，侍郎李介经略宣、大，王宗彝黄花镇、天寿山及居庸、白羊关，史琳紫荆、倒马关，备虏。是秋，虏入榆林塞，冬入偏头关。十四年秋，火筛入花马池，至固原大掠。自后虏寇关、陇，辄由花马池矣。十五年秋，虏入大同塞。时刘大夏在兵部，秦纮总督陕西军务。十六年，虏入榆林塞。十七年，兀良哈结小王子寇边。小王子遂称求贡，否且深入。谍言虏诸酋期分道并犯黄里。黄里者，华言京城也。上诏见内阁刘健等，议兵事。是秋，虏入大同塞。上锐意讨虏，太监苗逵数请出师。大夏力言不可，乃已。是冬，虏入花马池、清水营，攻陷清水营。起杨一清经略陕西。正德元年，改一清总制军务。一清请复守东胜，据河套水草之利。会泰陵崩，逆瑾专政，一清去，不果。是年，大夏致仕。四年冬，虏入花马池，杀总制尚书才宽。

先是，小王子太师亦不剌有女许嫁小王子，而小王子之弟阿尔秃厮娶为子妇，小王子恨，欲杀阿尔秃厮、亦不剌。是年，二酋奔出河套，入西海，攻破西宁诸族，据其地而居之。二酋寻归小王子，未几，亦不剌杀小王子长子阿尔伦台吉，复走入西海。八年，虏入宣府塞。十年，朵颜北虏入马兰谷，杀参将陈干。是秋，虏深入固原、平凉。十一年春，虏入榆林塞，秋入宣府塞。十三年，入宁夏塞，大掠秦、陇。十六年，虏入花马池。瓦剌西徙，与土鲁番相仇杀。

小王子三子：长阿尔伦台吉、次阿著、次蒲官嗔。阿尔伦台吉二子：长卜赤、次乜

明，皆幼。著称小王子。阿著死，众立卜赤，称亦克罕。卜赤死，而不及儿台吉称小王子。或曰不及儿台吉即乜明，或曰卜赤子也。阿著二子：曰吉囊，曰俺答。阿不孩亦不剌部从吉囊，火筛部从俺答。而小王子种落又盛。

一百七

知人不易得，杨文贞不知王文端，叶文庄不知于肃愍，彭文宪不知李襄敏，李文达不知叶文庄，丘文庄不知王端毅，倪文毅不知庄定山，马端肃不知刘忠宣，崔文敏不知王虎谷，张文忠不知王阳明。

一百八

诸司印玖叠篆，御史印捌叠，文渊阁印玉著，将军挂印柳叶。

一百九

蒋用文初名武生，以字行，仪真人。洪武中为御医，永乐八年升院判，专侍文华殿。用文能视病制方，性谨愿恭恪，有行义，达世务。东宫每效规益。卒之明年，仁宗赠太医院使，谥恭靖。官其长子生善为院判。

一百一十

巡抚之名实始于洪武辛未，是年敕遣皇太子巡抚陕西也。建文中，遣侍郎夏忠靖等二十四人充采访使，巡行天下。永乐辛丑，遣尚书蹇忠定等二十六人巡行天下。宣德庚戌，遣侍郎于肃愍、周文襄等六人出巡抚也。建文、永乐巡行大臣，并以给事中佐之。

一百一十一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慎哉！慎哉！江彬领兵杀一家二十口报功，论死，得脱。朱宁淫人之妻而杀其夫，逃入豹房。二人皆得幸康陵，竟罹极刑。以语言竿牍之间，陷人于死，岂无果报！况窃上权、矫王命而杀人！是一事而得二斩罪矣。况又不止于一事一人乎！慎哉，慎哉。

一百一十二

赵古则拗谦，余姚人。洪武初征修《正韵》，众以谦年少，黜为中都国子监典簿。同官论事不直，罢归。筑考古台，述六书之旨，注《声音文字通》及《易学提纲》诸书，凡

三百余卷。大臣荐，召为琼山教谕：进所注书，不报，还琼山。

初，谦来京，宋濂遣子仲珩受业。谦归，仲珩校《正韵》，多用谦说。谦六书之学最精，既没，门人柴广敬以《声音文字通》进。学书者心好之，莫得而见也。谦于世利声华澹然无罣碍，直义所在，目无王公，以此厄穷无悔。卒于番禺。

一百一十三

姚广孝谥恭靖，邵元节文康荣静。又有太医院判蒋用文恭靖，院使袁宝襄敏，太子太保、尚书、掌太医院事许绅恭襄。

一百一十四

国初，李太师、胡丞相、凉国公诸狱未可知。若于少保、石总兵诸狱词，恐未为无枉。即刘璮、钱宁、江彬亦未必有反谋，坐奸党可也。武定积恶负恩，本有死罪，近言官所指，法官所拟，亦难服其心，侯爵终当复。惟曹贼反，是实。

一百一十五

近见叙名臣者，多不及武臣。如总兵马永、梁震、王效、桂勇，山西战将张世忠，安庆守将崔文、杨锐，漕运顾仕隆，锦衣王佐，岂可多得！即内臣，如王岳、徐智、范亨、怀恩、覃昌，镇守陕西晏宏，河南吕宪，皆忠良廉靖，缙绅所不及也。

一百一十六

丘文庄公言我朝文臣有谥始于姚恭靖公、胡文穆公。恐恭靖未可谓为文臣，谓之虎臣可也。文臣赐谥，实始于王文节公。文节于建文元年四月赠翰林学士，赠谥。永乐中改谥忠文。

一百一十七

正统末，云南木麓川贼酋叛，遣兵数十万讨之，东南骚动。于是浙江叶宗留、福建邓茂七、广东黄萧养相扇而起，各拥众数十万，僭号攻城，杀掠吏民。湖、贵苗、獠，两广瑶、僮亦叛。分遣文武大臣为镇守、总督、提督、参赞、协赞军务、巡抚、巡视、总兵、副总兵、参将、分守、协守、守御，每省多至数十人，少亦不下十数人。所在聚兵各数十万。浙江，侍郎孙元贞，副都御史轩辕；福建，尚书金濂，侍郎薛希琏；两广，侍郎揭稽、李棠，都御史杨信民；贵州，侍郎侯进，寺丞□□；湖广，都御史王来、李实；四川，都御史李匡，侍郎罗绮。

一百一十八

薛文清公山东巡按时，尝言内外风宪缄默。都御史顾佐恶之。薛考满，署平常，以故不得进阶封赠父母。

一百一十九

正统己巳，《大统历》二至日晷，昼夜六二一刻。岳文肃公大异之。识者以为用事大臣任私智，废历法，必有摇本之祸。八月，六师陷土木。

一百二十

孝慈、仁宗二皇后，开基育圣，功迈莘涂，德超任姒。列后济美，宜家之教戢于坤裳，逮下之恩深于樛木。百八十年馀，未尝有临朝干政者。正统中，天下休息，孝诚之功。正德末，国统中绝，非孝康为之内主，祸未可知也。然当是时，四杨在内阁，可为勤劳王家者矣。

一百二十一

韩林始得谥“文”，余不得与，不知出何令典。郑文安，仪文简，吴、杨二文恪，魏文靖，叶、王、邵三文庄，何文肃、王文毅，皆非翰林。彭从吾易名惠安，林见素有改谥之请，未见施行。然亦有官至内阁不得谥“文”者，马、许二襄敏，王毅愍、陈庄靖是也。

一百二十二

《禹贡》夹右、碣石入于河，今遮洋运道也。浮于汶，达于济，浮于济、漯，达于河。会通河也。浮于淮、泗，达于河，淮安至徐、沛也。沿于江、海，达于淮、泗。

国初，海运沿于江、海也。永乐初，中乐之运，达于淮、泗也。浮于江、沱、潜、汉，江西、湖广之道也，未必尽同，大势若此。剑阁云栈，通于秦始皇时，故梁州贡道，西倾因桓，是来浮潜，逾沔入渭，乱河也。其不浮潜沿江，从今仪真出淮安者，盖吴城邗沟以通江、淮之道，禹时未通，又须入海溯淮，太远故也。浮于积石，至于龙门西河，今兰州北折而东，为河套。转入中国，山西之西，陕西之东之河道是也。然禹时可通贡，今皆不可行，何也？汉儒亦云此不能通舟。倪文毅公尝疏乞复漕运，以足兵食，而纾民力。略曰：

“今关、陕所需，皆山西、河南所给。而三方之地，俱近黄河。其间虽有三门、析津、

龙门之险，然昔汉、唐粮饷，由此而通。即今盐船木筏，往来无滞。今令户部所计，山西米豆必运贮榆林及保德州县诸仓，河南米豆必运贮潼关卫及陕州诸仓。其诸州卫地，皆濒河，可通舟楫。踵往古故迹而行，免当今陆运之害。公私之利，奚啻万万！况今河道当潼关之北数十里，接连渭河，可通陕西及凤翔、巩昌。渭河西流数千里，接连洛河，可通延安，及北上源可通边堡。渭河西流三百余里，接连泾河，可通庆阳。又龙门之上旧有小河，径通延绥。倘加修浚，必可行舟。此宜简命水部之臣，示以必行之意，相度地行，按求古迹。某处避险，可以陆运；某处可以立仓倒运；某处可以造船装运。淤塞悉加导涤，漕河务在疏通，毋惮一时之劳，而失永久之利。如是则不但三方之困可纾，虽四方之物无不可致矣。”

一百二十三

洪武三年，置太宗正院，正一品。二十三年，改为宗人府，以秦王为宗人令，晋王、燕王左右宗政，周王、楚王左右宗人。掌皇九族六亲之属籍，以时修其玉牒，书子女适庶名封生卒婚嫁谥葬。凡宗室陈请，为闻上，达材能，录罪过。比建都北京，永春侯王宁，洪熙、宣德武定侯郭琎署事。正统三年始建府如南京。西宁侯宋瑛，嘉靖中京山侯崔元署事。宁、瑛、元皆驸马都尉。琎，仁宗贵妃弟。

一百二十四

嘉靖己丑二月，礼部言：悼灵皇后正位中宫，上佐宗祀者七年，礼宜祔享太庙。但今九庙已备，唐、宋故事，后于太庙未有本室，创别庙祀之。《礼·丧服·小记》“妇祔于祖姑，祖姑三人，则祔于亲者”孝惠太皇太后实皇考献皇帝生母。悼灵皇后主请祔奉慈殿孝惠太皇太后之侧。制曰可。丙申八月，孝惠神主迁于陵殿。礼官言：初拟奉迁悼灵皇后于奉礼殿旁室，今殿无旁室，惟斜廊两庑，似非奉安元后之地，且不足以容鼎俎。惟殿尽西一室，空虚清闼，所宜迁奉，岁时享祀。或有事祭告祖宗、列圣，宜一体设馔。但不启匮，不定祝称，斯为合礼。制曰可。又言：谥称悼灵，考之谥法，类非全美，宜更定褒称。是月，改谥孝洁皇后。

一百二十五

太祖陵不知祔葬几妃。今陵祭旁列四十六案，或坐或否，大抵皆妃嫔也。成祖十六妃，谥葬皆不可考。然皆祀于陵。仁宗诸妃陪葬，惟三妃别葬金山。宣宗诸妃陪葬，别葬金山者一妃。英宗遗诏，皇妃他日宜合葬。惠妃亦须迁来，以后诸妃次第祔葬。今止睿皇后合葬裕陵，诸妃皆葬金山，惠妃尚葬桃山，竟无陪葬者。宪宗十二妃，皆葬金山。惟恭肃、端顺、荣靖皇贵妃葬天寿山永陵。诸妃陪葬，不由隧道，列于外垣之内，宝山城之外，明楼之前，左右相向，以次而祔。然孝洁皇后亦不入永陵，诸妃亦如之。

一百二十六

蜀有邵道人，年七十余，始至庆阳，庆阳前事不能知。道人馆庆阳周家，筑土被衲，昼夜露坐。郡中诸少年争事道人为弟子，道人不开口言，率颐指色授。人人见道人颐指色授，亦辄心解。为奔走，辄当道人意。道人喜视人病，令病人张目，又令张口嘘，即知病人可活。目诸弟子，诸弟子置饭病人前，道人出袖中铁尺，横饭上，诵大悲咒已，起尺摩病者曰："瘥矣，不可活。"道人移出，病家问死期，出指示日数，辄验。

道人不取谢钱。每岁正月始活一人。取尺布里衲，衲完弗复取。病家有见饭饭道人，列碗案上，不问多少，尽饭。若加饭，更列碗不食。饭草恶，道人顾喜更谢；造美食，不食。饭杂晕物，第择去晕物，终不欲更造。道人又喜饮水，乡野人闻知，争入城愿观道人饮。诸弟子令乡野人碗水案上，无问多少，饮辄尽。冬月水冰，闻道人齿间濊濊声，顷之肩踊面红，汗下如雨。

庆阳李忠胫疡，久不愈，问道人，曰："此祟也。汝往聘某氏，谓其女丑，将更聘，女惭死，此其祟汝。"李大惊，伏地顿首，请奈何，道人曰："今遇我，三日解矣。"疡果瘥。

卒之日，设几三层，坐其上。诸弟子夜登几旁，守道人。夜半霹雳隐隐起屋脊，俄有戈甲士马战斗声，诸弟子慑伏地。天明起视，道人死也。

一百二十七

吾乡入国朝，名臣辈出。开创时，文成、文宪筹画军旅，兴制礼乐。未四十年，而有靖难之事，则逊志效夷、齐之节。又未五十年，而有岳狩之事，则肃愍收宗、李之功。又未八十年，而有南昌之变，则端敏发其奸，忠烈死其难，阳明平其乱。此皆焯焯在国史者。内阁今才七人，文简、文懿、文毅、文正、文忠，皆能称其职矣。若章文懿纯心正学。师表海内，称为"大老"，又不可以功名论也。

一百二十八

邵文庄公言运法五变：一曰海运，二曰海陆兼运，三曰支运，四曰兑运，五曰改兑。恐未然。予谓运法凡三变，初海运，再海陆兼运，三漕运。已而漕运之法又二变，初转运，再兑运。已而兑运又有支兑、改兑、遮洋，一总犹海运。但不自太仓开洋绕出登莱大洋，只从天津入海运至蓟州耳。转运虽变为兑运，而淮、徐、临、德四仓尚存。改兑，即改支兑者为兑运。其为兑运一也，非变也。今考洪武末及永乐初，苏、松、浙江岁粮，俱输纳太仓，由海道达直沽。洪武中，航海侯张赫、轴铲侯朱寿；永乐初，平江伯陈瑄皆督海运。

及建北京，江南粮一仍海运。一渡江，由淮入河，抵阳武。陆运至卫辉，沿卫、沂、

潞达通州。永乐五年，议者言北京军饷，河运不能给，须兼海运。今海船少，岁运不过五六十万石。且未设官专领，事不归一。请于太仓设海道都漕运使司，择文武大臣中公勤廉干者充使。行移如布政司，提调各卫所海船并出海官军。文皇令再议。九年，始命工部尚书宋礼、都督周长等发山东十六万五千人，浚元会通河，自济宁至临清三百八十五里，以通漕舟。十年，礼言海船造办太迫，请造浅船五百，由会通河运淮、扬、徐、兖诸郡粮百万石，补海运一年之数。十二年，瑄等始议转运苏州等府并兖州送济宁仓，河南、山东送临清仓交收，浙江并直隶官军，于淮安运至徐州；京卫官军于徐州运至德州；山东、河南官军于德州运至通州，名为支运，一年四转。十三年，增造浅船三千馀，乃罢海运遮洋船，兑三十万石。内六万入天津仓，二十四万直沽渡海入蓟州仓。

江南巡抚周文襄议里河民运多失农月。始令民运于淮安、瓜州，补给脚价，兑与运军卫所，出通关付缴。宣德八年，参将胡亮言：江西、浙江、湖广、江南船，各回附近水次领兑，南京、江北船于瓜、淮领兑，其淮、徐、临、德诸仓，仍支运十之四。浙江、苏、松等船，各就本司府领兑。不尽者，仍于瓜、淮交兑。其北边一带，如河南、彰德于小滩，山东济南州县于济宁，其馀水次仿此。成化七年，都御史滕昭议罢瓜、淮交兑。里河官军将江船于江南水次交兑。民加过江之费，视远近为差。十年，议淮、徐、临、德四仓支运粮七十万石，改就水次兑军，名为改兑。

一百二十九

宣德三年，敕南京刑部侍郎段民考察在京百司，以民廉介端谨也。民字时举，武进人，永乐二年进士，庶吉士，与修《永名大典》。除刑部主事，又与修《五经》、《四书》、《性理大全》，进员外郎、郎中。十九年，升山东左参政。

当是时，索唐赛儿急，尽逮山东、北京尼。既又尽逮天下出家妇女，先后几万人。民抚定绥辑，曲为解释，人情始安。

上再征虏，敕民舟车转饷，节约曲算，省财力，民不扰，事集。上在道中，敕民与巡按御史考所过郡县吏。宣德二年，召充会试考官。三年，召入南京户部，为右侍郎。寻改南京刑部。九年卒官，贫不能丧。吴文恪公力为经纪，始克殓。成化间，叶文庄请褒民，不果。

一百三十

孝皇召见刘忠宣公，谕曰："事有不可，每欲召卿商量。又以非卿部内事而止。今后有当罢者，卿可写揭帖，密封进来。"对曰："不敢。"上曰："何?"曰："先朝李孜省可为鉴戒。"上曰："卿与我论国事，岂孜省营私害物者比!"曰："臣下以揭帖显行，是亦前代斜封墨敕之弊。陛下宜远法帝王，近法祖宗。事有可否，外付之府部，内咨之内阁，可也。如有揭帖，日久上下俱有弊。且非后世法，臣不敢效顺。"上称善久之。

一百三十一

马钧阳尝上疏言："国制：僧、道府各不过四十人，州三十人，县二十人。今天下百四十七府，二百七十七州，千一百四十五县，额该僧三万七千九十余人。成化十二年，度僧十万。成化二十二年，度僧二十万。以前所度僧、道又不下二十万人，共该五十余万人。以一僧一道食米六石论之，该米二百六十余万石，足当京师一岁之用。况不耕不织，赋役不加。军民匠灶，私自披剃而隐于寺观者，又不知其几。创修寺观，遍于天下，自京师达之四方。公私之财用于僧、道过半，乞严加禁约。"

一百三十二

嘉靖十年三月朔，敕谕："朕仰惟太祖肇创洪图，奠清宇宙，扫除腥秽，复我文明。克享天心，君临亿兆，必自上世之积，乃出中夏之元圣。顾追报之典未举，而昧幼之怀罔遂。朕躬承祖鉴，恭行大禘礼。今孟夏之吉，祀始自出之祖于太庙，奉皇祖配。每逢辛丙之年一举。著为成范，钦哉。"亲撰祝文，定拟神牌、冠服、陈设、图仪，凡祭书神牌于太庙，曰"皇初祖帝神"，南向；太祖配位，西向。

一百三十三

孝陵奉祀礼，专敕皇亲，如西宁侯驸马都尉宋琥是也。成化十五年，专敕魏国公徐俌。弘治九年，俌改守备南京，专敕驸马都尉杨伟。正德八年，伟卒，协同守备西宁侯宋恺兼掌行祭礼。正德十六年，恺还京，礼部请命南京协同守备丰城侯李旻奉祀。上曰："孝陵奉祀，先年有专官，奉敕行礼，恁部里还议拟来说。改敕魏国公徐鹏举，令掌南京中府事。"盖琥、俌、伟、恺、鹏举，皆皇亲也。然自恺以协同守备兼掌祀事，而官无专设矣。亦或暂令守备代行，不为常典。嘉靖十三年，鹏举解守备，仍奉祀行礼。

一百三十四

弘治二年，徽王乞升钧州为府。王端毅公上言："今肃府在兰州，渖府在潞州，荆府在蕲州，岷府在武岗州。立国多者八九十年，少不下四五十年，未尝改府。徽府乞将钧州升为府治，割汝州、郏县、鲁山、宝丰、商州、许州、襄城、长葛、临颍、郾城、钧州、密县、新郑，改隶所辖，不惟异乎前四府仍旧之典，且启前四府改为之端。况今各处灾荒，军民凋敝，欲举此役，实非所宜。兼且州之与府，于王颇无所与。改与不改，于王似无轻重。"上是其言，移书谕王。

一百三十五

成化中，太监张敏卒，侄太常寺丞苗，倾赀上献，乞侍郎。上曰："苗本由承差，若侍郎，六部执政不可，可授南京三品。"左右急持官制请，竟得南京通政使。

是时四方白丁、钱虏、商贩、技艺、革职之流，以及士夫子弟，率夤缘近侍内臣，进献珍玩，辄得赐太常少卿、通政、寺丞、郎署、中书、司务、序班，不复由吏部，谓之传奉官。阁老之子若孙，甫髫龀已授中书，冠带牙牌，支俸给隶，但不署事。朝参大抵多出于梁芳之门。弘治间，马端肃公言："京官额一千二百馀人，传奉官乃至八百余人，内实支薪俸者九十一人，冗官莫甚于今日。请因灾汰罢。"上从之。

一百三十六

参赞军务者，始于洪熙元年。以武臣疏于文墨，选方面部属官，于各总兵处整理文书，商确机密，于是有参赞参谋军务，总督边储。景泰中，大同参政丹阳沈固、宣府参政崑山刘琏、山东参议会稽周颐、广西副使刘绍如、刘清辈，又以郎中、给事中称参赞军务也。

一百三十七

王文恪公曰："予在翰林，与陆廉伯语及杨文贞。廉伯曰："文贞功之首，罪之魁也。"予问为何。廉伯曰："内阁故有丝纶簿，文贞晚年以子稷故，欲媚王振，以丝纶簿付之。故内阁之权尽移中官。"余亦不知其然否。及余入内阁，见历朝诏诰底本皆在，非所谓丝纶簿乎？不闻送入。况中官之专与否，不在一簿之存亡也，顾人主信用何如耳。廉伯之言不知何所从授，天下皆传之。

一百三十八

永乐元年冬，定军功袭替例。自后洪武、永乐、宣德年军职绝，不论堂兄弟侄，并袭。成化十七年，以都御史何乔新言，凡军职绝，非立功人子孙，不得袭。弘治十八年，又稍许立功人亲侄孙已袭者，得沿袭。正德十四年，兵部尚书王琼又请堂兄弟侄并得袭。十六年，兵部尚书彭泽言琼议非是，复不许袭。会兵部火，群失职者流言，得复袭。嘉靖十年，兵部尚书王宪曰不可。稍酌议立功人绝，同时亲弟侄得袭。其侄孙以下及堂兄弟侄，除亲祖例前相沿人自立有军功者，扣袭。其无功侄孙以下，至堂兄弟侄等，及沿袭后别无立功者，不许袭。旁子孙革职者，俱收总旗。

一百三十九

徐王宿州马公，高后父也。配郑氏，无子。初立庙太庙东。洪武四年，即王居立庙。

滁阳王定远郭子兴首事濠、梁，徐王避兵，以高后托之，遂育为己女。卒于和阳，葬滁州。夫人张氏三子，长战没，次陷没，幼以阴谋伏罪。次夫人张氏一女，为皇妃。生蜀王、豫王、如意王。豫王即代王。洪武元年建庙滁阳。杨王，高皇外王父也，墓在盱眙。王姓陈，扬州人，卒年九十九。无子，长女即淳皇后。庙初在太庙后，即墓立庙。三王皆有岁时祭。时凤阳又有以功封巩昌侯赠陕国公谥宣武者，与滁阳王同名。武定侯英同母兄弟也。

一百四十

洪武十一年，封周王于河南开封，一郡惟一王府。今则郡王三十九府，辅国将军二百一十二位，奉国将军二百四十四位，中尉而下不计矣。洪武年间，军职二万八千有奇。成化五年，军职八万二千有奇。成化迄今，不知增几倍矣。洪武初年，锦衣卫官二百五员，今一千七百余员。此禄俸所以不足也。嘉靖八年春，詹事霍韬奏云。

一百四十一

嘉靖己丑夏，勋臣六十五人，公六人，侯二十二人，伯三十七人。开国者三人而已，南京魏公、滇南黔公暨武定侯也。余皆靖难、征虏、平蛮、捕倭、讨贼、擒叛之功。而外戚恩泽封者，乃十有六人。文臣封爵，如李善长韩国公，汪广洋忠勤伯，刘伯温诚意伯，茹瑺忠诚伯，徐有贞武功伯，杨善兴济伯，王越威宁伯，王守仁新建伯。或没世而革，或再传而罢，甚者戮及其身。惟王骥以麓川功，子孙尚袭靖远伯。刘瑜近得嗣诚意伯。

一百四十二

和宁王阿鲁台，文皇封之。卒宣德间，子阿卜只奄率其家属部落来降，授左都督。其子后升锦衣指挥使。英宗赐姓名和勇。以紫荆、香炉功，擢至都督同知。勇子忠，忠子诚，袭锦衣使。

一百四十三

宣德三年五月，蔡福、朱广、薛聚、于瓒、鲁贵、李忠伏诛。福都督，广、聚、瓒皆都指挥，贵指挥，忠千户。福等在交阯守义安，被贼围。福不战，率广等降贼，且教贼造攻具，攻东关。我兵九千余人，愤欲焚贼营。福等又令百户牟英告贼，贼杀尽九千余人。

遂攻昌江等城，福又历说各城人降。尝至清化，驰马城下大呼曰："守城者可见几全首领！不然，肝脑涂地。"为和州罗通等大骂而去。至是，则送福等归京师，悉弃市，籍其家。

一百四十四

寘鐇之乱，本仇钺反正之功，封咸宁伯。臣铖张永攘为己功，一时恶党如谷大用、马永成、陆闾、魏彬，冒以运筹获封。永兄弟富泰安伯，容安定伯；谷大宽高平伯，大亮永清伯；马山平凉伯；陆永镇平伯；魏英镇安伯。

一百四十五

成化辛卯十二月，悼恭太子薨。茂陵方以国本为忧。泰陵在西宫，已二岁，顾左右莫敢言者。既正位东宫，孝贞皇后恩勤如己出。而贵妃万氏者，名保护之。是时辅臣疏云：外议皆谓皇子之母因病另居，久不得见，人情事体未顺。请令就近居住，俾皇子便于接见，庶遂母子至情。逾月，而孝穆纪后崩矣。辅臣举宋李宸妃故事，敛葬皆如礼。弘治初，始建奉慈殿供养。

一百四十六

孝陵、长陵皆中宫先崩，不立继后。献陵至康陵，后皆后帝崩。裕陵二后，茂陵三后，盖孝肃、孝穆、孝惠，皆母以子贵，尊称之号也。成化戊子季夏，孝庄崩，延臣议葬事，云合葬裕陵，祔食英庙，宜如汉文子于吕氏，宋仁之于刘后。茂陵重违孝肃意，未允。彭文宪公、姚文敏公率郡臣伏阙号哭，竟得如请。

一百四十七

国初，伪汉陈友谅为勍敌，伪吴张士诚次之。吴能西扰建业，我则不敢越鄱阳而取武冒矣。是时，以长兴侯耿炳文守长兴，江阴侯吴良守江阴。长兴守，则陆骑不能出徽、歙，所以断平江之掌股；江阴守，则师舟不敢窥通、泰，所以扼平江之襟喉。吴不我扰，而陈氏灭张氏继之矣。

一百四十八

小说云：永乐二十二年雷震奉天殿，下诏求言。主事萧仪首言徙都北平非便，长陵震怒，加以极刑。时科道亦多云朝廷不宜轻去金陵，以致此变，因劾与议诸大臣。上命言官与大臣俱跪午门前对辩。都御史陈瑛言："言官白面书生，不知大计，宜加重罪。"旨令侍臣诘问再三，得夏忠靖公解之，遂令各回衙门办事，否则又有萧仪之祸矣。陈瑛已于永乐

九年有罪，下狱死。

一百四十九

康陵时，司礼铛王岳、范亨忠义果直，为逆瑾所忌。亨以正德元年十一月二日充南京净军。瑾党长随王成等，追至临清小沙滩缢杀之。十六年四月二十六日，诏旨赠官祭葬。亨兄璋，授世锦衣百户。

一百五十

开国功臣封公侯世袭者，券云：谋逆不宥。其余若犯死罪，尔免二死，子免一死。若封公侯而子孙世袭指挥使者，则云：其余死罪免二次。

一百五十一

明氏据蜀，东阻瞿塘，北恃金牛，自谓我师不能克。洪武四年春，汤中山为水帅，率廖永忠辈，以舟师由瞿塘赵重庆；傅颍川为陆师，率顾时辈，以步骑由秦陇趋成都。瞿塘果坚守，中山不能进，而颍川已直捣阶、文，破绵、汉矣。所谓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者也。颍川既围成都，中山方有重庆之捷。

一百五十二

国初，驸马多功臣子弟。如韩国公李善长子祺尚临安；东川侯胡海子观尚南康；西宁侯宋晟子琥尚安成，瑛咸宁；吉安侯陆仲享子贤尚汝宁；汝南侯梅思祖侄殷尚宁国；凤翔侯张龙子麟尚福清；武定侯郭英子镇尚永嘉；长兴侯耿炳文子璇尚江都；西平侯沐英子昕，左都督袁洪子容，皆尚公主。

一百五十三

贞惠安和景皇后汪氏，金吾左卫指挥使泉之孙女。正统中，册为郕王妃。父瑛铨兵马指挥。己巳，景帝即位，立为皇后。祖泉两进左都督，瑛右都督。寻以无子废。册皇太子见济母杭氏为后。复辟之岁，改称郕王妃。瑛亦仍为兵马指挥。三月，进瑛锦衣佥事。成化中，复皇后位号。

一百五十四

弘治甲子六月，虏中走回人云：闻虏中欲掳黄里。黄里者，京城也。时北虏小王子求

贡，朝廷既许而不至，且闻有异谋。又走回人云：朵颜头目阿尔乞蛮领三百人与北虏通和，小王子与一小女寄养，引诱人寇，而大同亦告急。于是泰陵欲出军，召刘东山面议。东山力言京军不可轻出。上曰："文皇朝频年出兵，逐虏数百里，未尝失利。"对曰："文皇时，何时也！有粮有草，有兵有马，又有好将官，所以得利。今粮草缺乏，军马罢弊，将官鲜得其人，军士玩于法利，不能杀贼，且又因而害人，徒费财物，有损无益。"师遂不出。

一百五十五

曲靖，云南之襟喉也。洪武十四年九月朔，傅友德、蓝玉、沐英三将军率甲士三十万南征。偏师由永宁趋乌撒，大军由辰沅趋贵州。大军遂克普定，进攻曲靖。伪梁司徒达里麻果悉精兵十余万，屯曲靖，拒我师。我师急渡白石江，遂平曲靖，而颍川复城乌撒，以通永乐之兵，克七星关以通毕节之道，云南亦破，而伪梁王走死滇也。

一百五十六

洪武三十一年六月，武官选簿齐泰由兵部左侍郎进尚书。至建文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附选，齐公已不佥名。十二月初七日选，则茹瑺为尚书。并公姓亦不载矣。岂北平事急，公有军旅之役耶！近见《新官供词》，往往有云"郑村坝杀败齐尚书军马"者，岂公时辍部事，理戎务耶！或谓公倡晁错之议，及北平兵起，复偃然。后守令庸懦，如景隆者为元帅，卒以误国。岂公固未尝居守耶！据选部如此，附之备考。

一百五十七

唐虞时，天下分九州，又析为十二州。夏九州，分为五服。商谓九有。周九州六服。秦三十六郡。两汉十三部。西汉之衰也，县、邑、道、侯国一千五百八十七。东汉则一千一百八十矣。晋十五道。唐十道。宋三十三路。元十一省，二十三道。

我朝洪武初，都建康，凤阳为中都。分天下为十三布政使司。永乐中，以北平为北京，建康遂为南京。又平安南，为交阯布政司。割川、湖广南地，为贵州布政司。宣德中，弃交阯。今两直隶，十三布政司，统府一百五十二，州二百四十，县一千一百三十四，百九十三卫，二千五百五十四所，宣尉司十二，宣抚司十一，招讨安抚司十九，长官司一百七十七。朝鲜、安南来朝者五十六国。速温河等地面五十八。奴儿干、乌思藏等都司所领卫所二百三十八。

一百五十八

抚州吴与弼，天顺中石亨荐之，命行人赍敕书束帛造其庐，以伊、傅礼聘之。与弼拜

使，即言朝廷厚意，当赴阙谢恩。但本意不受官职，就辞币。比至，授左谕德，引见文华殿。上问曰："久闻高义，特聘尔来，如何不受官职?"对曰："微臣草茅贱士，少婴疾病，不能出仕。今年六十有八，衰朽，实不堪供职。"上曰："宫僚亦从容优闲，不必辞。"对曰："朝廷之职，台谏之次，宫僚为重。"上曰："宫僚亦众，不专劳先生。"不允所辞，终不敢应。于是赏文币四表里，羊酒柴米，遣太监牛玉送至馆。

上顾谓李贤曰："此老非迂阔者，务令就职。"与弼终不就。三辞后称病。上谓贤曰："与弼既来，如何不受职。若受职，亦不相拘，听其自在。候秋凉欲归，亦不固留。以俸禄养其终身，不亦可乎!"复命贤谕意，亦不受。留京两月，具本再辞。上曰："既以行人聘来，还以行人送归。"再与敕书，令有司月供食米，以赡终身。与弼感激，无以报称，条陈十事上之。复上表谢恩而去。

一百五十九

新会举人陈献章屡试礼部不第，成化五年遂还山养母。十五年，彭惠安公为广东左辖，朱中丞英总两广军事，交荐。旨下吏部，移文藩司，趣令赴京。以旧疾未平，母年加老，辞不赴。郡县促驾，不得已，十九年三月造朝。五月，吏部奉旨"恁部里还考试了，量授职事来说。"时献章方病，七月赴考，俄疾作，复归寓。八月，上疏言母老病，求归甚切。九月上旨："陈献章既巡抚等官荐他学行老成，可用。今恳切求回养母，吏部还查，听选监生愿告回家的例来说。"吏部覆请，上旨："陈献章既系巡抚等官荐他，今自陈有疾，乞回终养，与做翰林院检讨去，亲终疾愈，仍来供职。"献章上疏谢去。

一百六十

北边有戎警，则设总制大臣，或都御史，或尚书侍郎兼宪职。自巡抚以下，皆禀受节度。东路宣府、大同一员：西路陕西、延绥、宁夏、甘肃一员。盖黄河自金城出中国，经戎地东行，南入中国。在大同西界偏头、河曲、延绥，东界府谷、神木之间。故西路有警，则宣、大游兵驻河东滨；东路有警，则延、宁游兵驻河西滨。戎人套，则西路之警，出套则东路之警。西路总制治固原，在延庆、凉、洮之中。东路则往来于宣、大。嘉靖中，改总制为总督。

一百六十一

正统十四年，虏至京城。榜购能擒斩也先者赏万金，封国公。景泰元年，购杀也先者赏银五万两，金万两，封公，官太师。杀伯颜帖木儿、喜宁等，赏银二万两，金千两，封侯。

一百六十二

祖训，内府禁密，不许盖造离宫别殿。正德间，左右近幸献谄希恩，内起新宅、佛寺、神庙、总督府、神武营、香房、酒店，外起镇国府、总督府、老儿院、玄明宫、教坊司新宅、石经山、祠庙、店房。嘉靖改元，诏令在内官监、工部、锦衣卫、科道官，在外抚按查勘，拆毁改正。或存留别用，变卖还官。官匠因是升官，查革。

一百六十三

永乐六年十一月，敕太子太师淇国公丘福，吏、兵部尚书兼詹事蹇义、金忠，学士兼左春坊大学士胡广，右春坊大学士兼侍讲黄淮，右庶子兼侍讲杨荣，左谕德兼侍讲杨士奇，右谕德兼侍讲金幼孜，辅导皇长孙。

一百六十四

正德二年，逆瑾矫敕，戒谕百官，勒罢公卿台谏数十人。又指内外忠贤为奸党，矫旨榜朝堂。略曰：

“奸臣王岳、范亨、徐智，交通内阁刘健、谢迁，尚书韩文、杨守随、林瀚，都御史戴珊，郎中李梦阳，主事王守仁、王纶、孙槩、黄昭，检讨刘瑞，给事中杨礼敬、陈霆、除昂、陶谐、刘莅、艾洪、吕翀、任惠、李光翰、戴铣、徐蕃、牧相、徐暹、张良弼、葛嵩、赵士贤，御史陈琳、贡安甫、史良佐、曹兰、王弘、任诺、李熙、王蕃、陆昆、张鸣凤、萧乾元、姚学礼、王昭道、蒋钦、薄彦徽、潘镗、王良臣、赵佑、何天衢、徐钰、杨璋、熊偼、朱廷声、刘玉玄云。遂停日讲。而尚宝司卿崔璇、御史姚祥、主事张玮荷校两长安门及张家湾，谪戍边。”

一百六十五

正德年间，亲王三十位，郡王二百十五位，将军、中尉二千七百位，文官二万四百，武官十万。卫所七百七十二，旗军八十九万六千。廪膳生员三万五千八百，吏五万五千。某禄俸粮约数千万。天下夏秋税粮，大约二千六百六十八万四千石，出多入少，故王府久缺禄米，卫所缺月粮，各边缺军饷，各省缺俸廪。今宗室王二等，将军三等，中尉三等，主君五等，及疏庶人、罪庶人凡五万余。文武官益冗，兵益窜名投占，徒烦抽补召募，名数日增，而实用日减。加以冗费无经，财安得不尽，民安得不穷哉！

一百六十六

正统初，建文君出滇南至广西。一日呼寺僧，谓曰：“我建文皇帝也。”寺僧大惧，白

官府，迎至藩堂，南面跌足坐地，自称朱允炆。曰："胡燹名访张儆傝，为我也。"众闻之悚然，闻于朝。乘传之京师，有司皆以王礼见。比至，入居大内，以寿终，葬西山，不封不树。

提学鄞黄润玉尝见之，言其状貌魁梧，声如洪钟。云帝尝赋诗曰："牢落西南四十秋，萧萧华发已盈头；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汉无情水自流。长乐宫中云气散，朝元阁上雨声收。新蒲细柳年年绿，野老声吞哭未休。"或曰帝顶颅偏颇，高皇知其必不终，尝匣髡缁之具，戒之曰："必婴大难，乃发此。"以故遂为僧去。又曰帝性颖敏，能为诗，高皇命赋新月，曰："谁将玉指甲，抓破碧天痕？影落江湖里，蛟龙不敢吞。"曰必免于难。又尝赋《金陵》诗曰："是日乘舆看晚晴，葱葱佳气蒲金陵。礼乐再兴龙虎地，衣冠重整凤凰城。"后至贵州金竺长官司罗永庵，尝题诗壁间，其一曰："风尘一夕忽南侵，天命僭移四海心。凤返丹山红日远，龙归沧海碧云深。紫微有象星还拱，玉漏无声水自沉。遥想禁城今夜月，六宫犹望翠华临。"其二曰："阅罢《楞严》磬懒敲，笑看黄屋寄云标。南来瘴岭千层迥，北望天门万里遥。款段久忘飞凤辇，袈裟新换衮龙袍。百官此日知何处，惟有群鸟早晚朝。"

一百六十七

正德五年八月，宁夏献俘入东安门，上亲赐宴劳颁。系寘鐇于诸王馆。锦广等下锦衣狱廷鞫，奏上，皆伏诛。寘弟寘铣、寘鹍坐党，废庶人。

太监张永初见上，乘间出怀中疏，奏逆瑾十七事，且言其将为不轨。上怒，夜缚瑾，坐谋反凌迟。三日，诸被害者争拾其肉嚼之，须臾而尽。九月，吏部尚书张彩，锦衣指挥杨玉、石文义，坐瑾党伏诛。内阁曹元削籍。尽革瑾所行乱政害人事。焚与瑾往返书劄文字。论平宁夏及诛瑾功，封仇钺为咸宁伯，内阁进勋荫子。又封诸太监兄弟为伯者七人。以杨一清为户部尚书。南京御史张芹劾李东阳当瑾擅权乱正时，礼貌过于卑屈，词旨极其称赞，及他人奏诛瑾，则攘功受赏，不顾名节。东阳引疾辞，不允。

一百六十八

杨文襄公与太监张永西征也，叹息泣谓永曰："藩室乱易除，国家内变不可测，奈何?"永曰："何谓?"公曰："公岂一日忘情，顾无能为公画策者。"遂促席手画"瑾"字。永曰："渠日夜在上旁，上一日不见渠不乐。今其枝附已成，耳目广矣。奈何!"公曰："公亦天子信幸臣，今讨贼不付他人，付公，上意可知。公试班师入京，诡言请上间语宁夏事，上必就公问。公于此时上寘鐇伪檄，并述渠乱政，凶狡谋不轨，海内愁怨，大乱将起。上英武，必悟，且大怒诛瑾。瑾诛，柄用公。公益矫瑾行事。吕强、张承业暨公，千载三人耳。"永曰："即不济，奈何?"公曰："他人言，济不济未可知，言出公，必济。顾公言时，须有端绪，且委曲。上万一不信，公顿首请死，愿死上前。即退，瑾必见杀。又

涕哭顿首，得请即行事，无缓顷刻。漏机事，祸不旋踵。”永勃然作曰：“老奴何惜馀年报主乎！”已而永入京，请见如公策，竟诛瑾。

一百六十九

或曰：今内阁一人兼四官非礼。此不然，顾其人称否耳。唐、虞三代盛时，大禹嗣崇伯，为司空，加百揆，三官也。其帅师征苗，又兼士师变夷、猾夏之职。伊尹为冢宰，领阿衡，又兼师保，太甲称为师保，高宗称为阿衡，意当时亦胥封爵，非四官乎？周公以鲁侯代太公为太师，兼冢宰，领东伯。召公以北燕伯入为太保，代周公为冢宰，领西伯司马。毕公以列侯代周公为太师，领东伯。皆四官也。景泰时，陈芳洲一人领五官矣。

一百七十

正德中，吏部三尚书，张彩坐瑾党死，陆完坐宸濠党，王晋溪坐奸党乱政，皆论死，减谪戍。石文隐公代晋溪，有匿名书帖吏部门云：“莫做莫做，莫贺莫贺，十五年间，一连三个。”

一百七十一

嘉靖十五年九月，上奉章圣皇太后，率皇后妃嫔谒天寿山七陵。又谒恭让章皇后、景皇帝后陵于西山。上拜长陵六陵，陈后陵、西山二陵各遣官行礼，孝陵、显陵亦如之。

一百七十二

大同初叛之岁，失总兵官所佩“征西前将军印”，职方请给新印。余为主事，白郎中，总兵印文柳叶篆，请改印文。或称别将军，或增减其字。恐原印在叛军处，有事时行文奏报，真伪不可辨，误事非小。往年，胡忠安公在礼部，失“行在礼部之印”，改铸“行礼部印”，此在内衙门尚然，况边镇兵权，又反侧不靖时乎！郎中不以为然。

一百七十三

永乐甲午十一月，上谕行在学士广、侍讲荣、幼孜曰：“《五经》、《四书》，皆圣贤精义要道，其传注之外，诸儒议论有发明余蕴者，尔等采其切当之言，增附于下。其周、程、张、朱诸君子性理之言，如《太极通书》、《西铭正蒙》之类，皆六经羽翼。然各自为书，未有统会，尔等亦别类聚成编，务极精备，庶几垂后。”广等总其事，举朝臣及教官有文学者同修，开馆东华门外。明年九月书成，上御殿受之，群臣表贺。盖未及一年而成，可谓太速矣。时文贞辅献陵南京监国，故不预。

一百七十四

《历代名臣奏议》，成祖敕纂之书也。永乐丙申十二月成，进览刊布。

先是，上以玺书谕皇太子，令翰林儒臣采古名臣如张良对汉高；邓禹对光武；诸葛孔明对昭烈；董、贾、刘向、谷永、陆贽奏疏之类汇录，以便观览云。今此书无序，亦无监纂、编纂官职名。是时，西杨在南京佐太子监国，正危疑之际也。

一百七十五

中山王初夫人张氏，继夫人谢氏。王出师归，孝陵谕王曰："卿夫人好鞭挞人至死，此不足佐卿，朕为卿择一佳妇。"谢夫人是也。谢夫人生四子、四女。女长即仁孝皇后，次代王、安王妃，又次未聘。永乐丁亥，仁孝皇后崩，长陵谕谢夫人："朕欲得夫人季女，继中宫。"夫人曰："妾女不堪上配圣躬。"长陵曰："夫人女不归朕，更择何等婿耶?"季女竟不敢受人聘，从佛氏为尼于南京聚宝门外，所谓王姑庵者是也。嘉靖中，翟文敏公为礼书，毁之。

一百七十六

宣德五年二月，上奉皇太后率皇后谒长陵、献陵，驻天寿山。上请皇太后令辅、义、士奇、荣、幼孜、溥六臣见行殿。皇太后曰："皇帝数言卿数人赞辅多用心。今国家清宁，生民无事，固祖宗垂佑，亦卿等之力。"辅等顿首对曰："皇上聪明睿智，敬天法祖，仁爱兆民，以致康济之功。此皆皇太后圣德大训，臣等实无寸补。"皇太后曰："我有何德！上由祖宗积善垂庆。卿等皆先朝旧人。自今更须协力一心，非但国家蒙福，祖宗神灵昭鉴在上，亦必敷祐卿等，俾卿等子孙安荣永世。"命上赐六臣酒馔、白金、文绮。

一百七十七

山西三杰：乔公宇，王公云凤，王公琼。白岩以德量胜，虎谷以节概胜，晋溪以才略胜。然而晋溪有功于民社矣。

一百七十八

嘉靖庚子、辛丑，北虏吉囊、俺答连入太原，直至平阳、潞安。大同将士不用命，山西诸将望风溃散，不肯力战。总兵王升、白爵、李蓁、张达及巡抚龙大有、刘臬相继下诏狱。四总兵论死，两巡抚戍边。已而四总兵千方营解，得脱死，立功自赎，辄以功报，得复旧物。两巡抚尚未脱士伍。

卷 三

一百七十九

初设内阁，杨文贞公历二十三年，官止五品。后加至少师，止兼兵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三官。蹇忠定公以少师兼吏部尚书，掌部事。不欲文贞班在忠定上，以存冢宰统百官均四海之职。陈芳洲虽五官，亦止户部尚书。此后惟李文达公以吏部侍郎，后领吏部尚书。而彭文宪、商文毅、万安相继领吏部尚书，自后遂为首相故事。正德、嘉靖间，遂有一内阁皆领吏部尚书者。

一百八十

景泰四年九月，以太常少卿兼侍读学士陈询为国子祭酒。时祭酒王恂卒，监丞安贵言："太子少师、侍郎、学士萧镃任祭酒，诸生悦服，乞照胡俨例，不妨内阁职务，时来提督，仪刑后学。"上不许，以询代恂。永乐中，俨实出为祭酒，不复入内阁也。

一百八十一

景泰四年六月，户部尚书金濂上京官折俸银，除公、侯、驸马、伯、武臣每季十二万四千三百十二两奇，文臣三千五百八十九两奇。

一百八十二

景泰四年，刑科给事中曹凯言："比者户部请听军民官吏输豆，如输豆四千石以上授指挥。历俸十六七年，偿彼豆倍半矣。又令管事世袭，以生民脂膏养无功之子孙于无穷也。有功者必曰：'吾累世忘躯获此官，彼输豆亦获此官。朝廷以吾躯命同于菽粟，其谁不解体！'起端虽微，弊流甚大。乞敕输粟豆授武职者，带俸不任事，不世袭。犯赃罪如文职，止许原籍衙门带俸终身。"上曰："凯言有理。已授职者仍旧管事，承袭。"今后悉如凯言。

一百八十三

宣庙坐左顺门，少保原吉等侍，因语及古人信谗事，上曰"谗慝小人，真能变白为黑，诬正为邪。听其言若忠，究其心则险。是以帝舜堲谗说，孔子远佞人。唐太宗以为国

之贼。朕于此等每切防闲，有萌必为杜，绝不使奸言得入，枉害忠良。齐杀斛律光，国遂以弱，朕常为恨。汲黯正直，奸邪寝谋，卿等所宜法也。”原吉等顿首曰：“幸遇圣明，臣等敢不竭尽愚直。”

一百八十四

嘉靖甲申，大同王堡军叛，杀巡抚张文锦、参将贾鉴。时总兵江桓坐视不能讨贼，朝廷罢桓，以桂勇代之。令桂疾驱入大同，诛首恶，抚胁从。且遣都督鲁纲、总兵侍郎胡锭提督军务，率兵屯阳和堡，候勇诛首恶抚定，即班师。勇已诛郭巴子等首恶十七人，锭、纲以为功非己有，起营而西。大同军复闭门，及骂勇倒鬼诳我，缚勇欲杀之。勇不屈，言：“汝等再杀我，阖城无噍类矣。”乃释勇，尽杀勇家丁。代王微服走宣府，锭等又妄言功奏捷，中朝皆知之，不得已召还京。是时，内阁费宏不欲再用兵，幸无事。余及瓯宁李默各上疏乞讨贼。李疏报闻。余疏乙酉正月十七日进，留中。蓟州总兵马永亦请自率兵讨贼，不听。以故大同叛军至今为边镇大祸。

一百八十五

河套古朔方，我朝自正统后，浙弃东胜。于是河套遂为虏巢，然亦时去时来。近来，吉囊、俺答二酋连岁残破秦、晋，久驻套中。先朝大臣屡有复套之议。成化八年，遣吏部侍郎叶文庄公行视。文庄以为未可轻议，特缮障增戍，谨备之便。九年，遂移延绥镇城于榆林。此余肃敏经略之功也。王恭襄公又以肃敏为失策，嗣后杨邃庵亦屡议及河套。然亦财力不给，不敢力主其事，旋议旋罢。

嘉靖丙午，侍郎曾铣自山西移为陕西总督，上言复河套事，内批嘉奖。然中外皆知兵弱财窘，且无文武将吏，恐挑强胡，祸不可解。然亦顾忌，莫敢言者。铣区画兵食，关中骚动，人有怨言。又请户部银多至四百万两，人益不喜。铣又劾河西总兵咸宁侯仇鸾，鸾被逮。会丁未仲冬澄城山裂，而移者相去四五里，有分崩离析之象。是冬腊月辛未，京师大风霾。今皇帝敬天疑畏，以套议问辅臣。分宜言：“贵溪左右铣为此议者，臣不得预，臣亦不能止，不敢言。”上遂大怒，逮铣，夺贵溪辅弼官，以尚书致仕。而咸宁侯又发铣匿出塞丧师诸事，贿贵溪得解，及河套不可复状。上益怒。贵溪行至丹阳，逮系入京。铣事下锦衣讯。上又下法司会官拟铣罪。法司言：“铣犯无正律。”上怒，令再议，竟论死。

铣为御史时，计擒辽东叛军有功，升大理寺丞。又寻升佥都御史，巡抚山东。时山西被虏数寇残，移铣山西。山西二年得无虏患。又寇陕西，时陕西总督、尚书张珩谪戍，铣代之。贵溪至京论死，坐交结近侍律也。

一百八十六

王虎谷为祠祭郎中、疏请严试僧、道精通玄典者，始与度牒。王晋溪问之曰：“兄谓

此可塞异端乎？若如兄策，此辈欲得度，必有精通玄典者出于其间。今二氏之徒苟且为衣食计，尚不可遏塞与吾儒争胜负。若使精通玄典，又可奈何！”虎谷叹服。

一百八十七

团营始于景泰三年，于肃愍公建议也。兵制本三营，一曰五军，肄战阵；一曰神机，习火器，一曰三千，备宿卫。此三营中选健锐者全营团操，故曰“团营”。然原营之名终不改，如军选自三千营，团操于立威营，即名为立威三千营。五军、神机亦如之。是三营之有团营，即选锋也。今又于团营中选官军，别名东西官厅。操练名听征，而听征者，亦不足用。兵部尚书提督团营，将校以黜陟所在，乃肯奉法。若另设一尚书，专领营务，彼知其权轻，不肯受约束。掌印尚书又恐一旦有警，督营尚书便当统兵四征，又力辞营务耳。

一百八十八

紫荆之有提督都御史，自孙祥始也。蓟州之有边备都御史，自邹来学始也，皆景泰初事。嘉靖庚戌，俺答犯京城，畿内设官多矣。紫荆有艾希淳，又有侍郎翁万达。经略蓟州有吴嘉会，又有侍郎何栋。提督通州有都御史王忬。天寿山有都御史许宗鲁。坐院都御史商大节经略京城内外。若景泰时，都御史又有河间萧启、真定陆矩、保定祝暹、居庸王竑。巡关侍郎江渊，紫荆、白羊、倒马。大理卿孔文英，少卿曹泰，寺丞假信泰，寻改参赞京坼涿、易、真、保、通五路军务。

一百八十九

沿边诸镇，惟辽东最易治。虏寡亦弱，又縻我官赏交市，且地饶鱼、米、盐、马。近年，抚臣于敖减赐物，又计杀虏酋，遂失虏心。嘉靖丁未，抚臣胡宗明因虏屡来侵掠，扑杀虏百八十人，虏大恨。戊申春，结众深入辽西，杀掠人畜万计。宗明及总兵戴廉罢任听勘，起李珏代宗明。珏未行被劾，得留用。

珏素有才，操履亦慎。大狱谪戍，后起抚山西，遂不及襄时。

一百九十

永乐十七年十二月，敕五军都督府、北京留守、后军都督府、兵部：迩来军伍空缺，器械损敝，互相蒙蔽，欺诳百端，岂欲卖朝廷危社稷乎！其急整饬，违者必杀无赦。

一百九十一

廖均卿，江西人。精地理。成祖择寿陵，久不得吉壤。永乐七年，仁孝皇后尚未葬，

礼部尚书赵羯，以均卿至昌平县，遍阅诸山，得县东黄土山最吉。成祖即日临视定议，封为天寿山。命武义伯王通等董役，授均卿官。或曰定长陵者，王府尹也，亡其名，亦不知何许人。

一百九十二

新建伯王公为汀、赣都御史，据江西上流，意藩府久蓄逆谋，恐一旦变起，先事预防。以讨山贼为名，请得提督军务。兵书王晋溪知公意，请如公言。

正德十四年六月，宸濠反，公适勘事福建，道经丰城。县令顾泌告公宸濠反状。公急走小舸返，至吉安，与知府伍文定起兵讨贼。发檄召江西诸知府邢珣等兵。又密遣谍四出投檄，言京师及湖广、广东西、南京、淮安、浙江各发兵讨贼，以疑宸濠，使不敢出南昌。又致叛臣家族，谬托心腹云："吾直应敕旨，且聚兵耳。"又曰："宁王事且成败未可知，吾安能遂进兵。"贼果疑，四路兵且至，不敢直趋南京。又喜公或不进兵，迟回数日，出南昌，攻南康、九江、安庆。公兵大集，始传檄骂宸濠贼。又遣人致书与贼心腹李士实、刘养正及闵廿四、吴十三，若有约内应者。书既发，故令人泄贼党。书所过处，贼党以告宸濠。宸濠尽得致书人及书，遂疑士实等。士实等劝宸濠去安庆，且趋南京。否径出蕲黄趋京师。宸濠不听。公进兵攻破南昌，擒其居守宜春王拱条等，及宸濠子三哥、四哥。宸濠时攻安庆，闻之解围，反顾巢穴。公迎战樵舍，纵火攻之，大破贼，擒宸濠及其子大哥。

当是时，南京大震。非公牵制上流疑贼，贼不犯南京，必走蕲黄矣。公即擒宸濠，诸奸江彬等导上南巡，下诏亲征。诸奸欲擿功忌公，危言巧谮，百方欲去公。

当是时，宸濠未死，诸奸素通宸濠，得金钱者多在上左右，颇有异谋，畏公不敢发。公深机曲筭，内戢奸幸，外防贼徒，抚定疮痍，激励将士，日夜如对劲敌，宸濠竟得伏诛。内阁大臣素恶晋溪，亦忌公。而公以提督军务，故得专制，召兵平贼，归功晋溪，内阁不说，久之不论功。

今皇帝即位，诏录公功，封新建伯，兼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遣使迎至京宴劳。诸忌者又以晏劳费为词，嗾言官论阻，公不得至京。外艰去，服阕竟不召，谗谤益起，屡形奏牍。虽封爵赐号，竟不与铁券、岁禄。一时勤王有功诸臣中伤废斥殆尽。惟文定得升副都御史，荫一子千户。邢珣、徐璉、戴德儒升布政使。德孺死于水，珣、璉亦被斥，陈槐削籍，纪功御史伍希儒、谢源以考察去官。公不自安，累疏辞封，乞录诸勤王者功，竟格不行。

一百九十三

麻阳之役，师老财匮，言官论奏，竟尔中辍。初广、贵二省抚臣谋议不合，起万治斋镗勘处。治斋不欲用兵，力言抚便，已有端绪，遽召还京。已而贼复出抄掠，湖抚姜仪、

贵抚王学益请合兵进剿。杨参将赴湖，过辰州，为贼所缚。姜畏罪，上言王兵失期不至。内批切责，务期荡平。四川巡按袁凤鸣遂劾王，逮下诏狱。以李义壮代王。用兵数月，日费千金，官军顿挫，人畜残破，遂罢兵。姜降三级外任。盖剿既无功，抚又失策矣。

自古南蛮与北狄不同。四夷经见者，自三苗始，干羽两阶，今可鉴也。本朝累有征蛮之役，未有得全胜者。盖宁河武顺王时然矣。

一百九十四

谥“端”者惟三太宰，谥文端、端毅、端肃。一司徒文献，一司马端敏。近日秦凤山亦端敏，吴白楼亦文端。

一百九十五

陕西修边，正德初杨文襄公建议经理，为逆瑾所恶，被逮去。兵部以修墙议是，上文贵、张彪、曹元三人，乞简一人继成其役。瑾不肯，尽取修墙银镕为大锞，入瑾私室。至嘉靖八九年，王恭襄公起督陕西，修花马池一带边墙三百里，甚坚壮可恃。先是，宁夏巡抚徐廷章、延绥巡抚余子俊皆有修边之功。史琳亦尝请经略花马池边塞。而秦襄毅公为总制，不以为然，止筑四五小堡。弘治甲子、乙丑，虏大人花马池塞，残破陕西。以是简用文襄，竟为权奸所沮。

一百九十六

越国公守兰溪。获月庭和尚，检囊中有天文地理书，越国公留之帐下。上征婺州，越公与月庭见上，并上其书。上喜问月庭师何人。曰：“师龙游朱德明。”德明精于天文。及得婺州，立观星台，上与月庭夜登台观乾象。令长发为娶妻。月庭与铁冠道人议论时不合，又出语犯上，安置和州。参军郭景祥奏和尚怨谤，遣人至和州杖之死。又有复见心者能诗文，上时召见赐食。见心本名天渊，髯长尺许，仕元为学士，元亡削发为僧，髯如故。上怪而问之，曰：“削发除烦恼，留发表丈夫。”

一百九十七

大禹治河易，今治河难。大禹时直欲除害，今并欲兴利，以故甚难。既欲顺其流，不逆水性，必难得其济漕运。既欲济漕运，难保淮西陵寝无冲决之患。大名、张秋、济宁、徐州，处处畏河患，又必须引之东南流。虽大禹治之，恐亦便无长策。以故中滦之运及胶河故道，皆不可不早图之。胶河即今所谓南北新河。不出登、莱大洋之险，直自安东至海仓，三百里耳。

一百九十八

嘉靖壬寅，北虏孔棘。兵书张璲恐统兵出御，于会推总督文臣疏中，历举往年御虏皆遣都御史故事奏下吏部。时文选郎中谓余曰："往时边事急，推总督文臣，皆兵部会府部诸衙门议上。今乃移吏部，又必欲推都御史，奈何?"余曰："渠负国恩，边事大坏。今又为此奸巧，渠独不知虏棘本兵自出乎!"天顺五年，孛来寇陕西，马昂统兵；木麓川之役王骥；嘉靖初，河西之役金献民，皆本兵也。景泰时，于少保自请行边。岭南蛮反，用兵久无成功，议役两广总督，于少保亦自请行。此独非故事耶！已而廷推，首上璲，次毛伯温、刘天和三人，皆兵书。毛掌院，刘督团营，又次起用翟鹏。内批用鹏。

一百九十九

张三丰，辽东懿州人，名君实，字全一，又字玄玄，别号保和容忍三丰子。不饰边幅。人号张傻傻。日行千里，静则瞑目。旬日一啖，斗升辄尽。又或辟谷数月。洪武初，至大和山，往来长安、陇西、岷州、甘肃，又至扬州。成祖遣礼科都给事中胡渭名求傻傻，实访故君云。或曰三丰死于胜国，敛矣，临窆复生。入蜀，游行襄、汉间。

二百

嘉靖癸卯，王湛泉与龄为文选郎中，起用周恭肃公，以工部尚书总理河道。忌王清劲者，倡言河道无用尚书故事。王以问余，余曰："永乐初，开会通河，尚书宋礼实始其事。西涯诗所谓'几度会通河上过，竟无人说宋尚书'者是也。景泰时，河决张秋，尚书石璞治之。正德中，李燧亦以尚书治河。嘉靖初年，江南白茅港之役，李充嗣亦尚书也。"

二百一

许绅，南京人。质实谨厚，不喜交游，大抵有恒人也。以疡术仕至工部尚书，掌太医院事。嘉靖西苑宫人之变，圣躬甚危，得绅药始苏。余尝造问圣躬安否，绅曰："此变祸不测，论官守，非余辈事。切念受圣主深恩，当以死报，只得用桃仁、红花、大黄诸下血药。药进，余自分，不效必自尽。赖天之灵，辰时进药，未时上忽作声起，去紫血数升。申明遂能言。又三四剂平气和血，圣躬遂安，天地庙社之灵也。"以故加绅宫保。后数月绅病，余视之，曰："余必不复起，曩西苑用药，惊忧所致。至今神魂不宁，百药不效，作即死。主上万寿，死无憾。"竟以此病卒，上怜之，恤典甚厚。

二百二

景泰元年五月，漕粟十五万石，自丁字沽舟行抵雄县，分给军饷。

二百三

国初，湖广有所谓灵通侯者。鄱阳之役，有所谓舍命王者。二人竟莫可考。

二百四

袁珙，字廷玉，鄞人。少游海上，遇异人，授相术，论人吉凶辄验。成祖闻廷玉名，洪武二十三年九月密召至北平，一见伏地叩头，仰对曰："殿下龙质凤姿，天高地厚，大明丽中，神略内蕴，真太平天子。"成祖问度在几何时。对曰："年逾四十，髭髯过脐。当是时拨乱反正，万邦一统。"成祖喜，留府中，久之，已而乞归。靖难后召为太常寺丞，子忠彻序班。出金钱币厚赏珙。巡狩北京，召珙父子至行在，出入禁廷。未几，珙请老归，卒赠太常少卿。忠彻能行父术。建文初，文皇召问忠彻，对曰："天命有定，无忧也。"献《人象大成书》。靖难后，除忠彻戎籍。会有言楚王子重瞳者，遣往视。还奏无他异。宣德中，尝侍上，言天颜惨肃，恐宗人有急变谋上者。未七日，乐安反书至。官尚宝少卿，致仕，卒年八十三。

二百五

林见素劾继晓，下诏狱，茂陵怒甚。事且不测，司礼太监怀恩叩首诤不可，曰："杀俊，将失百官心，将失天下心，奴不敢奉诏。"上大怒，曰："汝与俊合谋讪我，不然安知宫中事?"举砚掷恩，恩以首承砚，不中。又怒扑其几，恩脱帽解带，伏地号泣曰："奴不能复事爷爷矣。"叱恩出，至东华门，使人谓典诏狱者曰："若等谄梁方，合谋致俊死，若等不得独生。"乃径归卧，称中风不能起。上怒解，命医治疾，屡使劳问，俊得不死。时星变，黜传奉官，御马张敏请马坊传奉者，得勿黜。持疏谒恩，跪庭下，恩徐曰："起起，病足不能为礼。"问何为，曰："得旨，马坊传奉不必动。"恩大声曰："星变，专为我辈坏国，外臣何能为！今甫欲正法，汝又坏之。他日天雷且击汝首。"指其坐曰："吾不能居此矣。汝兄弟一家，遍居权要，又欲居我位乎?"

敏素骄贵，又老辈，闻其言，不敢吐气。归家愤恨死。

章瑾进宝石，求锦衣镇抚，命恩传旨，恩曰："镇抚掌诏狱，武臣极选，奈何以货故与瑾?"上曰："汝违我命乎!"恩曰："非敢违命，恐违法耳。"改命覃昌传旨，恩曰："外廷倘肯谏，吾言尚可行。"因讽余肃敏执奏："吾且从中赞之。"余谢不敢，恩叹曰："吾固知外廷无人。"王端毅为都御史，屡上疏论事，言甚切直。恩每叹曰："天下忠义，斯人而已。"力左右之，卒免于祸。弘治初，大开言路，言者辄指内臣为刀锯之余。覃昌大怒，恩曰："吾侪本刑余之人，又何怒焉!"

二百六

王士宁生元至正甲辰，至成化癸卯，年百有二十。士宁少慕养生，不受室、饮酒、食肉。走蜀入雪山，投见一老人，披毡衣，卧深洞中石床上。长三尺余，耳、目、口、鼻、手、足，皆类小儿。士宁顿首拜，不答。因执役左右。老人不饮食，坐侧悬一囊，中类乾面，饥辄取啖，渴手掬饮硐水壹贰升。士宁饥，跪乞食，老人与囊中物，苦涩不能下咽。士宁拾啖山果、野菜三年。老人怜之，忽曰："吾语子术，子识之，宜出山，非其人莫授。"士宁出雪山，后事不可知。

其在济宁，居城东深巷败屋中已六十年。济宁人窃旁伺，士宁久绝火食，唯日啖枣数枚，或菜数茎，饮水少许。人馈遗，辄不肯受。济宁指挥王宣者，海州人，往见士宁，骇曰："吾上世有叔祖士宁，好道弃家去，竟不知所终。翁得无是！"扣家事皆合，宣因日与来往。成化七年，朝廷下山东征士宁，俾乘安车来。杨文懿公道济，造士宁问，但曰："静坐寡欲，坐久瞑目闭息。"曰："我老无能，朝廷过听召我，我未闻道，但习静已久。近乃日与人接，大败吾事。"文懿因问元末国初事，曰："一身之外，百无所知。"

二百七

辽东之不隶山东，先朝有深意。辽山多，苦无布。山东登莱宜木绵，少五谷，又海道至辽一日耳。故令登莱、诸处田赋，止从海运。运布辽东，无水陆舟车之劳，辽兵喜得布，回舟又得贩辽货，两便之。后以夹带私货，故禁止，海船遂废。今布运者，又不得由遮洋运舡，海道须经京东，出山海关入辽。苦劳视登、莱海道何啻百倍！此以人事言。若论地利，辽东须直隶京师为东辅。

二百八

洪武初，设太仓、黄渡市舶司，至今称为六国马头。寻以海夷黠，勿令近京师，遂罢之。已复设于宁波、泉州、广州。七年九月，又罢。后乃复设提举一人，副提举二人，属吏目一人，驿丞一人。三提举司皆然。

二百九

喜靖庚子，北虏破大同塞，深入山西。时兵部三尚书，张璲掌部事，毛伯温掌都察院事，刘天和提督团营，皆不肯帅师御虏。起都御史翟鹏于家，总督宣、大，偏保、山东、河南等处军务，驻大同境上。鹏质直端劲，外若悃愊，内有经纬，不善附权贵，通贿遗，有前辈大臣风节。柄臣恶之，北虏退，搆摭细故闲住。明年，虏又至，诸大臣益畏惧，莫肯出大同，复起鹏提督如故。以防御功，历升兵部尚书。甲辰，兵部议掣防秋兵大早，虏

直犯紫荆。上大怒，逮鹏诏狱，谪戍边。行至河西务借宿，民家不纳。告之钞关主事，主事挞民家，留鹏宿。民家告之，东厂以闻，遂复逮鹏，疾死锦衣狱。

先是，樊继祖为总督，丧师失律，且杀良民报功，侵费帑金数十万，以厚赂巧媚得无罪。

二百一十

西南夷自国初为梗，洪武己巳，征南将军傅友德帅二十四将军，分驻湖广、四川，练兵防西南夷。友德寻召还。时中原既定，而西南夷屡叛，用兵无虚岁。

二百一十一

正德庚午，逆瑾既缚，治党兴，长沙欲逮内阁曹元。太监张永曰："老先生勿开此路，当为日后计。"元得削籍去。正德辛巳，新都因言官论晋溪票拟下诏狱，且将杀晋溪，司礼曰："万岁今才年十五，王天官班左大臣，一旦至此，恐日后事不可料。"大礼议时，永嘉欲逮新都，司礼亦不肯。

二百一十二

刘千斤者，荆襄大盗。景泰、天顺间，河南北、襄南、湖北流民聚郧、房山中者数十万。四出行劫，急或拒相殴脱。官府捕之辄匿，未敢公然格斗。成化元年，流劫邓州李家。李家豪有力，尽闻诸上官，云不捕且入奏。官府集兵围捕急，遂纠众反，称大王、将军、国老、军师、先锋。推千斤为主，刘长子、苗龙虎副之，石和尚为谋主，势甚猖獗。

攻掠河南、南阳、郧阳，西至汉、沔，东及蕲、黄。尚书自圭、抚宁伯朱永督诸军进讨。至漳南，湖广总兵李震以土兵来会，议进兵方略。千斤等惧，遂拥众出战。属永病，圭督震分兵截剿破贼。贼退保巢寨，我兵乘胜进攻破之，擒千斤、龙虎等。和尚、长子走脱，益深入万山中。永病起，帅诸兵入山搜捕。襄阳文总旗者，隶都督喜信、指挥张英下，颇骁健。遇长子，相搏不胜，长子欲杀文总旗，总旗曰："榜急石和尚，汝无主名，汝能缚和尚献军门，升赏有榜例。"遂与俱见英，英抚劳长子，遣去，果诱护和尚。诸将忌英功，大哗英匿贼赃，英俱不敢争。长子、和尚竟以俘献，并千斤等伏诛。

未几，千斤余党李胡子反，野王刚、小王洪亦反。都御史项忠讨平之。成化□年，设湖广行都司于郧阳，都御史一人抚治，寇盗稍息。

二百一十三

方逊志在翰林宠任时，荐西杨：西杨修实录，乃谤方叩头乞余生。西杨荐陈芳洲，不荐东西两王，芳洲嗾人讦西杨之子稷，稷竟坐法，论死西市。芳洲令徐武功更名，以图进

用，又力荐武功；武功竟置芳洲于铁岭。武功为石总兵画夺门之谋；石总兵又置武功于金齿。近日永嘉、贵溪方颇类此。

二百一十四

洪武十一年，令考绩殿最，分三等；称职无过为上，赐坐宴；有过称职中，宴而不坐；有过不职下，不预宴，叙立于门。宴者出，然后退。十七年，令方面官无侵郡县之职。

二百一十五

嘉靖壬寅，起故右都御史万镗为副都御史，勘处湖、贵蜡尔山夷情。明年，万疏有曰："此夷先是宣德七年用兵十二万，攻围九个月，剿贼过半。正德七年用兵伍万，攻围四个月，剿少抚多。今初拟用兵陆万，期以半年。臣博访各贼巢穴，如蜡尔等山，接连三省，当其险绝之处，晦冥之时，一夫拒守，百夫莫前。与其多兵以冒险，而犯欲速之虞，不若减兵以存粮，而图持久之效。乃减兵三万，大抵以剿之威行抚之恩。今虽平地，但地方大坏之敝，苗夷易动难安。目前虽已宁帖，而后患所当预防。"遂条上方略，专意防守，不事征进。后至丁未，遂大用兵，两省骚动，迄无成功。万又尝有书与中朝人士，其略曰：

"苗贼巢穴，如蜡尔、雷公等山峒，接连湖广、四川，周回千数百里。猩猞所居，人迹罕至。其悬崖鸟道，莫可跻攀，狭路羊肠，不容并足。且竹箐丛生，弥望无际，幽严曲涧，在在皆然。鳞次栉比，殆无空隙，人非侧肩偻背，莫能入也。贼从内而视外则明，每以伏弩得志。我从外而视内则暗，虽有长技，莫施审据。军前汉土官员，曾经两广、滇、蜀等处征进者，皆云山峒之阴峻，各省亦有之，至于竹箐之深阻，则所未尝见也。其地利之难如此。

苗巢所居，率皆险僻幽翳。天晴之日，亦将午而后开朗，未晡而已晦冥。但遇稍阴，即霏雾迷濛，寻丈莫辨。计其阴雨，十常六七，盖山岚瘴湿，气候郁蒸之所致也。其天时之难如此。

先年，土官守法，易以驾驭，苗夷确鲁，易于牢笼。自正德以来，边方多故，土官征调，皆顾倩此苗以为前锋，用能克敌称强。及至近年，土官搆仇，各厚饵此苗，以助攻杀，因而起衅生乱。由是，土人与苗互结姻亲，情多牵制。且其伎俩亦为贼所窥破，无复畏惮。今用土兵，不免前弊。欲摈而不用，彼以切近之地，素稔之情，不但引诱窝藏在所必有，甚或借兵赍粮，岂能尽防！况湖、贵官军皆不足用。湖广徐永顺、保靖之外，其余土酋可调之兵能出千数者无几。至于贵州，舍酉阳、平茶之兵，愈少而愈难矣。必欲别省调兵，则又不谙地理。成功难必，而其沿途扰害，尤不可言，决难轻调。其事势之难如此。

功贼常言："朝廷有千万军马，我有千万山峒。"又云："诸葛亮有七纵七擒，我苗有三紧三慢。"所谓紧者，军退则突出劫掠；所谓慢者，军临则散漫潜藏。又云："不怕官府军多，只怕官府粮多。"盖以军虽多，而山箐深险，力未易施。粮多而围困久长，势将自毙。然彼明知道路梗涩，粮运甚难，料不能多，故为此言。其狡夷叵测之难如此。

历观史牒所云，大率皆然。故昔人云："自古用兵，未有大得志于南夷者。"诚有以也。前此，两省官司非不知地方之害，亦非无灭贼之心。然而莫肯以剿贼为己任者，盖亦畏其难耳。况远得于传闻者，恒失其实；旁观于闲暇者，每易其言。不以为邀功生事，则以为劳师费财。人亦何苦冒地方之利害，而招己身之艰危乎！积习有年，稔乱斯极，其独力任事之难如此。"

二百一十六

京师在北平，宣府、大同视周、汉、唐朔方。近有言止守居庸、雁门，此乃误国之贼。又或言尽撤山西兵，专力并守大同，亦非良策。大宁藩篱，雁门门户。藩篱以御外侮，门户以固内防，二者皆不可缺。

二百一十七

近日士人知天文者，多有其人。惟光禄卿乐蘧鸣、殷华湘原楚为精，二人共上《五星聚营室疏》，甚明畅恳切。礼官覆疏，亦直言戒规，皆可传。

二百一十八

景泰四年八月，工科给事中徐廷章条上七事：

一重官爵。部增尚书一人，左右副佥都御史至三十余人，人加师保，名器猥滥。

二慎师儒。今教官多岁贡监生，及山林儒士，素无问学，辄为人师。授经且句读不明，问难则汗颜莫对。宜用副榜举人便。

三严科贡。近科举开额，陕西、山西百名，三倍于昔。会试礼部，百无一中。岁贡亦四倍于昔。比及入监，即以存省京储悉遣还家。请依宣德、正统例。

四却珍奇。蛮夷屡贡金、银、宝石、火鸡、白鹿诸物，未为国瑞。而传道病民，纳侮夷狄，请一切谢绝。

五固封守。河南、山东、湖广、浙江内地，可省巡抚官。辽东、永平、紫荆诸边镇不可缺，宜定选二人更代，无使熟情偾事。

六禁谄渎。京师每节序，男妇杂沓寺观，淫秽败伦，乞悬榜禁约。

七诛阿附。吏部尚书何文渊以奸邪免官，许资、王巍、汪廷训、陈钝、何澄、王远皆依附文渊，并宜治罪。

上曰："朕即位初，加秩旧臣，资匡辅，其如故。"余下有司议。报闻。

二百一十九

大同古云中，宣府古上谷。虏人大同塞，必犯紫荆、倒马；入宣府塞，则犯白羊、居庸，自独石边外顺潮河川南下，则古北口、黄花镇不能御矣。大同、宣府有重兵，古北口、黄花镇兵最弱。

二百二十

景泰三年，沙湾堤坏，遣训导陈冕修筑。

先是，冕以沙湾功，升教授。比沙湾复决，冕奏言："欲息斯患，在用人。"工部恶冕，请送冕山东巡抚，责其成功。否，械赴京师。既得旨，给事中陈嘉猷言："朝廷尝榜求治河之略，竟未有言。冕尝有修河绩，今更进言，而工部嫉之，必欲置诸有罪之地，人人皆将缄口不言，其他利病甚于此者，孰肯复言！冕不足恤，而国体所关甚重。乞令冕协同巡抚等官修筑便。"上从之。

二百二十一

南京城大抵视江流为曲折，以故广袤不相称，似非体国经野辨方正位之意。大内又迫东城，且偏坡卑洼，太子、太孙宜皆不禄，江流去而不留，山形散而不聚，恐非帝王都也。以故孝陵欲徙大梁、关中，长陵竟迁北平。

二百二十二

南京大内近多圮壤，以王廷相建言故也。今端门楼已毁，承天门楼将倾，数年之后当大坏。宗庙火，亦当复建，神所栖也。不知其神在彼乎，在此乎。故成王在镐京，而文、武王庙丰及洛都皆有之。夏言《九庙议》诬甚。

二百二十三

永乐壬寅，上北征，五月驻独石，大阅将士。英国公辅、安远侯升、宁阳侯懋、武安侯享、阳武侯禄、隆平侯信、应城伯亨、新宁伯忠、兴安伯亨驰射，应城伯不中，罢其领兵。隆平侯称疾不至，降办事官。

二百二十四

戴元礼，名思恭，以字行，金华人。学于丹溪朱彦修。初仕御医，事太祖药饵辄效。

风雨即免元礼朝。洪武三十一年五月，上病少间，辇出御右顺门，召诸医官治疾，无状者尽付狱。独召元礼至榻前，曰："汝仁义人也。事无预汝，无恐。"太孙即位，诛诸侍医者，独拜元礼太医院使。辽简王、肃庄王、庆靖王皆奔丧至京，闻太孙道太祖语，哭问劳元礼。简王题"仁义"字大轴，庄王、靖王为《赞咏》赐元礼。或曰文王以旧恩升元礼院使者，误也。

初，洪武丙寅，文王患瘕，韩公懋治，久不愈。请元礼，至问所用药，曰："是也。"又问文王嗜何物，曰："生芹。"元礼曰："得之矣。"投一剂，夜暴下，视之皆细蝗也。

晋恭王病，亦请元礼得愈。病已复发卒。太祖怒，逮治王国诸臣。元礼侍曰："臣尝奉命疗王，王饮臣药数矣。臣对王病毒在膏肓，即复作，不可治，今果然。"太祖遂释晋王诸臣。

尚书严震直病，上令元礼好治之，否且偿命，一剂而愈。

有妃嗜烧酒，腹痛，治之愈。曰："十年必复发，发不可治。"后十年竟病腹痛死。

王宾者，吴中高士，愿受元礼。《方书》，元礼索宾："拜师事我，我与《方书》。"宾不肯，一日诣元礼，值他出，有书八册案上，宾袖去。元礼归，惊叹自失。宾不娶，临终以其书授盛启东、韩叔旸。

二百二十五

嘉靖壬寅七月朔，日食。逐贵溪去。时诸城一人在内阁，中秋分宜入内阁。甲辰，诸城以二子举进士，为言官所劾，父子并削籍。数月后，灵宝许太宰、石首张宗伯二人同入内阁。丙午，许乞致仕，闲住去。张病卒。是冬复召贵溪。贵溪至，而寿宁侯张延龄死于西市。戊申冬，贵溪亦如之。

二百二十六

溥洽字南洲，浙江山阴人。洪武初，荐高僧入京，历升左善世。靖难兵起，为建文君设药师灯忏诅长陵。金川门开，又为建文君削发。长陵即位，微闻其事，囚南洲十余年。荣国公疾革，长陵遣人问所欲言，言愿释溥洽。长陵从之。释出狱时，白发长数寸覆额矣。走大兴隆寺，拜荣国公床下，曰："吾余生少师赐也。"仁宗复其官。卒年八十二。

二百二十七

南京《吏部题名记》首高翥，洪武三年任，次张铭善，次郎本中，次陈修，又次滕毅。毅注洪武四年任。今考毅于初设吏部时，与杨士义等六人为六部尚书，入见奉天殿，受面谕。毅后赵瑁，瑁后高翥、李信、詹同。同洪武四年为尚书，兼翰林学士承旨，七年出吏部，为翰林学士承旨吕熙代之。《题名》乃云洪武七年任。张、郎、陈三人亦非相继，并在革中书省后为尚书。洪彝在翟善之前，刘松在契斯之后。《题名》以"契"为"揭"，

乃后有洪彝，而无刘松。松署尚书，陈敬、余炽皆试尚书，寻为真。翟善验封署郎中事，主事，署部，寻为真。

二百二十八

嘉靖丁未秋，兵书陈经被劾，王以旗代陈。未几，以河套议，出陕西总兵，督边务，刘储秀代之。刘循倒疏辞，上怒，削籍去，赵廷瑞代之。不半年，兵部更四尚书。近年兵书最久者张瓒，边事大坏自瓒始。瓒有才略，无奈其好货何！

二百二十九

洪武辛亥，礼官崔亮定外官庆贺礼，以武臣为班首。壬戌，广东布政司请庆贺班秩，孝陵曰："行礼于藩司，班首以品秩叙。"今都可无实授者，惟实授都指挥使，正二品，乃得为班首。

二百三十

吴元年，选郡县官三百三十四人，赏绮布道里费及其父母妻子有差，著为令。曰："以养汝廉奉公，无渔民也。"洪武元年，诏中书省自今除府、州、县官，赐银十两，布六疋。徵天下贤才为守令，厚赐而遣之。

二百三十一

满四，固原土胡也。骁捷好杀，时出劫行人，掠牛马，聚恶少食饮。参将刘清、指挥马杰稍法绳之，四赂掠资即解。即数日，又复中他事收捕。捕至辄得赎，赎已又捕。四大恨曰："必杀此二人者。"成化四年四月遂反，不数月有众二万。

廷议，请敕镇守问激变故，敕未至，清进与贼战，大败。宁远伯、广义伯、巡抚陈价、都指挥费良，皆败或死。兵部请合陕西、延绥、宁夏三镇失进剿，贼益肆，行劫攻城，杀掠吏民，羽书交至。以都督刘玉为总兵，副都御史项忠提督军务，会巡抚马文升讨贼。忠未至陕，陕西、宁夏兵先至，不俟延绥兵辄进，大败。四尽夺两镇军器，闻大兵且至，退保石城山。忠等分兵七屯合围之，戒勿战困贼。伏羌伯毛忠违命先登败死。贼益张，言且攻西安。兵部尚书程信请改命抚宁侯永总京、边军四万往讨。大设赏格，擒四者赏金五百两，银倍之，官世指挥使。四人共，亦如之。十一月，忠围贼益急，度必破贼。又闻别命将，不敢辄止。奏言，宜令新总兵星驰赴援，倘不日破贼，别奏止兵。上手忠奏，付太监怀恩等召兵部议。

内阁信曰："兵行不可缓。"彭时、商辂曰："贼不能出，入山自保，我兵困之甚固。观忠疏，贼不足尤也。"信曰："不然，忠且退至平凉未可知，敢必其能困贼耶！"尚书白

圭、侍郎李震相视不言。时曰："然则度京军当何时抵固原?"信曰："明春二三月。"时曰："胜负决今冬，奈何至明年！观忠奏，贼惫矣，止京军便。"太监曰："然，然则边军去乎?"时曰："亦不去便。"辂曰："留京军而遣边军便。"信大不平，谓人曰："忠败，陕西动摇，内阁不得辞其责。"内阁又辄言："忠足办灭贼，观其疏岁终贼平矣。"是月丁丑，忠计擒四。十二月捷音至。明年正月，槛送四等三百人至京师。太监问反故，曰："无奈，清、杰侵剥我也。"四等凌迟，亦斩清、杰。

二百三十二

皇祖制太庙祭器，曰："今之不可为古，犹古之不可为今。礼顺人情，可以义起，所贵斟酌得宜，必有损益。近世泥古，好用笾豆之属，以祭其先。生既不用，似亦无谓，其制祭如生仪。"

二百三十三

宣德九年，上与侍臣论两晋，侍臣曰："晋武惩魏氏刻薄奢侈，矫以仁俭。平吴后颇事游宴，怠政事。掖庭将万人，外戚用事，势倾内外，曾不一传，祸生闺闼，驯致戒羯之乱。元帝继统江右，恭俭有余，明断不足，大业未复，祸乱内起。明帝明敏有机断，故能诛剪凶臣，惜其享年不永。成帝以后，类皆孱弱，寄命强臣，奄奄百有余年，亦为幸矣。"上曰："晋武创业，不为远图，树立失宜，托付非才。况羌胡、鲜卑杂处内郡，不能先机区处，以致国祸方殷，戎寇遽至。东晋仅能立国，逆臣接迹，朝政陵夷，尚传数世，由贤人为之用也。"又曰："帝王维持天下，以礼教为本。两晋风俗淫僻，士习浮薄，先王礼乐教化荡然扫地，岂久安之道!"

二百三十四

嘉靖十八年五月，夏言落职致仕，寻复入内阁。以梁材为户部尚书。六月丁酉震，奉先殿、鼓楼灾。山西地震，有声如雷。南京礼部右侍郎吕楠致仕。理河副都御史朱裳卒。七月，辽东兵变。庚寅震，武功坊，浙江大水。庚申，葬献皇后显陵。闰七月，木、火、水、金四星聚东井，河南大疫。辛未，献皇后祔庙中宫，亚献。咸宁侯仇鸾总督军务。兵部尚书兼右都御史毛伯温参赞军务，讨安南。九月，虏数入宣府塞。辛酉，上行视长陵，癸亥还宫。十月，大同总兵、都督梁震卒。十二月，虏入宣府塞。

二百三十五

洪武十一年秋，享太庙。太常奏：栗未熟，请以桃代，上曰："诸祭果实不必常品，有即用之。著为令。"

二百三十六

宣德九年，罢筑西教场。先是，教场在得胜门外，欲移西直门。上命都督武兴视可否，兴还奏可，但徙民家三十六。既而有言其地皆民种麦苗、桑、枣、果树及古坟墓，并须铲夷。又白云观傍地，皆民纳税蔬圃。上曰："勿病民。"事遂寝。

二百三十七

正德十四年二月乙酉，司礼萧敬传旨，上自称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太师镇国公朱寿，巡幸南北直隶、泰安神州。丙戌，又传旨南巡，武选郎中黄巩、车驾员外郎陆震上疏，极言江彬席宠擅权，迷朝误国，乞诛彬，罢巡幸。上怒。

上初议以三月壬子警道东巡，祀岱宗，历徐、扬，抵南京，下苏、杭，复浙江，浮汉登武当。人情汹惧，将相大臣多从谀不敢谏。是月己酉，翰林修谟舒芬等亦疏谏。各部及行人司皆怀疏集阙下，吏部尚书陆完沮之曰："无归恶于上。"众退。是日，吏部员外郎夏良胜，礼部员外郎万湖，太常博士陈九川；明日，吏部郎中张衍庆等，刑部陆俸等；又明日，礼部姜龙等，兵部孙凤等，行人司余廷瓒等，俱连疏人。又有医士徐鏊，独疏以医谏。上遂大怒，不果出。癸丑，巩、震、良胜、湖、九川、鏊下锦衣狱。芬、衍庆、俸、龙、凤等百七人，跪午门外五日。甲寅，廷瓒等下狱。明日，同巩等六人，亦跪午门外五日，械系。是日，工部林大辂等三人，大理寺周叙等十人连疏人。明日，俱下狱，亦械系跪五日。金吾卫指挥张英愤曰："是大变故明效，驾出必不利。"内袒赴阙，手持刀欲自刎死，上疏谏。数日，天色阴霾，京师震骇。公卿被唾骂，瓦砾掷晨夕，出入不敢待辨色。至请命礼部禁言事者，通政司遂格不受疏。又有贡谀参劾属吏妄言者，上怒遂不可解。戊午，水溢内海子高挢四尺，铁柱七斩折。是日，系芬等一百七人午门外挞三十。疏首调外任，余夺俸半年。四月己卯，系巩等六人午门挞五十。鏊戍边。

二百三十八

宣德五年十二月，巡抚浙江侍郎成钧奏："海盐县民言，县并海旧置石嵌土岸，延袤二千四百四十余丈，备海患。比因风潮冲激，坏者一千一百余丈，有司虽常修筑，然旧石为水所啮，皆刓弊无廉隅。暂用累砌，终不坚固。今议于旧岸内，别砌石岸，而存其旧者，以为外障，庶可久远。乞如洪武中令嘉兴、湖州、严州、绍兴等府发夫匠协助为便。"上从之。

二百三十九

近日东南倭寇类多中国之人，间有膂力胆气谋略可用者，往往为贼。蹑路踏白，设伏

张疑，陆营水寨，据我险要。声东击西，知我虚实。以故数年之内，地方被其残破，至今未得殄灭。缘此辈皆粗豪勇悍之徒，本无致身之阶，又乏资身之策，苟无恒心，岂甘喙息。欲求快意，必臻鸱张，是以忍弃故乡，幡从异类。倭奴藉华人为耳目，华人籍倭奴为爪牙，彼此依附，出没海岛，倏忽千里，莫可踪迹。况华夷之货，往来相易，其有无之间，贵贱顿异。行者逾旬，而操倍蓰之赢，居者倚门，而获牙侩之利。今欲一切断绝，竟致百计交通。利孔既塞，乱源遂开，驱煽诱引，徒众日增。或不包荒舍垢，早为区处，恐数年之后，或有如庐循、孙恩、黄巢、王仙芝者，益至滋蔓，遽难扑灭矣。

洪武年间，倭奴数寇东南傍海州县，其时浙江一省，既遣信国公汤和筑城，又遣魏国公徐辉祖、安陆侯吴杰练兵，又遣都督商暠、杨文、刘德出战，又遣都督于显出海巡倭。此皆上公元侯，谋臣宿将，尤且迟之数年，未得宁息。复遣南雄侯赵庸招抚沿海渔丁、岛人、盐徒、蜑户，籍为水军，至数万人。又遣莱州府同知赵秩、礼部员外郎吕渊宣谕倭奴。迨至洪武二十五年以后，而海上始得安靖。则凡可以解散贼党者，宜亟为议处也。

二百四十

孝陵平汉，封汉主陈理为归德侯，友谅父普才为承恩侯，兄友富归仁伯，友直怀恩伯，弟友仁赠南康王。又封蜀主明昇归义侯。洪武五年，遣元枢密使延安答理送理、昇于高丽，普才徙滁。

纳哈出者，木华黎裔孙也，既降遣归类。侵辽东，宋国公兵出塞降之。封海西侯，卒葬南京。其子察罕改封沈阳侯，坐党死。

二百四十一

长陵北征，命侍郎师逵督饷，逵以道险，车载民疲粮乏，乃择平坦之地，均其里路，置站堡，每夫一人，运米一石。此送彼接，朝往暮来，民以不困，食亦旋足。

二百四十二

成化末年，宦者尚铭坐东厂，陈准继之，甚简靖。令刺事官校曰："反逆妖言则缉，余有司存，非汝辈事也。"坐厂数月，都城内外安之。权竖以为失职，百计媒孽，准自知不免，一夕缢死。准，广东顺德人。

二百四十三

读《成布衣祭忠文诗》，成器余姚人。正统末闻刘忠愍死狱，即邑中龙泉山顶为文祭之。祭毕，以馂颁诸同志。其文历述古今权奸之祸，凡三千余言，人谓之《祭忠文》。今其地谓祭忠坛。诗曰："万古兴亡泪满笺，一坛遥忆祭忠年。大书笔在凭谁执，高调歌沉

待我传。无地可投湘水裔，有天应照越山颠。布衣悯世尤堪吊，何处松楸是暮田。”邵文庄公云。

二百四十四

洪武三十年，海运赴辽，七年万石有奇。永乐六年六十五万有奇。十二年，北京五十万由卫河、通州，四十万由海。十六年，会通河运四百六十万有奇。宣德八年五百余万。正统二年四百五十万。景泰二年四百二十三万，七年二百九十二万。天顺四年四百三十五万。成化八年以后四百万石，又有江南常、苏、松、嘉、湖白粮十八万八百六十余石，山东、河南粟、米、豆、麦又若干石，不在四百万数。

二百四十五

我郡守杨公承芳乞致仕疏云：“钱若水居枢密，年四十而致仕，以臣观之，臣年尤多三岁。陶弘景奉朝请，年三十六而致仕，以臣观之，臣年尤多七岁。放臣致仕，死得与弘景、若水游于地下足矣。”

二百四十六

席文襄公论漕船利害，成化以前病在民，成化以后病在军。

二百四十七

沙州，汉敦煌郡，今为蒙古卫。川边古塔赤斤，即汉屯田柳中地，今为罕东地。瓜、沙、赤斤等处番达，本皆一种，枝大族分，因地异名耳。

二百四十八

北狩，永乐七年己丑也，六曹称行部，十五年丁酉，改云行在某部。北京之为京师，不复称行在也，盖自正统辛酉始也。

二百四十九

元皇孙买的礼八剌被擒，有故符宝郎以历代灵章四十余颗降。孝陵以其不忠，诛之。山东降将百余人，貌皆魁梧，李丞相奏欲用之。孝陵疑其结党，皆杀之。

二百五十

漕船一万二千一百四十三。里河浅船遮洋海船十年一造，免仪、瓜坝也。江面皆五年一造，往回皆经坝也。官军十二万有奇。

二百五十一

景泰时，南方叶、邓之变，文臣总理军务，皆称镇守。浙江兵部尚书孙原贞，福建刑部尚书薛希琏。

二百五十二

胡忠安公致仕归常，遣子长宁谢。自叙由洪武三十三年进士任尚书，历任五十八年。中更迎驾复辟之劳，及卢忠、阮浪之狱，乞将臣男量为录用，臣虽死之日，犹生之年。天顺改元，八月十三日奉裕陵旨，胡长宁升世袭所镇抚，锦衣卫带俸。洪武三十三年，实建文二年。

二百五十三

南赣与湖广、福建、广东相连，流贼易起。郧阳与陕西、四川、河南相界，流民易聚。故江西、湖广既有抚宪，此则又设提军抚治之官也。南赣山深而人狡，郧阳土旷而民贫。

二百五十四

莆田处士刘闵，弘治中林见素言其恭慎纯粹，学行高古，日无二粥，身无完衣，而处之裕如。徐贯、刘大夏每拜其门，知府王弼斋所必迎致，曰：对刘君鄙吝，自去词藻，虽不逮其为人，而德宇道风人自难及。乞仍布衣入侍东宫，有奏未上。

二百五十五

洪武三年庚戌，开乡试，明年辛亥会试。是年天下亦举乡试。又明年壬子连举乡。江西吴伯宗，辛亥状元也。解学士文有曰："家君以洪武四年辛亥主考江西。"盖会、乡是岁同举。解，江西人，遂主江西试事。壬子，则今子午卯酉例耳。

二百五十六

宣德四年七月，太监马骐矫旨下内阁书敕，付骐复往交趾闸办金、银、珠、香。时骐自交趾召还未久，内阁覆请，上正色曰："朕安得有此言！渠暴在交趾荼毒军民，卿等独不闻乎！自骐召还，交人如解倒悬，岂可再遣！"然亦不诛骐也。

二百五十七

漕运，有元戎间以卿亚提督整理。自河州休庵王公以景泰庚午总督漕事，明年兼巡抚，于是或右都御史，或左右副佥，为常设之官矣。

二百五十八

户部尚书梁公材，南京人，弘治己未进士，字大用，号俭庵。清修劲节，始终不渝。为翊国公郭勋所恶，削籍。初为县令，历知嘉、杭二府，皆有惠政。有《俭庵奏议》四册。

二百五十九

吏部尚书周用、都御史宋景，端明简谅，有风节，不肯依附人，人亦不敢干以私。嘉靖丁未正月朝观，考察甫毕，相继卒，善类咸惜之。周赠太子太保，谥恭肃；宋赠太子少保、吏部尚书，谥庄靖。吏部侍郎武城王道，文学行谊，表著一时，难进易退，晚得向用，是秋亦病卒。

二百六十

户部尚书王杲，汶上人，甲戌进士。素称清谨，但待属吏稍严急。当是时，边隅多事，财用不给，杲一切取办，仓库空虚。嘉靖丁未秋，柄臣恶其执法，又人亲昵小人之言，言官又妄劾杲受贿，遂逮诏狱，考讯诬伏，谪戍，卒。

二百六十一

朵颜在渔阳塞外，福余、大宁、建州、海西在辽阳塞外，皆我藩篱，食我桑黮，怀我好音久矣。今皆通迤北，为我边患。恐数年之后，北虏见京东塞外水草畜牧之利，将并朵颜。建州我东塞，亦与北虏为邻，如宣府、大同矣。亟谕东虏，无引贼入室，自受其害，如景泰时事，诸酋或有悔悟者。不然，忧未已也。

二百六十二

河南何瑭，字粹夫，有文学，行谊高古，灌园自给，不妄取予，洁身独行君子也。王廷相，字子衡，少励名节，博学能文，扬历中外，著有声绩，皆近时名臣。后进好言人短，谓何迂腐，王晚年与翊国共督团营，不能纠发其奸。可谓责人无已矣。

二百六十三

太宰灵宝入内阁，南昌代之。因论箕仟不经，不足崇信，忤上意，削籍。兰谿入吏部，病乞致仕，忤上意，削籍。卒于张家湾道中。都御史周白川代之，病卒，司寇闻石塘代之。南昌首论大礼，始终不附张、桂，朴忠自许，有大臣风节。数年间，善类皆思灵宝、南昌。

二百六十四

国初，召商中盐量纳粮料实边，不烦转运，而食自足，谓之飞挽。后因积纳数多，价值亦贱，兴利之臣前改议上纳折色。行之既久，习以为常。彼时改折，粮料有余，而价亦贱，计似所人，为有赢利，未为不可。近来粮料不足，价亦腾贵，徒烦转粜，边用索矣。大率盐一引，纳银伍钱，先时可籴米一石。今多不过三四斗，或二三斗。故商人所纳数倍于前，而国初之所资以饷军者，实则无增于旧，彼此亏费，其弊益滋。是故多得银不如少得米。省和籴之扰也，杜侵剋之弊也，慰待哺之望也，渐恳边地以致殷富也。一举而四善具焉。说者又谓，间曾开纳本色，诏商不至。盖向者上纳本色，时商自募民耕种塞下，而得谷为易。又塞下之积甚多而价轻，又无戎虏之患。今则耕种发矣，塞下之积虚矣，谷价腾涌，强虏出没，势不安居，商人安得粮料应召募乎？欲复本色，非减斗头，利商人，使商人趋利而开垦边地不可也。然必迟之四五年，而后得其大利。

二百六十五

张西磐润，自给舍，历官南吏书，行业无玷。其当逆瑾时，著风节。在工部昌言正色，折翊国之娇悍，一时大臣罕能及之。嘉靖丁未，尚书一考，北上，改太仓尚书，未上，言官论劾，下吏部，不与题覆。候数月，西磐自陈疏至，内批致仕。

王两洲学夔，文学深淳，操履廉洁。尝为文选郎中，守正庇善类，为张、桂所恶，出为南太仆少卿，改太常矣。复中他事降外任，历升南礼，吏二部尚书。恭慎简实，不屑依比人。亦有才略，顾不肯发扬，人不知也。其擒治鼎山中伪皇子事，不烦一兵，亦不奏功。嘉靖己酉，累乞致仕不允。进南兵部尚书，参赞机务，益力辞，疏未下，言官又上劾章。内批王疏致仕。

卷 四

二百六十六

正德元年十月，刘瑾入司礼监，矫诏杀太监王岳、徐智、范亨；罢户部尚书韩文、郎中李梦阳；勒少师刘健、少傅谢迁致仕。以吏书焦芳兼武英殿大学士，吏侍王鏊为户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入内阁。兵书许进代芳，加李东阳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

先是，上初即位，瑾等以东宫内侍导上游戏。内阁上疏言："皇上视朝太迟，免朝太数，奏事渐晚，游戏渐广。长夏之时，遂停经筵，并辍日讲，不知陛下宫中何以消日？奢靡玩戏，滥赏妄费，非所以崇俭德；弹射钓猎，杀生害物，非所以养仁心。鹰、犬、狐、兔田野之畜，不可育于宫廷；弓矢甲胄战斗不祥之象，不可施于禁御。夫使圣学久旷，正人不亲，直言不闻，下情不达，而此数者交杂于前，则圣贤义理何由而明？古今治乱何由而知？民生困苦而莫伸，政事弊坏而莫救。宗社所系，生民所赖。今日之事，臣实忧之。六月中旬，风雨飘荡，雷霆震怒。正殿鸱吻及太庙脊兽、天坛树木、禁门房柱各有摧折或致烧毁。天心示警，盖已甚明，伏愿陛下惕然省悟。"报闻。复上疏曰：

"两月以来，日高数丈尚未视朝。兹天变民穷之时，正宜恐惧修省。怠荒若此，祸乱将至。"又报闻。

会太监王赞、崔通去南京、苏、杭织造，乞长芦官盐万二千引。户部请予半，上不喜，召见内阁问状。内阁对曰："宜如部议。"上曰："用不足奈何？"对曰："宁加银数，不可多盐引。"上诘其故，对曰："盐引有夹带之弊，引多则夹带益多。"上曰："彼独不畏法乎！"对曰："彼既得旨，沿途骚扰，朝廷岂得闻知！"上色变，语益厉，曰："岂独此数人坏事！譬如十人，岂能皆贤？亦未免有四五人坏事者。"时有赞健、迁者，上人其言，故云。内阁退，上疏自劾曰：

"先帝顾命惓惓，以陛下为托，臣等誓以死报，未敢求退。近者地动天鸣，五星凌犯，星斗昼见，白虹贯日，群灾叠异，并在一时。诸司弊政，日益月增，亩孔千疮，随补随漏。当此之际，内外巨僚协心倍力，犹恐弗堪。方且持禄固宠，任情作弊，谗谤公行，奸邪得计，变乱黑白，颠倒是非！人怨于下而不知，天变于上而不畏。窃观古今载籍，未有如此而不乱者。政出多门，咎归臣等。扪心反顾，无以自明，展转于衷，事非获已。若窃禄苟容，既负先帝，又负陛下。伏乞罢黜。"不允。又上疏曰：

"痛惟孝宗皇帝大渐之时，召臣等至乾清宫御榻前，面赐顾命，谆谆数百言。臣等顿首拜受，不胜呜咽。彼时，司礼监太监陈宽等实共闻之。陛下嗣位之初，臣等尤得少尽其职。近来数月，往往皆从中出，略不预闻。有所议拟，径行改易。"并上诏书不信、政令失中数事，皆不听。言官亦会疏论内侍罪状，留中。户部尚书韩公文，每朝退辄泣恨不能

救正。部郎中李梦阳说公："大臣义共国休戚，徒泣何益!"公曰："计安出?"梦阳曰："比言官入章交劾诸阉，章下阁老持劾章甚力，公诚及此时率诸大臣死争，阁老又得诸大臣，持劾章必益坚，去瑾辈易耳。"公将须昂肩，毅然改容曰："善！即事弗济，吾年足死，不死不足以报国。"明日早朝，公密叩阁老，许之，倡诸大臣，诸大臣皆唯。公退，具疏曰：

"臣等待罪股肱，值主少国疑，瞻前顾后，心焉如割，中夜起叹，临食而泣者屡矣。近岁朝政日非，秋来视朝渐晚。仰观圣容，日就清癯。皆言太监马永成、谷大用、张永、罗祥、魏彬、刘瑾、丘聚等置造巧伪，淫荡上心，击球走马，放鹰逐犬，或俳优杂剧，错陈于前。至导万乘与外人交易，狎昵嫚亵，有伤礼体。日游不足，夜以继之，劳耗精神，亏损至德。遂使天道失序，地气靡宁，雷异星变，桃李秋华。考厥占候，咸非吉征。切缘此等细人，惟知蛊惑君上，以便己行私，不思高皇帝业在陛下一身。今大婚虽毕，储嗣未建，万一起居失节，虽将此辈齑粉俎醢，何补于事！昔我高皇帝艰难百战，取有四海。列圣继承，传之先帝，以至陛下。先帝临朝顾命，陛下所闻也。奈何姑息群小，置之左右，累圣德乎？今永成等罪恶既著，若纵不治，将来无所忌惮，为患非细。伏望奋乾纲，绝私爱，上告两宫，下谕百僚，将永成等明正典刑，以回天变，泄神人之愤，潜消乱阶，以保灵长之业。"

疏入，上惊泣不食，诸阉大惧。太监王岳者，亦与永成等共事，素刚厉，颇恶其党。初，阁老持言官章不肯下，诸阉窘，相对泣。会诸大臣疏又入，上遣司礼诣阁议，一日三至，阁益持议不肯下。岳顾独曰："外廷议是。"明日忽召诸大臣入，诸大臣或有咎公者，曰："公疏言何?"公故不应，令吏侍鏊趋诣阁候。洛阳语王曰："事且十成七八，诸公第坚持。"至左顺门，太监李荣手诸大臣疏曰："有旨，诸先生爱君尤国，言良是。第奴侪事上久，不忍即置之法，幸少宽，上自处。"众惧，莫敢出一语答。荣面公曰："此疏本出公，公云何?"公曰："今海内民穷盗起，水旱频仍，天变日增。文等备员卿位，靡所匡救。上始践阼，游宴无度，狎暱群小，文等何忍无言!"荣曰："上非不知，第欲宽之耳。"诸大臣遂旅退，鏊前谓荣曰："设上不处，奈何?"荣曰："我颈有裹铁邪，敢坏国事!"是日，诸阉益窘，自求去南京安置。阁议坚持，犹不肯下。是夜，瑾等绕上前，跪伏哭，头触地，曰："非上恩，奴侪且磔喂狗。"上色动，瑾又进曰："害奴侪者王岳。"上曰："何谓?"曰："岳前掌东厂，谓言官先生有言第言，议阁时，岳又独是外廷议。狗、马、鹰、兔，岳尝献否，上心所明也。今独咎奴侪。"益伏地痛哭。上怒，夜收岳及亨、智。瑾又曰："狗、马、鹰、兔，何损万几？左班官敢哗无忌者，司礼监无人耳。有则惟上所欲为，谁敢言者!"上立诏瑾入司礼监，窜岳、智、亨南京。内阁又上疏曰：

"伏见旧年以来，龙颜清减，心切尤惶。传闻每夜戏乐，有妨寝膳。皇城禁门开闭无节，甚至入市交易，全无扈卫，皆由左右诱引，以致圣心荒怠，政令乖违，财尽民穷，上干天变。昨者，府、部、科道等官，合词累奏，皆谓瑾等狎昵淫巧，罪大恶极，乞明示典刑。臣等读未终篇，涕泪交下。连日司礼太监李荣等三至内阁，传示圣意，乃谓瑾等自幼服事，不忍遽行斥逐。夫人君之于小人，若不知而误用，其失犹小，天下尚望其能知而去

之。若既知而不治，则小人狎玩，愈肆奸邪，正人危疑，被其离间，天下之事无可复为，必至于乱亡而后已。且邪、正必不两立。今满朝文武、公卿科道，皆欲急去数人，而使之尚在左右，非但朝臣尽怀疑惧，而此数人者亦恐不能自安。上下相疑，内外不协，祸乱之机，皆自此始。宗社所关，诚非细故。”上不允。三臣各疏求去，内批健、迁致仕，东阳留用。东阳再乞退，上曰：

“自陈休政，臣下职也。黜陟人才，朝廷公论，卿毋再辞。”韩、李皆致仕。言官刘蓬、戴铣等俱下诏狱。锦衣镇抚牟斌杖阙下夺职。岳、亨、智为瑾所杀，死于道路。

二百六十七

弘治十一年十月，清宁宫灾，诏行宽恤，求直言。内阁上疏曰：

“窃见顷年灾异频仍，内府火灾尤甚。军器库火，番经厂火，乾清宫西七所火，内官监火。而清宁宫之灾尤为大异。古先圣王遇灾而惧，避殿减膳，责己求言。修政事，明赏罚，然后可以转祸为福，变灾为祥。本朝列圣具有故事，今日急宜举行。向来奸佞蔑惑圣聪，妨蠹圣政，以致贿赂公行，刑赏失当，纪纲废弛，贤否混淆，贼役繁兴，科派百出，公私耗竭，军民困惫。而大小臣僚，被其胁制，畏罪避祸，箝口结舌，下情不达，上泽不宣。愁叹之声仰干和气，灾异之积正此之由。今天道昭明，元恶殄丧，圣心开悟，洞察前非。然余慝未除，宿弊未革，虽圣仁广大，姑示含容，而中外人心愤懑未释，故上天仁爱复有此异。伏愿大开高照，独运乾纲，进贤黜奸，明示赏罚。当行之事，断在不疑，无更因循，以贻后患。尤望特降纶音，戒谕臣工，痛加修省，广求直言，指陈时弊，并垂采择，次第施行，以收人心，以回天意。”上悉从之。

时太监李广死，乞祠额，不许。广党周辅，请令李东阳为广寺碑文，又不许。言官劾文武大臣交结广者，请追究簿籍。上因东宫午进过左春坊，放班后召内阁，出袖中诸大臣辩疏，问处分云何。内阁请治其罪。上曰：“然。但六部尚书五人被劾，奈何?”对曰：“但查簿籍，治其有实迹者。”上曰：“本无簿籍，究之恐滥及耳。”对曰：“请会臣等拟上，必不太滥。”上曰：“此籍不知有否，姑宜已之。”内阁疏中所谓奸佞元恶皆指广也。

二百六十八

宣德三年，上御武英殿，问侍臣历代户口盛衰。对曰：

“禹平水土，民奠厥居，至桀而耗，汤时已不及禹。至纣淫虐，武王时又不及汤。成、康致理，遂多于禹时。春秋、战国至秦，所耗尤多。汉高至文、景，民庶大增。武帝征伐不息，十数年间民数减半。昭帝罢兵务农，至成帝初户口极盛。东汉承王莽后，率土之民十才二三。明、章之后，天下无事，人口滋殖。三国、六朝，疆宇分裂，所存无几。隋文帝恭俭，大业之初户口极盛。炀帝荒淫，役人以百万计，丁男不足，役及妇人。由是天下之民聚而为盗。唐贞观以后，及于永徽，户口日增，至开元又极盛，安、史之乱遂大耗。

宋承五季后，自太祖至神宗，户口日盛。高宗南渡，中原板荡，所存者东南之民。此历代户口之概也。”上曰：

“户口盛衰，足见国家治忽。其盛也本于休养生息；其衰也必由土水兵戈。观汉武承文、景之余，炀帝继隋文之后。开元之盛，遂有安、史之乱。岂非恃其富庶而不知儆戒乎！汉武末年乃知悔过，炀帝遂以亡国，玄宗至于播迁。皆足为世主大戒。”

二百六十九

宣宗坐文华殿，召问士奇、荣交阯敕去未，对曰：“行矣。”上曰：“朕昔闻皇考言：‘太祖初定天下，安南最先纳贡。已而黎氏篡夺，天讨不可赦。是时求立陈氏后不得，故郡县其地。若陈氏有后，不致劳敝方隅’朕对曰：‘此诚帝王盛举。’皇考笑曰：‘勿泄’朕心未尝忘。今思陈氏果有后，选立一人，使供藩职，三年一贡，如洪武制，用宁其民，我亦得省兵戍。论者将谓朕委弃祖宗之业，然继绝兴灭，实皇祖之志。”士奇、荣顿首称善。上曰：“卿二人识朕意勿言。”赐酒馔而退。

二百七十

景泰九年七月癸亥，礼部右侍郎李实，及也先使臣把禿等至自瓦剌。宁阳侯陈懋、吏部尚书王直等言：“实至自虏中，言虏欲和，且还大驾。又引实至上皇所，上皇谕：‘虏请和非伪，慎勿疑阻。朕需少物作人事，汝归为朕取来。朕得南还，即令朕守祖陵，或为庶人，朕亦甘心。’乞再遣实奉衣礼物币奉迎。”上不听，曰：“虏谲叵测，实归，杨善复去，不必更使。即以迎上皇意敕也先，附其使去便。”

丙寅，懋、直等再上言：“往者脱脱不花阿剌遣人议和，上皇不吝一介。今也先悔祸，专使行成，竟不一报，适启戎心，后患无已。”下大臣再议。

丁卯，实上言：“臣自瓦剌还时，也先与臣约八月五日来迎上皇。臣言：‘需归朝请旨，未敢窃定期约。’也先言：‘正使即未遣，须先遣一二人同我使来报，不然勿谓吾失信。’遂令诸小酋偕少卿罗绮，收还大同、宣府塞上部落。臣过怀来，见官军出郊刍牧，收禾转饷，虏言可信。臣复命日蒙召对，详述虏情。近在廷大臣累疏，未允臣将命讲和，其欲遣人迎复；定约期日。臣特传也先口语，伏望俯从群言，别遣材智大臣往迎。虽虏情变诈不测，亦可塞彼无词。不然，直在彼，曲在我。犹豫趦趄，过期失约，复欲遣使，或又以命臣，臣自揣愆期，决不敢往。彼此相疑，和议不成，则上皇终不可复，干戈终不可息，边鄙终不可宁矣。”疏入，复下大臣再议。

是日，把禿等还，谕也先曰：“把禿等至，悉议和之意。顾前已遣杨善、赵荣赍书币至可汗及太师，专为迎朕兄太上皇帝。朕念朝廷自祖宗来，待瓦剌甚厚，一旦因嫌搆隙连兵，太师既能复修旧好，朕亦当勉从所请。维今益宜上顺天意，下顺人心，休兵息民，以实前言。把禿等回，特颁赏给至可汗。也先所言，欲送还大驾，实朕至愿。果出诚心，即

令杨善等奉迎还京，朕当永保和好。太师其深省之。”

是日，懋、直等复请再遣实奉迎。上曰：“俟善还。”时御史毕銮等、翰林检讨刑让，皆疏乞迎驾。不听。己巳，善至虏营。庚午，也先引善见上皇。是日定议，也先遂奉饯上皇。

二百七十一

宣德六年十二月，太监袁琦有罪凌迟，诛其党陈海等十人，诏天下。又谕都御史佐，内臣出外有犯令，所在官司奏闻重治，知而不奏罪同。军民拨置害人者罪死。

二百七十二

宣德二年三月，有进《豳风七月图》者，上喜受之。顾侍臣曰：“此见周家立国之本，周公辅成王之心。当是时，君民相亲如父子，以故周之王业历年最永。”

二百七十三

李叔正者，江西靖安人。性聪敏，年十三以能诗名。既长，博通诸子百家言，诗称江西十才子，叔正其一也。友谅陷南昌，其妻夏投井死，叔正义不再娶。洪武四年征，除国子学正，迁渭南，升兴化知县、礼部员外郎。请老不许。除国子助教，迁监察御史、湖广参政，升布政使，召为礼部侍郎，十四年春进尚书。是年，有司荐贤良，往往以儒学训导应诏。叔正上言：“师范缺员，生徒废业，不可。”上曰：“朕急作人，务求明师，有司又荐而他用，甚失朕意。”禁勿许。

嘉靖辛亥三月，吏书夏邦谟去，吏部会推都御史屠侨、南吏书屠楷、吏侍郎李默。上简用李。议者皆言冢宰必历任正卿，资久望深，方得转授，未闻侍郎即正位冢宰者。籍籍问余，余应曰：“李膺简命，固圣明特达之知。然于先朝，实为故事。洪武壬午，成祖即位初也，蹇忠定公以吏侍升尚书，秉铨二十七年，辍部事，留京师，备顾问。郭公琎以吏侍代蹇凡十五年，至正统壬戌致仕。而王文端公以礼侍代郭，凡十四年，天顺丁丑致仕。是时，上能推诚，下无逸口，盖五十六年间，吏部三尚书耳。今自弘治丙辰至嘉靖辛亥，亦五十六年，凡易二十八人。而晋溪、松皋皆再任，整庵、巽庵、晋叔皆未任。铨揆数易如此，他可知矣。成化癸巳，尹恭简公亦以吏侍为尚书，代姚文敏公，历十三年致仕。惟崔庄敏公吏侍为尚书，代李襄敏公未逾年去。此五公皆能称其职。当时未闻有超资之议。逆瑾时，焦芳、张彩以吏侍相继为尚书，清议耻之。即使二人不由侍郎为尚书，亦岂得为善类乎！昔传说起板筑为冢宰，而甘盘旧学不以为嫌，此何足异！顾称弗称耳。”

二百七十四

国朝定鼎金陵，本兴王之地。然江南形势，终不能控制西北。故高皇时已有都汴、都关中之意。观洪武元年诏曰："江左开基，立四海永清之本；中原图治，广一视同仁之心。其以金陵、大梁为南、北京。"方希古《懿文太子挽诗》曰："相宅图方献，还宫疾遽侵。关中诸父老，犹幸翠华临。"盖有都关中之议，以东宫薨而中止也。

二百七十五

景泰元年，减中盐刍粟。先是，召商于密云、隆庆，中淮盐者，引米七斗，豆五斗，草四十束；古北口引米七斗，豆三斗，草三十五束。至是减密云、隆庆米豆一斗，草十束；古北口米五升，豆一斗，草十束。

二百七十六

嘉靖八年夏五月，宗室载属籍者八千二百三人。亲王三十位，郡王二百三位，世子五位，长子四十一位，镇国将军四百三十八位，辅国将军一千七十位，奉国将军一千一百三十七位，镇国中尉三百二十七位，辅国中尉一百八位，奉国中尉二百八十位，未名封四千三百位，庶人二百七十五位。

二百七十七

郡主无荫子，惟固安以景帝出，顺义以秀怀王出。王无嗣，国绝，顺义育宫中。故其子王道、周凤官之锦衣。

二百七十八

陆恺，神宫巨铛也。以孝穆纪太后兄，世官锦衣百户。纪太后，泰陵所自出也。籍册无为州巢县人。

二百七十九

经筵面奏，近世无闻。惟嘉靖甲申夏，吕修撰楠言，五月十二日，献陵忌辰，是日讲筵，君臣不宜华服。己丑夏，陆祭酒深言，讲官讲章，不宜辅臣改撰，使得自尽其愚，因以观学术邪正。吕未几以论礼谪解州判官，陆竟以此谪延平同知。程正叔词严义正，范尧夫色温气和，皆贤讲官也。今难其人矣。

二百八十

平蜀之功，经西番破阶、文二州者，颍川侯也；由瞿塘破水陆二寨者，德庆侯也。二州破，则北失汉水之险；二寨破，则东失江水之险。故圣祖平西蜀之序云：为傅将军、廖将军千万年不朽之功。而中山侯不与焉。

二百八十一

嘉靖丁亥，田州之役，实姚东泉之功也。是年六月三日进兵，两广汉达马步官军、土兵打手、杀手，共十万二千七百七十七员名，分有五哨。凡攻破巢寨九十五处，贼猛殒首归顺。子邦彦窜死齐村，冯爵死富州，岑约死迳村。韦好、陆绥诸恶目，俱被擒斩。惟卢苏、王受未授首。比东泉归，阳明以抚处为策，苏、受来降矣。阳明又以八寨之讨被旨诘责，赠谥、恤典停罢，并平宸濠之功皆不录。新建之封，终其身耳。东泉锦衣之荫亦罢。是时前巢后抚皆谓无功，难乎任事矣。

二百八十二

天顺五年夏季，官军俸折色银一十四万。至嘉靖七年冬，每月米二十四万七千石有零矣。李文达公尝言于裕陵曰："军官有增无减，且天地间万物有长必有消，如人只生不死，无处着也。自古有军功者，虽金书铁券，誓以永存。然其子孙不一再传而犯法，即除其国。或能立功，又与其爵。岂有累犯罪恶而不革其爵！今若因循久远，天下官多军少，民供其俸，必致困穷，而邦本亏矣。不可不深虑也。"上曰："此事诚可虑，当徐为之。"

二百八十三

南京诸衙门题名碑宜分别书，如吏部，首书吏部某官某，次书南京吏部某官某，又次复书吏部，又次复书南京吏部，乃为实录。今概书南京未善，况都察院名台名府不同，又御史大夫、御史中丞，与今官名亦不同，乃概列于今名官可乎？

二百八十四

弘治十年八月，上召见内阁徐、刘二文靖，李、谢二文正于平台议政事。时太监李广以烧炼斋醮，横被宠赍，阁疏力谏，上嘉纳，以疏示广。武冈知州刘逊为岷府所奏，逮逊至京，科道疏救逊。下诏狱者六十余人，内阁疏救，得释。十一年五月，上坐平台，召见内阁刘、李、谢三公，议罢成山伯王镛、遂安伯陈韶、宁晋伯刘福总兵。越二日又召见，议以保国公朱晖、镇远侯顾溥、惠安伯张伟为总兵，代镛等。而以溥同英国公张懋管团

营。盖五军、神机、三千所为三大营六提督也。六人中择二人提督团营，皆名总兵官。

二百八十五

正德五年四月，宁夏安化王寘鐇及都指挥何锦、周昂、指挥丁广反，杀镇守太监赵弼、总兵官江汉、巡抚都御史安惟学、核田大理少卿周东。令孙景文造伪檄，言："刘瑾蛊惑朝廷，变乱祖法，屏弃忠良，收集凶狡，阻塞言路，括敛民财，籍没公卿，封拜侯伯，数兴大狱，罗织无辜，肆遣官校，胁持远近。张彩、刘机、曹雄、毛伦文臣武将，内外交结，意谋不轨。今特举义兵，清除君侧。凡我同心，并宜响应，传布边镇。"以锦为讨贼大将军，昂、广左右副将军，景文军师，张钦先锋将军；魏镇等七人都护，朱霞等十二人总管。反书至，命太监张永总督军务。起致仕都御史杨一清总制陕西、延绥、宁夏、甘、凉各路军务。泾阳伯神英充平胡将军总兵官，统各路兵讨之，遂下诏宽恤。以副总兵都督杨英为宁夏总兵官，游击将军仇钺为副总兵，兴武营守备侯勋为参将。王师甫出数日，钺斩周昂，执寘鐇及其子台潡，锦、广。报至，敕英旋师。永、一清安辑宁夏。

二百八十六

正德十六年，工部言：内侍巾、帽、靴、鞋合用纻丝纱罗皮张等料，成化间二十余万，弘治间三十余万，正德八九年至四十六万，今至七十二万。昔东汉永平中，始定宦官员，中常侍四人，小黄门十人。和帝以后，中常侍至十人，小黄门二十人。唐太宗诏内侍不立三品。中宗时黄衣二千人，员外至千人，衣紫者尚少。开元、天宝黄衣以上三千人，衣紫千人，其称旨者辄拜三品，列戟于门。宋初，自供奉官至黄门，定员一百八十人。孝宗定二百人，后增至二百五十人。洪武二年，定置内使、监、奉、御凡六十人。今自太监至火者近万人矣。

二百八十七

嘉靖初，锦衣旗校革三万一千八百余人，岁省粮储数十万。裁革冗官冗兵四万余人，岁省京储一百六十八万石。

二百八十八

永乐八年二月，成祖成征本雅失理。丁未发北京，庚戌度居庸关，丁巳驻宣府，甲子阅武兴和。三月甲戌驻鸣銮戍，乙亥大阅。四月癸卯次玄石坡，上为铭刻立马锋，曰："维日月明，维天地寿，玄石勒铭，与之悠久。"壬子次擒胡山，刻铭曰："瀚海为镡，天山为锷，一扫胡尘，永清沙漠。"甲寅次广武镇，赐泉名"清流"，刻铭曰："于铄六师，用歼丑虏，山高水清，永彰我武。"五月丁卯朔，营于平漠镇，甲戌次环翠阜，戊寅上至

兀吉儿札，虏遁去。明日，追至斡难河，虏拒战。上登山布陈，麾先锋逆击败虏，本雅失理以七骑渡河遁去。壬午驻五原峰，丙戌次饮马河，谕皇太子，遂下诏班师。

二百八十九

詹同、徽父子吏部尚书，本黄冈人，寓徽州。同有修行。徽历官监察御史，升左都御史。洪武十九年，上以徽奉职公勤，复其家。二十二年为吏部尚书，兼左都御史。明年以徽子太子洗马绂为尚宝司丞。二十四年，龙江卫吏以过罚书写，值母丧，乞守制，徽不听，吏击登闻鼓。上切责徽曰："吏虽罚役，天伦不可废。使母死不居丧，人子之心，终身有歉。天与人为善，犹恐其不善者；若有善而阻之，何以为劝?"徽大惭，吏得终丧。

是年，擢宁海儒学训导阎文为燕府右长史；南昌儒学训导曾恕为周府左长史。徽言："训导秩满，例升教谕。今授长史越资，宜试职。"上曰："师儒职虽卑，其道则尊，不可以资格论。"遂实授，仍赐冠带、文绮袭衣。二十五年，太子太保支兼俸。二十六年，诏免天下耆民来朝。

先是，诏天下民年五十以上者朝京师，访民疾苦，有才能者拔用之。其年老不通治道，则宴赍而遣之。自是，来者日众，上谕徽曰："朕念来朝耆民，其中亦有年高者，跋涉道途劳苦，可遣人驰传于所在止之。"《大诰》中称徽刚断嫉恶，不容奸伪。二十六年，坐蓝党死。验封主事翟善署吏部事。

二百九十

正德十四年六月，宁王宸濠反。巡抚都御史孙公燧、按察司副使许公逵死之。汀、赣都御史王公守仁，及吉安知府伍文定起兵讨宸濠，檄召江西各府兵。宸濠出南昌，寇陷南康、九江。丁亥，遣人寇望江。己丑，安庆守备杨锐、指挥崔文、知府张文锦力御之。

时王公在吉安，奏留公差还京御史谢源、伍希儒纪功，悉会吉安乡官都御史王懋忠，编修邹守益，郎中曾直，评事罗侨，御史张鳌山，佥事刘蓝，进士郭持平，驿丞王思、李中，按察使刘逊，参政黄绣，知府刘昭，议讨贼江西。知府戴德孺、徐琏、邢珣，通判胡尧元、章琦、谈储，推官王畴、徐文英，知县李美、李揖、王天与、王冕，各率兵至吉安。进贤知县刘源清斩贼党数百；余干知县马津率兵遏贼。七月壬辰，贼围安庆，锐等击却之。宸濠遣江西佥事潘鹏诱安庆降。锐等杀鹏家人，投尸城下，誓不降贼。丁酉，宸濠至黄石矶。戊戌，宸濠攻安庆，锐等力御之。庚子，以云楼攻，锐缒人焚其楼。甲辰，以天梯攻，文锦投茆焚之。丙午，宸濠闻王公攻南昌，解安庆围遁还。辛亥，王公破南昌，擒宜春王拱榕。甲寅，宸濠至樵舍，明日，王公进兵黄家渡，宸濠战败。又明日，战又败。丁巳，王公擒宸濠及其世子、郡王、将军、仪宾、伪太师、国师、元帅、参赞、尚书、都督、指挥等官，李士实、刘养正、刘吉、屠钦、王纶、熊琼、吴十三、凌十一等数百人被执。胁从御史王金，主事金山，按察使杨璋，佥事王畴，参政陈杲，布政使梁宸，

都指挥叶文、马骥、白昂等。

八月癸未，上亲征，诏天下，遂至南京，驻太监王洪家。十五年十月，上还京，驻通州。宸濠伏诛。

二百九十一

六部主事列衔御史上。永乐中修《五经》、《四书》、《性理大全》时尚然。其后，郎中皆列科道官后，不知起自何时。都左右给事中列御史上，自景泰三年始。

二百九十二

景泰三年，御史练纲等言举用方面事例，有旨令礼部集议，吏部不俟议定，即奏升福建佥事李颙为参政，杨珏为按察使。盖吏部恐议定莫遂其奸尔。夫所举纵皆得人，亦得避嫌。况杨珏见为副使，曹祥发其赃私。且吏部推选多不公，如向举陕西按察使何自学，不能检身齐家，为家奴所杀；山东按察使张清，今为尚书薛希琏所黜；副使张哲未任，为都御史韩雍所黜；户部主事杨愈考平常，例不当升，乃升河南知府；湖广副使陈质九年例升二级，止升参政一级；佥事曾蒙简未及一考，以杀贼功升一级，越升左参政三级。臣等非不劾奏，但给事中、御史有以直言触其同类大臣者，吏部尚书怀猜忌，往往退其见任之职，钳其欲言之口。所以居言路者以言为讳，职风宪者以职自保。宁负朝廷之恩，不敢犯大臣之怒。今吏部复尔专权黩爵，肆行欺罔，臣等如不复言，皇上深居九重，何由知其弊之若是。臣等非不知触犯权臣，祸不能免，但朝廷耳目，所系甚重，岂可知有权臣不知有陛下，知有身家，不知有朝廷！请太子太保兼吏部尚书何文渊、右侍郎兼少詹事项文曜于法司明正其罪。

文曜阴险奸邪，群臣共知，比之文渊，情罪尤重，难佐天官。少保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王直，太子太傅兼吏部左侍郎俞山，素行本殊于众，今亦为文曜等所愚，失于举觉，亦宜究问。乞俯从臣言，命吏部但遇三品以上大臣举用方面等官，每置二簿，钤印，备书举主与被升者。一封进司礼监便御览，一送翰林院备顾问。俟一考政绩卓异者，赏举主；政绩无闻及犯赃，举主同罪。

上曰："御史职居言路，凡事当言，今所言俱是。但知人之难，从古为然。已升除者置不问。文渊、文曜等亦姑宥。自选选官务洗心涤虑，广询博访，必从公道，毋得徇私。"四年，以御史钱昕为真定知府，御史给事中乞留昕，御史王直遂请老，上不许。昕竟去真定为知府。

二百九十三

成化二年，东虏董山纠众入寇。三年，武靖伯赵辅充总兵，都督王瑛、封忠为副，左都御史李秉督军，率汉番京边官军五万讨之。山降送京师，放归广宁。辅、秉曰："山不

可宥，请诛山。”九月，分左军出潭河、柴河，越石门、土木河，至分水岭；右军由鸦鹘关、喜昌口，过凤凰城、黑松林、摩天岭，至泼猪江；中军自抚顺经薄刀山、鲇鱼岭，过五岭度苏子河至虎城，期日会兵进剿。朝鲜亦遣中枢府知事康纯、鱼有沼、南怡率兵万人，遏其东走。我兵捣贼巢，虏遁。擒斩俘获虏指挥若女等千人，班师。指挥张额的里率妻子乞降，朝廷怜而释之。明年，留韩斌为副总兵防守。筑抚顺、清河、碱阳诸堡。

二百九十四

弘治中，台人缪恭学古行高，晚年走京师，上六事。其一“纪绝属”，请封建庶人后为王，奉祀懿文太子。通政司官见恭奏大骇，骂恭：“蛮子，何为自速死!”系恭兵马司狱，劾上待命，赖敬皇明圣，诏勿罪，放恭还乡。

二百九十五

仁宗即位之岁十一月，召礼部尚书吕震与御劄曰：“建文中奸臣、正犯悉受显戮，其家属初发教坊司、锦衣卫、浣衣局习匠。功臣家奴，今有存者，既经大赦，并宥为民，给还田土。”仁宗撰《长陵神功圣德碑文》，称建文君，虽追废，犹书其没曰崩，当其在位，犹尊之曰朝廷。又谕群臣曰：“若方孝孺皆忠臣。”诏从宽典。于是天下始敢称孝孺诸死义者为忠臣云。

二百九十六

先朝用人，惟贤惟材，虽内阁辅臣，不专翰林。初开内阁七人，用王府审理、副中书舍人、给事中、知县，改翰林官入直文渊阁。此后如文达起吏部主事，文清起御史，功业道德有过二公者乎？近日，但有改入翰林及宫僚者，千万指摘，十无一完。即有才行出群之十，亦深避峻却，惟恐一旦改官，徒增多口耳，且往时忌人官禄，至于死后定谥，尚有公论。今亦大异于昔矣。

二百九十七

留都诸司，无事时似闲，有事则参赞机务。守备武臣、操江都宪、总兵最为要职，不可不择其人。南都水军胜于陆卒，营马壮于江舟。然战守皆不得地利，孝陵再三欲徙都不果，成祖决迁北平，万世之虑也。

二百九十八

户部尚书王杲，简谅廉平；兵部尚书刘储秀，清贞恪慎；山西巡抚孙继鲁，清修苦

节，文行卓然。皆一时人材。嘉靖丙午、丁未二年，相继去位。孙系死诏狱；王荷戟南荒卒；刘削籍。非出内阁之意即言官之口。其贪墨奸佞依阿卑谄者，安享荣禄。即有论劾，行贿得解，职任如故，旋复升转。以故今之大臣，实难展布。上为内阁劫持，下为言官巧诋，相率低头下气者以为循谨。千金双璧络绎道路，即以雄才大器著声矣。

二百九十九

嘉靖丙午，京城大水。明年，岁星守营室，西内灾，澄城山分崩离析，都城隍庙灾。又明年二月，日有异常之变，三月朔，日食于夜；是月望，月食；暖阁又灾。寻有孝烈之丧。又明年，有庄敬之戚。《春秋传云》："王一岁而有三年之丧二焉。"谓后及太子也。

三　百

近记时事不说书数十种，大抵可信者多。惟《双溪杂记》、《蹇斋琐谈》二种好短人，似其好恶亦欠端。然《杂记》中言哈密事却是。彭幸庵忠孝刚方，有大臣风节，其处哈密不能无遗憾也。

三百一

嘉靖年来，浙中儒臣可为辅弼者，王文定公瓒、董中峰先生玘、张文定公邦奇，皆不得用。中峰文学蕴藉，行谊修洁，竟为永嘉中伤，一废不复起，善类甚惜之。王官至礼部侍郎，张南京兵部尚书。中峰及张，余尝接其言论，正人君子也。

三百二

我朝内阁以私喜进用人者有之，未尝有以私怒杀人者，万安、焦芳、刘宇、曹元亦未尝至此。

三百三

父子天官，新安詹同、同子徽。徽才敏达，同有文学修行，皆仕洪武中。灵宝许襄毅公进、进子松皋赞，襄毅天官正德初，松皋嘉靖中。松皋恭慎小心，余为属吏，未尝见其以私怒中伤人。平居简易，至大黜陟，秉正不阿，以故内阁嫉之。襄毅文武全才，清劲谅达，近世名卿鲜能及之。松皋与兄诰，同时为两京户部尚书。诰博学沉思，卒谥庄敏。论者曰："襄毅弘毅，庄敏毅而不弘，松皋弘而不毅。"余见松皋尽有毅。

三百四

宸濠之役，王阳明不顾九族之祸，贼擒奏凯。彬、忠诸佞幸导康陵南征，罪人未就甸师之戮，中外危疑汹汹，视行陈间尤费心力。媚嫉之徒，肆为诬诋，天日鉴之而已。其桶冈、横水、浰头之贼连穴数省，寇叛数十年，国无大费，竟尔荡定。此功岂在靖远、威宁之下！其学术，非潜心内省密自体察者，慎勿轻訾也。

三百五

威宁出塞俘馘甚多，虏自永乐以来，惟此夺其气。一时群臣忌功，百方诬讪，皆非实事。汪直自敬惮威宁，威宁不峻拒之，亦未为过。后人乃以威宁比陈钺，何其忍也！

三百六

麓川之役，大费才力，骚动半天下。比再出兵，益复虚耗。苟且奏捷，铁券金书，至今不绝。威宁、新建止终其身，岂不舛哉！

三百七

论大礼入内阁者，席文襄、张文忠、桂文襄、方文襄四人。翟文敏以礼书掌詹事府事。若杨文襄再入阁，以称张疏，李文康以谕德是张说入阁。

三百八

嘉靖中，议文庙祀典，进文中子、后苍、胡瑗、欧阳修四人从祀。文中之学，得孔、颜正传。后以明礼，胡以善教，欧阳以濮议，故永嘉以比韩退之也。

三百九

今人专指斥阳明学术，余不知学，但知《大学》恐不可直以宋儒改本为是，而以汉儒旧本为非，此须虚心静思得之。若宁藩反时，余时年二十一，应试在杭，见诸路羽书，皆不敢指名宸濠反。或曰江西省城有变，或曰江西省城十分紧急，或曰江西巡抚被害重情，或曰南昌忽聚军马船只，传言有变。惟阳明传报，报言江西宁王谋反，钦奉密旨，会兵征讨。安仁谓阳明学本邪说，功由诡遇。又曰王某心事，众所共疑，何其不谅至此！

三百一十

江西入内阁者，解大绅、胡文穆、杨文贞、金文靖、胡若思、陈德遵、彭文宪、萧孟勤、陈庄靖、刘文安、彭文思、尹文和、费文宪、桂文襄，近日贵溪、分宜，凡十六人。

三百一十一

东南海寇日甚一日，丙午秋遂至浙江，吾邑亦被其害。此事皆缘势要之家通番获大利，以贻国家东南之忧。国初设官市舶，正以通华夷之情，迁有无之货，如西边茶市，北边马市亦然。观其官以市舶为名，意可知矣。圣祖特起信国公于衰暮之年，令其筑城海上，自山东至浙，专防倭寇，而乃有市舶，许海夷进贡，岂无深意！今徒禁绝番夷入贡，遂使势豪得侔其利。禁愈严，则势豪之利愈重，而残杀之害愈酷矣。要之，势豪之家亦必有殒身灭族之祸。盖缘其始欺官府而结海贼，后复欺海贼而并其奇货，价金百不偿一。积恶既深，一旦致毒，祸不远矣。

三百一十二

浙人入内阁者今七人：黄文简、王文通、吕文懿、商文毅、谢文政、张文忠、李南渠。文毅相业不在文贞、文达之下。文贞始嫌于君臣，文达终嫌于父子。文毅当易储之际，微言讽止，而位在第六。以故丁丑之难，仅削籍归田。茂陵固知之，竟复召用。俞纲入阁甫十余日，仍理部事。

三百一十三

王阳明初见宸濠，佯言售意，以窥逆谋。宴时，李士实在坐，宸濠言康陵政事缺失，外示愁叹。士实曰："世岂无汤、武耶！"阳明曰："汤、武亦须伊、吕。"宸濠又曰："有汤武便有伊、吕。"阳明曰："若有伊、吕，何患夷、齐！"自是，阳明始知宸濠谋逆决矣。乃遣其门生举人冀元亨往来濠邸，觇其动静，益得其详。于是始上疏请提督军务，言："臣据江西上流，江西连岁盗起，乞假臣提督军务之权，以便行事。"意在濠也。

司马王晋溪知阳明意，覆奏称王某有本之学，有用之才，今此奏请相应准允，给与旗牌，便宜行事。江西一应大小缓急贼情，悉听王某随机抚剿。以故濠反，阳明竟得以此权力起兵擒贼。捷奏中归功本兵，新都故不喜晋溪，见阳明奏遂怒，故封爵久不行。

至今皇帝登极诏中及之，议者遂谓新都自谓己定策地也。濠反书初至，诸大臣惊惧，以为濠事十成八九。晋溪一日十四奏调兵食，且大声对诸大臣曰："王伯安在汀、赣，据南昌上流，旦夕且缚宸濠，诸公无恐。曩请与伯安提督军务，正为今日。"已而濠平，职方郎中论功超升，晋溪乃不得脱戍籍，岂不大舛！晋溪后以张、桂荐，起复为吏部尚书。

卒谥恭让。

三百一十四

北虏凡求贡，必纠诸部落在塞上挟我。我边臣幸其缓人，许奏闻入贡。转展二三月，虏必深入，往岁雁门、太原之祸皆然。总督、抚镇所奏番字文书，往往夸述也先之事，中间又多不逊语，通事人不敢译闻，止云："内多番字，不能尽译。"岂四夷馆分地专业，而不解番文乎！

三百一十五

张正常者，世贵溪人。我兵取江西，正常以天师四十二代孙，号正一主教天师。遣人朝见，正常以屡朝京师。洪武初，上谓群臣曰："天至尊，岂有师？以此为号，甚亵渎。"遂革旧号，号真人。正常有术，投符故永寿宫井中，有疾人饮井水辄瘳。诏作亭井上，名太乙泉。十三年，子宇初嗣，上言前朝尝给有"正一玄坛符箓之印"，印之符箓。今钦给真人银印，止敢用上表笺，乞别赐"龙虎山正一玄坛之印"，印如六品制。宣德中，宇卒无子，侄懋承嗣。弘治中，子玄庆病，子彦颁嗣。

三百一十六

正德庚午朔，瑾既缚，有旨降南京奉御。长沙谓诸大珰曰："如此，彼若复用，肆毒当益甚，奈何？"太监张永曰："有我辈在，无虑。"已而瑾上白帖言："奴缚时，封奴帑，奴赤身无一衣，乞与一二敝衣盖体。"康陵见瑾帖，怜之，令与瑾故衣百件。永等始惧，谋之长沙，令科道劾瑾。劾中多指阿附瑾文武大臣，永持疏至左顺门付诸言官，曰："瑾用事时，我辈莫敢言，况尔两班官。今罪止瑾一人，可领此疏去，易疏急进，勿动摇人。"比疏入，坐瑾奸党律。永辈又不欲止罪内臣一人，乃连及文臣张彩一人，武臣杨玉等六人。狱词具上，彩疏称冤，尽发长沙阿依瑾事。长沙大怒，又与永辈谋，不重法诛锄此辈，后受其乱。乃改谋反律，然亦不尽本律。

三百一十七

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名九卿，相颉颃不得相压，实自我朝始，始于洪武十三年。

三百一十八

嘉靖初，浙江按察使陈鼎，山东人。才器卓荦，廉明有风裁。贪污之吏，望风走去。

不久卒于官。戊申，茶陵廖希颜自浙参政升按察使，未上任卒。廖有文学修行，检为屯田郎中。当翊国横骄时，力摧其势，江南得不加赋。南巡行宫，亦廖疏得撤。吏才精敏，又平恕不尽法，惜未尽其用。

三百一十九

铁冠道人张中，字景和，临川人。孝陵登钟山，词臣扈从拥翠亭，给笔劄赋诗。鲍尚绸、朱升、张以宁、秦裕伯、单友中、李某暨道人并应制。道人初举进士不得，遇异人，授以太极数学，谈福祸多验。狷介寡言，尝戴铁冠，自称铁冠子，人皆呼铁冠道人。孝陵尝微行至一寺中，群僧伏门道傍迎。上曰："何以知朕至?"对曰："闻铁冠道人云。"即召道人至。上手饼食未半，即赐道人，问："道人能先知我至，试言我国事，顾直述，无我讳。"道人讯口诵数十句，中有曰："戊寅闰五龙归海，壬午青蛇火里逃。"至洪武、建文间始验，余不敢传。

先是兵乱，归隐幕府山间，至城市，与人言避兵处，从之者多获全。壬寅，参政邓愈荐，召至，上问曰："予定南昌，兵不血刃，市不易肆，生民自此苏息否?"对曰："天下自此大定，但此地旦夕当流血，庐舍焚毁必尽，铁柱观亦仅存一殿耳。"后指挥康太反，果如其言。他日龙马两重之对，省署震扰之占，剪灯花，平友谅，类多奇中。

三百二十

洪武元年始设六部，以滕毅为吏部尚书，正三品，属中书省。十三年罢省，以山西参政傒斯为吏部尚书，改正二品。自傒至张纮，皆在南京。寒忠定公以后皆在北京。

三百二十一

吴元年始封宣、信、鄂三国公。洪武三年冬，大封功臣，封公二人，侯二十八人。是年又封伯二人，侯一人。四年又封侯一人。十年进封公一人，侯一人。十二年又封侯十二人。十九年论云南功，进封公一人，侯一人。十七年定功臣次第。建文四年九月，长陵封公二人，侯伯各十三人，加禄一人，赠公二人，侯二人。已而又封侯三人，伯六人。徐增寿先赠武阳侯，永乐二年赠定国公。详见《异姓诸侯传》。

三百二十二

洪熙元年三月十五日，诏略曰："若朕一时过于嫉恶，律外用籍没及凌迟之刑，法司再三执奏，三奏不允，至于五奏。五奏不允，同三公及大臣执奏，必允乃已，永为定制。"

三百二十三

正统四年四月灾异，修省，敕谕公、侯、伯、府、部、院等衙门官宽恤事宜。第一条，吏部擢用官员，宜精选贤才任之；或罢软无能者，或老疾不堪平昔行止不端谨者，悉皆罢去。承差、知印、吏典人等，亦宜精详考察贤否，贪污及庸懦无能并不谙行移者，悉皆罢去。不许徇私滥用，糜廪费禄。盖先时皆因事因灾考察也。

三百二十四

广宁、辽阳间，中有三岔河，皆闲田，我戍兵绕而守之，若取而屯牧焉，我地益广，边备益省。马端肃、李康惠二公，皆尝议复此地，不果。盖三河汇流，土地沃衍，草木茂密，又多鱼虾之利。三卫夷人牧马其中，若夺其生业，兵隙必开。且地多沙沱，土亦疏恶，三河并趋，时遭垫没。不若守我封疆之为愈也。

三百二十五

周颠仙，不知其名，自言建昌人。长壮奇崛，举止不类常人。年十余病颠，尝操一瓢入南昌乞食。久之至临川，未几复还南昌。日施力于人，夜卧闾檐间，祁寒暑雨自若。尝趋省府曰："告太平"，人皆异其言，遂呼为颠仙。

不数年，天下果乱。陈友谅入南昌，颠仙隐迹不见。及孝陵自将定南昌，将还，颠仙从道左拜谒，潜随至金陵。每遇上出，辄趋进曰："告太平"。间见，或扪虱而谈，击节而歌，词多隐语，上颇厌之。命饮以烧酒，酣畅不辍。衣带尝系菖蒲三寸许，日细嚼饮水。又自言入火不热，上命巨瓮覆之，积芦薪五尺许，燔瓮四旁。火尽灭，发而视之，端坐如故。如是者三。

寓蒋山寺月余，僧言颠仙与沙弥争饭，怒不食半月矣。上幸翠微亭，召之，步趋如常。因赐食，乃食。上问曰："能不食一月乎?"曰："能。"乃坐之密室中，不食者二十三日。上将幸寺赐食，京师将士闻之，争持酒殽往食之。既食而尽吐之。须臾上至，与之食，乃复食如常。既醉，上将还，颠仙于道侧以手画地作圈曰："破一桶，成一桶。"

是时中原尚未定，友谅复围南昌，上欲勒兵往援，问颠仙曰："陈氏已僭号，吾此行何如?"颠仙仰视良久曰："可行。"上面无此人分。曰："与汝偕行可乎?"曰："可。"踊跃持杖，摇舞如壮士挥戈状。舟次皖城，无风，不能进。颠仙曰："行则有，不行则无。"既而行不数里，风果大作。至马当，见江豚戏水，曰："水怪见前，损人必多。"上曰："颠者言何妄！复尔投之江中。"周曰："吾入水不濡。"遂命投之江。久而复来谒见求食，命赐食。食已，正衣襟，前引项曰："今可杀矣。"上笑曰："杀尔何为。"乃纵其还庐山。

及友谅败死，遣人往庐山求之，至太平宫侧，有言一老人止民舍，曰："我告太平来"。不食且半月，今去不见。洪武癸亥秋，有僧名觉显者，自言庐山岩中老人使来见。

上以其虚诞却之。会上不豫，饮药未瘳。前僧复徒跣至云："周颠仙遣进药。"上不纳，僧具言前事，乃饵其药。觉有菖蒲、丹沙气，是夕疾愈。僧亦去，不知所之。遂亲为文勒石纪其事，命善应等往祠焉。

三百二十六

洪武二十四年，河决武原、黑羊山，东经汴城北五里，又南至项城入淮，而故道遂淤。

正统十三年，决张秋、沙湾，东流入海。又决荥泽，东经汴城历睢阳，自亳入淮。景泰七年始塞沙湾，而张秋运道复完。自后河势南趋，而汴城之新河又淤。

弘治二年以后，渐徙而北，又决金龙口等处，直趋张秋，横冲会通河，奔流入海，而汴城南之新河又淤。六年，命副都御史刘东山治之。施功未竟，伏流溃溢。人皆言黄陵冈塞口不合，张秋护堤复坏，河不可治，运道不可复，且有为海运之说者。盖荥泽孙家渡口旧河，东经朱仙镇，下至项城、南顿，犹有河流，淤浅仅二百余里。若多役夫力，疏浚深广，使由泗入淮，可杀上流之势。黄陵冈贾鲁旧河，南经曹县梁进口，下通归德丁家道口，足以分杀水势。然梁进口以南，滔滔无阻，以北淤淀将平。计其功力，仅八十里。若多役夫力，疏浚深广，使由徐入淮，可杀下流之势。水势既杀，则决口可塞，运道可完矣。但既疏之后，不能保其不复淤。既塞之后，不能保其不复决耳。是时，东山能虚怀博访，推心任下，五旬而事竣。

三百二十七

洪武甲寅二月丁酉朔，日食。下礼部尚书、给事中等官议文庙祀礼。请改用仲丁，制曰："可。"

三百二十八

洪武三年，上幸后苑，见巢鹊卵翼，叹曰："谁无母子！"令群臣亲老得归养。是年，赐朝臣袍带，赐廉吏嵩县刘典史布帛。择文儒性行清洁者充学官。赐文武官朝服、公服，又赐冬衣。

三百二十九

滁阳王长子郭大舍，张夫人出，战没；一女惠妃，生蜀、豫、如意三王，汝阳、永嘉二公主。次张夫人出。又次李夫人生郭老舍。洪武四年旨云："说与郭老舍，再三留你不在，实要回乡守祖。你旧有二所庄田，我就赐与你耕种，教户部官开除粮草。"十一年，邻人贲童儿诖误出走。十七年，上谕张来仪馔王庙碑文，遂云王无后，令滁州卫千百户王

杰等二十二人供祀事庙，首宥日兴率而祀之。又令蜀王往来修祀。比王之国，改令滁州卫掌印官致祭，宥氏分献。二十八年，老舍还乡，为费谦所发，解黑窑场做工。上面谕放回，令一年一朝京师。老舍卒，谕葬立石。

老舍生谦，谦生昇，昇生信，信生琥，皆一岁一朝，有籍于礼部鸿胪寺。弘治癸丑，琥奏得旨，冠带守祀。辛酉复奏，下该部看了来说。马钧阳行巡抚查明复奏。壬戌奉旨，是郭琥与做奉祀。正德癸酉，琥又求印信，王杰裔孙玺奏琥诈冒，吏部亦恶其求望渐多，覆请，奉旨，是滁阳王祀礼，悉遵皇祖旧制行。郭琥近授职衔革了，仍照皇考前旨，止与冠带荣身，再来奏扰不饶。辛巳，琥复奏，吏部议送法司问罪。嘉靖元年五月朔奉旨，你部里再查议了来说。复奉旨，是郭琥准与原授职衔，以荣终身，不许干预祀事。琥生厚。

滁阳散财聚众，以启皇明万世之业，而子孙曾无一命，可乎？弘治时与奉祀。正德时革职。今上新政，特旨查议，所司不能奉扬，再议革职。而圣心未慊，敕令再议。使遇马钧阳，郭氏当有禄矣。

三百三十

刘文安公陈十事，其八言赏罚，曰："石亨、于谦等将兵御虏，未闻推陷腥膻，迎回銮辂。但迭为胜负，互相杀伤而已。虽不足罚，亦未足赏。今亨自伯爵升为侯爵，谦由二品升为一品，天下之人未闻其功，而但见其赏，岂不怠忠臣义士之心乎！今宜使亨等但居旧职，勿授新升，以崇廉耻之节，以作敌忾之气。夫既与而不忍夺者，姑息之政也。既进而不肯退者，患失之心也。上不行姑息之政，下不怀患失之心，则治平可计日而望矣。"时罗通亦以为言。然自得胜之役之后，也先再不敢窥我居庸、紫荆者，谁之力也？

三百三十一

洪武初，建大本堂，聚古今图书。上为《大本堂记》。延四方名儒，教太子、亲王，分番夜直。才俊之士充伴读，时时赐晏赋诗，商确古今，评论文学无虚日。仁宗在东宫，教令长至燕劳东宫之臣如家人父子。又从学诗学为表，至有以暗逐明之喻。英宗冲年就学，大臣不能引故事，徒徇时好务尊君卑臣，非祖宗之法矣。王文恪公晋言："今既未能复祖宗之旧，略君臣之仪，敦师友之分，使宫僚日侍左右，从容讲读。讲读之暇，宴饮、出入、居处，皆得周旋其间，至暮乃退。或有剪桐之戏，随事谏止。宫僚有不法，从三师纠正，甚者斥逐，不使邪人得预其间。如此所谓一人元良，万邦以贞。三代所以久长者，用此道也。"

三百三十二

大同人赵小挨者，极狡黠，通虏。嘉靖己酉夏，以守臣差至京，觇我虚实。庚戌春，小挨去虏中，久之回，言虏强盛，请抚镇用一妓，诈称总兵女，送虏酋俺答求和。抚镇大

怒，杖之四十。小挨遂走从虏。墩军数招之，答曰："直至北京正阳门外，始与尔等再相会。"是夏，大同总兵张达、副林椿皆死于虏。总督侍郎郭宗皋、巡抚陈耀被逮，廷杖，谪戍边。起复尚书翁万达代宗皋，未至，兵侍苏祐出总督，赵锦代燿。时蓟州巡抚王汝孝，愤喜峰口外夷人猛可等索赏无厌，两出境扑杀。诸夷恨我，亦数入塞，遂通虏。

七月，大同仇鸾总兵报俺答纠河套吉囊子、狼台吉部落及辽东达子入寇。又报虏东行，将犯独石。八月，万寿圣节前二日己巳，虏自独石边外东行。甲戌至大、小兴州。乙亥，巡抚为口外陈通事所诈，报虏自大、小兴州往西北去，且曰："请宽主忧臣辱之虑，坐收安内攘外之功。"是日，虏遂至古北口外。丙子，王巡抚又报虏到古北口外，被我军射退，及夺获马匹数多，必不能入。是日申时，虏已入古北口，二鼓报至，京城戒严。丁丑黎明，陆锦衣炳分布官校于皇城四门，兵书丁汝夔发勇字四营兵分驻城外，威字四营及大三营兵守城。令九门各文武大臣监督。甘肃巡抚王仪驻守通州，吏部侍郎王邦瑞提督城守军务，佥都御史商大节提督巡城。

是日未时，保定巡抚杨守谦、统副总兵朱揖、参将祝福兵驻东直门外；参将冯登兵驻安定门外；守备井田兵驻崇文门外。戊寅，仇总兵统副总兵徐珏、游击张腾兵驻朝阳门外。己卯，虏在白河东岸，仇总兵诸军迤逦移营东行。是日，宣府副总兵孙勇、游击贺庆兵驻得胜门外。上赐仇总兵平胡大将军印，赏银千两，蟒衣一袭。升杨巡抚兵部左侍郎，提督内外官军截杀，赏银四十两，纻丝三表里。

时京城诸恶少凶徒，往往群聚，言内外文武大臣家积金银数百万，虏即近城，我等放火抢诸大臣家。诸大臣惧，言城外有边兵可恃，宜移京军入护皇城，勿惊阙廷。于是，邦瑞请九门各添兵千人，巡捕官军分营东西长安街，大节请九门城上各添兵千人，丁尚书请于十王府、庆寿寺各驻一营，营三千人。于是，城外之兵辏入城者大半。

是晚，宣府总兵赵国忠统参将赵臣、孙时谦、袁正，游击姚冕，山西游击罗恭兵，驻小榆河；辽东参将杨应奇、总兵李琦、山西守备刘潭、游击柴缙兵皆相继至郊畿。是时，虏在白河东岸，杀掠人畜。庚辰至河上，辛巳渡河西北行，结阵东郊。散遣三五骑或十余骑，旁都城杀掠，焚庐舍，日夜火光不绝。直至东直门外马房，执内臣八人去。掩答纵归，上番书，言求贡及朵颜引路事。城外居民被伤千万，成群奔京城。城门闭，不肯开，万口号恸，声彻西苑。上令开门，听民出入。是日，虏掠我妇女，酣饮大教场中。是夜宣府赵总兵等兵在小榆河，与贼前哨对垒。仇总兵等亦还兵驻京城东北。壬午，零贼往来京城后六门外，杀掠人畜。癸未，虏至巩华城西北，益出轻骑近京及山西口，杀掠甚惨。

上震怒，御奉天殿宣谕群臣。是夜，逮王仪、参将刘锦下诏狱。甲申，逮丁尚书、杨侍郎廷讯。是日，虏住西北郊。乙酉，逮汝孝、希韩。革兵侍谢兰、职方郎中王尚学、户书李士翱、十三司郎中周鲁等职，与工书胡松俱戴罪冠带管事，候事宁处治。是日，虏至白羊口。丙戌，上怒甚，急欲杀丁、杨，索法司奏当急。法司持未肯上，上益怒，夜逮刑侍彭黯、左都御史屠侨、大理少卿沈良才等，廷杖五十，降俸五等。法司遂上拟丁、杨死律。是日，虏半从横岭口出怀来、张家口。丁亥，丁尚书、杨侍郎死于西市。是日，张家口虏落川去，半自白羊口复回东行。赵总兵夜遣健卒八十人住天寿山，四百放铳，贼疑我

有伏，不敢入红门。己丑，仍出古北口去。勘奏者言虏杀我男妇六万，掳去四万，掠杂畜数百万，焚庐舍万区。通计男妇死且掠者，盖六十万。

当时，城外京、边军竟不曾与虏一战。仪、士翱闲住，兰降，太仆卿鲁外任，松夺俸，汝孝、希韩、尚学谪戍。留鸾总理京营戎政，珏代鸾镇守大同。邦瑞以侍郎掌兵部事。仪改协管京营戎政。史道以兵侍掌部事，寻还。邦瑞理部事，为尚书，而召赵锦代邦瑞。明年春，帮瑞自陈削籍去，锦代邦瑞为尚书。户侍傅凤翱代锦。松亦自陈致仕，欧阳必进代松。

三百三十三

庄渠言，皇子之国，皇后子其仪制用上十王礼；妃所生子用中十王礼；嫔所生子用下十王礼。降杀以母为差。此不知出何令甲。孝陵封诸王不然。

三百三十四

嘉靖己亥，葬慈孝睿皇后。令皇帝甚孝顺敬慎，建言者遂上言姜嫄生后稷、庆都生帝尧事。于是武功有姜嫄之祠，庆都有尧母之祠。

三百三十五

嘉靖庚戌，郑王厚烷为盟津恭懿王子祜橏所讦，夺爵降庶人，安置高墙。其长子载堉封爵如故。辛亥，祜橏又欲夺理府事，奏下礼部议。礼官徐阶议言：

“亲王因事夺爵，未经奉旨，立郡王承继国祀，其子虽未见罪，始则降封，后及得嗣其父始封之爵者，辽庶人贵焓长子豪壕之封长阳王是也。父子并有罪，降庶人，不得请封者，见萧与其子祜柄是也。罪止其身，子得袭爵，但未封世子，择郡王署府事，已而彼此相讦，仍封其子为世子，敕令管府事者，庆庶人世子孟樻是也。父既坐罪，即命其子管府事者，岷庶人彦沐世子誉荣是也。至于亲王册宝，自非罪干大逆国除，如宁庶人宸濠父子歼灭者，例不进缴。

今郑庶人仰荷圣恩，罚止其身，其子载堉封爵如故。比之贵焓、见潇奉旨改令旁支承继者不同。载堉于厚烷所犯情罪无干，幸保封爵。比之豪壕先为庶人及祜柄有罪降革者亦异，本部不敢辄援岷世子誉荣、庆世子孟樻例，请命载堉管理；而授巩昌王例，请令河南抚按奏保伦序相应贤能素著者二人，以俟简命。盖以予夺之柄，宜出自朝廷，其人之贤否，当稽诸公论也。祜橏累奏，图快私忿，相应罚治，仍如前拟施行。祜橏无得胁制抚按肆行奏讦。”制曰可，祜橏且不问。

先是，己酉秋，郑王尝疏请上讲学、勤政、任贤。未几而祜橏遂讦王也。

贵焓，辽简王子。初封长阳王，已而嗣辽王。正统元年，府臣为乞加禄。裕陵言：“简王得罪朝廷，太祖特加原赍，削其禄卫，止与校尉三百人。仁宗命今王嗣王倍加禄，

得支二千石。宣宗又与旗军三百人。朝廷亲亲已至，王于庶母诸弟寡恩，多行无礼，府臣不闻匡直，为王请加禄，不允。”四年，坐死绝天理，渎乱人伦，废为庶人。而简王第四子贵暖，以兴山王嗣辽王。贵烩子豪揕得封长阳王也。

荆靖王三子，长见潇，天顺中嗣王。弘治五年，人告王有异谋，命太监萧敬、驸马都尉蔡震、都御史戴珊召王至京，并其长子祜柄降庶人，还置武昌。见萧弟见溥，成化二年封都梁王，十三年卒，谥悼惠。其子祜桐，弘治七年以都梁王进封荆王也。

庆恭王子台浤，弘治十六年嗣王。时虏数人塞，贼发恭王墓。嘉靖四年谋不轨，法司请如代王聪沃例，徙西安。上不许，降庶人留邸，岁与米三百石。已又不悛。徙西安。其长子孟樀封世子，摄府事。十二年，世子及怀王妃王氏乞留台浤故邸，礼官执议不可。十五年两宫徽号诏许台浤还邸与冠带也。

岷王彦汰，简王子。与弟南安王颜泥讦阴事，彦泥废为庶人，彦汰坐荒淫败度，抗制擅权，幽囚嫡母焚死，迫逼多官称臣，亦革爵为庶人。令其子世子誉荣摄理府事。嘉靖十年，誉荣为父乞恩，辞摄府事。礼官以见潇、钟镅比奏，彦汰冠带理府事。十二年，彦汰乞复爵，不许。十五年，两宫徽号诏复彦汰王也。

郑之初王，讳瞻埈，献陵第二子。母李贵妃，永乐二十二年封。汉庶人反，王与弟襄王居守。宣德四年之国凤翔。王请安王竹园，时韩王以安王旧邸得竹园矣。上曰：“园在凤翔，去平凉远，与郑王便。”

正统八年，乞徙怀庆，留京邸，明年之国。成化二年卒，谥靖。子祁锬，成化四年嗣，乞河堰地。弘治八年卒，谥简。世子见滋卒，孙祜柃，弘治十年以世孙嗣，赠其父世子郑僖王。正德二年卒，谥康。无子。僖王弟东垣端惠王见浈之子祜梓，正德四年嗣王，赠其父郑定王。十六年卒，谥懿。子厚烷，嘉靖六年嗣。时又有周府宗人镇国将军勤熨上言时事，降庶人，放高墙。

三百三十六

洪武十五年，命翰林侍讲火原洁等编类《华夷译语》。上以前元索无文字，发号施令但借高昌书，制蒙古字，行天下。乃命原洁与编修马懿赤黑等以华言译其语，凡天文、地理、人事、物类、服食、器用，靡不具载。复令《元秘史》参考，以切其字，谐其声音。既成，诏刊布。自是使臣往来朔漠，皆能得其情。

三百三十七

永乐七年，遣太监郑和、王景弘、侯显率官兵三万下西洋。凡西洋功次，即非斩首，选法不得减革。永乐十三年，吏部员外郎陈诚上《使西城记》，凡十七国。

三百三十八

四夷何以首安南也，我郡县也。次兀良哈何，我武卫也。哈密、女直非欤？羁縻之虏，非我官长也。兀良哈之有三卫，以靖难欤？非也。大宁之北有三卫也，盖自洪武始也。其南据大宁也，乃永久始也。将复交趾而收大宁乎？都统之议，夷且嗤我，革兰台以来，骎骎乎我贰矣。弃哈密而抚女直乎？哈密罢我河西，女直扞我辽东也。土番入哈密，而嘉峪不惊；胡虏通女直而山海弗靖矣。朝鲜何以次兀良哈也？知礼教也，大国也。琉球小夷，何以次朝鲜也？学于中国也。何以终鞑靼也？非勍寇乎我胜国也！盛衰之运，中国有安危焉，以故别考而存之，战守之略，可几而得矣。

高皇何以有海外之使也？更始也。成祖西洋之艘，不已劳乎？郑和之泛海与胡滨之颁书也，国有大疑焉尔。羌三王，胡四王，我廑廑焉。西番五王，世优之何也？不能为我深创也。苟因俗而治之，得相安焉可矣。西域何以不得浮南海也，王公设险假树渠焉。如之何使其纵横出入几遍宇内也？海岛之夷勤我封使。往来之礼欤？夷不言往来，往来言诸侯也。四夷来王，八蛮通道，未闻有报使焉。然则领封可乎，奚为而不可也？陪臣请命于京师，王人致命于海上，非往来乎？

呜呼！均覆载者，天德也。辨华夷者，王道也。昔也夷人入中华，今也华人入外夷也。喜宁、田小儿、宋素卿、莫登瀛皆我华人，云中、闽、浙忧未艾也。是故慎封守者，非直御外侮，亦以固内防也。池鱼故渊，飞鸟旧林，人情独不然乎？彼其忍于捐坟墓、父母、妻子、乡井而从异类者，必有大不得已也。呜呼！德惟善政，政在养民，盖亦反其本矣。不然而欲郡县我子弟，武卫我干城，乌可得哉！

三百三十九

洪武三十一年七月，建文君以张凤、李衡、赵福、张弼、汪滨、孙瑞、王斌、杨忠、林良、李成、张敏、刘政为锦衣卫千百户有差。凤等皆西宫殉葬宫人父兄，所谓朝天女户也，宫得世嗣。

三百四十

近日武臣如梁震、马永，皆不易得。边事日疏，劳圣明拊髀之思，为之颂曰：

“赳赳梁公，行间奋迹，豸面鸢肩，鹰胸虎额。气拥霆雷，机深几席，士戢其武，亦甘其泽。移镇云中，兵骄将猥，旌旄一麾，声灵顿改。夜蹴黑山，晨搜青海。夺彼草泉，缮我沟垒。紫缰千群，苍头百队。祸耆唐藩，威行汉塞。胡陨千城，忧我恒代。宠赠上公，增此敌忾。马公特起，明慈信劼。说礼敦诗，跨马穿札。宁督渔阳，心悬大宁，曾是瓯脱，薄我郊坰。乃饵其酋，乃携其群，百里未辟，三捷来闻。密章献忠，收揽贤杰。义减坤囊，谟深需穴。全辽喁喁，载乘符旃。涉河陷阵，逾山毁巢。疆陲外靖，伍卒内嚣。

腹心弗溃，掌股斯调。”

三百四十一

四夷馆分十人，所设通事六十人。大通事有都督、都指挥等官，统诸小通事，总理贡夷、降夷及归正人夷情番字文书，译审奏闻。

三百四十二

土鲁番一名土尔番，在火州西百里古交河县安乐城也。城方一二里，地平，四面皆山，气候多暖，少雨雪。土宜麻、麦，有瓜果羊马之利。人皆屋居，信佛法，多僧寺。城西二十里有崖儿城，城仅二里，居民百余家，相传故交河县治，又云古车师国。永乐十二年，行在验封员外郎陈诚，使至其国。诚言：

“西北百里有灵山最大，有夷人言此十万罗汉涅槃处也。近山有高台，台伴有僧寺，寺下皆石泉林木。从此入山，行二十里至一峡。峡南有小土屋，屋南登山坡，坡有石屋，屋中小佛像五。前有池，池东有山。山石青黑，远望纷如毛发。夷人言此十万罗汉洗头削发处也。循峡东南行六七里，登高崖，崖下小山累累，峰峦秀丽，罗列成行。峰下白石成堆，似玉，轻脆不可握。堆中有若人骨状者，其坚如石，文缕明析，颜色光润。夷人言此十万罗汉灵骨也。又东下石崖，崖上石笋如人手足。稍南至山坡，坡石莹洁如玉。夷人言此辟支佛涅槃处也。周行群山，约二十余里，悉五色砂石，光焰灼人。四面峻壑穷崖，天巧奇绝，草木不生，鸟兽鲜少云。”

甘肃大抵无北虏患，专镇防西夷。夷种中土鲁番最奸狡。宣德五年始遣使来贡。正统以后亦尝来贡。成化、弘治间，番酋阿力阿黑麻父子扰我西鄙，虏我哈密。忠顺王罕慎、陕巴、邦牙即，是时专伺哈密。至正德，遂数犯我甘肃，语在《哈密传》中。嘉靖十一年，西域贡称王者七十五人，贡使至二百九十人。礼官夏言请国称一人王。内阁张孚敬言：“西域称王者多，恐彼自封授，或部落相称。先年入贡称王亦有三四十人者，答敕并称王。今尽裁夺，恐夷情觖望。”下礼兵部议。言言：

“西域诸国称王者，惟土鲁番、天方、撒马儿罕三国。如日落诸国，名甚多，朝贡绝少，且与土鲁番诸国不相统。弘治、正德间，土鲁番十三入贡，天方正德间四入贡，称王者率一人或二人三人，余称头目、亲属。嘉靖二年、八年，称王者天方至六七人，土鲁番至十一二人。此两年间，撒马儿罕至二十七人。内阁言先年亦有称王至三四十人者，并数三国耳。乃今土鲁番十五王，天方二十七王，撒马儿罕至十三王，并数则百五六十王，前此所未有。况所称王号，原非旧文，即有同者，地面又异。弘治时回敕书，国称一王，若循撒马儿罕往年故事，类答王号，人与一敕，恐非所以尊中国而严外夷也。自后各执赐敕，率其部落，贡不如期，使不如数，任意往来，势难阻绝，驿传劳烦，宴赐频数，竭我财力，以役远夷，计亦左矣。”上从言言。

当是时，土鲁番强，残破我嘉峪关外七卫及城郭，诸国地大人众，非复陈验封奉使时矣。

三百四十三

直文渊阁人内阁预机务，出纳帝命，率遵祖宪，奉陈规诲，献告谟猷，点检题奏，拟议批答，以备顾问，平庶政。不得专制九卿事，九卿奏事亦不得相关白。凡上所下，一曰诏，二曰诰，三曰制，四曰敕，五曰册文，六曰谕，七曰书，八曰符，九曰令，十曰檄。皆审署而调剂焉，平允乃行之。凡下所上，一曰题，二曰奏启，三曰表笺，四曰讲章，五曰书状，六曰文册，七曰揭帖，八曰会议，九曰露布，十曰译。皆审署而调剂焉，平允乃行之。

凡东宫出阁讲读，领其事，叙其官，而授之职业。凡修实录、史志诸书，充总裁官。实录成，呈上，焚其草禁中。凡宗室请名、请封，及诸臣请谥，并拟上焉。凡图书缮写、雠校，皆课而察之。凡郊祀、巡狩、亲征，扈行。凡累朝御文、实录、宝训、玉牒之副，古今书，皆籍而藏之。凡会敕，稽其由状而叙述上请焉。凡礼部会试、廷试，贡士、国子生月课，岁贡生廷试，夷馆译生，皆总领之。其属制敕房书办，制敕诏旨，诰命册表，宝文玉牒，讲章碑额，题奏揭帖，一应机密文书，及王府敕符底簿；诰敕房书办，文官诰敕，番译敕书，并夷书揭帖，纪功勘合，皆稽按典故。起草进画，若漏泄稽缓，遗失妄误，皆有罚。盖罢中书丞相，此直文渊阁者，即虞揆、殷衡、周宰之职也。治乱安危，恒系于斯，可不慎哉！可不慎哉！

三百四十四

国初设中书省左右丞相，党狱起，罢。诏五府九卿分理庶务。翰林春坊官看详诸司奏启，署“翰林院兼平驳诸司文章事某官某”。

成祖靖难后，召解公缙、黄公淮、胡公广、杨公荣、杨公士奇、金公幼孜、胡公俨入直文渊阁。时洪武壬午，实建文四年也。自后，杨公溥、张公瑛、陈公循、曹公鼐、马公愉、苗公衷、高公穀、张公益、彭公时、商公辂、江公渊、王公一宁、萧公镃、王公文、徐公有贞、许公彬、薛公瑄、李公贤、吕公原、岳公正、陈公文、刘公定之、刘公珝、刘公吉、彭公华、尹公直、徐公溥、刘公健、丘公濬、李公东阳、谢公迁、焦芳、王公鏊、杨公廷和、刘宇、曹元、刘公忠、梁公储、费公宏、靳公贵、杨公一清、蒋公冕、毛公纪，盖自壬午至正德辛巳，凡百二十年，五十一人。内有再入三入阁，惟西杨起布衣，历四朝四十一年。

娥 异 编

〔明〕刘元卿 撰

余性拙，不晓博弈。客至第相与对坐，又不善劝酒，客或欠伸苦之。因饱食之暇，辑古今人言行可为法戒者，粗作区目。客至焚香拭几，取书读一二品，以代奕棋云尔。读者因有所触动，岂独曰犹贤乎已。类凡十有六。盖余尝从田墅间，闻诸长老谭宣正成弘间民物殷盛，闾阎熙熙，由时一二元宰哲臣，器局宏深，质行方正。故里风朴略，古意盎然。今民舍无不有愁叹声。而尚习日侈，则士节之不立。士节之不立，则器不足居之。总其本原暗於学。斯所繇不能行古之道也与。述怀古第一，次廉淡，次德器，次方正，继之以证学。学明而论修矣，故叙伦次之。而家正矣，故家闲次之。家闲则官政立，官政立则仁泽远，仁泽远则干局宏。故次官政、广仁、干局。孰质不才，孰心不仁，有其蔽之，政乃弗违。斯孔子所由得之。不得曰。有命乎，受之以达命。维仙暨佛，蝉脱尘埃，富贵浮云，所谓礼失而求之野者，受之以仙释。岂惟仙释，夫物则亦有然，明於庶物，君子存之。抑人有言，道在糠秕，是以或罕譬而喻。醒于指陈，或前言戏之。庄於法语，或曲引轮回。威於斧钺。故复述观物、述警喻，述应谐，而以志怪终焉。

癸巳端阳，安福刘元卿书于章南馆之处仁堂。

卷 一

怀 古

王沂公状元及第，还青州故郡，府帅命父老妓乐迎之近郊，公乃易服乘小骑由他门入。遽谒守，守惊曰："已遣人郊迎，何便抵此?"公曰："不才幸忝科第，岂敢烦太守致迓，是重其过也。故变姓名诳迎者尔。"守叹曰："君所谓真状元矣!"

朱文公与庆国卓夫人书云：闻尊意欲为五哥经营干官差遣，某窃以为不可。人家子弟，生长富贵，本不知艰难。一旦仕宦，便为此官，无不傲慢纵恣，触事懵然。愚意营一稍在人下执事，吃人打骂差遣，乃所以成就之。

杨东山言某筮仕为零陵簿，太守赵谧，丞相元镇子也。初参时，客将传言待众官退郤

请主簿。客退，赵具冠裳端立堂上，凡再请，某不动，三请某解其意，遂趋，一揖上阶，禀叙礼数既毕，一揖径入，更不延坐。某退而抑郁几成疾，以书白诚斋，欲弃官归。诚斋报曰，此乃教诲吾子也，他日得力处当在此。某意犹未平，后涉历稍深，方知此公善教人，尚有前辈典刑。

钱文僖留守西京，有郭延卿居水南葺幽亭莳花，足迹不及城市，时年八十余。一日文僖率僚属往游，去其居一里外，即屏骑从，徒步访之。延卿忾然笑曰："陋居罕有过从，所接之人亦无若数君者，老夫甚惬，愿少留，对花小酌。"遂进陶尊果蔌。文僖爱其野逸，为引满不辞。既而吏报申牌府史牙兵列庭中，延卿徐曰："公等何官？而从吏之多也。"尹洙指而告曰："留守相公也。"延卿笑曰："不图相国肯顾野人。"相与大笑，又曰："尚能饮否？"文僖忾然从之。又数杯，礼数杯盘无少加於前，而谈笑自若。日入辞去，延卿送之门，顾曰："老病不能造谢，希勿讶也。"文僖登车茫然自失，因称叹累日。

周益公藏欧阳公家书一幅纸斜封，乃冷寿光牒。其词云：具位某，猪肉一斤，右伏蒙颁赐领外，无任感激。谨具牒谢，年月日位某牒。盖改牒为状，自元丰始，日趋於谀矣！且前辈交际，其馈止於如此，未尝见其丰侈也。

魏窪山云，古人称字者最不轻，仪礼子孙於祖祢皆称字。孔门诸子多称仲尼，子思孙也，孟子子思弟子也，亦称仲尼。游夏之门人皆字其师，汉初惟子房一人得称字。世有字其叔父字其诸祖者，近世犹有后学呼退之儿童诵君实之类。今惟平交乃称字，稍尊贵者便不敢以字称之，与古异矣。

今人饮馔，务尚丰腆，一筵之设，水陆毕具，宾客入口无几。堆盘累碟，深杯大瓢，祗以厌饫诸仆从耳，不知此何益也。宋司马温公言其先公为郡牧判官时，客至未尝不置酒，或三行，或五行，不过七行。酒沽於市，果止梨栗枣柿，殽止脯醢菜羹。器用瓷漆，当时士大夫皆然，人不相非也。会数而礼勤，物薄而情厚。近日士夫家酒非内法，果非远方珍异，食非多品，器皿非满案，不敢会宾友，常数日营聚，然后敢发书。即不然人争非之，以为鄙吝，故不随俗奢靡者鲜矣。风俗颓弊如是，居位者虽不能禁，忍肋之乎？公之在洛也，文潞公范忠宣公相约为真率会，脱粟一饭，酒数行，过从不闲一日。今人盍少思此事，惜福养财不细。

杨文贞公士奇，以元宰归省，过湖中邂逅一张参政者，风驶舟上下，则各举手一笑竟别。抵维杨郡，守令先日候无耗，翊日舟至，守令竟不相闻。过去访友人，则相与联寝语达旦，自常禀外无别供，乡人得以只鸡束薪相辞受。其简易如此。

赵司成永号类庵，京师人。一日过鲁学士铎邸，鲁公曰："公何之？"司成曰："忆今日为西涯先生诞辰，将往寿也。"鲁公曰："吾当与公偕，公以何为赞？"司成曰："帕二方也。"鲁公曰："吾赞亦应如之。"入启笥，索帕无有，踌躇良久，忆里中曾馈有枯鱼，令家人取之。家人报以食仅存其半，鲁公度家无他物，即以其半戴与赵公俱往公所称祝。公烹鱼沽酒，以饮二公欢甚，即事倡和而罢。

刘忠宣公大夏，自户部侍郎予告归，搆草堂於先垄之次，读书其中，作东山赋以见志。平生不为人通私书请托，藩臬守令往造者不谒谢。薄田仅足供衣食，里邻或肆侵夺，

任弗与争。公言财货须农务服贾，凡力得者获用，其易致之物，终非己有。子孙亲之亦不甚惜，况官货悖入者乎？后起大司马归，仍居草堂，再著《东山后赋》。戴笠乘驴，往来山水间。

章文懿公懋，尝谓门人董遵曰："待客之礼，当存古意，今人多以酒食相尚非也。"闻薛文清公居家留客，止用一鸡黍，盛以瓦器，酒三行，就饭而罢。又魏文靖公居家，客至必留饭，止一肉一菜。虽不之公府，必回访舟次，有所相遗，必答礼，不虚受人惠。此二公可法云。

大宰渔石唐公致政家居时，出入惟徒步。有陈大参良谟者说之曰："翁官居八座，年迈七旬，故天下大老也。孔子曰：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翁学孔子者而顾欲过之耶！"公曰："固然，第吾枫山先师致政归，祇是步行，未尝乘轿。侄朴庵公及竹简潘公俱守此礼，吾安敢违耶？"吁浙有枫山，殆犹鲁有岱岳，其遗矩所留，诸公皆率履弗越如此。

鲁文恪公铎，为举人时，属远行，遇雪雨泥泞，夜止旅舍宿，怜马卒寒苦，即令卧之衾下。因赋诗云：半破青衫弱稚儿，马前怎得浪驱驰。凡由父母皆言子，小异闾阎我郤谁。事在世情皆可笑，恩从吾幼未难推。泥涂还藉来朝力，伸缩相加莫漫疑。今富贵家子弟，鞭挞童仆，不知轻重，忍视骨肉疾苦。殆犹秦越，独何心哉？

尚书韩公邦问，与阳明王先生父海日翁同辈，先生事之甚谨。一日冬至节，皆赴公所称贺，先生貂蝉朝服，乘马而趋。俄从人报韩尚书在后，先生亟下马，执笏立道左。韩公至，不下舆，第拱手曰："伯安行矣，予先往。"遂行，先生俟其过乃上马。当是时韩公偃然以前辈自居，先生欿然不以伯爵自重。古道两足征云。

甘泉湛先生九十余，过吉州，游青原山，东廓邹先生率同志友数百人走迎，且戒之曰：湛先生当兹高年，犹殷殷访友如此，即此可证其学矣。古云宪老不乞言，吾侪第应宪之，更不容出一语烦聒先生也。晨夕定省。食而执酱执酳，一遵古养老礼。维时先生年近七十矣。盖以湛先生为师王文成莫逆友，故事之谨如此。

吴冢宰公琳，入吏部，寻以老乞致仕。既家居，上尝遣使察之。使者潜至公旁舍，见一农人坐小几拔秧布田，貌甚端，使者问曰："此有吴尚书家何在？"公敛手对曰："琳是也。"使还白状，上益重之，复召入为原官。

耿文恪公裕官礼部尚书时，尝语人曰："吾暮自部归，经过三原王公之门，辄见其苍头市油，念吾自入仕，未尝市油，心窃愧也。"朝士尝言王公子自三原来京省公，自雇一骡，毫不干有司。一女适宋监生，止乘两人所舁肩与。其朴如此。

屠襄惠公滽，致政归，营第宅，前为妪败屋，二楹，适当门，使从容譬说欲券之。妪曰："此吾死所也，鬻则须徙，老寡将安归乎！"公曰："今鬻而不即徙，但去败屋而更新之可尔？"妪曰："如是幸甚。"公乃出柴薪二锭付其子。久之妪告公曰："赖公之赐，今已立业娶妇，择日当徙矣。"公曰："妪幸得所，其如去旧邻何。"款以饭食，为之惆怅而遣之。鄞洞云张翁，是尚书文定公邦奇父，公为学宪时，厅事仅二楹，旁一楹故是叔所居，叔有宿逋求售，公倍价得之。告于翁，翁问价知其倍也甚悦。已忽潸然泪下，公讶问故，叹曰："吾想异日更勋，撤彼旧居，其夫妇何以为情？"公为恻然，欲取券还之。翁曰毋，

计其银已偿人矣，可若何？公言当并其价不取，翁始忺然。王端毅公怒家居时，见子侄易邻居为业，公呼而让曰："是世与我比居者，何忍令其远去？"乃召之各还居，给以原券不问价。按昔赵清献所居甚隘，子侄以厚赀易邻居，公不乐曰："此翁三世为邻，忍弃之乎？"命亟还之，并其直不取。苏长公买阳羡田，闻田主妪泣而还券，事亦类此。

许襄毅公进，成化中以御史起复上京，惟乘马。其配高夫人素病眩晕，不能御车，亦骑而从，竟不索轿。时仲子司徒诰方在襁褓，叔子少傅赞在妊，而司马论则其季也。三子既皆登上卿，诸子姓列大夫牧守郎官者以十数人，皆推公之能让福云。

方司徒公钝，当分宜柄国时，宠赂滋章，天下士宦靡然顾化，公独峻郤馈遗。其人或言此具薄俸，非取诸民者。公曰："汝俸几何？奈何推以遗我，汝不能其官，我不能为汝庇，遗我何为？"或复曲为词曰：此书一帙耳。公又曰："余自人仕，所习惟一《大明律》，何暇读他书，竟不受。"有郎差临清者，谆谆诲之曰："往闻荐绅过此者，必具丰饩华燕，今民穷极矣，如此皆膏脂，非尔我所籍以奉人面皮者。"召同乡中士绅饮，序以齿列，不论官。座中常有进士以齿加于京堂上者，具尝恶草，而情固款洽也。尝讯诸进士曰："汝辈几人一寓，几人一隶，大都所言皆前辈时事，时套若勿闻已。"

周中丞公延初第时，与其里中进士曾某同观政刑部，共僦一寓，共赁一马，更乘出入。一日公先入部，方回马趋迎曾，曾未及至，而司寇公适早至，鸣铎升座矣！司寇视班行，曾不在，询其故，公前以实对。司寇公大诧曰："今进士俱乘马邪，亦大异矣！予观政时，一僮携冠服，徒步至司门，乃服之人也。今士风即至于此，为之三慨焉！"吁使司寇公睹今士习，慨又何如？

吴大宰公岳守庐州，时中丞南明王公廷守苏州，二公同年友也。一日以公务会於镇江，吴折东徼王公为金山之游，载酒一瓶，米数合，肉斤许，蔬一束，于舟中。屏驺从趣王公同舟往，王公热视其具笑曰："兄昨折简相征，具止是耶。"曰："吾两人自足用，多具何为？"比至命庖人即所载治具，相与论心尽欢，竟日而还。

黄宪副公卷解绂归，春夏间驱家众田作，而独与其配操杵臼，炊釜作饮食，躬荷而馌之。尝假农具邻舍，邻舍子欲舁送之。公曰："假我具甚幸，奈何又妨汝务！"遂自肩之如田。公性故孤介悃朴，而甚好客。客至座已，徐起临庖，服犊鼻衣治具，具无兼味。治毕，乃盥手更衣出，率以为常。耿先生一日偕元孚周进士候公，公欢甚，纵谈名理，因及疆场时事。奋然有请缨之志，移日不辍。已有婢从屏间禀曰：烹鸡熟矣，请割。时剧谈方适，公曰少需。如是者三。而公谈益剧，乃命婢曰：汝姑自割。既供馔出，胾肋狼籍，不为意也。先生退谓元孚曰："吾与子今幸游羲皇世矣！"相与嗟叹不置云。

廉　淡

王良为大司徒司直，在位恭俭，妻子不入官舍，布被瓦器。时司徒史鲍恢以事到东海，过候其家，而良妻布裙曳柴从田中归。恢告曰："我司徒史也，故来受书，欲见夫人。妻曰："妾是也。"苦掾无书，恢乃下拜，叹息而还。

谢石奴请吴隐之为卫将军主簿，隐之将嫁女，谢知其贫素，遣女必当率薄，乃令移厨帐肋其经营。使者至，方见婢牵犬卖之，此外萧然无办。后至自番禺，其妻刘氏斋沈香一片，隐之见之，投于潮亭之水。

谢大傅尝造陆祖言，祖言都无供办。兄子俶密为具餐，大傅既至，祖言所设茶果而已。俄而俶遂陈盛馔，珍羞毕具。客去，祖言大怒，贵数俶曰："汝不能光益父叔，乃复秽我素业邪！"杖之四十。

范蜀公与温公同游嵩山，各携茶以行，温公以纸为贴，蜀公用小黑木合子盛之。温公见之惊曰："景仁乃有茶具。"蜀公闻其言，留合与寺僧而去。

李日知为刑部尚书，累乞骸骨，玄宗许之，日知初不谋於家。既得请归即治行，妻惊曰："产利空空，何辞之遽？"日知曰："人亦何厌之有，若厌于心，无日而足也。"既罢不治田园，惟筑台池，引宾客与娱乐而已。

范氏自文正公贵显，以清苦俭约称于世，子孙皆守其家法。忠宣正拜后，尝留晁美叔同七著，美叔退谓人曰："丞相变家风矣。"或问之，晁答曰："盐豉棋子上有肉两簇，岂非变家风乎？"闻者大笑。

吕文穆公蒙正为丞相时，朝士有献古镜以求知者，言能照二百里。公曰："我面不过碟子大，安用此为？"

王文正公旦居家，尝有货王带者，弟以为甚佳，呈公命系之曰："还见佳否？"弟乃曰："系之安得自见？"公曰："自负重而使观者称好，无乃劳乎？"亟还之。

孙之翰人尝与一砚，直三十千。孙曰："研有何异，而如此之价也？"客曰："研以石润为贵，此石呵之则水流。"孙曰："一日可得一担水，才直三钱。"竟不受。

东坡谪齐安，日用不过百五十钱，每月朔取钱四千五百，计日分之。贮其余以待宾客云。尝与李公泽书云：口腹之欲，何穷之有？每加节俭，亦是惜福延寿之道。

仇大然守四明，雅爱一幕官。一日问及日用多少，曰："早具少肉，晚菜羹。"大然骇曰："某为太守，居官不敢食肉，只是吃菜。公为小官，乃敢食肉，定非廉士。"自尔见疏。

欧阳永叔与其侄书云："欧阳自江南归顺，累世蒙官禄。吾今又被荣显，致汝等并列官品，当思报效。昨书中欲买朱砂，吾不少此物。汝于官下宜守廉，何得买官下物。吾在官除衣食外，不买一物，汝可观此为戒也。"内翰苏公题其后曰："凡人勉强于外，何所不至，惟考之于私，乃见真伪。"

范文正公为吏部员外郎，出守时，有三婢。及官大历二府以至於薨，凡十年，不增一人，亦未尝易也。

张文节为相，自奉养如为河阳掌书记时，所亲或规之曰："公今受俸不少，而自奉若此。公虽自信清约，外人颇有公孙布被之议，公宜少从众。"公叹曰："吾今日之俸，虽举家锦衣玉食，何患不能，顾人之常情，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吾今日之俸岂能常有，身岂能常存？一旦异於今日，家人习奢已久，不能顿俭，必致失所。岂若吾居位去位身存身亡常如一日乎？"

李元衡俭说云：与其贪饕以招辱，不若俭而守廉；干请以犯义，不若俭而全节；侵牟以聚仇，不若俭而养福；放肆而逐欲，不若俭而安性。

王荆公居钟山日，与金华俞秀老过故人家饮。饮罢小憩水亭，顾水陆沙间有馔器数件，皆黄白物，意吏卒所窃。使人问之，乃小儿适聚于此食枣栗，尽弃之而去。荆公谓秀老曰："士欲任大事阅富贵，如群儿作息乃可耳！"

轩辕为浙江按察使，四时一布袍，蔬食不厌。约诸僚三月出俸易肉一斤，故旧经过辄留饭，饭惟一肉，或至杀鸡。皆惊异曰：轩廉使杀鸡为客，太破费。天顺间首用公为刑部尚书，请告陛辞。上问公曰："昔浙江廉使考满归家仅二竹笼是汝乎？"公顿首谢。

山云出镇广西，有郑牢者老隶也，性鲠直敢言。公进之曰："世谓为将者不计贪，我亦可贪否？"牢曰："公初到如一新洁白袍，有一沾污，如白袍点墨不可湔也。"公又曰："人云土夷馈送，郤之则疑且忿奈何？"牢曰："居官黩货，则朝廷有重法，乃不畏朝廷，反畏蛮子邪？"公笑而纳之，镇广西逾十年，廉操始终不渝。固不由牢，牢亦可尚云。

天台鲁中丞穆登进士后，还乡杜门读书，绝迹谒请。嗣戒行还京，有司具腆赆赠之，固辞弗受。或曰："行以赆礼也，奈何拒之？"鲁公曰："筮仕之始，未有分毫益于乡里，而先厉之，忍乎？"嗣刘忠宣发解时，台司檄有司佐赆，公里中阻饥，恳辞之。心与鲁公同，穷视其所不取，达可知已。挽近世俗子一离黉序，希觊有司，如责偿夙负。识趣若此，世何赖焉！

宪副刘公仁宅，华容人，忠宣公父也。永乐初仕为瑞昌令，邑人严某令高安，同人觐，文定遣一价往瞷之，价还白公曰："严丈富贵，雅称官也。刘丈藁席布被，瓦盆煤灶，犹然穷人耳。"公心识之，刘与严皆公邻邑人，且有连严卖刘，特先见，赍以币，公麾之。刘嗣见，具茗一袋，蜜一缶耳，公嘉纳。寻擢为御史，刘公为御史时，六七人共一马，更迭出入。常与同僚约过除岁，各具一肉一蔬，或具肉二豆，酒一壶，同僚深讶其奢。公出所有，惟一枯鱼而已。后升广西宪副归，囊惟七金云。正统闲文定以展墓归里，刘公时为御史在京。公还朝，过华容，便造焉，问忠宣曰："汝父在否？"曰："在道中未回。"曰："汝母安在？"曰："适邻家磨面去。"乃起遍视家中所有，遂引忠宣诣寝室，见床上惟蒲席布被褥。喜曰：所操若是，可称御史之职矣！

李文正公东阳，幼负俊才，藉有清誉。冬月不炉，披册操觚不胜其栗，辄就日而暴之，日移亦移，其俭如此。张尚书邦奇公门人也，一日待坐，有兴化守者，亦公门下士，以觐事至京，缄两帕四扇，令从吏馈公。公曰："扇以染翰固可，但多帕奈何？"吏顿首于庭，乃启缄取扇，而归其帕云。

刘忠宣公大夏戍肃州，行时故人赠遗悉谢绝，止受同年李文正一羊裘。至肃无资，诸司惮瑾，毋敢馆穀，三学生徒轮食之。有总戎某，公所举者，遗百金，公不受。参将某遣使致馈，赦其使不受亡返。公曰："吾老惟一仆，日食不过数钱。若受此，仆窃之逃，不将只身陷此邪？"寻同戍钟尚书襄贶，果为仆窃而逃。人服公先识云。

于肃愍公谦被害时，籍其家无长物，惟上赐盔甲袍带。未几，代公尚书陈汝言败，上曰："于谦襄襄磐悬，汝言赃秽山积，贤否相去，奚啻天渊。"石亨害公者，从旁听上言，

低头大惭。秦襄毅公纮被逮时，上命太监尚亨籍其家，止得黄绢一匹，故衣数事，亨还言公贫状。上亲阅其赀，嘉叹良久，立释公。且赐钞万贯旌其廉。刘忠宣宣召时，户侍刘宇觊柄用，泰陵鉴识其人曰："宇小人也。"而宇故恨公不为己地。寻附瑾，得入政府，嗾瑾曰："籍刘尚书家，可得几万金。"瑾因矫制逮公，属官校罗某阚公赀产。罗至，廉知公贫，馈罗以酒器，固辞不受，惟索诗一律载之。夫货贿未有悖人不悖出者，三公以籍没益显其廉，先识此耳！俾分宜辈早能识此，奚肯以身为沟壑，以家为外府，藏蝎襄虺，以自毒害其子孙哉。

胡公寿安，初任信阳，调获鹿，永乐中任新繁。在官未尝肉食。其子自徽来省，居一月烹二鸡，胡怒曰："吾居官二十余年，尝以奢侈为戒，犹恐弗能令终。尔如此不为吾累乎？"胡三宰大邑，不携妻子之任。或诮之，胡笑曰："吾辈读圣贤书，论居官治民之法，孰不欲砥砺名节哉？及登仕路，以耳目玩好声色之物，丧所守者多矣。矧妇人小子，尤易惑也，以是计之，故不欲妻子之为累耳。"

董损斋公成进士后，以差过岳州，时刘忠宣公宅忧在里，造竭焉，忠宣留之饭，饭麦糁，馔惟糟虾，无他具。公因感省，终生持雅操云：噫嘻！贤哲之相与以有成也，岂在情好周洽，语意恳款哉？虽然亦存乎人耳，昔胡纮嗜晦庵无只鸡斗酒之共，而酿成禁学之祸。董公顾以是感奋励修，其识岂不远哉？

德　器

丙吉为相，宽大好礼让，椽吏有嗜酒者，尝从吉出，醉呕车上。西曹主吏白欲斥之，吉曰："以醉饱之失去士，使此人将复何所容？"西曹第忍之，此不过污丞相茵耳。

沈麟士尝行路，邻人认其所著屐。麟士曰，是卿屐邪，即跣而反，邻人得屐，送前者还之。麟士曰："非卿屐邪。"笑而受之。

张士简嗜酒疏脱，于家务尤所忘怀。在新安时，遣家僮载米三千斛还吴，耗失大半。士简问其故答曰："雀鼠耗也。"士简笑曰："壮哉雀鼠！"不复问。

唐裴行俭尝赐马及玺鞍，令史私驰马。马蹶鞍坏，惧而逃，行俭招还之，不加罪。初平都支遮匐获环宝不赀，蕃酋将士愿观之，行俭因宴遍出示坐者，有玛瑙盘，广二尺，文彩粲然，军吏趋跌，盘碎惶怖，叩头流血。行俭笑曰："尔非故也，何至是？"色不少吝。

柳公权善书，公卿赠遗钜万，多为主藏竖所窃。别贮杯盂一笥，缄縢如故，其器皆亡。讯之，乃曰不测其故。公权笑曰：银杯羽化，不复致诘。

李文靖公沆字大初，秉钧曰："有狂生叩马献书，历诋其失。"公逊谢曰："俟归家，当自详审。"狂生遂发讪怒，随公马后，肆言曰："居大位不能安济天下，又不能引退，久妨贤路，宁不愧于心乎？"公但於马上踧踖再三曰："屡求退，主上未赐允。终无忤。"

张文定公齐贤，为江西转运使。一日家宴，一奴窃银器数事于怀，公自帘下熟视不问。后为宰相，名下厮役，皆得班行，此奴竟不沾禄。奴乘间请曰："相公独遗某，何也？"公悯然语曰："尔忆江南盗银器数事乎？我怀之三十年，不以告人。今备位宰相，安

敢以盗贼荐耶？与尔钱三百千，可自择所安。既已发汝平昔，当有愧於吾。不足复留也。”奴震骇泣，拜谢而去。

王文正公旦，局量宽厚，未尝见其怒，家人欲试之，以少埃墨投羹中，公唯啖饭曰：“我偶不喜肉。”一日，又墨其饭，公又曰：“吾今日不喜饭，可具粥。”其子弟愬于公曰：“庖肉为飧人所私食，不饱，乞治之。”公曰：“汝辈人料肉几何？”曰尽一斤固当饱，今其半为飧人所廋。公曰：“此后人料一斤半可耳。”其不发人过，类此。

韩魏公帅定武时，夜令侍兵持烛作书。烛及公须，须燃，公以袖摩之，作书如故。少顷回顾，已更他兵。公恐主吏鞭之，亟呼曰：“毋更渠，今固当辨此。”

彭思永，吉州人，始就举时，贫无余赀，独持数金钏。栖旅舍中，同举者过之，出钏相示。客有私其一於袖者，公知不言。众皆惊求之，公曰：“数至此耳。”将去，袖钏者揖而钏坠，众始称服。

王大尉荐寇莱公为相，寇公数短大尉于上前，而大尉专称其长。上一日谓大尉曰：“卿虽称其美，彼专谈卿恶。”大尉曰：“理固当然，臣在相位久，政事阙失必多。准对陛下无所隐，益见其忠直。此臣所以重准也。”上由是益贤大尉。

真宗出喜雨诗示二府，王文正公袖归，谕同列曰：“上诗有一误字。”王钦若曰：“此亦无害。”钦若退，密奏之。翌日，上怒谓公曰：“昨日诗有误字，何不奏来？”公再拜谢。枢密马知节，具以实奏。又曰王且略不辨，真宰相器也。上顾公笑。

苏文忠公云庆历中，有李京者为小官，吴鼎臣在侍从，二人相与通家。一日，京荐其友人于鼎臣，鼎臣即缴其书奏之。京坐贬官未行，京妻谒鼎臣妻取别，鼎臣妻渐不出，京妻立厅事，召鼎臣干仆语之曰：“我来欲求一别，且乃公尝有数帖与吾夫祷私事，恐汝家终以为疑，索火焚之而去。”

韩魏公谓小人不可求远，三家村中亦有一家，当求处之之理，知其为小人，处之更不可校。如校之则自小矣。人有非毁，但当反已是不是，已是则在我，而罪在彼。焉用计其如何？

富郑公致政归西都，尝跨驴出郊，逢水南巡捡。盖中官也，威仪呵引甚盛。前卒呵骑者下，公举鞭促驴。卒声愈厉，又唱言不肯下请官位，公举鞭称名曰弼弼，卒不晓所谓，白其将曰：“前有一人骑驴冲节，请官位不得，口称弼弼。”将方悟曰：“乃相公也！”下马伏谒道左，公举鞭去。

杨铁崖避地松江，尝有一贵游子，即破产，流落海上，数踵先生门。一日竟持先生所购倪云林画去，左右欲发之。先生曰：“吾哀其困，使往见一达官，以书画为介耳。非盗也。”其务掩人过如此。

耶律楚材与咸得卜有旧，咸得卜谮于宗王曰：“耶律多用亲旧，疑有二心，合奏杀之。”宗王遣使以闻，大宗察其诬，责使者罪遣之，属有讼咸得卜不法者，大宗命楚材鞫之。奏曰：“此人倨傲易招谤。今将有事南方，他日治之未晚也。”帝私谓侍臣曰：“楚材宽厚长者，汝曹固当效之。”

夏忠靖公群吉冬出使，至馆晨发，命馆人烘袜，误烧其一，馆人惧不敢告，索袜甚

急，左右请罪。公笑曰："何不早白?"并索之而行。馆人感泣。在户部时，吏污精微文书，惊惧肉袒以候。公曰："汝何预焉。"吏犹惧莫测，明日朝毕，入便殿请罪云："臣不谨，笔污精微文书。"

宣德中鲁穆为福建签事，独持风采，不畏强御。时杨文敏公执政，家人有犯者，亦不少贷。文敏以为贤，特荐为佥都御史。正统初，范理为江陵知县，杨文定公之子上京师，沿途官司供奉甚恭，理独不为礼。文定嘿识之，即荐升德安府知府。刘庄襄公天和任三边总制时，差健卒取其孙暨一孤侄至华州，其仆夫偶篮门役，州守怒封锁其门，即薪米不供。二孤饥甚，踰垣窃出，乞食于素所知交家。微行去，比抵公所，泣诉其事。嗣州守以事谒制府，家众跂足侧窥，计公必督过州守。乃公故礼遇之，后复特荐其贤能于朝。三公以国家为念，不计其私，有古大臣风。吾侪诵法孔孟，将以究安民之术。一旦跻阸仕，惟悦牧民者之曲意徇我，骫法庇我，而於民瘼若蔑闻者，则自负所学亦甚矣!

杨文懿公守陈，以洗马乞假觐省，行次一驿，其丞不知其为何官。公与之坐而抗礼，卒然问曰：公职洗马，日洗几马？公漫应勤则多洗，懒则少洗。俄而报一御史且至，丞乃促令让上舍处之。公曰："此固宜。然待其至而让未晚。"比御史至，则公门人也。殷而起居。丞乃蒲伏阶下，百状乞怜。公卒亦不较。

魏文靖公骥官吏部侍郎，奉命往南都。时官舍止携一苍头，乃举历年所积俸赀，召同乡子官刑曹郎者付之。其人请封钥。公怫然曰："后生何待先辈薄乎?"其人不敢复言。时郎有子婿从官舍，如其轻重款识，以伪银易之。比公竣事归，出前银令工碎之，则伪也。工私于苍头曰："昔有某官舍人，尝为此物，出予手，将无是乎。"苍头以告，公戒之曰："慎无泄，彼将不安矣。"已刑曹郎出守辰州，其事稍露。及入觐，携其俸入尽数以偿。公骇曰："误矣，奈何以不明之迹加人乎？予银具在，未有以伪易者。迄不受。

王庄毅公竑开府淮扬时，清河卫指挥单姓者行不检，公尝折抑之，寻公遭论免官。归过清河，单祗候于江浒，具饩致殷勤。公嘉其诚款，择受数缶，以为醯酱也，比发之，则皆粪秽。已复有言者表公忠节，一命下还官，指挥乃逃遁；诈为死，家人故发丧以愚里人。有仇家踪迹其所在，执而讼之于公，竟平其讼而遣之。

大宰屠襄惠公济，部堂燕居，令办事官捧研。时公新衣白绫甚泽，其人误倾研汁，狼籍公衣，顿颡请罪。公曰："去去，此与韩魏公不责碎盏吏同襟度矣。"乡有柴姓者假称屠公子，沿途骚动，人以闻于公，公但呼而戒之曰："汝为吾子，置汝父何地邪？法有明禁，自令慎无复为此。"其人顿首而退。

吉水罗公循会试时，身故贫，一日，亡其囊中圊褐，同舍生内不自安，物色其人。绐公访之，比入坐，故探其囊出褐示公曰：是不类君家物邪。又持褐端手识相辨。公趋出向其人曰："物固相类，彼醉语耳。"同舍生归，诮公奈何失褐不认。公曰："不然，吾失褐不甚损，彼张恶名尚得为士人邪。"生逊谢不及。

方　正

晋宣王以常林乡邑耆德，每为之拜，或谓林曰："司马公贵重，君宜止之。"林曰：

“司马公自欲敦长幼之序，为后生之法，非吾所制也。”言者踧踖而退。

范缜著《神灭论》，萧子良使王融谓曰：“神灭既自非理，而卿坚执之。以卿才美，何患不至中书郎？而故乖刺为此。”缜大笑曰：“使范缜卖论取官，已至令仆矣，何但中书郎邪？”

萧引为建康令时，宦者李善度蔡脱儿多所请托，引不许，或谏曰：“李蔡之权，在位皆惮，亦宜少为身计。”引曰：“吾之立身自有本末，安能为李蔡致曲，就令不平，不过免职尔。”

韦澳兄温，与中丞高元裕友善，温请用澳为御史。一日谓澳曰：“高公持宪纲，欲与汝相面，必得御史。”澳不答。温曰：“高君端士不可轻。”澳曰：“然，恐无呈身御史。”竟不诣元裕之门。

傅公钦之为吏部侍郎，闻陈无已游京，欲与相见。先以问秦观，观曰：“师道非持刺伺候乎公卿之门者。”公曰：“非所望也，吾将见之，子能介于陈君乎？”公知其贫甚，怀金相馈。及听其议论，竟不敢以此出口。

傅忠肃公察未廷试，蔡京辅政，卖弄威权，胁制中外。且阳示含容，诱以附己，坚欲以女妻公。遣其子与术士数辈踵视公，又托其姻与公相见不从。识者谓公年少有气识，未易量也。京衔之。

杨忠襄公邦乂少处郡庠，足不涉茶房酒肆。同舍欲坏其守，拉之出饮，托言朋旧家，实娼馆也。公初不疑，酒数行，娼艳汝而出，公愕然趋归。取其衣焚之，流涕自责。

元迎帝师至京，有旨令朝臣一品以下郊迎。大臣俯伏进觞，帝师不为动。孛术鲁翀时为国子祭酒，举觞立进曰：“帝师释迦之徒，天下僧人师也。余孔子之徒，天下儒人师也。请各不为礼。”帝师笑而起，举觞卒饮，众为之栗然。

魏文靖公骥直道自持，正统初任吏部侍郎，时王振怙宠，每出虽部堂尊官亦敛兴回避。魏一日相遇于崇文门，不为避，王衔之，谮于内。一日，上御便殿，召骥讯以近有何事，公慷慨言故，且曰：“臣备位六卿，臣不足惜，朝廷名器可惜耳。”上温旨慰之。又布政使陈公选，成化中任河南按察使，持宪公廉，不畏强御。时汪直司西厂，谒事差往河南，藩臬悚息郊迎，公不为礼。俟其至，盛服自公署中道而入。直不能堪，诘责之。公即密疏其专擅，疏入留中。直归，上问河南好官为谁，直以选对。上出疏示之，二公风节相似，至于所以培植爱护之，则祖宗之恩至矣。

胡东洲提学两浙时，有士某者不率教，惩以夏楚。明年其人状元及第，东洲以述职至京师，其人设席款之，以古器行酒，指曰：“此宝也，恨俗眼不识耳。”盖讥公不知已云。公曰：“以老夫观之，似脆薄易绽，终不若金玉之器。”其人深悔失言。

邹立齐公智，年十六发解蜀省，迎宴日，闾巷睹者籍籍叹羡。公马上古绝句云：“龙泉山下一书生，偶占三巴第一名。世上许多难了事，市儿何用喜相惊。”比上春宫时，里中朝贵谓曰：“子见某省解元乎？与子相若也。”公意其为同志，亟访之，其人忽问曰：“子省榜首坊金，视众举子增几何？”公大恚，即拂衣起，不答而出。吁，燕雀安知鸿鹄志也！公既第，选馆中秋，应诏陈言，论进君子退小人，大忤权贵，谪石城吏目。年虽不

永，未竟所志，其闳议伟节，到今烨然烈矣。

何学宪公景明，授中书舍人，奉敬皇帝哀诏下云南，远方君长及中贵人咸赠遗犀象珍贝，谢弗受。后逆瑾用事，上书诸大臣，言宜自振立以抑瑾权。不用，谢病归。瑾败复官，其友李梦阳被诬，众多媒孽其短，莫肯为直者。公独上书争之，讼得辨。乾清宫灾，上书陈时政，极言义子不当蓄，宦官不当宠，疏留中不下，人为寒心。时钱宁欲交驩公，持古画求题，谢曰："此名画不可污。"卒不许。师御客死京邸，中人寥鹏赠之棺，公叱郤之。遂自出金为赙。

待诏文公徵明，以行谊文翰重一时，诸造请户外屦常满。然先生所与从请，独书生故人。子属为姻党而窘者，虽强之竟日不倦。其他即郡国守相连车骑，富商贾人，珍宝填溢于里门外，不能博先生一赫蹏。而先生所最慎者藩邸，其所绝不肯还往者中贵人。曰："此国家法也。前是周王以古鼎古镜，徽王以金宝瓶，他珍货直数百镒贽。"使者曰："王无所求于先生，慕先生耳。盍为一启封?"先生逊谢曰："王赐也，启之而后辞不恭。"竟弗启。

昔祭酒陈公敬宗，王振慕其名，因巡抚周公求见。公曰："某忝为人师，而求谒中贵，他日无以见诸生。周乃谓振曰："陈祭酒书法极高，以求书为名，先之礼币，彼将谒谢矣。"振然之，乃遗彩缎羊酒，求书程子四箴，敬宗为走笔书之，而反其礼币，竟不往见。以此故为祭酒十八年不迁。

吏部尚书翱为英皇所任信，仲孙以荫入监。秋试持有司印卷白公，公曰："汝有阶得仕，何必强所不能，以幸冀非分邪。"裂卷火之。公一女嫁为畿辅某官妻，公夫人甚爱女，每迎之，婿固不遣。恚曰："而翁掌铨，迁我京职。则汝朝夕侍母矣。"夫人一夕置酒白公，公大怒，取案上器击伤夫人。出驾而宿于朝房，数旬乃还第。婿竟不调。

董大参公朴家居，适按楚直指使者，公门人也。其秋主监临，先时密封所拟经旨寄公，公发书览而火之，竟不以示子。子故绩学者，后亦卒中式，是为三泉公。三泉公为蜀西充令，时以公务至京，有三新进士候之邸。公胥令侍坐，首戒之曰："慎勿轻买田，吾举人时甚为此累。"子谨识之。嗣升蓬州守，宦十数年许，仅一青布袍，一革靴赴任。时诸子请曰："平生志节，儿辈能谅。一切生事，不敢少觊。第大人年高，蜀中多美材，后事可为计也。"公曰唯。既致政，诸子迎之，闲请于公曰："往者儿请命为后事计者如何?"公曰："吾闻之人云，杉不如柏也。"子曰："今所具者柏耶。"公筦尔曰："吴兹载有柏子在，种之可尔。"

吴司空公延举，筮仕顺德，有权珰市葛于县。公用其值买二疋送之曰："奉此为式，如不可即还金。且葛雷产也。"珰怒取金去。盖旧市贡物，率令民自办而还原金。公独不从，督府檄公为权珰修庙，且召见款语之，公对曰："守土官非奉旧例新恩，一夫不敢役，铢金不敢用。"遂辞出。嗣又以事忤逆瑾，被逮荷较校九日，死而复苏。

蒋司空公瑶为扬州太守，会武庙南巡，诸省骚动，凡乘舆供御，及宦寺宫妾，亲军赂遗，莫可胜算。公曰："备亦罪，不备亦罪。备则患及于民，不备则患止于身。"乃仅鸠供应之具，不复横敛以为媚悦。自衣青布袍，束黄金带，奔走周旋，权幸江彬辈横加折辱不

为动。一日，上捕得大鲤，谋所鬻者。左右正欲中公，曰莫如扬州知府宜。上乃呼而属之，公归括女衣并首饰数事，蒲伏而进曰："鱼有值矣，他无所取。惟妻女衣装在焉，臣死罪，臣死罪！"上熟睨之曰："汝真酸子邪，吾无须于此。"其亟持以归，鱼亦不取值矣。由是清节动天下，历仕至工部尚书。自首悬舆，卒无改于羔羊之节。士论韪之。

证　学

汤曰："学圣王之道者，譬其如日，静居而独思，譬其若火。夫舍学圣之道，而静居独思，譬其若去日之明于廷，而就火之光於室也，可以小见而不可以大知。是故明君贵尚学道，而贱下独思也。

昔者晋君之问于师旷也，曰："吾年七十而欲好学，得无既老而有所不可乎。"师旷曰："胡而不秉烛。"晋君怒，以为其戏之也。师旷进曰："臣闻少而学如日出之阳，壮而学如日中之光，老而学如秉烛之明，秉烛者贤于暗行矣。"于是平公悦，以其所御觞觞师旷。

东郭子出吴兴，见有膝行泥中，而以手左右去草者，召而问之曰："此芸田乎？"曰然。曰："吾邑之芸，以铁为器，而木柄之，俯其身以荡撼于苗中。未尝若是难也！"曰："州亦有之，沙田草易除，用之宜。泥田根难拔，必若是者三至焉。山谿之田寒，必若是者五至焉。若稍弛之，草侵吾苗矣！"噫，质美者易于浑化，犹沙田之草也，次则泥田矣，次则山谿之寒田矣。芸之而弗息，草未有不拔，而苗未有不秀且实者。

阳明王先生筮仕刑曹，适轮提牢，睹诸吏豢豕，恻然恚曰："夫囚以罪繫者，犹然饭之，此朝廷好生浩荡恩也。若曹乃取以豢豕，是率兽食人食矣。"群吏读曰："相沿例也，亦堂卿所知。"先生曰："岂有是哉。"遂令屠豕，分给诸囚，到今不复豢豕云。后同里有官刑部，语及其事者，先生蹙蹙曰："此予少年不学，兹闻之尚有余惭，子乃以为美谈邪？"其人未达曰："上宣朝廷之德惠，下轸囹圄之罪，人本至德事也，先生顾深悔之，以为罪过何也？"先生复蹙然曰："当日凭一时意见，揭揭然为此置堂卿于何地邪？只此便不仁矣。"

阳明先生家居时，里人有求鬻其产者，先生辞却。已一日先生偕诸门第游山，偶经其处，见风景佳胜，衷默悔前之误卻也。忽惕然内讼曰："是何心哉？有贪心便无恕心矣！"且悔且讼，两念交战膺中，行里许始化，徐以告从行诸弟曰："克己之难如此云。"

黄冈郭孝廉庆，挈其徒吴良吉往越中谒阳明先生。将抵越郭，一夕呼吴生语曰："吾夜来自省，胞中尚有俗念。如许如此夹杂心，安能领受先生教邪？"拊心痛自刻责不已，徐质吴生曰："子时自省如何？"吴对曰："此来一志惟求教益，更何俗念？"昕夕争论不合。既至郭，趣吴以前论辩语往质正。先生时燕居楼上食馆，聆吴生语已，不答。第目摄而指示之曰："子视此盂中下便能盛此馆，此几下便能载此盂，此楼下便能载此几，地又下便能载此楼。人贵能下，下乃大。"语已，更目摄吴生者再，竟无他语。吴生退就舍，郭问先生何言，吴生哽咽不能应，第潸然涕数行下云。先生之炉锤人，也不在言论辩析，

而在神情衡宇间。即于吴生可类知已。

有士绅官司理者，恨为职业所萦，无暇为学。阳明先生曰：凡学官先事离事为学，非吾格致旨。即以听讼言，如因其应对无状而作恶，因其言语圆转而生喜，因其属托而加憎，因其请求而曲从，或以尤剧而怠，或以浸潜而淆，皆私蔽也。惟良知自知之，细自省克，不少偏枉，方是致知格物也。若离事为学，郤是着空。

黄乐村何善山亲受阳明之学者，念庵先生赴南宫坳其舟，严事之以相资切。先生时兢兢步趋，不踰绳矩，心疑二孝廉言动举止若无异于人者。一日有友来与二孝廉商学，何孝廉慨曰："近世号名讲学者，综其微衷，皆生人心耳。"先生侧聆之，憬然自省。自是学益近裒，笃信阳明良知之旨。

泾野吕先生，故与邹文庄同官。先生尊崇朱学，文庄承服师传，每晤必辨。若聚讼然，迹亦甚迕，乃先生与文庄交情不啻同胞，初未尝以议论异同少生闲阂。或曰：二先生意见虽殊，其志行同矣。若武功康廷摽豪迈任放人也。而先生平生清约如寒畯，即嘫笑不苟者，乃亦与之厚善，更不以行己清浊少生分别。又闻先生之官南都也，与霍文敏同僚，文敏故与夏贵溪交恶，先生时时规劝。而文敏疑公党贵溪，中卿之，既贵溪柄国，欲汲引先生，而先生时时于贵溪前揄扬文敏，卒致贵溪疑惑，罢免无悔。今人意见相左则衷起戈铤。格调稍殊则眼分青白，记短则兼折其长，贬过则并伐其善。而犹曰："吾悟本来无物，然耶否耶。"

耿楚侗先生官南都，有士人为恶僧侮辱，以告先生，白所司治之。其僧逋，先生意第迸逐不令复系籍本寺，士人未释然，必欲捕而枷之。先生晓之曰："人谓子亦有闻矣，良知何广大也，奈何着一破赖和尚往来其中哉？"士人退语人曰："惩治和尚，非良知耶。"或以告先生曰："小子此言，即令文成复，起何能易也！乃余其难其慎若此。胞中盖三转矣。其一谓志学者，即应犯不较逆不难，不然落乡人臼矣，遮莫不是名谊心耶？又谓法司用刑，自有条格，如此类法不应枷，此则是格式心也。又闻此僧凶恶，虑有意外之虞，不肯为已甚，此又是利害心也。余之良知乃转折如此，嗣姜宗伯庇所厚善者处之少平，大腾物议，又承恩寺有僧为礼部枷之而死，竟成大讼。"先生闻之，谓李士龙曰："余前三转折良知，不更妙耶？"

罗近溪先生偕白下诸同志游大中桥，睹诸往来者无虑千百万计。近溪因指示诸同志曰："试观此千百万人者，同此步趋，同此往来。细细观之，人人一步一趋，无少差失，个个分分明明，未见确撞。性体如此广大，又如此精微，可默识矣。"一友哜曰："否否，此情识也，如此论性，相隔远矣。"友述以问耿先生，先生曰："否否，谓此指示者非性别求性体，此为楞严转，非能转楞严者。内典亦云：离识归寂，譬忘已之首而别求首领矣。曰：识至此已乎？曰：实识到此，便自欲罢不能，安肯歇手？虽然亡者东走，追者亦东走，走者同而所以走则异也。即兹来往桥上者，或访友亲师，或贸迁交易，或傍花随柳，或至淫荡邪僻者，亦谩谓一切皆是，混然无别，此则默识之未真也。学先辨乎此矣，辨此而后可与论孔孟血脉，孔孟路径也。若以近溪此示为情识，而别求所谓无上妙理，是舍时行物生以言天外，视听言动以求仁，非吾孔子一贯之指矣。

卷 二

叙 伦

晋文公与楚战，至黄凤之陵，履系解，因自结之。左右曰：不可以使人乎？公曰："吾闻上君之所与居，皆其所畏也。中君之所与居，皆其所爱也。下君之所与居，皆其所侮也。寡人虽不肖，先君之人皆在，是以难之也。"

任登为中牟令，上计言於襄子曰："中牟有士曰瞻胥，已请见之。"襄子见而以为中大夫。相国曰："意者君耳而未之目邪，为中大夫若此其易也，非晋国之故。"襄子曰："吾举登也，已耳而目之矣。登所举也，吾又耳而目之，是耳目人终无已也。"遂不复问，而以为中大夫。

列精子高听行乎齐湣王，会朝雨祛步堂下，谓其侍者曰："我何若？"侍者曰："公姣且丽。"列精子高因步而窥于井，粲然恶丈夫之状也。喟然叹曰："侍者为吾听行于齐王也，夫何阿哉！又况于所听行乎万乘之主，人之阿亦甚矣。而无所镜，其残亡无日矣。"

曾子从仲尼在楚而心动，辞归问母，母曰："思尔齧指。"孔子曰："参之孝，精感万里。"

浙之长兴里人某，事母有至性。其旧业俱以养母，故至衰落。其从父一日饮诸姻，呼孝子侍。渊多豪贵人，馔具腆甚。孝子时时左右盼，伺宾所不顾，急摘诸甘脆裹纳袖中，纸尽袖盈盈矣。酒酣，主人出金卮酒贵客，贵客不胜酒。卮置楼簷间，覆以瓦，先间归。俄侍者报亡其卮，众客约曰："请急扃户，令人袒捡之，必得乃已。"孝子两手扪袖中。至羞涩也。仓卒不得计，即谬曰："由我。无何贵客忆前卮。"乃折简主人，语以其故。主人如言捡之得，争呼孝子至。孝子犹谬对如初，从父曰："痴儿，吾业已得卮矣，顾若何苦自诳负不韪名。"孝子始吐实，泪淋漓下曰："某苦不能勉奉母氏懽，而儿女态若此，比诸贵客在，设令把我袖将大诟我，且重为叔父羞，故宁尔尔。"从父大感悟，乃召前上客，遍语之曰："是子如是如是，吾终不忍使孝子无以为悦，分其产，令得终奉母焉。"

吴门有贵人月夜道桥上者，聆其下有歌唱声，下觑之则丐子也，坐一老妪，块上以所丐得酒捧缶而跪进焉，唱盖以侑云。贵人讶诘之，丐子惊嘻。侬娄人，聊为阿母懽。贵人嗟叹良久归。明日转相传语称异。后时时窥之，见所娱其母者多类是。自是诸贵人每宴，辄置豆间曰，以待孝丐儿也。吴下至今口其事云。

裴叔则营新宅甚丽，当移住。与兄共游，床帐俨然，轩檻疏朗。兄心甚欲之，而口不言。叔则心知其意，便推使兄住。

王魏公有弟傲不可训，一日逼冬至祀家庙，列百壶于堂，弟皆击破之，家人惶骇，公自外入，见酒流满路不可行，无一言，但摄衣步入。其后弟忽感悟为善。

江州朱原虚有二弟在髫年，而父母死，原虚匿父所遗绫锦十余箧，逐二弟居外。一日

邻人下神，原虚适在坐，神以诗讽之云：何处西风夜卷霜，雁行中断各悲凉。吴绫越锦成私篋，不及姜家布被香。原虚惶恐，召二弟归为娶妇，督之业儒。后二弟俱登科典州郡事，事原虚如父。

刘撰嘉性孝友，父早丧，有族兄当补伍紫荆关，赂县吏移补其兄献嘉，撰嘉诣县请行，献嘉曰："弟孱弱不可令独往。"属中子养母，与俱至关，会北虏犯边，兄弟被虏。撰嘉向虏哭曰："兄聋哑无为，盍舍之执我。"虏舍献嘉，已而撰嘉亦脱归。投诗主帅，悯释之，偕其兄南还。母方病，犹及起居床下，逾日卒。人以为孝感，晚节事兄情好益笃。

梁鸿字伯鸾，扶风平陵人，家贫尚节介，势家多欲女之，鸿并不娶。同县孟氏有女肥丑而黑，力举石臼，择对不嫁。父母问其故，女曰："欲得贤如梁伯鸾者。"鸿闻而聘之，妇以装饰入门，七日而鸿不答，妻跪床下请曰："窃闻夫子高义，简斥数妇，妾亦偃蹇数夫。今而见择，敢不请罪。"鸿曰："吾欲裘褐之人，可与俱隐深山者，今衣绮缟，傅粉墨，岂鸿所愿哉?"妻曰："以观夫子之志耳!"乃更为椎髻，着布衣，操作而前。鸿大喜曰："此真梁鸿妻也。"居有顷，妻曰："常闻夫子欲隐居避患，今何为默默，无乃欲低头就之乎?"鸿曰诺，乃入霸陵山中，以耕织为业，咏诗弹琴以自娱。至吴依皋伯通居庑下，为人赁舂。妻具食举案齐眉，伯通异之曰："彼傭能使其妻敬之如此，非凡人也。"乃舍之于家，及卒，为求葬地于要离冢傍，妻子归扶风。

命妇者，晏子仆御之妻也。晏子出，其夫为御，意气洋洋，甚自得也。既归，其妻请去曰："晏子长不满六尺，身相齐国，名显诸侯，吾观其志，恂恂自下，思念深矣。子身长八尺，为人仆御，意洋洋若自足者。妾是以去也。"其夫愧谢，请自改。妻喜曰："是怀晏子之智，而加以八尺之长也。"于是其夫深自责。学道谦逊，常若不足。晏子问其故，升诸景公，以为大夫，表其妻为命妇。

李泌儿时，张曲江公尝引至卧内。公与严挺之萧诚善，严恶萧佞，劝公绝之。公独念严大苦劲，不若萧软美可喜，方命左右召萧。泌在旁率尔曰："公起布衣，以直道至宰相，顾喜软美者乎。"九龄改容惊谢，因呼小友。

王丞相主文柄欲以白敏中为状元。病其人与贺拔恚为友，密令亲知通意。俾敏中与恚绝，敏中许之。既而恚果造门，左右绐以敏中他适，恚迟留不言而去。俄敏中跳出，呼左右召恚，悉以实告。且曰："一第何门不可致，奈何轻负至交。"相与欢醉而寝。前人来见之，具言于丞相。丞相曰："我比只得白敏中，今当更取贺拔恚。"

吴司空廷举，平生笃友谊，见良士身下之。在大学兄事罗玘，玘病痢，会仆死，公为煮粥。负之如厕，一画夜十数返。玘病瘥，同登进士。语人曰：玘四十前生我者父母，四十后献臣生我也。

家　闲

万石君归老于家，子孙为小吏来归谒，万石君必朝服见之。有过失不诮让，为便坐对案不食，诸子相责，肉袒谢罪，改之乃许。少子庆为内史，常醉归，入外门不下车。万石

君闻之不食，庆恐，肉袒谢罪不许。举宗及兄建肉袒，万石君让曰："内史贵人，入乡闾里中。"长老皆走匿，而内史坐车中自如，固当乃谢罢庆，庆及诸子入里门，趋至家。

柳世隆安贫守分，张绪问曰："观君举措，当以清名遗子孙。"答曰："一身之外，亦复何须，子孙不才，将为争府。遗其财也，不如一经。"

河东节度使柳公绰，家中门东有小斋，每平旦出至小斋，诸子仲郢皆束带晨省于中门之北。令子弟执经史，躬读一过，乃讲议居官治家之法，人定然后归寝。诸子复昏定于中门之北。遇饥岁，则诸子皆蔬食，曰："昔吾兄弟侍先君为丹州刺史，以学业未成，不听食肉，吾不敢忘也。"公绰妻韩氏，相国休之曾孙，常粉苦参黄连熊胆和为丸，赐诸子夜学含之，以资勤苦。其后仲郢以礼自守，出内斋未尝不束带。三为大镇，无良马，衣不熏香。公退必读书，手不释卷。柳玭尝戒其子弟曰："凡门第高，可畏不可恃。立身行己事有失，得罪重于他人，无以见先人于地下。"

陈尧咨精于弧矢，守荆南。其母冯氏问曰："汝典藩有何异政？"咨曰："荆州孔道，客以尧咨善射，无不叹服。"母曰："汝父教汝以忠孝辅国家，今不务异政善化，而专卒伍一夫之技耶！"以杖击之，金鱼坠地。古今语父子之盛者，必推蜀陈氏。自文惠公既登将相，两兄弟亦为大官。而其父秦公是时尚无恙，每秦公与客坐，则文惠公兄弟左右侍立。坐客踧踖不安求去，秦公笑曰："此儿子辈尔。"

韩忠宪公忆，教子严肃，知亳州。次子为西京通判，谒告省观，公喜，置酒召僚属，俾诸子坐于隅。忽谓二郎："吾闻西京有疑狱奏献者，其详云何？"舍人思之未得，遂索杖大诟曰："汝食朝廷厚禄，倅贰一府。事无巨细，皆当究心，大辟奏案，尚不能记，则细务不举可知。"必欲挞之，众宾力解方已。

程大中公晌，性宽而断，中外相待如宾。夫人谦顺自牧，虽小事必禀而行。治家有法，不喜笞扑奴婢，诸子或加呵责，必戒之曰："贵贱虽殊，人则一也。"公或有所怒，必为之宽释。唯诸子有过则不掩也。曰："子之所以不肖，以母蔽其过而父不知耳。"

吕荣公希哲，父申国公居家，简重寡默，不以事物经心。母申国夫人，性严有法。甫十岁，祁寒暑雨侍立，不命之坐不敢坐，日必冠带以见长者。虽甚热，在父母之前不得去巾袜缚袴。出入无得入茶房酒肆。市巷之语，郑卫之音未尝一经于耳。非圣之书，非礼之色，未尝一接于目。

窦仪为尚书，弟侃偁僖皆继登科。仪性严重，家法整肃，每对宾客，则二侍郎，三起居，四参政，五补阙，皆侍立焉。

王文正公旦，晚年官尊，每家人拜贺，立令止之。因语其弟曰："遭遇如此，愈增忧惧，何可贺？"每有赐禄，见家人置于庭，乃瞑目叹曰："生民膏血，安用许多？"每见家人服饰，即瞑目曰："吾门素风，一至如此。"故家人有一衣稍华，必于库中易之，不敢令公见。

范文正公仲淹既贵，常以俭约训人，戒诸子曰："吾贫时与汝母养吾亲，汝母躬执爨，吾亲甘旨，未尝充也。今而得厚禄，欲以养亲，亲不在矣。汝母又已早世，吾所最恨者，忍令若曹享富贵之禄耶。"子纯仁娶妇将归，以罗为帷幔，公闻之不悦曰："罗绮岂帷幔之

物耶？吾家素清俭，安得乱吾家法。敢持至，当火于庭。”

陈了翁日与家人会食，男女各为一席，食已必举一话头，令家人答。一日问曰：“并坐不横肱何也？”其孙女方七岁答曰：“恐妨同坐者。”

胡安国崇安人，子弟或近出宴集，虽夜已深犹不寝，必俟其归。验其醉否，且问所集何客，所论何事，有益无益。以是为常。

司马温公治家，谨守礼法，以御群子弟及家众，分之以职，授之以事，而责其成功。制财用之节，量人为出，称家有无，以给上下之衣食，及吉凶之费，皆有品节，而莫不均一。裁省冗费，禁止奢华。尝议婚姻，当先察其婿与妇之性行，及家法何如，勿苟慕其富贵。

贾文元公戒子孙文云：“古人重厚朴直，乃能立功立事，享悠久之福。士人所贵，节行为大。轩冕失之有时而复来，节行失之终身不可得矣。缙绅以为名言。

陆象山家金谿，累世义居，推一人最长者为家长，岁选子弟分任家事。田畴租税，出纳厨爨宾客，各有主者。公田仅足给一岁食，每计口授飧，婢仆各自以米附炊，厨爨者置历交收，食时按历给散。宾至款以五酌，供具视常。夜则卮酒杯羹，虽久留不厌。每晨家长率众子弟致恭先祠，会揖于厅，妇女道万福，莫安定亦如之。子弟有过，家长饬令更改，不则挞之。度不可容，则白于官，屏之远方。晨揖三挝鼓，子弟一人唱云：“听听听，劳我以生天理定。若还懒惰必饥寒，莫到饥寒方怨命，虚空自有神明听。”又唱云：“听听听，衣食生身天付定。酒肉贪多折人寿，经营大甚违天命。听听听。”

郑文嗣婺州浦江人，其家十世同居，凡二百四十余年。一钱尺帛无敢私，至大闲表其门。公没从弟大和继主家事，庭内凛如公府。稍有过，虽颁白者笞之。每遇岁时，大和坐堂上，群从盛衣冠雁行立，左右序下以次进。拜跪上寿毕，皆肃容拱手自右趋出。足武相衔，无敢参差。

罗念庵先生会试时，父双泉君命得第后，须求归省，以为汝尽忠之日长，而吾见汝之日短也。得告归，双泉君教之无殊童稚，言动少错，辞色必厉。客至令衣冠行酒，拂席授几。客或踧踖起，则谓曰：“君谓劳邪，固所以爱之也。”

永新石潭刘先生髦，文安公定之之父。予观其所遗文安书，言言古道也。其一曰：“吾儿乡试两次，舟楫廪食，莫非朘削细民。今有司又拟作牌坊，使人怨雠诅咒，於心何安？如我往年赴试，县官鸠布廿余疋以赆，拒之不可，不得已受之。至今思之，是陷我于恶。日者陈知府书币见贻，使者二辈经由县官。邻人吴家充甲首，适当供给，费用鸡酒，惶恐无限。乡人作官，不被其惠，反令受害耶。又曰：汝妇本欲送来，盘费又不能辞。昔陶靖节不以家累自随，赵清献惟一琴一徤，尔岂不知。若钱学士自在朝迄今三十年，鳏居公廨，尔岂不见。又曰：汝母年未五十，亦稍憔悴，厨灶之事，谁任其劳？嗟乎！前辈风度规矩乃如此。抑先生序文安易图中云：太学有正经，有章句，有或问，知道者自有一部大学在胸中。即正经亦不用，由此言推之，先生之学盖有原本哉。予又尝观文安与其子书云：闻尔欲以尔弟种为富人某婿，异时必受其负累。富人之家，多犯官府。干我照顾请托，又往来礼数，需索报答，夸言豪语，无知妄发，彼无礼义，只知自大，时常登门，主

仆成群，十数人者有之，数十人者有之。至于昏娶之日，百数十人者有之。茶汤供应，手忙脚乱，鸡惊狗骇，于我何荣？当时以公卿家婚一富翁，虑供应之难。如村民畏伯官府，然维时嚼然清苦之状亦可想已。文安公之于石潭先生，雅称儿家者哉。

官　政

魏文侯使西门豹往治于邺，告之曰：子往矣，是无邑不有贤豪辩博者也，无邑不有好扬人之恶蔽人之善者也。往必问贤豪者，因而亲之。其辩博者，因而师之。问其好扬人之恶蔽人之善者，因而察之。不可以特闻从事。夫耳闻之不如目见之，目见之不如足践之，足践之不如手办之。人始入官，如入暗室，久而愈明，明乃治，治乃行。

传僧佑及子琰，琰子翔，为令并著奇绩。时云诸传有治县谱，父子相传不以示人。刘玄明甚有吏能，历建康山阴令，政常为天下第一。传翔代为山阴，问玄明曰："愿以旧政告新令尹。"答曰："我有奇术，卿家谱所不载，作令唯日食一升饭而不饮酒，此第一策。"

齐澣善知今事，高仲舒善知古事，姚崇曰："欲知古，问仲舒。欲知今，问齐澣。则无败政矣。"

卢坦为河南尉，杜黄裳为尹，召坦立堂下，曰某家子与恶人游破产，公为捕盗，盍察之？坦曰："凡居官廉，虽大臣无厚蓄。其能多积者，必剥下以致之。如其子孙善守，是天富不道之家也。不若恣其不道以归于，人故不察。"

李文靖为相，同年马亮责之曰："外议以公为无口瓠。"公笑曰："吾居政府无长才，但中外所陈利害，一切报罢，聊以补国耳。今国家防制纤悉，密若凝脂，苟徇所陈一一行之，则所伤寔多。俭人苟一时之进，岂念民邪？"

范文正用士多取气节而略细故，其为帅日，辟置幕客，多取谪籍未牵复。人或疑之，公曰："人有才能而无过，朝廷自应用之。若其实有可用之材，不幸陷于吏议，不因事起之，遂为废人矣。"故公所举多得士。

杜正献公尝曰："今之在上者，多摘发下位小节，是诚不怒也。衍知兖州时，州县官有累重而素贫者，以公租所得均给之。公租不足，即继以公帑。量其大小，咸使自足尚有复侵扰者，真贪吏也，于义可责。"又曰："衍历知州提转安抚，未当坏一官。其间不职者，即委以事，使之不暇。不谨者谕以祸福，俾之自新。从而迁善者甚众。不必绳以法也。"

傅献简公言以帷箔之罪加于人，最为暗昧。万一非辜，则令终身被其恶名。至使君臣父子之间难施面目，言之得无訹乎。

张无垢云："快意事孰不喜为？往往事过不能无悔者，于他人有甚不快存焉，岂得不动于心。君子所以隐忍详审，不敢轻易者，欲彼此两得也。"韩魏公尝从容议及养兵事，慨然曰："养兵虽非古，然积习已久，不可废之。又自有利处，不为不便。昔者发百姓戍边无虚岁。父子兄弟，有生死离别之苦。议者但谓不如汉唐调兵于民，独不见杜甫石壕吏一篇，其弊乃至此。后世既收拾强悍无赖者，养之以为兵。良民虽税敛略厚，而终身保骨

月相聚之乐。此岂小事？又其练习战阵，而豪勇可使，安得与农民同日道也?”

韩魏公言庆历中与范文正公富文忠公同在西府，上前争事，议论各别。下殿时不失和气，如未尝争也。当时相善三人，正如推车。盖其心主于车可行而已，不为已也。

章圣尝谓两府欲择一人为马步军指挥使，寇莱公方议其事，吏有以文籍进者，公问其故，曰例簿也。公叱曰：“朝廷欲用一牙官，尚须检例，即安用我辈哉？坏国政者正此耳。”

宋朝引试，率在八月中。韩魏公当国日，二苏将就试，黄门忽卧病。魏公辄奏上曰：“今岁召制科之士，惟苏轼苏辙最有声望。今闻苏辙偶病，如此人不得就试，甚非众望。”欲展限以俟，上许之。黄门病中，魏公数使人问讯。既闻全安，方引试。比常例展二十日。自后试科，并在九月云。

胡存齐参政，能折节下士，宾客至者如家焉。南北士大夫有经其地，无不愿见者。每患阍人不为通，是日苟不出，即悬一牌于门曰：胡存齐在家。

御史台有阎吏，隶台中四十余年善评其台官优劣。每以所执之梃侍中丞之贤否，中丞贤则横其梃，否则直其梃。此语喧于缙绅，凡为中丞者唯恐其梃之直也。范讽为中丞，闻望甚峻。一日视事次，阎吏忽直其梃。范大惊，立召问曰：“岂睹我之失邪?”吏初讳之，苦问乃言曰：“昨见中丞召客，亲谕庖人以造食，指挥者数四。庖人去又呼之，复丁宁者数四。某心鄙之，不知其梃之直也。”范大笑惭谢。

韩琦在官，中书习旧弊，每事必用例。五房操例在手，顾金钱惟意所欲与。公令删取旧例，除其冗谬者，为纲目类次之。封胜惟谨，每用例必自阅。自是人知赏罚可否出宰相，吏不得高下其间。

魏窪山云：“某尝以吕文穆夹袋册，韩忠献甲乙丙丁集，吕正献手记，曾宣靖雌黄公议，司马公荐士编，陈密学章藁，范文宪手记，逝世虞忠肃翘材馆录之类。萃为一编，名达贤录。亦使士大夫识得行己用世规模，须在推诚布公，集谋广益，不惟济一旦之用。往往居德养才，流风所被，逮乎数世。”窪山此论，可谓任重道远。第荐士非难，若识鉴未至，徒以偏驳固滞之见，称量摸索，不为荆公者几希。荆公尝曰：“当今可望者惟吕惠卿。”又曰：“章子厚才极高，但为流俗所毁耳。”傥翘材之所延，夹袋之所载，尽如荆公之选抡，则是豺虎之薮也，流毒可胜道哉。

刘豫揭榜山东，言中官冯益遣人收买飞鸽，因有不逊之语，知泗州刘纲得而上之。张浚请斩益以释谤，上未许。鼎曰：“益事诚暧昧，然疑似闲，有关国体。若朝廷略不加罚，外议必谓陛下实遣之，有累圣德。不若暂解其职，姑与外祠，以释众惑。”上忾然出之，浚意未决。鼎曰：“自古欲去小人者，急之则党合而祸大。缓之则彼自相挤。今益罪虽诛不足以快天下，然群阉恐人君手滑。必力争以薄其罪，不若谪而远之。既不伤上之意，彼见夺职责轻，不复致力营救。又幸其去，必以次规进，安肯容其复入邪？若力排之，此辈侧目吾侪，其党愈固，而不可破也。”

陆九渊知荆门，军民有诉者，无旦暮皆得造于庭。复令其自持状以追，为立期，皆如约而至，即为酌情决之，多所劝释。其有涉人伦者，使自毁其状，以厚风俗。唯不可训

者，始寘之法。其境内官吏之廉贪，习尚之善恶，皆素知之。有诉人杀其子者，九渊曰："不至是。"及追究其子，果无恙。有诉窃藏而不知其人，九渊署二人姓名捕之，讯之伏辜，尽得其所窃物还诉者。且宥其罪使自新。

真德秀知潭州，以廉仁公勤四字厉僚属，以周敦颐、胡安国、朱熹、张拭学术源流勉其士。罢榷酤，除溢斛米申兑和籴以苏其民。民艰食，极力赈之。复立惠民仓，积穀五万石，使岁出粜。又易谷九万五千石。分十二县，置社仓。以遍及乡落，立慈幼仓，修义阡，惠政毕举。月试诸军射，捐其回易之利，及官田租，凡营中病者，死未葬者，孕者，嫁娶者，赡给有差。改知泉州，迎者塞路，深山老人亦扶杖出城相见。诸邑二税，尝顶借至六七年者，入境首禁之。所属有累月不解一钱者，或咎宽恤大骤。公谓民困如此，甯身任其苦。决讼自卯至酉，或劝啬精怡神。公言郡敝无力惠民，仅政平讼理，当勉而已。

程伯淳令晋城，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之以孝弟忠信。度乡村远近为保伍，使力役相助，患难相恤。孤茕残疾者责之亲党，使无失所，行旅出其途者疾病皆有所养。诸乡有校，暇时亲至召父老与之语，儿童读书，为正其读。教者不善，则为易置。俗始甚野，不知为学，乃择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乡民社会，为立科条，旌别善恶，使之有劝有耻。在县三岁，民爱之如父母。

苏文忠公轼与朱鄂州书云：昨王天麟见过，言岳鄂间田野小人，例只养二男一女，过此辄溺之。其父母亦不忍，率闭目背面，以手按之水盆中，咿嚶良久乃死。天麟每闻其侧近有此，辄驰救之，量与衣服饮食，全活者非一。鄂人有秦光亨者，今已及第，为安州司法。方在妊也，其舅陈遵梦一小儿挽其衣，若有所诉状，遵独念其姊将免，得无应是乎？驰往省之，儿已在水盆中矣，救之得生。准律故杀子孙徒二年，此长吏所得按举。愿公明告邑令佐使，召诸保正谕之，约以必行。有能告者，官即以所犯及邻保罚钱赏之。若行遣数人，此风便革。后虽劝之使杀亦不肯矣。

吕居仁官箴录曰：予常为秦州狱椽，颜岐夷仲以书劝予治狱。每一事写一幅相戒，如夏月取罪人，早间在西廊，晚间在东廊，以辟日色。又如监司郡守严刻过当者，须平气与之委曲详尽，使相从而后。已如未肯从，再当如此详尽。其不听者少矣。当官之法，直道为先，其有未可一向直前，或直前反败事者，须用冯宣徽惠穆称停之说。此非特小官然也，为天下国家当知之。当官既自廉洁，又须关防小人，如文字历引之类，皆须明白，以防中伤。前辈言小人之性专务苟且，明日有事，今日得休且休。当官者不可徇其私意，忽而不治。前人常言吏人不怕严，则怕读，盖当官者详读公案，则情伪自见，不待严明也。

后生乍到官，多为猾吏所饵，不自省察。所得毫末，而二任之间不复敢举动。大抵作官嗜利，所得甚少，而吏人所盗不赀矣。以此被重谴，良可惜。当官先以暴怒为戒，事有不可当，详处之必无不中。若先暴怒，只能自害，不能害人。前辈常言凡事只怕待，待者详处之谓。盖详处之则思虑自出，人不能中伤也。处事不以聪明为生，而以尽心为务。不以集事为急，而以方便为正。前辈常言公罪不可无，私罪不可有，此亦要言。私罪固不可有，若无公罪，则自保大过，无任事之意。

范忠宣公镇西京日，常戒属官受纳租税，不要令两头探。或问谓何，公曰："不要令

人户探官员等候受纳，官员不要探纳者多少然后入场。此谓两头探。但自绝早入场等纳户，则自无稽留之弊。”

吕正献荐常秩，后悔之。伯淳曰：“愿侍郎受百人欺，不可令好贤之心少替。”

丰布政公庆，一日行部，有知县簠簋不饬，闻至乃以白金为烛馈之。公未之省。既而厅子以告，公佯曰：“试燃之。”厅子曰：“燃而不燃也。”公又曰：“不燃则还之耳。”次日从容谓知县曰：“汝烛不燃，尽出之。自今无复尔矣。”终亦不明其为银烛事也。论者曰：此一事也，而持己之廉，侍人之恕，远谤之智，胥得焉。凡纳贿於上官者，上官不忍其欺也。而暴扬之，众谓其有以来之也，嫌疑之际，卒不免於祸。若公者非当官之师法乎？

郑端简公晓官文选时，里中士宦有馈金首饰承篚以将，而上覆以茗。公者直以为茗也，受之入。夫人手拨茗知之，面颈发赤，亟击柝请公入，以语公，公迴然不动声色，但整理其茗，覆篚如初，出坐亭中，召其人还，谓曰：“吾初以家适乏茗，故拜君惠。顷入内，询家尚有余茗，心谢尊意。”已授之，令持归。大宰孟山杨公为北边兵宪时，有将官名将子也，因事被勘，公勘得其宾，酌处之。将官心德公，假公移邮筒中具揭，托名蔬菜，具中缄银币若干致谢公。公即移中批发不收，且告诫之。踰时公转大参行，众将官旅见，其人独惴恐若无所容。公概以温语奖谕诸将官，至其人曰：“汝父名将也，观汝貌诚不馈将种。第汝年少更事少，后当益努力，以承父业。”其人神情恍然。或更生云。

陈司寇公寿字本仁，在谏垣，指陈时政，得失无隐，惟不喜弹劾。曰：“吾父教我勿作刑官枉人，而言官枉人尤甚，顾可轻耶。”故公虽敢言，而不搜索士大夫短长，以沽直名云。杨文襄公一清曰：“宋王素为谏官，言人材难得，无事之时，当为朝廷爱惜。”昔明道先生为御史，神宗召问所以为御史，对曰：“使臣拾遗补缺，裨赞朝廷则可。使臣掇拾臣下短长，以沽直名，则不能。”本仁得之矣。

少宰陶文懿公大临，曾以差出京。寻还朝，慨然大息曰：“吾侪一列仕籍，即令念念济人利物，日行其德，一生罪业，不能赎掩万一。况吾官此间局，虽名清华，未得亲民，将何修而可？忆余往以差出京，由京沂越宁家，已由家自越还朝，往还凡几千里，所用役夫不知若干人。念兹彭彭林林，皆亦人子也。或当炎蒸，淋汗如雨，喘息若雷。或值严寒，龁跋淖泞，冲冒风雪。由此而踣顿道路，委填沟壑，何可数也？此等罪业，皆由我作，如竺氏果报之说不诬，能无惕然乎？

尝闻刘文靖诮丘琼山有散钱而少贯索。琼山还诮曰：“公有贯索而郤欠散钱。虽然世博综者，恃此休休心为贯索更妙也。韩魏公为相时，或谓公之德业无愧古人，但公文章不逮欧阳永叔耳。”公曰：“吾为相，永叔为翰林学士，天下文章孰大於是。即此一语，永叔之文章，便为魏公一齐穿纽矣。我朝最称该博者莫如琼山，乃媚嫉白沙，而阴挤三原，虽博亦奚以为。”文靖诮其无贯索，不虚也。

新昌有士人某者，少年负气，英迈皎厉，筮仕得岩邑。濒行谒梁石门清教，石门曰：“清慎勤，居官三字符也。”士人曰：“虽然天德王道之要，独不可闻乎？”石门微笑而答之曰：“言忠信，行笃敬，天德也。不伤财，不害民，王道也。”士人退而谓人曰，石门议论平平耳。越三年，士人以不检罢官归里中，语人曰：“吾不敢再见石门先生。”

耿先生曰："令之职是上之所藉以承宣，而下之所寄以为命者也，其事任盖丛且伙矣。兹于上也，诸所关白献审，吾心尽矣。而上或吾格，如不耐烦，则愤怼之心生，上下之情睽矣。是惟耐烦始能积诚以相感也。下而林林总总，待命於我，倏有款启之氓，席其粗戾之习，直突咆哮于吾前。当此之际，须耐烦而后能原其无知之愚，察其愤惋之情。又如公应鞅掌，亥食靡皇，旅宾之鹜报踵至，造请之干刺频投，此非耐烦，则其应之也仪不及物，貌不称情。弗宾之卧丛，下士之诚荒，故须耐烦，而后无众寡，毋敢慢也。又如勾稽期会之琐委，筦库犴狴之检防，少不耐烦，则蠹孔弊宾，蕴酿于兹矣。故耐烦是为令要领也。虽然，此亦乐方耳，顾须引子辨认亲切，方得神效。夫所谓引子者，视人所志如何耳。如志跻名卿胧仕，须服此方。昔人所谓吃得三斗醋，吃得三斗姜是已。如志学仙佛，长生住世，须服此方。道释家所谓调火候除火性是已。如志希贤圣，则亦是此方，吾儒家所谓勿助勿忘不压不倦是已。"嗟嗟，奇方易得，真引难求，引得其引，则周公之之吐握。孔子之会计，亦是服此药耳。引失其引，则邓绾耐烦甘笑骂，师德耐烦谒相门。服此药而益重其麻木痴顽之病，则由辨之不早也。昔万两溪翁之治河也，愤人言之龃龉，慨肤功之难奏。向容嗤曰："方今河工，须起程伊川吴康齐任之乃办。"万翁盖借两先生，以嘲世讲学者之迂疏无当也。耿先生闻之，因进说曰："翁未可易两先生也，今讲学者恒言以天下为一身，此非两先生所傅绪言耶，实是体会，于此何有。昔禹之底绩也，本之犹溺之心，而行其所无事之智也。当时尧不以父故疑，而四岳廷臣佥让其能，乃得成永赖之功。此仁体流行，学术大明之，效也。向使人怀有我，各恃意见，各私利便，禹虽神圣，亦戛乎难哉。今才臣智士谈及官政，辄谓非讲学人所能办，殆亦未之思乎。"

广　仁

郭元振在太学时，家中送资钱四十万，会有缞服叩门者，自言五世未葬，愿假以治丧元振举与之无少吝，亦不质其姓氏。

葛繁为镇江太守。有人于京师铺中见一靴，是其父葬时物。诘之铺翁云："适有一官人携来修整，可候之。"有顷果至，乃其父也，拜之不顾，但取靴乘马去。随之一二里，度力不能及，乃呼曰："生为父子，何无一言见教?"父曰："汝可学镇江太守葛繁。"其子谒繁言之，因问何以为幽冥所重，繁曰："吾始者日行一利人事，或二或三或数四或十。今四十余年，未尝少废。"又问何以为利人事，繁指坐问踏子曰："此物置之不正，则蹙人足，吾为正之。若人渴与之杯水，皆利人事也。自卿相至乞丐，皆可以行。惟行之悠久，乃有利益。"后有异僧，见繁在净土境中云。

张忠定公泳守成都，尝夜梦谒紫府真君。坐定，吏忽报请到西门黄承事，真君降阶接之礼甚恭。且揖公坐承事之下。明日遣人诣西门请黄承事，比至果如梦中所见。公即以所梦告之，问平日有何阴德，真君礼遇如此。承事云："无他长，惟每岁禾麦熟时，以钱收籴。至明年新陈未接之时，粜与细民，价值不增，升斗如故。"公曰："此宜坐我上也。"令二吏掖之，使端受四拜。承事名兼济，后裔繁衍，青紫不绝。

周氏妇贤而有干，其翁才美令分理家事，付与衡量各二，出入异等。妇不悦曰："翁平日所为逆天道，妾不能为妇，愿辞去。"才美曰："汝言是，今当出入但用其一，余皆毁之。"妇曰："未也。"问其所用几年，曰约二十余年，妇曰："今当反其所用以酬前日过取之数。"才美感悟忻然喜诺，其妇后生二子，皆少年登科。

王曾居京师一日过甜子巷，闻母女二人哭甚哀，因询其邻，云其家少官逋四万钱，止有此女，将易客钱偿，曾乃谓其母曰："汝女可卖与我？则时得相见。"遂以白金与之，令偿其客。约三日来取女，逾期不至。其母复访曾之所馆。则曾已行矣。后曾官至集贤殿学士。封沂国公。

许知可应举不第，一夕梦白衣人曰："汝无阴德，所以不第。可学医，吾助汝智慧。"知可如其言，医术果精，病者无问贵贱，诊候与乐，不受其直，所活不可胜计。后赴春闱，复梦前白衣云"施药功大陈楼间处，殿上呼胪，唤六作五"。知可果以第六名登第。因上一名不禄，遂升第五，其上姓陈，下姓楼也。

李之纯为成都转运使，专以掩骼埋胔为念。吏人徐熙专为宣力，计其所藏，无虑万计。有王生者，死而复苏。自言见冥官云："汝以误追今当放还。"李之纯葬枯骨有阴德，与知成都府徐熙督役有劳，与一子登第，汝宣传于世间，使为善者劝，后皆如其言。之纯以直学士知成都府，累迁御史中丞。

黄靖国嘉祐间为仪州判官，一夕，被摄至冥司，主者曰："卿官仪州有一美事，曾知之乎？"命吏取簿视之，乃医士聂从志在华亭杨家，杨妻李氏淫奔从志，志力言不可，李不能强而退。奉上帝敕，从志特与延寿三纪，子孙三世登科。李氏送狱治罪，既而得还，以语从志，志骇曰："此固有之，妻子亦未尝与言，不谓已书阴籍。"其后子孙果皆登第。

周必大字子充，监临安府和剂局门。局内失火，延烧民家，逮捕居民及局吏系狱，未论报间。子充问局吏曰："假设火自官致，当得何罪？"吏曰："当除籍为民耳。"子充遂自诬服，坐是罢职，吏民得免死。子充妇道谒妇翁，翁前一夕梦扫雪迎宰相，而子充适至，留宿然从归。子充益自刻苦读书中，博学宏词科，官至宰相，封益国公。

张芸叟游京师，同欧阳文忠公多谈吏事。张问其故。公曰："文学止于润身，政事可以及物。吾昔守官夷陵，欲求汉史一观无有也，因取架阁陈年公案，反覆观之，见其枉直乖错，不可胜数，当时仰天誓心，自尔遇事不敢忽也。"张谢曰："仁人之言其利溥哉！"后一杭僧梦遇公于庙中，庙神皆拱立曰："欧阳相公平生，善念及人甚众，将来太平宰相也，岂敢不敬！"后果入中书参大政。

一狱官冬夜苦寒，欲就寝，其妻正色曰："君暖衣饱食，畏寒不出，狱中罪人如何？"其夫感悟，自此留意狱讼。此妇本妓女，未有所生。一夕梦神人以绿衣槐简付之，后一子果登第。

福建士人李道经衢州，路旁店客姓翁者，梦土地与言，明日李秀才来，黄甲人也，宜善待之。果有姓李者至，相款甚隆。士人问故，曰此中土地灵甚，报公明年登黄甲。其士大喜，夜思我向去作官，但妻不称夫人，当复易之。土地复谓主人曰："上旁以此士人处心不善，便欲弃妻，今失举矣！其人省回。"翁具以实告，士人惆怅而归。以此知一念初

起，鬼神监之矣。

王符卿公汝训，家世素饶于赀。而父封公尤善经理，每晨起握筹课算，至亥未食。故乡居时虞盗患，竟夕或不能寝。符卿家食时，即志圣贤之学，因谕其父曰："天生财以养人，人之所重则身与心耳。大人为此蔑蔑也，营营兢兢，外累其身，内累其心，古诮厚积者守贿虏不虚也。"封公谕，一日尽招其逋责者，裂券兑之。夙所积藏，视亲戚族党之乏，悉捐以散给之。里之人大悦，无烦防守，而相翔者息。君子以为符卿纯孝哉。

干　局

宁王常猎于鄠县界，搜林莽草际一柜，扃锁甚固。王命发之，乃一少女，问所自，姓莫氏，夜遇贼僧劫至此。王惊悦之，载以后乘。时猎者方生获一熊，因置柜中，如旧锁之。时明皇方求极色，王以莫氏殊丽，即表上之，具奏所由。上令充才人，经三日，京兆奏鄠县食店有二僧，以万钱赁店作法事，惟舁一柜入店。夜久腷膊有声，店户人怪之，启视有熊冲出脱走，寻二僧已骨矣。上知之，大笑曰："宁哥大能处置此僧也。"

王武恭公知定州，是时契丹主在燕京，朝廷发兵屯定州者几六万人。一旦仓中给军粮，军士以所给米黑，喧哗纷穰，监官惧逃匿。公自入仓视之，乃使召专副问曰："昨日我不令汝给二分黑米八分白米乎？"曰然。"然则汝何不先给白米后给黑米？此辈见所得米腐黑，以为所给尽如是，故喧耳。"专副对曰："然，某之罪也。"公叱从者杖专副人二十，又呼四卒谓曰："黑米亦公家物，不给与汝曹，当弃之乎？汝何敢乃尔喧哗！"四卒相顾曰："向者不知有八分白米故耳，某等死罪。"公又叱从者亦人杖二十，召指挥使骂曰："衙官汝何不戢士，使如此欲求决配乎？"指挥使百拜流汗，乃舍之，仓中肃然。

张乖崖守蜀，兵火之余，人怀反侧。一日大阅方出，军众忽嵩呼，乖崖亦下马随众东北望三呼，揽辔复行，众不敢欢，真宗不豫。李文定公以宰相宿内祈禳时，大子尚幼，八大王元俨者颇有威名，问疾留禁中累日不出。执政患之，偶翰林司以金盂贮热水过，问之曰："王所需也。"文定以案上墨笔揽水中尽黑，王见之大骇，意其为毒也，即上马去。文潞公知成都，大雪会客，帐下卒有谇语，共拆井亭烧以御寒。军将以闻，公徐曰："今夜诚寒，亭敝矣，正欲改造。更有一亭，可尽拆为薪，乐饮如常。"明日乃究问先拆者杖而流之，前辈如此类甚多，皆所谓知也。小而文潞公幼年之浮球，司马幼年之击瓮，亦皆于仓卒中有变通之术。

绍兴中刘光世在淮西，军无纪律，张魏公为都督，奏罢之，命参谋吕祉往庐州节制。光世颇得军心，祉儒者不知变，绳束顿严，诸军忿怨。统制郦琼率众缚祉渡淮归刘豫，魏公方宴僚佐，报忽至，满座失色。公色不变，徐曰："有此说，第恐虏觉耳。"因乐饮至夜分，乃为蜡书遣死士持遗琼，言事可成，成之速全军以归。虏得书，疑琼分隶其众，困苦之边赖以安。

开禧用兵，诸将皆败，唯毕再遇数有功。敌常以水柜败我，再遇夜缚藁人数千，衣以甲胄，持旗帜戈矛，俨立成行。昧爽鸣鼓，敌人惊视，亟放水柜，旋知其非真也。甚沮，

乃出师攻之，敌大败。又尝引敌与战，且前且却，至于数四。视日已晚，乃以香料煮黑豆布地上，复前抟战，佯为败走。敌乘胜追逐，其马已饥，闻豆香就食，鞭之不前。我师反攻之，敌人马死者不胜计。又尝与敌对垒。度敌兵至者日众，难与争锋。一夕拔营去，虑来相追，乃留旗贴于营，并缚生羊置其前二足于鼓上，击鼓有声。敌不觉其为空营，复相持竟日。及觉欲追，则已远矣。近时沅州蛮叛，荆湖制司遣兵讨之。蛮以竹为箭，傅以毒药，略著人肉，血濡缕无不立死。官军畏之莫敢前，乃祖再遇之智，装束藁人，罗列焜燿，蛮见之以为官军，万矢俱发。伺其矢尽，乃出兵攻之，直捣其穴，一战而平。绍兴中京东王寓新淦之清泥寺，尝燕客中夕散，主人醉卧，俄有盗群人，执诸子及群婢缚之。群婢呼曰“司库钥者蓝姐也。”蓝即应曰有，毋惊主人。付匙钥，秉席上烛指引之，金银酒器首饰尽数取去。主人醒方知，明发诉于县。蓝姐密谓主人曰：“易捕也，群盗皆衣白，妾秉烛时，尽以烛泪污其背。”当密令捕者以是验，后果皆获。

正统间宫殿采绘，计用牛胶万余斤，遣官赍敕，属尚周公忱如数办供。时公议事赴京遇诸途，敕使请公还治。公曰：“第行，自有处置。”至京言京库所处皮张积岁朽腐，请出煎胶应用。回治即发余米买皮照数输纳，以新易旧，两得便利。大监王振欣然从之，益加敬重。

绍兴中虏趋京，所过城邑欲立取之。会天大寒，城池皆冻，虏籍水梯城，不攻而入。张魏公在大名闻之，先弛濠鱼之禁，人争出鱼，冰不得合。虏至城下，睥睨久之，叹息而去。

丘琥尝过丹阳买舟行，一人来附舟，直入寝所。琥心知其盗也，佯落簪舟底，而尽出其衣篋铺设求之。又自解其衣，以示无物。又俾童与酌酒，夜则自抚其卧侧。明日其人去，未几杀人于丹阳城中，被缚，乃以其事语人曰：“吾几误杀丘公。”人服其智。

丁晋公执政，不许同列留身，唯王公正公一切委顺，未尝忤其意。文正谓丁曰。欲面求恩泽，又不敢留身。丁曰：如公不妨，一日留身进文字一卷，具道丁事。丁去数步，大悔之。不数日丁有珠崖之行。

高宗南渡，驻跸临安，草创禁苑为行在。方造一殿，无瓦而天雨，郡与漕司大忧之。忽一吏白曰：“多差兵士，以钱镪分俵关厢铺店，赁借楼屋腰檐瓦若干。旬月新瓦到，如数陪还。”郡司从之，殿瓦咄嗟而办。

建炎初驾幸钱唐，而留张忠献於平江为后镇。时汤东野适为守将，一日闻有敕令当至，乃明受伪诏也。亟走白张公，张曰：“事已到此，胡可匿。且卒徒急于望赐，吾属先受祸矣。”乃发库钱示行赏之意。因屏伪赦，而取故府所藏登极赦书读之，散给金帛如郊赍时，人情乃定。

叛将范琼拥兵据上流，召之不来，来之不肯释兵，中外汹汹。张忠献与刘子羽密谋诛之，一日，遣张俊以千人渡江，若捕他盗者，因召琼俊及刘光世诣都堂计事，为设饮食。食已，相顾未发，子羽坐庑下，恐琼觉事中变，遽取黄纸执之，趋前举以麾琼曰：“下有敕，将军可诣大理置对。”琼愕不知所为，子羽顾左右拥置舆中，以俊兵卫送狱。使光世出抚其众，且曰：“所诛止琼，汝等固天子自将之兵也。”众皆投刃曰诺。悉麾隶他军，顷

刻而定，琼伏诛。

秦桧当国日，民间以乏见钱告，货壅莫售。京尹曹泳以白桧，桧即席命召文思院官，趋者络绎，既至，亟谕之曰："敌得旨，欲变法，烦公依旧夹锡样铸一缗，将以进入。"尽废见钱不用，约以翌午毕事。富家闻之大窘，尽辇宿藏，争取金粟，物价大昂，泉溢于市。

赵从善尹临安，宦寺欲窘之。一日内索朱红棹子三百双，限一日办。从善命于市中取茶棹一样三百只，糊青红纸，朱涂之即成。两宫幸聚景园回，索火炬三千枝，限以时刻。从善命于娼家取竹帘束之，顷刻而办。

达　命

元祐中东坡知贡举，缄一简送其友人李方叔。值方叔出，其仆受简置几上。有顷，章子厚二子曰持曰援皆来，取简窃观之，乃扬雄优于刘向论二章，惊喜携去。方叔归求简不得。已而果出此题二章，皆模放前作，方叔几于阁笔，及拆号坡意魁必方叔也，乃章援。第十名文意与魁相似，乃章持。东坡失色，方叔竟下第。既出院，问其故，大恨惋。其母叹曰："苏公知贡举，而汝不成名，复何望哉！"抑郁而卒。

淳熙中汪玉山起知贡举，将就道，念一布衣友，以书约会于富阳萧寺，密语之曰："程文冒子中用三古字以为验。"玉山既知贡举，搜卷果有用三古字者，径置前列，及拆号，非其友也。数日友人来见，玉山怒责之，友人指天誓曰："某以暴疾几死不得就试，何敢漏泄？"未几以古字得举者来谒，因问之，对曰："某来就试，假宿于富阳寺中。与寺僧步庑下，见一棺尘埃漫漶，僧曰：此一官员女也，殡于此十年不葬。是夕梦女子谓某曰此去头场冒子可用三古字，必登高科。幸无忘朽骨，遂用其言，果叨前列。"玉山惊叹。

虞雍公初除枢密，偶至陈丞相阁子内，见杨诚斋千虑策读一篇，叹曰："东南乃有此人物，某初除合荐两人，当以此人为首。"陈导诚斋谒雍公，一见握手如旧。诚斋曰："秀才子口头言语，岂可便信？"雍公大笑，卒援之登朝。诚斋尝言士大夫穷达，不必容心。某平生不能开口求荐，然荐之改秩者，张魏公也。荐之立朝者，虞雍公也。二公蜀人，皆非平生之雅。

刘元城贬梅州，章惇辈必欲杀之。郡有土豪，以赀得官，见章惇自言能杀元城，惇大喜，即除本路转运判官。其人驱车速还及境，郡人使人告元城，元城略处置后事，与客笑谈饮酒以待之。至夜半忽闻钟声，问之，则其人忽呕血死。秦桧晚年尝一夕秉烛，烛入小阁治文书至夜分，盖欲尽杀张德远胡邦衡诸君子，凡十一人。区处既定，四更忽得疾，数日而卒。桧父尝为静江府古县令，守胡舜涉欲为桧父立祠，县令高登坚不奉命，涉大怒，文致其罪，送狱备极惨毒，登不能堪。未数日舜涉忽殂，登获免。又大理评事胡梦昱以直言贬象郡，过桂林帅，钱宏祖欲害之，未及有所施行亦暴亡。人生祸福之不可预策如此。

胡澹庵谪岭南，士大夫多凌蔑之，否则畏避之。方滋本亦桧党，待之独有加礼，澹庵深德之。桧死，其党皆逐，滋入京谋一差遣不可得，栖栖旅馆，澹庵偶与王梅溪语及其

事，梅溪曰：此君子也。率馆中诸公访之，且揄扬其美。由此遂晋用。

韩世忠夫人京口娼也，尝五更入府伺候贺朔，忽于庙庑下见一虎蹲卧，鼻息鼾鼾然，惊骇亟走出不敢言。已而人至者众，复往观之，乃一卒也。因蹴之起，问其姓名，为韩世忠。心异之，密告其母，谓此卒定非庸人，乃邀至其家，具酒食，深相结纳，资以金帛，约为夫妇。世忠后立殊功，为中兴名将，遂封两国夫人。

谢良佐上蔡人，初及第时，岁前梦入内庭，不见神宗，而太子涕泣。及释褐时，上晏驾，哲宗即位。尝云："如此等事，直不把来草草看却，万事真实有命，人力计较不得。吾平生未尝干人，在书局亦不谒执政。"

廖德明朱文公高第也，少时梦怀刺候谒庙庑下，谒者索刺，出诸袖，乃宣教郎廖某，遂觉。后登第改秩，以宣教郎宰闽，请迓者及门，思前梦，恐官止此，不欲行。亲友相勉，为质之文公，文公因指案上物曰："人与器物不同，如笔止能为笔，剑不能为琴，故其成毁久速有一定之数。人则不然，固有朝为跖而暮为舜者，其吉凶祸福亦随之而变，难以一定言。今子赴官，但当充广德性，力行好事，前梦不足芥蒂。"德明官至正郎。

张永德阳曲人。初周大祖后柴氏本唐庄宗之嫔御，庄宗没，明宗遣归其家。数日有一人过其门，弊衣不蔽体，柴见而异之，曰必嫁是，即郭威也。柴资以金帛，使事智远，授供奉官。将兵征淮南，过宋州，市人聚观，有女子从群众中呼曰："此吾父。"郭威使前问之，信其女也，相持而泣。女曰："我已有夫矣。"召视之曰："汝何得有贵人为婿？"乃俱掳之军中，奏补供奉官，即永德也。未几，威篡汉为周，大祖除永德驸马都尉，妻晋国公主。永德居睢阳时，比邻有书生卧疾疗之，获痊来谢，因辞去曰："后当见淮上。"周世宗用兵寿春，永德从之，见一僧乃昔书生也，谓永德曰："若见二属猪人，善事之，当保五十年富贵。"时宋祖为周点检，永德问其年生于亥，见大宗问其年亦生于亥。永德皆倾身事之。宋祖即位，授武胜军节度。太平兴国中拜左卫上将军。真宗时封卫国公。

正统中祭酒以赃，罢，西杨先生与古廉李先生对弈，因叹祭酒缺员，难得振作者。古廉答云，不可谓无人。明日有旨，古廉为祭酒，初古廉与陈敬宗在翰林，袁柳庄尝曳二人并列曰："二公他日功名相埒。"时陈公仪貌魁梧，而古廉颇短小，闻者未之信。后陈公以方严肃下，古廉以忠恕得士，声望耸然。柳庄之术验矣。

正德中锦衣指挥杨玉，附逆瑾势害人，瑾败玉伏诛，家口没入为奴。有爱妾携少女逃民间得免，此女长甚美丽，妾鉴前祸誓不婚，京师权贵家李白洲都宪荫子纳之。后宁庶人干纪，李坐宁党被法，此女人浣衣局，噫，有数焉，无所逃已。韩琦知泰州时，卧疾数日，忽梦以手捧天者。再其后事英宗于藩邸，冀神宗以为东宫。

曾崇范妻，凡许嫁其夫辄死。一夕梦曰："田头有鹿迹，田尾有日灸，乃汝夫也。"后嫁乃悟其梦。

正统丙辰状元周旋，温州永嘉人，初阁老预定第一甲三人。候读卷时问同在内诸公云，周旋仪貌何如，或以丰美对，阁老喜。及传胪不类所闻，盖丰美者严州周瑄，听之不真而误对耳。天顺庚辰曹钦反，连捕其党宁波马益甚急，一星士冯益就逮亦弃市。盖二人皆宁波人，且同名，故有此误。乃知人之祸福真有命也。

卷 三

仙 释

昔吕纯阳受学于云房钟子，钟子故为诸幻景历试之，吕不动，云房子犹未即授也。一日，吕子涕泣请曰："弟子从先生游，三纪于兹，诸难备尝矣。乃师竟秘不授，将某非其人耶?"钟子曰："余视子履似亦可语，顾功行未累也。"吕曰："何修而功行乃累?"钟子曰："须金百万，博济于世始得。"吕曰："弟子窭人，何从办此?"钟子曰："毋，余有丹药在，此可化铜铁为金，即百万可立致。子弟怀此博施人人，慎勿泄也。"吕子喜，受丹药戒行间复请曰："是金卒当变不?"钟子曰："须三千岁后还本质也。"吕子曰："如此则误三千岁后人矣，功行之谓何，吾宁不仙也，请辞。"钟子悦曰："善哉善哉，即此一念万年。矣长生久视，道在是也。"吕子豁然悟，喟然怿已，瞿然起曰："师道易易若是，此人人可与能者，奈何难传之。吾将广师指普度世迷可乎?"云房子曰可，汝试为之。于是吕子历荆岳，浮湘逾济，悉以所得指授人人。计所度者无虑数千，人人咸喜得道，相矢终身依焉。吕子亟归告成于师，师曰："诚如是，汝功伟矣。更试之若何?"吕子乃始化身为极贫苦状，操瓢披衲而行乞于诸所度者之门，是数千人者，十去二三。已又化身为横遭仇诬械系俘囚而过诸所度者之门，则数千人者，十去六七已。已又化身为重罹疾灾累累骨立而过诸所度者之门，则数千人者，一旦去之尽。吕子失意怅然而归，偃息河滨树下。云房子化身一叟，过而讯之，吕子语以故。叟曰："吾非若等比，时老且衰，百念俱厌，自矢可身相许矣，愿依子终生可乎?"吕喜悦得叟，即许诺，负之没河以归。至河中悟，识其为师，惊讶曰："嘻师惟度我，我惟度师耶。"

静宇游大夫问于罗子曰："养生家守中之诀如何?"罗子曰："否否，内典谓凡人，自咽喉以下是为鬼窟，天与吾此心神，如此广大，如此高明，盖塞两间弥六合矣。奈何作此业障，拘囚于鬼窟中乎?"大夫曰："然，则调息之术如何?"罗子曰："否否，心和则气和，气和则形和，息安用调。"大夫曰："吾人寓形宇内，万感纷交，何修而得心和?"罗子曰："和妻子，宜兄弟，顺父母，心斯和矣。"耿先生闻之，跫然叹赏曰："此玄宗正诀也，不独伯阳皈心，释迦合掌，即尼父复生，当首肯矣。"爰识此以醒世之迷于玄修者。

志公欲坚武帝心，请出囚持杯水验之。帝如其言，召囚应死者二十辈，各置水满器，令戴之周行于庭曰："水不溢贷尔死。"于是作乐喧之，久之杯水如故。问之曰："若闻乐作乎?"皆曰不闻也。志公曰："彼畏死，故惟知水，不知乐也。求道亦当尔，马祖曰，真如有变易，岂不闻善知识能回三毒为三昧，净戒能回六贼为六神，回烦恼作菩提，回舞明为大智。"

薛简问曹谿六祖曰："愿指示心要，令得明道。"祖曰："道无明暗。"简曰："明喻智慧，暗况烦恼，倘不以智慧照破烦恼，生死凭何出离?"祖曰："若以智慧照破烦恼者，此

是二乘小机，明与无明，其性无二。无二之性，即是实性。实性在凡不减，在圣不增，住烦恼而不乱，居禅定而不寂。性相如如，名之为道。”

中丞卢航与圆通拥炉次，公问诸家因缘不劳拈出直截一句，请师指示。通厉声曰：“看火！”公急拨衣，忽大悟谢曰：“灼然佛法无多子。”通大喝曰：“放下著！”

莫尚书少虚，因官西蜀，谒南堂静师咨决心。南堂使其向好处提撕，适如厕，俄闻秽气，以手掩鼻。遂有省，即呈以偈曰：“从来姿韵爱风流，哭笑时人向外求。万别千差无觅处，得来元在鼻尖头。”南堂答曰：“一法才通法法周，纵横妙用更何求。青蛇出匣魔军伏，碧眼胡僧笑点头。”

龙图王观复留昭觉日，闻开静板声有省，问南堂曰：“某有个见处，才被人问却，问口不得，过在甚处?”南堂曰：“过在有个见处。”因问韩旆几时到任，公曰去年八月四日。曰自按察几时离衙，公曰前月二十日。曰为何道开口不得，公乃契悟。庆历中士大夫多修佛学，往往为偈颂以发明禅理，司马温公为解禅偈六篇云，文中子以佛为西方圣人，信如文中之言，则佛之心可知矣。今之言禅者，好为隐语以相迷，大言以相胜，使学之者怅怅然益入于迷妄。故予广文中子之言而解之，作解禅偈六首，若其果然，虽中国可行，何必西方。若其不然，则非予之所知也。偈曰：“忿怒如烈火，利欲如锬锋。终朝长戚戚，是名阿鼻狱。颜回安陋巷，孟轲安自然。富贵如浮云，是名极乐国。孝悌通神明，忠信行蛮貊。积善来百祥，是名作因果。仁人之安宅，义人之正路。行之诚且久，是名不坏身。道德修一身，功德被万物。为贤为大圣，是名菩萨佛。言为百世师，行为天下法。久久不可掩，是名光明藏。”当时称其精理。

济南监镇宋保国出观荆公华严解，东坡曰华严有八十一卷，今独其一何也？保国云：“公言此佛语，至深妙，他皆菩萨语耳。”东坡曰：“予于藏经中，取佛语数句，杂菩萨语中，取菩萨语数句杂佛语中，子能识其是非乎?”曰不能也。东坡曰：“予昔在歧下，闻河阳猪肉甚美，使人往市之，使者醉，猪夜逸去，贸他猪以偿。客皆大诧，以为非他产所及。既而事败，客皆惭。公荆公之猪未败耳。若一念清净，墙壁瓦砾皆说无上妙法，而云佛语深妙，菩萨不及，岂非梦中语耶?”

黄龙寺晦堂老子，当问山谷以吾无隐乎尔之义，山谷诠释再三，晦堂终不然其说。时暑退凉生，秋香满院，晦因问曰：“木樨香乎?”山谷曰闻。晦堂曰：“吾无隐乎尔。”山谷乃服。

韩侍郎宗古以书问晦堂曰：“昔闻和尚开悟，旷然无疑。但无始以来，烦恼习气未能顿尽。”晦堂答曰：“心外无剩法，不知烦恼习气是何物，而欲尽之。从上以来，但有言说，乃是随病设药。若定有习气可治，譬如灵龟曳尾于途，拂迹迹生，可谓将心用心。转见病深，苟明达心外无法，法外无心，心法既无，更欲教谁顿尽耶?”

宋孝宗召雪实寺禅师宝印入对选德殿，问曰：“三教圣人本同一理，但所立门户不同。孔子以中庸设教耳。”印曰：“非中庸何以安立世间?”故法华曰：“治世语言，资生业等，皆与实相不相违背。”华严曰：“不坏世间相，而成出世间法。”帝曰：“今士大夫学孔子者多，只工文字语言，不见夫子之道，不识夫子之心。惟释氏不立文字，直指心源，顿命悟

人，不乱于死生，此为殊胜。”印曰：“非独今世学者不见夫子之心，当时颜子号为具体，尽平生力量，只道得个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如有所立卓尔，竟捉摸未着。而圣人分明八字打开，向诸弟子曰，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是丘也。以此观之，圣人未尝回辟诸弟子，诸弟子自错过了。昔张商英曰：吾学佛然后知儒。此言实为至当。”帝曰：“庄老何如人?”印曰：“是佛法中小乘声闻以下人。盖小乘厌身如桎梏，弃智如杂毒，化火焚身，入无为界。即庄子所谓形固可使如槁木，心固可使如死灰。若大乘人则不然，度众生尽，方证菩提。正伊尹所谓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斯道觉斯民也。一夫不被其泽，若已推而内之沟中。”帝大悦。

有僧居尝诵经不辍，其徒游方参悟，归思度其师。一日指榱间蝇曰：“咄汝！不向寥廓奋飞，而日日汩汩然钻此故纸，安得出头?”其师乃有省。

昔有衲子持钵来盱江，罗近溪遇之甚谨，居数年辞去，近溪把其手请曰：“和尚慈悲，今别我去，愿一言度我。”衲子曰：“没得说，你官人家常有好光景，有好光景便有不好光景等待。在咱出家人，只这等。”近溪子聆已，大会于心，顿首数十以谢。夫衲子所云只这等，是吾儒家所云不加不损处也，吾党于此等处多是错过。即高者或在道理上支撑，下者惟在书册上见解。以此随境流转，著风动摇，而所谓不加不损者，成虚谈已。彼异教家流，乃能于此当下理会识取，譬之典午之祚，甘心偏安江左。而中原一片田土，反为五湖占据，岂不悲哉！近溪子可谓礼失而求之野者，知言哉。

黎子杂释曰：天地之气，往者有尽，来者无穷，非往而来，来而往也。死者既消，而生者不息，非死而生，生而死也。譬之水生于昆仑，而消于归墟，消而复生，非由归墟，而还于昆仑也。夫梦时魂未离形，固未可与死论。而不散之气，或偶然辏着生气而再生，则宋子亦常有是言矣。

马端临曰：朱文公常言佛家偷得老子好处，后来道家只偷得佛家不好处。因是说而推究之，仁义礼法者，圣贤之说也。老氏以为不足为而主于清净，清净无为者，老氏之说也。佛氏以为不足为而主于寂灭。盖清净者，求以超出乎仁义礼法，而寂灭者，又求以超出乎清净无为者也。然曰寂灭而已，则不足以垂世立教。于是缘业之说，因果之说，六根六尘，四大十二缘生之说，层见叠出，宏远微妙。然推其所自，实本老子高虚玄妙之旨。增而高之，凿而深之，遂自成一家之言。而后来之道经，反从而依托之。然较其词采，则鄙劣弥甚者。盖瞿昙设教最久，属付其徒亦甚至。又能鼓舞天下之文人才士，以羽翼之，推原其旨意之所从来，而润色其辞语之所未备。故其为书博大奇伟，不可以浅窥。若老子则其初固未尝欲以道德五千言设教也。羽人方士，借其名以自重，而实不能知其说。于是就佛经脚根下窃其绪余，作诸经忏，而复无羽翼润色之者，故无足观。盖佛袭老之精微，沂而上之，其说愈精微，道袭佛之粗浅（沿而下之，其说说愈粗浅矣）。真西山曰：余自少读普门品，虽未能深解其义，然常以意测之曰，此佛氏之寓言也。昔唐李文公问药山禅师曰：“如何是恶风吹舡，飘落鬼国?”师曰：“李翱小子，问此何为?”文公怒形于色。师笑曰：“发此嗔恚心，便是黑风吹舡，飘入鬼国也。”吁药山可谓善启发人矣，以是推之，则知利欲炽然，即是火坑，贪爱沉溺，便是苦海。一念清净，烈焰成池，一念惊觉，舡到

彼岸。灾患缠缚，随处而安。我无畏怖，如械自脱。恶人浸凌，待以横逆，我无忿嫉，如兽自奔。读是经者作如是观，则知补陀大士，真实为人，非浪语者。

《朱子语录》曰：佛本言尽去世间万事，其后黠者出，却言实际理地，不染一尘，佛事门中汇言云：回回教门，不供佛，不祭神，不拜尸，所尊敬者惟天。天之外最敬孔圣人。故其言云：僧言佛子在西空，道说蓬莱住海东，惟有孔门真实事，眼前无日不春风。

王荆公尝问张文定，孔子去世百年生孟子亚圣，自后绝无人何也？文定言岂无，只有过孔子上者。公问是谁，文定言江南马大师汾阳无业禅师雪峰岩头丹霞云门是也。公暂闻意甚不解，乃问何谓，文定曰："儒门淡薄，收拾不住，皆归释氏耳。"荆公欣然叹服。后举似张天觉，天觉抚几叹以为佳。

苏子瞻云，范景仁平生不好佛，晚年清谨无慾，一物不芥蒂于心，真却是学佛作家。然至死常不取佛法，某谓景仁虽不学佛，而（达佛埋，虽毁佛骂祖可也）。

陆司寇论宋儒独推无垢，谓其邃于禅宗云。按史述无垢在越作幕官，辞供给钱，在馆进书。辞转官，人讶为好名。无垢曰："既请月俸，又受供给，偶然进书，即使受赏，于心不安，何名之好？贪者往往不曾寻思此心病也。心有病，人安得知，我知之当自医。别人既不自知病，又恶人医病，其惑甚矣。"即无垢此论，其学亦以本心为则，圣学原如是也。抑闻无垢之言曰："人于仓卒患难中，处事不乱，未必才识了得。必其胸中器局不凡，素有定力。不然胸中先乱，何以临事？古人平日欲涵养器局者此也。"又曰："处事速，不如思，便不如当，用意不如平心。"即此语观之，无垢未尝离事言心也。噫，如此谈禅，吾于禅无间然矣。

楚侗耿先生曰：观其作用处，便作两截一语，此非伯子不能道，窃详彼教，大端以寂灭灭已处为宗。若孔孟之教，惟以此不容已之仁根为宗耳。试观自古圣人所以开物成务，经世宰物，俾尔我见在受享于覆载间种种作用。孰非此不容已之仁根为之者。然即此不容已之仁根，原自虚无中来。顾此虚无，何可以言诠？侈言之者，由有这见在也，着见便自是两截矣。圣人第子不容已处立教，使人由之，不使知之。如宰我欲短丧，夫子第即其不安处省之。墨氏贵薄葬，孟子第原其颡有泚处省之。至其所以不安处，所以有泚处，非不欲使知，不可加知也。余尝观楞严经中哓哓然于不可加知处，欲使人知，盖犹娄人丐子，偶见富贵家服饰华靡，便为张皇夸诩。若孔孟便只以为家常茶饭，第令人朝夕饔飧耳。且今世之谈虚无者，何曾能虚能无，深之傍见高谈，浅之口足背驰，大都皆两截也。程伯子之言，非今古同慨哉！

观　物

有蛇名高听，常闯入臣蜂房中，尽收其毒。乃出伏道傍莽中，伺人过而螫之。已尾其人至于宅，近处缘树末而窃听之，闻其家有哭声，念其人既毙，乃悠然去。否则愤愤，复集毒螫人如初。噫此蛇盖夙生中恶业者，如所螫人徼天之幸终无恙，日自集毒无已，毒厚

宁不自毙哉？愚矣！

泉海有鱼，乘潮入港，潮退不得出。土人呼聚百众，持刀斧梯上鱼背，恣意砍取其肉，数十百石，鱼犹恬然如故，潮至复乘之去。此犹其小者。雷海有鱼，海滨人望之，连亘若大行，自乐徙西，直至半月乃休。其长奚啻千里。或曰：如此鱼者，必大海乃有之。若井非不清洁也，味非不甘冽也。求三寸之鱼不可得矣。

乌能反哺，世嘉其孝，称慈乌云。乃上林乌尤有足嘉者，每若孚号，群飞而集，秩然有序。晚复还栖上林。上林故禁地也，毕弋鲜惊，托身之智，视丘隅之止益得矣。尤有异焉，阊阖一启，千官集拥，乌翔而过其上者。奚啻千万，更不问有遗秽点其冠服者。噫嘻，躬厚德者自无薄行，安忍轻点衊朝士哉。若别种喙大而项白者，其声躁厉，飞止人屋而号，俗传为报凶。但闻其声，思揭竿而逐之矣。

海之渚有海镜焉，其腹空洞无脏，唯中藏蟹子，小如黄豆而螯其足。海镜饥刚潜出拾食，蟹饱海镜亦饱，或迫之火，则蟹出离脏腹，而海镜立毙矣。彼其所为毙者，以所假在外不在内故也。水母者亦出海中，胚浑凝然，而绝无眼。常有数虾寄蹲腹下，代为之眼。虾行而行，虾止而止。一日波荡，虾离而水母竟踬死泥沙。彼其所为踬者，以所假在物不在已故也。

孔雀雄者毛尾金翠，性故妒，虽驯久，见童男女着锦绮必趋啄之。山栖时先择处贮尾，然后置身。天雨尾湿，罗者且至，犹珍顾不复蹇举，卒为所擒。又山惊亦爱重其尾，终日映水，目眩辄弱。

宋开禧间，九江戍校王成见病骀收秣之。嘉定庚午，峒寇李元厉犯龙泉，成出战死，骀屹立不去，悲鸣尸侧。寇将顾曰良马，取献之元砺弟。弟喜日乘之，复犯永新。骀识我军旗帜，冒阵驰归，勒控不能止。军士识之，共擒乘骀者。噪而进，寇大骇，遂败。

晋大和中，广陵杨生畜犬甚爱之，行止与俱。后生饮酒醉卧草中，时野火起乘风火烈。狗周章号唤，生醉不觉。前有坑水，狗走浸水中，还以身水洒生左右草令湿。火寻过，生醒方觉。又暗行坠空井中，狗呻吟彻晓。人过怪之，往视见生，曰可出我，当厚报。曰以狗见与可也，乃出之。系狗去后，五日狗夜走归。

龟生村民赵五家，犬生子方两月，后随母行，忽为虎噬。五呼邻里，数壮夫持矛逐之，虎捷驰不可及。稚犬奔衔虎尾，虎带之以走。稚犬为棘刺挂聋，皮毛殆尽，终不肯脱，虎由此系累稍迟，追及毙刃下。

唐明皇所教舞象。禄山乱，大宴胡酋，出舞象给曰："此自南海奔至，以吾有天命，虽异类必拜舞。"令之舞，象皆努目不动，禄山尽杀之。昭宗有猴，能随班起居，赐绯袍，号孙供奉。后朱全忠篡位，取猴令殿下起居，猴径趋上跳跃奋击，遂杀之。

宋末姚玉京嫁襄州小吏卫敬瑜，溺水死，玉京孀居。有双燕巢梁间，一为鹞鸟击死，一孤飞徘徊。至秋止玉京臂，俨如告别。玉京以红缕系足曰："新春复来为吾侣也。"明年果至，因赠诗曰："昔时无偶去，今年还独归。故人思义重，不忍更双飞。"自尔秋归春来，凡六七年。玉京死明年燕来，周章哀鸣。家人语曰，玉京坟在东郭。燕遂飞至坟所亦死。每风清月明，襄人见玉京与燕同遊汉水之滨。

武平产猿隃，毛若金丝，闪闪可观。猿子尤奇，性可驯，然不离母，母黠不可致。猎人以毒传矢，伺母间射之。母度不能生，洒乳于林饮子，洒已气绝。猎人取母皮向子鞭之，即悲鸣而下，敛手就制。每夕必寝皮乃安，甚者辄抱皮跳掷而毙。

宋濂曰：新昌黄琛甫有牡犬，为逻卒所食，弃骨屏处，其子衔之瘗诸野，予闻抚髀大息。每举谕诸人，人辄笑予诞，且谓古无是事。昔谯县崖仲文畜犬，会稽石和以丁奴易之不从，和杀仲文夺其犬。犬齿和守仲文尸，爪浮土掩之。寻牵和衣诉官，和伏诛。此晋义熙中事也。冀州石玄度犬母育一子爱之甚，玄度烹子食之，母候骨投地，敛置一窟移葬于桑间。日夕向桑嗥，逾月乃止。此宋元徽中事也，谓无是事者过矣。夫犬能御盗断奸，解难报恩，传记所载者然也，又宁此二事乎？

婺州州治古木之上有鹰巢，一卒探取其子。郡守王梦龙方据案视事，鹰忽飞下，攫一卒之巾以去。已而知其非探巢卒也，衔巾来还。乃径攫探巢者巾去。大守推问其故，杖此卒而逐之。

金陵闾右子，荡覆先业，不胜逋责，决意自尽。一日市酒肴与妻永诀，夫妻对泣不忍饮食，遂相与缢焉。家有猫，哀鸣踯躅，其肴在案不顾也，数日不食死。

宋高宗宫中养鹦鹉数百，一日问之曰：思乡否？对曰：思乡。遂遣中贵送还中山。后数年有使臣过陇山，鹦鹉问曰：上皇安否？使臣曰：上皇崩矣。鹦鹉闻之，皆悲鸣不已。使臣赋诗曰：陇口山深草树荒，行人到此断肝肠。耳边不忍听鹦鹉，犹在枝头说上皇。

有鸷曰鹘者，穴于长安荐福浮图，浮图之人室宇于其下者伺之甚熟，曰："冬日之夕，是鹘也必取鸟之盈握者完而致之，以煥其爪掌，左右而易之，旦则执而上浮图之上跂焉纵之。延其首以望，极其所如往，必背而去，苟东矣。则是日不东逐，南北亦然。

王夔齐公禩通判夔州时，石和尚流劫入夔。同知王受牒捕贼，性险猾，故托疾不敢出。公忿忿面数之，即日勒民兵与贼战。公陷围中，贼欲降之，公大奋骂，贼怒断其喉，自死所至府三百余里。马奔归，毛鬣尽赤，众始骇公已死。家人尽售行李与马为资归其丧，王得马不偿直。夜半马哀鸣特异，王命秣者加莝豆不为止，自起视枥，马骤前齿其项，王仆地不省，翌日呕血数升死。成化间一富商寓京师齐化门寺中，僧见其挟有重赀，约众徒先杀其二仆，遂杀商置坎中，而以二仆尸压其上。俄有贵官游赏过寺，寺犬嗷嗷不已。官疑之，命人随犬所至。犬至坎所伏地悲嗥，官使人发现之，尸见矣。起尸而下有呻吟之声，乃商人复苏。也以汤灌之，少顷能言，白其事，尽捕僧置之法。

程伯淳遊山，山僧云，晏元献南来，猕猴满野，戏为一绝云："闻说猕猴性颇灵，相车来便满山迎。鞭羸到此何曾见，始觉毛虫亦世情。"

离阿含经有龟被野干所包，藏六而不出。野干怒而舍去，佛告诸比丘，当如龟藏六，自藏六根，魔不得便。

东都有人养鹦鹉，以其慧甚施于僧。僧教之能诵经，往往架上不言不动。问其故，对曰：身心俱不动，为求无上道。及其死，焚之有舍利。

志公斑鸠偈曰：人道斑鸠拙，我道斑鸠巧。一根两根柴，便是家缘了。

瀛之水上有二鸟，一类鹊色正苍而喙长，凝立水际不动，鱼过其下则取之。终日无

鱼，终不易地。其名曰信天缘。一类鹜，奔走水上，不问水腐泥沙，必唼唼然必尽索之而后已，无一息少休。其名曰谩画。信天缘若无能者，乃与谩画均度一日无饥色。视谩画加壮大，然则人之一饮一啄，莫非前定，视二物为何如哉！

警　喻

昔有十家之邻，皆荒其百亩，日惟转籴于市，以瞻朝夕。邻家之农劝之曰："曷若力耕，可积而富乎。"其二人听之，舍籴而田。八家之人竞相非沮曰："吾安得待秋而食。"其一人力田不顾，卒成富家。一人惑其言，复弃田而籴，竟贫馁终身。

生而眇者不识日，问之有目者，或告之曰：日之状如铜槃，扣槃而得其声。他日闻钟以为日也。或告之曰：日之光如烛，扪烛而得其形。他日揣龠以为日也。日之与钟龠亦远矣，而眇者不知其异，以其未尝见而求之人也。

楚人有习操舟者，其始折旋疾徐，惟舟师之是听。于是小试洲渚之间，所向莫不如意。遂以为尽操舟之术，遽谢舟师，椎鼓径进，亟犯大险。乃四顾胆落，坠桨朱柁。然则召今日之危者，岂非前日之幸乎？

昔楚人有宿于其友之家者，其仆窃友人之履以归。楚人不知也，适使其仆市履于肆，仆私其直而以窃履进，楚人不知也。他日友人见其履在楚人足，而心骇曰：吾固疑之，果然窃吾履。遂与之绝。逾年而事暴，友人踵楚人之门悔谢曰：请为友如初。

枭逢鸣鸠，鸠曰子将安之？枭曰我将东徙。鸠曰何故？枭曰乡人恶我鸣，以故东徙。鸠曰子能更鸣可矣，不能更鸣，虽东徙亦不免于人之恶也。

海鱼有吐黑水上庇其身而遊者，人因黑而渔之，嗌扃锁固。盗贼喜，用明者蔽，善敌者死。

东南有荆山之麝脐焉，荆山有遂麝者，麝急则抉其脐投诸莽，逐者趋焉，麝因得以逸。令尹子文闻之曰：是兽也而人有弗如之者，以贿亡其身及其家，何其智之不如麝耶！

今夫富人，必居四通五达之都，使其财布出于天下，然后可以收天下之利。有小丈夫者，得一金椟而藏诸家，拒户而守之。呜呼！是求不失也，非求富也。大盗至，劫而取之。又焉知其果不失也。

宗杲论禅云，譬如人载一车兵器，弄了一件，又取出一件来弄，便不是杀人手段。我则只有寸铁，便可杀人，朱文公亦喜其说。盖自吾儒言之，若子贡之多闻，弄一车兵器者也。曾子之守约，寸铁杀人者也。

瓠里子自吴归粤，相国使人送之曰，使自择官舟以渡。送者未至，于是舟泊于浒者以千数。瓠里子欲择之而不能识，送者至问之曰："舟若是多也，恶乎择。"对曰："甚易也，但视其敝蓬拆橹破飐者，即官舟也。"从而得之，瓠里子仰天叹曰："今之治政，其亦以民为官民欤，则爱之者鲜矣。宜其敝也。

宓子贱为单父宰，过于阳画曰："子亦有以送仆乎？"阳画曰："五有钓道二焉，请以送子。夫极纶错饵，迎而吸之者，阳桥也，其为鱼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

鲂也，其为鱼也博而厚味。”宓子贱曰善。于是未至单父，冠盖迎之者交于道。子贱曰：“车驱之，车驱之！”夫阳画之所谓阳桥者至矣。于是至单父，请其耆老尊贤者，而与之共治单父。

猩猩兽之好酒者也，大麓之人，设以醴尊，陈之饮器，大小具列焉。织草为履，勾连相属也，而置之道旁。猩猩见则知其诱之也，又知设者之姓名，与其父母祖先，一一数而骂之。已而谓其朋曰，盍少尝之。慎毋多饮矣，相与取小器饮骂而去之。已而取差大者饮，又骂而去之。如是者数四，不胜其唇吻之甘。也遂大嚼而忘其醉，醉则群睨嬉笑，取草履着之。麓人追之相蹈藉而就絷，无一得免焉。其后来者亦然。夫猩猩智矣，恶其为诱也，而卒不免于死，贪为之也。

蓝有青，而丝假之青于蓝。地有黄，而丝假之黄于地。蓝青地黄，犹可假也，仁义之事不可假乎哉。东海之鱼名曰鲽，比目而行，不相得不能达。北方有兽名曰娄，更食而更视，不相得不能饱。南方有鸟名曰鹣，比翼而飞，不相得不能举。西方有兽名曰蹶，前足鼠后足兔，得甘草必衔以遗蛩蛩距虚，其性非能蛩蛩距虚，将为假之故也。夫鸟兽鱼犹相假，而况万乘之主，而独不知假此天下英雄俊士与之为伍，则岂不病哉？故曰：“以明扶明则升于天，以明扶暗则归于人。两瞽相扶，不伤墙木，不陷井阱，则其幸也。

卫人迎新妇，妇上车问骖马谁马也，御曰借之。新妇谓仆曰，拊骖无笞服。车至门曰，灭灶将失火。入室见臼曰，徙之牖下，妨往来者。此三言者，皆至言也。然不免为笑者，早晚之时失也。

邑丈人有之市而醉归者，黎丘之鬼效其子之状扶而道苦之。丈人归酒醒而诮其子曰：“我醉，汝道苦我何故？”子泣而触地曰：“昔也往责于东邑，人可问也。”其父信之曰：“嘻是必夫奇鬼也。”明旦之市而醉，其真子迎之。丈人望其真子拔剑而刺之，丈人智惑于似其子者而杀于真子。夫惑于似士者而失于士，此黎丘丈人之智也。

宋人有嫁子者，告其子曰：“嫁未必成也，有如出，不可不私藏，私藏而富，其于以复嫁易。”其子听父之计，窃而藏之。若公知其盗也，逐而去之。其父不自非也，而反得其计。知为出藏财，而不知藏财所以出也。

蝤蛑者，善负小虫也，行遇物辄持取，仰其首负之。背愈重，虽困剧不止也。其背甚涩，物积因不散，卒踬仆不能起。人或邻之，为去其负，在能行又持取如故，又好上高，极其力不已，至坠地死。今世之嗜取者，遇货不避，以厚其室。不知为己累也，惟恐其不积。及其怠而踬也，黜弃之，迁徙之，亦以病矣。苟能起，又不艾。日思高其位，大其禄，而贪取滋甚，以近于危坠。观前之死亡不知戒，虽其形魁然大者也，其名人也，而智则小虫也。亦足哀矣！

临江之人畋得麋麑畜之，入门群犬垂涎，扬尾皆来，主人怒挞之。自是日抱就犬，习示之，使勿动。稍使与之戏，积久犬皆如人意。麑稍大，忘已之麋也，抵触偃仆益狎。犬畏主人与之俯仰甚善，然时啖其舌。三年麋出门，外犬在道甚众，走欲与为戏。外犬见而喜且怒，共杀食之。

南岐在秦蜀山谷中，其水甘而不良，凡饮之者辄病瘿，故其地之民无一人无瘿者。及

见外方人至，则群小妇人聚观而笑之曰："异哉人之颈也，焦而不吾类。"外方人曰："尔之累然凸出于颈者，瘿病之也。不求善药去尔病，反以吾颈为焦耶。"笑者曰："吾乡之人皆然，焉用去乎哉？终莫知其为丑。"

兽有猱，小而善缘利爪，虎首痒，辄使猱爬搔之不休成穴。虎殊快不觉也，猱徐取其脑啖之，而汰其余以奉虎曰："余偶有所获腥，不敢私，以献左右。"虎曰："忠哉猱也，爱我而忘其口腹。"啖已又弗觉也，久而虎脑空痛发，迹猱，猱则已走避高木。虎跳踉大吼乃死。世人谓邯郸挟瑟而倡者类之，于是乎宁独一倡哉。

苏文忠曰："南方多没，人日与水居也。七岁而能涉，十岁而能浮，十五而能没矣。夫没者岂苟然哉？必将有得于水之道者。日与水居，则十五而得其道。生不识水，则虽壮见舟而畏之。故北方之勇者，问于没人，而得其所以没，以其言试之河，未有不溺者也。

西邻母有好李，苦窥园者，设阱墙下，置粪秽其中。黠竖子呼类窃李，登垣陷阱间，秽及其衣领。犹仰首于其曹来来，此有佳李。其一人复坠，方发口，黠竖子遽掩其两唇。呼来来不已。俄一人又坠，二子相与诟病。黠竖子曰："假令三子者，有一人不坠阱中，其笑我终无已时。"嗟嗟不善者之妒善人类如此，彼惟恐善人之笑之也。而为善者又奈何怀贪李之私，卒中于其所诱也哉。

昔人有先世之庐，称穹广焉。不幸罹罪，偕其妻孥幽于犴狴，厥子长育园扉，罕睹天日。一日释罪复其故居，厥子犹以园扉为家，日促母以归。母曰是乃家也，子终惶惑。已而其父证之，然后肯信。又有富人子自童亡外，既长行乞过家而不识也。其父识之，引子复家，授以帑藏，退不敢当。已而其祖证之，然后肯从。若此者彼岂不欲有先世之室庐，慈父之帑藏哉？彼固无以夺习见之先人也。况夫理者，非可以形体求而证佐定也，又恶能回是非于先入哉？故难言也。

隋田杨与郑法士俱以能画名，法士自知艺不如杨也，乃从杨求画本，杨不告之。一日，引法士至朝堂，指以宫阙衣冠人马车乘曰："此吾画本也，子知之乎？"由是法士悟而艺进。唐韩干以貌马名人供奉，明皇诏令从陈闳受画法，干因奏臣自有师，陛下内厩飞黄照夜五方之乘，皆臣师也。帝然之，其后干画遂果逾闳。若田干二子，可谓能求其真者也。彼以似求似者，则益远矣。今之学者，虽曰求圣人之经，固已非其真，乃舍经而专求训语，则又求似其似之者矣，不尤远乎？

歙俗多贾，有士人父壮时贾秦陇间，去三十余载矣，独影堂画像存焉。一日父归，其子疑之，潜以画像比拟无一肖。拒曰："吾父像服皙，今瘠黧。像寘须，今髯多鬓皤。乃至冠裳履綦一何殊也。"母出亦曰嘻，果远矣。已而其父与其母亟话畴昔，及当时画史姓名，绘像颠末，乃愜然阿曰："是吾夫也。"子于是乎礼而父焉。夫父天下莫戚者也，乃一泥于绘像，致有妻子之疑。彼儒者独不知经史亦帝王圣贤之绘像也，颛泥经史而忘求圣人之心，是即所谓泥绘像而拒真父者也。

济南郡方山之南有明镜石焉，方三丈余也，山魅行状，了了然著镜中莫之遁。至南燕时，山魅恶其照也，而漆之俾弗明。自镜石漆而山魅画炽，人足扫矣。夫人莫不有镜能照魑魅，魑魅隐不皇矣，皇害人哉。虽然吾见今之人有自漆其镜以悦魑魅者矣，其不为魑魅

怖伏者谁夫？昔宋颜延年嬖其妾且畏之，妾一日扑跌延年几毙。妾死，延年反哭之恸，已而恍见其妾出于屏间，惊怖遂卒。然则魑魅夫人自为之也。

僖宗吟曰："纥乾山头冻杀雀，何不飞去生处乐？固以外逼强藩，内窘家奴，欲弃万乘为齐民而不可得。"读之弥足悲焉。昔王守澄教其党曰："无令人主近贤士亲诗书，则吾侪可以得志。尝试辟之，斯语也，固亦所谓贝母药耶。昔江左有病人面疽者，试以百药，莫不掀唇当之。至贝母闭口不欲纳，病者喜曰：此药治矣。因以苇筒灌之，数日遂愈。故治病者当求病之所忌，贤士诗书，阉寺忌之久矣。人主治阉寺，唯亲贤讲学，夙夜骞于知人安民，勿遑其他。寺人贪功唯赏，无惟名器，唯恩无惟事权，乱不假刊也。是曰上策。

以术取资于世者，诸不可苟，而医为甚。业此术者，须精脉理，辨地宜，审岁运，而本之恒心始得，维学亦然。今世谈学者多崇佛蔑孔，曷亦审谛其脉耶。惟吾孔氏之学，其脉曰仁。仁也者，吾人之生理也，探之无朕，达之无垠。犹脉之于人也，形无可见。而人之所以病不病，病之所以痊弗痊，实验于此。故曰："切脉可以体仁。今以学自命者，舍此根心之不容已者，猥云寻之了不可得者，为向上第一机，岂不悖哉？何谓辨地宜，往见谈学于伊洛者，多诋支远之玄诠为邪哆。谈学于江左者，则视程朱之绪言若诟誉，毋亦囿于风气然尔。燧家者言东南地下，其病多湿与寒，治法宜散以温。西北地高，其病多热与燥，治法宜清而渊。盖五方风气异宜，故同病亦异治也。今柄学者，须操何术使两地无偏安边见病耶？又岁序攸司，五行迭运，工于医者必审此而节宣，调燮之功，乃可奏也。惟民疾三，今不古若，尼父叹之矣。矧世愈趋狂之疾不直荡而已。裂维蹈淫者有之，矜之疾不直忿戾而已。戕人螫物者有之，愚之疾不直诈而已。诩张俶诡不可方物者有之，犹人之病为痫为颠为迷罔已，抑岂气运到今应有此耶。尼父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夫医且不可无恒，而况以学自命者乎！吁，彼蔽此恒性，视人之邪慝为无关，是自私其学而弃天下后世，大罪也。彼离此恒性，而别操无上之妙道以号于世，是诬枉其学以杀天下后世，其罪为尤大矣。"

今夫水之为水，其状万亿，或见以湛然而清者为水，彼混然而潦者亦水也。悠然而平者为水，彼驶然而逝者亦水也。渊然而止者为水，彼澎湃而滔天者亦水也。其洄汐湍激，或为聚沫，或为流澌，或为凝冰，或为瀑练，异态殊状，莫可胜穷，亦皆水也。或藉之滋禾稼，通舟楫，兴宝藏，殖货财，固水也。或至于怀山襄陵，圮城溃垣，夷坟漂舍，故亦水也。性之万殊，亦若是已。彼执一以论性，固非知性者也。若或病此性之难明也，而欲断缘息念，绝应离伦，以求性之见。譬则湮江堑河，而欲塞水之流，不可能也。又或病此性之难制也，而欲猱情刻意，矫强惩窒，以求性之定。譬则高防固堤，以制水之横，即能之不可常。也近论性者，多执见以论性，而漫谓一切皆是。譬则据所见皆水，谓无非水者。任其漂荡横流，汜滥中国，即犯害民物而不为之所，是古圣人所大不忍也。昔圣人审水之所是来，而究其水之所由归，疏凿决排，一举而导之海。盖圣人知水虽离状异态，而水之性则就下也，以海为壑而已。是故行所无事，而亦未尝忘所事也。夫天下固无绝流之水，然睹洚水之横流而警予者，古圣人不容已，天下无离欲之性，乃堕欲境而灭天理，圣人宁能安乎哉？圣人审人性之本诸天者原自不容已，虽其发见万有不齐。而性之所止，止

于至善而。已彼其所以章轨真教，敦典崇礼，敷政明刑，其术万方，无非使人同归于善而已。

应　谐

一里尹管解罪僧赴戍，僧故黠，中道夜酒里，尹致沉醉鼾睡，已取刀凳其首，改绁已索反绁尹项而逸。凌晨里尹寤，求僧不得，自摩其首凳，又索在项，则大诧惊曰："僧故在是，我今何在耶？"夫人具形宇内，罔罔然不识真我者，岂独里尹乎？

昔人有睹雁翔者，将援弓射之，曰获则烹。其弟争曰："舒雁烹宜，翔雁燔宜。"竞斗而讼于地社伯，社伯请剖雁烹燔半焉，已而索雁，则凌空远矣。今世儒争异同，何以异是。

商季子笃好玄，挟赀游四方，但遇黄冠士，辄下拜求焉。偶一猾觊取其赀，绐曰："吾得道者，若第从吾游，吾将授若。"商季子诚之，遂从之遊。滑时时伺便未得，而季子故时趣授道。一日至江浒，猾度可乘，因绐曰："道在是矣，道在是矣。"曰何在？曰在舟樯抄，若自升求之。其人置赀囊樯下，遽援樯而升。猾自下抵掌连呼趣之曰升曰升，至杪尤趣曰升。季子升无可升，忽大悟，此理只在实处。虽欲从之末由也，已抱樯欢叫曰："得矣得矣。猾挈赀疾走，季子既下，犹欢跃不已。观者曰："咄凝哉！彼猾也，挈若赀去已。季子曰："否否，吾师乎，吾师乎。此亦以教我也。"

有盲子道涧溪桥上失坠，两手攀樯，兢兢握固，自分失手必坠深渊已。过者告曰："毋怖，第放下即实地也。"盲子不信，握楯长号。久之力惫，失手坠地。乃自哂曰："嘻，早知即实地，何久自苦耶！"夫大道甚夷，沉空守寂，执一隅以自矜严者，视此省哉。

昔人有痒，令其子索之，三索而三弗中。令其妻索之，五索而五弗中也。其人怒曰："妻子内我者，而胡难我。"乃自引手一搔而痒绝。何则？痒者人之所自知也，自知而搔，宁弗中乎？

两人相诟于衢，甲曰你欺心，乙曰你欺心，甲曰你没天理，乙曰你没天理。阳明先生闻之谓门弟子曰："小子听之，两人谆谆然讲学也。"门人曰："诟也，焉为学？"曰："汝不闻乎？曰心，曰天理，非讲学而何曰？既讲学，又焉诟，曰：夫夫也，惟知求诸人，不知反诸已故也。"

有牧竖子，敞衣蓬跣，日驱牛羊牧冈埚间。时时扼嗌而歌，意自适也，而牧职亦举。一日拾遗金一铢，纳衣领中，自是歌声渐歇，牛羊亦时散逸不扰矣。又燕市人瞽子，佣为人作面，且磨且罗，中夜作苦，浩歌自如。一夕主妻感慨，蹴主公谓曰："阿公徼天，颇饶于赀，视瞽奚若，乃终生营营，反不逮渠之适何也。"主人曰："唯唯，吾第试之，翊曰瞽请发廪取麦。"主人故置金镪麦中，时从旁伺之。瞽倾麦磨上，忽闻铿然声，手探拾之，以为遗也怀之。踧踖色动，凝宁踌躇，窃四听无人声，乃瘗之床下。时作时往蹑之，自是歌辍，作亦不力。主乘间发取其金，瞽不知也。逾时瞽辞主人却去，主人佯许之。濒行即地取金，亡矣！窅然自丧，乃复踽恳求复为佣云。

汝有田舍翁，家赀殷盛，而累世不识之无。一岁聘楚士训其子，楚士始训之搦管临朱。书一画训曰一字，书二画训曰二字，书三画训曰三字。其子辄欣欣然投笔归告其父曰："儿得矣，儿得矣！可无烦先生重费馆谷也，请谢去。"其父喜从之，具币谢遣楚士。逾时其父拟征召姻友万氏姓者饮，令子晨起治状久之不成。父趣之，其子恚曰："天下姓字伙矣，奈何姓万？自晨起至今才完五百画也。"初机士偶一解，而即訑訑自矜有得，殆类是已。

齐奄家畜一猫，自奇之，号于人曰虎猫。客说之曰："虎诚猛，不如龙之神也，请更名曰龙猫。"又客说之曰："龙固神于虎也，龙升天须浮云，云其尚于龙乎，不如名曰云。"又客说之曰："云霭蔽天，风倏散之，云固不敌风也，请更名曰风。"又客说之曰："大风飚起，维屏以墙，斯足蔽矣，风其如墙何？名之曰墙猫可。"又客说之曰："维墙虽固，维鼠穴之，墙斯圮矣。墙又如鼠何？即名曰鼠猫可也。"东里文人嗤之曰："噫嘻，捕鼠者故猫也，猫即猫耳，故为自失本真哉。"

张诩子缮一榻丽，以在卧内，人末由见也，故托疾卧榻上，致姻友省问观之。其姻尤扬子者新制一袜，亦欲章示其人，故搴裳交足加膝而坐。已问曰："君何疾？"张诩子睹尤扬子状若是，相视而笑曰："吾病亦若病也。"

粤令性悦谀，每布一政，群下交口赞誉，令乃骩。一隶欲阿其意，故从旁与人偶语曰："凡居民上者，类喜人谀。惟阿主不然，视人誉篾如耳。"其令耳之，亟招隶前，抚膺高蹈，嘉赏不已。曰嘻，知余心者惟汝良隶哉！自是暱之有加。

吴中一老，故微而窭，初弄蛇为生，其长子行乞，次钓蛙，季诎采莲歌以丐食。晚致富厚，一日其老聚族谋曰："吾起家侧微，今幸饶于赀，须更业习文学，方可振家声也。"于是延塾师馆督，令三子受业。逾年塾师时时誉诸子业日益，其老乃具燕集宾，延名儒试之。名儒至，则试以偶语，初试季子云：纷纷柳业飞，季对曰："哩哩莲花落。继试仲子云：红杏枝头飞粉蝶，仲对云："绿杨树下钓青蛙。试长子云：九重殿上，排两班文武官员，长对曰："十字街头，叫几声衣食父母。其老窃聆之诧曰："阿曹云云，犹旧时所弄蛇也。"吁，夫囿于习而欲湔之者难矣！

燕人育二女皆谶惛，一日媒氏来约婚，父戒二女曰："慎箝口勿语，语则人汝弃矣。"二女唯唯。既媒氏至，坐中忽火燕姊裳，其妹期期曰："姊而裳火矣！"姊目摄妹亦期期言曰："父属汝勿言，胡又言耶！"二女之吃卒末掩，媒氏谢去。

于啴子与友连床围炉而坐，其友据案阅书，而裳曳于火甚炽，于啴子从容起，向友前拱立作礼而致词曰："适有一事，欲以奉告。念君天性躁急，恐激君怒。欲不以告，则与人非忠。敢请，惟君宽假能忘其怒而后敢言。"友人曰："君有何陈，当谨奉教。"于啴子复谦让如初，至再至三，乃始逡巡言曰！"时火燃君裳也。"友起视之，则毁甚矣。友作色曰："奈何不急以告，而迂缓如是！"于啴子曰："人谓君性急，今果然耶。"

沈屯子偕友入市，听打谈者说杨文广围困柳州城中，内乏粮饷，外阻援兵，蹙然踊叹不已。友拉之归，日夜念不置。曰文广围困至此，何由得解，以此邑邑成疾。家人劝之相羊埘外，以纾其意。又忽见道上有负竹入市者，则又念曰："竹末甚锐，衢上行人必有受

其戕者。”归益忧病，家人不得计，请巫。巫曰：“稽冥籍若来世当轮回为女人，所适夫姓麻哈，回夷族也，貌陋甚。”其人益忧，病转剧。姻友来省者慰曰：“善自宽，病乃愈也。沈屯子曰：“若欲吾宽，须杨文广围解，负竹者抵家，又麻哈子作休书见付乃得也。”夫世之多忧以自戕者类此也夫。

一偷儿黠甚，终生行窃无犯。垂老，子虑其术终于其身，日恳传焉。父曰：“吾何传？为之即是。”子一夕乘间入富室卧内，有大柜偶未鐍，预隐其中。计伺主人寐则窃藏出也。乃主人方寝而忆，鐍其柜不得出。中夜徬徨，夜阑益棘不得计，故弹指作鼠齿声。主人寤闻，虑鼠齿认籍，亟起发鐍逐鼠。偷儿子跃出逸归，对其父曰：“父奈何秘不儿传，几濒死所矣。籍第令计不出是奈何！”父曰：“即此是矣，吾又何传！故善教者道而弗牵，开而弗达，使人继其志可尔。

汉村三老，皆款启寡闻之甿也，终生未履城市。甲老偶经一过，归向二老夸所睹闻，二老歆动，约舂粮往游。行间甲老顾谓丙老曰：“至彼慎勿妄语。取市子姗笑，须聆吾指。”比至郭，忽闻钟声，乙老诧曰：“此何物叫号如是？”甲老曰：“此钟鸣也。”丙老曰：“而我抵舍，当市钟肉啖之。”甲老曰：“嘻误矣，钟乃搏泥为质，而火煅成者，安可啖耶？”甲老盖偶见范钟之具，而未实见钟云。夫窃肤末之见，而转哓哓然欲以开示人，将率天下而瞽也。

中和里，僻陬也，居民多老死不见官府。相传里中有三骏，云其一赴县应里役，晨起族长趣侦令出视事，未时令方释团领袍服褡褳据案而坐。骏子从门屏遥觇一过，忙忙归报族长曰：“官人未出，惟夫人坐堂上耳。”族长嘻曰：“岂有是哉？”骏子曰：“吾睹坐堂上者上服绿披袂 而下红裙，非夫人谁耶？”盖遥瞻案帷为女裙，而因以褡褳为被袂也。其一为郡吏，长吏令入署承篆，骏吏直入守卧内。守夫人方在沐，骏吏启户摇手，属夫人授篆。夫人大惊走避，使人白守，守怒朴之，骏吏起拊其髀恚曰：“是何人家？即太无一吠者耶！”其一直郡莞库，郡守退食，骏子从旁睨之出大诧，语其兄曰：“原来官人吃饭亦与凡人同也。”兄呵之曰：“咄官人非人耶！”君子曰：“人苟知日用饮食即道也，圣凡何殊焉？彼视圣贤大高，其不为中和里民者鲜矣。

西吴族世丰于财，不事诗书。其母有弟补博士弟子员，衣青衿来谒，母大诧曰：“而何服此衣服哉？”嗟而贫缣不足于蓝，故缀以青欤。奈何不逸我取足耶。盖不识青矜为时制服也。

某友素厉清真薄淡味，而性嗜豕脏羹。新市屠豕者多不洁，友征召客饮，市豕脏作羹，且戒庖丁令弗过涤，失其真味。羹既熟，臊气触鼻，不可迩嗅。友先自尝，啧啧叹赏曰：“有味哉，有味哉！”客以友为大方，信其知味，附和羡赏而忘秽。座中间有出而殽者，吁世学者秽德滋彰，猥称至道，视此省哉。

上元姚三老赀甲闾右，尝买别墅，其中有池亭假山，皆大湖怪石。一日，狂客王大痴来游酌池上，酒酣，大痴曰：“翁费直几何？”曰费千金。大痴曰：“二十年前，老夫曾觞咏于此，主人告我费且万金，翁何得之易耶？”三老曰：“我谋之久矣，其孙子无可奈何，只得贱售。”大痴曰：“翁当效刻石平泉，垂戒子孙，异时无可奈何，不宜贱售。”

颍川姚尚书神道碑，规制颇类颜鲁公所书茅山碑者。国初州人侍郎某者欲割三之一馋墓表，畏州守难之，恳祈百端。州守曰："姚尚书子孙微矣，莫有主者，便割三分之二无不可。"侍郎喜过望，或问守曰："侍郎割尚书之碑，子不能禁，又从而过许之何也？"守曰："吾意欲使后人割侍郎之碑犹能中分耳。"

绍兴乙卯，以旱祷雨。谏议大夫赵霈上言自来祈祷断屠，止禁猪羊，今后请并禁鹅鸭。时胡致堂在西掖，见之笑曰："可谓鹅鸭谏说矣。闻虏中有龙虎大王，当以鹅鸭谏议当之。"嘉定中察院罗相上言越州多虎，乞行下措置，多方捕杀。正言张次贤上言人盘岭乃禁中来龙，乞禁人行大学诸生遂有罗擒虎，张寻龙之对。

姑苏鄢天泽者，略涉书，好摘人诗文句字供姗笑。偶读瞿文懿王立沼上义，讶曰："沼固惠王地也，彼何得言所得非其地，已诵诗至流莺啼到无声处。"即又曰："啼则有声，何谓无声，诸所戏侮圣言多类是。"一日独坐，有青衣二人捽之去，至一所，殿宇庄严，天泽踧阶下，遥见柱帖云："日月阎罗殿，风霜业镜台。"始知已死，王问天泽知过否？因引业镜照，具得其罪状。王复命青衣引天泽还阳世道其事，比出门，天泽辄又谓青衣曰："属见殿柱帖，政自不佳。何独阎罗殿偏有日月乎？"青衣者怒曰："女尚敢尔尔。"扶之俄遽然醒。

东坡在儋耳，因试笔尝自奋云：吾始至南海，环视天水无际，凄然伤之曰："何时得出此岛耶？已而思之，天地在积水中，九洲在大瀛海中，中国在少海中，有生熟不在岛者。覆盆水于地，芥浮于水，蚾附于芥，茫然不知所济。少焉水涸，蚾即径去。见其类山涕曰："几不复与子相见。岂知俯仰之间，有方轨八达之路乎？念此可为一笑。

刘壮舆尝摘欧阳公五代史之讹误为纠缪，以示东坡。东坡曰："往岁欧阳公著此书初成，王荆公谓余曰，欧阳公修五代史而不修三国志非也，子盍为之，余固辞不敢当。夫为史者纲罗数十百年之事，以成一书，其间岂能无小得失？余所以不敢当荆公之托者，正畏如公之徒掇拾其后耳。

蜀先生尝因旱俭禁酒，刑吏于人家检得酿具，欲令与酿酒者同罚。时简雍从先主游，见一男子行道，雍谓先主曰："彼人欲行淫，何以不缚？"先主曰："卿何以知之？"雍曰："彼有淫具，与欲酿同。"先主大笑，命原欲酿者。

高宗出猎，在路遇雨，因问谏议大夫谷那律曰："油衣若为不漏？"对曰："能以瓦为之必不漏。"上因此不复出猎。

李茂贞居岐，以地狭赋薄，尝下令榷油，因禁城门无内松薪，以其可为炬也。有优者笑曰：臣请并禁月明。

唐僖宗颇工众艺，于音律蒱博蹴踘斗鸡无不精妙，尤善击球。尝谓优人石野猪曰："朕若应击球进士举，须为状元。"野猪对曰："若遇尧舜作礼部侍郎，恐陛下不免驳放。"

刘贡父初入馆，乘一课马而出，或言此岂公所乘，亦不虑趋朝之际。有从群者，或致奋奔踶之患耶。贡父曰："吾将处之也。"或问何以处之，曰："吾令市青布作小襜击之马后耳。"或曰："此更诡异也。"贡父曰："我初幸馆阁之除，俸人检薄，不给桂玉之用。因就廉直取此马以代步，不意诸君子督过之深，姑为此以揜言者之口耳。"

吴元中在辟雍时，试经义五篇，尽用字说，据援精博。蔡京为进呈，特免过省，以为举字说之劝。及作相，请复春秋科，反攻王氏。徐择之时为左相，语人曰："吴相此举，虽汤武不能遏。"客不解，择之曰："逆取而顺守，元中甚不能平。"

赵子固尝得姜白石所藏定武不损本禊帖，乘舟夜泛而归。行至霅之升山，风起舟覆，行李仆被，皆淹溺无余。子固方披湿衣立浅水中，手持禊帖，语人曰："兰亭在此，余不足问也。"

王忠肃公翱，素不喜谐谑。间有之，亦若寓规警者然。一日见一大臣目送美妹，复回顾之，忠肃云此人甚有力。大臣曰："先生何以知之?"应云：不然公之头何以被他制转去?"

贫家无阔蓆荐，与其露足，宁且露手。佯谓人曰："君观吾侪，有须臾离笔研者乎?至于困睡，指犹似笔也。小儿子不晓事，人问每夜何所盖，辄答云盖荐。"嫌其大陋，挞而戒之曰："后有问者，但云盖被。"一日出见客，而荐草挂须上，儿从后呼曰："且除面上被!"此所谓作伪日拙者乎?

东坡示参寥云，桃符仰视艾人而骂曰："汝何等草芥，辄居吾上。"艾人俯应曰："汝已半截人土，犹争高下乎?"桃符怒，往复争不已。门神解之曰：吾辈不肖，方傍人门户，何暇争闲气耶。此极可为浅学争辨者之喻。

堪舆朱者，卜兆执泥夭星，山川之形势弗论也。自卜一兆葬其亲，谓于天星叶吉，后当兴盛。既葬而妻殒子殇。或说之，朱曰："是故然，据图谶此兆先凶后吉，拚亡七命乃发也。"朱不思身并所属堇堇六人耳，兆后即吉，庇荫者畴其当之。朱氏今竟歼云。

新市有齐瞽者，性躁急，行乞衢中，人弗避道，辄忿骂曰："汝眼瞎耶。市人以其瞽，多不较。嗣有梁瞽者性尤戾，亦行乞衢中，遭之相触而踬。梁瞽故不知彼亦瞽也，乃起亦忿骂曰："汝眼亦瞎耶!两瞽哄然相诟，市子姗笑噫，以迷导迷诘难无已者，何以异于是。

卷 四

志 怪

党氏女，韩城县芝川人。先是有王兰者舍于芝川蔺如宾家，如宾杀之，匿其钱数百万。其年生一男，美而慧，名玉童。比长轻裘肥马，恣其出入。玉童忽暴卒，父母哀之。虽丧毕，每忌日饭僧施财，自是稍稍致贫如旧。有僧求食于党氏，一女子应门曰："母兄皆出，不得具馔。此去数里，有蔺氏者亡子忌日，方当饭僧，盍往焉。其亡子即我之前身耳。"僧大异之，问其所以，不对而入。僧于是造蔺氏谓曰："主人念亡子若此，要见其今身乎?"如宾大惊，乃问之，僧具以告。如宾遽适党氏，女不肯出，父母曰："必不见则何辞?"女曰："第告之云，其子身存及没多岐，所耗王兰之财尽，未闻此必不求矣。"父母以告，如宾无言而退。既出，父母问其故，女曰："儿前身王兰也，为如宾所杀死。诉上

帝愿为子以耗之。故耗之且尽而死。”

尼妙寂姓叶氏，江州寻阳女，嫁大贾任华，父昇与华之潭州不复，妙寂忽梦父泣谓曰：“吾与汝夫湖中遇盗，杀我者车中猴，门东草，杀尔夫者禾中走，一日夫。”有李公佐者能辨隐语，谓妙寂曰：“杀汝父者申兰，杀汝夫者申春耳。猴申生也，车去两头，故是申字。门东草。非兰字耶？禾中走者，穿田过也，此亦申字，一日夫，盖春字耳。”妙寂乃易服泛佣江湖之间，闻有申村。村中有申兰兄弟，默往求佣。年余无知其非丈夫者，二盗饮醉，妙寂奔告有司获之，词伏就法。得其所丧以归，竟从释教云。

嘉靖中，泗州蒋成者屠沽于鸭嘴湖，有孤客以竹荷包袱饮其店，成中夜酒之，沉于湖，匿其金，因而致富。既十余年，逢端午，置酒会邻友，成于座中忽举“青丝系粽，汨罗江里吊忠魂”，属诸客对。一人号古涧者，先夕梦中有人教云，明当还对“紫竹挑包，鸭嘴湖边谋客命”。叮咛曰，能言之，管取获利。古涧以为神，即以是答之。成骇然失色，席散独留古涧，以二十金灭口。古涧亦不求其实，喜而归语其妻，妻曰：“此冤鬼假子以雪之，不言将有祸。”古涧首之州，及至官，成遂服辜。取客尸于湖如生。

杜陵韦元方外兄裴璞，任邠州新平县尉，元和五年卒于官。长庆初元方下第，将客于陇右，出开远门数十里，抵偏店将憩，逢武夷跃马而来，乃裴璞也。惊喜拜曰：“兄去人间，复效武职，何从吏之赳赳焉？”裴曰：“吾为阴官，职辖武士，故武饰耳。”元方曰何官，曰陇右三川掠剩使，职司人剩财而掠之。韦曰：“何谓剩财？”裴曰：“数外之财，即谓之剩，故掠之。”曰安知其剩而掠之？裴曰：“生人一饮一酌，无非前定，况财宝乎？阴司所藉，其数有限，获而逾藉，阴吏状来，乃掠之。或令虚耗，或罹横事尔。”言毕不见。

岳州刺史李公倰，兴元中举，进士连不中第。次年有故人国子祭酒通春官包结者拔成之。牓前一日，例以名问执政。初五更倰将候祭酒，至门未开，立马门首。傍有一吏若外郡之公差坐于其侧，俄附倰耳曰：“某乃冥吏之送进士名者。”因出示倰无名，垂泣曰：“苦心笔研二十余年，今复无名奈何？”曰：“君成名在一年之外。今欲求之亦非难，但于本禄耗半，且多屯剥。”倰曰：“名得足矣。”客曰：“于此取同姓者去其名，易君名可耳。”复援倰自注，从上有故太子少师李公夷简名，欲揩之，客遽曰：“不可，此人禄重，未易动也。”又其下有李温名，客曰可矣，倰乃揩去温字注倰字。客遽卷而行。明日春官怀其牓将赴中书祭酒揖问曰：“前言遂否！”春官曰：“迫于大权，难副高命。”祭酒曰：“平生交契，今日绝矣。”春官遽曰：“见责如此，宁得罪子权右耳，请寻牓揩名填之。”祭酒开榜，见李公夷简欲揩之，春官急曰此人宰相处分，不可去。揩其下李温，曰可矣。及牓出，倰字果在已前所揩处。然倰筮仕之后，追敕贬降不歇于道，才得岳州刺史。未几卒。

永新水窓刘先生，宋末将赴省试，夜忽见天若有崩裂状，叹曰：“天下事不可为矣！”遂反归。道遇神卒，挟一菜，问所如往，卒曰：“吾奉上帝命，摄诸应死者。”出手册示之，册首即先生名，下注三刀下死。神卒曰：“吾视若为善士，为若改下为不。”遂去无迹。先生自是避山中，一日出往邑城，遇元兵猝至，死者狼藉道路。先生乃伏匿乱尸中，被贼斮三刀。幸未断胫，得善药越夕始苏。人咸谓天活焉。

代国公郭元振，下第夜行失道，远望灯火往投之。既入门，闻东阁有女子哭声，公问

之，曰：此有乌将军者，每岁求妇，今父母以妾应选云。公曰："必救之。"未几二紫衣吏入而复走出曰：相公在此，公私心独喜，既而将军入，公曰："闻今夕嘉礼，愿为小相。"将军者喜，而延坐与对食，言笑极欢。公思取囊中利刀刺之，乃曰："某有少许鹿腊，得自御厨，愿以献。"将军大悦，公乃取鹿腊削之。将军引手取，公捉其腕断之。失声走视之，乃猪蹄也。天方曙，令人执弓矢刀枪循血行入大穴中，因围而火之，一大猪突烟走出，毙于围中。乡人共相庆，女辞其父母，泣拜从公。公多歧止之不获，遂纳为侧室。生子数人，皆任大官。

顾况丧一子，年十七，其子魂游恍惚如梦，不离其家。未几如被人执至一处，若县吏者，断令托生顾家，复都无所知。忽觉心醒，开目认其屋宇兄弟诸亲满侧，唯语不得。后又不记。年至七岁，其兄戏批之，忽曰："我是尔兄，何故批我?"一家惊异，方叙前生事，历历不误，弟妹小名悉遍呼之。抑知羊叔子事非怪也，即进士顾非熊。

广东按察司副使毛吉，成化时两广流贼掠郡县，吉与知县王麒等随军杀贼，奋不顾身，皆死于阵。初出军时，给以官银千两充军饷，委官余文司之。文悯吉死无以归，以所余银密授其家人为丧具。是夜仆之妇忽出中堂，据正席坐，举止如吉状。顾左右曰："请夏宪长来。"举家惊走告近居沈经历者，沈报佥宪胡荣，亟来视之，瞪目视胡曰非也。顷之夏至，乃起揖而言曰："吉受国恩，不幸死于贼，固无憾。但余文所余官银，已付我家。虽官府无所稽考，我负污辱于地下矣。愿亟以还官，毋污我。"言毕，仆地渐苏。

附　录

闲钞上

崔铣曰：士之好高也，有三欲焉，一曰匿，二曰誉，三曰便。夫不事事，则中之真伪混矣，非匿乎。迹奇取慕，事常取忽，非誉乎。玄则人莫测也，高则人莫阶也，然后操踪由己，非便乎。然久则不可掩，夫子示学曰："主忠信而已矣。

夏蔡威公闭门而哭，傍邻窥墙而问曰：子何故哭泣而至于若此乎？对曰："吾国且亡矣，吾数谏吾君，君不用。"于是窥墙者闻其言，举宗而去之于楚。居数年，楚王果举兵伐蔡，窥墙者为司马，见威公缚在虏中，问曰："若何以至于此?"曰："吾何以不至于此?且吾闻之也，言之者行之役，行之者言之主也。汝能行，我能言，汝为主，我为役，亦何以不至于此哉?"窥墙者乃言之于楚王，遂解其缚，与俱之楚。

刘元城常曰，金陵亦非常人，其质朴俭素，终身好学，不以官职为意，与司马公同。但学有邪正，各欲行其所学者尔。而诸人辄溢恶，此所以愈毁之而愈不信也。尝记汉时大臣于人主前说人短长，各以其实。如匡衡论朱云，以为云好勇，数犯法亡命。受易颇有师道，是其一长。凡人有善有恶，若不称其善，并以为恶而毁之，则人必不信其有是恶矣。故攻金陵者，只宜言其学术乖僻，用之将乱天下，则人主必信。若以为以财利结人主如桑

弘羊，禁人言以固位如李林甫，奸邪如卢杞，大佞如王莽，则其人素有德行，天下之人素尊之。而人主夷考之无是事，则举凡言之。不出于毁者，亦不信矣。此进言者之大戒。

赵德庄尝宰余干，赵忠定是其邑子。忠定初冠多士，适德庄在朝，忠定往谒谢，德庄语之曰："慎勿以一魁先置胸中。"时以为名言。

宋仁宗时，有张吴二士者，负纵横才，不事干谒，而规礼聘，尝作诗有踏破贺兰扫淌西海之句。韩范守边，咸狂视之，异时二士刻诗石上，洒泣过市。二帅竟弗之省，二士无所适，遂亡走西夏，易名张元吴昊，触夏主讳，耸其听闻。夏国收为谋主，势日强大，间右震惧，遂不可制。韩公时为四路招讨，驻兵延安。忽夜有人提匕首入卧曰：某西夏张相公遣取相公头，不忍加刃，第取金带去。盖宋君臣之用人狭矣。

萧、曹之为治也，犹良医用药然。盖何时如重病方苏，参时如初起，节宣次第当如是耳。诸吕之际，诸公注措如用兵，王陵其堂堂之阵也，平勃其按伏出奇者乎，事异而功同。也曰："留侯何如？曰：此当别论。无留侯无汉矣，其善用医而善将将者欤，无染而识超者也。夫诸人俱非儒生学士者流，观留侯授书老人，懿侯馆宾盖公，而户牖之门多长者，似亦各有师承耶。若酂侯之所以能全名令终若此者，实多鲍生召平与客之计。即户牖多算，而交结绛侯，又自陆贾启之。信夫用人则裕而足，已自用者拙哉。

儒生家类诮安石围棋赌墅，若不事事，忘国戚者，又多即拆屐事证其矫情云，是迂腐之谈也，方坚之重兵压境也。江左时惟倚安为重耳，安如忡忡惶惑，则众心摇，众心摇则天下事去矣。安石此一局，即决胜千里妙算也。后国家了此大事，乃欲不喜非情哉。

《易》曰：拔茅连茹，有味哉。一娄贞公相，则梁公进矣，梁公用而五龙，诸俊由此汇进焉。世称茫唐桃李，为梁公植之，而不知娄贞公其尤布种者耶，乃其功则远矣。贤如梁公，尚隐其德不知深乎深乎。世儒或诮其与弟诀语，若娓娓苟容然者。夫贞公所值何时哉？且兄弟俱被宠荣矣。夷明用晦，履盛能降，智矣哉。

子夏有言，事君能致其身。夫曰致身，致身云者，无论不爱生与荣利，即慕节义之名而致身者，此致之未纯者哉。盖犹有躬之故矣，乃梁公不羞女主，宁受屈辱，滨于危殆而不悔。此诚能致其身者非耶。或曰，假使公不免于俊臣之狱，何以自白于天下后世噫。社稷之臣，身已不有，欲白何为。

有无功之功，有不为之为，以卢怀慎之才，较之姚崇诚当袖手，然每事辄推之，殆庶几乎古和衷之谊哉。假令卢公之才，与姚相埒，而日相角，天下事又不知何如矣。吾观其疾时所属璟辈语，与所引拔，其中了了。若此者，岂真伴食者耶。书云：断断无技，此亦近似者非欤。

欧阳子诮阳城为谏议，七年止廷论陆贽及沮延龄相方两事，谓德宗时多事，岂无急于此者？余谓不然，夫天下事又孰有急于黜陟相臣者哉？德宗时天下事固多，有一宣公在，已勤勤恳恳于章奏矣，城之默默有以也。彼逐声傍吻，贾誉取名，不识其微，不图其大，贤如城者，或耻为耶。

夷简虽有崖谷，多疵类，要非龌龊不任事者，天圣明道间倚公力多矣。圣功谓有宰相才，诚才哉。君子多过其摈仲淹诸贤，与附废郭后，议此诚无以解于人，人乃即公后能奖

拔仲淹。顿忘旧却，此在庸常人亦难矣。至于附帝废后事，此犹有说，未可与滞域中之见者道也。夫以臣子视郭后，后固天下母，由仁宗视之，郭后妇道也，亦臣道也，忿争至批上颈，顾可勠欤。余详仁宗于后，方宠盛非缘爱驰。考后终始，盖最警敏人也。此一容忍，非坚冰之渐乎，武韦可鉴矣。仁宗故仁柔主，此其刚克处也，而谓为盛德累非矣。夫一介士，尚可以叱狗蒸梨，故出其妻，而况天子邪。时论者，谓许公不当顺父出母，如尔则伯鱼子思有遗议矣。仁宗谓公独忘身殉国，夫有所试也。史中多摘公瑕，或亦以此故而蔽罪之。与公此等处，亦难向人陈道矣。

世君子谈道者，类高韩范富诸名公之品，而惜其未知学云。以愚臆见殊不然，宋之名相似多知学，顾其得有浅深高下，其功业亦以是为差矣。夫君实以诚为尽心行己之要，且曰：自不妄语始。盖所谓主忠信者也，顾其悟处未彻耳。尧夫谓人已到九分，诚不虚晦叔之学，以治心养性为本。欧阳子称其清净寡欲，有古君子风，所养可知矣。是无论已，即吕圣功之清净，李太初之冲雅，王孝先之沉毅。其学所入虽不同，固各有所得，非卤卤莽莽，直任性资傍名谊为者也。范希文筮仕，初若尚矫励未融，然即能识孙明复于贫穷时，又识张子厚于傥荡时，可谓具只眼矣。且中庸篇时尚未经诸儒表章，而公即以此授子厚，非自有所见然耶？富彦国初抗直不挠，其英气如出矿之金，乃晚年酷嗜内典，深究性命之旨。所谓礼失求野者欤，观其入相时言论注措，所得非浅浅者矣。若韩稚圭余详其行事，想见其人，即愿执鞭，犹恐其不我欲也。尝玩其喜雨诗云：须臾慰满三农望，却敛神功寂若无。其于学也，深乎深乎。世儒竟未有以知道归公者，岂公唯以身发挥，不效世儒腾口吻耶？就欧阳永叔世都目为文章家，余读其文，非苟作者，似亦有所见矣。

胡子曰周制阉人，领于冢宰，止供扫除，无假名器，矧曰兵权。唯汉和唐玄，古今至愚，乃首假以权，贻祸至毒。天地为之倒列，日月弥以晦冥。身歼国亡，室闱不保，千载有余悲焉。然则为人主者，尚无以权假刑人。至喉痈不剪，浸成古今悲噱。而卒无救也，于乎慎哉。其惟明辟。

任力者固劳，任人者固佚。夫任人者匪直佚也，人众必周而不漏也，任力者匪直劳也，力寡必偏而不咸也。任人者匪直不漏，彼蒙任者可以使不肖者肖也，任力者匪直不咸，彼不蒙任者且将使能者不能也。此古今常试之验也。

蔡文忠公喜酒，饮量过人。既登第，通判济州，日饮醇酎，往往至醉。是时大夫人年已高，颇忧之。一日山东贾存道先生遏济，文忠馆之数日。先生爱文忠之贤，虑其以酒废学生疾。乃为诗示文忠曰："圣君恩重龙头选，慈母年高鹤发垂。君宠母恩俱未报，酒如成病悔何追。文忠矍然起谢之。自是非亲客不对饮，终身未尝至醉。

陶士行每饮酒有限，常欢有余而限已竭。殷洪源劝更少进，士行凄然曰："年少时尝有酒失，慈母见约，故不敢过。

西蜀乱后，官府多不挈家以行。张忠定知益州，单骑赶任。是时一府官属惮张严峻，莫敢蓄婢使。张不欲绝人情，遂自买一婢，以侍巾帻。自此官属稍稍置姬。张在蜀四年，被召还阙，呼婢父母出赀以嫁，仍是处女。

天圣中，张文节在政府，国封岁时入见母后，见二侍婢老且陋，怪其过自贬约，对以

丞相不许。因敕国封密市二少婢，或丞相问，但言吾意。国封遂买二女奴，一日文节归第，二婢拜于庭，文节询其所自，国封具以告。从容谓夫人曰："令二姬守一老翁，甚无谓也。他日人见，宜以此恳奏。"遽召宅老，呼二婢父兄对之折券，并衣著首饰与之，俾为嫁赀。

南京国子祭酒陈敬宗，师道卓立，名重一时。丰城侯李公隆居守，于先生最所敬重，过其第必留宴。宴或以家姬作乐，谈笑竟日，未尝一目之。常以拇指掐中指自持。翊旦睨其指，甲痕犹在。盖恐失色于人也。其捡身之功如此，此其所以模范多士云。

王恭从会稽还，王大看之，见其坐六尺蓆，因语恭卿东来，故应有此物，可以一领及我。恭无言，大去后，即举所坐者送之。既无余席，便坐荐上。后大闻之甚惊，曰："吾本谓卿多，故求耳。"对曰："丈人不悉恭，恭作人无长物。"

范文正公少贫悴，依睢阳朱氏家。尝与一术者游，会术者病笃，使人呼文正而告曰："吾善炼水银为白金，吾儿幼，不足以付。今以付子，即以其方与其所成白金一斤，封识纳文正怀中。"文正方辞避，而术者已绝。后十余年，文正为谏官，术者之子长，呼而告之曰："而父有神术，昔之死也，以汝尚幼，故俾我收之。今汝成立，当以还汝。"出其方并白金授之，封识宛然。又公尝得一宅基，堪与家相之曰，此当世出卿相。公曰："诚有之，不敢以私一家。"即捐其基建学，今苏州府学是也。今世治黄白风水家言者，即名贤哲士，无不入其说。观此二事，世尚有足以系公之念者乎。

杨尚书公致仕归，长安旧居为邻里侵占，子弟欲诣府诉其事，以状白公。公批纸尾云：四邻侵我我从伊，毕竟须思未有时。试上含光殿基望，秋风秋草正离离。子弟不敢复言。

王蓝田性至狷急，既跻重位，每以柔克为用。谢奕尝忿蓝田，极言骂之，蓝田回面著壁，初不应之，半日奕去，始复坐。

林司寇公俊尝过吴门，访二泉邵公宝于里第。及门见邵公经始建坊，大诧曰："盛德如公亦效世俗子营此耶？"邵公曰："公家科第云仍，此故可省。某门第初起，立如制表宅里，似亦非过也。"林公终不谓然。由此以观，前辈名公以建坊为诟矣，尝谓人苟修德，即茆门逢户。后世仁贤且过而式之，德苟不类，即今市童甿竖多相指讪诟之矣。然则坊表之建，不为播恶之具耶，而士绅以此烦扰有司，其识何卑卑也。

鹤林王露曰："葬者藏也，藏者欲人之不得见也。古人之所谓卜其宅兆者，乃孝子慈孙之心。谨重亲之遗体，使其他日不为城邑道路沟渠耳，岂藉此以求子孙富贵乎？郭璞谓本骸乘气，遗体受荫，此说殊未通。夫木生于山，栗芽于室，此乃活气相感也。今枯骨朽腐，不知痛痒，积日累月，化为朽坏，荡为游尘矣。岂能与生者相感，以致祸福乎？此决无之理也。世之人惑璞之说，有贪求吉地，未能惬意，至数年不葬其亲者。有既葬不吉，一掘未已，至掘三掘四者。有因买地致讼，棺未入土，而家已萧条者。有兄弟数人，惑于各房风水之说，至骨肉化为仇雠者。凡此数祸皆璞之书为之也。若如璞之说，璞既精于风水矣，宜妙选吉地，以福其身，以利其子孙，然璞身不免于刑戮，而子孙卒以衰微。则是其说已不验于其身，而后世方且信其遗书而尊信之，不亦惑乎？今之术者，言坟墓若有席

帽山，子孙必为侍从官，盖以侍从重戴故也。然唐时席帽乃举子所戴，故有席帽何时得离身之句。至宋朝都大梁，地势平旷，每风起则尘沙扑面，故侍从跨马，许重戴以障尘。夫自有宇宙，则有此山，何贵于唐而贱于今耶？京丞相仲远豫章人也，崛起寒微，祖父皆火化，无坟墓，每寒食则野祭而已，是岂因风水而贵哉？

司马温公曰："今人葬不厚于古，而拘于阴阳禁忌则甚焉，相山川罔垄之形势，考岁月日时之干支，以为子孙贵贱贫富寿夭贤愚皆系焉，非此地非此时不可葬也。举世惑而信之，于是丧亲者往往久而不葬。夫人所贵于身后有子孙者，为能藏其形骸也，其所为乃如是。曷若无子孙死于道路，犹有仁者见而殡之耶。人之贵贱贫富寿夭系于命，贤愚系于人，固无关预于葬。就使皆如葬师之言，为人子者方当哀穷之际，何忍不顾其亲之暴露，乃欲自当福利耶？昔者诸祖之葬也，家甚贫，不能具棺槨。自大尉公而下，始有棺槨，大尉公将葬，族人皆曰，葬者家之大事，奈何不询阴阳，此必不可。吾兄伯康无如之何，乃曰："询于阴阳则可矣，安得良葬师。"族人曰近村有张生者良，兄乃召张生，许以钱二万。张生野夫也，闻之大喜。兄曰："汝能用吾言，吾俾尔葬。不用吾言，将求他师。"张生曰惟命是听。于是兄自以己意处岁月日时，及圹之浅深广狭，道路所从出，皆取便于事者，使张生以葬书缘饰之曰大吉，以示族人，皆悦无违异者。今吾兄年七十九，以列卿致仕。吾年六十六，忝备侍从。宗族之从仕者二十有三人。视他人之谨用葬书，未必胜吾家也。前年吾妻死，棺成而敛，装办而行，圹成而葬，未尝以一言询阴阳家，迄今亦无他。顷为谏官，尝奏乞禁天下葬书，当时执政莫以为意。今著兹论，庶俾后世子孙葬必以时，知葬书之不足信云。

王先生鏊曰：上下交而其志同，不交之弊，未有如近世之甚者。君臣相见，止于视朝数刻，章奏批答相关接，刑名法度相维持而已。非独沿袭故事，亦其地势使然。则莫若复内朝之法，盖天有三垣，天子象之，正朝象大微也，外朝象天市也，内朝象紫微也，自古然矣。国朝奉天殿，即古之正朝也。奉天门，即古之外朝也。华盖谨身武英等殿，则内朝之遗制乎。洪武永乐以来，常奏对便殿，今内朝无复临御。常朝之后，人臣无复进见，故上下之情壅而不通，天下之弊由是而积矣。夫外朝以正上下之分，内朝以通远近之情，大臣或三日五日一次起居，侍从台谏各一员上殿轮对，诸司有事咨决，与大臣面议之，不时引见群臣。凡谢恩辞见之类，皆得上殿陈奏，虚心而问之，和颜色而道之。虽身居九重，而天下之事灿然毕陈于前矣。

司马王公琼曰：国初乘大乱之后，民多流离失恒产，然当是时官皆畏法，不敢虐下，故建卫徙军，多安其役，自后日渐承平。流罪者悉改充戍，故人有怀土之思，不能固守其新业，于是乎逃亡者十常八九，而清勾之令遂不胜其烦扰矣。以军伍消耗为忧者，务严其法。然法益严而民益扰，终不能使之安其业而不逃。此非法之不善，势不能也，盖民贫不自爱，始轻犯法。又远徙为军，亦必不能自存，所至逃逸者，其势则然耳。至于远年故绝军户，必使有以继之，则其为害滋甚，又恶乎其可乎？故今清军之法，当以宽为主，庶几闾阎少得休息耳。况兵贵乎精，而按籍勾补者，率多老弱疲羸，粮饷费而无用，是二者之事理又有不相当也。然变通之道宜何如，亦曰：募其土著之精锐者抚而用之，则兵亦不患

其不足矣。

闲钞下

国初科举，第一场问四书疑一道，五经义各一道。第二场论一道，诏诰章表内科一道。第三场策一道。犹循元制也。洪武甲子乡试，乙丑会试，初为小录以传。然惟列董事之官，试士之题，及中选者之等第籍贯经籍而已。其录前后虽有序，然犹未录士子之文以为程式也。次科戊辰，加刻程文，自后永为定式。但此后五科，其间命官列衔，或多随时不一。永乐以后，其制始一定而不更易矣。然永乐中各省乡试，犹有儒士主考品官同考者，其序文亦不拘篇数。景泰中序文禁称公考官，正用实授教官序为前后二篇，以两京为法也。然两京序文称臣，独与会试同云，按初场例出四书义三道。正统元年会试，出大学《论语》、《中庸》，而不及《孟子》。成化元年顺天府乡试，出论语二道，《孟子》一道，而不及《大学》、《中庸》。其后定《大学》、《中庸》内量出一道，《论语》、《孟子》各出一道，遂为例。

古人写书尽用黄纸，故谓之黄卷。颜之推曰："读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雌黄与纸色类。故用之以灭误。今人用白纸，而好事者多用雌黄灭误，殊不相类。

碑者施于墓则下棺，施于庙则系牲，古人因刻文其上。今揭大石镂文，士大夫皆题曰碑铭，何邪？

南方之人谓水皆曰江，北方之人谓水皆曰河，随方言之便，而淮济之名不显。司马迁作河渠书，并四渎言之。子虚赋曰："下属江河，事已相乱，后人宜不能分别言之也。

今俗人食三长月素，按释氏智论天帝释以大宝镜照四大神州，每月一移，察人善恶，正五九月照南瞻部州，唐人于此三月不行死刑，曰三长月。节镇因戒屠宰，不上官，是以天帝释为可欺也。妄诞可笑。

吴薛综谓孙权曰：日南男女裸体，可谓虫豸。五代卢程骂任圜曰：尔何虫豸。按《尔雅》有足谓之虫，无足谓之豸。豸字合文介反，十二獮韵豸字不亦云虫无足。侯思止曰：獬豸但能触邪。按《说文》獬荐兽也，古者决讼令触不直，荐字合丈蟹反。然四纸韵荐字下亦注獬豸兽名，然则荐与豸义本玄通。若有獬字下虽文尔切，亦兽也。如止一字，纵丈蟹反，亦虫也。今人见御史旧有獬豸冠，单呼为豸，可笑。

古人于图书书籍，皆有印记，云某人图书。今人遂以其印呼为图书。正犹碑记碑铭，本谓刻记铭于碑也，今遂以碑为文章之名，而莫之正矣。

民间俗讳，各处有之，而吴中为甚。如舟行讳住讳翻，以箸为快儿，幡布为抹布，讳离散以梨为园果，伞为竖笠，讳狼籍以郎槌为兴歌，讳恼躁以谢灶为谢欢喜。此皆俚俗可笑处。今士大夫亦有犯俗称快儿者。

敢当姓石，五代时人。刘知远为晋祖押衙，遣力士石敢当袖铁椎侍晋祖，与愍王义事，敢当斗死，杀愍王左右。今人家门外所立之石是也。

古者后妃群妾进御于君所，当御者以银环进之，娠则以金环退之。进者著右手，退者

著左手，即今之戒指。又云手记。

缠足一事谓之妖，古无此，盖自妲己始。妲己乃雉精，足犹未双，故用裂帛缠之。后世习俗既久，以足小为美。

轩辕黄帝周游，元妃累祖死于道，令次妃好嫫监护，因置方相以防夜，盖其始也，俗名验道神阡陌将军，又名为开路神。

吏人称外郎者，古有中郎外郎，皆台省官，故僭拟以尊之。医人称郎中，镊工称待诏，木工称博士，师巫称大保，茶酒称院使皆然。此胡元名分不明之旧习也。国初有禁。

镘钥云者，以其形如钥耳。今镘有圆身者，古制也。方身镘近世所为。唐人云：银钥郤收金钥合，误以开镘具为锁。开锁具自名钥匙，亦名锁匙。

新举人朝见，著青衫不著襕衫者，闻始于宣庙，欲其异于岁贡生耳。及其下第送国子监，仍著襕衫。盖国学自有成规也，本朝政体度越前代者甚多，其大者数事。如前代公主寡再为择婿，今无之。前代中官被宠，与朝臣并任，有以功封公侯者。今中官有宠者赐袍带，有军功者增其禄食而已。前代重臣得自辟任下僚，今大臣有专擅选官之律。前代文庙圣贤皆用塑像，本朝初建国学，革去塑像，皆用木主。前代岳镇海渎皆有崇名美号，今止以山水本名称其神。郡县城隍及历代忠烈士，后世溢美之称，俱令革去。前代文武官皆得用官妓，今挟妓宿娼有禁，甚至罢职不叙。

皇陵初建时，量度界限，将筑周垣。所司奏民家坟墓在，傍者当外徙。高皇云："此坟墓皆吾家旧邻里，不必外徙。"至今坟在陵域者，春秋祭扫，听民出入无禁。于此可见帝王气象，包含偏覆，自异于寻常万万也。

尚衣缝人云：上近体俱松江三棱布所制，本朝家法如此。大庙红纡丝拜裀，立脚处乃红布，其品节又如此。今富贵家佻达子弟，乃有以纡丝绫缎为裤者，其暴殄过分，亦已甚矣。

移文中字，有日用而不知所自，及因袭误用而未能正者。姑举一二：如查字音义与槎同，水中浮木也，今云查理查勘，有稽考之义。吊本伤也，愍也，今云吊卷吊册，有索取之义。票与慓同，本训急挨，今以为票帖。绰本训宽缓，今以为巡绰。盌本盂也，今以名铁胄。镯本钲也，今以名钏属。又如闸朝闸办课程，其义皆永晓，其亦始于方言也欤。价值为价值，足数为足勾，斡运为乾运，此类尤多。甚者施之奏章，刻之榜文，此则承讹踵谬而未能正者也。

佛本音弼，诗云：佛时仔肩，又音拂。礼记云：献鸟者拂其首。注云：拂不顺也，谓以翼戾之。禅本音擅，孟子曰：唐虞禅是已。自胡书入中国，佛始作符勿切。禅始音蝉，今人反以辅佛之佛禅受之禅圈科。非知书学者。

侄本妻凡弟之女，古者诸侯之女嫁与诸侯，以娣侄从。《左传》云：侄其从姑是已。今人称兄弟之子为侄，不知误自何时。唐狄仁杰谏武后云：姑侄与母子孰亲，姑侄见于此，然犹称武姓之子为侄，对姑而言之耳。此字随俗称呼则可，若施之文，不若称从子族子之类之为愈也。

书之同文，有天下者力能同之，言之同音，虽圣人在天子之位，势亦有所不能也。今

天下音韵之谬者，除闽粤不足较已，如吴语黄王不辨，北人每笑之，殊不知北人音韵不正者尤多。如京师人以步为布，以谢为卸，以郑为正，以道为到，皆谬也。河南人以河南为渴南，以妻弟为七帝，北直隶山东人以屋为乌，以陆为路，以阁为果，无入声韵。入声内以缉为凄，以叶为夜，以甲为贾，无合口字。山西人以聪为村，无东字韵。江西湖广四川人以情为秦，以姓为信，无清字韵。歙睦婺三郡人以兰为郎，以心为星，无寒侵二字韵。又如去字，山西人为库，山东人为趣，陕西人为气，南京人为可，湖广人为处。此外如山西人以坐为剉，以青为妻，陕西人以盐为年，以咬为裟，台温人以张敞为浆抢之类。如此者不能悉举，盖习染之久，久则难变。非聪明特达常用心于韵书者，不能自拔于流俗也。

马之性善惊，故惊骇字从马。女之性善妒，故嫉妒字从女。

恙，《说文》曰忧也。一日虫入腹食人心，古者草居，多被此毒，故相问无恙乎。今人称疾为微恙贵恙，是又以恙训疾矣。

今人呼酌酒器为壶瓶。按唐书太宗赐李大亮胡瓶，史炤通鉴释文以为汲水器。胡三省辨误曰："胡瓶盖酒器，非汲水器也。鉼瓶字通，今北人酌酒以相劝醉者亦曰胡瓶。然壶字正当作胡耳。

秦以吕政讳，以正月之正为平声。自汉至今，形之文辞诗歌，皆从平韵。秦法之严如此。

成化间，有吏建言时事，礼科给事中忌之，以激厉风俗之厉不从力，参付法司问罪。不知厉本古字，汉书凡云风厉勉厉，皆不从力。此吏亦不能自明，二人盖未尝读汉书故也。

兵科给事中阅兵部题本，以伎不从女，呼吏笞之。翌旦有不平者，令受笞吏执韵书以进，乃赧颜慰遣之。此盖识俗字不识古字故也。凡遇人文字，所见未的，辄疵议之，后不能无悔也。

《孟子》钻穴隙相窥，穴而陇切。今人皆读作胡决切非也，穴穴字相似而误耳。

诗文小雅以十篇为卷，而谓之什，犹军法以十人为什耳。今称诗为佳什，于义何取？

古诸器物异名，屭赑其形似龟，性好负重，故用载石碑。螭蚴其形似兽，性好望，故立屋角上。蒲牢其形似龙而小，性好吼叫有神力，故悬于钟之上。宪章其形似兽有威，性好囚，故立于狱门上。饕餮性好水，故立桥所。蟋蜴形似兽鬼头，性好腥，故用于刀柄上。蟫蛭其形似龙，性好风雨，故用于殿脊上。螭虎其形似龙，性好文彩，故立于碑文上。金猊其形似狮，性好火烟，故立于香鑪盖上。椒图其形似螺丝，性好闭口，故立于门上。今呼鼓了非也。蚣蝮其形似龙而小，性好立险，故立于护朽上。鳌鱼其形似龙，好吞火，故立于屋脊上。兽蚴其形似狮子，性好食阴邪，故立于门镮上。金吾其形似美人首鱼，尾有两翼，其性通灵不睡，故用巡警。出山海经博物志。

关云长封汉寿亭侯，汉寿本亭名，今人以汉为国号，止称寿亭侯误矣。汉法十里一亭，十亭一乡，万户以上，或不满万户为县。凡封侯视功大小，小为亭侯，次乡县郡侯。云长汉寿亭侯，盖初封也。今印谱有寿亭侯印，盖亦不知此而乃伪为之耳。

折叠扇一名撒扇，盖收则折叠，用则撒开，或写作翣者非是。翣即团扇，可以遮面，

故又谓之便面。观前人题咏及图画中可见矣。闻撒扇始于永乐中，因朝鲜国进撒扇，上喜其卷舒之便，命工如式为之。南方女人皆用团扇，惟妓女用撒扇。近年良家女妇亦有用撒扇者。

结屋枋湊合处必有牝牡笋，俗呼为公牡笋是也。

马以牝称课，盖唐计岁课驹故也。见辍耕录。

檀弓曰：重主道也。殷主缀重焉，周主重彻焉。注云：士重木长三尺，始死作重，以依神。殷礼始殡时置重于殡庙之庭，及成主，则悬于新死者所殡之庙。周人则彻而理之，此承重之义也。

古优女曰娼后，称娼老妇曰鸨。考之鲳鱼为众鱼所淫，鸨乌为众鸟所淫。相传老娼呼鸨，意出于此。

二郎神衣黄弹射拥猎，夫实蜀汉王孟泉像也。宋艺祖平蜀得花蕊夫人，奉泉小像于宫中。艺祖怪问，对曰：此灌口二郎神也。乞灵者辄应，因命传于京师令供奉。盖不忘泉以报之也。人以二郎挟弹者即张仙误也。二郎乃诡词，张仙乃苏老泉所梦仙挟二弹。以为诞子之兆因奉之，果得轼辙二子。见集中。

天下有真武庙，按曲礼曰，前朱雀而后玄武，玄武乃北方七宿之象，而传记所谓龟蛇也。宋有天下，尊崇圣祖，嫌名玄朗，改玄为真。道家者流谓神有名字里居，真武经又有披发跣足，世遂塑黑衣翩翩，披发按剑而坐，脚踏龟蛇一，何悖耶！宋祭酒讷宋学士濂常辨之。

跬一举足也，倍跬谓之步，四尺谓之仞，倍仞谓之寻，寻舒两肱也。倍寻谓之常，然则八尺曰寻丈，六尺曰常，五尺谓之墨，倍墨谓之丈。又云一手之盛谓之溢，两手谓之掬，掬一升也。然则饮酒不过三升，啜饭止数升，乃谓少耳。若今之升非小也。

有虫名螅，好于丝发上自缢而死，故缢傍犹益。螅一名缢女，物性固有如此者。

象胆按四时在四足，熊胆亦在四足，鱼胆春夏近上，秋冬近下，蚺蛇胆随击而护。

陈所敏云，鹦鹉能敕水，故水宿之物莫能害。鸆能巫步禁蛇，故食蛇，啄木遇蠹穴，能以嘴画字而成符，蠹鱼自出。鸦能隐巢，故鹗鸟莫能见。燕衔泥常避戊己日，故巢不倾。窪有长水石，能于巢中养鱼而水不涸。燕恶艾雀，欲夺其巢，即衔艾置巢中，燕遂避去。此皆鸟之有智者也。巫步又曰禹步，盖以禹为百神所畏。而行步蹇跳，巫故效之以令百神也。

杨用修纪安宁州潮泉，一日三溢三醮。连州水下流有斟溪，一日十溢十竭。贵州城外有漏汐，一日百盈百竭。应漏刻焉，可谓奇闻矣。因苇笔。

物之瘦者蜈蚣，轻者蝴蝶。《岭南异物志》见有物，如满帆过海，将到舟，竞以物击之，破碎坠地，视之乃蝴蝶也。海人去其翅足，称肉得八十斤，啖之极肥美。葛洪遐观赋，蜈蚣大者长百步，头如车箱，屠裂取肉白如瓠。《南越志》云，大者其皮可以鞔鼓，其肉暴为脯，美于牛肉。

《月令》仲夏日鹿角解，仲冬日麋角解。鹿以夏至陨角而应阴，麋以冬至陨角而应阳。鹿肉暖以阳为体，麋肉寒以阴为体。以阳为体者，以阴为末，以阴为体者，以阳为末。末

者角也，故麋茸补阳，利于男子，鹿茸补阴，利于妇人。见王楙所著甚明，今人不惟一概作男子补精益血之剂，于麋鹿亦不能辨矣。

今人称泰山五大夫，俱云五松树，至不能得其数以为疑。独黄美引史记载，秦始皇上泰山，风雨暴至，休于树下，遂封其树为五大夫。五大夫秦官名，第九爵也。此语可证千古之误。

今人不知措大之说，李济翁载措大四说，其一以士人贫居新郑之野，以驴负醋而鬻，邑人指其醋驮而号之。又曰，郑有醋沟，士流多居其州沟之东，以甲乙名族，故曰醋太。然则措大当作醋太，曰驴曰醋，皆自郑地起也。济翁以为不然，乃曰：谓其能举措大事而已。

宋世于郡县立慈幼局，凡贫家子多欲厌弃不育者，许其抱至局，书生年月日。局置乳媪鞠视，他人家或无子女，却来局取养之。岁侵，子女多入慈幼局，道无抛弃者。信乎仁泽之周也。

《左传》都城过百雉，释者谓一雉之墙长三丈，高一丈。陆氏埤雅谓雉飞崇不过丈，长不过三丈。又雉性妒，垄设疆飞，不越分域，一界之内，以一雉为长。

卢多逊既卒，许归葬，其子察护丧，权厝襄阳佛寺。将易以巨椁，乃启其尸不坏，俨然如生。逐时易衣，至祥符中亦然。盖五月五日生也，释氏得之，当又张大其事。若今之所谓无量寿佛者矣。

韩退之子昶，改金根车为金银车，贻笑于世。二子绾袞皆擢第，袞为状元，退之名若山斗，而不闻世有知状元袞者。史亦阙之，以此知科名之不足恃也。

陆象孙谓投名刺，既称顿首，不当复言拜故尔。然周礼辨九拜之仪，一稽首，二顿首。注稽首拜，头至地也，顿首拜，头叩地也。又奇拜，一拜也，褒拜，再拜也，肃拜，但俯下手，即今之揖也。好奇者有称肃拜，不知其处于倨。而称顿首者，亦无所不可，若称奇拜褒拜亦通。

《野客丛书》影字古用景字，葛洪撰字苑始加彡为影。战阵之阵，古用陈，王右军小学皁旁作车为阵。隋国隋州，古用随，杨坚以其近遁走，去走作隋。叠字古作叠，王莽以三日大盛，改从三田作叠。古之对字萃下从口，汉文帝以口多非实，改从土。罪字自下从辛，始皇以字形似皇字，遂改从网从非。古劭字从刀，刘宋太子名劭，而恶字文为召刀，遂改刀为力。

《尚书》之尚本当作上音读，或曰，秦时人臣避上字，故作常音，至今因之不改。若二十八宿音秀，则洪景卢以为当如本音。且引说苑辨物篇曰，天之五星，运气于五行，所谓宿者，日月五星之所宿也。按宿之音秀，北音误之，盖元词曲皆入秀字去上韵，至宿州之宿则入徐字，而以近徐州，故别呼为南徐州。北音之谬若此。

《左传》币锦二两注云：二丈为一端，二端为一两，一两一匹也。然则一端不可以言一匹。公羊传乘马束帛，束帛谓玄三缥二，玄三法天，缥二象地。然则今人以一匹帛为束帛亦非也。

泗州僧伽顶有一孔，以絮窒之，发絮则异香出，氛氲满室。佛图澄左乳下一孔，围七

寸，亦以絮窒之，夜欲读书，发絮则光照一室。时时水边引肠胃滁之，复纳于内，物理有不可致诘者。重瞳四乳，不足道矣。

今人称法令曰令甲，以汉宣帝诏令甲死者不可生，然是法令首卷。曰江充传注令乙骑乘行驰道中，章帝诏曰，令丙篋长有数见鼠璞甚明。然则令乙者第二卷也，令丙者第三卷也。汉律当有十卷。

每见人称前导者伍伯，晋书贾充戏庾纯云，君行常在人前，今何以后？盖纯之先人有为伍伯者。按古今注云，一伍之长也，五人为伍曰伍伯。一曰户伯，汉制兵吏五人一户一灶，每灶四直一伯，故曰户伯。又曰大伯，诸王公行户伯，服赤帻绿衣常韎，率其伍以导引也。

杨用修著《赤牍清裁》，既不序赤名所以，唯于秘林伐山载《禽经》云，雏上无寻，鹦上无常，雉上有丈，鹞上有赤，云赤与尺通。《庄子》云，斥鴳斥亦尺也，此其所以谓之赤牍欤。然则谓之斥牍亦可乎。按汉西岳石阙铭云，弘农太守常山元氏，张勋为西岳华山作石阙，高二丈二赤。又北齐平等寺碑云，铜像一躯，高二丈八赤。《广州记》称虾须长四赤，然则赤果与尺通也。余故于广赤牍改正作尺，而记于此，以见用修未睹二碑也。

中国初无西瓜，见洪忠宣皓《松漠纪闻》。盖使金虏，贬遁阴山，于陈王悟室得食之。云种以牛粪，结实大如斗，绝甘冷，可蠲暑疾。丹铅余录引五代郃阳令胡峤《陷虏记》云，于回纥得瓜，名曰西瓜。其言与忠宣同，以为至五代始入中国。按忠宣使虏，乃称创见，则峤尝之于陷虏之日，而不能种之于中国也。其在中土，则自靖康而后。其在江南，或忠宣移种归耳。

古有称金貂者，常侍侍中插貂以金为柱也。汉称金紫者，金印紫绶也。其后江左人衔曰，金紫光禄，银青光禄，犹此意也。唐所谓金紫者，紫衫金带也。又赐紫及金鱼袋，后元复以金紫银青入衔，国初亦因之。印在秦汉以为佩服之章，至六朝尚因之，故至小，其丞相列侯不过寸余，不以施奏牍也。唐用龟鱼以代印，而印用之奏牍矣。至明而印之寸分加大矣，明之所谓绶，非绶制也，带也，其牙牌则以代印及龟鱼也。古王公列侯皆金印，承相将军亦金印。今法亲王金宝，一二品银印，余皆铜印。右印列侯存者多铜印，人不能晓所谓。按古赐印外，许得自制铜木牙印，盖仿印制而为之。金银印不能存，而铜独得存故也。

唐时宰相告身用金花五色绫纸，至宋则用织成花绫，以品次有差。宋敕俱草书，后用三省长官金押尚书印，然无御宝。当时每授官则有之。至国朝考最始给与，一品至二品皆诰，六品以下敕，花色殊异。公侯一品玉轴，伯及二品犀轴，三品四品镀金轴，余角轴。内唯御宝加于年月之上。其特使则有敕，敕用小龙墨栏黄纸。

《传灯录》谓二祖慧可初事达磨，尝断一臂置前，达磨知是法器。始传以祖心印及楞伽经。至续高僧传则云，周灭佛法，可与林法师同学，共护经像，遭贼断臂，以法御心，不觉痛苦。火烧斫处，血断帛裹，乞食如故，曾不告人。后林又被贼砍其臂，叫号通夕，可为治裹，乞食供林，林怪可手不便怒之。可曰："饼食在前，何不自裹？林曰：我无臂也，可不知耶？可始曰：我亦无臂，复何可怒。二记皆开士所述。而慧可一臂，一以为求

法，一以为遇寇，不同乃尔。

吊字矢贯弓也，古者葬弃中野，礼贯弓而吊，以除鸟兽之害。

周礼方相氏殴罔象，罔象好食亡者肝而畏虎与柏，墓上树柏，路口致虎为此也。

或言狼狈是两物，俱前足绝短，每行常驾两狼，失狼不能动，故世言事乖者称狼狈。

鲵鱼如鲇，四足长尾能上树，天旱辄含水上山，以草叶覆身张口，鸟来饮水，即吸食之。声如小儿，峡中人食之，先缚于树鞭之，身上白汗出如楮汁，此方可食，不尔有毒。

蟹八月腹中有芒，芒真稻芒也，长寸许，向东输与海神，未输不可食。

蝉未脱时名复育，相传言蛣蜣所化。秀才韦翾庄在社曲，常冬中掘树根，见复育蛚于朽处，怪之。村人言蝉固朽木所化也。翾因剖一视之，腹中犹实烂木。

冷地，申王有肉疾，腹垂至骭，每出则以百练束之。至暑月尝骭息不可过。玄宗诏南方取冷蛇长数尺，色白不螫人，执之冷如握冰。申王腹有数约，夏月置于约中，不复觉烦暑。

蚊害物虫也，凡有血气者恒病焉。然其所化不一。江南有孑孑，生洿水中，好屈伸水上，见人泳去。久则蜕为蚊，此虫化也。塞比有蚊母草，草槁而蚊变。岭南有蚊子木，实如卢橘，熟则绽，蚊出贯空。此草木化也。江东有蠛母鸟，生池泽茹芦中，黄白杂文，鸣如鸽，每鸣吐蚊一二升，此禽化也。

人顺生，草木倒生，禽兽横生。胎生者九窍，卵生者八窍。胎生者眼胞自上而瞑，卵生者眼胞自下而瞈。湿生者眼无胞而不瞎，化生者眼无窍而有光。草木可插而活者，胎生类也，以实而产者，卵生类也，荷芡湿生也，芝菌化生也。有雌无雄，龟鳖是也。有雄无雌，蜂蚓是也。龟虽有鼻而息以耳，牛虽有耳而听以鼻。龙蜃能飞而无翼，鹅鸭有翼而不飞。阳鸟之飞头伸而足缩，阴鸟之飞头缩而足伸。马之卧起自前足，牛之卧起自后足。鹿豕直行，蛇蚓曲行，郭索横行，蒉踵却行，率然两头行，蚹蠃屈伸行。木皆中实，而娑罗树则中空。竹皆中空，而广藤竹则中实。沉香木至轻也，而以水浸之则沉。中冷泉亦水也，而锡器盛之泄。昆吾刀亦金也，而可以切玉。萧山火至凉也，而可以供爨物。生之不齐类如此，造物者果有穷乎哉！

与之齿者去其用，付之翼者两其足。甘瓜则抱苦蒂，美枣则生荆棘，荔枝非名花，牡丹无佳实。鹰鹞能搏鸠雁，而反受逐于鹘鸼，崔鹘能搏鸽鹭，而不能得飞。鸽雉善听，狼善视，狐善疑，狨善豫，骆驼善知泉，象善知地虚实，而终不免于人之手，物各有能有不能也。

虹虮或能盗酒，雷霆或能书字。草能指佞，虫能书叶。硫黄可以乾汞，水银可以化锡。德化之水可以煮铁为铜，置阳遂于日中而火出。陈方诸于月中而水生，铜山崩而洪钟自鸣。神剑藏而龙光不掩，金石之品，或阴极而飞，或逢阳而起。磁石可以引针，琥珀可以拾芥。雉羽可以候雨，鹊尾可以占风。终归知往，猩猩知来。

百粤间有草，结实如小球，俗名颠茄。服之则心狂颠倒，惑乱叫啸，腾舞竟日不能自止。若为鬼物所恚者。

魏贾璐家累千金，博学善著作。有仓头善别水，常令乘艇于黄河中，以瓠匏接河源

水，一日不过七八升。经宿器中色赤如绛，以酿酒，名昆仑觞，酒之芳味，世中所绝。

禹治水获无支祈，形如猕猴，力逾九象，命庚辰制之，锁子龟山之足，淮水乃安。

待制查道奉使高丽，见沙中一妇人，红裳双袖，髻鬟纷乱，肘后微有红鬣，查命扶于水中，拜手感变而没，乃人鱼。

元载不饮，人以针挑鼻尖，出一小虫，谓之酒么，即日饮一斗。

福建按察副使沈文敏，其母随养时，双目失明。延一医疗之，云障翳已重，药不能效，乃先药之使不知痛，寻以物拨转眼睛向内，一面向外，封闭三日而开。视物无一不见，云眼睛惟两角有筋系之，故可拨转，然非削鼻垩手不能也。

成化壬辰三月，鹰扬卫巡捕官捉一僧人，领一男子可十七八，腹中能语，人问之，腹中应答可怪。及观医书治奇疾方，有人腹中有物作声，随人言语，谓之应声虫。当服雷丸自愈，则知乃疾也，非怪也。

丁大用征岭南，入贼境掠得寇稻，以给军食。京军以刀盔为臼，边鄙老校笑其拙，教于高阜择净地，坎之如臼，然煎茅火锻之令坚实。乃置稻其中，伐木为杵，以椿甚便。

大宗以北兵渡淮时，无一苇之楫。有人于囊中取乾猪脬十余，内气其中，环著腰间，泅水而南，径夺舟以济。

汉时，南方有虫，其形如蟑，其子著草叶如蚕种，得子以归。则母飞来就之，杀其母以血涂八十一文，又以其子涂八十一文。凡市物，或先用母，子复飞归，循环无已，名曰青蚨钱。

都公谭纂

〔明〕都穆 撰

卷 上

元太祖尊礼邱长春，屡试其术。一日，长春入朝，语弟子可掘坎以俟。及入，太祖赐鸩酒一杯，长春饮之，无难色。亟归寝坎中，得生，顶发尽秃。明日，又谓弟子索丝绳以入，太祖赐玉冠，长春出丝绳系之而谢。太祖神其术，礼之愈隆。后欲妻以公主，坚不可辞，遂自腐以告绝。其日乃十月九日，今京师谓之阉九，为会甚盛。

张氏被围时，松江人有以其乡兵来援者，蔓延嘉定，知州张孟循方坐堂上，松江人荷戈而来，孟循斥之曰："若等非病子，则狂童也。今姑苏亡在旦暮，尚谁援哉?"众怒舁之以往，孟循复以是叱其为首者。越二日，师至，遂平松江。孟循上谒其主帅曰："嘉定非畔我者，弄兵自松江耳。愿以某余生赎数万人命。"帅然之。孟循乃得还嘉定，缚为松江之徒者数辈，而为檄以告州人，州人得以无虞云。

陈惟允，伟貌有文才，为伪吴左丞饶介上客，尝乘白马过皋桥，王止仲拱立其旁，惟允不下，但举策揖曰："王行可来吾家观画。"止仲敬诺如命。后其子嗣初从止仲游，止仲题其画，称惟允为先友。刘解元政，惟允婿也，以笔涂之，曰："王行昔望吾舅马尘不及，何先友为?"今画尚存，上有磨擦处。

杨廉夫、倪元镇，一日会饮于友人家，时席有歌妓，廉夫兴发，脱妓鞋，置酒杯其中，使坐客传饮，名曰鞋杯。元镇素有洁病，见之大怒，翻案而起，廉夫亦色变，饮席遂散，后二公竟不复面。

倪元镇性好洁，不能容物，尝寓其姻邹氏。邹氏塾师陈子章，有婿曰金宣伯，一日来访邹翁。元镇闻宣伯儒者，倒屣迎之，见其言貌粗率，大怒，掌其颊，宣伯不胜愧愤，不见主人而去。邹翁出，颇怪之。元镇曰："宣伯面目可憎，语言无味，吾已斥之矣。"元镇素好饮茶，在惠山中，粉胡桃及杂果成膏，切置茶内，名清泉白石。有赵行恕者，宋宗室也，慕元镇清致，访之，坐定，童子供茶，行恕连啖果膏，元镇艴然曰："吾以子为王孙，故出此茶，乃略不知风味，真俗物也。"行恕归，自是绝交。

张士诚弟士信，闻元镇善画，使人持绢，兼侑以币，求其笔。元镇怒曰："倪元镇不

能为王门画师。”即裂其绢而却其币。一日，士信与文士游太湖，闻渔舟中有异香，士信曰：“此必有异人。”急傍舟近之，乃元镇也。士信见之，大怒，欲手刃之，诸文士力为劝解，然犹鞭元镇。元镇竟不吐一语，以是得释。后有人问之曰：“君被士信窘辱，而一语不发，何也?”元镇曰：“一说便俗。”

滕某者，宋学士元发之后，家于无锡。元季杨铁崖维祯将访倪云林，天晚，泊舟其门，滕富而礼贤，知为铁崖，请至其家。铁崖曰：“有紫蟹醇醪则可。”主人曰：“有。”铁崖入门，滕设盛馔，出二妓侑觞，且命妓索诗，铁崖援笔立成。诗云：“飒飒西风秋渐老，郭索肥时香晚稻。两螯盛贮白橘瑶，半壳微红含玛瑙。忆昔当年苏子瞻，咬脐咄咄论圆尖。吾今大嚼不知数，况有醇醪似蜜甜。”

倪瓒所居，有清閟阁、云林堂，其清閟阁尤胜。前植碧梧，四周列以奇石，蓄古法书名画其中，客非佳流不得入。尝有外国人进贡，道经无锡，闻瓒名，欲见之，以沉香为赞，瓒令人绐云：“适往惠山饮茶。翼日再至。”又云：“出探梅花。”夷人以倾慕不得一见，徘徊其家，瓒密令人开云林堂，使登焉。堂东设古玉器，西设古鼎彝尊罍，夷人方惊顾间，谓其家人曰：“闻有清閟阁者，能一观否?”家人曰：此阁非人所易入，且吾主已出，不可得也。其人望阁再拜而去。

杨廉夫好大言，尝自题其所撰责赵普文云：“此等文字不宜多作，恐鬼神见忌。一僧诗有佳句，便题云：宛然铁门家法。又跋宋克书云：予每有所作，必命仲温书之，大言多类是。

倪元镇既散其田，而税未及推。入国朝，催科者坌集，元镇逃去，潜于芦中，爇龙涎香，被执，囚于郡狱。每馈食，狱子传以入，元镇必戒以举案过颡。狱子不省，以问知者，曰：“彼好洁，恐汝唾沫及饭耳。”狱卒怒，锁之溺器上，众为祈解而免。今人云：为太祖投之厕中，非也。

四明陈子柽在胜国时，尝作《通鉴续编》，书宋太祖废周主为郑王。雷忽震其几，子柽厉声曰：老天便打折陈柽之臂，亦不换矣。后三日，子柽因昼寝，梦至一所，类王者居，有人入报，陈先生至矣。其中坐者，衣黄袍，起坐待之曰：“朕何负于卿?乃比朕于篡邪?”子柽心知其宋祖。对曰：“陛下欲臣死，即死耳。史贵直笔，不可易也。”遂惊悟，后为我太祖所戮。

元江浙行省有某平章者，将之任，道间忽染中风，四肢不举，延吾乡葛可久治之。可久登其舟，适金华朱彦修先在，二公素相闻而不相识，见之甚欢，乃共脉平章。彦修曰：“疾已殆不可药矣。”可久曰：“吾固知其殆，然尚有一针法。”彦修曰：“君之针第可运其二肢，无益也。”左右强可久针，针入，如彦修之言，彦修问平章家道里远近，以指计之，谓左右曰：“即回尚可抵家，稍迟无及矣。”后平章还，果以及门而卒。

嘉兴吴仲圭，家甚富，与盛懋子昭居密迩。当时乡人多爱子昭之画，仲圭每见人持纸绢过门，必谓之曰：“吾画能卖钱，汝曷不求我?”往往与之作一纸半幅，俟其去，潜使人以重价购之，由是其画涌贵，求者塞门，子昭不能逮也。

诚意伯刘基，元末在燕京时，书肆有天文书一部，久无售者，基至，手其书不置。次

日，往肆中，老翁扣基昨所观，则已能成诵矣。翁大惊，乃以书授之，且为语其奥。基归复往，则翁已闭肆，不知所之。

松江袁凯，字景文，洪武间为监察御史。时周王有罪，高皇帝欲诛之，懿文皇太子日夜号泣，上不能决。一日临朝，召问诸御史，凯对曰："陛下欲诛之，法之正；太子欲宥之者，心之慈。"上怒，以为持两端，命系之狱，尝使人往视曾食否？曰："不食已三日矣。"上因引对，谕之曰："女言亦有理，但可在父子之间，使他事则不可也。"遂赦其罪。凯惧，因佯狂不朝。上问袁凯如何不见？众以凯疾对。上曰："吾闻风颠者，不识痛痒。"因舁之来，以木钻钻之。凯殊无痛苦。上曰："阘茸不才，放回原籍。"凯归而其狂如故。上闻，遣使谕曰："上常思念先生，使先生为一郡教授，乡饮酒，位大宾，何如?"凯方负铁链，讴小词，瞠目不答，遂得免死。

袁景文善谑，洪武中雷击邑中崔氏亭柱，景文撰俚词，末云：电光明灭处，争不把众人嫌的先下手。或讦其指斥，祈之而免。后佯狂家居，故人朱庆余乘长耳过其门，景文趋而揖之，曰："朱庆余驴。"朱应声曰："此畜生非驴，乃獬廌截去角尔。"

国初，宋学士景濂，精于释，释宗泐季潭精于儒，太祖每称之曰："泐秀才，宋和尚。"

国初，林膳部子羽作《义象行》曰：有象有象来天都，大江欲渡心咨且。诱之既渡献天子，拜跪不与众象惧。象奴劝之拜，怒鼻触象奴。赐酒不肯饮，哺之亦不哺。屹然十日受饥渴，俯首垂泪愤且吁。天子命杀之，众官束手莫敢屠。侍卫传宣呼壮士，被甲各执丈二殳。象战久不克，兵捷象乃殂。忆昔君王每巡幸，象当法驾行天衢。珊瑚错落明月珠，被服美锦红氍毹。紫泥函封载玉玺，万乐争拥群龙趋。玉玺归沙漠，龙亦归鼎湖。所以老象心南来，瞽死骨为枯。嗟尔食禄人，空负七尺躯，高高白玉堂，赫赫黄金符。伊昔轩冕今泥涂。嗟尔食禄人，不若饭豆刍。象何洁？尔何污？天子垂衣万世治，俾全象德行天诛。呜呼象兮古所无，呜呼象兮古所无。

杨廉夫，洪武初，被召入见。太祖曰："卿在前元时何官?"对曰："左榜进士。"太祖曰："卿张氏时亦曾仕乎?"对曰："非其君不仕。"时廉夫服新制巾，太祖问卿所服何巾？对曰："四方平定巾。"太祖悦，召中书省臣依此制，使天下尽服之，今之平巾是也。太祖又令廉夫赋钟山诗，廉夫援笔立就。曰："钟山千仞楚天西，玉柱曾经御笔题。云护金陵龙虎壮，月明珠树凤凰楼。气吞江海三山小，势压乾坤五岳低。愿效华封陈敬祝，万年圣寿与天齐。"太祖曰："此诗值一千贯，今日庶事方殷，姑赐五百贯。"又曰："宋濂在内阁，与诸儒共修《元史》，卿可往观之。"廉夫辞谢入阁，人有以宋公所为文示廉夫者。廉夫笑曰："格气卑弱，辞语散漫，何得为文?"或以告宋公，宋公曰："诚有如是者。"后廉夫辞归，不久以疾卒，宋公铭其墓，推其文，至比之日星河岳云。

蹇忠定公，初名瑢，洪武乙丑登第，擢中书舍人，掌外制。丁卯春三月，闻内艰陛辞，以其祖尝冒李姓，父籍有未易，因请于上。上恻然悯之，为复其姓，御笔丹书一"义"字赐之，以易瑢名，仍赐楮币五十缗，俾乘传而归，公之荣遇可为至矣。

松江人孙道明者，家业屠猪，为夏万户家佃户。道明每日坐肆中，手执一编以读。一

日，万户坐舆经其门，怪而问之，知其为家佃户子也，遂挈之以归，所储书恣其披阅。道明一生写书精行楷字，至老不倦，所写积至数千本。洪武间，其人犹在。死后，书散落人间，每本后皆有道明题识。

张潞公仲举，没于至正末，无子，一女嫁民间。洪武中，其人充陕西军，携女自随。潞公妻吴夫人尚在，年已八十，瞽双目，无人供养，寄食北平军营中，病甚，军卒恶之，移置风檐之下，遂死。然无棺以敛，时僧道衍居北平，素与潞公友善，或告之，衍匍匐往视，检其敝箧中，有诗一纸，乃潞公笔。衍曰："此真吴夫人也。"为买棺葬之。

王叔明，洪武初为泰安知州，泰安厅事，有楼三间正对泰山。叔明画泰山之胜，张娟素于壁，每兴至，辄一举笔，凡三年而画成，傅色多了。时陈惟允为济南经历，与叔明皆妙于画，且相契厚。一日，胥会，值大雪，山景愈妙，叔明曰："改此画为雪景可乎?"惟允曰："如傅色何?"叔明曰："吾姑试之。"乃以笔涂粉，色殊不活，惟允沉思良久，曰："我得之矣。"为小弓夹粉笔弹之，粉落绢上，俨如飞舞之势，皆相顾以为神奇。叔明就题其上曰：岱宗密雪图。自夸以为无一俗笔，后惟允固欲得之，叔明因辍以赠，陈氏宝此图百年，非赏鉴家不出。松江张学正廷采，好奇之士，亦善丹青，闻陈氏蓄是图，往观之，卧其下两日不去，以为斯世不复有是笔也。徐武功尤爱之，尝谓客曰："余昔亲登泰山，是以知斯图之妙。诸君未尝登，其妙处不尽知也。"后以三十千归嘉兴姚御史公绶。未几，姚氏火作，此画亦付煨烬。惜哉!

朱善，字备万，丰城人。洪武初，以郡邑荐至京，制作称旨。召官翰林，令以家属赴京就禄，值夫人病，数月不至。上怒，谪居辽阳。不久，放归乡里，买地一区为终老计。方往经营，闻老翁哭声甚哀。询之，乃知翁之子鬻此以偿公帑，翁以无依，故悲。公闻恻然悯之，以券还翁，而不索其值。后复起为文渊阁大学士。

陈郯，福州人，知天文。洪武丁丑，登贤书进士第。传胪日，私语同列曰："吾观乾象，今岁状元必不利。"及唱名，郯为榜首，太祖以榜中多南人，诛考官刘三吾等，郯亦连坐。五月二十日再试，亲擢韩克忠为首卷，通榜皆北人云。

国初，四明人王桓与二老者同赴召见，太祖于便殿上问二老者，卿事何业？一对曰："臣业农。"上曰："卿为农，亦知禾麦之节不同乎?"对曰："知之。禾三节而麦四节，是不同也。"上曰："禾麦类耳，节之不同何也?"对曰："禾播种以春，至秋而获，凡历三时，故三节。麦则历四时始成，故四节。"上曰："是能知稼穑之艰难者。"即擢某州知州。其一人对曰："臣业医。"上曰："卿为医，亦知蜜有苦而胆有甜者乎?"对曰："蜂酿黄连花，则蜜苦。猴食果多，则胆甜。"上曰："是能格物者。"擢为太医院使。次问及桓，桓对曰："臣所业训蒙。"上曰："卿亦有好恶乎?"对曰："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上曰："是能明理者。"擢为国子助教。

郑尚书濂，浦江义门人。太祖尝一日问尚书，汝家累世同居，何以致之？尚书叩首曰："但不听妇人言耳。"上深然之。后此言闻于掖庭，尚书惧。永乐初，其家遂析。

无锡钱仲益允升，号锦树山人。元末，年十六，中江浙乡试，为杭州路录事。国朝以字行，高皇怒其不为己用，取入京，钉其右手于木，自是得疾，常以左手作字，平生天资

甚高，书过目，即背诵如流。洪武末，起为本县训导，后以御史荐入为太常博士，与修高帝实录，升翰林修撰，卒于汉府长史。后汉府谋叛，事败，帝阅其启，大加叹赏，其家得免于难。

吾苏《易经》，永乐后始盛，实顾顺中巽倡之。顺中易学，盖来自嘉兴。有鲍恂仲孚者，精于《易》，国初征至京师，太祖欲官之，仲孚以元举子不肯仕，但曰："臣老，不能效忠。有二子，愿皆充军以报陛下。"上然之。令人押仲孚徒跣回取二子，仍令仲孚徒跣送子上京。后仲孚卒老死牖下。顺中易学，仲孚之再传也。

铁冠道人张景华者，精天文地理之术。太祖与陈友谅战鄱阳湖，以道人从，友谅中流矢死，两军莫之知。道人望气，语上曰："友谅死矣。"使上作文遥望祭之，陈军夺气，战遂败。上定鼎金陵，其相地多出道人。道人尝结庐钟山下，梁国公蓝玉一日乘间访之，道人野服出迎，玉戏之曰："脚穿芒屩迎人，足下无履。"时玉以椰子瓢饮，道人答云：手执椰杯劝酒，尊前不钟。盖密寓讥讽之意。玉武臣，勿悟，相与一笑而散。不久玉果被祸，而道人之言始验。道人一日无故投大中桥水而死，后潼关守臣奏有铁冠道人者，以某日过关，计之，即投水之日也。盖异人云。

杭州泠谦，字启敬，善幻术，居尝锻泥作钉，卖以供食，人莫测也。洪武初，太祖有志雅乐，或有以谦精音律为言者，尝召至京，授太常协律郎。未几，即谢事归，其在京时，乡人有为吏者，知谦之多术也，告以贫故，谦以手画其壁，作房舍之状，谓之曰："必坚以首触之，入其中，即可得物。然慎勿多取，多取，祸恐难免。"此人如其言，每一触，金帛财物随手可得。一日，呼其仆偕入，意在多取，仆偶遗路引其中。未几，内库失物，中检得纸，且姓名具在。捕其人鞫之，对曰："昨吾主携入，失此引耳。"复逮至吏，则曰："此泠谦教吾也。"上遣中使往捕谦，谦将至龙湾，恳中使曰："京已近，欲沽一杯，与诸君酌别，何如?"众颇怜之，稍宽其缚，酒将尽，谦视酒瓮，因跃入瓮中。众惊惶无惜，不得已持瓮入见。上曰：谦汝第出，吾贳汝死矣。谦曰："陛下欲杀臣，臣决不出。"上大怒，命力士碎瓮，每持其一，呼谦名即应。或云谦被逮时，剪纸鹤骑去，瓮中言者乃刘月林也。

洪武中，山西张姓者多异术，以其乡人不善金箔，常往杭州学以授之，乡人因呼为金箔张。一日，经河南济源，其神素称灵异，货帛财物有假贷者，随出水面。张见之曰："是不难，殆伏机耳。"归即凿池，仿其制为之，已而果然。每客至，玩以为戏，尝有道人踵门，张引之观池，道人曰："吾亦有小术，特请君试之。"翼日，天未明，张见空中二童子乘龙，复控一龙下其家，请张升龙，龙不服，二童鞭之，张乃得上。须臾至一山，有草屋三间，道人坐其中，张入作礼，道人曰："此中甚寂，子欲避名，当移家同住耳。"张留月余颇得道人底蕴。一日，偶出散步，回视惟空山而已。询之人，乃在大同城外，张由是其术愈神。高皇帝闻其名，召至京师，曰："闻卿多术，愿一观焉。"张出袖中小铜瓶，以汤沃之，瓶口出五色云。少焉，充满殿庭，上大悦，欲尽其术。张以莲心投金水河，顷刻花叶满池，张曰："臣颇解吴歌。"乃剪纸作舟，吹堕水中，张与妻子咸操舟唱歌，其行如飞，倏忽不见，上叹异久之。

高皇帝征陈友谅，舟次九江，有周颠仙者，伏谒道左，上命登舟，其人若风颠之状，一语不发。上曰："汝何为者?"对曰："欲太平耳。"曰："我伐陈友谅，何如?"曰："中涂覆舟。"上怒，令推堕水中，不溺，行水上如履平地，遂与同载至中涂，舟果覆。上惊，得免。陈氏既平，上至南京，置颠仙于灵谷寺，颠仙日与住持僧聒恼，僧衔之。一日以闻，上命以缸覆颠仙焚之，一昼夜，启缸如故。复命焚三昼夜，缸内结如蚕蛰之状，颠仙颡有微汗，憎复奏，上怪之。然颠仙自是不说，终日不食，僧亦不与，几阅月。上知之，命仍饿十日，而颜色自若，上始大惊，亲幸寺中见之。既而颠仙求归庐山，许之。临行，上问世间何事最乐?曰："吃饭去，便最乐。"颠仙归，上一日忽大便不通，百方不效，颠仙已预知，密令庐山赤脚僧献药阙下，并侑以诗。适是日至，上见药乃一小石，问其僧，曰："清凉石。"心颇疑之，见诗乃颠仙手迹，用手磨之，异香袭人，久之不散，服已，大便随通。上感其意，令人随僧入山求之，杳不可得。人还，乃亲撰碑文，命詹孟举书，立于庐山之上。

陈友谅据江西日，天兵临之，南昌太守势迫，以城降。南昌，江西要冲。友谅闻之，且惊且怒，自引兵欲杀太守而屠其城。天将晓，见一神人，道士冠服，长数丈，坐城上而濯足于水，一草履遗友谅船上，长五尺，友谅惧，兵不敢进，城遂以全。神人盖许真君云。

李凤鸣，字时可，家马驮沙上。高皇帝时，瓜步渡江，道出马驮沙，时可以米二千斛牛羊数百头犒师，上亲幸其家。及上旋师，手诏借米二万斛。时可奉命惟谨，无几何，时可遂挈其妻子并家资，浮海而去，或传其子孙在琉球云。然时可读书，工文词，以家资埒封，颇事侈靡。杨廉夫闻其名，尝往访之，时可出迎数里。廉夫饭之舟中，所用皆碧玉器，意欲夸示之。抵其家，觉无甚异。时可有园，樱桃树八株，下各置一案，案面皆玛瑙玉器称是，每客一美姬侍，共摘樱桃荐酒，名樱桃宴，廉夫大悦。时可家复有荷花宴，每花时，设几十二面，皆嵌以水晶，置金鲫鱼其下，上列器皆官窑，间出歌妓，为霓裳羽衣之舞，一时豪丽，罕有其比。

洪武中，京师有刘指挥者，以疾卒，妻击鼓，自陈无子，欲朝廷给养。太祖问之，曰："汝夫死年若干?"对曰："年五十。"又问曰："汝夫以百战得一官，将以富贵遗后嗣耳，而不畜妾，岂非汝之悍耶?本欲斩汝，第念汝夫之劳，着光禄司给与漆碗木杖，日令乞丐功臣之家，以为妒妇者戒。"

陈君佐，扬州士人，善滑稽，太祖甚爱之。一日给米一升，上一日令君佐说一字笑话，对曰："俟臣一日。"上诺之。君佐出寻瞽人善词话者十数辈，诈传上命，明日诸瞽毕集，背负琵琶，君佐引之至金水河。见上，大喝曰："拜。"诸瞽仓皇下拜，多堕水者，上不觉大笑。上尝令人押君佐投江，意实戏之。君佐至江滨，濡其衣以归。上曰："何以不溺。"君佐曰："臣下见屈原，其言有理，是以不死。"上曰："屈原何言?"君佐曰："屈原云：我逢暗主投江死，汝遇明君莫下来。"上一笑释之。

甘肃都指挥马叶者，有妖术，能骑草龙上天。太祖知之，密令驸马都尉李坚与宦官一人往捕，设酒邀马叶擒之，与宦官连锁以行。是夜在途，闻有急呼曰："爷爷来了。"众视

之，乃一小蛇也。马曰："此行不死，当绕我项，出于口中，否则吮吾中指。"马叶言毕，蛇果吮中指。马大恸曰："吾必死矣。"抵京，上命剐于大中街，忽大风雨，尸肉俱不见。

襄阳人阎俊，少尝侍高皇帝，带刀上殿，上以俊久劳，擢苏州卫右所百户。永乐中，郡民倪宏三啸聚为盗，卫有曹百户者，巡捕追至枫桥，为贼所杀。由是贼势益猖獗。事闻于朝，命锦衣校尉随俊捕之。时贼杀人，夺其舟，由太湖渡扬子江，俊追抵宿迁，贼方赛神于庙，俊诈为丐者，视其祷，殊默默，心知其贼，遂擒之舟中，凡十九人，其首果宏三也，即械系京师，皆剐之，朝廷赐俊光禄酒馔、钞两锭、衣四袭而还。后俊以擒贼功，遂升千户。先是郡之西天王堂有土地像，为元刘总管所塑，俊一日见之，即号恸俯伏于地，曰："此绝肖我高皇帝，第少气耳。"盖俊侍高皇日久，熟识龙颜故也。像至今存。

王止仲博学，尝馆于耆泽赵氏，赵富而礼贤，每食必呈食单，冬月以蛙名进，止仲朱点之，主人使仆请蛙何在？曰：掘老桑树根下当有。如言果然，主人服其识。

江阴相子先，棋国手也，洪武被召遣还，宋太史有文送之，子先以棋自负，尝榜于门云：天下棋师。一日有野僧来较胜负，僧实高，佯北以诱之。明旦，大会宾友，而子先连败，其榜由是遂撤。

太祖尝怒一内侍洒扫不如法，反接之市，内侍衣绿，别有一绿衣随之，临刑赦免，两绿衣翕成一人，盖其魂也。晋阮瞻云：今人见死者着生时衣服，衣亦当有鬼耶？此理殆不可晓。

洪武中，横塘人某以负薪为业，性至孝，母双目失明，每归即市一饼，置怀中以奉母。一日，有人要而夺之，某以情告，坚执不还。归家，母言适有人来云：尔寄一饼，吾食之甘，目遂见物，约三日再来，尔姑俟之。三日，某久俟之不至，遂出，已而其人果来，以小葫芦与母曰："凡有病者倒其中，但得物，煎汤饮之，立愈。"某遂弃旧业，人求之者，其门如市。后某死，二子争欲得之，倒其中，则不能出物矣。

苏叔瑜，郡人，性至孝。洪武中，戍云南，未几，母卒戍所。叔瑜请于官，奉母骨，从云南抵蜀江，登舟，人不知其有母骨也，忽江涛怒激，舟欲覆，或指江蛟有所触，同舟者尽恐。叔瑜不得已，怀母骨登陆缘山岭，越三日，梦一叟语之曰："江行不危，无恐也。"叔瑜惊觉，思其语，乃复就舟，江波帖然，竟得葬母于乡。

刘彦敬，洪武间谪戍云南大理卫，言其地铁佛寺有僧，多神异，好顶笠子，人呼大斗篷和尚，尝渡沧浪江，蹑笠而行，不用舟楫，指挥恐有他变，置诸狱中。一日出行，遥见此僧吹笛山上，归将笞狱卒，以为失僧。时僧已端坐六日，僧预告狱卒，唤吾必当击吾首，卒如其言，击首一下，僧醒曰："吾正熟睡，何搅我也？"指挥知不可杀，遂释之。

洪武初，有江西人精地理之术，尝往建安，主于杨氏之第，与杨氏翁甚相得。杨氏居密迩土地祠，术士间语杨翁曰："吾德翁，无以报，然吾观土地祠，善地也，翁能得此以居子孙，富贵当不可言。"杨翁勿之信，固强之不可，术士潜移祠中炉置杨第，杨翁质实，不知术士之为也，躬送还之。既而术士复移神像，乡人知之，咸诣其门，且惊且喜，谓杨翁曰："得非神欲君家耶？愿易以祠。"翁颇忆术士之言，遂易居焉。未几，翁卒，术士谓其子曰："葬翁就此地，勿他图也。"将葬，乡人有善地者，愤杨不招，来诘术士曰："此

地何佳？而汝取之。”术士曰：“掘地丈许，必有石板，板下有井，其中藏两金鱼，杨氏葬之，子孙富贵，当不可言。”乡人必欲验之，掘地果得石板。术士曰：“石不可启也。”乡人不肯，半启之，见金光直上如流星状，地中有声如雷，术士急下，立石上，曰：“还留一个三公。”后杨氏孙即文敏公也，官至极品，果如术士之言。

吴江人王姓者，为山东某卫军，正统末，以老疾归于家，尝为人言：其从军时，自海道运粮，将至辽阳，中途遇风，舟覆，官军尽死。惟王与二人得附舟一板，浮于海中，不知几昼夜，三人有人参者，共分食之。食尽，至啮其衣以充腹。后遇运船获救，其在海中，见一山撼动不止，洪涛大作，然与王相距尚远，熟视之，山有巨蛇蟠结数周，其首入海取食，遂为大鱼所吞，两力相持，故动。又尝随风飘荡，遥望如樯木然，意其舟也。近之，则大虾乃其须云。海岛中蜘蛛极大，有身兼数牛者，予闻数十年前，登州山中蜘蛛尝与龙战，蛛以丝罩龙，龙困，为蛛所杀，复有火龙焚其丝，蛛不能为，遂死。龙取其腹中珠去，身径一丈六尺，则王言似数牛者，诚非虚妄，覆载之间，何所不有？但人自不见耳。

前庚辰科廷试，礼部翰林院官读卷，翰林欲以杨文定公魁多士，礼部欲取胡文穆公，争不能决，闻之于上。上命取二策阅之，将擢胡公第一，以未见其人，命左右宣湖广秀才甚急。杨公湖广石首人也，疑似间，索衣将出，而胡公已至阙廷。上见之，意甚悦，遂决，且更其名为靖，永乐乃复旧名。

义乌龚泰，字叔安，以字行建文中，为户科都给事中。燕王渡江，叔安与其妻诀曰：“事变至此，我惟有死耳，汝第携幼稚以归，否则俱溺于井，辱可免也。”言未既，火起内廷，叔安驰往赴之，道为兵校所执，见燕王于金川门，以叔安非奸党籍，命释之，叔安遂投城而死。采闻其乡人云：叔安以散军食不支，被众捶死。或云投降后乃卒，更考之。

方正学先生，洪武中从师学士宋公居京师，宋公酷信佛，先生独不好。尝一日同游天界寺，主僧宗泐有诗名，与宋公相得，闻二公至，鸣钟鼓，执礼甚恭。宋公入门，见佛像便拜，先生但拱立，宋公云：“子何不礼佛？”先生曰：“某素不识佛。”时泐在旁色动，宋公笑谓之曰：“未到老夫田地耳。”

溥洽南洲，国初右善世为建文启药师灯忏以诅太宗，又为建文削发。太宗即位，微闻其事而未审，囚之十馀年，以姚广孝临没之言得释。时白发长数寸，拜广孝床下，云吾余生，师所赐也。

僧道衍，俗姓姚氏，苏州相城人，少师事桐城道士席应珍，应珍通儒家书，兼多异术，衍尽得其传，以才气自负，欲返冠巾。尝入城，见僧官导从其盛，叹曰：“僧中亦自富贵。”遂不果。洪武三年，秦、晋、燕、周等十王之国召选高僧，国一人从，衍与选从燕王，居北平庆寿寺，后燕王举兵，大抵多衍之谋。三十五年，燕王入南京，诏复衍姓，赐名广孝，拜太子少师。初邑王宾有高行，永乐二年，广孝以朝命赈饥苏松，暇日往谒宾，宾不肯见，后广孝再过，乃屏去骑从，以指扣门，宾问为谁？曰：“道衍。”宾曰：“吾析薪忙。”广孝立俟门外，久之，门启，遂相与再拜，坐定，宾语不他及，但连声曰：“和尚误矣，和尚误矣。”广孝惭而退。予识姚广孝义孙廷用，好著故衣，一日，以里役见

太守杨贡，跪而绯袍见，诘之，答曰："先祖遗衣。"问何官？曰："少师姚广孝。"贡大怒，丑诋之。同知者遽曰："公言信直，奈太宗皇帝何？"贡默然。

无锡王达善，洪武间为大同训导，尝过北平，以书私谒太宗，太宗优礼之。建文未，助教国子。太宗即帝位，达善为草诏，得入翰林为侍读学士。达善虽居禁近，上心终薄之。一日，尝问十难字，达善识其八，上曰：吾还有难字问汝哩。达善闻之惧，服银屑死，今无锡人多能言之。或云：草诏者，括苍景彰也。彰亦为翰林学士。

王文靖公弟汝嘉，洪武中以事充五开卫军。太宗一日问文靖公，闻汝有弟，今安在？其才何如？文靖叩首，言弟进见充军五开卫，其学与臣相似。上即命取回，试《天马歌》并经义二道，除大庾县学训导。大庾自开科无举人，汝嘉至，择其天资明敏者，昼夜督教，自是登进士者二。汝嘉还入翰林为五经博士，升侍讲卒。

仁宗在东宫时，王文靖公为赞善，极蒙眷待，仁宗尝一日问解学士缙曰："王汝玉吾甚敬之，而父皇不喜其人，何也？"解公对曰："君臣相遇，自古为难，但汝玉无福耳。"仁宗赏其善对。

朝廷库藏内一铜人，不知其何年，然亦坏其半，人莫能修。永乐间有西域人至，自云善此。太宗命修之，毫发不差，泯然无痕迹。又南京浑天仪亦此人所修，浑天仪与璇玑玉衡并周髀三器皆承以四龙。景泰中，周髀一龙忽飞入后湖，今在司台，十一龙皆锁之，司天官所用唯浑天玑衡，周髀不用也。

太宗入京之日，止于宫门，尚书茹瑺至，呼之曰："瑺，吾得罪天地祖宗，奈何？"瑺叩头曰："陛下应天顺人。"太宗悦，进封忠诚伯。

永乐三年，户部尚书夏原吉治水苏松，尝延儒硕讲求水利，时松有叶宗行者与焉。宗行为人，性颇刚直，以原吉治水日久，未底成绩，潜具奏以闻。有旨令原吉覆奏，原吉初不知，及得旨，大惊，即日引咎，朝廷方倚重原吉，竟不加罪。后宗行上谒，原吉下阶迎，谓之曰："原吉治水无功，诚有如先生之所云者，受益多矣。"待之益厚，未几即论荐于朝。于是宗行得钱塘知县。宗行居官，一介不取诸人，日惟饮钱塘之水，后卒于官，民为立祠祀之。

钱塘方公宾在学宫时，尝跨驴入隘巷，至一皮工家，驴系门外，适蔡都司节过，驴欲蹄，隶卒鞭之，驴愈惊跃。公出，大骂，蔡怒，命鞭公，公一时忍辱归，即刻志好学。不三年，登进士第，历官至大司马。后蔡至京以负前罪，次且数四，不得已见公，公厚待之，且曰："君勿以前事介怀，吾非君曷克至此？"蔡大喜过望，人报公长者。

吕尚书震在礼部时，文皇帝数自将征沙漠，吏部蹇尚书义，户部夏尚书原吉皆切谏，不上听。一日问原吉曰："今粮储足支几年？"原吉意上又将出师，因诡对曰："才彀支半年耳。"上疑其诞，命中官及御史案之，则十年尚有余也。上大怒，以原吉等朋党欺妄，居尝愤詈。时，兵部方尚书宾提调灵济宫，日有中使至宫赐香，数语宾以上怒，宾惶惧自缢死，朝房中有司以闻，上命剉其尸，且械系原吉锦衣卫狱，以震兼领户兵二部事。时变起仓卒，诸大臣相继罪死，上震怒不已，中外汹汹，咸不自保，上虑震自危，亲谕之曰："兹事卿本无与，朕坦怀相期，卿得无疑，但当为朕尽忠辅政耳。"又令校尉十人随震起居

以防之，密敕曰："霆万一自尽，尔十人者皆代之死。"霆乃自安。霆聪明绝人，每朝奏请，他尚书皆执副本，又与左右侍郎更进迭奏。霆既兼三部，奏牍愈多，皆自专请对，侍郎不与也。情状委曲，千绪万端，一览之后，辄背诵如流，未尝有误。又尝扈从北狩，上驻跸时，有碑立沙碛中，率从臣读之，霆亦与焉。后上一日语及碑事，因诏礼部差官往录之，霆奏曰："其文臣尚记忆，不须遣使也。"遂请笔札上前疏之。上不信，密使人至其地拓文以回，校之无一字脱误，其强记如此。

昆山龚翊，字大章，建文末年，以戍卒守金川门，城破，为之一恸。后宣德中，周文襄两荐为昆山太仓教官，谢曰："某任亦无害，但恐负吾往日一恸耳。"竟隐居终身，门人私谥曰安节先生。

杜用嘉琼与朱存理、朱凯交，每访二子，必先过存理，下舆谓曰："吾交凯在先，当先谒凯而后至君家。"及至凯所，留之饭，不可，曰："君贫，当饭于存理氏。"

永乐初，朝廷征天下善鼓琴者三人，四明徐仲和、松江刘鸿、姑苏张用轸，同诣阙廷。刘弹楚歌，为言官所劾。张但和弦不能弹。徐弹文王一曲，上大喜，除锦衣千户。今两京及浙中琴皆其所授。惟姑苏则尚刘氏，杨凌父鸿弟子也。

长洲夏建中，洪武间行货下乡，泊舟，夜方半，乡人共来，欲肆劫掠。建中素勇悍，善为搏，以木击群盗，有坠水者，已而盗大聚。建中知不可免，弃手中木潜遁，行约三四里，见田家有烛光，逾垣而入，告以故，盗追之不能得。建中以过用力，且受惊，归家得疾，卧床席，不能展转。九年，群医药之莫效。时建中母尚在，闻浦江赵良仁以德神于医，久寓其乡，然莫可踪迹。适有老妪言，沙湖田舍有赵提举者，匿其中，日手一编不置，得非其人乎？母闻之，大喜。夏氏里人有顾亨之者，与赵公交，母买舟，恳顾生往。时冬月，赵方曝背檐下，见顾来，大惊，顾以建中病告，欲屈其一视，赵曰："吾不出久矣。"顾恳之再，遂与偕来。时群医咸集，赵视建中颜色曰："吾观子之聪明逾于众医，病可起无忧也。然必服一年药则可。"后果如其言。赵以建中可托，尽以其术授之。建中既精于医，尤潜心经术，永乐初以荐为训导，陈太保有戒、俞司寇仕朝、李侍郎贲、仰大理瞻，皆其弟子。后建中以考绩至京，适外国人进贡得疾，官医不能疗。太宗命在京官员军民有善医者，许奏以闻。御医盛启东与建中同郡，素知其精医，遂举以应命。建中药之，亦无效而死。太宗怒，建中与群医皆下狱。逾年，大臣为之奏解，上曰："吾亦忘之矣。死生有命，非诸医之罪也。"遂宥之。建中出狱，已有疾，不久，竟客死京师。

张尊师，俗称张皮雀，名景忠，后更名道修，别号云峰，长洲人也。父遵，江西参议，携尊师以随时，尊师年才十余，翛然有尘外之志，尝潜出经宿不返。母夫人使人觅之，见一民家延道流诵经，尊师从旁窃听，若有得者，夫人异焉。年十六，还吴，时求道之志愈坚，遂不肯娶，入元妙观。礼胡元谷，俗称胡风子为师，胡盖得霅溪莫月鼎之传，然秘其术，不轻授人，尊师事之甚谨。一日，天将雨，胡呼谓曰："汝亟其乘屋。"如其言，启瓦，见有书一帙，取视之，乃月鼎五雷诸法也。大喜而下，胡复谓曰："捉得么，云已得之矣。"由是尊师之名藉藉，闻吴楚间。宣德八年夏，长洲不雨，苗将槁死，江阴大家周氏恳请尊师，尊师往而颇有怠意。尊师登坛，怒甚，命雷神击碎大树凡二，周氏之

禀悉为雷火所焚，粟无粒存。已而黑云蔽天，有龙凡四，雨下如注，观者莫不股栗。十年乙卯，昆山不雨，县尹某延尊师致祷，尊师约三日雨，雨果如期而至，田畴沾足，尹酬以金帛，尊师麾之去，尹为塑其像以遗焉。尊师风神高朗，梳西髦髻，著青布袍，每天日晴美，行市井间，人招之不至，或不招自来，惟闻人之患则犹己之患。朱明寺桥有戴翁，以鬻鸡为业，子忽遘疾，谵语不省人事，延尊师治之，尊师入其门，求棒就床次连击十下，子病遂瘥。槐市里马氏妇一日自外来，为祟所凭，狂叫欲走，见尊师来，即俯伏于地，苏而如故。憩桥巷丁某女病伤寒，诸药莫疗，请尊师至，索酒痛饮，杯行无算。濒行告之曰："勿药，至五更愈矣。"既而果然。盖尊师之术之神如此。尊师年六十一，以正统庚申四月无疾而没，没后一月，人有见于吴江之长桥者，或疑为尸解云。

城南梁兴甫者，身干短而膂力绝人，永乐间，尝往南京，偶止某门，见守门军昼掠人物，心甚不平，因以好言谕之。军怒，扑兴甫，兴甫连踣数军，军以达于指挥，逮兴甫至，置高手者十人，堂上堂下列勇士百人。兴甫见指挥，长揖不拜，言辞慷慨，指挥心颇异之。曰："闻汝之技，愿一观之。"兴甫即结束下堂，拳所至，众皆敛避，莫敢措手，以是径出其门。郡城有众恶少日聚赌，必胜人乃已。兴甫闻之，携一笆斗，置钱数千以往。恶少方博楼上，兴甫至，与博，佯败，后乃大胜。曰："吾欲归不博矣。"恶少将诟侮之，兴甫以楼中不可用手，尽取钱实斗中几满，以其肘挟斗唇下楼，若空斗然。恶少大骇，不敢肆侮，询之人，知其为兴甫也。他日至北京，有一勇士与陈蛮子者，素号多力，两人方扑，兴甫旁观，窃笑之。扑已，勇士取兴甫于手中，曰："汝欲东邪？西邪？"兴甫曰："第随所之。"言已，兴甫立于地，而勇士跌矣。陈蛮子怒，径前扼其胸于墙，墙为之动。兴甫跃起陈肩，陈不觉仆地，良久而起。与勇士皆再拜，愿为师弟子。兴甫挟其能，游四方，竟无敌手。广西僧有号勒菩萨者，以拳手高天下，游食至吴，时兴甫已老，约与北寺相见，兴甫往，僧已先在，北寺殿前有施食台，其高几丈，阔倍之，二人登台相扑，观者如堵。兴甫一拳中僧右目，睛突出于面，僧以手去之，分必死，奋力相角，击兴甫，堕台，被兴甫以足跟伤其胸。兴甫归，内伤二日死，僧亦三日死。

戴俊者，苏州将家子，少师事梁兴甫，尝与一陕西人同往四川，经一山庵中，有老僧善扑，揭字于门，二人入，僧有两童子守门，亦善扑，遂与对手，童子不能胜，乃惊入报，老僧者坐禅床上，曰："汝二人能胜吾童子，亦高手也。"因命其一人前，老僧坐恒不动，惟略举手，而其人已掷于地。及后至，僧仍掷之，俊立不仆，僧异之，曰："汝可教也。"因留止，尽以其术授之。盖僧居山中，见老猿二，日相角为戏，其技甚神，非世人可及，后一猿中箭死。僧闲暇时，与孤猿戏扑，因得其妙。俊既得僧传，思天下惟僧为愈己，乘其不意杀之。出山，由是俊之技益神矣。南京人有尤十六者，力举千斤，素无赖，出行，常要人索饮，有不识者，即以手起廊柱，置人衣据其下，人许酒，乃脱。俊闻人南京，知之。一日同集教坊观杂剧，俊故践尤一足，尤大怒，将拳之，俊佯怯，出尤胯下，而尤仆地，被俊数十跟子，乃呼谓曰："尤十六，汝不识戴二官人耶？"尤拜谢，乃免。观者千人称快，尤后肆不逞。时仁庙监国，命官军捕之，弗克。俊复擒以献，决脊四十，呕血死。太宗在北平，闻之甚惜。

苏廷润，城西人，小字阿康，身长七尺，有勇力，然家甚贫，尝卖饼肆中以养母。景泰间，宁阳侯以朝命征邓茂七军，经吴门，人皆畏避，廷润独无所惧，卖饼自若，饼悉为过军所夺。廷润怒曰："若辈讨贼，而乃夺吾饼耶?"一时扑倒数十军，即以白于宁阳。宁阳乃下令，军士有夺人财物者斩，三军皆吐舌。城西有大盗十八人横行，官不能捕，廷润夜度其过江村桥，执流锤伏桥下，使其弟廷泽持虎尾铁鞭候之，夜半，盗将劫人，果经是桥，廷泽于上作咳嗽声，廷润出与弟共前擒贼，献于官，盖廷泽亦多力云。

毛某者，衢州人，精于医。一日，骑驴行深山中，童子负药笼以随，至绝壁下，林木阴翳，有猴千余，以藤绕毛身，并取其药笼以上，童子得脱，驱驴归，皆以毛为必死矣。毛升石壁，高可千尺，上有平地数亩，架薪为屋，中卧一老猿，若有病者，引毛手按臂上，毛脉之，投以小柴胡汤，猴病愈，毛留四日，恳辞求归，老猴于床下出一小盘，非木非石，四周皆窍，置毛笼中，意似酬毛，复缒之下。毛还家，言其故，人皆惊叹，然莫辨盘为何物。未几，太监郑和以朝命将采宝西洋，毛以医士当从行，因献郑此器，欲祈其免，郑惊喜曰："此定珠盘也，汝曷从得之?"赏钞三百锭，仍免其行。郑往西洋，尝夜以此盘浮海上，光明如月，海中之物皆吐珠盘中，郑急收盘得珠，不可胜数，其中有径寸者。郑后回，召毛见，复赠珠三升，其家因以致富，乡人呼胡孙毛云。

宁波去海二千里，有分界山，与日本国相迩，其山周二三百里，上多桃李竹橘之类，旧有居民。国初尽迁之中国，宁波人尝往来其山，采野菜，多见野人及毛女。其毛女与妇人无异，貌最美，唯两耳类犬，不能言，以藤穿树叶蔽其体。同行人尝有病者，舟中恐其传染，架屋赍粮，置此山中。后月余，复经此山，而人已无恙，乃附舟归。言初卧山中时，见毛女持两山鹊来，坐其傍，唯饮鹊血，其人取肉烹食之，由是毛女日日取果来食之，数日，遂与之合，如夫妇，人病遂瘥。后此人登舟，毛女浮水追及，舟人以篙沉之。

嘉兴金晟，永乐中为刑部主事，时湖广有强盗若干人械部，金鞫之，其渠魁年百二十五岁，面如童子，金不信，移文验之，果然。因问其所以致寿之故。盖少时居荆山，有人以草炙其脐，云令而多寿，遂活至此耳。朝廷以其老，命杖杀之，余皆伏诛。

元曹云西，有仆夏汲清，能画，同时有黄大痴仆韩老善画鹰，设色有法，太仓陆参政文量为余言。洪武初，其乡人周元素妙于画，有苍头阿留，愚呆无比，然能为元素傅色，元素取其长，用之终身。近沈石田家童朱太平亦善山水。

王光庵先生之仆有袁端者，事先生日久，亦精于外科。先生没，无子，端德之不忘，刻木为像以事焉，亦义仆也。

温州瑞安县有元进士高明则诚墓，上有穹碑。宣德间，黄少保淮锯其半，作其家墓碑，高有裔孙，出语黄曰："公锯去碑何太薄耶?"黄曰："足矣。"乃曰："吾恐后人复来锯公碑耳。"黄惭无以对。

"酒色财气"，人鲜能除去此四字者。郭定襄登自言平生不惑酒色与财，惟气则不能忍。钱尚书溥平生极耐气，然酒色与财皆着力，此正相反。余曰："郭公为不忍气，故酒色财皆无所好。钱以犯此三字，故不得不耐气耳。"

乡先生俞贞木尝作《厚薄铭》，言近而意切，深中今时之病。铭曰："厚于淫祀，薄于

祖宗；厚于妻子，薄于父母；厚于巫卜，薄于医药；厚于嫁女，薄于教子；厚于异端，薄于贤士；厚于夸诞，薄于信实；厚于屋室，薄于殡葬；厚于惧内，薄于畏法；厚于货财，薄于仁义；厚于责人，薄于责己；厚于祈福，薄于修德。”公为石砌先生之孙，初名祯，字叔元，复更名贞木，字有立，洪武间，尝知乐昌、都昌二县事。

应天府乡试，每科取中式举人百三十五名，其三十五名取自太学，乃洪武旧制。四明陈祭酒敬宗在南京时，每值大比揭晓时，随门开入院，亲视填榜，必取三十五名而后返，若今日则不能然矣。

工部侍郎罗汝敬，吉水人也，宣德中，以使事过苏州，适大理卿熊槩巡抚江南，盛作威福，大家巨族稍被诬者，随至籍没，冤号之声不可闻。汝敬与槩有乡里之好，胥会间，因以阴隲之说谕之，槩不能从，为之益甚。汝敬至京，谒见陈奉使事毕，以槩事具奏，宣宗览之恻然，即日召槩回，以工部侍郎周忱代之，自是东南之民稍稍得安矣。

南昌况公钟，字伯律，宣德庚戌，以礼部郎中奉玺书出守吴郡。国朝自洪武以来，郡守之赐玺书盖自公始。公为人刚介有为，既下车，既以兴利除害为己任，修政条，明禁令，一以玺书从事，首雪民之冤，为军而复其后者千七百家。民有聚党诬害善类，公法治尤者数人，余皆敛迹。先是工部侍郎罗公汝敬奉使江南，看详吴郡粮赋，计二百八十余万石，天下田粮之重无出吴者，遂奏请于朝，得减粮七十二万一千余石。户部当沮之，欲征前数，公即上章，其辞有失信于民之语。宣庙嘉而纳之，公又奏蠲没湖田之粮十四万九千五百石。壬子秋，积雨伤稼，朝廷赐免长洲等县粮二十九万五千余石，亦以公之奏也。是年冬，公入觐，宣庙遣中官召郡守七人，宴光禄寺，并赐以诗，公实为之首。癸丑三月，公至郡时，麦不收，公奏免夏税十四万石。秋，蝗生嘉定，公祷于天，风雨大作，蝗遂死焉。初公考绩吏部，吏部将大用之，会郡民二万诣阙留公。时英庙在位，嘉公成绩，锡之诰命，进阶中议大夫，食二品禄，俾复其任。公敭历中外，侃侃自持，事苟有益于国家、利于民者，知无不为，为无不力。其治郡时，有群鹤来翔，老妪梦诉之异。其去郡也，民为歌曰：“况青天，朝命宣，宜早还。”又歌曰：“况太守，民父母。愿复来，养田叟。”公在郡十一年，封章几三百余上，年五十九，卒于郡治，士民绘其像，祀于范文正公之祠。

钱塘瞿宗吉著《剪灯新话》，多载鬼怪淫亵之事，同时庐陵李昌期复著《剪灯余话》续之，二书今盛市井。予尝闻嘉兴周先生鼎云：《新话》非宗吉著。元末有富某者，宋相郑公之后，家杭州吴山上，杨廉夫在杭，尝至其家，富生以他事出，值大雪，廉夫留旬日，戏为作此，将以遗主人也。宗吉少时，为富氏养婿，尝侍廉夫，得其稿，后遂掩为己作，唯《秋香亭记》一篇，乃其自笔。今观新话之文，不类廉夫，周先生之言岂别有本耶？昌期名桢，登永乐甲申进士，官至河南左布政，致仕卒。其为人清谨，所著诗有《运甓漫稿》。景泰间，韩都宪雍巡抚江西，以庐陵乡贤祀学宫，昌期独以作《余话》不得入，著述可不慎欤？

杨文贞公好奖拔士类。洪熙初年，仁庙尝幸文渊阁，问公曰：“当今山林亦有人乎？”公以吾乡陈先生继对，仁庙即使使召之。继至吏部，拟授国子博士，继入谢，仁庙谓当在禁近，乃改翰林五经博士，公盖未尝识继也。又刘祭酒宗器在翰林时，公尝问云：“东南

文士陈嗣初外为谁?”刘曰:“有张肯继孟者颇善文。”公曰:“其文如何?”对曰:“粗枝大叶。”公惊叹曰:“粗枝大叶,此文章之所难。”然张已老,公不及荐也。

马都督俊,其先回回人,不食猪肉,宣宗一日宴武英,宣俊甚急,俊至,以所食猪肉赐之,俊即奉之,几入口,上笑曰:“汝回回人,亦食此耶?”俊叩首曰:“陛下欲臣死即死,况食肉耶?”上即命左右取肉,且曰:“吾戏之耳,不可破汝戒也。”俊复叩首谢。

蒋用文,淮南人,儒而精于医,初以戴元礼荐入太医院为御医。永乐中,升院判,极蒙宠异,仁宗在青宫,尤眷待之。后公以老卒于京师,仁宗特加院使,赐谥恭毅,命中使护丧以归。国朝太医院官无赐谥者,有谥惟公一人而已。

人之贵贱寿夭,固云有命,其间亦有不尽然者,姑以余所知言之。沈先生启南与卢知县钟生年月日无不同者,卢乃官至七品,先生虽清高,竟不沾寸禄。朱孝子颙与唐惟勤广亦同年月日时生,唐为吉安县医官,年六十一而卒,而孝子年至七十,且四人皆产吴中,此则不可晓也。

吾乡沈孟囷,永乐中以人材被征,出吏浙江,布政谢公以其读书善吟,礼之颇厚。一日胥会,大暑,布政扇偶坠地,命吏拾之,其人但拱立,答云:不敢。复命之,则云有皂隶。布政笑曰:“是吾差了。”遂令隶卒拾之,略无怒色,观此,犹可想见前辈风致。

吴都宪讷为御史时,出巡贵州还,例当言三司官得失,有潜以黄金追送于道者,吴公略不启封,但题诗其上云:“萧萧行李向东还,要过前途最险滩。若有私赃并土物,任他沉在碧波间。”于少保尝为兵部侍郎,巡抚河南,其还京日,一物不持,人传其诗云:“手帕蘑姑与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清风雨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读二诗,可见前辈之为吏,而贪污亦少愧矣。

胡忠安公在母腹时,母尝夜梦有老僧来谒,手持三花,以其一遗之,惊寤而公遂产,其发尚白,逾月,乃反黑。数日,有老僧至门,曰:“闻汝家生男,亦有异乎?”其家不对,僧遂索观之。公出见僧,微有笑容,家人怪问,僧曰:“此吾师天池长老后身也。吾师未寂后,梦吾而告曰:‘今托生常州某家,尔当来视我,以一笑为记。’今真是矣。”闻者咸叹其异,后李翰林宾之,郡人邵文敬挽公诗,皆有前身是禅之语,盖纪实也。天池山在吴郡西十里。

胡忠安公,天顺元年年八十二,辞免师傅,以礼部尚书致仕。时公三弟年皆七十余,皆康强无恙,苍颜皓发。燕乐一堂之上,公遂名其堂曰寿堂,自为之记。公归七年,年八十九而薨。盖公自建文甲辰登第,立朝几六十年,为尚书者三十一年,十知贡举,天下学士多其门生,及乎名成身退,而又有天伦之乐。福寿如公,斯世一人而已。

国朝六卿之寿考者,以余所知,若萧山魏公骥九十七,毗陵胡公浚八十九,吾乡杨公翥八十五,盐山黄公翱八十四。四人惟魏公之齿最高,自校官历仕至南京吏部尚书致仕,诏进阶一品,人传其九十岁时,发不落,灯下犹书蝇头细字,日应酬诗文,无有倦色。后朝廷闻之,遣行人赍敕存问,并赐羊酒,甫及门而公亦薨矣。

监察御史庐陵孙公鼎,正统间提督南畿学校,公为人外和内刚,教学者必以力行为先,终日端坐,未尝欹侧,人多化之。性至孝,尝为松江府学教授,其父将往视之,公闻

之，喜跃，西向再拜。既而父至，公趋见，即拜俯伏岸侧，俟父登岸而起。后公致政家居，一日忽沐浴，具衣冠拜谢，别父母，告以某日某时当死，父母怪之，勿信。及期，复拜别如初，遂端坐而逝。盖公平日之学，一本以诚，故能前知如此。

卷　下

正统间，北京忠勇前卫百户杨安以病死，其妻岳氏美色，有一校尉欲犯之，不从。因诬岳氏与婿邱永通，欲谋杀夫，与邻妇郝氏召术士沈荣，书符焚汤中，饮之，以致夫死。上其事于官，岳氏、郝氏并邱永、沈荣皆被逮系狱。刑部都察院覆审，皆如初拟，转送大理寺。时，左少卿薛瑄掌寺事，以岳氏前后狱辞不同，屡驳之。都御史王文以尝官大理，意颇弗怿；评事张柷援宣德年间事例，狱有疑不决者，取旨定夺，瑄等具奏以闻。有旨：着都察院老成御史一员，体访得实来说。御史潘洪据岳氏四邻及医人供词，系百户杨安泻痢经半年死，其召术士沈荣，因家不宁，身日操练，令妻岳氏偕邻妇郝氏请至，并无谋害等情。覆奏，得旨：既是冤枉，都饶了罢。原问官好生不用心，罚俸三月。刑部奏系都察院四川道问，御史罚俸亦如刑部，遂奏连锦衣卫，上悉皆宥之。锦衣卫指挥马顺自惭，召旗校等鞭之，校尉衔潘御史，遂讦御史潘洪奏事诈不以实，洪发充大同威远卫军。岳氏狱事，着多官午门外问，岳氏等四人不胜拷讯，即皆诬服。次日，薛瑄、张柷与右少卿顾惟敬、贺祖嗣、寺副费敬、周观等皆被拷问，王文命鞭，瑄乃奏术士沈荣原系苏州府常熟县人，而顾惟敬、寺丞仰瞻、周观、张柷等皆苏州人，显有情弊。上命锦衣卫隔别打问，时仰瞻捕蝗淮上，周寺副被马顺窘辱，不得已辞遂连瞻。瞻提解回，亦自诬服。刑部定罪，岳氏、邱永凌迟处死，郝氏、沈荣绞罪，薛瑄秋后处决，仰瞻军与潘洪同卫，顾惟敬以下咸降官三级。未几，薛瑄以谳狱官奏称其冤，发原籍为民。景泰初，复起为南京大理丞，转北京少卿。英宗复位，进官礼部左侍郎兼翰林学士，入阁。王文之诛，瑄传旨也。瑄入阁四月，即恳致仕。

景泰间，广宁伯刘安守大同，郭登为参将，时英宗在北廷。一日敌骑拥之至大同城下，安与登计，登曰："敌人之来，情未可测，不若拒之。"安不从，乃缒城而下，谒见英宗，言也先别无志，但欲多得财货耳。安返检库藏及民间，得金帛巨万，明日下城，悉以劳也。先复密奏英宗，欲开辕门诱敌骑入，因而夺驾。英宗曰："敌人狡狯不可当，此计一泄，祸必及我矣。"计遂寝。也先得金帛，复拥驾去。安即日具奏，朝廷似有怒意，取安回南京，而以登代之。后英宗复辟，登祸几至不测。时徐有贞当国，与登有文字之好，为力争上前，获免，然登亦自是解兵权矣。安遂召还北京。上一日罢朝，御文华殿，宣安室，首言大同事，慰劳再三，凡昔所费悉倍赐之，而安之宠遇日隆矣。未几，兵部尚书陈汝言以赃败事连登，遂充肃州军。上崩，登乃复旧爵。

天顺初，英宗以徐有贞有复辟功，进爵武功伯，独任机密，极蒙眷爱。有贞为人颇隘，为石亨等所忌。会监察御史杨瑄巡抚河南，回奏宦官曹吉祥与亨强占民田等事，上欲

穷治瑄，有贞固争之。已而御史张鹏复奏亨，亨疑有贞之为，乃阴结吉祥，密言于上。御史奏事不实，皆有贞使之。上命锦衣卫鞫问谁所使令，瑄等对引都御史耿九畴。鞫问官承上旨，两御史不胜拷讯，辞遂连有贞，有贞与九畴皆降官，而有贞为广西参政，瑄等皆发充军。然亨必欲害有贞，乃潜使人进匿名本，上览之，大怒。命追有贞，至京，下锦衣狱，几有不测之命。适承天门灾，遂安置金齿为民。及曹、石事败，上感悟，一日问吕原等徐有贞安在？原言现为民金齿，不胜困悴，望陛下哀怜之，令本州为民。上由是特召有贞，使还田里。后上欲复用之，两为李贤所沮，最后阁下缺人，出自上裁，令中书科写敕取徐有贞来，用敕未下，而上崩矣。有贞家居四年，纯皇帝即位，诏复其章服，闲居八年，以疾终，年六十有六。

汤胤绩为锦衣指挥，时徐武功，李文达当国，权宠赫然，胤绩图大用，乃绘二公像县之书室，晨夕执礼甚恭。或以言于徐公，公怪之，且曰："胤绩乃狂生，大用必偾事。"未几，李公荐为参将守边。一日，敌骑有牧马城下者，胤绩轻勒兵赴之，已而敌骑大至，胤绩兵寡，仍无援者，脑中流矢而死。以是服徐公之知人也。

正统丁卯，刘草牕先生买舟上京，途次晚泊，其子宗序登岸散步，见人家畜一牛而五足，其一足生于颔，蹄反向上，宗序言于先生，先生勿信，往视之，果然。先生曰："牛土属，而蹄则尤贱者，今反居上，得非有小人之变乎？"后二年，王振致北狩之祸。

俞司寇父仲良，素宽厚长者，尝一日自外归，见有偷儿方窃其家堂前锡灯檠，仲良回避，俟其袖出乃入。后家人以失器告，仲良曰："此器久不堪用，吾已与锡工新之也。"后竟复买，终不令家人知之。又尝一日宴客，客有贫者，饮毕，袖其银杯，其妻屏后见之，呼仲良入，告以故，令检之，仲良笑曰："酒器夜来吾已废其一，汝何视之误耶？"

俞公士悦，由进士历官至太子太保兼刑部尚书，贵显无比。一日有相士至门，公适微服，相士见之，不以公为贵人。既退，人谓之曰："子善相，犹不识俞尚书耶？"其人弗信，翼日往，熟视公，见其颔，大声曰："贵在是矣。"人皆笑其妄，公独以为然。盖公初生一月颔患疳，脱去颔骨，母夫人甚忧之，一夕，梦神人谓曰："儿后大贵，吾为易其颔骨耳。"此与周益公易须，杨诚斋易脑骨事甚类也。

陆参政孟昭，行人豁达大度，尝有同门友某人者，家贫无依，行乞于市。公致仕归，一日送客出门，适其人立门侧求乞，守门者叱之，公曰："勿叱也。"引入中庭，命与之食。公熟视良久，入语夫人曰："吾视丐者，绝似吾少时友某人，岂即其人耶？"遂令人问之，丐者具道姓名，乃真其人也。公即出，持其手曰："子何一贫至此乎？相见晚矣。"即延之坐，与共夜饭，饭毕，具浴，亟命家人取衣一袭，与之易服，留止十余日。其人感谢辞去，公亲送之，至一小室，诸其人入，曰："吾已为子置此，但安居可也。"室中器用，靡一不备，又遗米十石，白银十两，曰："聊为生植之资，毋浪费也。"其人感刻入骨。

参政吴公惠，正统间为行人，与舒给事使占城，海中遥见青山一抹。时风浪大作，顷之忽至其下，盖琅琊山也。其山棱利如剑峰，下白骨无数，鬼神出没烟雾中，舒给事分必死，恸哭，公颜色自若，作文祭神投洋中，风息得过。公有诗云："巨浪摧山掀别岛，黑波涵月撼危樯。"则其险可知矣。

陈都宪有戒、俞司寇仕朝，同为郡学生，而居亦相迩。尝偕往学中，时天尚未明，学前有小民早起，闻隶卒前呵之声，以为贵人节至。启门视之，寂无所见，惟见二公谈笑而来。其人心颇异之，后二公皆仕至极品。岂权福之人，虽鬼神亦预知畏而为之避耶？

城西陈生以煎银为业，尝有商人就生家煎银，生以假银易之，商年少，勿之悟也。既而持归，其父知之，怒，其商人无以自明，既经死。未几，其母以子故，悲愤而死。父曰："妻子既亡，吾何独生？"于是亦就经焉。后陈生在家，忽白日震雷一声，出陈于户，首与四体皆已斫去，其家悉被雷火所焚，延及百余家。

郡人李茂，少失怙恃，叔伯顺抚之成人，茂笃于孝敬。一日伯顺病将死，药不能疗，茂操刀入室，剖心肉如小指大，用香灰封其疮，乃以心肉和猪首煮之，进于伯顺，伯顺食之甘美，疾遂愈，茂亦无恙。

滁州刘侍郎清，少为州学生，书过目成诵，嗜酒赋诗，尤好滑稽。尝丁祭毕，诸生争取祭物，刘公略不之顾，戏作弹文，揭明伦堂壁，曰："天将晚，祭礼了。只听得，雨廊下，闹炒炒。争胙肉的你精吾肥，争馒头的你大我小。颜回德行人，见了微微笑。子路好勇者，见了心焦燥。夫子喟然叹曰：我也曾在陈绝粮，不曾见这饿莩。"既而醉卧忘之，明旦，御史下学，见壁上字，召诸生责之，独奇刘公，不责也。后刘公官京师三品，与大臣上疏言事，左迁四川参政，乃作诗云："一封朝奏九重天，台阁诸公尽左迁。独有风流老参政，满船箫鼓下西川。"其风致可想也。

景泰甲戌会试，商阁老为考试官，取中门人九人，有潜榜字于礼部门者云："天下解元俱下第，翰林高弟尽登科。"时毗陵胡忠安公为大宗伯，知之，遂付一笑。又轩公辄为刑部尚书，俭甚，每部中午食，止豆腐干一块，尝有为诗一律，置于公之座上。其一联云："终日公堂飧豆腐，长宵私室倒金尊。"公见之曰："此必诸司官所为，然无如之何也？"

三山游击宇文固尝仕宁王府教授，王雅重之，然性刚介少容，竟坐事落职。流寓荆州，日惟卖文为生，求之者甚众，每有所作，辄援笔立就，未尝就草，自巡抚大臣以下皆礼貌之。武昌府检校尹君文与之交，为予言，固年百十余，岁头不童，齿不豁，步履轻健如飞，壮者或不逮云。

四明儒士胡宏任之，精卜筮之术，尤善测字，尝一日途行，有二举子将赴乡试，以识胡，拉而问之。胡曰："二君一有阻，一中选。"皆以为不然，后一人果以父丧不得入试，一人果以是年领荐。或问之，丧父者问时，适有人汲水而过，水与立，泣字也，吾是以知有哭泣之戚。次人问时，偶人立其旁，立旁有人，位字也，吾是以知其必中。

真六者，京师人瞽目，善说评话，而家甚贫。其邻某翁，尝往来河南，瞽告以贫故，欲与偕往，翁诺之。一夕与真出西化门外，以一驴共乘，戒之勿言，耳畔惟闻风声。久之，闻鸡号，翁呼真下驴，则河南某府也。真以河南去京师若干里，非一夕可达，心大骇，然以翁戒，终不敢言。居半月，为人说评话，获布五十疋，大喜过望，翁乃买驴自乘，命真乘驴尾之。复一夕而归，真以翁多术，心生艳慕，抵家，曳翁衣曰："翁必教我，否则吾将闻之官。"翁曰："此缩地法也，汝不可学。"不得已，以卜筮授之，真大精其术。

后有瞽人马六者，亦京师人，师事真六，人问其术者日满户外，言无不验。天顺间，有强盗数人，校尉捕之不能得，乃问于马，马曰："汝急往山东某地酒肆中，同饮者即群盗也。"校尉驰往，如其言获盗，尽缚之。盗惊问曰："吾辈实盗，然已改行，将为商，何知之神若是？愿言之，死无悔也。"校尉曰："吾实不知，卜者马六教我耳。"群盗大衔之，中一人命其家于夜半持刃行刺，马六床上闻叩门声，亟呼家人曰："有人来杀吾。"言未毕，其人破门而入，刺杀之。

王驴儿，济宁人，少瞽双目，为人推磨，每午买烧酒二樽，留其一以为夜需。一夕，壶忽罄，心疑酒家欺已，质之不服。中夜扃闭伺焉，闻壶有声，起抚壶，无有矣。遂遍室摸得一狐，沉醉，以破帽笼其首，系之。五鼓，狐醒，呼王求释，王不可，乃曰："汝与吾有缘，合以推命相授，亟释我，不汝欺也。"释之，遂成一人，与王谈命，数月，穷其妙，由是以其术名天下，人叩之者，日满户外。景泰中，吾乡徐武功有贞，以都御史治水张秋，时王尚书竑亦以都御史督淮上漕运，二公一日微服过王生，令其推命，王生闻二公声，知非常人，遂起延入内坐，各问生年月日，曰："贵人也。"徐公绐之曰："吾两人为商，何贵之有？"曰："公等皆显官，系金带，切弗隐也。"徐公大惊，复绐曰："吾扬州太守。"王公曰："吾湖广参议。"曰："非也。其都宪乎？"皆不应，曰："二公官至尚书，但徐公之爵较王公尤高。惜乎不久，王公能急流勇退耳。"后王公入兵部，不三年即乞致仕，徐公天顺初亦升尚书，至武功伯，未逾年罢，皆如王生之言。

王昌大者，义兴山中人也，身长七尺，膂力绝人。家故农，以服田为业，自负其力，不畜牛，每东作方兴，则解衣往田间，躬背犁以耕，耕或近田塍，塍为之动。遇休耕，力无所用，时时作战斗状，必连拔数树而后已。他日行之野，见有持枪逐虎者，昌呼谓曰："枪干坚乎？"取屈之，应手而断。笑曰："枪如是乎？虎乌能毙哉？"拔道旁竹，剡其末，未及竟而虎至，虎张颐，将向昌，昌即以竹贯其喉，更持虎两足投林薄中，则已僵矣。义兴山有巨蛇，长数丈，素为人害。昌一日出樵，见草间蝇营营然，心疑其蛇，披草视之，果巨蛇也，即提其尾，向空掷之，蛇堕地而死。又尝转运于京道，值水军，闻昌之多力也。然以其田夫，共肆诟侮，昌怒，举所载舟檣木拉之，仆水者几百人。众骇曰："彼农固若是耶？"及抵京，同漕者咸以驴驼米输之囷，昌独囊米悬长木，负之以行。囊多至二十余，步无窘侧，虽素称有力人者，亦皆以为莫及也。

无锡教谕金廷辉，四明人也。成化癸卯，大比，为江西考官，夜阅卷，倦甚，忽坐睡，梦有草角书生揖于前曰："人非尧舜，安能每事尽善？愿赐荐拔。"金觉而心异之，偶阅一卷，文理颇优，疑似之间，明夜，复梦书生来谒，其言如初。金意决，遂取是卷，揭晓拆之，乃费状元子充。时子充年十岁，正在草角，语其梦，盖不知也。

松江上海县地名十字庙，有农家延僧诵经，飐幡于门。时暑天，人有负牛皮过之，渴甚，置牛皮幡下，入野店，洁白酒饮，忽阴云四合，一霹雳击碎幡竿，牛皮飞去，不知所向。农家草屋上但见竹钉万计，皆长二、三寸，滑润可爱，不可晓也。

北京安化门有古窑，成化间，一贫人偶宿其中，夜深月明如昼，有二人携手过言，明日当会顺承门外，吕先生亦来会，贫人窃听之，疑其仙也。明旦，亟往其处，见一人执

扇，有出尘之态，即曳其裾，再拜曰："子吕洞宾也，愿有以教我。"其人大惊，且行且却，迤逦至天池坛前，曰："汝执吾扇，吾欲溺。"指秽中虫谓曰："汝食之。"贫人方蹙额不肯，人与秽物忽皆不见，惟手中扇存焉。

侍郎孔公韶文言，向为广西按察司回，舣舟江滨，登岸，其邻舟有占城人，将进虎京师，延公过舟，虎置圈中，毛色炳然。有一人能驯虎，开圈门，以拳直入虎口，虎捧之，拳出，略无所伤。后复戏其足，作退缩状，夷人言虎甚惜蹄爪故也。又呼其名而问饥否？语言莫辨，虎为长吼，若求食然。公大惊而退。又言宰南康之都昌时，其地多虎，县有隶卒，身长七尺，素称多力，尝晚回，遇虎于道，其人仓惶上树，树不甚高大，虎怒啮之，几倒，人知不可免，遇虎饮泉，即跃下，与虎抱持，良久而绝无人来，乃言于虎曰："吾与汝气力已尽，若不见害，可长叫三声。吾即释汝，否则俱死此树下耳。"言毕，虎果悲号者三，其人随手纵之，低首掉尾而去。

陆仪吉言乃父景福知宁波府日，天久不雨，闻郡之金井山有金钱者，能致云雨，遂往祷焉。山去城约五六十里，金钱在山之第四潭，景福焚香致敬，置一小瓮潭侧，见有物蜿蜒而入，即携之以归，置城隍中，果大雨沾足。景福喜甚，欲亲送其还，而禅于远，乃命仪吉与郡学袁先生者偕行，二人舟中觞酌。既醉，袁先生者善谐谑，金线屡为袁所侮，仪吉亦乘醉启瓮，取芦出金线视之，其身细如灯心而黄色，然已僵矣。仪吉笑曰："龙果若是乎？"几欲以手断之，竟惧其龙而止。及抵山，闻瓮中有声，视之则已能动，不复僵矣。遂携之上山，将至潭，见黑云四起，潭中之鱼皆跳跃，似有迎意，金线出瓮，渐大如臂，已而雷雨交作，天昏黑，咫尺莫辨，皆相顾大惊，匍匐而下。登舟，雷雨益甚，舟几覆，二人罔知所措，皆再拜谢罪，舟始克济。

济宁人王士能，年百二十三岁，朝廷闻其老，尝召见之，赐宝镪以归。成化丙午，余友礼部杨君循吉以使事过其州，微服访之，见士能衣白袷衣坐木床上，年可四五十人。杨君问其所以致寿，士能曰："无他术也。但平生不食肉，不畜妻妾，不识数，不争气耳。"又问其日食几何？曰："食一饼及少菜而已。"

北京刘老者，曾往湖广岳州，其地往往有杀人者，谓之采生。遇每年闰月，人五六成群，以长竹竿挑小筐篮，竿上有钩，用以钩人。凡逢人，采只不采双，虽亲识遇之，亦不能免。僧或妇人尤善，彼地人谓妇人和尚利市十倍于男子也。有老人教刘，凡宿时以足践泥垢，履其家门限上，视之，须臾垢去者，其家必行此术。盖鬼为之扫除，急行勿宿，又其人采生时，或反被有力所缚，每人出银五十两，谓之买命钱。尝有一僧野行，被采生者六人，悉以竿钩其衣，僧知不免，佯谓众曰："吾死固不可逃，但禅衣新受人赐，不欲灭其德，脱下就死何如？"众从之，僧素有力，甫脱衣，即疾挥禅杖，击倒六人，悉缚之。六人者求救，共出银三百两，僧遂释之，持其银去。

肇庆人言其乡善捕虎者，尝夜持药箭，隐深山草莽中，聚山木燃之，有虎与熊偕来，熊身兼三虎，时天寒，见燃薪，皆附之，其人潜以箭中熊喉，熊以掌拔箭，对虎似有怒意，虎伏地，旋痛甚，即以所燃木击虎，虎毙，熊亦继之，其人并得二物以归。

宿州民徐某者，尝过其州一山，见鹊跳踯草间，近之已不能飞，疑为蛇伤，取视之，

有小蛇蟠草间，其臂不觉被啮。徐知有毒，即以所佩刀剜去臂肉如钱，急归，以药裹之，得无恙。无几时，复往山中，见剜去肉大如升，心颇怪之，刺以物，感毒气，回家即死。

金齿山中多猿，人家畜牛屡为猿所害，每牧时，必众守之。盖猿见牛即跨其背，以掌入牛谷道，尽取肠胃以出，牛痛甚奔，猿坐自若，竟不肯下，牛虽有力，无如何也。

蓟州一僧寺，每年七月十三日有僧坐化，观者如堵，布施财物，不可胜数。适御史刘清按其地，闻之，亦往观焉。僧死，坐龛中，御史有疑，命左右撼之不动，细视之，其身钉于榻上，由是僧皆服罪。盖寺中每养丐者肥美，遇是日，用计死之，以规利耳。

南濠张晓初以授徒为业，老而无子，尝有举子挈家将赴南雍，舟泊晓初河下。晓初延之登岸，胥会间，其人询知晓初无子，乃以己女给为女奴，卖于晓初为妾，以供路费。晓初怜其贫，以白金五两内焉。入夜，问其女，则云实举子所生。晓初惊曰："吾士人而取衣冠女为妾，以供路费，吾不忍也。"明早急遣还举子，而不索其银，举子愧谢而去。逾年，晓初生子，广东佥宪习是也，人以为阴德所致。

相城有丐者王姓，尝操小舟往来乞食，每得酒肉，遇佳者，别贮一竹筒中，归以奉母，母饮食，必起为歌舞，欲其心之悦而后已。时陈先生继主沈氏馆，目击其事，叹曰："王某，真孝子也。"

吾乡沈征士希，明正统初遇僧宏慈济者，陕西人，年九十余，言在元居李思齐幕下，思齐死，乃削发为僧，书无不读。尝为征士，讲《周礼》与《易》，能前知未来事，尤精于星命，是沙涤先生再传，尽以其书授征士，且曰："今之推命者，动称子平，盖祖宋末徐顔升，非徐子平也。"子平名居易，五代人，与麻衣陈搏同隐华山，盖异人也。沙涤之法较子平为胜，征士亦精其术，然秘其书，不肯轻与人推。

兵部侍郎李公贲，居吴城之东，公自为郡学生至归老于家，每出，必于城外上马，逮回，望城门即步，未尝一日易也。大理寺丞仰公瞻，少亦为郡学生。时夏建中先生为训导，后公每经其门，必为下马，人识之，旦暮皆然。观此二事，亦可见前辈谦德。

四月十五日，相传为吕纯阳诞日，吴中福济观，每年遇是日设大会，游人往来，箫鼓不绝。观主老道士为余言，是日必晴，虽阴霾亦必开霁。余十数年来验之果然。陆放翁笔记云：四月十九日，成都谓之浣花遨头，宴于杜子美草堂。余客蜀数年，屡赴此席，未尝不晴。蜀人云：虽戴白之老，未尝见浣花日雨也。放翁是说，正与此类相似，皆非偶然者，不可晓也。

望信桥织工赵某产子，三足二阴，一足在左腹下，其一阴生于左股左胁上，复有块如杯，裸一昼夜不死，人来观者众，遂压杀之。

李都御史实四川合江人，其乡有土地祠，李微时，经祠前，见塑像起立，心窃怪之。归以语母，欲碎其像，母止之。神忽托梦祠旁人云："李秀才过，吾敬之，起立，彼不知，乃欲碎我。微其母，吾不免矣。"李后复过其祠，戏书像背云："此人无礼，合送丰都。"人复梦神泣告曰："李秀才今将送我丰都，烦急求救于其母。"乡人往告，母怒，李遂涤之，后果至大显。

郡人沈氏兄弟二人，其兄尝一日倚屋柱，有所思，忽雷碎其柱，半身为雷火所焚，视

之甚黑，但闻空中若有人云："误矣，视其家则已如故，身亦绝无痛楚。"其弟读书楼上，一日震雷碎其柱，其藏书木匣以铁缘四角，尽熔为汁，铜锁与匣中数钱亦熔，而匣与书俱无恙，不可晓也。

石湖农民有管某者，其妻通于人，谋所以杀之，未果。一日与其母绐他事，载管于河，醉之酒，推堕水中。时水浅，管救于渔人，获免，抵家，勿悟妻之谋也。妻见夫归，大惊，天晚，遂诱其浴，复携沸汤，欲因而灌之，汤未前，忽闻雷霆一声，其妻已击死矣。

阊门人陆某，尝夜梦皂衣者四人至其家，再拜乞命。明旦，忽有人持四鳖来馈，陆笑曰："昨宵之梦，其殆汝耶？然吾必欲食汝，不能释也。"竟烹食之。不二日，疽发于背，诸药莫疗而死。

成化末，内官阿丑年少机敏，善作教坊杂剧，宪宗每令献技以为戏。时汪直势方赫赫，丑欲倾之，装一醉人，仆卧于地，或呵之曰：某官至。醉人不起。又曰：皇帝驾至。卧亦如故。后云：汪直至矣。醉人仓惶惊起。或问之曰：汝不畏驾至而畏汪直，何也？曰：当今之世，吾知有汪直而已，他不知也。上悟，待直顿衰。保国公朱永治居第，私役军士颇众，丑一日装两人于上前，一人诵诗曰："六千兵散楚歌声。"一人击之曰："何为误八千为六千。"一人答曰："二千在保国公家造房。"上疑之勿信，密令人视之，果然。保国惧，即日撤工。

三原王公为都御史时，巡抚南畿，尝一日至吴，有市井无赖乘其醉而骂公于道。公见之，略无怒色，但从容言曰："此人醉矣。"命吏卒遣之。若王可谓有辅相之量者矣。

沈石田先生尝与陈起东会饮于吴太史家，时贺解元恩、陈进士策在座，先生不善饮，酒至辄辞。起东云："吾有一对，君能对之，吾当代君饮。"先生曰："然。"起东云："恩作解元，礼合贺其荣也。"先生应声曰："策为进士，职当陈嘉谟焉。"合座无不击节。

右都御史王越尝出入太监汪直门下，又尝从汪出征北边，官骤升至威宁伯。一日忽作诗曰："归去来兮归去来，千金难买钓鱼台。也知世事只如此，试问古人安在哉？白发有情怜我老，黄花无主为谁开？平生报国心如火，一夜西风化作灰。"未几汪败，越以附汪故竟削爵为安陆州民，亦诗谶欤？僧起宗为予言，绍兴某寺有老僧，年七十余，云五十年前曾手录此诗，起宗近见其稿，始知非王所作，盖好事者嫁之耳。

慈溪张御史昺，字仲明，都御史楷之子。成化间，知江西铅山县，县有寡妇，止一子，为虎所食，讼于张，张与之期五日来。乃斋戒作文，祭城隍神，大概言神不能御灾捍患，而纵虎食人，五日内必驱虎伏辜，否则毁其庙而更置之。后五日，天未明，梦有人告曰："虎至矣，虎至矣。"张惊起佩箭升堂，急令启门，忽二虎至，俯伏庭下，若有神人守之者。张曰："吾良民之子，而汝食之，法当抵死。"二虎有不伤人退，一虎起，绕伏虎一匝，低尾而出，其一不动，张素善射，拔所佩箭，三发三中其首，虎犹不死，命隶卒乱鞭杀之，召妇人归其虎。甫到官，凡淫祠悉为破毁，独乡落一祠，民秘之获存。后张以公事经其地，夜忽梦神告曰：愿公恕我，无毁我祠。翼日，询于乡民，急毁之，神忽降于邻县之民某曰："吾被张知县毁祠，张公阳官，且正人，吾不敢近，愿借片地，暂栖吾身。张

公去，祠可复也。汝不从吾，五日内必祸及民。”初不信，不三日，果烦懑吐逆，神仍降，皆罗拜许之，遂为立祠，张不知也。又有道士善隐形术，寓某观中，淫人妇女，不可胜数，张一日擒至，重鞭之，殊无所苦。顷之，并其形不见，张给以他出，竟驰观中，缚之而归，裸其身，用印于背，然后鞭之，随声称冤，竟死杖下。

西番长耳僧法奴居中国三十年，善汉人语，丁酉岁游吴，止礼拜寺，为予言，其生弥西里国在天方国西，五年可达，中国去其国一年之程。有藏国把国者，地广千里，人长五丈，其声闻一二里，日饭尽米一石，然胆怯，闻金鼓或炮声必疾走，其小儿亦丈余也。长耳僧宗回回教，游行海上，凡数十国。其在中国，足迹遍天下，约其年，几百岁，每日惟食饭一盂，鸡鹅羊肉亦皆食之，或数日不食，亦不饥也。后渡钱塘江观窑器，溺死。

松江有老医张公寿者，神其术，然不肯轻售。其乡尝有一妇，怀孕将育，一日误跌，遂闷绝，延公寿治之。公寿取头上针，使开妇胸，当心针之，随产一子。公寿命视手，果有针穴。盖此妇被跌，为子手捧其心，故闷绝耳，后此子竟曲一指。

嘉定县八都有农家产一女，左股有肉块甚薄，三日块破，出一女，大如鼷，眉发手足悉具，出时尚活，未几，与此女同死。

湖广刘长史梁，少年在学，景泰壬申，其兄一夕梦神人告之曰：明年秋，汝弟中举，名在百十二，候费宏中状元，汝弟才得进士。旦语长史，皆以为湖广解额九十人，梦必无应。明年开科，长史果中一百十二名，时年才十七。后屡试下第，颇忆梦中之言，不就教职。成化丁未，始第进士，榜首果费宏也，亦异哉！

河南都司有王指挥者，妾生一子，后继室生子，病不离体。一日召女巫治之，巫云：所居屋有厌镇。发之，果得木人，王疑庶子所为。时庶子居城外庄屋，王命两家人缚之回，祸至不测，家人劝子弗行，子以父命不可违，迁延至晚，至则城门已闭。是日适有刘宪副者，亦因病召此巫，巫亦诡言如王氏，发屋复得木人，巫云此必门子所为。刘曰：门子无怨无德，胡为厌我？命搜女巫，于其怀得小木人甚多，即杖杀之。王氏闻之亦悟，父子欢然如初。

扬州宝应县有周秀才者，年少时，其父与聘同县张御史女。张卒，女患颠疾，周氏欲罢婚，女家亦许之，周生独不肯，曰：“女之疾，吾之命也。且张公已没，人将不议吾家耶?”卒娶之，逾一年，生一子，女疾亦瘥。

无锡有金生者，尝有役事至湖广茶陵州，时暑天，经溪涧，浴之，忽阴中痛。及归，痛时作，每作觉其中有物，用力出之，其物类枣核，坚硬如铁，后每痛必出，不久竟死。又有周某者，蓄一黑犬，甚爱之，食必亲饲。后犬病瘛，周恐伤人，锁之屋柱。一日饲之，被啮其臂，周且痛且怒，乃烹食之，食已疾作，口出犬声，有物如蚯蚓状，从阴中出，痛不可忍，诸药莫疗而死。

沈万三之富，炉火所致。其子既戍边，犹用以自给，蓄牛马千计。无锡某御史尝按辽阳，友人知其事，劝取其方。御史至，即坐沈以强盗系之狱。沈求免，御史曰：能予我丹方者，贷尔罪。沈谢言无方，但先世所遗成药耳。因献数合得免。御史归，分友少许，友亦致富。

天顺成化间，吴有龚驮子者，与妻僦居，每三五日一出市薪米而归，归即闭门，不治生产，人不之疑也。龚后老死，邻人于其家得鼎盎之属，始知其有炉火术云。

有道者语先君云：不生不杀。先君遂不畜鸡豕。客至，市以供之。又云：人求道，须于功名上闹一闹，方心死。

朱晦翁有《乞汞帖》云：欲观造化之理，今藏湖之道场山。

朱晦翁居白鹿洞，与白玉蟾善，一日登山值雨，有田父举手指空，雨为之不濡。门人问曰："何术也?"翁曰："偶然耳。"他日，翁患膝创颇剧，玉蟾取水为洗之，随手而脱。翁惊再拜曰："师何神哉?"玉蟾曰："偶然耳。"翁大惭，然终不穷其术。翁为江西提刑，闻唐开府紫虚真人尚在某山中，使人持书乞为弟子，且曰："能以道相授者，当来，不尔不敢见。"紫虚复云："道不可传，朱某必不至。"门人请曰："仙师尝云传道必择世间忠孝之士，元晦真儒，奈何拒之?"紫虚曰："吾道贵诚，朱某不诚耳。"弟子请其故，曰："朱某阴悦吾道而阳非之，是谓不诚，不可传也。"

张三丰有遗墨仆，少好道，走四方无所得。至正末某岁，遇陆龙先生于嵩山，授以真诀，遂而超悟。陆先生图南之高弟子也。

三丰去金陵，太祖欲见，不可得，命真人张宇初求之，宇初惧，诣武当山，拜表云：望都差将吏访于洞府名山。今其表见本山志。

今世祈子奉张仙，其状纱帽挟弹者，乃蜀主孟昶像也。初花蕊夫人得幸于昶，国仁人宋，艺祖亦宠之。夫人德故主，日悬其像室中。一日艺祖入见而问之，夫人仓卒对曰："此张仙也，奉之宜子。"由是传播民间。

孝宗皇帝山陵毕，有五色云起于陵上，结成彩凤飞去。圣主返仙，不偶然也。

予在礼曹，当郊天之前一日，与同官露坐，忽五色云见于日下，氤氲鲜翠。予急索酒跪饮之，亦平生奇观也。

义门郑氏藏书最多，永乐初，进其什之四五，今内阁多有其本。徐天全所藏，盖多出此。予教徐之孙，尝见有义门印记。后其子售逸狼藉，予贫不能买也，至今惜之。

浙江人钱知县旸继室许氏，临平人，名璚姬，善于词翰，尝有绝句诗云："鹊噪未为喜，鸦鸣岂是凶?人间吉凶事，不在鸟声中。"又有新月诗云："三星明灿烂，一仰一钩金。似吾深闺里，春来夜夜心。"

江西袁御史道为太平知县，时县有老民，家深山中，以骡驼钱物，乘之出山，中途骡拗，不肯行，老人无以为计。适一人乘驴而至，谓老人曰："汝何之?"曰："县前耳。"其人绐以偕往，且曰："汝老人，骡拗若是，我驴驯，暂以代之，何如?"老人谢焉。其人乘骡，鞭之疾行，老人追不能及，失其所在，悔恨欲绝，不得已，讼于袁。袁命以驴置厅事，后四日来。袁饿驴四日，老人至，问曰："汝认骡去路乎?"曰："知之。"遂命隶卒牵驴，与老人抵失骡所，纵驴任其所之，驴以饿甚，且熟识故道，疾奔至家，则骡正系于门，吏卒缚其人见袁，竟服罪焉。

文宗儒宰永嘉县日，有商人籴米，倩人担之，其人出商不意，从别道去，商踪迹不能得，讼于文。文受其讼，佯为不理，命姑退。未几，召仓官云：欲下仓视粮，命各乡里正

集脚夫于仓。是日，文人命商人立于门仓，脚夫一一过目，果获其人，遂服辜。

本渎市民张玉，性甚孝，父虽老，好为人解纷。一日，为乡里圆融讼事，与玉议，欲得白金数两，赂公使，则事易平。玉初不欲翁往，恐拂其意，乃计所贸易有铤，即取其一，割白布尺许，裹以与翁，翁与众至邑前，丛饮酒家，欢呼大醉，失所携物，谓同行者曰："我与儿议，彼不欲吾来，而吾强来，今物已失去，事亦无成，我何面目归见彼耶？"乃留宿邑西精舍。同行者归语玉，玉曰："钱帛傥来之物，失之则已，何为不归？"复取所留锭，裹以尺布，与众人城，绐曰："翁昨日之物，乃众相戏剧，藏挟而归，今复携来，勿惊恼也。"以铤视翁，翁以为然，遂与同归。若玉可谓善孝其亲者矣。

陆某，长洲农民也，尝染风疾，须眉尽脱，累药无效，自以为必死，遂辞其家，操小舟，携一孙自随，往来江湖间，丐食为活。尝晚泊酒家求酒，适有白衣老人，恻然悯之曰："吾善治此疾。"即以针刺其两股，血流如注，命以河水沃之，须臾而止，复探囊中，以红药一丸如小指大，与之，曰："服此，至夜半，当出大汗，可急入水浴之。"问其姓，曰姓钟。问其所居何地，曰黄村。某服其药，至夜半果然。时暑天，如其言入水浴之，浴毕，呼其孙曰："吾疾去矣，吾疾去矣。"惊喜不胜。明日操舟还，人亦大惊讶，某具言其故，往其地谢之，则绝无所谓钟先生者，始知为钟离仙云。或言某尝救一投水妇人，亦阴德所致。

弘治六年夏，吴中大疫，常熟尤甚，小民多阖门死，无棺以敛，往往推堕水中。双凤李氏，一门死者凡十二人，所存惟妇女小儿，然亦皆病卧。同乡一匠与李氏翁善，一日忽李翁至门，言其家人疫死，欲棺十二口，每口之直酬米二石，兼浼倩壮夫数人，举尸入棺。翁去，匠家惟六棺，载之以往，入门寂无一人，再入中堂，见尸十二卧于地，而翁在焉。匠大惊，欲返棺，则心有疑，且念旧交，乃寻坏垝于翁前，祝曰：兹来不知翁死，若许取米，仍载棺如数。言毕掷之，果如祝。匠者急回，造六棺，倩人一一敛之，遂载其米以归，后亦无他异。

双凤乡居民盛氏，家颇富，一日所藏钱尽飞入邻家，盛亲见之，然无以为计。

乡人朱某，居阊门之西，夏月，尝夜半启门就凉，见正北云际露一龙头，其大如屋，晴光灿然，旁立一披发人，朱大惊欲仆。须臾，云拥不见，朱疑披发者为真武神，以问于予。予曰：此司龙之神，非真武也。

弘治壬子六月，浙江定海县巨室某氏，一日忽血流沟中不止，渐至散漫，顷焉遍所居皆是。定海卫官与知县闻之，皆来聚观，不知何怪也？

白莲桥有渔人，网得一物，鳖头眼赤如火，鲇鱼尾，四足如鸭，状类小犬，鳞甲悉具，渔人以为怪，鞭数百不死，复放水中而去。

滁州魏生，尝夜乘马过近州山间，时已昏黑，见一物如金盘，相去甚迩。魏疑其为鬼，且进且却，既而渐近魏焉，不得已，以鞭击之，堕地，视之乃一萤也。

予尝遇一方士，自云尝游青城山，见供佛水碗，乃大桃核，可一升许，异而扣诸小僧，僧云：吾师采之山后。力士俟其归，求往，老僧怒其徒轻言，不得已易衣而往。初度岭三四里，抵危磴，扪壁而步，僧行如飞。至一桥，穷桥得广平石敞数亩，其下隐隐若闻

鸡犬之音，崖侧偃卧一桃树，长数十丈，枝叶四布，花方盛开，香芬异人世，崖上有“桃都”二字，大如席，遒劲可爱。后数年再游，则其僧已亡，故道迷塞矣。

嘉兴焦通判，陕西人，其叔焦三素狠戾，生子病疹，祷于城隍，不效，击败神鼻。其妹为王妃，忽鼻痛不可忍，夜梦城隍诉焦三破鼻事。妃曰：吾兄无状，何不病之，而乃病我？神蹙额曰：此人凶恶，吾不敢犯。妃告于王，以十金改塑，乃差。谚所谓“鬼怕恶人”也。可发一笑。

鬼仙降笔，时有之，近在邹氏所见颇奇。主人请撰春联，时命改易不厌。既退，余语客曰：此灵鬼尔，然亦可谓罢软无为。明旦，仙至，遂书云：今日一字不易。予笑曰：当因吾言耶？月余在江阴某氏，忽降笔云：为我谢都少卿，如何考吾罢软无为？予为拊掌，尽醉中一言，鬼亦闻之。其为题清旷楼绝句云：四周山色绕阑干，六月清风入座寒。对此令人发佳句，襟期一片海天宽。亦可喜也。

正德中，予在礼曹，安南会试训导朴实坚，舟漂入广，遂入达阙下。予遣使事检其稿，得古抄《周易》，从而借观，中与华异者数十处，如“盛德大业至矣”，下无“哉”字”。“是兴人物，以前民用”，“是”下有“以”字，可备异闻也。具见《周易考异》。

吴优有为南戏于京师者，锦衣门达奏其以男装女，惑乱风俗。英宗亲逮问之，优具陈劝化风俗状，上命解缚，面令演之。一优前云：国正天心顺，官清民自安。云云。上大悦曰：此格言也，奈何罪之？遂籍群优于教坊，群优耻之。驾崩，遁归于吴。

陕西秦府有龟钮金印，重九斤六两，文曰秦王之宝，盖太祖特赐秦府，他王所无也。秦府又有径寸珠，一重七钱七分，一重八钱七分，名太岁弹成化末，取入内廷。

南昌铁柱宫，晋许真君镇蛟之所，铁柱在池水中，径尺余，水退可见。昔有人携灯其上，水腾沸，急灭灯乃已。盖真君与蛟立誓，铁柱开花释之，蛟见火，将谓柱开花也，池上至今不敢燃灯。宫有真君塑像，成化初，韩都宪雍总督两广军务，道经南昌，入宫，塑像忽堕地，韩公惊愕，许杀贼胜，为真君铸铜像。至广东获贼，像遂易焉。

南城罗侍郎玘，有异质，九岁，始能言，言即知书。十五岁始寐，十五以前未尝一瞑目。恒见一老妇纺纬其床侧，言既通，不复见，盖鬼媪也。又罗公为士子时，游乡校尊经阁，见梯边一狐皮，初亦不怪，行数步，返而取之，则已撤去，盖妖狐所脱也。

正德中，教坊庄贤素多赀，其父卒，求志墓于浙江一主事，不能撰，托一友为之，其间有云：君配某氏，有贤德，三女皆适名族。时人传以为笑。

张公元祯居翰林久，其门生之子又有出门下者，其人不敢称门生，而通状曰门孙。冢宰马公文升齿德并尊，乡人以书通者，不敢称乡尊，而曰乡祖，此亦可作对也。

钱山钱秀才兄应役粮长，县令点名，兄偶不在，遂易服以代。令怒，欲鞭之，钱以实告。令曰：汝既为秀才，吾有一对。秀才粮长，打粮长，不打秀才。钱即云，父母大人，敬大人，如敬父母。令笑而释之。

华亭之王巷有王姓者居焉。一日王出，有女方十余岁，偶于嫂室见一僧，长约二尺余，从床下出，牵其衣，女推之再四，得脱。惊告其嫂，嫂曰：“汝无惧，第先入，我潜门外，如僧出，当执之。”女如言而入，僧果出，搂女如故，女高叫曰：“和尚来了。”嫂

进执之，真一小僧也，但不能语，似欲祈脱。有顷，则变一木块，辨之，乃纺车轮心耳。王归，怪而焚之，不灭。遂以刀碎之，视其中，隐隐有血，投之于水。后其家或不举火，则釜中悉皆灰泥，间亦有不洁污其中，如是月余乃息。

郡人王生自蜀回，言尝见一驴而五蹄，其一生腹下，此四蹄稍长。人束起之，则其行如飞，虽善马勿逮；解其束，则一步不能行。

南京一贵人家庆寿，命厨人于羊群中取母羊，将宰为享客之用。厨人置刀盆上，及羊取至，而失刀所在，颇怪之。乃尽逐羊寻之，唯一羔跪，不肯起，视其腹下，乃刀也，盖此羔即母羊之子，厨人感悟，遂弃其业。

有一道士善书符篆，人求之者，往往有验。肤庵施先生文扣之曰："汝符何以能灵?"道士曰："信手挥将去，知他灵不灵?"先生曰："此名言也。大凡人之学术到纯熟处，已亦不知，方见其妙。"

成化丁未八月廿九日，常熟之李墓，人有掘地得古砖一块，乃唐顾府君墓志铭，其文曰：太和二年十一月八日，葬府君于黄屯旧茔，礼也。曾祖思绪，祖迪，父冀，府君讳良辉，字德光，府君即胄子也。性好幽居，邱园顺德，抑强伸弱，非公不（缺一字）死，年五十有六，兹年九月十五，遘疾，终于私第。有子四人，长顾秀，次（缺一字），次康，次芳，并哀号泣血，气竭而息。恐里巷移改，勒砖为铭。词曰：赳赳丈夫，雄雄气色。倏忽迁化，幽魂莫测。身没名在，叹之何极?

常熟一乡民，因岁歉，携其妻将往溧阳，依大家以居。附舟至宜兴，舟人欲图其妻，乃绐夫曰："汝何必往溧阳，吾熟此处大家，与汝登岸，投可相依者，来取妻，讵不省跋涉?"夫然其言，令妇候舟中。与舟人行时，天色已暝，舟子负木桅随行，至松林，以桅击其夫，仆地，意其死矣，回舟谓妇曰："而夫已为虎食，而今奈何?"妇人号哭。舟子曰："而弗哭，我亦有家，与尔完聚足矣。"妇叫号不已，欲寻其尸，舟子仍负桅引妇同行，欲并杀之。行至一林莽间，有虎跃出，直趋舟子，妇奔走宿野寺，明日回舟，与舟中伴同至溧阳某家，言其故，主人不纳，妇复号哭。蓦有里正经其旁，偶问故，妇具言其事，里正曰："适在县前见一男子，诉在某处被舟人谋杀，幸而不死，岂汝夫耶?"导妇至邑门，夫妇大哭，复归常熟。

朝鲜人贡，必遣六曹参判为正使，其官即中国之侍郎，别一人曰书传者，盖纠察参判之官。一或失礼，必归奏于王以罪之，位卑而权重，参判不敢慢也。

朝鲜设官，名与天朝殊，故以官通。安南则同名，故总称陪臣大头目而已。正德中，予在礼曹，正使刘德光，其翰林学士由状元及第来见，予语之曰："德光在道，必有纪行之作，肯出示乎?"德光谦谢，明旦与副使御史阮秉和共作古风一篇，律诗三篇以呈，诗意大抵归美于予，语亦有可取者，今藏于家。

洪武中，乡试主考有儒士或致仕官，今惟两京翰林官主试，其他止聘校官而已。乡试有录，谓之小，录前必有序文。余见三十年前小录前后序凡三四篇者，今则惟前后二篇，同考官不得作也。又尝见永乐四年登科录，第二甲在前列者，亦得刊策，今策惟第一甲得刊。永乐十年，会试《中庸》一题，刊义二篇，今则题止一篇，唯论或二篇耳。往时乡试

作减场，亦得中式。宣德十年，应天府乡试，吾乡祝参政颢以减场得高魁，今则凡减场者皆帖出矣。

释氏磬口向上，上者阳也，求人于阳之义。铃口向下，下者阴也，求人于阴之义。

僧入定，有至数十百日，欲其醒，不可呼撼，当以小磬向耳旁击之。既苏，又当以人乳滴口中，待其肠胃复通，然后复以汤粥，乃得不死。

张士诚初据姑苏，居承天寺佛殿，宋慧感夫人祠在其旁，每夜出，惊恐士卒，士卒不安，迁居府治。

慈溪杨名父子器，为诗敏捷，下笔数百言，不属草。一日，余与杨君谦同会，名父濡毫立成数律，君谦曰："君之才敏捷，堪奉使外国，足以惊倒番人。"名父曰："吾诗不行于中国，仅可以惊番人乎?"相顾一笑。

周文襄公在吴，有部民负黄帕，直入厅事，公异而问之，曰某孙潼也。楷书《千字文》一本，进呈朝廷，乞公引拔。公取观，为给驿传以行。及入，乃得旨云：孙潼书法粗俗，令再习小楷。潼失意而归，自后每为人作字，必题云：钦命再习小楷孙潼。又郡人吴英好作大字，往来徐武功之门，武功得罪，以党被逮，有司无以入其罪，坐流民，配之广西。后赦回，自署纸尾，曰钦调广西民人吴英。

上饶娄谅以道学为乡人所尊礼，桑民怿为太和训导，往谒。时谅方构室，其柱且合抱，民怿因笑曰："颜氏陋巷，亦有是乎?"谅色不怡，坚定，民怿求观所为文，谅出一编，民怿览数篇，即还之曰："吾始闻先生名甚重，今观先生之文，散漫无法，殆不满余望也。"谅佛然曰："吾文何处无法？请明言之。"民怿抵掌笑曰："先生过矣。诗文不佳，道问学之功已欠，吾犹意先生能尊德性也。今闻人毁己而怒，血气勃然，则所谓尊德性者又安在?"言讫趋出，谅为之气沮。

阳明王公为刑部主事，决囚南畿，有陈指挥者杀十八人，系狱，屡贿当道，十余岁不决。王公至，首命诛之，巡按御史又为立请，而王公竟不从。陈临刑呼曰："死而有知，必不相舍。"公笑曰："吾不杀汝，十八人之魂必当不舍吾，汝死何能为乎?"竟斩于市。市人无不啮指称快。陈之父死于阵，而其子又以御贼失机伏诛，三世受刑，亦异事也。

都公讳穆，字元敬，吴县人，弘治己未进士，官礼部郎中，加太仆少卿而归。好读书，至老不倦。里有娶妇者，夜大风雨灭烛，群然曰："南濠都少卿家有读书灯在。"扣之，果得火。一时传为佳话。生平著作最富，如《西使记》、《金薤琳琅录》、《玉壶冰》、《听雨纪谈》诸书，邑志称其旧所刊行者二十种。近则《铁网珊瑚》，公七世孙肇斌刻于吴门。《寓意编》，平湖陆烜氏刻入《奇晋丛书》，又皆次第梓行，脍炙人口。余向藏《谭纂》上下二卷，传抄日久，亥豕较多，因与蒋子春雨略为校订，以公同好。春雨云："尚有南濠文跋，亦无刊本，容访诸藏书家，倘得补刻，岂非艺林一大快事耶?"卷首门人陆采，乃先生之婿，号天池山人，年十九，即撰《王仙客无双传奇》者，其编辑此书，亦残膏胜馥不忍弃置之意云尔。瓯山金忠淳识。

松窗梦语

〔明〕张瀚 撰

序

余自罢归，屏绝俗尘，独处小楼。楹外一松，移自天目，虬干纵横，翠羽茂密，郁郁苍苍，四时不改，有承露沐雨之姿，凌霜傲雪之节。日夕坐对，盼睇不离。或静思往昔，即四五年前事，恍惚如梦，忆记纷纭，百感皆为陈迹，谓既往为梦幻，而此时为暂寤矣。自今以后，安知他日之忆今，不犹今日之忆昔乎！梦喜则喜，梦忧则忧，既觉而遇忧喜，亦复忧喜。安知梦时非觉，觉时非梦乎！松窗长昼，随笔述事，既以自省，且以贻吾后人。时万历癸巳，虎林山人八十三翁张瀚识。

卷 一

宦游纪

余始释褐，观政都台。时台长仪封王公廷相，道艺纯备，为时名臣。每对其乡诸进士曰："初入仕路，宜审交游，若张某，可与为友。"稍稍闻于余。值移疾请假，公遣御史来视，且曰："此非诸进士埒。"余感公识别于俦伍中，不可无谢，假满谒公私第。公延入，坐语之曰："昨雨后出街衢，一舆人蹑新履，自灰厂历长安街，皆择地而蹈，兢兢恐污其履，转入京城，渐多泥泞，偶一沾濡，列不复顾惜。居身之道，亦犹是耳。傥一失足，将无所不至矣。"余退而佩服公言，终身不敢忘。

嘉禾蜃川孙公植与余同榜，先余一名。丙申秋月，吏部取选，误以余名先于孙，乃取及余，不及孙。孙时以休沐注籍，闻之，诧曰："岂因注籍不取，何以自解？避南部为下选首耶？"遂偕余诣部询选郎屠。屠曰："是誊本误也。孙留选，张暂还。"余曰："奉文取选，余来解。设耻不为，亦将避南部为下选首耶？"屠喟然曰："二君皆贤者，姑并留议

处。”乃扣该起送缺，选余南京工部都水司主事，督舰龙江，候至次年三月，始得莅任。后孙与余皆丁内艰，起补刑曹，扬历三十馀年，并以尚书致仕。显晦崇卑，各有定分，安义命，循理道，他何足计哉！余二人可谓同心矣。

世庙时车驾狩楚，拟从卫辉乘舟北还。命南部饰黄船五，以五日为限，完即趋赴候驾。余时为水部郎，昼夜鸠工竣事，送兵部发行。兵书王轨为避害计，推托三日。余曰：“南都黄马快船，皆水军撑驾，何独吝于上用之舟?”轨怒形声色。余白周司空用曰：“事亟矣！急具疏曰‘某日舟完，今方拨军驾送’，且遍告从行诸臣。”疏达，上知缓不能及，有旨曰：“回銮从陆，南京取来船只，都不必用。”不然，驾临卫水，觅舟不获，何以逃不测之谴？士大夫下达事理，缓急奚赖耶！

余监造作，虽竹头木屑，不厌琐细，为之计算，岁省不赀。兼摄上、下关抽分，余谓征商非盛世之政，弛十之二。商贩悦趋，税额较前反增十之五。二厂局中堆积朽株数十年，弃置无算，余为断以作薪，供惜薪司用，得省数千金。自以悉心任事，忌者反从而媒孽之，查盘日顾，谓余擅折有用之材，参论逮问。有旨：“某免逮，余如议。”余骇愕不知所以，时论谓朝廷明见万里。然省费公家，徒招谤议，毁誉在人，其不足信如此。

近世谓巧宦善趋利避害，余所睹记，殊不尽然。王主事公福差真州监闸，时章圣太后梓宫南祔，将由闸出江。王惧，辄呈部自谓楚人，顾藉护送差得暂归省。部准遣代。王不及待，取交呈文册，赍京投之，即离闸。梓宫既过，复称病，不之楚。两避难，巧矣。未几，得长史去。余同年徐君与余同西曹，有诏狱，旦夕不保，惴惴恐惧。会转他司，方幸脱祸，却以失朝逮杖。在官升沉祸福，各有定命，安用智巧为哉！

昔人云刑罚得中，是刑罚中教化。当官者一以公心听断，民自不冤。余往见侍御按临各属，遇审囚待，无论轻重冤枉，直笞挞而已。时贾公大亨独不任刑，细检卷宗，详审干证，一一令尽言无隐，又咨诹郡邑长贰，务各得其情。每一案出，人人称服。盖贾能知人善任，而余辈亦尽心剖断，故所平反悉当。

古人杀一不辜得天下不为。吾侪避嫌杀人，所希蜗角名耳，不知事后并微名失之，何自坏心术为也？平生经历多矣，犹记凤阳民陈邦家资饶裕，一仆远出，途遇群盗，挟之同行，分与敝衣数件，归语其主，主惊惧，走首官司。群盗恨之，即夜劫陈，杀其子，掳仆妻去，反诣官司，告富豪强占仆妇，忌坐仆死。逮邦鞫讯，讦者云：“但令仆妻出，真情自见。”妇竟不得。问官谓：“此非强占，何抗匿不出?”乃以邦富避嫌，遂坐邦死。长垣快手王崇儒买娼为妻，赁富人娄榭之居。娄索租急，王夜令妇潜往娄所，旦持刃入，大呼富豪强奸良人，乃索取衣饰贾资以去。娄大愤，奔诉县中。王蓦赴兵道，以银饰为买和。兵道鞫之曰：“汝不强奸，恶用重贿买免?”坐娄死。余时审驳，一时释之。问官又挟余曰：“曷不避嫌?”余曰：“何嫌可避！但求中情法耳，焉敢杀人以沽名哉!”

霍丘胡明善，督学御史也。居乡豪横，强夺人妻女为妾，役邻人为工，复假先年被劫，妄执平民为盗。家制刑具，极其惨酷。时邑无正官，势陵其簿，夺狱中锁钥掌之。令仆人迫殴赵姓父子三人致死。被害者诉官不得白，闻于朝廷，下御史台勘问。乃越该郡，属余追捕。比见，犹大言狂辩。余曰：“上有皇天，中有国法，下有人心。汝自省有无悖

天理、干国宪、失人心？服罪则已，否则堂下数百人，皆愤恨欲啖汝肉，一呼对证，却恐攘臂历阶，势难阻遏，糜裂之祸，在顷刻矣。”善俯首曰：“愿伏罪。不知应坐何律？”余曰：“斩、绞多端，不坐。从重，坐杀一家三人律，罪当凌迟。”辄捉笔署名，具招成狱。堂下齐声曰：“包公雪冤正法，除积恶，安万民矣！”举手加额，叩首而去。

乙巳夏庐阳旱，余疏食斋居，晨昏素服徒步郊坛，祷至七日不雨。余语众父老曰：“祈求不应，是无神矣。亟取薪来，尽收所设神像焚之。明日不雨，太守将自焚。”时司理陈儒前讶曰：“公言何遽！”余曰：“一身无足惜，惜万众无以聊生耳”陈曰：“知公重民命，姑缓至三日未晚。”余与陈复曝烈日中步归，未至城缮，黑云四起，巨雷大震，方憩郡庭，大雨如注。陈作《喜雨记》，载《郡志》中。

江北地广人稀，农业惰而收获薄。一遇水旱，易于流徙。余守庐阳，凡逃民遗产，悉听地邻有力者耕种。行经荒芜，必下车询问，责令认细。与之约曰：“逃者当年来还，佃人除工费，均分花息。二年还，给三之一。三年，给四之一。出三年不反，给佃人永远管业。另查荒田，给付逃户，不许告争，官司给帖付照。”故庐郡渐少抛荒。

庐阳地本膏腴，但农惰不尽力耳。年丰，粒米狼戾，斗米不及三分，人多浪费，家无储蓄。旱则担负子女，就食他方，为缓急无所资也。余行阡陌间，相度地形，低洼处令开塘，高阜处令筑堤。遇雨堤可留止，满则泄于塘，塘中畜潴，可以备旱。富者独力，贫者并力，委官督之，两年开浚甚多。余行日，父老叩谢于道，曰：“开塘筑堤，不惟灌溉有收，且鱼虾不可胜食，子孙世世受遗惠矣。”余曰：“此郡守分内事耳，何谢为？”

郡县徭役，故事官赋止银若干，私有倍一至十者。余察知其弊，值定民徭，不循故事，诸役皆为增加。库役旧编七两二钱，增至十六两，额设六名，其银九十六两。计算公庭诸费，尽在其中，额外不得加增一钱，勒布成式。事上督抚句曲王公颍。王诧曰：“诸郡减赋，独增赋何也？”余谓：“他郡名减实增，本郡虽增实减。”因述其详，谓：“凡役银，二季征解，给之于官，不令当役者与徭户相见，即欲多索无由已。”王曰：“是可尔行，尔去必更矣。”余笑曰：“自古有治人，无治法。职在则行，职去遑恤其后！”王亦一笑。

余守大名，谒巡台杨公选，语地方兴革及官属贤否，余具以实对。有顷，问：“开州李守不免訾议，何也？”余曰：“知府自知不如李，以台下明察，岂得疑李？此必有短之者。不出民间公论，特一乡宦私怨耳。”杨曰：“何遽知乡宦？”余曰：“某官起盖牌坊第宅，遍役州民工作，索车辆搬运。州官爱民力，禁止之，怨谤由此。天地鬼神鉴临焉，敢昧公心，以淆是非？”杨公改容揖余升堂，足立未定，飞檐瓦砾忽堕击初立处，积二尺许。杨惊且喜曰：“此非天意哉！”盖故事属官无升御史堂者，适以天地鬼神矢证，余幸免祸。足为诬枉之戒。

庚戌之变，虏酋俺答寇蓟镇，由古北口入，直犯都城。上下戒严。朝廷遣兵部郎一人，持节敕畿辅四郡备兵三千人入卫。使者驰至真定，诸守臣仓卒无措，且议相见礼未决。余闻报，即阅户口，计人丁，凡三十选一，余悉供饷、治兵仗鞍马。令已定，下州邑。乃驰赴真定，顾诸郡守曰：“事亟矣，公等尚牵制文义，与使臣争苛礼哉！夫《春秋》

先王人，以王人尊则朝廷之威命行。今兵兴重务而卑使者，则威亵矣。彼势不能行于郡将，郡将不行于州邑，州邑不行于闾阎。窃恐三辅失援，虏骑充斥，如国难何?”诸君色动，乃听余庭谒。使者下阶迎人，余首请视师。使者曰：“何遽集耶?”余曰：“勤王之师，事不宜缓。”因期五日至大名，余先驰。使者至，既阅师毕，因向余曰：“旌彩戟利，士壮马腾，可称八百精锐矣。”惊叹而别。

京师达虏既退，廷议增设兵马，以知兵有勇者授兵备副使，驻扎畿辅。有尹君某辖真、顺、广、大四郡，开司栾城，句取州邑富人为标下旗牌及千总、百总名，民称不愿，则责令市马实厩，吓数百金，莫敢与抗。余闻之，行属邑：凡尹所句提，不得径解，俱由府转达。东明令白某首犯余禁，余参治之。余解到者，悉寄监不发。尹怒，行府类提，余并系其所遣。尹怒更甚，参抚、按，抚、按置不问；参吏、兵二部，部堂亦不问。怒极，扬言曰：“我将抉其目，磔其胸!”余闻之，曰：“朝廷纪法，凛然在上，吾何敢废朝廷法纪，以媚贪暴之人！一官不足惜，终不令恐吓吾民，以无负郡守之职耳。”

方尹兵道偏信刁横，拘逮良民，余具揭曰：“良民无辜受逮，情实可矜，矧岁暮天寒，路遥人众，不宜远解。”且稍言民兵之欲无厌，而膏脂之竭可怜。冀其宽免，以安百姓，不意反触刚暴之怒。后科道首弹劾尹，数其凶残贪婪，罪状盈幅。时当国者欲庇之，然以公论不容，竟罢尹官。因忆当时横逆相加，人情汹汹，有劝余上白其事者。余笑曰：“公是公非在人，何待予辩？且彼恣肆如此，未有不败者。即败，人将谓由我讦之，是我亦彼若也。”卒善遇之。今是非诚自明，余则无与焉。时治山翁山相守广平，连境而治。贻余书曰：“公真铁汉也！曩误为君危之。”

余为郡守，预约州邑，凡事难断处者，听其申达。大名有兄弟搆讼财产，继而各讦阴私，争胜不已。县令不能决，申解至郡。余鞫之曰：“两人同父母生耶?”曰：“然。”余曰：“同气不相念，乃尔相攻，何异同乳之犬而争一骨之投也!”各重笞之，取一杻各械一手，置狱不问。久之，亲识数十人人告曰：“两人已悔罪矣，愿姑宽宥。”唤出，各潸然泪下，曰：“自相搆以来，情睽者十余年，今月馀共起居、同饮食，隔绝之情既通，积宿之怨尽释。”已乃指天向日而誓。余笑曰：“知过能改，良民也。”遂释之。

年饥发粟赈济，此恩施困穷，培植邦本至意。顾有司不善奉行德意，令其报名听审，支候经旬，升斗之需莫偿来往之费矣。余以救荒无善策，惟速行稍有济耳。癸丑关中同、华饥，请发粟。余时为兵道，即日行县，为约曰：“某日至某里，里老率饥民关粮，报遗而实饥者，听相随来。”各厥尽开，每一官守之，揭竿为旗，上书五斗、四斗、三斗。饥民人，余亲验其色，与之多寡，印记于面。各令报名，一吏书簿。合某数者，立某旗下。名足旗行，导至厥仓，即与粟去，略无停留。数日而完，又往他属，法亦如之。事毕以所书名制三册，一达抚院，一存本道，一发州邑。各属无寸楮之费，穷民无顷刻之淹，余自谓尽心竭力，然寻亦劳顿罢乏，盖下行有司之事也。

余备兵潼关，入河北诸州县防秋。凡诸山险隘，无不躬历。间有路可通兵马处，为之斩凿沟堑，设铺舍以贮军士矢石，置木桥，曳绳索以备扯拽。若后事者修治不废，即郃阳、澄城、白水、韩城及同州、朝邑诸处，可高枕无虑患也。白水城中人民仅百馀，而城

外倚山为居者反多数倍。余缘山开扩城基，分民鸠工，限日版筑，不两月而工成。同州城郭虽整，民不满千，其中半虚无人。余询知城中无水，人不乐居，乃访求泉源，引二渠入城，至今赖之。朝邑司马韩邦奇作《记》归功于余，今见《通志》。后十年，有使车道出余经略处者，为余咨嗟叹息云。

石山谈公恺督两广，余辖岭南道。甫至，谒谈公。谈喜曰："近已题征新会、新宁山贼，专待监一军。"乃檄余与参将王麟率五岭苗、狼精锐数千为西哨。余恐大军所至，杀及无辜，乃先给旗，榜于各村诸寨，宣布朝廷威德，令先下者集高埠处，禁官军不得侵扰。始合兵擒剿，凡斩首一千六百有奇。俘获妇女幼稚，听民鬻养，老疾收养于官。谈以捷闻，竟以失赂重人，仅进一级。同事领东哨者，亦进以一级。余独赏内镪一、表里二，暨诸将领从俱叙功有差。事同而恩赉异也。

余入蜀，过山西。郭公民敬时按蜀已满，将复命于朝。询余以藩臬臧否，首及左辖某。余谓："坦夷无他肠。"郭曰："坦夷何多谬戾？"余曰："此乃气质之偏耳。"次及佥宪某，余谓："爽朗洞晰底里。"郭曰："信爽朗，如处置乖方、低昂倒置何？"余曰："此或一事之误耳。"因谓论人不当因气质之偏，概其心术，以一事之误，概其生平。郭公敛容起谢曰："此格言也。入蜀以来，未闻斯语。"

辛酉之秋，闽中乡试，侍御李公廷龙为监临，檄余入院提调。内外扃健，一以委之，及参阅文艺，亦命余品骘高下。余殚精竭力，昼夜不寝者历二旬馀。将拆封放榜，李顾余曰："古人求士兼取身、言，今仅得其言耳，安得其身？"余曰："畴昔之夜，诸生过庭，尝物色之，俱已得其仿佛。"及开卷，睹姓名，余一一道状貌甚悉。已而宴会，状貌果不爽。一座皆惊起，曰："何善识人至是！昔人一见识一郡人，今公识一省士矣。"

人生相知，贵相知心。第众口铄金，积毁销骨。投杼之疑，曾参不能必于其母。知己难哉！余尝辖关中，有巡查侍御欲骫法庇吏，余坚持不从，竟以相忤。侍御乃摭藩司夙弊余所釐正者，反以蔑余，劾之。时朝议虽谅余生平，犹欲更调以谢言者。陆五台光祖时为铨曹郎，抗议部庭曰："张之生平操履，余可剖心白之，岂得以浮议蔽贤，辄议调也！且铨部省各一人，凡以稽乡评贤否，古月旦遗意。今某心知其枉，直言不用，如国家设官之意何？调张某，宁罢某官！"遂杜门引疾，欲归。当事者知志不可夺，乃两拟请旨，而余复留用。若五台者，可谓生平知己者矣。

岁乙丑，拊循关中。秋，出固原防御。虏酋时尽西掠黄毛，边境无犯。立冬后，将撤兵还省。余思兵防既撤，安知不乘间阑入。乃宣谕诸将领：今岁防秋官军，仍各守汛地，俟防冬兵至更代，方归。余归未一月，虏酋吉能果踏冰猝至。官军迎敌，奋勇扑击，得首级五十馀。惊骇而遁。彼谓兵掣无备，乘间剽掠，蓦见官兵，啮指悔奔。我军以逸乘劳，以众临寡，恃吾有以待之，气先胜也。功虽幸得，事亦殊常。捷书上闻，部议竟寝。

终南山高大，绵亘极远，西连空峒、太白，东接太华、少华，南出为嵩山，又南出为衡山。其间故多矿洞，遇荒，饥民啸聚，动至数千。时关南、关内两道会议夹剿，兵粮已集，惟俟余以示进兵之朝。余思此辈迫于饥窘，未有杀人攻劫之罪，情可原悯。即手书曰："民穷为盗，原非本心，律有明条，许得自首。凡收执宪票者，听复业生理，官司不

得追究。”命工匠刻刷三千馀张，用关防印识，给以大字榜文，遣抚民同知李愚驰往，谕以祸福。众皆欢呼，投弃戈梃，罗拜于地，领票而去。时嘉靖丙寅三月也。

余三历西曹，熟习法比。既为廷尉，送审诸犯多所平反。适有二三大辟，原问似出深求，悉为原情协律，尽开释之。一日冢宰胡公松向余曰：“少司寇将借重。”余逊谢曰：“闻议某某有定议矣。”胡云：“文学、政事、资望，孰如公者?”竟推上。得旨，以余为少司寇。余直任部事日，与诸司论议，其狱词稍堪驳者，不敢顾避，悉如律例改正。后送廷评，一无平反。诸曹郎相戒曰：“真法司至矣，吾曹慎之。”

京师群瞽为茶会，会辄数十人。内一杨一马言论相触，恃力斗殴，皆致重伤而死。事发西曹，杨坐其子，马坐其侄，以扶其父叔，助力相殴。余力理卿，视之皆垂髫童子。众谓：“两人结扭在地，甚强有力，傍观不能举手投足，矧二稚子？缘两人皆毙，法无所施，不得已使各抵一命尔。”余曰：“杨名殴马驯罪当坐绞，马驯殴杨名罪当坐绞。今有罪者皆死，而移坐子侄，是知生可偿死，不知死可互偿也。几于刻矣。”竟从末减，各坐失于劝救杖决。

漕河溃决，上命大司空朱公衡往浚。时以故道壅塞，乃另开新河，自南河之阳，折而至于夏镇，大工甫竣，漕船入新河，风雨陡作，水骤腾涌，覆舟百馀，粮以万计。朱方自危，乃移书来会。余曰：“此天意也，于人何尤!”遂上疏曰：“夏镇之役，在臣一人。臣精诚不足通鬼神，知虑不足先事变，覆败之虞，实臣所致，乞免旗军赔补。”时部院闻之，咸曰：“河道失事，引咎自归，甚盛德也。”

始余辖关中，道经于宿。宿之守曰姚篪者，加意民事，招抚流移。尝筑大堤，下浚沟洫，潴水以备旱潦，傍筑草舍，居流亡以便耕获菑畬，堤外悉成膏壤。余睹而叹曰：“兹良法也。孰勤民事如家至此哉!”岁丁卯，余抚淮右，篪已移官比部。首荐于朝，欲授篪宪职，持颖上节，劝农淮、凤间。会部已议他授，但令兼董，所奏以成命不果。后余任铨部，复请设江北屯田佥事一员，以淮、凤系南北咽喉，为国家根本重地，地广民贫，恐生不测也。有旨，谓：“具见体国厚民之忠，得如所请。”后余归田，设官亦罢。

罗傍渌水在广东、西间，自肇庆迤西，梧州迤东，介大江之南。山深路隘，草木蒙密，瑶僮占据于中，不奉王化，间出为盗。余为总督时，值穆皇登极，覃恩四海。仰体德意，遍行晓谕，谓：“以总督生杀之权，兼两广兵力之众，若调遣官兵，四路进剿，此真釜中之鱼，何所逃避？但念其中尚多安分素不行劫者，兵加难辨，玉石俱焚；且多杀戮之惨，伤天地之和，余所不忍。今欲令其更生，先须示以忠信。听各悉心悔过，勿生疑虑。瑶总瑶老，投招主引赴军门者，量行犒赏；三年无过，奏授土巡检之职。沿江一带，辟地开墟，与民交易。”责成于德庆知州江万仞，令其率令来见。给与冠带者六七人，平巾青衣者十馀人，欢欣踊跃而去。余罢归日，舟经其地，遥望山间，聚众喧呼，焚香叩拜。即后事者勒兵斩数万级，乃余向者所招抚而生全，然而晋秩勋阶，赏延后裔。彼所谓“功懋懋赏”者耶?

戊辰岁暮，海北参将耿宗元谒庭下，状貌甚伟。余喜得骁将，语之曰：“海寇林容，纵横江上，汝宜亟往剿除。”即日辞去，复之岭东谒巡抚熊。熊遽令率标下民兵，出剿平

山屯聚倭夷。元以兵非素练，熊曰："与尔旗牌，不用命者听行军法耳。"元乃入营号令，把总周云翔等聚众谋曰："何处戇汉，擅号令我！不杀，将为若害。"遂突入杀元，众尽髡黔，反投贼中。余远驻肇庆，相隔千里。夫熊本始事，仓猝召变。乃该科独参论余，降二级，不言及熊。余闻变，令中军率狼兵数千，尽歼倭夷，生擒云翔。捷闻，熊以功受赏，余仅赎罪。若熊，亦可谓善掩罪邀功已！人臣为国效力，何敢自明。顾九阍远于万里，孤臣又在万里外，惟凭省中一疏，以行赏罚。有言责者，尚慎之哉！

时广中剧贼，惟曾一本、林道乾称雄，结连剽掠，横肆海上。庙堂难当事之人，乃以属余。余闻命疾趋，移镇梧州，易将领，招客兵，备舸舰，制器械。事集矣，乃指授方略，会集三省诸军，分布要害，使贼进退无据。又以其间招抚道乾，令直捣其巢穴。贼始大窘，擒有日矣。适奉旨回籍，而代者刘公焘乘传至。余离任甫十日，一本剿灭。人谓："岭东之捷，伊谁之功？卒令后人坐享其成！"余方以得归故乡为幸。道出南安，郡守林舜道迎迓，曰："督抚重臣，行李萧然如此。即马伏波、曹枢密，不是过也！"余乘轻舟，不两旬而抵家。乃卜筑湖西，搆屋三楹，辟地三亩，时游息其中。榜于门曰："烟水矶。"题其柱曰："敢谓身间遗物累，只将心赏寄烟霞。"又曰："门前荫满先生柳，座上香分处士梅。"以寄吾志焉。

国初刘诚意先生为御史大夫，即今南都察院右都御史。余掌南台，所居邸第在太平冈下，规制壮丽严整，传为先生所建。院在太平门外，惟操江、佥院间来同堂，四五御史，雍容礼貌，体统森严，殊无事事。时值两京计吏，与南冢宰王公本固并持衡鉴，品骘去留，悉协公议，后南中黜陟称明。余先自陈，奉旨："览卿奏，不允辞。宜益用心供职。"盖南九卿称卿为异数，而余感上恩，因更号益斋云。

癸酉秋，冢宰杨襄毅公溥以病免。上命内侍传命云："吏部是要紧官，宜慎重选择。"时辅臣推上凡三人：首台长葛，次司空朱，余列于后。辅臣不票拟，持疏俟经筵毕，面请点用。上越前二人，批云："张某改吏部尚书，著上紧前来供职。"余闻命，疏辞。奉旨："卿公清端亮，闻望素隆，铨衡重任，特兹简任，不允辞。"乃趋朝面恩。抵任时，值三载考绩。诸省藩、臬、郡、邑，鳞集阙下。余会台长葛公守礼，大计群吏，黜陟幽明。复首陈人觐事宜，申举旷典，奉旨俞允。乃举卓异谢鹏举等二十五人，引见于会极门。上亲发玉音宣谕："尔等都是好官，回去传谕各官，为朕爱养百姓。"赐宴午门，仍锡金帛。贪残贾某等一十八人，悉下诏狱。大小臣工，一时鼓舞。实肃清朝政之一大机也。

初，余之召入秉铨也，思古太宰之职，在知人安民，而惠安民生，莫先综核吏治。至是，每当大选，必录选人姓名，开具上注御屏，迁辄更注；欲上时时经览，以注意人才。又议酌选规、行久任、崇实政、遴真才、稽章奏、重责成、严考绩、慎拾遗，俱得奉旨施行。而余所措置，独崇大体、略苛求，务周咨、绌浮议；才不以瑕掩，人不以资弃；实胜于名者，虽下僚必扬，名浮于实者，虽崇秩必抑；使人人争得自效。则余一念爱惜人才之实心，不敢负国恩、尸禄位者也。

国朝岁供军储四百万，大抵取给江南。漕舟道出江、湖，溯淮、河入汶、济以北，潴畜众水，设闸启闭。逾卫遵潞，直达京师。二百年来，但葺堤、补决、浚壅、泄溢，使故

道无滞而已。近岁故道不可专恃，宜循元海运旧踪，以备不虞。喜功者辄一试之，失不偿得，则又议开胶河，谓功可立就。又一试之，未有百一之效，而费已钜万矣，齐民汹汹怨嗟。时在事者陈其状，下公卿议。司空郭公朝宾曰："上意大概主行，诸君之意若何？"余曰："闻之：海边有山难凿，出口淖泥难挖。今功未百一，而耗费不赀，民心如此，万一力竭财尽，竟无成功，谁任其咎？窃谓停止便。"公卿相顾无一言，乃各书"宜止"二字。事闻，亦洞察大功难成，遂如众议。其事得寝。

甲戌春，奉命入阅进士廷试卷。时江陵柄国，以有子在列，避不阅卷。亚相张蒲州拟定序次：首江西宋宗尧，次浙江陆可教，次宁国沈懋学，为一甲；次湖广张嗣修，为二甲首。嗣修，江陵仲子也。暨上御中极殿，九卿以次读卷，时方以陆卷上彻宸聪，而江陵潜通大珰，遽传命免读。乃取沈、张未读卷窜宋、陆上，送御几前。于是首沈次张，而宋、陆抑置二甲。时缙绅咸为不平，而江陵犹向余曰："蒲州吾所引用，何吝于一甲，不以畀吾子耶？"

国初自罢宰相，事权归六部。后文皇取翰林学士等官入阁，以备顾问。至洪宣间，凡军国重务，人才举措，悉以咨之，其权始重，遂晋崇秩。嘉、隆以来，专以翰林入阁。自一甲外，复有庶吉士之选，典最宏钜。甲戌之选，由铨部封识以往，余亦阅卷东阁，以江右、闽中卷属余。时江陵私属江右朱某，余曰："卷皆封识，何自知之？"江陵曰："司封识者，非汝选郎耶？"余俯而不答，以司属不宜私授。徐就阁检阅，手一卷，对语未工，方惜其才。少宰陈，江右人也，向余曰："此朱某卷。"余遂以应江陵之请。竟置不录。始知向之所属，恐其见售耳，余切不知所谓也。后所取二省士，余皆不记其名。罢归日，有造吾庐而自道及者，余已忘之矣。

江陵闻丧之越日，传谕令吏部往谕皇上眷留意。江陵亦自为牍咨部，云："某日闻讣，请查照行。"盖讽使留已也。司官持咨，请余议覆。余谓宜咨礼部，查节年阁臣丁忧恩典，从重优恤；若不喻其意。乃遂大拂江陵心，嗾台省数人相继弹劾，奉旨致仕。余趋朝，北面稽首。出过江陵言别，语之曰："顷某滥竽重仕，幸佐下风。见公闻讣哽咽，涕泗交横，谓公且不能旦夕留。区区之心，诚欲自效于公，以成公志，讵谓相矛盾哉！兹与公别，山林政府，不复通矣。"语竟，张汗颜颡泚，噤不能声。有顷，曰："公去，而心愈苦、事愈难矣。"余遂拂衣而归，诸公卿咸祖道都门外。时太常卿孙公忭向余曰："'去国一身轻似叶，高名千古重如山。'愿以两言为公今日赠。"

卷 二

南游纪

昔人谓桐江一丝，扶汉九鼎。余尝经富春山，泛舟桐江，登子陵钓台，瞻先生遗像。因思先生高谊，不独千载之下令人兴起，而春山江水亦藉以传不朽。人杰地灵，非偶然

也。自桐江而上百馀里间，两山苍郁，一气澄清，秋行如在画图中。严州以南，溪流差缓，水皆縠纹，无烦摇拽中流，自在而行。将至兰谿，山开水渟，势逆而聚，风气顿异，城郭修整，人民富庶。离浙而南，诸郡邑不是过也。龙游、衢州沙滩高，溪流浅，舟不易达。至常山，逾岭则浙之南界矣。

再逾玉山为广信，郡治建于山麓，规制整肃。至铅山，河口坊曰“保障河汭”，犹广信之属邑也。自铅西南为弋阳、贵溪、安仁，达饶州。而馀干之瑞洪塘则民居幅辏，舣舟蚁集，乃东南商贾往来之通道。寻渡鄱阳，夏潦方涨，大水奔流，忽高丈馀，茫然波光。时西北风恬，摇拽而过，展帆数叶，顷刻行数十里，至湖口之黄家渡。沿途汪洋，俨成巨浸，傍水人家，皆为没溺。舟在陆地中行，林莽仅露树杪。水流甚急，赖风乃济，遂达江右之会城古南昌故郡。登滕王阁，瞰槛外长江，一望水光接天，因忆画栋飞云、珠帘卷雨，洋洋在目。至丰城，晋张茂先望剑气冲牛斗于此地，故名剑江。自临江而历新淦、峡江，诸山飞舞而来，至此一峰突兀，望之郁葱，若尽于此，罗状元伦之故乡也。再达吉水，国朝馆阁之臣悉萃焉。谚云“翰林多吉水”，历考嘉、正以前，信然。傥所谓人杰地灵，非耶？今之吉安，乃宋庐陵欧阳永叔遗址，而泰和、万安皆庐陵属邑。既抵赣州，遂从陆行，诣南安之小溪驿。驿在万山中，有砖城，乃阳明先生所建。

自南安逾梅岭，岭高路隘，路盘旋而上，亦不为险。过岭，复登舟。经黄塘、平圃，路多奇峰怪石，而清流旋绕其下，良可娱目。至韶州，有白塔堤，英德有观音洞。洞在江中，石山高峙，水浒壁立，而岩洞深奥。过江口横石矶飞来寺，寺在山上，奇峰耸秀，回渚呈澜，一胜概也。历清远、三水，时值潮长，水势湍急，缓缓拽牵而进。登小金山，昔名灵州山，寺曰宝陀，有东坡遗像，前有超然台。登山而望，四面皆水，若登金山观大江，但广狭不同耳。自此经官窑，抵广东之会城，为古南越。城有七门，城东北隅有粤秀山，西北有九眼池，为一方胜概。天气甚暖，乃阳泄阴盛之地，冬不雪，花不谢，草木不凋，民人多湿疾，亦风气使然。其俗贱五谷而贵异物，然珠翠牙玳与五金诸香皆产自交南海岛，非中国所有。市肆惟列豚鱼，豚仅十斤，既全体售，鱼盈数十斤，乃剖析而售，惟广州为然。果实种种，亦惟荔挺为最，荔奴次之。鸟多孔雀，兽多麋鹿。此其大较也。广州以西，经三水为肇庆。入小厢、大厢峡，两山相夹，水流甚急。至新村，经杨柳洲。洲在江中，环洲之人仅四五百家，瑶僮所畏，有药箭能伤人。隔岸一山皆贼巢，洲中人往樵采，贼亦不敢近。至德庆，一山光顶如僧，土人呼为和尚头。

至封川，遂达梧州。梧州东临大江，风气稍凉，西逼深山，草木茂密，天色时阴翳，多江山瘴疠之气。中设总督府，院宇亭榭数十座，池塘数亩，多奇花异木，杂丛林中，莫可辨识，鸟雀飞鸣其间，声音聒耳。院中大楼七间，皆香楠、铁力所斫，壮丽无比。前堂高巍，每坐堂中，晨兴多暧昧，日将中，气渐清肃，稍昃，见地中瘴雾如香烟数缕，冉冉而起，顷刻氤漫，布馀遍堂奥，苍茫混六合为一，上下皆晦冥矣。产多海物，而鲥鱼四时有之。深山产大蛇，土人捕获，食之如甘鱼鳖，最者长数丈，目如炬光，行人夜过，畏避如虎，恐为所啖也。自梧州以东，肇庆以西，中介大江，北岸皆郡邑，南岸为罗傍瑶僮，据山倚江，负固不服，时出江上为盗。今已剿灭无遗，开拓山岩，建立县治，为罗定属邑

矣。广以南，为新会、新宁。经甘竹滩，潮长，滩高不可上，潮平，则绕滩而过，不为险。至黄濠琛，水势远阔，中多汊路，顺风而行，亦无所阻。渡江门，诣东亭，为新会。登城一览，东、西、北皆倚山为城，南面水绕。遥望两山夹峙，而中空处即崖门，门外即南海。再经蚬冈，一路白沙翠竹，水绿山青，水出口为赤磡墟，小艇络绎而来，土人云"趁墟"，如北人云"赶集"，此新宁之地也。

自铅东南为车盘、崇安，崇安即八闽属邑矣。离崇安廿馀里，为武夷山。山景绝胜，两面皆悬崖峭壁，中流一溪，清澈明莹，凡九曲折，遂名九曲溪。峰峦大者三十六，多奇，而最者为玉女峰，两峰直插溪中，高并数丈许，峭拔可爱。又为铁石岩，其色如铁，而平衍横亘里余，高望乃数仞之崖，不可攀跻。自兴田诣建阳，地产砂饴、茶、油暨竹简、楮册。商旅云集，所期物在焉耳。登考亭，即朱晦翁书院。过叶坊，为建宁。城郭完固，人物丰盛，四门皆深湟长桥，桥上遍搆屋宇，齐民列肆而市，贸易其中，肩摩眺击，接踵继至，暮始罢去。建宁以北，溪流虽急，傍无高崖，人从石上牵缆，犹可挽舟而行。建宁以南，山高无岸，溪滩复多巉石，舟从石畔中行，极为危险。而黯淡滩溪流屈曲，洪中湍急，即长年三老震惧，尤为最险者也。出险，达延平。两渡桥梁，一渡舟航，上下山坡间，为顺昌。复渡黄石滩，石大而多，水流迅捷，雪浪拍舟，转盼已过。由剑浦而达邵武。郡有熙春山，山巅二亭高旷，可以眺远。延东南经茶洋，自黄田登舟，顺流而下，为芋源，即抵闽中会城，古闽越地也。城有七门，周围仅三千八百四十丈，高二丈一尺。惟汤门内外有汤井一、汤池二，水皆温暖，但多硫黄气，不堪沐浴。南门对乌石山，形如伏虎，城中有环珠楼，傍列二石虎，镇此山也。稍北为藩司大门，上有高楼三层，设钟鼓以司刻漏，塞中扃，由左右门出入，亦避此山也。司中地极深广，由门至堂，隐隐遥望，两墀皆植荔挺，树高二三丈，阴森蔽天。果熟，色泽如脂，与绿叶相辉映，最为艳丽。其肉莹白如鸡卵，而臭味更香美，诸果不及也。闽中惟会城、兴化有之，而兴化者名状元红，核小尤佳。自甬路上月台，凡二十四级，堂高敞五间，穿堂九间，后堂五间。复上五级，为后乐亭。亭后有樟树一本，围十余丈，而榕木寄生其中，扶疏阴翳。后山渐高，传为闽越王无诸建都于此。睹重楼乔木，意者皆故物耶？此中天气甚暖，仅亚于粤，而冬亦少雪。花木岁暮不凋，橘柚桃李皆佳，有历秋后始熟者。多产奇花芳草，而鱼子兰、夹竹桃，尤芬芳可爱。鱼鳖多海中异味，种种不能述。时会天使归自琉球，获鱼胆暹酒，尤得尝于异国之味云。

北游纪

浙之属郡，北去止檇李。檇李以北，遂为姑苏之吴江，而虎丘一山，亦三吴之胜地也。自姑苏涉毗陵，经锡山，由云阳，而达京口，皆江南大郡。渡扬子江，登金山寺，绕佛阁七层，高者临绝顶。顶有二亭，为大学士张萝山、翟兀崖诗碑。下汲中泠，泉水清冽无比，品为天下第一。回廊多石刻，皆国朝名公之作。四顾青山，峰峦峭拔，如万笏朝拱。睹江上舟航，往来迅捷，其行如飞。旦暮视日月之出没，大如车轮，光焰万丈，目夺

神竦。时江飚乍起，波涛汹涌，雪浪排空；已而风恬日朗，江波澄静，浑如素练。人生显晦升沈，亦犹是耳，安得砥柱中流，屹然如金、焦者。焦山去金山三十里，山面东南，即太仓通海处。溯焦山上流百馀里，抵北岸，为仪真邑。下扬州，之广陵，泛邵伯湖，顺风扬帆，迅疾飞渡。惟高邮、宝应二湖，遇风最险，近筑内堤，可免风波之患矣。自淮入河，为桃源、宿迁、邳州。嘉靖初年，黄河之水澎湃横流，尚畏深险。数年后，河道顿异，流沙涌塞，仅存支派，浮舟甚难，行人抠衣可涉。时方命疏浚，殊劳民伤财，竟不能挽黄河之故道也。惟五月以后，河流冲突，从旁决开，行民间田野中，荡为江湖，舟人亦称曰湖中。但水势散漫多浅，沿河堤岸皆为淹没，舟行近逼民居，无牵缆之路。至马湖口、沂河口，水涌急流，度缆而过，行者苦之。迨冬水涸，尤为难行。旋复流澌，河冰渐合，益不敢入湖。湖中留滞之舟，不可胜计。自房村渡吕梁、徐州二洪为彭城，由此溯流而上，逾耿山，至沛县，皆直隶界矣。夫二洪之间，犹可鼓枻而前，耿山以上，大水漫漫，浩荡无涯，皆自溜沟来，不从浮桥出。村落仅存高阜之十一，余皆巨浸波涛，舟航无岸可傍，停于水中。官民舍宇，尽皆没溺，一望渺然，惟数峰巅而已。田野之间，民船取捷，四散飞挽，莫辨所之。舟人以铁锚前系，然后牵挽而行。过沽头等闸，皆瀰漫汪洋，森不知闸之所在矣。

自沛以北，经二十馀闸，始达济宁，为山东界。涉获麟渡，为南旺湖。湖中遍栽莲花，香芬袭人，积水以防泉涸。东望一山，即梁山泺。西溯汶水，孔林在焉。汶水至此，南北两分，以济漕船。南流由徐以入黄河，北流由临清以出卫河。历张秋七级十馀闸，为东昌。东昌即古聊城。再经堂邑之土桥、清平之戴湾，至临清，始无闸。自临清之武城，即弦歌古渡，过甲马营，为德州。而东光、沧洲，乃北直隶之界矣。自青州历天津、通州，始达京师。

京师为古燕都，左枕蓟、辽，右控宣、大，以暨山、陕诸边镇，而南面以统御寰宇。四海之内，辐辏归命，海外四夷，咸纳款输诚。惟北虏黠骜难制，圣祖神谋，移都金台，居重驭轻，乃万世之长策也。洪武初，为北平布政司，永乐七年，改为北京。十九年，营建宫殿，后拓西苑，中有太液池、琼华岛、广寒殿。乃筑城，周回四十里。立门九：南曰正阳，南之左曰崇文，右曰宣武，北之东曰安定，西曰得胜，东之北曰东直，南曰朝阳，西之北曰西直，南曰阜城。京城之外置御马苑，大小凡二十所，相距各三四里。置南海子，大小凡三，养禽兽、植蔬果于中，以禁城北有海子，故别名南海子。城池宫阙崔巍壮丽，胜于旧京。东南财货与山海珍藏无不聚辇毂下，诚为塞途积路。毋论天府国储，即世戚巨珰，口极膏粱，身衣纨绮，耳穷郑、卫，目盈燕、赵，犹未足以厌其欲也。自公卿百寮以下，兢兢奉法循例，趋朝鳞次，纪法森严，声容稍失，御史纠其前，金吾系其后，天威咫尺，下逮矣。百官常朝，仅可遥瞻天表，而公卿入侍经筵，始得近睹龙颜。然侍立移时，惟祇聆讲读，间闻天语，仅一唯喏而退。至出祀太庙，百官侍立阶傍，咸得亲炙休光。第一岁之中，仅三四出，而时或遣官告祭，不尽躬诣也。出正阳门十里，为天坛。坛中建圆殿，覆以五色琉璃，而金顶光明映日，每郊祀上帝，以太祖配之。坛左有御寝室，朱门画栋，亦若殿庭，而规制稍狭。坛右为神乐观，道纪典乐官居之。其室宇幽静，诸观

不及也。出崇文门十里，为报国寺。宽广深邃，百官奉表入觐者，皆寄居于中。其僧舍整洁，亦胜他寺。东出得胜五里，为演武场。其地广大，可容禁兵数十万。内有满井，其水时时自井涌出，而清冽莹澈，城中咸取汲焉。西出阜城门三十里，为西山。层峦叠嶂，龙飞凤舞。长溪曲折，自西旋绕而来，溪上锁以白石桥。过桥为碧云寺，古刹连云，朱扉映水，景最佳丽。迤逦而下，北六十里为天寿山，长陵在焉。历代诸陵，高下相因，若辅若翼。登山顾盼，及四围山色之中，中开一境，平铺土壤数十里，若出尘寰、升霄汉，别具一洞天也。

自京师以东，为良乡。涿州即古涿鹿，黄帝战蚩尤处。新城接古雄、任丘，经白沟河，河水达天津丁字沽，凡三百余里。任丘涉滹沱河，为河间，而献县则献王墓所在也。自阜城、景州以达德州，有南留智、北留智，皆邹、峄之区，而东岳泰山隐隐在望。逾恩县为高唐，昔绵驹处此。东阿之西野有三归台遗址。逾东平为汶上，而兖州之曲阜，则孔林在焉。余登其堂，祗肃恭谒，徘徊不忍去。过邹，谒子舆氏墓，因知近圣人之居之甚，其渊源诚有自云。

自涿鹿而西，经琉璃河，桥曰琼恩，坊曰永明、曰仙积，皆世宗所命。自保定走定州，投故人张风泉庄。庄五百亩，一望无际，中有莲池、柳堰，芦苇萧萧，流泉隐隐，而北岳恒山在望，可以眺听。走真定，迤西为井陉，路在山谷中，两崖相夹，大都似函谷关，而狭隘过之，所谓车不得方轨，马不得成列者。中途有淮阴侯庙，即韩信当年破赵处。其曰井陉口，即古关也。历顺德，渡沙河，直走邯郸道上。途有黄粱梦，前殿祠锺、李二仙，后殿塑纯阳卧像，规制弘壮，覆以五色琉璃，光焰耀日，亦江北庙宇之仅见者。

再走汤阴，经武穆祠。渡淇，为卫辉。自卫顺流而下，经浚县，抵大名郡。大名为宋天雄军，其俗素称猛悍，强有力，善骑射，天性然也。沿卫水下流，经南馆陶、北馆陶，为大伾山。神禹东过洛、汭，至于此山，乃当时治水之故道。卫河皆平川旷野，行之终日，罕见人烟。自卫辉南，历获嘉、修武，为怀庆。自河内渡沁河，见河水汤汤。自孟县再渡孟津，曹操之遗冢七十二犹存，望之累累如也。自孟津南渡，曰河南，亦曰周南。周南以东，有忠臣唐狄梁公墓碣，有孝子晋太师王祥石碑。而河名孝水，即王祥剖冰得鲤处。偃师乃武王伐纣息于此，遂以为名。再经黑石渡，山皆玄石，西望数峰，即百印山也。巩县多土田，由汜水以东，至于荥阳，皆逶迤高冈。在汉为虎牢，后废为关。而中牟之朱仙镇，即岳武穆班师处。至大梁，为汴会城，古之洛阳，中建周王府。城郭人民，咸整齐富庶，而冠裳礼义，犹近古先彬彬之遗。洛当天下之中，气候寒燠不爽，而寒多于燠，夏可无葛，冬不可无裘，犹近西北风土。地多树黍麦，独牡丹出洛阳者，为天下第一。国色种种，以姚黄、魏紫为最。品特著二十五种，不独名圃胜园，在在有之，郊圻之外，多至数亩，或至数顷，一望如锦。郭外多长堤大道，道傍榆柳垂荫。夹道溪流，可饮可濯。王孙贵介，时驾朱轮华毂，乘雕鞍玉勒，驱驰堤畔，御风而行，泠然怡快。或幕天席地，顺风长啸，亦足赏心。秋冬草枯叶落，则驾鹰驱犬，追逐野兽于平原旷野，或挟弹持弓，钓弋于数仞之上，乐而忘返，不减江南胜游。此自古帝王都会也。洛阳迤东，为陈留、通许，为葵丘、宁城。而归德为古宋郊，碣题“先圣伐木之地”。谷熟为古亳都，即

成汤始事之地。自周南以西，为新安，即古函谷关。由沔池至陕州之桃林，经硖石，皆从山径中行。至硖石，两山相夹，危石嵯峨，中一泥泞路耳。由灵宝、阌乡至潼关，亦皆山路。沿河至关，则河流山峙，自昔称雄，非复向所见之山冈关隘矣。灵宝县治之北，有老子故宅，南曰尚书里、曰太保巷，许氏一门咸萃焉。科第世盛，爵位世显，甲于一省，而父子冢宰，国朝以来所仅见也。

东游纪

大江近海皆有潮，惟浙江有巨涛，浪卷如山，声闻如雷，天下奇观也。浙江下流有黄公洋，广三百里，始自大海，纳以巨泽，水势相夹激而怒涛生。昔唐卢肇赋云："犹兹水也，夹群山而远入，以巨泽灌其喉。"可见不特海门二山之一阻矣。塘为钱柽王所筑，因以名之。而浙江之源出婺源浙岭，其山高峻难行，缘山取道，凡十八曲折而上，故曰"浙"也。昔渡钱塘，值大风陡作，雪浪滔天，江空无西渡者。逾日早发，至中流，风雨大至，舟屡倾侧，几至颠覆。舟中之人相顾骇愕，呼天吁神，众相扰乱。余戒舟人稳坐，喻以生死有命，如命当绝，即葬于鱼腹中耳，何忧惧为！幸数浪拍岸，同舟者得以共济。后继至一舟，竟溺于江。已而登岸，见沙尘蔽天，道傍拔木无算，始知异常之风波也。逾西兴关，复登小舟，由萧山至会稽，探禹穴，登越王台。仍愈东关，谒孝女祠，遂泛江上之舟。江狭水迅，顺流而下，至曹娥、东坝。一望东山，皆谢安故迹，上有洗屐池、蔷薇洞、著衣亭、白云轩，明月堂中有晋安石、康乐、宋深甫、明木斋四像。余览毕登舟，睹江山佳丽，风日晴和，诚胜游也。自此盘旋溪涧中，终日行数十里，即古剡溪。自嵊县走新昌道，途遇谢樗仙，同登介如寺、南明寺，纵观石佛、月峡。深涧长松，俱堪把玩。至水帘洞，飞泉湍泻而下，浑如珠帘。过天姥山房，入万年寺，望石梁一道，横互于上，瀑布鸣泉，澎湃奔腾于下，此为天台胜地，诚奇观也。时自江东返棹，复由馀杭登大涤山，览洞霄之胜。经临安至天目之东，旋绕西天目，为于潜邑。逾山止宿于山民居，用宁国富民也。其屋枕山面水，丛林密竹之下，阴翳可爱。

由宁国邑至郡，皆在山谷中。至黄池，则大河漫衍，莫辨远近，泛舟终日，始抵太平。登采石矶，诣龙江关，入金陵，即古建业，高祖昔定鼎于此。旧吴时跨秦淮南北，周回二十五里。洪武初益拓而东，尽钟山之麓，凡九十六里。立门十三：南曰正阳，南之西曰通济，又西曰聚宝，曰三山、曰石城，北曰太平，北之西曰神策、曰金川、曰钟阜，东曰朝阳，西曰清凉，西之北曰定淮、曰仪凤，今塞钟阜、仪凤二门。其外城则因山控江，周回一百八十里，别为十六门。紫金诸山，环亘于东北，大江回绕于西南，龙蟠虎踞，古称雄镇。迨今唯睹城郭崔巍，而宫阙荒芜，殿阁止存武英、奉先，犹故物也。然宫逼近城东，而民居处其西，自长安街至大中、三山，抵水西门，路甚整洁，民居两廊可步，尤便行人。出正阳门数里，为南郊坛。出聚宝门一里，为报恩寺，有琉璃塔，高二十五丈，永乐年重建，夜每燃灯数十，如星光灿烂，遥见十里之外，寺左为雨花台，台在山冈，可西望大江。三山门内为凤凰台。出朝阳门，沿城而南，恭谒孝陵。陵中禁采樵，草深木茂，

望之丛蒙，深远不可测，惟遥望殿宇森严。御路傍列石器，长亘数里。前峙御碑，高三丈许，覆以石亭，亭前朱门籥戟，以时启关。左有懿文皇子墓，亦朱门深锁，不能至也。洪武初，置漆园、桐园、棕园于钟山之阳，种木各万株，以收油、漆、棕缆，用造海船及防倭战舰。其省民之供，虑周如此。城北为太平门，内曰太平冈，外曰太平堤。三法司在堤之南，公庭简肃，殊清闲无事。夏月面后湖，观夹堤芙蕖，湖光荡漾，鹤舞松阴，鹿鸣芳砌，可称吏隐。都察院邸第在太平冈下，壮丽严整，传为刘诚意先生所建。北之西有鸡鸣山，登之可以眺远，故宫遗址，俨然一望中矣。自采石放舟而下，经燕子矶，上有观音阁，悬大江之崖，望之危险。再下为黄天荡，江阔水涌，四望无涯，亦无芦苇沙洲，虽值风恬日朗，而江涛震撼，白浪横空，唯闻澎湃之声而已。登仪真公署，有后乐楼，楼下四围皆水，遍植莲花，凫鸥荡漾，对景可以忘机。题“后乐”者，吾杭吴龙江也。自六合、来安诣滁州，古琅琊山有醉翁亭，犹存欧阳永叔之故址。历大柳、红心，之凤阳中都，皇陵在焉。余祇肃恭谒，庄诵卧碑，而渡濠梁，即庄周观鱼处。由王庄、固镇达宿州，皆凤阳郡属。入宿州境，道路修整，田野开辟，人民源源归附，时得人以招抚，遂转荒芜为乐土，有司之所系良重矣。自采石渡当利，为和州，阴陵山在焉，即项羽迷道处。郊外数里有香泉，温暖可浴。界首以北，有乌江。之雍家城，谒霸王祠。祠后墓甚高大，宛如一小山，意者古人之葬，皆高封其丘。汉以王礼葬，尤宜尔也。今人于墓顶建庙，庙后垒小堆为葬穴，失古人之意矣。界首以南为昭关，崎岖险隘，虽白日徐行，尤觉坎坷，子胥昼伏夜行，其忧危劳顿，可想而见。渡昭关为姚庙、高井，遂达庐阳。庐阳之民朴茂少文，守礼义，重廉耻。地产红米，丰岁一金可易四石。尤多药物，江南、江右商贾咸集聚焉。庐人藉以充足，有以也。庐之属皆钜邑。而形胜则庐江有庐山，山甚崔巍，登巅望湖，有剑池、石匣，可以眺远。巢县有巢湖，湖中有山，山上寺观皆可延览，而半汤池亭为最。自巢间道趋全椒，诣龙城古刹，时夜月微明，叩门止宿。由石梁东下，河流屈曲，顺流而行二百馀里，皆荒落村庄，非大道通衢。过李湾、茅塘，乃含山、全椒之正路。从棠邑、仪真、天长经伏波祠，为盱眙邑。所过高山深涧，流水潺潺，灵石齿齿，茂林修竹，不异江南风景。舆人扪萝揭衣，殊苦于行，余方凭衡眺听，不知道路之阻且长也。盱眙县治在山之麓，山涯即为黄河。渡河至泗州，登州北门，遥望祖陵，隐隐如弹丸之地，四面皆水。将渡泗水，大风陡作，波涛汹涌，舟不能前，乃弃舟从陆。时天寒甚，至洪泽驿，倾圮不可人，乃就民居火炊。向日晡，途多水涧，复舍舆就骑，昏黑驰五十里，投黄冈寺。寺在荒村，挡殿茅房，皆废为牛羊阜，山僧数人，皆野朴不能为礼；山阳之属也。逾黄家集，抵淮安。环城皆水，旋绕而行，始入城。访淮阴庙、漂母祠，乃遂登舟。时新秋风敛，雨后凉生，坐卧安舒，较驰驱舆马，奔走炎郁之中，又爽然自适矣。

西游纪

岁已未，自武林泛舟苕溪，遂从陆行。经广德之白云庵，由宁国、池州渡江为安庆，三渡水为潜山、太湖，而黄梅以西则楚地也，路多高山深溪。由蕲渡巴为黄陂，经古云

梦，而今之承天，则显陵在焉。余恭谒而渡湘江。贻诗以吊屈原。至荆州，走观音岩观瀑布泉，泉右雨后溪流奔腾如雷，一奇观也。再渡淯溪，当阳，为玉泉寺。寺后一山，草木阴森，左右环拱，面溪流水潺潺，水外平布如案，境聚而佳，入寺便欲忘去。溯溪流而上，水出鬼谷洞，洞通巴江。至夷陵而望，面皆高山。初上一山，即肩舆衬扶掖而行，所谓蛇倒退也。再上一山，尤壁峻，即鬼见愁也。又上一山，极危险，登山下视，诸山尽若平铺，而白云高低掩映，宇内奇观也，是为钻天铺。又升降一山，山半开一洞天，洞外一峰突兀，盘旋攀跻，九折而过。红崖两渡溪流，又最上一山，土人呼为周坪坡。而归州四里之城，在高山之上，临大江之涯。居民半居水涯，谓之下河，四月水长，徙居崖上。江不阔而急流，渡江以南，沿江岸行，有屈原庙，原生于此地也。巴东以西为东瀼，又西为西瀼，杜甫昔寄居于此。

自此入巫山，始为蜀界，而夔州、云阳则版木商贩之所聚也。自巴阳峡乘小舟，沿江而抵万县。复从陆行，盘旋山谷中水田村舍之间，竹木萧疏，间以青石，石砌平坦，路甚清幽，入蜀以来仅见。且山气清凉，非复沿江上下风景。将至蟠龙，遥见飞泉数十道从空而下，山崖草树翠青，而泉白真如垂练。且两山高峙，流泉平平低下，不知所从来。及登白兔亭，入蟠龙洞，洞口垂乳乱杂，稍入便暗，列炬以进，内有石笋、龙床，约半里许，渐不可入，唯闻水从中出，而渊深莫测也。梁山、垫山以西，上一高山，名张冲墈，甚为危峻。自此皆上下山坡，至镇山始为平地。渡巴江为重庆城，城临江而倚出。历壁山、永川、荣昌、内江、资县，皆面江流。而资阳之觉林寺在四围山色之中，可以南眺大江。寺后有水月阁，遍植桂树，树甚高大，时正芳香可爱。自简州诣龙泉，即蜀中会城。东门曰迎晖，桥曰濯锦。一里许，教场也。五里为静居寺，寺左为宋潜溪墓。西门曰清远，桥曰浣花。二里为万福寺，一路溪流自郫、灌来。南门曰中和，桥曰万里。正南二里，为昭烈祠，坊曰“同伸大义”，中祀昭烈，而孔明、关、张配之。稍西为杜甫草堂，有子美遗像，门绕浣花溪流。左为武侯祠，为青羊宫。宫甚宏丽，蜀府所建也。北门曰大安，桥曰驷门。一里为锦官驿，五里为玉局观。城中为蜀王府，其富厚甲于诸王，以一省税银皆供蜀府，不输天储也。藩司在城西北，即昭烈建都旧址。所谓武丹山，今在司中。蜀城内外，平地仅四十里许，而四面皆高山。天色常阴翳，如晴明和煦、风朗气清之日绝少，至若白日杲杲、明月辉辉，岁不数日，而月尤罕见，故云“蜀犬吠月”。气候较暖，初春梅花落、柳叶舒、杏花烂漫，如江南暮春时矣。地多二麦，春仲大麦黄、小麦穗，皆早于江南月馀。民俗朴陋鄙俚，虽元旦灯夕，寂然无鼓吹，灯火不异平时。惟妇女簪花满头，稍著鲜丽。丑嫫出汲，赤脚泥涂，而头上花不减也。内江、富顺之交，有盐井曰自流、新开，原非人工所凿，而水自流出，汲之可以煎盐。流甚大，利颇饶，多为势家所擅。有油井，井水如油，仅可燃灯，不堪食。有火井，土人用竹筒引火气煎盐，一井可供十馀锅，筒不焦，而所通盐水辄沸，此理之难解者。盐井在在有之，油井犍为县有三处，火井在潼川西，地名云台，仅一处耳。自溆泛舟而东，沿江一路多鱼。南溪大鲤，重至百斤，小者亦二三十斤。诸鱼皆肥美可食，此会城所不及也。由江安、纳溪以涉泸，即武侯五月所渡。经黄舣、神山、为合江。合江以上，水犹澄清；以下，浑淖似黄河矣。既历汉东、江津

间，已为返棹，复抵重庆。夫蜀中皆山也，江流在两山夹艕中，陡峻处江狭迅驶，开衍处江阔稍缓。面面青山，西望不见路所从来，东去亦不知水所自出，盖千回万转，始至三峡而下湘江也。时乘桃花水发，放舟千里间，良一快游。但舟制不佳，四橹摇撼，板木皆动，舟中之人不能稳坐，况咿哑之声聒耳，对面语不相闻，较他处舟航迥异。江流湍急，瞬息数十里，四顾山峦，不及凝眸瞻盼，倏忽已渺茫矣。因咏太白“千里江陵一日还”之句，乃实际语也。自川以北曰新都、汉州，曰中江、潼川，自盐亭渡嘉陵江曰保宁。城南有锦屏山，不甚高，上多僧寺道院，又有振衣、长啸、翠微、景杜、揽胜诸亭，一望城中烟火，俯视江上舟樯，良亦佳景。而苍溪之罗方，则保宁丝绫贸易之所聚也。自柏林、龙潭逾梅岭曰广元，沿江而至沙河，再逾朝天、二郎岭，皆设关，官军防守。路甚险峻，“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岂即云此？又逾七盘关，关亦险甚，自此离蜀境矣。

入关西界，即为汉中之宁羌。行经滴水崖、五丁峡，峡中凄凄生寒，五月如深秋，路虽崎岖，然在山麓无险，茂林峭壁，怪石鸣泉，亦奇观也。金牛、青阳路皆平坦，仅过小山。至沔县，有百丈坡。褒城乔木夹道，中多虎豹，所登山渐高险，所谓鸡头关也。关门三重，有军把守，不减朝天、七盘。稍下即入连云栈，自此历青桥、马道，凡九十里皆栈道，两崖陡绝，中开一路。于山腰下瞰，江流鸣雷喷雪。路断处皆空中悬木为路，所谓栈也。出马道口，桥曰樊桥，传为樊哙所造，即萧何追韩信处，传有碑纪其事。逾武关为安山，逾柴关为松林、三岔、废丘。自柴关迤东，悬崖峭壁，急流飞湍，溪中石白如粉，殊快心目。然皆平地，虽沿溪间有木桥，而溪浅岸低，不为险也。自三岔登凤岭，山势甚高，逾上下凡五十里，即为凤县之土关。有清风阁、草凉楼，楼当高山之下，迥出林表，遥望画栋朱甍，翠壁后衬，景亦佳丽。东河一路坦夷，间有栈阁，不甚险。将至宝鸡，两山相夹，名益门镇，自此始出栈道矣。宝鸡临渭水，而城下流有蟠溪，驿曰陈仓，为汉时渡处，所谓陈仓口也。自岐山、成城间道渡河，曰汧阳。入渭东流，经陇州、凤翔之间，见鹦鹉飞鸣蔽空，如江南鸟雀之多。过扶风，有伏波墓；武功，有杨妃墓；兴平，有汉武墓；而咸阳则周五陵在焉。渡泾河为高陵，渡渭河为富平，而泾、渭之中为陕西会城，即古长安。中有秦府，扁曰“天下第一藩封”。每谒秦王，殿中公宴毕，必私宴于书堂，得纵观台池鱼鸟之盛。书堂后引渠水为二池，一栽白莲，池中畜金鲫，人从池上击梆，鱼毕跃出，投饵食之，争食有声。池后叠土垒石为山，约亭台十馀座。中设几席，陈图史及珍奇玩好，烂然夺目。石砌遍插奇花异木。方春，海棠舒红，梨花吐白，嫩蕊芳菲，老桧青翠。最者千条柏一本，千枝团栾丛郁，尤为可爱。后园植牡丹数亩，红紫粉白，国色相间，天香袭人。中畜孔雀数十，飞走呼鸣其间，投以黍食，咸自牡丹中飞起竞逐，尤为佳丽。都察院近城西北，院有楼七间，遥望终南。而西有二池，水接终南龙首，城中灌汲，咸藉于此。藩司在城东南，后堂有玄石一块，盖一亭覆之，名曰定官石。石上钉钉不知其数，相传星夜钉钉，能人即显，否则不祥，亦甚奇异。气候寒于东南，惟西风而雨，独长安为然。昔程伊川云“理不可晓”，恐是山势使然耳。地产多黍麦，有稻一种名线米，粒长而大，胜于江南诸稻，每岁入贡天储。民俗质鲁少文，而风气刚劲，好斗轻生，自昔然已。南门有雁塔寺，塔高三十丈，唐高宗所建，中刻《圣教序》。七十里为终南，山麓为

普光寺，有莲池数亩。更上为天池寺，面对五台，苍岩秀拔，嵯峨蔥蒨，乔松古柏之下，遍地皆芝，麋鹿数十为群，呦鸣寝处，萧然自适，真仙境也。西门琉璃局台榭迤逦，花木繁茂，而渠水曲折，来自终南，由局入城，长流不竭。北门高阜，土人呼为阿武婆坑，谓武则天也。器用遗址，皆以是名之。东门景龙池，即唐大内台基，磉礎犹存。前为花萼楼，又前为勤政楼，偏西为沈香台、梳妆楼，皆唐遗址。老桧婆娑，古柏虬藤，犹唐故物也。自陕以西为醴泉，有唐昭陵，而乾州有乾陵焉。自永寿、邠州直走泾州，有王母宫在回山之上，至此而回。上有瑶池、玄圃，宫殿轩敞，中祀王母，貌像庄严，左庑周穆，右庑汉武，前后多高阁。渡白水为平凉，中有韩府，宗室之多，甲于诸藩，而藩司禄粮，往往不给。自瓦亭至安国镇，登崆峒。其山壁峙，山麓有传道宫，即广成子授道于黄帝处也。山中有二玄鹤，道士从山上呼之，间出飞绕山下。时余登山，二鹤飞鸣，旋绕于山麓者三，忽不见。然不时出，见之者少。自固原以北，即榆林、宁夏、甘肃三边镇矣。自陕以东，登灞桥而灞陵在目。至临潼，当骊山麓有温泉焉。泉水清冽，石甃光泽，地形如盘，为太真浴处。渭城以南，水自西流，经新丰、鸿门、斗宝台，合于黄河。华州当二华山北，时清和景明，白云飞绕山腰，山峰之下分为二三。初春，山下小雨，遥望山头，堆白雪已满峰岫已。五岳惟华山最高，高处不胜寒，皆奇观也。道傍多石，涧中流水潺潺，遍栽水稻，若莲花舒红，嫩柳拖黄，披拂绿水之上，宛若江南风景。西岳庙建于华阴，庙列巨碑古刻，多剥落不可辨，皆汉唐故物。祠后有移山潭，莹洁可爱。时入华山，步云台，观玉泉院，登莎萝坪。访希夷岩，洞中有卧像。已而道士箫鼓导引，捧朱匣至前，启视之，云希夷委蜕也。余令封记藏洞中，寻觅石椁葬之，以先贤遗蜕，不宜亵玩耳。二华形若方巾，而山势陡峻危险，路从峭壁凿石为级，傍以铁绳系之，行人扶掖而上，仅可至山岩，不能陟其巅也。潼关高山陡峻当其南，黄河浩渺绕其北，一面东望，其势如建瓴而下，自古形胜之区，无逾此者。自华以北，渡渭水，投清凉寺。一望漠漠黄沙，无寸草人烟，仅有小村，皆回回种类。渡洛水，至同州，城郭甚整，民居寥寥。蒲城有唐宪、玄、睿、穆四宗陵，而亚夫墓在其北郊。同官皆高山大硐，而耀州之西郊为孟姜祠。三原二城，中间一水，水深土厚，民物丰盛，甲于一省。离三原境，涧水潺潺，自北而东南，以达于洛，即为白水，古彭衙郡。自此走秦岭，崎岖难行，间舍舆乘骑，舍骑徒步。此虽一间道，然骑不得骋，虏不能越也。由白水登黄龙堡，堡在山巅，有苍颉庙，庙后即苍颉冢。冢傍古柏高大，隐天蔽日，合抱可三四人，目所罕见。由澄城、朝邑逾大庆关，关中民居稠密，倍于县邑，盖秦晋商贾之所市也。

渡黄河，即为山西之蒲州。州城甚整，民居极稠，富庶有礼，西北所绝无仅有者。俗尚多靡，中有山阴、襄垣二王，枝派繁衍，朱门邃宇不下二百家，皆竞为奢华，士夫亦皆高大门庐，习为膏粱绮丽，渐染效法。时襄垣西轩者，年七十馀，精神倍常，座间手书画、谈文艺，亹亹忘倦，故人皆愿交乐亲。山阴号龙田者，较西轩稍约，亦出诗册索题咏，因知交游之广，一时缙绅咸仰慕之。州之西门有铁人、铁牛各四，乃故唐所遗。入首阳山，谒夷齐祠，后即其葬地，二冢南北相连。投北固寺，寺后高冈，西望黄河，东望五星湖，北望城坪隐隐，命僧人塔上笙歌，呜呜足听。北有延祚寺，僧几千人，行童能解歌

弹，足供娱赏。古蒲坂即虞帝都，祠祀大舜于郊。过解州不数里，入西禁门，出东禁门，中凡三十里，皆盐池。池中所产为形盐，以其成形；又曰解盐，以地名也。不俟人工煎煮，惟夜遇西南风，即水面如冰涌，土人捞起池岸，盛以筐袋，驱驴骡载之，远供数省之用，实天地自然之利。大舜抚弦歌《南风》之时，“可以阜财”，正指此也。经潞村以北，为安邑、闻喜，为曲沃之侯马，遂达平阳。平阳富庶甲于秦晋，以秦晋财货多出于涂。自洪洞、霍州过冷泉关，为灵石、介休，为平遥、徐沟，始达太原。太原为山西会城，古三晋地。其城郭坚固，胜于神京，中有晋府，府中体统亚于秦，而富厚亦不及较蜀远矣。晋地多产黍麦，其洁白胜于关中。天气极寒，非重裘不能御冬。出郊外，北风猛烈，令人不能前。举手攘臂，直令堕指裂肤。人情厚自缘饰，而中藏叵测，亦风气之使然也。太原东北为代州，西北为保德州，西南即平阳之蒲州，东南则由榆次、寿阳而达平定州，今山西四境止此焉。

卷 三

此虏纪

元之先为蒙古，本北种胡，并女真及宋，入主中国。后我明逐顺帝，遁归沙漠，传子爱猷识里达腊。十世为小王子，生三子：长阿尔伦台吉，次阿著，次满官瞋。太师亦不剌弒阿尔伦台吉，走河西。阿尔伦二子：长卜赤，次乜明；皆幼。阿著称小王子，阿著死，二子曰吉囊、曰俺答，俱称刚勇，两分地，各相雄长。亦不剌部从吉囊，当河套、关中地。火筛部从俺答，当开原、上都地。火筛者，即小王子部落也。各控弦十余万骑，而前后掠中国人埒之。其俗无城郭宫室，联牛马皮以为帐房，往来辄徙之，逐水草资畜牧射猎，征会刻木封箭为信。上下山谷，往来聚散，疾如风雨。然营部皆有分地，不相扰乱。其地不产五谷，惟牧驼马牛羊，食其肉，衣其皮，取其血乳置浑脱中酿之月余，名打酪酥。宴会席地而坐，酋长处其上，馀两傍列坐而下，中置牛羊，各出刃分割，向火少燎即糜，打酪酥亦以次传饮。无岁时伏腊，望月之盈亏、气之寒暄以为别。掳掠中国男女，遇老稚杀之，取壮者归。男子以绳缠之，置草莽中，令其饥馁，乃投馁败肉与之食，后稍与鲜者，始解其缚，令牧牛羊，更令牧马，马蕃庶，更益以良马。狡健者乘其不虞，渐移牧近边，夜乘良马，驱之入境。所虏妇女娼妓，置帐幔纵淫乐不休。其贵壮贱老，贵勇贱怯，喜盗好杀，嗜利轻生，篡弒烝淫，三纲渎乱，自古然矣。

嘉靖初年，诸种中惟吉囊、俺答最为强盛，率黠悍子弟，以数万骑牧於云中、上谷之间而与我共。不入犯三辅，则东蹦辽、西啮晋，又西掠秦、凉、夏、朔之境。中国罢於奔命，天子北顾兴嗟数四，废旰食。然二虏之北，又有别种曰黄毛。凶悍不别生死，众少於二部。二虏时入内地，黄毛辄尾其后，掠取玉帛女子。二虏患之，乃合兵逐北，大破黄毛，臣其部落。自是益无内顾，得并力於中国。

己亥、辛丑，吉囊及俺答连岁大举入寇。己亥春初，入榆林塞，破清平堡，杀掠人畜万计，焚刍粮万计，长驱而出。又入宣府塞，破北路马营诸堡，得我神枪铳炮千计，刍粟牛羊万计，掠一妇人，往后多掠妇女。近年止掠谷畜火器，遇妇女辄杀之。先是归正人王子言虏酋哈剌瞋纠俺答、几禄、吉囊、青台、赤台等十人祷旗晾马，负十日食入塞北。比报至，虏已过顺圣川，抵蔚州。凡留宣府者几两月，始出。朵颜酋革兰台结北虏，觇大同兵东援宣府，遂乘虚寇大同西路，杀掠人畜数十万。叛卒尽走虏中，虏择便捷辈，多与牛羊帐幙，令为僧道乞丐，探我虚实。西至甘、凉，东出山东，潜入京师，凡地利险易，兵马强弱，镇抚将领勇怯，尽走告虏。次年，吉囊、俺答分道入塞，独大同军与虏私约，啮指折箭去。乃抵雁门，度宁武，入交城，杀掠人畜万计。大同军反得虏辎重，名实路钱。时当事者苟幸无事，置之不闻。是秋，三边总制尚书刘天和率精兵九千，驻花马池，虏数万人掠固原。羽书沓至，天和为虏阻隔，逾月奏不至。既而告捷，言健卒张奴儿杀吉囊之子，诸酋大哭遁去。乃加天和太子太保，叙一子锦衣正千户，张奴儿升世袭指挥佥事，馀将士升赏有差。庙堂诸臣亦以谋谟帷幙，皆受重赏。时余会咸宁侯仇鸾，坐谈时事，渠浩叹曰："今之时事，日异往昔，大可笑也！"请其明言，则曰："昨有余部下夜不收来自边镇，云吉囊勇不可当，昨入境遇雨，军马不前，有数骑同妇人童子牧马，我军出其不意，纵兵杀之，得其尸。女童皆朱衣，遂谓吉囊妻子，喧然报功，实无是事也。先朝旧规，抚、按官不许诬同奏捷，著在令甲，今乃如此。且吉囊兵马众多，又谙纪律，彼时不先有斩将冲阵之功，顾突然杀其妻女，此岂近于情理哉？朝廷大事，直为此辈儿戏耳，岂不可叹！"吁！仇一武人也，而兴言及此，吾辈宁不愧心赧颜耶？辛丑秋，吉囊复先入大同塞，由宁武关达太原，至山西会城，又越而南，杀掠人畜数万。吉囊才出关，未至塞上，俺答复入，又越太原而南至石州，杀掠益甚。所过三十八州县十卫，我师莫敢撄其锋。伤残劫夺，言之不忍。独榆次一县，死伤盖三四万人，尽其四乡矣。他州郡亦略如之。然不陷城郭，以虏方悬军深入，不敢久驻。弥月稍稍出境，时识者谓我军拥大众绝其归路，当使只轮不返。然功帅畏事忍痛，卒无定议，惜哉！

壬寅，吉囊纵淫乐，病髓竭死。其子扳不孩居套中，诸子不相属，分居西边。俺答日益强盛，长子曰黄台吉，次曰青台吉、赤台吉，皆各拥骑万馀。黄台吉臂偏短，善用兵，虏卒畏之甚於俺答。时纠诸酋及叛人高怀智、李天章，各拥众数万，经朔州破雁门，越太原，列营汾河东西上。京师戒严，天子下令悬赏格：擒斩俺答者，与千金，升不次；他酋三百金，升三级。时我师连营观望，不肯乘险邀击，任虏散掠平原、上党间，迤逦就大营结阵。且归，偏帅张世忠起营，约诸将蹑虏，诸将闭营不相援，虏合围，世忠被箭转战死。天子震怒，遣卫士逮系总兵张达等四人，下法司拟罪。狱稍迟不决，遣去司寇郎一人。余时为副郎，亟录招由，具成案上之。制曰："可。"乃拘达等鞫之。达等不服，裸身示创瘢曰："达亦壮士，向尝冒矢石、躬甲胄，几殒身者屡矣。兹虏众不敌，一旦丧师。恨不死於行阵，奈何令骈首就戮哉！"余曰："天子痛百万生灵，食不下咽，欲借将军以慰锋镝幽魂。且余亦知将军材，但法不可骫，将军第就狱，余将令自赎，以成将军志，不汝负也。"达始服罪。冬，朝审，余白台长、司寇，卒令立功赎罪，出障一方，时称北边良

将。后丙午虏入宣府，总督翁万达发大同周尚文兵拒却之。会万达忧归、尚文卒。张达以都督代将，而侍郎郭宗皋为总督。己酉，虏数万骑寇大同，溃墙而入，伏精锐沟壑中，以老弱百骑为饵。总兵达、副总兵林椿逐之，既入伏，虏拥出，达、椿皆转战死。事闻，逮宗皋，谪戍靖虏卫，余罚治有差。

庚戌，俺答入渔阳塞，犯京师，焚劫至西直门，窥陵寝，掠教场。上震怒，杀兵部尚书丁汝夔、都御史杨守谦，召勤王兵。俄而咸宁侯仇鸾以大同兵至，诏拜鸾大将军。又五日，辽东、宣府、山西兵悉至，获诸将军凡十余万骑。虏前后剽掠男女、骡畜、金帛、财物，梱载巨万，徐徐从东行。诸道兵相顾骇愕，莫敢前发一矢，仅尾之出境而已。乃收斩遗稚逃降八十余，以捷闻。而遂议开市以中虏欲，宽其深入之谋。俺答与子贪中国赂，因互市焉。然岁费数十万，而所市马皆驽下，虏亦小寇如常。

久之，鸾死事露，虏复哄。自后秦、晋、燕、代，征调劳费，殆无宁岁。更番遣戍，入卫京师，亦无虚日。权门大吏，宠贿日章，文武大臣，多受诛殛。战守无策，专事蒙蔽矣。

甲寅，榆林镇以捷闻，适谢宪副自彼中验功还，谓余曰："虏西去人番，我军偶出哨河西，值其所遗帐房，遂获老稚妇女。所见首非白头之妪，即初生之孩也。今谓与贼对垒，就阵斩获首级百四十，何欺蔽至是！"时抚、按交章奏功，庙堂方侈其事，竟奉旨各增秩，赏赍不赀，谢亦升一级。

嘉靖末季，俺答渐耄，娶二妾，弃其妻。黄台吉怨之，以故中自疑，不敢深入为寇。余抚关中，出固原防守。时虏酋有吉能者，褒之遗孽也。拥众人犯，官军遇敌濒危，赖火炮多，一旦齐发，虏惊畏潜遁。故事，秋防毕后撤兵还省，余恐虏酋乘虚而入，乃下令将卒：今岁秋防官军，防冬兵至，方许离汛地。已而虏果踏冰猝至，官军奋击，斩首五十余，余悉遁去。捷书上闻，不报。

隆庆中，俺答之孽孙把汉那吉，黄台吉子也，与俺妾内乱，惧祸来奔，投宣府边境。时宣大总督王崇古善抚之。孽稚感我厚待，而思效顺。俺酋妻日夜泣请，思复其孙。俺酋诚老，厌兵，不胜孽稚之爱，乃输要领，缚叛人数辈，令谷蠡、屠耆数百人解辫请命阙下。天子允其请，封俺答为顺义王，馀爵秩有差，仍许通贡市。国家二十馀年无锋镝之扰，亦云幸矣。但司农岁输边储，尽入一去不返之虏，而中国仅获其疲敝驽骀。边兵日渐消耗，而稽阅则驱市人以充行伍。夫以轶孙之故，坚守臣塞之盟，中国宜因此息肩，以专意於虏，何可遂忘情于虏哉！此所谓不终日之计，大司马之所当持筹而熟计者也。

余尝再抚关中，时已纳款，虏反西掠黄毛边境，果无犯边，人亦得以出境樵猎，故时有黄羊之馈。

南夷纪

余参藩闽中时，二天使至，一郭给事汝霖，一李行人际春，奉命出使琉球，由福州长乐县之石澳出海洋。余与俞宪副曰德供护送之役，登其封船。船长一十六丈，阔三丈六

尺，桅高与船等。桅上斗中坐四人，四面各占风色，日夜寝处其上，其人攀援附索，而上下如履平地。船内凡四级，下置泉水，以海水苦咸不可食，次置粮食、器具，最上舟人处之，而天使与随行人处其中。几榻皆以绳系之，悬於空中，以舟底下尖，海波荡漾无顷刻定，坐卧皆不能安也。行从约五百人，百工之事咸备。顺飙利艘，七日而至。时舟以夏至日发，以后七日皆南风，以冬至日归，以前七日皆北风，此气候之不爽者。

琉球在海东南，前朝不通中国，我明洪武初，国分为三，有中山、山南、山北，称三王。遣使入贡，各赐镀金银印、文绮。已而中山王察度遣子侄、陪臣子弟入国学。上喜，礼遇独优，赐闽人三十六姓善操舟者，令往来朝贡。景泰中，中山尚思达并山南、山北，遣使入贡。上令三年一贡，贡无过百馀人。自察度五传至尚真嗣。嘉靖壬辰，尚真卒，子尚清请嗣。上遣给事中陈侃、行人尚高澄以太牢祀真，封清嗣王，赐王、妃冠服、锦币。至是，尚清卒，复遣二使往。国王出迎，向不敢居正殿，迨奉王命，始正位焉。

王居在山巅，国门名欢会府。正殿大一十六间，稍刻绘禽兽草木。四围堑栅三重，环以流水，树棘为藩篱。府门上有层楼，奉神像，司刻漏，然朴素无金璧之饰。国王平居以鸟羽为冠，饰以珠贝，缠身以锦绮。天使至，加兖冕、被袍服，强衣冠而相接，待以客礼。出则乘木兽，令左右舆之，导从百余人。并日凡三视朝，群臣搓手膜拜，尊且亲者入殿坐饮酒，卑疏者移时长跪阶下。岁元旦、圣节、长至，君臣冠冕拜龙亭，奉正朔也。国在海岛中，上多山洞。国之王亲不与政，有四五统帅，统诸洞。首法司官，司刑名；次那濑港官，司钱谷；次耳目官，司访问。皆土官，为武职，以上世及所辖地为姓名。其大夫、长史、通事官，司朝贡，为文职，皆三十六姓人及入中国国学者为之。至于诸洞之中，往往皆村落，各有鸟了帅分属，并以善战有力相雄长，自相树立，主一村之事，而归命于国王。赋法君民各有分土，以为禄食。国无征敛，有事一取诸民，事已即休。用刑甚严，窃盗即非剔，诸多不法，临事取决而已。国无货殖，不同通贾，惟鱼盐泛小艇入，朝贡始乘大舟，航海而来。俗无文字，入学中国，始陈奏表章，著作篇什，有华风焉。望月盈亏以记时，视草木荣枯以验岁。风土气候，与南相类。田宜稻粱禾黍，畜多牛豕野马。男子去髭黥首，羽冠毛衣，妇女皆以纡绳缠发，从头盘绕至额，家饶裕者，瓦屋不过二三楹，馀皆茅土藏盖，风雨飘摇而已。市用日本钱，以十当一。人无贵贱，皆骁健猛悍，甘劳苦，耐饥寒，不知医药，而无疾疫。兵甲坚利，射可二百步，进止有金鼓。邻国视为劲敌。然好相攻击，度不能胜，辄剖腹自毙。人死，以中元前后日浴尸溪中，缠以布帛，裹以苇草，葬埋於土。王亲贵族盛以木匣，置山穴内，外通小牖，岁时祭扫，必启视之。畏信鬼神，以妇人为尸，号女巫，其魁曰女君，白日啸聚，动数百人，携枝戴草，骑步纵横，时人王宫亵狎嬉戏，一唱百和，声音凄惨，倏忽往来，莫可踪迹。冯附淫昏，矫诬祸福，王及世子、陪臣皆顿首拜跪于前，不为异也。

至往来海上，见巨鱼横亘数十里，草木蒙丛，望之无异山峙，而舟人指示为巨鱼脊，一日，舟停不进，左突右倾。舟师跳跃而下，起云："鱼身也。"人力无知之何，惟焚香叩首呼神。俄而鸟止于桅，舟师云："天妃至矣。"众罗拜桅前。已而波涛冲激，风复飙起，舵忽损折，舟几颠覆。舟师惊惧，复焚香罗拜。俄而桅有火光，乃卜请易舵，不许。卜来

日，许之。至旦，果风息波平，易舵而行。夫海若之神，其灵显若响应，而舟师出没于海，亦若鱼龙不可方物。

二天使归，道之如此。

东倭纪

日本在东南大海，近日所出，故以名之，即古倭奴国。海中诸夷，倭最强盛，东北负山，西南濒海，后汉始通中国，史称自乐浪、带方至。其地循海而行，历朝鲜国，乍南乍东，渡三海，历七国，凡一万二千里，大较在会稽东，与儋耳相近。自六朝及宋，多从南道浮海入贡及通互市，以北方辽东非中国土也。宋雍熙中，有僧裔然与其徒浮海而至，献铜器十事，并本国职贡年纪。道其国主世为王姓，群臣世官，地分五畿、七道、三岛，又有附庸国百余，惟拘韩最大。其国小者百里，大者五百里，户小者止千，多至一二万，皆倭种也。倭王世居邪高台，后恶倭名，更号日本。逾年，僧裔然随台州商舶归国，后复遣弟子奉表陈谢。叙其来，则曰："望落日而西行，十万里之波涛难尽；顾信风而东别，数千重之山岳易过。"何其远也！叙其归，则曰："季夏解台州之缆，孟秋达本国之郊。"又何近也！可见其国去闽、浙甚近，去辽东甚远。其初通中国，实自辽东来，故迂回如此。

我明洪武初，倭奴数掠海上，寇山东、直隶、浙东、福建沿海郡邑，以伪吴张士诚据宁、绍、杭、苏、松、通、泰，暨方国珍据温、台等处，皆在海上。张、方既灭，诸贼强豪者悉航海，纠岛倭入冠。时倭王虽遣使入贡，高皇以其虽朝实诈，坐宰相胡惟庸罪，竟绝倭使。乃遣信国公汤和筑登、莱至浙沿海五十九城，调民戍兵；江夏侯周德兴筑福建漳、泉等十六城，亦募戍卫所。又命南雄侯赵庸招蜑户、岛人、渔丁、贾竖，自淮、浙至闽、广几万人，尽籍为兵，分十千户所，于是群不逞皆得衣食于县官。海中逋贼壮者老，老者死，郡县稍得休息。

永乐初，遣太监郑和等率舟师三万下西洋，日本国入贡。是役也，虽足伸威海表，而华人习知海夷金宝之饶，夷人亦知我沿海要害之处，以故寇盗复起。自后倭奴假我勘合，方物、戎器来朝，遇官兵诘问，矫云入贡。贡不如期，守臣徒幸无事，辄请俯顺夷情，主客者为画可条奏，云"不为例"。嗣后再至，亦复如之。每乘我师无备，即肆行杀掠，满载而归。

正统、弘治间屡屡入寇，嘉靖初，倭国内乱，诸道争入贡，会至宁波，自相仇杀，悉皆遣还。遂议罢市舶所，未几复设。始设太仓黄家渡，寻以京师，改设浙江宁波、福建泉州、广东广州。夫市舶本以禁海贾、抑奸商，使利权在上，罢市舶而利孔在下，奸豪外交内激，海上无宁日矣。自后番货至，辄赊奸商，奸商欺负，多者万金，少者不下千金，转辗不偿。不得已，乃投贵官家，久之亦欺负不偿，甚於奸商。倭人泊于近岛，坐索不得，乃出没海上为盗。贵官欲驱之出海，以危言撼官府，使出兵备倭。倭人大恨云："我货本倭王物，尔价不我偿，何以复倭王？不杀尔欺负，掠尔金宝，誓不归！"於是盘据海洋。时值贵官居近侍，迭相蒙蔽，而时宰宠赂公行，官邪乱政，小民迫於贪酷，困於饥寒，相

率人海，为之奸细。中有狡猾如王五峰、徐碧峰、麻叶之徒，皆我华人，金冠龙袍，称王海岛。所至攻城掠邑，劫库纵囚，官司莫敢谁何，浙东大窘。

天子命朱纨为浙江巡抚，兼领兴、福、漳、泉，以兵备倭。纨勤劳任怨，严戢闽、浙诸贵官家人，疏暴通番二三渠魁，云："去外夷之盗易，去中国之盗易，去中国之盗难；去中国衣冠之盗难。"于是声势相倚者切齿欲杀纨，纨愤懑而卒。

复遣都御史王忬巡视，以都指挥俞大猷、汤克宽为参将。时兵政久弛，士卒怯懦，贼来登岸，望风奔溃。而贼船联翩海上，破昌国、临山、蒿鹅、乍浦、青村、南汇、吴江诸卫所，围海盐、太仓、嘉定，入上海，掠华亭、海宁、平湖、馀姚、定海诸州县。而通番奸豪又以碉、大猷捣巢非计，乃至群偷流散，遗害诸郡。因改碉大同巡抚，以徐州兵备李天龙代碉，以南司马张经提督浙、闽、江南北军务。

余时自关中趋归，适海冠侵突浙之会城，屯城北关，焚劫闾舍，掳掠子女，湖墅荡然一空。天宠闭门自守，余止於临安者旬日，冠始退。余觇知贼载小舟，仅百余艘，计贼众不过数百人，而所掠男女尚居十之五六，白天宠速出师剿除，毋使滋扰。第畏避不敢发兵，仅曰："贼势猖獗，余为疆场，得保城池幸矣。"事闻，天子逮经及天宠，系狱论死西市。

乃以浙江巡抚胡宗宪代天宠，以侍郎杨宜代经。时贼益昌炽，纵横出入二十六郡。天子遣侍郎赵文华请祷海神。贪鄙无厌，所至骚然。还朝未几，又出监督诸军，搜括官库富家金宝书画数百万计。交通蒙蔽，以败为功，以功为罪。虽有沈庄、梁庄之战，竟莫救荼毒之惨矣。宗宪计擒贼首王直，浙西、江东稍得安枕。乃升文华工部尚书，加少保，宗宪升右都御史，加太子太保，各荫子锦衣千户。然两浙、江、淮、闽、广，所在徵兵集饷，加派军粮，截留漕粟，迫胁富民，释脱凶恶，滥受官职，浪费无经。其为军旅之用，才十之一尔。征调汉、土官兵，川、湖、贵、广、山东西、河南北之兵，临贼驱之不前，贼退遣之不去，散为盗贼。行者居者咸受其害，数年不息。据其一时之功，非无可嘉，而浙、直军饷，每岁增至数十万，至今赋敛无已，则罪浮於功矣。后文华谪戍，宗宪狱死，而海隅之鲸鲵犹未息也。

自后闽、浙、江、粤之人，皆从倭奴，然大抵多华人，倭奴直仅十之一二。彼贪中国贸易之利，或附贡舶，或因商舶；其在寇舶，率皆贫穷。然其停桡焚劫，一视乎风。东北风猛。则由萨摩或五岛至大小琉球，而北多则犯广东，东多则犯福建，正东风猛则由五岛历天□□□□□浙之临、观、钱塘，稍南犯温、台、昌国，稍北犯直隶之□□□若在大洋而风值东南，则犯淮、扬、登、莱。若在五岛开洋而南风方猛，则趋辽阳、天津。故防海者以三四五月为大汛，以时多东北风，以九十月为小汛，时亦有东北风也。凡海中之地，大曰渊，洲之小者曰岛，岛之小者曰屿，随其大小而聚，惟无草木而多石者曰嶕，而海深无际曰洋。海舟之行，触嶕则摧，入洋则覆。又有黑风、海动之变，遇之则天地晦冥，波涛鼎沸，故舟人每委曲趋避。出急水门至群山岛，始称平洋，非数十日不能至也。然一遇顺风，则历险如夷，可数日而至。海道之当防如此，惟有备可无患耳。

嘉、隆以来，诸洲岛屿各相雄长，山城君号令久不行於诸侯。近传华人关白平秀吉者

入其国，尚倭王寡宫主，阴窃其位，号令洲岛，并国数十，今已下朝鲜，堕两京，摇八道，走其国王，逃窜于我辽阳边境。遣统帅名田、浅野、大谷、孙七郎等据之。平壤以北，皆高垒坚壁，以抗王师。此其狼心尚未艾也。我高皇因其屡寇，罢宰相胡惟庸，至绝其使，不使通贡市，因知高皇之神圣，为万世虑至深远也已。

西番纪

西番古羌夷属，凡百余种，散处河、湟、洮、岷间。唐贞观中始通中国，宋、元朝贡不绝，间授以官。我明当中国松潘边境，出边二百三十里，为大分水岭，是为江渎之源。北流入陕洮河，南流入甘松岭，穿松潘城，入成都。松潘城之东三十里，为雪阑山，四时积雪不消，俗呼宝顶，即古岷山也。江源自大分水岭入成都，水不甚急，至泸之东，合西汉江、马湖江、嘉陵江、涪江、巴江、乌江，而其势始大。至百峡而奔急。会聚使然也。西番错居江之南北，元世祖始为郡县，以吐番僧八思巴为大宝法王、帝师，领之。嗣世弟子号司徒、司空、国公，佩金玉印。明兴，洪武中令诸酋举故官授职，以摄帝师喃加藏卜为炽盛佛宝国师，馀为都指挥、同知、宣慰使、元帅、招讨等官。自是番僧各有封号，贡使咸自四川黎州入，有赞化王者，自陕西洮州人。每贡百人，多不过百五十人。凡诸王嗣封，皆有赐诰。宣德中，封大宝、大乘、阐教、阐化、赞善五王。阐化王贡使乩藏等还，以赐物易茶，至临洮没入官，并留藏等。上命释之，赐茶而还。自后成、弘以来，数入贡马或贡舍利。贡使渐多，赏赉亦渐减。四川威、茂、松潘诸番僧三岁一贡，限三十人，岷、洮番僧每岁入贡，限四五人，令至京师，馀留塞上。洪武中置洮州卫军民指挥使司，复置洮州茶马司，令岁纳马三千五十匹。又置河州卫军民指挥使司，更置西宁茶马司，令岁纳马三千五百匹。市法：上马茶百二十斤，中马七十斤，下马五十斤。夫北虏有马市，东夷有市舶，而西夷亦有茶市，皆所以通华夷之情，贸迁有无，收商贾之利，减戍守之费。以夷所欲售，易中国所欲得，法无良於此者。但法久弊生，边防日弛，五王番族，散在川、陕边境者，渐启戎心，攘衅中国。赖宋将军晟、丁大夫玉久镇西川，恩威并著，羌人迄今戴之。

自成化中西番满松入侵内地，都御史文升讨之，斩首八十三级，正德初北虏徙居西海，蚕食诸番，时言事者谓宜仿前代，屯兵青海，以绝羌、虏连和内侵。乃调朔方劲兵剿之，虏避走松潘，旋归故穴。中国征输调发，民力大困，竟无成功。嘉靖初年，洮、岷番贼数反，杀吏士，掠人畜，焚劫闾舍，陇右骚动。尚书王琼请檄官军袭贼巢，以绝番患。已而兵至塞外，套虏、番贼乘虚深入临洮、巩昌，杀掠大惨。尚书李承勋上言："西番土地被西海虏酋亦卜剌侵占，日益内徙，将来番、胡交通，益使猖獗，何以善后？昔汉赵充国不战而羌人内附，段颎杀之百万，费以亿计，而内地虚耗。老成谋国与勇士善战，相去远矣。乞广汉宣之明，专充国之任，制驭西番事宜，悉听琼从长区处。"上从之。琼曰："欲抚西罕，必剿先零。"乃遣游击将军彭槭、镇守都督刘文统兵，自固原进至洮、岷，分据要害，且抚且剿。抚定六十五族，恃险拒战者十六族，斩首三百七十。自是天子无西顾

之忧矣。

虽然，此未足为中国虑也。匈奴之西有西域乌孙、土鲁番，皆世为中国患。嘉靖时，西域回回贡狮子，不远千里来投。余时在秦，曾往观之。回回出银盒，以天马葡萄献，其味胜于中国者远甚。询其名，译士传云："吐吐粉"而已。夫以一异兽之故，使道路萧然繁费，何以风示远夷？谓宜闭关谢之可也。今上即位，俺答率西夷乌思藏锁南坚参等入贡方物，欲假道于西陲。识者谓勾结深入，如前代吐蕃、吐谷浑之事，可以鉴矣。余以西戎役属匈奴，最能为患，所从来久远，而国家仅以赏贡羁縻之，岂足为制驭之长策哉！

卷 四

士人纪

夫士人惟出处两途，出则荦荦，处则冥冥，求志达道，无二义也。古称三不朽，曰：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岂非出则树绩旗常，处则阐明圣学，而均之一禀于道德耶？士非此三者，无以托于世而列于士君子之林矣。兼之者，其命世之豪杰乎！道德不足，则功业、文章亦足表见。若夫希世取容，求为富贵利达而已，又何足比其数也。

我国家英贤辈出，其以道德、功业、文章名世者，代不乏人，而焯焯国史，尤彰明较著者，往往萃于吾浙。余尝窃高山之仰，景行先哲。如诚意伯刘公基，青田人也。少通《春秋》，长务理学，尤精天文、兵法。会太祖定括苍，指乾象曰："此天命，岂人力耶！"适遣使来聘，遂间道诣金陵，献《时务十八策》。怒骂小明王，不拜，曰："何事奉牧竖者！"乃陈天命所在，上感悟，遂定计取天下。是时，吴、汉为敌，众以苏、湖地饶，宜先取吴。公密谋曰："士诚自守虏，友谅居上流，且名号不正，宜先伐汉。汉灭，吴直囊中物耳！"后灭汉取吴，因收中原。志在澄清天下，言于上曰："宋元以来，宽纵日久，当使纪纲振肃，而后惠政可施。"迨赐老，因问天象。复云："霜雪之后，必有阳春，今国威已立，宜济以宽。"上皆嘉纳之。公刚毅，慷慨有大节，论天下安危，义形於色。上尝称为"老先生"，不名。曰："卿，吾子房也。"与同郡叶琛、章溢，金华宋濂友善，并以功名显于世。文章二公尤著，基曰郁离子，濂曰龙门子。

濂始见上于金陵，问："世乱奈何？"对曰："愿明公不嗜杀人，天下可定。"除翰林学士，授太子经，请读真德秀《大学衍义》。上立取览，悦之，令大书揭两庑壁。累升侍读学士，兼赞善大夫。侍上多所陈说，直谅不务文饰。上喜曰："卿可参大政。"对曰："臣少无他长，徒以文墨议论事。一旦授职不效，有负陛下。"顿首力辞。上尝廷誉公曰："古人太上为圣，其次为贤、为君子。若濂，事朕十九年，口无毁言，身无饰行，宠辱不惊，始终无异，不谓君子乎？匪惟君子，抑可谓贤矣。"公尝自言曰："古人为学，使心正身修，措之行事，俯仰无愧而已。繁辞复说，道之蔽也。"后致仕，居青萝山，闭门著述，人罕睹其面。

逊国时有方孝孺，台之宁海人。从宋濂游，同门多天下名士，一时尽出其下，人呼为小韩子。末视文艺，恒以明王道、辟异端为己任，世咸谓程、朱复出。常卧病绝粮，家人以告，笑曰："古人三旬九食，穷岂独我哉！"太祖尝召见，喜其举动端整，谓皇孙曰："此庄士，当老其才以辅汝。"乃遣还。建文即位，召为文学博士，进侍讲，备顾问。德望素隆，一时倚重。凡将相谋议，辄资孝孺。上好读书，有疑召解，临期奏事，面决可否，必命批答。及靖难兵起，诏檄皆出其手。兵既渡江，坚守誓死。建文逊去，文皇召用，不屈。命草诏，复悲恸彻殿，大哭且骂曰："死即死，诏不可草！"竟磔诸市。孝孺慨然就戮，为《绝命词》云："天降乱离兮，孰知其由。三纲易位兮，四维不修。骨肉相残兮，至亲为仇。奸臣得计兮，谋国用囚。忠臣发愤兮，血泪交流。以此徇君兮，抑又何求？呜呼哀哉，庶不我尤！"其所著述甚多，皆行世。文大类苏氏，而正论过之。其心慕古，欲举王政於今。若死节一事，则成仁取义，之死靡悔，迄今人人能言之，不可泯灭已。

至正统己巳之变，钱塘于公谦，计安社稷焉。谦自幼英敏，读书过目成诵，行文泉涌，为诗清丽。宣德中授御史，从讨汉庶人，公数其罪，庶人流汗伏地。巡按江西，平反冤狱，人称神明。山西、河南灾，上命以兵部侍郎巡抚二省，公遍历梁、晋，问民疾苦，百弊湔剔。马政、河防、民租、军赋，一经擘画，遂为规式。后去两省，诣阙请留者万人。去后皆尸祝公。正统北狩，京师大震。郕王监国，给事中王竑等纠劾王振，廷击二长随，流血禁廷。郕王惊起，公上陛止之，宣谕振罪当族，众稍定。是时人心危疑，思得长君以弭祸乱。公曰："今日之事，社稷为重，君为轻。"率百官伏文华门，力请劝进。郕王辞让再三，会皇太后旨下，始即位。乃擢公兵部尚书，寻加少保，内外倚公为安危。公选调三营兵健锐者，合营团操，名曰团营。令工部理戎器，户部输兵食，传檄边镇，坚壁清野，迎击邀遮。方略已定，乃躬擐甲胄，泣谕六军。适虏拥众至城下，索金帛万万，廷议计无所出。公曰："吾司本兵，知有军旅，他非所闻。"石亨欲尽闭九门，以待勤王兵。公力争，率兵出营德胜门，发大炮击死虏数千。扬言能斩也先者，赏万金，封国公。也先气沮遁去。石亨欲追击，公又力争，纵之北去。盖出战以护京师，纵虏以安上皇也。后虏悔祸，遣使奉上皇还京。群议汹汹，公曰："天位已定，谁复异议！惟君臣大义，兄弟至情，自当迎还。"至，居南宫。迨睿皇复位，因石亨、徐有贞言，乃杀公。是日天日骤变，阴霾蔽空。公居，尝有不如意。辄拊膺忿曰："此一腔血，竟洒何地！"闻其言，孰非酸鼻流涕者耶？

后几八十年，而有宁藩之事。仁和胡端敏世宁豫发其奸，姚江孙忠烈燧死之。王文成守仁实翦灭焉。

世宁志节清峻，长于韬钤，初为南部郎，奉诏条上十事，首言立贤无方：先朝李贤、薛瑄人阁不由翰林，翰林胡俨、刘球不由庶吉士，年富以教官为给事中，王翱以寺正为御史；今一切叙转，专泥科条，以故贤才抑塞，乏人佐理。出为太平知府，再补宝庆，俱以仁廉称。备兵江右，上平贼二策，遂及宁藩事。宁党赂遗权要，坐以诽谤离间罪。按浙御史潘鹏附宁，囚公家属，赖按察使李承勋曲护。至京自投，下狱，狱中三上书，言官论救，始谪戍。后宁反，释归，复除按察使。世皇登极，召为兵侍，寻迁兵书，力辞再三。

援姚崇故事，上定武略等《十事要说》，促上议行。度不得行，数月辞归。然兵曹夙弊大利，已整刷十之五六矣。归后复召南兵，不赴，寻卒。有《奏议》行世。

燧始授刑曹郎，冤狱多平反。后历藩、臬，益著声绩。时宸濠蓄逆谋，结钱宁、张雄，日夜调中朝事，威劫省臣，赂诸大吏，日益恣横。朝议选才节大臣，升公副都御史，巡抚江右，公闻命，誓曰："投艰於我，生死以之。"即单骑携二僮入南昌。公有心计，曲为周防，不先事讼言。托御他寇，筑进贤、南康、瑞州城，奏敕湖东道兼理兵备，与饶相犄角，尽出会城兵器，置诸外府，恐为宁资。会言官发濠反状，朝廷遣大臣督讯，濠乃伏贼府中，俟守臣入，大言："太后密旨召我监国。"公毅然应曰："安有密旨！"濠又曰："天祚暗移，汝不知耶？"公曰："无得妄言！"又曰："我取南京，汝保驾否？"公张目怒视，厉声大骂，遂见缚。公且缚且骂，贼种捶折公右臂，杀惠民门外。乃大索城中兵器，不得，持竿梃相向，至安庆败归。

王公守仁时抚南赣，起义兵于吉安，遍檄诸郡，合谋夹剿，遂执宸濠。公初仕为武选郎，刘瑾乱政，抗疏请诛，谪龙场驿丞。后瑾诛，复除刑部，改吏部，升太仆、鸿胪卿。以佥都出抚南赣，擒斩剧贼数千，凿山开道。赣旧有二程子祠，昔周茂叔知南康军，二程子随父宦游，受学于此。公因旧址，益增廓之，创建书院，与四方名贤讲学于中。设社学，教郡邑子弟，夷风丕变。初，公见濠，佯言朝政缺失，外示愁叹。李士实曰："世岂无汤武耶？"公曰："汤武亦须伊吕。"濠曰："有汤武便有伊吕。"公曰："若有伊吕，何患夷齐！"自是遣人觇濠动静，益得其详。于是上疏请提督军务，意在濠也。后濠反，公乃得提兵讨平之。值奸佞忌公，久之不赏。嘉靖改元，始封新建伯，兼南京兵部尚书，寻去位。五年，复起征思田。时驻节武林，余为诸生，心景慕之，约同侪数人廷谒公，得觐风仪。神骨清朗，步履矫捷，翩翩如鹤。求其指示，但云："随事体认，皆可进步。为诸生，诵习孔、孟，身体力行，即举子业，岂能累人哉！所患溺于口耳，无心领神会之益，视圣贤为糟粕耳。"余聆公言，至今犹一日也。后公至粤，开诚示信，贼党自缚来归，田州悉平。又驱降众捣人寨巢，以除岭表积患。则谈笑之顷，万众远集，擒首斩馘，献凯辕门，而左右尚不知也。又可见公用兵之如神矣。归至梅岭，疾甚。公命舆人速行，至小溪驿而殁。有《则言》、《传习录》行世。

此数君子者，岂非志于道德，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富贵不足以累其心者耶！迨今承平日久，士人非科第无以自见，故始为诸生，欣羡一举，不啻起渊谷中，飞腾霄汉间也。既推上矣，羡登甲第，汲汲不减诸生时。既成名矣，骎骎希冀显荣。一命以上，寸计尺积，岁无宁日，日无宁时。即位列公卿，犹思恩逮上世，赏延后裔。盖终其身未尝忘进取，何能定静安舒！所谓诵法圣贤者，取陈言应制科尔，甫服冠裳，辄尽弃去。悲夫！以是立功名且不可，何论道德！余秉铨日，有门下士举春官不第，出见得第人，恧容。闻鼓吹之声，中热不可禁，乃亟求归。余告之曰："盍不追忆往昔，祇盱盼于将来？子垂髫入小学，认字画、课句读，凡几何人？比收养庠序无几。师学博、会举业，凡几何人？比应荐南宫无几。以彼自较，安可不谓厚幸。今天子励精图治，立贤无方，即由此试吏，可以策立功名，驯至通显。彼被儒服衣，穷研白首，皆畴昔同侪共业，宁无才品相埒

而向余欣羡者〉此皆常人积习之情。其在君子，修身善行，睹穷达显晦，不入于心，充然喜乐在我，大行不加，小知无损，焉知竞进争先，戚戚穷年为也！别矣，尚游心高大光明，毋令世俗驰骛之态摇惑其心。以尔清才好学，何所不至？所患志不立，汩外慕而损真心。虽至荣极显，於我何有？昔子夏出见纷华势利而悦，子夏圣门高弟，心犹未忘，比于颜子乐道忘忧，相去远矣。曾点乐日用之常，圣人亟与之。盖素位自得，进于乐天知命无难，汝其以曾点为师哉！”

三农纪

古者之民三十受田，六十归田，公私一体。自李悝开阡陌，商鞅尽地力，并田之井者而弁髦之，于是豪强者出，大者跨州邑，小者连闾里，而弱户窭夫至无立锥之地，使民曾不得黍藜而饭糗。其弊生于不均，不均生于无制，其势然也。

国朝名臣如王叔英，览盈亏之理，欲行限田；丘文庄请以田相配，制为一定之法；罗文庄又欲移江、浙间民以耕汉、沔旷土。夫即三言，参之古制，酌之今条，则田不可井也，而屯田寓兵，是亦兵农合一之意；内地不可井也，而经界秦、陇，是亦制驭夷狄之机。至于均田、限田，行于创业之初甚易，行于今日甚难；移南耕北，免其征科之税甚易，急於催科甚难。何也？自古足边，率先屯田。方今内地民力已疲，边镇军储日匮，盖公私俱困矣。如陕西三边，延袤数千里，国初因田硗瘠，赋税不给，抛荒者听令开垦，永不起科，故塞下充实。已而计亩征粮，差赋繁重，加以虏酋之警，水旱之灾，收获既歉，征输愈急，所以民日转徙，田日荒芜也。及今不大布宽恤，尽免积逋，使人无畏忌，尽力开垦，则边境之忧，日甚一日，孰知底止哉！余以为元系抛荒者，得永不起科，係近年抛荒者，待十年之后，方行起科。则边境之兵，可以转弱为强，岂非驭夷一大机也？

若夫内地之民，不特汉、沔多旷土。余尝出守庐阳，巡行阡陌，劝民开垦，而流移还集。又尝往来淮、凤，一望皆红蓼白茅，大抵多不耕之地。间有耕者，又苦天泽不时，非旱即涝。盖雨多则横潦弥漫，无处归束；无雨则任其焦萎，救济无资。饥馑频仍，窘迫流徙，地广人稀，坐此故也。且此地界达萧、砀、汝、颍，自昔多盗，为逋逃之薮，积久不无隐忧。世皇中叶，曾专设屯田都御史王玑。时值大水，功不及施，辄复报罢。余督漕时，亦奏荐州守姚簉持节颍上，专理开荒，议亦未行。至铨部，始得奏请添设佥事一员，劝农淮、凤，然不久又议罢矣。夫得人以专任其事，而假之岁月，不责近功，则招来江北之流民，以辟江北之旷土，力耕可自足也，又奚必移江、浙之闲民哉！惟得薄赋缓征。如《禹贡》之冀州，乃可行耳。若欲以限田，令富民惟营产於其县，而越州跨邑者夺之，则豪强之兼并者势难追夺；欲以均田，令一丁无过百亩，而少逾者即加之税，则狡狯之欺隐者势难清查。孰若开垦之不扰民而事易集也。夫以荒芜萑苇之区，而为耕获菑畬之地，以闲旷弃置之土，而为生人养命之场，此非有损于上以益下，害于国以利民也。而当事者不加之意，岂知公家之急，忘私家之恤，知国储匮乏可忧，而闾阎悬罄为无足忧耶？余以取盈于官，不若藏富于民。有若之言，可思已。

然开垦荒田，要在尽心沟洫。夫水土不平，耕作难施，必先度地高下，寻水归宿，浚河以受沟渠之水，浚沟渠以受横潦之水，使其接续流通，而於最低洼处多开池塘以潴蓄之。夏潦之日，水归塘堰，亢旱之日，可资灌溉。由是高者麦，低者稻，平衍者则木绵、桑、枲，皆得随宜树艺。庶乎人无遗力，地无遗利，遍野皆衣食之资矣。此百世经常之大利也。今之谈水利于西北者，以瀛海为最。瀛海乃三辅之下游，九河之会道，自昔滹沱未合，则蜂涌奔腾之势未甚，而疏瀹浚导之功可施。自隆庆中叶相合为梗，其吞天沃日之涛，排山倒海之状，若震霆疾风，莫可制御。泄猫儿濼、桑乾，水决则金堤为之溃，水溢则千亩为之平。燕、赵、青、徐之间，溢为长川矣。说者谓开通大河，宣利水道，可得美田二十万顷。又谓徙冀州之民当水冲者，使河决黎阳，北入其海，其势自定。此皆可转害而为利也。谈水利於东南者，以太湖为最。即《禹贡》所称震泽，乃东南一巨浸。五堰居上流，三江在下流。昔五堰筑则上流有所止，三江导则下流有所归。其在于今，则深有可虑者。经界久湮，堤防无备，当事者不以时蓄洩，是以霖雨连绵则弥漫千里，吴越之间往往汇为巨壑矣。议者谓宜寻五堰旧基，更筑堤溧阳，则杀宣、歙九阳之水以节其入。按三江故道，开百渎宜兴，至陡门、江阴，则通吴松之水以宣其出。庶乎水得所归，禾稼不至淹没矣。然以海内大势较之，国家财赋尽仰给于东南，而西北所供，不足以当东南之半。论东南疆域，则沃野土膏仅仅千里，而西北荒芜田土，计可钜万，何止十倍东南。顷者谏议徐贞吾疏请垦田西北，议未及行，说者谓大功难就，无庸多事。谁不能者？不知西北故称沃壤，今弃置为旷土，岂今昔之异地域？以水利不兴与。水利一兴，则旱潦有备，可转荒芜为乐土，西北皆可耕之田矣，而东南输辇之劳，可渐息肩，漕粮百万可渐纾省，是南北两利之长策也。且达虏利于骑射，沿边之地尽为疆域，令虏骑不得长驱，而边民因得以获屯田之利，则卒伍无烦召募，可取足于土著矣，又岂非御侮之长策哉！自古九州之地，皆在西北，田世井授，沟洫经界，必有故道可寻、地势可因者，奚独于今而曰水利不可兴哉！但土厚水深，疏引不易，开浚为劳，雨若时少，阳若时多，灌溉无备，是以大功难成，稻粮难植耳。近者徐贞吾以卿寺职兼御史，专董其事，其权非不重也，而迄无成效。何哉？意者人工浩大，用费不赀，财力两不赡与？意者同心者少，败谋者多，官民皆得挠其法与？余以为此可不专官而集事，方今按、抚之权最重，其势得行于守、巡，守、巡之势得行于郡守，郡守之势得行于有司。设令司一省者总理其概，司一道者经画其详，郡守统领其事，有司分任其劳，必郡、邑长兴郡、邑之利，抚、按、司、道兴一道一省之利，方为超迁，其不克任事者，辄为更调。如此数年而不告成功，余不信也。

若夫田既辟矣，又宜立权时救弊之法，通行天下。昔圣王仁政必以均贫富为急，今田既不可井，而均田、限田又难行，若非均其田赋，何以苏民困哉？但今田赋之弊，江南为甚。里胥飞走，繁琐难革。其间有重租官田，或因前代旧额，或系国初籍没，小民肆力耕种，不足办粮。事穷势迫，多作民田出卖。遗粮在户，倍纳不敷，多致逃窜。摊税之苦，负累里甲，孰若均派有田之家分纳为便也。若江北近京之地，则富强之家开垦田土，多不认粮，惟小民原额旧田，始有粮税。至于亩数广狭不均，以致贫者愈贫，渐至逃亡，富者愈富，日肆兼并。谓宜通行天下，田亩均以本州县为率，而均一其税，不必更分多则。其

田数广狭，亦宜各县丈量而均一之。如北方土旷收薄之处，及南方边江沙碛、山冈易旱之乡，则宜仿古人上田一夫百亩、中田二百亩、下田三百亩之意，而量宽其亩。或令加半，或令倍折，亦不为过。如此而田制庶乎其可兴与。

百工纪

语云："璧玉不御，则下鲜玩好；雕刻不饰，则民绝曲巧。"言上者表，下者景，所从来远矣。昔者圣王御世，因民情为之防，体物宜导之利，阜财用而齐以制度，厚利用而约以准绳。是故粢非不足於簋，而不耕者不以祭；帛非不足於杼，而不蚕者不以衣。玄阁筐篚非不足，而纳采无过五两；节车骈马非不足，而不命则不得乘。故天下望其服，而知贵贱；睹其用，而明等威。此上下辨而民志定也。今之世风，侈靡极矣，贾子所谓"月异而岁不同"已。此岂可以剖斗折衡、裂冠毁冕以止之哉！《礼》曰："国奢则示之以俭，俭则示之以礼。"自非主持世道者申令甲之条，宣画一之规，正车服器用之等，别吉凶食用之宜，何以定民之心志乎？

今天下财货聚於京师，而半产於东南，故百工技艺之人亦多出於东南，江右为夥，浙、直次之，闽、粤又次之。西北多有之，然皆衣食于疆土，而奔走于四方者亦鲜矣。今辇毂之下，四方之人咸鳞集焉。其在官者，国初以工役抵罪，编成班次，有五年、四年一班者，有三年、二年、一年一班者。其造作若干、成器若干、廉饩若干，皆因其多寡大小而差等之，精粗美恶亦然，其大率也。自后工少人多，渐加疏放，令其自为工作，至今隶于匠籍。若闾里之间，百工杂作奔走衣食者尤众。以元勋、国戚、世胄、貂珰极靡穷奢，非此无以遂其欲也。自古帝王都会，易于侈靡。燕自胜国及我朝皆建都焉，沿习既深，渐染成俗，故今侈靡特甚，余尝数游燕中，睹百货充溢，宝藏丰盈，服御鲜华，器用精巧，宫室壮丽，此皆百工所呈能而献技，巨室所罗致而取盈。盖四方之货，不产於燕，而毕聚於燕。其物值既贵，故东南之人不远数千里乐於趋赴者，为重糈也。故终没于衣食中，贵得而贵用之，所人仅足以烨其劳，不能得余资以享其逸。则百工之事，奏技薄而呈能浅也。此固知尽能索不能逃，大抵皆为财用耳。且京师者，四方之所观赴，天子者，又京师之所视效也。九重贵壮丽，则下趋营建；尚方侈服御，则下趋组绘；法宫珍奇异，则下趋雕刻。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故曰："理人之道，当防淫佚之原，抑末务而开本业。"今也，散敦朴之风，成侈靡之俗，是以百姓就本寡而趋末众，皆百工之为也。夫末修则人侈，本修则人懿。懿则财用足，侈则饥寒生，二者相去径庭矣。

夫百工之事，固不可废也。国有沃野之饶，而不足于食，器械不备已；国有山海之货，而不足于财，工作不备已。今使有陇西之丹砂羽毛，荆、扬之皮革骨象，江南之楩梓竹箭，燕、齐之鱼盐毡裘，梁、宛之漆丝纻，非百工为之呈能而献技，则虽养生奉终之具，亦无所资。故圣王作为舟楫之用，以通川谷；服牛驾马，以达陵陆。致远穷深，所以来百工而足财用也。故曰四方之货，待虞而出，待商而通，待工而成，岂能废哉！然圣王御世，不珍异物，不贵难得之货，恐百工炫奇而贾智，以趋于淫，作无益而害有益，弃本

业而趋末务，非所以风也。夫排抑工贾，防塞利孔，作法于凉，犹恐其奢，而况上为之倡乎！古之为工也，因其所能，不示以奢，男效其耕，女效其织而已。如释其所有，责其所无，则虽良工所擅，与庸工所就，劳逸异趋，巧拙殊轨，皆非天之所生，地之所产也，亦人力之所为耳。以人力所可为，则逞其无涯之欲，何所不至？势不至于以虚易实、去农就工不止也。是以善为国者，令有无相济，农末适均，则百工之事，皆足为农资，而不为农病。顾低昂轻重之权，在人主操之尔。

我太祖高皇帝埽除胡元，奄有中夏。时江西守臣以陈友谅镂金床进，上谓侍臣曰："此与孟昶七宝溺器何异？以一床榻，工巧若此，其馀可知。陈氏父子穷奢极欲，安得不亡！"即命毁之。其卓识远见，度越寻常万万矣。列圣相传，咸遵是轨，上供之物，俱有定数，节俭之风，流播至今。故轻徭薄敛，恒先本务，而凡有兴作，不以妨民。其湛恩□泽，浸灌人心，有以也。迩来国事渐繁，百工技艺之人，疲於奔命。广厦细旃之上，不闻俭朴而闻奢靡；深宫邃密之内，不闻节省而闻浪费。则役之安得忘劳，劳之安能不怨也。近代劳民者莫如营作宫室，精工玩好。先臣刘球上疏云："土木之工不息，天地之和有乖。《春秋》於劳作之事，悉书示戒，正为此也。今营作频年不休，虽不烦民而役军，然军亦国家赤子，赖以御暴赴斗，岂宜独役而不加恤哉！"王恕之疏曰："始臣闻朝廷轸念东南，特遣近臣赍发内帑，前来赈济，不胜欣抃。已而内侍装载私盐，收买玩好，声势张皇，骚扰郡邑。臣恐远近闻之，将谓陛下惟珍奇是好，非社稷之福也。"二公所言，岂惟一时谠论，实万世忠谋。使人主录之座右，其所裨黼扆者，岂浅鲜哉！

至于民间风俗，大都江南侈于江北，而江南之侈尤莫过于三吴。自昔吴俗习奢华、乐奇异，人情皆观赴焉。吴制服而华，以为非是弗文屯；吴制器而美，以为非是弗珍也。四方重吴服，而吴益工于服；四方贵吴器，而吴益工于器。是吴俗之侈者愈侈，而四方之观赴于吴者，又安能挽而之俭也。盖人情自俭而趋于奢也易，自奢而返之俭也难。今以浮靡之后，而欲回朴茂之初，胡可得也？矧工于器者，终日雕镂，器不盈握，而岁月积劳，取利倍蓰。工于织者，终岁纂组，币不盈寸，而锱铢之缣，胜于寻丈。是盈握之器，足以当终岁之耕；累寸之华，足以当终岁之织也。兹欲使其去厚而就薄，岂不难哉！故曰："雕文刻镂，伤农事者也。刺绣组锦，伤蚕事者也。"夫农桑，天下之本业也，工作淫巧，不过末业。世皆舍本而趋末，是必有为之倡导者，非所以御轻重而制缓急也。余尝入粤，移镇苍梧。时值灯夕，封川县馈一纸灯，以竹篾为骨，花纸为饰，似无厚重之费，然束缚方圆，镂刻文理，非得专精末业之人积累数旬之工，未能成就，可谓作巧几于淫矣。灯夕方徂，门隶请毁。积月之劳，毁于一旦，能无可惜？余禁止之。因思吾浙之俗，灯市绮靡，甲于天下，人情习为固然。当官者不闻禁止，且有悦其侈丽，以炫耳目之观，纵宴游之乐者。贾子生今，不知当何如太息也！夫为人上者，苟有益于下，虽损上犹为之，如有损于下，虽益上不为。今之世风，上下俱损矣。安得躬行节俭，严禁淫巧，祛侈靡之习，还朴茂之风，以抚循振肃于吴、越间，挽回叔季末业之趋，奚仅释余桑榆之忧也。

商贾纪

财利之于人，甚矣哉！人情徇其利而蹈其害，而犹不忘夫利也。故虽敝精劳形，日夜驰骛，犹自以为不足也。夫利者，人情所同欲也。同欲而共趋之，如众流赴壑，来往相续，日夜不休，不至于横溢泛滥，宁有止息。故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穷日夜之力，以逐锱铢之利，而遂忘日夜之疲瘁也。此何异大毫末而小丘山，非毫末果大，而丘山果小也。见毫末而不见丘山，若前驱而后迫耳。然而商贾之子甘其食，美其服，饰骑连辔，织陆鳞川，飞尘降天，赭汗如雨。慧巧捷给之夫，借资托力，以献谀而效奔走。燕姬赵女品丝竹，揳箏琴，长袂利屣，争妍而取容。彼且矜夸智能，足以自便，意笼宇宙之化工，计穷人物之变态，与时俯仰，举材货低昂，在吾掌握中，持筹而算，百不失一，而不知其智能之小也。语云："大知闲闲，小知闲闲。"盖谓是耶？

古者圣王重本抑末，贵农贱商，故赋倍于农。自汉武用弘羊计，置均输官，笼天下之货，贵卖贱买，商贾无所牟其利，而物价悉平，名曰平准。又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仕宦为吏，重赋税以困辱之。自后作业剧而财匮，匈奴数侵边，屯戍者多，边粟不给。于是募民输粟塞上，得拜爵除罪，复弛商贾之律，令佐国家之急。而贾人愈富，国用愈不足。乃用卜式，下缗钱令，用张汤、杜周腹诽法，以税民深者为明吏，自是商贾中人之家大率破产入官，不事畜藏，而贾人亦大困矣。唐初制租庸调外无征，法网疏阔。自置常平官，私积货物，贵出贱收。复以宦者为宫市使，命白望数百，抑贾人物，名为市之，实夺之也。宋惩唐弊，置杂买务，用京朝官暨内侍参主之，以防侵利。若府库有备，令弗复市。至于和市，令出官钱以鬻于民而已。迨安石秉政，行青苗、均输法，春散秋敛，专以富国心。富商巨贾，皆疑畏骇愕，目视不敢动，而贸易之意穷矣。此皆本轻而末重，末重而不能支之患也。

明兴，关市之禁视前代尤详。舟车掌于钞关，为司徒属。竹木掌于抽分，为司空属。盐课有转运，有提举，而又有御史稽察之；茶课亦然。余皆领于司徒。即征商之法，纤悉具备已。余尝宦游四方，得习闻商贾盈缩。京师负重山，面平陆，地饶黍谷驴马果鸭之利，然而四方财货骈集于五都之市。彼其车载肩负，列肆贸易者，匪仅田亩之获；布帛之需，其器具充栋与珍玩盈箱，贵极崑玉、琼珠、滇金、越翠。凡山海宝藏，非中国所有，而远方异域之人，不避间关险阻，而鳞次辐辏，以故蓄聚为天下饶。自真定北至永平，素称厄塞，非商贾出入之地。由广、大、顺、平，乃东西腰膂，南北舟车并集。于天津下直沽、渔阳，犹海运之故道也。河间、保定，商贾多出其途，实来往通衢。霸州、武清而东，仅有樵牧之利，无商贩之资矣。京师以南，河南当天下之中，开封其都会也。北下卫、彰，达京圻，东沿汴、泗，转江、汉，车马之交，达于四方，商贾乐聚。地饶漆枲纻纤纩锡蜡皮张。昔周建都于此，土地平广，人民富庶。其俗纤俭习事，故东贾齐、鲁，南贾梁、楚，皆周人也。彰德控赵、魏，走晋、冀，亦当河、洛之分。而南阳下蔡、黄，入襄、郧，又与淮、泗相表里。若民物殷阜，汝宁为优，而水陆道里为便矣。河以西为古雍

地，今为陕西。山河四塞，昔称天府，西安为会城。地多驴马牛羊旃裘筋骨。自昔多贾，西入陇、蜀，东走齐、鲁，往来交易，莫不得其所欲。至今西北贾多秦人。然皆聚于汧、雍以东，至河、华沃野千里间，而三原为最。若汉中、西川、巩、凤，犹为孔道，至凉、庆、甘、宁之墟，丰草平野，沙苇萧条，昔为边商之利途，今称边戍之绝塞矣。关中之地，当九州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一，量其富厚，什居其二。阎阎贫窭，甚於他省，而生理殷繁，则贾人所聚也。河以北为山西，古翼都邑地，故《禹贡》不言贡。自昔饶林竹铸旄玉石，今有鱼盐枣柿之利。所辖四郡，以太原为省会，而平阳为富饶，大同、潞安倚边寒薄。地狭人稠，俗尚勤俭，然多玩好事末。独蒲坂一州，富庶尤甚，商贾争趋。南则巴、蜀，巴、蜀亦沃壤，古为梁地。地饶姜栗蔬果丹砂铜锡竹木之器。东下荆、楚，舟经三峡，而成都其会府也。绵、叙、重、夔，唇齿相依，利在东南，以所多易所鲜。而保宁则有丝绫文锦之饶。泸水以西，松潘、威、茂，皆边境矣。洛阳以东，泰山之阳为兖，其阴则青。襟带山海，膏壤千里，宜禾黍桑麻，产多丝绵布帛，济南其都会也。西走赵、魏，北输沧瀛。而川陆孔道，并会德州、临清、济宁之间。登、莱三面距海，宜木棉，少五谷，利在鱼盐，舟车牵挽，劳役无休时也。大江以南，荆、楚当其上游，鱼粟之利，遍於天下，而谷土泥涂，甚於《禹贡》。其地跨有江、汉，武昌为都会。郧、襄上通秦、梁，德、黄，下临吴、越。襟顾巴、蜀，屏捍云、贵。郴、桂，通五岭，入八闽。其民寡於积聚，多行贾四方。四方之贾，亦云集焉。沿大江而下，为金陵，乃圣祖开基之地。北跨中原，瓜连数省，五方辐辏，万国灌输。三服之官，内给尚方，衣履天下，南北商贾争赴。自金陵而下控故吴之墟，东引松、常，中为姑苏。其民利鱼稻之饶，极人工之巧，服饰器具，足以炫人心目，而志於富侈者争趋效之。庐、凤以北，接三楚之旧，苞举淮阳。其民皆呰窳轻靓，多游手游食。煮海之贾，操巨万赀以奔走其间，其利甚钜。自安、太至宣、徽，其民多仰机利，舍本逐末，唱櫂转毂，以游帝王之所都，而握其奇赢。休、歙尤黟，故贾人几遍天下。良贾近市利数倍，次倍之，最下无能者逐什一之利。其株守乡土而不知贸迁有无长贫贱者，则无所比数矣。浙江右联圻辅，左邻江右，南入闽关，遂达瓯越。嘉禾边海东，有鱼盐之饶。吴兴边湖西，有五湖之利。杭州其都会也，山川秀丽，人慧俗奢，米资于北，薪资于南，其地实啬而文侈。然而桑麻遍野，茧丝绵苎之所出，四方取给焉。虽秦、晋、燕、周大贾，不远数千里而求罗绮缯币者，必走浙之东也。宁、绍、温、台并海而南，跨引汀、漳，估客往来，人获其利。严、衢、金华郛郭徽、饶，生理亦繁。而竹木漆桕之饶，则萃于浙之西矣。江西三面距山，背沿江、汉，实为吴、楚、闽、越之交，古南昌为都会。地产窄而生齿繁，人无积聚，质俭勤苦而多贫，多设智巧，挟技艺以经营四方，至老死不归，其故人内啬而外侈。地饶竹箭金漆铜锡，然仅仅物之所有，取之，不足更费。独陶人窑缶之器，为天下利。九江据上流，人趋市利。南、饶、广信，阜裕胜於建、袁，以多行贾。而瑞、临、吉安，尤称富足。南赣谷林深邃，实商贾入粤之要区也。福州会城及建宁、福宁，以江、浙为藩篱，东南抱海，西北联山，山川秀美，土沃人稠。地饶荔挺橘柚，海物惟错。民多仰机利而食，俗杂好事，多贾治生，不待危身取给。若岁时无丰食饮，被服不足自通，虽贵官巨室，阎里耻之，故其民贱啬而贵侈。汀、

漳人悍嗜利，不若邵、延淳简。而兴、泉地产尤丰，若文物之盛，则甲于海内矣。粤之东西，在岭海间，古称百粤。粤以东，广州一都会也。北负雄、韶，兵饷传邮，仰其榷利。东肩潮、惠，内寇外夷，为患孔棘。高、廉、雷、琼，滨海诸夷，往来其间，志在贸易，非盗边也。顾奸人逐番舶之利，不务本业，或肆行剽掠耳。广以西，风气异宜，山高水驶，地利物产，优赡自足，桂林为都会。柳、庆盗区，行居苦其荼毒。思恩、田、宁，强悍尤甚。南宁、太平控遏两江，苍梧开府，雄镇一方。多珠玑犀齿毒瑁金翠，皆自诸夷航海而至，故聚於粤之东。其桫楠杞梓金锡藤葛，则产于粤之西矣。滇南重山峻岭，泻涧纡回。会城之中，土沃饶食，不待贾而贾恒集，以丹砂朱汞金碧珍贝之所产也。临安、大理、永、鹤、楚雄，并称膏壤，商贾绝少。若元、临、永、丽，疆邻诸甸，风土迥异矣。然滇南取道贵阳，贵阳首思南，次镇远、石阡，而都匀、铜仁、恩州又其次已。郡邑官杂流土，民多蛮夷，水不涵渟，土无货殖，官军岁给，全赖他省，而况商贾万里来投，安能有固志哉！

余尝总览市利，大都东南之利，莫大于罗绮绢纻，而三吴为最。即余先世，亦以机杼起，而今三吴之以机杼致富者尤众。西北之利莫大于绒褐毡裘，而关中为最。有张姓者，世以畜牧为业，以万羊称，其畜牧为西北饶，富甲于秦。其他藉以富厚者，燕、周、齐、晋之郊亦夥矣。夫贾人趋厚利者，不西入川，则南走粤。以珠玑金碧材木之利，或当五、或当十、或至倍蓰无算也。然茶盐之利尤钜，非钜商贾不能任。第市法有禁，西北在茶，东南在盐。茶禁通于西北之虏，而多产于东南，故其法久而可守。盐禁限于行盐之地，而在在有之，故其法拘而难行。且茶利食于人、榷于国者，什之一二；盐利食于人、榷于国者，什居七八。故原大则饶，原小则乏；上则富国，下则富民；巧者有馀，拙者不足。此其大经也。吾浙富厚者多以盐起家，而武林贾氏用鬻茶成富，至累世不乏。《周书》云："农不出则乏食，工不出则乏用，商不出则三宝绝。"此衣食之源也。

至西北互市与东南海市，其于国计民生损益利病，试两持而并较之，不啻天壤易判、黑白易分也。乃筹国者知互市之利，而不知海市之利，何不思之甚也？夫九边互市之初，始以纻币，今以金帛，而虏酋之交易惟马。余以纻币而易疲马，其利犹在中国，刺载而出，无伤也。今但售以金帛，是金入一去不返之虏，而以中国所衣之帛，易无用之驽骀也。不敌明矣。矧虏酋桀骜难制，嗜欲无厌，今国家竭司农帑藏岁百余万，犹不免于苛求；傥一旦背盟，蹂我边境，狼心叵测，谁能御之？欲保百年无事，余未敢以为然也。若夫东南诸夷，利我中国之货，犹中国利彼夷之货，以所有易所无，即中国交易之意也。且缘人贡为名，则中国之体愈尊，而四夷之情愈顺。即厚往薄来，所费不足当互市之万一，况其心利交易，不利颁赐，虽贡厚赉薄，彼亦甘心，而又可以藏富于民，何惮而不为也？若曰夷数入寇，势不可通。岂知夷人不可无中国之利，犹中国不可无夷人之利，禁之使不得通，安能免其不为寇哉？余以海市一通，则鲸鲵自息，必不若虏情之难料也。且互市所输，皆国家帑藏，即闾阎脂膏。海市所易，皆民间财货，无妨国计。互市有损而无得，海市有利而无害，主计者何不思也？

至于中国商贾之税课，虽国用所资，而多方并取，亦所当禁。盖以各处商人所过关

津，或勒令卸车泊舟、搜检囊匣者有之，或高估价值、多索钞贯者有之。所至关津既已税矣，而市易之处又复税之。夫以一货物当一税课，有羡余，有常例，巡拦之需索，吏胥之乾没，不胜其扰；复两税之，贾人安得不重困乎？余筮仕为南京工部郎，兼摄龙江上、下关榷务时，与侍御方克用同事。余语之曰："古者关市讥而不征，征商非圣朝所宜急。顾缓急在人，讵谓今无善政哉！"方韪余言，相与弛商之什二。自后商贾乐赴，舟楫骈至辐辏，国课较昔反增十之五。以此见人心可以惠感也。

卷　五

象纬纪

天道高远难窥，儒者之书，或经见，或不传，然种种备於星数家，可按策而知。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唐孔氏云："积阳之热气生火，火气之精为日。"《易说卦》曰："坎为水、为月。月，水之精也。"《淮南子》云："日中有乌，月中有兔。"其说不经，要亦阳系于阴，阴系于阳之理尔。张衡曰："五星乃五行之精。"三垣二十八舍为经，五星为纬。三垣居中央，二十八宿环绕於四面。一为中元紫微垣，象天子宫寝之位，北极五星居之。首前星、次帝座、次庶子、次后宫、五天枢，即语云北辰。宋人以铜仪管候之，不动处犹在枢星之末一度，以其相近，故取此名极星。极左右宰、辅、尉、丞之属，而北斗七星附焉。魁四星为璇玑，杓三星为玉衡，象号令之主，取运动之义也。一为上元太微垣，象天子殿廷之位，十星，在轸、翼北。一为下元天市垣，象天子明堂之位，二十二星，在房星东北。宫寝所以燕息，殿廷所以听政，明堂所以巡狩。天市岁临之，太微日临之，紫微朝夕在焉。南方列朱雀七，曰：井、鬼、柳、星、张、翼、轸，唐一行以自柳至张为鹑火，故《书》云："日中星乌。"东列苍龙七，曰：角、亢、氐、房、心、尾、箕，心属火，故云："日永星火。"北玄武七，曰：斗、牛、女、虚、危、室、壁，云："宵中星虚。"举昏以见日。西白虎七，曰：奎、娄、胃、昴、毕、觜、参，云："日短星昴。"以昴当西中也。七曜必遵黄道、历天街，岁一受事太微而出，犹大臣受君命以行其职。盖日月同道则食；而木曰岁星，土曰填星，二皆德星，所居不为害；惟辰星属水，太白属金，荧惑属火，至则为灾，而荧惑尤甚。

闻胜国时刘诚意尝泛舟西湖，望五色云见於斗、牛间，指示友人："此帝王之兆也，异日吾当辅之。"吾始祖介然公与之友善，因得其传，亦善推步、天文、占风、望气。宣德间尝受潘中丞蕃聘，与俱至粤，设策征剿，凡军中调遣，悉出指画。一日坐帐中，望片云隐隐起离震间，谓潘曰："事济矣。有顷烈风南来，此捷音也。"已而果然。后复居家晦迹，一夕卧户内，谓大父曰："此刻有巨星自东北而西南。"吾祖出视，果见一星流入西南，其光焰焰。因人问曰："星辰至远，何推步不爽如是？"答曰："吾腹中自有星盘耳。"吴膳部泉亭曰，一人素善星历，辛丑之春，语吴曰："近稽天象，今岁己酉丑月，国家必

有大事。”时未之信，后四月九庙灾，八月昭圣太后崩，北虏入寇，山西地震，十二月虏复入寇，杀戮无算。所言皆验。天垂象见吉凶，讵不信然！

世庙初年，五星聚营室，占云：“主改立王者，奄有四方。又：室，太庙、天子之宫，及土功事。”乃世宗自藩府入继大统，后九庙、宫灾，悉为更建，仍创皇考庙曰献皇帝庙，更三殿曰皇极、中极、建极，三门曰皇极、归极、会极。时内侍李芳疑有六极之嫌，欲复祖宗朝旧名。高文端仪时为宗伯，以疏出中官，其议遂寝。世宗居西苑，土木之工终岁不息，亦天象与人事相会云。

隆庆六年，荧惑入南斗。占曰：“天子下殿走。”时穆宗有疾，一日传旨升殿，驾至宫门，神思恍惚，降阶下行，召辅臣与语，辅臣不喻其意。还至乾清宫，始觉而升座。寻入紫微垣，犯帝座、上相。予时自关中趋赴留台，途中每望见之，乃兼程疾趋抵任。已而穆宗宾天，首相奉皇太后懿旨免官，祸几不测。真犹影之象形，响之应声，自然之符也。

岁丁丑九月，彗星出西方，长亘五七丈，本在箕、尾间，末指斗、牛。其光红白，闪烁摇动，令人可畏。占曰：“主降旧布新。”又曰：“主大臣灾。”时礼部题奏，奉旨修省。已而江陵闻讣，不欲奔丧，乃降旨令吏部往谕眷留意，复移咨吏部。余时秉铨，为百寮长，诸部院咸劝余上疏保留。余曰：“今日之事，惟皇上可留，或相君自留，吾辈安可留也！”寻奉旨致仕。而诸公卿不附者，一时尽更。象示不虚，岂偶然哉！

堪舆纪

风水之说，自古有之，不始於郭璞。《书》云：“营卜瀍、涧东西。”《诗》谓：“度其原隰，观其流泉。”盖不过远水患，处原避湿，得土之宜，而无浸淫之虞也，然皆为建都谋。至卜其宅兆，则葬埋以安亲体魄。孝子慈孙之心，惟欲得善地，永无崩蚀侵损患害是已。至璞创为骸骨得气，而子孙受荫之说。指某山为发源，指某山为过峡，至某山而凝结为穴；某山为龙，某山为虎，龙昂而虎伏；某山为鹭，某山为案，鹭欲有力，案欲有情；必如是乃延福泽，不然则否。於是贪求吉地，不独愚昧细民，即搢绅士大夫亦惑于此。未葬，谋求不遗馀力，甚至搆讼结雠。各谋利己，暴露迟久，迁徙再三。呜呼，惑之甚矣！

太祖高皇帝定鼎金陵，将筑宫室于钟山之阳，召刘诚意定址。诚意度地置鹊，太祖归语太后。太后曰：“天下由汝自定，营建殿廷何取决于刘也！”乃夜往置桩所，皆更置之。明旦复召刘观，刘已知非故处，乃云：“如此固好，但后世不免迁都耳。”后往钟山卜葬地，登览久之。太祖少憩僧人冢上，询刘曰：“汝观穴在何所？”刘曰：“龙蟠处即龙穴也。”太祖惊起曰：“曾奈此何！”刘曰：“以礼遣之。”太祖谓：“普天吾土，何以礼为！”即命开僧人冢，中以两瓮上下覆之，启上一瓮，见僧人面如生，鼻柱下垂至膝，指爪旋绕周身，结跏趺坐于中。众皆惊愕，不敢前发。太祖始拜告，遂轻举移葬于五里外。向冢前有八功德水，以一清、二冷、三香、四柔、五甘、六净、七不噎、八除病也。后徙僧冢，水亦移绕其前，亦异甚矣。今之孝陵，即其故处。数之前定如此。

世宗朝骆太常者，浙之永嘉人也。与故相张文忠同邑里，精堪舆术。张时已举于乡，

将上春官，邀骆祖茔登览。骆一望诧曰："此地十年当出宰辅。"乃抚张背曰："惜公之齿长已，尚未登第，何能应之？"次年，张成进士，任南部郎，以议献庙礼称上意。乃召入，不次擢用。六年之间，晋陟宰辅，因荐骆于世皇。令卜寿宫，即今永陵，骆所卜也。骆官止太常少卿，用其术而不显其官，张之意念深矣。后骆自北来归，将至清河，睹山峦秀拔，指示舆人绕山而行，登山麓一冢，云："此中大有佳处。"询为淮氏墓，土人曰："丁秀士父茔也。家贫无依，墓傍之庐，即其居矣。"骆造庐请见，语之曰："来岁大魁，属之君矣。"即如所言。丁名士美，己未状元，官至亚卿。夫丁以寒士起家，何所营求，亦会逢其适耳。

嘉靖壬辰，营太君泉台。时与江右伍堪舆旦暮往来小麦岭上。一夕至岭少憩，伍向余曰："三台秀拔。右台已发，李公旻大魁矣。独左台未发，数年之间亦当出状头。"遂指石丛中云："此中必有一冢当之，不知属谁氏耳。"后余己未入仕，己亥以内艰归，复过岭上，始知茅公瓒之祖茔在焉，正当年伍所指处也。夫茅以戊戌抡魁，七年之前，伍已预识已。

吾祖当年葬时，宗人有素解风水者，极言不可。余在傍曰："子孙福泽，各有定命。卜地求安亲体，岂敢于枯骨求荫庇哉！"先大人以为然。乃开圹下棺，即今积庆山也。自余仕宦，人稍称善，既通显，乃益称胜。近年行术者咸寻访登览，谓此祖坟，宜出钜公。余笑曰："五十年前不闻此语。"因口占曰："当年荷畚筑先茔，片语曾将众论倾。八座归来宣诰日，无人不道是佳城。"余今拟筑三台之麓，不用地师，不徇人言。就问者应之曰："有此六尺之躯，必有三尺之土。百年后皆土壤尔，奚择焉！"示余子孙，毋以斯言为迂，仍听术人之惑，而屡迁屡葬为也。

祥瑞纪

古今言祥瑞者详于《礼运》，而历代史氏因之。盖有无其事而有其应者，又有反常为妖而谬以为祥者，未有睹瑞应有不颂功德者也。昔致堂胡氏曰："草木之秀异，禽兽之珍奇，云物之变动，无时无之，系时好与不好耳。以为祥瑞，注意多有，虽元狩之麟，神爵之凤，尚可力致，况其他乎！惟上之人泊然无欲于此，苟欲之，则四面而至矣。"欧阳子《五代史》云："麟凤龟龙，王者之瑞也。乃出于五代之际，而又萃于蜀。此虽好言祥瑞者，亦可疑焉。"考《王建世家》之兴亡成败，可以知之矣。观二公之论，义正词伟，不足破千古之惑哉！

永乐十三年，麻林国王献麒麟。文皇喜，厚赐之。今万历十六年，山东青州产麟。今览所绘图，乃牛首牛身，而毛若龙文。盖龙与牛交而胎于牛腹，产时云覆其野，数日始散。故因知西狩获麟，乃鲁人猎较偶得之。鲁人亦罕识之矣。

宣德七年，山西忻州产龙马。时于忠肃抚山西，具表以进。其略曰："看得前马鹿耳牛尾，玉面琼蹄；肉文被体以如麟，项骨隆然而中起；颈额露神奇之骨节，尾端垂润泽之茸毛。且载驯载良，不惊不扰，实为龙马，诚旷世之上瑞也。臣闻羲皇御世，龙马出图。

惟皇上特垂宽宥之典，溥慰山西之民，纶音焕发於九重，瑞物遂生於三晋。麋身牛尾，姿仪实类於麒麟；凤臆龙骏，体质夐超于骐骥。锺萃妙关于气运，腾骧喜会于风云，今将所产龙马，母子同舆，具本以闻。”此载忠肃集中。则龙马后世有之，不独见于羲皇世也。

世庙亲诣郊坛祷雨，寻得雨。赋诗云：“烟雨腾腾迷苑林，老龙惊起状千寻。三农此日欢穑秀，百谷成时喜赋吟。嘘呼还本原阳气，震荡须资雷雨临。莫谓尔君六事否，且喜恩霖抵万金。”以示辅臣，辅臣各赓和进呈。苑献麦一穗二三颖。上喜为瑞，享于太庙。余守庐阳，无为州献麦，亦一穗二三颖。合肥四乡，产此尤多。余受而藏诸箧笥，不敢闻于当路，矧闻於朝廷乎？伊世子进黄白二兔，得温旨。浙直总制胡宗宪进仙芝一、玉龟二，谓产自天目，芝生其上，龟潜於下，亦得温旨。后龟死其一，世宗作一联云：“玉恩降世增余寿，龟使升霄显尔灵。”仍命工部以杉为秘器，与白兔同葬。后宗宪复进白鹿二，上表云：“皇上凝神沕穆，抱性清真。德迈羲皇之上，龄齐天地之长。乃致仙鹿，遥呈海峤。奇毛洒雪，岛中银浪增辉；妙体搏冰，天上瑶星应瑞。千载馀而色白，七星戴而道成。曜质名都，呈祥瑞世。缟质霜毛，变林虞之兽族；殊资驯性，光云缟之龙媒。实表寿徵，名章天鹿。呦呦当宴，混玉佩以齐鸣；皎皎来游，共瑶章而一色。”表语精工，一时称最。由是臣下各进表文，赞颂功德，不可胜计矣。

隆庆辛未，余抚关中。汉中解至白兔二，欲余具表以进。余以珍异之兽，目所未睹，宜详验真伪。且走兽之性，驯习甚难，畜养不易，况自陕至京，所经道路辽远，所过驿地繁费。乃檄司道勘验，竟停止不进。嗟乎！人臣工于媚悦，谓可转移上心，不知上心侈逸，遂亡警戒，不亦昧于责难匡救之道乎！

灾异纪

《唐·五行志》曰：“万物盈天地间，不过曰水、火、金、木、土，其用於人也，藉之以生，阙一不可，是以圣王重焉。然是五者，在天为五星，在地为五方，在人为五事。总其精气之用，谓之五行。故为灾异之说者，举天地万物，无大无小皆推类附之，至详密已。”以余所睹记，因其所发，验以人事，往往近其所失，而以类应。然时有推之不能合者，岂非天地之大，固有所不可知者耶？仲舒、刘向与其子歆，皆推本《春秋》为证，乃至自相谬戾。不知孔子于《春秋》，但记灾异，而不著事应，盖其慎也。故曰：“迅雷风烈必变。”见物有反常为变者，则思其所致，为之恐惧修省而已。若夫士人里巷之占，有考于人事而合者，有漠然而无所应者，又岂足异哉！

闻正统间变易甚多，其大者如白虹贯日、修狼星动摇。己巳七月，荧惑犯南斗，北虏也先大举入寇。丙戌，帝出亲征，郕王居守，英国公张辅及列侯、诸将帅率师以从。八月，帝至宣府。驸马都尉井源军遇虏，败绩。辛酉，帝还土木。也先拥众追击，王师败绩，车驾北狩，张辅等皆殁于阵。先是，王师未发，公卿咸欲遮留，司钦天监者曰：“夜观天象，中星动摇，辅、宰、尉、丞皆已离次，此天意也，车驾不可留已。公等欲忠君爱国，须蚤建储贰以安国本。”计无出于此者。后闻车驾蒙尘，皇太后立长子为太子，后寻

废。

嘉靖辛丑四月，九庙灾。太宗、仁宗主皆就焚，惟献帝庙独全，以不相连故也，乃颁诏大赦天下。后丁巳四月，奉天、华盖、谨身三殿灾，复手自为诏曰："朕本同姓之后嗣，初非王子之可同。惟皇天宝命所与，暨二亲积庆在予，自人奉大统，于兹三十六祀。昨遭无前之内变，荷天恩赦佑以复生。此心感刻难名，一念身命自爱。天心丕鉴朕心，朕衷上天明鉴，昨因时旱，祷于雷坛，方喜雷雨之垂，随有雷火之烈。正朝三殿，一时烬焉，延及门廊，倏刻燃矣。仰惟仁爱之照临，皆是朕躬之罪重。兹下罪己之文，用示臣民之众，宜同祗畏，首体相关。上承天戒，以佐尔君，下抚生灵，务令安遂。共图协恭，勿仍我弃。故兹诏示，咸使知之。"

壬寅十月大雾，树木生冰，识者谓主侧有阴谋。已而传旨宣法司，出宫人十有六人，凌迟东市。先是宫人杨金英等同宁嫔王氏、端妃曹氏共谋大逆，事几不测，赖方后救全。乃究诸恶罪，明正典刑，仍戮各犯宗属。时圣躬方调护，不能郊天，盖邪婢逆谋之后，不免少伤耳。方皇亲锐为上作大醮于东岳庙三昼夜，既而题知，劳以温旨，有白金文绮之锡。于是九卿堂上官许赞等，各捐金延道众于显灵宫，作醮事三昼夜，以祝圣寿。上方崇尚道教，如邵元节、陶仲文皆以方士得幸，位上卿，加宫保，有致一、秉一真人之号。倡率道众，时举清醮，以为祈天永命之事。上亦躬服其衣冠，后妃宫嫔皆羽衣黄冠，诵法符咒，无间昼夜寒暑。禁中建大高玄殿、无上等阁，极其绮靡，供奉神祇。外则显灵、灵济等宫，皆为祠祷之所。自上临御，数年以后，稍稍留意于此矣。

癸亥夏，天灾流行，民多病疫。上命内使同太医院官施药饵于九门外，以疗济贫民。又命礼部官往来巡察，务使恩意及下。上亲为制方，名如意饮。每药一剂，盛以锦囊，益以嘉靖钱十文，为煎药之费。其悯念穷愁，仁慈恳恻，周悉如此。所费亦复万计，不之惜也。

戊申之秋，山、陕西及山东、直隶地震，日月不同。惟八月之震，京师与直保相同，声如潮涌，盂水皆倾，朝廷震恐。有近臣上言："此臣下不职之故。臣，坤道也，宜静而动，咎在臣，不在君。"於是上悦，不复下诏修省也。

己酉三月朔，日食几尽，天地晦冥，诸星尽见。寻有玉旨，以议复河套为生事启衅，罢首相夏言，逮系总督曾铣，本兵王以旂戴罪出总边务，科道俱廷杖。寻杀铣，遂及言，坐以官员交结近侍，诬同奏启之律。盖二相不协，阴以此倾之也。

时，陕西澄城县有大山高数百丈，一夕忽吼声如雷鸣者数日，遂分崩而东西徙去，相隔五百馀里。抚、按以闻，奉旨修省。

乙卯冬，地震渭南、华州等处。余自蜀出陕，经渭南县，中街之南北皆陷下一二丈许。东郭外旧有赤水山，山甚高大，渭水旋绕山下，每出郭时，沿山傍水而行，今山冈陷入平地，高处不盈寻丈，渭水北徙四五里，渺然望中矣。过华州华阴，觉华岳亦低于往昔。陵谷之变迁如此。山西猗氏、蒲州、潞村、芮城等州县地震四五日，有一日四五动者。平地倏忽高下，中开一裂，延袤数丈，惟闻波涛奔激声，近裂处人畜坠下无算。房屋振动，皆为倒塌，压死宗室、职官、居民以数万计。余闻先期居民梦天庭放榜，首湘阳

王，次韩司马，次杨尚书、王祭酒、刘参知，共数万人，后皆压死，是兆瑞已先见矣。又云：黑夜居民见关云长骑赤兔马大呼："急随我行！"有随之向东行者，得免。岂西北之奉事惟谨，而云长亦为之效灵耶？余览《国朝名臣奏议》，弘治十五年元旦，地震於朝邑等处凡旬四五日，倒房屋、压人畜无算。时载灵宝、阌乡皆然，独不言及蒲。而今蒲之祸独甚，纪数几甲子一周云。

花木纪

昔陆放翁有《居室纪》，余自致政归，屏居陋巷，搆小楼三间，长阔之数略与之等，起居食饮、往来应酬皆若相似，缘在城市，惟足迹不及公府耳。小窗杂植花卉，四时常新，凭栏把玩，皆足赏杯。

初春水仙开，金心玉质，俗呼金盏银台，翠带飘拂，幽香袭人。时梅花同放，红者色如杏，白者色如李，心微黄者曰玉蝶，蒂色青者曰绿萼，有蜜色者曰蜡梅，种种皆佳。次瑞香，枝叶扶苏，花朵茂密，表紫里白，香芬比麝尤清。次幽兰二种，皆出土产，一茎一花曰兰，一茎数花曰蕙。若闽种，一茎四五花，多至八九花，且叶长色青，优于土产，其香清远，出诸花上。时蔷薇满架，如红妆艳质，浓淡相间。杂以白荼蘼、黄棠棣，尤堪把玩。惟牡丹名曰花王，大者盈尺，色有紫、有蔷薇红、有玉楼春、有小桃红，而粉红为常品。香气馥郁，闻数十步，叶柔而长，飘拂掩映，万花莫及。次芍药，草本，红紫白三色，较牡丹差小，而叶亦相类。昔人谓牡丹为木芍药，盖富丽芬芳，可当伯仲。粉团本团圞丛集，状如白球，然素缟无香。杜鹃出闽中，近四明亦有之，俗名万岩，色若丹砂，树小花繁。松亦有花，色黄如粉，调蜜为饵，香鲜适口。蔷卜白质黄心，香亦透露，但千叶不结实耳。时黄萱发丛叶中，一茎六七花，以次渐开，旬馀始尽，食之可以忘忧。继即夜合，花朵甚大，形似辛夷，白叶赤心，每薄暮吐香，氤氲满室。复有山丹、卷丹、莺粟、满园香，争妍弄色，皆可娱目。入夏，石榴吐焰，深者如杜鹃，浅者若蔷薇，千叶者无实，单叶者有实，种同而异。凤仙色嫩花繁，种种不一。蜀葵花草干高挺，而花舒向日，有赤茎、白茎，有深红、有浅红，紫者深如墨，白者微蜜色，而丹心则一，故恒比于忠赤。莲花二种，一曰并头，一曰台莲。大异常品，不独绿叶亭亭，红花艳艳，而微风动摇，香芬馥馥入座，芳妍可爱。所谓混质污泥之中，擎鲜翠盖之上，可当花之君子。更有茉莉，馨香无比，花朵繁茂，妇女争摘取之，簪插盈头，渐次舒放，可供四五旬之赏。种出岭南，今赣亦渐多。入秋，芭蕉淅沥，修干巨叶，扶苏飘荡，花发於心，色黄如蜜，取充适口，味甘如饴。时则桂花满树，次第开放，大约可半月许。每步庭前，不觉香满怀袖，采贮瓶中，则几席间皆馥郁矣。秋葵色蜜心赤，干细叶稀，凡十馀节，花大而单叶。鸡冠高者数尺，矮者数寸，大者、小者、直者、横者、尖细者、肥大者，间有白色，而赤者如脂，亦称艳丽。季月，菊黄华时，草木皆落，非荣华之候。故言菊有明，他无有也。然其种甚多，余每岁植之，童子之心不颛，不谙浇灌栽培之法，多不成花。善植者临期各遗数种，如梁氏蜜芍药，程氏金芍药，谈氏紫绣球、金宝相、醉杨妃、紫牡丹，潘氏紫鹤

翎，江氏状元红、银芍药，约三十馀本。列延爽阁下，勤灌以水，可供月馀清玩。虽花色鲜明，不似春花秾艳，然清幽芳逸，真隐君子之花也。入冬，山茶花发，红浅二色，大曰宝珠，单叶千叶，亦有二种，而更奇者，如玉清绝。惟梅花虬枝如铁，苔藓翠碧，点铺老干，其花红白皆有单叶千叶，而幽香妍媚，不减于霜雪之中。玉蝶、绿萼尤为妙品，其实味酸，虽千叶亦间有实，古充荐笾，所谓干鹆是也。菖蒲名荃，亦分数种，虎须为上，金钱次之。又有香苗、台蒲、牛顶，挺秀庭阴，凡十馀盂，清香隐隐。时香苗一种，开花三四茎，人咸称异。因忆唐人诗云："君恩已去若再返，菖蒲开花日东转。"是谓菖蒲必无花也。余家连岁见之，岂足为异。然而四诗常青，其色不改，是亦草中之松柏，历岁寒而不凋者与？

鸟兽纪

余家居不畜鸟兽，然亦间有所畜。如鹤舞庭阴，鹿鸣芳砌，锦鸡之辉艳，白鹇之缟紫，鹦鹉能言，黄鼠有礼，亦尝畜之。静观飞走饮啄，亦可以畅适幽情，非徒玩物已也。因以四方所尝目睹者，述于后。

南海生孔雀，鸾凤之亚也。尾生五年后成，长六七尺许，展如车轮，金翠烨然。初春始生，秋月渐凋，与花萼同荣悴。尤自珍爱，遇芳时美景，闻弦歌鼓吹，必舒翼张尾，眄睐而舞。雌者尾短，略无文彩，以声影相接而孕。闽中白鹇，红嘴绿首，赤足文身，尾长二尺许，飞鸣如雉，而文彩胜之。东粤产麝，状如小麋，冬月香满脐中，入春急痛，以爪剔之，落处草木焦黄。其性畏人，昼处丛林，夜窥人室。余昔在粤，命童子厨中取茗，偶一遇之，不觉春满衫袖矣。象产南越，兽之最大者。其身数倍於牛，而目深如豕。鼻长五六尺，状如悬臂，食饮恃之。惟雄者有牙，长三四尺，岁周一易。能别道途虚实，稍虚辄止。故夷人难获，以陷阱不能试也。驯习者能起伏舞蹈，鼻作箫声，足作鼓声。人欲乘者，悬足送之而上。象奴以铁钩制耳，以铁索系足，遂悉从人意。今京师驯象所畜三十余，皆如鼠色，无一白者。常朝列奉天门外，大朝饰锦载宝以状朝仪。荆、楚多麋鹿，为阳兽，性淫而游山。夏至得阴气，角解，从阴退之象。又曰：麋，鹿之大者。岂小阳而大阴耶？今海陵至多，千百为群，多牝少牡。兔视月孕，以月有顾兔，其目甚瞭。今人卜兔多寡，以八月之望。是夜，深山茂林百十为群，延首林月。月时明则一岁兔多，晦则少。是禀顾兔之气而孕也。生子从口吐出。性狡善走，猎者攻之，常自穴中跃出，乃顾循其背，复入穴中，猎者反以是得之。鸿雁岁半居南中，而恒自北来。大曰鸿，小曰雁。《淮南子》云："雁乃两来，仲秋鸿雁来候。"雁比于鸿小，又有白雁，来自霜降。杜甫诗："故国霜前白雁来。"盖谓此也。夜宿沙洲芦荻蓼苇中，失群哀鸣，飞必成序。失雠不偶，有夫妇之义，故婚礼亲迎必奠雁。鹳似鸿而大，喜巢大树，含水畜鱼巢中以哺子，性好旋，飞必以风雨。鹳感于阴，故能先知，人探其子，必为舍去。东海产鹤，古称："华亭鹤唳，一起十里。"乃禽中之仙。常以夜半鸣，声闻数里，雌者声差下。性好阴恶阳，正与雁反。故云："鸣鹤在阴。"好延颈望，故称："鹤以怨望，鹙以贪顾。"怨者以望，遂以

望为怨，不意君之望臣深是已。雉有五采，为文明之象。《庄子》："泽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饮。"因地之坟衍以为疆限，分而获之，不相侵越。一界之内，以一雉为主，馀者虽众，莫敢鸣。锦鸡似雉，而身备五采，红黄相间，色泽鲜明，远胜于雉。关中有斗鸡，仅如两月雏，团鬐无尾，小喙短颈，羽青如翠，足红如朱，雄鸡有高大一二尺者，遇之喙啜而下之，遂辟易去。鸟中最警敏者，土人呼为聒聒鸡，以其声之尖利也。燕有二种：越燕小，黑而紫，多呢喃语，巢于门楣；胡燕比越差大，羽多斑点，声亦较大，巢屋两楹间，古称玄鸟。以春分至、秋分归，云避社日。岂社主土，燕入水为蜃，亦水类，土能克水，故避之耶？西蜀山深，丛林多虎豹，每夜遇之。遥望林中目光如电，必列炬鸣锣以进。性至猛烈，虽遭驱逐，犹徘徊顾步。其伤重者咆哮作声，听其声之多少为远近，率鸣一声为一里。靠岩而坐，倚木而死，终不僵仆。其搏物不过三跃，不中则舍之。有黑白黄三种，或曰黄者幼、黑者壮、白者老。虎啸风生，风生万籁皆作；虎伏风止，风止万籁皆息；故止乐用虎。豹亦有赤玄黑白数种。俗传虎生三子，中有一豹。豹似虎而微，毛多圈文，尤胜于虎。猴状似愁胡，其声嗝嗝若咳。今蜀中至千百为群，凡过山峡，目猨上下，遇行人不避。余时于蜀道中遇之，舆人却步，俟其行尽，方敢前进。猿亦相类，色多黄黑。又曰雄者黑、雌者黄。雌者善啼，故巴人谚曰："巴东三峡巫峡长，哀猿三声断人肠。"河东黄鼠能拱而立，所谓"相鼠有礼"，象人之威仪也。两目甚炯，善窥伺。人稍远，疾趋至地，以两足分土为穴，顷刻深入，急以水灌乃出。故云："往托于社，熏之恐焚其木，灌之恐败其涂。"是以喻君之左右。人驯扰之者，能捕野鼠，入穴必尽取然后已。陇州鹦鹉，千百为群。《礼》曰："鹦鹉能言，不离飞鸟。"今所见惟红嘴能言，黑嘴不能言。近南中有大红者，毛羽光艳，亦不能言。其足指前后各二，异于群鸟，舌小而圆，故能委曲其声，以像人言。江南鹦鹉亦能言，第形小色鸟，不能及耳。西回回贡狮子，状如小驴，面似虎，身如狼，尾如猫，爪亦如虎。其色纯黄，毛较诸兽为长，而旋转不若图绘中形。回回啖以羊肉，与之相狎，置肉于面，狮遂扑面取之。以铁索系桩于地，行则携之而去。望见犬羊，即毛竖作威。犬羊远见，即跳跃奔腾，辟易数里。此中国所无，而人所罕见者也。彼自西域入贡，将达京，道出关中。余时辖关中，故得亲睹云。

卷 六

方术纪

今天下治方术者多矣。大都以乡曲庸师，指授陈言，得古人糟粕，未解其神理。间有精诣卓识，不遇异人之传，亦揣摩臆度，终囿于耳目沿习，安能超于耳目见闻之外？如扁鹊不遇桑君，饮以上池，何由隔垣见人五脏症结，特以诊脉为名哉！卡筮之法，自古记之，要在以诚格则神应不爽。相术始见《左传》东周内史叔服相公孙敖二子，厥后唐举、许负、管辂、天纲之徒推衍其术，至以五行决祸福。则《艺文志》有《太乙星子经》等书

行世，在汉已然。若神仙之说，创自齐威、燕昭、而秦皇，汉武炽焉，皆方士之为也。小道可观，致远恐泥。余仅录见闻一二，条于左。

武林世医惟陈氏最久，以木扇为号，沿自故宋，入国朝为妇人医。余幼见葸斋者，精于脉理，杭人归之如司命。闻吾母娠余时，延视，曰："夫人当产贵儿，无恙也。"后诊余脉，辄惊讶曰："六脉何一清至是！主当大贵。"适有嗽疾，出药四剂，服之即愈。白下杨某亦善切脉，一日谓余曰："今夕主至亲来会。"已而先大夫至。后余修辑黄船，昼夜程督，忽感寒疾。时当躬诣承天，候迎梓宫，杨欲偕行。值友人代，得毋往。杨意亦云厚矣。夫杨为白下名医，家居旦暮踵门求药者常满户外，乃肯一旦偕行，其重义轻利，有足多者。医，仁术也。彼视余疾甚，不忍舍去，杨亦仁人之用心哉。

闻之俞蒲川云：嘉禾宪副屠应埙归休疾笃，召医视之，谓得乳香等剂可治。屠询值几何，医云不过一金。屠以费多，竟吝不发，数日而死。扁鹊云六不治，而轻身重财居其一。嗟乎，世固有爱财货重于爱身命者乎！《抱朴子》曰："昧者以身世徇财利。"其斯人之谓与？

古人卜筮以蓍龟，别有灵棋卜，乃张良所受于黄石公者。其法，以十二子分上中下掷之，据所得，按验以考吉凶。余处闽中，与许公应元同为藩、参。许向余曰："白都阃灵棋卜甚验，盍往试之？"余择日斋戒以往，白俨衣冠俟于中庭。余执棋向神祷毕，白受而三掷，卜得乾卦。白口占曰："乾，六爻皆龙，有飞腾之象，公自此飞腾矣。乾，天西北，今当晋擢西北。乾，首诸卦，后当位列班首。时介秋冬之交，公当莅任西北无疑也。"吾乡姚巽之亦善卜，余乡试卜之，中式四五十名间，一阴数，一阳数。会试卜中式，变列四五十名间，为两阴数。其数皆验。

余为南司空，入武英殿，得瞻仰二祖御容。太祖之容，眉秀目炬，鼻直唇长，面如满月，须不盈尺，与民间所传奇异之象大不类。相传太祖图像时杀数人，后一人得免。意者民间所传，即后一人所写，未可知也。成祖之容，大类太祖，但两颐间多髯二楼，长垂至腹。内侍相传，上每进膳，用金钩挂髯于耳。又闻袁柳庄云："紫髯过脐，即登九五。"太宗每自拂其须，后果至腹，始即位。

柳庄袁珙，四明人也，以相术游燕中。成祖命门下士往试之，尽目为公侯。后成祖微行，命相。袁一见，伏地叩首，仰对曰："殿下龙质凤姿，天高地厚，真太平天子也。向所见诸贵人，因此贵耳。"闻袁居浙时，偶迷失道，入深山遇异人，命以五色线向日下辨之，后阅人富贵寿夭，如别黑白云。靖难后召为太常寺丞。子忠彻能传父业，官至尚宝少卿。

金一亭云：李东崖旻未遇时，偶步市中，一人从旁视之，因前曰："吾观君背，贵不可言，及观君面，不过状元、卿贰而已。"遂辞去《西湖志》载僧人识于肃愍于市，曰："异日有旋乾转坤之功。"傍有方士曰："如斯而已乎"僧曰："不善考终。"方士曰："和尚可教也。"所言皆验。不知其姓名，殆柳庄之流。或以英雄潜伏，善观天命、识时宜，率赍志而隐者与？

滑县人吕朗负相术，数从蒲州王大司马游。余时自闽至京，王与吕偕来。吕左右顾瞻

久之，曰："明公当为冢宰。"余哂之，因询王，云："已目为大司马矣。"余曰："此言遥远，未足凭试，语其近者。"吕云："近者王参知不出半月为宪长，张宪长不逾冬至为方伯矣。且二公大有同处，不出三年，俱为开府，当同抚一方，至为冢宰、司马，亦同时也。"余曰："冢宰当朝第一官，余貌何以逾人?"吕曰："五官六府，皆应大贵。官如印堂宽广，可容三指，世所稀有。冢宰正印，非明公谁属哉?"后余为方伯、巡抚，如期而至于关中。"迨至铨部，王入为司马。询其人，已物化矣。王司马尝述其人始遇于蒲之东门，时与杨虞坡冢宰、张凤磐阁老同步，吕自道傍物色之，尽目为一品贵人，而相杨尤奇中。杨时以参知忧居方数月，吕以旬日内当召用，出即为开府。时庚戌达虏内犯，世宗夺情起用，至则虏退，遂擢开府。后杨为少傅，张为少师，王为少保，皆至一品。吾杭日者贾勋，受业于吴氏日章，常推吾母命当以子贵。后推余命，贾署云："五行仿佛一璠玙，廊庙圭璋可待时。中道峥嵘轰烈甚，争看腰下佩金鱼。父母好，昆不少，妻妾三贤，儿郎四宝。戊酉运之交，准拟步青霄。"语皆奇中。

季泉孙公升，忠烈季子也。乙未岁，余上春官，孙邀乡人同事者饮。饮中各问生辰，孙一一坐算不言。顷之，众起离席。孙私语余曰："吾与兄为同年友，在坐止吾二人也。但中年运限不利，未知究竟若何耳。"寻为余细推，复云："无妨于身命，第西方二十年，宦途淹滞。行至南方，辄通显矣。"夫以数十年之迟速显晦，决于八字之间，公之精于术数如此。孙是岁登一甲，余附二甲，并致位正卿。孙先十余年为宗伯，余后十余家为冢宰。

湖州刘南坦年七十余矣，饮食步履，无异壮年。喜诵读，善文词，人爱敬之。日对宾客，清谭剧饮，极欢恣谑，夜悬木桶于卧室梁间，使童子设梯，攀人即命去梯，趺坐于中。遇冬日，畜一白猫温足。如此休息，不就床榻久矣。人谓刘得秘传，深悟养生之理。

华山李道者善养生术，余时以寮友李楼源疾，安车迎之至关。入见长揖，席地而坐，惟饮水食生。黄冠草履，身衣一衲，寒暑不更。视人疾不施药饵，惟令人调气守神。时楼源形若槁木，气若湍急，尚恋一官。道者亦云不治，乃辞归华山。余顾所坐处，其气犹蒸蒸然起于地中。非得养，安能若是。

嘉靖时有段朝用者，游方无藉，投郭勋家，畜炼丹砂，言黄白之术。勋荐于朝，上谓假此以储国用，遂留禁中。后勋败，朝用数为之解，上不之听。姑令进药点金，验其真伪，卒不验。后逼取勋家遗资为饰脱计，而殴人致死。事闻，上命锦衣卫送拿法司议死，无少假借。盖世宗英明果决，每每如此。仍籍没家资，谴其家口，以重惩妖妄云。

盛遇纪

国家以科第取士，士亦以科第取荣，自乡举、会试以暨廷对，皆以首擢为奇遇。而仕宦至宰辅，高年麾圣眷，此尤人情之至荣，今昔之希觏也。吾浙商文毅公辂三试居首，位臻宰辅，后致政居家者十年，而圣眷优渥。我明二百馀年以来，一人而已。至于盛事难逢，盛典难继，则一姓科第之多，亦不易得，因列之以纪其盛。

闻东崖李公旻未第时，殊不检束。督学李士实薄之，当大比年，不令应试。李赴乌台，命题立就，辄见拔，然已及诸生起送之期矣。李趋入座，忽五色鸟从空下坠，止于庭。众咸惊异，群起聚观。李因赋一律云："五色翩翩世所稀，讲堂飞止正当时。定应览德来千仞，不为希恩借一枝。羡尔能知鸿鹄志，催人同往凤凰池。解元魁选犹闲事，还向天墀展羽仪。"意气豪迈，时占大器。后既发解，上春官不第。时王德辉华连捷得状头，李作一绝戏之曰："长安三月花满陌，状元及第人争识。我亦有志当努力，策马扬鞭始今日。"句虽不工，而狂生矜夸，往往若是。卒以次科取状头，亦奇绝矣。

胡端敏为诸生，寄籍昌化。督学使得公卷，奇之，曰："小邑安得有此异才！"乃批云："草里灵芝，鸟中丹凤。"后询知为仁和人，乃曰："吾固知非此中士。"因期以解首。胡云："尚不如姚江之王守仁。"督学云："王亦可首。"又云："尚不如天台之秦文。"督学云："此小有才，不能大用也。"后秦举第一，胡第二，王第六。后秦无建立，王执宸濠，封新建伯，胡豫发宸濠奸，位至大司马。何先达知人，预料不爽如此。谓观文可以知人，信矣。

宪庙时，大学士李东阳楚人，与洛阳刘学士健同朝。一日候驾丹陛下，日初出，刘顾李白："晓日初薰学士头。"李应声曰："秋风正贯先生耳。"楚俗多乾鱼，洛阳有盗驴之谚，彼此盖恶相嘲，而拈对整捷。二公诚儒雅风流，乃当时太平和德，亦可想而可见也。

《吴郡记》云："国朝大魁，前甲戌张信无闻；丙戌林环、戊戌李琪，庚戌林震，皆终修撰；壬戌刘俨、甲戌孙贤，终太常卿；丙戌龚用卿，终祭酒；戊戌曾彦，终侍讲；庚戌钱福、壬戌康海、丙戌罗伦、甲戌唐皋，皆修撰；丙戌杨维聪，太常卿；戊戌茅瓒，吏侍；庚戌唐汝楫，修撰；无一登台辅者。"至今壬戌申时行，入殿阁年未五十，在位极久。且一甲三人，余有丁、王锡爵同时入阁，俱至一品，为一时之胜事云。

隆庆戊辰，遇册立东宫。余乞恩移赠本生大父母，奉旨俞允。制曰："国家懋崇敦本之仁，备设缘情之典。覃恩再世，皆劝孝以作之忠；推锡所生，宜自亲而率之祖。臣私是恤，国制斯彰。尔张某，乃总督两广军务兼理粮饷兼巡抚广西地方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某之伯祖，而实其父赠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某所生之父。性资纯朴，行谊端方。敦孝友而庭无间言，守忠信而乡多令誉。宾饮公推乎宿德，托疾已辞；冠服例锡于高年，避荣不受。积有纯祉，骏发后贤。分则从孙，必本贻谋之善；才为国士，方资捍御之勋。久未沾追赠之恩，盖由拘所后之制。兹朕览奏词而嘉孝悃，稽世德而美庆源，特赠尔为通议大夫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弟兄兼贵，爰恩命之殊常；孙子永昌，迓休光于无涘。"我朝若大学士杨文贞士奇、大司空朱镇山衡与余，本生大父母沾旷典者，仅三姓云。

万历戊子，台长吴公时来疏请间举旷典，以优老臣。奉旨："张某等都著照恩诏事例，给与月米岁夫。"时海内以正卿致仕得荷宠颁者，若原任南京礼部尚书何维柏、陶承学，南京吏部尚书袁洪愈，南京兵部尚书郭宗皋，南京工部尚书曹亨，户部尚书毕锵，与余仅七人。后庚寅岁，余年八十，抚、按复会题优礼老臣以彰盛典。奉旨："照例存问。"余再荷天恩，颁赐优渥。乃具疏陈谢，有云："里闾惊异，夸百年未见之荣；士庶欢腾，协三

代尚齿之典。”以申感戴之私云尔。

余杭乡试发解者，洪武中有花公纶，天顺沈公继宣，嘉靖间有余弟濂、周公诗，隆庆间凌登瀛，万历初年莫睿。而会元则仁和邵公锐，发于正德戊辰。状头前有李公旻，后有茅公瓒，皆止吏部侍郎。乃得入殿阁者，穆宗朝有高文端公仪，自今上即位，首召余入柄铨政，皆前此所未有。若夫科第之盛，萃于江氏，直接五世，共六进士矣。始参政公玭，继南宗伯文昭公澜，继编修晖、少司空晓，又继佥宪圻，今副宪铎。乃父祖子孙，后先相继，海内希觏也。余家自季父两山讳应祺，以正德庚午、辛未联登科甲，乙卯季父应祐举亚魁，入嘉靖辛卯，余弟濂发解，甲午、乙未余亦联捷，后丁酉弟洵乡举，戊戌濂成进士，庚子弟洽、溥同举于乡，而辛丑洽又成进士。是后稍衰微，而犹有洲举辛酉，侄杞举庚午，相举壬午，亦绵绵若继。杭之巨姓，咸不及也。

异闻纪

尝闻生死鬼神之说，儒者以为子所不语，恐滋惑也。不曰原始之生，要终之死，故知死生之说；游魂为神，归魂为变，故知鬼神之情状乎？太史公曰：“人之所生者神，所托者形，形神不离则生，形神相离则死。”盖神附于气而寄于形，故无时离气而有时离形。气有阴阳，而鬼神判焉。孰谓虚无幻妄，不可窥测哉！乃知鬼神之说，亦自然之符。因纪所闻以辨惑。

大名府元城县吏马负车有女方七岁，中痘死，已瘞东郊数日。东关人李姓者亦有女同庚，以中风死，亦往瘞于东郊。忽闻棺中有声，急启视之，即不认其父，归又不认其母，自言我马氏也。传闻负车，负车往视，女辄抱之泣，言前生事，一一不爽。乃乞李携还，将至负车家，故置之，使自行，径入马家，拖负车妻又泣。所遗衣履与戏弄之物，手探即得，安然以马氏为父母，竟育负车家。马曾为余旧属吏，自述其如此。

内江赵大洲贞吉，余同榜士也。庚申岁以南司空丁外艰，归家数日，次子年二十四，质美能诗文，一夕薄暮，二青衣引之去，径赴江中淹没，江上碓船亲见之。既询，二青衣亦二书生也，淹没于此。是夕书生之母，梦子还家，自幸得代。大洲亲与余言，余曰：“公素探理窟，此何理耶?”赵曰：“本无此理，而今有此事，岂不异哉?”因忆往岁少宗伯程文德为司成时，过姑苏，其子忽坠河没。彼程仅此子，年亦二十余。夫二公皆有道者，不能庇其子，则生死有命，岂人之所幸免乎！

徐符卿江山曰：曩官国子监时，吴中一监生，执桃木机，善以符水召致诸仙，言人间祸福。尝一试之，呪祷良久，云至矣。问曰：“何仙?”书曰：“徐正郎。”符卿曰：“何名?”书曰：“汝思亲故。”思之，惟徐潭为吾乡有戚。叩之，书曰：“是已。”符卿曰：“何以至此?”书曰：“吾为郎时，谬决一狱，今冤死者讼于神，拘至鞫讯，至数日矣。旅魂穷愁，甚为苦楚。”徐闻，毛发俱竖，具酒肴祭之。因感报应幽冥之说，亦或有之，当官者可以警矣。

余介然祖自幼颖异不凡，善通九流百家言，尤精《周易》性命之理。疾且革，示子若

孙曰："余解脱未尽，尚游人世。"因手题曰："我生原有数，数尽复归玄，来往自然理，何须求异端。"以成化乙未八月十一日子时殁。时本县西南村有以此时日生男者，云夜梦城中张某来投，后不知所终。又语子孙曰："无患枝未茂，将来自必繁，必有充阊者出焉。"由今观之，自曾祖以下才六世，其间相去仅百余年，而子孙之繁衍已几三百馀人，甲于郡城已。是吾祖不惟知一身之生死，而后数世皆已逆睹之，其神异如此。

毅菴祖家道中微，以酤酒为业。成化末年值水灾，时祖居傍河，水淳入室，所酿酒尽败，每夜出倾败酒濯瓮。一夕归，忽有人自后而呼，祖回首应之，授以热物，忽不见。至家燃灯烛之，乃白金一锭也。因罢酤酒业，购机一张，织诸色纻币，备极精工。每一下机，人争鬻之，计获利当五之一。积两旬，复增一机，后增至二十余。商贾所货者，常满户外，尚不能应。自是家业大饶。后四祖继业，各富至数万金。夫暮夜授金，其事甚怪。然吾祖以来，世传此语。岂神授之以开吾祖家业耶？

余左辖关中，入棘院提调。忽感寒疾，旬馀日不解，形神倦敝。恍惚间，遥见千军万骑，罗列阶下。余曰："此何为者？"壮士踽而前曰："为公防卫。"久之，顾盼辄见。余劳之曰："汝等守此日久，可罢去。"彼应曰："不敢离。"询其粮草，曰："有备。"询其屯聚，曰："外垣。"时巡台遣吏视疾，余令传语军士罢归。吏不知所谓，四顾骇愕，疾趋而出。时余皆心觉之，岂鬼神呵护之说，信有之耶？后再抚关中，提督军务，实为三军司命，意者其以是乎？

岁丁丑，余奉旨致仕。驰至彭城，河尚未冰，乃乘舟顺流而下，至崔镇，河冰始合，累日不解。舟泊河涯，四顾无人烟，余秉烛夜坐，衣不解带，凭几假寐。忽梦神人五丁，踊跃而前，为余凿冰通道。方觉，果有五人乘小舟来，奋梃大呼："河冰忽解！"至旦，舟始入淮，大风飙起，河冰复合。余乃得优游渡江而归，亦神佑云。

先世纪

吾先世多隐德，胜国以前无闻，所仅传者惟高祖以来四世。然而芳规懿矩，湮没不彰者多矣。余自幼闻之父兄所诵说，得其一二遗行，皆可令吾子孙世为则，敬录于左。若曰表彰先世之休美，阐扬潜德之幽光，则阙略未备，无由殚述也。

高祖介然公，始祖之继室王所生，前室姚已生子嶡，迨议继娶，以嶡寄养亲家，给王无出，王乃纳聘来归。久之，习知王德，曰："家务繁冗奈何？乏助，须借力亲中。"王曰诚然。始祖乃谓无庸借资，具以实告。王令即日来还，长既专主，少且勤学。世籍钱塘，仅以十一分弟出居仁和，绝无计较。后嶡子五，分资不均，争讼数年，有几缸几万传言，人益服吾祖之不可及也。他事高洁类如此。

介然祖尝受知于潘中丞蕃，聘之入粤，赞画岭表。调兵望气，度彼度己，一出胜算。功成后，潘将荐公大用，辄夜离故所，间道奔归，变易姓名，无从寻觅。因示子孙曰："吾以百姓传自先人，今遗儿辈百姓矣。"尝自述曰："有意欲尝千日酒，无心去傍五侯烟。"又曰："夜寒荷叶杯中饮，春煖梅花帐底眠。"自题小像曰："丹青点染苦劳神，写出

缘何唤作真。自己幻躯留不得，却从身外更求身。”亦可想其超然物外之度矣。

质菴祖患臂风，以厚资得传膏药方，贴之辄愈。乡人患风者多，乃终岁营办药物，至端阳日修合成膏，偕一老妪制之，袖以与人。所至丛集索取，每日以数百计，岁费不吝。寒冬道遇冻馁，解衣衣之，或赠以金。吾祖出外，祖母必预置絮袄以待。其周人之急，不啻疾痛困乏之由己也。

两祖一夕夜归，觉神阁有声，燃灯照见一偷儿藏身其上。祖遽呼曰：“何事误登吾阁！”接以梯，令下，慰曰：“无恐。”袖有数铢金，取而授之，开户放出。吾族人每传诵此事。乡邻有横暴者，偶事相参差，向暮吾祖在门，其人蓬跣相过，厉声詈，态极狠恶。家僮愤恨不平，欲共击之。祖严拒禁之，立听恶声渐息始入。或问之，曰：“吾进内，群仆必殴之。昏夜愤击，生死莫测。吾甘受其辱，不与之较，彼自快心消气矣。”后其人果悔，偕二三父老来谢，一笑而释。

先大夫本伯父爱山公同母弟，伯最严厉，平居怡怡无忤，间有龃龉，伯高声叱之，先大夫长跽不起，不已，继之以泣，伯稍稍解去。余后服官，先人不事经营，家业渐落，吾母以为忧。先人曰：“富贵不可兼得，儿既为郎，吾两人皆受恩封，一家骤致三贵人。即贫，不乏衣食，何忧之有？”又尝问余曰：“儿志何如而足？”余对曰：“有屋数椽，有田百亩，一二干仆，给我蔬食，如斯而已。”父大喜曰：“儿志如是，先人所遗，分付尔辈，应足汝志。第出为清白吏，毋区区身家计也。”余须臾不敢忘。

祖父晚年，有司皆邀乡饮，力辞谢曰：“何敢辱朝廷恩礼。”人询之，则曰：“此国家大典，非齿德俱尊，不克当也。余何德以当之？”余秉铨归田，郡守虚大宾之席，每岁躬造门请饮。余承祖父训，终不一赴。夫盛典本以敬老尊贤，所敬或非老，徒以爵先，所尊未必贤，滋多伪饰。有司爱礼，仅仅存羊，学校徇情，名实淆混，典礼不足为重，非一日矣。祖父之不赴，有以哉！

梦寐纪

《周官·占梦》以六梦定吉凶，其一曰正梦，谓无所感动而梦；曰思梦，谓意念所及而梦。要皆神与物遇，寐与寤通，往往应验不爽，非几有露于先，即神能觉于蚤也。以余所梦，暨闻人言，漫识如左。诚知数为前定，可无愿乎外已。

余为诸生时，同学李生梦官司剃度数十僧，余亦在列，名次三十六也。余所自梦，一青面鬼手授朱履一两，内题三十六名。后乡试中式，乃四十九名。比北行，梦一人授青钱十文，曰掷地背多者中。余一掷得六背，再掷得七背，其人曰：“数如是，足矣。”乃中式四十二。一以四九，一以六七，数皆暗合。

甲午岁首，梦一人紫衣绣裳，异香袭人，谓是上帝侍者，从空蓦下庭除，揖余而歌曰：“乘云冉冉下瑶天，特访当年跨鹤仙。一爵琼浆和柏露，锵金曳玉凤楼前。”与一玉爵，余逡巡未敢举。曰：“此三清殿上物，非凡间所有。持赠之意，但乞一言复命耳。”余答歌曰：“盥手焚香忆九天，偶来尘世挟飞仙。从知自有青冥路，恍惚轻裾帝座前。”神爽

气清，飘飘然有凌云之思。是秋领乡荐，明年登进士服官。

丙申需次铨曹，孙斯立过余，谓其内子梦余移家。水中央，傍有红庙，意谓都水郎，但红庙不知为何。余亦自梦入朝领一木牌，上书“督造”二字。后选南京龙江关，监造战舰。公廨在旷野中，四围皆水，左有朱门晏公祠，大门一坊，果题曰“督造”。

余筮仕为郎，梦入重门，龙楼凤阁，虎卫鹓班，朝仪甚肃。仰瞻黄幄，南面听政者十岁幼冲之圣也。最上一公杨姓，魁然若旧识，逊余即其次，踧踖如也。上怡然命之就列，杨遽去。后三十年，历两朝，值万历改元，正当十龄。冢宰杨襄毅病免，余从南工部入代，趋朝之日，光景班行，宛若往年所见。

余守大名以裁节忤尹兵司，至不相容，拟投牒去。五日之后，梦尹邀饮一山亭上，伸楮索题，余援笔书曰：“剖破藩篱便盍簪，当杯聊与共酣谈。樊笼即是重霄羽，槽枥无非千里骖。玉垒晴风开远岫，金城秋月照寒潭。眼前何限空中色，真赏宁须著意探。”余曰：“玉垒，蜀山；金城，陕地。奈何非此处景？”尹指西南曰：“其地即是矣。”称赏举觞，余满饮数杯，取酒酬之，尊已空矣。不久尹以贿罢，余擢宪副，果历川、陕二省。

万历初年，余在旧京守司空尚书，抱病将归。忽梦人都下，奉传宣，有两朝衣上公引余至御前。上起立，手援三册，各题二字于面：一曰：“征治”，二曰“进贤”，三曰“安民”。余稽（以下俱亡）。

卷 七

权势纪

自古为国家患者无如权臣，盖势重危国，势轻危身，危国者难制害大，危身者易翦害小，信然已。我国家自罢宰相，分任六部，复有都察院、大理寺、通政司胪列其间，命曰九卿。军旅属之世胄，设五军都督府司其籍伍，而训练检阅，复以文臣总理机务。其纪纲之密，不啻犬牙相错，谁敢恣行胸臆！间有阴窃人主喜怒，以威胁搢绅，搢绅亦重足屏息，惴惴恐惧。然英明之主一奋乾断，则削籍诏狱，曾不少贷，亦足为世训戒矣。

武定侯郭勋自世皇登极以来，渐被恩宠。久之，遂擅威福，罔财贿，虐搢绅，收集无籍，殊多不法。上亲遇有加，封翊国公，乘轿都下，皆出异数。后科道纠发其事，上独断无所假，下之狱，灭其党恶数十人，遂命法司议勋死。呜呼！小人恃宠放恣，从古如斯，然未有不及其身者也。而奸邪不鉴，人主不察，贻害国家，往往有之。孰如世皇英武果决，去狐鼠而奠安城社者？贤于古昔远矣。

御史胡守中者，素善逢迎，巧中上意。方上之幸承天也，守中巡按顺天，奔走承顺，无所不至。威劫百姓财力，以贿赂中官，密通诚恳，遂由御史不逾年骤擢少司马兼副中丞，总内台事。时及北虏入寇山西，上命出督军饷，守中益豪横亢恣。虏退旋朝，盛陈兵马，声势孔赫，所过敛迹。其子亦从行，横索人财物。有谏议章发其奸，上怒，命逮锦衣

狱，拟罪至死。余昔遇其人，外粗鄙而内险邪，小人之尤者也，而乘君子之器。是以播恶于众，不久而败，理之常耳。故君子贵立德，而耻幸进也。

咸宁侯仇鸾恃宠交恣，庚戌之变，择为大将军，握重权，朝廷赏赉不赀。然实无寸尺之功，纵其奴隶渔猎百姓，乞恩亲厚，皆属滥膺，且排抑搢绅，贪焚无忌。都御史曾铣发其奸赃，乃被逮。鸾遂讦铣行赂，掩败冒功，妄议恢复河套，摇动关中，人情大汹。亦逮铣诏狱，寻杀之。鸾释不问。至是以误服热药死，上下谕数其罪，收朋党系狱。一时权贵，转盼凄凉，人臣可以鉴矣。

故锦衣陆炳，都督松之子也。松故兴国卫士，传其妻有阿母保护功。松殁，上命炳代父掌卫事，亦授都督，寻加师、保，宠幸无比。岁戊午，余往次铨曹，陆曹使者一二辈远迎。余曰："误矣。吾与乃公生平无半面之识，何故来迎?"使者曰："不误。"往复主命，即扫除舍馆以待矣。迨入京，陆即过访，厚馈饮食。余曰："仆素无交谊，足下遇之何厚也?"陆曰："若非能知公，因公故人五台知之。"余曰："五台于魏郡相与善，故谬称许。足下何信之深也?"陆曰："五台刚直，不轻许可，每论议时务，必称引公以为法程。仆企慕久矣，不意今日得望见颜色，以慰生平也。"自后数数过访，执礼甚恭。后余补官西蜀，道经承天，会陆有父丧，愧无以答其意，为文奠之。后陆殁，为时宰相倾，籍没，其子亦逮系。余柄铨朝审，始释其子。盖陆方宠贵，权倾中外，搢绅咸侧目，余以折节礼下士夫，其恭谨有可嘉者。且当世庙时，每逮搢绅下锦衣鞫讯，或诏谴廷杖，彼皆缓刑以俟上怒之解，赖其保全者甚众，不可谓无功于搢绅也。时亦以余言为公论云。

华亭柄国，新郑为亚相。余自关中入为理卿，过访新郑。渠云："昨华亭询公，余以至明答之，若未满其意。窃谓今之居官任职，多昏昏者耳，故明止一二分。明至四五分，称明已。若公，可谓至明也。"盖彼自负其明，故其言若是。后开隙华亭，罢归。复起柄国，乃欲恃权修怨于华亭。不知窥伺之江陵，已阴挤而力排之，祸且不测矣。明亦难言哉！余秉铨日，走使新郑。彼答书云："方仆之在朝也，公时在野，曾无一字见贻。今公在朝，仆已在野，乃不远数千里下问。于前日之不相闻也，足以见公之高；于今日之下问也，足以见公之厚。"是不可谓不明。而乃陷危机不悟，何哉？盖权势所在，当局即迷，抑利令智昏，人自迷耶？余所睹记，如分宜、贵溪至相倾危以死不悟。后来者复蹈覆辙，何迷之甚也。

忠廉纪

士人委身王家，期立功成名耳。然功不幸集，名不虚附，自非振拔英贤，孰能植耿介不阿之节，持清白无染之操，以历世维风哉！吾杭如忠肃于公、端敏胡公，其节义操履，可谓兼之。使二公可作，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若余友数君子，其义气懔然，清修卓绝，虽不足当二公雁行，亦景芳躅之流亚也。静思深愧前修，而于数君子尤有遐思焉。因录行事一二，置之几上，时一比证云。

忠肃于公勋业在朝廷，世人共仰；而廉清方正，一钱不私，世所罕知。景庙时力逊赐

第，止宿直房。与夫人董氏居，共甘淡泊，旁无姬妾，食不重味，衣不重裘。乡庐数椽，仅蔽风雨，薄田数亩，才供馆粥。后英庙复辟，石亨、徐有贞谋杀公，时年六十。籍其家，无长物，惟上赐盔甲袍带。英庙悔悟曰："于谦冀冀萧然，乃言赃秽山积。贤否相去，奚啻天壤！"亨从旁听之，低首大惭。俄有边警，廷议纷纭。恭顺侯吴瑾曰："谦不死，虏岂至此耶？"夫公之精忠，庙谥肃愍，诚为未当。余向为巡抚傅公孟春言之，乃具疏请改忠愍。廷议谓："死天下之事易，成天下之事难。于谦之谥，第当表其所以成，不必悼其所以死也。"乃更谥忠肃。

胡端敏公世居仁和之横塘，后徙艮山门内。官辙所至，以廉敏称。后迁江右，知宸濠反谋，念曰："此祸本也。"乃具疏陈其不轨状，累千馀言。终则曰："礼乐政令，渐不出自朝廷，而地方深有可虑者。"疏奏，宁藩党羽搆以离间亲王，逮系考讯"何言礼乐政令不出朝廷"？公答曰："上还有一'渐'字。"寻得言者奏辩，谪戍辽左。后宸濠反，始释还乡。后以忠直受知世宗，累擢大司马，致政归。与先大夫友善，时通往来，因得侍公仪范。骨格奇古，不类寻常，居常澹泊宁静，清素不淆，与人平易直谅，不设城府。嘉靖庚寅九月，端坐而逝。余时为诸生，往吊，题其旌，因得交嗣君纯。盖习闻其危言正论，远虑深忧，天性然也。迨今后裔衰微，尝为区画，仅能复其故庐，而馀业荡然矣。近得览公《家训》，曾手录数条，以为子孙法。余思爵秩埒于公，而年已过之，圣眷存问，亦际公之遇矣。若云窃比于公，则吾岂敢。

同年友周天佐上皇帝书，分君子小人，因论救御史杨爵。盖爵尝言时事，条列失人心、致危乱五事。上怒，下之狱。周力言其直，遂下镇抚捶杀之。议者谓周为户部郎，几于出位。呜呼！言责在台谏，今之台谏，谁能冒必死之罪，为国家出谠言者！将谓圣朝无直言之臣，可乎？则周之一死，所系匪轻矣。周年少登科，素慷慨有大志，殁之年，甫三十，闻之晋江人。周既殁，其妻亦自缢死。旅榇道出武林，余往哭之。后值宴霄宫灾，宫人内使死者数十。时闻空中语云："曷不释杨爵辈囚！"因下令出镇抚狱三人；杨爵及周给舍怡、刘员外魁，皆以直谏被逮，数年始释。三臣赖以保全，而周竟泯灭无闻矣。惜哉！

侍御郭公名敬，山西山阴人也。余入蜀时，郭方按蜀。秉性贞介，而用情尤仁厚。其持身循礼，绝无骄亢容。与人正色昌言，无一妄语。至酬酢往来，即拜揖求相称。凡所馈遗，即食饮不轻受。蜀府岁时庆贺宴会，必设金银器具数十金贻之。郭皆封识成都郡中。将去任，乃檄郡守检节年所贻，开具一刺，往投蜀府，以充谢仪。一无所受。故事，三司以下有公私赆，如川筵、蜀锦与道途之费，不下数百金。时左辖持筵、锦前献，郭惊走退避，众乃却，一无所取。后去蜀归家，一疾不禄。蜀胥送归者还，道其贫不能殓。余闻，白抚、按暨诸僚友，赍赙往治其丧。余以士夫交际，临财毋苟得，称廉洁矣，未有一介不取，若将浼焉。如郭者，真"万古云霄一羽毛"矣。

游公震得，徽之婺源人。少家贫，樵采山中，年几三十，始奋志经史。以戊戌成进士，扬历中外，以清介特闻。余参藩闽中，游为右辖，一见骤若平生，出肺腑，忘形骸。然刚毅峭直，不谐俗侣。居常负气节，高自许可。尝曰："士人驰驱王事，当如家事，利害死生以之可也。若荣身肥家，余耻不为。"尝面折人过。时左辖懦懦不任事，昼寝室中，

游往叱之曰："当此盗贼纵横，地方荆棘之日，岂汝高枕肆志之秋耶！"左辖蹙蹙曰："何事相迫乃尔！"游侧目视之，一哂而去。尝谒刘抚台，以出剿无功，辄曰："何为不胜？"刘曰："以兵多贼少而遁。"后再出无功，辄又曰："何复不胜？"刘曰："以贼多兵少而败。"游曰："如公言，安得兵贼相当，始称胜哉？"刘曰："休矣，俟公他日图之耳。"后游果代刘抚闽，以空刺投时宰，时宰责其馈遗不至，衔之。公曰："吾生平无私馈，岂以今日重失一抚臣哉！"竟以罢闲去。

同年友张永明，浙之乌程人，始仕为芜湖令。芜湖固称富饶，商贾云集，奸人所容。张以廉明不扰称，擢为御史。复以直节闻，超迁副都御史，巡抚河南。时伊王暴横，凌虐小民，擅扩苑囿，侵占官地，郡邑不能禁。公为疏闻，上命给事中勘验得实，遂如公议，废伊王为庶人，遣发高墙禁锢。寻晋大司寇，改左都御史，掌院事。一时风猷振肃，台中咸严惮之。后以年老致政归。尝谓余曰："古称是非毁誉，贤必先觉，然贤圣犹蹈可疑之迹。迹涉可疑，人乃訾议。如莹然美玉，青蝇自不能玷。"殆所谓皭然泥而不滓者耶？至于弹劾不避权贵，其忠诚激烈，可与日月争光。余奔走四方，与公间阔者久之。后会京师，公已耄矣。乍见若不相识，既近目摄，知为故人，乃惊讶曰："年兄张公，奈何作不相知态，雍容揖逊为耶？"乃抚掌大笑，极骾谑浪如故。

山东靳公学颜，亦余同榜士也。弱冠首贤书，人仕后颇善诗文，然质实无华。尝曰："余文词虽不工，北方之学者，未能或之先也。"生平以廉洁著称。向与余同辖关中，司钱谷。吏进羡金，辄挥置不顾。丰仪英爽倍常，而衣冠整肃。每对宾客，议论风生，间出诙谐，辄令人解颐。士大夫无知与不知，皆愿交乐亲。驭下庄严，但多呵斥，少谴责，吏卒无敢欺。时公不携家，惟三四童仆相随，公以慈畜之。有不当意，令他仆与殴，至泣诉于前。曰："彼此亦足当矣。"一笑遣之。一日，向余曰："家君为犬子辈增铁绳数条已。"余方惊讶。曰："近复更置庄田数顷，他日负税必以铁绳系之，是以忧也。"其达观类如此。后以王亲听勘，余为移文本省勘开。寻复内召，官至少宰，致政归。

古人清恐人知，耻近名也。余思先达高风峻节，如静庵胡公、江楼钱公、省庵沈公，皆以清白鸣。因知清白信居官之要，余尝榜于庐阳庭。至于静庵，尤以节义鸣，亦遘会逢适耳。余时以江陵不奔丧，邹进士元标上疏，有曰："所幸者大臣挺然中立，未有留疏，然而迁徙又不常矣。"盖指余言。余无乐乎有是名也，惟以生平守三尺，畏四知，乃兢兢自盟者。因忆龙江监税满日，有羡金数百，欲归公帑。正郎周志伟曰："汝善自鸣，如前后人何？"因送节慎库，不闻于堂。守庐阳，亦积有三百金，将携为入觐费，后值忧归，并所置礼物，尽与郡丞。右辖关中，积羡千余，行之日尽付代者，亦不白抚、按。周君教言，终身佩服不忘。后周守台郡，不私一钱，生平清介，近世罕俪。独耻自暴白，知之者少，然周岂计人知哉"！

时序纪

太白云："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余尝默思往昔，时序荐更，不知

凡几，不觉既老且耄矣。东坡谓："良辰美景，时时有之，但吾人无此闲戏耳。"数百载之下诵其言，犹令人慨慕，冀一当其风采。岂其胸次悠然，直与造物者游，忘日月之往来；抑随时自适，触目爽心，有对时育物之怀？即余向奔走尘俗，不知年之我迈，今归田静处，一遇岁时，欣欣乐而忘倦。因思坡老之兴，纪时序之可乐者。

岁首朝贺，始于汉高祖。长乐宫成，制群臣贺仪，后遂率以为常。我朝亦重元旦之仪，余惟长至、圣旦，百官上表称贺。今海内士庶，咸重岁首，而庆拜往还，举酒相祝，惟吾杭最盛。谚曰："老子回头，不觉重添一岁；孩童拍手，喜得又遇新年。"见老幼之咸乐也。元日诵之，愉然一快。

古者立春迎青帝于东郊，今塑芒神为太岁，塑土牛以起事。盖以前月建丑为牛，故出土牛以送寒气，且升阳也。杭人增设迎春之仪，集优俳诸人，饰以冠带，被服乘马，效古人云台诸将、瀛州学士之类，多至数十队。又令倡妓绚装环佩，童子衣被锦绮，令坐台阁中。又制彩亭数十，罗列市肆诸物，备极繁华。远近之人，至期塞途充路，肩摩鳞集，群聚而观。视天气晴和，春仪繁盛，呼为富春，亦祈禳之意也，至秋，霜降祀五藏之神，先期亦罗列将卒，盛陈兵器，如行师队伍，旗帜剑戟，精光蔽天，而金鼓铙角，喧填盈耳。杭人亦聚观之，以为盛事。

唐武德中，终南进士钟馗落第，触阶而死，赐绿袍以葬。感恩，誓除虚耗鬼。后明皇见梦，召吴道子如梦图其形。遂相传祀之，辟除不祥。今杭俗元旦多悬其像，皆戴文进笔，缘进本杭人也。穷极状态，不可方物，皆属神品。亦有画鸡悬挂者，以东方朔《占书》一日鸡、二日犬、三猪、四羊、五牛、六马、七人、八谷。其日晴主物育，阴则灾也。

元宵赏灯，始于汉祠太乙。今上元观灯，是其遗风。唐敕金吾弛禁三夜，宋增为五夜，至今因之。惟闻宫禁鳌山高十余层，饰以金碧，灯如星布，极其侈靡，而皇亲贵戚亦视效之。若民俗，最盛于杭，以皮绢纱纸之灯，皆产于此。而南北贵重如闽中珠灯、白下角灯、滇南料丝灯，皆萃焉。民间跨街构木为坊，饰以彩绘。至暮，灯火相望，金鼓相闻，一时男女塞途，竞相追逐，他省所无。

古无墓祭之礼。汉明帝率公卿朝原陵，自后历代因之。我朝间亦谒陵，而南京孝陵则百官莅任者必往躬谒，永永为例。

杭俗春秋展墓，以两山逼近城中，且有西胡之胜，故清明、霜降二候，必拜奠墓下。此亦《礼》云"雨露既濡，履之怵惕，霜露既降，履之凄怆"遗意也。然暮春桃柳芳菲，苏隄六桥之间，一望如锦，深秋芙蓉夹岸，湖光掩映，秀丽争妍。且二时和煦清肃，独可人意。阖城士女，尽出西郊，逐队寻芳，纵苇荡桨，歌声满道，箫鼓声闻。游人笑傲于春风秋月中，乐而忘返，四顾青山，徘徊烟水，真如移入画图，信极乐世界也。

《续齐谐》曰："屈原以五日投汨罗，楚人哀之，以五彩系菰叶裹粘米谓之角黍，投江以祀。当时以舟楫拯之，今竞渡是其遗迹。"角黍之风，处处有之。竞渡惟留都为盛，闽中次之。一舟可容十人，大者可二十人，鼓枻而前，顷刻数里，往来如飞，以先后为胜负。近年西湖亦效为之，然行不能疾。以彼皆长江大溪，故能纵横竞逐乃尔。然西湖夏

月，荷蕖亭亭水上，如翠盖红妆，艳丽无比，香芬袭人。即盛夏之候，泛舟湖畔，停泊垂阴，清风徐来，顿忘炎燠。余尝经齐、秦之境，亦多芙蕖，安得画舫摇曳，游人欣赏也。

七夕织女渡河，诣牵牛所，其说肇于汉武帝。中秋玩月，肇于唐明皇。九日登高，肇于汉桓景。今世俗七夕妇女陈瓜果于几筵，望月穿针以为乞巧，不知何昉。中秋供月以饼，取团圆之象，遂呼月饼。九日食栗糕，取登高之意。古人佩茱萸，饮菊花酒，皆时物也。白乐天诗云："移坐就菊丛，糕酒前罗列。"自昔然矣。七月望祀，释家谓之盂兰斋。俗云鬼节，谓地狱放假五日，则矫饰甚矣。时民间翦纸为花，燃硝磺为灯，以木板泛于湖上，多至数百，夜望如星，亦足娱目。中秋泛湖，招邀良朋胜友，举觞把玩，甚畅幽怀。夜凉人静，月色湖光，上下澄澈如洗。当此之时，击楫浩歌，心神飞越，曾不知天之高、地之下，悠然乐而忘人世矣。即有蓬、壶三岛，何以过之？重九登城南吴山，则前望大江，后眺西湖，此身已在九天之上。下视城坪，民居如曲房窈窕，楼观错杂，不可穷览。陟紫阳之巅，则怪石奇窟，深奥嵬岩，可喜可愕。东望越山，若俯而伏、卑而下也。稍北则龛、赭二山之中，沧海渺茫，杳不知所之矣。

古人祀门、户、中霤、井、灶，为五祀，见于《仪礼》，而夏日祀灶。世传腊月二十四日朝天，白一岁事，故夜祀之。杭人岁凡两祀。岁尽之日为除夕，士庶家向暮皆焚松盘，火光接天，流星闪烁，爆竹之声，鸣雷聒耳，金鼓相接。已而上祀祖先。既而家人父子，群聚欢饮，祝颂而散，谓之分岁。围炉团坐，达旦不寝，谓之守岁。此皆故宋之遗风，亦岁终之一乐也。

风俗纪

语云："相沿为风，相染成俗。"古天子巡狩则观风问俗，所系良重矣。第习俗相沿久远，愚民渐染既深，自非豪杰之士，卓然自信，安能变而更之？今两都，若神京侈靡极矣，金陵值太祖更始，犹有俭朴之遗。至于诸省会，余所历览，率质陋无华，甚至纤啬贫窶，即藜藿不充，何暇致饰以炫耳目？吾杭终有宋余风，迨今侈靡日甚。余感悼脉脉，思欲挽之，其道无由，因记闻以训后人。

秦少游云："杭俗工巧，羞质朴而尚靡丽，人颇事佛。"今去少游世数百年，而服食器用月异而岁不同已。毋论富豪贵介，纨绮相望，即贫乏者，强饰华丽，扬扬矜诩，为富贵容。若事佛之谨，则斋供僧徒，装塑神像，虽贫者不吝捐金，而富室祈祷忏悔，诵经说法，即千百金可以立致，不之计也。余家有介然祖训戒"无作佛事"，自祖父以来，世能守之。

东坡谓："其民老死不识兵革，四时嬉游，歌舞之声，至今不衰。"夫古称吴歌，所从来久远。至今游惰之人，乐为优俳。二三十年间，富贵家出金帛，制服饰器具，列笙歌鼓吹，招至十余人为队，搬演传奇；好事者竞为淫丽之词，转相唱和；一郡城之内，衣食于此者，不知几千人矣。人情以放荡为快，世风以侈靡相高，虽逾制犯禁，不知忌也。余遵祖训，不敢违。

《县志·纪闻》云："杭虽华美富丽之区，独士人咸以清慎相饬属。其或逾溢不检，庸孺亦得嗤之。"世远者吾不知已，余所闻先达高风如沈亚卿省斋、钱都宪江楼，皆身殁未几，故庐已属他姓。至如近者一二巨姓，虽位臻崇秩，后人踵事奢华，增搆室宇园亭，穷极壮丽；今其第宅，皆新主矣。此余所目睹，安有如江楼、省斋者。

国朝士女服饰，皆有定制。洪武时律令严明，人遵画一之法。代变风移，人皆志于尊崇富侈，不复知有明禁，群相蹈之。如翡翠珠冠、龙凤服饰，惟皇后、王妃始得为服；命妇礼冠四品以上用金事件，五品以下用抹金银事件；衣大袖衫，五品以上用纻丝绫罗，六品以下用绫罗缎绢；皆有限制。今男子服锦绮，女子饰金珠，是皆僭拟无涯，逾国家之禁者也。

子舆氏曰："丈夫之冠也，父命之。"此礼重成人之始，世俗废置不行久矣。余于子孙将冠，必先告于家庙，稍放三加冠礼，既令其长跪受训，始令谒于家庙，次令拜尊长，不邀大宾，亦仿古礼之遗意也。至于男女婚姻，议者争言富族豪家，余谨谢之。惟择里中朴茂故族，谂知型家有素者，始议纳礼。礼仪不敢同俗务极奢华，但遵先世俭约家规，成六礼之仪而已。若夫夸多斗靡，毋论费财，用亦难继，非可久之道也。

上古丧期无数，三王乃制丧服，以三年为限。则衰绖之起，自三代始也。《祭义》曰："君子有终身之丧，忌日之谓也。"又曰："文王忌日必哀。"则忌日自文王始也。古不合葬。"季武子曰：'周公盖祔?'"注云："祔谓合葬。"则合葬自周公始也。墓志不出《礼经》，意以陵谷变迁，欲使后人有所闻知，但记姓名、爵秩、祖父、姻娅而已。若有德业，则为铭。今之作者纷纷，吾不知之矣。

余所见富室王举父丧，丧仪繁盛，至倩优侏绚装前导，识者叹之。后与胡端敏嗣君纯交，悉其行事谨身节用，敦笃姻族，训戒家人，修治坟墓，皆若父训，迨举父丧，一遵《家礼》。所列惟方相、香亭、神亭、旌亭、包筲、银瓶、把花、雪柳而已。鼓乐陈而不作，尽削杭城繁缛之习。可谓善继志矣。

家庙之礼，惟祀高、曾、祖、考四世，自朱晦庵《家礼》与国朝之礼皆然，但享堂宜洁。余家居本隘，秉铨归，稍增扩数椽，置享室于堂左。岁时伏腊忌日，必衣冠而祭。后庚寅岁，卜地于地之西隅，创建宗祠，中祀高祖介然公以下神位。每祀必遍召宗人，集祠下，祀毕享胙于前堂。仍为约曰："凡我同宗，月轮一人司香。元旦必集，春秋祀必集，毋以事免。"复置田数亩，以供粢盛。欲令后世为可继云。

自省纪

夫君子信是非，不信毁誉，以是难为非，非难为是也。然世有见人是而不察其非，见人非而不谅其是，则是可为非，非可为是。此无他，公之则是非，私之则毁誉，何可常哉！余宦游三十余载，兢兢以名节自励，而蘧菲之口，每攻其所恃。嗟嗟！士憎兹多口，安能免于求全之毁耶？顾毁誉二者，先圣尤加意于誉，故曰："必有所试。"诚恐蒙不虞之誉，贻过情之耻也，则生平宜自省矣。为录荐语于左云。

余筮仕为司空、司寇郎，无可表见。历三载考绩，少司寇叶公署语云："赋性温雅，操履谨饬。昔任工虞，政举兹任，剖断心公。"铨部考功郎郑公署云："秀雅有文，操履无玷。"奉旨复职。

出庐阳为太守，巡按贾公荐云："气质温良，志行卓越。清白范胥吏，贪墨者不肃而惩；虚心昭听断，健讼者输心而服。因时设禁，则米价平而民食用裕；以礼施教，则学校整而士志聿兴。古之循良，今之贤守。"总督漕运喻公考云："清峻之行，宏远之才，积弊尽除，群生咸赖。"巡按刘公荐云："养兴教举，役简刑清。心无日而不劳于民，事无微而不当于理。居身有道，僚属为之兴行；驭下不欺，军民为之革心。有救荒之实，而无损于上；有撙节之政，而尤俭其身。王道几见于郡内，文行当求之古人。"操江巡抚及公考云："器度详雅，操持清约。救荒有法，而合境蒙休；莅政有为，而四民咸服。"

再补卫郡，巡抚商公荐云"性行不凡，操持有素。莅政未久，恒加志于穷民；敷政有条，先责成于属吏。"巡按盛公考云："才识贞颖，操履谨严。理盘错而案牍曾无宿留，赈灾伤而沟壑多为全活。前后治郡，终始不渝。"巡抚艾公荐云："卓荦之才，可与达权济变；雅饬之度，务在约己裕民。官资几十年不迁，几微不见颜色；治行于六郡为最，声闻藉有口碑。尤于沟壑之人加意，而冰蘖之节不渝。真为民父母，不愧古循良者也。"巡按杨公荐云："文学优长，吏才充裕。熟世故而弛张中理，休民情而宽猛得宜。属地遇灾伤，多方惠赈；边关报征派，百计调停。裁省备悉其忧勤，讦谟每昭其经济。听断不淆纤细，操持不染分毫。诚为芳洁之流，允作英良之器。"

擢潼关兵备副使，巡盐宋公荐云："器度醇雅，制作端方。处事有伦有要，执法不激不徐。行重乡邦，久负圭璋之誉；才隆关辅，克称锁钥之司。"巡按吉公荐云："器宇凝整冲旷，才华精敏特达。即法纪之饬而令行禁止，风力落豪强之胆；征政事之修而盗息民安，河山俨清肃之化。革泛滥之关文，驿地苏困；查淹延之囚系，狱犴释冤。法令精而学问更博，操持慎而稽察且严。保障功优，廉明誉洽。"巡茶孙公荐云："明达之才，醇雅之质。整饬严而关隘之武备焕尔一新，听断公而军官之情伪昭然莫遁。廉洁之风久著，谦虚之德性成。"巡抚谢公荐云："学本渊源，守极贞肃。关机不爽，商旅之传颂烨然；宪度克裁，讼狱之清平佥若。且河洛适值夫艰虞，而疆圉益严夫保障。"

去陕之粤，由粤归故里，复起之蜀，且莅任不及期年，寻擢闽中参藩。巡按李公荐云："温恭有度，易直不阿。见理洞晰几微，处事不爽毫发。署印顿革积习之弊，管粮尤著清白之风。为守俱优，谋猷素著。"巡抚刘公荐云："平易存心，宽平任事。评品当而爱憎不形，听断公而喜怒不与。守身有道，处上下不援不陵；遇事多思，驭吏民有威有爱。"

入晋为宪使，不两月复有秦中之命。寻以右辖转左巡茶。杨公荐云："明达之资，而出之以慎；耿介之性，而济之以宽。往副宪司，风猷懋著于关陕；今视藩篆，操持无替于厥终。才猷迥出常流，事业自宜远到。"三边总督喻公荐云："事多英蕴，扬历久而已熟；志超凡局，会稽精而不扰。荣路标表，穹秩声望。"巡按彭公荐云："行履清修，才猷敏达。出纳禁相沿之旧例，而远近德其公平；稽查惩积习之遗奸，而上下服其明断。"巡抚陈公荐云："苦节清操，一尘真无所染；真见确守，四民翕然归心。劳深而志不惮于兴除，

任久而勤不辞乎难易。宏钜之才，公辅之器。”

自开府关中，入为廷尉、少司寇，寻以少司马出督漕运，镇两粤，皆外无荐扬，惟呈功计效于冢宰。督粤年余，回籍听用，是以解绶挂冠，得优游泉石。不意归方二载，召抚关中。遂晋秩御史大夫，掌留台事，寻改大司空，皆出望外。何意圣眷优渥，恩宠洊加，复令入掌铨部，司进退百官之权耶？秉铨逾年，以二品考满，加春宫少保，益念逾分。然心切报主，乃迁延五载，始得致政而归。自谓与渔樵终老，不复知有人世事，亦可以衰朽弃置矣，而临莅斯土者，犹以衰朽达于天听，此何以称焉。

乙酉岁余年七十三矣。督抚张公荐云：“精神健而德望崇隆，行止端而乡评推服。进退有大臣风节，清贞为士类典型。”巡抚萧公荐云：“德望允孚于家邦，勋劳素著于南北。有应变之才，而声色不大；有大守正之节，而圭角不形。”巡按傅公复命，荐云：“正色立朝，听履迈山公之启事；抗疏去国，投簪仿谢傅之闲居。井里型模，邦家耆硕。”时台长吴公请优六卿致仕年七十以上者，余复叨岁夫月米之赐。巡按蔡公复命，荐云：“清介绝人，坦夷近物。年弥盛而操修靡懈，德愈厚而誉望滋新。”庚寅八十，巡抚傅公、巡按黄公会题优礼老臣，复荷旨存问。时黄公复命，荐云：“三朝耆硕，百辟典型。温问虽已新承，特恩允宜载锡。”傅公内召，荐云：“器识鼎彝，勋高衡鉴。去国表大臣风节，居乡见前辈典型。沐恩存问，戴德难名。”

卷　八

铨部纪

《周官》冢宰统百官，均万民。即今吏部尚书，乃天子之相也。职在镜藻群品，使犁然当于用而不爽。斯可仰副九重付托，下慰百司舆情。自非明如鉴空，公如衡平，则虽朝夕朝惕，殚竭心力，亦安能黜幽陟明，以无负国家抡才至意？顾知人维艰，明亦难言之矣。惟开诚布公，令公议所是，与众共扬，仇怨不忌；公议所非，与众共弃，亲故勿恤。则人己两忘，恩怨俱泯，庶可图报塞万一耳。

余秉铨日，荐进大寮与所弃置，更仆未易数已；而庶官藩臬，下至郡邑守丞，悉凭考语以为黜陟，检阅为劳。至黜陟所重，尤重台谏之选，内外之察。旧制：科道官缺，例于中书、行、博等官及在外推官、知县行取选授，而一时急缺，则暂以司属改补，未尝局于一官。余选数次，必身、言、书、判皆善，始授台谏，次则授以部属、府佐，著为定例。若内外考察，余以南台京考者一，铨部京考者一，外察者二，尤为兢兢。京考旧例，全凭谘访，多系浮言，未足为据。余尝题准令各衙门尝上官将所属六年以里应考人员填注考语，十二月中类送部院，以凭参酌。注考之后，别有闻见，不妨临时面相订正，以求至当。惟六科原无堂官，听部院径自考察。外考旧例，在京科道无先期备考察之疏，而事后拾遗；南京科道先期有备考察之疏，而事后仍纠冒滥。如抚、按官，凡方面有司，在三年

内迁调忧病等项，皆得纠劾，而三年之外已升京堂者，止听南京科道论劾，抚、按不得概参。然大察过堂，部中视为虚文，不知察言观人，亦可验考语虚实，才品高下。岁丁丑大计，余与台长陈公瓒同事，时一典史过堂，署云“耳聋”。例当豸住。余询之曰：“汝有何疾?”对曰：“无疾。”复询其履历，其人应答如响。余顾陈曰：“此虽卑官，部院安可轻黜，以蹈不公不明之罪。”即命之曰：“部院留汝矣。”叩首而去。一典史，故给事中也，以建言迁谪，亦随众叩首阶下。余察其才品堪以大用，即擢司理，寻晋佥宪，使督学闽中。仍语之曰：“仕路升沈，本不足为吾累。所贵随地建明，期树不朽业耳。昔司谏垣，今为邑尉，汝皆安之，占宏抱矣。”后果大用。向非一一详慎，几失两人。大察之不可不谨如此。

余尝总览铨务，大较不越数者，时皆题奏为例。今条例之，则以劝惩宜彰、名实宜审、迁转宜近、罢闲宜别、告病且稽、文凭宜核、考成宜实、而举劾尤宜当。夫赏罚者，人主之操柄，臣下之劝惩系焉。使不明示赏罚，何以鼓动人心？余时严加甄别，举卓异数十人，疏请宴赏，贪残十馀人，请旨拿问，乃振肃纪纲一大机也。我太祖时，虽县丞、典史，廉能爱民者，将差行人赍敕奖励，封内醪金币赍之。宣弘时亦宴赏，实先朝旧例。但卓异宜旌，第恐矫伪者得以眩名；贪残宜斥，第恐中伤者得以诬善。举错一淆，贤否倒置，何可不审。若大计中，如老、疾、不谨，类显明易见，非有实迹，自难轻加。惟直谅慷慨者类浮躁，老成厚重者类不及，辨之不审，善类受伤。于此二项，必以轻佻不检当浮躁，以才识谫劣当不及。庶真伪不淆，而名实允当矣。然其中迁转宜近者，以远则职业废于道途，抑且驿递困于供应，委为非便。余每遇有缺，俸浅者量迁而稍迟其资，俸深者暂停而总计其考，皆就近转。如府佐县贰，则迁调邻省；府县教职，则铨选本省；至今为例。其罢闲宜别者，以方面有司曾经论劾为民间住者，俱于考察时申请永不叙用。如贪酷已甚，前所论劾未尽其辜，考察之时仍从重处。如自愿致仕，不系论劾者，查果才堪用世，行足表俗，不妨叙录。或以微瑕被摘，公论并惜者，亦难概弃。其告病宜稽者，以两京大小衙门官员，告病恒多伪饰。余以查非真疾，不得徇情结勘代奏。或中途患病，及先养病在籍未痊者，必须所在抚、按核实具奏，方与准理。如有托疾党护，俱以欺妄参奏，庶无虚位。其文凭宜核者，以官员到任凭限，定于该科，自有一定不可短长之规，缴凭由于各省，亦有按季类缴，不可违慢之例。近因内外各官，辄称亲戚，求为代领，因而迁延停阁，致令违限；或既已领凭，枉道回籍，虑违原限，告照免提。此皆积弊，应以远近缓急，吏科酌为定限。凡官员到任文凭，务按季类缴，庶无旷职。其考成宜实者，以言期底绩，事贵考成，若兴事不考成，虽唐虞难以治天下。我朝稽查章奏，著在令甲。顷缘人情玩惕，递相推诿，虽题请屡申，而延阁不报。况职专黜陟，所关甚大，或参劾贪污而提关未结，或具奏伸枉而覆勘未回，何以一人心而彰法纪也？必行抚、按，立限查催，督令完销。中间果有窒碍，许径奏请。如或仍前怠缓，参奏究治，庶无废事。至于举劾之宜当者，以吏治臧否，系民生休戚，而全系抚、按之举劾。盖贤能得以荐扬，贪酷得以提问，所操权重，劝惩无难。乃贪酷有司，生民大蠹，今不循拿问之例，姑留以待复命，则未论之先，皆百姓受害之日。是不忍于一官之去，而忍于一方之厄也。中间善弥缝者，以阿顺

取容，事营求者，以结纳释怒，能保无漏网乎？如果而欲不肖知惩，何可得也？若夫荐举之数，多重甲科、轻贡举。夫科甲外补，固多砥砺名节，志期远大，然贪肆不检者，亦往往有之，率以过小见宥。举贡固多日暮穷途，甘心丧气，然奋励自立者，不为无人，每以限数见遗。且今天下最亲民者无如州县正官，其次无如州县佐贰。在正官十人之中，甲科居二，乡科岁贡居八，在佐贰则由岁者常十之五。以天下亲民之官，强半取足于岁贡，而概以途穷无用，轻且弃之，安得不消阻意气，自为末路囊橐之计耶？如是而欲吏习知劝，又可得乎？今惟贪酷显著者，径自拿问，招拟明白，然后题请发落，不必纷纷渎奏。若止诖误小过，不碍官常，亦要曲加戒谕，令其省改，不得辄注劣考，阻其自新之路。官与地宜，具奏加衔；不宜者，起送改调。果有不肖，不妨再论；果无其人，不必搜求。若夫荐举，只当考其贤能，不必更论科甲、举贡。或烦冗州县偶缺，许以小县才能官具奏升调；紧要县分偶缺，许以岁贡州县佐贰教职才能具奏升补。以至纳粟吏员等项，果有才能超卓者，亦许奏补以府州县佐，但不推升正官。岁贡知县累属荐扬者，亦查照旧例，一体行取，选授科道，并推升两京部寺等官。则卑职亦欣欣奋励矣。因忆往日有沈宪副，莅吾浙时，以海上盗劫居民听勘。夫沈莅任未久，事在前官，监司承时宰风旨，欲劾分守，波及分巡。无何，时宰被缪，事勘未明。郑迁江右宪副，而沈反坐不及听调。如此举措，何以服人心哉？因知举劾之贵当也。

然而士人待次铨曹者，亦多途矣。如甲科取选，以重始进，近有以十数五数为限者，亦借成数以示远嫌之意，不载令甲。但开选人多，可以酌量成数，以后渐少，自难定限。二三七八，仍照常行，何得拘也？举人上选，惟凭一日之试。上卷同知、知州，中卷知县，下卷通判。此以文为高下，维试吏见才，当公荐举，以示激劝。今抚、按荐扬，通判鲜及，殊失公平正大之体。如有贤能卓异者，必与同知、推官并荐，部中亦一体升转。因仍之弊，何可袭也？贡途非能限人，只缘循资积岁，志气销磨，暮年衰朽之人，不胜委靡自弃之意。近奉新例，督学者严选于起送之时，老疾者汰除于到部之日，不患不得其人。部中考选，上者授以府佐县正，次者授以州县佐贰。委靡积习，何难起也？官生一途，原与贡举一体取选，法近太骤。近议正历上选八年，杂历上选十三年，法阻太难。况近年就选人少，遂将本项应选员缺，除补别途，事属未安。余尝定为正历五年，杂历九年，俱准取选，庶藉少仕以宣力效劳，亦激厉成全，不使沈溺也。王官长史以下，递许保升本府员缺。其保升服俸，惟进士举人年深，亦得荐升三四品服色。自隆庆中参究一二，今后皆属抚、按查访贤否，比照有司事例，一体举劾，听部黜叙。但王官名曰辅导，实则闲散。本部填补，皆以才品稍劣者处之，为其职不亲民。若欲照荐外迁，前此并无举行，不能破例以开径窦也。吏员效劳诸役，部中既试其能，临选又课法律，尝因缺拟官，未尝因人褫缺。若吏办，有力者往往趋户部见行办纳事例，以为捷径。其余一岁六拨大小九卿并翰林、科道各衙门者，约计千余，皆供实历。间有贴役私代，宜行禁革。庶免积猾贪缘为奸，而职员亦不至滥授也。夫此数者，其当因才，区别则异；其当假以岁月，久任则均。盖久任之法，历代用以弘化保民，而汉世得人尤盛。迨我祖宗朝，官多积岁累功，民亦乐生向化。承平日久，士习渐靡，竞进之心炽，苟且之习成，递转频烦，资格拘泥，民生未

受实惠，举坐此也。今必诸司尽律以九年之制，势固难行。余时酌议，先责成于守令。盖治道民生污隆休戚，惟视守令得人，比于他官更为紧要。今后但以两考为期，知县历俸六年得升，知府、知州亦限六年方为升转。如历三考，知府得升布政、宪使，政积尤异者，照先朝旧例，超升在京堂上官。不及九年者，升参政、副使。知州升佥事、郎中、员外。知县升科道、部属、同知、知州。其有才不宜于地者，年资未及，则互转一二，以更易之。浅于前必令深于后，超于后必其淹于前。庶在外有位，不萌幸进之心也。内如科道、部属，往年历俸至八九年，今才稍优者，不过四五年即升京职，稍劣者数数外迁，人无固志。若能不拘一岁两升，听吏部随时抡选，才优藩屏者，升参政、参议，谙习法比者，升副使、佥事，加志牧养者，升知府，器识宜内者，升少卿、寺丞。大约六年上下，升寺卿、参、副，三年上下升议、佥、府、运。间有才不足以称其官，官不足以展其才者，虽年浅亦量处一二，以儆动之。庶在内官司，不薄外任之职也。然综核吏治在巡按，厘正士风在督学，故巡按必须差满方可议升，若未满即升，则巡历未周，施为必有未竟，何以核吏治而惠民生？督学必须三年方可议转，若任浅即转，则岁考未遍，化导且有未周，何以肃风纪而移士习？余尝备兵潼关，代殷宪副后。彼以壬子冬出关，至甲寅秋，未周二岁，复入关为左辖。其间自秦而汴为大参，由汴而浙为宪使，由浙而晋为右辖，后复由晋之秦。所至皆不数月，四省往来之程，不知凡几千里。其于地方损益利弊，吾不知何如也。或曰："久任良法也，顾限于资格，则庸碌怠惰者便于历级而升，奇才异能者何能脱颖而出？"余以资格不可废，废之则簿籍可置，限制无禁，法不画一，何以遵守？况以群千百人之才品，取决于一二人之耳目，吾恐智虑难周，日且不给，启觊觎侥幸之心，务诈伪贪求之术，弊将如猬纷出，可胜道哉！然其间自有不泥于资格者，谓其量才授任。以要重之任，宏钜之务，待非常之才，使得以见所长。以责任之轻，闲散之局，待才器之小，使循资叙迁。则用资格而不纯用资格，何至法之弊也。若夫守一定之法，须任变通之人。有治法而无治人，即成周纤悉具备之法，不能无弊，仅一铨曹资格云乎哉！

宗藩纪

国家分封王府，颁给禄粮，亲亲之恩，备极隆渥。然而纪纲法度，载在令甲，亦懔不可犯。夫是以恩威并举，知劝知惩，永保福泽于无疆也。然余以为亲亲者仁，不得已而裁之以法者义，故必仁尽而后义乃可施。今不先议禄粮，而遽及于防范之法，非所以明祖宗亲亲之仁也。

国初，亲王岁禄五万，他赐予尤多。不数岁，裁为万石。后以民贫赋少，给代、肃诸王仅五百石，多至千石。夫当国家全盛之时，不加赋而夺之禄，以为宁俭宗室，不可以耗国计、疲民力也。又祖训：凡将军以下有才能者，得改官升转，如铨选法。夫既富贵之矣，犹不绝其仕进，所以作善良之心，消怙恃之气；圣祖远虑亦可绎思已。余尝南之粤，东走淮、凤，西人秦、晋，大都得宗藩之梗概，佥欲请田自给，佥欲试官自效。而司宗籍者格于祖训，辄咋舌不敢上请，惟因遁退托，正犹不绝薪止火，而扬汤止沸，无益明矣。

夫王府始封之时，宗仪位数，大略相等，支给禄粮，简省易办。二百年来，宗支繁衍，多寡迥异。如陕西一省，建有秦、韩、肃、庆四府，禄粮均有抱欠，肃最少，庆次之，秦差多，韩为最，以宗支莫众于韩，故积欠独多。今平凉府一十州县，额征边储禄粮共计一十二万七千九百八十余石，历年所完，有五七万者，有三四万者，甚有一二万者，以致迫于穷乏，不顾礼义，凌侮有司，肆无忌惮。如广西靖江王府宗支支米者一千一百有零，幼者不知凡几，宗室养赡银计五万一千九百余两，俱于桂林等府州县卫所额派秋屯折粮，又湖广每年协济一万五百两，犹且不给。旧未炷，新无补，因而薪米控诉，或家人抱告，填满司门，逼近几案。在彼之词既直，在此之应实难，奈何不为之长虑也？考求其故，咸谓膏腴之地，盖为宗室占买，而应纳税粮，又复恃势不纳。夫以额定有限之粮，供积渐无穷之禄，虽多方措处，终不能足其应得之数。势难禁其置买民业，但既受民业，则惟正之供，自当出办。乃今买占滋多，逋负日甚，税粮之征输既少，常禄之供给愈难。须自今预行州县，将各宗室见种民田，尽数查出，就于本宗禄米放给之时，即照数扣除。庶官司免征催之劳，而宗室亦少欠负之禄。此救弊之一策也。然此不过待宗室之有力者耳，至于贫乏者十居五六，甚有室如悬罄，突无烟而衣露胫者，亦病极已。余尝辖关中，司其事。时韩府宗人融燸等倡众出境，聚集数十人，拥入会城，告请禄粮，欺凌官府，有司不能禁。余邀致数人，以情理喻之，延致公所，给以薪米，乃以别项钱粮，曲为借处一二，以应其请，始令送归。仍白抚院，参论为首者数人，送发高墙，以全法纪。后抚院诣固原秋防，道出平凉，韩府宗人拥众郊诉，抚院少示声色，彼遂倚势相抗，甚至毁伤舆从。自后抚院，皆枉道避之。余继抚关中，复道出平凉，以抚臣体统，不宜令宗人轻视。时藩、臬以下，皆止余勿往。余谓："我以礼待，彼安能以无礼加于我哉！且抚按百姓，吾责也。岁久不往，安知无困穷冤抑无所控诉者？"乃遂行。将入境，预戒巡行者毋拒陈告，不论宗室诸人，凡有呈状，悉为收记，令归听示。余乘传徐行，宗人纷然而前，各收呈散去。既入院中，犹有向门下请白者。余令有呈者收进，有事者传入，慰以人众不便相近，可毋入也，众始退去。余检诸呈，批发长史，令查可施行者，一一申请，大抵皆为禄粮耳。尝考宗正籍，在嘉靖中叶，见存者一万五千余。隆庆初年，丽属籍者四万，而存者二万八千五百有奇。以禄计之，不下八九百万。设一再传，而后生齿十倍，禄亦十倍。宗人有益禄，而天下无增田，此势之所必极，而恩之所必穷也。失今不处，愈不能支。既不给以应得之禄，而有司奉行条律，一切以法绳之，令摇首触目，资身无策，则安所归命也！

余尝经晋之蒲州，会襄垣王西轩者，年七十余矣。见其二子，曰三峰、曰四峰，宴会中慷慨谈时务，上下今古，皆凿凿可行，惜置之无用耳。使国家开人仕之禁，俾得展其经画，非汉向、唐勉、宋汝愚之流亚乎？寻会山阴王龙田者，质实好古，被服检身，一如儒者。其子元峰丰资异常，雅善诗文，喜为议论，多招致远方英俊，此何减东平乐善，河间好贤。使国家赐诏褒嘉，或授宗正之职，以风励宗人，亦鼓舞之一机也。

今王府宗室，多在西北，而豪横纵恣，肆行无忌，亦多在西北。不惟聚众呼号，凌辱官司，且有招集奸暴，群为不逞者矣。不惟宗人逾制犯禁，越关妄奏，而嫔妃姬妾，亦有以内臣护送，诣京奏事者矣。余甚为国家法纪惜、宗人风俗惜也。南粤惟靖江王府中十三

辅蕃衍为最，悖理违法亦为最。自嘉靖中本王因公科扰，致疏亲睦之情，诸宗遂恃族党之强，几亡上下之分。由是朝祭、画押等礼，一切不行。积习骄顽，无所顾忌，悖理犯法，纷纷效尤。逮至背违法纪，不发高墙，禁制闲宅。夫高墙负累解送之人，而约束惟谨。若闲宅，初议王府差委内臣旗校，有司差委巡捕官员，内外防禁，锁钥封闭，五日一启巡风，人役昼夜守护，不许私自出入、交通外人，防范颇周。近因群宗搆怨，以致众庶乘机殴辱官校，纪法荡然矣。若非敕谕训戒，责令亲王钤束，恐不能不贻地方之害也。若凤阳高墙，拘禁日多，屡宜释放。嘉靖中遣内官章寿等释放，不下五百人。隆庆初年，余奉恩诏，首释郑王厚烷并周府、鄢陵王府镇国中尉勤熨、朝堉等，遣官送归原府。他如倡众出境，越关妄奏，禁锢十年、八年以上者，一体放释百五庶人。及查见监重情帅伏王等六十起，尚有三百八十一人。夫以天子懿亲，过恶未甚，概圄之一城之中，而不时释放，固非所以示恩；以恶极罪大，既困辱之，而犹给禄粮与宗人无别，亦非所以明法。余以为诸降庶人者，宜与绝封庶人同禄；而罪黜禁锢者，宜视齐民监禁者稍优，而不使同于无罪。至于郡主、县主以下，如将军、中尉之禄，皆限半给，余皆量给婚资，渐次裁抑，亦可岁省数百万之虚名，而俾得沾国家之实惠。亦委曲图维之计也。然创始必虞其终，侥少议减削，一时怨望，聚众喧哗，谁任其咎？第计目前，补偏救弊。余抚关中日，尝以韩府宜行七事条请：一曰补禄粮以济窘迫，二曰肃关支以息纷扰，三曰正体统以便钤束，四曰补额员以资辅导，五曰严门禁以惩远出，六曰别庶人以正名分，七曰严防闲以戒不虞。此宁独韩府宜行已哉！然此乃一时之权宜，非万世之长虑也。天地生财止有此数，麟趾瓜瓞绵衍无穷，以有限供无穷，势必难久。余以不弛禁、不受田、不人仕，则宗人之禄日积月增，前者之欠负既无完期，后来之增加愈难给授，司宗籍者奈何不为之所也？

漕运纪

漕运乃国家重计，国初自永乐移都北京，军国之需尽仰给于东南。时漕渠之功在江淮以南者，平江伯陈瑄为大，在齐鲁以北者，尚书宋礼为多。永乐初，北京、辽东军储不足，瑄帅舟师海运。后疏清江浦，引水由管家湖入鸭陈口进淮。就管家湖筑堤长亘十里，以便行舟，浚仪真瓜洲以达潮水，凿吕梁二洪以平水势，开泰州白河以通大江。筑高邮湖堤，堤内凿渠，横亘四十里，又治邗沟，始通江淮。礼治济宁，修会通河，置十五闸。复黄河故道自祥符鱼王口至中泺下二十余里，以杀水势。又于宁阳筑堰坝，遏汶水尽入漕河，泄海丰大古河凡四百五十七里。自是挽漕京师，大为便利，遂罢海运，而法日益详。然始犹自淮安用运船载三百石以上者，运入淮河、沙河，至陈州颍岐口。跌坡下，用浅船载二百石以上者运至；跌坡上，别以大船载入黄河，至八柳树等处，令河南车夫运赴卫河，转输北京。其间滨河置舍五百馀，以居运卒，置仓五十区，以便积贮。故事不壅，而兵不疲也。自后直运历经年之苦，修浚经累岁之劳，艰苦万状，不可胜言。迩来弊增于积习之后，政隳于姑息之余。军卫有司，人持异见，兑运交纳，挂欠迟违，则漕务宜议。

夫漕务统于把总，领于旗甲。余以把总宜每年更代，一员督催交兑，粮完押帮赴京上

纳守掣，通关回南；一员在省遍历卫所，严督掌印指挥千百户等官，选补旗军，修造船只，追补旧欠等项，预整来年事务，听候新粮派到，即督各官前赴水次交兑，完日就便赴运，限五月渡淮，毋及河溢。若旗甲、领运，往往中途侵盗，以致临仓挂欠，良田旗甲不得其人。向属卫选，不公，近由府选，但势分悬隔，军旗虚实，既不周知，视点选为故事，以致殷实之家，爱惜身家，多方规避，而积年奸顽，乐于充补。又撑驾众军，数常不足，临期乏人，随处雇倩。本系乌合之人，通同侵盗，势不能免。须委公正有司，遍历卫所，吊取军册，不分屯操，如官吏监承，除本身外俱听从公拣选，以殷实者充之，务足十二名原数。敢有故违，许令参究。然旗军远出，父母妻子皆赖月粮养赡。今有预给半年者，有经年不给者，以致众心不服，易于犯法。及责赔补，辄先逃避，无产堪变，贻累各官。宜通查各总军丁，除预给半年月粮外，见以四月给散安家，将两月每石折银五钱，申解司府，转发该总解京，完补积年挂欠。若交兑粮米，亦要悉遵议单事例，晒扬干洁，两平交兑。如有仍前怠玩者，听凭参究。其他漕政诸务，节经督臣区画，备载议单，严明详悉。但人心易于玩饤，申饬贵于及时。余尝条例五事上陈，载入议单：一申严降黜以慎交兑，一申禁囤户以速交兑，一甄别运官以益漕政，一专任提调以济厂务，一复旧宅运以苏困累。亦漕政之一助也。

若夫输运帆樯，必由河道。每岁舟千艘、粮万石，渡江淮以泝黄河，从此浮济入汶，逾沧瀛而达通惠，皆藉渟溜疏通。其中设堤岸以束奔腾，建闸坝以时启闭。虽浚凿排瀹，运用赖于人谋；而转徙变迁，缓急难调水性。迩者徐、沛数十里间，巨浸滔天，漕河失其故道，以致舟楫不通，粮运阻滞。近乃集财纠工，旋议开凿。议漕河于北，有云宜引沁水者，有云宜开胶河者。夫沁水之流甚微，即引之河渠，不足济长川之势，是画饼耳。胶河之议已举行，未见其利，先被其扰，所费不赀，又毋论已。孰有灼见功之可成，建必然之画者？且齐鲁之间，地广人稀，一望萧条，恐生不虞，是石田耳。故议北河，但当不时葺堤补缺，浚壅泄溢，使故道无滞，则停留冲激之患皆可免矣，策无奇也。议漕河于南，则江淮之间有宝应、范光二湖，最为危险。其湖约长三十馀里，东西广阔，一遇风起，水涌浪高，往来舟楫，俱难贺御。东风急则牵挽难留，飘荡出湖，西风急则扑击岸石，船屡倾覆。不惟飘失粮米，往往淹溺旗军，实为大患，思得高邮湖往年添筑内堤，舳由中行，至今便之。今宝应比照前规，修筑内堤，亦百世之利也。若云宜循元人旧踪，仿国初平江故事，以复海运，则先达丘文庄浚尝有说焉。要亦以为兼河海之运，则可循转搬之法，以省直达之费，申休番之令，以息瞽力之艰耳。此虑漕河或阻，亦不得已而为海运之说，漕河通则海运之说绌矣。

余尝督漕，奉穆宗恩诏，奏免带砖，以免牵挽之劳，省交纳之费。值夏镇河决，事干河道，疏惟引咎自责，奏免旗军赔补。凡以漕挽之役，转输暴露，尤可悯也。兹欲使之出入风涛，踯躅于不测之渊以待命，即有利国家，余不忍言。矧兑运长运，老岁月于奔忙，正耗除耗，剥脂膏于溪壑；积债催役，而偷生虎狼之吻，露居野宿，而委身鱼鳖之乡？悠悠天壑，几何而不为漕役之陷阱耶？

两粤纪

尝谓两粤之益如深秋落叶，扫尽复聚。当事者不先时扑灭，迨其燎原，用力难而成功不知其几倍矣。余在粤时，山瑶海寇纷纷流毒地方，征剿殆无虚日。盖种类众多，积习难驯也。山寇犹易剿除，若海寇出入江海，扬帆鼓枻于波涛震荡之中，自非生长海滨，熟谙水战，岂易奏功？余观粤以东崇冈巨浸，内则山寇巢穴，累千百计，外则海寇侵突，借日本诸岛夷为爪牙。流劫纵横，民多废业；踪迹诡秘，兵难驰骋。间尝并力于西粤，以西乃岭表边鄙，为湖广藩篱，居东粤之上游，内环万山，瑶僮渊薮，外扼交南诸蛮夷，郡县虽多，赋税实少，恒多资藉于东。明兴以来，两广建官置守，讫无定议，寇乱亦无宁时。

宪皇帝加意遐荒，拔参政韩雍为都御史，假以不次之柄，超度常规。当是时，兵马钱粮皆于南京料理，选调两京、江西、湖广汉达官军不下二十万，物力充盛，故所至如摧枯拉朽，无不歼灭。彼雍诚异才，亦委任权力不同也。嘉靖初，广西田州、南丹、向武、镇安、上思、龙州诸处，叛服不常，屡烦征讨。自新建伯王守仁至日，尽释其罪，议立土官，建置衙门，以夷治夷。听招效顺，安居乐业，日复出兵应调，驯善等诸齐民，至今帖然。是韩则以剿建功，而王则以抚获效。然始剿始未尝无抚，先抚后未尝无剿，可以相对而动。

且以彼已之势言之，彼有五长：重利轻生，一也；猥捷惯战，二也；狡猾顽愄，三也；据海为势，素习波涛，四也；结连内外，声息预闻，五也。且虎哄狼吞，藉粮于我，胜则毒噬无厌，负则飘扬远遁。而我兵有七短焉：将不知兵，兵不习战，一也；乌合未练，胆怯陈摇，二也；兵徒未选，老弱易靡，三也；陈伍未肃，进止无节，四也；波涛汹涌，神冲目慌；五也；战舰后先，彼此观望，人怀规避，莫肯争先，六也；佛郎机铳，木城难御，一舟失势，群胆随丧，七也。是彼五长，以杜其内外相援为急；而在我七短，以选将练兵为要。盖海上之寇，每结山寇为心腹，故欲剿海寇，当先除山寇，欲除山寇，当整齐约束齐民。夫两广山峒联结，民瑶杂处，往往勾连固结，恣肆猖獗，焚劫杀掳，岁无宁日。今欲计图安弭，须严保甲。大约每乡分为二甲，每甲选择一人，立为约长，分立约甲十人，互相约束。每于农隙，帅众操演，盗贼窃发，集众截杀，解报军门，一体给赏。如有不行救护者，送官惩治。至如巡司哨守官兵，分定界域，一遇警报，协同截杀，亦照乡兵论其功罪。各乡兵民仍须互加觉察，时加侦探。间有不逞之徒，潜通贼党，接济硝磺军器者，许众即时报官，毋得容隐。庶齐民有所惩创，不敢为盗。即瑶僮之人，岂性与人殊，不好生恶死，自甘盗贼哉？彼其中膏腴田土可耕，漆蜡等物可供，食用不患不足，惟阻于声教，无路自新。若使处置得宜，安其土俗，顺其夷情，就中建立官司治之，听得出山贸易，共遂乐生之心。如瑶总、瑶老中有才能出众，堪管几巢、几里或几百里，就令推立头目，率领所管瑶丁，各分疆界，自守一方，众果信服，即以其地与之，以为世守，传之子孙，军门先给冠带。如有别起贼徒越境侵犯，或越江行劫，许令擒斩解报，从重给赏。三年无过，比照田州事体，授以土巡检，又三年无过，加升土知县。以后一体递升，

听得世袭。原耕田地，永免征科，亦不令充兵远调。如自愿立功报效者，听其呈赴军门，准与调发，有功一体升赏。沿江一带，辟地立墟，许以各色货物两平交易。如此则居处宴安，服饰鲜丽，回视茹毛饮血、霜行露宿、潜窥劫夺、鸟惊鼠窜，岂不大相悬哉？所以甘心为盗者，要亦始由迫于饥寒，继被诱于贼党，因而劫掠巨捕，积恶累罪，渐不可悔。哨聚则势难解散，听抚则心怀疑惧，亦不得已为苟延之计耳。有司招抚又非实心，或诱致杀降，或姑置俟衅。未尝推赤心以置人腹也。各将领贪功喜事，视为奇货。于是招者屡叛，兵连祸结，征调烦劳，财力匮竭，而两省之民，始嚣然丧其乐生之心矣。此以待于民且不可，何以抚安反侧哉？

议抚不可，则有进剿，乃诸道出师，或舍难就易，或弃水入山，奸避逗遛，心多携贰，兵既分属，概无统纪。以致各处贼徒日渐滋蔓，威愈亵而事愈难，此实置叛逆而不剿灭之故也。且雷霆之威，不啖啖天下以求击人，而人自畏之，为其震荡发舒，奋迅难测也。使轰轰焉日绕天下，而置叛逆不击，人将玩易视之，何以彰雷霆之威乎？余以盗贼愚顽冥悍，若非一大惩创，何以荡濯妖氛之气，以享宁谧之庆哉？然两广巨盗，山寇居十之七八，海寇居十之二三。近如曾一本、余乾仁、林道乾辈，则称雄于海上，如黎汝诚、黄朝盛、李应孙、李汝忠、许永等，又倡乱于山中。其馀若海丰、归善之人万峒、葫芦嶂，和平之岑冈、长乐、兴宁、程乡等处，德庆、新恩、会宁、清远之罗傍、红嘴、大罗等山，广西之古田、凤凰、宾州、八寨、府江等巢，依附声势，肆无忌惮，杀掠人民，占据田业，遍地皆盗区矣。时又有安南夷目莫福山、莫文明、莫中正等奔赴西省，奉旨分发安插肇庆、韶州二府及清远县养赡，而频年供给，苦于不继，余时奏闻发回。日本第三倭王与倭酋迷沙湿波跟等驾船浮海，率众前来，屯聚平山，负险劫掠，时统大军歼除殆尽。自后有宜山、大小都亮之捷，全伙扑灭；惠、潮、韶、肇之捷，则广、肇翦其渠魁，惠、韶获其丑类；宾州、涤里、涤阁之捷，则撄其负嵎之势，制其出柙之凶；岭西阳春、电白之捷，则东击西奔，土崩瓦解，巢穴荡平，根株悉拔。亦救宁山海之一时也。但海上之寇，道乾虽已招抚，而一本犹黠骜难擒。向非大将得人，何以率先士卒？夫一本乃吴平遗孽，素习凶悍，狡猾尤甚，出没波涛，流毒闽、广。先年盘据深澳，两省合师进剿，被其溃围逸出。自后阳顺阴逆，屡招复叛，积恶既久，胁众渐多，焚劫乡村，掳集船只，抗拒天师，势将以乘我之怠则兽聚长驱，饱我之利则鸟散飘忽，瞬息千里，莫可追袭。后得总兵俞大猷，素居海滨，习知水道。彼云“广集兵马，多造舰舸，四省合围，期于必克”，诚胜算矣。但分两省之将领，联数百之兵船，遥制于海洋浩渺之间，各官兵有彼疆此界之嫌，怀分功计利之意，心志不齐，应援不力，其势固难尽合，若臂指相使之顺也。余以誓师决计，必须事权归一，而后调度可施，统驭无碍。即福建官兵，亦应听两广节制，齐心戮力，庶易成功。后奉旨俞允。余方解绶而一本就擒，计诚得也。先朝韩雍去任，两粤分抚，事不协一，盗贼益炽。乃复以言官议，仍用雍总督。开府苍梧，实自雍始。梧本两省交会之区，诸蛮盘据之地，必藉重兵弹压，始可詟服群凶。彼时调兵三万，戍守镇城，分布要害，后盗贼稍宁，减至万名。所以贻东西百年之安，良有以也。嘉靖末年，复设巡抚，专任广东，一应兵马军饷，官员贤否，征剿事宜，往往不行关白。乃复议减戍兵，又

议扣留粮饷。夫梧镇戍卒，彼时止存四千，势已薄弱，盗贼纵横，东灭西起，势几不可支矣。今并四千更欲减之，防守不周，溃乱四出，异时推究祸本，谁当任其咎者？且两广盗贼渊薮，大者啸聚山海，党类数千，必调遣狼兵，招募浙、福之兵，足以剿除。其次群盗投间抵衅，突出焚劫，随时随处有之。正戍守官兵之责，每有擒获，因之惊骇解散者尤多。今谓无益撤去，吾恐贼无忌惮，愈肆猖狂，势不能不议复设也。梧镇兵饷，岁费十万余金，皆取给于南雄、梧州桥税，及广东折粮银两。自分镇之后，饷有定额，逋欠日多，岁入不过八万，尚亏二万。自隆庆以来，太平桥税，自南而北税者解广西，自北而南税者解广东，又岁减万五千之数矣。若再加扣留，则日侵月削，梧镇益不可支，而广西全省亦可弃置不守矣。夫治兵必先财用，财裕乃可振兵，故虽平居无事，给兵粮，除戎器，尚不可使有不继，至举大事、动大众，岂可使积贮缺乏哉？语云："兴师十万，日费千金。"当事者奈何易言之乎？此非所以明职守而一政体也。时廷议是余言，罢东粤抚臣。后余秉铨日，又复设。余以山贼每连海贼而出入，故所重在海，诸郡独倚潮为门户，故所急在潮。惟漳、潮一带，皆经海道，故御潮急则贼退遁漳之澳中，御漳急则贼横逸潮之境上。往者广东巡抚之设，专驻广城以御海寇，兼防山贼。大城所参将之设，原为联束漳、潮水寨，以备不虞。卒以两省议论互异，寻皆奏罢。自今计之，添一重臣即兵力以瓜分而益弱，事权以鼎峙而皆轻，况广东、福建各有海道副使，兵防事宜，原非乏人管理。今惟以监军副使驻劄潮州，与东莞海道、福建海道相为犄角，以巡抚标下官兵分属参将统领，驻劄潮、漳，防守应援。或平居无事，各驻省城，居中调度。山贼有警，则广东者出高、肇，福建者出武平；海寇有警，则广东者出潮、惠，福建者出漳、泉。共切震邻之恐，一如唇齿相依。毋以分土为限，视若秦越；务俾威声震詟，氛祲消弭。庶事无烦于更张，自可行之永久。

虽然，事权一已，阃以内督臣制之矣；然阃以外惟君制之，所恃以鼓舞振作于一方者，恃朝廷之赏罚耳。赏罚不明，虽尧舜不能以治天下。故《易》称"明罚敕法"，《书》言"毋迪显僇"，凡以法纪不可以不饬也。余观王文成坐缚思田诸蛮，计擒八寨反侧，劳绩著已。捷闻，而时宰忌勋，竟停恤典。襄毅平修仁、荔浦诸洞，直捣大藤峡，功至伟矣。班师而辅臣谤议，寻乃罢职。余镇粤时，东省失事，罪不及抚臣，而余乃降职闲住。及平山盗平，抚臣晋爵锡金，而余仅复职听用。嗟夫！以功受罚，宁独文成、襄毅然哉！善乎陆贾生之言曰："将相和调则士豫附，士豫附，天下虽有变，即权不分。"知此，可与谈粤事矣。

玉堂丛语

〔明〕焦竑 撰

序

余自束发，好览观国朝名公卿事迹。迨滥竽词林，尤欲综核其行事，以待异日之参考。以为史职，非第如欧阳公所云夸于田夫野老而已者。顾衙门前辈，体势辽阔，虽隔一资，即不肯降颜以相梯接。苦无从咨问，每就简册中求之。凡人品之淑慝，注厝之得失，朝廷之论建，隐居之讲求，辄以片纸志之，储之巾箱。顷年垂八十，聪明不及于前时，道德日负其初心，不啻韩子所言者，业一切置之不理矣。相知者惜其尝为心思所及而广之，余不能止也。读者倘与近日《翰林记》、《馆阁类录》、《殿阁词林记》、《应制集》诸书而并存之，亦余之幸也夫。

万历戊午夏五澹园老人焦竑书。

卷 一

行谊

赞善大夫龙泉章公溢始生，其音如钟；及成童，嶷然庄重，不习乡井轻儇态。至正壬辰，蕲、黄妖寇自闽犯龙泉，公从子存仁避乱山中，存仁为贼所得。公心计曰："吾兄止有一子，不可使无后。"挺身出，语贼曰："儿幼无知，我愿代之。"贼索闻公名，方出重购以求之，得公大喜。贼帅欲问计，公正色拒之，曰："若等皆有父母妻子，顾为此灭族事耶！"贼怒，系之柱，以刀磨其胁，曰："不降者死！"公曰："贪生恶死，固人常情。然吾终不为不义屈。"贼怒曰："汝诚不畏死？"曰："死即何畏乎！"贼壮之，不敢加害。公夜绐守者，乘间脱归，避地闽中。太祖以束帛召公，遂起为佐命勋臣。

朱善，字备万，丰城人。洪武初，以郡邑荐至京。制作称旨，召官翰林，令以家属赴京就禄。值父病，数月不至。上怒，谪居辽阳。不久，放归乡里，买地一区，为终老计。方往经营间，老翁以无依故悲。公闻，恻然悯之，以券还翁，而不索其值。后起为文渊阁大学士。

太祖尝召宋文宪，问廷臣臧否，第言善者。复问否者为谁？对曰："其善者与臣交，臣故知之；若否者纵有之，臣不知也。"卒无所毁。

吴琳既家居，高皇尝遣使察之。使潜至琳旁舍，见一农人坐小兀，起拔稻秧布田，貌甚端谨。使者问曰："此有吴尚书家何处，其人尚在否？"农人敛手对曰："琳是也。"使者还白，上益重之。

方正学父克勤，洪武初为济宁州，有诬以擅用仓中炭苇者被逮。正学上书政府，顾以身从军，赎父罪，不报，竟谪江浦。会空印事起，吏又诬及克勤，正学复草疏，将伏阙诉之，而克勤没于京师。论者谓正学平生，臣子两遂，忠孝并弘。

权谨迎母就养，母疾，吁天祈以身代。母卒，躬负土成坟，庐墓三年。有白兔青蛇驯扰不去。

杨荣闻父讣，告归，赐以钞币，命驰传以往。既襄事，乃料检乡党平日有假货钱穀弗能偿者，悉焚其券。族人有丧不能举者，悉为葬之。贫弱不能自存，悉收养嫁娶之。有因产业致争者，割己业畀之。诏起公，宗戚乡邻送行者咸垂涕。

杨文敏从文庙北征，蚤发凌霄峰，公与学士胡广、金幼孜迷失路。太宗命中官追寻，得之。时昏黑，中官驰去，公等复迷入穷谷中。幼孜坠马，胡学士、金侍郎不顾而去。公下马，为整鞍辔，不数步，幼孜复坠马，鞍尽裂。公即以所乘马让之，自乘骡马，从夜至旦，不胜疲劳。翼日出山，望见左掖，乃趋赴之，至午方诣中军。上大喜，慰问良久，嘉公之义。公谢曰："僚友之分，谊所宜然。"上曰："广非僚友耶，何不顾而行也？"

金问兄声，好古嗜学，问事之如严师。尝病热剧，医云必得螺可治。方盛寒，问解衣循河视之，得百枚以进，病良已。

李希颜足迹不涉城市。一日，藩司驺舆访公，途遇一老，枕袋侧卧，前驱蹴之，乃先生也。遂与班荆，倾襄以别。首戴箬笠，身著绯袍，时临盛会，客嘲之，曰："戴者本质，著者君赐也。"

周文襄公忱巡抚江南时，尝去驺从入田野间，与村夫野老相语，问疾苦。每坐一处，使聚而言之，惟恐其不得尽也。

刘铉禄赐之余，必分惠宗族。故旧之贫者，恒馆粟之；僚友卒而乏者，为具后事，复教其孤，有至显官者。有病吏，怜而舍之；染其疾及家人，或请遣之，公弗听，已而皆愈。

宋琰居乡，勇于行义。时疫大作，姑家尤甚，人皆远避，无至门者。公曰："若此，噍类绝矣。患难不恤，何以亲为！"遂宿其家，躬治汤药，以全活之。卒者，出地葬之，为闾之为感化。

陈检讨继幼孤，母守节甚坚，训公严笃。郡邑上其事，朝命巡按御史廉之。御史既得状，复微行至其邻家楼上潜窥之，节妇方率子灌园。节妇前行，检讨抱盎从，步趋整肃，如朝廷然，已而同灌。少顷，节妇入内。久之，手持茶二瓯来，检讨遥望见，遽掷盎趋迎至前跪，两手捧一瓯而起饮之。御史不觉动容称叹。即以上奏，旌表门闾。

宣宗幸史馆，撒金钱于地，命众取之，学士李时勉独立不动。上嘉叹，亲取袖中余钱赐之。

杨鼎乡试首荐，闻南京祭酒陈敬宗学行，乃求入南监卒业。不携一僮，攻苦力学，躬自执爨，恬如也。敬宗试其文，察其行，叹曰："闭户端居，甘人所苦，虽箪瓢不是过也。"亟称其贤。有郡守欲妻以女，鼎以不告父母辞。乃托鼎同乡兵部尚书徐琦与敬宗言曰："鼎清贫，而彼富裕，父母闻之，于心必安。"敬宗亦劝鼎从之，鼎对曰："原宪虽贫，于道则富；猗顿虽富，于道则贫。鼎也敢贪富乎哉！"敬宗益羡其操。

杨鼎居家，冠婚祠祀，遵用古礼，其家法为缙绅所宗。又筑静善书院，廷师以教里中子弟。岁饥，悉出所蓄，以赈亲旧。尝语人及诸子曰："吾平生无可取者，但识'廉耻'二字耳。"为左中允，以才堪经理，升户部右侍郎。恐不胜任，书"十思"于座隅以自省，曰量思宽，犯思忍，劳思先，功思让，坐思下，行思后，名思晦，位思卑，守思终，退思早。

尚书杨公仲举，从军武昌，杨文贞公适以流落相遇，缔为布衣交。庐陵既贵，首被登荐。景皇帝在邸时，为宫僚，以醇谨见重。景泰初，用旧臣为礼部侍郎。方是时，从潜之臣，无逾公者。佥云枢筦可俟，而公独奉身还吴。宦橐清贫，至居无安泊之处，寓栖故人家耳。北虏也先既革心向化，诣阙表贺。景皇帝制衣一袭，面命服之，以观其修短焉。公手疏乞时朝太上皇帝，受尚书以归。寒素自守，不以身被上知少见于颜色。岁时或诣郡县展礼，布袍角带，独立阶下，未尝先通于阍人。及薨，子津方八岁，朝京师，景皇帝亲引入内，赐果饵，遂授吴县主簿，天顺初罢。及朝廷官理一时柄臣，公独以静退得免削夺。

或传犹以前奏故也。公忠厚有雅量，时称长者必曰杨尚书。

杨仲举先生翥，尝讲道于胥溪之上，生徒弥众。杨士奇自庐陵来，邂逅求馆事，公叩其中而善之。乃告主人曰："吾不足为若师，尚当求我之所师者师之。"遂辞去。主人询其所谓师者，盖指士奇也，竟延之。公初与士奇不相善，而家且贫，意惟以义相让，而士奇德之。迨入阁，首以公荐，入翰林，寻拜礼部侍郎，进尚书。

杨公翥有厚德，为景皇帝宫僚，居京师。乘一驴，邻翁老而得子，闻驴鸣辄惊，公遂鬻驴徒行。天久雨，邻垣穴，潴水公舍，家人欲与竞。公曰："雨日少，晴日多，何竞为?"金水河桥成，诏简有德者试涉，廷臣首推公焉。

董璘为翰林编修，有时名，以母老归养。一日母病，思鲥鱼，时无鬻者。即诣镇江祷于神，命渔者举网，忽得二鲥以归，乡里惊异。升修撰，举修《实录》。后愤太常典礼乐不可畀异流，乞以己为其官，遂获谴。

司业吴先生溥，自幼立志不凡。虽窭，夙夜勤苦淬励，不夺于外物。在国子时，以礼率其属官，不检者不便之。相与求先生之短以沮之，率无所得，又饰诈以谤之。然先生素行孚于外者久，谤卒不行。有以告者，自引咎而已。以是名益高，而谤者益不容于清议。

吴先生与弼，司业溥之子。读书穷理，累辟不就。不教人举业，弟子从游者，讲道而已。父在京时，命还乡毕姻。亲迎后，不行合卺之礼，另舟赴京。拜父母毕，始入室。祭酒胡俨，父执也，自京还，与弼往谒之，至大门，四拜而退。明日又造其宅，方请见，曰："昨自行拜礼，今惟长揖。"问其故，曰："先生，父执也。若四拜，恐劳尊。"凡行类此。有来从学者，不纳贽；若极其诚敬，始收之。后或有过，即以所收者还，辞而不教。非其力不食，一介不以取于人。或亲农事，弟子亦随而助其力，多不能堪。躬行实践，乡人化之。

曹鼐为泰和典史，因捕盗，获一女子，甚美，目之心动，辄以片纸书"曹鼐不可"四字火之。已，复书，火之。如是者数十次，终夕竟不及乱。

商文毅致政归，刘文安见其子孙多贤，乃叹曰："某与公同处若干年，未尝见公笔下妄杀一人，宜子孙若是。"公应曰："实不敢使朝廷妄杀一人。"

王佐尝得杨氏别业，有祖陇在，欲徙之。公叹曰："彼以全产售人，而不能守此三尺，吾不忍也。"不听其徙，阙其垣，使四时祭扫焉。

杨文懿凡有赐赍，必奉亲及施与族众。迨亲没，而朝廷恩眷日笃，至给三俸。恒以亲不逮养为歉，乃请以少傅俸于乡邑给受，以供祭祀及周恤亲族故旧之贫者。诏允之。

徐溥入官，即分俸以赡族人。及在内阁，乃买腴田千亩为义庄，又立条约，为永久计。上嘉其义，特命蠲其徭役。

徐文靖公少学时，性甚沉质，言动不苟。尝效古人，以二瓶贮黄、黑豆。每举一善念，道一善言，行一善事，投一黄豆；不善者以黑豆投之。始黑多黄少，渐积参半，久之黄者乃多。云平生如是，虽贵不辍。

河南耿公裕为礼部尚书时，尝曰："吾暮自部归，必经过三原之门，见一老苍头，每持秤买油。吾自入仕，未尝买油，故每过辄面城而行。盖愧之也。"后耿公代王公为吏书，尝以此语人，其心服如此。又朝上尝言，公之子自三原来京省公，只如贫士，骑一骡而已，有司驿递何曾承奉之。又公女适宋监生者，只乘市井所雇两人小轿。尝以银二两，托云南张凤仪知印买宝石，丁宁勿使公知之。其刑于之化，非一日矣。

黎大朴世居华容，性耿介寡合，重伦尚节，违禄养，极严庙祀。兄嫂卒，其孤名献民及女皆幼，育为己子。山东副使董国器妻死，而董适未还。大朴展省至临清，使携其柩以归。太常卿孟士亨卒，家贫不能举，大朴倡诸乡人合赙俾襄葬事。乡吏邓禄寓银数十两，禄死，藏所寓物十年，俟其子长，乃还之。所居黄洋渡，潦辄病涉，捐资筑堤四十丈，民甚利焉。后官至礼部尚书。

黎文僖在部，不受私馈，不行请嘱。尤慎形迹，事涉矫诈，辄穷本末，必暴白乃已。闻人有玷行，虽所甚爱，必摧抑，不曲为庇。下至胥隶，亦畏惮不敢犯。素俭朴，患乡俗好侈，躬自裁抑婚葬饮宴之礼，人多视以为则。

罗一峰先生为人不视恶色，不听恶声，不耻恶衣、恶食。与人子言依于孝，与人臣言依于忠，与居官者言民疾苦。见一善人，爱之如祥麟威凤；见一恶人，恶之如封豕长蛇；见一饥寒冻馁之人，倾家所有以赈之。大率义之所在，毅然必为。人之毁誉欣戚，事之成败利钝，已之死生祸福，皆所不顾也。所交尽一世豪杰之士，其语及先生之为人也，必曰"青天白日"云。

伦家居，有客晨至，伦令具饭。妻曰："瓶粟罄矣。"命其子干之旁舍。此举火，日已午，伦晏如也。

章枫山祖居渡渎，在兰谿城外十五里。后去官家居，过客与上司至兰谿者，必出城访

之。至者必留饭，虽鸡黍，枫山不能备，皆族人营办。一月凡数次，族人甚苦之。偶有一废尼寺，上司送与为宅，枫山遂徙居城中，惟旧屋数间而已。寺旧有小楼二间，其卑至于碍冠，枫山终日宴坐其中。每作文构思，必起坐绕室中行，纱帻数为所触，枫山亦不知。后年八十六，竟丧于斯，别无营构。

吴文定公忠信弘厚，全德不可胜纪。未第时，家应织人役，征扰百状。公见重于有司，其父不以有公怠事。或当苛甚时，稍谓公："盍亦白之上官?"公曰："譬我不作秀才亦已矣。"乃潜入金胥徒辈，以宽其事，父不知也。里偎子以私憾，公同夫人出，随詈公于车旁，从人欲一较，公召戒勿应而已。又刓去公所为郡学碑刻名，上官追究，公曰："吾文诚不足存。"无已，令校官重刻而已。县官矫激，束缚公家人，固无所可罪，至事公礼仪，亦矫而简慢，公殊不介意。县官述职，公正佐吏部，冢宰欲黜此令，问公，公曰："谓之最，固非公；以黜，则亦未至尔。"冢宰即从之，迁佐别郡。

吴文定笃厚伦谊。吴中有田数百亩，每岁租入，视亲戚故旧之贫者分给之。

吴公少有介行，闻于乡偶。百里外一富家，主方幼，有母在，延公为馆师。其家有女方笄，窥见公，心悦焉。朝夕辄以肉羹遣亲婢通意于公，公即以他故解馆去。人扣之，公终不言。及后其女物故，公晚年始道此，以训示子孙。其厚德如此。

吴公为人静重醇实，自少至老，人不见其过举。不为慷慨激烈之行，而能以正自持。遇有不可，卒未尝碌碌苟随。言词雅淳，文翰清炒，无愧士人。成、弘间，以文章德行负天下之望者三十年。然位虽通显，而迄不得柄用。天下惜之。

刘少傅忠为南京吏部尚书时，因司属王主事韦之父致仕家居，素奢而渐贫。乃以三十金与韦，曰："恐汝父奉养不给，汝欲曲意以养，则变节之事有矣。幸勿改节!"

谢文肃先世遗有常稔田若干亩，先生议供祠墓。禄稍羸，即别买田代之，分给弟侄。又置田储租，供家塾，建方石书院，周宗党治丧并患难之不赡者。其处宗族，仁义忠厚之行，多可尚如此。

崔铣云：罗景鸣者，振奇人也。故其言捷于异而嗇于典，其见昭于细故而暗于大。然能自铸伟词，不乱于颓习。往西涯公处刘瑾、张永之际，不可言臣节矣，士惠其私，犹曲贷而与之，几亡是非之心。景鸣责引大义，愿削门人之籍。逆濠将叛，遣使赍金馈于山中。景鸣知之，一夕逃去，家人莫知其处。噫，烈矣哉!

吕仲木曰："吾未见甘贫者也，居翰林而见何子粹夫焉，一布袍六七年。"

王韦字钦佩，南京人，仕至太仆少卿。孝德纯备，丧母，毁瘠卒。父徽，宪宗朝给事中，直谏有声。少卿承志执节，屹有稜范，历仕留署，匪云要枢，确明职司，金石不挠，不曰："孝思维则"者乎？

陈公甫自京师还，与族弟同舟，至广东阳江，遇寇乘小艇御之，尽劫舟人财物而去。公甫居舟尾，呼曰："我有行李在此，宁取我物耳。"寇曰："汝为谁？"答曰："我陈献章也。"寇举手作礼曰："我小人不知，惊动君子，幸无怪。舟中之人，皆先生友也，忍利其财乎！"悉还于舟，乃去。

正德壬申，湖广调永、保二司士兵截杀流贼，所经卤掠一空。行至华容，见刘司马大夏。司马谕以善言，各拜曰："大人乡里，安敢犯。"遂肃然出境，鸡犬不惊。

山东许道克为学士，母丧家居。一日，族叔负米一囊置于路，见学士至，曰："汝为我负之。"公忻然肩负随行，送至其家而去。

景暘为人笃于孝义。母目盲，万方疗之不愈，旦夕祷于神。一日，双瞳炯然，旧疾如失，人称其孝感云。姊早寡，奉与母居，为嫁娶其子女使得所。与张贡约为婚，贡旋死。暘曰："礼聘未行，心已许矣，忍负吾友于地下乎！"召其子妻之。一女以瞽废，其友潘准曰："可使景女不字乎？愿字吾子。"暘乃求婿以从，曰："庶吾女有所归，婿亦不至无以为家也。"

文待诏征明性不喜闻人过，有欲道及者，必巧以他端易之，使不得言。终其身以为常。

杨公廷和，生多宦游，每归，则为乡人建一惠局。初通水利，灌涸田万顷，乡人德之，号为"学士堰"；次捐建坊费，修县城，城成贼至，生命以万计；次置义田于城西北，以赡族人。盖三归而修创利物业三焉。

文　学

申屠衡，长洲人。幼学于杨维桢，明《春秋》，肆力古文。洪武中，草《谕蜀诏》称旨，授翰林院修撰。

高启以修《元史》成，授翰林编修，擢户部侍郎，不拜，致政归。所著有《姑苏杂咏》、《娄江吟稿》、《史要类抄》及《缶鸣》、《江馆》、《凤台》、《吹台》、《槎轩》、《扣舷》、

《鸟藻》诸集。与杨基、张羽、徐贲齐名，世以拟唐初四子。族弟士敏，亦工缀述。启尝评其文有春容温厚之风，无枯槁险薄之习。所著有《辛丑集》。

张羽，字来仪，乌程人，元末避地吴中。颖敏，读书一览不忘，为诗文俊逸典雅，工绘事。洪武初，举明经，为郡学训导，历官翰林待制、太常寺丞。所著有《静居集》。羽与高季迪、杨孟载、徐幼文、王止仲、张子宜、方以常、梁用行、钱彦周、浦长源、杜彦正辈结诗社，号“十才子。”

翰林朱学士允升，歙县人。国初名儒也，一时制诰多出其手。如于李韩公则曰：“汉廷命相，萧何在曹参之前；唐室纪功，玄龄居李靖之上。”于徐魏公则曰：“絮自起兵濠上，先存捧日之心；逮兹定鼎江南，遂作擎天之柱。”于常鄂公则曰：“冯异功不下于邓禹，潘美义无忝于曹彬。”于诚意伯刘公则曰：“学贯天人，才兼文武。”皆妙得其实。今新编《皇明文衡》皆不收入，岂编集时偶未之见邪？

翰林侍读学士张以宁，字志道，闽之古田人。由元侍讲学士入国朝为今官。所著有《翠屏稿》、《淮南稿》、《南归纪行集》、《安南纪行集》、《春秋春王正月考》。尝奉诏使安南，教其国人行中国礼，世子服三年丧。太祖赐敕，以陆贾、马援比之；又赐御制诗八篇。与宋景濂、刘三吾齐名。

高廷礼穆，少与同郡陈亮、王恭为布衣交，著诗数百篇，号曰《啸台集》。尝总唐人诗，扬抗上下之，至旁流为十馀品。然其宗指，则归于开元。又为《品汇》百余卷。洪武初，入翰林为待诏，迁典籍。著诗数卷，号曰《木天集》。为人惇厚，有至性，事亲以孝闻。善与人交，无新故贤愚一也。其为山水画极工，客从廷礼求之，辄自戏曰：“令我作无声诗耶？”以此称廷礼有二绝云。

宋讷尝同诸儒应制撰敕文，畀僧、道录司领教事者十有六通。操笔立成，雅称上意。超授翰林学士。

学士王忠文公祎，字子允，义乌人。文章宏丽沉雄，自成一家。初，太祖征江西，公进《平江西颂》，上览而喜曰：“吾固知江东有二儒，卿与宋濂耳。学问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除礼部侍郎，礼制多从公所定。除起居注，启沃良多。诏修《元史》，召宋濂同为总裁，笔削之劳，一无所委。一日，在史局渴甚，谓宋公曰：“得昨上所赐梨浆，吾渴济矣。”中官窃闻之，言于上，即命赍赐之。洪武壬子，上以云南梁王拒命弗宾，诏公奉命诏谕，竟为梁王所杀，不屈而死。所著《华川集》、《续集》、《东莱大事记》。

太祖之封十王也，亲草册文。适李韩公北征，唐之淳在军中，尝为草露布，上读其

文，嘉之，问草者为谁，韩公以之淳对。帝令飞骑召之，使者不喻旨，械之淳。之淳以父肃得罪，悚慄不自保。至京师，过其姑门，告使者止。索其姑出，泣曰："善为我敛尸。"姑乃大恸。之淳行次东华门，门已闭，守者曰："有旨，令以布裹从屋上递入。"累累易数次，至便殿。膏灯煌燿，帝坐阅书，之淳俯首庭下。帝问曰："尔草露布耶?"对曰："臣昧死草之。"良久，中侍以短几置之淳前，列烛，帝令膝坐，以封王册文一篇授之，曰："少为弘润之。"之淳叩头曰："臣万死不敢当。"帝曰："即不敢，姑旁注之。"之淳如命。帝令中侍续续报，定毕上之。遥望烛影下，帝微微喜。次第下，凡十篇，悉定之。每奏辄嘉悦，奏毕时，夜未央，帝令明日朝谒，复如故出。至姑家，犹守门，见之淳，相庆幸，具酒食沐具。及旦廷谒，帝问曰："尔世宦否?"对曰："臣父翰林应奉唐肃。"即日命嗣父官。

王恭，字安中，家故贫，则为樵，往来群山中，自称曰："皆山樵者。"恭善为诗，援笔缅缅千言立就。永乐初，荐修《永乐大典》。同郡王你为翰林检讨，戏谓恭曰："君无以会稽章绶故来耶"恭从容笑谢曰："吾山中斧柯，幸自无恙，君无深诮我。"居三年，《大典》成。试诗高第，授翰林典籍。居顷之，投牒归。著诗数十卷，号曰《白云樵唱》。其在金陵，曰《凤台清啸》，归田，曰《草泽狂歌》，轶不尽传，庐陵解缙称其布衣萧然，不慕宠荣，比之朝阳凤鸣。

詹同文淹贯群籍，随叩而鸣。每讲《易》与《春秋》，尤独超诣，听者豁然。赋性爽敏，涵揉浚发。为文操笔立就，水涌出立，可喜可愕。时与上同游，每应制有作，上未尝不称善也。

王褒，字中美，博极群书，少有诗名。洪武中，以明经贡入成均。顷之，擢举应天。历瑞州、长沙两郡博士，迁永丰尹。其治永丰，课农桑，兴儒学，县无逋事。永乐初，以文学荐修高庙《实录》，擢翰林修撰。及修《永乐大典》，敕充总裁官。

王洪在永乐间，上方以文学招延天下之士，而四方贡献日寻不绝，如麒麟、白泽、玄兔、驺虞、芝草、醴泉，颂歌赋辞之作，率多先生之笔。文学之臣，苦于考索，求者阗门，而先生应答如注。是时，而江号文献邦，而诸老前辈咸拗逊折节下之。凡卷帙苟缺先生之作，犹无作焉。其见推重者如此。

王汝玉尝与学士解缙应制撰《神龟赋》，汝玉第一，名大振。然忌者众，竟以他事下狱死。洪熙初，追赠太子宾客，谥文靖，遣官祭于其家。汝玉为文，兼古今体制，而赋尤赡丽，诗语隽永，得唐人风格。举笔数千言，顷刻立就。所著《青城山人集》。

朝廷修《永乐大典》，大臣有言陈先生济者，以布衣召至，为都总裁。时合内外词臣

暨太学儒生，众数千人，缮阅中祕四库书，浩瀚填委。先生至，则与故少师姚公、尚书郑公、祭酒学士数辈，详定凡例，区别去取，莫不允愜。而六馆执笔之士，凡有疑难，辄从质问，先生随问响答，未尝牴滞。疏抉剖析，咸有源委，非口耳涉猎者可比。故一时之人，无不服其该博。

毗陵陈济先生善记书。其长子道侍侧，问曰："外人云翁善记，试探一书请诵之可乎?"曰："可。"因探得朱子《成书》，曰："是书固难记，汝可举首句。"如其言，遂朗诵终篇，不误一字。当时文庙尝谓济"两脚书厨"云。

太宗在北，有白鹊之瑞，行礼部南京庆贺。监国下及五府六部，例各进表。时士奇以病在告，监国表命宫僚具草，皆未愜。命蹇义持示士奇，曰："甚寂寥，且不着题，以贺白鹿、白龟皆可。"命士奇改益，士奇改一对云："望金门而送喜，驯彤陛以有仪。"后增一对云："与凤同类，跄跄于帝舜之廷；如玉有辉，翯翯在文王之囿。"义以进，殿下喜曰："此方是帝王家白鹊也。"

曾襄敏棨廷对策，几二万言，不属草，宏博鲜俪。时文皇初御极，慨然欲兴起斯文，乃选进士中秀敏者二十八人为庶吉士，以应列宿。开文渊阁，尽出中祕书使读之。朝墓大官供膳，月给内帑钞为膏火费。棨以翰林修撰居选首。上时召试二十八人，棨信笔千百言立就，辞理俱到，深见奖重，遂名闻天下。扈从巡北京数，燕间应制赋诗，辄称上意。后有荐文士于上者，必问得如曾棨否。其文如源泉奔放，一泻千里，又如园林得春，群芳组绣，读其文信然。工书法，草书雄放，独步当世。

景陵一日禁中阅画，见龙有翼而飞者，讶之。遣问之阁中，三杨辈皆不能对。上顾诸史官曰："有能知之者否?"陈继时在下列，出对曰："龙有翅而飞，曰应龙。"问所出，曰："见《尔雅》。"命取《尔雅》视之，信然。

吕文懿勤学，至老不倦。居祕阁，图书左右，有得即识之，手录口诵，自晨至昃不辍。暮归，少暇，即为门人诵解书史。退则吾伊声复达于外，盖寝不移时而起。所修《宋元通鉴续编》，义例精甚，有先儒所未到者。书成，须发殆白。尝考一事不获，不怿音累昕夕。一旦考得之，谓门人曰："进我二阶，殊不若得此可喜。"其好学类此。

刘文安之学，六经子史，下至小说、杂技、释老之书，无所不窥，终身成诵，非他人之仿佛记忆者比。其为文数百千言，援笔立就。雄浑高古，变化莫测，逼真苏氏父子者居多。初年所著经义及策略，业举子者，家传人诵焉。年十七八，已名动郡邑间。比登进士，遂名动天下。求文者日踵门户，公皆曲为应答，不少厌倦。初，北虏之变，内外章疏无虑千万，惟公之奏，为人所脍炙。

张学士元桢于书务博涉，尤好探经传，多所独得。一时谈学者数人，各树门户，而公岸然不为下。作《易书春秋语要》、《四书集要》、《太极图说要纲目》、《近思录》、《家语解》，皆未脱稿。为诗文，始务奇崛，勇脱蹊径，晚就平实，若出二手。为人所重，莫能轩轾。

陈白沙自幼颖悟绝人，读书一览辄记。一日，读《孟子》至“有天民者”，叹曰：“大丈夫行己当如是也。”弱冠领乡荐，两上春官，不第。闻临川吴与弼讲伊、洛之学，遂从游。既受业，忽悟曰：“夫学贵自得，苟自得之，则古人之言，我之言也。”遂筑春阳台，自静坐其中。

南城罗公玘好为奇古怪险之辞。居金陵时，每有撰造，必栖踞于乔树之巅覆思天想，或时闭坐一室。客有于隙间窥者，见其容色枯槁，有死人气，皆缓步以出。都少卿穆乞伊考墓铭，铭成，语之曰：“吾为此铭，瞑去四五度矣。”今其所传《圭峰稿》者，大抵皆树巅死去之所得。

罗玘肆力古文，欲卓然树立，成一家言，同馆类皆推逊。弘治己酉，授编修，名益重，求者户屦相接，然益自重不苟作。有所酬应，常杜门谢客，终日苦思，必得意乃始命笔。意苟未惬，稿虽数易，不厌也。每一篇出，酿郁顿挫，多不经人道语。士林传诵，文体为之一新。

丘濬文章雄浑壮丽，四方求者沓至。碑铭志序记词赋之作，流布远迩。然非其人，虽以厚币请之不与。公环奇砉荡，限韵命题，即席联句，动辄数百言。豪词警语，如壮涛激浪，飞雪走雷，云触山而电迸发。同时文正公西涯，峰回海立，公直欲相雄长，无畏。

王端毅公群经无不涉猎，尤熟于《书》、《诗》。尝言：“我亦垂老始知学耳。”公之才德，老而不衰者以此。时公年九十，犹考论经史，著述为书。一言一动，必揆诸矩度。尝问蔡清：“今学者满天下，何故异才难得?”清言：“上达之所以养之者，未尽其道；下之人又幸时之升平，而售之急耳。官既到手，或无暇于学，或自以为无用学矣。识见既浅，践履必薄，规为必粗。以此虽有异质，亦不能成。”公曰：“然。”吾儿承裕，今年二十三，已中乡举，吾未欲急于仕，且令静览群书，间阅世务，冀他日得实用耳。”

周公洪谟，缮阅之余，偶有所得，辄为阐明剖析。其间卓然自得者，于圣经贤传，大有裨益。积久得三百四事，稡以成帙，名《疑辩录》。在礼部时，以献于朝，意欲缀于各经书本注下以梓行也。公恒对人言：“吾为此《录》，发经书之蕴，正先儒之失，破千载之惑。虽三公之尊，黄阁之荣，吾不与易也。”

《项缀录》言：李西涯问康斋以“下学上达”之义，康斋曰：“未论上之妙，且言下学。”其言引而不发，至言也。西涯乃言：“先生亦不记传注，可谓谬矣，岂能记朱注者？皆下学上达之人耶？”李之明达，未必至此，但直之忌语耳。

宪宗一日于内得古帖，断烂不可读。命中使持至内馆，适傅瀚在，且即韵为二诗以复。上大悦，有珍馔法酝之赐。

吴文定为文，不事雕琢，体裁具存，外若简淡，而意味隽永。纡徐则有欧之态，老成则有韩之格。为诗用事，浑然天成，不见痕迹，沉着高壮，一洗近世纤新之习。作书，姿润中时出奇倔，虽规模似苏，而多所自得者。

倪公谦性敏甚，落笔千言，应制赋诗，中人率立候以进。奉使朝鲜，远人一睹丰采，悚然叹服。有所作，即席挥洒，不加点缀，莫不吐舌惊以为神。至今国中梓行其文。平生著述有《玉堂稿》百卷、《上谷稿》八卷、《归田稿》四十二卷、《南宫稿》三十卷、《辽海编》四卷。

杨守阯与守陈自相师友，博极子史，为文谨严，编纂考校极精详。尝对海外使历举其国中事，其人惊服。其文学议论与所履历，略似守陈，而同为解元、学士、史侍。一时对署两京翰林，时尤羡之。

俗传龙生九子不成龙，各有所好。弘治中，孝庙御书小帖以问内阁李文正。公具疏以对，据圭峰罗玘、芦泉刘绩之言。承上问而不蔽下臣之美，贤相之盛节也。一曰赑屭，形似龟，好负重，今石碑下龟趺是也。二曰螭吻，形似兽，性好望，今屋上兽头是也。三曰蒲牢，形似龙而小，性好叫吼，今钟上纽是也。四曰狴犴，形似虎，有威力，故立于狱门。五曰饕餮，好饮食，故立于鼎盖。六曰蚣蝮，性好水，故立于桥柱。七曰睚眦，性好杀，故立于刀环。八曰金猊，形似狮，性好烟火，故立于香炉。九曰椒图，形似螺蚌，性好闭，故立于门铺首。又有金吾，形似美人，首尾似鱼，有两翼，其性通灵，不寐，故用巡警。

方西樵予告南归，刘钺往候之见，命属吏书缴银图书疏，公止之曰：“大臣不以仕否异心，翁又受恩独隆者，林下有一得之见，非此莫达。前正统间，三杨曾带之回矣。”口诵三疏，遂斟酌用之，图得不缴。及典籍呈原稿，与所诵只字不差。樵翁但遇客，即称公之善记。弘治以来，办事两房，以博知旧典著名者，公为首，而苏州刘棨贰焉，时谓之“二刘”，若古称孝威、孝绰“二刘”云。家故多书，至公则又倍力聚之。凡圣作贤述、山经海志、稗官小说、石室灵文，无不藏焉。有时暴于晴日，非三五识字健仆兼浹旬之久，

盘插不能尽也。与公同姓者古今文集，别置一所，共五十余家，他可知矣。

王韦论诗，专尚才情。其言曰："唐风既成，诗自为格，不与雅、颂同趣。汉、魏变于雅、颂，唐体沿于国风，雅言多尽，风辞则微。今以雅文为近诗，未尝不流于宋也。"故其诗婉丽多致，隽味难穷。或者谓为纤弱，岂知所操之殊向哉。

江晖，字景暘，以翰林修撰为按察佥事，有集曰《亶爰子》。按《山海经》曰："亶爰之山多水，无草木，不可以上。有兽焉，其状如狸而有发，名曰䝙。自为牝牡，食者不妒。"取以名集，别无深义。晖好以奇癖字作文，王稚钦有诗赠之，云："江生突兀扬文风，千奇万怪难与穷。博物岂惟精《尔雅》，识字何止过扬雄。古心已出丘索上，邃旨或与神明通。求深索隐苦不置，一言忌使流俗同。令弟大篆逼钟鼎，绝艺耻作斯、邕等。生也为文遣弟书，一出皆称二难并。纵有楚史不可读，满堂观者徙张目。少年往往致讥评，生也不言但扪腹。君不见好丑从来安可期，豪杰有时翻自疑。伯牙竟为知音惜，卞氏能无抱璞悲。请君宝此无易辙，圣人复起当相知。"

王德丁丑岁，武庙阅《文献通考》天文星名有注张，问钦天监，不知为何星也。内使下问翰林院，同馆相视愕然。杨公慎曰："注张，柳星也。《周礼》以注鸣者，註，注，咮也，鸟喙也，音咒。南方诸鸟七宿，柳为鸟之咮也。《史记·律书》：'西至于注张。'《汉书·天文志》：'柳为鸟喙。'"因取《史记》、《汉书》二条示内使以复。同馆戏曰："子言诚辩且博矣，不干私习天文之禁乎？"

嘉靖初，给事中张翀疏有"裔宇嵬琐"四字，上令问内阁，不能知也。杨用修取《荀子·非十二子篇》篇以复。梁文康叹曰："用修之强记，何必减苏颂乎？"《荀子》注，裔即谲，诡诈也。宇训大，言放荡恢大也。嵬，《说文》，高不平也。明兴，称博学饶著述者，无如用修。所撰有《升庵全集》、《升庵诗集》、《升庵玉堂集》、《南中集》、《南中续集》、《南中集抄》、《七十行成稿》、《升庵长短句》、《长短句续集》、《陶情乐府》、《续陶情乐府》、《洞天玄记》、《月节词》、《升庵诗话》、《诗话补遗》、《丹铅录》、《丹铅总录》、《丹铅续录》、《丹铅要录》、《丹铅余录》、《丹铅摘录》、《丹铅闰录》、《丹铅别录》、《丹铅赘录》、《墨池琐录》、《转注古音略》、《古音丛目》、《古音猎要》、《古音复字》、《古音骈字》、《古音余录》、《古音略例》、《五音拾遗》、《古音附录》、《古文音释》、《韵林原训》、《奇字韵》、《杂字韵宝》、《金石古文》、《六书索隐》、《六书练证》、《六书探赜》、《六书统摘要》、《篆韵索隐》、《古篆要略》、《隶骈书品》、《词品》、《铭心神品》、《书画神品目》、《书画名跋》、《筌篌新咏》、《檀弓丛训》、《墐户录》、《希姓录》、《清暑录》、《瀑布泉行》、《滇程记》、《滇侯记》、《滇载记》、《录异记》、《异鱼图赞》、《夏小正录》、《升庵经说》、《经书指要》、《杨子卮言》、《卮言闰集》、《敝帚病榻手欹》、《晞篾矶笔》、《四诗表证》、《山海经补注》《水经补注》。所编纂有《蜀艺文志》、《选诗拾遗》、《选诗外编》、《皇明诗抄》、《皇明诗续

抄》、《五言律祖》、《李诗选》、《杜诗选》、《宛陵六一诗选》、《五言三韵诗选》、《五言别选》、《六言绝选》、《苏黄诗髓》、《禅藻集》、《风雅逸编》、《唐音百绝》、《唐绝精选》、《唐绝搜奇》、《唐绝增奇》、《绝句演义》、《绝句辩体》、《宋诗选》、《元诗选》、《千里面谈》、《交游诗录》、《交游余录》、《词林万选》、《百琲明珠》、《草堂诗余补遗》、《填词选格》、《古今词英》、《填词玉屑》、《词选增奇》、《韵藻》、《古谚》、《古隽》、《诗林振秀》、《古今风谣》、《古韵诗略》、《说文先训》、《文海钓鳌》、《禅林钩玄》、《艺林伐山》、《群书丽句》、《哲匠金桴》、《群公四六节文》、《赤牍清裁》、《赤牍拾遗》、《谢华启秀》、《经义模范》、《古文韵语》、《古文韵语别录》、《管子叙录》、《引书晶托》、《逸古编》、《寰中秀句》、《苍珥纪游》、《谭苑醍醐》、《素问纠略》、《群艳传神》、《唐史要偶语》、《经子难字》、《脉位图说》、《连夜吟卷》、《各史要语》、《晋史精语》、《庄子阙误》、《江花品藻》、《群书琼敷》、《群公四六丛珠》、《舆地碑目》、《春秋地名考》、《批点瀛奎律髓》、《批点文心雕龙》、《古今柳诗》、《名奏菁英》、《写韵楼杂录》、《晴雨历》、《龙宇杂俎》、《韵语阳秋》、《琼屑》。

《问马集》一卷，十五篇，长洲吴子孝纯叔撰。纯叔，嘉靖己丑进士，南冢宰文端公之子。由翰吉谪邯郸马曹。著此书，盖以自托也，语甚雅训可观。古有《相马经》、《辩马图》、《良马论》，不下十数种。诸葛颖《相马经》，至六十卷之多，今不甚传。此编可以补圉人太仆之阙。其谓“相国马者，经岁不一遇，而相驽马者富于一时。”余读而尤悲之。

王子衡著《慎言》十三篇，俾相确订，闳深洞达，超诣玄幽，上究乾枢，下稽物变。人伦运世，学统政模，参伍诠析，必要圣轨。殆六籍之精英，名理之楷式与！至其原五行则先水火，辩性本则主缘生，语学术则贵经练，品施措则尚神识。自我开先，特标妙义。殆所谓神解之机，不束曲教而成一家之言也。

蔡羽见诸论著，奥雅宏肆，润而不浮。诗尤隽永，蚤岁微尚纤缛，既而溅涤曼靡，一归雅训。晚更沉著而时出奇丽，见者谓虽长吉不过。先生乃大悔恨曰：“吾辛苦作诗，求出魏、晋之上，乃今为李贺耶？吾愧死矣。”其高自标表，不肯屈抑如此。

言　语

国初郊祝文有“予”、“我”字，上怒，将罪作者。桂彦良进曰：“汤祀天曰‘予小子履’。武祭天曰‘我将我飨’。儒生泥古不通，烦上谴呵。”众得释。

国初，朱善为大学士，太祖问：“卿家丰城，乡里人物何如?”答曰：“乡有长安、长乐，里有凤舞、鸾歌，人有张华、雷焕，物有龙泉、太阿。”

施槃在翰林，宣宗问："卿家吴下，有何胜地?"答曰："有四寺四桥，皆胜地也。"上问："何名?"应声曰："四寺者，承天、万寿、永定、隆兴。四桥者，凤凰、来苑、吉利、太平。"

杨守陈语徐少詹曰："平昔才无半斗而喜作文，饮可数合而喜与宾客燕酣，行不能里许而喜游陟。今皆不复尔。"入朝班，满前皆少年新贵人，独以白发青衫厕其后。虽未谋引去，宦况已索然矣。

吕仲木家居，有巨臣人都来别。滨行，语仲木曰："吾经行得操柄，必大用先生。"仲木对曰："张子厚有言，执事苟与人为善，孰不愿在下风?若不然，士有远于千里之外者矣。"其人默然。

张治中，虏使语馆伴，有一偶语，无能对者，因举曰："朝无相，边无将，气数相将。"李公西涯闻之，即口占令应之曰："天难度，地难量，乾坤度量。"

世庙登极之日，御龙袍颇长，上俛视不已。大学士杨廷和奏云："陛下垂衣赏而天下治。"上悦。

嘉靖初，讲官顾鼎臣讲《孟子·咸丘蒙章》，至"放勋殂落"语，侍臣皆惊顾，徐云："尧是时已百有二十岁矣。"众心始安。

陆平泉为祭酒，请告归。时唐荆川以中丞御倭，叹曰："公得请，未知余何日归耳。"陆曰："某如西宾病则主人只得放回，公乃良医，病势未愈，如何肯放回来?"

卷 二

政 事

章溢拜御史中丞兼太子赞善大夫，务存大体，不屑屑细故。或以为言，公曰："宪台百司之仪表，居其职者，当先养人以廉耻，使人避而不犯，岂直恃搏击为能哉!"

吉安岁凶，赣帅全与吉安守有隙，禁吉民勿入籴，民啼号于道。能鼎争曰："盗之起者，为饥寒所迫也。今使君闭籴，将开盗门，脱吉事亟生变，赣能独全乎?"全悟，即驰前令。

熊君鼎为佥事，分部台、温。二部经方氏窃据后，争讼以数百计，君悉理其曲直而奏断之。凡威取田宅者归业主，得半直者中分之，两造无验者籍之官。豪胥猾隶六百余户，悉并之别郡。伪官悍将二百人，其暴如虎狼。君出奇计，尽刮种类，迁于江、淮间，民始安。伪万户金甲夺三人妻，其夫讼，则更为娶妇。君至，三夫皆诉，君论金弃市，各以其妇归之。平阳军校掠农妻五年，君摄其妻至，军校恐，抱二儿泣曰："妻去儿孰与养？愿公怜我。"君命寘儿妻侧，儿避不肯近。君曰："此非其子，诈也。"诘之，果邻家子。罪校如律，断其妻还农。于是军中所掠妇数百，皆夜遣去，一营几空。

范敏授户部尚书，上谕敏等曰："曩者奸臣聚敛，深为民害，税及天下纤悉之物，朕甚耻辱。自今如军民娶嫁丧祭之物、舟车丝帛之类皆勿税，户部宜榜示天下，使其周知。"

二十三年，上命杨靖榜谕各处税课司局巡拦，令许所办额课日逐巡办，收于司局，按季交与官攒，出给印信收票。不许官攒侵欺，致令巡拦赔纳，违者重罪。其各处税课司局巡拦，商税俱三十八分税一，不得多收。

京师饥，陈俊奉敕发太仓粟一百万石，减价粜，以利民。权贵有乘时射利，俊请于上。凡粜以升斗，满一石者闭不与。其计遂阻，而饥者获济。

富民固山周家豪横，以私债杀人。御史按之以法，周乞请大同纳粟三十万以免死。时大同有事用兵，仓库告乏。司钱谷者请集廷臣议，诏可其奏。会议间，众未发言，王强正色曰："祖宗律，杀人者抵命，贪赃者落职。奈何贪富民三十万粮，废祖宗法乎！"众莫敢异，卒坐。

胡若思宰桐城，以爱民为本，民间积年逋负，悉与奏免。邑中虎为害，乃斋沐告于神，虎遂灭迹。尝捕蝗途中，见卧病者，悉命里胥扶掖就民舍，给以医药。是夜大风雨，得免暴露，存活数十万人。议赋役必验丁产，勾摄公事止遣信牌，行移公文必于日中决之。暇日辄诣学宫，劝督儒生。故桐城人才独盛，皆公教也。又凿渠引桐溪水溉西郊民田数十顷，民至今利之，名曰桐渠。后公卒，邑人思之，配食朱司农祠。

罗汝敬，宣德初为工部侍郎。奉使看详苏郡岁赋二百二十余万，天下无与比。而郡民征运不胜困弊，卒之力不能继。官存其数，实未始足。列请于朝，得赦常赋三分，为数七十万，宿逋为清。久之，户部复举旧负，况太守钟抗言之，有"失信于民"之语，诏复赐免。自是民力稍纾。

东杨天资明敏，有果断之才。中官有事来阁下议，必问曰："东杨先生在否？"知不

在，即回。凡议事未尝不逊，西杨或执古以断不可行，已而卒就东杨，灼然可行而无碍也。每秋，敕文武大臣赴宪台审录重狱，自英国公而下俱逊辟，俟二杨先生决之。西杨讯之未尝决，至不可了，东杨一问即决。庶几子路片言折狱之才，众皆叹服。

正统间，朝廷敕一边将，本左府之职，误写右府。边将受敕，疏请何府支俸，众归罪武选郑厚。东杨徐曰："郑主政岂不解王言如丝，其出如纶乎？敕书既云右府，即合于右府带俸，何误之有？"

汴城流莩聚集，相为蹈籍。守郡者议逐之，俾还诸属以就赈。李公充嗣曰："饿殍死在旦夕，力不自支，又安能匍匐至？彼昔人以设粥之事谓非良术，然驱之使僵仆于道路，而吾辈坐视其毙，诚不忍为也。"亟令城中西门置釜鬻数十，选勤能有司，日馆粥以食之。旬日之后，择少壮者给道饷，先令就粟于各属，而老弱病疾之民，膳月余而后遣。由是民赖存活者以万计。

李公时勉为祭酒，崇廉耻，抑奔竞，别贤否，示劝惩，新条教，变士习。诸生贫不能婚、病不能医、死不能丧者，节缩餐钱，力为赡给。督诸生读书，兴寝有常，终夜二鼓方听就寝。或时潜行，以察勤惰。恩义浃洽，不啻父子。

南京户部尚书缺，宋琰摄部事。六月，议以盐引羡金代办漕舟料价。盖卫卒余丁，累年重困，奏行集议，持久不决。至公始议疏为令，疲瘵用苏。

王公翱有所当行，寝食弗遑，坐以待旦。每见朝廷行一善政，则喜见颜色；或有未善，攒眉累日。闻天下水旱灾伤，急寻所在官吏来京者，问有无储积，民不得流离饿死否。其爱国爱民如此。指挥孙璟者，因漏关，鞭戍卒至死，其妻女哭之，相继死。他卒被鞭者，诉璟杀一家三人。王公翱判曰："卒死以罪，妻女死于夫，非杀也。"其令璟偿葬埋费。璟后为将，有名。

琉球诸国遣子弟来就学，人曰："行故事尔，奚庸教？"刘公宣曰："夷狄慕中国而来学，不尽心以诲迪之，是遏抑其良心也。"外国生俱感悦，厚赍金以献者再，固却之。外国生以闻，被命宣受毋辞，宣乃受。

徐武功在张秋治水，久未就功，问于王尚书来，王尚书曰："分水势，寻水源。"武功于是先开数渠引水，散为各支流水，而时或泛滥，其害终在。再三求源发处不得，乃投以物，使人离数十丈候之，物复浮出，如是者数处。武功曰："水流则不受物，源不在是。"再投之一处，不浮，曰："此真水源也。"百计塞之，皆莫效，至下土石若无者。闻一僧有道，武功往谒，问术，僧不肯言，强之，但云"圣人无欲。"武功归，思而不得。数日，

忽悟曰："此下殆有龙窟耶！龙所欲者珠也，吾能使之去。"于是铸长铁柱，同釜底贯而下焉，水始受塞。不逾时，遂成平陆。盖铁汁能蚀珠，龙爱珠故去也。武功时为人道之。

徐有贞欲为有用之学，凡军旅、刑狱、水利之类，无不讲求其法，一一欲通之。或曰："公职业在文字，事此奚为？"公曰："此孰非儒者事？使朝廷一日有事用我辈，吾恐学之已无及矣。"闻者以公有远大志。

王统中，彩绘宫殿，拟用牛胶万余斤，敕巡抚尚书周公忱供办。会公以议事之京，遇诸途，敕使请公还治。公曰："第行至京，自有处分。"至京，言京库所贮皮张，岁久朽坏，请出煎胶应用。回治即拨余米买皮，照数输纳，以新易陈，两得其便。时王振欣然从之，益重公才识。

周文襄公阅一死狱，欲活之无路，形于忧叹。使吏抱成案读之，至数万言，背手立听。至一处，忽点首喜曰："幸有此可生。"遂出其人。

江南巡抚大臣，惟周文襄公忱最有名。盖公才识固优于人，其留心公事，亦非人所能及。闻公有一册，自记日行事，纤悉不遗。每日阴晴风雨，亦必详记。如云某日午前晴，午后阴，某日东风，某日西风，某日昼夜雨。人初不知其故。一日，民有告粮船失风者，公诘其失船为何日，午前午后，东风西风？其人不能知，妄对。公一一语其实，其人惊服，诈遂不得行。于是知公之风雨必记，盖亦公事，非漫书也。

周文襄为侍郎巡抚十九年，为尚书巡抚又二年，百姓不知凶荒，朝廷不知缺乏。或问之，曰："当时济农仓米常数十万，一遇水旱，即据实奏闻，求免岁粮，上无不准，所免之数，即以济农仓米补完。所以民不知凶荒，朝廷不知缺乏也。"问："当时何处得此米？"曰："此有二项：其一，奏改南京公侯禄米于各府关支，省下运耗十五万；其一，奉例劝分得米又六万，每岁兑军起运毕，令催粮里甲，运此十二万米入济农仓。赈济补灾之外，岁有宽余皆积之，此米所以多也。米积既多，每腊月征粮毕，新正十五以后，即有文移放粮。"曰："此是百姓纳与朝廷，余剩数今还百姓吃，种朝廷田，秋间又纳朝廷税也。所放米，每户率二石或三石，不曾有放一石者。时文书虽曰抵斗还官，其实多不取。每岁折粮银布，常以正月半开局。"曰："百姓多间纳了米，留些须与过年，畜养牲口，至二月可卖以纳银；缉纺绵纱，至三月可织以纳布，四月起解于朝廷。事亦不误也。"粮运过江遭风损失者，公皆先知，人以为异。久之，乃知公于金、焦二山各委一僧，使日具风水报，各与数健卒，给其使令，人感其诚，无不尽力。其思虑详而计算密，虽处家者亦恐不能然也。又曰，公巡抚时，往来皆乘小轿，驿站遇村庄僻处，询访民瘼。五保有王槐云者，夏月林下乘凉。公至，与并坐，说田里间事甚悉。俄而从者至，始知为巡抚，叩头谢罪。公笑而抚之，且毕其说而去。其心勤民事如此。然自视歉然，有《感怀》一道云："日宴忘

餐夜半兴，簿书烦恼为无能。秉心初拟逢衡鉴，任戆宁知越准绳。法在恤民民反病，事因除弊弊愈增。前非未悟羞簠簋，敢叹微躯践薄冰。”

平阳王复封晋王，即以故护卫官军田庐为请。章敞受命往勘之，则较其军数，量以田庐归之，余给于民。王不悦，敞启曰：“国中先三卫，今止一千户，所以三卫田庐而归一所之人，得无过？且朝廷以藩屏望殿下，国内军民宜均爱之，庶副皇上至公之意。”王悟曰：“使方面诸官蚤有此言，吾亦岂敢上烦朝廷哉！”还奏，上嘉之。

孝庙一日召刘大夏，谕曰：“诸司弊政，虽诏厘革，然闻弊莫甚于内厩及御厨。将一清之，如何？”公对曰：“是于左右，赖圣见定而自主之耳。”先是，勇士及工匠，率中官苍头、京师无赖子弟，一人而冒三四名，大为国储耗。上遂敕佐司马熊绣及给事、御史，尽削籍置行伍，计一月顿减冗食十余万金。内外称快。

周经升太常寺少卿兼侍读，识者已知其文学骨鲠，而未尽知其政事。弘治己酉，擢礼部右侍郎。每议政涖事，必傅经义。若却西域贡狮、毁黄村尼寺，为先庙盛德事，皆经与左侍郎倪文毅公赞成之。

诸司以灾异言事，吏部请早视朝，勤听政，节侈费，省游幸，止贡献。而斥乐戏一事尤激，亦出周公经手。后有踪迹为此草者，以问耿公裕。公曰：“宜以实对。”耿曰：“吾为尚书，不宜他诿。”时论盖两贤之。

周公经视民病，恫瘝在身。宽逋负，缓征敛，裁冗食，一时善政，多出公建白。四方以灾伤告者，必覆奏蠲之；属吏有务刻以为功者，下其考。人始向慕为惇大宽平之政，掊尅聚敛之风为之稍革。每委官监税，必谕以爱节民力。如果人多者，则与下考。

外戚张氏，有河间赐地数百顷，欲并其旁近民田千余顷得之，且乞亩加税银二分。经言：“河间地多沮洳，比因久旱，贫民即退滩地耕之，遇潦辄没，即欲加税，将贻无穷之害。且王府赐田，例亩税三分，而此独加税五分，人将谓朝廷待外戚与宗亲异矣。宪宗妃柏氏家，亦有私田与民田比，一切夺之。彼亦无以为业，又将谓朝廷待张氏与他外戚异矣。”疏三四上。后有以雄县退滩地献为东宫庄者，上因经前奏，皆抵之罪。一时近戚贵幸有所陈请，一裁以法，皆敛不得肆。

耿公裕为祭酒时，勋戚子齿幼者，裕恐其难教，取所当习读古今嘉言懿行为韵语授之。它日有献于上，阅之嘉叹。

朝王内使李毅等，不欲居韩王府。一日，相率作令旨，开城门，挟弓跨骑，越关赴京

师。锦衣捕获之，毅等出怀中奏辞，讦王过。所司请勘王，尹直以毅等不安王府逃还，此拒上命。罪一。诈传令者，乘骑开门，罪二。越关，罪三。摭拾王小过，当杀，罪四。彼既负四罪，又听其虚言以勘王，是重一罪者而轻宗室矣。遂押还。

朝堂审囚，中有殴妻死至大辟。直谓："人以无子娶妾，遭妻悍，忿殴之，初恐编嗣。今顾绝其命耶，世之妒妇凌夫以绝人祀者，且长气矣。"众翕然书可矜，得不死。

徐公溥在内阁十余年，以仁厚养国体，以名节励士风。匡救将顺，恒以正君德为先。其所谋议，必欲慎守成法。或劝其有所建白，公曰："国家法度，皆我祖宗神谋庙算，其所以惠元元者甚备，患在不能守耳，岂宜更张?"

锦衣卫官校逻得一僧，自言当大贵，众惑之，至妻以女，觊非分。狱具，当坐反。牛玉援近例，请官逻者。岳公正谓："事纵得实，不过合妖言律耳。"活其从十数人，逻者准应捕律。朝论韪之。

王端毅鲠亮峭直，好善恶恶，出于诚意，悯时悼俗，有甚护疾。故身虽在外，而其心无日不在朝廷。如公者，古之所谓社稷臣也。昔宋韩魏公虽在外，其心常在社稷，至身老而心益笃。或有时闻更祖宗一法度，坏朝廷一纪纲，则终日不食。富郑公使虏，功甚伟，每不自以为功。至知青州，活饥民四十余万，常自言过于作中书二十四考矣。公自淮、扬以至抚南畿，其所全活以亿万计。至其爱君忧国之心，发于至诚，故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婴触忌讳，死生以之，又不但终日不食而已也。世方以阿意顺旨为贤，剥肤椎髓为能。吁，亦可以鉴矣。

王端毅公恕初知扬州，折狱咸得其情。有一老妇尝诬邻人为盗，公阅其赃，有二裙，一宽而长，一短而窄。老妇谓其子妇之裙，其邻谓其嫂与妻之裙。公诘老妇曰："尔一人之裙，讵宜有长短广狭不同耶?"遂明其非盗。有二人争牛，公绐之曰："一牛而二人争之，吾将焉归？盍以入官?"命左右拽出之。其一人默然，一人喧争不已。公以与争者。曰："此已物也，故吝惜如此。"人称公为神明云。

王公恕劾镇守中官诸不法事，没其部下所得金宝输之京师。勋臣世帅，亦为敛戢。所役官军士民，皆还部业。使人至夷方，无敢索赂。势家假驿传搬私货者，皆自顾役。于是声震远迩。

咸宁伯王越罢黜居久。弘治间，恃所亲当国，觊觎复用，自陈有功于国，受谗废弃，欲乞复爵以图报效。疏既入，下吏、兵二部会议，众畏缩不出一语，吴文定独曰："若论威宁之功，在先皇之时，已尝论革。今乞复爵，当考自后有何功勋。如念先功而复爵，是

今改先皇令也，无从奏请。”事遂寝。

马公廷用署南京户部，会岁歉，江北流民就食都下者相属。留守诸司议所以拯救之法，或以为当请于朝。公抗言曰：“若待奏请而后赈济，数万人将化为鬼物矣。古人固有矫制发仓者，吾请独任其罪。”众是之。赖以全活者甚众。

祠部给度，十年一举。时僧道集京师以万计，权贵多为之请。傅瀚力言此辈蠹耗天下，宜痛加禁革。纵未能如祖宗朝之制，亦当稍赐裁抑。遂改十年一给之例。

济川等卫快船工料，额设江西、湖广、南直隶等处，每负课不完。刘公龙请遣官催督，岁终上计簿。锦衣卫赤黑沙洲及陂池苇荻鱼稻之税，不下数千金，率多掊尅。公奏差屯田御史及本部属官查计租额，量给支用，其余解部贮库，并新开之田，通收租课，备买马之用。

腾骧四卫勇士隶在中涓，多窜市人名籍，几至三万。王公廷相佐本兵，奉命清查，留五千余人，尽裁其滥，禁旅肃然。荆、襄等处流民，屯聚生育，莫可数计，而混无名籍。成化初，区处失宜，几至大变，公深以为忧。每与户部议，思有以处之。后司徒韩公文言于上，命刑部侍郎何公鉴经理其事。谢公迁撰旨，令随宜安集，附籍还乡，各从其愿，附籍者终令得所，编户已三十余万。复有沮其事者，遂中止。识者恨之，未几果叛。

谢文肃在南监，每严约束，禁诸生班见礼。损皂役钱以沛僚属，籍赡夫钱于官，搆东西二书楼，以庋镂板。上疏请增杨龟山从祀，而黜草庐吴氏。余若择师儒，慎科贡等，论列尤多。在北，请增号舍，修堂斋。又谓庙门衢斜而狭，买其地而廓之。又买官廨三十余区，居学官以省僦直，皆出夫皂雇役之余。诸生贫困者有给，死者请京府赙给归其丧。凡所建白，皆师古义，持独见，未始有狥俗希人之意。

泾野为北国子祭酒时，监规久弛。先生发明揭示，动以身教。一二贵游子弟有不率者，即绳之以法，不少假借。于是咸知所从事，而乞差争拨之敝风顿息。或有以敬敷五教在宽规先生者，先生曰：“宽非纵弛之谓，乃日刮月劘以要其成，而不责效于旦夕，故谓之宽。然云敬敷，则不可不谓之严也。古称师严然复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其意正谓是也。今人才渐不如古，岂真古今人不相及哉！内则祭酒，外则提学，皆有师道。而以教人为职者，率多姑息假借，而不知人才之日流也。甘临希悦，违道干誉，且非治民所宜，矧以之教士哉！”规者不以为然，而先生持之愈坚，国子诸生自是知所检束。而弦歌之声，礼让之俗，洋洋于京师首善之地矣。

正德辛巳，嗣君未至，廷和承制专断者二十七日，驾抑奸雄。新诏裁革人数十四万八

千七百余，岁省太仓粟一百五十三万余，怨者汹汹。谣曰："终日想，想出一张杀人榜。"于是公出入护以卫士，益岌岌邻死矣。然而不死也者，才也，亦忠也，有默相也者耳。

世庙初即位，廷和具诏草上之，报可。始草上，而司礼诸中贵以其关内政者数条属廷和削去，廷和曰："往者吾侪之不得职，公等谓出上意，今者亦出新天子意耶？不然，吾侪贺登极后，惟有一去。且叩之上，以谁削诏草，必有当之者。"于是蒋冕及毛纪相继发危言，诸中贵语塞。已而诏下，正德中蠹政厘革且尽，中外加额，称新天子圣人。而所革锦衣等诸卫、内监局旗校、工役，为数十四万八千七百，减漕粮百五十三万二千余石。其中贵义子传升、乞升，一切恩幸得官者殆尽。失职之徒，衔廷和切骨，入朝有挟白刃恫喝于舆傍者。事闻，诏以营卒百人为廷和出入卫。

杨石斋当武皇大渐之时，其调度区画，取办俄顷，命中书十余人操牍以进，石斋一一口授，动中几宜，略无舛错。此真有宰相之才，虽姚崇何以过之？

霍公韬在南都，禁送丧之设宴饮，绝妇女之入庵院，罪乐户之买良人，毁淫祠，建社学，散僧尼，建祠表岳武穆、何尚宝之忠节，给田表蘧谷、王都宪之清贫，甄别应天乡饮之宾介，援恤忠臣花云之弱孙。此皆关系风化之要者也。禁诸司之强买货物，除夫役之守宿私衙，查坊长之供办酒席，省地方之赁倩卓椅，革乐工之日办茶果，核开读之恤老实惠。此皆关系民隐之切者也。

徐公阶擢浙江按察佥事提督学校，益勤于职，岁周行郡邑必遍。大要以正文体、端士习为先。既唱诸生第，人人为语所以甲乙故，即见斥者，得自鸣而折之，不得已施榜楚，示惨然色，诸生人人退自快服。三载进江西按察副使，仍视学政。所操舍一如浙江时，而加详密。

天下盐额，独淮、扬重，岁赋六十余万金，应上供司农为五十万金。而前是分宜之客鄢懋卿以都御史出经理，肆为蠹盗，乃欲以利孔诡结上心。搜宿逋及积羡得百万金以闻，遂定为岁额。额辄不登，而商渐困，至有雉经者，不则亦乌兽匿。徐公阶熟知其弊，俾御史发之，拟旨仍旧额，额亦登，流徙悉复。

漕河通，张居正谓岁赋往往迁缓，逾春而后发，即水横溢，非决则涸。乃採漕臣议，督艘卒以孟冬月兑运，及岁初而毕发，未少罹水患。其始，司农颇不便之，久而习以为常。太仓粟至支十年。

铨　选

诏汰在京诸司冗官。皇太子令两坊长官简贤者留之，庸者汰之。时邹缉为左坊长，执笔畏缩不敢下，遽起称疾不出。次当陈仲完长坊事，即提笔书某当留、某当汰。众皆服其明决，被汰者亦自愧服。仲完奉命授皇孙经，多所辅益，历官二十年不迁，夷然自足。皇太子恒言春坊如陈仲完不易得。

曹公义尽心率职，品量人物，鲜有不当。时泰和王直为尚书，以义精选法，凡黜陟贤否，一以托之，然义事王甚谨，于事可否，非经咨决不辄行，以故王待之益厚且密。尝谓人曰："曹公，端人也。"

黎公淳晋吏侍，持法益坚。有请谒者，笑应之，然竟不行。闻人有玷缺，虽所甚爱，必加摧抑；下至胥隶，亦畏惮无敢犯。权贵用事，不通馈问，卒亦无他。凡出内批，故事，翌日部大臣必陛陈补奏。时除授浸广，有讽令勿奏者，曰："此祖宗旧典，所以防伪遏奸，淳不敢废。"讽者色沮。久之，竟停陛奏，而淳亦改南吏部矣。

河南耿公裕为太宰，性宽恕，一日除进士六人为王府长史。六人始登第，气傲甚，闻之殊不平，同诣部堂，哗然争辨，不肯就，极言选法不当。耿惟安慰之，众愈侵侮。吴文定公正色曰："诸子亦闻董、贾乎？二人亦曾为王傅，名高百世。诸子厌弃斯职，诋毁主司，岂仕可从人自择耶？不思汝辈皆吾所取士，所学何事！"因谓耿公曰："诸生恣肆，甚伤政体，当奏处之。"明日疏上，降旨，为首者谪戍边，余皆发充吏。于是纪纲大振。

越、闽胥人革役者，货县胥窜名吏籍中上部，往往冒官去。刘公忠命四主事稽厥籍，年经月纬，究竟接代，凡革罢千人，虽仕者亦追论除名。

刘公忠于庶寮满秩为署考必当实。御史某恃势骄横，人皆惮屈，忠署下考。郎中某，瑾党张彩私昵者也，乃署考曰："守已乖于士论，行事咈乎人情。"自是诸司弗饬者，惴惴焉缩其纵。

洪武、永乐以来，凡百司朝觐，命吏部、都察院考其尤不职者，乃黜之不过数十人。其后吏部患人言，务以多黜为公，方岳以下少有微瑕，辄黜之，黜者亦不敢诉。丘公濬深知其弊，言于上曰："唐、虞三载考绩，三考黜陟。今有居官未半岁而黜者，所黜徒信人言，未必皆实，此非唐、虞之法，亦非祖宗旧制也。"上深然之。会吏部上大小庶官当黜者几二千人，乃敕凡历官未三载者，俱复其任。虽经一考，非有贪暴实迹，亦勿黜。

当考察之期，刘公龙奋然以进贤退不肖为己任。预奏："考察事重，若被黜官员希图报复，乃自知不免媒孽当事者，俱治以重罪。"上可其奏。于是裁酌精核，声实必当，评骘品列，不惑浮议。人咸称其鉴。

朱恭靖为南冢宰，适当考察，南科无一人去者。或以恭靖为私，公曰："使一曹皆贤，必去一人以为公，则一曹偶皆不肖，亦将姑去一二以塞责乎？"

许公谦素以用人图治为己任。上惩边患未宁，责在巡抚；大臣专恣，罪在言官。各令公考察。公参稽舆论，择巡抚脂韦骫法及苞苴自私者，拟斥十余人。其科道素乖风纪，并建白无闻，冗牍可厌者，拟黜调二十余人。一时士气复振。尤念人才当爱惜，有孤特自立为人挤弃及言事伤激遭摈者，荐起十余人。在吏部前后十年，用人不凭臆决。每遇来京官见，各令举所知，其荐同者注录，不拘疏逖推用之。每铨注，必论才高下与地繁简，兼风土南北而剂量之。覈司公而恕，或庇以细故飞语，悉置不行。以是人德之。

凡投选及各项文移，吏辈多假驳查送问为骗局。霍公韬立法，当堂明谕，奸吏无所措手。吏役应拨诸衙门实参者，例俱拈阄，以示不私。惟吏部及锦衣卫吏，则坐名拨缺。盖皆依托势要，千重赂以图厚获者。新旧相代，索顶首银多至千金。公一概龟拨，痛革顶头之弊。文选司有写本承差十二人，皆势家豪户买纳者，日用厚费供司属宴饮，授选日则择地注官，公尽黜革之。

徐公阶佐铨时，年仅四十三，榜戒语于堂自警。故事，吏部大僚辏车门所，接见庶官，不能得数言，以示严冷。阶曰："若尔，何以能尽人才也。"乃痛折节，修词色而下之，见必深坐亹亹，咨访边腹要害、吏治民瘼，错及寒暄可怜语，冀以窥见其人。见者亦自喜，愿为之尽，阶益有缙绅间声。尚书熊浃雅重阶，托以肺腑，而阶亦为之竭力。相与励廉节，奖恬退，振淹滞，抑躁竞，一时翕然归贤。

筹　策

太祖自知州渡江至采石，陶安首先来见。太祖问曰："有何道以教之？"安曰："即今群雄兵起，不过子女玉帛。将军若能反群雄之志，不杀人，不掳掠，不烧房屋，首取金陵，以图王业，愿以身许之。"后太祖得建康等处，全有江西，安功居多。

刘公基赴京，道经建德，今严州也，适张氏入寇。时李文忠守建德，欲奋击之，基乃使勿击，曰："不出三日，贼当自走，追而击之，可成擒也。"比二日黎明，基登城望之，曰："贼走矣。"众见其壁垒旗帜如故，且闻严鼓声，疑莫敢动。基趣其疾进兵，则皆空

垒，击鼓者，乃所掠老弱耳。遂穷追至东阳，悉擒之以还。时陈友谅据湖广，张士诚据浙西，皆未下。众以为苏、湖沃土，欲先取之，基曰："士诚自守虏耳。友谅居上流，且名号不正，宜先之。陈氏既灭，取张氏如囊中物耳。"上遂伐陈氏。已而友谅复攻洪都，上亲征之，大战于鄱阳湖，胜负未决。基密谋移军湖口，以金木相犯日制胜，上皆从之。陈氏平，遂决计伐士城。暨北定中原，基运筹居多。

高帝剖符功臣，下宋濂议五等爵名，宿大本堂，讨论达旦。濂历据汉、唐以来故典，量其中而奏之，曰此可为法，彼不可法。皆当于理乃已。

宋讷献安边策曰："今海内既安，蛮夷奉贡。惟沙漠胡虏，未遵声教，若置之不治，则恐岁久丑类为患迷圉。若欲穷追远击，又恐六师往还万里，馈运艰难，士马疲劳。陛下欲为圣子神孙万世之计，要不过谨备边之策耳。备边固在乎屯兵，实兵又在乎屯田，屯田之制，必当法汉。本始年中，匈奴帅十余万骑而南欲为寇，汉将赵充国乃将四万骑，分屯缘边九郡，而充国统制其间。则当时之筹画区分，概可想见。我朝诸将中，勇智谋略岂无如充国者哉！陛下宜选数人，每将以东西五百里为制，随其高下，立法分屯。所领卫兵，以充国兵数斟酌损益，率五百里屯一将，布列沿边之地，远近相望，首尾相应。耕作以时，训练有法，遇敌则战，寇去则耕。此长久安边之策也。又何必劳师万里，求侥幸之功，以取无用之地哉！"上嘉纳之，遂令边军皆屯田，且耕且守，著为令。

汉王叛，伪命指挥王斌为太师，知州朱恒为都督，夺民马为战马，放囚徒为卒伍，以金帛结京军为内应，差百户陈刚赍本指斥乘舆，声言犯阙。皇太后忧之，召杨荣使定计。荣请亲征，皇太后及上俱难之。荣曰："彼谓陛下新立，必不自行，故敢尔。若出其不意，而以天威临之，事无不济。臣请先行，誓不与贼俱生。"皇太后壮之，劝上从其计。荣即起行，昼夜疾驰。至即合围，督军士筑土山，山成而大驾至，众呼万岁，声振城中。汉王知不敌，遂开门出降。

杨士奇言："尧、汤之世，不免水旱，而尧、汤之民不致甚病者，有备故也。我太祖皇帝笃意养民，备荒皆有定制。天下郡县悉出官钞籴谷，各于四乡置仓贮之，时敛散。又相其地宜，开浚陂塘，修筑圩岸，以备水患。天下之民各安其业，此万世之利。历岁既久，奸弊日滋，豪猾侵渔，谷仓尽毁。凡诸水利亦湮废，或被占夺。稍遇旱灾，民无所赖，事虽若缓，关系甚切。请令户部择京官廉干者，往督理粮课，丰稔州县各出库物平籴，储以备荒。陂塘闸埭皆令修复，具实奏闻。若有灾之处，则候稔岁而后行。郡县官考满，以此为殿最。风宪官各务稽考，遇有欺弊怠废者，具奏罪之。

宣德二年十月，黎利遣人进前安南陈王三世嫡孙暠表，乞立为陈氏后，其辞恳切。上览之，密示英国公张辅，辅对曰："此不可从。将士劳苦数年，然后得之。此表出黎利之

谲，当益发兵诛此贼耳。”辅退，乃召尚书蹇义、夏元吉示之，二人对曰：“举以与之，无名，徒示弱于天下。”二人退。遂召杨荣及士奇，出表示之，且谕以三人所对。荣曰：“永乐中费数万命得此，至今劳者未息，困者未苏，发兵之说，必不可从。不若因其请而与之。旋祸为福。”上顾问士奇：“云何?”对曰：“荣言当从。求立陈氏后者，太宗皇帝之初心。求之不得，乃郡县其地。十数年来，兵民困于交趾之役极矣。此皆祖宗之赤子，行祖宗之初心，以保祖宗之赤子，此正陛下之盛德，何谓无名？且汉弃珠崖，前史为荣，何谓示弱？臣侍仁宗皇帝久，圣心数数追憾此事。臣愿陛下今日明决。”上曰：“汝两人言正合吾意。皇考言亦闻之屡矣，今吾三人，可谓同心同德。”遂命尚膳赐酒馔。明旦朝罢，表示文武群臣，且谕之曰：“太祖皇帝初平天下，安南最先朝贡。及黎氏篡弒，毒虐国人，成祖发兵诛之，本求陈氏之后立之。求之不得，始郡县其地。至我皇考，每追念往事，形诸浩叹。比数年来，一方不靖，不得已屡勤王师，岂朕所乐？今陈氏既有后，尔等试观表中所言，其从之便，抑不从之便?”群臣对曰：“陛下之心，即祖宗之心。且偃兵息民，上合天心，从之便。”上曰：“论者不达止戈之意，必谓朕不武，但得人安，朕何恤人言？其从之。”

己巳之难，英宗既北狩，达虏将犯京城，声言欲据通州仓，举朝仓皇无措。议者欲遣人举火焚之，恐敌因粮于我也。时周文襄公适在京，因建议令各卫军预支半年粮，令其往取，于是肩负踵接于道。不数日，京师顿实，而通仓为之一空。

乌思藏等处入贡，其贡使数逾旧制，一岁中有至三四千人者，赏赐糜费，不可胜计。自长河西诸番，皆冒以图利。周公洪谟上言：“此特无印符为验耳。宜依海外诸番例，各给与符二十道，入贡，备填贡使物数于上，仍识以旧赐金印，至关验，以防诈伪。”诏从其议，其费顿省。

占城王子古来为安南所逼，弃国至广求援。部议令守臣送之还国。尹直言：“远夷为强国所侵，其来愬者，恃我能为之主也。若徒遣之归，而一无所处，是弃之矣。宜令大臣至广审度事宜，且敕责安南，敦睦邻好，庶不失以大字小之体。”因荐都御史屠滽往。由是安南敛戢，古来得领封还国。

弘治丁巳虏入塞，师行乏军兴，刘忠宣以户部侍郎出经画。或曰：“边粮草半属京贵子弟，此行刚且取祸。”公曰：“处天下事，以理不以势；定天下事，在近不在远。俟至彼图之。”至边，召问父老，得其要领，揭榜通衢云：“某仓缺粮几千石，每石给官价若干。凡境内外官员、各客商家愿输者，米自十石上，草自百束上，听。即中贵子弟弗禁也。”不两月，积蓄有余。盖往日籴买法，粮百千石、草千万束方听，以故贵子弟争相为市，转买边人粮草续运，牟利十五。此法立，有粮草家自得告输，贵子弟即欲收籴，无所籴。边人言，自刘侍郎收市法行，仓场有余积，私家有余财。

流贼犯江上，兵书刘公机谋于同事诸公曰："今日之事，惟择主将、立赏格、修营栅、恤军士为急。"时李都督昂自贵州罢镇还南，遣人邀致之而委重焉。李以未得朝命辞，公曰："朝廷敕谕我辈有曰'敕内该载不尽者，尔等从宜区画'。此即朝命也。"亟取瓦屑壩竹木为营栅，使沿江军士免暴露之苦。又欲发官帑银七千余两犒军，诸公皆犹豫，公曰："某当独任。"遂草奏行之。防守有备，人心以安。

甘肃副将鲁麟，恃部落要大将不遂，弃归，愿抚其众。奏至，上问刘忠宣公，公曰："第叙其先世归附之劳，从其请，兵权一去，无能为已。"麟果怏怏死。

尚书汪俊云："畿甸群盗，势甚张大。王师屯德州，惠安伯张伟不敢出，提督马中锡倡为招抚之议。司礼张永以问李公东阳，公愤然曰：'此贼本朝廷编氓，悖理犯法，非夷狄比。今攻破州县，拒敌官兵，赤子遭其荼毒数千万众。朝廷养兵百五十年，用在今日，无分寸效。且方出师而以招抚为计，有血气者，宜痛心疾首而食不下咽也。更有何说！'永等皆叹曰：'老先生终是老成人。'议遂定。"

谢铎条上备边事宜，其略曰："河曲近失声援，虏人潜伏，遂为窟穴。夫大河为关、陕之限隔，受降、东胜乃大河之藩篱。失此则河不可守，况又失河而退守，其何能及？黄甫川西至榆林抵宁夏二千余里，中间列置城堡二十有三，步军二万三千有奇，不能捍御。往岁寇掠，如入无人之境。朝廷久为搜套之策，迟疑未决。及今无事，正宜蓄兵养锐，渐图收复汉、唐故疆与国初东胜之地。据其形势，守其不攻，此计之上也。"又言："今之边将皆晚唐债帅。士卒战没而名数不闻，士卒克捷而赏归权势。尅减之私，办纳之苦，怨塞胸腹，志义乖离，尚安能驱而使之乎！"言甚剀切，皆凿凿可行。

安化王寘鐇反，张永奉命生之，会兵以捕，巡抚杨一清与有力焉。然永素贵，视巡抚蔑如也。一清有智数，永至，一清称疾不出。密赂永左右，俱得其欢心。乃晨起直登永床与语，谈噱自若。永异之，乃渐与狎。永将械寘鐇归，过一清辞，一清曰："公今不得归矣。"永惊问故，一清曰："公试夜思之，明当奉告。"永思之不得，复往叩之，一清曰："公与瑾，平时且相忌，况有功乎？此行至涿州，瑾闻之，必宣旨行勘，以稽留公。嫌隙一开，则事危矣。"永乃促席曰："为之奈何？"曰："此易耳。公至涿州，瑾必驰使从大路止公，若相遇，夫谁敢违？宜至彼，密从他道直入京，与来使相左，彼固无辞以罪也。宜即见上，数瑾专权，诬以谋反诛之，此在公掌握中耳。"永深然之，阴为之备。至涿州，瑾果诏永及所获反者勿入城，听行勘处。永知之，由他道霄进，直入城。见武宗，甚喜，赐酒肴，从问行间事。永因屏人，密奏瑾浊乱天下，阴图不轨，请诛之。武宗迟疑不决。永惧祸及，乃驰见慈寿，具言状，慈寿许之。时永已布壮士自随，是夜三鼓，直至司礼监捕瑾。瑾方调旨进退诸大臣，见永，问曰："何为？"永曰："奉旨捕公。"瑾大惊，遂就下

锦衣狱。

彭泽将西讨流贼鄢本恕等，入问计，杨公廷和曰："以君才，贼何忧不平？所戒者班师早耳。"泽后破诛本恕等，奏班师，而余党复蝟起不可制，泽既发而复留，乃叹曰："杨公之先见，吾所不及也。"

《国琛集》云："杨廷和，新都人。久入阁，漫无所建白，人易之。武皇南巡，天下汹汹，倖臣窃国柄。有狂生上书数其过，公延礼生，泣下曰："久当不负良意。"已而武皇崩于豹房，安危俄顷，禁从兵悉属江彬。公密与太监张永谋，后太后请旨敕彬。先传令军士，扈从南巡者就通州给赏，于是边兵尽出。彬觉，顾瞻无人，遂就擒。乃定遣迎今上礼，下诏纪元，厘正国条，裁革传乞升滥役，月省食粮一十六万余。

杨一清巡边，具疏极陈战守之策，请修浚墙堑以固边防，增设卫所以壮边戍，经理宁夏以安内附，整戢韦州以遏外侵。俱报可。一清往来诸镇，所至急于足兵食，严营阵，选将习射。每按部，旌旗戈甲耀原野，士饱马腾，欢呼动地。虏闻，俱远徙，不敢入寇。

仇鸾时利属国虏朵颜弱，欲掩以为功，谓其实导虏，请大发兵征之。下礼、兵二部议，徐公阶曰："征之易耳。一征而永彻我百八十年之藩篱，且侯鸾所云导俺答者，即得之俺答所言，焉知俺答之不利其土沃，而假手我也？我得其地不能戍，将无为虏外囿何！"乃弗果。公因颇及京营积弱状，上嘉公忠怀，而询京营之所以弱，今振之何由。公谓："营兵皆市人子，口食不给，仍匿迹为舆台，以其羡其妻孥。日练之，则劳而生计薄。劳则苦，薄则怨，怨且苦，则生谣诼。故其帅务为姑息，以相保食寝而已。今欲大振之，必明赏罚。欲明罚，必先赏，赏则财告匮矣。臣以为宜汰去老弱者万人或数千人，仍核其虚冒，而取其饷以充赏费，然后罚可行，兵可渐振也。"上嘉纳之。

史人道在云中，行边出塞，斩将擒王，先后首功数千，俘获马驼牛羊数万。风声赫播，虏贼远遁。大边之三百里内外，绝无一营帐敢住牧者。每遇会兵南抢，虏酋之妻哭以止之，令勿犯大同边界。公之威慑夷虏，有如是者。

宁夏介在河曲，三隅逼虏境，烽火四时不绝。王邦瑞督边，既内治严，又能招携夷党，刺虏中事甚悉，每事先备。虏尝乘冰一入，辄失利，遗其酉而去，不敢复近塞者终邦瑞之任。西人语保障功者，皆归之。

王邦瑞《请罢中贵人监军疏》，略曰："今国家之所患者惟虏，所最甚患者唯卒弗振。臣以为斯二患者，非深患也，所谓深患者，唯在中贵人典兵权耳。夫今之团营，即汉之北军、唐之府兵、宋之禁旅。所以卫京都，备不虞，至重矣。其令勋臣掌之者，谓其明武

略；其令文臣共之者，谓其督怠弛；其令中贵人监之者，谓其防壅蔽。总之以厉兵振威焉耳。乃者胡马来，臣调团营兵令出城击胡，而十二营半空，见卒又罢弱，不任旗鼓。夫卒至罢弱，罪属之文武二臣，不得解矣；至空无人者，则乃中贵人所为耳。外语藉藉，咸以有为输钱脱更之弊，是本用监军，反用蠹军矣。陛下若不即赫然立罢之，则岁月既积，消耗益甚。假令虏踵前智，复射一矢于阙下，谁与驱逐？此可为寒心者也。夫刑余之人，典在传公车之命，供扫除之役耳。令其参列坛场，固已亏体，而况于作蠹邪？臣闻久服之衰必弊，常用之器必缺。请罢中贵人勿使更滥戎机，亦保躯善后之图也。”

倭事起，上以所蹂躏多徐阶乡，而阶又晓畅军事，以故数数询问。时抚按亟告急请兵，而职方郎谓兵发则倭已去，谁任其费？尚书惑之，阶持不可，乃以羸卒三千人往。阶上疏争之曰：“江南，腹心地也，捐以共贼久矣。今据抚按奏报，或云来者未已，或云意不在抢而在扰，势不欲去而欲留，彼皆真有以验之。而部臣于千里外，乃能揄度贼之必去，又揄度其去而必不来，而阻援兵不发，置此腹心地于度外，臣所不能解也。夫用兵之道，计当发与不当发耳。不当发，则毋论精弱皆不发以省费；当发，则必发精者以取胜。而奈何用虚文涂耳目，置此三千羸卒与数万金之费而委贼，臣又所不能解也。”尚书乃惧，请发精卒六千人，俾偏将军许国、李逢时将焉。国已老，逢时敢深入而疏，骤击倭，胜之，前遇伏溃。当事者方以发兵为阶咎，冀因而摇阶。而阶复上疏，谓“法当责将校战而守令守。将校一不利，辄坐死，而守令偃然自如。及城溃矣，将校复坐死，而守令复仅左降，此何以劝惩也。夫能使民者，守令也，今为兵者一，而民者百，奈何以战守併责将校也。夫守令勤则储饷必不乏，守令果则探哨必不误，守令警则奸细必不容，守令仁则乡兵必为用，臣以为重责守令可也。”报可。

庚戌之事，赵大注力排和议，抗论于朝。言“朝廷养士二百年，今一旦有事，遂言无人，岂祖宗立国之意哉！且何代无才？苟以朝命命之，激以忠义，谁敢不尽力效命？况虏人用兵，气之盛衰，视月盈缩。今十八日矣，更一二日则月渐亏，虏必退，宜不动以观其衅。城下之盟，《春秋》耻之，一与之盟，则要劫君相，求索金帛，何所不至？”于是和议遂息，虏人果以二十日退去。苟当时果与之和，则岁遣重使，输以岁币，终不能塞虏人无厌之求，而召戎启衅，其祸有不可胜言者矣。大洲既论列于朝，继上疏陈三事。其一，开损军之令。盖祖宗之制，但边将有损折军士者，即谓之失机，百姓虽尽为掳去，亦所不论。故虏人一入内地，则兵将皆入保城堡，纵其剽略，而百姓遂为鱼肉，此最为失策者。开损军之令，庶边将始敢提兵出战，稍为百姓之卫。其二，录周尚文之功。周尚文，边将之有功而乃论罪者。其三，释放杨爵、杨继盛。盖二人皆以劾奏权贵论死久禁狱中者，遂以此忤权贵。大洲时为国子司业，即命带御史职衔，赍银数万两出城赏军，又不给以敕印，实陷之也。大洲至西城，请敕印，无宰恨，不许，论辩既久，不能夺，遂给敕印以行。既出城，至仇鸾宁营。鸾宁希中旨，不肯收银，令大洲遍历各营，唱名给散，大洲窘迫无计。是夜宿鸾宁营中，至明旦，虏人退去，果如大洲所料，幸免于难，不然则立为鏖

粉矣。后以前事责某县典史。

徐公阶念虏移庭牧，宣、大与虏杂居，士卒不得耕种，米麦每石直至中金三两，而所给月粮仅七鏸，半菽且不继。时畿内二麦熟，石止直四鏸，可及时收买数十万石。石费五鏸，可出居庸，抵宣府；费八鏸，可出紫荆，抵大同。大约合计之，费中金一两，而士卒可饱一月食，其地米麦当亦渐平。具疏上，上大悦，令密撰谕行之。

卷　三

召　对

圣祖时，凡观经史中有句读字义未明者，必召翰林儒臣质之，虽有知书内侍、能文宫人不得近，盖不特绌绎义理而已。洪武末，侍讲方希直有诗云："风煖彤庭尚薄寒，御炉香绕玉阑干。黄门忽报文渊阁，天子看书召讲官。"即其事也。《成祖宝训》云："上亲朝之暇，辄御便殿阅书史，或召翰林儒臣讲论，永乐以后，盖莫不然。"

孝庙尝问司礼监："祖宗时召见大臣，其礼如何？当在何处？"萧敬对云："英宗多在文华殿。尝见吏部尚书王公翱，问对毕，王公辞去。顾见其衣后破损，再呼还，问：'衣破，何不令家人补之'？王公答曰：'今日偶服此到部，适闻命，不及更衣。'英庙抚掌笑，命赐一绮。"孝庙闻之曰："朕不能如祖宗简易若此。"数日间，遂召见兵部尚书刘公大夏，见后称"好好"。邃庵杨公一清亦谈一事，云"时甘肃缺总兵官，会推恭顺侯吴瑾，英庙以为得人。召问王公如何，王以为不可。英庙遽曰：'老王执拗，外庭皆道此人好，独尔以为不好，何也？'王叩头曰：'吴瑾是色目人，甘肃近西域，多回回杂处，岂不笑我国乏人？'英庙抚掌曰：'还是老王有见识。'即命另推。"祖宗时，君臣之间契会如此。

徐溥云："弘治十年三月，韦太监急走阁下，言上坐文华殿，宣四先生。溥及刘、李、谢三公仓皇至殿，叩首。上曰：'近前。'诸司礼皆环跪御案旁。上曰：'看文书。'诸司礼取诸司题奏与溥及刘，以片纸数幅与李、谢。每一疏，上必曰：'与先生辈议。'溥等拟批答，上览或更定二三字，或删去一二句，应手疾书，略无疑滞。溥等惧不称上意，顿首请曰：'疏中事多者，臣等请将下看详。'上稍不说，曰：'文书尚多，欲尽阅，阁中亦闲，盍就此面议？'诸辅臣又顿首曰：'唯。'自裕陵召见南阳等后四十年，茂陵及泰陵初，岁不过一二见，道二三语。是日溥等得见上天资明睿，圣心仁厚，大喜。顾应对不能副上意，又自惭也。"

刘健云："上方励精，凡国家大事，召见辅臣。宜兴去，召健及李、谢二公至文华殿平台煖阁，面议大政。如吴一贯、张天祥狱，睿皇后陵寝殿礼，进退五府、四营公侯伯，灾异去留大臣，皆上前相可否。"健确直，见事稍迟，李才敏达，谢方赞，三人同心。时人语曰："李谋刘断，谢尤侃侃。"

孝皇一日召刘大夏、戴珊，谕曰："闻今军民多不得所，安得天下太平如古昔帝王之时？"大夏对曰："求治亦难太急，但每事与内阁近臣讲议，必求其当而行之，久自太平。"上曰："内阁近臣如大学士刘健，亦尽可与计事。但他门下人太杂，他曾独荐一人，甚不合朕意。"上不言其姓名，大夏等亦不敢问。明日，与司礼太监陈宽相会，询之，宽亦不知。既而曰："刘先生曾说刘宇才可大用，上不答，先生疑上听之不真，重举其人言之，上竟未之答。或者是此人未可知。"噫，宇之奸恶，圣明已知之矣。正德初，宇果大坏，荐人之难如此。一日，上又召刘、戴二公议论人物。大夏言某一时人物，上曰："内阁学士刘健屡举此人，朕已熟察之矣。其人作威福，好虚名，无诚心为国。在陕西巡抚时，与镇守内臣同游秦王内苑，厮打坠水，遗国人之笑。及任户部侍郎，令他参赞北征官军，惟以参奏总兵官为事，不能画一策以裨军旅。因其误事，所以退他。这等何以称为人物？"大夏等叩头，不敢复言。

弘治癸亥以往，孝宗时召内阁、部院大臣于文华殿，或宝座后平台间，咨访时事，慨然欲复祖宗之旧。时大学士刘公健、李公东阳、谢公迁在内阁，学士吴公宽司制诰，倪公岳、戴公珊、杨公守随皆召自南都，岳为吏部尚书，珊为右都御史，守随为大理寺卿。时户部周公经、礼部傅公瀚、兵部马公文升、刑部闵公珪、祭酒谢公铎，既而尚书许公进、刘公大夏、韩公文，都御史史公琳、张公敷华，侍郎王公鏊，相继代任。一时得人甚盛，政事多所兴革，而士之沉抑者举用殆尽。

孝皇召见刘忠宣公，谕曰："事有不可，每欲召卿商量，又以非卿部内事而止。今后当罢行者，卿可写揭帖，密封进来。"对曰："不敢。"上曰："何？"曰："先朝李孜省可为鉴戒。"上曰："卿与我论国事，岂孜省营私害物者比？"曰："臣下以揭帖显行，是亦前代斜封墨敕之弊。陛下宜远法帝王，近法祖宗，事有可否，外付之府部，内咨之内阁可也。如有揭帖，日久上下俱有弊，且非后世法，臣不敢效顺。"上称善久之。

弘治十八年八月，上召见内阁徐、刘、李、谢四公于平台议政事。时太监李广以烧炼斋醮横被宠赉，阁疏力谏，上嘉纳，以疏示广。武冈知州刘逊，为岷府所奏，逮逊至京，科道疏救逊，下诏狱者六十余人，内阁疏救得释。十一年五月，上坐平台，召见内阁刘、李、谢三公，议罢成山伯王镛、遂安伯陈韶、宁晋伯刘福总兵。越二日，又召见，议以保国公朱晖、镇远侯顾溥、惠安伯张伟为总兵，代镛等，而以溥同英国公张懋管团营。盖五军、神机、三千，所谓三大营、六提督也。六人中择二人提督团营，皆名总兵官。

讲　读

太祖召钱唐讲《虞书》，陛立而讲。或纠唐草野不知君臣礼，唐正色曰："以古圣王之言陈于陛下，不跪不为倨。"尝谏宫中不宜揭武后图，忤旨，待罪午门外终日。上悟，赐饭，即命撤图。唐之正色立朝如此。

李希颜性行峻茂，贯酣群籍。高帝用荐，手书征之南畿，择为诸王子师，今分建十王者是已。教法严毅，虽诸王子，有弗若教者，或击额以管。帝抚而怒，高皇后问故，曰："恶有以尧、舜训尔子，顾怒之邪？"帝威用霁。

仁庙在东宫，一日，传上命，召吏部、翰林院官，令举老成正大儒者侍皇太孙讲读。明日，东宫特召蹇义、杨士奇问之，对曰："臣两人共举礼部侍郎仪智，然众鲜知之。"东宫曰："往昔吾举李继鼎，大误，后悔无及。智甚端正，但觉老矣。"士奇对曰："虽老，然起家学官，道理明，执守正，精神不衰。廷臣中老成正大，未见其比。"是日午朝，上顾问东宫曰："太孙处侍讲读已得人否？"对曰："已举礼部侍郎仪智，然议尚未决。"上喜曰："此得人矣。虽老，识朝廷大体，能直言不阿。向之元旦日食，吕震等皆欲行贺礼，惟此老与杨士奇言宜免贺，朕从之。仪智可用。"遂令日侍太孙讲读。盖文庙于臣下，有片言之善，皆记忆不忘如此。

文皇帝特简王让侍皇太孙读书，谓侍臣曰："孝者百行之源也，君子之所当则也。故《诗》曰'有孝有德'。朕闻让考于其亲，故擢用之。"让在讲筵，首陈尧、舜之道惟在孝弟，人主躬行孝弟则天下感化，不劳而治。每谈经，必端凝拱立，敷宣明畅，皇太孙敬而爱之。时同事之臣张山、陈瑛，以顺旨被宠，戴纶、林长懋则强谏，不少诡随。惟让谦卑自牧，简默寡言。每进规讽，亦委曲切中事情，皇太孙敛容听之，益加礼重。

宣宗尝召王英便殿，谓曰："洪武中，学士有宋濂、吴沈、朱善、刘三吾；永乐初则解缙、胡广有重名。今汝当讲经史，陈道义，启沃朕心，罔俾前人独专其美。"赐内酝及钞千缗，命入内阁。

景泰中，选内侍秀异者四五人，进学文华殿之侧室，倪谦、吕原实教之。上时自临视，命二人讲论，倪讲《国风》，吕讲《尧典》，称旨。问二人何官，倪时以左中允兼侍读，吕以中允兼侍讲。又问几品，曰："皆正六。"上曰："吕同安得相兼？"令取官制视之，乃命二人以侍讲学士兼中允。他曰，上再至，二人已迁坐于旁，上诃之，二人对："君父所坐，臣子不敢当。"上曰："如是乎？"其后至馆中，惟立谈或东西行，不复坐云。

杨守陈于经筵，一日讲《武成》篇，曰："《鲁论》无为而治，《周书》称武王垂拱而天下治。然后世人主，有深拱禁中，委政内侍者，召阎乐之祸；有高居无为，惟嬖宠艳者，启禄山之变。何也？盖舜、武之所以无为者，由其举相、去凶、惇信、明义，无一不尽其道。皆忧劳而有为，乃始佚乐而无为也。后世人主，则《孟子》所谓'安其危而利其菑，乐其所以亡者'耳。"左右听者竦然。

上游后苑，左右谏，不听。王鏊讲文王不敢盘于游田，上为罢游。讲罢，尝召所幸李广，戒之曰："今日讲官所指，殆为若等，好为之。"

张学士元桢，南昌人。为日讲官，上命设低几，就而听之。盖张短小不及四尺，貌寝而声音朗彻，闻者竦然，上亦起敬，故设此几以便之。张自七岁能属文，称为奇童。尝请上读《太极图》、《西铭》诸书，上亟索之，内阁以图本进。上览而叹曰："天生斯人以开朕也。"

孝宗时尤重经筵，多有匪颁之赉。学士程敏政记其事云，弘治元年三月十二日，初开经筵，赐宴及白金、宝镪。十三日，文华后殿早进读《尚书》、《孟子》，及午乃进讲《大学衍义》，以为常。读毕赐宴，讲毕赐茶，上皆呼先生而不名。四月二十八日以后，屡赐桃、杏、郁李、莲房，筥上黄封，鲜笋、青梅、枇杷、杨梅、雪梨、鲜藕，五月二十九日以后屡赐，或题"上林苑盐进乾清宫"八字，或题"上林苑海子进乾清宫"九字，或题"司马苑局进乾清宫茶房上用"十一字。敏政等具表称谢，且记之以诗，有曰："黄封进带乾清字，朱实平分上苑香。"七月二十日，文华殿后讲，上顾中官，赐讲官冠、带、靴、袍。敏政预赐织金云雁绯袍一，有副金带一及乌纱帽、皂靴，面谢讫。上顾谓曰："先生辛苦。"共对曰："此皆职分当为。"顿首而退。有诗记之："日上罘罳晓色深，湛恩稠叠驾亲临。对衣红濯天机锦，束带黄分内帑金。久幸清班容宦履，渐渐华发点朝簪。经生启沃寻常事，消得君王念苦辛。"

孝宗好亲儒臣。一日经筵，刘学士机进讲"责难于君谓之恭"二句，上注听久之，俯赐清问，因辩析"陈"字之义，刘仓卒进讲，语不逮意。上谓之曰："此即敷陈王道之陈也。"群臣叩首谢。又问："何以不讲末句？"答以不敢。上又曰："何害？善者可感善心，恶者可惩逸志，自今不必忌讳。"

经筵面奏，近世无闻。惟嘉靖甲申夏，吕修撰柟言："五月十二日献陵忌辰，是日讲筵，君臣不宜华服。"己丑夏，陆祭酒深言："讲官讲章，不宜辅臣改窜，使得自尽其愚，因以观学术邪正。"吕未几以论礼谪解州判官，陆竟以是谪延平同知。程正叔词严义正，范尧夫色润气和，皆贤讲官也，今难其人矣。

宠　遇

高帝建国初，遣使者樊观以束帛召青田刘基、丽水叶琛、龙泉章溢、金华宋濂至建康，入见，上喜甚，赐坐。从容问劳曰："我为天下屈四先生耳。然四海纷纷，何时定乎？"章溢对曰："天道无常，惟德是辅，惟不嗜杀人者能一之耳。"上曰："卿等其留辅予矣。"既而，命有司即所居之西创礼贤馆处之。

高帝欲俾宋濂参大政，濂曰："臣少无他长，惟文墨是攻。今幸待罪禁林，陛下之恩大矣，臣诚不愿居职任也。"上厚之。每燕见，必命茶赐坐，每旦，令侍膳，询访旧章，讲求治道，或至夜分乃退。濂在朝久，若郊社、宗庙、山川、百神之祀典，朝享、宴庆、礼乐、律历、衣冠之制，四夷朝贡赏赉之仪，及勋臣名卿焯德耀功之文，承上旨意，论次纪述，咸可传于后也。

洪武八年秋八月甲午，上览川流之不息，陋尹程《秋水赋》言不契道，乃亲更为之。赋成，召禁林群臣观之，且曰："卿等亦各撰赋以进。"宋濂率同列研精覃思，铺叙成章，诣东阁，次第投献。上皆亲览焉，复置品评于其间。已而赐坐，敕大官进天厨奇珍，内官行觞，觞已，上顾濂曰："卿何不尽饮？"濂跽奏曰："臣年迈，恐不胜杯酌，或愆于礼度，无以上承宠光尔。"上曰："卿姑试之。"濂即席而饮。将彻，上复顾曰："卿更宜嚼一觞。"濂再起固辞，上曰："一觞岂解醉人乎？卒饮之。"濂举觞至口端，又复瑟缩者三，上笑曰："男子何不慷慨为？"对曰："天威咫尺间，不敢重有所渎。"勉强一吸至尽，上大悦。濂颜面变赪，顿觉精神遐漂若行浮云中。上复笑曰："卿宜自述一诗，朕亦为卿赋醉歌。"二奉御捧黄绫案进，上挥翰如飞，须臾成《楚辞》一章，曰："西风飒飒兮金张，会儒臣兮举觞。目苍柳兮袅娜，阅澄江兮水洋洋。为斯悦而再酌，弄清波兮永光。玉海盈而馨透，浮琼舉兮银浆。宋生微饮兮早醉，忽周旋兮步骤跄跄。美秋景兮共乐，但有益于彼兮何伤。洪武八年八月七日午时书。"濂既醉，下笔字不成行列，甫缀五韵，上遽召濂至，命编修官朱右重书以遗濂。遂谕濂曰："卿藏之以示子孙，非惟见朕宠爱卿，亦见一时君臣道合，共乐太平也。"濂叩首以谢。上更敕侍臣应制赋《醉学士歌》者四人：考功监丞华克勤，给事中宋善、方徵、通闻；而续赋者五人：秦府长史林温，太子正字桂彦良，翰林编修王琏、张唯，典籍孙蒉。

洪武五年甘露降，太祖召宋濂，赐坐。上躬执金杓，炼汤于鼎，取甘露投之，手注于卮以赐濂，曰"此和气所凝也，能愈疾延年，故与卿共之耳。"

濂奏事久，称倦，上命瑮、慎共扶下殿。祖子孙三世皆官内廷，当世以为盛。复以先生艰于行步，特选良马以赐。上亲作歌，复诏群臣咸作之，以宠耀焉。

宋潜溪太史乞归时，御制诗二句饯之云："白下开樽话别离，知君此后迹应稀。"太史续之云："臣身愿作衡阳雁，一度秋风一度归。"上悦，赐白金锦币文绮，曰："与汝作百岁衣也。"自是岁一来朝。后子璲被诛，乃讳迹焉。

太祖尊礼刘基，尝称老先生而不名。又曰："吾子房也。"

洪武十二年，太祖召四辅官吴源、杜敬、赵民望、李祐游东苑，命联句作柏梁体一章，云："踞盘龙虎肇豪英，五色卿云炫月明。王气莹然垂景象，民风乐尔见升平。山河百二金陵最，宇宙千秋帝业成。暗忆六朝兴替事，祯祥未尽又加祯。"详观诸臣之作，虽远不及圣制之尽善尽美，然君臣之间，情礼蔼然，与明良、喜起之歌同一揆也。

状元任亨泰，圣祖宠遇特隆，命有司建状元坊以旌之。圣旨建坊自此始。亨泰，襄阳人，为修撰。每召建议，即赐手诏，书襄阳任而不名。寻与黄子澄并拜詹事府少詹事，仍兼修撰，而擢礼部尚书。

洪武年，择解额内隽异者俾肄业，其中张唯等凡十有七人实与选。正月甲寅，命题赋诗，诗成称旨，唯等皆擢翰林国史院编修，以赞善大夫宋濂、太子正字桂彦良分教之。上谓曰："昔许鲁斋诸生多为宰辅，卿其勉之。"听政之暇，辄幸堂中，取其文亲评优劣。命光禄日给酒馔，每食，皇太子、亲王迭为之主，唯等侍食左右。冬夏赐衣及弓矢鞍马，恩礼甚厚。

建文君即位，眷念旧学，屡问董伦，左右多言伦可用。召拜礼部侍郎兼学士，与方孝孺入内阁侍经筵。是年秋，御书"怡老堂"三大字及槎几、玉鸠杖各一以赐。

永乐四年八月，集翰林儒臣及修书秀才十数人于丹墀内，同赋《白象诗》。擢右庶子胡广为第一，王涯为第二，余尝赍有差。

王文靖公弟汝嘉，洪武中以事充五开卫军。成祖一日问文靖公曰："闻汝有弟，今安在？其才何如？"文靖叩首言："臣弟进，见充军五开卫，其学与臣相似。"上即命取回，试《天马歌》并经义二道，除大庾县学训导。大庾自开科无举人，汝嘉至，择其天资明敏者，昼夜督教，自是登进士者二人。汝嘉遂入翰林为五经博士，升侍讲，卒。

崑山夏太卿年少登科，丰姿甚美。一日，与中书廿余人在文渊阁写某书，成祖见其字，甚爱之。语诸人曰："今后俱效此小中书写。"因问姓名，以其名昶，移"日"于"永"字之上。今人遂皆从此体。

王翰林洪以总角登第，成祖喜甚，命礼部与行三加礼毕，赴琼林宴，入官翰林，与王直、王英齐名，称三王。后有忌之者，出为刑部主事，人皆惜之。平生诗文甚多，不能俯仰于人，故终不显云。

孔谔，山东曲阜人。永乐中举乡试，上以圣裔，欲宠异之，特赐进士。官左春坊中允，赐宅一区，命教太子。谔师道严正不阿，上亦惮之。

杨荣进言十事，皆指斥五府、六部、三法司积弊。成祖览而喜之，密与荣曰："实切时病，但汝为心腹之臣，若进此言，恐群臣益相猜疑，不若使慎密御史言之。"于是得监察御史邓真，俾入奏。众皆股栗，免冠请罪。诏诸司即日悛改，怙终者不赦。

仁宗皇帝每朝会罢，有机务计议，必亲御翰墨。坐杨文敏姓名，识御宝，或用御押封出，付公规画。公感知遇，益竭诚体国。侍讲王琏，每休沐，会公与语，退谓人曰："公志在朝廷，不少间于燕私之时，真可谓为社稷臣也。"

仁庙于宫僚邹济、徐善述、王汝玉以及杨士奇、梁潜、蒋御医用文等，皆被诗文、宝翰之赐甚多。近得天台徐氏所藏令旨一通，永乐十六年三月初二日皇太子书一通，冬至赐诗一首，永乐十五年、十六年九月二十二日慰问古诗各一首，十月二十七日呈试王业古诗一首，录之令旨、书、诗各一，以见昭皇帝崇文礼贤之盛德云。其文曰："令旨说与好古，尔将选诗内取易入手解意的诗，分类赋比兴三字，每字要十六句八首，十二句八首，八句八首，明日早要进来看。又闻卿染疾，可稍安不？乃冬寒，善加汤药，顺时将息。旨不多及。""皇太子致书赞善好古先生：余今欲学作表，卿可一如诗题，立例意思，余为构文请益。"好古具诗题与表题，间日封进，以广琢磨。"今晨览卿为余所改之诗，甚是丰采清雅，真有益于日新。但卿疾不痊，未及存问，日见扰烦，岂尚古优待高年才望之事乎？然优待之心，岂忘朝夕也。但卿今年迈，恐余为学有日，似卿朴直苦口者百无一二，面谀顺颜者比有之，故特相为规缕者，为卿才德直謇。趁卿康健，笃于其事，卿无惮劳，弼余成业。惟望药石之言，日甚一日，毋犯鳞触讳之虑。若余成学，报答之礼，岂得忘之？春煖犹寒，当善为汤药，顺时将息，以慰余怀。旨不多及。永乐十六年三月初二日冬至。"赐赞善徐好古："清朝盛文治，辅德资儒耆。念彼筋力倦，趣朝谅非宜。赋诗有佳政，纳诲多良规。起予得深趣，欢怀浩无涯。新阳届初复，况此承平时。酬劳见尊酒，庶以劳期颐。""皇太子特以牲醴之奠，致祭于故赞善徐好古之灵曰：卿伟量渊宏，博览古今，正宜佑余文学，匡余政治。岂期一疾，遽然而逝。兹者黄钟应候，天道伊周，顾诸寮吏，不见于卿，哀哉痛哉！不复闻卿赞益之言矣。今特遣庶子邹济，奠于灵筵，卿其不寐，庶克享之。""皇帝遣天台县某官谕祭于故赞善赠太子少保谥文肃善述曰：卿昔从朕于储宫，有启沃匡辅之益，嘉念不忘。兹惟仲春秋特致常奠，用伸怀旧之情，尚其飨之。"

仁宗为皇太子，命蹇义兼詹事。时师傅皆勋臣兼之，而辅导责任文臣，詹事盖元僚也。上欲有谕皇太子，率谕詹事往导意，义亦委曲周悉。皇太子尤爱重义，所言靡不信用。满三载，升资政大夫。

蹇忠定，赐第大明门内。上累命中人进式，皆不称，上亲画图，命工戒十日落成。公官冢宰者三十年，取人先纯朴而黜浮华，故永、宣之间，士风吏治，庞厚可观。《秦誓》所谓“断断兮无他技”者，公庶几矣。

郭琎代蹇忠定为吏部尚书，上谓曰：“卿为朕择才，古人当斯任者，必勤于咨访，有得即录，故官不乏人，吕蒙正夹袋、虞允文《材馆录》是也。慎留意。”公秉衡十四年，务采实行，不用浮薄游声誉之士。虽为内阁所侵，能坚忍持正，自行其志。选中书舍人二十八人，专习羲、献书，以黄文简公淮领之。一日，上谓文简公曰：“诸生习书如何?”公对曰：“日惟致勤耳。惟今翰林有五墨匠陈宗渊者，一同习书，然不敢侪诸人之列，但跪阶下，临榻颇逼真。”因问：“卿尝持所书来否?”公因出诸袖中，乃览之，喜甚。目公曰：“此何乡人?”对曰：“越陈刚中之后也。”上素闻刚中名，改容久之，曰：“自今当令此人与二十八人同习书。”公曰：“然尚在匠籍，又须如例与饮食给笔劄。”俱从之。且令有司落其籍，宗渊遂得人士流云。

礼部侍郎金公问在仁庙时，尝赐《欧阳居士集》二十册，宝藏之。既而所居不戒于火，失去八册。后宣庙在文华殿，公被顾问，因从容言赐书事，宣庙令内侍为补之。逾数日得赐。虽纸色不同，而两朝恩赐复归于完，真殊遇也。

宣德二年春，太皇太后御便殿，召王振欲诛之，三杨申救得免。太后因询诸大臣名，及杨溥，乃叹曰：“先皇帝尝称卿忠，不谓今日得相见也。”溥叩首感泣，人拟苏轼奇才之对。

宣德中，驾幸杨士奇第，夜已二鼓，士奇惊起，朝服而迎。但见仪从塞屋，香气氤氲，不知上所在，惟向北拜不已。上方倚东阑看月，笑而呼曰：“士奇，朕在此。”所赐已充庭矣。

宣宗御制诗一章，赐荣及蹇忠定、杨文贞、文敏三公，且曰：“朕茂膺天眷，惟尔四人赞翼之功。”因赐宴，尽醉而罢。

杨文贞公在内阁时，夫人已早世，惟一婢侍巾栉而已。一日，中宫有喜庆，大臣命妇朝贺。太后闻公无命妇，令左右召其婢至，则诸命妇已退矣。太后见其貌既不扬，衣复俭陋，命妃嫔重为梳整，易内制首饰衣服而遣之，且笑云：“此回杨先生不能认矣。”翼日，

命所司如制封之，不为例，其眷遇之隆如此。闻此即南京太常少卿导之母也。导字叔简，能诗文，善谈论，以尚宝卿升是官。

王翱被赏赍金玉束带、锦绣衣服、银币玩器等物，岁无虚月。屡召与近臣同游西苑、南城，及扈从猎近郊，燕赐优渥。一时擢用廷臣，惟公言是听；有出他人荐者，亦必待公而决。每召见便殿，访问从容，呼以“老王”而不名，其见敬礼如此。

张益故庐被灾，手疏于朝，称“老母守志，孤臣违养，弱弟相依，以供朝夕。而不戒于火，以毁先人之遗，以伤母氏之心，皆臣不孝所致。愿赐休终养。”奏闻，英庙恻然，谕工部查官房赐之。得故太仆少卿邓浩房若干间，在聚宝门镇淮桥东，遂降敕给与。

正统己巳，大驾北狩，边警日严。选使虏者，得中书舍人赵荣，升大理寺少卿以行。高文义公穀时在内阁，嘉荣之奋忠，解所束金带与之。

天顺改元，薛瑄入内阁。一日，上方小帽短衣，闻先生奏事，为更长衣。世拟之不冠不见黯。

胡忠安公，天顺元年八十二，辞免师傅，以礼部尚书致仕。时公三弟皆年七十余，康强无恙，苍颜皓发，燕乐一堂之上，名堂曰“寿岂”，自为之记。年八十九薨。盖公自建文庚辰登第，立朝几六十年，为尚书三十一年，知贡举者十，天下学士多其门生。及乎名成身退，而犹有天伦之乐，福寿如公，世之一人而已。

天顺庚辰年四月初六日辰刻，上御南薰殿，召王翱、李贤、马昂、彭时、吕原五人入侍。命内侍鼓琴，鼓者凡三人，皆年十五六者。上曰：“琴音和平，足以养性情。朕在南宫，自抚一二曲，今不暇矣。所传曲调，得于太监李永昌，永昌经事先帝，最精于琴，是三人者皆不及也。”贤等对曰：“由此不辍，亦可精。”因皆叩头曰：“愿皇上歌《南风》之词，以解民愠，幸甚。”上起，人赐箱鹤顶博带一条，皆亲举授，五人者叩头而出。

刘翊在经筵久，称讲官第一。宪庙雅重之，呼为“东刘先生”，以别刘吉也。特赐图书曰“嘉猷赞翊”。

刘忠宣公大夏任兵部尚书，戴庄简公珊任左都御史，时有大政事，上每召二公面议。弘治乙丑春，二公对毕，上令中使出白金二笏以赐，且面谕曰：“卿等将去买茶果用。朕闻朝觐日，文官避嫌，有闭户不与人接者。如卿等，虽开门延客，谁复有以贿赂通也？朕知卿等，故有是赐。”且命不必朝谢，恐公卿知之，未免各怀愧耻也。

每朝罢，百官侍侧，独宣刘大夏御御陛旁以上，讲论移时，诸僚咸啧啧称赏，而大臣

多不悦之。二学士或于阁门伺公出，问上所言。尝有朝士赋诗曰："当时密语人不知，左右惟闻至尊羡。"盖纪实也。

刘文靖位极人臣，寿至九十四，功成身退，完名以归其乡二十余年有奇。嘉靖初年已九十，隆诏存问。又遣抚臣即其家，赐束帛、饩羊、上尊酒。又官其子为中书舍人。加太师。二十一年又官其曾孙为尚宝司丞。

毛澄，弘治甲子为谕德，侍皇太子于东宫，充讲读官，敷奏明畅。孝宗闻之甚喜，彻御前中秋宴以赐之。

文皇嗜沈度书法，尝镂其名氏于笏，涂金以赐。及孝宗尤嗜之，官其孙世隆为中书舍人。

武宗自南都还，驾过镇江，幸阁老杨公一清第，达夜畅饮，制数诗刻于堂。又爱其假山之胜，取数石去。幸阁老靳公贵第，抚其柩，选番僧善咒者忏之。

礼　乐

吴元年七月乙亥，先是命选道童俊秀者充乐舞生，至是始集。上御戟门，召学士朱升领之入见，设杂乐阅试之。上亲击石磬，命升辩别五音，升以宫音为徵音，上曰："何乃以宫作徵邪?"起居注熊鼎对曰："八音之中，石最难和，故《书》曰'于予击石，百兽率舞。'"上曰："石声固难和，然乐以人声为主，人声和则八音和矣。"因命乐生登歌一曲，上复叹曰："古者作乐，以和民声，格禅人，而与天地同其和。近世儒者，鲜知音律之学，欲乐和，顾不难耶?"升对曰："乐音不在外求，实在人君一心。君心和则天地之气亦和，天地之气和则乐亦无不和矣。"上深然之。其后命升等撰圜丘、方丘乐章，而朝享太庙诸乐章，则诸翰林儒臣梁寅等分为之。

陶安与省臣李善长等进郊社宗庙议，请分祭天地于南北郊，冬至祀上帝于圜丘，以大明夜明星辰太岁从祀。夏至祀地祇于方丘，以岳镇海渎从祀。宗庙则四代各为一庙，皆南向，以四孟及岁除凡五享。孟春特祭于太庙，孟夏、孟秋、冬岁除，则合祭于高祖庙。社稷宜祭以仲春、仲秋上戊日。皆从之。安复奏："古者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风雨，以达天地之气。若亡国之社，则屋之不受天阳也。今创屋非礼，若祭而遇风雨，则于斋宫望祭。"上是之。复奏议冕服之制。凡国家制度礼文，多安所拟。上尝制对赐安，曰："国朝谋略无双士，翰苑文章第一家"。

陶凯以翰林应奉升礼部尚书，请建奉先殿乾清宫左，上日焚香，朔望荐新。及节序、

生辰祭用常馔，行家人礼。上从之。凯与藁城崔亮相可否，亮亦善论奏，一切礼仪，皆其所定制。燕飨九奏乐章，克协音律，有和平广大之意。元时淫词艳曲，悉屏去之。

永乐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鸿胪寺奏习正旦贺仪。上召礼部翰林院官问曰："正旦日食，百官贺礼可行乎？"尚书吕震对曰："日食与朝贺之时先后，不相妨。"侍郎仪智曰："纵然，同日免贺为当。"上顾问翰林诸臣："古有日食，行贺礼否？"杨士奇对曰："日食，天变之大者。前代元旦日食，多不受朝。宋仁宗时，元旦日食，富弼请罢宴彻乐，宰相吕夷简不从，弼曰：'万一契丹行之，为中国羞。'后有自契丹回者，言虏是曰罢宴，仁宗深悔。今免贺诚当。"上曰："君子爱人以德，不以姑息，其免贺及宴，仍赐节钞。"

永乐中，礼部郎中周讷请封禅泰山，胡文穆公力以为不可。上虽黜讷言，而观望者犹不已。公因撰《郤封禅颂》以上，自后遂无更言者。

景泰元年八月，太上皇帝车驾自北狩还，方议奉迎礼，众涉疑未定。千户龚遂荣寓书于大学士高穀，言奉迎当从厚。穀即袖其书以进，且曰："武夫尚知此礼，况儒臣乎！"已而朝廷以遂荣非分，下锦衣狱。会车驾至，百官郊迎，穀复上章以伸前议，闻者韪之，而遂荣亦释。

诏集议祧庙，礼部侍郎倪岳请祧懿祖，而以德祖比宋僖祖，百世不迁。杨守陈抗言："礼，天子七庙，祖有功，宗有德，乃孔子之言。故凡号太祖即始祖，必事之以配天，若商、周之契、稷，皆以功而非论其本统也。宋之僖祖及我德祖，可比商报乙、周亚圉，非契、稷比。议者徒议大儒尝有取于王安石之说，而不从孔子，遂使七庙之间，既有始祖，又有太祖，太祖既以配天，而不正南向之位，名与实乖，岂先王之礼哉！若谓降而合食为非礼，则王者既立始祖之庙，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而祀之，固无嫌也。宪宗升祔，请并祧德、懿、熙三祖，自仁宗以下为七庙。异时祧尽，则以太祖拟商、周契、稷，而祧主藏于后寝，祫礼行于前庙，时享则尊太祖，祫祭则尊德祖，各不失尊，庶无悖礼。"议者竟不能从。宪宗山陵礼毕，神主将升祔，于制当祧庙，下礼部集廷臣议。或以德祖以下四庙，以次当祧至太祖，为百世不迁之祖。倪岳力辩："此说固所以尊太祖，然岂太祖崇本尊亲之意哉？故周既追王太王，王季又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礼，其意盖出于此。国家自德祖以上，莫推其世，则德祖乃周之后稷也，不可祧。僖、懿、仁三祖，以次当祧。至太祖、太宗，为周之文、武，百世不迁。今宪宗新祔，当祧懿祖一庙，宜于太庙寝殿后别建藏祧主之所，如古夹室之制。每岁暮则奉祧主合享，亦应古祫祭之制。"

倪文毅公岳为礼部尚书，值遣祭金阙真人，奏曰："徐知证、知详，唐叛臣之裔也，祀典不敢议，但岁时典祀。一寺官之职耳，宗伯何与焉。"遂为令。

弘治癸亥春，大风伐祖陵松栢，上遣礼侍王公华往凤阳祭告。公陛辞，俯伏三叩头，上命赐酒饭，公起，顿而俯伏三叩头。时朝行叹其知礼。盖前此二事叩头，总一俯伏，若作一事也。

初，往迎世宗皇帝入继大统，毛澄与使焉。既得命，兼程以进。比至，有议行五拜三叩首礼以见者，公曰："今遂如此，后当何以加之？且将来劝进辞让之礼行乎？废乎？"上闻而是之，赐彩段十表里，白金千两，下及仆从皆有赉。

世庙成，章圣皇太后欲行庙见之礼，议礼者引唐开元初婚庙见仪，欲太后中宫追谒太庙，次谒世庙以为礼。刘龙以为祖宗家法，远过汉、唐，百余年来，无母后入庙之礼。《会典》所载，奉先殿盖为内庭告谒而设，今观德殿既准奉先殿，则世庙不当入矣。陛下盛德中兴，比隆尧、舜，成宪所在，岂容变更。上曰："圣母有命，朕不敢违，其令礼官再议。"公复执奏，言："妇人无遂事三从之义，《春秋》不废。陛下以守祖宗之家法为孝，不宜顺圣母之心，臣昧死不敢奉诏。"上震怒，久之，竟曲从其议。

庄敬皇太子冠，徐公阶受命赞冠，甫成礼而暴疾薨。公当议丧礼以上及百官皆为期之服，百官仍诣门哭。上不怿，谓天子绝期不制服，其百官服可无诣门哭临礼，着诣停柩所。辅臣读至服可无而句之曰："以青衣角带往可也。"公曰："不然。绝期者天子也，非百官也。"曰："可无诣门而已，非可无服也。且未有哭临而不衰服者。"定议以齐衰服临。上使中涓调而是之，令宫中仍皆服衰。

天子方中兴，制礼乐，下有司毋得仍孔子王称，其尊为先师。而言者遂上书，言阙里庙器物如王者，非当。陈公寰持不可，曰："陛下尊孔子先师，以抑之耶，将尊之也？即尊之，阙里制当益，亡所裁。言者不自惟，而谬推测圣意，宜置罚。"上报如公。

上好更定礼制，欲绌孔子王号，去像为木主，于笾豆礼乐，皆有所抑损，而首揆张孚敬缘上指而发之。下儒臣议，相顾慑嗜，亡异同者。徐阶独条其三不必、五不可，状甚辩，疏上，报闻。孚敬坐朝堂，召阶，盛气诘之。阶徐理前说，且曰："高帝尽革岳渎号，而独不革孔子者何也？"孚敬遁曰："高帝少时作耳，安可据？"阶曰："高帝定天下而后议礼，宁少耶？果尔，明公之议四郊，何以力据高帝少作？"孚敬颊尽赤，曰："尔谓塑像应古礼不？"阶曰："塑非古，然既已肖而师事之，何忍毁也？"孚敬曰："程氏不云乎，'一毫发不似吾亲，可以亲名之乎？'"阶曰："有一毫发而似吾亲，毁诸可乎？且明公能尽必列圣之御容无毫发不似乎哉？即何以处之？"孚敬语塞。

修撰姚涞请黜元世祖，以正祀典。下礼部覆议，以为胡元受命九世，世祖最贤，其一代之治，有足称者，所谓夷狄而中国则中国之，亦《春秋》与善之法。且自古帝王常优崇

胜国，以昭忠厚，太祖神谋睿断，必有所见，故载在祀典，百余年于兹矣。宜遵旧制，庙祀如故，此千古不易之论也。上竟从部议。其后以岁有边患，而主事傅伯栋建言，遂撤去塑像，革其祀。

嘉靖时，杨文襄再入内阁，上以张锦奏迁显陵事谕公，对曰："地道尚静，体魄宜安，山陵既定，其静已久。大事既襄，体魄已安，无故举迁，恐有他虞。况献皇帝穴葬之后，陛下自藩邸升为天子，不谓之吉壤可乎？"竟不果迁。世庙成，章献皇太后欲谒庙，公奏以为今制无母后谒庙之文，累朝亦无其事，遂止。

荐　举

东里杨先生尝见崑山屈昉送行诗有佳句，默识其名。一日，知崑山县罗永年以事至京，投谒，东里问："崑山有屈昉，何如人？"永年茫然无以对。东里曰："士人尚不知邪？"永年惭而退。及还任，乃求昉识之。未几，有诏举经明行修之士，永年乃以昉应，诏除南海县丞，卒官。前辈留心人物如此。

杨文定公溥在内阁时，其子来自石首，备言所过州县官迎送馈遗之勤。南京吏部侍郎范公理时知江陵县，不为礼。公闻而异之。后廉知其贤，即荐知德安府，其为县才八月而已。

正统间，杨文贞公自江西还朝，所过馈送，一切不受。耿清惠公时为淮扬盐运使，馈鸡四翼，茄一盘，杨公受之，且携手而行。其激扬之意，默寓于交际如此。

杨文贞公士奇当国时，有手折子书知府以上姓名，怀之袖中，暇即展阅。尝闻宋吕申公尝籍记人才已用未用姓名，事件当行已行条目，谓之掌记，与公政同。

杨文贞公荐达士类，多践清华，如苏之一郡盖有三人，则天下从可知也。三人为尚书杨仲举、都御史吴讷、五经博士陈嗣初。仲举与文贞在武昌，因患难之交，讷黑窑匠以一文，嗣初教书儒生以一诗，皆人启事，悉登台阁。今人虽曰"诗文百篇，谁复闻有荐一人者。"

宣德中，鲁穆为福建佥事，持宪甚严，不避强御。杨文敏公家有一家人犯罪，鲁置之于法，略不少贷。文敏知，即荐为佥都御史。

河东薛文清公瑄为御史巡按山东，建言内外宪臣缄默不言，顾都宪佐恶之。后公考满，顾署下下，不称职，公未尝介意。景泰辛未秋七月，以大理右寺丞乞致仕。户部侍郎

兼翰林学士江公渊言于上曰："薛瑄历官，罢而复起，始终不易其操。昨者奉命督四川、云南粮饷，以给贵州之师，日夜劳心，思竭筋力，以底有功。今年才六十，耳目聪明，未觉衰耗。臣愚以为瑄之学之才，宜置之馆阁，以资其助，不宜俯徇其情，听之去也。"于是诏留复职，寻升南大理卿，未几果入内阁。顾公在都察院，清刚有重望，为先朝名臣，然以江公爱惜人材之心较之，其优劣何如也。

李文达公初荐布政陆瑜为刑部尚书，石亨以私谮之，久不召对，众为公危。及瑜当拟旨到任，同事者谓宜拟侍郎，公曰："吾以尚书荐，而改拟侍郎，则自慊不信矣。"竟拟尚书，从之。后瑜颇称旨，乃复召对如旧。

黄孔昭历文选郎中十五年，持选法最慎，汲汲以人才为虑。尝曰："国朝用人才，犹农家之积粟。粟积于丰年，乃可以济饥；才储于平时，乃可以济事。自顷人矫激沽名，以闭门谢客为高，天下人才何由知之?"故公退，客至辄延见，询访有所得，必书于册，而一参之舆论，荐于天官卿，用之必当其才，虽小官亦不敢忽。或因势家干请，辄力言不可。又谓："用人莫要于提学，得人，则能培养天下之才，斯足取用。"每欲推荐周时可、周良石、陈士贤、张时敏、胡希仁诸公次第用之，虽不及尽举，亦可谓知务矣。侍郎谢铎尝称之曰："在文选，每见其喜，则知贤者之得进；见其忧，则知小人之不得退。十有五年，始终一节不少变。"

王端毅于弘治之初柄政铨府，如钜鹿耿公、华亭张公、襄城李公、莆田彭公、盱眙何公、钱塘倪公，才猷风节，维国之桢，皆丰、芑数世之培植，海内所慕望者。公皆引而置之政事之地，宣谋猷，输忠赤，同寅协恭，以毗弘治之治。君明臣良，至今天下追思遐咏而不能已。忠谏久废如王徽、黄仲昭、贺钦，迂直如周瑛、祁顺，并皆荐用。裁抑侥幸，褒崇名节，无敢以私干者。

杨一清于时政最称为通练，而性阔大，不甚饰边幅，爱乐贤士大夫，与共功名，朝有所知，夕即登荐，以是桃李遍天下。

徐谦斋作相，终始孝庙一朝，当时治教熙洽，可以比隆三代。盖一时正人如王端毅、马端肃、刘忠宣、倪文毅、张东白、杨文懿、张庄简、韩贯道诸人，布列六曹，戴简肃掌都察院事，章枫山、谢方石为两京祭酒。百僚师师，真可谓朝无幸位，野无遗贤，虽则主上明圣，而谦斋之休休有容，诚有所谓"若己有之，中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者，故能佐成孝庙十八年太平之治。至武宗初，谦斋去位，中更逆竖乱政，其所以镇压而扑灭之者，犹先朝之旧臣也。

林见素，嘉靖初再起为刑部尚书，方到京，适文徵明应贡而至，见素首造其馆，遍称

之于台省诸公。时乔白岩为太宰，素重见素，乃力为主张，授翰林待诏。见素曰："吾此行为徵仲了此一事，庶不为徒行矣。"

霍韬自以进贤为己职任，故秉公论荐，不避亲雠。推升霍赐，奏录梁次挹，俱内举之人也。荐丰熙、杨慎、徐文华、唐枢等，皆大礼大狱得罪；陆粲则攻击公与张、桂者也。举动光明，人咸饮服。疏荐王守仁平宸濠、平田州恩恩八寨军功，及荐王琼之政事优长，王九思、康海、李梦阳之文章古雅，其推贤让能有如此。

嘉靖末，徐文贞公在政府，时典铨为严文靖公，并加意人才，故郎署如李公世达、陆公光祖、曾公同亨、佘公敬中，一时承其意，掞扬殆尽。偶诸郎燕饮，当举令，佘公曰："今日之会，不必投琼射覆，但各举林居名士一二人，不当，以大白浮之。"佘即举关内傅应诏、山东崔孔昕，众谓得人。傅方以郡守终养，崔以推官诖误，久居里中。因同白徐公，徐曰："吾闻此两人久矣。"遂起用之。

吏部尚书严讷等言："今年朝觐考察之后，臣等已将存留官资望相应者，量才推用，然犹惧杂流冗职，尚有遗良也。乃创立访单，发来朝官，令各举所属府佐以下治行卓异者，送部议处。夫朝廷悬爵以励臣工，即待之以优，犹有自处于薄者。若夫位卑禄薄之臣，或自弃于进步之有限，或自懈于作兴之无由，则其苟且随堕，无足过责。而乃有卓然志向，克自树立，非豪杰不能也。夫非常之士，朝廷自不宜以常品待之，故国初有以典史而推都御史如冯坚，以直厅而历布政使如王兴宗者。臣今亦欲稍仿此意，将考荐瞩然无疵、历历可证者，间请超擢一二，不为常例。如此，则皇上之斥幽也，觐典之外，又施于不测，而人人既怀兢业之心。其陡明也，循资之外，又加于非常，而在在咸奋廉勤之志，于清时盛治，裨益不小。"从之。

卷　四

献　替

章公溢子存道，部乡兵万五千，从李公入闽。闽平，诏以兵从海道北征，公执不可，曰："乡兵农人耳。始令征闽，许以事平归农，今复调之，是爽信也。"上不怪而罢，公继奏曰："兵已入闽，俾还州里。昔尝叛逆之民，宜籍为军，使北征，一举而恩威著矣。"上喜曰："孰谓儒者果迂阔哉！"太祖与宋濂谈神仙，对曰："汉武好神仙而方士至，梁武好佛而异僧集。使移此心求贤，则天下治矣。"

舍人耿忠奉使回，奏广信郡县官多违法，前所陈茶税失实，时新行赦。上怒，趣中书

遣御史往廉状，丞相李韩公善长谏，不听。御史已受诏，丞相复谏，不从。乃与给事中尹正谏曰："朝廷新立，将布大信于四方，今肆赦之后，复以细故而烦御史按问，既失信，且亵国威。"上良久乃曰："止，其追御史毋往。"

上初以叶琛为洪都府知府，至是陈氏人寇，琛死之。上以刘基为太史令，值荧惑守心，群臣震惧，基密奏上，宜罪己以回天意。次日上临朝，即基语谕群臣，众心始安。后大旱，上命基谳滞狱，凡平反出若干人，天应时雨，上大喜。基因奏请立法定制，遂从之。

胡文穆母丧还朝，上问民间疾苦，公对曰："百姓颇安给，惟有司穷治建文时党与，枝附扳坐，诬害善良甚苦。"上立命罢追诘者。

杨文定为司经洗马，一日，东宫问汉廷尉张释之之贤，溥对曰："世岂无释之，但无文帝宽厚仁恕之君用之尔。释之固难得，文帝尤难得也。"退采文帝关治道者编为《事类》以进，皇太子嘉纳之。

永乐中，礼部郎中周讷建言请封禅，群臣亦多言此太平盛事，上皆不听，时惟学士胡广之言与上意合。既退，作《却封禅颂》奏之。

谢琏尝举政要一十五事，名曰《直言治平策》。反覆万余言，皆裨实用。

英宗问迎复事，贤曰："当时亦有要臣者，臣不敢从。"上怪问："何也?"贤曰："天位乃陛下所固有，若景泰不起，群臣表请复位，名正言顺，何至以夺门为功？夺之一字，何以示后？此辈实贪富贵，非为社稷计。倘景泰先觉，亨等无足惜，不审陛下何以自解？然天下人心所归向陛下者，以正统十数年间，凡事节省，与民休息故耳。"上竦然大悟。四年春，诏以迎驾夺门冒功升者凡四千人，悉裁职。

李公贤上疏言："帝王之道，在赤子黎民，禽兽夷狄，虽圣人一视同仁，其施也必由亲及疏，未有赤子不得其所而先豢养禽兽者。今狮象鞑官，不下万余。以俸言之，指挥使俸三十五石而实支一石，鞑官则实支十七石五斗，是鞑官一员，当京官十七员半矣。《传》曰'朝无幸位，则食之者寡'。此岂幸位之比？况夷狄人面兽心，一旦有警，其势必不自安，前代五胡之乱，可不鉴哉！乞断自宸衷，为万世计，敕兵部渐次出之于外，不惟省国家万万无益之费，又可以消未萌之患。"盖公筮仕即有志当世如此。虽议者难之，而己巳之变，畿内鞑官群起扇乱以应虏，公言始验。

天顺癸未，空中有声。大学士李贤密疏曰："《传》言'无形有声，谓之鼓妖'。上不

恤民，则有此异。”因条不便于民者十事，上皆从之，即诏天下。贤又请罢江南所造段疋、磁器，清锦衣卫囚，止各边守臣进贡，下番所遣使臣，停中外买办采办。上不从。贤执之数四，止取前十条行之。左右见贤力争，皆寒心，同列亦为贤惧。贤曰：“古之大臣，知无不言。今虽不能尽然，至于利害系国家安危者，岂可默默以苟禄位?”然上圣明，亦不以为忤也。

天顺二年，郊礼成，上太后徽号，因褒崇外家，以元舅会昌侯总营兵，其弟复乞升，上曰：“足矣，复希恩泽，太后必见怒。”李文达贤曰：“祖宗以来，外戚不与政。今会昌侯若此，不识太后知之乎?”上曰：“太后正不乐此。”贤曰：“此见太后盛德，但后不可为例耳。”英皇以景帝薨，欲令汪妃殉葬，公奏曰：“汪妃虽立为后，即遭幽废，若令随之，情所不堪，况幼女可悯。”上恻然曰：“卿言是。朕以为弟妇且少，不宜存内，初不计其母子之命。”遂遣居旧府。

天顺初，石亨与太监曹吉祥怙宠擅权，有投匿名书指黜时政者，缉捕甚急，举朝惶骇。亨劝上出榜，募能告捕者，赏以三品职，上令撰榜格。岳季方与吕文懿入见上曰：“为政自有体式，盗贼责兵部，奸宄责法司，岂有天子自出榜搆募之理？纵欲穷治其事，缓则人情怠忽，事自觉露，急则人情危惧，愈求韬晦，不如弗究。”吉祥从傍诮究甚力，上徐谓曰：“正言是也。”

林俊之劾继晓也，下之狱，上怒甚，事且不测。司礼太监怀恩叩首诤曰：“不可，自古未闻有杀谏官者。我太祖、太宗时大开言路，故底盛治。今欲杀谏臣，将失百官心，将失天下心，臣不敢奉诏。”上大怒曰：“汝与俊合谋讪我。不然，安知宫中事?”举所御砚掷之，恩以首承砚，不中，复怒仆其几，恩脱帽解带，伏地号泣曰：“不能复事陛下矣。”上命左右扶出东华门。恩使谓镇抚司典诏狱者曰：“若等谄梁方，合谋倾俊，俊死，若等不得独生。”乃径归卧家，曰中风矣，不复起视事。上无如之何，命医治疾，使者劳问旁午于道，俊得不死。时以星变黜传奉官，御马监张敏请于上，凡马坊传奉皆如故。敏持疏谒恩，跪于廷，恩徐曰：“起，起，病足不能为礼。”问何为，曰：“得旨，马坊传奉不必动。”恩大言曰：“今日星变，专为我辈坏国也，外臣何能为？今甫欲正法，汝又坏之，他日天雷击汝首矣。”指其坐曰：“吾不能居此，汝来居之。汝兄弟一家遍居权要，又欲居我位乎?”敏素骄贵，又老辈也，闻其言，不敢吐气，归家愤恨死。章瑾以宝石进，谋为锦衣卫镇抚，命恩传旨，恩曰：“镇抚掌天下之狱，武臣之极选也，奈何以货得之?”上曰：“汝违我命乎!”恩曰：“非敢违命，恐违法也。”乃命覃昌传之，恩曰：“傥外廷有谏者，吾言尚可行也。”时俞子俊为兵部尚书，恩讽曰：“第执奏，吾从中赞之。”俞谢不敢，恩叹曰：“吾固知外廷无人也。”时都御史王恕屡上疏论事，言甚切直，恩叹曰：“天下忠义，斯人而已。”力左右之，卒免于祸。及弘治初，言路大开，进者过为激切，或指内人为刀锯之余。覃昌大怒，恩曰：“彼言是也。吾侪本刑余之人，又何怒焉?”

刘公珝善谈论，遇人无矫饰。景泰初议迎銮，成化初议睿皇后丧礼，末年论李孜省左道乱政，动摇国本，密疏昌言，卒定储位，有大臣之节。林俊尝曰："余以妖僧孽寺，售术贡邪，不揆狂躁，上干宸怒，缚下诏狱。刘公立为上解，乃得薄谪。"

杨守陈尝言，谓"国可灭，史不可灭。我太祖既混一，即命儒臣修《元史》。太宗靖难后，史官不纪建文君事，遂使当时朝政与忠于所事者皆阙略无传，及今犹可补辑。景帝已复位号，而《英宗实录》标目犹书郕戾王，是宜改正。章疏留中者虽有可传，例不得书，乞宣付史馆。"

谢铎被旨校《通鉴》、《纲目》，乃具疏论宋神宗好《通鉴》，理宗好《纲目》。徒知留意其书，不能推之于治，因劝上亲贤讲学，见诸行事，不可为二君之徒好。帝嘉纳之。

陈音《保治疏》："一曰养君德。世闻养德之要，莫先于学问，大舜之圣，犹好问好察，仲虺称成汤好问则裕。陛下虽日御经筵，勤圣学，然势分尊严，上下情隔。上虽有所疑，而未尝问；下欲有所陈，而不得尽。臣愿陛下退朝之隙，早膳之后，择一二儒臣有学行者，日引对便殿，或赐座，或傍立，经典有疑辄问。务使圣心涣然，如天开日皎，则以之正心，以之正百官，正万民，而亿万年太平之业基于此矣。二曰进人才。臣闻人才难得，自古为然，国家养士百年于兹，求其可用者，亦不多得，而一二可用者，又未尝用之，是可为长太息也。姑举臣所知者，如致仕吏部尚书李秉，侃侃公忠，忘身殉国，虽小过不能无，而大节则可许。养病修撰罗伦、编修张元祯，皆抱经济之学，郁不得施，故托疾引退，以免素餐之耻。如新会县举人陈献章，所学醇正，所养充大。臣愿陛下起李秉复为吏部尚书，起罗伦、张元祯为侍从，徵陈献章，寄之台谏，则贤才用而治效臻矣。三曰开贤路。臣闻明目达聪，从谏弗咈，自古记之。今朝廷虽置言官，多缄口不言者，以尝言者有摈黜之辱也。臣愿取回判官王徽等、评事章懋等，复其旧职，以彰陛下天地之量。仍敕自今台谏，凡政事得失，生民利病，一切直言无隐，则事无壅蔽，而邦家永享太平之祚矣。四曰辟异端。臣闻异端者，正道之反，害道之大者也。当今号佛子法王者，无寸善可述；称真人者，无片长可取。名位尊隆，赏赉滥溢。臣愿陛下降其位号，杜其恩赏。自今有请建造寺观者，悉置诸法，则妖妄可绝，正道复明，而民兴行矣。"

郑纪为国子祭酒，会万寿节修斋醮，礼部预取监生供事。纪以为不可，上疏谏。上在东宫行冠礼，纪采自文王以来嘉言善行凡百条，各绘图作赞，名曰《圣功图》以进。

王端毅巡抚苏、松，以灾异上疏曰："臣奉命巡抚，节据抚属申呈。各部勘合派买各项物料，未免取办于民，里甲多致逃移。臣惟凡此之类，朝廷之上固有不可缺者，亦有可减省者，亦有可缺者。粮饷军需不可缺者也，花样段疋可减省者也，珍奇玩好可缺者也。

今当军民凋弊之隙，凡百冗费，俱宜樽节，一应不急之务，俱宜停止，俾军民息肩，实为社稷之福。又两京一应收受钱粮内外官员，请敕戒谕，各公乃心，悯念民艰。毋刁蹬留难，毋巧取财物，毋多收斛面。务爱惜民力，培养元气。如或不悛，令科道官指实，参奏拿问，则东南困苦庶其少苏矣。”上命查理禁约。

弘治中，内府仓库诸司宦官每多索贿，民不胜害。谢文正乘间言于上，上令撰旨禁约，公曰：“虚言设禁，无益也。须令曹司搜剔弊端，明白开奏，而后严立条禁，有犯必诛，庶民困可苏。”上悦，即如其言行之。由是诸司宿弊，一切革去。

弘治十八年二月初七日，上召阁臣刘健等至暖阁，健等因奏曰：“今国帑不充，府县无蓄，边储空乏，行价不偿，正公私困竭之时，铸钱事最为紧要。其余若屯田、茶马，皆理财之事，不可不讲也。”臣东阳因奏曰：“盐法尤重，今已坏尽，各边开中，徒有其名，商人无利，皆不肯上纳。”健等因极论奏讨之弊，上曰：“奏讨亦只是几家。”东阳曰：“奏讨之中有夹带，奏一分则夹带十分，商人无利，正坐此等弊耳。”上曰：“夹带之弊，亦诚有之。”健等又言：“王府奏讨，亦坏盐法。每府禄米自有万石，又奏讨庄田税课。朝廷每念亲亲，辄从所请。常额有限，不可不节。”上曰：“王府所奏，近多不与。”皆对曰：“诚如圣谕。但乞今后更不轻与，则不敢奏矣。”健因奏曰：“臣闻国初茶马法初行，有欧阳驸马者贩茶数百斤，高皇帝曰：‘我才行一法，乃首坏之。’遂置极典。高皇后亦不敢劝。此等故事，人皆不敢言。”上曰：“非不敢言，乃不肯言耳。”因言盐法须整理，迁等赞曰：“请下户部查议。”上曰：“然。”明日降旨云：“祖宗设立盐法，以济紧急，边储系国家要务，近来废驰殆尽，商贾不行，各边开中虽多，全无实用。户部通查旧制及今各项弊端，明白计议停当来说。”于是中外称庆，知上思治励精如此。

孝宗忧劳思治，益明习机务，眷念民瘼。欲尽革诸烦苛弊蠹，召刘文靖公，屏左右，人罕得闻，大惧，窃从隙中观，但闻上数数称善。上仁慈敬慎，尤欲守成法，公等亦见太子未壮，上体清癯，恐一旦祸起不可测，务却谋远顾，省机密发，天下隐受其福。至上语及宫中事，毅然欲创抑尽刷洗近侍权，复高皇帝旧，亦未敢轻动也。

光禄寺之设，供奉内府御膳，备办使臣外夷宴享而已。近成化、弘治以来，添有坐家长随七八十员，又传添汤饭内臣百五十余员。天下常贡已不足用，内责京师铺户买办，官中不给，负累市井赊借。至是，大夏因应天、凤阳、淮扬、苏松等处民饥盗起，因以前事执奏曰：“光禄日办桌面，不胜查算，日杀牲无虑数百，既非节财之道，亏爱物之仁。”疏入，上为之恻然，即下令裁减，官民乃苏。后光禄卿艾璞曰：“刘东山此奏，岁省光禄银钱八十余万，古称‘仁人之言，其利溥哉！’此之谓也。”

上锐意兴革。一日，召刘尚书大夏至幄中，谕曰：“各衙门应诏查出弊政，虽俱准行，

然未有及内府事者。”大夏对曰：“凡干系内府，必须皇上见定而自主之。”异日，遣科道官同兵部侍郎各一员，奉敕往清其事，既而二处减去浪费，每月以白金计之，各不下十余万两。上复虑天下有司多不得人，乃召戴都御史珊及大夏同至幄中，谕曰：“尔等与各科道宫劝朕图治的说话，虽都准行去了，然使天下府、州、县亲民官非人，未必不为文具，百姓安得被其恩泽？欲令吏部择其贤否黜陟，然天下官多，难得停当。细思之，莫若自今与尔等访察各处巡按御史，然后责他们去拣择府、州、县、卫、所官。得其人，人受其福，庶几行去的说话，不为文具也。”二人退，因与同列共叹曰：“尧、舜知人安民之德，不过如此。”

公卿中有一人善能结纳嬖近，每于上前誉其才能。一日，上谕大夏曰：“闻某极有才调。”大夏未敢对，上凝大夏听之未真，复大声曰：“工部尚书李某，尔知之否？”仍未敢对。上喻其意，遽笑曰：“朕惟闻其人能幹办耳，未暇知其为人也。”大夏叩头曰：“诚如圣谕。”

刘忠宣公大夏造膝奉对，所谋虽辅臣不与闻。一日，上张缀衣于内宫之隙，屏左右，召公问曰：“朕守祖训，不敢逾分渔民，然各省岁奏民穷而亡者何？”大夏叩头曰：“臣在广东久，请言广东事。市舶一阉，岁所敛，与省天下官俸廪埒。稍纵又倍蓰，皆出于民。”上曰：“此弊久病之，但朕在内势孤，如陈宽、李荣，庸劣不足虑。惟萧敬悉故事，朕所须问，然不假以权，此事卒难大更。但老者死，或以罪罢，不令嗣代可也。”缀衣后一童阉伏地窃听。未几，孝皇弃天下，忠宣竟戍甘州。

内府各库及诸仓场、马坊莅事内臣，多作奸索赂，民不胜其害。而御马监军士，自以禁旅，不隶本兵，虚名冗食，莫敢谁何，其弊尤甚。一日忽召对，命通行禁约，且令所司搜剔弊端，严立条科，有犯者必惩不贷。皆从谢公迁之请也。

关西都御史员缺，冢宰三原王公荐某官萧祯及某官某人堪之。内批不允，而命别选二人。公执奏曰：“陛下不以臣为不才，任臣铨选，则臣之所举不效，臣之罪也。且陛下安知萧祯等之不可用而拒臣也，是必左右近臣别有所主而图以与之也。承顺风旨，以固此位，臣诚不能。所举祯与某，陛下既以为不可用，是臣不可用也，愿乞骸骨归老。”上优诏慰之，竟用萧祯，果称其任。说者谓公是举有过于赵普补读之勇矣。

顺德知府黎永明以殴公使人获谴，浙江布政使刘福等以督造段疋不如法致罪。二罪已会赦而不原。端毅公具疏言：“诏者国之号令，示信于天下者也。当黎永明犯罪之时，为法司者能如释之之执奏，陛下宽仁，未有不赐俞允。黎永明等未有不蒙恩宥，天下后世未有不称陛下如文帝、称执法之臣如释之者，而乃阿顺至此！”比闻镇守内臣有许问四品官及受民词之命，公又具疏言：“国家律令有云，凡按察司及有司见问公事，但有干连军官

及承告官军不公不法等事，须密切实封奏闻，不许擅自勾问。又有例不许镇守总兵等官接受民词。此祖宗之成宪，所宜遵守而不易也。今某者欲专大权，假以各官怠政为词，朦胧奏请，提问四品以下职官，朝廷一时不察，允其所奏。又许接军民词讼，不思祖训条章，自有本等执掌，纠劾提刑，非其所司。今不分四品、五品，不问文职、军职，并听提问，是祖宗累世之宪章，由斯人而变革；朝廷百年之纪纲，由斯人而废坏。臣窃痛心。”

上召左都御史戴珊与刘大夏至榻前，谕曰：“尔等各衙门，凡事都奏行巡按御史勘报，岂以此官公道可托耶?”珊顾大夏，未敢对，大夏进曰：“无他，以巡按御史一年一换，无久交，不制肘，故事多责成之。”上曰：“责之固是，但权之所在，惟有识量者能不移其心。不然则恃权，好承奉，任喜怒，将或以是为非，以贤为不肖，使民不被其泽尔。珊今后遇差巡按御史，务拣老成有识量者，毋用轻躁新进之人。仍以此意行与各巡按御史知道。”珊承命叩头谢退，与刘公俱叹曰：“圣谕谆谆，俱切中时病，明见万里之外，惜我辈犹不能悉记其详耳。”戴即通行，以警各处巡按云。

康陵好佛，自称大庆法王，外庭闻之，无徵以谏。俄内批礼部，番僧请腴田千亩为大庆法王下院。乃书大庆法王，与圣旨并传。尚书珪佯不知，执奏：“孰为大庆法王者？敢与至尊并书？亵天子，坏祖宗法，大不敬!”上弗问，田亦竟止。

陕西亲藩有请良田为庄地，钱宁、江彬及宦官张忠辈受重贿，请上许之。兵部及科道交章执奏，谓高皇帝有禁，兹田不得畀藩封。上曰：“朕念亲亲与之，勿为间言。”大学士杨廷和、蒋冕皆引疾不出。梁储曰：“如皆引疾，如国事何?”是时上震怒，令内臣督促草制，储承命上制草曰：“昔太祖高皇帝著令，藩封不当益以土地。土地既广，将多畜士马，奸人诱为不轨，不利宗社。今王请求恳笃，朕念亲亲，畀地于王，王得地宜益谨侯度，毋收聚奸人，毋多养士马，毋听强人诱为不轨危我社稷。是时虽欲念保亲亲，不可得已。王其慎之毋忽。”上览制，骇曰：“若是可虞，其勿与。”事遂寝。众谓储一草制间，有回天之力。

石公瑶所上封事，士林多录之。其要语则劝上清心省事，法尧、舜之恭己无为，用汉文之与民休息而已。其愿上力行王道，辨别忠邪。中才皆可用之人，不必求备；平易有近民之实，不必务奇。治有端绪，不必责效于旦夕之间；事可包荒，不必刻意于渊鱼之察。人谓其为救时之药石。

世庙时，有上变言张延龄诅魇怨望，大逆杀人，事颇有状。昭圣恐，乃因上后宫有嗣息者屈节为延龄请。上益怒，至欲坐延龄反，族其家。孚敬固以为延龄杀人抵偿当，而坐之反、族不可。夫延龄守财虏耳，何以能反？凡数诘问，其对如初。论延龄杀人罪，属秋尽当论。孚敬复上疏，谓：“昭圣皇太后春秋高，卒闻延龄死，能不重伤痛乎？万一不食，

有它故，何以慰敬皇帝在天之灵?”上恚，责孚敬：“自古强臣令君非一，若今爰死囚令我矣，当悔不从廷和事敬皇帝耶?”上故为重语，欲以喝止。孚敬意不已，与少保方献夫复持之。献夫至谓：“陛下居法官，谁导以悖伦忍心之事若此者?”上虽不悦，然难二大臣，诏以“秋报，悉缓诸论死刑”。而终太后及孚敬世，延龄得长系矣。

上幸九龙池，有民妇号而诉其邑令者，上震怒，欲逮令抵法。李时争曰：“此风不可长也。”令付所司核治，而当民妇犯跸罪，上许之。

大学士杨一清条陈修省疏，内一款言：“年来文、武二途，轩轾太甚。二司与总兵抗礼，县郡与总备平交。不才将官，专事卑谄，以求免祸，一或不至，则文吏以法绳之。或以寸牒不明而罗织骁勇之将，或搜远年旧事而摧伤统驭之才。本兵一不之察。则老成惯战者，置散投闲；而新进未试者，超登将领。他日边事之坏，实由于此。”文襄歷历中外已久，其言切中今日士大夫凌压武弁之弊。某兵备襄阳，有府佐不愿与卫指挥仝班参谒上司者，逸守为之言，某曰：“天道有阴有阳，朝廷有文有武，安得以此凌彼?祖宗设府卫官，俱进文班一阶，盖循汉、唐故事，政恐承平后文臣恃势束湿之耳。今掌印指挥让知府，已非典制，而佐贰又欲压众指挥，则五府何以剖付六部?三司之序何以先都而后布、按也?”守语塞，遂参谒如初礼。近年四川抚按劾总兵，提问者某语执政曰：“都督官罪状未明，便可以提问乎?”则他时劾巡抚者亦当提问乎?”于是被旨得听勘。顷福建总兵以按院论之，即提问矣，而知县七品官，即知府可以提问之，乃其被劾，顾得听勘。文武轩轾，一至于此。主持世道者亦尝闻文襄之论否也?

礼部尚书方献夫遇灾陈言，欲多取进士至五六百名，以补知县之缺。上曰：“朕惟多取进士以为所缺县令之补，此为途亦狭耳。夫举人、监生非自待之不远，实以概轻之故也，岂不过于进士者，每为所轻，而亦岂不枉人材乎?又如进士之保职守身者固有，而恃纵肆为恶者不无。如今以各处地方灾重，令牧用人，则进士、举人、监生并用，某果廉洁为我爱民者，一体擢用奖劝，上司不许自为轻重之别，庶几可多获人材，亦民或多得安利之日也。”大哉王言！其洞悉进士、举监之得失，即献夫闻之，当自愧矣。

张孚敬为人刚狠，故所行多从苛刻，如沙汰生员之举，是何意义?孚敬既去位，御史杨宜上疏曰：“迩者沙汰生员之令一下，而督学使者奉行过刻，略无爱惜之意。其年少者以文词不工见黜，长者以齿貌近迈不容，甚则浪据毁誉，辄加摈弃。沮父兄教子弟之念，驱衣冠为田野之佣。自史册所载，有增广生员，有增置学舍者矣，有沙汰天下僧尼者矣，未闻有沙汰生员之名也。宜下所司，加意作养，毋徒以黜退为功。”时夏言在礼部，尽反孚敬之政，议覆如宜言。万历间，每县入学以十五名为限，亦祖孚敬之意，然指岁岁考校而言也。乃奉行者虚岁不补，唯以少为贵，而当事者负怨愈深。谟在礼部，尝为调停，业已量增其数。而后来矫枉过直，又滥取无度，务以多为贵，不知其即以少为贵者之心也。

而贩夫俗子皆滥列章缝，士风日流于薄恶矣。

阶对："臣言将官无权，非谓令将官执权也。今各镇将官，职务动有制肘，如把总等官，兵部题奉饮依，许各将自行推用，而今则仍听于兵备。既已择将，凡选练便宜，即宜付之，而今则以书生之谈，尽成圈套，强之必行，兵马策应，急于星火，而关支钱粮不时，常至饥馁。且总兵于地方为行事之官，而府、州、县官至与抗礼，参、游为领敕之官，而巡抚至加鞭笞。其他跪拜称呼，咸卑屈太甚。今之将材，诚莫逃于圣鉴，无多出类，然使不大辱挫，以作其气，当不至萎苶若此，尚可责于用力也。夫人心公则一，私则万殊。自文武不肯协力之私意一生，渐至于总督、巡抚、兵备亦内相矛盾。边事如此，何能整理？仰惟圣谕'不辱不挫，公同为国'八字，固已尽处之之法。乞天语叮咛，令各官一意遵行，而惩其不率者，则边疆之幸也。"

张铎，金陵人。嘉靖辛丑，以翰林庶吉士授监察御史按辽，锐意经略，规度要害。请于辽阳东边建江沿台、险山、孤山、一堵墙、散羊峪五堡，开原建彭家堡、李屯堡。又积粟几六万余斛，贮辽阳预备仓，为将来兵荒之需。后十年，辽阳果遭大水，疫疠继作，至人相食，虏患频仍，赖此以济。思患预防之功，人咸讴思之，至今祀于广宁名宦祠。

侃　直

李时勉言事忤旨系狱，学士杨荣荐复职。洪熙改元，复以言触讳忌，仁庙大怒，命武士以金瓜扑十数下，胁断，曳出，大学士杨士奇灌以烧酒，得不死，乃下锦衣卫狱。先是，折胁内向，不相著。及用椓枉，断骨忽自接，人皆异之。

内阁大学士李公贤遭丧去官，朝廷起复之，台谏皆不敢论列。罗伦诣其私第，告以不可者三。复俟数日，上疏历陈古今起复之非是，且谓如其不然，必准富弼故事终丧、刘珙故事言事。反复数千言，一本于天理人心之不容已者。疏奏落职，提举泉州市舶司，然士论益荣之，而缄默之风，为之一变。终先生之世，台省不复有起复者矣。

成化丁亥，上以元宵张灯，命阁臣分题，令侍从诸臣赋诗。时编修章懋、庄昶，检讨黄仲昭，上《培养圣德疏》，言过直，上怒，杖之阙下，皆摘补外，时称三君子。先是，修撰罗伦论执政起复被谪，直声震朝野，而章等继之，号翰林四谏。

成化中，太监汪直新坐西厂，立威拟至尊，内外官卧不帖席。商文毅公疏直十罪以闻，且云："用此人实系天下安危。"上恚曰："用一内臣，焉得系天下安危？"太监怀恩传旨，诘责甚厉。文毅正色曰："朝臣无大小，有罪皆请旨收问，渠敢抄劄三品以上京官。大同、宣府，北门锁钥，一日不可缺人守者，渠一日擒械数人；南京，祖宗根本重地，留

守大臣，渠敢擅自收捕；诸近侍，渠敢擅自换易。此人不黜，国家安乎危乎?”怀恩闻之，咋舌而退，即日撤去西厂。

自罗伦、王徽等贬斥，中外结舌，以言为讳。陈名为编修，上疏曰：“窃见近年灾异屡见，雨旸愆期，翰林论思之地，臣敢不竭其愚？臣观春、秋二时，陛下虽间御经筵，以讲圣学，然势分尊严，上有所疑未尝问，下有所见不敢陈。愿于退朝之暇，择一二儒臣有学行者，引对便殿，少霁天威，有疑辄问，务使圣心涣然而止。方今人才日降，言路日塞，异端日炽，宜召还致仕吏部尚书李秉、修撰罗伦、编修张元祯、评事章懋、给事中王徽、举人陈献章，置之台谏。革去法王佛子真人位号，禁止创建寺观。则正人用，言路开，妖妄息。”不报。

王公云凤为祠部郎时，上疏请斩李广，广恨之，会驾还自泰坛，嗾校尉诬王驾后乘马，下诏狱。群珰议助广，为上言，重其罚。徐文靖公争之曰：“余闻天子驾后，从千乘万骑，未闻罪乘马者，尔辈欲借此快忿，外廷宁无抗辩者邪?”王由是得从末减，出知陕州。

弘治新政，万安、尹直以次罢去，刘吉独不动。尤虑科道言之，乃曲身阿结，昏夜款门，蕲免弹劾。建言欲超迁科道，待以不次之位。会诏书举用废滞，吉特为奏升原任给事中贺钦、御史杨珍、部属员外郎林俊。此时吏部已次第拟用，而吉为此以媚众，自是人无复有言之者矣。弘治改元，风霾发自天寿山，毁瓦伤物，震惊陵寝。上戒群臣修省，遣官祭告。于是左春坊庶子兼翰林侍读张昇疏言：“应天之实，当以辅导之臣为先，今天下之人敢怒而不敢言者，以奸邪尚在枢机之地故也。”因数吉十罪，且谓：“李林甫之蜜口剑腹，贾似道之牢笼言路，合开为一。伏望陛下奋发乾刚，消此阴慝，拿送法司，明正其罪，则人心悦而天意回矣。”科道交章劾昇，指为轻薄小人。上命谪昇南京工部员外郎。同乡何乔新赠以诗曰：“乡邦交谊最相亲，忍向离筵劝酒频。抗疏但求裨圣治，论思端不忝儒臣。自怜石介非狂士，任诋西山是小人。暂别銮坡非远谪，莫将辞赋吊灵均。”

邹吉士智，四川合州人。秀伟聪悟，弱冠领解首，丁未连第，入翰林。其年十月丙子五鼓，有大星飞流，起西北，亘东南，光芒烛地，蜿蜒如龙。朝宁之间，人马辟易，盖阳不能制阴之象也。适诏“天下大小衙门政务，如有利所当兴、弊所当革者，所在官员人等，指实条具以闻”。汝愚疏言：“正天下之衙门，当自内阁始，以利弊言之，莫利于君子，莫弊于小人。少师万安，恃权怙宠，殊无厌足；少师刘吉，附下罔上，漫无可否；太子少保尹直，挟诈怀奸，恬无廉耻。皆小人也。南京兵部尚书致仕王恕，素志忠贞，可任大事；兵部尚书致仕王竑，秉节刚劲，可寝大奸；巡抚直隶右都御史彭韶，学识醇正，可决大疑。皆君子也。然君子所以不进，小人所以不退，岂无自哉？宦官阴主之也。”累累千余言，不报。未几，谪石城所吏目。在所有诗云：“人到白头终是尽，事垂青史竟谁真。

梦中不识身犹系，又逐东风人紫宸。”忠爱之心，溢于言表。

上倦于政，皆近侍诱引为驰骋荒淫等事。李东阳同刘健等上疏曰：“近日视朝太迟，免朝太多，奏事渐晚，嬉游渐广。夫奢靡玩戏，非所以崇俭；弹射钓猎，非所以养仁。鹰犬狐兔，田野之物，不可育于朝廷；弓矢甲胄，战斗之象，不可施于宫禁。使正人不亲，直言不闻，而此数者交杂于前，臣窃忧之。矧六月中，忽风雨飘荡，雷霆震怒，正殿鸱吻，太庙脊兽，天坛树木，禁门房柱，摧折烧毁，灾异尤甚。惕然省悟，侧身励精，庶可以回天慰人，国家之福也。”不听。

李东阳同刘健等上疏曰：“先帝顾命惓惓，以陛下为托，臣痛心刻骨，誓以死报。迩者地震天鸣，五星凌犯，星斗昼见，白虹贯日，群灾叠异，并在一时。历观古今，未有如此而不乱者。且诏令废格，变易殆尽。忧在于民生国计，若罔闻知；事涉于近幸贵戚，牢不可破。或旨从中出，略不预闻；或有所议拟，径行改易。臣若诿顾命之名，不尽辅导之责，天下后世，其谓臣何?”不报。

故事，非由翰林不得入阁。本朝虽有数人，然皆出自特简，遂庵杨公其一也。公归田，年七十余，嘉靖初，特起公于家，改兵部尚书兼宪职，总制三边。道经洛阳，谒刘文靖公。文靖出见，辞色甚倨，阳问曰：“我记汝亦曾为阁老耶?”公随问而对，文靖曰：“既为阁老，复出作总制，内阁体统，为汝一人坏尽矣。”公云：“朝廷简命，不得不赴。”文靖仍曰：“进止由汝，何得乃尔？我老不能对客矣。”遂命二孙陪茶，杨大惭而出。

翰林院编修杨名以星变陈言，欲上省察其喜怒失中者。上令明言之，名乃再疏，其略云：“汪铉心行反覆，举动乖张，不当用掌吏部；郭勋邪回险诈，不当用典戎务；陈道瀛、金仁辈，庸恶道流，不当用司享祀。此圣心之偏于喜也。皇上践祚以来，诸臣建言，触冒天威，自取罪戾。今惩创已久，虽有以爱惜人才为请者，皇上终未释然，此圣心之偏于怒也。又如真人邵元节，猥以末术，过蒙采听，常命于内府修建醮事，此虽皇上祈天永命之心，但自古祷祠无验，乃不惜糜费，使之频举。且命左右大臣奔走供事，遂致不肖之臣妄为依托，且闻有昏夜乞哀出其门下者，恐为市恩播威，夤缘僥事之渐也。此皆圣心之少有所偏者。伏望圣明，察臣愚直，宥臣狂戇，将汪铉等早赐罢斥，而远却祷祠”云云。是时，上始向意斋醮，在廷诸臣无言之者，乃名首倡批鳞之论，已触上忌。逮汪上辨疏，指名四川人，与杨廷和同里，廷和与张孚敬议礼不合，顷孚敬去位，廷和之党，私为报复，遂攻及臣。故上益怒名，处名编戍。上素优容翰职，而名被祸独深，一斥不复，为可惜也。

春坊赞善罗洪先、司谏唐顺之、司经局校书赵时春，以上不御朝，各疏请来岁元日朝贺，礼成，请皇太子出御文华殿，受文武百官及朝觐官朝贺。礼部覆洪先等所言谬妄，不

达大体。上曰："东宫目上视未愈，且朕疾未平复，遂欲储贰临朝，是必君父不能起者。罗洪先等狂悖浮躁不道，姑从宽，俱黜为民。"由是三人名重天下。时东宫尚在童髫，即无疾，亦非朝百官之日，矧上方不预，岂欲闻此不祥语，三人之名固不当倚此为重。而独怪夫希声附影之徒，恒以事之不足重者为可重也。其后，时春、顺之相继以兵事起而不效干用，独洪先名在疏首，为上所记忆，卒不及用，故得全其名云。

丹徒靳文僖贵之继夫人年未三十而文僖公卒，比老，有司以其孙为严氏客，默有所授，为之奏请旌典。事下礼部，时仪曹郎与靳有连，力为之地。礼书吴山曰："妇以节旌，制也。第今令甲所载义夫节妇、孝子顺孙诸旌典，疑为匹夫匹妇发潜德之光以风世耳。若士大夫之家，何人不当为节义孝顺者乎？文僖公身为鼎臣，夫人已生受殊封矣，奈何与匹夫匹妇争宠灵乎？文僖公在地下，恐非所乐闻也。"执寝之。而仪曹郎以故事持山，山曰："往年都督孙堪，护母丧还浙，道卒，浙中有司以其弟宗伯公故，奏旌为孝子。而其犹子为之请，予谓：'礼毁不灭性，汝伯宜为母死，则汝父不宜独存，何忍轩伯以轻父也？且已都督，荣矣，又欲专孝子名乎？矧灭性非孝也。'后主篆者昧礼而自行之。乃今何以渎靳夫人也？"会当赴直入西苑，与大学士徐阶遇，阶亦以为言，山正色曰："相公亦虑阁老夫人再醮耶？"阶语塞。自是觇公戆，不复与言。又金坛曹编修以病痿其一足，彳亍行。会有册封，差曹请之于山，山曰："先生病矣，恐不任使事。"曹阴有挟，遽曰："三阁下业许之矣。"山曰："此职掌在礼部，吾知而使之，是不忠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即三阁下，能强予以笃疾人为王国持节乎？先生止矣。"曹大惭，遂拂衣出。会稽诸修撰乃自诣山请行，而不及次，山曰："得无陵乎？"诸以省母对，山阻之曰："既以母故，人莫大焉，何不请捐半年俸以假归为有名乎？又无损于后日叙迁也。"诸曰："诺。"遂辞不行。时分宜之子阴执朝权，尚书唯唯听命，第不敢犯山。有求嘱者，姑应之曰："俟他日老父自言之"其见惮如此。

吏部侍郎郭朴以三品六年考满，吏部引奏，上谕严嵩："郭朴淹矣，得非以撰直之故迟之乎？旧时有四阁臣否？"意将用礼书吴山入阁，以郭代之也。山子闻之，诣西直告其父曰："今上意虽如此，亦须赴严公所一揖，以示干之之意，令恩自彼出也。"山斥之曰："儿不解事，岂有阁老可以揖求之者乎？"卒不赴。嵩遂密沮之。比上封景王之国安陆，盖激于郭布颜之疏，以尝人心耳。谕下礼部具仪，崇使人风山，仪注虽具，似当另疏留行。山曰："国本久未定，今幸承上指，复当留行耶？"册封之日，更请上御殿，目送景王出大明门。上曰："此成化间以兄封弟故事。今以父封子，亦当如是耶？"竟不升殿，而山自是寝失上意矣。当是时，山生一女，而嵩子世蕃欲求为媳，因设酒享山，而以大学士李本为之介。酒未行，山与本奕，本以手掩局，语山："今日之酒，为何而设？"山对："不知。"本乃以世蕃之情告，山曰："某老矣，何从得生女乎？"世蕃闻之，蹙然不安，遂罢酒，而山于是与严失欢。后严氏败，而其姻家无不得祸者，人始服山之先见。

张文肃治虚怀高朗，临事果断，秉直不挠。时严相用事，一时脂韦泱涊，不敢与伉。公庚戌主会试，发策问，乃以权臣重臣立题，辞峻峭弗之讳。是秋，虏犯京师，力疾抗疏，乞决白河御之，不报，遂怏怏而终。

中外怨嵩父子刺骨，而刑部郎中徐学诗历指其误国无状凡数十事，且谓："其威权足以假手下石，机械足以先发制人，财势足以广交自固，乘机搆隙足以示威劫众，文词辨给足以饰非强辨。精神警敏，揣摩精巧，足以趋避利害而弥缝阙失；私交密惠，令色脂言，足以结纳权路而杜塞人口。故诸凡论嵩者，即不能显祸于正言直指之顷，亦必托事假人，阴中之于迁除考察之际，臣不能悉记。即如先任给事中王烨、陈垲，御史谢瑜、董汉臣等，于时幸蒙宽宥，而今安在哉！故天下之人，视嵩父子如鬼如蜮，不可测识。宁是痗心疾首，敢怒而不敢言。何者？诚畏其阴中之也。"上乃捕学诗，下诏狱，斥为民，而温旨慰留嵩。嵩不自安，请遣世蕃归田里，不许，令给假，随任侍亲而已。学诗疏虽不见用，然天下传诵，以为名言。

余公继登在位，执法守政，夙夜勤恪。遇天地大灾，时政阙失，抗事力谏，无少规随。戊戌岁终，举奏四方所报地震雷火，及西宁钟自鸣，绍兴地出血，二气舛错，古所未有。今郡国元元，苦征调、酤榷、织造、开采，抑郁无聊，易动难安。幸上思惟天心，图谢过之实。疏入，报旨惕然。

纂　修

吴元年，初置翰林院，首召陶安为学士。时方召四方宿儒集阙下议礼，命安总之，诏修律令，安为议律官。十二月甲辰，律令成，命刊布中外。洪武元年正月，《大明令》刊修，分吏、户、礼、兵、刑、工，《大明律》亦如之。儒臣奉二书以进，上曰："律令者，治天下之法也。令以教之于先，律以齐之于后。今所定律令，芟繁就简，使之归一，直言其事，庶几人人易知而难犯。"八月己卯，上念律令尚有轻重失宜，有乖大典，命儒臣四人同刑部官讲《唐律》，日写二十条取进，上择其可者从之。其或轻重失宜，则亲为损益，务求至当。六年十月，复命刑部与本院审定《大明律》，七年二月律成，学士宋濂撰表以进。二十二年八月，便定《大明律》，初命本院同刑部官将比年律条参考折衷，以类编附，曰名例律，附于断狱下。至是特载诸篇首，颁行之。

元危素再入翰林仅一日而天兵入燕，素曰："国家遇我至矣，国亡，吾敢不死！"趣所居报恩寺，俯身入井，将就溺，寺僧大梓与番阳徐彦礼力挽起之，且谓曰："公毋死，公不禄食四年矣，非居任者比。且国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国之史也。"已而兵入府藏，垂及史册，公言于镇抚吴勉辈而出之。由是累朝实录无遗缺者，素之力也。

高帝以宋濂为翰林学士，令总修《元史》。时编摩之士，皆山林布衣，发凡举例，一仰于濂。濂通练故事，笔其纲领及传纪之大者，同列敛手而已。逾年书成，濂之功居多。

詹同自翰林待制迁直学士升侍读学士，上尝谕曰："古人文章明道德，通世务，如典谟，皆明白简易，无深险怪僻之语。孔明《出师表》亦何尝雕刻为文，而诚意溢出，至今使人诵之，忠义感激。近世辞虽艰深，意实浅近，即使过于相如、扬雄，何裨实用？自今翰林为文，但取通道术、达时务者，无事浮藻。"

刘三吾博览善记，应对详敏。上尝命公编集历代帝王祭祀、祥异、感应可为鉴戒者萃为一书，名曰《存心录》。录汉、唐以来灾异之应于臣下者，别为一书名曰《省躬录》。

陶凯言："汉、唐、宋皆有《会要》，纪载时政，以资稽考。今起居注纪言纪事，藏之金匮，已呈为《实录》。凡诸司领录圣旨及奏事簿籍，纪载时政，可以垂法后世者，宜依《会要》，编类为书，使后之议事者有所考焉。其台、省、府宜加置铜匮，藏领录簿，以备稽考。"俱从之。

王备官翰林检讨，进讲经筵，以文字供职。时钱塘王洪擅词垣，与同官，一见过相推重。敕修《大典》，萃内外儒臣及四方韦布士，毋虑数千人，以总裁属之。

高帝《御制集》有授翰林编修马沙亦黑、哈麻敕，谓："大将入胡都，得秘藏之书数十百册，乃乾方先圣之书，我中国无解其文者。闻尔道学本宗，深通其理。"命译之。今数月，测天之道甚是精详。时洪武壬戌十二月也。二人在翰林凡十余年，岂所译者即此历书与？

洪武十五年，命翰林侍讲火原洁等编类《华夷译语》。上以前元素无文字，发号施令，但借高昌书制蒙古字行天下，乃命原洁与编修马懿赤黑等以华言译其语，凡天文、地理、人事、物类、服食、器用，靡不具载。复令《元秘史》参考以切其字，谐其声音。既成，诏刊布。自是使臣往来朔漠，皆能得其情。

永乐甲午十一月，上谕行在学士广，侍讲荣、幼孜曰："五经四书，皆圣贤精义要道，其传注之外，诸儒议论有发明余蕴者，尔等采其切当之言，增附于下，其周、程、张、朱诸君子性理之言，如《太极》、《通书》、《西铭》、《正蒙》之类，皆六经羽翼，然各自为书，未有统会，尔等亦类聚成编，务极精备，庶几垂后。"广等总其事，举朝臣及教官有文学者同修，开馆东华门外。明年九月书成，上御殿受之，群臣表贺。时文贞辅献陵南京监国，故不预。

成化初，谢文肃被旨入校先帝《实录》，见章公景泰中论复储下狱事，辄叹息泣下，曰："公疏动万言，而一不载，何以示天下后世?"亟以告总裁官刘文安公。公曰："诸臣奏疏，凡留中者例不得书。"谢曰："天下事宁复有大于此者？此而不书，将奚书？公盍上其事增入之?"刘公怃然曰："业已成，无益也。"迄今以为恨。

岳琼山谓《朱子家礼》最得崇本敦实之意，然仪节略焉，为考诸儒所言，作《家礼仪节》，使好礼者可举而行。《通鉴纲目》以正统为主，然秦、隋之末有不可遽夺，汉、唐之初有不可遽予者，乃作《世史正纲》，著世变之升降，明正统之偏全。又谓西山真氏《大学衍义》有资治道，而治国平天下之事缺焉，乃采经传子史有系于治国平天下者，附以己见，作《大学衍义补》。

吴希贤拜检讨，预修英庙《实录》。有贵家子寇姓者，密以贿丐希贤致口词于其父。希贤拒之，曰："苟为此，他日何以见董狐于地下?"

顾清与修孝庙《实录》，书妖人李孜省事。焦芳与彭华有隙，诬其附以得进，欲清以风闻书。清云："据实直书，史职也，他不敢与闻。"焦不能敝，中官蒋琮诬逐台谏，涉历既久，章疏杂沓。时逆瑾方炽，佥畏触其党，莫敢涉笔。清潜披精核，尽载其实，有嫌而欲节略者，不为动。

《孝宗实录》，焦芳多以意毁誉其间，而武宗朝大奸相继乱政，其事芬杂，诸史官相顾不能书。董公玺于纪载详而不冗，简而能尽，又因以正前录之讹谬，归之至公，其有功于国史甚大。少师费公每举以语人。

《毅皇帝实录》方修，检讨陈寰言："迩者采尚书故实上六馆，此不过从牒囊中探得之，何关人主大计？即翰林臣，胪列具员耳。今以为宜复左右史记，言动秘燕之间，备列彤管，亡令他日盛爽国是。又文皇帝下金陵，诸缘故主骈僇父老，一二志焉，上幸人赐一传，瑕瑾不掩，庶有以风示永永。"不报。

嘉靖初，董文玉同修《武宗实录》，因言："昔武宗即位，纂修《孝宗实录》，时大学士焦芳依附逆瑾，变乱国是，报复恩怨。又肆其不逞之心，以欺后世，其于叙传，即意所比，必曲为掩护，夙所嫉，辄过为丑诋。又时自称述，甚至娇诬敬皇而不顾。凡此类，皆用其私人暗写，同在纂修者或不及见。伏望将《孝宗实录》一并发出，逐一校勘，出芳一人之私者，悉改正之，庶敬皇知人之哲，不为所诬，而诸臣难明之节，得以自雪，传之无穷，可据以为信矣。不然，后世安知此为芳之私笔也哉?"疏上，士论愜然。其诸经筵陈奏议礼，亦多类此。

调　护

解学士缙应制题《虎顾众彪图》曰："虎为百兽尊，谁敢触其怒？惟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顾。"文皇素不喜仁宗，感此诗，甚思之。时仁宗留守南京，颇怀忧虞。因命所亲信者莫如夏原吉，即日往迎之。

解缙之才，有类东方朔，然远见卓识，朔不及也。方汉庶人夺嫡，淇国公丘福力成之。成祖惑之，遂欲易储。召帷幄重臣决之，诸臣莫对，缙独曰："好皇孙。"由是成祖释然，仁庙之位固矣。缙以三语而决此大事，古未有也。后丘福泄其语于汉庶人，庶人衔缙次骨，以至屡贬，逮赴诏狱，庾死雪中，皆庶夫之谮也。自今观之，列圣及圣子神孙享万世无穷之业，缙不为无助。百余年来，褒赠之典不及，而诸臣亦未有为白之者，诚缺事也。

文皇晏驾于榆木川，杨文敏公荣、金文靖公幼孜恐事泄，尽军中锡器，镕为殓具，覆以龙衣，日进膳如故。锡工尽除，以灭其迹。至京师，人未之知也。

仁宗在东宫时临国，为汉庶人所谮。盖太宗初有易储之意，而庶人实觊觎之故也。于是使给事中胡溙往伺察之，令书其不法事以闻。时梁潜、黄淮、杨士奇等皆东宫官，善于保护，教太子守礼法，而溙亦不敢曲意上承。回朝但言皇太子敬天孝亲诸实行以对，上意顿解。

彭文宪在朝，凡大臣为新进所媒孽者，必反覆辩析，且以爱惜人才之意上达。言官以言语微过被谴，亦必委曲言其不足深罪，赖以全者甚众，人称得宰相体。

天顺末，谗者谓：宪皇，景帝尝废之，当别立嗣。英皇意颇疑之，独李贤不从。一日，上病卧便殿，召贤谕曰："今庶事颇宁，顾大者反摇，奈何？"贤曰："此国本也。"力陈不可动。上曰："然则此位竟传太子乎？"贤叩头贺曰："宗社幸甚。"遂传旨召太子，须臾至，贤曰："殿下事定，趋出谢。"太子抱上足对泣，谗遂不行。成化初，贤遭丧夺情，实宪皇固眷云。

天顺中，李文达公独见宠任。时冢宰王翱、大司马马昂，皆为英庙眷遇，而尤赖公所维持。凡公有所荐举，必先谕意二公，至御前畴咨时，于文则诿诸王公，武则诿诸马公。或既自举其人，亦必曰："臣所知如此，还须召某等再审。"二公亦如公言。以是上不致疑，下皆信服。

中官李广死，言者劾文武大臣尝以贿交者，欲据广所籍记，大行斥逐。罗玘谓："具瞻攸在，不必指其名而暴其恶也。宜谕令自陈，或黜以他事，庶不贻朝廷羞。"识者韪之。

广东布政徐奇朝京师，载岭南土簠诸物，将以馈廷臣。或得其单目以进，上阅视，无士奇名，独召士奇问故，将以私交罪之。士奇曰："奇自都给事中受命赴广时，众皆作诗文赠之，故有此馈。臣不与名者，以当时病，未有作，不然亦不免。今众名虽具，而受否未可知。且物微甚，当无他意。"上意解，命中官毁其目，一无所问。

刘瑾威权日盛，狎视公卿，惟见东阳则改容起敬。时焦芳与东阳同官，又助瑾煽虐，东阳随事弥缝，去其太甚，或疏论廷辩，无所避忌。所以解纾调剂、潜消默夺之功居多。否则衣冠之祸，不知何所止也。或者乃以其依违隐忍不决去非之，过矣。

籍瑾书籍，得秦府永寿王为瑾庆寿诗序，中间称谓过于卑谄，上怒甚，欲降敕切责。东阳上疏曰："自古治乱贼者，正名定罪，诛止其身。昔汉光武平叛贼王郎，得吏民交通文书数千章，不一省视，会诸将烧之，曰：'令反侧子自安。'当刘瑾专权乱政之时，假托朝廷威福以劫天下，生杀予夺，惟其所欲，中外臣民，谁不屈意待之？往来书信礼意，虽于律法有碍，但因畏罪避恶，多不得已，情有可原。况王府懿亲，尤宜优待，自非知情助叛法不可赦者，其细故小过，亦须曲赐包容。若指为罪，降敕切责，则凡有书信馈送者不知其几，传闻惊骇，各不自安，或愧惧终身，或遂致失所，不可不为之虑。今刘瑾罪状明白，已正典刑，伏乞圣明洞察，广大涵容，将此寿词置之不问，并一应文书涉叛逆事情者，并行烧毁，以灭其迹，使人心安帖，事体稳当。"上以为然。于是悉焚其往返文字，无延及者。

温公仁和举止端重，有大臣体，沉深善谋，数抗论国事。大同之卒拥兵阻城，公谓当以慰问，代藩遣官，因视卒罪状，可抚则抚之便。又宁夏抚臣以庆王不轨事闻，请徙之高墙，因兴兵案诛从反者。公言："事未彰白，未可即禁锢。请敕戒谕王，不悛而后治之，以明朝廷议亲之仁。"既而遣官薄问，王果得赦。而夏人免于兵，家图像以祀，曰："活夏城者，温公也。"

翟銮颇以温厚回上意，上尝怒言官奏事不实，銮徐对曰："彼凯恃许风闻故耶？"为之解。又尝从容语边将，銮曰："边将骁勇者多所见，无逾于周尚文，小过严耳。"上曰："卿言之善，严固当以宽济也。"尚文果为名将。

有小珰以事干巡城御史，不应，则踵门而詈，御史怒，执而笞之。群珰趣之司礼中贵所，欲奏讦御史，阶业为解得免。而御史乃劾论珰，珰恨甚，结党百余人，要御史午门，殴辱之。都御史王廷拟疏纠群珰，以问徐阶，阶念疏即行，彼珰争自匿，欲得其主名，则

且展转不可究诘，万一彼先之以诬我，祸且叵测，先朝事可监也。乃使人致司礼之上佐曰尚文者，语之曰："诸贵人群殴御史，业何处?"文倨谓："内外各有体，相公毋但为御史惜。"阶曰："吾非为御史惜，为国家大体惜，且为司礼诸公惜耳。"文怪，问："何谓?"阶曰："毋论御史王臣，即天子临御之所，而群殴人，能保上之不怒乎？诸公何不以时调得其人，而速奏治之，即外廷有继者，其轻重在诸公手，而上必不怒，诸公体故在也。"文悦，以告其长滕祥，悉得其主名参之。王廷疏继上，群珰窘不能自匿，又无可以宛转道地者，悉就逮。杖其首恶三人百，发边戍，余九人各六十，为南京净军。

先帝朝言事诸臣得罪者，多自田间起暴贵，而既以阶胜拱，则恃而益强。事毋论大小辄争，上久而不能堪，谕阶等责其欺肆，令详处。阶言："言官遭际昌时，思欲报答，非敢为欺，第性气粗率，则言或过当，事出风闻，则语有失实，不谙事体诚有之。谨录圣谕转示，使各省改。"而同列尼之者云："奈何不拟薄谴?"阶曰："即上遽有谴，我曹且力诤而乃导之谴乎?"则曰："如上谕详处何?"曰："令省改，即处也。"及疏上，上亦竟弗罪。

忠　节

方孝孺，洪武中以学士吴沉、揭枢荐，召见，高皇谓枢曰："孝孺孰与汝?"枢曰："十倍于臣。"使见皇太子，赐宴，故欹其几以试之，孝孺必正之乃坐。高皇使人觇之，喜谓皇太子："此庄士也，当老其才以辅汝耳。"丙子徵入，典应天试。太祖大渐，遗令先召孝孺。建文即位，驰驿召还，为翰林博士，进侍讲学士，日侍经筵，备顾问。凡将相大政议辄咨孝孺，读书每有疑，即召使讲解。临朝奏事，臣僚面议可否，必命孝孺就扆前批答。比定官制，改侍讲学士为文学博士，即以授孝孺。靖难兵起，日召谋议，诏檄皆出孝孺手。兵既渡淮，画策坚守，誓死社稷。知事不可为，乃作绝命辞，未几，不屈而死。

陈迪，洪武初为训导，尝代郡草万寿表，高皇览而异之。近臣以通经荐，召为编修，升侍讲，转山东参政，晋云南布政。建文初改官制，定六部一品，徵迪为礼部尚书。属时更修制度，诏群臣集议，条奏沿革损益，迪议居多。靖难兵起，与齐泰、黄子澄上疏陈大计，极论李景隆奸邪不可任军权，恐损国威。时受命督军储于外，过家不入，闻变，即赴京师。文皇即位，召迪责问之，迪抗声指斥，并收其子凤山、丹山等六人，同磔于市。于迪衣带中得诗，云："三受天王顾命新，山河带砺此丝伦。千秋公论明于日，照彻区区不二心。"又有《五噫歌》。

黄观字澜伯，洪武二十三年发解京府，明年会试第一。廷试对御戎策，以天道福善祸淫之机、人事练兵讲武之法为言，高皇嘉之，擢状元，授修撰，复黄姓，历尚宝卿。建文初，迁礼部右侍郎，定官制，增左右侍中员次尚书，改观为礼部侍中，与孝孺等日见亲用。文皇索齐、黄时，观草制，极陈大义，辞多指斥。北师渡淮，观奉诏徵兵上游，率诸

郡人援。至安庆，闻金川门变，痛哭谓人曰："吾妻翁素有志节，必不辱。"遂招魂葬之江上。文皇命收观妻翁氏并二女，给配象奴。翁持钗钏，佯使出市酒殽，遂携二女投通济门桥下死。观至东阳河，知事不可为，会有朝使召观，观绐使者曰："人贺新朝，礼当预习。"乃朝服东向再拜，遂自投罗刹矶湍急处，舟人急钩之，仅得珠丝棕帽以献。命束刍象观，帽之，而剉于市，籍其家。初，翁夫人及二女尸，顺流至赛工桥侧，士人藁葬之。万历癸卯，青阳施益臣立墓祠，请于京兆春秋祭祀不绝。

胡子昭为荣县训导，建文初升检讨，历刑部左侍郎。文皇即位，被逮，死之。临刑，有诗曰："两间正气归泉壤，一点丹心在帝乡。"

练子宁，名安，以字行。洪武乙丑，廷试第二，授编修。建文初，为吏侍，改御史大夫，时见信用。北师起，子宁与卓敬等画策防御，极论李景隆奸邪怀异志，卖国丧师。及召还，子宁执景隆于朝，数其奸邪不忠，请速诛之，不听，愤激大呼曰："卖陛下者，必此贼！臣备员执法，不能摧奸，请先伏诛。"不怿，遂罢朝。靖难兵至，李景隆以前憾请诛之，及责问，子宁语不逊，断其舌，曰："吾欲效周公辅成王。"子宁手探舌血，大书地上："成王安在？"遂族其家。

景清试礼部为第三人，对大廷，赐第二人，授编修。建文初为左都御史，改御史大夫。文皇继统，方孝孺、练子宁等皆死，而清委蛇侍朝，人疑之。一日早朝，清绯衣入。先是，文皇夜梦绯衣人挟刃，图不轨，占者又奏文曲星犯帝座甚急，文皇因疑清。及朝，清独衣绯，命收之，得匕首于清怀中。诘责之，曰："欲为故主报仇。"直立嫚骂，不屈而死。

陈性善，洪武间为检讨，晋礼部左侍郎。皇太孙时熟闻性善名，及即位，独召性善，赐坐，问治天下之要，且使手书以进。性善感知遇，尽所欲言，朝廷悉从之。然施行未竟，辄为权奸所尼。性善请见，曰："陛下不以臣愚猥，承顾问，臣既僭尘上听，许臣必行，未几辄改，所谓作法自戾，何以信天下？"建文帝为之动容。北师南下，改性善副都御史监军，战灵璧，败绩，性善被执，旋纵遣之。性善愧忿，衣朝服，跃马入于河以死。

黄子澄名湜，以字行。洪武乙丑会试第一，廷对擢第三，授修撰，累迁太常寺卿。皇太孙立，诸王多不逊服。一日，太孙御东角门，召子澄，谓曰："诸王尊属，各拥重兵，何以制之？"对曰："诸王仅有护兵，才足自守，万一有变，以六师临之，谁其能支？汉七国非不强，卒底亡灭，小大强弱之势不同，而顺逆之理异也。"太孙喜曰："得先生谋，吾无虑矣。"既即位，命子澄兼学士，与齐泰同倚任。会周、齐、湘、代、岷相继煽动，建文君朝罢，谓子澄曰："先生忆昔东角门言乎？"子澄顿首应曰："不敢忘。"遂出，与齐泰议削夺诸王兵权，北师遂起，首以诛泰、子澄为名。诏以李景隆为征虏大将军，率诸将兵

百万以往。未几，景隆累战皆大败，弃其师遁。召还，又赦不诛，子澄痛哭谏曰："景隆出师无纪度，意在观望，怀二心，不亟诛，何以谢宗社、惩将士?"练子宁亦执景隆于朝，且哭且数其罪，请诛之。皆不听。已而江淮诸将继踵败衄，子澄拊膺号泣曰："大事去矣。误荐景隆，万死不足赎误国之罪。"文皇即位，子澄逮至，责问，不服，族诛，姻党戍边者四百余人。同时被戮诸臣，俱号齐、黄奸党，扬谕天下。

卢原质，字希鲁，原质于孝孺为外兄，而问学得之方门为多。洪武戊辰，举进士第二人，授编修，历太常少卿。建文中，多所建明。靖难后召见，不屈，死之。

高逊志，元末侨寓嘉兴。好学问，为文深纯典雅，成一家言。洪武二年，徵修《元史》，为编修，累迁侍读学士。建文时，为太常少卿兼学士，与董伦同为会试考官。靖难后遁去，不知所之。

林右，洪武初尝奉玺书行边，有戡定功，进春坊大学士，命辅导皇太孙，以事谪中都教授，寻挂冠归。靖难师起，闻希直族诛，为位哭于家。永乐戊子，岛夷钉海上，台被其毒。临司闻右才，请为闾里计，右不得辞，勉起视兵，督郡子弟剿平之。上以此知右，遣使召，不赴，令武士械至京师，然犹为温语相慰劳，冀加录用也。右对云："罪人逃死已久，藉令可仕，当与方孝孺同朝矣。"上大怒，命曳出剿之，竟死。

戴德彝，洪武二十一年进士第三，入授编修，建文中，改左拾遗。北师南迫，与齐、黄等日夕谋画防御。文皇即位，逮至责问，不屈，死之。

侍读楼琏，靖难兵入京，文皇命方孝孺草诏，孝孺不屈，戮死。复改命琏及王景，琏入，见孝孺受极刑，惶怖受命。归而愤叹，妻子问之曰："得无伤方先生耶?"琏愧曰："我受刑犹可，正恐累及汝辈耳!"逡巡一夕间，自经死。

王叔英召为修撰，上资治八策，援古证今，凿凿可行。建文嘉纳之，与孝孺日见信用。北兵至淮上游，兵逼江干。建文遣使四出募兵，叔英奉诏，行至广德，闻建文逊位，恸哭。会齐泰奔，叔英曰："泰二心矣。"急擒泰至，问之故，乃相抱恸哭，与泰且图后举。已而知事不可为，沐浴衣冠，书绝命词藏裾间，自经于玄妙观银杏树下。

王艮，建文元年江西乡试第一，明年举礼部，廷对策最优，以貌不扬，易胡靖第一，艮次之，又次李贯，并授翰林，如洪武十八年故事。艮初闻靖难师起，辄忧愤不食。及渡淮，即诀妻子曰："食人之禄者死人之事，吾不可复生矣。"迨北师入城，胡靖、解缙、吴溥为艮乡人，寓舍连楹，皆逾垣集溥舍。缙陈说大义，靖亦愤激慷慨，艮独流涕不言。溥曰："三子受知最深，事在顷刻。若溥，去就固可从容也。"随别去。时溥子与弼尚幼，叹

曰："胡叔能仗节，大是佳事。"溥曰："不然，独王叔死耳。"语未竟，隔墙闻靖呼曰："外闹甚，可看猪！"溥顾与弼曰："一猪不忍，宁自忍乎？"须臾艮舍哭声动，已伏鸩死矣。靖、缙与李贯皆迎附。永乐初，出建文时群臣封事千余通，命贯与缙等编阅，留军马田粮数，尽焚诸干犯者。因从容问贯、缙等曰："尔等宜皆有之。"众未对，贯独顿首曰："臣贯实未尝有也。"文皇曰："尔以是为美耶？食其禄，思任其事。当国家危急时，官近侍，独无一言，可乎？朕非恶夫尽心于建文者，但恶导建文坏祖法乱政耳。尔等前日事彼，则忠于彼，今日事朕，当忠于朕，不必曲自遮蔽也。"后贯迁中允，坐累系狱十年，竟死狱中。贯亦吉水人。

永乐中，有一人居洞庭湖之滨。久而复有两人至，聚居一室，不轻出门户。风月之夕，则棹小舟，操酒榼，泛湖而饮，饮至醉，扣舷而歌，歌竟，相持大恸而归，人莫测也。居人时以钱米周之，或受或否。而一人病革，呼其邻曰："吾欲告汝以姓名，恐为女累；不言，女终见疑。奈何？"其人固请，乃曰："我建文朝某编修也，幸葬我湖旁某山下。"居人收葬之。其二人后不知所在。

正统八年，雷震奉天殿吻，诏求言。刘忠愍球时在翰林，陈言十事，其一言宜亲政务，权不可下移。王振览之，大怒，欲嫁祸，无由。锦衣指挥彭德清往来王振门下用事，公卿率趋谒，而忠愍独不为礼，彭衔之。会公上疏，乃激振曰："刘某疏中权不下移之言，暗指公也。"振大怒。而公疏中尝言"太常不可用道士，宜以进士处之。"未几，编修董璘自愿为太常少卿，振因诬公与璘同谋，故先言以为璘地，并逮下狱。已而阴嗾锦衣卫使马顺，以计杀公。一日五更，携一小校推监门入，公与董璘同卧，小校前持公，公知有变，大呼曰："太祖、太宗之灵在天，汝何得擅杀我！"小校持刀断颈，流血被体，屹然不动，顺走前，举足踢倒，因曰："如此无礼！"遂支解之，裹以蒲包，埋卫后空处。董从旁匿其血裙数日，密归公家，家人始知公死，乃以血裙为衬葬之。正德中，赠学士，谥忠愍。始，钟公同父与公同馆，相厚善，封事实约与偕，疏成，为妻所窥，泣劝乃止。明日，公如其家，钟他往，妻大骂曰："汝自干事，何得累及他人！"公惊走，且叹曰："钟固谋及妻孥耶！"遂独举。未数日，钟病死，妻亟悔之，每号辄曰："早知，曷若与刘侍讲公同死耶！"时同年尚稚，习闻之。比长，疑以问母，告之故，同怀忿恨，常欲申父志。比后谏易储，杖死，入祀郡中忠节祠。与公同日迎主，且联坐云。

正统十四年七月，虏酋也先大举入寇。中官王振力请亲征，上命英国公张辅等、兵部尚书邝野等、吏部侍郎学士曹鼐与侍读学士张益扈从巡边，驾次双寨。王振，蔚州人也，邀上幸其第。癸丑，次白登，振益骄恣强愎，挟令进兵。成国公朱勇、户部尚书王佐嚅无一语，惟钦天监正彭德清首斥振曰："象纬示警，不可复前。若有疏虞，蹈乘舆于草莽，谁执其咎？"鼐、益继之曰："臣子不足惜，主上系宗社安危，岂可轻进！"振詈之曰："傥有此，亦天命也。"八月辛酉，次土木，相地布营，阵未定，虏已据河南。次日虏伪退，

振复矫制，起营追之，虏大蹂躏，我师败绩，死者十余万人，鼐、益及诸臣五十二人皆死之。景泰初，赠鼐少傅、吏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谥文襄。赠益院学士，谥文僖。遣官谕祭，并荫叙其子云。

卷 五

识 鉴

高帝渡江取太平，陶安与李习等出迎。安见上状貌，谓习等曰："龙姿凤质，非常人也，今有主矣。"上召安与语，安因献言曰："方今四海鼎沸，豪杰并争，攻城屠邑，互相雄长，其志皆在子女玉帛，非有拨乱救民之心。明公率众渡江，神武不杀，人心悦服。以此顺天应人，天下不足平也。"上曰："足下言善，吾欲取金陵何如?"安曰："金陵龙蟠虎踞，限以长江，据其形胜，以临四方，何向不克?"上喜。从克金陵，由行省都事拜左司员外郎郎中。吴元年，置翰林院，开礼乐二局，召为学士。凡制度仪章，诸所草创，皆委之。锡以诰命曰："朕初渡江，尔首谒军门，赞襄政务。宣号令则军民信，议礼乐则体要成。建白以忠，出纳惟允，朕甚嘉焉。顷开翰苑，以崇文治，设学士以冠儒英，重道尊贤，莫先于尔。尚勤献纳，赞我皇猷。"

中书省设御座，将奉小明王，以正月朔旦行庆贺礼。刘基大怒，骂曰："彼牧竖尔，奉之何为!"遂不拜。适上召基，基遂陈天命所在，上大感悟，乃定征伐之计。遂攻皖城，自昏达旦不拔。基以为宜迳拔江州，上遂悉军西上，陈氏率其属走湖广，江州平。

刘基陈时策一十八款，上从之。会陈氏入寇，献计者或谋以城降，或以锺山有王气，欲奔据之，或用决死一战，不胜而走，未晚也。基独张目不言，上召基入内，基奋曰："先斩主降议及奔锺山者，乃可破贼尔。"上曰："先生计将安出?"基曰："如臣之计，莫如倾府库，开至诚，以固士心。但天道后举者胜，宜伏兵伺隙击之，取威制敌，以成王业，在此时也。"上遂用基策，乘东风，发伏击之，斩获凡若千万。上以克敌之功赏基，悉辞不受。

朱升以卫国邓愈荐，被徵入见，顾问称旨。上问之，对曰："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上嘉其材，遂参密议。凡礼乐、征伐、典章、文物，多所赞画。吴元年丁未，拜侍讲学士。

常忠武王薨，高丽王遣使来祭。曾鲁索其文观之，使者靳不与，鲁不可，使者不得已，出之。外则裹以金龙黄帕，内则不书洪武之号。鲁责之曰："龙帕固疑误用，若纳贡

称藩，而不奉正朔，君臣之议安在?”使者顿首谢过，皆命易去乃已。

安南来贡，主客曹已受其表。将入见，鲁取其副览之，其王乃陈叔明。鲁曰：“前王陈日燇，尔今骤更名，必有以也。”亟白尚书诘之，使者不敢讳。盖日燇为叔明所逼而死，遂篡其位，中心怀惧，故托修贡以觇朝廷之意。上叱之曰：“岛夷何狡狯如此!”却其贡不受。

永乐□年，一日且暮，宁夏报被虏围。上急召阁下诸老，皆已出，惟编修杨子荣赴命，上不怿，示以奏曰：“尔后进，宁解此? 今当以何处兵往救?”子荣徐曰：“不须救也。”上曰：“何也?”子荣曰：“臣尝奉使至彼，其城坚，且人皆习战，今其发已十余日，虏必已退。但敕守臣固守，及邻近诸城堡隄备可矣，不必遣兵，重为烦扰也。”上颇回颜，曰：“明日与诸老来议之。”夜半，虏围解报至，诘旦，上召子荣，以报书示之，曰：“卿何料之审也。”喜见于色。问其名，曰：“杨子荣。”命去“子”字，单名荣，即命入阁，宠遇日隆。然人谋于内，未尝以宣于外，外人亦不知趋之，故成永乐之治。文敏才实通敏，机务沓至，断决如流。而善承人主意，徐引于正。二杨皆以谏东宫事系狱累年，文敏虽尝谏，上不罪也。说者谓其相业有姚崇之风焉。

永乐初，成祖一日出右顺门，召内阁诸臣，独杨荣一人在，出三司奏章示之。言吉安乡民啸聚者已悉复业，朝廷初有闻，即遣行人许子谟赍敕抚谕，子谟行将一月，又遣都督韩观率兵继之，如抚谕不下，即加兵。及是奏至，上曰：“非观至不下，其降敕褒观。”荣读讫，奏曰：“计发奏之日，观尚在中道，未足褒也。”从之。后询之，果然，荣自是益见重。

虏酋阿鲁台既纳款，收女真、吐蕃诸部，听其约束，请朝廷刻制词于金锭，集诸部长磨酒饮之以盟。上以问翰林诸臣，黄淮对曰：“胡人狼子野心，使各自为心，则力易制，若并为一，则力大难制矣，此举实为奸谋也。”上顾左右曰：“黄淮如立高冈，无远不见，尔等如立平地，所见惟目前耳。”

高煦反，杨荣劝上亲征，上有难色，问夏原吉，对曰：“臣昨见命将而色变，退语臣等而泣，在廷如此，临事可知。宜卷甲而往，一鼓可平，所谓先声有以夺人也。杨荣言是。”上意遂决。

王振谓三杨曰：“朝廷事赖三先生，然皆高龄倦瘁矣。”文贞曰：“老臣当尽瘁报国。”文敏曰：“不然，当荐几个后生报主耳。”振喜，令具名，翼日即荐陈循、高穀、苗衷等。文贞让文敏，文敏曰：“彼压吾辈矣，一旦内中出片纸以某人阁，则吾辈束手而已。今数子皆是我辈人，当一心力。”文贞叹服。

大同猫儿庄，本北虏入贡正路，至是虏使有从他路入者，上因守臣之奏，许之。姚夔请筵宴赏赐一切杀礼，虏使有后言。夔令通事谕旨云："故迤北使臣进贡，俱从正路入境，故朝廷有大筵宴相待。今尔从小路来，疑非迤北头目比，只照他处使臣相待耳。"虏使不复有言。人以为得驭夷之体。

成化间，朝廷好宝玩，中贵有迎合上意者，言宣德间尝遣王三保使西洋等番，所获无算。上命一中贵至兵部，查西洋水程。时项公忠为尚书，刘公大夏为车驾郎中。项使一都吏检旧案，刘先检得之，匿他处，都吏检之不得。项答都吏，令复检，凡三日夕莫能得，刘竟秘不言。会科道连章谏，事遂寝。后项呼都吏诘曰："库中案卷，安得失去?"刘在旁微笑曰："三保下西洋时，所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者亦以万计，纵得珍宝，于国何益?此大臣所当切谏。旧案虽在，亦当毁之，以拔其根，尚足追究有无邪?"项悚然降位，向刘再揖而谢之，指其位曰："公阴德不细，此位不久当属公矣。"后刘果至兵部尚书。

天顺初，夺门报功领重赏者甚重。吴溥谓兵部尚书陈汝言曰："今日封侯伯皆是矣，独一人未封。"汝言曰："是谁?"溥曰："当时非奉皇太后手诏，则遵、石二公焉敢提兵入禁?"盖以迎复之功归诸皇太后，请上尊号。明日汝言入奏，英宗皇帝即命择日上圣烈慈寿皇太后尊号。语载钱文通《谱略》中。

天顺初，石亨从子彪镇大同，遣使献捷。内阁询其状，其人盛陈战伐，且称斩首无算，皆枭于林木，不能悉致。岳正取地图，指示曰："某地至某地，四面皆沙漠，枭于何所?"其人惊伏。

岳仲深编修与修英庙实录，或谓于少保之死，当著其不轨，丘曰："乙巳之变，微于公，天下危矣。人挟私诬之，其可信乎!"或谓黄竑易储之奏出尚书江渊，丘曰："竑杀其兄，而以此觊免死。且广西奏楮用土产，易辨也。"索其奏验之，果土楮。

陕西守臣熊翀得玉玺来献，乞颁示天下，以为传国之宝复出也。傅瀚言："以史传诸书考之，形制篆刻皆不类，其为赝作无疑。即使非赝，人主受命在德不在玺。自前世以秦玺为宝，得之者君臣动色相庆。我太祖以圣德受命，制一代之玺，传之圣子神孙，寿昌之福，万世无极，何藉于彼哉!"上乃以其玺属库藏之。

平凉土达满四反，官军累失利，都御史项忠奉诏讨之，时策其必成功。而朝议咸欲再遣将，彭时与商辂执不可，或动以危语，时不为动。未几，献俘至，议者始服。

胡俨尝典湖广乡试，取杨溥居首，批其所刻文曰："初学小子，当退避三舍，老夫亦让一头地。"又曰："他日立玉阶方寸地，必能为董子之正言，而不效公孙弘之私曲。"后溥历内阁少保，为时名臣，人服其识。

赵荣微时，馆其舅翰林萨琦家，杨文敏公一见深器之，言孟仁贵于其舅，后果然。

杨士奇南还祭扫先茔，至南京，黄福卧病不出。士奇即往见之，福惊曰："公辅幼主，一日不可离左右，何为远出至此!"士奇服其言。

尹旻素负学识，善断大事，万精凿强记，每经铨注，虽稠人小吏，阅数年犹识其名。时料人寿夭成败，历历多奇中。

尹公旻司铨日，闽士翁晏以贡就教职，公试之，不许曰："子当科第发身。"后果举进士，终广东副使。又有三举子选知县，色不豫，公曰："莫以知县为小官，且去做看。"后三人皆不终其职，人称公之识鉴。

刘公大夏善知人，自两广来，经某所，总帅毛伦谒公舟中，拜起，涕泣不已。公曰："奸人之雄也。"竟公任摈弗用，后果附逆瑾。戍肃归，至某所，遇都御史某，见其驺从服食之盛，公曰："富贵之徒也，必不善其后。"卒如其言。

刘公大夏谪戍时，参戎某遣使馈公，敕使不受亡返。公曰："第归语，老惟一仆，日食不过数十钱。苟受汝金，而仆窃以逃，孤身沙漠，非陷之死地乎?"时同戍锺尚书颇携囊箧，未几仆果窃而去。人谓公如神。

杨公廷和才器恢廓，乡先达司马余肃敏夙重之。归老之日，独持《大明律》与别，曰："介夫当相天下，为我熟此，以助他日谋断。"

杨石斋当国日，一弟为京卿，二弟为方面，诸子姓布列中外甚众。子慎复举进士第一人，贺者毕至，公蹙蹙曰："君知为傀儡者乎？方奏伎时，次第陈举，至曲终，必尽出之场。此亦吾曲终时已，何贺为?"亡何，公以议礼不合去，慎谪戍滇南，而金事恂以杀人抵大辟，家声顿衰。

宁庶人者浮慕文先生徵明，贻书及金币聘焉。使者及门，而先生辞病亟，卧不起，于金币无所受，亦无所报。人或谓："王今天下长者，朱邸虚其左而待，若不能效枚叔、长卿曳裾乐耶?"先生笑而不答。亡何，宁竟以反败。

张居正少颖敏绝人，为诸生渺小，而是时尚书顾公璘抚楚，行郡，试其文，奇之。已，得召见，复大奇之，曰："此儿国器也。"遗以金钱为膏油费。明年举于乡，谒谢，璘解所系犀带以赠，曰："为若异时围腰饰，然当且玉，不足久溷也。"

方　正

王文端公直在吏部时，其子为南京国学博士，考绩在吏部，文选郎中欲留侍公，改北学，公不可，曰："是乱法自我始也。"

澹然陈公，以南祭酒九载奏绩之京。时中贵有柄国者，势倾朝野，素慕公，欲收之门下。适工部侍郎周公忱巡抚南圻，在京进谒，中贵知其与公同年，微露其意。周公以为言，公曰："敬宗忝为人师表，而求谒中贵，他日无以见诸生。"周公因讽中贵曰："陈祭酒书法极高，姑以求书为名，先以礼币，彼将谒谢矣。"中贵乃遣人致彩段羊酒，求书程子四箴，公为走笔书之，而却其礼，竟不往见。故为祭酒十八年不迁，士大夫益高其风节云。

祭酒陈公久不迁，泰和王公直时为天官，从容语公曰："老先生久居司成，将以司冠相转何如?"陈起揖曰："某托公为知己，岂有与天下英才终日讲道论学，而顾以桎梏之徒见辱，何哉?"王公顿服，卒寝之。前辈风节岩岩有如此。

太监金英奉使道南京，诸司皆饯之江上，薛公瑄独不往。英言于朝曰："南京好官，惟薛卿耳。"

王振之专政也，问三杨曰："吾乡亦有可为京堂官者乎?"三杨以薛瑄对，乃召为大理寺少卿。瑄初至京，居朝房，三杨先过之，不值，语其仆曰："若主之擢，王太监力也，朝罢可诣谢。"明日朝退，又使人语之，终不往。振至阁下，问薛少卿安在，三杨为谢，且曰："彼将来见也。"知李贤与瑄厚，令转语之，贤往道三杨意，瑄曰："原德亦为是言乎？拜爵公朝，谢恩私室，吾不为也。"久之，振知其意，亦不复问。一日，会议东阁，公卿见振皆先拜，先生独立，振自是衔之。

薛文清初入阁，以疾辞。石亨素敬先生，来视疾，因谓先生曰："如不留，我为先生启上，请敕书，即家为塾，以训子弟，且以资其养。"先生曰："昔鲁斋去元，世祖赐敕书以教人，鲁斋悬于梁，终身不以示人。及卒，发而视之，乃敕书也。某若资其养，曷若不辞官之为愈也。"

英庙复位，薛文清居内阁数月，朝议遣使求狮子于西域，谏不听，又见石亨窃弄威权，叹曰："君子见几而作，岂俟终日乎?"引疾恳乞致仕，得允，即出城。行至直沽，遇风雨，舟不能行，糇粮俱乏，日中犹未举火，吟咏不辍。子淳私愠曰："人家好好做官，他便要退，受困谁怨!"先生闻之，恬不为意，曰："我虽困，而道自亨也。"

正统丁卯，刘宣补父成卢龙，徒步学京师。冬无纩，手足皲裂，忽冻死道上，有老妪饮以羹复生。夏尝中暍，有递夫以热土覆脐，摘园瓜食之，乃复苏。己巳，北虏假贡献图窥伺，公上疏言虏不可信，宜豫为备。后六师失利，公从武官守天津，密赞戎事，或诱之逃，或留妻以女，皆弗听，事定乃返。

杨文贞欲识吏部郎李贤，示意南阳守陈正伦，因邀往见，贤不肯，曰："无一面之雅而造门，是求知也。"

景帝即位，杨翥以郧府长史来朝。其还也，疏言刘铉、吕原可大用。会易储议起，礼部两亚卿俱缺，议必得有才力者为之。上命欲用铉，陈循乃拟铉以进。江渊盛言铉才薄不可用，乃易萨琦。铉闻渊言，曰："此深知我。"久之，铉为祭酒。一日报欲易储，诸司皆劝进，司业请祭酒列名，铉曰："我辈谏止则可，劝进则不可。"乃止。迨英庙复辟，阅诸疏，见劝进无祭酒名，问祭酒何人，徐有贞以铉对。上曰："吾欲一识之。"因召对文华殿，曰："卿可遂傅东宫。"乃擢少詹事。后以完名终，卒谥文恭。

章文懿立朝，决大疑，临大事，凛不可夺，自号戇夫。或劝公少贬以狥，曰："在我者有义与命，在彼者我不知也。"故悦公者宴。

章文懿为庶吉士时，刘定之方教诸士，一日以《小玉堂蔬圃诗》令诸士赋之，公诗结语云："贤哉公仪休，拔却园中葵。"遂以轻薄目之。后又试中秋赏月赋，公言："天下之人，有罹悲、愁羁、患贫苦者，见月则不乐，惟高堂厚禄身享太平无事之日者，见月则乐也。"刘愈怒之。后试应制灯诗，遂不肯为。疏入，遂谪。其节概才识，当时以为第一也。

南阳李先生当国，每以诗寄薛文清先生，始终不答。门人问之，曰："昔温公退居洛中，吕申公当国，屡以书问起居，温公不答。某亦此意。"

朱恭靖公初举状元，略无喜色，归里中，惟徒行，人甚器之。后为礼部侍郎，家载席一车，为公买宅费，都城宦者阻之，且云："必得一刺，以别真伪。"公弗许，家人云："必人乃得利。"公曰："不得利，又何伤乎？"竟止于城外，平价售之。

召复罗一峰修撰，当道者语人曰："某之复官，我之力也，乃无片言谢，可乎？"先生闻之，曰："渠非私我也。"坐是，改南京，供职三月，以疾辞。章三上，始得归。

杨守陈官五品十六年，所教中人已多贵幸，凡预教者，率因之以进，独公泊然无所藉。有欲出力援之，则谢曰："我婺妇也，抱节三十年，乃垂老而改志邪？"荐绅往往传诵其言。

王文恪与寿宁侯有连，绝不与通，岁时问遗，辄斥去。或以为过，公曰："昔万循吉攀附昭德，吾尝耻之，乃今自附寿宁耶?"

刘忠宣居官接物，虽称从容和易，至属官之不才者，一裁以法，未尝姑容苟免。尤不喜属吏承奉，有曲意承奉者，未尝喜；不见者，未尝怒也。

谢文正初入翰林，为御史某骤升都宪，台中循例请公文为贺，公曰："此人素不为公议所与，恶可以谀言悦之。"竟不与作。

王华才识宏达，操持坚定。方贼瑾用事，士大夫争走其门，华独不往。华子守仁论瑾，瑾怒，逐守仁。顾素敬慕华，不辄迁怒，间以语人，欲讽使就见，华不往。及转南京，瑾又使人言华不久当召用，冀得往谢，华竟不往。其平生大节如此。

优人臧贤被宠，能轩轾士夫，士夫或与善。贤因是请改牙牌，制如群僚印文改方者，傅珪不可，召老优更事者诘曰："尔优，敢乱法，尔宠可常保否？即遗尔辱，祸靡极矣。"优乃戢，俱与新之。

陆文裕公为山西提学时，晋王有一乐工，甚爱幸之。其子学读书，前任副使考送入学，文裕到任，即行文黜之。晋王再四与言，文裕云："宁可学校少一人，不可以一人污学校。"坚意不从，乃已。

正德戊辰会试，崔铣为同考，宰执欲私其子，以托铣，铣不可，竟出他手。时阉瑾窃政，因成元老，奴仆端揆，铣与修撰何塘，见瑾长揖而已。瑾怒，谓其党吏部尚书张彩曰："翰林白面书生，轻薄如崔铣尤甚。"欲重罪之，彩不可，瑭谓曰："吾两人不可易节。"对曰："铣安议命久矣。"是岁《实录》成，瑾伪传上旨，史臣未练政体，各升俸一级，调部属州县，铣改南京吏部验封司主事。部储岁纵粮长赂请权贵，固执不可，尚书谓曰："尔谪仙也，何苦为此?"对曰："何勤非忠，孰忠非分?"竟革奸。庚午瑾诛，召还史馆。辛未会试再为同考时，辅臣治文义，铣上书劝以及时悟上救民、荐贤、理财、强兵，毋事琐末，恳恳千余言。

邵康僖魁礼闱，逆瑾虐焰方炽，同年多请往谒，公毅然却之曰："可使天下后世谓进士谒中要自锐始耶?"卒不往。及吕仲木为状元，亦不往。舆论并高之。

屠应埈典试江右，阁臣有属其三子者，屠曰："国家百七十余年，惟贡士之法秉公不废耳。苟狥私请，安用试为!"遂行。至则梦人有以鸩进者，辞不受，覆地，地坟，觉曰：

“宁坟毋乱。”卒无所私。

马公汝骥调泽州知州。泽故多王府，王率听用群小，暴侵民利，泽人苦之，而未能禁也。乃因事稍惩其左右不法数人，为条告诫，暴止。又王以书来请私好，答使者去，已即投书棳中，封之。所请或于法得释，又使将谢，乃引使者至棳前启，取书还之，实未发。为报曰：“法诚如是，吾安敢低昂狥情乎！”后书不更至矣。

衡山待诏素不到河下拜客，严介溪语顾东桥曰：“不拜他人犹可，余过苏，亦不答拜。”东桥答曰：“此所以为衡山也，若不拜他人，只拜介溪，成得文衡山乎?”

衡山有《病起遣怀》二律，盖不就宁藩之徵而作也，词婉而峻，足以拒之于千里之外。诗云：“潦倒儒官二十年，业缘仍在利名间。敢言冀北无良马，深愧淮南赋《小山》。病起秋风吹白发，雨中黄叶暗松关。不嫌穷巷频回辙，消受炉香一味间。”“经时卧病断经过，自拨闲愁对酒歌。意外纷纭知命在，古来贤达患名多。千金逸骥空求骨，万里冥鸿肯受罗。心事悠悠那复识，白头辛苦服儒科。”后宁藩败，凡应辟者崎岖万状，公独宴然，始知公不可及也。

万公士和介然绝不为诡随，故尝忤分宜去臬，已又忤新郑去卿贰，已又忤江陵去卿。即华亭，称与公最契者，华亭请老，诸大臣各疏留，公独否。若公者，所谓贞而孤，非耶?

廉　介

宋潜溪临财廉，尝大书于门曰：“宁可忍饿而死，不可苟利而生。”君子以为名言。权要非其人，虽置金满橐，一字不肯，纵与之，亦不受馈。日本使奉敕请文，以百金为献，先生却不受。上以问先生，先生对曰：“天朝侍从之臣而受小夷金，非所以崇国体也。”

张洪，洪武间以明经荐，授靖江王府教授。永乐元年擢行人，奉使日本，却其馈金；二年，复使辽东，修茶政于蕃界，亦不受馈。时缅甸宣慰那罗塔杀孟养宣慰刁木旦，并其地，命洪赍诏责还所侵地，立孟养后，塔不服，凡六往，始听命。塔欲毒之，服其诚信乃已。

廖饮经河内休于途，民见之曰：“是我昔日父也。”公给曰：“我商人，非尔父。”于是聚老少争识公，乃罗拜于前，公不能隐，竟持酒肴相慰藉。明日，各持缣以遗公，须臾，裹数百匹。公辞不受，民曰：“父有德于我，欲报无所，今父幸涉我境，持此以报父，愿卒受之。”公曰：“我何德于汝？纵汝德我，何不爱我以德乎？苟以所赆为可受，则昔之所

为，不过沽名以觊今日之利，我岂受哉!”民益恳请受。公揣知其意牢不可却，一夕不告而去。其所行类如此。

吴溥在翰林及国学二十余年，操守如一日，未尝一涉足权贵人之门，权贵人亦莫之知也。或今溥久次不迁，劝其少贬者，答曰：“遇不遇，命也，吾知安命而已，安能枉己哉!”天下之为士者皆高之。家素贫，而笃于义，故人有遗孤，贫无依者，辄赈给不吝。及卒，无以为敛云。子与弼，以道学闻于时，亦古朴有父风。天顺中，以隐士徵，授左春坊谕德，不拜。学者称为康斋先生。

张以宁清洁自守，所萧萧然，未尝营财产。其奉使也，襆被而往。临终时有诗云：“覆身惟有黔娄被，垂橐都无陆贾金。”有诗文数十卷，号《翠屏集》。

黎文僖淳性耿介，门生尹华亭以云布寄淳不受，责之曰：“古之为令，拔葵艺麻，今之为令，织布添花，吾不用妖服也。”

高谷官至台鼎，家业萧然，敝庐瘠田，仅足衣食，身没未几，子孙贫窭。方毅廉洁，卓然有古大臣之风。

上即位，当颁诏外国，江西刘璟以侍讲使交南，时交人吞占城，侵缅甸，或难其行。刘毅然上道，携二仆由南宁直抵其境。交人骇曰：“昔人之皆航海来，飏樯蔽洋，贸重易奇。今岂自天下耶，何其简速也!”奉迎馆候，视昔倍恭，陪臣拜跪，刘据《大明集礼》之文受之，不与交一语。至之日颁诏，明日宴毕即行。王大惊曰：“一国生灵，命缘天使。”致馈遗丰腆倍昔，金珠犀象珍玩甚多，刘一不顾。复令陪臣要于路，期必致之。刘复书，示以《初入关》诗：“咫尺天威暂肃将，寸心端不愧苍苍。归装若有关南物，一任关神降百殃。”交人益敬悚，遣陪臣入谢表，有“朝臣清白”之语云。

端木孝文，溧水人，尚书以善子，与弟孝思皆以儒士起家，孝文为翰林待诏，孝思为翰林侍书，先后使朝鲜，以清节为远人所服，立双清馆。

尚书童公轩性寡合，不妄敢予，居南京时，家人衣食与不给，惟三原王公馈以米及白金，或不受。毗陵王尚书侃知其介，不敢致馈，值有持礼币求文者，因谓曰：“童公之文胜余，令人导汝往求之。”至则童公问其人曰：“汝自来乎？抑有使之者乎?”其人以实对，遂却而不纳。其介如此。

成化丁酉，王端毅公恕来巡抚云南，不挈僮仆，惟行灶一，竹食箩一，服无纱罗，日给惟猪肉一斤，乳豆二块，菜一束，酱醋水皆取主家结状，更无所供。其告示云“欲携家

僮随行，恐致子民嗟怨，是以不恤衰老，单身自来。意在洁己奉公，岂肯纵人坏事”云云。人皆录辞而焚香礼之。

王恕以中丞抚两浙，致政，朝廷命驰驿还乡。公每至驿旁，先命夫人与家众投宿民居，然后单骑赴驿，官吏固请同寓，公辞之。一切馈遗不受。

三原王公为吏书。署于门曰：“宋人有言，受任于朝者，以馈及门为耻；受任于外者，以苞苴人都为羞。今动曰赞仪，而不羞于人，我宁不自耻哉！”一时帖然。使非真诚积久而孚，亦自不敢书之，适足以增多口矣。

何淡所撰《李充嗣墓志铭》，赞曰：“嗟乎！贪夫狥财，烈士狥名，余尝悼夫世之狥财者之众，而狥名者何少也？前数十载，吾广士大夫多以富为讳，争自洒濯，以免公议。”及余接世务以来，闻人仕，众必问曰：“好衙门否？”闻人退，众必问曰：“有收拾否？”且耀金珠广田宅以骄里闾者，世不以为过也。夫势大则用奢。父骄则子汰，卒之颠覆，而后知财为祸梯，亦已晚矣。充嗣之名，乃今知之，为其廉也。居官廉，故莅事公，莅事公，故民爱敬，民爱敬，故功业昭，功业昭，故修名立，修后立，然后仁。孔子曰：“君子去仁，恶乎成名！信哉。”

东山刘公为广东方伯时，广中官库有一项羡余钱，自来不上库簿，旧任者皆公然取去，以充囊箧，相袭以为固然。公初至，发库藏，适前任有遗下未尽将去者，库吏以故事白，云不当附库簿。公沉吟久之，乃大声呼曰：“刘大夏平日读书做好人，如何遇此一事，沉吟许多时，诚有愧古人，非大丈夫也。”乃命吏悉附簿，作正支销，毫无所取云。

正德初，兵书刘公大夏既谢政，逆瑾窘，摘以事遣官校逮系，检其橐，惟俸给三十余金。公以与之，官校感涕不纳。

张尚书邦奇，李公东阳门人也。一日侍坐，有兴化守者亦公门下士，以觐事至京，缄两帕四扇，令从吏馈公。公曰：“扇以染翰，固可，但多帕奈何？”吏顿首于庭。乃启缄取扇，而归其帕云。公致政后，邃庵杨阁老载酒肴过怀麓堂为寿，觞以金。公讶曰：“公近亦有此器耶？”邃庵有惭色，自是不敢用以觞云，耿子曰：“公仕宦五十余年，柄国且十有八年矣。”郑端简谓，公卒之日，不能治丧，门人故吏，醵金钱赙之，乃克葬。又谓，尝过其门，萧然四壁，不足当分宜辈一宴会之费云。彼时权珰狂獗，公卿鲜不受其螫者，而卒不敢有加于公。公岂有权术牢笼之哉！毋亦贞操洁履，有以服其心耳。

梁储册封安南国王充正使，礼成，亟返，馈遗无所顾。持大体，不与陪臣倡和。

景公暘，居官清约过甚，不异布衣时。每升监，乘一牝羸蹀蹀行，旁观者若不能堪，暘自若。典簿馈公廪，私益以斛，公知之，歸其益，切譲之曰："吾雖貧，何相賊也?"懼谢而去。

罗念庵曰："世以多欲病杨文襄，某独知其廉介。"或曰："何?"曰："有故人馈宝珠一斗，受之。客既退，分劳左右，投之地，顷刻立尽。一生有以贫归者，发囊助给，率数十金为常。夫为天下用财而不以私蓄，即比于一介不取可也。非廉介乎?"

文徵明家居，郡国相连车骑，富商贾人珍宝填溢于里门外，不能博先生一赫蹏。而先生所最慎者藩邸，其所绝不肯还往者中贵人，曰："此国家法也。"前是，周王以古鼎古镜、徽王以金宝瓠他珍货值数百镒贽，使者曰："王无所求于先生，慕先生耳，盍为一启封?"先生逊谢曰："王赐也，启之而后辞，不恭。"竟弗启。四夷贡道吴门者，望先生里而拜，以不得见先生为恨。

每勋戚大臣病故，上遣谕祭，丧家辄厚币为谢，习以为常。刘公春曰："以尚书而受其赠遗，岂惟轻已，如国体何!"故事，功臣袭爵表谢文皆礼部堂上分撰，谢以银币，悉却之。其谨峻有守如此。

《国琛录》云："石公瑶，澹约性成，翛翛自戢，位跻台鼎，供具如寒素士。正德末造，侈局肇开，公不逐世好，亦不迥立异帜。嘉靖初入阁，严诫阍从，不滥交与，谒者以帕为仪见，则还贽。致政归，行李奁配，不满一舆。"

念庵罗公以修撰归，道经芜湖，病亟，抽分项东瓯为调医药。有扬贾犯重辟，愿献千金求解，时公之舅为言于项，公闻，呼项曰："君子爱人以德，使我为清白鬼。"项吐其实，公责项曰："我即死，君宁无俸可赙乎!"事乃寝。病间，舅申理前语，公惊曰："是大贾不活矣，项君必以我故而不脱之狱。"乃贻书谢项，因潜为解之。贾得生，不知为公力也。

万公士和与直指交无加礼，直指以为倨，衔之，欲巧诋以法。抵粤，悉取诸钱谷籍，稽公出纳，无所得。则榜掠筦榷吏，属诬引公，吏忍死不服曰："有之，万公不应饮粤地一勺水耳。"直指愈益怒，捃摭益亟。香山黄公佐家居养高，不可致，忽出谒直指，直指心喜己独能致黄公也，自起迎黄公，黄公人揖曰："老夫迹不至公府久矣，今为万公来，公即欲涅之，其人非可缁者。"直指心怍，不敢出一语，事乃寝。公之饶时，唐先生赠以双磁罂，曰："夫饶非乏磁，而吾以磁赠，知君不取磁于饶也。"公服其言。

义　概

解缙性孝友，重义轻利，笃于故旧，喜引拔士类，文翰皆精绝。尝语人曰："宁为有瑕玉，不作无瑕石。"

胡俨尝督漕至三山，中流有覆舟，命仆夫急援之。道见饿死者，命掖就民舍，给以药食。是夜风雨大作，所全活者数百人。

检讨陈继为一妇人志墓，已刻石矣，有客诋此妇不孝，继即率童子碎其石，曰："吾岂妄誉不孝妇耶！"

司成李时勉以言忤权奸，困首木者三日，炎暑，殆欲不胜。太学生石大用蹙然号于众曰："师犹父也，父师遘难，弟子乃宴然坐踯，可乎！"众莫应。大用退，杜门草疏，愿以身代，时勉亟止之，弗听。挟所奏诣银台投进，银台以祸惧之，对曰："生以义，死亦以义，何惧之有！"疏闻，上并释之。

刘忠愍球从弟玭为莆田知县，奉夏布一疋，即日封还，贻书戒之曰："当力行清白，以光前人，此非所望于竖弟者。"议论慷慨，卒以直言取祸，天下冤之。

许彬，景泰中议遣大臣迎驾朔漠，公毅然请行，曰："主辱臣死，分也，敢靳一死。"卒能以大义折虏，奉驾以还。然滨于不测者屡矣，以是受知英庙特深。

成化中，司礼黄赐母死，省、寺、监、院无弗吊祭，翰林独未之诣也。一日，徐侍讲琼言于众曰："时且如此，独得不往乎？"众或应或否。陈愧斋音奋然怒曰："堂堂翰林，相率而拜中人之门，天下其谓何？斯文其谓何？"词气愤激，闻者懔然，事遂已。汪直之在西厂也，气焰烜赫，出没如鬼神。一日，有校士突入兵部郎杨士伟家，拷掠及其妻属，众骇，莫敢闻焉。先生其邻也，登墉呵之曰："尔何敢不畏国法？"其人曰："尔何人，敢尔？不畏西厂！"先生曰："尔欲知我乎？我翰林侍讲陈音也。"闻者为之缩颈。

吴文定公有同年贺解元恩，在京遘疾，迁至其邸，晨夕视之，贺死，为服一月丧。乡人教官某死于京，贫甚，其子假货于人。公闻之恻然，亟命还所贷，自出金为赙，众皆乐助，竟得以丧归。

刘公大夏尝过厓山，吊大忠祠，念宋慈元后陵寝无主，辄泫然曰："后与陆、张二臣同死国，今大忠有祠，而慈元不祀，于义弗称。"谋于白沙陈公甫，为之立庙。人感其义，

不日而就。

刘忠宣忤逆瑾，矫旨逮诏狱。同系者请行贿以求生，大夏曰："如此而死，祸止一身，称贷免死，则累及子孙，且丧此一生矣。"法司附瑾意，引例戍肃州。公至河西买葬地，不挈子侄侍行，或以问公，公曰："吾仕宦日不能为子孙乞恩泽，今发配老死，顾令子孙补伍，岂人情乎?"

戊辰春，戴大宾以妙龄赐进士第三人及第，刘瑾欲招致为婿，戴执义不从，登科录竟刊妻姓氏，瑾不悦，遂绝婚。戴乞养病归，未几卒。

霍韬己丑主考会试，帘内外弊划革殆尽，文体为之一变。杨少师博、葛尚书守礼、程尚书文德、唐都宪顺之、罗修撰洪先、杨编修名、杨御史爵并表表，皆公所录士也。公谆谕诸士，不可以门生座主结私恩而忘大义。超俗之见，时所仅闻。

张罗峰当国，甚器重何瑭，举翊圣治，期大用之。始入京，元正相晤，辄面数张十三愆，众为愕然。

器　量

永乐中，汉庶人谋夺嫡，离间宫臣，石首杨文定公时为司经局洗马兼编修，下锦衣狱垂十年，家人供食数绝。又上命莫测，与死为邻，公励志读书不辍。同难者笑之曰："势已如此，读书何为?"曰："朝闻道，夕死可也。"其不以患难介意如此。

解大绅素无崖岸，求文与书者日辐辏，率与之，无厌倦意。或言有不当与者，公笑曰："雨露岂择地而施哉？且人孰不可与进者?"

金忠于人有片善必称之，虽有素与公异者，其人有他善，未尝不称也。里人有数窘辱公，公为尚书时，其人以吏来京师，惧不为容，公荐用之。或曰："彼不于公有感乎?"曰："顾其才可用，奈何以私故掩人之长?"

金问坐系狱十年，非义相馈，皆不受。时黄淮、杨溥同坐系，三人相得甚欢。省躬含咎之暇，各持一经讲论，曰："此处忧患之道也。"

马绍荣与永嘉姜立纲同僚久，并以能书名。姜善子昂，荣善宋克，为一时宗。其升少卿也，立纲以出身布衣，不刘齐荣官，诸老怜其年深，曰："不抑马君，无以为姜君地，奈何?"先生闻之，往告曰："愿损一级，与立纲齐。"故马得太常。姜得太仆，拜曰："吾

固不能窥君际也。”

助教李洪，南昌人。尝言古廉先生因除庭树被罚，是日，先生方坐堂阅试卷，而锦衣官校猝至前，即掩卷起身，免冠解带，受缧绁。合监师生来观者，皆惊愕失色。先生神色自若，徐呼诸生近来与语，曰：“某人某处讲是，某处非，某人今次稍胜前，某人比前不及。”因顾诸先生曰：“还校定高下出榜。”语毕乃行。已而枷置监前，监生三千余人上疏救解。有石大用者，又独具本愿代枷，事乃释。

薛文清为廷尉，欲出一冤妇，王振嗾言官劾公故出入人罪，论死，公怡然曰：“辩冤获咎，死何愧焉！”临刑神色自若。会振一老仆哭于厨下，振问何以，仆曰：“闻今日薛夫子将刑，故泣。”振为之动，赦归田里。

王文端公直在吏部，御史有求诗者，公峻拒不为作。所介者寔公故人，言公于他人多有所作，何独靳是。乃应之曰：“老负此累，公等行当自知耳。”然公尝以诗寄钱塘戴文进索画，且自序昔与文进交时尝戏作一联，至是十年而始成之。临川聂大年题其上曰：“公爱文进之画，十年而不忘也。使公以十年不忘之心，待天下之贤，则天下岂复有遗才哉！”语亦稍闻于公，公置之不省。后大年举为史官，困于讥谗，卧病逆旅，自度不可起，乃使所亲投诗于公，有云：“镜中白发难饶我，湖上青山欲待谁？千里故人分棺少，百年公论盖棺迟。”公得诗泣下，曰：“大年欲吾铭其墓耳。”明日而大年卒，公为墓志，有曰：“吾以大年之才必能自振，故久不拟荐，而乃止一校官耶！”大年所题之言，固为正论，使隘者闻之，将必以为议己，其孰不加挤也？而公不以为意，至泣而铭其墓，真所谓休休有容者矣。

罗一峰家居，偶留客饭，不知绝粮也。夫人乞邻，得湿粟数升，旋炒旋脱，日已西矣。一峰旷然不以为意。

杨守陈以洗马乞假觐省，行次一驿，其丞不知其为何官，与公坐而抗礼，卒然问曰：“公职洗马，日洗几马？”公漫应曰：“勤则多洗，懒则少洗，无定数也。”俄而报一御史且至，丞乃促令让上舍处之。公曰：“待其至而让未晚也。”比御史至，则公门人也，踧而起居。丞乃睨御史不见，蒲伏阶下，百状乞怜，公卒亦不较。

徐溥在翰林，不以文学名，及入内阁，承刘吉恣威福报私怨之后，一以安靖，调和中外。行政不必出于己，惟其是。用人不必出于己，惟其贤。时称休休有大臣之度。

王公恕以中丞填滇，先此，镇守中官多不法，乃百方冀悦公，公不为动。察其政不便人者，悉革之，并剪其羽翼，中人衔之。公每出行部，导从者十数人而止。一日公出，中

人令刺客杂其中，将乘鳙贼之，公于马上遽问曰："今从者何多一人?"因检之，得其怀刃，客吐实，因具爰书，杖遣之，而不加罪。中人闻之，欲自杀，公偕三司谓之曰："我所行之事，不过为民除害耳，所罪之人，不过为公清恶耳，公何与？毋用过自疑也。"中人知无害己意，乃惶恐谢罪，不敢别行非义，而百姓安堵矣。

三原王公为都御史时巡抚南畿，尝一日至吴市，市井无赖乘醉面骂公于道。公见之，略无怒色，但从容言曰："此人醉矣。"命吏卒遣之。

陈白沙素不与物竞，邻人有侵其居地者，扬言曰："陈氏子，我必辱之于途。"及见，不觉自失。先生曰："尺寸地，吾当为若让。"其人惭而去。

刘东山公当发戍，毡帽布袍，徒步过大明门，匍匐顿首乃行，策一蹇驴赴戍所。时以兵部尚书谪发，莫不加礼，欲不至戍。公曰："大夏有罪，不加之诛，今复不服役邪?"被甲持锐，与诸卒无异，莫不叹服。

弘治十一年，监生江瑢奏言："刘健、李东阳杜绝言路，掩蔽聪明，妒贤嫉能，排抑胜己，急宜斥退。"健、东阳疏言："近日两京科道，指陈时弊，并劾奔竞交结、乞恩传奉等官，虽未尽当，类多可采，乃乃漫无可否，概不施行。自祖宗朝至今，未有此事。皆臣等因循将顺，苟避嫌疑，不能力赞乾刚，俯从舆论，别白忠邪，明正赏罚，以致人心惶惑，物议沸腾，草野之下，其言乃至于此！乞罢。"上不许，下瑢诏狱。健等又上疏力救，瑢得释。

谢公迁既归，瑾意叵测，人皆危之，曰："天祐皇明，我当无他，不见刘元城之事乎?"处之裕如。日与客围棋赋诗以自娱，若不知有忧患者。

世庙御极，言官联疏劾梁公储假宸濠卫兵故纵反者，请置诏狱正其罪。公不辩，惟曰："余只致仕去已矣，勿论宸濠卫兵事由也。"劾者犹不已。久之，知与宸濠卫兵非公也，实石斋杨公当制，正德九年三月十五日也。旧例，凡阁下当制，拟旨人亲署衔，著笔迹，故不得诬而移之他。

杨石斋久人阁，漫无建白，人易之。武皇南巡，幸臣窃柄，天下汹汹。有狂生上书数其过，公延礼生，泣下曰："久当不负良意。"已而武宗崩于豹房，禁从兵悉属江彬，安危俄顷，公密计擒之，始服公之才量。

嘉靖己丑，邃庵杨公为首相，上倚注甚切。时议礼诸公，受知于上，相继登枢要。尚书霍文敏公韬时为詹事，忌公尤切，特疏劾公。上大怒。削秩赐罢。文敏犹欲根蔓公门下

士，一网打尽。有太学生孙育，公之乡人也，受恩最久，百凡家盘，公保护如子弟。公在相位，援育入文华殿供事，以书写劳，例得京职。时亦以公党与，恐遭斥逐，乃录公居官事数十条，呈于文敏，以求自解。不意数月后以暴疾卒于京，其子奉柩还，公犹易服吊其丧。其子跪泣曰："人子固不敢言亲过，但不悖德者不祥，吾父负公而死，天也，愿公无吊。"公笑曰："尔父岂负我者？我为人所陷，波及汝父，汝父欲保全身家，万不得已，姑借我以免祸耳。吾独不能谅之，是我又负汝父矣。"人皆服公雅量。

张孚敬复用，李时居次，改兼吏部尚书，事孚敬甚谨，亦不敢有所牴牾。而孚敬意更不能容，如议孔庙及言官冯恩狱，密疏谮时出异语以徼结物情，上亦不为动。彗星见，条陈三事，曰务安静、曰惜人才、曰慎刑罚，且请宥大礼大狱诸臣。报闻。上与少师孚敬务以刻核严切为急，而时数用宽大调剂之，所救解不少。姑时在礼部，上赐银记一，其文曰"忠敏安慎"，至是寘之阁中而失之，疏请罪，上弗问，特为补铸以赐。久之，加少保。册皇后，为大礼副使。上在位久，益明习政务，尝召时与尚书夏言，从容品骘诸大臣材器，皆精当，时叹服，以为非所及。

长　厚

金忠以尚书兼詹事，有谤廷臣及宫寮者，上密令忠察之，每白其诬。上或不喜，即又顿首言："臣保无他，即如人言，臣甘连坐。"以故全护者众。每导人宽爱，无为苛刻，公事辄推同官，使展其能，有阙误，引为己过，俸赐有余，周赈乡族。仁皇初，赠少师，谥忠襄。以其子达为翰林检讨。

朱文恪善自辽阳放归，买地一区，为终老计。方往经营，闻老翁哭声甚哀，询之，乃知翁子鬻此以偿公帑，翁以无依故悲。公闻恻然，以券还翁，而不索其值。

鼓文宪公荐人材，未尝私以语人。言官以言语微过被谴，亦必委曲言其不足深罪，赖以全者甚众。

王公翱于权豪势要有所嫚，毅然拒之，辞色俱厉。及处之，不甚拂其情，故人虽畏公，而心不为怨，累遭变，无他虞。公于恩仇，一不介意。尝曰："吏部岂报恩仇之地耶！"

有以同年友事诬王华者，人劝其一白，答曰："某，吾同年友，若白之，是我讦其友矣，是焉能浼我哉！"竟不辩。后新建复官京师，闻士大夫之论，甚为不平，欲具疏奏辩，华驰书责止之，曰："汝以是为吾耻乎？吾本无可耻，今乃无故而攻发其友，是反为吾一大耻矣。人谓汝智于吾，吾不信也。"于是遂止，不复辩。

吕仲木，关西人。夏贵溪怙宠负才，傲倪一世，独心敬仲木。夏方与霍文敏交恶，文敏之为南宗伯也，仲木为贰，文敏时时诟贵溪，仲木乘间讽曰："大臣有过，规之可也，背嘑非礼。"文敏疑其党夏，心衔之。未几，仲木以考满之都，谒贵溪，时贵溪柄国矣，得仲木，甚骩，亟欲援之为助。已，乃对仲木数短文敏，至谓不可一日近。仲木毅然曰："霍君天下才也，公奈何以寸朽弃栋梁耶?"贵溪又以仲木附文敏而异已，历岁不迁，仲木乃致政归。

徐文贞归里，遍召亲故，一人取席间金杯藏之帽，公适见之。席将罢，主者检器，亡其一，亟索之。公曰："杯在，勿觅也。"此人酒酣潦倒，杯帽俱堕，公亟转背，命人仍置其帽中。只此一端，想见前辈之厚。

太宰渔石唐公致政家居时，出入惟徒步。陈大参良模说之曰："翁官居八座，年逾七旬，天下大老也。孔子曰：'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翁学孔子者，而顾欲过之耶?"公曰："固然。第吾枫山先师致政归，祇是步行，未尝乘轿，乃侄朴庵公及竹涧潘公俱守此礼，吾安敢违耶?"

退　让

国初，丙申三月克金陵，七月置江南行中书省，以陶安为左司员外郎，升郎中，日赞机务。既而得刘基、宋濂、章溢、叶琛四人，上问安四人者何如，安对曰："臣谋略不如刘基，学问不及宋濂，治民之才不及章溢、叶琛。"上多其善让。

金文靖幼孜，简易沉墨，温裕有容，且不伐善，不矜名，名其燕室曰退庵。古所谓金玉君子者，乃其人也。七人之中，保全始终竖立名节如公者，盖不多见。

洪熙元年正月，命杨士奇兼礼部尚书，寻改兼兵部尚书。士奇辞曰："臣为少傅、大学士，已逾涯分，尚书一职，更不敢当。"上厉色曰："黄淮、金幼孜皆三职，卿独二职，人将谓何？卿勿辞。"士奇请辞俸，上曰："卿于朕劳勤二十年，故周以此禄，何用辞?"士奇曰："尚书月俸六十石，可养壮士六十人。臣受二俸已过分，安敢复加?"蹇义言："宜听辞学士俸。"士奇言："辞禄当辞厚，何取虚名?"上曰："朕成卿志。"乃听辞。

修撰梁潜，文名擅一时，于词林最鲜许可，独谓宋琮诗文经义雄峻不群，每称扬之。乙未会试，以琮充同考试官校阅，所得皆名士，或欲荐琮入翰林，琮辞曰："炫词藻以躐华要，此贾祸之端也。"竟不肯以名上。时同乡杨士奇辈方以待从用事，莫不重其恬退。

英庙复位，素知薛瑄学行，迁礼部右待郎兼翰林院学士，召入内阁知制诰。一日，上

御便殿，召瑄人，语移时，谆谆启沃，皆有关于圣学君德者。寻命主考会试，事竣，转左侍郎。居数月，瑄见石亨等窃弄威权，叹曰："君子见几而作，岂俟终日乎？"遂引疾恳乞致仕。

耿裕再人吏部，上疏曰："臣明敏不如尹旻，公直不如王恕。"人以是多之。

王公翱为吏部尚书，忠清为英皇所任信，仲孙以荫入监，将应秋试，以有司印卷白公，曰："汝才可登第，吾忍蔽之哉！如汝误中选，则妨一寒士矣。且汝有阶得仕，何必强所不能，以冀非分邪！"裂其卷，火之。

枫山章先生懋擢福建按察佥事，以考绩赴部，坚乞致仕，冢宰尹公旻慰留之，辞益力。尹诘之曰："不罢软，不贪酷，不老疾，如何可退？"先生对云："古人正色立朝，某人罢软多矣；古人一介不取，视民如伤，某之贪酷多矣。年虽未艾，须发早白，亦可谓老疾矣。请举一事退之足矣。"尹怃然惊叹，知其意决，特为上请，从之。时先生仅四十一。

吴文定掌詹事府事，久之，程学士敏政以策免起复。故事，起复官前所历俸不入考，公曰："少詹学士，职与我同，彼则先官。"即日上疏，请以印让，有旨命公仍掌之。士论益多公。

弘治乙丑，大学士谢公木斋乞致仕，荐吴文定公宽、王文恪公鏊以代己，言极恳至。一时恬让之风感动中外。

兵部右侍郎缺，中官有欲荐郎中刘公大夏者，遣人言于尚书，冀一往见，大夏巽辞谢之，卒不往。时又议以太仆卿处之，大夏私语所知曰："郎中转京堂，固人所欲，但吾穷居时，见府县政事不得其平，辄曰使我做时，某事当如何行，某事当如何罢。今幸登朝，不得一亲民官，非素志也。况郎中一出，非知府即参议，官阶崇重，何为不可？但恐人负官耳。"吏部乃升大夏福建参政，后迁布政使，累官至大司马。尝言曰："我能至今日，参政布政之力也。"

朱恭靖公归吴，趋里中，市货溢衢，纷华满耳。入公之堂，萧然如村落中，见野翁环堵，出与宾客游，鱼鱼雅雅。里中后生思畏名检，欲一有为，曰："恐玉峰先生知也。"田庐闺闼猥事，一不置念。老隐阳山几三十载，未尝一日去书不观。当道疏公当起者前后几三十人。为人淡然自守，廉不徼名，学惟务实，思以友三代之英于百载之上。临终，戒其子孙不得请恩于朝。万一台章以闻，主上怜之，赐谥易名，愿无以文为谥，脱犯吾父讳，亡魂何安？小子切记之。终于正寝，远近慕惜之。朝廷恤典，不烦陈乞，于是赠官太子太保，谥恭靖，从公志云。

杨士云，正德间为翰林庶吉士，授给事中。以外艰归里，养母不出。嘉靖间举遗逸，有司强之起，至京师，迁左给事中，推为宫僚，以病辞不就。人问其故，曰："吾岂能俯仰人以求进乎？"乞归，里居二十余年，甘贫自乐，不入郡城。乡人不知婚丧礼节，教以易奢为俭，所居环堵萧然。

尚书毛澄极淳实，陆完被逮，会推冢宰，佥举毛，坚执不允署，至欲趋出，遂举王晋溪。国朝以来，不爱作天官卿者，毛一人而已。

慎　密

宋景濂性慎密，禁中问对语，绝不以告人。应制之作，亦削其藁。署"温树"二字于居室之壁，有问及内事者，指以示之。

宋景濂在上前所陈说，不为文饰隐蔽，虽家事，苟有问，亦一一道之。尝曰："君犹父也，天也，其可欺耶？"上尝问："昨日饮酒否？座客为谁？馔为何物？"悉以其人及膳馐品对。上笑曰："卿饮时，朕令人视之，果如卿言，卿信不欺我。"故上久而益信其诚。先生常戒子孙曰："上德犹天地也，将何以为报？独有诚敬忠勤，略可自效万一耳。"

刘诚意凡遇廷臣有过失得谴者，密为救解而免，其人或知而诣公谢者，则拒不纳，其人不知，亦未尝为人言也。

胡文穆公广小心敬畏，出入禁闼，目不忤视。在上前承顾问，应对必尽诚据理，而忠厚为本，未尝及人过失。于奉旨制敕视草，即有所见，必具实以闻，多见采纳。

石文隐沉默寡欲，居政府不轻发言，遇事所难，徐出一二语，辄中节。

敏　悟

景清游国学时，同舍生有秘书，公求而不与，固请，约明旦即还书。生旦往索，曰："吾不知何书，亦未假书于汝。"生忿，讼于祭酒，公即持所假书往见，曰："此清灯窗所业书。"即诵彻卷。祭酒问生，生不能诵一词，祭酒叱生退。公出，即以书还生，曰："吾以子珍秘太甚，特相戏耳。"

一日，中使传旨，命制元宵诗。刘定之据几不停挥，顷刻成四句七言诗百首以进。其敏速如此。

卷 六

出 处

白沙归，至南安，守张弼问出处，对曰："康斋以布衣为石亨所荐，所以不受职而求观秘书，冀得间悟主也。惜当时宰相不悟，以为实然，言之上，令受职然后观书，殊戾康斋意，遂决去。某以听选监生荐，又疏陈始终愿仕，故不敢伪辞以钓虚誉，或受或不受，各有攸宜。"弼唯唯。

庄定山被荐召用，巡抚何公鉴躬诣定山劝驾，继遣应天府官候行。先是，冢宰王公恕、司寇张公瑄辈诸荐疏，皆出部檄，非特旨也。故先生曰："吾向以谪谪，退处几三十年矣，乃今特旨，敢不行乎？且学士丘琼台尝嫉曰：'引天下士夫背朝廷者景也，吾当国，必杀之。'承特召而不行，非其可谊乎？"遂行。九月入京，陛见，大学士徐溥语郎中邵宝曰："定山，我朝出色人，当官翰林，乃协舆情。"丘语人曰："我不识所谓定山也。"徐公又与李西涯曰："定山，君之故人，君当注意。我已致政，不能为国家荐贤矣。"李唯唯。谒吏部，三揖不跪，冢宰耿公裕起，延之以茶，令四司送出部门。先生曰："第令不失己，官职外物耳。"吏部题补行人司副，升南京吏部验封郎中。到任十二日，病作，赴部告归，不为题处。又明年丁巳，遇考察，尚书倪岳以老疾去之，乃先生告去已改岁矣。故白沙诗曰："欲归不归何迟迟，不是孤臣托疾时。此是定山最高处，江门渔父却能知。"

谢文肃丁内外艰，水饮疏食，一如古礼。终制，亲友劝起复，先生曰："初心縻禄，为亲尔，今复何为？"乃闭门读书。时侍叔逸老登眺方山雁荡之上，怡神自足，弹冠之念泊如也。孝皇登极，诏起之，李长沙移书劝驾，极言乘运救世之义，始勉力入朝，补国子监祭酒。以师道难尽，请致仕，不许，适丧仲子，力求解任。将十年，特升公礼部右侍郎，掌祭酒事，遣使就其家起之。未逾年，疏凡五上，每优旨勉留，不能夺，乃许养疾。

刘瑾擅国日，人皆责李文正不去。盖孝宗大渐时，召刘晦庵、李西涯、谢木斋三人至御榻前同受顾命，亲以少主付之。后瑾事起，晦庵、木斋继去，使西涯又去，则国家之事将至于不可言，宁不有负先帝之托耶！文正义不可去，有万万不得已者。西涯晚年，有人及此，则痛哭不能已。此一事，顾东江言之。

师 友

刘诚意年十四入庠，从师受《春秋》经。人未尝见其执经读诵，而默识无遗。习举

业。为文有奇气，决疑义，皆出人意表。凡天文、兵法诸书，过目洞识其要，讲理性于复初郑先生，得濂、洛心法，先生大器之。元揭傒斯见而奇之，曰："此魏征之流，而英特过之，济时器也。"

柴广敬言其师国学典簿赵抃谦订声音文字，通可收录。遂奉命驰传，即其家取之。典簿先生以学官没岭表，其子夭死，无后，广敬为经纪其葬。及在翰林，又状其行，恳词尽礼，乞表其墓于学士解先生。近世师友义薄，独广敬能惇而厚之，非笃于义者不能也。

金先生问、陈先生继少时，从俞先生贞木游。先生《日录》多书金、陈二生某日讲某书，某日作某文，颇优待之。尝与王文靖公汝玉曰："二生学问略相似，金之名位，过陈远矣。"后两先生皆以白衣荐，陈为翰林检讨，不久而归；金至礼部侍郎，享福禄荣名者甚久。俞之孙嗣尝以《日录》示余。

宋景濂先生嗜学日笃，时柳文肃公贯、黄文献公溍皆大儒，天下所师仰，又各及其门执子弟礼，二公皆礼之如朋友。柳公曰："吾邦文献，浙东为盛。吾老矣，不足负荷此事，后来继者，所望惟景濂耳。"

国子多大臣子弟，宋先生莅之以勤，率之以正，日进诸士立两序，据坐执经，敷扬阐奥，教以孝悌忠信之道。学者帖帖遵度，惟恐不得为先生弟子。

戊辰，诏择进士颖敏者为庶吉士，属教之，刘铉惩曩之事虚文者，慨然以师道自任，俾力追古作，有一字未惬者，经月不置。以故诸吉士大有所造，后多以文学致名。

方孝孺在宋濂门为高第弟子，从濂后，每私居念及，或见其手迹，或谈及濂事，辄涕泣。既官汉中，其家不能存，言于蜀王，厚抚恤之。基在夔，每舟次夔，必往祭墓下，恸哭移时乃去。

永乐中，陈检讨继少孤贫，尝就学于俞贞木先生。每归饭，辄就返，俞异焉。窃视其所之，至密芦中，怀出一糖饼，哺之即行。俞以是留食于家，以为常。一日妻失留之，俞归，切让其妻，乃改而加礼焉。后继以布衣仕翰林检讨，未必非励志所为也。

永乐间，胡文穆公与杨文贞公俱在内阁。文穆尝语文贞曰："吾二人将老，得退，即各具小舟可二僮操者，舟中贮书册、楮笔、壶觞、棋局。如广访君，舣舟君门外一里所，遣童子招君，君迳入舟，泝流至五云驿，望夫容峰则返櫂，至君入舟处，君独归。君访广亦然，但泝流至玉峡而返，岁必五六过，用此共适余年。及文穆殁后半岁，文贞夜梦偕文穆泛舟，自快阁至郡城下，同载甚乐。"共联诗，文穆起首句，文贞续第二第三句，相续

成一律，觉而忘第六第七二句，文贞悲怆不胜，遂补之，诗曰："金螺潇洒对夫容，鹭渚渔洲窈窕通。远树白云秋色净，故人清兴洒尊同。河山梦冷讴吟后，生死交深感慨中。犹想胜缘如夙昔，并骑黄鹤过江东。"

徐健尝与洛中名士阎禹锡论学，阎改容礼之，谓乡人曰："伊、洛渊源，续有人矣。"又与白良辅论，不合而罢。比晓，白扣门揖曰："吾中夜乃思得之，始知吾子贤予远甚。"由是益知名。

李贤奉命察山西河津蝗灾，时学士薛公瑄以御史家居，往造之，叩质所疑。薛公亟称之，以为英悟淳确，非流辈可及。

蒲州王神曰："河津薛德温，直内方外，果敢自取，可谓得许子、平仲之传矣。"蒲州卫述学于河津，忠信无诡，可透金石，可谓不愧乃师矣。

编修梁谨病，语家人曰："朋游中惟陈同年汝同心地好，且有家法，孤子女可托也，询闻而诺焉。"及谨卒，为经纪其家事，无不曲尽，至冒谤毁而为之不恤。嫁其女，得松人黄瑜。后参福建政，竟以梁之丧归其乡。其笃于友谊如此。

蔡虚斋清友甯永贞、孙九峰，拜何椒丘，愿为弟子。既又友储殖庵、杨月湖。好古独信，贞风渊轨，使人躁息妄消。

正统十一年，太师英国公暨侯、伯二十余人早朝毕，奏曰："臣等皆武夫，不谙经典，愿赐一日偕诣国子监听讲。"上命以三月三日往。于是太师率诸侯、伯至日到监，始携茶汤果饼之类甚丰。祭酒李先生时勉命诸生立讲五经各一章，讲罢，设酒馔奉款。诸侯伯让曰："受教之地。皆就列坐。"惟太师与先生抗礼久之，太师屡辞，先生曰："秀才家饭不易措置，愿太师少宽。"命诸生歌《鹿鸣》之诗，宾主雍雍，抵暮而散。此亦太平盛事也。

王公恕在扬州立资政书院，如高尚书铨、储侍郎巏，所造就孔多。在江西提学，如浮梁戴恭简珊、泰和萧尚书祯、淦县孙都宪仁、安福刘祭酒震，皆文艺之外，而别其器识，诱以远到。

李西涯当国时，其门生满朝，西涯又喜延纳奖拔，故门生或朝罢或散衙后，即群集其家，讲艺谈文，通日夜以为常。一日，有一门生归省，兼告养病还家，西涯集同门诸人饯之，即席赋诗为赠。诸人中独汪石潭才最敏，诗先成，中有一联云"千年芝草供灵药，五色流泉洗道机。"众人传玩，以为绝佳。呈稿于西涯，西涯将后一句抹去，令石潭重改，众愕然。石潭思之，亦不复能缀，众以请于西涯曰："吾辈以为抑之此诗绝佳，不知老师

何故以为未善?”西涯曰:“归省与养病是二事,今两句单说养病,不及归省,便是偏枯。且又近于合盘。”众请西涯续之,西涯即援笔书曰:“五色宫袍当舞衣。”众始叹服。盖公于弘、正间为一时宗匠,陶铸天下之士,亦岂偶然者哉!

西涯晚年致政家居,至临没时,门生故吏满朝。西涯凡平日所用袍笏、束带、砚台、书画之类,皆分赠诸门生,顾东江亦分得数件。东江子顾伯庸尝言之。即书籍所载古之宰相,亦未有如此者。

许公诰弘奖风节,绌抑华竞,以经世为士筌,尊德为学轨,故一时人士翕然化之。不徒敦悦典坟,涉志弦诵而已。时太学生有遐方旅衬暴露无归者几三十人,岁时名字,漫灭无稽。公乃以公帑羡余,购地葬之,复察生理窘迫衣食弗给者数十人,周恤之,由是生徒感德怀服。又奏罢教职不称者,及劾勋戚习礼不律者,一时成均条约,肃然改观。

顾公清教庶吉士,陶镕造就,一时出门下者若江右舒芬、南广伦以训、建康陈沂、贵溪汪佃、关中马汝骥,至今称为一代雅流。

顾华玉曰:“景伯时自穷时与维扬火城相知交,为中允时,数向余称其为人。余以伯时方贵盛,游者固自厚,不甚入心。比伯时卒,遗孤孑孑,门户衰落,曩时亲昵,多不相往来。独火君顾念益勤,时时遣人过江问遗,逾于生时。伯时有遗文数十卷,火君捐百金梓行之,曰:‘吾不忍故人菁华遂殒于地。’火君可谓贵贱死生无替交态,而伯时之知人未易及也。”

徐公阶以学士诲庶吉士,虽名不废课习,而脱去所谓骈丽帖括之旧,推所真得于身心者訚娓说之,又间勗以国典民事。其后多卓然称名臣,咸归公善诱功。

荆川于文称曾子固,诗称《击壤集》、黄山谷,学则笃信朱元晦。一日倏云:“吾觉朱子所解书,无一句是者。”非有会于言语之外,胡以及此?学者不如此汗悟一番,与不读书何异?

词林故华贯,国初惟材是畀,不局身格,后独以一甲进士若庶吉士充之,他有与者,辄摈不相容,而其途狭矣。嘉靖初,永嘉、贵溪受上异知,近遴士不主故常。谢公与槐繇御史改春坊司直,至今指摘棼如,余亦不能明也。顷其家出所藏交游尺牍,独邹东廓、程松溪、赵大洲、唐荆川、罗念庵五六公,皆名硕也。手书款密,非肺腑交不及此。噫,诸公岂世之泛交苟相说者哉,非数公不能知司直,非司直不能以友数公。乃知流俗相诋,皆承媚疾者之误,非实录也。语曰:“不知其人,观其友。”执此可以为论公左券。

品　藻

杨文懿守陈曰："子房不见词章，玄龄仅办符檄，刘诚意勋业造邦，文章传世，可谓千古人豪。"

解缙赞刘三吾曰："余闻之故老，多言国初草昧时官民冠冕衣裳之制皆出自三吾，可谓有制作才矣，不独擅华国之文而已也。"论者又谓三吾文章不如宋濂，而浑厚过之；先见不如刘基，而直亮过之；勇退不如詹同，而事功过之。语曰："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信哉！

学士欧阳玄评宋景濂文气韵沉雄，如淮阴出师，百战百胜，志不少慑；神思飘逸，如列子御风，翩然骞举，不沾尘土；辞调尔雅，如殷彝周鼎，龙文漫灭，古意独存；态度多变，如晴霁终南，众驺前陈，应接不暇。非才具众长，识迈千古，安能与于斯？

高帝尝谓宋濂："浙东人才，卿与王祎耳 。才思之雄，卿不如祎；学问之博，祎不如卿。"

国初，宋学士景濂精于释，释宗泐季潭精于儒。太祖每称之曰："泐秀才，宋和尚。"

上欲相杨宪，刘基与宪素厚，以为不可。上怪之，基曰："宪有相才，无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义理为权衡，而已无与焉者也。今宪不然，能无败乎？"上曰："汪广洋何如？"曰："褊浅，观其人可知。"上又曰："胡惟庸。"曰："此小犊，将偾辕而破犁矣。"上曰："吾相无逾于先生。"基曰："臣非不自知，但臣疾恶太深，又不耐繁剧，虑且孤大恩。天下何患无才，愿明主悉心以求之。如目前诸人，诚未见其可也。"既而授弘文馆学士，进封诚意伯。逾年，赐归老乡里。后上使克明以手书问天象，悉条答其大意，以为"霜雪之后，必有阳春，今国威已立，宜少济以宽。"书奏，上悉以付史馆。

太宗尝命解缙评诸臣，缙以实对。于謇义曰"其资重厚，中无定见。"于夏原吉曰"有德有量，不远小人。"于刘俊曰"虽有才干，不知顾义。"于郑赐曰"可为君子，颇短于才。"于李志刚曰"诞而附势，虽才不端。"于黄福曰"秉心易直，确有定夺。"于陈瑛曰"刻于用法，好恶颇端。"于宋礼曰"戇直而苛，人怨不恤。"于陈洽曰"疏通警敏，亦不失正。"于方宾曰"簿书之才，驵侩之心。"既奏，上以授仁宗，曰："李志刚，朕烛之矣，余徐验之。"

御史汪宣疏云："先任吏部之臣，廉介端贞不如王翱，公忠直亮不如王恕，坦夷无物

不如耿裕。”

胥问吕仲木曰：“何仲默何如?”曰：“其诗有汉、魏之风，可取也；其文沿六朝之体，不可取也。然而其人则美矣。”问李献吉，曰：“为曹、刘、鲍、谢之业，而欲兼程、张之学，可谓系小子失丈夫矣。”问康德涵，曰：“汉马迁之材也，而学则未逮。”问马伯循，曰：“见善而能聚，见恶而能劝，其志远哉。”问张仲修，曰：“直而敏，足以从政矣。”

事　例

洪武二十六年，选秀才张宗浚等随詹事府左春坊官分班入直文华殿，侍讲毕，近前说民间利害、田里稼穑等事，间陈古今孝节、忠信、文学、才艺诸故事，日以为常。

高皇帝命翰林编修、检讨、典籍，春坊司直郎、正字、赞读，考较诸司奏启，如平允，则署其衔曰“翰林院兼平驳诸司文章某官某”，列名书之。

永乐五年，迁翰林院学士兼右春坊大学士阶奉政大夫，谕吏部曰：“胡广等侍朕日久，继自今秩满，勿改外任。”

宣宗欲选进士之尤者绩学以备官僚，既命杨溥抡宣德五年进士，得三山萨琦等八人，与列作养，后又敕通取二年、五年、八年进士，召试于文华殿，取二十人，锴为首。通前二十八人，如永乐间应二十八宿之数。

太宗尝命翰林院覆试下第举人，得张铉等六十人，赐冠带，入国学，以俟后举。又尝进副榜举人亲试之，拔三人入翰林，时复有副榜进士之例。

宣德六年五月，行在礼部成，逾月，上命寮属入莅事，赐什器百六十二，刻“礼部公用”四字其上。已，南礼部复析所藏古今书百十二部，总二千八百册以实之。

宣德七年，以故鸿胪寺为翰林院，落成，诸殿大学士皆至习礼，不设西杨、南杨座。或问之，应曰：“此非三公府也。”二杨以闻，上命工部设座，礼部叙位次，二杨始自内阁出，座诸学士上。

自太祖相传，列圣临朝，每至日昃，不遑暇食，惟欲达四聪以来天下之言。英宗以幼冲即位，三杨虑圣体易倦，因创权制，每日早朝，止许言事八件。前一日，先以副诣阁下，豫以各事处分陈上，遇奏，止依所陈传旨而已。英宗既殂，三臣继卒，无人敢复祖宗之旧者，迄今遂为定制。

取孔、颜、孟三氏子孙至京，从陪祀。顾鼎臣上言，以为孔子之道，为万世帝王法，在当时门弟子唯曾参之传独得其宗，而二千年以来，未有能表章之者。我皇上崇儒重道，远迈帝王，似兹旷典，所宜肇举。伏乞命礼官详议，盍访曾氏子孙，与孔、颜、孟三氏一体录用，则吾道幸甚。上是之。于是求得曾氏子孙名质粹者，授博士，以主祀事。

正统四年夏，诏百官悉遵《诸司职掌》定员，员外者送吏部改除，修撰林在列。林，宣德庚戌都魁也。上知其贤，不欲以处他职，特诏记其名，赐归以待用。

景泰元年九月，初令九卿内阁相移文书名，内阁移司属书孔目名。

彭时《杂记》：戊寅年二月，上圣烈慈寿皇太后尊号告天下，诏草已进。予谓李公曰："此事宜有恩典。"李曰："先年两赦，数赦非所宜。"予曰："非赦也，但行优老之政。欲朝官父母七十者与诰敕，百姓年百岁与冠带，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也。如此恩典，斯与上徽号相称。"李公甚喜，因共拟仁政数条呈。上大悦，命即行之。

李公贤在内阁时，太监曹吉祥尝在左顺门令人请说话，公语云："圣上宣召则来，太监请不来也。"曹乃令二火者掖而至，公云："太监误矣！此处乃天子顾问之地，某等乃谨候顾问之官，太监传圣上之命，有事来说，自合到此。岂可令人来召耶？"曹云："吾适病足耳，先生幸恕罪也。"闻李公没后，有事，司礼监只令散本内官来说，太监不亲至。今日阁老请太监议事，亦不至矣。内阁体势之变，又非前比。

洪武、永乐以来，凡百司朝觐，命吏部、都察院考，其尤不职者，乃黜之，不过数十人。其后吏部患人言，务以多黜为公，方岳以下，少有微瑕，辄黜之，黜者亦不敢诉。丘公浚深知其弊，言于上曰："唐虞三载考绩，三考黜陟，今有居官未半载而黜者，所黜徒信人言，未必皆实。此非唐虞之法，亦非祖宗旧制也。"上深然之。会吏部上大小庶官当黜者几二千人，乃敕凡历官未三载者，俱复其任，虽经一考，非有贪暴实迹者，亦勿黜。

孝宗临御，弘治七年以后，天下章奏，早期后幸文华殿，司礼监奏送，御览过，大事亲批，庶事发内阁调帖，送司礼监批行。当中批行者，圣批也；傍行批行者，调贴批也。至于事有所疑，必召内阁大学士谕以圣意所在，使之参酌可否然后行。真推心置臣腹也。

焦芳入阁，仍欲兼部事，瑾屡遣人来与李阁老商议，李云："无此例。"瑾云："曾闻李贤兼管。"李云："李贤是吏部侍郎，入阁后升尚书，时王翱掌部事。"又问："前有之乎？"答曰："蹇义为吏部尚书，与户部尚书夏元吉五日一赴东阁，与大学士三杨议事，未尝兼学士也。"次日吏部请印信，内批令焦芳兼管部事，芳以问李，李曰："某已言之，此二事实难兼摄。内阁佐天子出令，吏部所拟升调官间有可否，今自拟之，而自可否之邪？

又每日通政司奏事奉旨吏部知道者，即当廷跪承旨，内阁班侍立听。今亦将出跪而更起立耶？又部事差谬，或章奏错误，小则回话认罪，大则罚俸。脱有之，亦将随同认罪乎？”芳乃辞部事。

吴文定公卒后，朝廷赠官议谥，命祭葬，仍官其一子为中书舍人。时公长子奭已承荫为国学生，部以次子奂进。上特改奭为中书舍人，而以奂补国学，谓“弟不可先兄也。”群臣叹服。

藩府亲臣，无不任京朝官之禁，弘治十二年诏修《问刑条例》。吏书屠公滽与太理少卿王辅有隙，因言辅系仪宾，不当居辇下，乃出为参政，遂条为例，至今遵之。不知国初王亲多掌禁兵，为辅佐，曷尝有是耶？

贡举试院诸需，旧皆取之顺天宛、大二县，裁数百金而民不堪，用且不给。费宏议以各省乡试用度皆有羡余，请俱令解部，转贮顺天府库而取用之。遂加旧额三分之二，诸用以足。

刘春，初开武举充试官，武举有录自此始。其条格皆创为之，最称折衷。

王瓒升南祭酒。六年，南礼部移文本监，撰述庆贺皇上尊慈圣康寿太皇太后、慈寿皇太后表文，瓒以非奉旨不敢撰述答之。部复查有成化二十三年旧规，本监乃与南翰林公同撰述。

或曰今内阁一人兼四官，非礼。此不然，顾其人称否耳。唐虞三代盛时，大禹嗣崇伯，为司空，加百揆；三官也，其帅师征苗，又兼士师蛮夷猾夏之职。伊尹为冢宰，领阿衡，又兼师保，太甲称为师保，高宗称为阿衡，意当时亦有封爵，非四官乎？周公以鲁侯代太公为太师，兼冢宰，领东伯，召公以北燕伯入为太保，代周公为冢宰，领西伯司马。毕公以列侯代周公为太师，领东伯。皆四官也。景泰时，陈芳洲一人领五官矣。

国初，自徐太傅达出为征虏大将军，入为中书右丞相。其出将者，文襄而后，若翟文懿巡九镇，杨文敏三使宁夏、甘肃与宁远、西宁。谋军务。景泰中，王毅愍、高文懿皆以赈济行；江少师督察四川军情，理储饷行；李文正以次辅祭孔庙，兼撰碑文，以阙里完，故重之也。

张永以东厂功乞封，已持内旨，引内官刘马儿例，要杨公廷和，公曰：“刘以功封其族人，非封自身也。事载《岳公类博稿》中。”取示之，乃已。

刘公龙掌翰林院事，奉命同吏部考察本院并内阁两房官。旧例，四品自陈，五品听考。往年王文恪公独以学士掌院事，免考。先生申明旧例，奏可，著为令。

故事，台省有缺，选博士等官充之，而南监不得与。贾咏疏以南、北一体，宜采择以励有志。诏可之。

诸大绶修撰满考，是时生母陈与所后母金并在邸，而制不得兼，封本生，则疏请贻封。肃皇帝许之。庚申春，乞假奉两淑人归，陈涉人卒于涂，制又不得服本生，而公衰绖疏水，竟三年，然后赴阙，则阅假限两岁矣。当事者矜其情，为请于上，凡为人后者，皆得服其本生，著为令，嗣是廷臣得贻封及服本生者，咸推公，谓孝能锡类云。

祖宗时，凡遇常朝，内阁与锦衣卫官俱墀下侍班，而领敕者亦非翰林官捧给。嘉靖九年，上始定制，常朝毕，内阁官于东陛，锦衣卫于西陛，各以次升立于宝座之左右，捧敕用翰林官，日轮一员，立于内阁官之后候承旨，由左陛下至御道，授领敕官，毕，方回本监。盖自是阁臣愈严重，而锦衣亦日崇显矣。

旧制，经筵讲官及执事官失仪，许令出班请罪，得面宥。至是，鸿胪寺卿黄绅等奏言："经筵乃圣天子讲学亲贤之地，非视朝听政比，一切差误，宜令侍仪科道等官退而具奏上，请免其面奏。"从之。经筵官失仪不面奏，自嘉靖六年始。

东阁在六馆之下，祖宗时初不设官，后来以翰林学士年深者居之，专管文官诰敕事。在正统年间，已久不设，弘治七年复设，如石珗、贾咏皆以吏部尚书兼学士，吴一鹏、温仁和皆以礼部侍郎兼学士管诰敕，若籍以为入阁地者。大学士张璁谓："此官实内阁私门。况诰敕，彼无一字之劳，徒建虚名，以希幸进，宜革之便。"上从之。故嘉靖六年以后，文官诰敕俱属之史官，阁臣看正而已。

故事，科道官有父兄位九列者，例得改除馆职。俟其积有年资，仍出为外官。武庙《实录》成，加恩，而大学士费宏拟升检讨席春按察佥事，则以春原系避其兄礼部尚书席书改除馆职者也。书憾宏，上疏历稽累朝升官无调外者。上以书言，特令升春翰林修撰。宏疏奏辨明前拟，不得已，升春副使，御笔复改为佥事，盖出宸断也。其能容大臣守法如此。

故事，父任京堂而子为科道者，例得回避改他官。耿裕、许诰俱以父任冢卿故得改授翰职。嘉靖九年，御史胡效才以父琏任都御史，奏当回避，上曰："近年科道改翰职，此阴厚私弊，效才准于在京别衙门相应职事改授。"以后俱照此例行，凡回避者，不得改朝职矣。

张文忠久于科第，谙世故，得位，每事欲复祖宗旧制，行进士、举人、岁贡三途并进法，士风一变，人思奋庸，贤才辈出而无滞。又科举，各省差京朝官主试，亦复旧例，且免夤缘外帘诸司之弊，又刻举子中式原卷文字，以免作小录误阅卷之功。后夏言当柄，尽废之。

科　试

永乐甲申科，庐陵周孟简与弟述同登第，述在孟简之前，太宗曰："弟不可以先兄。"乃置述于后，此即二宋故事也。

永乐二年，曾棨举状元及第，周述、周孟简次之，皆江西人，述与孟简，兄弟也。文皇御批棨策曰："贯通经史，识达天人，有讲习之学，有忠爱之诚。擢魁天下，昭我文明，尚资启沃，惟良显哉。"批述曰："璨伟之才，充实之学，朕用尔嘉，擢居第二。勿自满假，惟时懋哉。"批孟简曰："辞足以达意，学足以明理，兄弟齐名，古今罕比。擢尔第三，勉其未至，罔俾二苏专美于世。钦哉。"

曾公鹤龄考顺天乡试，初试之夕，场屋火，试卷有残缺者，有司惧罪，不敢以更试为言，惟欲请葺场屋，以终后试。公曰："必更试，然后百弊涤，至公著。不然，虽无所私，亦招怨谤。朝廷何惜一日之费以成此盛举哉！"有司具二说以进，命下，竟如公言，众皆慑服。

侣锺监秋试场，黜举子之私以贿请者，而不暴其名，曰："毋以一人玷我宾兴盛典。"

景泰改元，诏以边圉孔棘，凡生员纳粟上马者，许入监，限千人而止。然不与馔饩，人甚轻之。成化己丑进士安邑张瑮当在首甲，以援例仰置二甲第一。成化甲辰，山西、陕西大饥，复令纳粟入监，两阅月放回依亲，有告愿自备薪米寄监读书者听。寻令监生年二十五岁以上，方准食粮收拨，其省费如此。丘文庄以礼侍掌监事，季考以南城罗玘为首，曰："此解元才也，取之者其惟李宾之、程克勤乎？"是年丙午京闱，果二公主文柄，论题"仁者与物为体。"玘以"无我，则视天下无非我"立说，理既明畅，词亦奇古。参以前后场俱称，遂置首选，连第入史馆，文名震海内。于是援例之士增价矣。

景泰间，吉安刘公宣代戍于京师龙骧卫，为卫使畜马，昼夜读书厩中，使初不知也。公偶与塾师论《春秋》，师惊异之，以语使，使乃优遇之。未几，发解及第，由翰林编修仕至工部尚书。取解时，刘文恭公铉主试，讶其文，谓必山林老儒之作，及启封，乃公也，人始识公，而文恭知人之名益著。

彭华为詹事时，成化壬辰殿试，与读卷，乡人刘震当为第一。华兄时在内阁，避嫌欲寘震二甲，华曰："举不避亲，何嫌之有?"乃以震居第二，识者谓华有宰相器。

天顺庚辰，会试罢，李文达询人物于考官，或曰："五魁中，张元祯神童也，人物独王一夔。"及选庶吉士，英庙欲专选北人，公曰："南人亦须选。"乃会选于吏部，元祯不与，公曰："此神童，不可以貌取。"急追回与进之。成化丙辰廷试，王冢宰以程敏政卷字精楷，力赞为第一，公曰："论文不论书。"卒取罗伦第一。

黎淳考乡试时，有试卷甚奇，公喜得人，及后二场卷入，辄不类。公移文外帘，使勾稽墨卷，果誊录生截卷为所亲地者。公具发其奸，而卒置初卷于首，乃名士马中锡也。

柯潜考应天乡试，舟维淮扬，有举子暮夜投公，公叱之，彼固以请，以所赂遗置公前。公怒，命执付有司，治以法。是秋场屋肃然，比揭晓，咸称得人。

学士吕原、修撰柯潜为会试考官，揭晓后，有落第举人奏考官校文颠倒者，上问李贤，对曰："此乃私忿，考官实无弊，如臣弟让亦不中，可见其公。"上意始解。乃命九卿会翰林院考前奏者，多不能答题意，因疏其狂妄，命枷号部前以示众，浇风顿息。

傅珪主应天试事，时应天帘外官有行私者，既知不可为，又畏其人之权势，乃欲委祸于珪。送禀饩时，令一私人随至帘内，欲有所请白，即叱出，痛笞之，曰："此岂汝所至之地?"其人竟不敢言。说者谓当时一容其人启口，则行私者得以藉词矣。

国初，考试官虽儒士亦在所聘，惟其人而已。后专任教职，乃有遗珠之叹。弘治甲子，礼部议各省主试以进士为之，而不拘见任致仕，故少卿杨廉以服阕主浙江试，主事王守仁以病痊主山东试。言官劾杨为不孝，王为不忠，法遂废。至嘉靖戊子复行之，而两畿同考，亦用京朝官，仅两试而止。

霍韬言："变《诗》丧《礼》，至道攸寓，特以命题，不复拘忌。《春秋比事》，碎裂经旨，不可以试士。"与帘内弊尽革之。

田汝成记，壬辰礼部尚书夏言上言："举子经义论策，各有程式，请令今岁举子，凡聘词浮诞，磔裂以坏文体者，摈不得取。"上从之。会试既毕，夏公复召予语曰："进士答策，亦有成式，可谕诸生，毋立异也。"予曰："唯。"因诸举子领卷，传示如谕。既廷试，诸达官分卷阅之。时内阁取定二卷，都御史汪公鋐得一卷，诧曰："怪哉，安有答策无冒语者?"大学士张公孚敬取阅一过，曰："文字明快，可备御览。"遂附前二卷封进，上览之，擢第一，启之，乃林大钦也。夏公大骇，谓予何不传谕前语，予无以自解，乃就大钦

询之，对曰："某寔不闻此言，闻之安敢违也。"予乃检散卷簿，则大钦是日不至，次日乃领之。因叹荣进有数，非人所能沮也。

《登科考》：大学士李公时等以李玑等十二卷进，上批答曰："卿等以堪作一甲卷十二来呈，朕各览一周，其上一卷，说的正合题意。'夫周道善而备'，朕所取法。其上三说仁礼为用，'夫仁基之，礼成之'。亦甚得其意。其上四论仁敬，'夫敬而能仁，他不足说，可以保治矣'。其上二'略泛而滞于行'，其下二'却似谤'，虽与题不合，言以时事，故朕取之，可二甲首。余以次挨去，不知是否，卿可先与鼎臣看一过，再同读卷官看行。"上复亲为品题，首三卷各有批语。于韩应龙曰："是题本意，可第一甲第一名。"于孙升曰："说仁礼之意好，可第一甲第二名。"于吴山曰："敬为心学之极，此论好，可第一甲第三名。"时等以余卷皆经御览，不敢遗，乃以李玑等九人对策皆刻之。

礼部侍郎夏言，当嘉靖壬辰会试，条陈科场事宜内一款："应试之士，于风簷寸晷之中，欲其文可为程式者，盖已绝无间有，所以试录文字，多出主司之手，而两京会试，皆馆阁儒臣所为，足为海内矜式。近令录士子本文，不必考官自作，所以各省试录，文理纰缪，体裁庞杂。今次会主，若士子之文纵有可录，仍令考官重加裁正，以示模范。"此疏申明已极妥当。乃万历乙酉，言官复以主司作文有碍看卷，欲仍录士子之文，而本年试录所谓纰缪庞杂之病，闻亦有如言所论者，殊失华国之体。不知场中看卷，止分黑白，与各省小试不同，只三四日可毕事矣，何忧其无隙晷作文也？当时礼部不考故案，而漫为题覆，后来终当改。

浙江较士日，大雨如注，号舍皆漂流。诸生急，乃投瓦砾，掷按察，按察走匿，堂阶哄然。监临大惧，欲易明日试，刘公大夏曰："非制也，且雨骤，势必霁。"乃令一武官立案上传言："诸生宜自度，能决科则留，否者出。"诸生皆听公言。已而出者云汹，监临惧，以为遂空群矣。薄暮雨止，诸生请烛者尚八百余，诸执事方喜公处分得宜。是岁试者少，主司精于检阅，得人最盛。

嘉靖甲午，吏部尚书汪铉子试顺天不第，上疏指摘场事，以太祖诛刘三吾为拟。考试官侍讲学士廖道南、侍读张兖，引刘俨、陈循、王文事答之，俱不问。

张桂执政，黜翰林二十八人改别官，杨邃庵一清遂得乘间引所厚入院。时戊子顺天乡试，韩邦奇、汝节、方鹏、时举俱以按察司副使改春坊庶子，兼修撰，主试事。韩前序引经"元首起哉，股肱喜哉。"又曰"帝光天之下，万邦黎献，共惟帝臣。"倒节其语。提学御史周易因劾韩，经语本"股肱喜哉，元首起哉"，"帝光天下"，至于"海宇苍生"，而韩引云云，亦误书海隅为海宇。内批据其失，两谪之，四方相传为笑。然周劾虽当，实因韩序不载其名而发。

万历己卯，高中允主南京试，出题“舜亦以命禹”。一时试者，以非素所拟，皆阁笔，送恶语詈主司，谓用禅受事媚江陵，因而籍籍。至甲申，言官遂劾高，谓江陵谋不轨，而高从臾之。削其职，仍追毁诰敕。大抵当江陵盛时，媚之者伊周之不足而至大禹，诚可恨，而若如言官所言，非也。毋论江陵无不轨谋有不轨谋，而以此示人，可乎？因忆徐武功与曹石媚而下狱，锻炼无所得，乃摘其自撰告词有“绩禹神功”语，坐不道，几弃世，以雷霆流金齿。然则禹岂人臣所宜拟也？

科　目

《宋学士集》云：“濂闻前定二事，甚异之，语于金谿吴君伯宗，伯宗曰：“岂惟是哉！庚戌之夏五月二十二日，临川通判王黻梦城中作乐迎状元，黻甚讶之。二十五日，忽闻使者来颁科举之诏。其年秋，伯宗滥充江西乡试第一，众已谓与梦叶，至廷对日，复擢寘榜首，乡里至今以为美谈。”濂观传记中所载，如此类甚众，未敢信也。今亲闻吴君之言，其有不可信者乎？姑书之，以见人囿气化中诚有一定之命，不可以智求，不可以计免也，自修之外，一听于天而已。洪武十八年乙丑会试，黄子澄第一，练子宁第二，花纶第三。及殿试，读卷官奏花纶第一，子宁次之，子澄又次之。是年童谣云：“黄练花，花练黄。”时人莫解，后果验。殿试先一夕，上梦殿一巨钉缀白丝数缕，悠扬日下，及投首卷，乃花纶。上以其年少抑之，已而得丁显卷，姓名与梦符，遂擢居第一。数先定矣。

永乐丙戌，闽人林环梦其友人李文渊馈犬肉一片，环弯一臂，受之，遂状元及第。一片犬肉，乃状字，弯一臂，类元字。后官文渊阁学士，李文渊其兆也。

徐琼始入邑庠，掌教预梦有驰告之者，云西王先生至，盖先年礼部尚书王公英，亦金谿人也。翌日，掌教见公曰：“子勉之，西王先生声迹，将于子乎在？”厥后入翰林，历学士，词翰名四方。式媲美西王先生，官至礼部尚书，位望亦与之等。而掌教之梦果符。

永乐甲辰，上临轩策士，以孙曰恭为第一，邢宽为第二。既而曰：“孙暴不如邢宽。”遂擢宽第一，仍朱书其名于榜首，一时以为盛事。

正统戊子，吴县学池中莲一茎三花，巡抚周文襄见之曰：“行有当之者。”明年，施修撰槃以县学生状元及第。成化辛卯，郡学池莲亦一茎二花，明春，甘露降于学之桃梅，越二月，而吴文定为状元。又吴人旧传云：“穹窿石移，状元来归。”弘治丙辰，状元为朱学士希周，前一岁穹窿山风雨中大石自移，时学士犹为诸生云。

孙状元贤赴会试，途中投宿一民家，主人礼之甚隆，饮食一呼而具。贤疑其家有他

会，问之，主人云："昨夜梦状元至，故治具以俟，今日公至，应此梦无疑矣。"贤窃自喜，至期下第而归，后一科果状元及第。

王华在塾，尝一夕梦迎春，归其家，前后鼓吹幡节，中导白土牛，其后一人舆以从，则方伯杜谦也。既觉，以竹轩公、岑大夫人皆生于辛丑，谓白为凶色，心恶之。遂语诸生欲归，诸生坚留之，甯生曰："以竑占是梦，先生且大魁天下矣。夫牛，丑属也，谓之一元大武；辛，金属，其色白，春者一岁之首也，世以状元为春元，先生之登，其在辛丑乎？故事，送状元归第者，京兆尹也，其时杜公殆为京兆乎？"辞归，舟过洞庭，阻风君山祠下，因入祠谒，祝者迎问曰："公岂王状元耶？"华曰："尔何从知之？"祝者曰："畴昔之夕，梦山神曰，后日薄暮有王状元来，吾以是知之。"华异其言，与梅庄之梦适相协。

固安县偶大水，崩岸断桥，岸边出一碑，碑上题十字曰："桥崩天子过，碑出状元来。"其年武宗南幸，过其邑，次年辛巳，邑人杨维聪状元及第。

张治庚辰举南宫第一，州有龙化湖，旧有识云："龙湖坼，榜元出。"公尝憩而乐之，因号龙湖。及计偕北上，湖忽瞙涸龟裂，果符应。

嘉靖己丑试卷，肃皇帝亲为批阅，有御笔者，登科录尽刻之。工书刘清惠公麟在读卷之列，纪以诗曰："宫阙东偏紫阁西，九官分局主恩齐。明明抚运收才后，穆穆临文自品题。手谕日中垂藻鉴，奎文时暝散云霓。安车打伴南宫宿，中使宵传有御批。"

我朝状元，以直谏而被谪者三人，罗伦、张升、舒芬也。罗伦论李文达夺情起复，张升论刘吉，舒芬谏武宗南巡。此三人者，直可谓不负大科矣。

李旻字子阳，钱塘人，成化二十年进士及第，一授翰林修撰，历两京国子祭酒。明习典礼，振举师模，盖亦不负科名。仕至南京吏部侍郎。

成化丙戌，罗状元伦以言事谪外，复言修撰，赠谕德，谥文毅。嘉靖己丑，罗状元洪先亦以言事为民，官止赞善，赠光禄少卿，谥文恭。两人地同姓同，大魁同，言事同，讲学同，从六品得谥同，赠官从五品同，尤为奇绝。

诸大绶第时，越卧龙山鸣，声闻数里，君子知公非常人。其后十五年，而张元忭及第，是山亦鸣。

宋乾道间，单尚书夔生母滕也，又往耿氏，生侍郎延年。及死，尚书、侍郎争葬其母，事达朝廷，孝宗曰："二子毋争，朕为葬之。"一时以为美谈。永乐中，长乐马某娶

妾，生子铎矣，而妻妒不容，嫁之同邑李氏，方有娠，未几生子，故以马名之。后铎中永乐壬辰状元，马中戊戌状元。一母而孕两状元，可谓旷古之奇。

国朝状元，正统丙辰周旋，至弘治丙辰，则朱希周，正德甲戌唐皋，万历甲戌则孙继皋，亦一奇。

会元登状元者八人：黄观、商辂、吴宽、钱福伦、文叙、杨守勤、韩敬、周延儒。

状元曾登解元者十一人：黄观、吴伯宗、林环、萧时中、陈循、商辂、柯潜、彭教、谢迁、李旻、杨维聪。

状元入阁办事者十一人：胡广、曹鼐、马愉、陈循、商辂、彭时、谢迁、费宏、顾鼎臣、李春芳、申时行。

状元官学士者二十三人：吴伯宗、胡广、曾棨、陈循、曾鹤龄、邢宽、马愉、曹鼐、刘俨、商辂、彭时、柯潜、孙贤、王一夔、吴宽、谢迁、曾彦、费宏、顾鼎臣、唐皋、姚涞、李春芳、罗万化。

状元兼学士二衔者五人：胡广文渊阁学兼翰学，胡广左坊学兼翰学，商辂同上。曾棨左坊学兼读学，彭时同上。刘俨右坊学兼读学。

状元兼殿学二衔者一人：陈循以华盖殿兼文渊阁学，修《寰宇通志》。

状元赠三官者一人，本朝所无之典：曹鼐赠少傅、吏部尚书、文渊阁学士。

状元有谥者二十七人：胡文穆广、曾襄敏棨、马襄敏愉、曹文忠鼐、施庄僖槃、刘文介俨、商文毅辂、彭文宪时、孙襄每贤、黎文僖淳、谢文庄一夔、罗文毅伦、张文僖升、吴文定宽、谢文正迁、费文宪宏、毛文简澄、朱恭靖希周、顾文兼鼎臣、吕文简柟、舒文节芬、罗文恭洪先、李文定春芳、诸文懿大绶、丁文恪士美、申文定时行、罗文懿万化。

状元三主会试者二人：曾棨，永乐戊戌、甲辰以读学，丁未以左坊学，三主会试，复再主顺天。柯潜，天顺庚辰、癸未以宝少两主会试，癸未火发而出，仍以洗马主之，而景泰丙子以学士主顺天乡试。

状元两主会试者二人：吴宽，成化丁未以右谕德，弘治壬戌以吏侍学士，两主会试。申时行，万历丁丑以詹事学士，庚辰以尚书大学士，两主会试。

陈循以正统九年入内阁，至户书，景泰中，至华盖殿学，典枢机者十年。天顺初谪戍，五年十二月放还。

商辂，正统己卯领解浙江，乙丑为会试廷试第一人，士林艳羡。盖年二十二发解，十年而成进士，四年而以修撰入阁，七年而以兵侍归。归十年而复入，二十年而以少保归，又十年乃卒。在内阁十八年。

朱希周，弘治丙辰状元，盛德为天下师表，寿至八十四，及见嘉靖丙辰状元诸大绶而殁，亦为盛事。

彭时在内阁二十年。

谢迁腰玉者二十九年。

状元加上柱国一人，申时行。

《弇州别集》云：状元入内阁者，自国初至今十一人，入阁而不得大学士者，马公及曹公也。官大学士而非入阁者，吴公伯宗也。入阁又为大学士而止五品者，胡公也。

容　止

王祎长身山立，人初见之，若不可近，及接之，听其言，情意蔼然，恨知之晚。

陈性善入翰林为检讨，初，诚意伯刘基卒，上遣御史李铎往取其遗书，基子琏出书于石室中，从铎诣阙上之。召善楷书者，入便殿翻录，性善与焉。时上威严，进见者人人惴恐，或惶汗不成一字。性善动止安雅，书法妍正，上嘉悦。

倪公谦生异甚，体有四乳，双瞳炯炯如电，子岳，其丰如公，而修伟过之。父子同官翰林，同为尚书、宫保。金陵人并其封公称三代尚书倪家。

王守溪云：成、弘间翰林声望最著者，吴宽、谢迁二人，皆状元及第，仪貌修伟。宽温粹含弘，迁明畅亮直，并有公辅之望。

陈白沙身长八尺，目光如星，右脸有七黑子如北斗状，音吐清圆，大类中州产。常戴

方山巾，逍遥林下，望之若神仙中人。

尹同仁，天顺庚辰同考会试，得谢公一夔卷，列之第三，进试于廷。英庙览对策，嘉悦，擢第一。传胪之旦，褒然众中，缙绅属目。李文达公尤喜得人，后有及第者辄曰："安得伟器如谢某者乎！"初从尹凤岐游，语人曰："大观他日所造，吾不及也，吾于文字间卜之矣。"卒以大魁，官学士，位司空。

顾鼎臣长七尺，虬须虎观，自炯炯射人，声吐如钟。性跅弛，好声酒及内，或以风之，意味勿屑也。自其在班行，上固以目属之。

卷 七

赏 誉

曾公鲁修《元史》时，景濂为总裁，极推曾博雅。尝坐论至夜分，叹末学之空虚，伤古道之寥落，辄相视嘿然一笑。严陵徐尊生曰："南都有博学士两人，曾以舌为笔，宋以笔为舌，实相俪也。

正统间，文贞为西杨，文敏为东杨，因居第别之。文定郡望，每书南郡，世遂称南杨。西杨有相才，东杨有相业，南杨有相度，故论我朝贤相，必曰三杨。

邵二泉云：论名臣，于正统、景泰间，刘忠愍敦君臣大义，章恭毅明国家大纪，于肃愍建社稷大功。皆愿为执鞭而不可得者。

李南阳尝曰："《皋陶》言九德，王翱有其五，乱而敬，扰而毅，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彭惠安公赞翱："淡然无欲，不识姜姬，而况苞苴，孰我敢施？古三不惑，于公见之。"人皆以为确论。

丘文庄不屑一世，每称蔡介夫学醇行洁可方古人。

晦庵刘公语人曰："在仕途肯读书究理，惟杨方震、蔡介夫耳。"

世称丘文庄不可及者三：自少至老，手不释卷，好学一也；诗文满天下，绝不为中官作，介慎二也；历官四十载，仅得张淮一园，邸第始终不易，廉静三也。

陈宪副伯献称林文安瀚曰："贱者即之，不知公贵，卑者即之，不知公尊，不肖者即之，不知公贤且智。非意相干者即之，始知公凛然不可犯也。"

石文隐为诸生时，与兄户部东滹公俱有文名，李文正每曰："诸后进可托以柄斯文者，其石氏季芳乎！"

邹东廓为野亭序《摘稿》云："正德辛未，益试南省，受知于野亭刘公。逾月，公赐敕扫先茔，亟趋以别，公握手语曰：'吾归不复来矣，子国器也，善自爱。宁直无媚，宁介无通，宁恬无竞。'只此三言，可以观野亭矣。"

世宗在藩邸时，献皇帝语之曰："吾楚有三杰，若知之乎？兵部尚书刘大夏、大学士李东阳、杨一清也。"

胡世宁荐詹事霍韬，云："荐贤如不及，论事常有余，孤忠劲节，近世鲜俪。"

企　羡

宋景濂四持文衡，得人为多，接引后学，惟恐弗及。色温气和，近之者如大寒之加重裘，盛暑之濯清风也。天下之能文者，多经先生指授，朝廷英俊，咸以先生为法。初奉敕教文华生数十辈，至是出参大政、为御史之列郡者相望，四方士得一见先生，夸于人以为幸，承一言之赐者，人辄改观视之，不敢与齿，士大夫言当世有德者，必曰先生，而天下之人无贤若愚，咸推先生为大人长者。及先生归，上面发后学无师之叹。盖先生之道，内诚外恕，一出于正，故上下信服若是云。

昊公名祐，字伯宗，幼而颖悟。乡先达葛元哲曰："此儿玉光剑气，终不可掩。"洪武三年乡试，明年礼部廷对，皆第一。

廖道南曰："予游翰林，见有亭一区曰柯亭，有柏二株曰柯学士柏，何其流风遗泽令人永矢勿谖也？盖其孤介之节，刚正之气，所渐被者远矣。"

薛文清为御史时，每至三杨门，止投刺而去。三杨慕其为人，恨不得一见。后访于朝班中谁为薛御史，始识其面。其见重于人如此。

刑部尚书杨宁、都御史张纯，初以才力相尚，及与瑄同事，叹曰："如薛公，当于古人中求之。"

吴文定未遇时，受知于徐武功，有人来乞墓志，公曰："若欲名宦以荣亲耶？欲传世之文耶？"其人言："为亲不死计，正欲传世耳。"公曰："若是则吴宽秀才，其文足传世者，盍往求之？"

刘东山邑举人张某，会朝鲜使于鸿胪寺，使见其贯趾，因问公起居。某诘其故，曰："吾闻中国有李西涯、刘东山。"某复扣其优劣，使画地，徐曰："是何待言？"乡人令广中，遇安南使者入贡。问曰："尔乡刘司马远戍西鄙，今安否？"其为夷狄所重如此。

岭南人游国学者，北士必问曰："游白沙先生门否？"以一字一墨为验，而因以轻重其人焉。壬寅，先生别都御史朱英于苍梧，英预约束参随官，竣先生至，掖之从甬道出入。先生力辞，英叹曰："古帝王尊贤之礼，有膝行式车者，况区区乎！"若中贵谒先生庐，至江浒却肩舆，走数百步。庚申，朝廷遣官使交南，交通人购先生字，每一幅易绢数匹。入京师时，经南安，知府张弼仿曹参师盖公礼以待先生。左布政使周孟中甫下车，即谒先生于白沙，欲请先生入省，南面坐，受拜咨问，以风一方，先生辞，不果。贺给事钦执弟子礼，悬先生像于内室，有大事必启焉。进士姜麟以使事使贵州，特取道如白沙，以师礼见先生。出曰："吾阅人多矣，如先生者，耳目口鼻，人也，所以视听言动者，殆非人也。"至京师，有问之者，对曰："活孟子，活孟子。"

崔铣跋何粹夫书："何子超卓之见，具此三书，可谓前无古人矣。何子守身之洁，一介不取，蹈道之坚，终日不俟，俗缘时态，扫除尽矣。吁，可仰哉！仆矢心竭力，企其一二，而愧未能焉。"

嘉靖初，朝鲜国奏："状元吕柟、主事马理为中国人材第一，朝廷宜从厚遇。仍乞颁赐其所为文，使本国传诵为式。"

廖道南曰："予为编修时，值杨邃庵柄国，见其奖拔善类，练达事几。每奏报虏情，羽檄旁午，一夕十疏，口占指授，悉合神算。"

恬　适

永乐十八年，吾绅升行在礼部右侍郎，命初下，文皇帝顾谓尚书吕震曰："此朕昔所造就，今日得人用矣。"于是自六卿以下，皆走贺于其家。绅一室萧然，了无供具，惟一再进茗而已。司寇金公曰："叔缙欲学向敏中耶？"众皆笑而起。

正统五年，杨公士奇求归未遂，与馆阁同志者七人倡真率会，叙略曰："世以文学仕，而得入馆阁者鲜，馆阁而得其僚之德同志合又相与，壮老不相违离，尤鲜也。今学士七

人，在馆阁或二三十年，或四十年，皆历事四朝，德同志合而以自幸，于是皆老矣。正统戊午，士奇年七十有四，建安杨公六十有八，南郡杨公六十有七，文江钱公六十有六，安成李公六十有五，临川王公六十有三，泰和王公六十。遂仿唐、宋洛中诸老真率之会，约十日一就阁中小集，酒各随量，殽止一二味，蔬品不拘取，为具简而为欢数也。以是岁二月六日肇事序仍以官者，在馆阁不改旧也。顾在坐者，文雅风流，道义相发，如群玉交映，可谓盛矣。而士奇最老，犹厕于列，能无愧乎？因赋近体四韵，且属和章，以备他日馆阁故事云。”

吴文定被选宫僚，人动色相贺，公独蹙然曰：“我何以当此任?”及日讲内殿，尤世所荣，而公辞之再三。及掌制久，众望公柄用，当道忌之，遣回不进，意公亦不能少无望。公曰：“吾初望不及此，今处此甚安之。”众议为之冰释。公未遇时，下第回，闻母病急奔，过关不待报、辖关主政拘留。公不为意，以诗上之，云：“献策金门苦未收，归心日夜水东流。扁舟载得愁千斛，闻说君王不税愁。”主关者惭而释之。

吴文定好古力学，至老不倦。于权势荣利，则退避如畏。在翰林时，于所居之东，治园亭，莳花木，退朝执一卷，日哦其中。每良辰佳节，为具召客，分题联句为乐，若不知有官者。

鲁文恪以祭酒告归，乃辞小园于梦野台之东，凿池筑亭，杂莳花木，为游息之所，总名之曰已有园。客至，则葛巾野服延坐，或泛舟呼酒，三数行，自歌古诗，有物外之趣。自作记曰：“盖吾材类樗，而今复病，是加之朽也，樗而朽，盖无所用之。无用则无所属，吾其属吾矣，吾吾属吾，园始为吾有也。苟药物能吾扶，孰使吾不乐?”观此，则公之风致可知矣。

刘野亭自制墓志，其略曰：“归之日，有先公敝屋数楹，城之南有别墅一区，田百亩，桑、枣、榆、柳百余株。继又于居舍后凿小池，放一舟其中，每当春暖秋晴，病起意适之时，或驾舆登墅，或张席命舟，徜徉自放于水云林月之际。其所获赐，余则岁分十之三四，以颁诸流离贫饿者。间尝进元嗣，谕之曰：‘吾老且病，没之日，勿请葬祭谥赠，勿干名笔为诔文诗挽。有一于是，吾不汝子矣。’文成，或者乃曰：‘公筮仕几四十年，所历非一官，各有所职，今何为不书?’盖予虽以文翰著衔，其所职，则启沃辅翼，有关于上下者颇重大，予于是无一能效焉；书之，徒以自贻愧也。公孤穹阶而居之，若不能一日安者，盖予性峭直狷介，既无功业以为显明之资，又乏低昂以为植立之地。不即去，则罪日大，愧日集，士夫清议，并以先所有者而夺之矣。归而居家，虽杜门谢客，然犹有车马游从之乐，有贫饿周恤之惠，若未能绝意于世者。盖游从之乐，所以章上之赐，周恤之惠，所以侈上之恩，外此而非所知焉。其不敢有恤典文诔之请者，盖无实德而尚虚名，此予平日所深耻者。今若是，使予昭昭累士夫之余议，冥冥为地下之愧魄矣。尚幸有不死，可持

之以见先祖考于九泉者，自揣平生无大过，此心无少负焉耳。其铭曰：呜呼野亭，胡为而生？胡为而仕？胡为而归？胡为而死？盖其生也，穷天地之委和，其仕也，滥皇明之介祉。考诸己，考诸人，则归有余裕。委者还，滥者收，则死获所止。呜呼，世有为野亭唫者，曰如斯如斯，后有为野亭嗟者，曰乃尔乃尔。”

东江致仕还家，即筑一傍秋亭在西园中，乃次子伯庸新造宅，尚未徙居，中多隙地，可以莳蔬也。东江日处其中，课僮仆锄灌，《农桑辑要》一书，涂抹删改，细书于行间及额上皆满。其书房中，见其以药瓢贮各色菜子，悬之梁栋间，不下数十种。夫以侍郎家居，绝足不与外事，闭门闲适，学为老圃，若将终身焉。东江之风流大节，亦过于寻常万万矣。

阎禹锡云：“薛文清先生平日奏疏，削其藁皆不存。一日检阅旧书及读书录，束置架上，为诗曰：‘七十六年无一事，此心惟觉性天通。’忽遘疾弥留，正衣冠危坐而逝。”

王文端公致政家居，年逾八十，每与夫人各乘肩舆，循观阡陌，子孙称觞上寿，备享晚福。一日，坐观澄江洪张，谕子孙曰：“初东里先生不欲我同事内阁，时不能平。然使我在内，则天顺初元，当坐首祸，今日安得与汝曹观水为乐哉！”

李文正当国时，每日朝罢，则门生群集其家，皆海内名流，其坐上常满，殆无虚日，谈文讲艺，绝口不及势利。其文章亦足领袖一时。正恐兴事，建功或自有人。若论风流儒雅，虽前代宰相中，亦罕见其比也。

邵锐，正德初礼部第一人。改庶吉士时，逆瑾擅政，与焦芳、刘宇相结纳。芳子黄中、宇子仁皆为庶吉士，未几俱授编修，锐以甲第列仁上，亦并授焉。锐耻与为伍，具疏辞免。会兄钦力沮之曰：“以会元而得史职，亦分耳，何辞为?”俄丁艰归，瑾败，革传奉官，亦并及之，非其罪也。后起官江西、福建学使，抑浮躁，奖恬退，士习一变。官至太仆卿，即移疾归。制行绝俗，而耻于近名，然暗然日章，世归其贤。没之日，笥无数金，田仅百亩，遗命勿干恤典。赠副都御史，谥康僖，盖公论云。

杨升庵书壁云：“老境病磨，难亲笔砚，神前发愿，不作诗文。自今以始，朝粥一碗，夕灯一盏，作在家僧行迳。惟持庞公‘空诸所有’四字。”

何公瑭家居，庐舍不过数椽，敝衣疏食，日以观书玩道为乐。当世达人公卿，亦罕接见，惟王浚川、吕泾野诸公至，屏从造庐，雅谈终日。为翰林时，古朴衣冠，不事藻饰，而文美在中，志存当世。既忤时俗左官，卒以人望致仕通显，又复乞归。杜门扫迹，官司礼馈，悉却不受，其于货利，若将浼焉。

规　讽

方孝孺为翰林侍讲，典国家大政。同郡王叔英时为汉阳知县，遗书曰："凡人有天下之才固难，能自用其才者尤难，知子房之于高祖，能用其才者也，贾谊之于文帝，不能自用其才者也。子房之于高祖，察其可行而后言，言之未尝不中，故高祖得以用之。贾谊之于文帝，不察其未能而易之，且又言之太过，故大臣绛、灌之属，得以短之，于是文帝不获用其言。方今明良相逢，千载一时，但天下之事，固有行于古而亦可行于今者，如夏时周冕之类是也。亦有行于古而难行于今者，如井田封建之类是也。可行者行之，则人之从之也易，难行者行之，则人之从之也难。从之易，则民乐其利，从之难，则民受其患。此君子之用世，贵乎得时惜之宜也。"孝孺深然之。乃与政，又辄慕古王政，即欲见诸事，以故多纷更，卒无成效。

李侍郎绍，江西安福人。与人交，必推心置腹，务尽忠告。察后进志于学者，奖借诱掖，惟恐不至。处僚友间，劝善规过，言直意尽，虽衣冠不正，举止失度，亦必告焉，而人不为迕。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

瑞安高氏墓有穹碑一通，吴中太湖石所砻，碑阴锯纹朗朗而欹。闻宣德间，永嘉黄少保淮葬父，锯其半为神道碑，锯且尽，高之裔孙某曰："相公取之薄矣。"黄问故，高曰："恐后人复欲锯耳。"黄默然。

己巳北狩，学士周叙自南京贻王文端书曰："永乐、宣德间，尝仰望少师东里先生，然即其举措，究其底里，士大夫公论，不容掩也。《易》曰：'知几其神乎?'《书》曰：'慎终于始。'又曰'惟克果断，乃罔后艰'。窃思三杨辅政之初，一几也。不深思熟虑，身任其责，惟阳敛阴施，掩人耳目，虽曰自保，其实误国，致今岁七月之祸。此时先生与诸君子辅政之初，又一几也。宜鉴覆辙，为宗社生灵永远之谋，失今不图，噬脐莫及。岂得即效子房之从赤松，晋公之营绿野乎？叙官至学士，又冒膺《宋史》之修，愧不即死，成此一事，窃名穹壤间，他富贵皆无所望。所念者，国家安则民皆安，叙辈亦可偷生，毕其素志。今岁以来，因朝廷屡有更张，不敢避祸，屡有所陈，未审朝议以为可否？自是以往，亦不敢渎告一语矣。"

何文肃为副使，见时政阙失，致书于翰学鼓华曰："古之善观人国者，不观其国势之强弱，而观其用人之贤否。今用人贤与否，愚不能知，但见升一官，进一秩，士论辄哗然，曰某以亲旧当道而得之，或曰某以通书政府而得之，某以纳贿权门而得之。仆始闻之，以为人言不可信，徐而察之，巧宦者悉皆超擢，自守者往往沦弃，亦不能不信也。夫平居之时，既苟利以进身，多事之秋，肯捐身而报国乎？不待智者可知也。愚谓当奖恬

退，抑奔竞，以振名教于风颓俗靡之际。夫知人固未易，大抵刚介寡合者君子也，媚柔易亲者小人也，于此察之，十得八九矣。果君子与，拔而用之，不必亲也，不必故也，不必识其面也。果小人与，黜而退之，亲不可私也，雠不可避也，群言交属，不可徇也。以此处之，庶几有招之不来，麾之不去之君子出焉。此时事之大者。阁下官为学士，职号论思，时政之得失，人才之贤否，知之素矣。经筵进讲之余，宜从容陈之，使天下阴受其赐可也。昔欧阳永叔、司马君实为翰林学士，所论奏者，岂徒发挥经义而已哉！舍二子而他取法焉，非仆所望于阁下也。尊兄少保先生，实秉国成，古人有云，政将及子，可不预虑而熟图之耶！”

李西涯当国二十余年，一日有人投以诗云：“清高名位斗南齐，伴食中书日已西。回首湘江春水绿，子规啼罢鹧鸪啼。”李得之大惭。

正德时，李西涯于刘瑾、张永之际，不可言臣节矣。士惠其私，犹曲贷而与之，几无是非之心。罗公玘乃李之门人，引大义责之。书云：“生违教下，屡更变故，虽常贡书，然不敢频频者，恐彼此无益也，今则天下皆知，忠赤竭矣，大事亦无所措手矣。《易》曰‘不俟终日’，此言非与？彼朝夕献谄以为常依依者，皆为其身谋也。不知乃公身集百垢，百岁之后，史册书之，万世传之，不知此辈亦能救之乎？白首老生，受恩居多，致有今日，然病亦垂死，此而不言，谁复言之？伏望痛割旧志，勇而从之，不然，请先削生门墙之籍，然后公言于众，大加诛伐，以彰叛恩之罪，生亦甘心焉。生蓄诚积直有日矣，临槭不觉狂悖干冒之至。”李得书泪下。

陆文裕云：“弘治癸亥，兰谿章先生德懋起为南京国子祭酒，一见予，遂蒙顾待。尝以事见，辄慰谕之曰：‘大凡为礼，贵敬而和，不必太促缩，令人气索。孟子曰：‘说大人，则藐之。’‘凡见一有爵位者，须自量我胸中所有，若不在其人之下，何为畏之哉。’此为庶吉士与座主刘学士司直先生偶道此，先生微哂曰：“‘此老失言矣，孟子所谓藐者，是藐共势位，若如所云，是藐其人矣。’章公接引之至，刘公析理之精，前辈风度如此。”

王抑庵先生典选，遇不如意事，好诵古人诗以自宽。一日有新得给事中即欲干挠选法者，则曰：“偶然题作木居士，便有无穷求福人。”御史有言铨部进退官不当，则曰：“若教鲍老当筵舞，更觉郎当舞袖长。”要多切中云。

何元朗云：“余在南馆时，府公王槐野先生喜谈西北事，一日言王晋溪总制三边时，每一巡边，虽打中火，亦费百金，未尝折乾。到处皆要供具，烧羊亦数头，凡物称是。晋溪不数裔，尽撤去，散与从官，虽众头目，亦皆沾及，故西北一有警，则人人效命。时东南适有倭寇，余与陆祠部五台相遇于舍弟家，祠部方有赞画之命，余举似之，余曰：‘盖当时法网疏阔，故晋溪得行其意，使在今日，则台谏即时论罢，不能一日容矣。’舍弟云：

'近闻总督有驰数皮箱银去者，不闻有人论之。'余曰：'此数皮箱之物，未必尽以自私，必有同其利者，既同其利，谁复言之？若如晋溪所为，则论者交至矣。但昔之当事者，损己之奉，以悦犯难之人，今之当事者，割犯难者之肉，以饲权贵，何怪偾事之不旋踵耶？'"

豪　爽

吉水解学士缙，天资甚美，为文多不属草，顷刻数千言不难，一时才名大噪。时杭有王洪希范，吴有王瑽汝玉，闽有王偁孟阳，尝谓希范曰："解学士名闻海内，吾四人者，足以撑柱东南半壁。"识者谓其知言。

永乐中，曾状元棨，体貌魁硕，文学充赡，朝野咸耸望焉。有交趾贡使饮量绝人，上令左右举善饮者款之，或举二都护以对，上曰："朝廷上无一能饮者乎？"曾闻之，即自请往。上问曰："卿量几何？"曰："款此二使足矣，不必尽臣量。"于是饮彻夜，二使皆醉愧而去。翼旦，俟谢恩，上悦曰："不论卿文学，只是酒量，岂不作我明状元耶！"益赐之酒。后病卒。且气绝，呼酒，饮至醉，题曰："宫詹非小，六十非夭，我以为多，人以为少。易簀盖棺，此外何求？白云青山，乐哉斯丘。"

力士李金铨来吴，徐武功召试其艺，李运铨庭中，公哂之，呼家人："取吾棒来。"棒乃纯铁所为，重六十余斤，顾李曰："盍试诸？"李谢不习。公笑起，运棒如飞，时时及李颈，李慑伏，不敢起。公掷棒叱之去，曰："吾岂与若校技者耶！"

崔侍郎铣，饮量洪，亡可敌。每酣辄歌"刘伶能饮几杯酒？也留名姓在人间。"陈约之束，其同年董侍郎玘婿也，小于崔三十一岁，视学河南，崔业六十余矣。约之雅知量不敌，恃其少壮，值崔病初起，即往按部安阳谒之，崔与轰饮，至夜分，约之大醉，跌宕不能支。崔谓其从者曰："彼且乘我瘕而斗我耶！"复举十余白乃别，陈遂病至咯血不起。崔尝与董饮，而遇一方士，自云能饭，崔请之较，每崔一瓯酒，方士一瓯饭，崔已醉，而饭不止，凡得五十四瓯。董至夜俟其归而侦之，则饭固在，盖障眼术也。

徐文贞督学江西，道遇毛尚书伯温，过其舟，毛曰："君得无饥否？"呼侍者捧大盘四，其二装炙鹅，鹅皆大脔；其二装馒头，大如碗者，各五十许。又不置箸，以手掇之。银碗二，使注酒。长醆大酹，傍若无人。时文贞年少，勇于酒，互举无算，欢然而别，曰："公大器也。"

任　达

高启字季迪，吴郡人。少孤力学，能诗文，好权略，每论事，辄倾其座人。元季张士

诚开府平江，文士响臻。启独依外舅周仲达，居吴淞江之青丘，歌咏自适而已。时饶介之、丁仲容以词学自雄，旁睨若无，见启诗大惊，礼为上客，启怡然不以屑意也。洪武初，与修《元史》，授翰林编修。一日薄暮，上御阙楼，召见启，大悦，擢户部右侍郎。辞罢去，仍赐内帑金，给牒放还。启身长七尺，具文武才，于书无所不窥，为文喜辩博，驰骋上下，精采焕发，而于诗尤工，与按察使杨基、翰林待制张羽、布政使徐贲，号吴中四杰，皆有集行于世。

解大绅十八举乡试第一，以进士为中书庶吉士。上试诗，称旨，赐鞍马笔劄，而缙率易无所让。尝入兵部索皂人不得，即之尚书所谩骂，尚书以闻，上弗责也，曰："绅逸乃尔耶？苦以御史。"即除御史。久之，事文皇帝入内阁，词笔敏捷，为一时冠。而意气阔疏，又性刚多忤，中汉庶人谗，出参议广西，日与王检讨称探奇山水自适。上书请凿章江水，便来往。上大怒，徵下狱，三载，命狱吏沃以烧酒，埋雪中死。

黄谏尝作《京师泉品》，郊原玉泉第一，京城文华殿东大庖井第一。每进讲后，必连啜数器乃去。谪广州，每游白云蒲涧山水间，评其泉，以鸡井为第一，更名学士泉，人谓不减李赞皇云。

崔子钟好剧饮，每至五鼓，踏月长安街，席地坐。李文正时以元相朝，天微早，遥望之，曰："非子钟耶？"崔便趋至舆，拱曰："老师得少住乎？"李曰："佳。"便脱衣行觞，火城渐繁，始分手别。崔每一举百余觥，醉辄呼："刘伶小子，恨不见我！"

康海罢官，自隐声酒。时杨侍郎廷仪，少师廷和弟也，以使事过康，康置酒，至醉，自弹琵琶唱新词为寿。杨徐谓："家兄居恒相念君，但得一书，吾当为君地。"康大怒，骂曰："若伶人我耶！"手琵琶击之，杨走免。康遂入，口咄咄"蜀子"，更不复见。

康德涵六十，要名倡百人，为百岁会，既毕，了无钱，第持笺命诗，送王邸处分。时鄠杜王敏夫名位差减，而才情胜之，倡和词章布人间，遂为关西风流领袖。浸淫汴、洛间，遂以成俗。

康海答寇子惇云："放逐后，流连声伎，不复拘检，虽乡党自好者，莫不耻之，又安可与士大夫同日语者！阮籍之志，在日获酩酊耳。三公、万户，非所愿也。"

王廷陈削秩归，益自放，达官贵人求见者，多蓬首垢足囚服应之，间衣红纻窄衫，跨马或骑牛，啸歌田野间，人多望而避者。

王九思答王德徵云："九思者，当世狂人也，翰林不容，出为吏部，吏部获罪，左迁

寿州，寿州不可，罢归田里。世之自负豪杰者，耳其姓名，罔不怒焉。执事独曰：吾何愧，此可发英雄一笑也。”

王廷陈语余懋昭曰：“仆林居无营，上不慕古，下不肖俗，为疏为懒，不敢为狂，为拙为愚，不敢为恶。高竹林之贤，而丑其放，怀三闾之忠，而过其沈，智鸱夷之逝，而汙其富。每景物会意，辄命酒自歌，酒不尽量，歌不尽调，倦则偃卧，卧不为梦，厌苦俗途，宁独无与。复究心老庄，保养性命。江湖乘兴，涨则不舟。雅好云峤，苔滑磴危，鲜不缓却。此仆大略也。”

杨用修好纵倡乐，刘绘以书规之，答云：“兹荒戍瑟居，得以息黔补刖。自惟千钧之弩，一发不中，则可永弢矣。且文有仗境生情，诗或托物起兴，如崔延伯每临阵，则召田僧超为壮士歌，宋子京修史，使丽竖赍椽烛，吴元中起草，令远山磨隃麋，是或一道也。走岂能执鞭古人？聊以耗壮心，遣余年，所谓老颠欲裂风景者，良亦有以。不知我者，不可闻此言，知我者，不可不闻此言。”

杨用修谪滇南，有东山之癖，诸夷酋欲得其诗翰，不可，乃以精白绫作裱，遗诸伎服之，使酒间乞书，杨欣然命笔，醉墨淋漓裙袖。酋重赏伎女，购归，装潢成卷。杨后亦知之，便以为快。

用修在泸州尝醉，胡粉傅面，作双丫髻，插花，门生舁之，诸伎捧觞，游行城市，了不为作。人谓此君故自污，非也，一措大裹赭衣，何所可忌？特是壮心不堪牢落，故耗磨之耳。

夙　惠

宋景濂年十五六，里人张继之闻先生善记诵，问以四书经传若干日可背诵，先生以一月为答。继之不之信，抽架上杂书，俾即记五百言。先生以指爪逐行按之，按华辄背，一字不遗。继之告先生之父尚书公曰：“是子天分非凡，当令从名师，即有成尔。”

方孝孺髫龀已善属文，双眸炯炯如电，读书十行俱下，日积寸许。见典册所载圣贤名字，或良将相形貌，辄默记，欣然有愿慕之志，乡人呼为小韩子。

罗一峰五岁时，随母李入园收果，长幼竞取，独赐而后受。年七岁，父训于庭，不匝月，童蒙诸书咸遍。明年，学于里师，时乏书，里师令遍逐诸生授读，诸生未成句读，而先生皆已成诵矣。

彭华方十五六，尝过邑城，坐客有持故券证以争产者，辩论不已。公齿坐下，独抗声曰："此赝也！"众惊问故，曰："券果出革除庚辰年，则当以建文三年，书乃曰洪武三十三年，非赝而何？"争者赧然而罢。

王华六岁，与群儿戏水滨。见一客来濯足，以大醉去，遗所提囊。取视之，数十金也。公度其醒必复来，恐人持去，以投水中，坐守之。少顷，其人果号而至，公迎谓曰："求尔金耶？"为指其处。其人喜，以一铤为谢，却不受。

练子宁幼从乡长竹庄先生学，命作《水竹村居》诗，子宁曰："千山暮雨石泉通，一夜春雷长鲮龙。乃其志少则然矣。

倪文毅生而环岸秀异，甫五岁，闻邻塾书声，即请入游。间侍文僖公，问曰："天上更有天，地下亦当有天。"盖已悟天包地外之理。业文之余，兼通吏事。偶有群吏将赴吏部试，戏出狱词为题，令剖断，旁观者曰："此老吏笔也。"识者已知公他日非特以文名者。

李东阳西岁能作大书，景皇帝召见，抱置膝上，赐上林珍果。六岁、八岁，复两召之，试讲《尚书》。尝与程敏政同召，上试对云"螃蟹浑身甲胄"，敏政对曰："凤凰遍体文章。"东阳对曰："蜘蛛满腹经纶。"后程官学士，李大拜，兆于此矣。

王文恪公年十二能诗，人以《吕纯阳渡海像》求题，公援笔书其上云："扇作帆兮剑作舟，飘然直渡海风秋。饶他弱水三千里，终到蓬莱第一洲。"识者知其为远器。

邹公智生而颖异过人，十二岁能文章，群经子史，一经目即不忘。尝居龙泉庵，贫无继晷之具，则聚树叶燃之，读书达旦。如是者三年，文思警拔，千言可立就。蜀虽多才，未能或之先也。年十六，举四川丙午乡试第一，乡人聚观，公马上口占曰："龙泉庵内小书生，偶窃三巴第一名。世上许多难了事，乡人何用大相惊？"丁未第进士，授庶吉士。

舒芬之父得一葬地，形家曰："此地当发鼎元，然必四世之后。"舒父曰："我不能待也。"时芬童年，曰："父无患，若他果胜，请移三世祖骸葬于此，儿即应矣。"父从之，芬果大魁。

程篁墩生而早慧，人方之孔文举、李长源。十余岁随父参政蜀藩，方镇大臣以神童荐之朝。英庙喜其应对拜起如老成人，命赐之食。召馆阁即日试之，赋《圣节瑞雪诗》并经义各一篇，援笔立就，文采灿然，诸阁老皆嗟异之。暨进呈；上喜甚，诏读书翰林院，官给廪馔。大学士南阳李公贤、安成彭公时皆当世硕儒，就之讲授，李公尤加爱，而以女妻

之。弱冠，中成化丙戌第一甲第二，授编修。

杨文襄幼颖异，日诵数千言。八岁以奇童荐，大宗伯姚夔独器之，疏补翰林秀才，宪庙命内阁选师教之，受业于黎文僖公。成化戊子，年十四，中顺天乡试。时已抗颜为人师，有文中子之风焉。

蒋公冕十岁，书过目成诵。十五，举成化丁酉乡试第一，丘文庄见而奇之，曰："台辅之器。"

杨石斋廷和少神异，称奇童，年十二举乡试。其第进士也，先于父春。

游　览

文渊阁芍药三本，中澹红，左纯白，右深红。天顺二年，盛开八花，李贤遂设燕，邀吕原、刘定之等八学士共赏。时贤有玉带之赐，诸学士各赐大红织衣，因名纯白者曰玉带白，深红者曰宫锦红，澹红者曰醉仙颜。惟黄谏以足疾不赴，明日复开一花。众谓谏足当之。贤赋诗，阁院宫僚咸和，以为盛事。

徐武功平生好奇，每遇游览，必穷其胜。林屋洞天在包山，其中深窈幽黑，久无游者。武功烈炬而入，行颇久，至一处，平敞宽崇，特为幽妙。壁上下皆作金色，有石乳自上滴下，相接至地，莹如白玉，谓之曰金亭玉柱者是也。中设石床，类为仙者之外室。再欲进步，则有流水，阻绝渐深，不能前矣。不知何人题曰"隔凡"，字势飞逸，疑非人间书也。武功欲留作其间，为同游所促，怅然而出。自后更无往者。

柯潜供职之暇，时偕二三知己，穷览胜概，雅歌投壶，分韵赋诗，襟度豁如也。既综院章，就词林后圃结清风亭，亭下凿池莳莲，决渠引泉。公退偃坐其中，又翛然若真登瀛洲者。

同官词林者，骆公文盛年最长，乃与诸君约，岁时燕公堂，公韵咏菊，公各为属和。词采烂然盈卷，称一时胜事。

刘公龙，官暇则与翰林宦南都者，不问品秩崇卑，修复瀛洲胜会，登览游宴，辄纪诸吟咏，盖宛然前辈风度云。

术　解

至正间，瑞州上高县有术士曾义山，世居县十五里胡芦石畔。尝开卜肆于县南之桥

埠，有瞽而丐者，日过肆前，义山必礼而与之语，或啖之果饵。久之，丐者告山曰："明日有三人共一目来者，有异术，君宜叩之。"明日，果有眇一目者，曳杖导二瞽人过肆，山随之，拜于县北之鸬鹚洲。一瞽者曰："当以小桡为誓。"遂以其书授山，且画沙指诀，尽其秘妙。其书名《银河棹》，山后占卜如神，邑人皆知预避。红巾贼行掠无所得，恨欲杀之，隐匿县西观音阁得免，遂不复行其术，密藏其书于胡芦石涸中。临终，谓其子曰："某月某日，有刘姓过吾家取书，畀之，戒不可泄。"后刘公伯温官江西高安，果经山家，其子如山言授之，公遂弃官归青田，见太祖于金陵。《今献汇言》乃云"刘公得石匣兵书，乃瞽吏以欺愚人者耳。"

赵天泽，蜀新都人，与同邑杜圭明春秋齐名。弃官薄游江南，无贵贱皆倒屣迎之，最善括苍刘公伯温。一日行省大臣论江左人物，天泽首以伯温对，众愕然疑且窃笑之。赵公退而赠刘公文曰："萧何拔韩信，玄德师孔明，非信任之笃，则泜水之奇，八阵之妙，何由照耀后世?"其文载于《翊运录》中。方刘公之未遇也，授之以卜法者曾义山，而深奇预识者，赵公也。赵有《吴江月下泛舟》诗云："余霞敛遥岑，微霭生近浦。江行得良夜，月出鸣柔橹。茫茫天欲流，历历星可数。水萤明乍灭，沙禽或翔舞。此意谁与同，三高渺千古。"

刘伯温与夏煜、孙炎辈，皆以豪诗酒得名。一日游西湖，望建业五色云起，诸人谓为庆云，拟赋诗，刘独引大白，慷慨曰："此天子气也，后十年其下有英主出，吾当辅之。"众皆掩耳。寻高帝下金陵，刘建帷幄勋，为上佐，开茅土，其言若契。上使都督冯胜将兵攻某城，命刘基授方略。基书纸授之，使夜半出兵，云至某所，见某方青云起，即伏兵；顷有黑云起者，是贼伏也，慎勿妄动；日后黑云渐薄而回与青云接者，此贼归也，即衔枚蹑其后，击之，可尽擒也。众初莫肯信，至夜半，诣所指地，果有云起如基言，众以为神，莫敢违，竟拔城擒贼而还。

上欲刑人，刘基曰："何为?"乃语以所梦，基曰："三人头上有血，此众字也。以土傅之，得土得众之象也，后三日当有验。"越三日，海宁果以城降。上大喜，悉以所留刑者俾基纵之。

有齐琦者，得传邵子先天数，推言天人兴衰甚验，见王公祎，叹曰："子充异代人物也。"公亦知世道终不可为，乃归隐青岩山中，若有所侍者。岁戊戌，太祖亲取婺，遣使征之，公幡然许曰："吾闻大乱极而圣人出，齐琦之言，良足征乎!"即日诣行在，上见大喜。每商略机务，悉契上衷，益加礼敬，语必称子充而不名。

宋琮明于易数，谓其同进诸进士曰："旬月间，翰林多罪僇，琮其窜乎!"人初不之信也。是科，西北人士无一登第者，乃讦奏试官学士刘三吾及赞善王俊华、司宪侍读张信暨琮同年修撰陈郯、编修刘谔，皆寘于法。琮以三吾首举连坐，安置威虏卫，其精验如此。

程济，有道之士也，建文时，以明经为岳池教谕。岳池去其故乡朝邑数十里，寝食在朝邑，而治岳池学事不废。革除初，上书言某月某日西北起兵，宜蚤为备，朝廷谓非所宜言，系至京，将杀之，召入，仰面大呼曰："陛下且囚臣，至期无兵，臣死未晚。"遂下狱。已而兵果起，赦济，以为翰林编修，充军师，护诸将北行。徐州之捷，诸将立碑，叙战功及统军者姓名。济一夜往祭碑，人莫测其故，后文皇过徐，见碑大怒，命左右以铁椎击碑，甫椎，遽曰："止，止，为我录碑文与姓名来。"按碑族诛，诸将无得脱者，济名正当击处，得免。及淮上诸将败，建文召济还，问计，济曰："天数已定，惟可出走免耳。"立召僧为建文落发，济从之出，每遇险，几不能免，济以术脱去。相从数十年，建文既考终，济竟不知所之。

李古廉、陈敬宗同在翰林，袁柳庄曳二人并列，曰："二公他日功名相埒。"时陈公仪貌魁梧，古廉短小，闻者未之信。后并为祭酒。陈公以方严肃下，古廉以公恕得士，声望耸然，众始神柳庄之术。

武功伯徐公有贞，天才绝世，其学自天文、地理、释老、方技之说，无所不通。己巳之祸前数月，荧惑入南斗，公私语刘元博溥，元博亦善占候，曰："吾亦知之，久之不退舍，祸不远矣。"亟命妻孥南归，皆重迁，有难色，公怒曰："尔不急去，直欲作达人妇也?"遂行，比过临清数驿，而土木败报至矣。其后得君柄国，锐意功业。而居闲多不乐，时谓所亲曰："火星甚急，俟稍退，吾方可以为。"未几，竟为曹石所挤，迄不得伸其志以去。天顺辛巳七月，公居乡，一日语客曰："子见天象乎？宦官之祸作矣。吾为吉祥所陷，今彼之受祸，视吾更惨也。"未旬日而吉祥从子钦被诛。甲申春，茂陵已嗣统，公推运造，当得二十四年，族人以他事憾公，将发其语，公谢而得免。以成化改元并嗣统之岁数之，正得二纪。辛卯岁，偕太守林公入郡学，指大成殿鸱吻曰："此有青气，上彻重霄，文明之祥也。来年吴士其有魁天下者乎!"明年，吴文定公及第。公雅重文定，家食时，已有大魁鼎辅之望，后果如其言。

萧提学鸣凤精星命，正德丁丑廷试，或以八字杂质之曰："孰为状元?"萧指舒梓溪芬八字曰："此是也。"梓溪果及第。复以后事质于萧，答曰："功名寿数始终，皆罗一峰。"梓溪嬖然曰："止此乎?"曰："忠孝状元足矣。"后果谪闽提举，寿亦止此，且配食一峰祠。

姑苏别驾夏泉，江西南城人，精象纬之学。弘治甲子，摄崑山事，云："夜观乾象，明岁状元当在此。"语稍闻于人，举子十余辈往问，云："状元在城中，但未知为谁。顾未斋欣然自任曰："属我矣。"已而果然。

巧　艺

高棣善画，法米南宫。方壶子画妙一时，初识棣，称赏不置，曰："异时当为名家。"在翰院二十年，四方求诗画者争致金帛脩饩，岁常优于禄人。

会有事于方丘，熊鼎受告导驾，既斋宿，习射苑中，百官雁行人。上敕近臣，以弓矢授君射，君一发中鹄，上喜，勺湩饮以赐。明日又射，上诏君至榻前，俯身御弓矢，为射容以教君。君跪受弓，左执之，右手执一矢，韝二矢，向鹄三发，连三中，上喜劳久之。

滕用亨，初名权，字用衡，避讳更今名，苏人。自少游学四方，颇多见闻，问学辩博，文词尔雅，尤精六书之学，篆法之妙，高出近世。永乐三年被荐，时年几七十矣。召见，面试篆书，用亨作麟凤龟龙四大字，又献祯符三诗，称旨，授翰林待诏，预修《永乐大典》。在官四年卒。用亨善鉴古器物书画，尝侍上阅画卷，众目为赵千里，用亨顿首言："笔意类王晋卿。"及终卷，果有驸马都尉王诜名。

太宗征善书者，试而官之，最喜云间二沈学士，尤重度书，每称曰："我朝王羲之。"

文皇览沈度书，称善，一时翰林善书如解大绅之真行草，胡光大之行草，滕用亨之篆八分，王如玉、梁用行之真，杨文遇之行，皆知名当世，而度书独为上所爱。凡玉册金简，用之宗庙朝廷，藏秘府，施四裔，刻之贞石，传于后世，一切大制作，必命度书之。书婉丽飘逸，雍容矩度，兼篆八分，八分尤高古，浑然汉意。

张益登进士，入翰林。益与夏昺同年，及见陈嗣初、王孟端，俱喜作文、写竹。后昺见益作《石渠阁赋》出己上，遂不复作文。益见昺竹妙绝，亦不复写竹。

黄谏，陕之兰县人。博学多通，工篆隶行草，尤长八分，著《纵古正文》五卷，艺林宗之。兼善绘事，馆中壁旧写白菜，其上题者，先后数百人，一日圮，众共惋惜，谏一一书之，并绘白菜如旧。

傅瀚，书法遒丽，有晋人风韵。弟潮，亦攻书法，时人称一家二妙。

周洪谟上疏，请造璇玑玉衡，宪庙即命洪谟自制。众谓必不可成，旬日间，乃制成以进，赐赉有加。

伤　逝

孙蕡字仲衍，号西庵，五羊人。为翰林典籍，无书不读，诗高古。为蓝玉题画坐诛，临刑，口占曰："鼉鼓三声急，西山日又斜。黄泉无客舍，今夜宿谁家。"死后，太祖闻知此诗，曰："有如此好诗，不覆奏，何也?"并诛监斩者。尝访驸马不遇，题壁曰："踏青骑马未还家，公主传宣坐赐茶。十二栏杆春似海，隔窗间杀碧桃花。"

邹汝愚谪雷州石城千户所吏目，苍梧吴献臣廷举尹顺德，令邑民李焕于古楼村建亭居之，扁曰"谪仙"。其父来视，责以不能禄养，箠之，泣受而不辞。弘治辛亥十月卒，献臣往治其丧，适方伯东山刘公至邑，不暇出迎，廉知其故，反加礼重，共资还其丧。献臣自是知名。

魏庄渠与林勿欺书云："霍渭厓之亡，于世道有大关系，南京一小内臣大叫曰：'朝廷崩一座山矣。'里人有在山东作县回者，曰：'昔传驾又将出，官民俱不知死所，卒赖渭厓回天。'则渭厓非但忠臣，乃直隶、河南、山东之再生父母也。"

万公士和之殁也，邓直指适按其地，晨坐堂皇，见左右侍者相向泪承睫，询之，曰："万公殁矣。"嗟乎，此岂可声音笑貌取哉!

卷　八

志　异

刘青田读书青田山中，忽见石崖豁开，公亟趋之，闻有呵之者曰："此中毒恶，不可入也。"公入不顾。其中别有天日，见石室方丈，周回皆刻云龙神鬼之文，后壁正中一方，白如莹玉，刻二神人相向手捧金字牌云"卯金刀，持石敲。"公喜，引巨石撞裂之，得石函，中藏书四卷，怀出，壁合如故。归读之，不能通其辞。乃多游深山古刹，访求异人。至一山室中，见老道士冯几读书，公知其非凡人也。再拜恳请，道士举手中书，厚二寸许，授公，约旬日能背记乃可受教，不然无益也。公一夕记其半，道士叹曰："大才也。"遂令公出壁中书，道士览之，笑曰："此书本十二卷，以应十二月；分上中下，以应三才。此四卷，特其粗者，应人事耳。"乃闭门讲论，凡七昼夜，遂穷其旨。公拜请益，道士笑曰："凡天人授受，因材而笃。昔子房、孔明并得其六，予得其八，今子得其四，亦足以澄清浊世矣。"嗟乎，自古异人经世，皆有所授，独子房授素书于黄石，其事大著，余多秘不闻，夫岂偶然之故哉。或云道士乃九江黄楚望，高帝雅闻道士名，令驿召至阙，年且

八十，而容色甚少。命与诚意及张铁冠择建宫之地，初各不相闻，既而皆为图以进，尺寸若一。上欲留，不可，遂放还山，不知所终。

陶凯微时，夜归，陷于大溪，不能渡。忽有人撑小舟拍岸，即摄衣登舟，人皆无见者，异之。一日，里人家大疫，凯探视病者，见妖神入瓮器中避之，奉纸笔与封识，命弃水中，疫即愈。

景清赴举时，过淳化，主家有女，为妖所凭。公宿其家，是夜妖不至，去，却复来，女诘之，曰："避景秀才。"旦日，女以告其父，父追及公，语之故，公书"景清在此"四字，令父归粘于户，妖遂绝不至。

胡忠安公在母腹时，母尝夜梦有老僧来谒，手持三花，以其一遗之。惊寤，而公遂产，其发尚白，逾月乃黑。数日，有僧至门曰："闻汝家生男，亦有异乎？"其家不对，僧遂索观之。公出见僧，微有笑容。家人怪问，僧曰："此吾师天池长老后身也。吾师示寂后，梦我而告曰：'今托生常州胡家，尔当来视，以一笑为记。'今真是矣。"闻者咸叹其异。后李翰林宾之、郡人邵文敬挽公诗，皆有"前身是禅"之语，盖纪实也。天池山在吴城西四十里。

英宗时，有雷震奉天殿鸱吻，翰林侍读刘球应诏陈言，语多侵，王振大怒。而会编修董璘言事忤上下狱，王振嗾锦衣指挥马顺搒答璘，使引球为具疏稿。球被收，仰天曰："若谀振杀我，我死即诉上帝耳。"顺有子，年二十余，病孱，久困床第，欻起持顺发，拳且蹴之，曰："死老奴，而异日祸逾我，我刘球也。"顺再拜谢罪，俄而子死。后顺党振，被给事中王竑等击死于朝班，血肉俱尽。

白公圭会诗，偕同事数人者往觅饷舟，舟卒方假寐，梦神人叱之曰："急起，尚书来矣，众中最少者是也。"卒方寤，而白公至，卒延纳之，日致款馈甚恭，与之值不受，问其故，亦不应。比登岸，始潜以实语公，公识之。是年，公果登进士，后至兵部尚书。公为都御史征麓川时，计别卒二十余年矣，江行遇漕舟，有人坐其上，疑卒也，止而问之，是已。移檄俾从军事，抵麓川，卒以功累升为指挥使，食厚报云。卒之梦虽为公征，而实已被遇之祥也。

蜀人周洪谟举乡试，舟泊邗江，夜见一异人，谓曰："子前程万里，慎自爱。"谟曰："子何人？"对曰："吾即子前身友鹤丁山人也。"谟官南翰林，以诗讯太守王恕曰："生死轮回事查冥，前身幻出鹤仙灵。当年一觉扬州梦，华表归来又姓丁。"恕得诗，甚讶，集郡人问之，罗文节曰："友鹤山人，吾友丁宗启之父，元末以诗名隐居，至建文初，殁于成都。德人也。"恕即以此复周。世以为羊祜、房琯之事云。

余姚戚澜，字文湍，景泰二年进士，授翰林编修。尝诣京，渡钱塘，风涛大作，有绛纱灯数百对，照江水通明，丈夫九人，帕首袴靴，带剑乘白马，飞驰水面如平地。舟人大怒，戚公曰："毋惧，吾知之矣。"推窗看之，九人皆下马跪，问曰："若辈非桑石将军九弟兄耶？"曰："然。"曰："去，吾谕矣。"皆散。公命舟人返棹，曰："有事吾当还。"遂归。抵家，谓空人曰："某日吾将逝矣。"及期，沐浴，朝服坐。向九人率甲士来迎，行践屋瓦，瓦皆碎，戈予旌帜，晃耀填拥。有顷，公卒后，车骑腾踔，前后若有所呵卫者，隐隐人空而灭。后琼山丘文庄公夫人入京，舟过鄱阳湖，夜梦达官呵拥入舟，曰："吾乃翰林编修戚澜也，昔与丘先生同官，义不容绝，特报尔：三日后有风涛之险，只帆片橹无存。可亟迁于岸。"夫人惊觉，如其言，移止寺中。未几，江中果有风涛，众舟尽溺。至京，夫人白其事于文庄公，公以闻于朝，遣官谕祭。文庄又为文祭之云："于乎！文湍，刚劲之质，豪放之气，高义激切，直上薄乎云天，巨眼空阔，每下视乎尘世。凡众人之嗜欲，举不足以动其中，一时之交游，少足以当其意。时发惊筵之辩，臧否罔不称情。间若骂坐之狂，毁誉皆有所试。醉言无异于醒，面折不违于背。仆也于君，若有宿契，始落落以难合，终偲偲而交励。奈何命与心违，中道而逝。老我后死于十二祺，孰知冥冥之中，犹有旧交之谊。老妻北来，舟次江滥，梦中见报，风涛将至，预告以期，使知趋避，既而果然，幸免颠蹶。于乎！人传君之为神，莅胥涛而享祀，即今所过而验之，无乃秉司乎江湖之事。由其生也，不尽用于明时，故其死也，仍见录于上帝。于乎，友道之废也久矣，曰友曰朋，如兄如弟，指金石以为盟，刑鸡犬而设誓，头角稍殊，情态顿异，云泥隔则易交，势位判则相忌，对面如九嶷之峰，跬步有千丈之势。半臂才分，遇诸涂则掩面而过，宿醒未醒，逾其阈则腾口以刺。过门不入室，反为操戈之举，落阱不援手，忍抛下石之计。亲于其身也遑恤，况伉俪乎？生为人也尚然，况下世乎？于乎文湍，生死无二心，始终同一致，不忝为聪明正直之神，真可谓英迈特出之士。缅想旧游，稠人广会，一饮百十钟，挥毫数千字。故以平生之素好，用答故人之阴惠，诗以写不尽之情，酒以侑有从之泪。具别纸以焚燎，就宿草以浇酹，灵神如在，来鉴于是。不鄙世人之凡言，特歆御酝之醇味。尚飨。诗曰：幽是殊涂隔死生，九原犹有故人情。曼卿真作芙蓉主，太白常留翰苑名。念我冥冥来入梦，哀君恻恻每吞声。朝回坐对黄封酒，怅叹鸡坛负旧盟。"

余姚戚澜，少时尝得危疾，息已绝，逾时复苏。自言被人执至一官府，有贵人坐堂上，引见，问乡里姓名年几何，具以对，贵人曰："非也，追误矣。"顾吏令释之，得出，还，至途中遇雨，憩佛寺，步入一室中，满地皆纱帽檀也，以手扳，举之不动，旁有人谓曰："此非君物也，君所有者在此。"指一架，令取之，随手而得。视其内，有字曰七品。后澜果以进士终翰林编修。

少师脩庵刘公健字希贤，洛阳人也。赠太师，谥文靖，九十四岁终时亦无疾。康修撰德涵云："往岁奔丧西归，见公于洛阳里第，留人卧内，微揭帏帐示之，双瞳炯然，童颜

黑发，自帏中语云：‘往岁陈澜编修借来俞琰参同，是汝批抹的，却是我几被此书误了。’既而，相对则一老翁也，大声云：‘我眼目已昏闷闷，见人休胡说。’丁宁再三。德涵以为仙去，入敛时甚轻，惟夫人知之，故速举入柩，人不甚传云。”

傅瀚欲攘取内阁之位，乃嗾同乡监生江瑢奏大学士刘健、李东阳。既而恐谋泄，遂倡言瑢与学士程敏政善，且奏事决非瑢所能，而奏中“排抑胜己”一言，又实敏政平日心事。以此激当道之怒，而敏政之狱，自是始矣。敏政既死，瀚果自礼部改詹事，代其位。后瀚家人忽晨见敏政入瀚室，又数见怪异，因忧悸成疾，逾年瀚竟死。

弘治己未，篁墩程先生主考会试，以言去国，未几，疽发背卒。是年，京师有雪夜祈仙者，先生至，降笔云：“夜偕东坡游，闻有谪仙者，予亦谪仙之流也，事之不偶，殆其甚焉者，诗以纪之。”因书一绝云：“江山何日许重来，白骨青林事可哀。吾党莫怜清梦远，海东东去是蓬莱。”又二律云：紫阁勋名迹已休，文章空自压儒流。孤忠敢许悬天日，浩气还应射斗牛。苏子蛰松遭众谤，杜陵荒草唤穷愁。乾坤不尽江流意，回首青山一故丘。”“斯文今古一堪哀，道学真传已作灰。鸿雁未高罗网合，麒麟偶见信时猜。迅雷不起金縢策，紫电谁知武库才。此气那同芳草合，浑沦来往共盈亏。”读者悲之。玩其气格，盖仿佛先生平昔云。

袁公宗皋为长史时，中酒昼寝，梦一美姬扶床踧请曰：“妾充李白洲下陈，今愿治相公帷幄。”公惊觉，召黄夫人语，异之。既而李以党宸濠败，妻孥没入官，至是公所受赐婢李姬预焉，则昔梦中人也。荐绅闻之，皆叹定数之不可移如此。

广之英德江中，有怪石为患，众神之，建庙祀焉。霍公韬毁其庙，未几雷击去其石，洪涛驱沙，江为安流。清远峡飞来峰有虎患，公移文山神，虎遂绝。今其文竖寺中，人呼驱虎碑。

简傲

王廷陈为文，顷刻便就，多奇气。然好狎游，黏竿风鸢，诸童子乐，又骙不可驯。父母扶朴之，辄呼曰：“大人奈何辄虐海内名士耶！”为翰林庶吉士，诗已有名，其意不可一世，仅推何景明，而好薛蕙、郑善夫。故事，学士二人为庶吉士师，甚严重，稚钦独心易之，时登院署中树，而窥学士过，故作声惊使见。大恚，然度无如何，徉为不知也。乃已当授官给事中，用言事，故诏特予外补裕州守。既中不屑州，而以谏出，知当召，益骄甚。台省监司过州，不出迎，亦无所托疾，人或劝之，怒曰：“龌龊诸盲官，受廷陈迎耶？当不愧死。”一日出候其师蔡潮，以他藩道者，潮好谓曰：“生来候我固厚，而分守从后来，亦一见否？且生厚我以师故，即分守君命也。”稚钦曰：“善。”乃前迎分守，而分守

既下车，数州吏微过，当稚钦笞之十。稚钦大骂曰："蔡师误，先生见辱。"挺身出，悉呼其吏卒从守，勿更侍，一府中慑伏，亡敢留者。分守窘，不能具朝铺，谋于蔡潮，潮为谢过，稍给之，仅得夜引去。于是监司相戒，莫敢道裕州者。既归，愈益自放，达官贵人来购文见者，稚钦多蓬首囚服应之。间衣红纻窄衫，跨马或骑牛，啸歌田野间，人多望而避之。

王允宁长大白皙，谈说时事，慷慨激烈，男子也。于文，远则祖述司马、少陵，近则称北地而已，意不可一世士。又好嫚骂人，人多外慕而中畏之。其所最善者，孙尚书升一人。其同年敖祭酒以书规切之，允宁答云："仆犹夫故吾耳，顾于南中不宜，且南中亦不宜于吾，以故人取其近似者以为名，曰伉厉守高也。且仆戇直朴略，受性已定，犹仆之貌，修干广颡，昂首掀眉，揭膺阔步，皆造化陶冶，不可移易。古之挟仙术者，能蜕人骨，不能易人貌。今公责仆勿高勿卑，择中而居之，亦尝有以里妇之效颦闻于公者乎？仆即死，勿愿也。"允宁后念其母老病，乞南，得国子祭酒。归省，道经华山，为文祭之。大约以母素敬神而不蒙庇，即愈吾母病，吾太史也，能为文，以不朽神。其辞支离怪诞。居无何，以地震死。西安李户部愈素恨允宁，假华山神为文詈而戮之，今并传关中。

谐　谑

胡颐庵居京师，惟携二仆，后偶置一妾，杨文敏公以诗戏之云："长将病态比维摩，喜得新鬟乐事多。不用叹衰怜皓首，且欣暖老得青娥。千金买笑何须惜，百岁流光苦易过。从此客边心绪好，更无高兴到汤婆。

解缙、胡俨同观进士榜，解以胡不由科目，戏曰："大丈夫必得黄榜书名耳。"胡笑曰："彼亦有侥幸得之者。"

李至刚尝以罪褫冠服，平巾入史馆供职，阍人谁何之。李既不敢举其衔，又非徒役，乃自称修史人。李至刚直操乡音，于是馆中皆称之曰"羞死人李至刚。"

曾公鹤龄，永乐辛丑会试，与浙江数举子同舟。其人率年少狂生，议论锋出。曾为人简默，在众中若无能者，各举书中疑义问之，逊谢不知，皆笑曰："夫夫也，偶然与荐耳。"共呼"曾偶然。"已，众下第，曾抡大魁，乃寄以诗曰："捧领乡书谒九天，偶然趁得浙江船。世间固有偶然事，不意偶然又偶然。"

罗汝敬、马铎同在馆阁，严冬沍寒之时，罗不带暖耳，铎不穿毡袜。时人戏之曰："裸耳马足。"

聂大年为杭州教授，以诗文名。天顺初，征修《通鉴纲目》，大年扶病至京师，未入馆，遂不起。词林诸公有惜其不获一见者，童大章在座，素好谐谑，因曰："不必见其人，彼但多一耳，少一目也。"众为哄然。盖大年聂姓，而眇一目也。

今制，东宫官名多袭古，如庶子、洗马是也。景泰间，刘主静升洗马，兵部侍郎王伟戏曰："先生一日洗几马？"刘应声答曰："大司马业洗净，少司马尚洗，未净。"众闻之嘐然。后谓主静曰："众人皆是假庶子，先生真庶子。"盖主静庶出，闻之默然无以答。二公可谓善谑矣。

童庶子缘，京师人，善谈谑。尝撰一事云："元世祖既主中华，令华人皆胡服，辫发缋髻。尝视太学，见塑先师孔子及四配十哲像，皆冠冕章服，命有司以胡服易之。子路不平，朔于上帝，帝曰：'汝何不识时势？自盘古以来，历代帝王，下至庶人，皆称我曰天，今胡人名曰腾吉理也，只得应他。盖今日是他时势，不得不然，须宁耐少时，必有一日复旧也。'"

庐陵陈文，簠簋不饬，及病革，其门下士有善滑稽者，谓人曰："昨夕二夜叉来取公，一夜叉搀之，公不肯去。其一曰：'彼将望升太师柱国，如何舍得去？'搀之者曰：'此去即为阎罗王，何恶也？'公喜曰：'如何便得为阎罗王？'夜叉叹曰：'公有淮盐十余万，非阎王而何？'闻者绝倒。

愧齐陈公，性宽坦，在翰林时，夫人尝试之。会客至，公呼茶，夫人曰："未煮。"公曰："也罢。"又呼曰："乾茶。"夫人曰："未买。"公曰："也罢。"客为捧腹，时因号"陈也罢"。及擢南京太常，门生会饯，有垂涕者，大学士李文正公东阳在席，为句曰："师弟重分离，不升他太常卿也罢。"公应声曰："君臣难际会，便除我大学士何妨。"一座绝倒。

陆式斋大参，成化间留滞郎署最久，其迁职方也，西涯学士戏之曰："先生其知几乎，曷为又入职方也？"陆应声曰："太史非附热者，奈何只管翰林耶？"闻者以为雅谑。

成化间，陈翰林师召鬻所乘盲马，得六百钱耳，西涯公以诗念之，有"斗酒杜陵堪再醉"之句，盖使子美"恰有三百青铜钱"语也。即此可以见前辈风度。

戚学士澜，美须髯，院中呼为"戚胡"。一日与司成陈鉴会宴，投木漆壶，陈顾戚曰："戚胡投漆壶，真壶也，假壶也？"戚应声曰："陈鉴看臣鉴，善鉴欤，恶鉴欤？"

刘文安公为学士，掌院事，会礼曹移文，大书名押，公不喜，题其后云："诸葛大名垂宇宙，今人名大欲如何？虽于事体无相碍，只恐临书费墨多。"曹郎深以为愧。

陈太史嗣初家居，有求见者称林逋十世孙，以诗为贽。嗣初留之坐，自入内手一编，令其人读之，则《和靖传》也，读至“终身不娶，无子”，客默然。公大笑，口占一绝以赠云：“和靖先生不娶妻，如何后代有孙儿?”想君别是闲花草，未必孤山梅树枝。一客惭而退。

西涯在翰林时，偶失朝被罚，翰林旧有语云：“一生事业惟公会，半世功名只早朝。”言其清无事也。至是，西涯续二句云：“更有运灰兼运炭，贵人头上不曾饶。”一座哄然。

乙丑科，内阁试庶吉士，以“春阴”为诗题，下注不拘体。同年王韦钦佩作歌行，为诸老所赏。时柴墟储静夫巏为太仆少卿，过访钦佩，予时在座，因索其稿读之，至警句云“朱阑十二昼沈沈，画栋泥融燕初乳。”柴墟击节叹赏曰：“绝似温、李。”予曰：“本是王、韦。”盖指摩诘、苏州以戏之，为之一笑。

吉水徐舜和先生穆为侍读，以生朝，设席邀诸吉士会饮。凡同年会皆序齿，若至座主家，则门生逊一席。舜和尝考《易》房，时徐子容、穆伯潜皆执门生礼，舜和以次行酒，大声：“徐、穆二生坐于此。”而忘其名之自呼也，亦为之一笑。

南京国子监，日有鸲鹆鸣于林间，祭酒周先生洪谟恶之，令监生能捕者，予假三日。一时跅弛之士，多得假，人目为鸲鹆公以讥之。其后刘先生俊为祭酒，好食蚯蚓，监生名之曰“蚯蚓子”。以为鸲鹆公之对。

贶文宪公宏，官侍郎，其兄为太常少卿。公宴以长少易其位，刘瑾适过之，云：“费秀才以羊易牛。”公答云：“赵中贵指鹿为马。”瑾怫然去。

廖鸣吾、伦彦式偕入朝，洞野曰：“有一偶语，试对之。人心不足蛇吞象。”白山徐应云：“天理难忘獭祭鱼。”廖，楚人；伦，粤人。盖以物产相嘲云。

陆平泉见赞宁《笋谱》，曰：“秃翁老馋，不惜口业，好事者据为食史，不知此乃淇园渭川之刑书也。”

高中玄为严介溪门生，师生好相谈谑，为编修时，严自内直回，往候之，适其乡人如墙而立，严一至，众张拱以前，高曰：“有一雅谑，敢为老师道之否?《韩诗》中两语，与目前事酷相类。”严曰：“何语?”曰：“大鸡昂然来，小鸡耸而待也。”严亦大笑。人素嘲江西人为鸡，故云。

内江赵文肃公贞吉，高才负气，好谈禅。时万鹿园恬雅，精于禅学，以淮上阎师如京师。文肃公访之郊外，与之谈禅，议论蜂涌，鹿园不答。文肃大喜，归语人曰："仆今日降却万鹿园，与之谈论娓娓，鹿园惟有唯诺，不能措一语。"华亭陆平泉宗伯闻而笑曰："此是鹿园降却赵公，何言赵公降却鹿园也?"

俭　啬

古朴字文质，洪武中以乡贡隶五军断事，司理刑。奏家贫愿仕，冀得禄养母。太祖嘉之，除工部营缮主事，累官至户部尚书。先是，主事刘良窣行不检，朴考其绩下。良叩上左右求最考，朴曰："贪侈之人，幸未觉露，不改终败，最考不可得也。"后果以赃败。朴在朝三十余年，守身如处子，所治职务，退未尝语其家。公尝寝疾，杨文贞入视，见所居萧然，几上惟《自警编》一帙，此与韩魏公《论语》、唾壶事颇类。世称古公廉信，然哉。

高穀字世用，性谨朴，永乐乙未进士，改庶吉士，授中书舍人。尝赴海印寺写佛经，遇雨，徒跣以归。或讶其劳苦，谷曰："我一人何足惜，盍达诸当轴大臣禁写佛经，则所全者大矣。"当轴闻其语，甚器之。会考满，改翰林编修，及升侍讲学士，历官已二十余年。上任公宴，犹以新花样补缀旧锦袍，外人谓高学士锦上添花。

李西涯冬月不炉，披册操觚，不胜其栗，辄就日暴之，日移亦移。

汰　侈

夏言久贵用事，家富厚，高甍雕题，广囿曲池之胜，媵侍便辟及音声八部，皆选服御，膳羞如王公。故事，阁臣日给酒馔，当会食，言与嵩共事二载，言不食上官供，家所携酒肴甚丰饫，什器皆用金，与嵩日对案，嵩自食大官供，寥寥草具，不以一匕及嵩也。

张居正奉旨归葬，所经由藩臬守巡迓而跪者，十之五六。居正意未慊，檄使持庭参吏部尚书礼，至是无不长跪者。台使越界趋迎毕，即身为前驱，约束吏卒，干呶饬厨。传居正所坐步舆，则真定守钱普所创，前重轩，后寝室，以便偃息，旁翼两庑，各一童子立，而左右侍为挥麈炷香，凡用卒三十二舁之。始所过州邑邮，牙盘上食，水陆过百品，居正犹以为无下箸处。而普，无锡人，独能为吴馔，居正甘之，曰："吾至此仅得一饱耳。"此语闻，于是吴中之善为庖者，召募殆尽，皆得善价以归。

险　谲

石、曹谮徐有贞怨望，使亲信马士权为谤书，而灭其迹。上命权臣门达分遣逻卒追有贞于途，收士权等，俱下锦衣狱。达陈诸恶刑于廷，必欲士权承，以及有贞，士权几死者

数数，终无一言，若少龃龉，及有贞矣。七月二十五日，以天变得释。有贞出狱，感士权，许以一女嫁其子奉汤药，洒泣而别。天顺四年，有贞自金齿归苏，士权自泰州来谒，欲成婚约，有贞有难色，士权辞曰："贫儒不能当侯家女。"有贞遂从其言，而以微物赠之，士权略无怏怏意。士权貌甚鄙，长不逾五尺，议论雄伟，气节凛凛，无一言及徐，真信义士也。

英庙有意江南买办，徐有贞度不可言，将入对，谓学士薛瑄曰："予若多言，恐忤上意，若度稍可，从后触止之。"瑄以为信。然语半，伺其后，有贞即大声曰："薛瑄欲有所言。"上问："言何事？"瑄仓卒无所对，即以江南买办一事言之，上不悦。

上左右小珰来谒夏言，言怒视之；其诣严嵩，嵩必执手延坐款款，密持黄金置其袖。以是争好嵩而恶言。上或使夜瞰言、嵩寓直何状，言时已酣就枕，嵩知之，故篝灯坐，视青词草。言初以是得幸，老而倦思，听客具藁，亦不复检阅，多旧所进者，上每掷之地而弃之，左右无为报。言亦不复顾，嵩闻而益精专其事，以是上益爱之。

忿　狷

高穀夫人悍妬，无出，置一妾，又禁穀不容入寝。偶留陈循酌，谈及此，夫人于屏后闻之，即出诟，循掀案作怒，以一棒扑夫人仆地，因数之曰："汝无子，又不容妾，是欲绝高氏后也？吾当奏闻，置汝于法。"自是妬少衰，高得御妾，生一子峘。友人称之曰："此陈公一怒之力也。"

大学士张璁，自以非由翰职起家骤居辅导，而议礼时又辄被词臣攻击，颇怀怨忿。入阁未几，上以侍读汪佃进讲《洪范九畴》不称旨，令吏部改调外任，因命内阁选择翰林诸臣称职者留用，不称者量除他官，盖疑璁有密揭也。杨一清等言："翰林清要之地，诚不可以匪人处之。且文学政事，材各有宜，枉而用之，终无成绩。宋两制儒臣，皆尝扬历州郡，遂多名臣，内外均劳，自昔然矣。臣请选自讲读以下，其学有本原，文能华国，行义无玷者，存留供职，以备经筵史局之选。即文学未称，而材识疏通，堪理政事者，请下吏部，量才外补。"上报可，寻调佃宁国府通判，而中允刘栋、杨维璁等侍讲，崔桐等皆补外，多至二十人，而翰林诸臣，十去其七矣。璁又以庶吉士皆乳臭之子，不堪教养，又不当出为科道，止据其中第除选。于是吏部以袁袠等补司属，有出为知县者矣。以璁进阁时，庶吉士不屑赴揖也，此亦翰林一时之厄。乃博学强记如璁，敏给精练如一清，即翰林中亦罕见其比。信乎，储材不可不广也。

严嵩尝奉使至广西，道谒乡人李遂。遂，故御史司其省试而得嵩者。当宴鹿鸣日，诸生前为寿，时嵩颁羸鹑衣，遂不复盼接。至是，投刺见而讲钧礼，遂出叵测，漫应之。次

日始修门生礼，布币再拜而曰："某非敢薄公也，以公向厌之，恐终弃之耳。"其狷隘急睚眦如此。

刺　毁

永乐间，沈度以能书为学士，许鸣鹤以能文为中书。朝中语曰："学士不能文，中书不能书。"

庄杲卧病不起，入定山，据真珠、达磨二泉交流之内居之，绕山垦田，引流种树，赋诗为乐。名公过者，无不造焉。丘文庄深恶之，曰："引天下士背朝廷者，杲也。吾当国，必杀之。"

丘文庄自制饼，软腻适口。托中官进，上食之喜，命司膳监效为之，不中式，俱被责。因请之，丘不告以故，中官曰："以饮食器用进上取宠，此吾内臣供奉之职，非宰相事。"由是京师盛传为阁老饼。

琼台丘公浚，学博貌古，然心术不可知，人谓阴主御医刘文泰讦奏三原公令人作传事，可见其概矣。尝与同寅刘阁老不协，刘作一对，书之门曰"貌如卢杞心尤险，学比荆公性更偏。"时论颇以为然。

翰林院学士一人，多或三五人。阁老洛阳刘公健修《会典》成，翰林一时升学士者十人。时余姚谢公迁以礼书为大学士在内阁，苏州吴公宽以礼书在东阁，南昌张公昇为礼书，汤阴袁公守直以礼书掌通政事，贾公斌以礼书掌鸿胪事，神乐观道士崔志端以礼书掌太常寺。京师为之语曰："礼部六尚书，一为黄老；翰林十学士，三是白丁。"朝绅一时盛传。盖十学士内，三人皆成化戊戌阁老万公安所选为庶吉士者，至是三十年，而公论终莫掩也。

芜湖胡爝，字仲光，弘治癸丑进士，改庶吉士，内阁试《上苑闻鸠诗》云："风日晴和欲醉人，耳边忽送一声新。似将明主三推意，唤起良农四海春。花鸟有情怜好景，雨旸无补愧微臣。听余忽起江南思，百亩沙田野水滨。"内阁以"雨旸无补"句为讥，已，黜为户部主事。

纰　漏

文庙过江，廷臣有约同死难者，已俱负约，独纪善周是修自缢。后解缙为墓志，杨士奇为传，谓其子曰："使我与汝父同死，今谁为作传？"

钱学士溥升天官侍郎回，自咤云："我平生感左琟之恩为不浅。"盖尝在翰林中领教诸小奄，今怀琟是也，举实其力。怀尝于圣诞日被赐金二铤，奏云："今某至此，皆师父之教，留以转奉。"溥至京，怀置燕，以前金为寿，因跪曰："与师父置一酒器。"溥答曰："当与房下作首饰，常常顶戴太监。"闻者皆绝倒。

刘俨主顺天乡试，内阁陈循、王文子入试，属之，皆不从。二人因劾俨考阅不明，并摘命题"虽欲自绝"语，请如洪武中刘三吾等坐罪。上命高文义公覆度诸得举者，高力言俨等无罪，上令准二子会试。王文复疏辩，上不喜，曰："敢再言者，以大臣擅法论。"遂已。先是，庐陵罗崇岳举顺天第一，以诡籍斥还，时人为之语曰："榜有姓名，还是学生，榜无名氏，京闱贡士。"

虏逼京师，徐珵自负意识过人，锐志功业。兼云能测天象，谓胡人当复，即今不如回南，以淮为界，各守一方。太监金英咈然不说，兴安亦大怒，喝詈："这厮该死，敢如此妄言。圣驾在口外，谁整理迎回？祖宗山陵宫阙谁守护？"众因斥出之，寻命守彰德等处。

尹直致仕去，又数载太子出阁，上《承华圣德箴颂》，因举先朝黄淮例，冀复得赐对。上责以亡耻，却之。直愧沮，老且病死。所著有《琐缀录》。万安故直党也，力诋之欲自解。一时大臣如尹旻、项忠，贤有声望如吴与弼、陈献章，咸指摘其私，亡少恕。人谓直不得志，其是非谬盩如此。

太常卿陈公音，字师召，福建莆田人。有文行，而性恍惚多误，前辈传其事以为笑。刑部郎中浙江杨某，字文卿，又有山西人杨文卿为户部郎中，一日，浙江杨氏招饮，而师召造山西杨氏，时文卿尚寝，闻其来，亟起迎之。坐之，师召不见酒肴，乃谓曰："觞酒豆肉足矣，毋劳盛设。"文卿愕然，应曰："诺。"入告家人使治具。俄而浙江使人至，白以主翁久俟，师召始悟曰："乃汝主耶？我误矣。"一笑而去。

陈清旦入朝，误寘冠缨于背，及睹同列垂缨，俯视颔下而骇曰："公等悉冠缨，而吾独无，何也？"一人遽持其缨而正之曰："公自有缨，独无背后眼耳。"诸公大嘻。

陈尝自院中归，语从者曰："今日访某官。"从者偶不闻，引辔归舍。师召谓至某官家矣，升堂周览曰："境界全似吾家，何也？"又睹壁间画曰："是我家物，何缘在此？"既而家僮出，叱之曰："汝何为亦来乎？"僮曰："是吾家也。"师召始悟。

陈太常音尝考满，误入户部，见人税银者，惊曰："贿赂公行，至此已极。"

上钟爱兴王，或为焦芳计曰："盍说昭德，劝上废太子，改立兴王，是昭德无子而有

子，兴王无国而有国也。如此可长保富贵，岂直免祸哉。”芳大以为然，即言于昭德，如其言以劝上。时怀恩在司礼监，曰：“此事只在怀恩。”间召恩，微露其意，恩免冠叩首曰：“奴死不敢从，宁陛下杀恩，无使天下之人杀恩也。”伏地哭不起，上不怿而罢。恩退，闭门不出，诏往凤阳守陵。恩去，次及覃昌，曰：“以怀太监之力量，尚不能支，我何能为？”忧不知所出。或为之谋曰：“废储必下诏，诏必出内阁，不如谋诸阁老，使分其责。”昌以为然。于是以上命名赐金一篋，乃诣阁下言之，万安不对，次刘吉，亦默然。上又质，昌无所容，屡欲自颈死。会泰山震，内台奏曰：“泰山东岳，应在东朝，得喜乃解。”上曰：“彼亦应天变乎？”曰：“陛下犹上帝，东朝上帝之子也，何为无应？”上首肯，始为东宫选妃，不复言易储事矣。

凤翔之麟游有虎臣者，慷慨有节气，成化末，贡入太学。适闻万岁山贺棕棚，以备登眺，臣上疏极谏，宪朝奇之。祭酒费閭不知也，惧其买祸，乃会六堂，鸣鼓声罪，以银铛锁之以待。俄官校宣臣至左顺门，中官传温旨劳之曰：“尔言是也，棕棚即拆御矣。”命选，时吏部予臣七品正官，阎闻而大惭，臣名遂播天下。后知云南鹦嘉县，卒于官。

焦芳为孝庙实录总裁官，笔削任意，尤恶江西人，一时先正名卿，无不肆丑诋，以快其私忿。所书多矫诬不根，往往授意所厚若段炅辈，使笔之，挟瑾威以钳众中。同官避祸，皆莫敢窜定一字。

焦芳寡学，阅章疏，不大了了，而日伺瑾所，颐授辄奉行。四方赂瑾者，首具三之一赂芳以转及瑾，亡不如愿。欲去增解额，斥翰林外补，日夜汲汲，修睚眦不少遗也。

叶淇与内阁徐溥同年最厚。溥以淇淮安人，盐商皆其亲识，因与淇言：“商人赴边纳粮，价少而且远涉；在运司纳粮，价多而又易办。”淇遂奏准两淮运司盐课，于运司开中纳银，解太仓银库收贮，分送各边。盐价积至一百余万两，人以为利，而不知坏旧法也。盖洪、永以来，天下盐课，俱开中各边，上纳本色米豆，商人欲求盐利，预就边开垦，转运本色以待。故边方粟豆，无甚贵之时，而阡陌林木，交互森茂，胡马不得内侵。今废商人赴边报中之法，虽曰利多，而土地抛荒，米豆腾涌，盐政亦并大坏。二人误国之罪，不可胜诛矣。

巡抚江西都御史闵珪，以江西盗贼多京宦大家佃仆，遣人捕之，占不发，乃奏欲并及其主者谪戍边方，下所司。谢一夔与兵部侍郎尹直恐其家被罗织，汲汲欲沮珪奏，而所司不然，以为巡抚奏事，必有所见，宜从其言。但重治罗织者罪，自不敢犯。议入，上竟寝其奏不行，调珪于广西。执政有疑之者，一日言及，一夔曰：“闵珪之谬，得吾李孜省密本才止，不然，几为吾乡人害。”自是人始知朝廷纷更颠倒，皆孜省之为也。故一夔升尚书之骤，力疾督永昌寺之役，清议大为鄙薄云。

翟銮二子应乡试，主试官来谒辞銮，銮为恫喝关节，咸唯唯，即取荐。会试亦如之，而复昂其对策，取上第。大学士嵩负上宠，日恚銮先之，乃嗾给事御史，使论劾銮等，上怒责銮自辩解，銮枝梧，又其语多引西苑直。上益怒，下诏称："翟氏子虽有轼、辙才，不得并进夺寒士路，并銮除名。"其主试少詹事江汝璧、中允秦鸣夏、赞善浦应麒，咸从坐矣。

中允郭希颜久废，欲钓奇取显位，上疏请建帝立储，世庙恚甚，命即其家斩之，传首四方，庚戌，虏阑入边，司业王同祖上书，请捐内帑数百万金，遣迤北荒外之虏，与中国夹攻之，凡再上。科臣谓非所宜言，纠止之。同祖益愤愤不自得，请上还宫改元，创新政，以整齐宇内。建帝与改元，皆上所恶闻，见之，亦欲寘大辟，然希颜不免，同祖遇怒解，斥为民。人固有幸不幸也。

前南京刑部主事陆澄，始以议礼不合见摈，已大礼既定，澄不胜希用之念，乃自悔议礼之非，初为人所诖误。后质于师王守仁，而知张、桂诸贤之是。疏下吏部，尚书桂萼极言他时执政偏谬徇私，牵连百司，张罗伏机，更相倾搆。故当时明智之士，明知其非，不敢明言以触时忌。澄乃修慝不隐，事过不欺，宜听自新，以风各司。于是诏复其官。以萼之邪谲，岂不知澄之反复，而顾为之嘘植，盖亦揣朝臣之附己者少，故曲召党援，令嚣嚣竞起，阴树赤帜。持衡之地，不宜存此心也。

惹　溺

杨文贞子稷恶状已盈，王文端为文贞言之，遂请省墓，实欲制其子也。稷知，每驿递中，先置所亲誉稷贤。后飏言曰："人忌公功名之盛，故谤稷耳。"稷复迎于数百里外，毡帽油靴，朴讷循理，家中图书萧然。文贞遂疑文端妬己，还京即，出之吏部。

涂埈豪宕风发，饮酒百钟不醉，又爱近女，后庭多稚齿婑媠，艺文之暇则御之。后居官十五六年，大致皆然。或云欲念损真，公疾则宜也，藉令不病，则不自废退，即病能勉晋坊局，则六七年间，亦可遂跻台鼎。卒以病废，病亦遂卒。

新建好聚敛，多姬妾。自诡知字学，语姜仲文曰："妇人口液名华池神水，吮而咽之，可不死，故活字乃千人口中水也。"一时传以为笑。

仇　隙

历城尹公素不善尹直，礼侍御，他有举荐，上不允，以直为之。翼日廷遇历城，举笏

谢之，历城曰："公简在帝心者。"自此结怨尤深。

景泰间，用人多密访于少保于谦，时缺祭酒，翰林徐有贞向意补之，以门生杨宜为少保内姻，托为之请，至于再四，少保曲意从之，因中使言于上。一日退朝，宣少保至文华殿，辟左右，谕之曰："徐有贞虽有词华，然其存心奸邪，岂堪为祭酒？若从汝用之，将使后生秀才，皆被他教坏了心术。"少保无所对，惟叩头谢而已，退则汗出浃背。左右遥闻祭酒之说而未悉，有贞竟不得知，遂衔少保。至天顺元年正月十七日事，果诬以重罪。

焦芳为侍讲九年，当迁学士矣，时相善詹事彭华，而意薄芳也，迟之曰："芳亦学士乎？"芳恚，扬声谓："华与时相好，而尼我不迁，不迁，将剚刃长安道中。"华惧，不得已，谋于相，迁芳侍讲学士。

郑淡泉云："方逊志宠任时，荐西杨，西杨修实录，乃谤方叩头乞余生。西杨荐陈芳洲，芳洲嗾人讦西杨之子稷，竟死西市。芳洲令徐武功更名进用，武功竟置芳洲于铁岭。武功为石总兵画夺门之谋，石又置武功于金齿。近日永嘉、贵溪，亦颇类此。"

严相谓华亭公："吾生平为贵溪所狼藉，不可胜数，而最不堪者二事。其一，大宗伯时，贵溪为首揆，俱在直，欲置酒延贵溪者数矣，多不许，间许，至前一日而后辞，则所徵集方物，红羊、貔狸、消熊、栈鹿之类，俱付之乌有。一日候出直，乃敢启齿。又，次揆诸城为从臾，则曰：'吾以某日赴，自阁出，即造公，不过家矣。'至日，诸城为先憩西朝房以俟，乃贵溪复过家，寝于它姬所，薄暮始至。就坐，进酒三勺，一汤，取略沾辱而已，忽傲然起，长揖，命舆，诸城亦不敢后。三人者，竟不交一言。"

清暑笔谈

〔明〕陆树声　撰

余衰老退休，端居谢客，属长夏掩关独坐，日与笔砚为伍。因忆襄初见闻积习，老病废忘，间存一二，偶与意会，捉笔成言，时一展阅，如对客谭噱，以代抵掌，命之曰《清暑笔谈》。顾语多苴杂，旨涉淆讹，聊资臆说，以备眊忘，观者当不以立言求备，时庚辰夏仲也。

有天地斯有山川，自一气初分而言则曰融结。气之成形则曰流峙，形区性别则曰动静。水阴也，融而流动者其阳乎？山阳也，凝结而静峙者其阴乎？故知阴阳互为体用。

乾坤天地之体，坎离天地之用，体交也而为用，故乾得坤之一阴而为坎，坤得乾之一阳而为离。坎阴也，阴中有阳；离阳也，阳中有阴。其在人身心为离，而离中有真水；肾为坎，而坎中有真火。故心肾交，水火济，谓之母子胎养。丹经以朱砂锻出水银，朱砂属离，水银为真水，以水银炼成灵砂，水银属坎，灵砂为真火，水火升降，养成内丹。

阴阳之气专则不能生化，如天地交而为泰，山泽通而为咸，水火合而为济，盖交则为用。故或以阴求阳，或以阳求阴，或阳感而阴应，或阴合而从阳。龙阳也，然为阳中之阴，故龙之兴云，阳召阴也。虎阴也，然为阴中之阳，故虎之生风，阴召阳也。

人之生也。分一气以为形，赋一理以为性。自夫岐形体者以为异，而不知性无分别也。譬之境交万烛，而光影难分，海会百川，而水体无二。

其聚也，其散也，变化也。气之客形也，所以主宰之者不变也。是故方其聚也，以为有也，然自无而有，则有者未始不无。方其散也，疑於无也，然因有故无，则无者未始不有。

卯者冒也，阳气冒地而出，建二月卦则自泰而之大壮，外卦坤变为震，月令雷始发声，蛰虫启户，故曰："卯为天门。"

心去肾八寸四分，天去地八万四千里。人自子至巳则肾生气，自午至亥则心生血。阳生子而地气上升，至巳而亢阴生，午而天气下降，至亥而极，人身肖天地也。

寒暑天地间一大气，万物所同有也。而人于其间起欣厌避就，不知人之一心方与物交欲，恶起而攻之，如焦火凝冰，恼安乐性此之谓内寒暑。

此身为众苦所集，有问大热向何处避者，曰："向镬汤里避，何以故？"曰："众苦所不到。"

暑中尝默坐，澄心闭目作水观，久之觉肌发洒洒，几格间似有爽气，须臾触事前境，

顿失故知，一切境惟心造，真不妄语。

广野中阳焰，望之如波涛奔马，及海中蜃气为楼台人物之状，此皆天地之气，絪缊荡漾，回薄变幻，何往不有？故知万象者，一聚之气两间之幻有也。

人与万物孰大，物万而人处一焉，则物大。然道生万物，万物之道备於人，备万物者之谓大。大於道则物不足言矣，是故至人能细万物。

东坡云："凡草木之生，皆於平旦昧爽之际，其在人者，夜气清明，正生机所发，惟物感之，牛羊旦昼之牿亡，则存焉者寡。"朱子曰："平旦之气，便是旦昼做工夫的样子，当常在此心。"如老氏云："早复张则必翕，强则必弱，兴则必废，与则必夺，此物理之自然，是谓微明。微明者微密而明著，理昭然可考见也。"盖老氏处恬淡无为，不为物先，方众人纷拿攫攘，在静地中早见以待物之必至者若此，或作权智解者，谓管商之术所自出。

圣人忘已，靡所不已，夫惟无我而后能兼天下以为我。故自私自利从躯壳上起念者，有我也；至大至公，公人物于一身者，无我也。圣人尽己之性，尽人物之性，以赞化育而参天地，是兼天地万物而为我矣。故曰："成性成身，以其无我而成真我。"

明镜止水，喻心体也。然常明常照常应常止，依体有用，用不乖体。故曰："体智寂寂，照用如如。"若曰："触事生心，依无息念，则是随尘动静，非具足体。"

余无字学，兼不好书，间有挟卷轴索余书者，逡巡引避。然遇佳纸笔入手，辄弄书数字，书后或弃去，独喜购佳纸笔。或谓善书者不择笔纸，余曰："此谓无可无不可者耳，下此惟务其可者。"

士贵博洽，然必闻见广考据精，不然则乖误庞杂，为后人抨击之地。如欧阳公好集古，而黄长睿以为考校非其所长，然长睿自任考校精密矣。而楼玫瑰犹摘其中可疑者，谓尚多舛讹。

捶纷笺杂色者仅华美，然粉疏则涩笔，滑则不能燥墨，藏久则粉渝而墨脱，不便收摺，摺久衡裂，近稍用紧白纯净者。夫物古质而今媚，近来俗好多媚，惟所用缣素稍还古质。故余诗云："余情寄缣素，反朴还其淳。"

余不善书，自委无字性，然亦岂可尽责之性？此近於不修人事而委命者。晚年知慕八法，然衰老指腕多强，复懒放不能抑首，临池每屈意摹仿，拙态故在，乃知秉烛不逮昼游。欧阳公云："晚知书画真有益，却悔岁月来无多。"

制笔者，择毫精粗，与胶束紧慢皆中度，则锋全而笔健。近来作者卤莽，笔既滥劣，惟巧於安名以蕲售。一种毫过圆熟者，不能运墨，用之则锋散而墨涨，以供学人，作义易败而售速。予性拙书，用笔不求备，然驽马无良御，益窘踬矣。

国初吴兴笔工陆文宝酝藉喜交名士，杨铁老为著颖命，托以泰中书令制官，复自注中书令秦无此官，前辈临文，审於用事若此。

墨以陈为贵，余所蓄二墨，形制古雅，当是佳品。独余不善书，未经磨试，然余惟不善书也，故墨能久存。昔东坡谓吕行甫好藏墨而不能书，则时磨墨汁小啜之。余无啜墨之量，惟手摩香泽，足一赏也。

士大夫胸中无三斗墨，何以运管城？然恐蕴酿宿陈，出之无光泽耳。如书画家不善使墨，谓之墨痴。

砚材惟坚润者良，坚则致密，润则莹细，而墨磨不滞，易於发墨。故曰："坚润为德，发墨为材。"或者指石理芒涩，墨易磨者为发墨，此材不胜德耳，用之损笔。

蔡忠惠题沙随程氏歙砚曰："玉质纯苍理致精，锋铓都尽墨无声，此正谓石理坚润，锋铓尽而墨无声矣。安能损笔？"而坡仙乃谓砚发墨者必损笔，此不知何谓？

端砚以下岩石紫色者为上，其贵重不在眼，或谓眼为石之病，然石理坚润而具活眼者固自佳。若必以有眼为端，则有饰伪眼於凡石者。西施捧心而颦，病处成妍，东家姬无其貌而效颦焉者也。

凡香品皆产自南方，南离位，离主火，火为土母，火盛则土得养，故沉水栴檀薰陆之类，多产自岭南海表，土气所钟也。《内经》云香气凑脾，火阳也，故气芬烈。

龙涎於香品中最贵重，出大食国西海，海中云气罩覆，其下则龙蟠洋中大石卧而吐涎，飘浮水面，为太阳所烁，凝结而坚。若浮石而轻，用以和众香焚之，能聚烟，烟缕不散，盖龙能兴云，亦蜃气楼台之例也。

犀角以粟纹粗细辨贵贱，贵者为通天犀，色理莹彻，一种半黑白者为班犀，或谓通天者乃其病。相传犀饮浊水，不欲照见其角，每蜕角则掊土埋之，恶其病己也。然则物之有美者，又孰知其非病也耶？

琴材以轻松脆滑谓之四善，取桐木多年者，木性都尽，液理枯劲，则声易发而清越。凡木皆本实而枝干虚，惟桐木枝干坚实，用以制琴，或谓琴木取枯朽不胜指者，此不可不晓。

钟子期死，伯牙绝弦不鼓，伤世无知音也。然使其音而犹之人，则以谐众耳可也。奚子期也，如其为至音欤？则知者宜寡。故曰："知我者希则我贵。"即世不我知，安知后世无子期者？而绝弦寝音以自伤，是何其恃人者重，自任者轻，而果於待世之薄也。

余不蓄琴，客有为余解嘲者曰："昔陶靖节蓄无弦琴，今君并琴不蓄，视靖节又进一解矣。"余曰："虽然，此近於贫汉自傅王夷甫，口不言阿堵物耳。"

陶元亮蓄无弦琴曰："既得琴中趣，何劳弦上声？"虽然得精而遗其粗，无事于音，则音与形可两忘也，然尚有琴者在。

欧阳公论琴帖，自叙事陵令时得一琴，常琴也。及作舍人学士再得琴，后一琴雷琴也。官愈昌，琴愈佳。然在夷陵得佳山水，耳目清旷，意甚适，自为舍人学士，日奔走尘纷聒声利，无复清思，乃知在人不在器。苟意所自适，无弦可也。

遗喧入静者以瓢，因风动弃飘以绝听，不知耳尘虽净，心尘未尽。盖六用为尘，若从耳根返源，则何所往而非静？故曰："风幡非动，由心返故。"

右军兰亭，在僧辨才处，唐太宗令萧翼以百计得之，从葬昭陵。夫太宗以天下与其子，而兰亭则未之与，其靳惜若此。后人论兰亭者往往从摹刻中校量，故曰："兰亭如聚讼。"昔尝为之说曰："后世而有王右军，则兰亭之后出者必胜。后世如无王右军，则兰亭当求初本。不见初本，正是不必论兰亭也。"

都下庖制食物，凡鹅鸭鸡豕，类用料物炮炙，气味辛浓，已失本然之味。夫五味主淡，淡则味真。昔人偶断殽羞食淡饭者曰："今日方知真味，向来几为舌本所瞒。"

东坡于资善堂食河鲀味美，曰："直得一死。"而梅圣俞以为甚美恶亦称。凡世间尤物之可以溺性迷心，至伐命沈生者，就其初孰不以为至美耶？

东坡偕子由齐安道中，就市食胡饼粝甚，东坡连尽数饼，顾子由曰："尚须口耶？"客有以仕宦连蹇罢归不自释者，余慰之曰："凡仕官所历，如饮食精粗美恶，忽然过口，至于果腹，同归一饱，何暇追计？"客谓此东坡齐安道中未发之意。

东坡在海南食蚝而美，贻书叔党曰："无令中朝士大夫知，恐争谋南徙，以分此味。使士大夫而乐南徙，则忌公者不令公此行矣。"或谓东坡此言，以贤君子望人。

蓼虫之食苦也，蜣蜣之转丸也，而天下之甘与芳臭可废矣。故曰："天下皆知美之为美，不知非美之为美也。"何也？以美恶无常是也。

隆庆己巳，余被召北入，滞疾淮上，疏再上乞休，未得报。移舟泊瓜步闸下，会天气乍暄，运艘大集，河流淤浊，每旦舟子棹江涛中汲中冷泉。一日舟触罂破，索他器承余沥以候沦茗，闻金山僧饮食盥漱皆取给于此。此何异秦割十五城易赵璧，而荆山之人用以陋鹊。

晨起取井水新汲者，傅净器中熟数沸，徐啜徐漱，以意下之，谓之真一饮子。盖天一生水，人夜气生于子，平旦谷气未受，胃藏冲虚，服之能蠲宿滞，淡渗以滋化源。

财虏不足言矣，多蓄珍玩，未免落富贵相。一种嗜好法书名画，至竭盗力以事收蓄，亦是通人一癖，是着清净中贪痴。

贤者重进而轻退，廉者重愧而轻死，义士重信而轻身，其段干木、鲍焦、田光之谓乎？

欧阳公之切于释位归田也，至欲以得罪去，东坡谓在他人或苟以藉口，若公者发於至情，如饥者之不忘食。以是知士非求进之难，而乞身之难也。

嘉靖壬子，余自史官请假回，中途闻先资政丧，持服满三载。又再逾年就家起南司业，甫及期移疾归，自是无意复出。壬申内召，承乏礼书，距壬子离国门者二十年余矣，乍到人觐。

阙庭，头目眩晕，拜起蹒跚几不成礼。东坡云："久居山林，乍入朝市，觉举动周章。"信其言不爽。

"士大夫逢时遇合，跬步以至公卿非难，而归田为难。"此东坡有激之言。至谓历官一任无官谤，释肩而去，如大热远行，虽未到家，得清凉馆舍一解衣漱濯，已足乐矣。此非亲履其境意适於中者不能道。

士大夫处世，声名重者则责望亦重，若虚名一胜，恐不能收实用。如真西山负一世重名，及其入朝，前誉小减。故前辈云："声名自是一项，事业自是一项。"江南地土薄，士大夫只做得一项。

攫金于市者，见金而不见人；剖身藏珠者，爱珠而忘自爱。与夫决性命以饕富贵，纵嗜欲以戕生者何异？

临海金一所贲亨，仙居应容庵大猷二人，以道义相友善。金既谢事家居，应复起用，诣金言别。金曰："君此出他日回来，要将一照样应容庵还我。"两人竟保晚节。昔王嘉叟与王龟龄别曰："吾辈会合不可常惟常留面目，异时可复相见。"龟龄每诵其言。

士大夫出处遇合得失，皆有定数。然得失止于生前，而是非常在身后。盖身名之得失关一时之亨否，而公论之是非系千载之劝惩。故曰："得失一时，荣辱千载。"

高子业诗云："众女竞闺中，独退反成怒。"夫争妍取忌有之也，而独退成怒者，岂不以众邪丑正世忌太洁耶？故杨诚斋有云："声利之场轻就者，固不为世所恕，蔡定夫是也。不轻就者亦不为世所恕，朱元晦是也。"

昭德晁氏，世多贤者，自蔡京专国，晁氏子姓皆安于外官。唐质肃子嘉问绍圣初至京师谒时相，见一人朱衣象笏，为典客所拒，阍阖从门阃下入，叹曰："士大夫汩丧廉耻，一至此乎？"拂衣径去。盖家世熏蒸，习熟见闻，故能自立若此。

"棋罢局而人换世，黄粱熟而了生平。"此借以喻世幻浮促，以警夫溺清世累，营营焉不知止者。推是可以迟达生之旨。

贾太傅年二十而为大中大夫，杨太尉五十而应州郡辟，冯唐白首而钻穿郎署，董贤年未二十而为三公，冯元常平生取钱多官愈进，卢怀慎贵为卿相而终于处贫。修短贫富穷达，其有定命若此。

任安灌夫，世之置论者或眇小其人也。然观其处卫大将军魏其丞相，于死生隆替之间，终始不二。后世称士大夫者，往往规势以分燥湿，顺时而为向背。处一人之身，而恋恋不常，如翻覆手者，其视二人何如？

仕局中脂韦迎合，工巧佞以希媚于时者，一似优人登场作剧，忧喜悲笑，曲尽情态，以取人意，然不过一晌间俱成空矣。

玉韫璞而辉，珠处渊而媚，世争宝之。三上而则足，暗投而按剑，忽于自售也。

陆士衡《豪士赋》云："身危由于势过，而不知去势以求安。祸积起于宠盛，而不知辞宠以招福。"石季伦《金谷涧诗序》云："感性命之不永，惧凋落之无期。"二人者，考其终所及，只自道也。

世之言者曰："君相不言命。"又曰："君相造命。"此言君相处时位之得，为凡事几得失，治忽理乱，当责成于己，不可诿命于天，非若制于时位者之可以言命也。若曰："威福予夺自咨，而吾能陶铸人。"以是为造命而肆然物上，则谬解矣。

失生于得者也，辱生于宠者也。故得为失先，宠为辱先。惟能以未得为失，则失不足患矣。以遗宠待辱，则辱不能惊矣。故曰："得者时也，失者顺也。以得委时，何宠之有？以顺处失，何辱之有？"

元次山作《丐论》，自叙游长安中与丐者为友，或以友丐为太下者。然而世有丐颜色于人，丐名位于人，丐权家以售邪妄，以容媚惑者，此之不羞，而羞与丐者为伍。郭忠恕自放于酒，出则从佣丐饮街肆中，或诋其不伦者，曰："吾观今公卿大夫中多此辈也。"

富者怨之府，贵者危之机，此为富贵而处之，不以其道者言之也。乃若处荣利而不专，履盛满而知止，持盈守谦，何怨府危机之有？

或谓立朝多异同者，彭止堂曰："异同无妨，但愿当面异同。"如韩范富诸公上殿相争如虎，此异同也。然体国忘私，同归于是，异处未尝不同，乃若外示苟同，内怀猜异，甚则设谬敬以为容悦，假深情以伏骇机，快意己私，不恤国是，以是为同，非国家之利也。

禄位者，势分也；官守者，职分也。势分为傥来，由乎人者也；职分有专责，由乎己者也。故士大夫之视势分也宜假，其视职分也宜真。乃若大行不加，穷居不损，此则所谓贵于己者，性分是也。孟子云："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老氏曰："吾有大患，为吾有身。"老氏之所谓身者，四肢六骸，举体而言之也。孟子之所谓身者，四端万善，即性而言之也。故曰："人于万类中如海一沤，发言体也。"曰："此心不与万物同尽者，言性也。"在释氏则有报身法身之谓。

李翱《复性篇》，主排佛也，而间用其言；王坦之废庄论以反庄也，而多袭其语。此文章家之操戈入室者。

暇日过僧寺入净室，见僧扫地，次曰："净室何须着扫？"僧拈起帚柄近前曰："土上加灰。"余曰："棒不着便好。"与二十帚柄去。

昔人以理发、搔背、剔耳、刺喷为四畅，此小安乐法。余所服二丹曰："咽津纳息，为小还丹；澄心寂照，为夜气丹。"既无火候，又免抽添，久之著效。

宰相元气也，台谏药石也。调和燮理，辅元气也。绳愆弼违，备药石也。元气之养贵平，药石之用贵明，故人君者托心膂于宰相，而寄耳目于台谏，心膂欲其平，耳目欲其明也。

尧舜之与贤也，禹汤之传子也，论者谓尧舜不私其子。然使启非贤，而太甲不迁善，则禹汤有不得私其子者。故南巢之放，禹不得而有夏矣。牧夏之伐，汤不得而有商矣。以是知尧舜之善爱其子。

禅家曰绝学，玄门曰绝圣，此为已学而绝学，既圣而绝圣。向建立处扫除，离绝名相能所皆空者言之，非未尝学也，而可言绝学；未至圣也，而可言绝圣。儒者曰："为学日益，为道日损。"使其未尝学也，何所损哉！

释氏之轮回，不特生死轮回，凡念头起灭，即是轮回。如前念灭而引后知，后念生而续前灭，种种取舍，无非是相。故一念之起，生之类也；一念之灭，死之类也。于中解脱，是了日用中小生死。玄关牝户，此言阴阳往来阖辟之机。交合绵续，根柢出入，是谓天地之根。或以口鼻心肾为玄牝者，是涉形相，何以云若存也？故董思靖曰："神气之要，会曹道冲，以为玄者杳冥而藏神，牝者冲和而藏气。"俞玉吾谓坎离两穴，妙合二土，混融神气，不落名相者，斯近是矣。

寺刹中地狱变相，具刀林沸镬，极阴惨之状，使观者悔恶远罪，然必在当人起念处忏除。而愚惑者谓生前一切罪业，没则可假僧梵忏除，是使为恶者得造业于生前，祈免于身后，藉以为释罪之因，而恃以无恐。昔方蛟峰有云："或问镬汤地狱中何以无和尚？"曰："若使阎罗有罪，亦要和尚忏除。"

无云之月，有目者所快睹也。而盗贼所忌，花鸟之玩以娱人也。而感时惜别者因之堕泪惊心，故或见境以生情，或缘情而起境。

文章功业之士，于世愿已足，则往往求服饵以希慕长生。然于世法中取数已多，恐造物者所靳，惟以啬处泰，廉取而薄享，以迓续其余可也。昔白香山忠州别驾命下，明日而丹灶败，盖世间法与出世间法不两立若此。

处治安之世，而戒以危亡；履盛满之势，而戒以知止；当嗜欲之炽，而戒以节忍，则讳恶其言而不之信。及其乱亡祸败，追思其言，则无及矣。是故早见而戒未然者之谓豫。

人不能以胜天，力不可以制命。故寿夭通塞丰约，自其堕地之初大分已定。如瓶罍釜盎各有分量，非人所能置力增损，君子惟慎德修业以听其自至。若曰："我命在天，措人事于不修。"则又非修身俟之之谓也。故曰："君子不以在我者为命，而以不在我者为命。"

书画自得法，后至造微入妙，超出笔墨形似之外，意与神遇不可致思，非心手所能形容处。此正化不可为，如禅家向上转身一路，故书称墨禅，而画列神品。

观舞剑而得神，闻江声而悟笔法。此出于积习之久，一触则诣神境，如参禅已至境界，一喝得悟者。譬之人当关而立，一喝则掉臂而过矣。灵云之于桃花，香岩之于击竹，其得悟皆此类。若据以求悟，是守枯筌而索舟剑也。

近来一种讲学者，高谈玄论。究其归宿，茫无据依，大都臆度之路熟，实地之理疏，只于知崇上寻求，而不知从礼卑处体究，徒令人凌躐高远，长浮虚之习。是所谓履平地而说相轮，处井干而谭海若者也。

阳明致良知之说，病世儒为程朱之学者支离语言，故直截指出本体。而传其说者往往详于讲良知，而于致处则略坐入虚谈名理界中。如禅家以无言遣言，正欲扫除前人窠臼，而后来学人复向无言中作窠臼也。

孔子曰："隐居求志。"孟子曰："得志泽加于民。"所谓得志者，得行其所求之志也。苟道不行于时，泽不加于民，虽禄万钟位卿相，不可谓得志也。故昔人云："不论穷达利钝，要知无愧中只是得志，仕而不得行志。"或诿之时不可为者，往往依违众中曰："无奈时何？"然时亦人所为也。如荆公新法，一时奉行者迎合诡随，酿成已甚，间有不乐居职，欲投劾去者。尧夫曰："此正今日仁人君子尽心之时。"晁美叔为常平使者，东坡贻书曰："此职计非所乐，然仕人于此时，假以宽大，少舒吏民于网罗中，亦所益不少。"二公之言若此，彼徒洁一去者，于己分得矣。如时弊之不可救何？

世轫中千岐万径，耳目闻见，遇事之不可人意者置之。或不能忘忧之而非己分所及，则以无可奈何付之而已。此古人所为忧世而未尝不乐天也。昌黎有云："乐哉何所忧？所忧非尔力。"

皇明盛事述

〔明〕王世贞　撰

序

不佞生晚，当累洽之季，而又家世从缨绂后，窃有志慕说古公卿将相之盛。屈指西京以还，若功臣之族，鲜通籍者。计独有外戚王、马、梁、窦之属，虽鼎贵，不足道。而丞相彻侯父子相继，仅绛、条、韦、平两三氏而已。东京尚行谊，薄华腴，玄缥羔雁，施自黄耆，辟书征轮，遍于白屋。而关西之杨、汝南之袁，乃亦有四世为三公者。西晋之习，流为江左，蔓而北魏，门荫相籍，爵封迟及，一夫秉轴，则乘朱且垂百轮；九命弁冕，则戴貂讵止十辈。而李唐之史，犹有志宰相世系者。宋之郊恩；三事而下，推荫必数十百指，援荐亦不可胜数。至于元，而真王、彻候、三师、三公以至三省之长，非铁木之懿亲，则亦怯薛之华胄。阀阅朱紫，虽苦蝉绵，而聂毳膻腥，亡足称述。我明之世，文武判隔，浊泾清渭。贵极冕弁者，不参政纪；齿自缙绅者，靡开茅土。经术弛于纨绮，崇显局于贤科。以故视前代小逊焉。爰若和气磅礴，渊源流衍，虽义取侧微，材由自奋，而门积膏华，踪若凭倚。至乃德祉互凝，君臣交契，或蚤附风云，或恒依日月，禄位名寿，显融令终，代不乏人，人不泛遘，要亦有可纪者。夫侈庶汇之繁生，则思坤舆之厚，伟修鳞之孳育，则羡海王之广。以高帝之功德，超驾尧、舜；文皇之疆宇，远逾汉、唐。皇仁既宏，圣寿复高，维城裸将，绳绳振振。其为盛事，岂前代可拟？故略叙一二，冠之篇首，庶使谈者知所本云。

卷　一

太祖功德

高皇帝辟乾转坤，功只万古。又有古创业之主所不敢望者四：享天下三十一年，一

也；圣寿七十有一，二也；自江左并中原，三也；太子诸王二十四人，公主一十六人，皆受册封，四也。于乎盛哉！

成祖功德

成祖文皇帝自起事至下京师，凡大小百余战，未尝不身冒矢石。即位之后，四征北虏，三下南交，舟车之地，无间大小远迩，悉奉琛币，若榜葛剌、满剌加、忽鲁谟斯等处，新受朝命为王者殆三十国。东逾辽水，鞑靼、女直、野人、兀良哈之地，立行都司、卫所，设官统治几三百处。直西部落数百种，皆重译来附，其请置官府，盖三之二。西南羌夷建宣慰、宣抚、安抚司及军卫，郡县增益数百。

自古讨西南夷，未有生得其王者。独是时下安南，得伪大虞上皇犛鼕（即胡一元）、伪虞国主黎苍（即胡奎）、伪越上皇简定、伪越王陈季犴、锡兰山国王亚烈苦纳儿、苏门答剌前王弟苏斡剌。

古西南夷国王未有来朝者，独其时浡泥国王麻邪惹加那乃来朝阙下，卒于京，子遐旺受封阙下。满剌加国王拜里迷苏剌，又苏禄国东王巴都葛哈叭答剌、西王麻哈剌吒葛剌麻、丁峒王叭都葛巴剌卜、古麻剌朗国王斡剌义亦敦奔俱来朝，受封爵。

自古封止中国山川，而独其时封日本山曰寿安镇国山，浡泥山曰长宁镇国山，余折枝国、满剌加国山俱曰镇国山，各立御碑。凡北讨及回銮所至，如灵显、翠秀等山，神应等十二泉，立马等五峰，诸壑谷坡甸冈峴川圃硕戍之类，皆锡以嘉名，勒石垂永。

各国贡物，自金、银、犀、象、香药、珊瑚、玳瑁、鹤顶、龟筒诸器皿外，鸟则有孔雀、火鸡、红白鹦鹉、倒挂鸵鸟；兽则有麒麟、白鹿、白象、红猴、黑熊、黑猿、白鹿、福禄马、哈剌六足鱼、白獭，而中国亦自两进骆虞，人则有金衣银衣人、黑小厮；香则各色龙脑、奇南苏合油；布则兜罗、绵红、撒哈剌八者蓝觇木黑芜蔓番沙红绞节智杜花头乍莲花织人象之类。珍珠宝石奇怪之物，充牣天府。

二子即天位

宣宗章皇帝二子：长为英宗睿皇帝，次为恭仁康定景皇帝。

英宗再正位

英宗皇帝，一为太上皇帝，朔漠一年，居深宫七年，再改元为正统、天顺，践天子位总二十三年。故刘文安定之挽诗曰："享国卅年高帝并，临朝八闰太宗同。"

再正东宫

宪宗以正统十四年为皇太子，以景泰三年封沂王，以天顺元年更御名复为皇太子，凡

两赦。

藩王登极

太祖高皇帝以吴王登极，成祖文皇帝以燕王靖难登极，景皇帝以郕王监国登极，世宗肃皇帝以兴世子登极，穆宗庄皇帝以裕王登极。

慈闱重庆

正统太皇太后张氏、皇太后孙氏，弘治太皇太后周氏、皇太后王氏，正德太皇太后王氏、皇太后张氏。至嘉靖初，寿安皇太后邵氏、昭圣皇太后张氏、章圣皇太后蒋氏、庄肃皇后夏氏，盖四宫并尊矣。

藩国之盛

熙祖凡四子：仁祖最幼，长寿春王，次安成王，次蒙城王。

仁祖四子：上最幼，长南昌王，次盱眙王，次临淮王。

太祖二十四子：懿文太子及文皇帝外，为秦愍王樉，国西安；晋恭王㭎，国太原；周定王橚，国太原；楚昭王桢，国武昌；齐王榑，国青州；潭王梓，国长沙；鲁荒王檀，国兖州；蜀献王椿，国成都；湘献王柏，国荆州；代简王桂，国大同；肃庄王国甘州，移兰州，㭎辽简王植，国辽东，移荆州；庆靖王㮮，国韦州，移宁夏；宁献王权，国大宁，移南昌；岷庄王楩，国云南，移武冈；谷王橞，国宣府，移长沙；韩献王松，国平凉；沖简王模，国潞安；安惠王楹，国平凉；唐定王桱，国南阳；郢靖王栋，国安陆；伊厉王榦，国河南。

成祖四子：自仁宗外，为汉王高煦，初国云南，继青州，不行，移乐安；赵简王高燧，国彰德；皇少子高炽，逝未受封。

仁宗十子：自宣宗外，郑靖王瞻埈，国凤翔，移怀庆；越靖王瞻墉，国衢州；蕲献王瞻垠；襄献王瞻墡，国长沙，移襄阳；荆宪王瞻堈，国建昌，移蕲州；淮靖王瞻墺，国韶州，移饶州；滕怀王瞻垲，国云南；梁庄王瞻垍，国安陆；卫恭王瞻埏，国怀庆。

宣宗二子：英、景。

英宗七子：自宪宗外，德庄王见濡，国济南；许悼王见淳；秀怀王见澍，国汝宁；吉简王见浚，国长沙；忻穆王见治；徽庄王见沛，国钧州。

宪宗十四子：孝宗及未名长子外，悼恭太子祐极；兴王讳，国安陆；岐惠王祐榆，国德安；益端王祐槟，国建昌；衡恭王祐㭎，国青州；雍靖王祐杭，国衡州；寿王祐楮，国保宁，移德安；汝王祐㮮，国卫辉；泾简王祐㮈，国沂州；荣庄王祐枢，国常德；申懿王祐楷，国叙州。

孝宗二子：自武宗外，蔚悼王厚炜。

睿宗即兴王讳；长□岳怀王，未名薨，追赠。

世宗八子：自穆宗外，哀冲太子载堣、庄敬太子载壑，景恭王载圳，国德安；颍殇王载垣、戚怀王载墅、蓟哀王载壝、均思王载㮮。

穆宗四子：自今上外，宪怀太子翊□、靖悼王翊□；潞王翊□，国卫辉。

今天下存者，大国凡二十四，盛哉！无论唐以后不世胙土，即汉中叶所余无几，宁能媲美于我明也。

宗室之盛

隆庆、万历之际，宗室蕃衍，可谓极矣。宗伯苛为革削，司寇严其条禁，以故时损时益，而其见在者余得而志之。

高皇帝子：秦，陕西西安府，亲王一位，在省，永寿王一位，镇、辅、奉国将军一百七位，镇、辅、奉国中尉五百七位，郡县主君二百四十二位，庶人一百四十九名。晋，山西太原府，亲王一位，在省，宁化、高平、庆成、平阳、西河等王共一十二位，镇、辅、奉国将军一千八十五位，中尉二千二百位，郡县主君一千五百十一位，庶人一百七十名。周，河南开封府，亲王一位，在省，永宁等王四十六位，镇、辅、奉国将军一千三百四十九位，中尉二千五百五十九位，郡县主君一千二百六十五位，庶人一十五名。楚，湖广武昌府，亲王一位，在省，永安等王六位，镇、辅、奉国将军一百九十八位，中尉六百四位，郡县主君四百四十七位，庶人四名。鲁，兖州府，亲王一位，在府，邹平等王八位，镇、辅、奉国将军一百六十位，中尉一百七十位，郡县主君二百四十九位，庶人六名。蜀，成都府，亲王一位，在省，内江等王六位，沣州华阳王一位，镇、辅、奉国将军四十六位，中尉七十二位，郡县主君五十六位，庶人无。代，大同府，亲王一位，在府，广灵等十王，蒲州山阴等二王，泽州宣宁四王，绛州灵丘王一位，忻州定安王一位，共一十八位，镇、辅、奉国将军一千二百七十九位，中尉一千三百四十位，郡县主君一千三百三十位，庶人一百五十名。肃，陕西甘州卫，亲王一位，在卫，淳化等王五位，镇、辅、奉国将军六位，中尉□位，郡县主君八位，庶人一名。辽，荆州府，亲王夺，在府，长阳等王九位，镇、辅、奉国将军一百八位，中尉一百五十位，郡县主君一百二十位，庶人十名。庆，宁夏卫，亲王一位，在卫，真宁等王六位，镇、辅、奉国将军六十一位，中尉五十六位，郡县主君五十七位，庶人六名。宁，江西南昌府，亲王夺，在省，乐安等王三位，镇、辅、奉国将军二百七十六位，中尉二百六十五位，郡县主君三百二十四位，庶人四十四名。岷，湖广武冈州，亲王一位，在州，安昌等王一十位，宝庆江川王一位，南渭王一位，共一十二位，镇、辅、奉国将军九十位，中尉十五位，郡县主君七十三位，庶人无。韩，陕西巩昌府，亲王一位，在府，襄陵等王一十七位，镇、辅、奉国将军四百三位，中尉五百八十六位，郡县主君六百四十三位，庶人二十九名。沖，山西潞安府，亲王一位，在府，陵川等王一十六位，镇、辅、奉国将军二百四十二位，中尉二百二十位，郡县主君二百七十六位，庶人十三名。唐，河南南阳府，亲王一位，在府，新野等王三位，镇、

辅、奉国将军二十二位，中尉十五位，郡县主君三十五位，庶人无。伊，河南河南府，亲王夺，在府，方城等王二位，镇、辅、奉国将军二十八位，中尉二位，郡县主君二十二位，庶人二名。

文皇帝子：赵，河南彰德府，亲王一位，在府，临漳等王八位，镇、辅、奉国将军一百八十六位，中尉一百十七位，郡县主君二百八十三位，庶人三名。

昭皇帝子：郑，河南怀庆府，亲王一位，在府，东垣等王四位，镇、辅、奉国将军六位，中尉五位，郡县主君三位，庶人三名。襄，湖广襄阳，亲王一位，在府，枣阳等王四位，镇、辅、奉国将军十二位，中尉十位，郡县主君十位，庶人无。荆，湖文蕲州，亲王一位，在州，樊山等王五位，镇、辅、奉国将军三十八位，中尉四位，郡县主君二十八位，庶人一名。淮，江西饶州府，亲王一位，在府，永丰等王一十三位，镇、辅、奉国将军三十四位，中尉二位，郡县主君三十一位，庶人无。

睿皇帝子：德，山东济南府，亲王一位，在省，临朐等王五位，镇、辅、奉国将军七位，中尉无，郡县主君五位，庶人无。崇，河南汝宁府，亲王一位，在府，怀安等王三位，镇、辅、奉国将军七位，中尉无，郡县主君七位，庶人无。吉，湖广长沙府，亲王一位，在府，长沙等王二位，镇、辅、奉国将军四位，中尉无，郡县主君四位，庶人无。徽，河南钧州，亲王夺，在州，太和等王一十五位，镇、辅、奉国将军三十七位，中尉无，郡县主君二十七位，庶人无。

纯皇帝子：益，江西建昌府，亲王一位，在府，金溪等王十二位，镇、奉国将军九位，中尉无，郡县主君十一位，庶人无。衡，山东青州府，亲王一位，在府，玉田等王共十位，镇、辅国将军十二位，奉国及中尉无，郡县主君一十四位，庶人无。荣，湖广常德府，亲王一位，在府，惠安等王四位，镇、辅国将军九位，奉国及中尉无，郡县主君一十五位，庶人无。靖江郡王一位，广西桂林府，在府，辅、奉国将军十五位，镇、辅、奉国中尉七百十二位，郡县主君七十四位，庶人一十四名。

共郡王二百五十一位，镇、辅、奉国将军七千一百位，镇、辅、奉国中尉八千九百五十一位，郡主县主郡君县君共七千七十三位，庶人六百二十名。而未封未名者，与齐府之庶高墙之庶皆不与焉。更二十年，而其丽当不亿矣，固千古所未有也。于乎盛哉！

庆成王百子

庆成王生一百子，俱成长，自封长子外，余九十九人并封镇国将军。每会，紫玉盈坐，至不能相识，而人皆隆准，极异事也。

皇太后父

英宗初，尊皇后孙为皇太后，父会昌伯忠存。今上初尊皇后陈为仁圣皇太后，父固安伯景行存，皇贵妃李为慈圣皇太后，父武清伯伟宇。近古所未有。

公侯子尚主

高帝时，驸马尚公主多以公侯子弟充之，而不甚拘年貌。易代以后，渐选之民间，而甚至驸马之父若职官则进级而俾令致仕，此大不可晓也。今案：洪武皇长女临安公主驸马李祺，太师韩国公李善长长子；第二女宁国大长公主驸马梅殷，汝南侯思祖子；第五女汝宁公主驸马陆贤，吉安侯仲亨子；第八女福清公主驸马张麟，凤翔侯龙子；第九女寿春公主驸马傅忠，颍国公友德子；第十一女南康公主驸马郭镇，武定侯英子。懿文太子女江都公主驸马耿璿，长兴侯炳文子。太宗长女永安大长公主驸马袁容，右都督袁洪子；第三女安成大长公主驸马宋琥，第四女咸宁公主驸马宋瑛，俱西宁侯晟子；第五女常宁公主驸马沐昕，西平侯英子。英宗第二女嘉善长公主驸马王增，靖远伯骥孙；第四女崇德长公主驸马杨伟，兴济伯善孙。

勋臣国戚

今诸王国亲，例不得为在京文武职官，而不知高皇帝假干城之寄，重维城之固，其意殊不尔也。案：魏国公徐达三女，一为文皇后，一为代王妃，一为安王妃。鄂国公常遇春女为懿文皇太子妃。卫国公邓愈二女，一为秦愍王次妃，一为齐王继妃。永平侯谢成女为晋恭王妃。宋国公冯胜女为周定王妃。定远侯王弼女为楚昭王妃。安陆侯吴复二孙女，一为齐王妃，一为唐定王妃。信国公汤和女为鲁荒王妃。凉国公蓝玉女为蜀献王妃。靖海侯吴高女为湘献王妃。武定侯郭英二女，一为辽简王妃，一为郢靖王妃。右都督袁洪女为岷庄王妃。右都督冯诚女为韩献王妃。内郭英二女，一为王妃，子为驸马，而妹又为高庙惠妃。袁洪一女为王妃，而子亦为驸马。

右二则，皆勋臣兼戚里，为一时之盛，而制亦与后稍异。

南直隶盛事

吾南直隶文献之盛，惟江、浙二省差足雁行，至于帝胄国封，则固不可同年而语矣。今案：太祖、太宗、仁、宣、英、景、宪、孝、武、世、穆及今上，凡十叶十二帝，兴、睿二赠帝，建文一出帝，秦、晋、周、楚、齐、潭、鲁、蜀、湘、代、肃、辽、庆、宁、岷、谷、韩、沈、安、唐、郢、伊、虞、吴、衡、徐、汉、赵、郑、越、蕲、襄、荆、淮、滕、梁、卫、德、许、秀、崇、吉、忻、徽、岐、益、衡、雍、寿、汝、泾、荣、申、景、潞亲王五十五国。后先秦十二王，晋八王、周九王、楚九王、齐一王、潭一王、鲁六王、蜀十一王、湘一王、代八王、肃七王、辽八王、庆八王、宁四王、岷七王、谷一王、韩十一王、沈六王、安一王、唐八王、郢一王、伊七王、虞一王、吴一王、衡一王、徐一王、汉一王、赵七王、郑五王、越一王、蕲一王、襄七王、荆八王、淮六王、滕一王、梁一王、卫一王、德四王、许一王、秀一王、崇五王、吉五王、忻一王、徽四王、岐

一王、益四王、衡四王、雍一王、寿一王、汝一王、泾一王、荣二王、申一王、景一王、今潞王，凡三百二十一王。郡王，秦则永兴、保安、兴平、永寿、安定、郃阳、渭南、临潼。晋则高平、庆成、宁化、平阳、闻喜、和顺、永和、广昌、交城、阳曲、西河、方山、临泉、云丘、宁河、徐沟、太谷、河中、襄阴、安溪、靖安、旌德、荥泽、新化。周则汝南、顺阳、新安、祥符、永宁、汝阳、镇平、宜阳、封丘、罗山、内乡、胙城、固始、原武、鄢陵、河阴、项城、颍川、泌阳、义阳、临汝、沈丘、鲁阳、临淄、堵阳、河清、新会、义宁、平乐、崇善、海阳、安定、曲江、博平、汾西、鲁山、信陵、邵陵、莱阳、东会、富阳、会稽、浦江、丽水、应城、益阳、奉新、南陵、京山、华亭、宝坻、汤谿、瑞金、商城、临安、柘城、修武、安吉、汝宁、彰德、顺庆、保宁、仪封、安昌、遂宁。楚则巴陵、永安、寿昌、崇阳、武陵、黔阳、通山、通城、景陵、岳阳、江夏、东安、大冶、缙云、保康、武冈。齐则乐安、长山、平原。鲁则安丘、钜野、邹平、乐陵、东阿、东瓯、郯城、馆陶、翼城、滋阳、阳信、高密、归善、新蔡、东原。蜀则华阳、崇宁、保宁、崇庆、永川、罗江、黔江、内江、通江、德阳、石泉、汶川、庆符、江安、南川。代则广陵、潞城、山阴、襄垣、灵丘、宣宁、怀仁、隰川、昌化、定安、博野、和川、宁津、枣强、饶阳、乐昌、吉阳、溧阳、进贤、河内、富川、宝丰、砀山、新宁、永庆。肃则淳化、铅山、汾川、金坛、会宁、延长、开化、会昌、延安。辽则长阳、远安、巴东、潜山、宜都、松滋、益阳、湘阴、衡阳、应山、宜城、枝江、沅陵、麻阳、衡山、蕲水、肃宁、长垣、光泽、广元、靖宁、真宁、安化、岐山、安塞、弘农、丰林、巩昌、寿阳、延川、华阴。宁则临川、宜春、新昌、信丰、瑞昌、乐安、石城、弋阳、钟陵、建安。岷则江川、广通、南渭、安昌、充城、黎山、沙阳、唐年、南安、南丰、建德、遂安、长寿、绥宁、南漳、祁阳、广济、青林。谷则醴陵、韩则襄陵、乐平、临汾、袁城、通渭、平利、汉阴、高平、西德、陇西、宁远、长泰、永福、建宁、长洲、昆山、长乐、高淳、休宁、庆阳、崇明、长吉。渖则陵川、平遥、黎城、清源、稷山、福山、灵川、沁水、沁源、德平、辽山、内丘、广宗、唐山、永年、宜山、宿迁、吴江、定陶、云和、镇康、安庆、保定、德化。唐则新野、三城、新城、舞阳、文城、承休、荡阴、淅阳、郾城、卫辉。伊则光阳、方城、西鄂、万安。汉则济阳、临淄、昌乐、淄川、齐东、任城、海丰、新泰。赵则临漳、汤阴、襄邑、洛川、南洛、平乡、汝源、广宁、昆阳、广安、江宁、光山、秀水、成皋。郑则新平、泾阳、朝邑、盟津、河阳、信阳、宜章、繁昌、庐江、丹阳、真丘、东垣、德庆、崇德。襄则宁乡、枣阳、镇宁、郧城、永城。荆则都昌、樊山、富顺、永新、德安、都梁。淮则鄱阳、永丰、南康、德兴、顺昌、崇安、高安、上饶、吉安、广信、嘉兴、绍兴、建昌、金华、华容、德则泰安、济宁、临朐、高唐、临清、宁海、棠邑、利津。崇则瑞安、庆元、怀安、归德；吉则长沙、谷城。徽则太和、遂昌、景宁、建德、阳城、嘉定、新昌、庆云、隆平、伍城、太康、阳夏、德平、荥阳、怀庆、咸平、延津、孟津、上蔡、安阳、万善。益则崇仁、金溪、玉山、安东、舒城、阜平、铜陵、黎丘、浦阳、浮河、华山、筠溪、罗川、安仁。衡则玉田、新乐、高唐、齐东、邵陵、汉阳、武定、平度、宁阳、昌乐、寿张、商河。荣则福宁、惠安、永春、富

城、贵溪。又广西靖江王同藩国。案：自此以至将军、中尉将三万人，皆中都之圣胤也。

追封王十七：高王某公、杨王陈公、徐王马公、滁阳王郭子兴、中山王徐达、开平王常遇春、岐阳王李文忠、宁河王邓愈、东瓯王汤和、黔宁王沐英、东平王朱能、河间王张玉、定兴王张辅、定远王沐晟、平阴王朱勇、宁阳王张懋、定襄王朱希忠。其以三代封者不载。

公国十九：韩国李善长、魏国徐达、鄂国常遇春、郑国常茂、开国常升、楚国廖永安、曹国李文忠、宋国冯胜、卫国邓愈、申国邓镇、信国汤和、颍国傅友德、凉国蓝玉、梁国胡显、淇国丘福、成国朱能、黔国沐晟、定国徐景昌、翊国郭勋。

侯国六十五：恩亲李贞、延安唐胜宗、吉安陆仲亨、江夏周德兴、淮安华云龙、济宁顾时、长兴耿炳文、临江陈德、巩昌郭子兴、六安王志、荥阳郑遇春、平凉费聚、江阴吴良、靖海吴祯、南雄赵庸、德庆廖永忠、南安俞通源、越隽俞通渊、广德华高、营阳杨璟、永嘉朱亮祖、宜春黄彬、宣宁曹良臣、永城薛显、东胜汪兴祖、西平沐英、安陆吴复、宣德金朝兴、安庆仇成、凤翔张龙、定远王弼、靖宁叶昇、永平谢成、西凉濮玙、武定郭英、普定陈桓、东川胡海、鹤庆张翼、航海张赫、泰宁陈珪、武安郑亨、镇远顾成、永康徐忠、隆平张信、安平李远、成安郭亮、丰城李彬、西宁宋晟、永春王宁、广平袁容、富阳李让、宁阳陈懋、安远柳升、定西蒋贵、广宁刘安、昌平杨洪、武平陈友、南和方瑛、平江陈豫、武靖赵辅、襄城李瑾、瑞安王源、咸宁仇钺、安平方锐。

伯国二十六：忠勤汪广洋、襄城李濬、新宁谭忠、应城孙岩、忻城赵彝、云阳陈旭、广恩刘才、平江陈瑄、安乡张兴、广宁刘荣、崇信费献、修武沈清、永宁谭广、平乡陈怀、定襄郭登、怀柔施聚、丰润曹义、武功徐有贞、宣城卫颖、彰武杨信、武强杨能、武靖赵辅、安平吴安、崇善王清、安仁王濬、庆阳夏儒。

大约侯国十之九，伯国十之八，公国则惟一英公非同乡耳。其它赠公赠侯如越之胡大海、郢之冯国用、虢之俞通海、泗之耿再成、梁之赵德胜、泾之陈亨、荣之姚广孝、蔡之张德胜、东丘之花云、崇山之李新、霍山之王简文、临沂之王真、崇安之谭渊。伯如景成之马荣、建平之高福、莱阳之周长、荥阳之潘叡、威远之方政、沐阳之金濂，不可数计也。

三公十九人：太师李善长、徐光祚、郭勋、朱希忠，太傅徐达、徐光祚、沐晟、柳溥、谭祐、陈锐、仇鸾、徐文璧，太保陈懋、朱勇、蒋琬、李瑾、卫锜、陈珪、徐文璧。

三孤十七人：少师，文臣徐溥、杨一清、徐阶、李春芳、申时行，武臣张信。少傅，除二徐、杨、李、申已见外，胡淡、王鏊、许国，武臣杨炳。少保，除杨一清、徐阶、李春芳、申时行已见外，许国、高穀、顾鼎臣、胡宗宪，武臣陈镐、方承裕、顾寰、徐文璧、汤佑贤。

东宫三师四十九人：太子太师，文臣自三孤已见外，武臣自三公已见外，冯胜、傅友德、李景隆、丘福。太子太傅，文臣自三孤已见外，白昂、毛澄；武臣蓝玉、徐辉祖、朱能、柳升、沐琮、徐俌、沐崑、顾仕隆、李旻、沐绍勋、杨炳、徐文璧。太子太保，文臣自三孤已见外，金濂、俞士悦、陈镒、陆完、汪铉、秦金、顾可学、严讷、王锡爵；武臣

自三公已见外，常升、孙恪、张轭、李勇、顾溥、朱麒、谭纶、柳珣、王瑾、陈王谟、徐鹏举、沐朝辅、沐昌祚、汤佑贤、李言恭。

内阁十五人：高穀、张益、苗衷、徐有贞、徐溥、王鏊、杨一清、靳贵、顾鼎臣、徐阶、李春芳、严讷、申时行、许国、王锡爵。

万历甲申、乙酉间，申、许、王同时在阁，而申为状元，王为会元，许为解元，申、王同会试，许与申又同乡试，尤盛而奇。

太宰十一人：余炽、吕本、詹同、詹徽、倪岳、杨一清、陆完、汪铉、周用、胡松、严讷。

状元十六人：许观、邢宽、施槃、吴宽、钱福、毛澄、朱希周、顾鼎臣、唐皋、沈坤、李春芳、丁士美、申时行、孙继皋、沈懋学、唐文献、焦竑。

左丞相二人：李善长、胡惟庸。

右丞相二人：徐达、汪广洋。

平章军国重事一人：常遇春。它平章及行省平章多不可纪。

御史大夫三人：汤和、邓愈、安然。

卷　二

父子封王

陇西恭献王李贞，子岐阳武靖王文忠；黔宁昭靖王沐英，子定远忠敬王晟；东平武烈王朱能，子平阴武愍王勇。凡三家。

三代封王

河间忠武王张玉，子定兴忠烈王辅，孙宁阳恭靖王懋。凡三代王。东平朱武烈王能，子平阴武愍王勇，又再世而定襄恭靖王希忠继之，亦可称三代也。

封三代王

洪武中中山、开平、岐阳、黔宁，永乐中河间、东平，薨后俱封王，其曾祖、祖、父三代俱追封王爵，他功臣不得同。

一门两公

中山王首佐太祖定天下，功业、爵位、朝班、庙享皆第一，封魏国公，岁禄独五千

石，世世承袭。嗣公辉祖既殉节以终，次子增寿复以龙潜翊戴赠爵上公，启国于定。一门两公，往往对握二都兵政，诸勋贵无敢埒者。

又三女：一为文皇后，一为代简王妃，一为安惠王妃。

父子三公

太师英公张辅，子懋复为太师，俱加阶特进，俱勋左柱国，俱再知经筵事，俱再监修国史，足称东第之冠。其次则朱保公永为太师，子晖为太保。孙会昌侯继宗为太傅，孙铭为太保。仅三家。

父子赠爵

令典：开茅土者，公赠王，侯赠公，伯赠侯；其嗣爵者，非有奇功异能，不得加赠。今聊记之。除前封王外，元帅、赠河间公俞廷玉，长子平章政事、赠虢国公通海。魏国公、赠中山王徐达，次子左都督、赠定国公增寿。都督同知、赠蕲国公康茂才，子蕲春侯、赠蕲国公铎。都指挥、初赠荣国公、加赠河间王张玉，子英国公、赠定兴王辅，次子文安伯、赠文安忠僖侯轨，太平侯、赠裕国武襄公轨。平江伯、赠平江侯陈瑄，子平江侯、赠黟国公豫。右都督、赠泾国公陈亨，子宁阳侯、赠濬国公懋。武进伯、赠武进侯朱荣，子嗣伯、赠武进侯冕。丰城侯、赠茂国公李彬，子嗣侯、赠丰国公贤。广宁伯、赠广宁侯刘荣，子广宁侯、赠峄国公安。恭顺侯、赠邠国公吴克忠，子嗣侯、赠凉国公瑾。会昌伯、累赠安国公孙忠，子嗣侯、赠郯国公继宗。抚宁伯、，曾抚宁侯朱谦，子保国公、赠宜平王永。庆云伯、累赠宁国公周能，子庆云侯、赠宣国公寿。

三世知经筵再监修国史

英公辅知宣、英二朝经筵，监修仁、宣二朝《实录》，子公懋知孝、武二朝经筵，监修宪、孝二朝《实录》，至曾孙公溶，知今上朝经筵，监修世、穆二朝《实录》。亦本朝所无。

父子兄弟封三国

鄂国常公遇春，子茂封郑国公，以罪废，复封弟昇为开国公，然皆遇春功也。父子兄弟封三国，足称盛事。又卫国邓愈，子申国公镇，其国名亦有二。

三代尚书

尚书宰执大臣，汉则杨震四公，唐则张嘉贞三相耳。国朝尤不易得，唯南京兵部尚书

林公瀚，瀚子南京礼部尚书庭机，庭机子南京礼部尚书燫，仅一家。

父子尚书

父子俱仕至尚书者：吏部尚书兼翰林学士承旨詹公同，太子少保、吏部尚书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徽。案：詹同见任时，尚书尚止三品，今以其名职皆尚书，故记之。太子太保、吏部尚书何公文渊，刑部尚书乔新。少保、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兼东阁大学士王公文，南京礼部尚书宗彝。刑部尚书耿公九畴，太子太保、吏部尚书裕。南京刑部尚书周公瑄，太子太保、礼部尚书经。南京礼部尚书倪公谦，太子少保、吏部尚书岳。刑部尚书施公礼，太子少保、礼部尚书、掌鸿胪寺事纯。太子少保、兵部尚书白公圭，太子少保、礼部尚书、翰林院学士钺。太子太保、吏部尚书王公恕，南京户部尚书承裕。南京工部尚书侯公瓒，户部尚书观。太子少保、吏部尚书许公进，南京户部尚书诰，少傅、太子太傅、吏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谳，太子太保、兵部尚书论。南京兵部尚书林公瀚，太子太保、工部尚书庭棉，南京礼部尚书庭机。南京吏部尚书王公华，新建伯、南京兵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守仁。南京刑部尚书吴公洪，刑部尚书山。户部尚书李公瓒，太子宾客、户部尚书、翰林院学士廷相。太子少保、刑部尚书刘公璟，刑部尚书讱。南京工部尚书何公诏，刑部尚书鳌。少师、太子太师、吏部尚书杨公博，户部尚书俊民。南京礼部尚书孙公陞，南京吏部尚书铣。先父都察院右都御史王讳，南京刑部尚书世贞。凡二十二家，四十七人。内詹、许俱太宰，倪氏俱学士，林氏俱司成。又朱复为燕府左相，位尚书上，而子濬为刑部尚书。杨公博为少师，而次子俊卿至都督同知，虽文武异途，然俱腰玉，皆可纪也。

父子至三品九卿

若三品九卿，则翰林院学士朱公升，子礼部右侍郎大同。兵部右侍郎钟公勋，户部右侍郎永。吏部尚书赵公好德，工部左侍郎毅。户部尚书王公钝，户部右侍郎瀹。工部左侍郎陈公寿，户部右侍郎常。礼部左侍郎仪公智，太子太保、兵部尚书铭。工部尚书黎公澄，右侍郎叔林。礼部左侍郎蒋公骥，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琳。工部尚书毕公亨，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昭。少师、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万公安，南京礼部左侍郎翼。兵部尚书兼大理寺卿程公信，礼部右侍郎、翰林院学士、赠尚书敏政。户部右侍郎李公遐，南京户部左侍郎益。吏部右侍郎杨公守陈，刑部右侍郎茂元。南京吏部尚书王公佖，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沂。太子太傅、刑部尚书白公昂，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李公介，兵部左侍郎昆。少傅、太子太傅、户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谢公迁，吏部左侍郎、翰林院学士丕。南京礼部尚书江公渊，工部右侍郎晓。兵部右侍边公镛，都察院左都御史宪，右副都御史憙。礼部尚书刘公春，右副都御史彭年。南京工部尚书董公越，大理寺卿天锡。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王公珣，右副都御史崇文。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孙公铤，礼部

尚书陞。都察院右都御史刘公洪，右副都御史臬。刑部尚书杨公志学，兵部左侍郎守谦。太子太保、兵部尚书王公宪，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汝孝。兵部左侍郎陶公谐，右副都御史大顺，吏部右侍郎大临。少师、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严嵩，工部右侍郎世蕃。刑部左侍郎刘公玉，南京工部右侍郎愨。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吴公瀚，通政司通政使三乐。兵部尚书王公邦瑞，南京刑部右侍郎正国。大理寺卿汪公文盛，南京吏部尚书宗伊。署兵部尚书李公燧、佥都御史材亦可附见。

三代三品九卿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孙忠烈公燧，南京礼部尚书文恪公陞，南京礼部右侍郎铤，吏部左侍郎铖。先大父用检公为南京兵部右侍郎，先父民应公为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而贞不肖，亦忝南京刑部尚书。次则少师、大学士徐文贞阶，子太常卿球，孙太常卿元春。

三代司马中丞

先大父以正德甲戌擢右副都御史；先父以嘉靖庚戌擢右佥都，甲寅转右副都，至右都、兵左侍；贞不肖，亦以万历甲戌忝转右副都，与先大父前后相去六十年，俱转侍郎，皆兵部。

三代大司成

林文安瀚，子庭机，孙燫，俱为国子祭酒。三代国师惟王俭有之，近世罕见。

三代翰林

林文安瀚为编修，庭机为检讨，燫亦为检讨至学士。三代翰林，亦国朝所无。

四代尊官

刑部尚书刘公广衡，子湖广左布政使乔，乔子刑部左侍郎玉，玉子南京工部右侍郎懿。二品三品合四代，亦近世所无。

父子文选郎中

黄公孔昭，子俌，成化、弘治中俱为文选郎中，皆久任。

父子翰林

父子同在翰林者：唐应奉肃，侍讲之淳。胡阁学广，检讨稚。金阁学幼孜，检讨达。王学士直，检讨稹。曹学士鼐，修撰恩。倪学士谦，学士岳。杨中允鼎，学士时畅。商殿学辂，侍讲良臣。邹少詹济，礼部右侍郎兼左庶子幹。焦殿学芳，侍读黄中。刘阁学宇，编修仁。谢殿学迁，学士丕。江学士澜，修撰晖。杨殿学廷和，修撰慎。伦谕德文叙，谕德以训。孙中允陞，谕德铤。晁洗马悰，庶吉士东吴，陈殿学以勤，学士于陛。张殿学居正，编修嗣修，修撰懋修。内胡氏、金氏、曹氏，皆以荫叙得之，而倪公父子光学，尤为盛事。

父子提学

父子提学凡八家：北直隶御史顾潜，河南副使梦圭。湖广佥事蔡朝，云南副使云程。贵州佥事刘彭年，湖广副使起宗。山东副使杨博，河南副使俊民。广西佥事袁衮，山东副使尊尼。广东佥事潘恩，陕西副使允哲。湖广副使乔世宁，浙江佥事因阜。江西副使金贲亨，福建副使立敬。

父子同科

会稽陶大顺，前名大壮，举癸卯顺天第九人，回籍复举戊午浙江第四人，又与子允淳嘉靖乙丑同榜。御史萧廪榜其门曰："畿省两举经魁，父子同科进士。"先君同年陆主事杲，与子尚书光祖同顺天丁酉。

子先父登进士

子先父登进士者：成化戊戌，杨少师廷和，又三年辛丑，父佥宪春。嘉靖丙辰，包宪副桱芳、曾尚书省吾，又三年己未，包之父郎中汴，又三年壬戌，曾之父参议璠。万历庚辰，董礼部嗣成，又三年癸未，父给事道醇。

五世甲科

仁和江玭，子澜，孙晓，曾孙圻，亦孙铎。巴县刘规，子春，孙彭年，曾孙起宗，玄孙世赏。凡五世甲科。

父子赠官一品

父子生前无俱一品者，赠则有之。太子太保仪智，太师铭。太子太保邹济，少保幹。

太子太保许进，太子太保诰，少保谳。太子太保林瀚，少保廷棉。太子太保节瓒，太子太保廷相。实以尚书赠者三家耳。若仪、邹二公以三四品得之，则东宫恩也。

勋臣累世不绝谥

东平朱武烈王能，子平阴武愍王勇，勇子太师庄简公仪，仪子太傅恭僖公辅，辅子太傅荣康公凤，凤从子定襄恭靖王希忠，太傅忠僖公希孝。

文臣父子赐谥

父子俱得谥者凡十五家：朱忠定复，荣愿溍。仪文简智，忠襄铭。邹文敏济，康靖幹。王毅愍文，安简宗彝。周庄懿瑄，文端经。耿清惠九畴，文恪裕。白恭敏圭，文裕铖。倪文僖谦，文毅岳。王端毅恕，康僖承裕。许襄毅进，庄敏诰，文简谳，恭襄论。林文安瀚，康懿庭棉。孙忠烈燧，文恪陞。陶庄敏谐，文僖大临。杨康惠志学，恪愍守谦。又宋忠肃崇禄仕元，而子文恪讷。案：倪父子同谥“文”，尤为卓绝。

武臣父子同谥忠

河间忠武王张玉，子定兴忠烈王辅。文安忠僖侯辄，威远忠毅伯方政，子南和忠襄侯瑛。

祖孙尚书

祖孙至尚书者：工部尚书薛公祥，南京兵部尚书远。工部尚书王公永寿，少师、吏部尚书琼。兵部尚书孙公原贞，南京吏部尚书需。太子宾客、户部尚书刘公中数，太子少保、吏部尚书机。若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刘庄襄公天和，荫孙守有至太子太傅、左都督掌锦衣卫事。虽文武异途，而皆至文衔一品，亦可附见。

祖孙三品九卿

刑部尚书刘公广衡，刑部左侍郎玉。兵部右侍郎乔公毅，少保、太子太保、吏部尚书宇。工部右侍郎、赠礼部尚书黄公孔昭，礼部尚书绾。礼部左侍郎李公嘉，兵部右侍郎震。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曹公凤，南京工部尚书亨。兵部左侍郎、赠尚书陶庄敏公谐，吏部右侍郎、赠尚书文僖公大临。

兄弟封爵

赠郢国公冯国用，宋国公胜。楚国公廖永安，德庆侯永忠。赠虢国公俞通海，南安侯

通源，越隽侯通渊。江阴侯赠江国公吴良，靖海侯赠海国公祯。巩昌侯赠陕国公郭子兴，武定侯赠营国公英。归仁伯陈友富，怀恩伯友直。沐春西平侯，弟晟袭，进封黔国公，弟昂左都督赠定边伯，弟昕驸马都尉。英国公赠定兴王张辅，文安伯赠文安侯辕，太平侯赠裕国公轨。嗣魏国公徐钦，衍定国公景昌。恭顺侯吴克忠，广义伯管者，赠遵化伯克勤。昌平侯赠颍国公杨洪，武强伯赠武强侯能。已上各自积战功开茅土，而辅、辕、轨三人为尤盛，沐氏亦几焉。彭城伯张昶，惠安伯昇。庆云侯周寿，长宁伯彧。瑞安侯王源，崇善伯清，安仁伯濬。昌国公张鹤龄，建昌侯延龄，系戚畹。若泰安伯张富，安定伯容。高平伯谷大宽，永清伯大亮。皆阉人推恩者也，附记于后。

兄弟尚主

永乐中，西宁侯宋晟子琥、瑛，一时尚公主拜驸马都尉，相继嗣父爵镇守甘肃。

兄弟尚书

南京工部尚书蒋公昇，少傅、太子太傅、户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冕。太子太保、户部尚书石公珤，少保、太子太保、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琭。南京户部尚书许公诰，少傅、太子太傅、吏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谳，太子太保、兵部尚书论。太子太保、工部尚书林公庭棉，南京礼部尚书庭机。案：许氏既三人，而少傅宫保复腰玉，尤人间所希。

少保、吏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彭公时，太子少保、礼部尚书、翰林院学士华。少师、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费公宏，少保、太子太保、礼部尚书、翰林院学士寀。工部尚书掌大理寺杨公守随，南京吏部尚书守阯。南京礼部尚书李公机，南京兵部尚书遂。

兄弟三品九卿

少保彭公时，尚书华，工部右侍郎礼。大理寺卿章公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律。吏部右侍郎杨公守陈，南京吏部尚书守阯，工部尚书守随。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周公季麟，右都御史季凤。少师、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杨公廷和，兵部左侍郎廷仪。礼部尚书汪公俊，吏部左侍郎伟。少保、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席公书，吏部左侍郎春。吏部尚书罗公钦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钦忠。工部右侍郎陈公琛，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瑛。吏部右侍郎欧阳公铎，礼部尚书德，南京工部侍郎墐。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刘公渠及臬。南京户部尚书张公珩，户部右侍郎玭。工部左侍郎郭公鎏，南京工部右侍郎鏊。少师、大学士徐公阶，南京刑部右侍郎陟。都察院副都御史万公潮，礼部侍郎浩。通政使汪公宗元，南京吏部尚书宗伊。兵部尚书陈公瑞，右侍郎省。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陶公大壮，吏部右侍郎大临。若南京兵部尚书刘龙，弟左佥都御史夔。都察院右佥都御史高捷，弟少师、中极殿大学士拱。礼部尚书陆树声，弟右佥都树德。右副都御史张祫，弟右佥都御史。南京工部尚

书翟公瑄，弟太常卿瑛。近时南京吏部尚书孙公钺，南京礼部右侍郎铤。通政使徐公元气，兵部侍郎元泰。亦可附见。

兄弟翰林

兄弟三人入翰林者凡二家：王编修琏、赞善璲、侍讲琎，在洪武、永乐间。汪尚书俊以学士，侍郎伟以侍读，太常卿佃以侍讲，在弘治、正德、嘉靖间。

若二人入翰林，沈学士度，庶子粲。周庶子述，编修孟简。彭学士时，学士华。杨学士守陈，学士守阯。费学士宏，学士寀。许编修赞，检讨诰。孙中允绍先，检讨绍祖。刘学士龙，检讨夔。秦中允鸣夏，学士鸣雷。何学士洛文，检讨洛书。张编修嗣修，修撰懋修。内沈氏以善书荐，然在翰林供奉俱三十年，实为史职。周虽从昆季，然同年及第，上御批云："兄弟齐名，古今罕比。"而费氏宏，侄懋及第为宫赞，子懋中为庶吉士；张氏居正居首揆，而嗣修兄弟复以及第，凡三人，亦一时盛事。

兄弟赐谥

文臣：彭文宪公时，文思公华。杨文懿公守陈，康简公守随。周僖敏公季麟，康惠公季凤。费文宪公宏，文通公寀。凡五家，而周为同产。武臣则江国吴襄烈公良，海国襄毅公祯。陕国郭宣武公子兴，营国威襄公英。邠国吴壮勇公克忠，遵化僖愍伯克勤。太傅庆云周恭和侯寿，太保长宁荣僖伯彧。定襄朱恭靖王希忠，太傅忠僖公希孝。若兄弟三人赐谥者，文臣：许庄敏公诰，文简公赞，恭襄公论。武臣：西平沐惠襄侯春，黔国公、定远忠敬王晟，定边武襄伯昂。定兴张忠烈王辅，裕国勇襄公轨，文安忠僖侯辕。而皆同产，尤为奇绝。

庚辰首甲兄弟

万历庚辰，第一甲第一人江陵张懋修，兄敬修。第二人汉阳萧良有，弟良誉。第三人华州王庭撰，弟庭谕。皆同科进士，又同胞也，古今所稀。

叔侄尚书

从父犹子相继至尚书者：屠宫傅滽，宫保侨。章宗伯懋，司空拯。张大司马时彻，大司马邦奇。闵少保珪，宗伯如霖。闵礼书楷，刑书煦。

叔侄封爵

洪武初，归仁伯陈友富，怀恩伯陈友直，侄归德侯理以降附封。又景泰、天顺间，石

亨以忠国公总禁兵，而侄彪以定远侯为征西前将军镇大同。杨洪总禁兵，封昌平侯，及弟武强伯能、从子信封彰武伯，为西北大将。

父子同时大位

国朝分宜在相位，而子为侍郎，然是荫官耳。若万文康安以少师居首揆，而子翼为兵部右侍郎。李文敏廷相为南吏侍，父瓒为右副都。林公庭机为南大宗伯，子燫为北少宗伯。武臣则李贞为恩亲侯，而子文忠封曹国公；昌平侯杨洪与子左都督俊，同总京营兵马，差可记也。

父任内阁长吏部子孙登第

父见任内阁，而子及第者：弘治乙丑谢文正子丕，正德辛未杨文忠子慎，万历丁丑张文忠子嗣修、庚辰懋修。成进士者，正德戊辰焦少师子黄中，嘉靖癸未杨文忠子慎，丙戌费文宪子懋贤，甲辰翟文懿子汝俭、汝孝，隆庆戊辰陈少傅子于陛，万历丁丑吕文简子兴周，庚辰张少师子嗣修，张少傅子嘉徵，癸未少傅次子甲徵，申少保子用懋。孙成进士者，成化丁未万文康孙弘璧。见任吏部尚书而子成进士者，嘉靖己未吴太保子绍。武进士第一者，隆庆戊辰杨襄毅子俊卿。可谓一时之盛，然成化以前皆无之。

妇翁与婿同在大位

国朝妇翁与婿同时大位者，洪武初宋国公冯胜以大将军北讨，而婿郑国公常茂参其军事。正德中周文端经为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婿曹元以太子少保、兵部尚书入阁。孙需为南京吏部尚书，婿费宏为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学士。陈金为少保、左都御史，婿蒋冕为少傅、谨身殿大学士。太子太傅、成国公朱仪守备南京三十年，而婿太子太傅、魏国公徐俌代之。又洪武中刘学士三吾预机密，而婿赵勉为户部尚书，以勉累得罪。嘉靖中吴太保鹏为吏部尚书，而婿董公份为学士，无何亦迁部尚书。

父子兄弟有文名

弋阳汪凤以进士至参政，而子郎中僎、大宗伯俊、少宰伟、太常佃高科有文行。吾郡皇甫重庆录博雅，而子乡进士冲，按察涍、汸，工部濂，俱以古文辞名于世。又青州冯按察裕，子乡进士惟健、行人惟重、郡倅惟敏、光禄卿惟讷，亦庶几焉。其词翰彪映，自谓逾于貂珥之连绵也。惟重子至仪为按察副使，孙琦为侍讲。

公侯父在受封

洪武中，李文忠以浙江行省平章封曹国公，而父贞以恩亲侯进封如之。胡显以都督金

事封梁国公，而父泉以致仕都督封亦如之。永乐初，郑亨以都督佥事封武安侯，父用以致仕千户封亦如之。

嘉靖初，南京兵部尚书王守仁封新建伯，封其父南京吏部尚书华如之。又宣德初，会宁伯李英，封其父右都督南哥亦如之，南哥，降虏也。

孤卿封父

内阁则黄公淮、李公贤、杨公廷和，父封少保。刘公翊、严公讷，父封太子太保。李公春芳，父封少傅。张公四维，父封少师。独张公居正，父自少保、少师以至加特进、左柱国，凡四膺诰命。封尚书则彭公时、刘公吉。内淮、翊及严公、李公，皆得归政终养，彭公父毓义后公七年始卒，而二李、彭、杨、二张，俱首揆，尤为卓绝。

尚书则吏部屠公滽、郭公朴、梁公梦龙，户部黄公福、贾公应春、高公燿，兵部白公圭、翁公万达、杨公博、张公学颜，刑部开公济、张公子麟，工部胡公松、曾公省吾。南京兵部则王公守仁，礼部则林公燫。王公封伯，见前。内滽父封太子太傅，子麟、梦龙父封太子太保，燫父庭机自为尚书。其他尚有未及封，或封止三品者。

嘉、隆、万之际，吏部则郭公，内阁则严公、李公、二张公，咸父母具庆，尤为一时之盛。而李公状元及第时，见其祖父子孙，罢相时又见其父子孙曾。江陵张公封，其父母仅六十余，士林以为美谈。

若恩礼之盛，新都公以封少保，公老疾乞归，不许，特诏遣医驰驿问疾，赐少牢，上尊白粲宝钞，令守臣存问。兴化公父没，治葬外加二祭。江陵公父没，加三祭，命子编修及司礼太监代治丧，遣官祭葬。

一门高第

谢文正迁以解元会魁中状元，而子丕复以解元会魁及第。伦谕德文叙以会元中状元，而长子通参以谅复领省解，次子祭酒以训会元及第，此其最盛者也。黄行人乾亨、子御史如金，伍参政□、子都御史符，史佥事俊、子尚书道，毛文简纪、子太仆渠，张侍郎志淳、子副使合，俱父子解元。曾状元鹤龄、孙追，费状元宏、从子懋中，罗文庄钦顺、从子珵，俱进士及第。孙文恪陞及第，而子铤乡荐第一，旷会试第一，陞弟堪武会举第一，至都督。刘尚书龙，祖副使洁，父刑部凤仪，俱乡试第四人，龙及子郎中承恩俱第二人。葛少保守礼与其孙庶吉士曦，俱山东解元。若兄弟高科，如永乐甲申周庶子述，长史孟简，同科及第。正统、景泰中，彭文宪时中状元，文思华中会元，然是从弟兄耳。杨文懿守陈、尚书守阯，刘文简春、参政台，王文庄鸿儒、布政鸿渐，俱解元，而守阯、春复及第，其三兄俱谥“文”。杨光禄惟聪己卯解元，辛卯状元，而兄庶子惟杰丙戌及第，尤为盛事。吾州王宫保锡爵经魁会元及第，而弟鼎爵复会试第五人，宫保子衡北京乡试第一人。江陵张嗣修第一甲第二人，弟懋修第一甲第一人。王刑侍宗沐以《春秋》中第三人，

而子郎中士琦、知州士崧、知县士昌，俱连以《春秋》中第五人，俱成进士。参政曹楼与祖父俱应天解元。

三代甲科同时俱在

少师、大学士万安戊辰，子南京礼部右侍郎翼丙戌，孙翰林庶吉士弘璧丁未。致仕提学佥事杨春辛丑，子少师、大学士廷和戊戌，孙翰林修撰慎辛未。南京兵部尚书林瀚丙戌，子右参政庭棉己未，孙礼部主事炫甲戌。抚州知府林春泽甲戌，子户部右侍郎应亮壬辰，孙提学副使如楚壬戌。礼部尚书董份辛丑，子南工科给事中道醇癸未，孙礼部郎中嗣成庚辰。三代俱无恙。

卷 三

父子兄弟贵盛一时

嘉靖初，《武宗实录》完，少保、大学士费公宏进少师，从弟编修宷进左赞善，从子懋中进修撰，而子懋贤复为庶吉士。隆庆初，徐公阶以少师当首揆，而弟陟为南少司寇，长子璠以太常卿掌尚宝司，次子瑛、少子琨俱为少卿归，后孙元春举进士，亦为太常寺卿。杨公博以师傅位太宰，而子俊民以会魁历提学、太仆少卿，后至侍郎；俊卿乡武会第一，至锦衣卫都指挥，后至都督同知；俊士举进士，一子乡举，余荫叙又二人。没后俊卿子元祥十九举进士，为翰林检讨。万历初，张公居正太师当揆，而子懋修为仪部郎，嗣修榜眼、敬修状元为翰林编修、修撰，简修为锦衣卫指挥同知。景泰中，杨颍公洪以昌平侯挂镇朔大将军印镇宣府，从子信以都督同知充宣府左参将，从弟能以都督佥事充宣府右参将，子俊以左都督总三千营兵马，领敕，候有声息为后继。宁远伯李成梁以太保镇辽东，子如松以都督佥事镇宣府，如柏以督都佥事充副总兵，如桢以都指挥使掌南镇抚。可谓文武一时一家之盛。张后阖门削夺，杨氏俊嗣侯，信、能皆封伯。

郭氏子孙蕃显

武定侯营国威襄公郭英兄弟四人，长早卒，次子兴以军功封巩昌侯，赠陕国公，谥宣武；次德成，福建都指挥。姊为高皇帝妃。子十二人：镇、铭、镛、鉴、钥、铨、锜钰、钫、镔、钢、钥。镇，驸马都尉，尚永嘉公主；铭，辽王府典宝，追封武定侯；镛，中军都督府右都督；鉴，中都留守司副留守；钥，散骑舍人；钰，赠承德郎，尚宝司丞；钫，旗手卫指挥使。女九人：长适府军卫指挥佥事蔺瑜，次适济宁卫指挥使戈某，次辽王妃，次适府军卫指挥佥事赵斌，次郢王妃，次适金吾右卫指挥同知范聚。孙男二十有八：琮、



玹、璧、塘、瑾、珹、瑀、璒、璟、玘、玮、瑗、琏、璨、琐、琬、琰，余尚幼。琮，府军卫指挥佥事；玹为都督同知袭武定侯；珹，尚宝司丞；瑀，梁王府典宝。曾孙登为名将，封定襄伯，赠侯，女为仁宗昭皇帝贵妃。公之勋名禄位虽未敢上跻汾阳，而子孙之盛，殆有光于昔矣。

门宗仕宦

一门科第禄位之重，弘治、正德间无过于鄞县杨氏者：吏部右侍郎、詹事府丞守陈，南吏部尚书守阯，工部尚书掌大理寺事守随，广西右布政使守隅，皆昆季也；刑部右侍郎茂元，按察使茂仁，皆守陈子也。

灵宝之许，则太子少保、吏部尚书进，进子少保、吏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赞，南京户部尚书诰，太子太保、兵部尚书论及诸子孙为郡守、曹郎、登科甲者又十余人。

福州之林，自郡守元美，子南京吏部尚书瀚，瀚子太子太保、工部尚书庭棉，南京礼部尚书庭机，庭棉子通政司参议炫，庭机子南京礼部尚书燫，建昌知府烃及他荫叙者亦不下数人。

吴江之吴，尚书洪，子尚书山，参政岩，知府崑，诸孙行太仆卿邦桢，曾孙布政承焘，余乡贡士凡五人。

余姚之孙，副都御史赠尚书燧，子都督佥事堪，尚宝卿墀，南京礼部尚书陞，堪子都督同知钰，陞子礼部侍郎铤，刑部侍郎铣，布政使镡，太常少卿钫，铣子进士如法，墀子亦举乡试。

铅山之费，少师大学士宏，少保、尚书寀，伯父参议瑄，宏子武选懋贤，从子修撰懋中，工部郎中懋良。

四川之刘，御史规，子尚书春，参政台，春子副都御史彭年，彭年子行太仆卿起宗，子布政使世赏，台子参政鹤年，后有右都御史世曾，荫叙者亦数人。

若宗党贵盛一时者，嘉靖间少宰欧阳铎，大宗伯德，少司空墊，少保必进，太仆卿衢，都御史重，御史席，余丞郎守令数人。

少司马潘珍、潘旦，少司空希曾，大司空鉴，大司马潢。

及会稽之陶参议悰，司马都宪谐，少宰学士大临，南大宗伯承学，布政使幼学，参政大年，都御史大壮，布政使大顺，宪副大有，尚宝丞允淳，主事允宜，编修陶望龄，九进士，而荐乡科者又十余人。

阙里恩泽

洪武初年，衍圣公孔希学来朝，诏袭封，予诰，还其祭田，备礼器乐器乐舞。置属官，管句、典籍、司乐各一员。会班亚丞相。十七年，子讷嗣，来朝，特赐一品织文诰命，白玉轴。每岁入觐，得给符乘传，班序文臣首。洪熙元年，彦缙来朝，赐第东安门

北。景泰三年，赐三台、银印、玉带、麒麟服。六年，子弘绪嗣，入朝，赐玉带，以躯小，去二胯授之，俾藏焉。又范金为图书，其文曰“谨礼崇德”以赐。天顺元年入朝，上见便殿，握手置膝上与语，改赐大第，给三氏教授印，开生员岁贡格，蠲孔氏田租。弘治中，加庙祭礼乐。景泰、弘治、嘉靖、隆庆四幸学，衍圣公率三氏子孙观礼，公赐大红织金仙鹤罗纱帽、金镶犀束带，三氏各冠带有差。

又衍圣公次子一人为子思后，得世袭五经博士，而嫡系在衢州者亦得世袭五经博士，还其西安祭田五顷。在河南省世袭国子学正。又族之贤者一人，世为曲阜知县。后先给复其家人五百名。

永乐中，其宗人孔谓以会试副榜第一人见皇太子，特授左春坊左中允，后改御史。天顺中，其宗人公恂自礼科给事中超拜为詹事府少詹事。

义门恩泽

浦江郑氏有《恩育录》，予节其略，笔之以见祖宗风励天下之意。洪武十四年，为内藏金银事发，连郑氏，以义门故释之。家长郑濂、郑湜面见，擢湜福建左参政，吏部奏无见缺，添设左参议，授之。二十六年，诏郑氏子弟三十以上者来见，擢郑济左春坊左庶子，伴太孙。三十年起取天下税户，郑沂入见，授礼部尚书，以其从子幹为御史。永乐十二年，御名七十二岁，进《平胡诗》，称旨，乞归，上曰：“教翰林院写敕书，礼部宴他用正官，陪教坊伎乐。”陛辞，赐金绣衣楮帛。幹荐从子熄可用，上曰：“御史举，也除御史。”后累迁大理寺丞。永乐十七年，北京初受贺，致仕御史幹及弟致仕长史楷来朝，赐宴及楮币与《为善阴骘》二部，上曰：“他家人多，与二十部。”十九年，翰林检讨郑叔美以告病例为民。仁宗立，与子弟来朝，上顾：“长者非郑检讨乎？何为冠平巾？”吕震以故对。上特诏子冠带致仕，各赐钞二千贯，给驿舟还家。

王氏奇迹

万历中，吾州王锡爵以会元及第，四十余而至少宗伯，抗时相，直节重天下。会其弟提学副使鼎爵归省父封，詹事梦祥母吴淑人俱无恙，女昙阳子以贞节得仙，白日升举。后五载，服初禫，召入，为文渊阁大学士，天下艳之。

番将子孙兄弟勋烈

永乐中，番将吴允诚来归，居凉州，累功封恭顺伯。长子克忠进封侯，孙瑾嗣侯。克忠、瑾俱以殉节开公号，赐美谥。次子管者以都督累功封伯，少子克勤复以都督同克忠殉节，封伯赐谥，虽日磾之盛，不得专于前矣。故拈出之。

三番将种

永乐虏酋阿鲁台尝受国家印诰，为太师、和宁王，后败于他部，见杀。其子阿卜俺只来归，仕至左都督。子勇以和为姓，累功封靖安伯，子孙世锦衣卫指挥。阿鲁台时忌其别部王也先土干来归，封忠勇王，累加至太保，卒无子，甥把台从封忠勇伯，赐姓名蒋信，卒，子善嗣。罗秉忠，沙州左都督困即来子，累功封顺义伯。皆酋长贵种也，故志之。

师弟同居内阁

李文达贤以吏书、学士入内阁，而薛文清瑄以礼侍、学士继之，李公，薛公之讲学门人也。杨少师廷和为靳宫保贵座主，靳公又尝受业杨少师一清，二杨先后入，皆同官。近袁少傅炜为少师徐公阶督学所取士，少保江陵张公居正为徐公教习庶吉士。弘治乙丑，少傅谢公迁廷试读卷，己丑与是科进士翟公銮同居内阁。正德庚辰，少保石公珗以礼侍主考，丁亥罢相，是科进士张公孚敬实代之，张公加至少师，而主考李公廷相犹为侍郎。嘉靖戊戌，分宜以礼书知贡举，辛酉与是科及第进士袁公炜同居内阁。若经房取士年位相迩者，所不论也。

文臣一时十玉

陆文裕《玉堂杂笔》谓：正德二年，内阁李公东阳为少师，焦公芳、王公鏊俱加少傅，冢宰许公进、大司马刘公宇、宗伯李公杰、司寇屠公勋、司徒顾公佐、司空李公镗，皆赐玉带。寻，屠公滽以太子太傅掌都察院。孤卿十玉带，以为奇事。然武庙以左班皆老臣，而服色不称，故赐玉耳，不为奇也。景泰三年，吏部王公直、礼部胡公濙俱以少傅，内阁陈公循、高公穀、兵部于公谦俱以少保兼宫秩，户部、都察院王公文俱先为太子太保，吏部何公文渊、兵部仪公铭、刑部俞公士悦、工部石公璞、都察院陈公镒、王公翱俱以易储加太子太保。盖一品而玉者十三人。正德末，内阁杨公廷和、梁公储、兵部王公琼俱少师，内阁蒋公冕、少傅毛公纪、吏部陆公完、都察院陈公金俱少保，刑部张公子麟、工部李公镗、都察院王公璟俱太子太保，一品十人。赐玉者，户部郑公宗仁、礼部毛公澄，又二人，尤为一时之盛。

内阁六相

永乐初，内阁七人，如解公缙初以六品后稍进为五品而已。宣德元年，杨公士奇以少傅，黄公淮以少保，杨公荣以太子少傅，金公幼孜以太子少保，杨公溥以太常卿，寻黄公移疾去，而进尚书陈公山、张公瑛，凡六人。景泰末，陈公循、高公穀、王公文俱以少保，萧公镃、江公渊以太子少师，商公辂以兵部左侍郎。隆庆初，徐公阶以少师，李公春

芳、郭公朴以少傅，高公拱以少保，俱内阁。而陈公以勤、张公居正以尚书侍郎人，未几加保傅等官，盖前后满六人者三而已。

二相同时极品

正德四年，李公东阳首揆，焦芳次之。七年，李公仍首揆，杨廷和次之。十四年，杨公首揆，梁储次之。皆少师、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而杨与梁又皆特进、左柱国。四公皆同年，为一时之盛，而焦以阿附中官见时诋。正统三年，杨公士奇、杨公荣皆少师，又同姓，然一为兵书、华盖殿学，一为工书、谨身殿学。嘉靖三十六年，夏公言、严公嵩俱为特进、少师、太子太师、吏部尚书，俱华盖殿，唯夏至上柱国，小异耳。二公同乡而好不终。

翰林十五学士

天顺初，上拟学士多，以陈汝言“十八学士”语解。案：此时内阁，李文达贤、吕文懿原、彭文宪时，并李绍、黄谏、林文、刘定之皆学士，倪谦、钱溥为讲读学士，仅九人。弘治中，吴文定宽以礼书，梁文康储、王太宰华以少詹，俱兼学士，杨少师廷和以坊学兼读学，武少卿卫、张太常芮、江文昭澜、刘文肃忠、刘太宰机俱光学，杨太常时暘为读学，时有翰林十学士之称，并内阁刘、李、谢，南京张东白元祯为十四人，固已盛矣。嘉靖戊午，内阁自三大学士严、徐、李外，礼部则吴尚书山、茅侍郎瓒、袁侍郎炜，吏部则郭侍郎朴，詹府则李石侍郎机，太常则严少卿讷、李少卿春芳、董少卿份，俱光学，翰林则秦读学鸣雷、高讲学拱，并南京吏部王学士用宾，掌院全讲学元立，凡一十五人，盖前所未有。万历十四年，内阁申、许、二王公为中极、武英、文渊、东阁大学士，礼部尚书沈鲤兼翰林院学士，吏部左侍郎掌詹事府周子义，吏部左侍郎沈一贯，吏部左、右侍郎朱金庭、王弘海，詹事徐显卿，少詹事张位，俱兼侍读学士，于慎行为侍读学士，陈于陛为侍讲学士，合之得十三人，亦庶几焉。

林下九相

宜德初，内阁大臣俱在位。正统元年，少保黄公淮、太子宾客胡公俨居林下，二人。景泰元年无。天顺元年，苗公衷及少保高公穀乞归。成化元年，少保陈公循、武功伯徐公有贞自赦所归，侍郎许公彬，三人。弘治元年，少师万公安罢，与太子太保刘公翊、太子少保彭公华、尹公直，凡四人。正德元年，尹公直一人。嘉靖元年，少师刘公健、梁公储、少傅谢公迁、刘公忠、王公鏊、杨公一清，五人，唯梁公初罢归，其余皆以名德存问。隆庆元年，少傅李公本、太子太保严公讷，二人。万历元年，李公改姓为吕，及严公，少师徐公阶、李公春芳，前少师高公拱，少傅郭公朴、陈公以勤，少保殷公士儋，太子太保赵公贞吉，凡九人，皆一品腰玉，逍遥林下，尤前代所无。

壬子浙江三仁

浙江壬子举人为余姚孙公镭、钱唐胡公世宁、余姚王公守仁。宸濠之变，胡公以按察副使指其渐，孙公以巡抚右副都御史殉其节，王公以提督右副都御史戡其乱。胡至太子太保、兵部尚书，赠少保，谥端敏；孙赠礼部尚书，谥忠烈；王封新建伯，赠侯，谥文成。御史周汝员合而祀之，曰三仁祠。

浙江三大功文臣

洪武三年庚戌，御史中丞刘基以谋策功封诚意伯天顺十四年己巳，兵部尚书于谦以靖乱功加少保；正德十六年辛巳，南京兵部尚书王守仁以擒叛功封新建伯。文臣中最为灼然者，皆浙人。刘赠太师，于赠太傅，王赠侯，皆在易世论定之后，于事尤奇。

壬戌首甲三相

首甲三人无俱至尚书者，惟嘉靖壬戌二十二年中第一人申时行今为少师、中极殿学，第三人余有丁至少傅、建极殿学，第二人王锡爵今为太子太保、武英殿学。光绝前古。

内阁三元

万历乙酉，内阁首揆申公时行壬戌状元，次揆许公国辛酉解元，三揆王公锡爵壬戌会元，而皆南直隶，近代所无。

三省长官同乡

洪武初，中书省长官左丞相李善长，右丞相徐达，平章军国重事常遇春，大都督府长官右都督冯胜，御史台长官左御史大夫汤和，右御史大夫邓愈。十年以后，中书左丞相胡惟庸，右丞相汪广洋，大都督府左都督李文忠，右都督冯胜，御史台左大夫陈宁，右大夫丁玉、安然。省府台一品，总摄天下机务，而皆南直隶江北人。盖高帝起濠上，一时贤杰云蒸龙从，故不必借才于异地也，盛矣。

内阁同乡

永乐初元，选翰林臣入内阁，而江西居其五，曰吉水解学士缙、胡文穆广，庐陵杨文贞士奇，南昌胡宾客俨，新淦金文靖幼孜。缙、广、幼孜皆吉安府，而官皆仅五品。景泰中，陈芳洲循以少保首揆，而萧孟勤镃以太子少师位第四，二公皆泰和人也。成化初，陈

庄靖文、彭文宪时俱以太子少保，刘文安定之以工侍，俱兼学士在阁，时无它相参之，三公皆吉安人也。最后彭文思华以太子少傅，尹文和直以太子少保，俱兼学士在阁，又皆吉安人也，江西吉安之盛至此。后至嘉靖，夏贵溪言、严分宜嵩俱以江西人官少师，不参它相，宠眷事寄绝埒，而用郤终。正德初，焦泌阳芳以少师任华盖殿，刘钧州宇以少傅任文渊阁，然刘仅六日而予告，又俱以附中人削其后。杨文襄一清、靳文僖贵同为丹徒人，杨以少傅，靳以太子太保，同为武英殿学。嘉靖末，郭安阳朴、高新郑拱同日大拜，至隆庆初，同为少傅、吏部、殿学，同岁罢。又嘉靖末，吾直隶华亭徐公阶以少师，常熟严公讷、兴化李公春芳俱以太子太保，同在阁，凡三人。万历年，南直隶吴县申公时行以少师，歙县许公国公以少保在内阁，而吾州王公锡爵又以宫保继之，三公皆在大江以南，则尤盛也。申、王同郡，又盛也。案：永乐之五人，仅五品，成化之三人，不登一品，则吾直隶为盛。

内阁首辅太宰同乡

我朝大政寄之内阁，次则吏部，正统中杨文贞士奇以少师首揆，而王文端直拜太宰，景泰中文端进加少傅，而何盱江文渊以宫保同为尚书，陈庐陵循以少保居首揆，四公皆江西人，杨、王、陈又皆吉安也。弘治刘文靖健以少师首揆，而马端肃文升以少师为太宰，马致仕，焦泌阳芳继之，皆河南人。嘉靖严少师嵩首揆，而熊宫保浹、万宫保镗、欧阳少保必进后先为太宰，皆江西人，欧阳又严之儿女姻也。其后徐公阶首揆，而滁州胡简肃松及严公讷为太宰，皆吾直隶人。张公四维首揆，而王太保国光为太宰，皆山西人。如不必首揆，则枣强王公文以少保居内阁，而盐山王公翱以宫保居吏部。淳安商公辂以户书居内阁，而桐庐姚公夔居吏部。寿光刘公珝以太子太保居内阁，而历城尹公旻以太子太傅居吏部。泰和尹公直居内阁，而丰城李公裕居吏部。洛阳刘公健、卢氏耿公裕以宫保居内阁、吏部。丹徒靳公贵以宫保居内阁，而同里杨公一清以少傅居吏部，杨公入阁，而长洲陆公完以宫保代之。焦泌阳芳、许灵宝进、刘钧州宇相继居内阁、吏部。藁城石公珗、东光廖公纪俱以少保居内阁、吏部。鄞县闻公渊以宫保居吏部，而余姚李公本自少詹入阁，李公加少保，而秀水吴公鹏入吏部。盖不可屈指数矣。

蒲州盛事

蒲州杨襄毅公博以少师为吏部书，其子舅王公崇古以太子太保领宣大节，杨公卒，王公以少保拜兵部尚书，其舅张公四维入内阁加太子太保，王公致仕，张公遂进少保至少傅、少师，三孤初各得其一，后得二。而居同里闬又至亲，为甚盛而奇。

吴中盛事

会元凡七人：常熟施显，太仓吴钺，长州吴宽，吴县王鏊，吴江赵宽，常熟瞿景淳，

太仓王锡爵。

状元凡六人：吴县施槃，长洲吴宽，昆山毛澄、朱希周、顾鼎臣，吴县申时行。又山阳沈坤，原籍昆山，亦当为七人。

及第凡六人：除会元二王、陆、瞿外，又有陈祭酒鉴、刘编修璊。

内阁七人：吴县张学士益，徐华盖有贞，王武英鏊，昆山顾武英鼎臣，常熟严武英讷，今吴县中极申公时行，武英王公锡爵。

东阁掌诰敕二人：吴公宽，吴公一鹏。

伯爵一人：徐武功有贞。

太宰四人：余公炘，太子太保陆公完，太子少保周公用，太子太保严公讷。

一品十人：太子太保陈公镒，太子太保俞公士悦，武功伯徐公有贞，少傅王公鏊，少保陆公完，太子太傅毛公澄，少保顾公鼎臣，太子太保严公讷，少师今申公时行，太子太保王公锡爵。又常熟宗伯李公杰，郡城司寇刘公缨，正德中赐玉带。

太子少保五人：吴公一鹏，周公用，凌公云翼，徐公学谟，袁公洪愈。

学士十五人：张公益，刘公铉，陈公鉴，李公杰，吴公宽，王公鏊，毛公澄，朱公希周，顾公鼎臣，陈公霁，严公讷，瞿公景淳，申公时行，王锡爵，徐公显卿。实为光学者，毛、顾、严三人。

赠三公二人：太傅王公鏊，太保顾公鼎臣。得谥者十八人：刘文恭铉，韩襄毅雍，陈僖敏镒，李文安杰，王文恪鏊，吴文定宽，毛文简澄，吴文端一鹏，朱恭靖希周，叶文庄盛，周康僖伦，顾文康鼎臣，魏恭简校，周恭肃用，瞿文懿景淳，徐文敏缙，严文靖讷，陈简肃瓒。

赠三孤三人：少保陈公镒，毛公澄，严公讷。

赠东宫一品五人：太子太保李公杰，吴公一鹏，朱公希周，周公用，吴公宽。

尚书二十七人：除已登内阁者不载外，吏部余炘、陆完、周用，南吏部朱希周、袁洪愈、杨成，户部滕思勉，礼部杨翥、吴宽、李杰、毛澄、吴一鹏、徐学谟，南兵部凌云翼，刑部顾礼、俞士悦、周伦、吴山，南刑部吴洪、顾璘、刘缨、钱邦彦，工部龚弘，南工部程宗、徐栻、王世贞。

左都御史一人：陈镒。右都御史三人：韩雍、盛应期及先君讳。

赠尚书四人：礼部徐缙、瞿景淳，兵部先君子，工部王永和。

赠太子少保二人：刘缨、周伦。

吾郡之盛未有如庚辰以至今日者，庚、辛间，申公时行居内阁，而徐公学谟长礼部，杨公成长南工部，凌公云翼以兵书督漕，张公任以副都御史抚广西。林下则大学士严公讷，尚书钱公邦彦、徐公栻，侍郎王公锡爵，而余忝南刑侍，凡十人。丙戌，申、王二公为大学士，徐显卿为少宰，韩世能为礼部，赵用贤为右庶子、祭酒，刘璊为左中允掌司经局，顾绍芳、徐应聘为翰林检讨。馆阁凡八人。

一郡八座三元

甲、丙之际，吾郡申公时行以状元，王公锡爵以会元居内阁，袁公洪愈以解元为大宗伯，真一时之选。

吾州盛事

万历己卯、壬午，南畿解元连为吾州人陆大成、吾子士骐。又一科为戊子，王衡复为解元，而武举解元为吾州人徐中山，亦出州卫及属所，亦一时之盛。

崑山盛事

嘉靖戊子、己丑间，崑山一城中，为刑部尚书周公伦、子大理寺丞凤鸣，詹事顾公鼎臣，太常寺卿魏公校，南京太常卿方公鹏，光禄寺丞陆公鳌，京堂凡六人。而顾公以学士掌翰林院印，魏公以祭酒掌国子监印，方公以右庶子掌春坊印，皆极一时清华之选。

严州盛事

严州，小郡也，而成化初商文毅辂以户部尚书、翰院学士居内阁，寻进太子少保、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姚庄敏公夔以太子少保为吏部尚书。又商公以乙卯解元为乙丑省殿元，姚公以辛酉解元为壬戌省元，二甲传胪。商公自修撰超入内阁，姚自给事中超拜侍郎。可谓一时之盛矣。

一郡同榜两元

永乐甲申状元曾棨，永丰人，会元杨相，泰和人，俱吉安府。嘉靖壬戌状元申时行，吴县人，会元王锡爵，太仓人，俱苏州府。至丁丑，二公俱为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王公掌府，申公掌院。

一郡三及第

建文庚辰状元胡靖，第二名王艮，吉水人，第三名李贯，庐陵人，俱吉安府。而二甲第一名吴溥、第三名朱答，皆江西，溥又会元也。永乐甲申状元曾棨，永丰人，第二名周述、第三名周孟简俱吉水人。二甲第一名杨相、第四名王直俱泰和人，第二名宋子环，吉水人，第三名王训，庐陵人，相又会元也，七人皆吉安府。而内阁学士读卷五人：解缙、胡广、杨士奇、胡俨、金幼孜皆江西，中三人皆吉安府，可谓极盛。

一郡三传胪

正统丙辰第一甲第一名施槃，吴县人，第二甲第一名张和，昆山人，第三甲一名莫震，吴江人，皆苏州府。

国初三遗老

元杨维祯为浙江儒学提举，国初召修史，年七十六而卒。沈梦麟为武康尹，入国朝，五司闽浙文衡，一考会试，九十三而卒。滕克恭为翰林学士，入国朝，一主河南乡试，至百余岁而卒。皆不肯屈节仕宦，其耆德为昭代之盛。

金处二郡文武分盛

国初浦江宋承旨濂，义乌王待制祎，金华胡教授翰、苏编修自衡，皆以文章名天下，而皆为金华人。青田刘中丞基，龙泉章中丞溢、胡郡伯深，丽水叶太守琛，亦文章士也，而皆以武功显，内王、胡、叶三公能以死见节。而浦江之郑为义门。至方博士孝孺，遂尔卓绝，可谓盛而奇矣。

一榜四相

大约一榜中有一相者，二相三相者，以四相为盛。洪武庚辰，文渊阁大学士胡广，谨身殿大学士杨荣，武英殿大学士金幼孜、杨溥、王统。戊辰，文渊阁大学士彭时，华盖殿大学士万安、刘吉，谨身殿大学士刘珝，而益以吏部二尚书尹旻、王恕。景泰甲戌，华盖殿大学士徐溥，武英殿大学士丘浚，宫保学士彭华、尹直，而益以吏部二尚书耿裕、李裕。成化丁未，华盖殿大学士费宏，谨身殿大学士蒋冕、毛纪，武英殿大学士石珤，而益以吏部一尚书陆完，又石公亦拜焉。弘治乙丑，华盖殿大学士严嵩，谨身殿大学士翟銮，武英殿大学士方献夫、顾鼎臣，又益以吏部一尚书闻渊，而方公亦拜焉。若至五相者，则嘉靖辛丑，中极殿大学士高拱，武英殿大学士严讷、陈以勤、潘晟，而严公复正吏部，高公兼领之久，尤为盛事，潘至中途返，正得半耳。

一科六玉带

一科中六人至一品腰玉者为盛，永乐乙未，少保陈循、高穀，太子太保陈镒、俞士悦、何文渊、王翱。正统戊辰，少师万安、刘吉，少保彭时，太子太傅尹旻，太子太保刘珝、王恕。嘉靖辛丑，少师高拱，少傅陈以勤，少保王崇古、方逢时，太子太保严讷、潘晟，皆六玉。若弘治乙丑，少师严嵩，少傅翟鸾，少保顾鼎臣、方献夫、张璁，太子太保

闻渊、顾可学，凡七玉，为尤盛。若五玉，则天顺甲申，少师李东阳、焦芳，少保闵珪，太子太保刘大夏、王轼。成化壬辰，少师杨一清，少傅刘宇，少保陈金，太子太保李燧、王璟；丁未，少师费宏，少傅蒋冕，少保毛纪、石珤，少保陆完。弘治庚戌，少保彭泽、席书、廖纪，太子太保靳贵、王宪，亦庶几焉。

永乐丙戌一伯则王骥，宣德癸丑一伯则除有贞，景泰辛未一伯则王越，弘治己未一伯则王守仁，嘉靖丁未一太师则张居正。亦甲科之盛事也。

卷 四

勋臣历三公

勋臣以太师为极，凡八人：若李韩公善长、张英公辅，不为太傅、太保；朱保公永、张英公懋、张昌公鹤龄、徐定公光祚，不为太保，以蹶加故也。独翊国公郭勋初加太保，再加兼太子太傅，三加太傅，四加兼太子太师，五加太师。成国公朱希忠初加太子太傅，再加太保，三加太傅，四加兼太子太师，五加太师。二公遍历三公，近代所绝少。而成公知经筵，监国史，赠王复谥，尤为绝盛。

文臣遍历三孤

文臣以少师为极，凡二十四人：若吴荣襄中、费文宪宏，不为少傅，杨文敏荣、万文康安、徐文靖溥，不为少保，亦以蹶加故也。其遍历三孤者，蹇忠定义、杨文贞士奇、刘文穆吉、刘文靖健、马端肃文升、李文正东阳、杨文忠廷和、梁文康储、王恭襄琼、杨文襄一清、张文忠孚敬、夏文愍言、严分宜嵩、高新郑拱、徐华亭阶、李兴化春芳、张江陵居正、张蒲州四维，与今申吴县时行，凡十九人。内忠定、文贞皆不带宫职，忠定以半岁中加少保、少傅、少师，尤为奇也。分宜、华亭，一加太子太保，再加少保，三加兼太子太傅，四加少傅，五加太子太师，六加少师。江陵一加少保、太子太保，再加兼太子太傅，三加少傅，四加太子太师，五加少师，六加太傅，七加太师，遂真为三公，比诸公尤详。

文臣遍历一品阶勋

张居正初加阶荣禄大夫，再以恩诏加光禄大夫，三加柱国，四加特进，五加左柱国，六加上柱国，尤为盛事。

历封公侯伯

诸功臣有径封公侯者，无论已。有自侯而公者，则汤中山和之进封信，傅颍川友德之进封颍，蓝永昌玉之进封凉，沐西平晟之进封黔，郭武定勋之进封翊，张寿宁鹤龄之进封昌是也。有自伯而侯者，则徐兴安亨、李襄城瑾、陈平江豫、陈宁阳懋、王清远友、柳安远升、刘广宁安、吴恭顺克忠、薛安顺贵、梁保定琭、吴清平成、蒋定西贵、杨昌平洪、方南和瑛、石定远彪、孙怀宁镗、陈武平友、赵武靖辅、仇咸宁钺、孙会昌继宗、周庆云寿、张寿宁峦、张建昌延龄、王瑞安源、方安平锐、李武清伟，皆仍故封者也；王武义通之成山，则徙邑者也。惟张英国辅自新城伯进侯以至公，石忠国亨自武清伯进侯以至公，朱保国永自抚宁伯进侯以至公。前后领三券者仅三人。其后忠国公削，保国一传，至孙复为侯，而英公开国至今。

出将入相

国初，徐太傅达初人为右相国，出为大将军征吴，再出为征虏大将军北伐，人为中书右丞相，复出为征虏大将军，镇抚东北。正德中，杨文襄一清以三边总督人为吏部尚书、内阁大学士，致仕后落，致仕复出，为三边总督，人为少师、太子太傅、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杨公将相勋烈，虽不敢望太傅，而事颇相埒。

吏兵二部正

六卿惟吏、兵二部知文武选，最重。本朝大臣两为其部尚书者：吴公琳、陈公铭、李公焕文、茹忠诚瑺、马端肃文升、许襄毅进、刘少傅宇、陆太保完、王恭襄琼、杨襄毅博、梁太保梦龙，十一人而已。马公、杨公俱以少傅掌兵部。少师长吏部尤为隆重，而杨公凡三为兵部，三为总督，再为吏部。汪荣和铉以吏部尚书兼兵部尚书，亦自卓绝。李康惠承勋以吏部召未上，改吏部为兵部。文臣雄职，惟吏兵二部、都察院、南参赞及边方总督而已，马端肃文升历任之。刘均州宇、陆长洲完为吏部、兵部、都察院、总督，凡四任。

吏部尚书入内阁

内阁居首者称元辅，太宰握铨柄，为六卿之长，国朝居此任者，惟杨文襄一清而已。若以太宰入阁，则正德始，焦芳、刘宇、石珗、桂萼、方献夫、许瓒、严讷、郭朴，凡八人。焦虽至少师、华盖，以长沙压之，不登首揆。迨时高拱以故相起掌吏部，寻进元相，掌部如故，尤为盛事。

案：河南凡八相，焦、刘、许、郭既尝为太宰，高以内阁兼之，李文达贤、刘文靖健

又带吏部尚书衔，其不与者，惟贾文靖诜而已。

文武二选

安丘黄桢以武选郎中调文选，以郎署同考会试及武举，凡知文武选举者再，亦庶僚之盛际也。

遍历殿阁

天顺以前诸殿阁，除文华不以授人，凡五衔，一兼其官者，用师傅为次序，遂终其身不复转。成化而后，始以序迁矣，然无有遍历者。惟近时申吴县时行始以吏侍兼东阁，继以礼书兼文渊，三以户书兼武英，四以少傅吏书兼建极，五以少师兼中极，扬历悉遍。若历三殿者，则刘文穆吉、徐文靖溥、刘文靖健、焦泌阳芳、杨文忠廷和、梁文康储、费文宪宏、杨文襄一清、严分宜嵩、李文定春芳、高新郑拱、张文忠居正，凡十二人。内二刘、徐、杨、费不为东阁，而张不为文渊阁，余皆未历阁任者。

台臣扬历督抚

部院大臣更历督抚之多者，无如王忠肃翱、李襄敏秉、马端肃文升、秦襄毅紘及先君子。忠肃初以右佥都御史自佐院出镇守浙江还院，再镇守江西还院，三镇守四川，参赞松潘军务，四镇守陕西还院，五以左副都御史提督辽东军务还院，六以太子太保、左都、总督两广军务。襄敏初以右佥都御史抚宣府，再抚南直隶，三抚大同，四以左副都抚宣府，五以左都出饬宣大蓟辽边备，六提督辽东军务，征建州夷。端肃初以右副都巡抚陕西，再以左副都提督三边军务，三以兵右侍饬辽东边备，四以兵左侍督抚辽东，五起家左副都巡抚辽东，六以右都总督漕运。襄毅初以佥都御史抚陕西，谪知州，再以佥都抚宣府，三抚河南，四以左副都总漕运、抚凤阳，五以右都总督两广，六以户部尚书总制三边。先君子初以右佥都御史经略通州军务，再提督畿辅粮饷，三巡抚山东，四督抚浙江、福建，五以右副都巡抚大同，六以右都、兵侍总督蓟辽三镇。其次则韩襄毅雍，初以佥都御史巡抚江西，再以佥都抚大同，三以兵侍抚宣府、大同，四以左佥都御史参赞南征军务，五以右都总督两广。王端毅恕初以右副都抚襄南，再以右副都抚河南，三以刑左侍郎督河道，四以右都巡抚云南，五以兵部尚书巡抚南直隶。洪襄惠钟初以右副都御史巡抚顺天，再调云南，三调抚贵州，四以右都总督漕运，五以太子太保、刑书、左都总督四川、湖广、陕西、河南军务。谭襄敏纶初以右佥都御名督抚福建，再以右副都抚陕西，三抚四川，四以兵部左侍郎总督两广军务，五以右都总督蓟辽军务。

扬历部院之多

部院长官扬历之多者，如秦端敏金，两为南兵，一为户部，一为工部，一为南户，一为南礼，凡五部六任。马端肃文升，两为兵部，一为吏部、左都、南兵部，凡三部一院五任。耿文恪裕，两为吏部，一为礼部、南礼部、南兵部，凡四部五任。颜公颐寿，历南吏、户、礼，北刑部，左都御史，凡四部一院五任。周恭肃公用，历吏部、南刑、工部、北左都、南右都，凡五任。熊恭肃公浹，历吏部、南礼部、兵部、都察院、前后左右都御史，凡三部一院五任。欧阳公必进，两任工部，历吏、刑部，南北左右都御史，凡三部二院六任。今赵公锦，两历南吏，一历礼、刑部、南北左右都御史，凡三部二院六任。

郎署至尚书不离局

户部徐辉、郁新、夏原吉，俱自主事、郎中、侍郎至尚书，夏首尾三十五年。兵部刘俊、徐瞲，亦自主事、郎中、侍郎至尚书，垂三十年。俱不得他官。辉又户部吏、瞲兵部吏也。吏部赵新自主事、员外郎、郎中以至侍郎、尚书，四十年亦不带他衔，其在侍郎则巡抚任也。周瑄自刑部主事至尚书，三十余年不出刑部，仅一为右都御史，亦法司也。屠滽授御史，迁佥都、副都、左右都御史掌院，以至再起吏部，掌院垂三十年，中间为吏书者三年。张悫授吏部主事、员外郎、郎中，以至尚书、侍郎，中间为左佥都御史者仅三月。杨善，十八以守城诸生为鸿胪序班，署丞、寺丞、卿以至礼部左侍郎、左右都、太子太保、兴济伯，俱掌本寺，凡五十四年，中间掌礼部、左军都督府仅五月余。

再长中书

洪武四年，太师、中书左丞相李善长以韩国公致仕，奉朝请，十一年夏与曹国公李文中同理中书省及府台事。二年，汪广洋自右丞进右丞相，七年出为广东行省参政，十年复自御史台左大夫进右丞相，汪两拜，不为左。

四入内阁

嘉靖六年，张文忠孚敬入为礼书、文渊阁学，八年以少傅、谨身殿学为次揆，归，至天津召人，十年以少傅、谨身殿学为首揆，归，十一年复入，其年以华盖殿学归，十二年复入，加少师。十六年，夏文愍言以少傅、武英殿学入，十八年以少师首揆罢，至张家湾，以少傅召入，二十年复以少师致仕，候圣诞行，月余，自居第以少傅召入，二十一年归，二十五年召，以少师入。二公凡四拜相。张公后再召皆中道返，盖六被命矣。

三入内阁

正德六年，费文宪宏以宫保、武英殿学入，九年归，十六年以少保召入，嘉靖六年归，十四年以少师、华盖殿学复召入。凡三拜相。

再入内阁

黄文简淮，洪武三十五年以侍讲入内阁，永乐中以右坊学下狱，二十二年以通政使、武英殿学复入。杨文定公溥，洪熙元年以太常卿、学士入内阁，宣德四年丁忧，服满守本官，正统元年以礼书、学士复入。正统元年商文毅辂以侍读、彭文宪时以修撰入，本年彭丁忧，服除守本官，天顺元年商去，彭以太常少卿、学士复入，成化三年商以兵左侍、学士复入。天顺元年李文达贤以吏侍入，本年谪福建参政，还为吏部左侍郎，俄以尚书、学士复入。弘治谢文正迁以詹事、学士入，正德元年去，嘉靖六年以少傅、谨身殿学复入。正德九年杨文忠廷和以礼书、文渊阁学入，九年丁忧，十二年以少师、华盖殿学复入。正德十年杨文襄一清以少傅、武英殿学入，十一年去，嘉靖四年以少师复入。六年翟文懿銮以礼侍、学士入，十三年丁忧，十九年以太子少保、武英殿学复入。八年桂文襄萼以少保、武英殿学入，本年致仕，九年复召入。嘉靖四十五年高新郑拱以宗伯、文渊阁学入，隆庆元年致仕，三年以少傅、武英殿学复任。万历十四年王家屏以吏部侍、东阁学丁忧，后以礼书、文渊阁学入。

再正铨部

洪武五年李信任，改山西参政，十五年复任。成化二十一年卢氏耿公裕由少宰迁改南礼部，弘治六年以南大司马复入。正德十六年太原王公琼以少师、大司马戍，嘉靖十年以太子太保、三边总制复入。十四年灵宝许公赞以大司徒守制入，二十年以少保致仕，本年冬复入。二十年建宁李公默以少宰迁，三十年罢，三十二年复入。四十年彰德郭公朴以太子少保、大宗伯入，四十二年丁忧，四十四年复入。四十五年蒲州杨公博以少保、大司马入，隆庆三年致仕，六年以少傅原官掌兵部事复入。太原初以三孤之首下狱论死，末减戍边，起徒中，复得宫保以入，尤为难事。

三长户部

梁端肃公材初为户部尚书，丁忧归，再起再致仕，降本部右侍郎，三复原官，加太子少保。

三长兵部

王忠毅公骥初以本部侍郎升，出总西兵，还复任，三以靖远伯起掌部。杨襄毅公博初以蓟辽总督入为兵部尚书，再以蓟辽总督加少保入兵部，三以致仕少傅吏部尚书起掌兵部。若再掌兵部者，则唐铎初以太常寺卿任，逾七年复以刑部改任。沈滔初以本官改工部，寻复任。茹瑺初以本官出掌布政司，再以忠诚伯任。余子俊初以右都御史升任，改户部，再以太子太保起任。马文升初以右都御史升任，改南京，再自都察院左都任。王康毅宪初以本部侍郎升任，再以太子太保、左都御史起家。王刑部时中初以侍郎升任，再由致仕起。翁襄敏万达初以总督尚书回部，再以尚书召，至则降右侍郎归，以右侍郎再迁尚书起家，未上卒。

九佩大将印

吴元年徐中山达以中书左相国挂大将军印平吴，还上之，洪武元年以中书右丞相、信国公挂征虏大将军印北讨，二年还，三年正月复挂印西讨还，四年复挂印往北平、山西练兵还，五年复挂印西征还，六年复挂印往二地练兵，八年还，九年复挂印镇守北平等处，十三年还，十六年复挂印镇北平还，十七年复挂印镇北平，冬还。凡佩大将军印一，佩征虏大将军印八。自吴元年以前不佩印而总兵者，又不指数也。

易案洪武中命大将仪，上武冠御午门，百僚盛服陪位。大将军拜前，诸将拜后，先授节，次授钺，讫，出勒所部，建牙鸣鼓角，正行列，擎节钺，鼓吹前道，百官以次送出，其盛如此。恐丘淇公而后无举此典者也。今将军有制、有敕、有银印，而无节钺，非将军而总兵者，有敕、有关防，而无银印。

八佩将印

宣平王朱永以抚宁伯总十二营，以靖虏将军讨荆襄贼，进封侯，以平胡将军拒虏，以平虏将军拒西虏，世侯。寻以将军印讨东虏，进封公，复以将军印破大同虏，世袭。复以镇朔大将军总宣大兵，加太子太师，还总京营。凡八佩将印。

咸宁侯仇鸾以口辩数当重寄，初挂靖虏将军印镇宁夏，再以征蛮将军镇两广，三以都护前将军扈驾承天。四以征夷将军讨安南，五以平羌将军镇甘肃，六以征西前将军、太子太保镇大同，七以平虏大将军御虏，八以太傅总京营戎政挂印。

七佩将印

郤怀僖永，正德甲戌以都督佥事佩征西前将军印镇大同，乙亥以镇朔将军镇宣府，丁丑以平虏将军、左都督征吐鲁番，己卯镇三关，以征虏前将军镇辽东，丙戌再以镇朔将军

镇宣府，癸巳以都督同知充平虏将军总宣大，癸卯仍以镇朔将军镇宣府。凡八为大将七挂印。

三为大将军

洪武中，冯宋公胜初以征西将军伐西番，以征虏将军练汴、晋兵，再以征虏大将军北破虏。傅颍公友德初以征虏前将军平蜀，又以征南将军平云南，又以征虏将军北御虏。虽受脤非烦，而专征斯重，比之开平、岐阳为多。

三下南交

永乐间，淇、成二公虽元勋，然未尝专节钺，淇公征北败殁，成公征南病卒。惟张定兴辅三下安南，初以新城侯行征夷将军，执伪虞上皇黎季嫠子大虞国王苍，再以英国公行征虏副将军，执伪越上皇简定，三复以征夷将军执伪越王陈季犛，皆献俘阙下。英公望最重，功甚多，独不得挂大将印。

三下滇南

王忠毅骥初以兵部尚书兼大理寺卿总督军务，偕定西伯蒋贵以大军十五万平麓川，走其叛宣慰思任发。再以靖远伯、兵部尚书总督军务，偕定西侯蒋贵以大军十余万讨思任发之子思机发，获妻孥象马辎重而还。三复为总督，偕都督同知宫聚以大军十余万穷追思机发，于孟养破之，不能得而还。凡三下滇南。

文臣累为督帅

王忠毅骥初以尚书提督甘凉军务还部，再以尚书、总督讨朵儿只伯，三以尚书、总督军务讨麓川思任发，四以靖远伯、总督讨思机发，五仍讨思机发，六挂征蛮将军印平贵州苗，七总督南京守备。王襄敏越初以副都御史总督延绥等处军务，破红盐池虏，再以太子太保、尚书、总督大同诸边军务，破威宁海虏，三以威宁伯、总督破山东墩虏，四以太子太傅总督五军十二营兵马，五以平胡将军总兵北征，六以征西前将军镇守大同，七以靖虏副将军镇守延绥，八起家太子太保、左都御史总督陕西、甘凉、宁夏、延绥军务。

三总三边

杨文襄公一清初以左副都总制三边，再以右都起总制，平安化王难，三以致仕少傅、大学士起提督。王襄敏公越初以左副都、右都御史连岁出兵关中破西北虏，再以威宁伯、提督同保国公朱永破西北虏，三以太子太保总制陕西三边，破西虏，中间一以总兵镇延

绥。

三总漕运

陶少保琰，正德中以左副都御史总督漕运，兼巡抚凤阳等处地方，再以原职往，嘉靖初三以右都御史往。

四总河道

潘公季驯初以佥都理河道，丁忧归，再以副都任归，三以右都御史往任，以官保、尚书归，四复以右都御史任。

身封二国

徐太傅达初封信国公，进封魏国公。李太师善长初封宣国公，进封韩国公。

勋德文武

王新建守仁以书生建汗马勋，封伯赠侯，又以勋臣得谥文成，又以侯伯从祀孔子庙庭。文武勋德，为我朝冠。

文臣再知经筵

弘治初，开经筵，刘文靖健以内阁学士同知，正德初，则以少师知经筵。隆庆初，江陵公居正以内阁侍郎、大学士同知，万历初，以少师知经筵事。

文臣再监修国史

永乐修《太祖实录》，夏忠靖原吉以户部尚书监修。宣德修太宗、仁宗《实录》，夏公再以少保、太子少傅、尚书监修。

两总裁国史

宣德修太宗、仁宗《实录》，杨文贞公士奇、杨文敏公荣、杨文定公溥为总裁；正统修《宣宗实录》，复为总裁，史成始进官，文贞、文敏加少师，文定加少保。弘治修《宪宗实录》，刘文靖健以侍郎、学士总裁；正德修《孝宗实录》，文靖复以少师总裁。隆庆修《世宗实录》，今江陵公以侍郎、学士总裁；万历修《穆宗实录》，复以少师总裁。刘公首尾十九年，尤为盛事。

六主乡会文衡

王文安公英，永乐丁酉以翰林侍讲主应天试，庚子、癸卯复以侍讲俱主顺天试，永乐戊戌以侍讲、宣德庚戌以左春坊大学士、正统壬戌以礼部左侍郎兼学士，俱主会试。钱侍郎习礼，永乐丙午以翰林侍读主应天试，宣德壬子以侍读学士、正统戊午以学士，俱主应天试，宣德庚戌以侍读，己未、乙丑俱以学士，俱主会试。二公皆六典文衡，门生遍海内，而文安乡试连三科，会试隔三戌，尤为卓绝。

三主会试

曾少詹棨，永乐戊戌以侍读学士，甲辰以原官，丁未以左春坊大学士。王文端公直，宣德癸丑以少詹事，正统丙辰以原官，己未以礼侍、学士。徐文靖公溥，成化乙未以少詹事，辛丑以太常卿，弘治庚戌以大学士，俱主会试，凡三典文衡。文端连三科，文靖三为前序，而曾公复再主顺天，俱称奇绝。

两主乡会试

成化戊戌彭华以学士，甲辰以詹事，俱主会试，仍以编修主乙酉应天、侍读主戊子顺天乡试。弘治癸丑李东阳以少卿、学士，己未以大学士，俱主会试，仍以侍讲主庚子应天、侍讲学士主丙午顺天乡试。嘉靖丁未张治以吏侍，庚戌以大学士，俱主会试，仍以左中允主甲午、学士主庚子，俱应天乡试。天顺庚辰柯潜以尚宝少卿主会试，癸未以原官主会试，火发而出，仍以洗马主景泰丙子、学士主巳酉，俱顺天乡试。

两主会试

两主会试，自彭、李、张三公外，黄淮，永乐甲申以侍读，宣德癸丑以致仕少保。杨士奇永乐壬辰以左谕德，辛丑以左坊学。杨溥永乐丙戌以司经局洗马，宣德丁未以太常卿、学士。吕原天顺丁丑以通政司左参议，庚辰以学士。万安成化丙戌以学士，壬辰以礼侍、学士，刘吉成化己丑以侍读学士，戊戌以礼书、学士。吴宽成化丁未以右谕德，弘治壬戌以吏侍、学士。王鏊弘治丙辰以侍读学士，正德戊辰以少傅、大学士。梁储正德戊辰以吏书、学士，甲戌以少傅、大学士。靳贵正德辛未以吏侍、学士，丁丑以宫保、大学士。石珤正德庚辰以礼侍、学士，嘉靖癸未以吏书、学士；吕公调阳隆庆辛未以吏侍、学士，甲戌以宫保、大学士。申公时行万历丁丑以吏侍、学士，庚辰以尚书、大学士。许公国万历癸未以吏侍、学士，己丑以少傅、大学士。

三主乡试

永乐甲午，周述以编修主应天试，宣德壬子以左庶子主顺天试，乙卯仍以庶子主顺天试，又以侍讲主会试。甲午邹缉以侍讲、左中允主顺天开科试，丁酉再主顺天试，庚子主顺天试，三主皆顺天；又以己丑主会试。主会试在前，而四试皆侍讲。

十知贡举

胡忠安公濙为礼部尚书，自宣德丁未至景泰甲戌，凡十为会试、廷试知贡举官，古今罕有。

连主乡会试

乡试主考官，会试人为同考者有之，未有主试者，若祖宗朝则不论也。案：洪武辛亥，司业宋濂主京畿乡试，其年复以司业主会试。建文乙卯，高巽志以太常少卿主乡试，明年主会试。永乐乙酉，侍读学士王达主乡试，明年主会试。丁酉，侍讲王英主顺天试，明年主会试。宣德己酉，侍读钱习礼主应天试，明年主会试。戊午，翰林学士钱习礼主顺天试，明年主会试。以后则无之。若先主会试而后乡试者，则己丑邹缉又主甲午顺天，丙戌洗马杨溥又主甲午应天，辛丑侍讲周述壬子主顺天。其事尤奇。

享国长久

亲王享国之久者，吉简王见浚七十一年，代简王桂六十九年，鲁靖王肇熙六十四年，德庄王见潾、晋庄王钟铉俱六十一年，岷庄王楩六十年，渖庄王幼孳五十八年，宁献王权五十八年，周定王橚五十七年，襄宪王瞻墡、寿定王祐榕、淮康王祁铨俱五十五年，益端王祐槟五十三年，衡恭王祐桿五十二年。

勋臣久任

武臣徐中山达为将相近三十年，洪武元年至其殁时，挂征虏大将军印者复十七年。汤东瓯和、冯宋公胜为大将俱三十余年。沐定远晟以国公挂将印守云南三十年。张定兴辅，永乐元年封伯及国公，至殁四十七年，为太师二十六年。子宁阳懋，九岁袭封公，至殁六十七年，统五军及十二营共四十余年，为太师二十年。徐兴安亨自伯至侯卒五十五年。朱宣平永总十二团营兵马为首帅三十五年。谭新宁祐，天顺元年袭爵，加保傅，掌禁兵，至嘉靖四年始卒，凡六十九年。毛伏羌锐，成公五年袭爵，加宫保，至嘉靖二年卒，凡五十五年。郭翊公勋，自加太保至太师，凡三十余年，总十二团营兵亦二十余年。朱成公辅守

备南京三十四年；其孙恭靖王希忠，自太保至太师已三十年，入直亦三十年，十主琼林宴，代郊天大礼亦三十余次，古今罕有。陈瑞安韶，正统十四年袭，至弘治十七年加宫傅卒，凡五十八年；子镛以十七年袭，正德十年为蓟帅，隆庆六年加以少保掌府事，为帅五十八年，享伯爵六十九年。徐魏公俌，自袭爵至卒，再提督守备五十四年。孙鹏举自袭至卒，三提督守备五十六年。今顾镇远寰总两广，再督漕，一守备南京，一为戎政大帅，三掌府，亦逾四十年，享侯爵五十余年。张英公溶封公四十六年，其加宫保至少傅，掌府亦三十年。郑武安亨、谭永宁广、任宁远礼、周太保尚文为边将垂四十年，永宁八十始解任，宁远之解任与郑、周之卒也，亦垂八十矣。

蔡太保震以成化二年丙戌选，以嘉靖十四年乙未卒，凡七十年。赵辉在永乐十一年癸巳以千户守金川门，太宗奇其貌，以长公主配之，凡事六朝，掌都督府，主孝陵祀，至成化十二年丙申卒，凡六十四年，尚主已二十余。二公年俱近九十。时宁阳侯陈懋亦历事五朝。二公皆享高爵，穷奢极欲，姬妾百余，而皆以寿终，史俱异之，谓得于内养云。

一品考十八年

嘉靖少师严公宜嵩，一品六考十八年，又三年，凡五膺敕奖谕，荫中书舍人。隆庆少师徐公阶，一品六考满十八年，加伯爵俸，赐敕奖谕，荫子锦衣卫千户，及宴，备极恩礼。公盖四膺敕奖矣。案：李韩公自左相国太师，近三十年，是时不考满。杨文贞自少傅至少师凡十九年，九年后通不考。此外无考十八年者。

一品考十二年

正德初少师刘公健，嘉靖初少师杨公廷和，各以元辅十二年。杨加太傅，辞，赐敕奖谕及宴。隆庆末，少缙、太宰杨公溥亦考十二年，进少师，殁后加特进。万历中，少师张公居正考十二年，诏以夺情之日仍准通考，为十五年，加上柱国、太傅，支伯爵俸，给太傅四代诰命，荫子尚宝司丞。其考九年者，少师蹇公义、杨公士奇、杨公荣、万公安、刘公吉、马公文升、李公东阳、梁公储。凡内阁九人，吏部三人。

文臣久任

文臣莅任之久者，李韩公善长实掌中书省十年，为太师二十三年。蹇忠定公义在吏部，胡忠安公濙在礼部，杨文敏公荣在内阁，俱三十余年。黄忠宣公福为尚书四十年。杨文贞公士奇在内阁四十三年，中间辅东宫十八年，为首揆二十年。夏忠靖公原吉、郭忠襄公资在户部，金文靖公幼孜在内阁，俱二十五年。彭文宪公时、万文康公安、刘文靖公健及分宜，在内阁俱二十年。商文毅公辂两任，及刘文穆公吉、李文正公东阳，俱十八年。今少师、华亭徐公阶十七年。太师张公居正十六年。杨文定公溥、陈芳洲循、高文义公毅、李文达公贤、徐文靖公溥、杨文忠公廷和、梁文康公储、李少傅本，在内阁俱十余

年。王文端公直、王忠肃公翱、尹恭简公旻，在吏部俱十余年。王靖远公骥、马端肃公文升、许文简公赞，为尚书俱二十有余年。

巡抚之久，无过于于肃愍、周文襄，于十八年，周二十一年。凤翔知府扈暹，任二十五年，再以九年满，加从二品服色俸级。陕西宁州知州刘纲，任三十三年，三以九年满，亦加至从二品服色俸级。兵科给事中傅安，以洪武二十八年使西域，留滞者十二年，永乐五年始归，十四年封别失别里纳里失罕为王，见羁北虏，留滞者复九年，宣德元年始归，给敕命赐老而已。前后为给事中三十二年，留虏二十一年，白首生还，去苏卿不远也。

文臣腰玉年久

一品横玉，文臣得之，往往迟暮，以故无甚久者。余所知者，刘文靖健三十一年，严少师嵩二十七年，谢文正迁二十九年，王端毅恕二十一年，杨文贞士奇二十年，徐少师阶三十三年，吕少傅本三十四年。

直庐应制年久

世宗于西苑躬醮事，一时文武大臣后先赐直庐于无逸殿庑，俾供应青词门联表疏之类庶务，从便取裁，后先凡二十人，然多有迁革及物故者。独少师严嵩以辛丑入，至壬戌始出，凡二十年。少师徐阶以己酉入，至丁卯出，凡十九年。太师成国公朱希忠，入同严，出同徐，凡二十五年，首尾恩赐最为优渥。而严、徐后别赐居舍、银器什物，皆出尚方。

中官寿考久任

中珰之久贵，无过于萧敬者，年二十余，则已侍英宗为太监。成化中入司礼，自是数废数起，凡四秉笔，四掌印，几五十年而退休，礼数视大臣。凡为太监近七十年，九十一而后死。从孙举进士为少卿、郎中二人，锦衣复数人。其次则刘永诚，从成祖兵间，自后历西陲大镇、总京营兵，十年始辞任，入见，复勉留之。诸子封伯者一人，为指挥千户者数人，内臣至今艳称之。其次则张佐、黄锦，掌司礼兼督东厂二十余年。鲍忠前后在司礼亦三十年，年近九十而终。

中贵人历中外任

中贵人权震天下者，柄司礼则王振、刘瑾，数将大兵则曹吉祥、汪直，然皆不克终。惟张永初自春宫得幸上，累加提督三千，神机二营兼掌十二团营、乾清宫掌事兼掌御用监。提督尚衣、司设、内官三监，整容、礼仪、甜食诸房，并豹房、浣衣局、混堂司、南海子。出总督宁夏等处军务，特给金关防、金瓜、钢剑。还改司礼太监，长监事，再起掌御用，总制提督宣大延固等处军务。还总理乾清大工，再督团营兵马。从上御虏应州，为

监督机务。从上征宁庶人，为提督赞画重务。罢闲，复起掌御用，提督团营。凡一绾司礼、二绾御用绶，三督团营，再总大兵，再扈上领枢密，出许便宜行事及抚镇听制。父友科都督同知，兄泰安伯富，弟安定伯容、右都督寰，余官复十余人。贵势倾一时，而名位不衰，亦一时中人之翘楚也。

其次则内官监太监郑和，以永乐四年率师二万七千人，驾海舶赍敕谕金帛行赍西洋，琐里，暹逻等三十余国皆随使入朝，所奉献及互市采取未名之宝以巨万计。凡一破国都，再虏逆命王，一擒大盗酋，凡二十年。而首命提督南京守备，至宣德八年，复赍诏由陆路谕西番诸国。今西南夷及世所称“三宝太监”者，郑和也。西北所称“刘马太监”者，刘永诚也。

卷 五

亲王高寿

亲王寿过八十者，肃恭王贡锜八十一，沖庄王幼㸅八十六，益恭王厚炫八十二。

若过七十者，则晋庄王钟铉七十五，鲁靖王肇熚七十九，庄王阳铸七十六，代简王桂七十三，宁献王权七十一，靖王奠培七十四，岷庄王楩七十三，唐敬王宇温七十六，襄宪王瞻墡七十三，康王祐榕七十六，德庄王濬七十，衡庄王厚烑七十一。

郡王过八十者，庆成恭裕王表栾八十七，鄢陵□□王睦栒九十。余者堵阳安僖王同铓八十二，东阿端懿王泰堎八十一，内江庄懿王友墦八十二，襄坦安惠王仕坯九十一，子□王成锳九十二，吉阳恭顺王锯注八十，安化惠懿王秩烇八十八，襄陵恭惠王范址八十二，子安穆王征钤八十三，乐平定肃王冲堎八十二，唐山恭懿王勋澂八十三，郾城恭端王弥锯锯八十，富顺王厚焜、怀安王厚燎俱八十余。

见任高年文臣

旧例，文臣京职七十、方面以下六十五致仕。其过期而留任者，永乐中，仪少宗伯智满八十致仕。正统中，杨文贞士奇八十以首揆终。天顺初，胡忠安淡八十二始以大宗伯得请。王靖远骥八十二复为大司马。成化初，王忠肃翱八十四犹为太宰。正德初，马端肃文升八十一始以太宰得请。嘉靖初，谢文正迁以八十复相，明年致仕。嘉靖末，严分宜八十三始以首揆斥免。其他若秦襄毅纮总三边年七十九。黄忠定福参赞机务、黄太宰宗载，俱以七十八在任。李韩公善长以太师得罪，王端毅以太宰致仕，俱七十七。万文康以少师罢，杨文定溥以少保卒，时俱七十五；屠简肃侨以太保卒，杨文襄一清以少师罢，时年七十六；杨兴济善封伯，蹇忠定义、吴荣襄中为少师，陈少保循在首揆，王威宁越为太师，俱七十三。他不可悉数也。隆、万中起左佥都御史海瑞，年七十三，按察使丁湛七十九，

南京工部尚书孙植七十八。今见任者，姜宗伯宝七十六，杨太宰巍七十四，傅司马希挚七十一。太仆卿崔文奎初为寺丞，满九载，年七十三，例当退，自陈守城功，特升少卿，至八十三复自陈，升本寺卿，八十六始致仕。而蒯祥年八十余犹为工部左侍郎，黎澄八十为尚书。至钦天监，例不引年，又所不论也。

大臣眉寿

大臣眉寿至九十者，魏文靖骥九十八，刘文靖健九十四，王端毅恕九十三，尚书胡公拱辰、陈公雍，大理寺卿葛公浩，俱九十三。嘉靖以来广东按臣言，致仕尚书湛若水年九十，请赐存问，已之，又五年而卒。末年，喻尚书茂坚、万历初王尚书学夔，俱九十余，王以九十四。应尚书大猷以九十五卒，应公凡四遇优诏存问。南兵书郭宗皋九十，刑书钱邦彦九十一，存问加夫米。

其尚书以上至八十余者，胡忠安濙、韩司寇邦问、蒋恭靖瑶、方尚书钝，俱八十九。邹宗伯幹、殷司寇从俭、李太宰裕、张太保子麟、冯司寇岳，俱八十八。王恭靖璟、潘恭定恩，俱八十七。马端肃文升、林司马瀚、韩忠定文、章文懿懋、高襄简友玑、刘清惠麟、严分宜嵩，俱八十六。单司马安仁、杨宗伯翥、王靖远骥、孙司马原贞、王崇简宗彝、陶恭介琰、赵康敏鉴、李庄简浩、朱宗伯恩、焦泌阳芳，俱八十五。王文端直、王忠肃翱、崔司空文奎、贾文靖咏、朱恭襄希周、孙司徒应奎、何右都栋、吕少傅本，俱八十四。黄文简淮、胡宾客俨、刘宫保障、薛司马远、尹文和直、陈太保金、谢文正迁、毛文简纪、罗文庄钦顺、顾宫保应祥、张恭肃润、胡司空松、俱八十三。陆康僖瑜、尹恭简旻、李襄敏秉、闵庄靖珪、李恭襄镗、刘司寇缨、李司空善、王右都火广、王太宰崇庆，俱八十二。徐宗伯琼、侯司空瓒、洪太保钟、林司徒泮、李司徒瀚、周司寇伦、郑尚书绅、徐少师阶，俱八十一。俞司寇士悦、苗文康衷、何司马鉴、雍司徒泰、王司寇鉴之、邓司徒璋、孙司徒交、杨司徒潭、文庄靖渊、孙宗伯承恩、吴太宰鹏、黄司寇中、张太宰瀚、陆大宗伯树声，俱八十二。董宗伯份八十一。王左都廷八十五。

若三品京堂，则礼部右侍郎钱习礼八十九。户部侍郎王俨、万虞恺，副都御史朱鉴，大理卿夏时正八十八。礼部右侍郎王士嘉，右副都御史孙曰良八十七。左副都御史吴讷，刑部左侍郎曾翠，南京工部右侍郎范嵩八十六。礼部左侍郎陈璚，太常卿兼学士吴节，工部左侍郎龚辉八十五。兵部左侍郎吴宁，工部左侍郎蒯祥，右副都御史王嵩八十四。工部右侍郎潘礼，太常寺卿夏昶，顺天府尹王贤八十三。兵部左侍郎陈皋谟，礼部右侍郎赵永，右副都御史毛珵八十二。户部左侍郎韩福八十一。工部左侍郎郝璜，兵部左侍郎范钦，府尹王弼八十。今户部侍郎林应亮八十五。

正统丙辰进士古镛，天顺丁丑以大理左少卿谪戍，赦还，至正德己巳犹在，能跃马豪饮，时人谓之古进士。考登科，镛以二十四登第，至己巳又七十三年，盖得文王之岁矣。

勋臣享封爵高寿

会昌伯孙忠、宣城伯卫颖八十八。镇远侯顾成、泰宁侯陈珪、宁阳侯陈懋、会昌侯孙继宗、宣城伯卫锳八十五。成安侯郭亮亦近之。平江侯陈豫、东宁伯焦礼、永宁伯谭广、新宁伯谭祐八十二。隆平侯张信八十一。伏羌伯毛锐、遂安伯陈韶、子惠皆八十余。怀守侯孙镗八十。今英公张溶、镇远侯顾寰亦如之。

都督同知吴良，番将也，以洪武中来降有功，至成化时始卒，年九十九。苏火耳灰，乃靖难时举枪拟太宗者，为童信射马蹶被擒，释之，累战功至左军左都督，八十四犹请效用。赵清守彰德，不下，太宗释之。俾仍以都督佥事守边，年八十八卒。有子九人，长璟同时为都督，而琮、珣、瑛、玹俱世袭指挥使。李达八十八岁犹以都督守边。

高年人瑞

高皇帝诏诸耆老谒见，而崑山周寿谊居首，年一百十六岁，赐宴及钞币。天顺中召京人百四岁茹大中入见，便殿赐宴，顺天府赐冠带袭衣，命礼部尚书姚夔造其第贺之。成化中济宁人王士能，以百十六岁征，又七年终。又韩王奏群牧所千户朱政曾祖信年一百六岁而终，祖全一百二岁，父镛八十二岁见存，三代皆以千户致仕。诏信、全俱进阶宣武将军，各赐羊酒白米二石。弘治中，吾州毛弼年百岁，而孙澄状元及第，有司为盖人瑞状元坊。福建林知府春泽百岁时，有司为盖百岁坊，而子侍郎应亮年七十三，孙学宪如楚乞归侍，又四年而春泽始卒。今亮八十五。

旧德

黄文简淮以永乐甲申右庶子主考会试，后以宣德癸丑致仕少保谢恩主会试，相去三十年。谢文正迁以弘治乙卯入相，至嘉靖戊子复召，相去三十年。费文宪宏以正德辛未入相，辛巳再召，至嘉靖乙未三召，相去二十五年。可谓旧德。

丙辰两状元

吾吴朱恭靖希周，弘治丙辰状元，盛德为天下师表，虽寿止八十四，然及见嘉靖丙辰状元诸大绶而没，亦吾吴盛事也。今少师徐公以癸未第三人及第，至癸未没之，旬日而传胪，唱名不及见。

骤贵

高帝不爱官爵以收天下贤才，故有布衣或下僚径超八座者，别有纪纪之。兹录其迁转

之骤者三人于后：

大理寺右评事王隽以有过当罚，上念其年少才美，赦之，超为工部左侍郎，寻进尚书，予诰命。御史凌汉上言阃外不宜专制，召为右佥都御史，数日遂进右都御史。吏科庶吉士杨靖使还，擢户部右侍郎，数月转左，遂进尚书，历刑、礼二部、都察院左都御史，加太子宾客，最隆委寄。

洪熙，杨文贞士奇以左春坊大学士进礼部左侍郎、华盖殿大学士，再进少保、少傅、尚书。黄文简淮以右春坊大学士系狱，出为通政司通政使兼武英殿大学士，再进少保、尚书、武英殿大学士。杨荣加太常卿兼谨身殿大学士，再进太子少保，寻加工部尚书。金幼孜加户部右侍郎兼武英殿大学士，再进太子少保，寻加户部尚书。

宣德，左庶子陈山进户部右侍郎，再进户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司经局洗马张瑛进礼部左侍郎，再进礼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首尾数月内事耳。

正统，曹状元鼐以侍讲入内阁，进翰林院学士，遂进吏部左侍郎兼学士，居首揆。

景泰，商状元辂以侍读入内阁，进翰林院学士，遂进兵部左侍郎兼大坊学。

嘉靖初，主事桂文襄萼、张文忠璁，以议追崇献皇帝称旨，俱超授翰林学士。方文襄献夫以员外、霍文敏韬以主事，俱为侍讲学士。萼、璁俱进詹事府，萼为吏、礼左右侍郎、尚书，加太子太保，再加少保、太子太傅，寻兼武英殿大学士；璁为兵部左右侍郎、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加少保，再加少傅、太子太傅、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累进少师、太子太师、华盖殿大学士；献夫进少詹事、礼部左侍郎、尚书，加太子太保，改吏部，进武英殿大学士；韬进詹事，复迁礼部尚书不拜，久之始为吏部左侍郎、南礼吏尚书，召掌詹事府，加太子少保。预议者席文襄书以南兵部右侍郎进礼部尚书，加少保、太子太保。黄绾都察院经历，由南京刑部员外郎进光禄少卿、大理少卿、少詹事、南北礼部左右侍郎，遂进尚书兼学士。黄宗明以运使进光禄卿、兵礼左右侍郎。熊浃以给事中出为参议，进右佥都御史，遂为副都以至右都，后至太子太保、吏部尚书。张、桂等不五年而登大位。八年，夏文愍言以吏科都给事中议郊庙礼称旨，进侍讲学士、少詹事、礼部左侍郎、尚书，累加少傅入阁，官至少师、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其自都给事中至尚书只二年中事耳。嘉靖末，以撰玄称旨，侍讲袁炜进侍讲学士，吏、礼左右侍郎、尚书，至少傅、太子太傅、户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严讷以侍读、李春芳以修撰、董份以左中允，俱为翰林院学士，俱进太常少卿。后讷至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学士；春芳至少师、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份至礼部尚书兼学士。胡宗宪以御史御倭，进佥都御史，遂进兵部侍郎、总督，累加至少保、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左都御史。

万历十年，右赞善沈鲤超为翰林侍读学士，俄迁礼部右侍郎，改吏部转左，进礼部尚书，首尾仅二年。

成化中，汪直所厚御史戴缙迁尚宝少卿，不数月，进右佥都御史，遂为左副及右都御史，出为南京工部尚书。

正德中，刘瑾所厚文选郎中张彩超为都察院右佥都御名、吏部尚书，加太子少保。西安府知府胡汝砺迁顺天府丞、府尹、兵部左右侍郎，督理宣府兵马粮饷，以至兵部尚书。

衡州府知府刘机迁太仆少卿、太常卿、户部右侍郎，至户部尚书。朱恩由河南按察副使迁按察使、布政、副都、南京吏部侍郎，以至礼部尚书，首尾只三年。

早达

宋人《春明退朝录》有记早达者年岁，今仿之，录于后：

四岁，洪舍人钟，以善大书举，入翰林肄业。

五岁，李文正东阳，以奇童举，善大书属对，入翰林肄业。

八岁至十岁，程学士敏政、杨文襄一清俱以有司荐，举奇童。弘治中，董侍郎举奇童不中格，罢归。

九岁，张宁阳王懋袭爵英国公。

十二岁，杨少师廷和举乡试，大理寺卿朱奎、太常卿任道逊举奇童，侍东宫书。

十四岁，赵中丞时春中经魁，杨少师一清中乡举。

十五岁，蒋文定冕中解元。

十六岁，王庶子臣登进士，李少师东阳、费少师宏、何提学景明、张太师居正、刘侍读虞夔中乡试，邓宁河愈为中军先锋。

十七岁，李少师东阳举会试，太常王学士献、张宫傅孚、王郡守廷幹举进士，马工部拯、佘工部毅中举解元，沐都督昂以战功佥都督。

十八岁，王侍讲洪、陈修撰景著、王兵侍伟、杨少师一清、赵中丞时春、王参政慎中、蔡侍郎汝楠俱第进士。奇童洪舍人钟举进士，解学士缙中解元，傅吉士新德中乡魁。内陈为探花，赵中会元。王礼书弘诲中解元。

十九岁，解学士缙、范少宰理、李詹事泰、白中丞圻、杨少师廷和、何少宰孟春、陈中丞燿、蔡尚书克廉俱举进士。今王布政象坤中解元，舒编修弘志中探花，杨元祥改庶吉士，殷少保士儋经魁，吴吉士鸿功解元。

二十岁，费少师宏举状元，邹司成守益、伦司成以训俱会元，又与戴编修大宾俱及第。向右都宝、张学士益、王中丞云凤、胡司马汝砺、李司马昆、盛右都应期、李司徒如圭、何提学景明、王太宰用宾、王大司马一鹗、方少保逢时、王方伯庭诗、方伯象坤、刘詹事虞夔、吴吉士鸿功俱登第。

二十一岁，乔少保宇、项吏侍文曜、边尚书贡、顾尚书璘、方少保献夫、边左都宪成进士，徐少师阶及第，拜翰林编修，金侍郎绅、俞侍郎钦为翰林庶吉士，杨少师博、胡司徒执礼、冯方伯叔吉、张中丞九一、严太宰清、蹇观察达俱中进士，李梦阳中解元。

二十二岁，徐武宁王达为统帅，林修撰大钦状元及第。

二十三岁，施修撰磐状元及第。

二十四岁，郭太宰弼为布政司参议。

二十五岁，邓宁河王愈为行省参政。

二十七岁，徐中山王达为同知枢密院。

二十八岁，项文曜为兵部侍郎，李岐阳王文忠为行省平章，沐昭靖英为都督同知，沐定远晟封黔国公。

二十九岁，邓宁河愈为行省平章，冯宋公胜为右都督兼詹事，韩襄毅雍为佥都御史。

三十岁，徐太傅达为中书右丞，朱定襄王希忠加太保掌京营兵，项公文曜为吏部左侍郎。

三十一岁，邓宁河王愈为右御史大夫，朱东平王能封成国公。

三十二岁，李岐阳文忠封曹国公，徐太傅达为左相国，向右都宝为通政使，胡文穆广以侍读、杨文敏荣以侍讲入内阁。

三十三岁，常开平遇春为中书平章政事，解学士缙以侍读入内阁，于肃愍谦为兵部侍郎，朱成公希忠加太傅。

三十四岁，邓宁河愈封卫国公，冯宋公胜封宋国公，沐昭靖英封黔宁侯，陈节愍洽为吏部右侍郎，彭少保时以修撰入内阁，张定兴辅以征夷将军平安南。

三十五岁，解公缙为翰林院学士。

三十六岁，徐中山达为中书右丞相，封信国公，张定兴辅封英国公，铁公铉为兵部尚书，李公友直为刑部左侍郎，许公观为礼部侍中，许公廓为工部侍郎，李公实为礼部侍郎，孙公祥为副都御史，商少保辂以侍读入阁，胡司徒执礼为太仆寺卿。

三十七岁，常开平遇春为平章军国重事，封鄂国公，夏忠定原吉、吴公中为尚书，郭太宰璡为工部右侍郎，胡文穆广为学士，黄文简淮为侍读学士，在内阁。今刘公虞夔以太常少卿掌翰林院。

三十八岁，胡公子昭为刑左侍，许公思温为吏左侍，王襄敏越、胡公执礼为右副都，前刘公为詹事。

三十九岁，徐中山达为太傅，封魏国公，汤中山和为中书左丞，许公观为礼部侍中。

四十岁，蹇忠定义为吏部尚书，黄忠宣福为工部尚书，商少保辂为兵部左侍郎，在内阁，费文宪宏为礼部侍郎，申少保时行以少詹兼学士。

四十一岁，徐少师阶为礼部侍郎。

四十二岁，郭忠襄资为户部，吕公震为刑部，俱尚书。吕文懿原以学士入阁，彭文宪时以太常少卿再入阁，马端肃文升为大理寺卿，李泰、董文庄玘为詹事，费少师宏为礼部尚书，尹太傅旻、徐少师阶俱为吏特。

四十三岁，张太师居正为武英殿大学士，胡少傅濙为礼侍，郭少傅朴为吏侍，孙烜为礼侍，申少保时行为礼侍，加太子宾客。

四十四岁，吕公震为礼部尚书，赵公贞为刑部尚书，白公圭为工部尚书，张居正加少保、太子太保，林尚书燫为吏部侍郎，申公时行以太子宾客、吏部左侍郎为文渊阁大学士，王太保锡爵为詹事府詹事，今李公长春为南礼部右侍郎。

四十五岁，白恭敏圭为工部尚书，王襄敏越为右都御史，费文宪宏、方文襄献夫加太子太保，余肃敏子俊为兵部尚书，张公寀为吏部尚书，董公玘、殷公士儋为吏部侍郎，王公锡爵为礼部侍郎。

四十六岁，陈节愍洽、胡公汝砺为兵部尚书，熊公概、屠太傅滽、胡少保宗宪、杨少师博为右都御史，吕少傅本为少詹事，入阁，殷公士儋为礼部尚书。

四十七岁，谢文正迁以詹事入阁，赵公荣、张公濡俱为尚书，徐公阶为礼部尚书，杨公博为兵部尚书，加太子少保，高公燿为户部尚书，张公居正加少师、中极殿大学士，居首辅，陈公经邦、于公慎行为礼部尚书。

四十八岁，陆康僖瑜为刑部尚书，王襄敏越为左都御史，项襄毅忠、余肃敏子俊为右都御史，刘文穆吉以礼侍入阁，徐公阶、申公时行加太子太保，吕公本以内阁加礼部尚书，殷公士儋加太子太保，万少保镪为南院右都御史，谷公中虚、王公遴、汪公道昆为兵左侍，曾公省吾为工书，王公弘诲为南礼部尚书。

四十九岁，刘太保翊以吏侍、李少师东阳以礼侍俱入内阁，王少保越、白宫傅圭俱加太子少保，蔡公克廉为户部尚书，殷公士儋加少保、武英殿大学士，申公时行以少傅居首揆，王公家屏以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赵公贤为南吏部尚书，刘公一儒为南工部尚书。

五十岁，李韩公善长为左丞相，李文达贤以吏书入内阁，余肃敏子俊为兵部尚书，王文成守仁以尚书封伯，杨文忠廷和加少保，彭文宪时、姚文敏夔、倪文毅岳、夏文愍言及林公燫为尚书，桂文襄萼为吏部尚书，王襄敏越、翁襄敏万达为左都御史，杨公博与胡公宗宪俱加太子太保，郭公朴加太子少保、礼部尚书，申公时行以少师、华盖殿学居首揆。

五十一岁，徐天全有贞封武功伯，为华盖殿大学士，居首揆。

晚达

刘文介俨四十九，曾学士彦五十四，唐学士皋五十八，焦竑五十，俱登状元。鲁祭酒铎四十五登会元，王祭酒激以四十九登进士，近金司业达以五十八会元及第。惟张文忠四十七举进士，六年大拜，任师臣者十二年。钱文肃习礼以练子宁姻累，三十九始中解元，登第入翰林，历清华之务，而近八十犹为学士五品，转礼部侍郎归。湛文庄若水亦以父累故，四十会试，入翰林，至七十余始拜尚书。二公皆登上寿。丘文庄濬、张文简璧七十余始入阁。焦泌阳芳七十余始以侍郎拜太宰。王太保璟、陈简肃瓒七十余以侍郎进左都御史。杨尚书翥八十余以长史进礼部左侍郎，袁景襄宗皋近七十以长史为吏侍。周侍郎诏近八十以纪善拜少詹事。

文贞奇遇

杨文贞公士奇不由科目，以布衣荐，辅导东宫，居内阁首揆，典制草诏，定大礼。授册二；，总裁国史、主会试及京试各再，备极儒林之荣，可谓遇矣。

三元

国朝商少保辂，正统乙卯领解浙江，乙丑为会试廷试第一人，士林艳羡。商公年二十二发解，十年而成进士，四年而以修撰入阁，七年而以兵侍归，归十年而复入，入十年而以少保归，又十年乃卒，尤为奇也。

会元状元

许侍中观、吴宗伯宽、钱修撰福、伦宫谕文叙，内文叙乡试复第三人。

解元会元

黄太常子澄、施御史显、陈佥事璲、林宫谕志、洪石都英、杨司徒鼎、姚太宰夔、王少傅鏊、储吏侍瓘、汪宗伯俊、李太史廷机，内林志、杨鼎、李廷机俱廷试第二，王鏊廷试第三。

解元状元

吴学士伯宗、林侍讲环、萧修撰时中、陈少保循、柯少詹潜、彭侍讲教、谢少傅迁、李少宰旻、杨光禄惟聪，内陈循、彭教会试第二人，谢迁会试第三人。

三试魁元

乡、会试俱五名之内、廷试三名之内，除前所纪吴、王、陈、彭、谢、李六人外，花解元纶会试殿试俱第三，杨状元慎乡试第三、会试第二，陈会元澜、袁会元炜俱乡试第二、廷试第三，王会元锡爵乡试第四、廷试第二，金会元达乡廷试俱第三，靳解元贵会试廷试俱第二，谢解元丕会试第四、廷试第三，陶太史望龄乡试第二、殿试第三。

状元入内阁

永乐状元胡文穆广、陈芳洲循，宣德马侍郎愉、曹文忠鼐，正统商文毅辂、彭文宪时，成化谢文正迁、费文宪宏，弘治顾文康鼎臣，嘉靖李文定春芳及今申公时行，凡十一人。入阁而不得大学士者，马公及曹公也。官大学士而非入阁者，吴公伯宗也。入阁又为大学士而止五品者，胡公也。

状元一品

少师前费公，少傅前谢公、李公，少保前陈公、商公、彭公、顾公，成化状元、太子太傅张公昇，弘治状元、太子太傅毛公澄，嘉靖状元、少师申公时行。凡十人。

状元二品

洪武状元礼部任尚书亨泰、许侍中观，天顺南京礼部黎尚书淳、工部谢尚书一夔，成化礼部吴尚书宽、南吏部王尚书华，弘治南吏部朱尚书希周，嘉靖南礼部秦尚书鸣雷。凡八人。

状元三品

前侍郎马公、曹公及景泰状元孙太常卿贤，成化李吏侍旻，正德吕礼侍柟、杨光禄惟聪，嘉靖茅吏侍瓒，隆庆，诸吏侍大绶、丁吏侍士美、罗礼侍万化。凡十人。

榜眼入内阁

永乐苗文康衷，正弘陈庄靖文、吕文懿原，景泰徐文靖溥，万历吕少傅调阳、王太保锡爵，又潘太保晟。以上凡七人。

榜眼一品

自内阁徐公溥、吕公调阳外，天顺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徐琼，万历太子太保、礼部尚书潘晟，太子太保、大学士王公锡爵。凡五人。

榜眼二品

自苗衷、陈文二公外，永乐交阯左布政使张显宗，正统太子少保、户部尚书杨鼎，太子少保、礼部尚书周洪谟，成化南京吏部尚书杨守阯、南京吏部尚书黄珣，正德太子少保、礼部尚书白钺，礼部尚书刘春，嘉靖南兵部尚书刘龙、南礼部尚书孙陞。十一人。

榜眼三品

洪武工部侍郎张显宗，永乐礼部侍郎杜宁，成化礼部右侍郎程敏政、礼部右侍郎费阁，弘治礼部左侍郎瓒、吏部左侍郎董玘，正德礼部左侍郎蔡昂，嘉靖南兵部右侍郎王教、吏部右侍郎程文德、礼部左侍郎瞿景淳，万历吏部侍郎陶大临、南京吏部右侍郎赵志

皋。凡十二人。

探花入内阁

正统刘文安定之、岳文肃正，成化王文恪鏊，弘治靳文僖贵，嘉靖徐文贞阶、袁文荣炜，万历余少傅，有丁。凡七人。

探花一品

自王鏊、靳贵、徐阶、袁炜、余有丁五公外，嘉靖少保、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吴山。凡六人。

探花二品

正统南京礼部尚书倪谦，景泰南京吏部尚书王伟，天顺南京礼部尚书郑环，成化南京礼部尚书董越，弘治户部尚书李廷相，万历南京礼部尚书林士章。凡六人。

探花三品

内黄凤翔系榜眼

洪武右副都御史练子宁，成化詹事府詹事陆简，弘治吏部左侍郎谢丕，正德礼部右侍郎崔桐，嘉靖南太仆卿欧阳衢太常卿胡正蒙、礼侍黄凤翔。凡七人。

会元入内阁

前商公辂、岳公正、刘公定之、王公鏊，景泰彭文思华，成化梁文康储，正德张文隐治，今王太保锡爵及袁公炜。凡九人。

会元一品

前少保商公、少傅王公、少师梁公、太子太保张公、少傅袁公、太子太保王公。凡六人。

会元二品

前吴文定公、彭文思公及永乐洪右都英，正统杨户书鼎、姚吏书夔，成化章礼书懋，弘治汪礼书俊，正德霍礼书韬，嘉靖陆礼书树声。凡九人。案：会元至太宰者一人，而状元遂阙。

会元三品

洪武太常卿黄子澄，前侍郎刘文安公及成化费礼侍閤、储吏部瓘，弘治董礼侍玘，正德邵太仆锐，嘉请李太仆舜臣、瞿礼侍景淳、胡太常卿正蒙、田礼侍一儁。凡十人。

状元得谥

状元得谥者，胡文穆广、曹文忠鼐、刘文介俨、商文毅辂、彭文宪时、黎文僖淳、谢文庄一夔、罗文毅伦、张文僖昇、吴文定宽、费文宪宏、毛文简澄、朱恭靖希周、顾文康鼎臣、吕文简柟、罗文恭洪先、李文定春芳、诸文懿大绶、丁文恪士美。凡十九人。

会元得谥

会元得谥者，刘文安定之、杨庄敏鼎、姚文敏夔、岳文肃王、彭文思华、章文懿懋、王文恪鏊、梁文康储、鲁文恪铎、储文懿瓘、汪文庄俊、董文简玘、邵康僖锐、邹文庄守益、霍文敏韬、张文毅治、袁文荣炜、瞿文懿景淳，并前商公、吴公。凡十八人。

榜眼得谥

榜眼得谥者，苗文康衷、陈庄靖文、吕文懿原、周文安洪谟、徐文靖溥、黄文僖珣、白文裕钺、刘文简春、刘文安龙、王文定瓒、孙文恪陞、程文恭文德、吕文简调阳、陶文僖大临，并前刘、杨、邹、瞿。凡十九人。

探花得谥

探花得谥者，倪文僖谦、王文肃佐、董文僖越、靳文僖贵、李文定廷相、徐文贞阶、吴文端山，并前王、袁。凡九人。

武举首至通显

武举始自弘治十四年，其居首选者曰会元，如近世尹凤、王世科之类，亦俱至都督佥事。若名位之显者曰许泰，至左都督，封安边伯。安国至都督同知，赠左都督，赐谥武敏。王佐以锦衣都指挥使赠右都督。三人皆有才望，而泰不克终。

皇明奇事述

〔明〕王世贞　撰

皇明奇事述叙

余既有《异典》、《盛事》二述矣。异典者，遘之自人主者也；盛事者，遘之自天者也。盛事之遘，无非嫩已；异典之遘，嫩居十九，疵亦居一。已，乃复有遘之自天而不可言盛，遘之自人而不可言典。或人与事之巧相符者，或绝相悖者，为其稍奇而不忍遗之，别录成卷，以备虞初春明之一采，故不敢称稗史也。

卷　一

再登大位

英宗以正统己巳北狩，居塞外者一年，还称太上皇。居深宫者七年，以丁丑复辟，复称皇帝者八年。凡再即大位，再纪元，一称太上皇。崇卑显晦更递尝之，千古所无。

再立东宫

宪宗以正统己巳册为皇太子，景泰壬申降封沂王，天顺壬午复册为皇太子。凡再锡名，三膺册，一为亲王，再正青宫，近代所无。

鲁府二事

鲁荒王，太祖第十子，生一岁而王，王二十年而卒。以卒之岁生一子，曰靖玉，有贤名，在位六十四年，寿七十九。嘉靖末，郡王见在十余位，将军以下至中尉及未名者四百余位，王女亦数百人，此一奇也。荒王聪敏好学，蚤卒。高帝以其好内服丹，而谥之荒。最后端王名丽，丹书其淫虐之状闻天下，而谥之端，此亦奇也。

国封相同

三吴王：高帝初封时已与张士诚同；至洪武初，复封周定王；建文初，复封允熥。
两徐王：洪武初，赠太后父马公；建文初，封允燃。
两汉王：洪武中，肃庄王初封；永乐初，封高煦。
两赵王：洪武初，封杞，薨；永乐初，封简王。
两衡王：建文初，封允熥；成化中，封恭王。
两荣王：景泰中，德庄王初封；成化中，封庄王。
两卫王：洪武中，辽简王初封；洪熙封恭王。
两高唐王：一德府厚烶，一衡府厚煃。
两汝南王：俱周府，一削爵有燉，一子挑。
两枣阳王：一襄府初钲，一代府成钎。
两宁阳王：一衡府载塽，一正德赠张懋。
两东瓯王：一鲁府当泚，一国初赠汤和。
两宁河王：一晋府美堛，一国初赠邓愈。
两齐东王：一汉府瞻坪，一衡府厚炳。
两昌乐王：一汉府瞻垿，一衡府载堭。
两德平王：一沈府胤樨，一徽府载堣。

封爵相同

两信国公：吴元年徐达，洪武汤和。
三定远侯：洪武王弼，天顺石彪，嘉靖邓继坤。
两怀远侯：洪武曹兴，嘉靖常玄振。
两保定侯：永乐孟善，天顺梁珤。
两安平侯：永乐李远，嘉靖方锐。
两武清侯：景泰石亨，万历李伟。
两新建伯：永乐李玉，嘉靖王守仁。
两忠勤伯：洪武汪广洋，洪熙李贤。
两顺义伯：洪熙元年金顺，成化二年罗秉忠。
两安平伯：李远子安，方锐子承裕。
两惠安伯：永乐金玉，宣德张升。
两武清伯：景泰石亨，隆庆李伟。
两宁远伯：景泰任礼，万历李成梁。
两黔国公：为沐晟、吴复，一封一赠。

两颍国公：为傅友德、杨洪，一封一赠。

两凉国公：为蓝玉、吴瑾、一封一赠。

两昌国公：为张峦及峦子鹤龄，一封一赠。

赠爵相同

三泾国公：永乐陈亨，天顺陈瀛，正德周能。

两郧国公：洪武廖永安，正统张信。

两蕲国公：洪武康茂才、康铎父子各以功赠。

两蔡国公：洪武张德胜，永乐徐忠。

两滕国公：洪武顾时，永乐孟善。

两沂国公：洪武金朝兴，永乐袁容。

两漳国公：永乐王聪，正统郑亨。

两安国公：天顺孙忠，万历李伟。

两荣国公：永乐姚广孝及张玉初赠。

三高阳侯：俱洪武，李信、李志高、李继先赠，同姓尤奇。

两东海侯：俱洪武，徐公辅、陈文赠。

王公国封相同

高皇帝初建十王，如秦、晋、燕、周、楚、齐、蜀、鲁；六公，如魏、韩、宋、卫之类，皆大国，盖不欲相犯也。而其后有不能尽然者，岂势耶？抑当事者不能详考耶？

太祖初封豫即代简王，又为公俞通海赠国；封郢靖王，又为公冯国用赠国；封韩献王，又为公李善长封国；初封卫王即辽简王，又为公邓愈封国。

仁宗，封梁庄王，又为公胡显封国；滕怀王，又为公顾时赠国；卫恭王，又为公邓愈封国；赠宁国公王真，又为献王封国。

英宗，封许悼王，又为公王志赠国；赠安国公孙忠，又为惠王封国。

景帝，初封沂王即宪宗，又为公金朝兴、袁容赠国；初封荣王即德庄王，又为公张玉、姚广孝赠国。

宪宗，赠宁国公陈瀛，又为献王封国。

孝宗，赠宁国公周能，又为献王封国；封泾简王，又为公陈亨、蒋贵赠国。

世宗，初封裕王即穆宗，又为公张轨赠国；封景王，又为公李让赠国；赠颍殇王，又为公傅友德封国。

今上，初封潞王，又为公张武赠国。

王侯郡邑相同

高祖，封六安王转儿，又为侯王志邑；封江夏王孟炬，又为侯周德兴邑；封临淮王兴祖，又为侯李性邑。

太宗，封宣宁王逊灼，又为侯曹良臣邑；封昌化王仕燡，又为伯邵喜邑。

宣宗，封汤阴王祁锸，又为伯郭资赠邑；封颍川王子墟，又为侯傅友德邑。

英宗，封平乡王祁鏸，又为伯陈怀邑；封永城王载圻，又为侯薛显邑。

宪宗，封顺昌王见潾，又为伯王佐邑；封安昌王膺铺，又为伯钱承宗邑。

武宗，追封宁阳王张懋，又为侯陈懋邑。

世宗，封新宁王朘钧，又为伯潭忠邑；封新昌王盘灶，又为伯唐云邑；封庆阳王谟墊，又为伯夏儒邑；封会昌王弼栋，又为侯孙继宗邑；封德平王胤檭，又为伯李铭邑；封新昌王厚燇，又为伯唐云邑；封庆云王厚灿，又为侯周寿邑；封惠安王厚煦，又为伯金玉、张升邑。

穆宗，封保定王理坦，又为侯孟善、梁珤邑。

今上，追封定襄王朱希忠，又为伯郭登邑。

大臣姓名相同

五张信：一永乐隆平侯，一弘治彭城伯，一宣德兵部左侍郎。又洪武有状元侍读及孝子尚宝卿。

四张泰：正德二人，一以南右都为户部尚书，一为总制右都御史，俱赠太子少保；成化二人，一至都督同知为名将，一任翰林修撰为名文人。

三王真：一洪武都指挥使追封临沂侯，一永乐金乡侯追封宁国公，复有都督同知为辽东总兵。

三吴良：一洪武江阴侯，一正统都督同知，一成化都督同知。

三李敏：一洪武工部尚书，一景泰户部尚书，一成化户部尚书。

三石璞：一洪武右侍郎，一永乐由御史至按察使，一宣德由御史至景泰为太子太保、兵部尚书。

三刘璋：俱弘治，一太子少保、工部尚书，一右副都御史，一都督同知。

三王荣：俱景泰，一南京太仆卿；一太理少卿，后复姓赵，至尚书；一都督佥事。

三李瑾：一成化太子太傅、襄城侯，一正德都督佥事，一嘉靖征西前将军、都督佥事。

三李浩：一洪武刑部侍郎，一景泰南京工部右侍郎，一成化礼部尚书。

四张凤：一洪武行中书省参政，一天顺户部尚书，一正德右副都御吏，一嘉靖总督宣大偏保右都督。

三李贤：一永乐忠勤伯，一宣德丰城侯，一成化少保、大学士。

三王佐：一永乐顺昌伯，一正统户部尚书，一正德南京工部尚书。

三张瓒：成化二人，一户侍郎，一袭封惠安伯；嘉靖一人，少保、兵尚书。

四王纶：俱正德，俱有才名。其二人同岁为副都御史，一抚湖广，一抚大同；一以御史迁按察副使；一至江西右参政，名甚盛，而为宁王伪尚书，伏法。

三白玉：成化二人，一右都督，一都督佥事；正德一人，右都督。

两汪同：俱洪武，一吏部侍郎，一都督同知兴祖初名。

两郭子兴：一　高帝旧帅滁阳王，一洪武中巩昌侯。

两朱荣：一洪武，一永乐，俱都督。

两李素：一洪武御史中丞，一洪熙右副都御史。

两黄琛：一洪武驸马都尉、中都正留守，一成化南京户部右侍郎。

两吴祯：一洪武靖海侯，一成化都御史。

两赵新：一洪武山西右布政使，一景泰吏部尚书。

三刘宁：一洪武，一成化，俱都督；一嘉靖右都督。

两陈文：一洪武都督佥事、东海孝勇侯，一成化大学士，庄靖公。

两王博：俱洪武，一中书平章政事，一广东右参政。

两王平：一洪武右都御史，一永乐交阯右布政使、前右佥都。

两李泰：一洪武户部尚书，一成化詹事府詹事兼学士。

两陈清：一洪武都督封合浦侯，一弘治南京工部尚书。

两金忠：俱永乐，一兵部尚书赠少师，一太保封忠勇王。

两陈亨：俱永乐，一右都督追封泾国公，一左都督赠封成武伯。

两张兴：俱永乐靖难功臣，一都督佥事，一安乡伯。

两蒋骥：一永乐礼部侍郎，一弘治定西侯。

两陈寿：一永乐工部左侍郎赠尚书，一正德南京刑部右侍郎，以致仕进刑部尚书。俱有谥。名德亦相类。

两陈瑛：一永乐左都御史，一正德都督同知。

两吴江：一永乐总兵，一弘治总兵。

两李英：俱宣德，一达官会宁伯，一都督同知。

两陈智：一宣德荣昌伯，一正统右都御史。

两刘昭：一宣德都督，一成化太子少保、户部尚书。

两刘琏：一宣德户部左侍郎，一成化太仆寺卿。

两张本：一宣德太子宾客、兵部尚书，一弘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两程富：一宣德由教授升御史至尚书，一正统由布政司捡校升提学御史至佥事。

两顾佐：一宣德掌都察院事右都御史，一正德初户部尚书赠太子太保。

两张骏：一宣德都御史，一正德工部尚书直文渊阁。

两张昇：一正统彭城伯，一弘治太子太保、礼部尚书。

两张瑾：一正统彭城伯，一天顺太平侯。
两张辅：俱正统，一嗣封彭城伯，一太师英国公。
两宋杰：俱景泰，一西宁侯，一右副都御史。
两刘清：一景泰刑部右侍郎，一成化总兵右部督。
两王通：一景泰都督同知前成山侯，一弘治右都督。
两李锡：一景泰太子少保、通政使，一隆庆总兵官、都督同知。
两刘聚：一景泰左都督，一成化左都督、宁晋伯。
两韩福：一景泰左副都御史，一正德户部左侍郎。
两李棠：一景泰刑部左侍郎，一隆庆南京吏部右侍郎。
两杨鼎：俱景泰，一为山西左布政，一为户部侍郎后至尚书。
两赵荣：俱天顺，一忻城伯，一工部尚书。
两陆钑：俱榜眼，一天顺甲申，一正德辛巳。二科俱非正岁，而相去仅逾一甲子。
两李文：俱成化，一高阳伯，一都督同知。
两李震：俱成化，一兴宁伯，一兵部左侍郎。
两吴琮：俱成化，一袭广义伯，一袭清平伯。
两张鹏：俱成化，一太子少保、兵部尚书，一都督佥事。
两王信：：俱成化，俱都督同知。
两吴节：俱成化，一太常卿兼翰林院侍读学士，一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两马昂：一成化太子少保、户部尚书，一正德左都督。
两李和：一成化南京户部右侍郎，一嘉靖驸马都尉。
两毛伦：一成化左都督，一弘治通政司通政使。
两李本：一成化南京礼部尚书，一嘉靖少傅、大学士。
两吕本：一洪武吏部尚书，建文外大父，懿文太子妃父也；一即李本改姓。
两韩文：俱弘治，俱字贯道，一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一户部尚书。
两徐溥：俱弘治，一永康侯，一少师、大学士。
两王道：一弘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一嘉靖吏部右侍郎。
两刘忠：一弘治右副都御史，一正德少傅、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
两张海：一弘治兵部左侍郎，一正德都督同知。
两谢绶：一弘治南京礼部尚书，一正德右副都御史。
两王宪：一正德袭封靖远伯，一嘉靖太子太保、兵部尚书。
两张缙：一正德南京户部尚书，一嘉靖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两许国：一正德左都督，一万历少保、武英殿大学士。
两彭泽：俱嘉靖，一少保兵部尚书，一太常寺卿。
两陈儒：俱嘉靖，一泰宁侯，一都察院右都御史。
两胡松：俱嘉靖，一工部尚书，一吏部尚书。
两吴山：俱嘉靖，一刑部尚书，一少保、礼部尚书。

两孙应奎：俱嘉靖，一户部尚书，一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又相继为给事中，以言事贬。

两张岳：一嘉靖，一万历，俱侍郎。

两刘文：俱嘉靖，一都督同知，一宁晋伯。

两陈璋：俱嘉靖，一刑部左侍郎，一工部左侍郎掌鸿胪寺。

两刘玺：俱嘉靖，一都督佥事、山西总兵，一宣府巡抚副都御史。

两何鳌：俱嘉靖左布政使，其一至刑部尚书。

两张镐：俱嘉靖，一副都御史，一佥都御史。

两陈瓒：俱隆庆三年同时，一光禄卿，后为左都御史；一太常少卿，后为刑部左侍郎。

两陈于陛：万历十八年，一为詹事学生，一为左副都御史，班正联立。

成化间，万通奴锦衣指挥徐达，与中山王同。

英国公张辅与彭城伯张昶，同为勋戚重臣，朝夕共事，而昶名其子曰辅，与英国公同，尤不可晓。

正德中，太师镇国公朱寿者，盖上所托名也。然国初亦自有舳舻侯朱寿。

国初，会稽县知县邹鲁以政最入为大理寺丞。弘治中，御史邹鲁当迁大理寺丞，不得，恨刑部尚书何乔新荐其郎中夺之，劾乔新，谪山阴县知县。山、会，皆绍兴附郭县也。

宣德初，命工部尚书黄福册兵马副指挥黄福女为郡王妃，上好奇多戏，或有意为之也。

景泰初，翰林院修撰王振耻与太监振同名，请改为恂。

景泰末，司礼太监张永与于少保同祸，而正德中司礼太监张永诛逆有名，相去正一甲子，俱尝总督十二营。

成化间，妖人千户王臣僇于市，翰林侍讲学士王臣耻与同名，上疏请更之，不许。

正德末，江西按察副使、副总兵、都督佥事，俱张祐。按张祐为兵备时，与总兵同事有功，后一至都督同知，一至布政使，尚同事。

正德末，御马监太监张忠同监督团营军务，至嘉靖初以罪革贬，而藩邸中贵张忠亦升御马监太监，代领团营，不知者以为一人也。

金吾左卫指挥使杨善自陈：景泰间从事尚膳监，凡闻内臣密谋，必达于忠国公石亨。上自沙漠还南内，皇太后时时来省，王诚、舒良欲留锢之。臣得其谋，以达内臣刘成启，太后遂不至。诏进一官，为都指挥佥事。是时与兴济伯为两杨善，同预夺门者也。

同年一榜同姓名者，多不可纪。余所知辛丑有两张洽，俱浙江人。丁未有两林一新，俱福建人。乙丑有两陈王道，俱吾乡人，每投刺，以邑里自别。两林又同为户部主事，以至员外郎、郎中、佥事、参议、副使，俱同，其一林始卒，而一林仕至布政使。

又景泰及嘉靖初，俱有吏科给事中毛玉，俱利口言事，官俱不甚显。

成化中有两王濬，同时为监察御史。其一以掌院，威宁伯王越荐起拜右佥都御史；其

一坐累，出知山西石城县，以发落误语，累杀强盗家属多，为西厂所发，凌迟处死于市。

正德十二年，吏科论劾四川巡抚都御史马昊，兵科论劾守备都指挥亦马昊，同日报闻。

嘉靖中，刑部郎中徐学诗，兵部主事徐学诗，俱有声郎署间，后兵部改名曰学谟，贵至礼部尚书。刑部以论列大相为民，后起南通政参议，寻卒，赠大理寺右少卿。

嘉靖丁未以后，连三科有李春芳。其一状元、少师，一至知府，一至左给事中。

王三锡、王三接同名者至多，而官皆不甚显，不能逾方面，余族人有之。崑山陈王道与陈王道同举进士，年亦相若，而一止南道御史，一止工部员外郎，其官皆失于庚辰春。万历十一年中，御史有两李植封，事传远近，不能辨。

嘉靖两广总督、尚书蔡经，又副总兵、都督佥事张经成功，后蔡经复张姓，同。

余尝于古迹中见洪武有周鼎字伯器，而正统亦有周鼎字伯器，俱博雅有文名，前后几不可辨。

父子同名

古有父子同名，余尝记之矣。国朝唯刘忠武侯事尤异，忠武父名江，为成卒死，忠武仍其父名不易，累战功至左都督，佩大将军印，犹与其父同名，后封广宁伯，始更名荣，封未几而卒。

叔侄名位事体相同

潘珍与从子旦，壬戌、乙丑登第，珍以兵左侍理部事，旦以兵左侍督两广，同岁议安南忤旨归。珍戊申卒，年七十二，赠右都御史；旦己酉卒，年七十四，赠尚书。

兄弟名位事体相同

许诰、许谨，皆吏部尚书进子。以避父嫌，同日诰由给事中改翰林检讨，谨由御史改编修，后复以父累，同日外谪，诰为判官，谨为知县。寻再起，累官诰为南户部尚书，谨为户部尚书。中间诰由九列一转翰林侍读学士，谨最后自太宰为文渊阁大学士。

张禴、张祫，兄弟也，其年事科第俱相近。正德中，禴以刑部郎中，祫以刑科都给事中，俱改御史查盘。禴迁太仆少卿，遂转佥都御史，祫为大理寺丞。逆瑾败，俱为言官所劾，禴谪，祫无恙。后祫累官至右副都御史，禴亦累迁旧官以本。郎中、都给事改御史，非故事也，而禴、祫兄弟以一时得之，亦甚异矣。

吴良、吴祯，俱以老成为将多汗马劳，为高帝所重，良封江阴侯，追封江国公；祯封靖海侯，追封海国公。俱特进、光禄大夫，良上柱国，祯左柱国。中间良以指挥使入都督佥事，遂封侯，祯以侯一出领指挥使。

詹许父子

国初，詹同以翰林院承旨兼吏部尚书，绾二绶，盖侍从与六卿之长也。其子徽，以吏部尚书兼左都御史，亦绾二绶，盖六卿三法司之长也。后许进与子谦，俱为吏部尚书，复与子论俱为兵部尚书，盖盛之极而奇者也。

吴聘君父子

吴聘君与弼之父溥，俱有文学行谊。溥会试第一，廷试二甲第一，授翰林编修，历官三十余年，仅至国子司业六品，年六十八而卒。与弼居田间不仕，年六十八，召至京，即授左春坊左谕德五品。又聘君名满天下，而溥以会元高第，人不知之。如王文成守仁之父华，以状元至太宰，而人亦知有文成而不知华也。

娈生子同显

孟麟、孟凤者，初臧姓；王楠、王杨者，皆娈生。而麟至右布政使，凤至尚书，内外二品。楠至南鸿胪卿，杨至右布政使，官序略相当。又戊午举人顾合璧、联璧，其父四举胎八子，与周八士同。

二相公子科第

嘉靖甲辰，翟文懿銮居首揆，二子试中书舍人汝俭、贡士汝孝俱登第。当读卷，上疑之，为启封，则汝孝果在首甲，汝俭亦进呈，因而抑之。后给事中王交等言其弊，上大怒，勒文懿死，汝俭、汝孝俱除名。万历丁丑，江陵公首揆，次子嗣修登第。既进呈，上亦启封，特擢为第二人。庚辰，叔子懋修复登第，进吴，上复启封，特擢为第一人，而伯子敬修亦前列。所遇之不同乃尔。其后，俱削籍却同。

二死节同月日

正德江西按察副使周宪死寇难，其子死之。嘉靖江西按察副使汪一中死寇难，其妻亦死之。同以闰六月二十六日，俱赠官赐祠以节孝配享。

二陈中宫父

世宗中宫皇后陈氏父万言起诸生，封泰和伯。穆宗中宫皇后陈氏父景行起诸生，封固安伯。而后皆无子。后卒，俱赠太子太保。

山西二国戚

嘉靖壬辰第一甲第二人孔天胤，以国戚授陕西按察佥事，迁提学副使，至右布政使；丁未第二甲第一人亢思谦，改庶吉士，授编修，国戚事始觉，得迁提学副使，至右布政使。皆以不得意功名去官，皆晋人，皆有诗文名，豪饮喜客相甲乙。

正德万历三相

高少师拱《病榻遗言》谓，万历改元，谋欲去司礼太监冯保，而张少师居正为次辅，与保善。第三辅高宫保仪，言天道六十年一周。正德初，刘少师健与谢少傅迁，谋去司礼太监，而次辅李少师东阳泄之瑾，刘、谢俱不胜，罢去。盖刘与高皆河南人，李、张皆湖广人，而谢与宫保，皆浙江人也。俄高少师逐，宫保寻卒，张亦独留，异哉。

常熟二祭酒

弘治辛亥，李杰世贤以左庶子修《实录》将完，升南京国子祭酒，奏成，加俸一级。万历丁亥，赵用贤汝师以右庶子修《会典》将完，升南京国子监祭酒，奏成，加俸一级。二公皆常熟人，相去垂百年，事体无一不同者。

南北大臣之异

偶阅丁亥夏《缙绅便览》，见六部尚书，吏部为杨公巍，山东海丰人。户部为宋公纁，河南商丘人。礼部为沈公鲤，河南归德人。兵部为王公一鹗，直隶典周人。刑部为李公世达，陕西泾阳人。工部为石公星，直隶东明人。盖皆北人也。又通政司张公孟男，河南中牟人。大理寺为贾三近，山东峄县人。盖皆北人也。惟都察院左都御史吴公时来，浙江人。然二月前为辛公自修，又河南襄城人。而总督仓场左侍郎为胡公执礼，陕西永昌人。戎政尚书傅公希挚，直隶衡水人。又皆北人也。至于内阁大学士，中极殿则申公时行，直隶吴县人。建极殿许公国，直隶歙县人。武英殿王公锡爵，直隶太仓人。詹事府掌府少詹事赵公志皋，浙江兰溪人。翰林院掌院詹事兼学士徐公显卿，直隶长洲人。教习庶吉士吏侍兼学士朱公赓，浙江山阴人。礼侍兼学士张公位，江西南昌人。南院掌院谕德习公孔教，江西庐陵人。国子祭酒田公一隽，福建大田人。南国子祭酒赵公用贤，直隶常熟人。皆南人也。其南北人之异任，盖自古所无者。

两年来，南京六部尚书，兵部杨公成，吏部陆公光祖，礼部王公弘诲，工部李公辅，都察院耿公定向，刑部则世贞，通政司则余公懋学，大理卿张公楧。侍郎，吏部则赵公志皋，户部则顾公养谦，礼部则赵公用贤，兵部则王公用汲，刑部则朱公天球，亦皆南人。

卷 二

三鄂公

唐开府仪同三司、鄂国公尉迟敬德，宋少保、万寿观使、鄂国公岳飞，明太子少保、中书平章军国重事、鄂国公常遇春。三公皆封鄂，皆骁勇善战称万人敌，而勋位亦相类。常公与尉迟公俱谥忠武，岳公初谥武穆，后改谥亦忠武，又与常公俱赠王爵。

三文成

汉留侯张良谥文成，明诚意伯刘基、新建伯王守仁，亦谥广成。三公皆书生，胙茅土，其智略勋名，略相仿佛。

内阁三杨

正统初，内阁三相为杨文贞士奇，杨文敏荣，杨文定溥，号三杨。以居第为别，文贞曰西杨，文敏曰东杨，文定曰南杨。西杨以少师八十卒，东杨亦以少师七十卒，南杨以少保七十五卒。其在阁远者四十余年，最近者亦十六年。

吏部二杨

杨文襄公一清，三总制三边，长吏部，加少师、太子太师；杨襄毅公博，再总督蓟辽，一总督宣大，长吏部，亦加少师、太子太师。二公俱弱冠登第，姓望名位俱略相当。有极同者，俱擅将帅之略，而所至少战功。有极不同者，文襄至内阁首揆，寿高于襄毅一纪而无子，襄毅子多而且贵显。

嘉靖三杨

嘉靖中，前后谏臣独杨最、杨继盛、杨爵疏最直，传天下，而得祸俱惨。爵仅获终牖下，其后同赠官赐祭，爵独缺谥。

三文臣战功伯爵皆王姓

文臣封伯，虽前后十人，然以战功得者仅三人：靖远伯骥，威宁伯越，新建伯守仁耳。皆王姓，威名皆盛于诸伯，大奇大奇。

东西王

王文端直、文安英，同举进士，为翰林庶吉士，同侍读，同为坊长、少詹、礼左侍，对掌制。亦以居第为称，文端曰东王，文安曰西王。

吏部三王

吏部尚书凡三王：文端公直至少傅、太子太师，年七十八致仕，以八十四卒，赠太保；忠肃公翱至太子太保，八十四致仕，以其年卒，赠太保；端愍公恕至太子太保，七十八致仕，以九十三卒，赠太师。三公年寿名德恤典皆仿佛，又皆王姓。其后王太原琼，以七十三再入吏部，王阳城国光七十一尚为吏部，俱加太子太保，俱王姓，俱山西，而俱七十余。盖五王矣。若后二名德小劣，所谓一解不如一解。

又有奇者，文端、忠肃去王恭襄初为吏部及今阳城相去正可一甲子，而恭襄以前壬午谪戍，阳城后壬午削职。

又二王

王襄敏越，以二十六举进士，累官西北，以战功积官至兵部尚书、左都御史，封太子太傅、咸宁伯。坐奸党流徙安陆，自列还乡。以太子太保、左都、总督陕西三边军务，加少保、太子太傅，卒于位，年七十三。王恭襄琼，亦以二十六举进士，累官兵部尚书，积军功加少师、太子太师，改吏部。亦坐奸党谪戍绥德，自列还乡。以兵部尚书、右都、总督陕西三边军务，加太子太保，入为吏部，卒于位，年七十四。二公姓同，入仕之岁同，才略功名年位讥谗事事同。

又二王

正德中，王恭襄公琼为兵部尚书，王康毅公宪为左侍郎，恭襄入吏部，康毅即代之，世庙初，同解任。康毅再起，以尚书兼右都总制陕西三边军功，加太子太保，入长都察院。恭襄代之，亦以尚书兼右都，用军功加太子太保，入长吏部。康毅后复长兵部，在一时卒，俱赠少保，无不同者。

又两王司空

正统中，有王永和者，以给事中迁；王永寿者，以御史迁。先后为工部左侍郎，同署事，若兄弟。然永和死土木之难，赠本部尚书；而永寿亦于其月进本部尚书。

湖广二王彻侯

湖广蕲水王聪、孝感王忠，俱从靖难。聪为都指挥，忠为都督佥事，同日封奉天靖难推诚宣力武臣、特进、柱国，聪武城侯，忠靖安侯。永乐七年，聪为左副将军，忠为左参将，同日从淇国公北征，同日战殁于胪朐河，年皆五十余。自姓氏、乡曲、年齿、官爵封拜、阵亡月日，无不同者。

又二王封夺

永乐元年，都指挥同知王友封清远伯，六年以安南功进封侯，后以北伐不遵诏，下狱夺爵。都指挥王通以父真死事封武义伯，七年以山陵功进封侯，后以守安南擅弃地，下狱夺爵。二侯皆王姓，而进封、夺爵，事体亦同。

又二王

万历十二年十二月，礼部右侍服满王锡爵、吏部右侍郎王家屏，同日入阁，锡爵为文渊，家屏为东阁，俱大学士。

吾州四王

万历壬午、甲申间，世贞以南大理卿还里，而王礼侍锡爵给假省亲不出。余弟世懋与礼侍之弟鼎爵，俱以提学副使一自陕西、一自河南乞归。二子生同岁，同为礼部郎，同岁迁提学，又同岁请告。而余召为刑部侍郎不赴。一时颇称之为四王者，以其名位里居之相埒也。余实不敢望礼侍寻召拜相。余弟再补福建，而鼎爵服除卒。余弟转少卿，亦前卒。

吾郡二吴宗伯

吾吴郡弘治中吴公宽，以礼书、学士、东阁管诰敕，嘉靖中吴公一鹏亦如之。二公俱累官内翰，而俱不得入相，殁俱赠太子太保，俱得上谥，一文定，一文端。今吴中人俱称吴阁老。

吾郡三陈祭酒

吾郡成化陈鉴，自侍读学士转祭酒。正德陈霁，自南侍讲学士转祭酒。嘉靖陈寰，以司业转祭酒，祭酒，儒师重职，步伍八座不当止，而三公同止是官，又同陈姓，同为吾吴人，甚奇。

湖广二张

湖广嘉靖中张公璧，以太子太保、东阁大学士，张公治亦以太子太保、文渊阁大学士，在位俱逾岁加宫保，不数日而病，病未久而逝，俱赠少保，一谥文简，一谥文毅。

嘉靖四张

鄞人张邦奇为吏部左侍郎，蜀人张潮为右侍郎。邦奇以翰林院学士掌院，潮迁左侍郎兼学士，同日加太子宾客。未几，邦奇进礼部尚书，掌詹事，改南吏部；潮进尚书继之。而楚人张璧，以礼部尚书兼学士掌部，张治以学士进吏部右侍郎。四张皆光学也，而皆在一时。

华亭二张

华亭张公蓥，为南大司马参赞，加太子少保。后二年，同邑张公悦继之，亦加太子少保，卒，追赠太子太保，一谥庄懿，一谥庄简。二公年位、名德、里居相近，今有混以为一人者。

江西二罗

江西成化丙戌状元罗公伦，以言事外谪，后复官止修撰，赠左谕德，谥文毅。嘉靖己丑状无罗公洪，先亦以言事为民，止赞善，赠光禄少卿，谥文恭。相去一甲子，地同，大魁同，言事同，讲学同，从六品得谥同，赠官从五品同，尤奇绝。

内阁二刘

正统戊辰进士寿光刘翊年二十三，博野刘吉年二十二，同为庶吉士，同授编修，修史、经筵、进秩无不同者。又同主考己丑会试。翊以吏左侍兼学士，吉以礼左侍兼学士，同日入阁，同日进尚书，翊户部，吉礼部，同日加太子少保。自是加太子太保及柱国，翊为谨身殿，吉为武英殿，皆同日。最后，翊致仕，而吉留至少师首殿以卒。然同赠三公，翊得太保，吉得太师；同谥文，翊得和，吉得穆。

又三刘

刘文靖健在内阁二十年，正德元年以少师首揆致仕。四年，少傅宇由吏部入阁六日而归省，遂致仕。五年，少傅忠复入阁不满岁亦归省，遂致仕。三人在相位有久速，人亦薰



兹，但皆刘姓，而皆河南人，为异耳。

二　谭

谭姓最少，而宣德间有谭广、谭青者，一时同为左都督，俱善将骑兵，虏中人畏之，俱号“谭家马”。青子袭指挥，亦名广。

二　徐

今人但知吏徐晞之为兵部尚书，而不知徐辉之为户部尚书也。辉在高帝时，由仓部主事、郎中进侍郎、尚书。晞自兵部主事、郎中进左右侍郎，至尚书，皆不历他曹。皆起本部小吏，皆徐姓，而又皆常州人，一武进，一江阴，奇甚奇甚。

四罗功名相近

罗姓非广，而英庙之代，有罗凡四，而俱以才略任边事。汝敬，尝为庶吉士，斥充刑部吏，又斥戍交阯，未至而赦。后以侍讲改御史，超拜工部右侍郎，提督诸卫屯种。受赂事发，逮问论绞，长系，久之始出充为事官，仍旧屯种。引诏径复职，复坐诈传论斩，再赦复官，始致仕。亨信以庶吉士为给事中，谪充交阯吏，久之复为御史，超拜右佥都御史，抚宣大，累转左副都御史。皆甲辰进士。通，给事中，以言事升交阯清化州知州，以不肯弃城，还为户部员外郎，转兵部郎中。从王骥西征，坐贪淫不法，谪为广西闸官。己巳之难适至，复官，以兵部郎中超拜右副都御史，守居庸，人佐院，迁右都，提督操练。数与于谦争议，后冒迎驾功，三子俱官镇抚。卒，三公俱年七十余。绮，以御使迁大理寺丞抚辽东，谪戍召还，以中书舍人进大理寺少卿，使虏还，以刑部左侍郎镇松潘，召佐院为左副都御史，坐御史论曹、石，谪为广西参政，以怨望为民，再坐搆讦征下狱，籍其家。其姓同，官职同，任边事同，中间戍削起蹶又同。

正统三会元

正统己未，会元杨鼎以解元登第一甲第二人，壬戌会元姚夔以解元登第二甲第一人，乙丑会元商辂以解元登第一甲第一人。杨由侍讲擢户部右侍郎转左，进尚书，加太子少保致仕卒，赠太子太保，谥庄敏。姚由吏科给事中擢礼部右侍郎，转左，以吏部进礼部尚书，改吏部，加太子少保卒，赠少保，谥文敏。商由侍读进学士入内阁，擢兵部左侍郎、尚书，改户部，进文渊阁大学士，改吏部，加太子少保、谨身殿大学士，以少保致仕卒，赠太傅，谥文毅。三公连三科，皆以己巳年超拜，俱不历卿寺馆幄，而名位、科甲，商尤胜绝，又与姚俱严郡，尤为奇也。

文武二姓名

嘉靖末，有锦衣卫指挥文承武、太仓卫指挥使武尚文，承武，贵妃兄也。尚文死事，旌。古有“祖孝孙，孙荣祖”，与此皆可作对。

湖广一时之奇

国朝文臣，无至三公，而独张文忠居正加太傅至太师，进勋上柱国，辞，殁以为赠。锦衣缇帅，无至公孤者，而独陆武惠炳加太保兼少傅，保傅相兼，殁赠忠诚伯。方外杂流，无至公孤封爵者，而陶仲文至少师、少傅、少保，封恭诚伯，殁谥荣康惠肃。文臣至三公三少相兼，得四字谥，皆旷代绝典。而生时恩礼隆重，权势薰灼，亦近世所无。殁而不终，后追削官谥，尽除其子弟官，以至籍殁，无不同者。然皆楚人，张为荆州，陆为承天，陶为黄州，而首尾三十年内，尤奇。

丁丑三伯读卷

读卷，文臣事也，与貂蝉无与。而丁丑一试，内阁则武功伯徐有贞，礼部则兴济伯杨善，兵部则靖远伯王骥，皆奉天翊卫推诚宣力文臣、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大奇。

胡端敏李康惠名位

胡端敏公世宁与李康惠公承勋同举进士，同为南京刑部主事、郎中，相切磋为经济学，傍及古文经术，同时为江西属府知府招捕大盗起功名。胡公仅一转兵备副使，同时超按察使。胡言事戍，至嘉靖初，同日转都御史。胡以佥都抚四川，李以副都抚辽东。后同岁为南京尚书，胡刑部，李工部。寻以同月，胡改北刑部，李改北吏部，中途胡改都察院，李改刑部，俱加太子少保。明年，李进太子太保，改兵部尚书，提督团营。又明年，胡公改兵部尚书，亦进太子太保，致仕卒。其又明年，李公卒，赠俱少保。凡上之眷注优礼与才望声实无不同者，而其与张、桂诸贵人意合，亦同。

江西三功臣

宁王宸濠之反，按察副使胡端敏公世宁发其谋，副都御史孙忠烈公燧殉其节，副都御史王文成公守仁成其功。然皆浙人，同举于乡者也。是岁为弘治壬子，场中，若有大声云“三人做好事”，然则非偶然矣。

甲子二相

嘉靖甲子，少师华亭徐公阶居首揆，而常熟严公讷、兴化李公春芳次之，三公皆南直隶人。严、李二公同日应制撰文，同日进学士，同日加太常少卿，同日转侍郎，同日转吏、礼部尚书，同日入直，同日加太子太保，同日进内阁，又同有老父母，同于林下侍养以终。今年甲申，同岁捐馆，盖无所不同者。

二故侯

太子太保、征蛮将军成山侯王通，以擅弃交阯下狱论死，久之出为都督同知，镇山陵。总兵官、镇远侯顾兴祖，以从驾不死虏下狱，出为都督同知，镇紫荆。皆景帝初即位时事也，皆失侯而皆无他功状。成山死后始复为伯，镇远遇赦复侯。

伦氏三元

伦氏科第之盛，已具《盛典》中。谕德文叙中会元、状元，通参以谅中解元矣，而祭酒以训复以解元及第第二人。是父子合三元而赢其二也。

丙辰甲戌状元

正统丙辰状元周旋，弘治丙辰状元则朱希周。正德甲戌状元康海，万历甲戌状元则孙继皋。考景泰甲戌状元则孙贤，尤为奇绝。

丁丑状元

正德丁丑状元舒芬，字国裳，授修撰之未几，以谏南幸谪外，召复官，卒。万历丁丑状元沈懋学，字君典，授修撰之未几，以上书谏张相丁忧不合，移病归，卒。二公才气略相同，而修撰皆无满任，寿皆四十二。

输粟三元

嘉靖乙丑廷试第一人范应期，丁丑会试第一人曹大章，成化丙午顺天乡试第一人罗玘，皆以输粟入国子监者。大章廷试复第二人，而与应期宦皆不达。玘入翰林，以文行显，至大官。其后正德丙子为周光宙，嘉靖戊子为马一龙，辛卯为马从谦，庚子为沈绍庆，戊子为王衡，而皆中顺天，皆南直人。

嘉靖二真人

嘉靖中，道士邵元节，赐号真人，掌道教，至礼部尚书，赐蟒衣玉带，谥文康荣靖。道士陶仲文，亦赐号真人，掌道教，至礼部尚书，加三孤，封伯，谥荣康惠肃。寿皆八十二。而四字谥，千古所无，二人偕得之，后亦同日削夺。

大科更易

洪武丁丑，取中状元陈郯等五十一人，俱不刻《登科录》，而亲试中韩克忠等六十一人。言者谓考试官刘三吾等有私，俱下狱故也。永乐己丑，覆取会试下第者熊概、金庠等十余人，以考试官侍讲邹缉等出《孟子》、《尚书》题误故也。弘治己未，预行场中学士程敏政不得阅卷，徐经、唐寅不得取，以有论敏政鬻题故也。嘉靖甲辰进士徐汝孝、翟汝俭、彭谦、焦清等，并考试官学士江汝璧等，俱逮问除名，《登科录》削汝孝等不录，以言官论徇私故也。

甲辰二会元

成化甲辰会试第一名储巏，南直隶人，仕至户部左侍郎，改南吏部左侍郎，卒谥文懿。嘉靖甲辰会试第一名瞿景淳，亦南直隶人，仕至南吏部右侍郎，改北礼部左侍郎，卒亦谥文懿。

绍兴二首甲

嘉靖丙辰，绍兴状元诸公大绶，榜眼陶公大临同里闬，为婚姻。诸自礼部右侍郎为吏部右侍郎、翰林院侍读学士，修《实录》，经筵日讲官，以万历元年卒，赠礼部尚书。陶亦自礼侍代之，衔位赠谥无不同者，以二年卒，赠官亦同。寻，己未状元丁公，亦自礼侍代之，仅一转而卒，赠官亦同。三人后皆有谥，陶得文僖，丁得文恪，诸最后得文懿。

蒲州三孤

浦州杨公博，以少师居吏部；王公崇古，以少保居兵部；张公四维，以少傅居内阁。分秩三孤，皆密戚也。可谓盛而奇者。

全州二相

广西之全州，僻州也。蒋文定冕，以成化丁未登第，官至少傅、太子太傅、户部尚

书、谨身殿大学士，六十二致仕，卒赠少师。吕文简调阳，以嘉靖庚戌登第，官亦至少傅、太子太傅、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建极即谨身，六十三致仕，卒赠太保。二公为时相首辅，名位权力亦同，而文定之自树立复矣。

余姚二相

余姚谢文正迁，成化乙未及第，四十七以少詹、学士入阁，丙寅五十八，以少傅、太子太傅、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致仕。同邑吕公本，嘉靖壬辰进士，相去将一甲子，四十六以祭酒改少詹、学士入阁，庚申五十七，以少傅、太子太傅、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丁忧。俱为第三相者十二年，谢公八十二终，吕公今年八十二，尚元恙。

文正之初推也，凡六人，太子太保、吏部尚书耿裕居首，礼部尚书倪岳次之，右侍郎兼学士李东阳又次之，吏部左侍郎周经又次之，礼部右侍郎傅瀚又次之。文正居末，与第三人李公同用。李，长沙人也。李公本初推，亦太子太保、吏部尚书闻渊居首，南京吏部尚书张治次之。吏部左侍郎、学士徐阶又次之，南京兵部尚书韩邦奇又次之，礼部侍郎欧阳德又次之。李公居末与第二人张公同用。张，亦长沙人也。其巧符乃尔。

宁波二相

宁波旧无大拜者，自嘉靖至万历二十余年中而有两相，曰袁文荣公炜、余文敏公有丁，皆进士第三人。而余为袁所取士，则衣钵也。官皆至少傅、太子太傅、户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无一字不同。晚途皆甚速，而又皆不久，寿皆至五十八，病亦相类，皆好声酒为欢乐。

三庚戌宗伯非由翰林

永乐以后，礼部尚书如郑赐、李至刚、赵羾、吕震、胡淡、石璟、姚夔、邹幹辈，皆不必翰林。至周文安洪谟，始以翰林得之，遂为故事矣。独景泰中杨尚书宁以宣德庚戌进士，嘉靖初席尚书书以弘治庚戌进士，万历中徐尚书学谟，以嘉靖庚戌进士，皆不由翰林，而皆庚戌，皆以他部侍郎升，大奇。

四长史

景泰在郕邸时，左长史曰仪铭，右长史曰杨翥。铭至太子太保、兵部尚书掌詹事府，卒赠太师，谥忠襄。而翥先致仕，仅加衔礼部尚书而止。世宗在兴邸，左长史曰张景明，右长史曰袁宗皋。宗皋至礼部尚书、文渊殿大学士、赠太子太保，谥荣襄。而景明先卒，仅赠尚书、大学士。四史荣悴，大略相同。

二陈司马

天顺间，陈汝言以附太监吉祥、忠国公亨，明南城功，骤迁至兵部尚书。成化间，陈钺以附太监直、保国公永，冒建州功，骤迁至兵部尚书。俱有宠，招纳权赂，不逾年而败。汝言死于狱，钺为编民。汝言之宠幸威焰无礼甚于钺，其祸亦惨于钺，然其姓同，所依附及爵位出处亦同。

二马都督

天顺间，马良者，貌温严，少以幼童侍青宫，既即位，有龙阳之幸。袭父职为金吾指挥使，累战功为都指挥。南城反正，召见之，进都督佥事。平曹钦，进都督同知，赐绣蟒衣玉带。凡行幸必从，赏赉不赀。一日，上出猎南海子，早朝罢，文武群臣候送午门外，见有乘马从中门诸珰夹而出者，以为上也，最后上骑而出，益前骑者良也。良丧妇不数月而娶，鼓吹达禁中。上知之，恚曰："奴薄行，乃尔耶？"自是不复召。至成化初，坐与中官王纶有连，出广东从大帅自效。正德间，马昂者，宣府指挥也。累战功，至都督佥事，总宣府兵，有女弟已适毕指挥有娠矣，美丽善骑射，晓番语。上闻而召，嬖之甚。遂进昂右都督，一门大小，皆赐衣蟒，诸大珰皆畏之，呼为马舅。台谏皆有言，不听。一日，上过昂赐第，饮酣，欲召幸其妾，昂不可，上怒而起，昂惧，请解任，女弟亦疏。二人姓氏、官爵、恩幸、见疏，俱绝相类，然良后协赞南京守备，镇守广西、贵州，以功名终，而昂夺职死，其弟都督炅、都指挥昶、昊皆得罪。

南直隶六相相克

吾南直隶辅臣在林下者，少师徐以阶、李公春芳、太子太保严公讷，万历中少师申公时行。大拜久之，徐公薨。已，少保许公国大拜。未几李公卒，俄而严公亦卒。吾州王公锡爵复大拜，林下遂无一人，而三人者皆在阁矣。

文武互用之极

王靖远骥、王威宁越，皆以进士累官尚书、左都御史，而一挂平蛮将军印，一挂平胡及靖虏副将军印，盖不止总督而已也。李曹公文忠以左都督而兼掌国子监祭酒，王新建守仁以战功封爵而从祀孔庙，杨兴济善以布衣散曹而位左都御史、封伯，遂兼掌礼部及左军都督府。其事至奇，故特标著之。

任子官位大于所由

国朝重科目一途，任子多不得大位。独燕府左长史朱复以二品后五品终，任子濬为北

京行部尚书，二品；礼部左侍郎仪公智三品，任子铭至太子太保、兵部尚书，一品；翰林学士吕公原五品，任子悰至南京太常寺卿，三品；少詹事刘文恭公铉，任子棨至太常寺卿掌尚宝司，三品；浙江按察副使陶公成四品，任子鲁至广东右布政使，二品；南京工部右侍郎黄公孔昭，任子绾至礼部尚书兼翰林学士，二品；江西按察司副使许公逵四品，任子瑒至锦衣卫指挥使管卫事，三品；右副都御史孙公燧三品，任子堪至都督佥事，二品；堪任子钰至都督同知，一品。品秩皆过于所自，一奇也。仪铭累任翰林，又以尚书掌府，黄绾为詹事、学士，咸极清华之选，二奇也。仪赠官至特进、左柱国、太师，阶勋位秩遂冠人臣，三奇也。陶复转荫子孙至锦衣千户世袭，四奇也。

两任子改翰林给事之异

宣德中，仪侍郎智子铭，以荫为给事中，后改翰林检讨，进修撰，再进侍读。金殿学幼孜子达，以荫为检讨，后改给事中，转左、右，至兵科都给事中。其相反可谓奇矣。正德初，许侍郎进入兵部，子诰以给事中避言路，改检讨，与金达事亦相反。

三唐状元皆戊科

国朝唐姓状元仅三人，其一为侍读学士唐皋，系正德甲戌。历丙戌、戊戌而至嘉靖庚戌，为太常少卿唐汝楫。又历壬戌、甲戌而至万历丙戌，为今翰林修撰唐文献。奇甚。

一母孕两状元

晋江王怀中言长乐马某娶妾，有子铎，而妻妒不容，嫁之同邑李氏，生子骐，初曰马。后铎中永乐壬辰科状元，骐中戊戌状元。

卷 三

己卯壬午之际

文皇靖难师在己卯秋，宁庶人作难亦在己卯秋，相去正得二甲子。文皇之起，以都督三司谢宴，伏兵僇系之，宁庶人亦然。岂偶合耶？抑有所借袭也？其用李士实为太师、国公，刘养正为军师，却似有取于韩公、诚意同姓。然高皇之帝业，成于鄱阳一战，而庶人却败于其地，则大相反矣。文皇以壬午入绍，世庙以先一岁入绍，而亦以壬午改元。帝王自有真所谓妙合者，固不在彼而在此也。

两壬午风水之变

万历十年壬午秋七月丙辰朔，十三日戊辰至次日己巳，大风雨拔木，江海及湖水俱啸涌。吾州常熟、崇明、嘉定、吴江等处，漂没室庐人畜以万计。考之《实录》，嘉靖元年壬午秋七月乙巳朔，二十四日戊辰至次日己巳，大风雨江海啸涌，漂没室庐人畜亦如之。以余所见，及野史所载，是日俱有龙火之异。前壬午祸微轻而远，后壬午祸甚惨而狭，要之六十年内所无也。今人知其周一甲子耳，不知其干支正同。盖无一日之羸欠也。异哉异哉！

户口登耗之异

国家户口登耗有绝不可信者，如洪武十四年，天下承元之乱，杀戮流窜，不减隋氏之末，而户尚有一千六十五万四千三百六十二口，五千九百八十七万三千三百五。其后休养生息者二十余年，至三十五年，而户一千六十二万六千七百七十九，口五千六百三十万一千二十六。计户减二万七千五百八十三，口减三百五十七万二千二百七十九，何也？其明年为永乐元年，则户一千一百四十一万五千八百二十九，口六千六百五十九万八千三百三十七。夫是时，靖难之师，连岁不息，长、淮以北鞠为草莽，而户骤增至七十八万九千五十余，口骤增至一千二十九万七千三百十一，又何也？明年户复为九百六十八万五千二十，口复为五千九十五万四百七十，比之三十五年户却减九十四万一千七百五十九，口减五百三十五万五百五十六，又何也？九年，户九百五十三万三千六百九十二，口五千一百四十四万六千八百三十四；十年，户一千九十九万二千四百三十六，口六千五百三十七万七千六百三十，仅一年耳，而户忽增一百四十五万八千七百四十四，口增一千三百九十三万七百九十六。当是安南新入版图，其户口之数至十年始上册籍耳。然十一年户复为九百六十八万四千九百一十六，计减一百三十万七千五百二十；口复为五千九十五万二百四十四，计减一千四百四十二万七千三百八十六。又大不可晓也。自是休养生息者五十年而为天顺七年，户仅九百三十八万五千一十二，口仅五千六百三十七万二百五十，北于旧有耗而针登者，何也？然不一年，而户为九百一十万七千二百五，减二十七万七千八百七十二，口为六千四十七万九千三百三十，增四百十二万九千八十。其户口登耗之相反，又何也？成化中，户不甚悬绝，二十二年而口至六千五百四十四万二千六百八十，此盛之极也。二十三年，而仅五千二十万七千一百三十四，一年之间，而减一千五百二十三万五千五百四十六，又何也？弘治十七年，口至六千一十万五千八百三十五；十八年，户至一千二百九十七万二千九百七十四，此又盛也。不二年而为正德元年，户仅九百一十五万一千七百七十三，减三百八十二万一千二百一；口仅四千六百八十万二千五千，减一千三百三十万三千七百八十五，又何也？自是而刘六等乱中原，蓝、鄢等乱楚、蜀，江、广无处不被兵。而八年以后，口却增至六千三百三十余万，又何也？然则有司之造册，与户科、户

部之稽查，皆仅儿戏耳。

烈妇俱妾媵

国家令典，于妇人女子能殉夫死者，俱有族异。然考之《实录》，洪武七年九月，中书平章政事李思齐卒，妾郑氏自经死。十七年正月，安陆侯吴复卒，妾杨氏自经死，俱赠淑人，谥贞烈。又燕山中护卫指挥使费愚率，妾朱氏自经死，赠德人，谥贞烈，德人即恭人也。永乐二十一年正月，成安侯郭亮卒，妾韩氏自经死，赠淑人。宣德四年二月，中军左都督马聚卒，妾陈氏自经死，左军右都督冀杰卒，妾王氏自经死，俱赠淑人。三月，陕西都指挥使王俶战殁，妾时氏自经死，赠淑人，谥贞烈。八年三月，忠义右卫镇抚李寿卒，妾赵氏自经死，赠宜人。八年四月，大同左卫指挥使范安卒，妾杨氏自经死，赠恭人。九年二月，武安侯郑享卒，妾张氏自经死，赠淑人。正统六年五月，中军都督佥事胡荣卒，妾陈氏自经死，赠淑人。景泰二年九月，昌平侯杨洪卒，妾葛氏自经死，赠淑人。三年正月，丰城侯李贤卒，妾余氏自经死，赠淑人。已上凡十有三，而勋戚大臣之妻殉死者，无一二也。岂妾独厚，而妻独薄耶？意者有吕后、袁绍夫人之妒，而出于不得已也。又自宪宗而后，旌典岁有之，而未闻有勋戚之家及为妾者，又不可晓，故特纪于此。

师生同赐下谥及改谥

嘉靖六年，大学士石珗卒，上亲定谥曰文隐，取“勤学好问，违拂不成”为义也。至二十九年，大学士张治卒，上复亲定谥曰文隐，则取“勤学好问，怀情不尽”为义。盖国朝谥文隐者惟二人，皆在内阁不久，而张公又石公会试所取第一人也。以后二公皆改谥，一文介，一文毅。

夺情与册同

成化丙戌，少保大学士李公贤丁父忧，夺情，辞，不允，仅三日册贵妃万氏、贤妃柏氏，会昌侯孙继宗与公同为正使。万历丁丑，少师、大学士张公居正忧，夺情，明年册皇后王氏，英国公张溶为正使，公为副使。其事之巧符若此。

衍圣真人同坐事

成化丙戌三月癸卯，衍圣公孔弘绪坐奸淫乐妇四十余人，勒杀无辜四人，法当斩。诏以宣圣故，削爵为民，以弟弘泰代。没后，弘绪子闻韶袭爵。四月戊午，正一嗣教大真人张元吉坐僭用器物、擅易制书、强夺子女，先后杀平人四十余人，至有一家三人者，法当凌迟处死，下狱禁锢，寻杖三百，戍铁岭，而子玄庆得袭，元吉竟以母老放归。弘治戊午，阙里文庙灾，真人府亦灾。凡二氏之品秩、应朝给赐，无不同者，至祸谴亦同，何其

异也。

大学士尚书掌别部

嘉靖末，太子太保、兵部尚书杨博不理部事，而出总督宣大、蓟辽。工部尚书朱衡不理部事，而总理河漕，又无作缺。刑部尚书郑晓不理部事，而代博理兵部。隆庆中，内阁少师、大学士高拱，太子太保、大学士赵贞吉，俱不辍阁务，而掌吏部、都察院。后拱为内阁首臣，而掌吏部，故部见有少傅、尚书杨博不令掌而掌兵部，亦时事一变也。

癸丑壬戌三及第之异

嘉靖壬戌一科，首甲三人，申时行、王锡爵、余有丁，皆大拜，位师傅，已见《盛典》矣。其最不显而又最不利者，无如嘉靖之癸丑，其明年第三人温应禄举家疫死。又明年第一人陈谨被逮，谪推官，累迁至右中允，丁忧归，为乱卒所殴死。后第二人曹大章以编修废疾罢，复用胁受商人财，削职为民。二科荣辱之相反如此。按洪武丁丑廷试三人，尤为不祥。状元陈郯、刘锷，责徙昌化安置，取回为鸿胪寺司宾署丞，寻俱杀之。惟尹昌隆为礼部主事，永乐初改春坊右中允，亦不狱赐死。其复取进士内，仅状元韩克忠至按察佥事，余二人俱终本官。

福建大魁无显者

福建自开科至宣德间最多高第，以后寥寥矣，然少显贵者。状元则乙丑丁显，丁丑陈郯，丙戌林环，壬辰马铎，戊戌李骐，庚戌林震，辛未柯潜，丙戌龚用卿，癸丑陈谨，凡九人。仅柯至少詹事，龚至祭酒，四品而已。陈至右中允，余俱修撰，皆夭。而郯仅为司宾署丞，以不令终。会元则壬辰林志，乙未洪英，辛丑陈中，庚戌傅夏器，己未蔡茂春五人，惟洪至右都御史。及第者戊辰唐震，辛未张显宗，丙戌陈全，辛卯黄暘，壬辰林志，乙未李贞、陈景著，丁未谢琏，庚戌林文，癸丑赵恢，壬辰李仁杰，戊辰戴大宾，凡十二人，仅谢琏至侍郎，林文太常少卿，仁杰祭酒，张显宗曾为侍郎终交阯布政而已。无论阁部、一品，俱不可得。今己未及第林宗伯士章，始破天荒矣。

甲榜非正科

国朝科甲，以丑、辰、戌、未为正，而洪武开科之岁，进士吴伯宗等，则辛亥也。永乐壬午靖内难，明年癸未始乡试，甲申赐进士曾棨等，己丑会试中陈瑄等。上北征，辛卯赐进士萧时中等。天顺庚辰试场火，秋会试中吴钱等。甲申赐进士彭教等。正德庚辰会试中张治等。上南巡，明年新帝登极，为辛巳赐进士杨惟聪等。凡五科非正科，而两皆甲申，最后辛巳，相去亦三年。

丙戌已未无内阁冢宰

国朝诸科第往往有通无内阁冢宰者，而三丙戌为永乐，为成化，为嘉靖。又三己未为正统，为弘治，为嘉靖。凡六科。唯丙戌有冢宰屠襄惠滽一人，余皆无之。亦奇事也。

吏部尚书首推内阁不得用

张治乙卯以前，内阁大臣皆特简，不从廷推。至乙卯始廷推太子太保、吏部尚书耿裕为首，正德辛未，少保、吏部尚书杨一清为首，甲戌一清复为首，嘉靖己酉，太子太保、吏部尚书闻渊为首，万历甲申，吏部尚书杨巍为首。皆不用，而用翰林之次及后者。

天子义儿

高帝时，曹国公李文忠，西平侯沐英，大都督同知何文辉，都督佥事徐司马，元帅朱文刚、朱文逊。武宗时，永寿伯裴得，安边伯许泰，平虏伯江彬，左都督刘晖，左都督神周，右都督张洪，都督佥事李琮，其余又数十人。钱宁投刺至自称曰“皇庶子”。

三杀降之报

高庙初，徐中山达、常开平遇春破陈友谅兵于池州，生擒三千余人，遇春欲悉杀之，达不可，以闻上，上命释为兵。使者返，则遇春以其夕悉杀之矣，存者仅三百人。上不怿，放之归，然竟不以罪遇春也。文皇靖难时，破李景隆，降胡三百骑，上命释留宿卫，胡骑指挥星吉一夕尽杀之。又于沧州破南师获卒万人，皆给牒放归，会日暮，有未给者三千余人，指挥谭渊悉杀之。上维切责渊、吉，而惜其功，亦不罪也。然不旬日内，渊、吉皆战没，常公虽建开国勋，而四十遽夭，二子嗣爵皆不终。李广、虞诩之恨，岂欺我哉！

靖难二元功不利大帅

永乐从靖难者，仅封二大国，如丘淇公福，朱成公能，皆元功，然未常别将大兵也。永乐五年，成公一受脤，拜征夷将军，统十二年军兵八十余万征交阯，入境以病殁。八年，淇公一受脤，拜征虏大将军，统四将军兵十万骑征本雅失里，入境即败没。二公之不利大帅如此。

五元功皆不利

太祖开国元功，文臣太师、朝国公李善长以嫌赐死。太宗靖难元功，太子太师、淇国

公丘福北征败没，削爵，全家谪海南。景帝御虏元功，兵部尚书于谦谗僇。天顺复辟元功，武臣忠国公石亨下狱论斩，文臣大学士徐有贞下狱流金齿。世宗入继元功，大学士杨廷和夺官。遂无一利者。

四横缇帅皆不终

自锦衣卫典诏狱，领刺事官校张权者四人皆不终。永乐，纪纲为都指挥佥事，凌迟处死，族灭家籍。天顺，门达为都指挥佥事，远戍家籍。正德，朱宁为左都督，凌迟处死，族灭家籍。嘉靖，陆炳为太保、左都督，死后削夺，诸子流徙，家籍。

二黄中贵

成化中，司礼监太监黄赐以与汪直不合，出掌南京守备。正德中，司礼监太监黄伟以与刘瑾不合，出掌南京守备。二黄皆以司礼大珰出，行业老成稍为人所重然。富贵之极，南中往往互称不能别。

四张中贵

正德末，御用太监张永总督团营，御马太监张忠佐之，司礼太监张锐管监事，御马太监张雄提督东厂。四人俱藉宠有声，而权术亦相埒，时合四张。雄父亦名锐，初不欲迎养，以毋劝，召而庭挞之二十，始相哭为父子。已，积功，即日奏为右都督。

又三张中贵

万历十一年，张宏长司礼监；张诚次之，掌御用监，督南海子；张鲸又次之，兼掌东厂。时称三张。宏死，诚代长司礼，鲸次之。兼掌东厂，张朝复次之，亦三张也。

振瑾二竖

国朝中官握政本乱天下者，无甚于王振、刘瑾，其事权绝相类。振在枢笕最久，然其横恶至乙丑、丙寅以后而极，己巳屠裂土木。瑾以丙寅流毒，庚午剐于燕市，家族皆诛夷籍没。相去甲子同，瑾仅后一年耳。当振、瑾之横，英国公张辅及子嗣公懋，俱以太师勋臣班首，日与周旋，而免挫辱。

张永功名前后相埒

正德，宁夏安化、江西宁王之乱，中贵人张永一则以总督专征，一则以提督赞画扈

驾，皆兵未至而乱平，事后处置皆属之。永一则善杨文襄，一则善王文成，无损功名。归后，一则首诛逆瑾，一则与诛逆彬，先后吻合，大奇大奇。

同官相去科第悬绝

杨少保溥与曹学士鼐同相，杨建文庚辰，曹宣德癸丑，相去三十三年。陈少保循，高少保穀与商兵侍辂同相，陈、高永乐乙未，商正统乙丑，相去三十年。杨少师一清、谢少傅迁与张少保璁同相，杨成化壬辰，谢成化乙未，张乃嘉靖辛巳也，杨与张相去四十九年，谢与张相去四十六年。杨又与桂少保萼同相，相去三十九年。严少师嵩与袁少保炜同相，严弘治乙丑，袁嘉靖戊戌，相去三十三年。徐少师阶与李少傅春芳同相，徐嘉靖癸未，李丁未，相去二十四年。胡少傅淡与杨公宁同为礼部尚书，胡庚辰，杨庚戌，相去亦三十年。胡公庚辰，左侍郎姚夔以正统壬戌，相去四十二年。王太宰直以永乐甲申，左侍郎项文曜以正统乙丑，相去四十余年。桂少保萼以正德辛未，继谢少傅相去三十六年。夏少傅言以正德丁丑，继费少师宏相，宏丁未，相去三十年。

功名迟速悬绝

吉水解大绅缙，自翰林待诏，不二年而为左春坊大学士兼翰林院学士。其所取同邑刘子钦，以解元会魁高第，几五十年而自成所起，为学官终身。刑宽为状元近三十年，始得南院讲学，而曹文忠鼐为状元十年、彭文宪公为状元一年、商公为状元四年即入内阁，商又三载为兵侍、学士，而庚戌及第林文犹为修撰。戊戌庶吉士尹凤岐以侍讲剩员卒家，山阴胡瀁为刑部主事三十年不迁，张文忠孚敬、桂文襄萼俱以主事之次年拜学士，又四年至极品。迟速之不同如此。

生产右腹及肋

产不由户者，释氏以为世尊及转轮圣王之瑞，而儒者以为必无之事，而实未必然。成化十八年，凤阳宿州民张真妻王氏，孕当产，脐下右痛不可忍，凡三月而增剧，至三月一日亥时，腹畔右开裂，生一男，鼻准中有黑痣一。巡按御史周蕃上其事于朝，而祝京兆记之。尹文和直《琐缀录》又云，二十年徐州一妇初孕，肋骨下即生一瘤，渐长如核大，久之，皮亦莹薄，儿遂从此产。有司具闻，月给膳米，直往来徐州见之。此岂一事耶？然所传不同，而皆有据。嘉靖末，真定属城有妇人于右肋产一男，甚雄伟，然六岁死。而前二人至长，不闻有异。天地大矣，何所不有。

中国夷官互居

权贵妃父光禄卿永均、任顺妃父鸿胪卿添年、李昭仪父光禄少卿文、吕婕妤父光禄少

卿贵真、崔美人父鸿胪少卿得罪，皆朝鲜人也，虽贵至列卿，而尚居朝鲜。至宣德中，永均以讣闻，赐白金米布。又琉球国相程复，饶州人也。自言相其王四十年，年八十乞致仕归饶州，许之，命以国相兼左长史，赐四品诰。夷人以中国官居夷，而中国人以夷官居中国，亦异事也。

又宣德中，苏门葛剌国王弟哈剌之汉人朝，病卒，赠鸿胪少卿，赐葬。

外国人进士

洪武辛亥，高丽国人入试者三，金涛登三甲第五，其国之延安人也，授山东安丘县丞，归为其国相。景泰五年甲戌进士黎庸，交阯清威人，阮勤多翼人，勤仕至工部左侍郎。天顺四年庚辰，阮文英慈山人，何广扶宁人。成化五年己丑王京，嘉靖二年癸未陈儒，俱交阯人，儒仕至右都御史。

夷女得尚帝王

高帝聘扩廓帖木儿王氏为秦王妃，永乐中权贵妃、任顺妃、李婕妤、崔美人，皆朝鲜所贡女。

女　官

余尝于《宛委余编》记女官若国初六尚之职，旧尝取寡妇及幼女之知书者为之，然皆典内职，非文衔。建昌知府师克、武定知府商胜、东川知府胜古、乌撒知府实卜，皆洪武中土官，代其夫与父者也，后不可胜纪。

阉人妻

《水东日记》载，宣庙赐御用太监王瑾夫人二人。又正统中，镇守辽东太监王义死，命太监喜宁视其家，因掩有其货宝财物田产。义妻马氏奏之，诏以田产给其家，余悉入官。天顺初，赐故太监吴诚妻南京第宅、庄田。成化中，御马监左监丞龙闰娶故南和侯方瑛妾许氏为妻，事发，诏离异，仍命司礼监治之。

内臣嗣子

太监刘永诚以从子宁晋伯刘聚为后，官左都督，特封其高曾祖，而不及父。左司直兼编修李泰考满，上疏言："臣为伯父司礼监太监永昌子，不得封生父母，请封祖父母，以展孝思。"从之。泰与牛轮《登科录》俱注"伯父司礼太监永昌"、"左监丞玉"，而俱入翰林，泰至詹事府詹事兼侍读学士，轮至太常少卿兼侍读。

同姓同谥

文臣姓谥相同者，行部侍郎赠少傅马京，礼部右侍郎兼学士赠尚书马汝骥，同谥文简。少师赠太师张孚敬，太师赠上柱国张居正，同谥文忠。少保、大学士赠太保毛纪，太子太傅、礼部尚书赠少保毛澄，同谥文简。翰林院侍读学士赠学士张益，太子太保、礼部尚书赠太子太傅张昇，同谥文僖。太子太保、大学士赠少保张治，少师、大学士赠太师张四维，同谥文毅。礼部左侍郎兼学士赠尚书刘定之，南京兵部尚书赠太子太保刘龙，同谥文安。礼部左侍郎赠尚书王瓒，吏部右侍郎王道，同谥文定。太子少保、南京吏部尚书吴一鹏，少保、太子太保、礼部尚书、翰林院学士吴山，同谥文端。少傅、大学士赠太保刘忠，南京礼部右侍郎赠尚书刘瑞，同谥文肃。南京刑部尚书赠太子少保方良永，户部尚书赠太子少保方钝，同谥简肃。少保、太子太傅、都察院左都御史赠太傅王越，太子太保、兵部尚书赠少保王以旂，同谥襄敏。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赠右都御史邓棨，左都御史邓廷瓒，同谥襄敏。太子少保、都察院左都御史李宾，太子少保、吏部尚书赠太子太保李秉，南京兵部尚书赠太子少保李遂，同谥襄敏。太子少保、工部尚书赠太子太保王复，南京兵部尚书赠太子少保王学夔，同谥庄简。武臣姓谥同者，平阴伯朱崇，抚宁侯朱谦，俱谥武襄。漳国公王聪，右都督王效，同谥武襄。驸马都尉、富阳侯李让，太子太保、襄城伯李全礼，安昌伯钱承宗，会昌伯钱杲，同谥荣僖。清平侯赠渠国公吴成，恭顺侯赠邠国公吴克忠，同谥壮勇。

按：二毛文简一时为学士，为内阁、礼部，清德相望。二王襄敏俱长中台、节制全陕三边。二吴壮勇，俱以番将赐姓殉节，一时尤奇。

文武臣姓谥同者，南京吏部尚书赠太子太保朱希周，太师、成国公赠定襄王朱希忠，同谥恭靖。右都御史赠少保王璟，镇抚赠右都督王忠，俱谥恭靖。兴府长史赠太子少保、大学士张景明，少师、隆平侯赠郧国公张信，同谥恭僖。太子太保、户部尚书赠少保孙交，太保、会昌侯孙果，同谥荣僖。

爵谥相类

诸王及武臣侯伯之爵，有类于谥者，今附记之，不然亦以为谥也。永乐十五年安惠王又肃庄王，成化十三年襄宪王，嘉靖十九年德懿王，二十年崇善恭顺王，二十年定安怀简王，四十四年惠安宣懿王载墊。永乐十五年赠成武伯陈亨谥忠壮，宣德五年赠安顺侯薛贵谥忠壮，景泰五年赠忠勇侯蒋信谥僖顺，天顺六年赠文安侯张辖谥忠僖，成化八年赠定襄侯郭登谥忠武，十年赠靖安侯和勇谥武敏，嘉靖十四年惠安伯张伟谥靖襄，四十三年赠忠诚伯陆炳谥武惠，万历元年，赠定襄王朱希忠谥恭靖。

按：定襄、文安、靖安，犹地名；其他故称美也。惠安以下似四字谥，若陶仲文之恭诚荣康惠肃伯，则似六字谥，而和勇又以并爵名而为六字矣。

又，武定侯郭英谥威襄，武安侯郑亨谥忠毅，恭顺侯吴克忠谥忠勇，恭顺侯吴瑾谥忠壮，武靖侯赵辅谥恭肃，然易以国封公爵。

此外，如忠勤伯汪广洋、李贤，忠诚伯茹瑺，昭武伯曹钦，及忠节侯张子明、永义侯桑世杰、义惠侯刘继祖，盖直以为号，而不别谥也。汪、茹、曹皆削。

大臣名与谥类

李岐阳文忠，谥武靖。此外如大都督朱文正、伍大司马文定、张大司空文宪亦然。

人主庙号谥号相犯

庙号之相犯者，仁祖之与仁宗。谥与庙号之相犯者，睿皇帝之与睿宗。

亲王大臣犯庙谥

庙号定而臣下之谥有犯者，如：懿祖之后有周王子堃、申王祐楷、郑王佑梓、代王俊杕、德王祐榕，与太子之懿文、世子之懿庄。文臣则吕原、杨守陈，诸大绶之文懿，张鹏之懿简，周瑄、张鲁、胡拱辰、闵珪之庄懿，陈俊、徐贯、林庭棉之康懿。成祖之后，有唐王弥锜、蜀王让栩，文臣则王守仁之文成。宣宗之后有秦王怀墡，文臣则黄福、刘大夏之忠宣。宪宗之后有渖王胤栘、淮王厚烹，文臣则宋濂、费宏之文宪。圣谥定而臣下之谥有犯者，如：昭皇帝之后有秦王秉樸、蜀王宾瀚、韩王旭桭、代王充爟、肃王缙炯、益王载增，文臣则江澜之为文昭。敬皇帝之后有伊王讦淳、唐王宇温。毅皇帝之后有傅珪、罗伦、黄孔昭、张治之文毅，李桂之毅勇，刘玉之端毅，许进、潘鉴、王邦瑞、彭泽、杨博之襄毅，王宪之康毅。肃皇帝之后有刘瑞、赵贞吉之文肃，林俊之贞肃，顾佐、梁材、葛守礼之端肃，潘璜、方钝、方良永、陈瓒之简肃。庄皇帝之后有衡王厚烋，文臣则马自强之文庄，王学夔之庄简。了不以为嫌也。若文皇帝之为“文”，武皇帝之为“武”与郡王妃主之谥之犯者，又不可胜纪矣。

卷 四

大臣更名

宋公冯胜，初名国胜，次更为宗异，最后名胜。西平侯沐英，初名文英。豫章侯胡美，初名廷瑞。卫国公邓愈，初名友德。东胜侯汪兴祖，初名同。魏国公徐辉祖，初名允恭。至孙国公显宗，初名长子。翰林待制王祎，初名伟，又名炜。御史大夫陈宁，初名

亮。中书左丞杨宪，初名晔。都督汪兴祖，初名同。刘学士三吾，初名昆孙。驸马黄琛，初名宝。蹇忠定义，初名璐。齐大司马泰，初名德。胡文穆广，以及第改名靖，后复名广。杨文敏荣，初名子荣。刘忠武荣，初名江。王毅愍文，初名强。李状元骐，初名马。王祭酒恂，初名振。徐武功有贞，初名珵。姚少师广孝，初名道衍。沐黔国公斌，初名俨。王尚书继，初名维。毛南宁伯胜，初名福寿。会昌侯孙铭，初名镇。刘尚书中敷，初名中孚。胡方伯德盛，初名德胜。赵副都御史载，初名君琰。罗侍郎玘，初名纪。方文襄献夫，初名献科。张文忠孚敬，初名璁。汪宗伯镗，初名镗孙。徐宗伯学谟，初名学诗。以字行者：吴殿学名祐，以字伯宗行。刘学士名昆孙，以字三吾行。黄太常名湜，以字子澄行。练御史大夫名安，以字子宁行。李尚书名铜，以字至刚行。杨文贞名寓，以字士奇行。金文靖名善，以字幼孜行。王宾客名璲，以字汝玉行。罗侍郎名简，以字汝敬行。李祭酒名懋，以字时勉行。王安简名伦，以字宗彝行。吴征君梦祥，以字与弼行。吾乡文待诏名璧，以字征明行。

大臣复姓

大臣复姓者：曹国公李文忠，西平侯沐英，平章何文辉，都督徐司马，初俱国姓。东胜侯汪兴祖，初张姓。都督佥事谢彦，初孙姓。右都督宁正，初常姓。礼部侍中黄观，初许姓。左御史大夫景清，初耿姓。右都御史熊概，初胡姓。右副都御史陈泰，初曹姓。太常卿夏昶，初朱姓。工部尚书赵荣，初王姓。太常少卿陆钑，初吴姓。马宗勉，初周姓。南户部尚书潘蕃，初锺姓，副都御史丘霈，初周姓。尚书孟凤、左布政使孟麟，初臧姓。右都御史邹昊，初马姓。兵部尚书张经，初祭姓。礼部左侍郎黄宗明，初薛姓。兵部左侍郎孙祜，初葛姓。少傅、大学士吕本，初李姓。礼部尚书陆树声，初林姓。侍讲邢一凤，初林姓。参政马顾泽，初顾姓。郎中王周绍，初周姓。少师、大学士申时行，初徐姓。至于章恭毅纶、魏恭简校，则身没而其子孙始复为吴为李也。若夷虏之赐姓名及正德中赐国姓，于《异典》记之矣，兹不复赘。

怀恩本姓马，刘瑾本姓谈，中贵之至贤至恶者也。陶仲文本姓潘。

冒国姓者

大臣而冒国姓者，自国初改姓外，如左都督朱宁，初姓钱。右都督朱安，初亦姓钱。平虏伯朱彬，初姓江。安边伯朱泰，初姓许。永寿伯朱德，初姓裴，名得，一曰皮得。左都督朱晖，初姓刘。左都督朱周，初姓神。右都督朱洪，初姓张。都督佥事朱琮，初姓李。

姓名非故

诸姓名皆赐者，降虏也。忠勤伯李贤，初名丑驴。同安侯火真，初名火里火真。恭顺

伯吴允诚，初名把都帖木儿。忠勇王金忠，初名也先土干。顺义伯罗秉忠，初名阿鲁哥失里。安顺侯薛贵，初名脱火赤。清平侯吴成，初名买驴。忠勇伯蒋信，初名把台子。嗣伯蒋善，初名也儿李思。恭顺侯吴克忠。初名也都帖木儿。

明缙绅奇姓

古今奇姓，余尝于《宛委余编》略载之而不能详，今于凌氏所记，拾本朝之可知者，更志一二，以俟增订。

东：华州人按察副使思忠，吏部员外思诚，给事中思恭，御史郊。

殽：郧县人府同知象闰，南海人都御史诏。

鄤：漳州人御史某。

终：城固人鸿胪主簿，其功。

戎：嘉州人知县府，宁波人知州国振。

丛：文登人尚书兰，南昌人按察使贞吉。“弓”：江浦人御史元同，长安人博士恕。“清”：交阯人邵武令蠡。“红”：阳曲人郧西丞尚朱。“通”：青州人州判官仁本。“鸿”：乐安人乐昌丞佑。“忠”：北流人郎中简。“隆”：利津人御史英。“崇”：怀远人都指挥使某。

彤仝：锦衣百户寅。“冲”：香山丞循吏敬。“佟”：辽东人吏部郎中珍，都督登，清水人钦天博士子重。“从”：安陆州人知府龙，繁昌人指挥贞。“容”：怀宁人进士若玉，香山人孝子师嫗。“松”：六合人府经历庸，临桂人通判以弘。“鄘”：石楼人府照磨琼。“冬”：泗水人训导青。“农”：涞水人知县猷。“恭”：汝州人都御史昭。“邛”：兰阳人府同知林。“重”：石州人举人省双，陕西人佥事凤鸣。“逢”：丹棱人指挥荣。“陁”：阜平人都司经历垣。“隋”：山东人按察司使赟。“随”：山西人副使府。“祈”：山后人千户璧。“訾”：诸城人光禄署丞宜，山西人进士绶。“池”：涿州人进士龙，同安人都御史浴德。“迟”：临朐人兵部左侍郎凤翔，福山人太仆寺丞适。“夔”：合肥人雩都令信。“司”：山西人进士迪，内黄人太仆丞恩。“麋”：和顺人卫经历立道。“仪”：高密人侍郎智，尚书铭。“危”：金谿人学士素，右司郎中止，邵武人御史行。“眭”：睢宁人给事中竑，丹徒人进士烨。“岐”：解州人解御史亨，给事中政。“斯”：垣曲人通判干，凤阳人指挥泰。“弥”：给事中坚，袁州人陕。“眉”：怀河人评事旭。“邵”：通州举人赞，举人宣。“丕”：句容人训导承文。“綮”：慈利人知县冲，大冶知县祯。“移”：迁安人府照磨善。“睢”：龙溪人中书参政稼。

卑：乐城人训导铭。“夷”：静宁人指挥福。“之”：保昌人教谕辅。“其”：昌平人县丞福，郑州人知县秉。“规”：夏邑人教授恂。“驰”：仁寿举人九垓。“慈”：仁寿人训志止。“亓”：河南人按察副使某。“奇”：宣宁举人景中。“彨”：归州人判官纯。“熙”：河南人仪制郎中光宣，大足人吏目厚。“蕲”：襄阳人市舶提举航。“毗”：肤施举人宠。

尸：肤施人推官聪。“尼”：益教人都谕养德。“葵”：涿州人顺庆府同知玉。“縻”：上元人训导焕。“资”：来阳人知县颐。“思”：东昌人建安丞志道。“怡”：耀州人训导居敬。“衡”：江西人建阳丞通。“縻”：繁峙举人子实。“谁”：南部人府照磨龙。“匙”：蒲州人判

官广，蓬莱人都指挥北钥。“衣”：栖霞人卫经历勉仁。“飞”：坡固人户部郎中瀑庐，南城令坦。

于：长乐人英山侯显，岷州人都御史敖。“胥”：龙阳人布政司参议必畛。“遽”：贵溪人永安令廷臣。“初”：潜江人参政杲。“茹”：长沙人忠诚伯璠，户部尚书泰。“素”：无锡人百四岁文中。“疏”：洧川人死马监正勤。“椁”：和曲人训导本直。“阊”：陕西人布政使钲，提学副使洁，四川人都御史东。“渠”：滕县人训科仲宁。“如”：司宾署丞学礼。“璩”：泾县人知州新源，大浦人户部主事镇海。“书”：郁林人主簿永琇。

余：博平人吏目惟兴。“誉”：和顺人濮州判官哲。“絮”：井泾人郧县丞乐。“巫”：合肥人都督同知凯，广德人御史继咸。“吾”：开化人礼部侍郎绅。“区”：南海人参政越。“呼”：绥德人参政廷信，户部主事为卿，太原人参将良明。“涂”：江西人御史中丞节，布政使观。“须”：德州人御史澜，武进人佥事用宾。“殳”：长兴人知漳州府文通。

鄣：韶州人德兴令皋，安仁人参政颛。“毋”：剑州人太仆卿祥，蓬州人御史恩，大理评事德纯。“扶”：安化人宣化令让。“狐”：阳曲人中书舍人忠。

塗：高安人主事子源，靖安人主事斗镇，进士镗、文祥，汉州人副都御史泽民。“无”：阳曲人淳化县丞能。“芜”：平山人大使恕。“邾”：河东人渭南令安。“莆”：枝江人零都令森。“湖”：连州人谅江照磨澄。

臾：归信人海丰丞信。“孤”：濮州人德化丞启，犍为人松，敷溪令季。“奴”：高邮人都指挥管。“西”：金山卫守备宁。“邽”：陕西人训导仲德。“犀”：获鹿人主簿希古。“梨”：宜黄人训导公弁。“稽”：昆山人滦州守照。“鸡”：迁安人苑马监正济时。“霓”：福山人零都令济怀，日照人鸿胪序班进忠。“淮”：临汾人通州同知锡，绛州人太平推官天相。“槐”：福清人都指挥寅。“枚”：吴县人，主事伦，孝子应发。

菜：四川教谕从善。

台：泰安训导谦献。“开”：洛阳人刑部尚书济。“台”：当涂人长阳令鼎。“郜”：江宁人御史清，当涂人太常丞博。

咱：光州人教谕左。“才”：迁安人工部尚书宽。“哀”：万安人推官贤，又为按察使贞吉初姓。“回”：巢县人知府谦知。“郇”：沭阳人进士旃。

莘：归安人进贤令野。“伦”：南海人左论德文叙，通参以谅，祭酒以训，顺德人进士文。“银”：故城人知州嵩，太原人主事镜。“神”：陕西人泾阳伯英，博罗人知县受因。“新”：闽县人教谕度淳，合州人成安令忠厚。“春”：垣曲人迁安丞生物，武昌人金溪丞仲和。“宾”：苍梧人广东提举继。“本”：庆德人永州推官礼。“人”：开州人百户杰。“缙”：固始人都指挥桓。“尘”：莘县人教谕洪，经历昂霄。

雲：山东人参政冒。“云”：东平人三河丞复诚。“君”：西平人漳州知府助。“勤”：曹县人进士玺。“薰”：建宁卫千户成。“懃”：浏阳人梧州府同知进。“斤”：南海贡士其明。“忻”：博罗人教论恭逊。“辕”：和顺人司仪署丞朴。“垣”：阳朔人户部照磨广。“询”：雩都人进士芳。“敦”：滁州人保定推官铎。“贲”：定远人千户隆。“论”：同州人长沙经历中立。“门”：秦州人礼部尚书克新，锦衣都指挥达。“尊”：繁峙人太湖丞德。“恩”：潍县人

司仪署丞光。“轩”：河曲人左都御史辄。“藩”：保宁人清远令俊。“官”：长汀人汝山令谦。“端”：当涂人御史宏，都御史廷赦。“宽”：汉阳人进士彻。“乾”：洧川人钦天监春官正。“兰”：襄阳人应天尹以权，达州人参政兴祖。“寒”：伏羌人教谕丹，宁乡人武陵令凤翔，雷州人武陵令桂芳。“盘”：郃阳人武进丞铭。“冠”：日照人安塞丞端。“欢”：开封人丰城丞慨。“完”：遵化人归善丞遇，兴化人指挥国仁。“奸”：山后人开平千户阑。“权”：徐州人文华殿大学士谨，朝鲜人光禄卿永均。“泉”：永城人平山主簿应醴。“然”：蔚州人卫经历昌延，大与人户部侍郎祥，韩城人御史茂，给事中瑁。“坚”：秦州人博平令晟。“弦”：枝江人主簿尚强。“肩”：太和人贡士固。“贤”：平凉人坝大使瑄。“年”：怀远人户部尚书富。“鄢”：丰城人刑部右侍郎懋卿。“玄”：迁安人知县端。“芊”：掖县人安阳丞震。“千”：茂名人宜山典史万。“仙”：河州人合江令名。“旃”：赵州人教谕英。“骞”：武阳人绍兴府同知弘。“旋”：江都人贡士善。“骅”：大名人户部主事恭。“桥”：曲沃人县丞宗义。“尧”：安居人太仆丞卿，浏阳人参议绍。“招”：广宁人融县令子莘，广东人苏州府通判盂贤。“摇”：南平人句容教谕昌。“聊”：南昌令让。“超”：宜黄人卫经历令华。“寥”：郧西人永春丞贵。“瓢”：太和人长阳典史某。“么”：汤阴人通州训导谦，定州人无锡丞稍，安定人知州腾汉。“朝”：曹州人永丰丞泰言。“巢”：新昌人御史筠。“钞”：彰德人知府介。

皋：清河人教谕玉。

蒿：滕县人进士宾。“操”：浮梁人御史安，又御史钦，给事中守经。“漕”：凤翔举人士奇。“豪”：颍川人宜都令英。“戈”：梁县人都督预，景州人南京刑部尚书瑄，又京师人运使九章、知府九畴。“过”：山后人右都督兴，平湖人进士璘，无锡人进士鹤。“阿”：山西人进士其。“麟”：和川人知县贤。“河”：泾州人襄阳知府源。“娥”：福清人知县乔。“轲”：简州卫千户兴。“那”：宜宾举人尚纲，又举人正俅。

庹：磁州人南阳卫指挥五常，磁州人佗，容县进士盛，苍梧知州超。“吗”：公安人巴县令文光，沂州人崇安丞崇。“扬”：处州人举人宾，东明举人光休。“茬”：扬州举人辉。“仓”：遵化人训导纪。“相”：上元人知府迪，博平人参政枢，光阳光人吏科都给事中懋。“长”：滑县人指挥略。“荚”：永福举人清。“将”：如皋人邯郸丞翔。“坊”：徐州人休宁丞蒙。“芒”：临川人教授文镇。“防”：宁县举人盛。“征”：祥符人都指挥使义，三山人工部员外郎显。“营”：祁州人知真州世宝。“英”：祁州人知县继善。“卿”：昆明人通判寿，公安人进士文端。“衡”：西平人知南安府岳，宝应人工部主事宇生，蓬莱人桐乡令用和。“刑”：束鹿人晋府长史哲，合水人长汀令惟一。“经”：广西人参议彦寀。“星”：沅江人叙州府推官奎。“灵”：阳谷人嵊县令芳。“零”：横州人博白令畅。“宁”：行唐人训导全行。“青”：大宁人典史文盛，陈州卫指挥若水。“陵”：高邮人涪州同知茂，宣化人通道令藤，吴川人同安丞文泽。“崩”：潜山人固始丞愈坚，泰和人伏羌典史可立。“弘”：临川人太平令启。“冰”：繁昌人千户如鉴，天台人郴州守伯杰。“由”：杞县人主事礼门。“缑”：西华人曹州判官贤。“攸”：安平人御史承秋，颍上人按察佥事茂。“油”：陵川人谅江守凤，开州人平凉通判恭。“瓯”：贵溪人兴化丞庚。“镏”：南昌诗人绩。“彪”：攸县人新宁令堂。

“浮”：永州人抚州照磨简。“句”：伏羌人都指挥玺。“琴”：资县人葭州守惟和。“临”：石阡人平凉通判见城。“参”：平定州人连江令安。“镡”：唐县人太平守鉴。“寻”：按察使适。“钦”：吴县人知府拱极。“壬”：远安人杜宁令士亨，莘县人留守经历佐。“郯”：蔚州人建平丞微。“三”：应州人祁门丞庸道。“澹”：朝阳人长阳令某。“淡”：广西人汀州推官瑞。“潜”：高安人御史溟，上高人湖州府同知儒。“粘”：宜黄人东乡令宣，晋江人御史灿。“占”：桐伯人县丞恩。“添”：沙县人增城令礼。“毡”：定阳人参议成文。“佥”：汝阳人教谕阳。“咸”：莱阳人进士怀良。“汜”：桂林久教谕勇，瑞州千户金，邵武千户英。“拱”：和顺人进士北，临桂人参议廷臣。“奉”：兰阳人知县科。“弭”：唐县人溧水丞宦。“底”：考城人右都御史蕴。“是”：江阴人大使祐。“市”：井陉人龙虎卫经历朝。“喜”：山后人都督信。“理”：固安人教谕剧，广西人龙溪令英。“水”：鄞县人邵武令甦民，进士桓，吴江人知州之文。“姒”：陕县人米脂令庸道，山西人襄阳府通判昂。

侣：郓城人户部尚书锺。“仕”：昌黎人阳信主簿凤起，达州人举人镗。“耳”：巴县人醴陵令桓。“紫”：陕西人指挥承舜。“启”：达川人零都训导韦。“尔”：宝坻人青州照磨名。“斐”：丹稜人御史俊，乐安人佥事旻。“辰”：解州人御史昭。“尾”：曹县人临城主簿礼。“古”：陈州人户部尚书朴，山西人大理少卿镛，今梁山人按察副使之贤。“堵”：山阴人参政昇。“辅”：崇德人夔州府推官成，长清人清平卫指挥德。“虎”：麟游人鄂嘉令臣。“五”：通海人宜城令淮。“午”：费州人举人明臣。“迮”：高邮人文登丞春。“仵”：泰和人学士凤，蒲圻人主事瑜。“土”：山西人进士进良。“普”：汉阳人佥事仲贤，垣曲人副使晖。“甫”：黔阳人弋阳令经，六合人永丰令辙。“羽”：电白举人关福。“禹”：临洮人仁寿令禋。“宇”：涞阳人大名通判宾。“主”：益都人主事问礼。“愈”：曲江人兴国丞德勤。“褚”：睢宁人主簿山。“俎”：磁州人员外郎琚，庆都人五台令有用。“邸”：高阳人死马监正善，又山西人经魁。“第”：昌黎人杭州通判泉。“玺”：汤谷人卫经历书。“洗”：广东人庶吉士尚文。“且”：观城人潞州判官简。“买”：河内举人源。“哈”：长葛人御史新民，其子给事中民安，回夷指挥铭。“隗”：清江人进士邦衡。“海”：广东人户部尚书渊，电白人御史澄，琼山人都御史瑞。“宰”：保安人四川都指挥正。“采”：凤阳人海宁卫指挥凤翔。“谒”：顺元宣慰使翠，泌阳人邯郸令都。“揣”：泌阳举人本。

阎：武进人上高县丞立道。“恽”：武进人副使巍，郎中釜，参议绍芳，青神人锦衣卫经历彩。“宛”：望江人运使嘉祥。“苑”：宝庆人郎中圆。

蹇：眉州人孝子衡。

曩：宜都人吉安府经历仪。“罕”：广州右卫举人言命，又举人高远，遂平人刑部员外郎志。“烜”：青海人长寿主簿霄。“散”：襄阳人江阴丞惟总。“简”：白山人知县昱。“产”：瑞昌人主事麟。“蹇”：巴县人少师义，广西右布政贤，今按察使理。“典”：宛平人陵川令英。

单：定远人兵部尚书安仁。“展”：岐山人御史毓，京卫人进士敏。“善”：大治人怀庆府同知养。“鄯”：六安人临淮训导福。“矫”：山东人苏州知府顺。“绍”：广安举人暘。“表”：番禺人教谕贡。“兆”：华亭人蓬莱丞元亨。“晓”：醴陵人垫江丞枝。“岛”：垣曲举

人璞。“茆”：山东人佥事承庆，溧阳人大理寺卿钦。“老”：徐闻举人兆祥。“保”：通州人曲江令瞀。“葆”：巢县人高淳训导光先。“宝”：广东人攸县丞敬。“早”：云川人交阯府同知礼。“道”：河间人番禺令同。“浩”：黄陂人上犹巡检本舍，税课大使敬。“库”：融县人上杭主簿继生。“把”：陕西都指挥宗。“瓦”：土官女知府某。“仰”：长洲人大理寺丞瞻，无为人左布政使昇。“养”：寿州人护卫指挥雄，凉州人都指挥贤。“赏”：会稽人理问。“震”：顺德人通判璠。“莽”：平原人思南通判亨。“上”：江夏人左参政志同，知府观，陕西人进士志。“朗”：象台人都察院司务清。“井”：刑台人给事中田，驸马都尉源，建德人校书郎一成。“幸”：吉安人刑部主事实。“永”：富顺人进士颖。“省”：寿州人萍乡令凯。“靖”：太平人抚州通判宣，宛平人鸿胪卿洪。“冼”：顺德人工部侍郎光，南海都御史桂彦，郎中桂奇。“苟”：灵宝人御史甫，蒲州人御史汝安，阆中人太仆卿颖，眉州人佥事延庚。“纽”：介休举人师。“钮”：会稽人德安知府衍，翰林待诏天锡，按察副使清，佥事纬。“九”：井陉人德兴令焯。“酉”：武陵人广信通判仁。“有”：蛰江人苑马寺监正终庆。“偶”：昆山人教授桓。“斗”：茶陵人府同知辅。

後：当涂人陕西参议敏。“后”：岷州人指挥能。“守”：源曲人蓬莱主簿育仁。“酒”：泾源人神木卫经历好德。“丑”：三山人邵武通判慈。“首”：巴陵人龙江关提举谦，长沙人汀州府推官得仁。“旧”：普安人苑马寺监正惟贤。“寿”：蕲州人进士儒，诸暨人府同知成学。“咎”：山东人郎中诚，三原人御史如思。“澈”：吴成举人仁亮。“闪”：永昌人永州通判霭，颍州人教谕名，教授贤。“陕”：湖广人知府茂。“橄”：开州人举人皞，广宗举人守道。“凤”：贵州人都督朝，印江人东乡令仪庭。“重”：滨州人鄱阳令谦。“瓮”：安肃人怀庆知府蕙。“冻”：睢州人利津令泰。“用”：陕州人辽州吏目夏。“纵”：肃县人日照训导文。“冀”：鹿邑人工部左侍郎凯，宝应人应天府尹绮，东安人清源伯杰。“智”：元氏人进士审，南平令佑。“义”：道州人濮州学正森。“利”：博罗人府同知济川，河津人御史宾。

祕：故城人郴州守心傅。“示”：临潼人府同知郁。“类”：鳌山卫人训导康。“次”：电白人都指挥摅。

师：安居人御史祥，醴陵人国子临丞中，临川人知府机，江陵人参政兰贲，滁州人大名教授智。“位”：安掖人训导安。“侍”：六合人綦江教谕懋。“意”：欧宁人献县训导季。“暨”：崇安人进士文，河东人达州守阳。“贵”：河南人锦衣指挥铎，汝阳知府仁。“豫”：蕲水人上饶令铣。

璩：玉田人钦天临博士成暮，临城人御史容度，蓬州人给事中智。“具”：曲河人评事珪付，大城人按察副使吉。“厉”：海州人都指挥达，滦州人户科都给事中汝进。“锐”：南充举人廷缄。“世”：临颍人刑部尚书家宝。“税”：永寿人平凉会同知璿，四川人进士新。“裔”：宣化人卢溪令璜。“羿”：湘阴人遂宁令忠。“闭”：石屏人知州鲁，惠安令祯。“税”：武康人工部主事祯大，临桂人文昌令溥大，永川人远安令有。“柰”：直隶人户部左侍郎亨。“会”：高昌人雩都丞同。“泰”：福宁人安远令行实，钧州人湘潭令毅。“盖”：兴化知府天麟。“祭”：蓝水人衡府纪善节。“胊”：寿州人刑部主事全，南乐人太仆寺丞信。“介”：湖广人德庆知州寿，解县人知府一清。“拜”：建水人醴陵教谕完。“卖”：罗城人宁

德丞廷杰，胶州人宜黄令芳。“费”：蔚州人汀州巡检端。“迈”：慈利人江西右参议文麟。“代”：山后人西安卫指挥陞。“爱”：融县人永昌通判莫助。“能”：洮川人崇德丞以文，南宁人始兴令鏖。“佴”：滁州人永丰令隆，兴化人广东都指挥俊。“慎”：归安人御史蒙。“印”：永平人太和令玺，六合人宝庆府同知宝。“信”：武邑人辽州判官时。“顺”：江夏人进士境。“韵”：清源举人鳌。“镇”：常山人开县令某。“舜”：庆都人钦天博士用禹。“员”：锦州人礼部郎中纪，咸阳人霍州知州翀。“训”：柏乡人袁州府教授濬。“问”：宝应人贡士智。“郡”：大宁人余干令敬。“顿”：直隶人进士锐。“宪”：荆州人府经历章。“漫”：忻州举人智。“寸”：浪穹人梓潼令居敬。“灌”：南海人江陵主簿谦。“贯”：临武人横州守元凯。“汉”：道州人盐井提举邦杰。

爨：云南人郴州判官奂，归州人知州忠，武进人筠连令进。“练”：长洲人春坊司直郎坝、御史纲，新淦人御史大夫子宁。“战”：祈县人扬州知府镇，蕲州人南京户司务符。“院”：振武人参政宾。“线”：日照人分水令雍，山东人甘肃副总兵补衮。“弁”：长宁人监利训导志中。“钏”：阆中人抚州照磨国，云南人贵阳丞佩。“射”：衡阳人盐井卫教授兑化，蕲州人襄府左长史之行。“赦”：中牟举人敬。“亚”：华阴人平阴丞吉。“夜”：山东人光禄寺丞珠，太原卫指挥景光。“亢”：临汾人四川左布政使思谦。“况”：靖安人苏州知府锺，高安人按察佥事照，郎中真，参政叔祺。“望”：河南人常州推官增，远安人进士子威。“畅”：河津人御史亨，陇西人按察佥事华。“旷”：德州人余干令彦温，醴陵人解元宗舜。“邝”：宜章人兵部尚书野。任丘人瑞州守镉，翰林侍讲灏，光禄卿沛。“汪”：福州卫千户斌。“妙”：河州卫指挥龄。“肖”：裒城人解元靖。“正”：合肥人大同教授复。“姓”：南海人贡士秉恭。“令”：新昌人御史曦。“懋”：内丘人山西参将国辅。“豆”：昆明人河南卫千户长宁。“就”：涞县人西宁卫指挥大勋。“漏”：山阴人贡士瑜。“宿”：夹江人刑部员外进，掖县人行太仆卿应参，又陇西人豹韬卫经历尚珍。

耆：汉州人龙南丞秉彝。“秀”：石泉人礼部郎中芳。“茂”：安化人御史彪，茂山卫人山东副总兵锺。“斗”：平阳人府经历凤。“阚”：四川人知府继禹。“鉴”：徐州人兵马指挥善。“牧”：弋阳人兴化推官义，绍兴进士相。“木”：瑞安人国子学录景方，钱唐人解元讷。“沐”：定远人西平侯英。“伏”：工部侍郎伯安。“鞠”：和州人进士祥。“鞠”：楚雄人邳州守以信。“鞠”：贵州人长沙通判信。“竹”：昌黎人太仆少卿祥。“服”：襄垣人扶沟令用休。“睦”：平南人教谕坚。“夙”：松溪人本县令道暹。“禄”：武陟举人存。“福”：山后人都督佥事时。“复”：扶风人典史杨清。“鹿”：郑州人邯郸令秀，太康人长兴令显。“肃”：归善人教谕灏。“濮”：凤阳人乐浪公英，邵武人都督温其，当涂人翰林编修韶。“速”：饶州卫千户斌。“仆”：桂林人善化训导淮。“璞”：城固人知县俊。“独”：华州人行人善，赤水卫人岳州守贤。“续”：翼城人进士旻。“束”：岐山人万载令清，安东令赞，御史春。“沃”：萧山人温县令墅，定海人御史颗。“逯”：钱塘人武进教谕宏。“曲”：汝阳人曲阳令子得，玉彰县人眉州判官恩。“粟”：长子人户部尚书恕，贵阳人工部员外林。“督”：全州人归善丞仲美。“浴”：略阳人通判沂。“笃”：建水人顺义丞自诚。“岳”：郑州人上杭令崇，榆次人通渭令思忠。“朴”：沈阳人新安卫指挥淳用，金乡人中利巡检岩。

漆：江宁人参议汝。“翼”：南昌人参议彬。“郅”：渭南人胶州判官用义。“栗”：濬县人太常丞景初，长治人兵部右侍永禄。“乙”：河南人吏部主事瑞蜜。“筑”：安抚使安曲，阳谷人凤阳府同知镛。“宓”：慈溪人苏州检校大麒。“佛”：封丘人安庆卫千户正。“鄀”：固始人宁波知府驯。“率”：高昌人平度州判官庆。“壹”：兴化人府经历震昌。“一”：邓州人赞皇令洪，延川人灵寿丞炫。“七”：施州卫人永春训导希贤。“柒”：宣化举人文伦。“汨”：浔阳人彭泽主簿澄。“剧”：蕲城举人暹。“郁”：山东人颍川卫知事让。“乞”：南京人泌水令贤，广西人吴川令住。“蔚”：合肥人礼部侍郎绶，朝邑人礼部右侍能，宣武人太仆少卿元康。“厥”：井陉人华州守惟明。“骨”：归德人学正恭。“阙”：长州人礼部郎中成章，河南人平凉知府清。“越”：合州人进士坚。“揭”：广昌人兵部左侍稽，弘文馆学士枢。

恩：山西人户部郎中鸣。“月”：巴县人武昌训导文宪，赣县人江油令辉。“孛”：陇西人四川佥事曰，山后卫人都督佥事福。“褐”：北流举人奎。“笪”：相城人沂州守贵，湖口人给事中柬光。“达”：西域人御史兼善，丹徒人郎中毅，任县人提学副使其道。“脱”：星子人廉州知府因，遂宁人都指挥纲。“萨”：闽县人礼部右侍郎琦。

褟：[illegible]章人刑部主事明德，搭阳人教谕恩。“滑”：太仓人弋阳令泉，余姚人南昌知府浩，西安解元抚。“颉”：易州人知县质。“捌”：石屏人利东巡检忠。“八”：江宁人礼部主事通。“撒”：高邮人进士祥。“别”：大同人醴泉令俊，河南人魏县教谕丛。“折”：泗洲人中府断事克恭。“列”：固始人长乐丞文邦。“捏”：河州人平乡令经。“节”：平凉人信丰指挥铎。“铁”：邓州人兵部尚书铉，永昌人进士篆。

偰：溧阳人户部尚书斯，姚州人进士惟贤。“溭”：山西人邓州守昇。“孑”：东昌人分宜令金。“雒”：三原人刑部尚书佥右副都御史昂，泾阳人副都御史遵。“药”：山东人佥都御史理。“鄂”：确山人江阴丞隆。“博”：云和人泾县教谕某。“洛”：清源人参将忠。“禚”：平度人南平训导芳。“籍”：内黄人茶陵州守贯徽。“伯”：延津人鸿胪鸣赞希益，浦州人指挥效忠。“赫”：大名人御史瀛。“麦”：连山人工部尚书志德，南海人按察佥事春芳。“赤”：曲沃人汶上丞从周。“格”：石阡人行都司经历化。“革”：四川人员外郎从时。“迮”：如皋人翰林编修原霖，鸿胪序班缜。“策”：贺县人长沙县丞敏。“百”：赣州千户恭。“貊”：太和人内黄人安。“泽”：陈州人府同知义。“亦”：山东人江西参将孔昭。“碧”：涿州人大名训导潭。“惕”：龙溪人泷水令龙。“鄙”：兴化人光禄卿镛。“弋”：代州人交阯右布政使谦，景州人南京刑部尚书瑄。“力”：临淄人郧阳令魁。“墨”：高陵人兵部右侍麟。“翼”：秦州人清河教谕琛。“直”：容县人河源令凌霄。“勒”：曹县人主事玺。“黑”：山后人总兵都督佥事春。“息”：博兴人知县昭。“植”：湖广人文昌令轩。“默”：新和人扶风丞思道。“习”：新喻人詹事嘉言，庐陵人国子司业孔教。“汲”：五楼人邯郸丞时学。“立”：兰阳人右布政使述。“及”：交河人户部左侍郎宦。“袭”：历城人扬州府训导勖。“戢”：简州人参议汝止。“疾”：清远人贡敬。“合”：大同人鸡泽令举。“阖”：随州人御史胜先。“纳”：什邡人常德卫千户台。“接”：莒州人知县武。“帖”：马平人龙川令晏。“法”：丹徒人保定通判恺。“甲”：刑台人鸿胪序班总。

复姓，至我朝则益少矣，盖多去繁而从省故也，以是悉志之：“东方”：栖霞人石屏州

守正，丹徒人平南训导巍。“公冶”：高密人右佥都御史志。“公孙”：盐城人安吉令让。“司马”：山阴人少詹事恂，福建副使垔。“司徒”：日照人新会训导绶。“司空”：福山人定海令禧。“诸葛”：太平人陕西参议伯衡，会稽人给事中岘。“闾丘”：长洲人瑞州府推官玉。“呼延”：四川人参将迪。“西门”：日照人洧川丞炳。“淳于”：黄州人主事士瑾，固始人南京上林苑丞重。“申屠”：长洲人翰林修撰衡，崇德人御史祺。“闻人”：余姚人进士恪、善、晟、龑，郎中珇，副使铨，尚宝丞德行。“端木”：句容人尚书以善，溧水人翰林待诏孝文，侍书孝思、敬皆。“完颜”：鄜州英山令章。“皇甫”：辽海人指挥斌，长洲人知府录，全事涛汸，府同知濂。“欧阳”：永新人御史子韶，城武人行省郎中萃，参政恭，沔阳人考功郎中谦，桂阳人泉州知府复，太和人佥事哲，吏部侍郎铎，礼部尚书德，佥都御史重，工部侍郎墊，太仆卿衢，俱太和人。“水丘”：台州举人进，又举人曦。“尔朱”：富平解元钦。“宇文”：陕西人参政钟，临安人通判溥。“夏侯”：宜黄人内黄令某。“上官”：浦城知府子荣，主事德，南城人评事民望，按察副使民詹。“长孙”：庆元人鸿胪寺丞义。“□□”：清浪卫人高安令备，璀州府通判贤。“慕容”：湘阴人龙泉丞杰。“第五”：淳化人当涂令宁，三水人夔州府通判德。“令狐”：洪洞人郎中一槐。“濮阳”：广德州人进士恭，宁阳丞瑾，户部照磨钺，上虞丞傅，余杭令傅。“独孤”：太和人礼部郎中乐善，乐安人潼川州守一敬。“尉迟”：巩昌兴化府通判渊。“铁力”：句容人鸿胪序班必失。

广志绎

〔明〕王士性　撰

自　序

余已遍海内五岳与其所辖之名山大川而游，得文与诗若干篇记之矣。所不尽于记者，则为《广游志》二卷，以附于说家者流。兹病而倦游，追忆行踪，复有不尽于《志》者，则又为广志而绎之，前后共六卷。书成，自为叙曰：夫六合无涯，万期何息，作者以泽，量非一家。然而言人人殊，故谈玄虚者，以三车九转，而六艺之用衰；综名实者，尚衡石铸刑书，而结绳之则远；揽风雅者，多花间草堂，而道德之旨溺；传幽怪者，喜蛇神牛鬼，而布菽之轨殊。无惑乎枘凿不相人，而事本末未易言也。余志否否。足版所到，奚囊所余，星野山川之较，昆虫草木之微，皇宬国策、里语方言之赜，意得则书，懒则止，榻前杖底，每每追维故实，索笔而随之。非无类，非无非类；无深言，无非深言。稗氏之家，其且有取于斯乎？总以六卷次之，一、方舆崖略，二、两都，三、江北诸省，四、江南，五、西南，六、四夷辑。夫夷也而独系之以辑何？盖天下未有信耳者而不遗目，亦未有信目者而不遗心，故每每藉耳为口，假笔于书。余言否否，皆身所见闻也，不则，宁阙如焉。敢自附于近代作者之习乎哉？故不得之身而得之人者，猥以辑云尔矣。

万历丁酉中秋日，天台山元白道人王士性恒叔识。

卷一　方舆崖略

方舆广矣，非一耳目、一手足之用能悉之崖略者，举所及而识其大也。昔人有言："州有九，游其八。"余未人闽，庶其近之哉。

僧一行谓："天下河山之象，存乎两戒。北戒，自三危、积石，负终南地络之阴，东及太华，逾河并雷首、底柱、王屋、太行，北抵常山之右，乃东循塞垣，至濊貊、朝鲜，是谓北纪。所以限戎狄也。南戒，自岷山、嶓冢，负地络之阳，东及太华，连商山、熊耳、外方、桐柏，自上洛南踰江、汉，携武当、荆山至于衡阳，东循岭徼，达东瓯、闽

中，是为南纪。所以限蛮夷也。故《星经》谓：‘北戒为胡门，南戒为越门。’河源自北纪之首，循雍州北徼，达华阴，而与地络相会，并行而东，至太行之曲，分而东流，与泾、渭、济渎相为表里，谓之北河。江源自南纪之首，循梁州南徼，达华阳，而与地络相会，并行而东，及荆山之阳，分而东流，与汉水、淮渎相为表里，谓之南河。”观此则南北山脉皆会于太华。

古今疆域，始大于汉，最阔于唐，复狭于宋，本朝过于宋而不及于唐。江南诸省，咸自汉武帝伐南越始通中国，而闽越、瓯越、于越以次归附；西粤则其西路进兵之地也。唐全有汉地，分天下为十道、十五采访使，南北万里，东西万七千里，州府三百五十八，县一千五百五十一，又有通四夷羁縻路，一曰营州，入安东；二曰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三曰夏州，塞外通大同、云中道；四曰中受降城，入回鹘道；五曰安西，入西域道；六曰安南，通天竺道；七曰广州，通海夷道。故东至安东，西至安西，共府州八百五十六。宋北失燕、云、山前、山后十五城于辽；西北失银、夏、灵、盐四城，甘、凉、鄯、廓七城于元昊；西失松、叠十一城于羌；西南失滇云全省于段氏。本朝北弃千里之东胜，南弃二千里之交趾，东北弃五百里之朵颜三卫，西北弃嘉峪以西二千里之哈密。若元人兼有沙漠，六朝偏安江左，其广狭又不在此内。

江南佳丽不及千年。孙吴立国建康，六代繁华，虽古今无比，然亦建康一隅而止，吴、越风气未尽开也。盖霍苇泽国，汉武始易暗窬而光明之，为时未几。观孙吴治四十三州十重镇，并未及闽、越，特附于宣州焉已。晋分天下十九州，吴、越、闽、豫通隶扬州。唐分十二道，一、江南东道，遂包升、润、浙、闽，一、江南西道，遂包宣、歙、豫章、衡、鄂。岂非地旷人稀之故耶？至残唐，钱氏立国，吴越五王继世，两浙始繁。王审知、李璟分据，八闽始盛。然后宋分天下为二十三路，江南始居其八焉，曰两浙，曰福建，曰江南东，曰江南西，曰荆湖北，曰荆湖南，曰广南东，曰广南西，而川中四路不与焉。赵宋至今仅六七百年，正当全盛之日，未知何日转而黔、粤也。

天下赋税，有土地饶瘠不甚相远者，不知当时征派何以差殊。想国初草草，未归一也。其后，遂沿袭之。如真定之辖五州二十七县，姑苏之辖一州七县，毋论所辖，即其地广已当苏之五，而苏州粮二百三万八千石，而真定止十一万七千石。然犹江南江北异也。若同一江北也，如河间之繁富，二州十六县，登州之贫惫，一州七县，相去星渊，而河间止粮六万五千，登州乃粮二十三万六千。然犹别省直异也。若在同省，汉中二州十四县之殷庶，比临洮二州三县之冲疲，易知也，而汉中粮止三万，临洮至四十八万。然犹各道异也。若在同道，顺庆不大于保宁，其辖二州八县，均也，而顺庆粮七万二千，保宁止二万。然犹两郡异也。若在共邑，则同一南充也，而负郭十里，田以步计，赋以田起，二十里外，则田以绚量，不步矣，五十里外，田以约计，不绚矣。官赋无定数，私价亦无定期，何其悬也。惟是太平之时，民少壮老死，祖孙代易，耳目相安以为固然，虽有贫富轻重不等，不自觉耳。

东南饶鱼盐、秔稻之利，中州、楚地饶渔，西南饶金银矿、宝石、文贝、琥珀、朱

砂、水银，南饶犀、象、椒、苏、外国诸币帛，北饶牛、羊、马、骡、羯毡，西南川、贵、黔、粤饶楩楠大木。江南饶薪，取火于木，江北饶煤，取火于土。西北山高，陆行而无舟楫，东南泽广，舟行而鲜车马。海南人食鱼虾，北人厌其腥，塞北人食乳酪，南人恶其羶，河北人食胡葱、蒜、薤，江南畏其辛辣。而身自不觉。此皆水土积习，不能强同。

潼关，陕西咽喉也，称直隶潼关，而考核属屯马直指。颍州，南直辖也，而颍州以隶河南。晃州以西，贵州地也，而清浪、偏桥以隶湖广，黄平以隶四川。五开，楚辖也，而黎平以隶贵州。此皆犬牙相制，祖宗建立，自有深意。

江西建昌县不立于建昌府而立于南康，南康县不立于南康府而立于南安。又，吉安有永丰，广信又有永丰，至于安仁、崇仁，安义、崇义，南昌、新昌、都昌、瑞昌、广昌、建昌、会昌，万年、万载、万安之类。立县之初，山川乡镇尽可采用，何必重叠乃尔。南直太平县亦不立于太平府而立于宁国，福建建宁县亦不立于建宁府而立于邵武。至于天下称太平、永宁者，南直太平府，广西又太平府、太平县，台州府、宁国府、平阳府又皆有太平县。云南永宁府，贵州永宁州，吉安府、河南府、隆庆州又皆有永宁县。铨选考课者最不便之。

天下府库莫盛于川中。余以戊子典试于川，询之藩司，库储八百万，即成都、重庆等府，俱不下二十万，顺庆亦十万也。盖川中俱无起运之粮而专备西南用兵故，浙中天下首省，余丁亥北上，滕师少松为余言："癸酉督学浙中，藩司储八十万，后为方伯，止四十万，今为中丞，藩司言，今不及二十万矣。"十年之间，积储一空如此。及余己丑参藩广右，顾臬使问自浙粮储来，询之，则云，浙藩今已不及十万藏也。广右亦止老库储银十五万不启，余止每岁以入为出耳。余甲午参藩山东，藩司亦不及二十万之储。庚辰入滇，滇藩亦不满十万，与浙同，每岁取矿课五六万用之。今太仓所蓄，亦止老库四百万余，有事则取诸太仆寺。余乙未贰卿太仆时，亦止老库四百万，每岁马价用不足，则取之草料。盖十年间东倭西哮，所用于二帑者过二百余万故也。国初，府库充溢，三宝郑太监下西洋，赍银七百余万，费十载，尚剩百万余归。盖乘元人所藏。而元时不备边，故其充溢至此。可见今阎阎疲惫，去于边费为多。

江北山川彝旷，声名文物所发泄者不甚偏胜，江南山川盘郁，其融结偏厚处则科第为多，如浙之余姚、慈谿，闽之泉州，楚之黄州，蜀之内江、富顺，粤之全州、马平，每甲于他郡邑。然文人学士又不拘于科第处，尝不择地而生。即如国初，刘伯温以青田，宋景濂以浦江，方逊志以宁海，王子充以义乌，虽在江南，皆非望邑。其后，李献吉以北地，何大复以信阳，孙太初以灵武，李于鳞以历下，卢次楩以濮阳，皆在江北。然世庙以来，则江南彬彬乎盛矣。

天下马头，物所出所聚处。苏、杭之币，淮阴之粮，维扬之盐，临清、济宁之货，徐州之车骡，京师城隍、灯市之骨董，无锡之米，建阳之书，浮梁之瓷，宁台之鲞，香山之番舶，广陵之姬，温州之漆器。

中国两大水，惟江、河横络腹背。河受山、陕、河南、半南直四省之水，江亦受川、

湖、江西、半南直四省之水。河□塞外，经五千里方入中国，甚远。而江近发源岷山。□至入海处，河委于一淮而足，而江尾阔至数十里也□。盖江、河所受之水，中以荆山为界。荆山以北，高□燥涸，水脉入地数十丈，无所浸润，又大水入河，止汾、渭、洛三流耳，涞、淮、沂、泗皆不甚大，又止夏月则雨溢水涨，故其流迅驶，而他月则入漕，故河尾狭。荆山以南，水泉斥卤，平于地面，时常涌泛不竭。又自塞外入水二，曰在渡河，曰丽江，自太湖千里延袤入者二，曰洞庭，曰彭蠡，自诸泽薮入者不计，曰七泽，曰巢湖，曰淮、扬诸湖之类，其来甚多，而雪消春涨，江首至没滟滪，高二十丈。江南四时有雨，霪潦不休，故其流迂缓而江尾阔。江惟缓而阔，又江南泥土黏，故江不移；河惟迅而狭，又河北沙土疏，故河善决。若淮近日明让为河委，济自新室暗入于河中，虽均称四渎，实非江、河比也。

黄河九曲，杨用修谓其说出《河图象纬》。其谓："河导昆仑山，名地首，上为权势星，一曲也；东流千里至规其山，名地契，上为距楼星，二曲也；却南千里至积石山，名地肩，上为别符星，三曲也；却南千里入陇首间，抵龙门首，名地根，上为营室星，四曲也；南流千里抵龙首，至卷重山，名地咽，上为卷舌星，五曲也；东流贯砥柱，触阙流山，名地喉，上为枢星，以运七政，六曲也；西距卷重山千里，东至洛、会，名地神，上为纪星，七曲也；东流至大伾山，名地肱，上为辅星，八曲也；东流过洚水千里至大陆，名地腹，上为虚星，九曲也。"元学士潘昂霄《河源志》："黄河九折，胡地有二折，盖乞里马出、必反赤里也。"《禹贡》："导河自积石。"以此参考之，《河图象纬》及《河源志》与《禹贡》一一皆合。用脩博雅，当有据。

海潮，有云从日，有云因月，有云随星。从日者，唐卢肇之说也，因月者，元邱处机之说也，随星者，宋苏子瞻之说也。肇谓："日是太阳，水是纯阴。日西入地时，阴避太阳，东海潮上；日出时，水乃西流，东海潮下。"邱长春驳之，谓"肇之所言，昼夜方是一潮，知肇不曾海上行也。余行海上，分明月初出则潮初上，月卓午则潮满，月西转则潮渐退，月没则潮退尽。北方月出则潮复上，斗北月中则潮满，月东转则潮渐退，月没则潮退尽。又尝较核，东莱与胶西陆地相去二百里许，水行迂曲则千里，潮信不同，莱北潮上则胶西潮下，胶西潮上则莱北潮下；北海、南海约去万里，据大体，北海潮上，则江、淮以北皆潮满，南海潮上，江、淮以北皆潮下方是，如何登莱、即墨盈缩不同？"苏子瞻则谓："闽、浙之潮皆有定候，惊琼海潮，半月东流，半月西流，潮之大小随长短星，不系月之盛衰。"是三君子之言皆以理测，而不知天地造化有不可专测以理者。果如三子之言，则浙江钱塘之潮又将何因？日乎？月乎？星乎？凡潮皆暗长，独钱塘白浪如堵墙，百里一抹，前水后水高下参差五六丈或十丈，轰雷掣电而来，以为素车白马胥之怒者，偶然一人所见耳。或又谓，毫、赭二山束之，亦未也。束之能喧豗奋击至二百里之外耶？或又谓，毫、赭相对处，暗有礓砂石槛截于水底，纵横激之。如是，则宜日月如一也，何以有大小之潮之异？而潮至吴山相望处，何以散而复聚？或者又谓，海鳅出入。鳅游何以时刻必信如此？矧鳅寿有限，安能与天地相持？是一鳅耶？众鳅耶？余过安宁，问所谓圣水三潮

者，觅之，乃在温泉之傍，大树之下，一穴如斗，每日申、子、辰三时水自溢出，余时则乾。此自造化诡幻灵气使然，难以常理论。邱长春所云“圣功道力不可思议”者，是或一道也。

天下惟闽、浙人杀物命最多。宁、台、温、福、兴、泉、漳等处傍海，食鱼虾蛤蜡，即尺罾拳笱，尚不可以类计，况罟网之大者乎？中原北塞，虽日夕畋猎，然獐豕兔鹿之类，咸以数数。唐朝每圣诞，敕僧放生池放生，著为令。其放鱼虾而不放鸡犬者，盖内典六道，鸡犬等为定杀业，鱼虾等为不定杀业故也。然海人则自谓：“此造化食我。”

九边延袤几八千里，墩台关口，联以重墙，亦犹长城之遗而讳其名耳。今自山海关起而东西分疏之。关，京师左辅而内外之限也。关以东，辽阳边路。出关，经高岭驿，又沙河、东关、曹家庄、连山、杏山、小凌河、十三山，至广宁城板桥，又沙岭、牛家庄至海州自在城，及鞍山至辽阳镇，又沈阳、懿路、鼞州、三万卫而至开原。经十九驿一千五百里。内开原至辽阳四百五十里，城固无忧，辽阳至山海，常有零虏，然山海至开原皆平野无山。征虏前将军镇之。是关魏国所设。关以西，蓟、宣、大、延、宁、甘边路。蓟州大边，起山海关、迁安驿，过北水关、旱门关，经长谷营、牛头崖营至榆林驿，又经石门营至抚宁芦峰驿，又经燕河营、桃林营至永平浮河驿，又经刘家营、徐流营、建昌营至迁安七家岭驿，又经五重营、太平营、青山驻操营至古城驿，又经浮阳营、汉儿营、三屯营至浮阳驿，又经松棚营、兴州前屯卫至丰润义丰驿，又遵化县卫驿，又经沙波营、大安营、兴州左屯卫至玉田阳樊驿，又至石门镇驿，又经黄崖口营而至蓟州渔阳驿。共关口七十七，塞堡四十一，驿十一。本州之西，边墙分为二重，蓟州城经黑谷关至砖朵子关，共十九营寨；中二重，蓟州城经峰台谷寨至南谷寨共十五关寨；内三重，蓟州城经彰作里关、平谷县、兴州中屯卫、三河县驿、兴州后屯卫至香河县营州前屯卫，共十三营寨。以上边墙三重，至此又合为一，砖朵子关起，接为桃儿冲寨，经古北口、潮河川三寨、石匣营至石匣驿，又经潮河营、白马营至密云中卫驿，又经石塘营至顺义营州左屯卫，至怀柔县，至黄花镇、撞道口。共关口营寨五十四处所。以上蓟镇大边。自山海至此，其关口营寨，皆倚山补筑，边墙参差不齐，难以里计，惟以驿直数之，凡十六驿，得九百六十里。宣、大二边，起居庸、岔道口、榆林驿，共百里至怀来城，又经土木驿、鸡鸟驿，共一百六十里至宣府，又经万全左右卫、陈家堡、宣、大界上，通白羊口，共二百四十里至阳和城，又一百里至大同镇，又西经大同左卫、威远卫又西经平虏老营，共四百七十里而至偏关，又百五十里至娘娘滩与陕西黄甫川。以上宣、大路。在二重边墙之内，镇朔将军驻宣府，征西将军驻大同。延绥大边，起黄甫川，经清水营、镇羌堡，二百四十五里而至神木，又经柏林、双山，二百三十五里而至榆林镇，又经响水等堡，四百十里至靖边营，又经宁塞等营，百六十里至新安边营，又经新兴、三山等堡，二百里至饶阳水堡，又九十里至宁夏定边营。以上延绥大边，一千三百里，与固原内边形势相接。成化间修筑榆林等城，二十余堡，俱在二边之外，盖重边设险以守内地也。镇西将军镇之。宁夏大边，起定边营，经花马池、安定堡、红山堡渡河，共三百五十里至宁夏镇，又西经广武营、中卫、靖虏、平

滩，六百余里而至兰州。以上宁夏边。大约千里。定边至河在河套内，宁镇城至中卫在黄河外，靖虏至兰州在黄河内。征西将军镇之。甘肃庄凉大边，起兰州金城关，经沙井、苦水、红城子、大通山四驿，共二百七十里而至庄浪，又自庄浪在城驿西去，经武胜、岔口、镇羌、黑松、古浪、靖边、大河七驿，共三百六十里而至凉州，又凉州西去，经怀远、沙河、真景三驿，一百五十里而至永昌，又自永昌西去，经水泉、石峡、新河三驿，共百九十里而至山丹，又自山丹西去，经东乐、古城二驿，共百二十里而至甘州镇，又自甘州西去，经西城、沙河、抚彝、黑泉、深沟、盐池、河清、临水八驿，共四百二十里而至肃州，又西七十里至嘉峪关。以上甘肃庄凉大边。计一千五百里。唐阳关又在七百里之外，左番右达，汉所称断匈奴右臂者是也，止线路通中国尔。平羌将军镇之。关以西，内边，居庸、紫荆、倒马谓内三关，亦有重墙，自北而南。其外一重，起居庸，经青龙桥、东口、西口、河合口，共二十口，四百里而至紫荆、沿河口，又过东西小龙门、独石、大谷、紫荆关、盘石驿、忙儿沟口、浮图峪口、广昌县插箭岭口，共五十口，七百余里而至倒马关、狼牙口而止。其内二重，起撞道口，经石湖谷、虎谷，共十口，一百二十里而至居庸关，又自居庸西去，经小岭、西水、柏谷、石羊，共三十四口、一百五十里至紫荆关，沿河口，又经房山、黄山店、涞水、乾河口，共十二口，五百二十里至紫荆关，又自紫荆、盘石口、瓦窑、白石、倒马关，共二十四口，四百八十里而至狼牙口而止。内外两墙又合为一，又起西法、卷沟口，经牛粪口、落路口，共四十七口，三百余里而至龙泉、上关，经下关、北黑山口、白羊口、清风口、青草谷口，改里口后沟口止。内三关边城，大势两重，就山填筑，亦有三重。其雁门、宁武、偏头为外三关，脉自雁门，乱山横迤，为北京、山西之界，亦倚山凑筑，大道为关，小道为口，有人马并通者，有止通人者，缓急险要不同。固原边，起饶阳，西至徐斌水、半个城界，三百里，乃总制旧边。今新边近广武，包梁家泉诸水，土坚易守，直抵河岸，俱可耕种，止河冻乃守旧边。宁夏路在边墙东北之外，路外又有花马池，墙隔套虏。西宁边，起庄浪，西南去，经大通河口、老鸦城、碾伯三驿，三百里至西宁卫。其卫西抵番南至积石。此充国屯河、湟故地也。

分野家言，全无依据。如以周、秦、韩、赵、魏、齐、鲁、宋、卫、燕、楚、吴、越平分二十八宿，盖在周末战国时国号意分野言起于斯时故也。后世疆域分合不齐，乃沿袭陈言，不知变通，如朝鲜古封建为中国之地，以其后沦为夷狄，故不及之。夫地有此土，则天有此辰，人自不及之耳，彼国土岂本不对天星乎？又如唐交河郡辖五县，去长安九千里，本朝滇云十四五郡，去京师万里，安得不自分野以应天星？而徒曰“附于井、鬼”“附于参、井”，则以其地在前在后，不当言分野者之时，故不及之。后人耳食，真为可笑。

前代都关中，则边备在萧关、玉门急，而渔阳、辽左为缓。本朝都燕，则边备在蓟门、宣府急，而甘、固、庄、凉为缓。本朝土木后，也先驻牧，吉囊、俺答驻牧，皆在松、庆、丰、胜左右，则宣、大急。今互市定，则宣、大为缓。边备无定，第在随时为张弛，视虏为盛衰。惟山东腹内向称安静之地，近乃有朝鲜之变，若倭得志朝鲜，则国家又

于登、莱增一大边也。谭东事者，止言辽阳剥肤，而无一语及登、莱，不知辽阳虽逼，然旧边地，辽宿重兵，一时不能得志，且陆行，千里寇至，声息时日得闻，更有山海关之限；登、莱与朝鲜止隔二百里之水，风帆倏忽，烽燧四时，非秋防，非春汛，其难守比诸边为甚。惟近为“平壤屯田”之疏者得之。夫疏谓：“屯田平壤是因粮于敌之议也，原为省饷，非专为蔽山左，然实暗伐敌谋。平壤与登、莱正对，我师屯平壤，则正蔽登、莱，烽燧无能相及矣。”

各边年例，当时倡议互市自王少保，而少保自宣、大，故议宣、大独多而三边独少。今陕西诸边年例不足用，而宣、大岁岁节省，宣、大边既无备御之事，止以节省为边功，计资迁转，皆少保所遗。

蓟门与陕西边上类报灾异中，非某城楼鸱吻出火，则某墩台枪刀上有火光，无岁无之。想杀死人血燐所化，遇重宵阴翳则聚而成光，晴则散，不然，何内地之无而独于边也。

海内五岳，余足迹已遍。今所传五岳真形者，云出自上元夫人，皆山川流峙之象，以余所见，殊不相蒙，岂神仙辈凌虚倒景，从太空中俯瞰之，其象与余辈仰视上方一隅者差殊也？至于海外五岳，《灵山道经》志之，其云：“东，广乘之岳，在东海中，上有碧霞之阙，琼树之林，紫雀翠鸾，碧藕白橘；南，长离之岳，在南海中，上有朱宫绛阙，赤室丹房，紫草红芝，霞膏金醴；西，丽农之岳，在西海中，上有白华之阙，三素之城，玉泉之宫，瑶林瑞兽；北，广野之岳，在北海弱水中，上有琼楼宝阁，金液龙芝；中，昆仑之岳；在八海间，上当天心，形如偃盖，东曰樊桐，西曰元圃，南曰积石，北曰阆苑，上有琼花之阙，光碧之堂，瑶池琴台，金井玉彭。所恨海岳路殊，仙凡地隔，觅之则身不生翰，思之则口为流涎。”

卷二　两都

两都之制，始自周家，后世间效为之。我朝以金陵开基，金台定鼎。今金陵虽不以朝，然高皇所创，文皇所留，庙谟渊深，实暗符古人之意。余两宦其地，山川谣俗，闻见颇多，兹特其尤较著者。直隶郡邑，各从南北而附。

燕有兴王之理，邵子明以堪舆言也，但不尽吐露耳。燕地，太行峙西北，大海聚东南，气势大于晋中、晋左、山右。河倚空向实，而燕坐实朝虚，黄花、古北诸关隘，峻险相连，庞厚百里。晋已发唐、虞、夏矣，王家安得不之燕也？旧燕在蓟。今京师，乃石晋所赐辽人建为元南都者，金、元因之，在今城西南。今京师正唐渔阳、上谷这间，犹上谷辖，比蓟规模更博大。天寿山自西山东折而来，龙翔凤舞，长陵一脉，真万年宝藏之地也，包络蟠互，倍蓰钟山。或云，此即宋燕山窦氏故居，然今窦氏庄乃又在蓟门城东，岂亦所谓别野者耶？

太行，首始河南，尾绕山海，而出数千里。其至京师则名西山，旧称第八陉。在燕厚数十百里，势则连山巨阪，地轴天关，胜则春花夏果，秋云冬雪，良伟观也。居庸、紫荆、倒马为内三关，咸隶太行。大水如桑乾、清浊漳，咸穿太行东出。

长安宫阙之制，前代极侈丽。秦无论，即如汉世，既用秦长乐宫矣，又治未央，两朝并建，东西对峙，帝后别居。然长乐亦非以狭小也，其垣墙亦周二十里，至未央，墙又加围八里，殿高至三十五丈，是长安城中尽宫阙也。比武帝，又作建章宫于城外，高五十丈，下视未央，跨城为阁道，飞辇以度，而甘泉、明光离宫又百余。意当时积储多而秦、陇大木亦不难致。及至城郭反不立，而惟用缭垣。何缓于设险而惟土木之图也？我国家止建一朝，诸宫殿皆在朝殿之后，垣城之内，高亦至百尺而止。敦朴崇俭，实远迈百代。

宫阙之制，紫金城固正中，而外垣则东狭西阔，西员东方。留都则已先为之，而北都取法焉，不以方整为规。此如宋太祖城汴京，故意刓方为莲花形。创造之君，其规模建置，必有深意。

西苑在禁垣西，内有太液池，池内有琼华岛，岛上有广寒殿。乔松高桧，俨然蓬莱，禄荷开时，金碧辉蘸。永、宣朝，尝敕侍从游之，如三杨业皆有记。此礼数近不闻矣。苑东北万岁山，正直宫门后，隐映城阙，亦禁中胜景也。然不敢登，其麓以煤土堆叠之。此亦有深意。

京营，十二团营，于公谦所置也。仇鸾以勤王怙宠，入理戎政，乃改为三大营，曰五军，曰神机，曰神枢，总之曰戎政府，为制印章，以王邦瑞为副。鸾请张鹤龄故第改建府衙居之，小廨四周，居大同兵五百自卫，曰用以训练京军。鸾又以给事中、御史巡视不便，请革，从之。今台省虽复，而营军皆踉蹡儿戏，人马徒费刍粟，实无用也。京师根本之地，诚不得不宿重兵，但存其名，无益于事。

南海子即古上林苑。中、大、小三海水四时不竭，禽、鹿、獐、兔、果蔬、草木之属皆禁物也。据址，周一万八千六百丈，尚不及百里，仅当汉之十一，虽有按鹰等台，亦不为甘泉校猎之用，乃本朝度越处。然非独官家也，即史称茂陵富民袁广汉，筑园于北山下，构石为山，高十余丈，养白鹦鹉、紫鸳鸯、犛牛、青兕，积沙为洲屿，激水为波涛，致江鸥、海鹤孕雏产穀，延漫林池，奇草异树，重阁修廊，移刻行不能遍。广汉后罪没，鸟兽草木皆移入上林苑中。然袁园称东西四里，南北五里，则亦周十八里。今极称吴中佳丽，然缙绅中何得有此，况民间乎？

南城建于嘉靖癸亥，盖雷司空礼因风灾建议，惩于庚戌之故。近土、哱叛，有议于京四隅五十里外建四城，每城分京营军万人居之，犄角以护京师者，此为土、哱，时议似迂，若就京师论，北虏南倭，平壤无险，城此甚为得策，不过费十万金钱而足也。

玉河源自玉泉山，流经大内，出都城东南注大通河。一以入禁御，一以济漕储，故官民不得擅引，著为令。城内止袁锦衣家分一股作池。旧传，袁指挥彬随英皇北狩，上偶执水灌黄鼠，袁泣曰："此非我百里外负来者耶！"英皇悔曰："若还都，令尔家水用不尽。"故回銮析玉河酬之。亦异数也。

金山出城三十里，宫人不得附天寿陵者，咸葬金山，故朱门蜃墙，金铺绣脊，从高望之，俨然一幅画图也。其南曰瓮山，乃元耶律学士墓。耶律博雅，亡论夷狄，即中国，亦季札、公孙侨之俦。

西湖在玉泉山下，泉水所汇。环湖十余里，皆荷蒲菱芡，故沙禽水鸟尽从而出没焉。出湖以舴艋入玉河，两岸树阴掩映，远望城阙在返照间。每驾幸西山，必由此回銮。

长安，勋戚伯、恩泽侯、金吾、驸马、玉带无岁无之。南人偶一封拜，则以为祖宗福荫之奇，而北方尔尔者，盖京师大气脉，官家得以余勇贾人，然缙绅文学侍从竟亦不如各直省之多者，亦文武彼此盈虚消息之理。

缁宫佛阁，外省直纵佳丽，不及长安城什之一二，盖皆中贵香火，工作辄效阙庭，故香山碧云甲于天下。然每一兴造，诸匠役食指动庇千万头，故能为此者，亦刑余之贤者也，不则，近日贵珰如保如诚如用，仍转之内帑焉已。

石鼓十枚，乃周宣王田猎之碣，与《小雅·车攻》大同小异。皆籀文，高可三尺，员而似鼓。初在陈仓野中，唐郑余庆迁至凤翔孔庙，失其二，宋皇祐间，一得之于败墙甃中，一得于人家，凿之以为臼，靖康末，金人取归燕，今置于北成均庙门。

都城众庶家，易兴易败。外省富室，多起于四民自食其力，江南非无百十万金之产者，亦多祖宗世业。惟都城人，或冒内府钱粮，抑领珠宝价值，抑又赁买中贵、公侯室居而掘得地藏窖金，以故，数十万顷刻而成。然都人不能居积，遂则鲜衣怒马，甲第琼筵，又性喜结交缙绅，不吝津送，及丽于法，一败涂地，无以自存。余通籍二十年，眼中数见其人。

都人好游，妇女尤甚。每岁，元旦则拜节。十六过桥走百病，灯光彻夜。元宵灯市，高楼珠翠，毂击肩摩。清明踏青，高粱桥盘盒一望如画图。三月东岳诞，则耍松林，每每三五为群，解裙围松树团坐，藉草呼卢，虽车马杂沓过，不顾。归则高冠大袖，醉舞驴背，间有坠驴卧地不知非家者。至中秋后游踪方息。昔人谓，辇毂之下，万姓走集。无怪乎醉人为瑞也。所可恨者，向有戒坛之游，中涓以妓舍僧，浮棚满路，前僧未出，后僧倚候，平民偶一闯，群僧篮之且死。迩以法严禁之，十数年恶俗一清矣。

都人不善居室。富者一岁止计一岁之用，恣浪费，鲜工商胥吏之业，止作车夫、驴卒、煤户、班头而已，一切工商胥吏肥润职业，悉付外省客民。又嗜辛辣肥酞，其气狂盛，多嗜斗狠，常以酒败，其天性然也。妇人善应对官府，男子则否，五城鞭喧闹，有原被干证，俱妇人而无一男子者，即有，妇人藏其夫男而身自当之。

燕、赵古称多悲歌慷慨之士。即如太子丹一事，何一时侠烈者之多也！千古侠骨如荆轲，不惜己头为然诺如樊于期，以死明不言如田光先生，荆卿所待与俱如狗屠，瞋目而筑扑秦王如高渐离，报仇而护穷交如燕丹。当时圣泽未远，皆一行偏才，以末世视之，种种亦何可及。至于荆轲《易水歌》与《史》称“宾客皆白衣冠送”与“荆轲就车而去，终已不顾”二语，俱千古造化之笔。

盘山在蓟城西北，逶迤沉邃，百果所出，山北数峰陡绝，绝顶有大石，摇之辄动，二

龙潭据其上，下有潮井。傍京之地山谷岩岌有致者，近称西山，远称盘山。

江南泥土，江北沙土，南土湿，北土燥，南宜稻，北宜黍、粟、麦、菽，天造地设，开辟已然，不可强也。徐尚玺贞明《潞水客谈》欲兴京甸为水田，彼见玉田、丰润间间有一二处水田者，遂概其大势，不知此乃源头水际，民已自稻之，何待开也。即如京师西湖畔岂无水田，彼种稻更自香馥，他处岂尽然乎？余初见而疑之，犹以此书生闲谈耳，不意后乃径任而行之。无水之处，强民浚为塘堰，民一亩费数十亩之工矣，及塘成而沙土不潴水，雨过则溢，止则涸。北人习懒，不任督责，几鼓众成乱，幸被参而其事中止也。余又闻沈大宇襄于直沽海口开田百顷，数载，入册升科矣，一夕海潮而没。固知天下事不可懦而无为，尤不可好于有为，事至前，不得已而应者，方为牢矣。

黄金台在京城东南，大小二古墩。然燕昭王筑黄金台于易水以延天下士，则易水为旧址，而各处效筑者非一，京台亦其名尔。

河间者，九河之间也。九河，如徒骇、太史等，《尔雅》所载，旧志兼载其地，然与今书传不甚合。郦道元、程氏皆谓九河沦于海。夫禹疏九河，正谓于海尚远，河为地患，故疏之也，若沦于海，是在海岸，何必疏？且开州有鲧堤，则九河必在大伾之东，瀛海左右，但年久湮塞，不可考。而马颊诸河，今山东东昌、济南间多以此冠旧河之名。如云鬲津枯河，自齐河经禹城、平原、德州、德平、陵东北至海丰入海，钩盘枯河，自德州经德平东北至阳信；覆鬴枯河，自庆云经海丰南入海。又济阳县东北至齐河县境有马颊枯河，莘、苑之间，亦有马颊河。

鄚州药王庙以祀扁鹊，而右祀三皇，配以岐伯、雷公、鬼臾区、俞跗等十人，两庑则塑自扁鹊至丹溪百数余人。丹垩钜丽，土木精工无比。云此地有越人冢，又有药王祖业庄。然卫辉亦道树扁鹊墓石。

直沽海口为北直诸水尾闾，其流之最远者，有桑乾河，出自雁门之阴，从保安州入下芦沟，会白河入海；滹沱河，出自雁门之阳繁峙县，从灵寿入下河间之易水入海；卫河，出自卫辉，远纳潞州之清浊漳，至临清会运河，至交河北又会邢、贞诸水入海。此皆源出山西、腹穿太行而来者。

碣石在永平、昌黎间，离海岸三十里，远望一山如冢，山顶大石如柱。韦昭谓："碣石旧在河口海滨，历世既久，为水所渐沦入海。"想此是也。杨用脩谓："此右碣石，又有左碣石，在高丽乐浪。"《唐书》云"长城起于此山"。

真定龙兴寺后大悲阁有千手观音像，高七十三尺，其阁高一百三十尺，拓梁九间，而为五层。盖真定之铜像，嘉定之石像，皆大像之选也。

南都，春秋本吴地，无城邑可考。越灭吴，城长干。楚灭越，改金陵。秦灭楚，改秣陵，遂凿秦淮，时已有玄武湖。汉改丹阳郡。吴改建业，立都城八门，作太初宫，东凿清溪，西运渎，俱达秦淮，设朱雀航于大航门，犹今浮桥也。晋改为建康，以宰相领扬州牧，筑城于清溪东，临淮水上，号东府城，别旧治为西州城，以丹阳守为尹，宫城仍吴之旧，新作建康宫、大司马马。宋、齐、梁、陈因之。隋平陈，建康城邑俱废，于石头旁置

蒋州，后又改为丹阳郡，而扬州治县移于江都。唐改为升州。南唐复为都。宋灭南唐，复升州建制，寻改建康府。后高宗驻跸，以府地为行宫，置留守。元即建康府治开省，故宫俱存。然则孙吴六朝宫城乃在汉府、珍珠河之间，武定桥为朱雀航处。南唐、宋行宫在今内桥，直对镇淮为御街。本朝宫城，则填东方燕雀湖为之，在旧城之外，惟聚宝、三山、石城三门仍旧，起通济右转至清凉，则皆新拓之，周九十三里，外垣倍焉。此南龙一统之始也。然城寥廓，有警不易守，钟鼓楼以北似可敛而缩之。

宫城填浮土而弃故墟，或疑其故。余谓，以堪舆家推之，则留都之胜似为左仙宫。境内山起摄山，右去则为临沂，而钟山其拇指根也。覆舟而西，鸡鸣、卢龙、直渎、石城而至于冶城，皆当埽之墟，流而不止，六代、唐、宋宫之，正当其覆败处。左武冈、云穴、青龙、石桅、天印、聚宝、天阙，而止于三山，咸环抱而无穴场。皇祖与青田辈亦熟筹之，历朝以来，都宫郡邑迁徙靡常，城隍墩堑填塞代有，以故洼池渠沼，满眼皆是，地脉尽泄，王气难收，六朝奄忽，有自来矣，欲尽弃之，则室庐衢市，人情重迁，不若退卸稍东，挨钟山而填燕雀。昔人谓："池湖积水，四世不流。"又谓："山高一丈，水深一尺。"故壅塞各土，承受完胎，免其腾漏，非无自也。但今入红门而右，山麓西走，斜插偏枯，当时若更东去四五里间，直金门南下之处，铺唇展席，余气隆起，正坐钟山，四顾静定，如船泊岸，留湖水旧城以为下手，此其居中得正又不啻百倍。

向余登清凉台，人门见巨井，僧云，此胭脂井也，问台城，则指前冈。今细考之，则知吴苑城据覆舟山之前，对宫门之后，而晋台城即脩吴苑为之。华林园在台城内，而临春、结绮、望仙皆华林园中阁，胭脂井在阁前。始知僧言之非也。宋造华林园在盛暑时，何尚之谏宜休息，帝曰："小人常自曝背，不足为劳。"六朝君善谑而不善理多如此。

南京城中，巨室细家俱作竹篱门。盖自六朝时有之。《舆地志》云："自宫门至朱雀桥作夹路，筑墙，瓦覆，或作竹篱，使男女异行。"又《宫苑记》："旧京，南北两岸设篱门五十六所。邑之郊门也。"

出西安门，长安街斜掠西南而去，盖宫城缭垣之右原，如舞凤之翼，不与东齐，故街如之。而三山等遽道皆偏颇曲折，不甚方严，惟镇淮、内桥尚存御街之旧，余则四处方隅，时或眯目。

旧院有礼部篆籍，国初传流至今，方、练诸属人者皆绝无存，独黄公子澄有二三人，李仪制三才核而放之。院内俗不肯诣官，亦不易脱籍，今日某妓以事诣官，明日门前车马无一至者，虽破家必冶人为之居间，裘马子弟娶一妓，各官司积蠹共窘吓之，非数百金亦不能脱。

大江入地丈余。南中之湿，非地卑也，乃境内水脉高，常浮地面，平地略洼一二尺，辄积水成池，故五六月霪潦得暑气搏之，湿热中人。四方至者，非疥则瘴，即土著者不免，惟楼居稍却一二。

玄武湖大十数里，中洲为册库，以藏版籍，楼开东西牖，随日照之，得不蛀。初患鼠，赐督工老人毛姓者为土地乃安。非督册台省度支郎不得入其地。四山蘸翠，藕花满

湖，香气袭人，月明之夕，游赏为最。

大报恩寺塔以藏唐僧所取舍利。神龙人兽，雕琢精工，世间无比。先是，三宝太监郑和西洋回，剩金钱百余万，乃敕侍郎黄立恭建之。琉璃九级，蜃吻鸱尾，皆埏埴成，不施寸木，照耀云日。内设篝灯百四十四，雨夜舍利光间出绕塔，人多见之。嘉靖末，雷火，宫殿俱毁。

秦始皇以望气者之言，凿钟阜，断长垅，以泄王气，故名秦淮。其源一出句容之华山，一出溧水东庐山，合源于方山埭，西流入城，至淮青桥乃与清溪合，缘南城而出水关。水上两岸人家，悬榻拓梁为河房、水阁，雕栏画槛，南北掩映。夏水初阔，苏、常游山船百十只，至中流，箫鼓士女阗骈，阁上舟中者彼此更相觑为景。盖酒家烟月之趣，商女花树之词，良不减昔时所咏。

牛首山寺西厢门有一窍，塔影入焉，见佛桌帷上，乃是倒挂，栏楯铃瓶，色相俨然，其傍树影又直立，可异也。然塔本西方创，故多异。余台双幡塔影乃落黄泥塘中，隔烟火三里，立塘畔，见影不见塔。近始为塘畔人家填塞之。又观《槎史》云："泗州僧伽塔，一日影见于城中民家。"又《辍耕录》云："松江城中有四塔，夏监运家在其东，而日出时，有一塔影长五寸，倒悬西壁上。"又《夷坚续志》云："南雄延庆寺有三塔影，不以阴晴见，一倒影，二悬影，向上，如见人家厅堂上，主科名，见房厕，则凶。"此皆理之不可晓者。

凤阳龙兴之地，当时乃不建城郭。或谓，堪舆家以此地皇陵所奠，于城郭不宜。或又谓，圣祖念汤沐地，民力困于战争之后，不暇及也。然观汉高祖诛秦灭项，建都长安，亦不造城，而止作缭垣，周三百里。至惠帝始城长安。

吕梁洪石齿廉利，嘉、隆间，黄河涨，石渐入水，止水上盘涡。余癸酉上春官时犹及见之。至于丑涨甚，则盘涡亦无矣。今河渐涨，堤渐高，行堤上人与行徐州城等。若黄河年年如此，则自开辟以来，今不且在半天乎？何不涨于昔而涨于今也？向思之，不得其故，及今行遍宇内，始穷山川源委而悉之。盖此乃中龙过脉处也。泰山为中龙之委，自荆山大干生，至六蓼遂落平洋，牵连冈阜，至徐、邳过脉，北去而起泰山。黄河源流，泰山之北至直沽入海，此特泗水一派，浮流两洪之上耳。隋时，炀帝幸江都，引黄河入汴、泗，河始流断，龙脉隔泰山而北之，然中龙脉王伏地而行，河水流地上，毕竟不能断绝其脉。而地脉之起伏有时，今此数十年正当其起也。脉望涌而起，故河身日擎捧而高，此岂铁埽帚、滚江龙之所能刷而低之乎？为此策者，真儿戏见也。过数十年后，地脉既伏，沙泥自去，河身自陷下耳。或谓："地脉何以知其起伏？"曰："济水昔行地上，王莽时伏地而行，遂至今不改，至趵突方穴而出，非耶？堪舆家指地坟而起者为吉，正谓下有气脉耳。"此理向无人识，须与通天地人者一抵掌。

清江板闸之外，乃淮河之身而黄河之委也。黄、淮合处，水南清北黄，嘉靖末年犹及见之。隆、万来，黄高势陡，遂闯入淮身之内。淮缩避黄，返浸泗、湖，水遂及祖陵明楼之下，而王公堤一线障河不使南，淮民百万，岌岌鱼鳖。余丁亥冬过淮，适值行河省臣常

且至，因预与淮父老讲求之，上溯泗陵，下汎海口，始悉颠末，谓非另造一支河不可，众闻咋舌云："黄河可造乎？"真落落难合也。余为析其故。桃源三叉庙有老黄河故道，武宗南幸，欲两岸牵挽龙舟，始塞泯之，今遗身犹隐隐存。若从此挑一河，与今河深阔齐，直至草湾，放淮水与之合，祖陵与淮城自无恙。欲浚海口者，非也。海口二百里，从何浚？且海口比河低甚，非海口罪。因为疏上之，而总河大臣与省臣谓余侵其事，百方阻不行。十年后余入太仆时，祖陵且坏，直指发其事，河臣削籍待罪，司空氏始悔余言之不用也。复遣省臣行视之，仍依余言，仅于入口处稍改，从上流黄坝口入，渔沟以东，与余前疏同，毕竟另造一黄河，费近百万。河成，淮出矣，方报浚，而黄河一夕南徙，又决黄堌口一千二百余丈，下睢宁，当事者又恐徐、邳流竭，为运道梗，议浚议塞，漕河两大臣言人人殊。今尚筑舍道傍也。

黄河之冲，止利卷埽而不利堤石，盖河性遇疏软则过，遇坚实则斗。非不惜埽把之冲去也，计一埽足资一岁冲刷而止，明以一岁去此埽而护此堤也，来岁则再计耳。若堤以石，石不受水，水不让石，其首激如山，遂穿入石下，土去而石遂崩矣。余见近督河者所作石堤往往如此，而常自护过，不肯以为非。

淮、扬一带，扬州、仪真、泰兴、通州、如皋、海门地势高，湖水不侵，泰州、高邮、兴化、宝应、盐城五郡邑如釜底，湖之壑也，所幸一漕堤障之。此堤始自宋天禧转运使张纶，因汉陈登故迹，就中筑堤界水，堤以西汇而为湖，以受天长、凤阳诸水，繇瓜、仪以达于江，为南北通衢，堤以东画疆为田，因田为沟，五州县共称沃壤。起邵伯，北抵宝应，盖三百四十里而遥，原未有闸也，隆庆末岁，水堤决，乃就堤建闸，实下五尺，空其上以度水之溢者，名减水闸，共三十六座。然一座阔五丈，则沿堤加三十六决口，是每次决水共一百八十丈而阔也，虽运济而田为壑矣。所赖以潴止射阳、广洋诸湖，出止丁溪、白驹、庙湾、石砘四口耳。近射阳已涨与田等，它水者可知。丁溪、白驹二场，建闸修渠，金钱以万计，不两年为灶丁阴坏之。又盐城民惑于堪舆之言，石砘之闸启闭亦虚，止庙湾一线通海耳。近因淮溢陵寝，泗人告急，议者欲毁高堰，从海口道淮，以周桥之水从子婴沟入，武墩之水从泾河入，高良涧之水从汜光湖入，尚幸主议者见其难而中止耳。若从其请，欲尽从庙湾一线出，则高宝五郡邑沮洳昏垫之民永无平陆之期，畎亩赋税公私不将尽废矣乎！五郡邑水田额粮亦不少，泰州五万二千三百石，高邮二万九千九百石，兴化五万六百石，宝应一万二百七十石。

高家堰在汜光湖西北，乃汉扬州刺史陈登筑，当时水利大兴，宋转运使张纶修之，平江伯陈瑄又修之，非今日始也。堰之地去宝应高可一丈八尺，高邮高可二丈二尺，而高、宝堤去兴、泰田有高一丈者，有八九尺者，其去堰愈下，不啻三丈有奇，若堰开，则水激如箭，登时巨浸，故议泗溢而欲开堰者，不为淮南计，未可也。或谓开堰则可导淮繇瓜、仪入江，不知淮南地繇高、宝而东则俱下，繇邵伯而南则又昂，漕河高于湖者六尺余，凿之通湖，流达瓜、仪，仅可转漕耳。今高庙一带四十里两岸如山峙，稍遇旱乾，常苦浅涩，且储五塘水预接济之。万历五年大辟通江诸口矣，湖水减不盈咫，漕河舟楫三十里内

几不通，二十年又开金家湾、芒稻河矣，堤决如故，湖水东奔未少杀，此南北低昂之一验也。或又谓，堰不开则淮不出，不知堰下洪泽、阜陵诸湖亦低，与高、宝同，仰受淮水如釜底，皆清口沙限之如门槛，然辟清口则淮出矣。不然，二十一年，高涧决七十余丈而泗城水减不过尺许，则泗溢不尽繇堰也。此见陈大理应芳《水议》中。

淮阳年少，武健鸷愎，椎埋作奸，往往有厄人胯下之风。凤、颍习武好乱，意气偪人，雄心易逞。白下则鲜衣冶容，流连光景。盖六朝余习犹有存者，大抵古今风俗不甚相远。

维扬中盐商，其盐厂所积有三代遗下者。然长芦盐窳之淮阳卖，而淮盐又窳之江南卖。长芦之窳，其弊窦在往来官舫，淮盐之窳，其作奸在孟浚流徒。淮盐岁课七十万五千一百八十引，征银六十万两，可谓比他处独多矣，而鄙懋卿督理时，欲以增额为功，请加至百万，徵不足，则括郡县赎锾及剥商人余赀足之，商人多破产，怨嗟载道。及嘉靖末年，分宜败，御史徐炘上其状，司农覆议，始减照原额，从之。

扬州五塘，一陈公塘，延袤八十余里，置自汉陈登；一曰句城塘，六十里，置自唐李袭誉；一曰小新塘，一百一十里；一曰上雷塘、下雷塘，各九十里，皆创自先朝。千余年停蓄天长、六合、灵、虹、寿、泗五百余里之水，水溢则蓄于塘，而诸湖不致泛滥，水涸则启塘闸以济运河。嘉靖间，奸民假献仇鸾佃陈公塘，而塘堤渐决，鸾败而严世蕃继之，世蕃败而维扬士民攘臂承佃，陈公塘遂废，一塘废而诸塘继之。夫五塘大于汜光、邵伯、五湖数倍，水既不入塘，惟汎于湖，故湖堤易决，他日堤东兴、盐、高、泰五州县之民悉为鱼矣。所佃之税止七百余金耳，视五州县之民数百万、粮二十余万何啻倍蓰之，而竟不可复者，则以今之所佃皆豪民、富商及院道衙门积役，其势足以动摇上官，故虽以家司寇督漕，吴太守理郡，皆锐意复之，竟亦中止。

广陵蓄姬妾家，俗称养瘦马，多谓取他人子女而鞠育之，然不啻己生也。天下不少美妇人，而必于广陵者，春保姆教训，严闺门，习礼法，上者善琴棋歌咏，最上者书画，次者亦刺绣女工。至于趋侍嫡长，退让侪辈，极其进退浅深，不失常度，不致憨戆起争，费男子心神，故纳侍者类于广陵觅之。

扬子江南零水与建业石头下水异，此出《茶经水辨》中。谓唐李季卿刺湖，遇陆处士，使操舟取南零水煮茶，陆扬以杓，曰："江则江矣，非南零，似石头下水也。"既倾至半，曰："是矣。"使服曰："某所取南零水，抵岸，荡覆半，挹岸水增之耳。"李叹骇，问海内诸水优劣，羽曰："楚水第一，晋水最下。"李命笔，羽遂次第二十水。欧阳公又传，羽论水，以山水上，江水次，井水下。又云："山水，乳泉石池漫流者上，混涌湍濑勿食，令人有颈疾，江水取去人远者，井取汲多者。"张又新《小记》又云："刘伯刍谓，水之宜茶者七，皆出于羽。今次刘、陆水品：刘以扬子江第一，惠山石泉第二，虎邱石井第三，丹阳寺井第四，扬州大明寺井第五，松江第六，淮水第七。与羽皆相反。羽以庐山康王谷第一，惠山泉第二，蕲州兰溪石下水第三，峡州扇子峡、虾蟆口第四，虎邱第五，庐山招贤寺下方桥潭第六，扬子江南零第七，洪州西山瀑布第八，桐柏淮源第九，庐州龙池山顶

第十，丹阳观音寺井十一，扬州大明寺井十二，汉江金州、中零十三，归州玉虚洞香溪十四，商州武关西路水十五，松江十六，天台千丈瀑布十七，郴州圆泉十八，严陵滩十九，雪水二十。如虾蟆口、西山瀑，天台瀑，羽皆□人弗食。”今使余尝一水，此水美恶则立辨之，明至□处，口已遗忘矣，安能并海内而记其次第。品藻之如余辈，真所谓鲜能知味也。若留都城内井，则皆秽恶不堪食，又多碱，余尝取秦淮水矾澄之。

茅山初名句曲，《道书》第八洞天第一福地，后因三茅君得道，于此上升，各占一峰，故又称三茅山。《金陵志》：“茅山与蜀岷、峨相首尾，蒋山实其脉之尽者。”固然。然茅山不得与岷、峨首尾也，为岷、峨尾者，乃天目耳。句曲亦从天目发龙。

太湖三万六千顷，山环七十二峰，中有洞庭两山，亦名包山，下有洞穴，潜行水底，九疑、衡岳无所不通，号为地肺。《道书》第九洞天，《禹贡》谓之震泽，《周官》、《尔雅》谓之具区。其别名曰五湖，以其派通五道。虞翻谓，东通长洲松江，南通安吉霅溪，西通宜兴荆溪，北通晋陵滆湖，西南通嘉兴韭溪者是也。张勃《吴录》谓，其周行五百里，故以为名。《义兴记》谓，太湖、射湖、贵湖、阳湖、洮湖为五湖。韦昭谓，胥湖、蠡湖、洮湖、滆湖、太湖为五湖。《水经》谓，长塘、湖射、贵湖、上湖、滆湖、太湖为五湖。《图经》谓，贡湖、游湖、胥湖、梅梁湖、金鼎湖为五湖。《史记正义》谓，茭湖、游湖、漠湖、黄湖、胥湖皆太湖东岸五湾，为五湖。皆出臆度。

三江以吴松江为主，在吴江东，源出太湖，又名松陵江，又名松江，又名笠泽，经昆山入海。顾夷《吴地记》云：“松江东北行七十里得三江口，东北入海为娄江，东南入海为东江，并松江为三江。”言经三江入海，非入震泽也，此与唐仲初《吴都赋》同，乃以吴三江言。其他如以松江、钱塘、浦阳为三江者，韦昭之注也。以历丹阳、毗陵入今大江者为北江，首受芜湖东至阳羡者为中江，分外石城过宛陵入具区者为南江，此黄郛山之论也。以出岷山至楚邦名南江，至浔阳为九道名中江，至南徐州名北江，入海，此徐铉之注也。岷山，大江所出，峡山，南江所出，崌山，北江所出，三江皆发源外蜀而注震泽，《禹贡》纪其源而及其委，此《山海经》之注也。此皆以天下言。大都三江既入，当以《吴地记》为正，盖此皆太湖水也。或者其初荡溢至江口，分而入海，乃遂底定，亦疏九河之意，何必牵强以至蜀都。

三江口在姑苏下流，《国语》所谓越王擒之于三江之浦是也。故当以《吴地记》为正。今吴松江本支虽间湮塞，河身故存，黄浦即东江之别名，刘河乃娄江之旧迹，刘河则自入海，黄浦入处则与吴淞共口矣。吴淞南至钱塘，内海盐、平湖、金山、华亭、上海共一捍海堤，并无涓滴自入江海，自吴淞北至京口，则七浦、杨林诸河径入海，白茆、福山、孟渎、九曲等河径入江，共二十余河。前代沧桑不能尽考，乃近日所导，则万历辛巳行水使者辟治江中淤塞四十里，复吴淞江这旧，又决去吴淞滩涨数十处，使太湖积水直流吴淞，又浚松之山泾等港，秀州、官盐铁、蒲汇、六磊等塘，泄淀泖之水于黄浦，浚苏之吴塘、顾浦、戚、虞、泾、南北横沥等处，泄昆、嘉、太仓诸水于刘河，复浚白鹤溪、荆城港、西泛、里河，泄长荡、荆溪诸水入外运河，其他白茆、七浦自入江海，又于夏驾、漫水、

江口并建一闸。盖吴中唐以前未有水患，始自吴江长堤之筑。国初夏忠靖专力夏驾、新洋，一时裨益，其后，新洋湍悍深阔而吴淞脉微，土人以此称为漫水港。大都水之利害，古今异宜，数十年后，三吴又不知作何讲求耳。

姑苏张士诚王宫之址，当时取三兴土培筑以成者，谓嘉兴、长兴、宜兴也，止取兴义，辄轻用民力至此。本朝遂空其地，任民间自挖取之。

苏、松赋重，其壤地不与嘉、湖殊也，而赋乃加其什之六，或谓沉没三万时，简得其庄佃起租之籍而用之起赋，或又谓张王不降之故，欲屠其民，后因加赋而止，皆不可晓。毕竟吴中百贫所聚，其工商贾人之利又居农之什七，故虽赋重不见民货。然吴人所受粮役之累竟亦不少，每每金解粮头，富室破家，贵介为役，海宇均耳，东南民力良可悯也。今总吴中额赋、苏州县八，至二百二十六万四千石，松县三，至九十五万九十石，嘉县七，止六十一万八千石，湖州县六，止四十七万石，常、镇比嘉、湖虽过什之三，比苏松尚少十之六。

姑苏人聪慧好古，亦善仿古法为之，书画之临摹，鼎彝之冶淬，能令真赝不辨。又善操海内上下进退之权，苏人以为雅者，则四方随而雅之，俗者，则随而俗之，其赏识品第本精，故物莫能违。又如斋头清玩、几案、床榻，近皆以紫檀、花梨为尚，尚古朴不尚雕镂，即物有雕镂，亦皆商、周、秦、汉之式，海内僻远皆效尤之，此亦嘉、隆、万三朝为盛。至于寸竹片石摩弄成物，动辄千文百缗，如陆于匡之玉马，小官之扇，赵良璧之锻，得者竞赛，咸不论钱，几成物妖，亦为俗蠹。

虎丘天池茶今为海内第一。余观茶品固佳，然以人事胜，其采揉焙封法度，锱两不爽，即吾台大盘不在天池下，而为作手不佳，真汁皆揉而去，故焙出色味不及彼，又多用纸封，而苏人又谓纸收茶气，咸盛以磁罐，其贵重之如此。余入滇，饮太华茶，亦天池亚，又啜蜀凌云，清馥不减也。然鸿渐《茶经》乃云："浙西以湖州上，常州次，宣州、杭州、睦州、歙州下，润州、苏州又下；浙东以越州上，明州、婺州次，台州下；剑南以彭州上，绵州、蜀州次，邛州次，雅州、泸州下，眉州、汉州又下，而不及嘉与滇。"岂山川清淑之气钟之物者故与时异耶？

吴中子弟嗜尚乖僻，耑欲立异上人，迩者一二怪民遂因而酿乱，翩翩裘马公子为所煽惑而入之，几堕家声。然有司不能拯解，缘以文致其词，捕风捉影，网罗成狱，以实上官之举，亦可悯也。

李太白晚依当涂令李阳冰，其族也，故宛陵山川一邱一壑、猿狙之窟、鼯鼠之宫，无所不到，赋咏亦多。双其向往谢公，属意青山，生则流连，死而葬之，真见古人风度。骑鲸捉月之事，幻妄可笑，不知何自得来。

山居人尚气，新都健讼，习使之然。其地本勤，人本俭，至斗讼则倾赀不惜，即官司笞鞭一二、杖参差，便以为胜负。往往诱人居间。若巨家大狱，至推其族之一人出为众死，或抹额叫阙，或锁喉赴台，死则众为之祀春秋而养子孙。其人受椎不死，则傍有死之者矣。他方即好讼，谋不至是。铺金买埒，倾产入关，皆休、歙人所能。至于商贾在外，

遇乡里之讼，不啻身尝之，醵金出死力，则又以众帮众，无非亦为己身地也。近江右人出外亦多效之。

卷三　江北四省

周、宋、齐、鲁、晋、卫，自古为中原之地，是圣贤明德之乡也，故皆有古昔之遗风焉。入境问俗，恍然接踵遇之，盖先王之泽远矣。故以次于两都。

河南诸水，以河为经，附河诸郡水，济、颍、睢、淝、溱、洧、伊、洛、瀍、涧俱入焉。北以卫河为辅，而漳于境外合之，南以淮河为辅，而汝自境内合之。然多截流横渡而已。春夏水涨则堤岸为鱼，冬水涸则沙滩成地，无舟楫之利，无商贾之埠，无鱼鳖之生，间或有之，亦不多也。惟南阳泌、淯诸水皆南自入汉，若与中州无涉者，然舟楫商贾反因以为利。

中州山皆土垅，不生草木，亦不结钳，局气行于地而不行于山也。惟崧、高土皮石骨，苍翠相间，特出为奇。其他，则西南边境处间有青山，山脉亦自西南而来，下终南，历商洛、武关；东则一支循伊、洛、龙门而行，去为嵩山；南则一支出鲁山，经泌阳、桐柏去为荆山，直循淮、泗南行为正干。

黄河故道由大名趋河间往直沽入海。自隋炀帝欲幸江都，龙舟十四丈，汴水狭不能容，乃引河入汴，当时止一时度舟计耳，不意河流迅急，一入不回，遂为千百年之害。盖河北地势高，汴河身低，又河南土甚疏理，任其冲突奔溃，故一入不回。余见世庙时有欲求禹故道者，真迂儒之言也。

三门而下，石磧如山，连延百里，河过砥柱，响声如雷。汉时转漕关中，皆繇此路，不知何以挽舟而上。或谓古有月河，今石磧中皆无形影可求。

中州虽无山，然出美石，黑者如清油，白者如截肪，不若江南之粗理也。桐柏花石更佳，不减大理。诸果品味胜，为沙土所植。其田土甚宽，有二亩三亩作一亩，名为大亩，二百四十弓为小亩。地广人稀，真惰农也。

八郡惟睢、陈难治，以多盗故。光、罗山难治，以健讼故。卢氏、南召难治，以好逋故。洛中难治，以豪举故。荥阳、荥泽难治，以冲疲故。

大河南北自古为战争之地。治平以来，忘战久矣，官无一将帅，民无一兵勇，都阃诸职掌，不过具军卫尺籍焉已，民壮弓之设，止备郡邑勾摄，虽有唐、汝诸守备，名为防矿，而麾下无一卒，且白莲教诸左道与师尚诏、曹仑等往往窃发，安得谓中州尽无事也？若待有事，索兵则晚矣。故甲午饥民之乱，当事者袖手而计无出。余初入省垣，谓中州当立一游击，募兵二千，随地练习，以防意外。谭者以为迂。及陈金、王自简等变起，始信余言之不诬也。

四渎惟济水奇，性喜伏流，流虽伏，然迅急与地上等，本穿黄河截流而过，又能不与

河水混，及其千里出地为跑突，高六七尺，济源出初之处，又能洄伏藏匿，所浮物至年余而出，若用机者然。造物之怪如是。

河北三府，幅员不能当一开封，业已分封赵、郑二府矣。近乃又改潞府于卫辉，城池既狭，人烟又稀，土田少沃，与衡阳相去远甚，且通省建藩已至六国，尚有废府诸郡，两河民力疲于禄米之输甚矣，而诸藩供亿尚尔不足。诸藩惟周府最称蕃衍，郡王至四十八位，宗室几五千人，以故贫无禄者不得不杂为贱役，或作为非僻，稍食禄而无力以请名封者，至年六七十犹称乳名终其身。故诸无禄庶人，八口之饥馑既不免，四民之生理又无望，虽生于皇家，适以囚禁之，反不如小民之得以自活也。数年之内，生能愈繁，不知何以处之。

中州俗淳厚质直，有古风，虽一时好刚，而可以义感。语言少有诡诈，一斥破之，则愧汗而不敢强辩。其俗又有告助、有吃会。告助者，亲朋或征逋追负而贫不能办，则为草具，召诸友善者各助以数十百而脱之。吃会者，每会约同志十数人，朔望饮于社庙，各以余钱百十交于会长蓄之，以为会中人父母棺衾缓急之备，免借贷也，父死子继，愈久愈蓄。此二者皆善俗也。

汴城在八郡中为繁华，多妖姬丽童，其人亦狡猾足使。城中寿山、艮岳乃宋时以童贯领花石纲为之者，石至数十丈，今尺块不存，不知移于何处。城外繁台，土人念“繁”为“博”，亦未审其义所自始。或云即梁孝王平台。又云师旷吹台，上有大禹庙，貌“河、洛思功”字，然庙貌狭，不称所以祠禹者。

周公测景台在登封五十里村中，旧郜县也，对箕山许由冢，有所遗量天尺存，其所竖小石碑，果夏至日中无影。古云，阳城天地之中。然宋时测景又近汴。唐颜鲁公又于汝宁城北小阜立天中山碑，亦谓夏至无影。

周公卜洛时，未有堪舆家也，然圣人作事，已自先具后世堪舆之说。龙门作阙，伊水前朝，邙山后环，瀍、涧内里，大洛西来，横绕于前，出自艮方。嵩嵩为龙，左耸秦山为虎，右伏黄河为玄武，后缠四山，城郭重重无空隙。余行天下郡邑，未见山水整齐于此者，独南北略浅逼耳。

洛阳水土深厚，葬者至四五丈而不及泉，辘轳汲绠有长十丈者。然葬虽如许，盗者尚能以铁锥入而嗅之，有金、银、铜、铁之气则发。周、秦、汉王侯将相多葬北邙，然古者冢墓大隧道至长里余者，明器多用金、银、铜、铁，今三吴所尚古董皆出于洛阳。然大冢禁于有司，不得发，发者其差小者耳。古器惟镜最多，秦图平面最小，汉图多海马、葡萄、飞燕，稍大，唐图多车轮，其缘边乃如剑脊。古者殓用水银，此镜以掩心，久之，尸蚀而水银不坏，则镜收之，故朱砂、翡翠以年代久近为差。瓦羽觞不知其何始，冢大者得百千只，以蜡色而香者为佳，若气带泥微青而渗酒者，皆赝为之耳。郭公砖长数尺，空其中，亦以甃冢壁，能使千载不还于土。俗传，其女能之，遂杀女以秘其法。今吴、越称以琴砖，宝之，而洛阳巨细家墙趾无不有也。

洛阳住窑，非必皆贫也，亦非皆范砖合瓦之处。遇败冢穴，其隧道门洞而居，亦称窑

道，傍穴土而居，亦称窑。山麓穴山而栖，致挖土为重楼，亦称窑。谓冬燠夏凉，亦藏粟麦不坏，无南方霉湿故也。

陕州灵、宝二城，皆西北滨河，南阻山，东南通一线路。河崖高寻丈，故水不溢入城。陕州城无水，乃自交口引涓涓来，四十里穿城楼上过，滴召公池中。

自汝阳西行，左秦山，右邙山，皆绵亘数百里，直至函谷，中夹线路而已。邙山外则大河包之，秦山后则万山丛出，故秦关百二，真天险也。新安县在山上，东西可二里，南北仅百步，自新安上山，至义昌始下平坡，义昌，渑池所辖也，过渑池至硖口又上山。大抵入秦之道皆仰行。孟津在邙山外，止辖河坡一带，纵不过五里，横十之，与新安二县为洛中最小而疲。

卫水发源苏门山，如珠玑百万，飞跃可爱。苏门啸台为孙登、阮籍也，其后李之才、邵尧夫辈闻风兴起，今皆祀之，而独不及籍，岂谓籍人品在诸公下耶？

曹操七十二疑冢，皆聚于一处，不数十里而远，今亦有沉于漳河中者。陶九成曰："会须尽伐七十二疑冢，必有一冢藏操尸。"余谓以操之多智，即七十二冢中，操尸犹不在也。

函谷新旧二关。旧函谷在灵宝，去河岸数十里，正老子骑青牛、尹喜望紫气处也。新函谷在新安。汉时重关内族，以谓帝里之民，故彻侯不治事者谓关内侯。楼船将军杨仆伐越归，耻为关外人，乃尽献家赀，请徙关内，武帝遂为移关于其家外以就之。汉家法纪乃至于是。

洛阳旧有永宁寺，后魏熙平元年灵太后胡氏所立也。中有九层浮图，架木为之，举高九十丈，有刹复高十丈，合去地千尺，去京师百里遥已见之。初掘基至黄泉下，得金像三十躯，太后以为信法之征，是以营建过度。刹上有金宝瓶，容二十五石，瓶下有承露金盘，三十重，周匝皆垂金铎，复有铁镬四道，引刹向浮屠四角，镬上亦有金铎，铎大小如一石瓮子，共一百十二铎。浮图四面，面有三户窗，上有五行金铃，合五千四百枚。复有金环铺首，殚土木之功，绣柱金铺，骇人心目，风中闻十余里。北有佛殿，形如太极。中有丈八金像一，人长金像十，绣珠像三，织成像五，奇巧冠世。僧房楼观千间，皆雕梁粉壁，青锁绮疏。异贲奇花，布满阶墀。园墙皆效宫墙，门效端门，夹以力士、金狮，皆饰金银珠玉，青槐绿水，路断飞尘。时有西域沙门达摩年百五十岁，云历游诸国，此寺精丽，遍阎浮所无也，极佛界亦无有此。孝昌二年大风，宝瓶落人地丈余，复更新之。后永熙三年二月，浮图为火所焚。初起第八极中，当时雷雨晦冥，杂下骤雪，百姓道俗观火者悲哀振天，时有三比邱赴火死，经三月不灭，有入地柱火，寻柱周年犹有烟气，其年五月，有人从象为郡来，云见浮图于海中，光明夺目海上人咸观之。详《伽蓝记》。

伏牛山在嵩县，深谷大壑之中数百里，中原战争兵燹所不及，故缁流衲子多居之。加以云水游僧动辄千万为群，至其山者如入佛国，呗声梵响，别自一乾坤也。然其中戒律齐整，佛土庄严，打七降魔，开单展钵，手持贝叶，口诵弥陀，六时工课，行坐不辍。良足以引游方之目，感檀越之心，非他方刹宇可比。少林则方上游僧至者守此戒，是称禅林，

本寺僧则啜酒啖肉，习武教艺，止识拳棍，不知棒喝。

南召、卢氏之间多有矿徒，长枪大矢，裹足缠头，专以凿山为业，杀人为生，号毛葫芦。其技最悍，其人千百为群，以角脑束之，角脑即头目之谓也。其开采在深山大谷之中，人迹不到，即今之官采亦不敢及。今所采者，咸近市井道路处也。闻此一时，貂珰以狐假虎，杀人而吮其血，按抚袖手而唯唯。宛、洛之间，初至报富室以为硐头，非厚赂不免。惟视矿脉，则于富人坟墓掘之，又非厚赂不免。其借歇公差、寄顿官物，必寻富人之庄，又非厚赂不免。贫人则自裹粮而执役，中产则计门摊以赔税，而奏官仲春等踉跄剥削，擅逞淫刑，亡论贫富人，皆坐诸汤火。藩司费万金之出，内帑不能得万金之人。昔人谓："内帑之一金，府库之十金，民屋之百金也。"良然。朝廷此举，听于仲春之一言，仲春之肉不足食，第恐中州祸乱，不知所究竟也。

汝宁郡治二门两石台，旧吴元济牙台也。此淮、蔡之地，古称乱邦，险要之说不可以时平而废。府城正北突出为半规，建府治其中，流汝水于下。今汝啮于城之足矣，决汝水逆于西门，则城浸，凿河崖穴地道，则半规者坏而不守，非计也。汝属惟信阳据险，城筑于山冈之上，四面皆低，又浉水在前，淮河在后，最易守。

汝宁惟光州所属光、固、商、息为南五县，通淮河，稍集商旅，聚南货，觉文物与诸县差殊，人才亦辈出。光山一荐乡书，则奴仆十百辈皆带田产而来，止听差遣，不费衣食，可怪也。商城自固始分，当时草草，分民不分土，至今商城民住固始城中，田耕于固始村内，固始亦然，两县今常以逋逃拘集而成口语。

确山南多稻田，近楚俗，北乃旱地，渐见风尘。其城四里，曾经流贼入屠之，今城中民不二三百家，又多缙绅巨族，女墙睥睨七百余，有城而谁与为守？且贸易、店铺、谷粟皆聚于东门之外，一燎则城中坐困矣。县后与学后又皆空地，气象萧索。余故移一集于城中空处，使人烟喧闹以招徕。目下生气且集，场既立，店舍渐兴，则谷粟可以次入城，而北归市之民即守城之众，亦以默寓百年久远之计。奈后来者不能深识余情而遽罢之。

汝宁称殷，然烟火稠，薪桂是急，雨雪连朝，即富室皆裂门壁以炊，朗陵近有煤山，然土嫩未成，余曾凿烧之，无燄，想百余年后用物耳。

汝宁本乐土，癸巳、甲午大荒，杀人以食，死尸横道，有骨无肉，汝、颍城中明货人肉以当屠肆。最可恨者，宝丰杨松家有祖父，其祖饿甚，令松谋父烹之，松遂杀父，与祖共食，此亦天地之一大变也。故流贼四起，贼首确山、泌阳、桐柏间则陈金，汝宁则王商，汝、颍间则王自简，皆号召千百人，张舆盖、执干戈以叛。所幸浮、光、商、固五州县丰稔，助乱者寡，不能成大事也。盖荆山之北，汝宁之南，左有金刚台，右有栲栳山，皆乱民所必资。金刚台在商城，山高数十里，其上平原，周十余里，立营置寨，足屯数千人，土沃可耕，路险阻不得上，与麻城天台山相为犄角。栲栳山在确山、桐柏间，山高与金刚台同，其上则连大山，逶迤数百里不绝。吴元济昔据之以得淮、蔡，城墙、台基、阑干、石址俱存，俗又称方城山，谓即楚方城。如草泽、风尘二处，皆当扼塞。

宛、洛、淮、汝、睢、陈、汴、卫自古为戎马之场，胜国以来，杀戮殆尽。郡邑无二

百年耆旧之家，除缙绅巨室外，民间俱不立祠堂，不置宗谱，争嗣续者，止以殓葬时作佛超度所烧瘗纸姓名为质。庶民服制外，同宗不相敦睦，惟以同户当差者为亲。同姓为婚，多不避忌，同宗子姓，有力者蓄之为奴。此皆国初徙民实中州时各带其五方土俗而来故也。

闾阎不蓄积，乐岁则尽数粜卖以饰裘马，凶年则持筐篮携妻子逃徙趁食。俗又好赌，贫人得十文钱不赌不休，赌尽势必盗，故盗益多。且又不善盗，入其家则必杀人，乃所得皆重累易认之物，今日所劫衣履，明日即被服之而为人所获，故每盗或十余人骈首就戮，而计赃乃不值一金，余每心怜之而无法以脱也。

中州僧从来不纳度牒，今日削发则为僧，明日长发则为民，任自为之。故白莲教一兴，往往千百为群随入其中，官府无所查核，为盗者亦每削发变形入比邱中，事息则回。无论僧行，即不饮酒食肉者百无一人。

关中多高原横亘，大者跨数邑，小者亦数十里，是亦东南冈阜之类。但冈阜有起伏而原无起伏，惟是自高而下，牵连而来，倾跌而去，建瓴而落，拾级而登。葬以四五丈不及黄泉，井以数十丈方得水脉，故其人禀者博大劲直而无委曲之态。盖关中土厚水深，川中则土厚而水不深，乃水出高原之义。人性之禀多与水推移也。

南山谓终南山也，脉自大散关而度，左渭右汉，黑白两龙江注之。其东出者，自武功、太白牵连而至商洛，皆是南山，如太行在燕、代随处异名耳。太白极高，上有积雪，盛夏不消，谚云："武功、太白，去天三百。"山下军行鸣鼓角，则疾风暴雨立至，今乃为盗据而窟之，游人莫到，使山灵受污。武功亦北连太白，与之并峙。太华削成四方，高五千仞，自回心石以上仰蹑四十里，少华三峰副之。终南正南，亘蓝田、盩厔，中对长安，登者经樊川、杜曲。谚云："城南韦、杜，去天尺五。"韦乃安石别业，倒官中囊为之；杜则岐公墅而孙牧增为者。二曲为唐长安林泉，花竹最胜，今皆荒落。自此入山，走深谷大壑，即三四百里不能穷，中多修道求仙人数百岁者，云水游人往往觅得之。子午谷去城南百里，路自南通北，正对长安，故名，然止单人独骑可行。昔魏延请孔明出军，贵妃飞骑进荔枝，皆此。

长安为周、秦、汉、隋、唐所都，历代位置，亦非一处，然皆不出五十里之外。周后稷封邰，在漆城，今为武功县。其后，不窋失官，窜于戎狄，则庆阳有不窋城。公刘徙邠，繄邠州。太王迁岐，繄岐山。至文王迁丰，始近今长安之境，繄鄠县，丰水出其谷焉，灵台基址尚存。又东则为镐水，武王都镐，繄与丰东西对峙，相去二十五里，名宗周也。诸家皆言汉武穿昆明池，镐京故基沦入于池。秦始保西垂，至非子居犬邱，当是畜牧之地，繄今兴平，始皇改名废邱，示周废不复兴也。孝公始作咸阳，筑冀阙而都焉。其地九嵕之南，渭水之北，山以南为阳，水以北为阳，故曰咸阳。然《史记》、《黄图》皆云，始皇都咸阳，引渭水贯都，以象天汉，横桥南渡，以法牵牛，则是跨渭水而都之。汉长安城在龙首山上，周丰、镐之东北也。龙首来自樊川，其初由南向北，行至渭滨乃始折而东。汉之未央据其折东高处为基，故宫基直出长安城上，建章、昆明皆在原西，而秦长乐

离宫，汉修之，亦东西峙焉，其后以居母后，名东朝。《三秦记》曰："此山长六十里，头入渭水，尾达樊川，头高二十丈，尾低可六七丈，色赤。"汉既据其上立未央宫矣，而山势尚东趋，唐大明宫又据其趋东之垅，故含元正殿高平地四十尺也。若此山方北行未东之时，垂坡东下为龙首原。原有六坡，象《易乾卦》，隋包六坡为都城，大兴宫殿，据第二坡应第二爻。唐建都因隋无改，止易宫名太极，至高宗风痺，恶太极下湿，遂迁据东北山上别为大明宫，至山势尽处，引水以为蓬莱山池，因名大兴，为西内，大明为东内，又于别建兴庆宫为南内。此五代都长安大略也。咸阳有三，秦在在本朝县东三十里，隋城在县东北二十里，唐城在渭水北杜邮馆西。镐京东径磁石门及阿房之西门，名却□门，冀以吸□人隐刃，正在镐水入渭之处。汉都长安，其城在渭之南，而秦咸阳之东南也，故项羽自霸上而入秦都，皆曰西上咸阳也。隋都亦在长安，实汉城东南十三里。今西安府坐龙首山南十里，未央东南十四里，则今城正当大兴旧址。

长安中殿惟秦、汉最盛。想当时，秦、陇大木多取用不尽，若今嘉靖间午门、三殿灾，万历间慈宁、乾清灾，动费四五百万金、府库不足，取之事例，不足，又取之捐俸，不足，又取之开矿，一木之费辄至千金，川、贵山中存者亦罕，千溪万壑，山水为难，即欲效秦、汉，百一未能也。姑举两朝崖略：秦始皇所造宫室多在渭北，每破侯国，即放写其宫室，作之咸阳北坂上，以所得美人充之，起咸阳而西至雍，规恢三百里，离宫别馆，弥山跨谷，复道相属，钟鼓帷帐不移而具。又三十五年别度渭南立上林苑，中建阿房宫，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坐万人，下建五丈旗，车行酒、骑行炙。记其绵亘，则阁道八十里，直抵丽山，表南山之阙以为塞，络樊川为池，以木兰为梁，以磁石为门，度渭，象太极阁道抵营室也。其他茀阳、槐阳、平阳，棗泉、长杨、祈年诸宫，不暇殚举。汉修长乐，周二十里，又起未央宫，周二十八里，前殿东西五百尺，深百五十丈，高三百五十尺。至孝武，以黄金为壁带，文杏为檐柱，金铺玉户，华榱璧珰，雕楹玉饰，青锁丹墀。又作建章宫，周三十里，于宫西跨城作飞阁搆辇道以上下，为千门万户。前殿下视未央，别作凤阙对峙，井干楼楼阁俱高五十丈，辇道相属焉，而左凤阙、北员阙则高皆半之。甘泉宫周十九里，去长安三百里望见长安。他如集灵、五柞、回中、北宫、长信，不暇殚举。《黄图》曰："秦北至九嵕，南至鄠、杜，东至河西，西至汧、渭之交，东西八百里，南北四百里，离宫三百，相望联属，木衣绨绣，土被朱紫，宫人不移，乐不改悬，穷年忘归，犹不能遍。汉几千里，内外宫馆一百四十五所。"

长安称关中，盖东有函关，西有散关，南有武关，北有萧关，而长安居其中，其他如大震关之在陇右，瓦亭关之在固原，骆谷关之在盩厔，子午关之在南山，蒲津关之在同州，豹头关之在汉中，设险守国，皆在名义之内。

始皇陵倚骊山下，作者刑徒数万，虽其璧玉为星辰，水银为江河，金凫机械无所不备，业已下锢三泉。然登陵望之，正当渭水反弓之处，即以堪舆论，固当二世而已。

自秦入蜀有三谷、四栈道。三谷者，其西南曰褒谷；南曰骆谷，从洋入；东南曰斜谷，从郿入。其所从皆殊。旧《志》谓："骆谷、傥谷同一谷，褒谷、斜谷同一谷。"非

是。其栈道有四出，从成、和、阶、文出者为沓中阴平道，邓艾伐蜀由之，从两当出者为故道，汉高帝攻陈仓由之；从褒、凤出者为今连云栈道，汉王之南郑由之；从城固、洋县出者为斜骆道，武侯屯渭上由之。此四道、三谷者，关南之险厄，攻取所从来固矣。语见何仲默《三秦志》中，然《志》称同一谷者，谓褒城谷南口曰褒，北口曰斜；洋县谷南口曰傥，北口曰骆。

关中三面距险，以东临六国诸侯言耳，非今之所称备边也。雍州山原皆从西北来，西北最高，羌虏据之，故关中视中原其势俯，视羌虏其势仰，甘、凉一路，云“断匈奴右臂”，盖不得已而以人为险守之也。近日虏侵，番常夺路横截而过，时或住牧其中，则西北之险我已与虏共之矣。此地非汉、唐挞伐，深入其阻，则番夷窃，中国安得宁居？闻之阴山瀚海，虏皆野祀汉武、唐宗，如内土地神类，其威灵所慑久也。

关中郡邑最远者，如巩昌府成县去府东南六百里，两当县去府东五百六十里，阶州去府南八百里，皆白马氏所居武都故地；延安府葭州去府北六百里，神木县去府九百里，府谷县去府东北千一百里。皆周环河套之内。

余行汉中，过禹庙，问汉源，因见大安河自略阳来，其流尤大，不知当时何以表漾为源也，心疑之。及读《丹铅总录》，始知有东西汉焉。今引而记之。《总录》“祝穆曰：天下之大川以汉名者二，班固谓之东汉、西汉，而黎州之汉水源于飞越岭者不与焉。固之所谓东汉，则《禹贡》之导漾自嶓冢山，径梁、洋、金、房、均、襄、郢复至汉阳入江者也。西汉则苏代所谓‘汉中之甲轻舟出于巴，乘夏水下汉，四日而至五渚’者，其源出于西河州徼外，经阶、沔与嘉陵水合，俗谓之西汉，又经大安、利、剑、果、合与涪水合入于江。”

蓝田关即秦峣关，图《七贤过关》者即此，盖是春雪初霁，张说、张九龄、李颀、李白、郑虔、孟浩然共访辋川王维也，当时郑广文自为图，有诗曰：“二李才名压二张，归鞭遥指孟襄阳。”

澄城县山崩，初为一山，至是东西分驰三四里，遗址平陷，良为一奇，此嘉靖丁未六月也。唐武后，临潼县因风雷涌出一山，初高六尺，渐高至二丈，因名庆山。以此知古称谷、洛水斗，信乎不诬。宋绍兴十四年亦有乐平水斗，有司奏言，河冲里田水中，类为物所吸，聚为一直行，高平地数尺，不假堤防而水自行，里南程氏家井水溢，亦高数尺，夭矫如长虹，声如雷，穿墙破楼，二水斗于杉墩，且前且却，十余刻乃解。正德中，又有文安县水忽僵立，是日天大寒，遂冻为冻柱，高五丈，四围亦如之，中空而旁有穴，后数日流贼过，人多避其中。山川且然，况人物乎？以是知造物之奇，无所不有。

庆阳缘边人善蛊术，有为稻田蛊者，能使其人腹中有土一块，中出稻芒，穿肠而死，树蛊者，则出树枝撑肠，是亦挑生之类。然则是术不独粤中有之。徐南孺分宪延庆，为余言曾阅其牍云。

宝鸡以西盖屋咸以板，用石压之，《小戎》曰：“在其板屋”，自古西戎之俗然也。此地流渠走水，依稀江南，在关中称沃土。

自古称栈道险，今殊不然，屡年修砌，可并行二轿四马。其褒、斜二谷俯黑龙江，咸乾滩乱石，不知汉张汤何以欲转漕于渭，岂古今陵谷星渊至是？其站皆军夫，以百兵为厩，置长，军无饩廪，惟自种山田数亩而已。今军日消而往来之络绎如故，是宜有以处之。入川如秋林、富村、古店诸站，丁庶而富，其气象又与汉中别。

会宁鲜流水源泉，土厚脉沉，泥淖斥卤，即凿井极深亦不能寒冽，居民夏惟储雨水，冬惟窖雪水而饮。峨眉大岳顶上无水亦然。

大陇首山牵连六七百里，其上多鹦鹉，行人过此，困顿欲绝，故《乐府》诗曰："陇头流水，呜声呜咽，遥望秦川，肝肠断绝。"崆峒山有玄鹤洞，深无底，中有三玄鹤时出，飞翔云际，游者见之以为瑞。鸟鼠同穴，出则飞走相为牝牡，此最异事。鸟曰鵌，鼠曰鼷。

宁夏居黄河下流，大坝可灌，自昔记之。万历辛卯之变，朝廷闻报，遂悬通侯之赏，不知庙堂议论何以张皇如此。当时有请城京师四隅者，有请塞潼关以拒贼出延庆者。夫至城京师，则中原属之谁耶？贼患其不出耳，若出延庆，而抚臣调兵以遮其前，督臣捣巢以截其后，此孙膑伐魏救赵之故智也，将安逃？抑有异者，土、哱、刘、许五贼不相君臣而并据弹丸，必无自固之理，即以关、张之义，亦必臣刘而可，若五大不相臣，则虽同父母兄弟骨肉无不相猜而相残者，可计日而用间以破之也。余曾滇中贻赵汝师少宰书，谓不必虑，当固守以徒其自败。果一月而五贼相猜，城遂溃。此一事耳，而举国若狂，平日所谓边才安在哉？若五贼推一人为主，而以其他投虏来入据之，则宁夏终非国有，是可虑耳。

无定河，河名也。此地浮沙善陷，與人急走急换足，不则陷矣。故名。

甘、凉处原中国地，晋《凉州志》云："周衰，其地为狄，后匈奴使休屠、浑邪等王王月支，以地降汉，汉置张掖、酒泉、燉煌、武威、金城，渭之河西五郡，南隔距羌而断匈奴右臂以通西域，故张骞通三十六国，班超复定五十余国，条支、安息至于海滨四万里外。"魏、晋后通者不过二三国耳。令人知两浙为会稽部，而不知后魏于燉煌侧置会稽部，人知维扬有瓜洲城，而不知唐于燉煌侧置瓜州城，人知严州有寿昌县，而不知唐于沙州南百五十里立寿昌县。古燉煌，今嘉峪关外地也。即晋之西海郡居延等县，元为亦集乃城，盖在肃州东北五百里。瓜州盖在肃州卫西五百里，即古西戎地，汉为玉门关。沙州城盖在卫西八百里，汉月支地。汉又有龙勒县，即寿昌地，亦即唐阳关。西北去又数百里为伊州柔远县，又西去数百里为蒲昌县，又北去数百里为唐安西府交河县，其地又远。而太宗所置伊西、庭州，高宗所置龟兹、于阗四镇，总之在玉门之外。而天宝以后，河西、陇右始陷吐蕃耳。本朝守嘉峪，弃玉门以外。大都甘州西去五百里为肃州，汉酒泉郡。肃州不及百里即嘉峪。若河西诸郡皆在甘州行都司之内。甘州即汉张掖，如甘州东北百二十里为山丹，亦张掖地。东五百里为镇蕃，东南三百里为永昌，五百里为凉州，南九百里为庄浪，皆汉武威。东南一千三百里为西宁，乃古湟中，即汉破羌县，属金城郡。古贤如张奂、张芝、索紾、索靖父子，咸燉煌人。

凉州称凉者，以西北风气最寒而名也，五六月，白日中如雪皑皑而下者，谓之明霜。

河套虽古朔方之地，但汉、唐来弃之已久。起宁夏至黄甫川，.黄河北绕二千五百里即南，自川至定边亦一千三百里，以围径求之，当得纵横各一千二百里余。其中皆芜野荒原，惟虏可就水草住牧，安得中国人居之？即迁人实之，从何得室庐耕作？所谓得其地不足田，得其人不足守，幸而曾议不成耳。即成，费国家金钱数百万，取之终亦必弃，为虏复得。惟是铣出身任事之臣，一旦为奸臣所搆陷，身首异处，不能不令志士发上指冠也。今以其颠末略志：先是，嘉靖丙午秋七月，套虏三万人入寇，大掠延庆，至三原、泾阳，曾公铣方以少司马总督三边，乃毅然请复河套，条为八议，计万余言。帝以连年虏寇，边臣无以逐虏为念者，深嘉铣志，切责本兵覆议之迟。丁未五月，虏入，大败我师，铣又袭击斩获之，帝又嘉赏铣，又令抚按参酌复套方略，因上营陈八图及地图一帙，帝又答以温旨，下部议可，属铣行，铣遂发甘肃总兵仇鸾十大罪，逮赴京，会是年澄城山崩，分宜严相嵩欲夺夏公言首辅，而陆炳亦怨言，助嵩图之。于是嵩以山崩故疏陈缺失，谓铣开边启衅，误国大计，言从中主之，淆乱国是。言诉不听，下九卿议。冢宰闻渊、御史大夫屠侨、宗伯费宷、锦衣陆炳等希嵩指，劾言轻信铣，徇情拟旨。于是帝怒，夺言官致仕，逮铣赴京，是戊申正月也。时适俺答入套，延绥抚臣杨守谦奏称，套内先有狼台吉、薄台吉、都剌台吉驻牧，今俺答复踢冰逾河，声势愈重。嵩遂拟旨，谓铣开衅生祸。复下九卿议。于是仇鸾讦铣："谋国不忠，往年虏寇延庆，多杀伤，铣匿不闻，乃收诸将金钱万计，通贵近以免。铣明知诱杀、扑杀有禁，乃于丁未二月袭虏希功，致全军没，又匿不闻，臣久知套不可复，铣恶臣，行五千金陷臣，今陕人以调集尽窜，恐忧不在套，在边圉之内。"时皆谓是疏嵩所授草。渊等又希嵩，论铣果匿边情，以万金贿言，当"交结近侍、扶同奏启"律。以三月论斩铣西市，并逮言于丹阳，用前律以十月斩言。

济河在汶上北，云即大清河。《禹贡》："出于陶邱北，又东至于菏，又东北会于汶，又北东入于海。"酈道元谓："济水，当王莽之世，川渎枯竭，伏地而行。"蔡九峰谓："今历下凡发地皆是流水，世谓济水经流其下，故今以趵突当之。然趵突又引入小清河，则大清河乃济之故道，非济之本流。"世间水惟济最幻，即其发源处，盘涡转毂能出入诸物，若有机者然。昔人以糠试之，云自趵突出。

大明湖下有源泉，又为诸泉所汇，当城中地三之一，古称遥望华不注如在水中。夏时，芰荷满湖，苇荻成港，泛舟其中，景之绝胜者，惜沿湖无楼台亭榭以助憩息。城中泉最多，如金线泉、南北两珍珠泉、舜泉、杜康泉、趵突泉。总之，趵突佳，入城与诸泉俱汇大湖，出北门，达小清河。

山左士大夫恭俭而少干谒，茅茨土阶，晏如也，即公卿家，或门或堂，必有草房数楹。斯其为邹、鲁之风。

古称封禅者七十二君，今遗迹皆不存，亭亭云云等，存其名而已。泰岱之上，惟日观侧有秦封禅台。碑石则秦无字碑最古，当万化不化，大且重，故此石非泰山物、非驱山之铎良不能至此。

泰山香税乃士女所舍物，藩司于税赋外资为额费。夫既已入之官，则戴甲马、呼圣

号、不远千里、十步五步一拜而来者，不知其为何也？不惟官益此数十万，众当春夏间，往来如蚁，饮食香楮，贾人旅肆，咸藉以为生。视嵩山、芦岳、雁荡、武夷士大夫车骑馆谷专为邑中之累者，其损益何啻星渊。

大清河，济水之故道，经流长青、齐河、历城、济阳、齐东、武定、青城、滨州、蒲台、利津入海。小清河一名滦水，即济之南，源发趵突，东北经章邱、邹平、新城、高苑、博兴、乐安入海，今亦为盐河，兼资灌溉。而淤塞流溢，久离故道，水利失而水害兴，各郡邑乃自以意为堤而以邻为壑，如新城、博兴、高苑之民，日寻干戈以竞通塞，非朝夕故矣。故为山东者，必当兴复河流，讲求故道。使竹口不辟则西民之水害不除，清河不修则东民之水利不举，恐田野荒芜，终无殷富之日。

孔子庙前之桧，围不四五尺，高与檐齐。而《志》称围一丈三尺，高五丈者，《志》所称旧桧也。此非手植，乃手植之余，盖手植者，金时毁于火，此其根株复萌蘖者。《志》称晋永嘉三年枯，隋义宁元年复荣，唐乾封二年枯，宋康定元年复荣，则所指手植者，元至正三年复荣，则所指今桧也。今肤理犹然生意，第不知荣于何日耳。

洙、泗，洙水自尼山来，入沂水同流，今之洙水桥亦非其旧也。泗水出陪尾山下，四源共会，故称泗，其源清澈可掬，出地激驶，滚滚有声。至曲阜，南洙北泗中为孔林，下济宁，入徐州，会汴达淮，今会通河夺之。雷泽，夏溢秋涸，泗时水入地，声如雷者经日，故云雷泽。汶水会七十二泉而成，至南旺分流南北济运，南流短而北流长。

周公之后有东野氏，有司复其庸调。世疑孔子万世有土而周公微不振，然孟子出孟孙氏，自是周公子孙。

山东东、兖二郡水患不尽由本地，本地水乃汶、泗也，流漕河南北则已，惟中州黑洋山水经澶渊坡而东奔曹、濮之间，以一堤限之，堤西人常窃决堤，兼以黑龙潭诸水泙澎湃汪洋，其初咸自范县竹口出五空桥而入漕河，迩来桥口淤塞，河臣不许浚之出，恐伤漕水，遂缩回浸诸邑，而濮尤甚。癸巳余参藩行荒，至其地，为民讲求，止开州永固铺一路可开之以达漳河，而开民不肯让道，筑舍无成，乃奏记舒司空，谓河臣止论国计，不恤民生，司空甚衔余，竟格之。然东不开五空桥，西不开永固铺，濮上左右，岁为沮洳之场矣。

鱼台之在兖西犹釜底然。黄河身渐高，单、沛堤日益以高，而鱼台水不出，淹处至经四五年。舒司空欲开中心沟泄之以达宿迁，泄之良是也，第沟首接吕孟湖，而湖高又不能泄鱼台之水，新沟下又多礓砂，浚不深，仅仅一线泄漕河、汶、泗之溢者濡缕尔。故费五万金而卒无益于事，不出张宪副朝瑞之所料也。

东、兖之间，郡邑大小等，如滕，非昔五十里之滕也，西北可五十里，南则几百数十里而遥，东亦不下百里，而冈阜绵连，盗贼渊薮，故治之难，而滕、峄间再置一邑为善。若清平之侧又有博平，朝城之畔又有观城，则赘也。博平四隅乡村，每方不出二十余里，若观城东、西、北皆不过数里，止东南去十里余而已，此犹不及一大郡之城，何以为邑？

邹峄山秦始皇所登以立石颂功德处，一山皆无根之石，如溪涧中石卵堆叠而成，不其

奇峭，而颇怪险。《禹贡》“峄阳孤桐”，乃特生之桐，非以一树为孤也，桐生特生者，谓受风声耑，故堪琴瑟。今则枯桐寺前果只留一桐，足称孤矣，虽非禹时之旧，似亦不下千年物。万历戊、己间特荣一枝，次年旋坏。余癸巳冬适行荒至，问之，已仆地，寺僧将曳入而斧斲之，余急令扶植原所，累大石为坛，上为一亭覆之，各栖桐谢，以存禹迹，稍迟时刻则毁矣。固知神物成毁，良不偶然。

东平安山左右，乃盗贼渊薮，客舟屡遭劫掠。武德亦多盗之地，以北直、河南三界往来，易于窜匿。然其来也，必有富家窝引之，如近日路绸之败，千里闻名，有司皆折节下之，亦古者大侠郭解之流。

青州人易习乱，御倭长枪手皆出其地。盖是太公尊贤尚功，桓公、管仲首霸之地也。其走狗斗鸡，踘蹴六博之俗犹有存者。

登州三面负海，止西南接莱阳出海，西北五六十里为沙门岛，与鼍机、牵牛、大竹、小竹五岛相为联。其上生奇草美石，遥望紫翠出没波涛中，足称方丈、蓬壶。春夏间，蛟蜃吐气幻为海市，常在五岛之上现，则皆楼台城郭，亦有人马往来，近看则无，止是霞光，远看乃有，真成市肆，此宇宙最幻境界，秋霜冬雪肃杀时不现，而苏子瞻乃祷于海神，岁晚见之。余以十月大雪，见峨嵋佛光，与苏遇同奇。海舟度辽者，必泊诸岛避风，然泊者不知，而登、辽两岸乃俨然觑形影，真不可以常理断。

长山、沙门诸岛在登、莱外，大者延袤十余里，小者二三里，皆有饶沃田以千万计，犹闽、浙之金、堂诸山也。往者皆有禁，后郑中丞因新兵乏饷，疏垦以助之，亦山左一益。此田皆当于农时搭厂以居，隙则毁之以归，若架屋常住，恐窝引海寇，为患浙、闽间矣。而浙拘挛甚，则当事者之见殊也。

海运，洪武十三年粮七十万石给辽东。永乐五年，因都北平，部议粮运事宜未决。九年，以济宁州别驾潘叔正言，命宋司空礼发山东丁夫十六万，浚元会通河济宁至临清三百八十里以漕，然犹海陆兼运。十二年，议于淮、徐、德、通搬递为支运，继乃为兑运，又为改兑。其后河塞决不常，先司寇督漕，疏请试海运，其试海运者，非遂以海代漕，云必无漂流也，二三丈之河，风水不无损失，况大海乎？不过欲为国家另寻一路，以为漕河之副，如邱文庄所云者。行之二年，竟格于文网而止。只今朝鲜多事，恐此海道他日为倭夷占用而中国不敢行。今自登州东南大洋至直沽，详其路道，以备撄采：自元真岛始。元真岛者，大嵩、静海二卫之东南洋也。海船至此，转杵凫嘴、如收洋、八套，一程；北过成山头，西北望威海山，前投刘公岛，二百余里，用南风为顺风，一日而到，内可小湾泊十处，当回避十处，二程；自刘公岛西行，远望之栾岛，约二百里，用东风、东北风半日而到，内可小湾泊四处，回避四处，三程；自之栾岛开船，西六十里过龙洞直西，此备倭府外洋也，远望长山岛，西投沙门岛，约一百八十里，用东南风一日而到，内有小湾泊三处，回避六处，四程；自沙门岛开船，西南远望三山岛，约二百余里，用东风半日而到，内可小湾泊二处，回避四处，五程；自三山岛开船，过芙蓉岛直西投大西河口，约四百余里，用东风与东北风一日而到，内可小湾泊二处，回避三处，六程；自大西河开船投大沟

河，约一百六十里，用西南风一日而到，内可湾泊三处，回避一处，七程；自大沟河开船投大沽河，约二百余里，望见直沽，俱无回避。此运船与倭船所同，谓大船湾泊避风也。若倭得志朝鲜，用小渔船、唬船偷风破浪而来，则旅顺口一朝夕绝流抵登，溯游三夕而抵天津矣。燃眉之急又可忽乎？

胶莱河与海运相表里，若从淮口起运至麻湾而迳度海仓口，则免开洋转登、莱一千五六百里，其间田横岛、青岛、黄岛、元真岛、竹岛、宫家岛、青鸡岛、刘公岛、之罘岛、八角岛、长山岛、沙门岛、三山岛，此皆礁石如戟，白浪滔天，其余小岛尚不可数计，于此得避，岂不为佳？奈胶莱浅涩，开凿之难，盖自元至元阿合马集议而来，佣费不赀，十载而罢。及今徐司空栻、胡给事橚屡举屡废，或谓下有礓砂数十里，斧凿不入，或谓凿时可入，凿后全涨，或又谓开凿原水难，第当事者筑舍道傍。余观唐、宋漕政，皆代经六七更，水陆不常，舟车相禅，若可以此例举，则南北用舟，于中以车辆接之，亦可存其说以备临渴之一策也。余观黑龙江岩石廉利，陟峻寻丈，汉张汤尚欲于此通漕于渭，其与胶莱又奚啻十倍。

山东备倭府立于登州。癸巳、甲午间，倭方得志朝鲜，东人设备往往于是。余谓客曰："此非山东之所谓备倭也。"曰："祖宗不建府于登乎？"曰："登州备倭之设，祖宗盖为京师，非为山东也。海上艨艟大舰乘风而来，仅可抵登郡东面而止，过此而入则海套之元，大舰无顺风直达，欲泊而待风，则岸浅多礁石，难系缆。故论京师，则登州乃大门而天津二门也，安得不于登备之。"曰："然则山东备何地乎？"曰："以山东筹之，则登乃山东东北一隅，犹人家以有后水门也，尚有前堂在，倭从釜山、对马岛乘东风而来，正对淮口，然淮有督储部府，尚宿重兵，在倭不遽登岸也，其登必从安东、日照，此数百里无兵。然中国之殷瘠夷险，倭必有乡导预知之，而泰山香税，外国所艳闻也，则必驰泰安州。既则济宁商店咸在城外，倭必觊之而走济宁。又进则临清大贾所必觊也，而驰临清。掠劫既饱，然后入省城，此山东大厅堂而倭所必由之道也。不备前门而备后门乎？"曰："然则当何备之？"曰："总府立登州既祖法不可改，当从倭汛仪，以关中防秋例处之。登州至安东惟胶州为中，南北救援咸相去五六百里，今遇汛时，当调登州总戎驻胶州，以南援安东、日照、安邱、诸城一带，而北仍不失救援，随侦随发，而调临清参戎于登州坐镇之，如总督出花马池、巡抚出固原例，汛毕，仍归本镇，是于备京师、山东经权两不失也。"曰："临清不有粮艘巨万当护乎？"曰："此非倭所欲也。据临清以绝粮道，邱文庄为中原不逞者言。倭隔海，止利在掠金耳。"曰："何以知倭不入登、莱也？"曰："登海浅，水行二十里皆淖途，前所云多礁，船不得泊即起岸，而登州地旷人稀，鲜富室，若清野待之，一望萧索，四五日必回舟，而大舟必漂去，又无渔船、客船可拏用之，故倭不走登州也。"曰："登遂可无备乎？"曰："不在今日也。倘倭得朝鲜，则登与旅顺口相对一岸，不用乘风，不须巨舰，只艣艚舢艋一夜而渡抵岸，方知此时难防又特甚焉，则非今日之比。故备寇者须知我险，须知彼情，难刻舟以求剑也。"后人与郑中丞言之，设安东备作。

晋中俗俭朴，古称有唐、虞、夏之风，百金之家，夏无布帽，千金之家，冬无长衣，

万金之家，食无兼味。饭以枣，故其齿多黄，食用羊，故其体多肉，其朔风高厉，故其色多黯黑，而少红颜白皙之徒。其水泉深厚，故其力多坚劲，而少湿郁微肿之疾。地有洞，故其虏至可避，商有伴，故其居积能饶。惟五六月歊暑炎烁之时，日则捉扇而摇，夜乃烧炕而睡，此不可以理诘也。

山西地高燥，人家盖藏多以土窖，谷粟入窖，经年如新，盖土厚水深，不若江南过夕即浥烂。惟隔岁开窖避其窖头气，一时刻卒然遇之，多杀人。其窖地非但藏粟，亦以避虏，虏人遇窖不敢入，惟积草熏之，然多其岐窦，即熏烟，有他窍出不为害。第家家穿地道，又穿之，每每长里余，尝与他家穿处相遇。江南洞在地上，皆天生，塞北洞在地下，皆人造。

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其居室之法善也。其人以行止相高，其合伙而商者名曰伙计，一人出本，众伙共而商之，虽不誓而无私藏。祖父或以子母息罔贷于人而道亡，贷者业舍之数十年矣，子孙生而有知，更焦劳强作以还其贷，则他大有居积者，争欲得斯人以为伙计，谓其不忘死肯背生也，则斯人输小息于前而获大利于后。故有本无本者咸得以为生。且富者蓄藏不于家，而尽散之于伙计。估人产者，但数其大小伙计若干，则数十百万产可屈指矣。盖是富者不能遽贫，贫者可以立富，其居室善而行止胜也。

蒲、解皆平阳名郡，论州治则解不及蒲，论属邑则蒲不及解。

地震时，蒲州左右郡邑，一时半夜有声，室庐尽塌，压死者半属梦寐不知。恍似将天地掀翻一遍，砖墙横断，井水倒出，地上人死不可以数计。自后三朝两旦，寻常摇动，居民至夜露宿于外，即有一二室庐未塌处，亦不敢入卧其下。人如坐舟船行波浪中，真大变也。比郡邑未震处，数年后大首瘟疫盛行，但不至喉不死，及喉无一生者，缠染而死又何止数万。此亦山右人民之一大劫也。

河曲之地，取义于黄河一曲也。宋时为火山军，以其地有火山，岩石隙缝处烟气迸出，投之以竹皮木屑则焦，架之以鬲釜，水米则熟，其下似一团纯火，而山仍有草木根株不灼，事理之甚奇者。

沁水出沁州沁源绵山之东谷，经岳阳、泽州，穿太行出覃怀入黄河。狐首诸经山，界水则止。太行绵亘宠厚，非一水所能界，故桑乾、滹沱、清浊漳皆穿太行而东。当黄、淮泛滥时，当事者欲引沁水入卫以分河势，不知河人中国，受泾、渭、浐、洛、汴、泗诸水，非沁一水之能分其势也，且沁出太行而南，皆山麓险阻，不能引而之卫，若沁可入卫，则河复禹故道当不难矣。诸葛孔明曰："识时务者在俊杰。"

大同右卫军马坤女年十七，将适人，化为男子，嘉靖戊申七月也。后隆庆间有李良雨者，又化为妇人，妇妆见客不羞。今万历间又有仪宾生儿之异，比闻之，乃一神托胎于其腹中，临产辄自言欲破肋出，其人惧，求从谷道，神嫌秽不肯，再三求之，请以香水数斛澡之，乃从，澡毕，遂灭形，不知去向。

成祖三犁虏庭，以三月出塞，四月至长清，南望北斗，名威虏镇，五月至斡难河，元

人起此，名杀胡镇，已出万里，皆直东胜、受降地，正在山西之外。其后失守东胜。缩地而南，亦自山西始，最后石州之破，虏反深人山西内地，抢掠旬日，人马困惫，行走不前，虏至割毡裘下截弃去。使平日有备，即不能阻其深人，能击其惰归，亦可以得大胜也。

三受降城，东城在废东胜州北，今朔州西北四百里，汉云中郡；中城在今大同郡城西北五百里，东去东城三百里，汉九原县；西城在古丰东北八十里。三城皆唐张仁愿所筑，以受北虏之降人者也。西城，开元圮于河，别置河东，宝历初又徙东城于绥远峰南，中城，辽、元置州县。今三城皆不守，而邱富、赵全等乃道俺答为板升，以受中国之降人据之。板升众可十余万，中国百工技艺无所不有，赵全已为俺答造宫殿，乃人住之日，忽梁折，虏生疑，终身不敢人宫室，仍旧守水草住牧。全虽服上刑，他日边塞之祸，终溃于此。盖南有香山，北有板升，此虏寇之所必资也。

互市之举起于宣、大塞，盖老酋不忍其孽孙之爱，乃以赵全辈易把汉那吉归而成也。二十年来，亡论边民省杀僇奔窜之祸，即中国夜不收命，每岁每塞所省若干人。然此事非王少保崇古在外担之，新郑相在内主之，中外安得享数十年太平？新郑良险诈恣横，然胆略当为盖世才子，而互市一断，实有功于国家。王少保后以躬揖之浅，台省纷言逐之，然岂知其当时塞上舍家舍命担当之事。盖少保之为马市议，非泛泛凭臆比者，前有两覆车在，当仇咸宁鸾之以马市媚虏而俺答屡犯宣、大，后□机泄，祸且及，密疏止之，乃罢市，逐史道。于壬子岁三月□世宗命复言开马市者论死，著之絜令。使少保言而内台执此令，少保之肉有几耶？又丁巳虏有逃妇桃松寨来归，总督杨顺纳之，上其状以为功，后俺答索之急，顺惧，上言虏情叵测，欲胁朝廷归之。未及决，俺答子黄台吉诈言以我叛人邱富易桃松寨，顺信之，予以松寨，而邱富竟不得。顺惧，以五千金赂巡按路楷弗言，后吴给事发其事，逮系削籍。把汉之事与松寨何异？使当时把汉去而赵全不归，少保又何以自解？犯此两鉴而慨然不以身家为念，真侠烈丈夫也。少保尝自言："我视一家百口皆鬼，而以此颈自悬空中，方敢把担上肩，今台省少年谭何容易！"良然。

山西初守东胜，东胜失而后退守偏关，其后又退守宁武。不知三关者，偏、老为边，而宁为腹也，大同居东北为左臂，偏头、老营居西北为右臂，此山西之极边也，外户也。大同以内为宁武、雁门二关并峙，而宁、雁以内为省会，故宁、雁重门也。外户以屯重兵，进与之战，重门以严扼寨，退为之守，是国初之画也。今巡抚春居省会，秋出代州以防雁门，则东路之防备矣，何独于西路则大将舍偏关而守宁武若是之疏乎？昔者石州之败，虏欺偏、老无备以断其后耳。使当时驻以大将，虏安得深人重地？是当移宁武大将以驻偏关。余盖于省垣条陈之，而时总戎畏远出，设为二关并峙、大将当居中调度之说以惑本兵，议遂寝。

互市始于宣、大，故王少保自议宣、大费最多，惟陕西年例不足用，宣、大既每年积羡多，难以花销，则奏报为省节，二三年即省十余万。边烽不警，惟以节省为功，督抚晋司马，司道晋开府，皆此物也。不但两镇军民，至今两镇官咸藉少保之余惠。惟是承平既

久，武备渐驰，往时偏、老内外极多勇烈士，彼椎埋屠狗之辈，囊无金钱，则相率而捣巢偷马，得功邀赏，则叫呼饮博于妓馆中，诘之则云："吾朝酣酒而夕报警，置杯骑马而出，知吾为人归为鬼归，不乐何以也?"彼亦素办此志，如所谓不忘丧元者。互市而此辈无所用，老者死而壮者散为商贾，盖皆拘束于礼法尺寸之内，俗非不美，而边徼缓急无所赖藉，卫尉材官，舍介胄、释弓矢，而学以咿唔相高，非其业也。即如夜不收辈，往者宿草地，结胡妇，负囊卧雪中，遇兵刃则死焉，故得虏情最真。今则遥望而道听，漫答应一时则已，并其道路不识者有之矣。眼底虏幸亦无大志，设吉囊、俺答辈复生，何以待之?魏司马学曾不深自思，惟遽大言，一旦绝虏市，是张空拳为无米之炊也。举朝皆眯目而是之，脱市绝而衅起，不知其袖手何以策应?余故不待逮系而必知其宁夏之无成也。

晋俗勤俭，善殖利于外，即牧畜亦藉之外省。余令朗时，见羊群过者，群动以千计，止二三人执箠随之，或二三群一时相值，皆各认其群而不相乱，夜则以一木架令跳而数之，妓妇与肩酒殽者日随行，翦毛以酬。问之，则皆山以西人。冬月草枯，则麾羊而南，随地就牧，直至楚中洞庭诸湖左右泽薮度岁，春深而回。每百羊息羔若干，翦毛若干，余则牧者自得之。

卷四　江南诸省

江南地拓自汉武帝，其初皆楚羁縻也，故楚在春秋、战国间其强甲于海内。余尝至广右而叹秦皇、汉武之功也。语县《广游志》中。故以次于江北。

两浙东西以江为界而风俗因之。浙西俗繁华，人性纤巧，雅文物，喜饰鞶帨，多巨室大豪，若家僮千百者，鲜衣怒马，非市井小民之利。浙东俗敦朴，人性俭啬椎鲁，尚古淳风，重节概，鲜富商大贾。而其俗又自分为三：宁、绍盛科名逢掖，其戚里善借为外营，又佣书舞文，竞贾贩锥刀之利，人大半食于外；金、衢武健负气善讼，六郡材官所自出；台、温、处山海之民，猎山渔海，耕农自食，贾不出门，以视浙西迥乎上国矣。

杭州省会，百货所聚，其余各郡邑所出，则湖之丝，嘉之绢，绍之茶之酒，宁之海错，处之磁，严之漆，衢之橘，温之漆器，金之酒，皆以地得名。惟吾台少所出，然近海，海物尚多错聚，乃不能以一最佳者擅名。

杭、嘉、湖平原水乡，是为泽国之民；金、衢、严、处邱陵险阻，是为山谷之民；宁、绍、台、温连山大海，是为海滨之民。三民各自为俗，泽国之民，舟楫为居，百货所聚，闾阎易于富贵，俗尚奢侈，缙绅气势大而众庶小；山谷之民，石气所钟，猛烈鸷愎，轻犯刑法，喜习俭素，然豪民颇负气，聚党与而傲缙绅；海滨之民，餐风宿水，百死一生，以有海利为生不甚穷，以不通商贩不甚富，闾阎与缙绅相安，官民得贵贱之中，俗尚居奢俭之半。

十一郡城池惟吾台最据险，西、南二面临大江，西北巉岩篆箭插天，虽岛道亦无，止

东南面平夷，又有大湖深濠，故不易攻，倭虽数至城下，无能为也。此唐武德间刺史杜伏威所迁，李淳风所择。杭城诚美观，第严之薪，湖之米聚诸城外，居人无隔宿之储，故不易守。陈同父乃谓决西湖之水可以灌杭州，语泄，窃辛帅马而逃。西湖虽有闸堰，第灌城之水须江河之流方可，湖水无深源洪波，灌从何施？同父豪杰，议论乃尔尔。若六月七月之间，塞镜山之口，亦吾台可忧事。处州之城，登南明山则一目瞭尽之，其地且多矿徒，非计也。

丁丑年，长星之变昏则舒芒数丈，拍拍有声，经月不止。说者谓是拖练尾指东南，当有兵。然此后十余年浙中良多故，辛壬间，罗木营兵变起于月粮留难，闯入督府，拉吴中丞出而窘辱之，遣张司马住，未至而又有民变起于编派，火夫奸民，聚而劫夺城中，烧毁陈都谏等家，当事者稍以便宜定之。其后，青衿土又屡屡不逞，如嘉如湖围挫有司，学使者不能制。南人向柔脆，不能为此乱萌也。虽旋起旋定，然亦多故矣。说者又谓当有大兵方应，然今已二十年，即有眚灾，当远矣。

浙有三石梁，南明山石梁蜿蜒卧地，雁荡石梁斜飞倚天，天台石梁则龟脊横空，深壑无底，奔雷飞瀑，惊目骇魂，非修观遗生者莫能度。

杭俗儇巧繁华，恶拘检而乐游旷，大都渐染南渡盘游余习，而山川又足以鼓舞之，然皆勤劬自食，出其余以乐残日。男女自五岁以上无无活计者，即缙绅家亦然。城中米珠取于湖，薪桂取于严，本地止以商贾为业，人无担石之储，然亦不以储蓄为意。即舆夫仆隶奔劳终日，夜则归市榖酒，夫妇团醉而后已，明日又别为计。故一日不可有病，不可有饥，不可有兵，有则无自存之策。

古者妇人用安车，其后以舆轿代之，男子虽将相不过乘车骑马而已，无轿制也。陶渊明病足，乃以意用篮舆，命门生子弟舁之。王荆公告老金陵，子侄劝用肩舆，荆公谓，自古王公贵人无道者多矣，未有以人代畜者。人轿自宋南渡始。故今俗惟杭最多最善，岂其遗耶？

游观虽非朴俗，然西湖业已为游地，则细民所藉为利，日不止千金，有司时禁之，固以易俗，但渔者、舟者、戏者、市者、酤者咸失其本业，反不便于此辈也。

杭城北湖州市，南浙江驿，咸延袤十里，井屋鳞次，烟火数十万家，非独城中居民也。又如宁、绍人什七在外，不知何以生齿繁多如此。而河北郡邑乃有数十里无聚落，即一邑之众，尚不及杭城南北市驿之半者，岂天运地脉旋转有时，盛衰不能相一耶？

官、哥二窑，宋时烧之凤凰山下，紫口铁脚，今其泥尽，故此物不再得。间有能补旧窑者，如一炉耳碎，觅他已毁官窑之器，捣筛成粉，搽面附之，以烂泥别涂炉身，止留此耳，入火遂相傅合，亦巧手也。近惟处之龙泉盛行，然亦惟旧者质光润而色葱翠，非独摩弄之久，亦其制造之工也。新者色黯质噪，火气外凝，殊远清赏。

嘉兴滨海地洼，海潮入则没之，故平湖、海盐诸处旧有捍海塘之筑，此非独室庐畎亩民命所系，即其约束诸水出于黄浦，则嘉禾全郡一滴不泄，宜其声名文物甲于东南。

浙十一郡惟湖最富，盖嘉、湖泽国，商贾舟航易通各省，而湖多一蚕，是每年两有秋

也。闾阎既得过，则武断奇赢、收子母息者益易为力，故势家大者产百万，次者半之，亦埒封君。其俗皆乡居，大抵嘉禾俗近姑苏，湖俗近松江，缙绅家非奕叶科第，富贵难于长守，其俗盖难言之。

农为岁计，天下所共也，惟湖以蚕。蚕月，夫妇不共榻，贫富彻夜搬箔摊桑，江南用舟船，无马，偶有马者，寄邻郡亲识，古人谓，原蚕，马之精也，彼盛则此衰。官府为停徵罢讼。竣事，则官赋私负咸取足焉，是年蚕事耗，即有秋亦告匮，故丝绵之多之精甲天下。

宁、绍之间，地高下偏颇，水陡不成河。昔人筑三数坝蓄之，每坝高五六尺，舟过者俱系缸于尾，榜人以机轮曳而上下之，过乾石以度，亦他处所无也。度剡川而西北则河水平流，两岸树木交荫，莲荇菱芡浮水面不绝，鱼梁罾笱，家家门前悬挂之，舟行以夜，不避雨雪，月明如罨画，昔人谓，行山阴道上，如在镜中，良然，又云，秋冬之际，殆难为怀。

绍兴、金华二郡，人多壮游在外，如山阴、会稽、余姚生齿繁多，本处室庐田土，半不足供，其偎巧敏捷者入都为胥办，自九卿至闲曹细局无非越人，次者兴贩为商贾，故都门西南一隅，三邑人盖栉而比矣。东阳、义乌、永康、武义万山之中，其人彀悍飞扬，不乐畎亩，岛夷乱后，此数邑人多以白衣而至横玉挂印，次亦立致千金，故九塞、五岭满地浙兵，岛寇亦辄畏之。得南人之用。其后遂骄恣黠猾。越检制人，召之难服，散之难销，往往得失相半。

绍兴城市，一街则有一河，乡村半里一里亦然，水道如棋局布列，此非天造地设也？或云："漕渠增一支河月河，动费官帑数十万，而当时疏凿之时，何以用得如许民力不竭？"余曰："不然。此本泽国，其初只漫水，稍有涨成沙洲处则聚居之，故曰菰芦中人。久之，居者或运泥土平基，或作圩岸沟渎种艺，或浚浦港行舟为，日久非一时，人众非一力，故河道渐成，甃砌渐起，桥梁街市渐饰，即嘉、湖诸处，意必皆然。今淮阳青草、郡伯诸湖，安知异世不如是，又安知越中异日不再为谷？昔□□□太湖干，中露出石街屋址，可类推矣。"

会稽禹穴窆石陷入石中，上锐下丰，可动而不可起，真神异也，或者禹葬衣冠之所，又谓生而藏秘图者。太史公云："上会稽，探禹穴"，明谓此无疑。杨用修强以石纽村当之，石纽乃大禹所生，会稽则其所葬，彼禹穴二字，乃后人所作也。

王右军舍宅为戒珠寺，贺季真舍宅为千秋观，皆在会稽，古人多有然者，王摩诘亦舍辋川为寺。

三江口乃绍兴守汤绍恩所造，锁一郡之水，外以阻海潮之入，内以泄诸水之出，旱则闭，潦则启，则裨益于地方，兼亦堪舆所系。

绍兴惰民，谓是胜国勋戚，国初降下之，使不与齐民列。其人止为乐工、为舆夫，给事民间婚丧。妇女卖私窝，侍席行酒与官妓等。其旁业止捕鳝、钓水鸡，不敢干他商贩。其人非不有身手长大、眉目姣好与产业殷富者，然家虽千金，闾里亦不与之缔婚，此种自

相为嫁娶，将及万人，即乞人亦凌虐之，谓我贫民非似尔惰民也。余天台官堂亦有此种，四民诸生皆得役而詈之，挞之不敢较，较则为良贱相殴。愚尝为叹息之，谓人生不幸为惰民子孙，真使英雄无用武之地。

补陀大士道场亦防汛之地，在海岸孤绝，与候涛山隔，旦晚两潮。近日香火顿兴，飞楼杰阁，嶷然胜地。春时进香人以巨万计，舍赀如山，一步一拜，即妇女亦多渡海而往者。俗传洋里莲花、洞中灯火与鱼篮、鹦鸟倏忽云端，虽不可尽信，然就近日龙二守之呓语，要不可谓无鬼物其间，是亦神道显化，难以常理测。

宁、台、温滨海皆有大岛，其中都鄙或与城市半，或十之三，咸大姓聚居。国初汤信国奉敕行海，惧引倭，徙其民市居之，约午前迁者为民，午后迁者为军，至今石栏、碓磨犹存，野鸡、野犬自飞走者，咸当时家畜所遗种也，是谓禁田。如宁之金堂、大榭，温、台之玉环，大者千顷，少者亦五六百，南田、蛟巉诸岛则又次之，近缙绅家私告恳于有司，李直指天麟疏请公佃充饷，萧中丞恐停倭，仍议寝之。然观诸家垦种皆在倭警之后，况种者农时篷厂，不敢列屋而居，倭之停否亦不系此。迩许中丞抚闽，郑中丞抚山东，又有疏开之。

明、台滨海郡邑，乃大海汪洋，无限界中，人各有张箔系网之处，只插一标，能自认之，丈尺不差。盖鱼虾在水游走，各有路径，阑截津要而捕捉之，亦有相去丈尺而饶瘠天渊者。东南境界，不独人生齿繁多，即海水内鱼虾，桅柁终日何可以亿兆计，若淮北、胶东、登、莱左右，便觉鱼船有数。

浙中惟台一郡连山，围在海外，另一乾坤。其地东负海，西括苍山高三十里，渐北则为天姥、天台诸山，去四明入海，南则为永嘉诸山，去雁荡入海。舟楫不通，商贾不行，其地止农与渔，眼不习上国之奢华，故其俗犹朴茂近古。其最美者有二：余生五十年，乡村向未闻一强盗，穿窬则间有之；城市从未见一妇人，即奴隶之妇他往，亦必雇募肩舆自蔽耳。

《道书》称洞天三十六、福地七十二，惟台得之多。临海南三十里，第十九，盖竹洞为长耀宝光之天；天台西五里，第六，玉京洞为太上玉清之天；黄岩南十里，第二，委羽洞为大有空明之天；仙居东南三十里，第十，括苍洞为成德隐元之天。福地，黄岩有东仙源、西仙源，天台有灵墟、桐柏。其他非《道书》所载者，刘、阮桃源，寒山、拾得灶石，皇华丹井，张紫阳神化处，司马悔桥，蔡经宅，葛仙翁丹邱，智者塔，定光石，怀荣、怀玉内身。自古为仙佛之林。

方正学先生生台之宁海，故靖难之际，吾台正学先生姨与其夫人皆死节，而先生门人则卢公元质、林公嘉猷、郑公智，又黄岩王公叔英与其夫人，仙居卢公迥、郑公子恕并其二女，临海郑公华。今之八忠则祠，五烈未词。又有东湖樵夫。自古节义之盛无过此一时者。

温州城中九山分列，其一居中，谓之九斗城，葱茜可爱。其张文忠公宅乃肃皇所赐第，敕将作大匠治之，门屏河桥，俱拟宫府，前代所未有也。

雁荡一山，说者谓，宋时海涛冲激，泥去石露，古无此山也。审是，则必洼陷地下然后可尔，今此山原在地上。或者又谓，乾道中伐木者始入见之，今左自谢公岭、右自斤竹涧以望，奇峰峭壁，万仞参天，横海帆樯，百里在目，何俟伐木人者始见耶？若海涛冲激至雁荡之巅，温、台、宁复今日有人？第谢康乐守永嘉，伐木通道，登临海峤，业已至斤竹涧，有诗，而亦未入此，见与不见，又所未晓。

台、温二郡，以所生之人食所产之地，稻麦菽粟尚有余饶。宁波齿繁，常取足于台，闽福齿繁，常取给于温，皆以风飘过海，故台、温闭糴，则宁、福二地遂告急矣。

田土惟兰谿踊贵，上田七八十金一亩者，次亦三四十，劣者亦十金，然所赋租，饶瘠颇不相远。龙游俗亦如之。龙游善贾，其所贾多明珠、翠羽、宝石、猫睛类轻较物，千金之货，只一人自赍京师，败絮、僧鞋、蒙茸、缬缕、假痈、巨疽、膏药皆宝珠所藏，人无知者。异哉，贾也。

衢州橘林，傍河十数里不绝，树下芟薙如抹，花香橘黄，每岁两度堪赏，舟楫过者乐之，如过丹阳樱桃林。

淳安小邑，其扁于学宫对云：三元及第，九世同居。即繁剧佳丽之邑，无能胜之者。

浙渔俗傍海网罟，随时弗论，每岁一大鱼汛，在五月石首发时，即今之所称鲞者。宁、台、温人相率以巨舰捕之，其鱼发于苏州之洋山，以下子故浮水面，每岁三水，每水有期，每期鱼如山排列而至，皆有声。渔师则以篙筒下水听之，鱼声向上则下网，下则不，是鱼命司之也。柁师则夜看星斗，日直盘针，平视风涛，俯察礁岛，以避冲就泊，是渔师司鱼命，柁师司人命。长年则为舟主造舟，募工每舟二十余人。惟渔师、柁师与长年同坐食，余则颐使之，犯则箠之，至死不以烦有司，谓之五十日草头天子也。舟中床榻皆绳悬。海水咸，计日囤水以食，窖盐以待。鱼至其地，虽联舟下网，有得鱼多反惧没溺而割网以出之者，有空网不得只鳞者。每期下三日网，有无皆回，舟回则抵明之小浙港以卖。港舟舳舻相接，其上盖平驰可十里也。舟每利者，一水可得二三百金，否则贷子母息以归。卖毕，仍去下二水网，三水亦然。获利者，钖金伐鼓，入关为乐，不获者，掩面夜归。然十年不获，间一年获，或偿十年之费。亦有数十年而不得一赏者。故海上人以此致富，亦以此破家。此鱼俗称鲞，乃吴王所制字，食而思其美，故用“美”头也。

浙盐取暑天海涂晒裂咸土而埽归之，用海水洒汁煎成。行盐有定界，私咸有令甲，然只绳其小者，捕兵无私盐当罚，则偷觑小民之肩挑背负者执而上首功，若乡村巨姓，合百余人，执铁担为兵，买百余挑，白日鱼贯而荷归之，捕兵不惟袖手不敢问，且远避匿，盖此辈耑觅捕兵箠之，以泄平日之忿，箠死则弃之，官府且不敢发也。

倭以丁未寇浙。始以朱公纨巡抚，朱至，严禁巨家大侠泛海通番者。又立钩连主藏之法，以双樯大舰走倭岛互市向导者长屿人林恭等若干人正典刑，于是海上诸大族咸怨，少司马詹荣希分宜指，复犹豫，御史周亮遂劾纨擅杀乖方，遣给事杜汝祯就讯之，拟闽海道柯乔、都司卢镗死，朱惧逮，仰药。此浙立巡抚、杀巡抚之始也。代朱者止王公礎得善改，亦以他事死，其后张公经论死，李公天宠论死，胡公宗宪逮系死，十五年间，无巡抚

得全者。至赵公孔昭，岛寇不来，始身名两全耳。

市舶司，国初置于太仓，以近京，后移福、浙，虽绝日本而市舶不废，海上利之。后夏公言当国，因宋素卿、宗设仇杀，遂罢市舶。自后番货为奸商所笼，负至数十万，番乃主贵官以酱商，而贵官取负更甚，番人失利，乃为寇。贵官则让有司不御寇，及出师，又设计以恫喝番人，于是番怒，日焚掠。一二不逞先儒导翼之，而王五峰、毛海峰等遂以华人居近岛，袭王者衣冠，假为番寇，海上无宁岁矣。朱公纵严禁之，骤不得法，为贵官所反陷。御史董威乃复请宽海禁。是浙倭之乱，咸浙人自致之。

倭寇浙始丁未，止辛酉。破黄崦、仙居、慈谿、昌国、临山、鄞鄞、石浦、青村、柘林、吴淞诸卫县，围余姚、海宁、上海、平湖、海盐、台州诸郡县。十五年间，督抚踵死。盖前此皆仓卒无备，至壬子王公礎始练兵选将，得俞大猷、汤克宽、卢镗等，焚之于补陀，击之于太仓，杀萧显，败尹凤，浙人始知兵。甲寅，礎去而代者非人，又复蹂躏，仅得王江泾之捷。丙辰，胡公宗宪雄行阔略，始败之于皂林，击之于梁庄，杀徐海，擒麻叶，降王直、毛海峰。而谭公纶与戚继光、刘显相继至，又有白水洋之捷，崇明沙之捷，浙人始力能胜倭，志在杀倭，至今称南兵，皆其遗也。故论浙中倭功，当首祠胡公、谭公以及俞、汤、卢、刘、戚等。而戚功在闽，其方略又出诸将之上。似此名将，又何可得而抑厄之使愤懑死，安得不解壮士之体。为此厉阶者谁耶？

张公经之逮，逮示至，而王江泾捷，斩获且数千，竟不赎，与魏司马宁夏事同。魏犹半出上怒，张则全自赵文华陷之也。世庙时，张半洲、杨魏村、曾石塘之死，读其事，泪数行下。张犹自处稍乖，杨、曾全无罪。

江右，江以章、贡为大，泽以彭蠡为阔，十三郡水皆归焉，总会于九江而出，大姑、小姑二山拦扼之，此山川之最胜，亦都会之天成也。大姑在府城东南湖中，小姑在彭泽北百里，皆谓其四面洪涛，屹然独耸。而俗乃以“孤”为“姑”，谓是二女之精，江侧有彭郎矶，遂谓彭郎者小姑婿也。欧阳永叔云：“余过小孤山，庙像乃一妇人，而敕额为圣母。”岂止俚俗之谬耶？

江右洞天福地，如庐山在南康西北二十里，古名南障，世传周武王时，匡俗兄弟七人结庐隐于此。叠障九层，周五百余里，山有五老峰、三石梁、竹林寺，《道书》第八洞天。虎溪在九江城南，晋惠远在东林送客过此，虎辄鸣号，一日送道士陆修静，不觉过溪，相与大笑。《道书》以为七十二福地之一。豫章西山乃省会最胜处，其势与庐岳等，山在大江之外三十里，一名厌原山，《道书》第十二柱宝极真之天，古今仙踪最多。初济江十里有盘石，名石头津，自石头西行，有梅福学仙处，名梅岭，岭之南，有葛仙翁炼丹处，名葛仙峰，峰之上，有洪崖先生乘鸾憩处，名鸾冈，冈之西，有王子控鹤处，名鹤岭，岭之畔，有萧史游处，史大萧小萧峰，亦名萧仙坛，又有水出山椒，名吴源，高下十堰，溉田万余顷。麻姑山在建昌城西南十里，山有五老、万寿等峰，麓有桃花源，其前第二谷，水飞流而下，有瀑布二百余尺，世传麻姑得道，其坛有颜鲁公书碣，《道书》丹霞小有洞天。阁皂山在临江府六十里，山形如阁，色如皂，相传汉张道陵、晋丁令威、葛孝先皆尝修炼

于此。山有凌云峰、漱玉泉、磨剑池，《道书》第三十三福地。龙虎山在贵溪西南八十里，高峰插云，两崖对峙，若龙虎然。汉张良八世孙张道陵修炼之所，《道书》三十二福地也。道陵道成，去蜀之青城山杀鬼上升。今山中亦有飞升台。其所遗经箓符章与剑印以授子孙，代号天师，阅世之后，多有灵验。说者谓其印剑之神，非子孙道术也。县南亦有鬼谷山、鬼谷洞，周围四里，有苏秦台、张仪井，亦《道书》第十五洞天。

江右讲学之盛始于朱、陆二先生，鹅湖、白鹿，兴起斯文。本朝则康斋吴先生与弼、敬斋胡先生居仁、东白张先生元祯、一峰罗先生伦，各立门墙，龙翔凤起。最后阳明先生发良知之说，左朱右陆，而先生勋名盛在江右，古今儒者有体有用无能过之，故江右又翕然一以良知为宗，弁髦诸前辈讲解，其在于今，可谓家孔孟而人阳明矣。第鱼目鼠璞，何地无之，后之为阳明之学者，江右以吉水、安福、旰江为盛。旰江独以广大为法门，人情厌拘检而乐纵诞，则阳浮慕其名于此而阴用学术于彼者，未有不藉口者也。德清许司马孚远尝著论曰：国家崇正学，国初迄弘、正之间，人才彬彬，当时学者稍滞旧闻，不达天德，拘固支离，容或所不免，故江门、姚江之学相继而兴。江门以静养为务，姚江以良知为宗，其要，使人反求而得诸本心而后达于人伦事物之际，补偏救弊，其旨归与宋儒未远也。江门之派至增城而浸晦，姚江之派复分为三：吉州仅守其传，淮南亢而高之，山阴圆而通之。而亢与圆者又各有其流弊，颜、梁之徒本于亢而流于肆，旰江之学出于亢而入于圆。其后姚安者出，合圆与肆而纵横其间，始于怪僻，卒于悖乱，盖学之大变也。德清曾守旰江，其言当不谬。

江、浙、闽三处，人稠地狭，总之不足以当中原之一省，故身不有技则口不糊，足不出外则技不售。惟江右尤甚，而其士商工贾，谭天悬河，又人人辩足以济之。又其出也，能不事子母本，徒张空拳以笼百务，虚往实归，如堪舆、星相、医卜、轮舆、梓匠之类，非有盐商、木客、筐丝、聚宝之业也。故作客莫如江右，而江右又莫如抚州。余备兵澜沧，视云南全省，抚人居什之五六，初犹以为商贩，止城市也。既而察之，土府、土州，凡夔猡不能自致于有司者，乡村间徵输里役，无非抚人为之矣。然犹以为内地也。及遣人抚缅，取其途经酋长姓名回，自永蛙以至缅莽，地经万里、行阅两月，虽异域怪族，但有一聚落，其酋长头目无非抚人为之矣。所不外游而安家食，俗淳朴而易治者，独广信耳。

江右俗力本务啬，其性习勤偷而安简朴，盖为齿繁土瘠，其人皆有愁苦之思焉。又其俗善积蓄，技业人归，计妻孥几口之家，岁用谷粟几多，解橐中装籴入之，必取足费，家无囷廪，则床头瓶罍无非菽粟者，余则以治缝浣、了征输，绝不作鲜衣怒马、燕宴戏剧之用。即襄无资斧者，且暂逋亲邻，计足糊家人口，则十余日而男子又告行矣。以故大荒无饥民，游子无内雇，盖忧生务本，俗之至美，是犹有《蟋蟀》、《流火》之风焉。若中原人，岁余十斛粟则买一舟乘之，不则，醵饮而赌且淫焉，不尽不已也。

江右俗以门第为重，其列版籍以国初黄册为准，其坊厢乡都里长，咸用古册内祖宗旧名，子孙顶其役不易其名也。家虽贫穷，积逋甚，然尚有丁在，则必百方勉力，众擎之，不肯以里排长与他家，与则恐他人侮且笑之。其新发产殷富之家，纵贫者不敢逊让。余台

亦有此俗，然下乡近海则然，上乡山居者则否。

江右素称治安之区。正德六年，诸郡县盗贼蜂起，赣州、南安有华林寨、码磴寨贼，其后，抚州有东乡贼，饶州有桃源洞贼。其始，行劫村落，官府捕之急，遂窜匿山谷，据险立寨。其渠魁姓名不甚著，公移止称某地贼，官兵讨之定，抚之不从。赣贼执参政赵士贤，华林贼攻破瑞州，江右大震。事闻，命都御史陈金总戎务，檄宪副周宪讨华林贼，兵败死之，乃檄田州等府狼兵协诸路官兵进剿。其土酋岑猛等多骄横无节制，金姑息之，又檄按察使王秩、知府李承勋同剿，勋招降贼黄奇置麾下，以计破华林贼，遂移兵击码磴、东乡，皆平之。惟桃源尚猖獗，然见诸寨平，又畏狼兵悍，遂乞降，后复叛，入徽、衢等处，金复督兵追袭，浙东兵夹击之，乃平。大都江西之盗，始终以招抚为害云。

乾一、坤二、离三、震四之类，俗称乳名，江右无一家一人而非是者，然用以记行第、联族属、次长幼之序最佳。至于书券治讼，自有正名，亦故不用而专用此，不知其解。故直指谳狱，惟江右为难，爰书中皆此等姓名，其重辟大盗，连篇累牍者，视前则混后，据后则失前，且不独一牍也，又有他人他事亦与此同名类姓者，甚不便于简阅。亡当也。

铁柱宫乃旌阳许真君锁蛟处也。旌阳弃官归豫章，视其地为浮洲，蛟螭所穴，乃以神术觅蛟精于太守宫中诛逐之，入此井中，铸铁为柱，下施八索，钩锁地脉，以屏水娇。誓曰："铁柱系红舟，万年永不休，后有兴谋者，终身不到头。"又曰："天下大乱，此处天忧，天下大旱，此处薄收。"其井水黑色，深莫测，与江水相消长。余以四月过之，泥淖涨与地平。真人又谓，赣江百怪丛居，虑为后害，复铸铁柱二十，在子城南亦以铁索縻之，永镇蛟蜃。然江右所称蛟迹非一，如丰城城东西有二蛟穴，其中积水，四时不竭，旧传蛟精常蛰于此，旌阳以符咒逐之。饶州城南江中有蛟穴，五日，乡人于此竞渡，俗称怀蛟水。都昌县有蛇骨洲，晋永嘉中，长蛇二十余丈断道吸人，旌阳杀蛇聚骨成洲。县北亦有旌阳磨剑池。奉新县有镇蛟石，在延真观内，亦旧传旌阳逐蛟入穴，以巨石书符压之，今石碣尚存。其地亦有旌阳试剑石。宁州东隔水一里有磨剑池，亦旌阳逐蛟处。建昌县有七靖井，其地黄龙山有蛟为渊，辄作洪水，旌阳擒之，钉于石壁，法北斗穿七井镇之，曰："海昏之地，府属当阳，南昌之州，龙安之场，上缭、艾县，古城之冈，地连蛇穴，寻截川江，占其地土，防民之殃，于今立靖，万古吉祥。"

龙沙在豫章城北，江水之滨，白沙涌起，堆阜高峻，其形如龙，俗为重九登高处。旧有谶云："龙沙高过城，江南出圣人。"今沙过城十余年矣。昔许旌阳斩蛟，蛟子逸去，散游鄱湖，弟子请悉诛之，旌阳曰："吾去后一千一百二十□年，岁在三丙，五陵之内，当有八百地仙出，自能诛之，毋劳今日尽也。"今正当三丙间，去其岁不及二十年，又有龙沙之应。《昙阳子记》亦云："五陵为教主，古月一孤峰。"意其所谓圣人者，神仙之流与。

滕王阁，府城西章江门城上其故址也。西临大江，唐高祖子元婴都督洪州，阁成命至，封滕王，故以名。后阎伯屿重修，因九日宴宾客，欲夸其婿吴子章之文，令夙搆之，时王勃省父至马当，去南昌七百里，水神告之故，且助以风，一夕而至，预会。阎请诸宾

序之，皆辞，且及章，勃乃不辞而赋，阎不悦，令吏给笔札候之，得句辄报，至“落霞孤鹜”，叹曰：“此天才也。”后又有王绪为赋，王仲舒为记，故韩退之称三王之文。

徐孺子祠在东湖小洲上。记云：“章小经南昌城西，历白社，其西有孺子墓，又北历南塘，其东为东湖，湖南小洲上有孺子宅，号孺子台。吴太守徐熙于墓隧种松，太守谢景于墓侧立碑，晋太守夏侯嵩于碑旁立思贤亭，至拓跋魏时谓之聘君亭，今亭尚存，而湖南小洲世不知其尝为孺子宅，又尝为台也。余为太守之明年，始即其地结茅为祠，图孺子像，祠以中牢，率州之人拜焉。”此曾子固笔也。苏云卿祠亦在百花洲上，以配徐孺子。

浮梁景德镇雄村十里皆火山发焰，故其下当有陶埴，应之本朝，以宣、成二窑为佳，宣窑以青花胜，成窑以五彩，宣窑之青，真苏渥泥青也。成窑时皆用尽，故成不及宣，宣窑五彩堆垛深厚，而成窑用色浅淡，颇成画意，故宣不及成。然二窑皆当时殿中画院人遣画也，世庙经醮坛瑒亦为世珍。近则多造滥恶之物，惟以制度更变，新诡动人，大抵轻巧最长，古朴尽失，然此花白二瓷，他窑无是。遍国中以至海外夷方，凡舟车所到，无非饶器也。近则饶土人地渐恶，多取于祁、婺之间，婺人造土成砖，磨砖作浆，澄浆作块，计块受钱，饶人买之以为瓷料。

白鹿洞书院在五老峰下，始自南唐，以李善道为洞主，建学置田，以给诸生，至宋而大盛，与嵩阳、石鼓、岳麓为四大书院，盖是晦翁过化之处，岩壁间多遒手泽，然其地逼塞蒸湿，无夷旷之致，惟是松风石溜与五老秀色幽寒动人云。白鹿者，唐李渤与兄涉俱隐洞中，养白鹿以自娱，至今间有见者。

康郎山忠臣三十五人，南昌忠臣十四人，乃国初与陈友谅决战于江西者。其在鄱湖，纪信诳楚，冠服投江则韩成之力，在南昌，昼夜巡城，伏弩殒命则赵德胜为上。是举也，本朝之王业定矣。友谅既死，则士诚辈皆栖息余魂耳。然友谅既据九江、武昌，不能西向埽清中原以据上游，而徒东与吴仇，且恋恋以南昌、九江是亟，宜其死也。

赣州赣水乃章、贡二水合名也。章水源出南安聂都山，流府城西，贡水源出汀州新乐山，流府城东，皆环城而北合于一。又北流过万安，其地怪石崚嶒，喧流湃湃，有十八滩，古称险厄败舟，余携家过，心危之，至则见安流耳，岂余度险之多故耶？吉州惶恐诸滩，又不在十八滩之列。

南赣称虔镇，在四省万山之中，辖府九，汀、漳、惠、潮、南、韶、南、赣、吉；州一，郴；县六十五，即诸郡之邑也，卫七，赣州、潮州、碣石、惠州、汀州、漳州、镇江。卫所官一百六十四员，军二万八千七百余名，寨隘二百五十六处，专防山洞之寇也。正、嘉之间，时作不靖，近称宁谧，要在处置得宜尔。

大庾岭，南龙之干，而水分南海、东海之流者也。梅福为南昌尉，其后隐居于此，故又称梅岭。后人亦因而种梅其间。道路险狭，今为张曲江所凿而开者，江、广百货所由地。

吉安夙称节义之乡，然至宋而盛，其祠有四忠、一节，祀欧阳文忠修、杨忠襄邦乂、胡忠简铨、周文忠必大、杨文节万里，其后有文信国天祥、邹侍郎泩，又有太学王炎午、

布衣刘子俊、彭震龙、刘自昭、张云，皆信国门客，始终以死报信国者。至本朝靖难，又有周纪善是修、曾御史凤韶、魏御史冕、王编修艮、颜沛县伯玮、王教谕省、邹大理瑾、彭大理与明八人，良非他处所及。余台靖难时亦有八忠。

樟树镇在非城、清江之间，烟火数万家，江、广百货往来与南北药材所聚，足称雄镇。

武宁有所谓常州亥者，初不知何谓，问之，乃市名。古人日中为市，今吴、越中皆称市犹古语也。河南谓市曰集，以众所聚也。岭南又谓市曰虚，以不常会多虚日也。西蜀又谓市曰痎，如疟疾间而复作也。江南恶以疾名，止称亥，又可捧腹。

射蛟浦在湖口县西南，一名黄牛洑。昔汉武帝欲登南岳，以道阻江、汉，望祭灊山，浮江泛舟，亲射蛟于浔阳江中获之。此自英雄大略之主，敢作敢为之事，意到即行，无人敢诱之，亦无人能止之者，若后世，即无此等事。

奉新有樟柳神者，假托九天玄女之术，俗名耳报。乃其地有此树，人取树刻儿形而传事之。其初乃章、柳二家子死，共埋于树下，久之其树显灵。儿形以一手掩耳，贯以针，炼以符咒，数以四十九日，耳边传言则去其针。其神乃小儿，故不忌淫秽，不讳尊亲，不明礼法，随事随报，然亦不能及远，亦不甚知来。其术炼之有用万家土、万人路者，土谓燕窠，路谓板桥，取伴其神裹之，验最速，若用金银诸物者，则皆冀以诓赚而去，非实也。其神之依人，则任其为盗而亦听之，故是儿神不明礼法。近见一二缙绅亦有事此神以谭幽吊诡者，最可笑。

江湖社伯到处有祀萧公、晏公者，其神皆生于江右。萧公讳伯轩，庞眉、美髯、白皙，生而刚直，善善恶恶，里闾咸质之。没于宋咸淳间，遂为神，附童子言祸福，乡人立庙于新淦县之大洋洲，洪武初曾遣官谕祭。晏公名戍仔，亦临江府之靖江镇人也，浓眉、虬髯，面如黑漆，生而疾恶太甚，元初以人材应选，入为文锦局堂长，因疾归，登舟遂奄然而逝，乡人先见其驺从归，一月讣至，开棺无所有，立庙祀之。亦云本朝封平浪侯。

湖广在春秋、战国间称六千里大楚，跨淮、汝而北之，将及河。本朝分省，亦惟楚为大，其辖至十五郡，如郧之房、竹山，荆之归、巴东，与施、永、偏桥、清浪等卫所，动数千里，入省逾月，文移之往复，夷情之缓急，皆所不便。而辰、永督学，屡合屡分，郧、沅开府，或罢或兴，黎平生儒，此考彼试，种种非一。况贵竹、粤西两省，杂以徭僮夷苗，主以卫所，间以土酋，咸不成省，院司以官至者，人我咸鄙夷之。谓当以辰州、沅州、靖州分属贵阳，永州、宝庆、郴州分属粤西，则十三省大小适均，民夷事体俱便。

三湘总之一湘江也，其源始海阳而北入洞庭。其流过永而潇水入之，是谓潇湘，过衡而蒸水入之，是谓蒸湘，过常而沅水入之，是谓沅湘。湘江其初最清，百尺而毛发可鉴，比会众流、下洞庭始浊。湘君湘夫人古今以尧女舜妃当之，唐人用以为怨思之诗，然计舜三十登庸，厘降二女于汭汭，即年二十，而舜以百十岁崩苍梧，二女亦皆百岁人矣。黄陵啼鹃，湘妃竹泪，至今以为口实，可笑也。

《禹贡》“九江孔殷。”释之者云，即洞庭也。沅、漸、元。辰、溆、酉、丰、资、湘

九水皆合于此，故名九江。又九江，沅、澧、湘最大，□自南而入荆江，自北而过洞庭□□□名□□。《战国策》云："秦与荆战，大破之，取洞庭五□□□□□□。七月间，岷、峨雪消，江水暴涨，自荆送逆入洞庭，□□为之改色。"

楚有四楼。仲宣楼在当阳城上，倚曲沮，夹清漳。今荆州城上楼，乃五代高季兴建望沙楼故址也，宋陈尧咨更今名晴川楼，南对黄鹤，从武昌望之佳。黄鹤以制胜，如莲瓣垂垂，洲渚掩映，岳阳以境胜，八百里洞庭，一发君山，眼界奇绝。总之，岳阳为上，黄鹤次之，晴川、仲宣又次之。

武当谓山阜高大、非玄武不足以当之，今其巨阪造天，危峦逼汉，良然。然自天柱而外，别无奇诡之观，徒土木之伟丽尔。当文皇造五宫时，用南五省之赋作之，十四年而成，此殆不可以万万计者。当时胜国府库蓄积既多，而五岭、九边咸无兵饷岁例之费。今日国家财力何能尔尔。

《志》称黄鹤楼在府城西南隅黄鹤矶上。世传仙人子安乘黄鹤过此。又云费文祎登仙驾黄鹤返憩于此。唐阎伯程作《记》以文祎事为信。或者又引梁任昉记，谓驾黄鹤之宾乃荀环，字叔祎，非文祎也。宋张栻亦辩其非。

洞庭水浅，止是面阔。括风，惊涛软浪，帆樯易覆，故人多畏之。湖中有数蛟，有喜食糟粕者，遇舟中携糟物过，出而夺之，有喜食朱砂者，遇舟中携朱砂过，出而夺之，夺则涛兴浪起，或危舟楫，赍此物者，或重裹以犬羊之鞹。余以端午过洞庭，风流大作，时儿女或以朱砂涂耳鼻者，舟人亦请弃之，余笑谓，老蛟乃窃此分文之余乎？已而风息，类藉口如是。

洞庭水涨，延袤八百里，盗贼窃发，乃于岳州立上江防兵备，辖三哨官兵侦治之。上哨，自岳州府南津港至长沙湘阴县哨，约三百余里，南接苍梧，北达荆、郢，东会汉、沔，为洞庭左臂，哨内小巡把总一，哨官鹿角，磊石、穴子、湘阴哨四，巡简鹿角、营田各一，信地兵船自府五里至南津港、荆埠港、河公庙、新墙河口、万石湖、鹿角、啄钩嘴、磊石、鲫鱼夹、青草港、彦公埠、穴子哨、白鱼场、营田司大头寨横岭芦林潭，水退，各船分移于扁山、高沙洲、沉沙港、芦林潭等地。中哨，自君山后湖至常德傅家圻三百六十余里，西北通巫峡，西抵辰、沅，东南极潇、湘，为洞庭右臂，哨内小巡把总一，哨官明山一，巡简古楼一，信地兵船自君山后湖、蓼荆湾过洞庭大湖，至昌蒲台、昌蒲台内、石门山迤西、白苑矶迤北、傅家圻，自昌蒲外迤东、团台、吉山、古楼、明山，水退，分移布袋口、洞庭夹、白水夹、上下井滩等信地。下哨，长江一带，自岳州至嘉鱼界墩子口，约三百余里，南吞七泽，北迎湘、郢、东连浔、黄，西接三巴，为洞庭咽喉，哨内小巡百户一，哨官茅埠、竹林各一，巡简黄家、瓦子、城陵、白螺、鸭栏、茅镇、石须共七信地，兵船过江北岸瓦子湾、藤站湖、盐船溇、杨圻脑、黄家穴、上茅湾、西辽嘴、西岸流水口、白螺矶、杨林山、白螺山、王家保、新堤口、茅埠镇、乌林矶、竹林湾、杜家洲、纪家洲，东岸城陵司、团山矶、象骨港、道人矶、青江口、高家墩、石头口、六溪口、邱公湾、墩子口、嘉鲁县。此万历乙酉冯仁轩露备兵岳州时刻图。

古今谭形胜者，皆云关中为上，荆、襄为次，建康为下。以今形胜，则襄阳似与建康对峙者，建康东、南皆山，西、北皆水；襄阳西、南皆山，东、北皆水。以势则襄山据险而建山无险，以胜则江水逆来而汉水顺去。故论荆、襄则襄不及荆，其规模大而要害挠也。荆州面施、黔，背襄、汉，西控巴峡，东连鄢、郢，环列重山，襟带大江，据上游之雄，介重湖之尾，为四集之地。蜀汉据而失之，骁将既折，重地授人，僻在一偏，不卜而知其王业之难成也。

江陵作相，九列公卿半繄楚人，如吕相国调阳、方司马逢时、李司空幼滋、曾司空省吾、刘司寇一儒、王少宰篆、谢司徒鹏举、陈宗伯恩育、汪冢宰宗伊各据要路。其后，吴相继之，则许相国国、王相国，锡爵、徐宗伯学谟、姜宗伯宝、顾司马章志、方司徒宏静、王司寇世贞、王御史大夫樵、赵少宰用贤、程司徒嗣功、顾马司养谦。今则豫章渐盛，衷御史大夫贞吉、蔡冢宰国珍、徐司空作、邓少宰以赞、范宗伯谦、董司空裕。虽其间弹冠引兑、贤不肖人人殊，然偶一宰执起，则公卿相随而出，亦关此方气运地脉一时之盛也。

襄阳夙称多耆旧古迹，余曾有《吊襄文》。如大堤，古筑之以捍汉水者也，后遂为游乐之地，男女蹋歌，《乐府》有《大堤曲》，曰："汉水横襄阳，花开大堤暖。"曰："大堤诸女儿，花艳惊郎目。"西北二十里隆中山，诸葛孔明隐处，枣阳有南阳城，想所云"躬耕南阳"即此，非宛中之南阳也。城南见山，羊叔子所登而叹，其云："自有宇宙，便有兹山，由来贤哲登此者多矣。而皆湮没无闻。"此语千古悲咽。祜没，襄人感之，为立碑流涕，名岘山堕泪碑。山畔习家池，后汉习郁依范蠡养鱼法穿之，谓其子曰："必葬我近鱼池。"后山简镇襄，爱之，辄游池上，醉而名之曰高阳池，诗称"倒著白接䍦，酩酊还骑马"者是。岘山又有杜甫故宅，习池亦有王粲井，甫诗云："清思汉水上，凉忆岘山巅，吾家碑不昧，王氏井依然。"城西十里万山，乃郑交甫所见游女为解佩处，云此山之曲隈也。山下有万山潭，晋杜预伐吴勒碑纪功，一置万山之上，一置兹潭之下，云他日恐深谷为陵也。唐鲍溶诗云："襄阳太守沉碑意，身后身前几年事，汉江千古未为陵，水底鱼龙应识字。"府西北为夫人城，昔朱序镇襄阳，苻坚围之，序母韩氏谓城西北必坏，领百余婢增筑二十丈，贼果溃西北，众守新城而退，名夫人城。东南三十里鹿门山，庞德公隐居其上，刘景升所过而叹异之者，其后，居士庞蕴复居之，男女不婚嫁，共学无生，白日坐化，其后，孟浩然复来居之。府治西文选楼，梁昭明太子聚贤士刘孝威、庾肩吾、徐昉、江伯操、孔敬通、惠子皎、徐陵、王囿、孔乐、鲍至等十余人，号高斋学士，著《文选》于此。郡北樊城隔汉江与襄阳对峙，周仲山甫所封，关羽围曹仁于樊城北。沔水有斩蛟渚，乃襄阳邓遐挥剑处，人知斩蛟有澹台周处而不知有遐。又有楚昭王、庄王、淳于髡、黄宪、刘表等墓，鄀、鄾、春陵等城，其人又有尹伯奇、卞和、司马德操、张柬之、杜审言、皮日休诸人。

蕲、黄之间，近日人文飚发泉涌，然士风与古渐远，好习权奇，以旷远为高，绳墨为耻，盖有东晋之风焉。然其一段精光亦自铲埋不得。毋论士大夫，即女郎多有能诗文者，

如周元孚、董夫人辈。又毋论诗文，近且比邱尼辈出，高谭禅理，如所云澹然、明因、自信等，余盖于李卓吾八《观音问》中崖略见之。李以菩萨身自任，踪迹太奇，其与耿司寇以学问相倾，不啻剚刃。

蔪竹为器，抽削如丝，纤巧甲于天下。复有蔪艾、蔪龟、蔪蛇。艾则惟荆王府内片地出者佳，然不多得。蛇与龟皆生于他乡村。蛇则头有方胜，尾有指甲，两目如生，自刳肠盘屈而死者，可已大风。龟则背有绿毛可辟虽蝇虫，置之书箧，数年不死，然多赝者，以小龟涂马矢放阴沟中，绿毛自生，携出者不久即落也。竹则以色莹者可簟，节疏者可笛，带须者可杖。

赤壁山，《一统志》云在江夏东南九十里。唐《元和志》亦称在蒲圻县西一百二十里，北岸乌林与赤壁相对，即周瑜焚曹操处。图经乃谓在嘉鱼县西七十里。至宋苏轼又指黄州赤鼻山为赤壁。盖刘备居樊口进兵逆操遇于赤壁，则赤壁当在樊口之上，又赤壁初战，操军不利，引次江北，则赤壁当在江南，今江、汉间言赤壁者五，汉阳、汉川、黄州、嘉鱼、江夏，惟江夏之说合于史。

衡山禹碑，唐刘禹锡、韩昌黎皆有诗，宋朱晦公、张南轩至衡岳寻访不获，其后晦翁作《韩文考异》，遂谓退之诗为传闻之误，盖以耳目所限为断也。王象之《舆地纪胜》云："禹刻在岣嶁峰，又传在衡山云密峰，昔樵人曾见之，自后无有见者，宋嘉定中，蜀士因樵夫引至其所，以纸拓七十二字，刻于夔门观中，后俱亡。"近张季文佥宪自长沙得之，云自宋嘉定中何某摹于岳麓书院者，斯文显晦，信有神物护持。其文"承帝曰嗟"至"窜舞永奔"实七十七字云，二误也。此见杨用修《录》中。

九疑山乃南龙大干行龙之地，其峰有九，参差互映，望而疑之，故名九疑。盖山有九水，四水阳流，注于南海，五水阴流，注于洞庭。五水者，潇、湘、舜源水、洮水、砜水等也。九峰谓朱明、石城、石楼、娥皇、女英、舜源、箫韶、桂林、杞林。大舜陵在其中，太史公所谓"舜崩苍梧之野，葬于零陵之九疑"者是也，今不知其处，惟于箫韶峰下立庙祭之，秦皇、汉武皆以道阻不得过江、汉而望祭焉，宋置陵户，禁樵采。

宜章登舟即古所称泷水，两崖咸石，颇似巴江，以其形似龙然，故称泷。然水小而险，最善坏舟，不数日而达广之韶，其势甚速，然仅可用舴艋，力不能载十石，不若蜀舟之大也。韩文公入潮阳由此。

永近粤，乡村间稍杂以夷獠之俗，男子衣裙曳地，妇女裙裤反至膝止，露骭跣足，不避秽污，著草履者其上也。首则饰以高髻，耳垂大环，铸锡成花，满头插戴。一路铺递皂快、舆夫、马卒之徒，皆以妇代男为之，致男女混杂戏剧，官不能禁。

长沙卑湿，贾生赋鵩以死，古今一词。余过其地，见长沙虽湿，非卑而湿也，盖犹在洞庭上流，岳渚、汉阳尚在其下，安言卑也？惟诸郡土皆黑壤，而长沙独黄土，其性黏密不渗，故湿气凝聚之深，谊洛阳人，故不宜也。卑湿之地当以闽、广为最，漳、泉葬者，若全棺入地则为水所宿。番禺，江一日两潮汐至苍梧，其地下可知。

辰州在五溪、二酉之间，盖汉五溪蛮地，亦曰武陵蛮，谓武陵有五溪、雄溪、樠溪、

酉溪、沅溪、辰溪，俱在今泸溪县辖。马伏波所征，其称“上潦下湿，视飞鸢踮踮坠水中，思少游”语即此。余行其地，登水边石洞数处，咸云伏波避暑洞，当时谣云“鸟飞不度兮，兽不能临”。嗟哉！武溪何毒霾也！由辰溪八十里即大酉，云黄帝藏书处，黔中他洞皆湿，惟大酉独干洁，遥望洞口石脊，亦似桥山。小酉在贵竹酉阳。

郧地介河南、湖广、陕西、四川四省，山谷厄塞，林箐蒙密，既多旷土，又有草木可采掘而食，自古为逋流之地。国初邓愈剿除之，空其地禁流民不得入，天顺中岁，饥民又徙人，不能禁，至成化元年，乱乃生，刘千斤挟石和尚，僭号改元。遣尚书白圭讨平之。未几，余孽李胡子又乱，再遣项忠，忠乃招谕捕发，还乡者百四十万，编戍者万人，然后击杀李胡子。十二年，流民复集，都御史李宾恐逐之生乱，请因而抚定之，使占籍以实襄、邓户口，乃命副都原杰往籍流民，得十一万三千户，遣归者一万六千余，愿留者籍之，改郧县为郡，治以开府，至今乃安。高岱谓：“项忠之荡定，乃一时之功，原杰之经略，则百世之利。”

黎平府立于湖广五开卫之中，原为犬牙相制之意，虽其壤接平溪，然夷箐难行。其路复出楚中，既过沅州则皆楚地，复经黔阳、会同、靖州、铜鼓，四五百里方至。过他省而抵巴郡，毋论鸾远，如事体何？又青衿子弟，由楚督学选就试，方入贵试院，旧时，贵院于黎平士子有暗记，如两都监生例，及乙酉遣京官主考，朱卷无识，遂至一榜中黎平十人，已占贵三之一，贵士遂哄然不欲黎士就贵试。此于夷情、士习、官体、文移均属未妥。

施州、保靖、永顺正当海内山川土宇之中，反为槃瓠种类盘踞。施州东抵巴东五百里，西抵酉阳九百里，南抵安定硐、北抵石柱司各七百里，依稀闽、浙全省地。而永顺东、南、西、北咸径六百里。保靖东西亦五百里，南北半之。其俗男不裹头，女衣花布，亲丧打葬，就日而埋，疾病则击铜鼓、沙锣以祀鬼神，居常则渔猎腥膻、刀耕火种为食，不识文字，刻木为契，短裙椎髻，常带刀弩为威。其人杂夷獠，不可施以汉法，故历代止羁縻之。本朝笼以卫所、土司，有事调之则从征，逮之则不至。南去为辰州，又南为柳、庆，族皆其种，俗迹近之。秦、汉所称黔中之地。然辰以南屡经征伐，其人遂分夷、汉。夷者统以土司，汉者治以有司，不若施、永之一概羁縻也。然虽汉人、汉法之处，其城市者衣服言语皆华人，而山谷间亦颇杂以徭俗，不尽纯也。

楚中与川中均有采木之役，实非楚、蜀产地，皆产于贵竹深山大垅中耳。贵竹乏有司开采，故其役专委楚、蜀两省。木非难受而采难，伐非难而出难，木值百金，采之亦费百金，值千金，采之亦费千金。上下山阪，大涧深阬，根株既长，转动不易，遇阬坎处，必假他木抓搭鹰架，使与山平，然后可出，一木下山，常损数命，直至水滨，方了山中之事。而采取之官，风餐露宿，日夕山中，或至一岁半年。及其水行，大木有神，浮沉迟速，多有影响，非寻常所可测。

天生楠木，似专供殿庭楹栋之用。凡木多囷轮盘屈，枝叶扶疏，非杉、楠不能树树皆直，虽美杉亦皆下丰上锐，顶踵殊科，惟楠木十数丈余既高且直。又其木下不生枝，止到

木巅方散于布叶，如撑伞然，根大二丈则顶亦二丈之亚，上下相齐，不甚大小，故生时躯貌虽恶，最中大厦尺度之用，非殿庭真不足以尽其材也。大者既备官家之采，其小者土商用以开板造船，载负至吴中则拆船板，吴中拆取以为他物料。力坚理腻，质轻性爽，不涩斧斤，最宜磨琢，故近日吴中器具皆用之，此名香楠。又一种名斗柏楠，亦名豆瓣楠，剖削而水磨之，片片花纹，美者如画，其香特甚，蒸之，亦沉速之次。又一种名瘿木，遍地皆花，如织锦然，多圆纹，浓淡可挹，香又过之。此皆聚于辰州。或云，此一楠也，树高根深，入地丈余，其老根旋花则为瘿木，其入地一节则为豆瓣楠，其在地上者则为香楠。

楚本泽国，最称多鱼，淮、扬、吴、越之地未尝非水乡，然未若长沙、武陵之间鱼可以泽量者，亦地产异也。大江上下则美鲟、鳇，然此鱼虽佳而最丑恶，如身长五尺则鼻亦四尺余，惟鼻长，故口在鼻下如在腰间，鱼虾遇辄避，苦不得食，每仰游，开口接而食之。今所造鲊硬骨而适口者，即鼻肉也，而鼻善痛，稍触之则彻骨不禁，而鱼鼻长又善触，故游必鼻向上、尾向下，又不敢近岸，畏崖石，取者探其情，极易得之。此种为江鱼，可网不可畜。其鬻种于吴、越间者为鲢鲁，最易长，然不种子，或云楚人来鬻者，先以油饼饵之，令不诞也。细者如针，千余头共一瓯盛之，在彼无不活者，吴、越人接手中即以渐死，若随接随入池中，又无不活者。入池当夹草鱼养之，草鱼食草，鲢则食草鱼之矢，鲢食矢而近其尾，则草鱼畏痒而游，草游，鲢又随觅之，凡鱼游则尾动，定则否，故鲢、草两相逐而易肥。计然为十洲三岛为此故。草鱼亦食马矢，若池边有马厩，则不必饲草。

广东，南越地，秦已为南海郡，后龙川令赵佗格命自王，汉武始征之。其当时，兵以四道入，卫尉路博德为伏波将军，出桂阳，下汇水。以今观之，意浧水也。浧在英德县东南四十里，一名洸水，又名浧浦，源出永州界，过阳山，下三水与浈合。主爵都尉杨仆为楼船将军，出豫章，下横浦。横浦在今南安。此则过大庾岭，由曲江下浈水入越者也。故归义、越侯二人为戈船下，厉将军出零陵，下漓水，抵苍梧，即今广右府江。使驰义侯因巴、蜀罪人发夜郎兵，下牂牁江，咸会番禺，即今广右左江。从蜀盘江过贵竹跌水，此皆滩险不可舟，至田州、泗城方可进舟，先与府江会于苍梧，东行至三水亦与浈合。其云咸会番禺者，总之之词也。

广中称岭外者，五岭之外也。五岭释不同，裴氏《广州记》云："大庾、始安、临贺、桂阳、揭阳。"邓德明《南康记》云："五岭者，台岭之峤五岭之第一岭也，在大庾；骑田之峤五之第二岭也，在桂阳；都庞之峤五岭之第三岭也，在九真；萌渚之峤五岭之第四岭也，在临贺；越城之峤五岭之第五岭也，在始安。"据此，则九真与揭阳稍殊，余四岭同。乃《淮南子》又曰："始皇利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乃使尉屠雎发卒五十万为五军，一军塞镡城之岭，一军守九疑之塞，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结余干之水。"镡城在武陵西，南接郁林，九疑在零陵，番禺在南海，南野、余干在豫章。其说又不同。若云五岭地方，当如《广州》、《南康》二记，盖其所言，乃南龙大干横过空缺处，皆当守寨也。《淮南》云云，岂秦皇所戍者五岭其名也，而当时调度，又不拘拘于此

五处耶?

广南所产多珍奇之物。如珍则明珠、玳瑁。珠落蚌胎，以圆将为贵，以重一钱为宝；玳瑁龟形，截壳为片，贵白胜黑，斑多者非奇，出近海郡。石则端石、英石。端溪砚贵色紫润而眼光明，下岩为上，子石为奇；英德石色黑绿，其峰峦窝窦摺纹，扣之有金玉声，以为窗几之玩。香则沉速，出黎毋山，以密久近为差。花则茉莉、素馨，此海外香种，不耐寒，具陆贾《南中花木记》。果则蕉、荔、椰、蜜、蕉，绿叶丹实，其木攒丝，食其实而抽其丝为布；荔枝园，五月累累然，色如赤弹，肉如团玉，或云闽荔甘，广荔酸；椰子树似槟榔，叶如凤尾，实如切肪，琢其皮可为瓢、杓、栖棬；波罗蜜大如斗，剖之若蜜，其香满室，此产琼海者佳。木则有铁力、花梨、紫檀、乌木，铁力，力坚质重，千百年不坏；花梨亚之，赤而有纹；紫檀力脆而色光润，纹理若犀，树身仅拱把，紫檀无香而白檀香。此三物皆出苍梧、郁林山中，粤西人不知用而东人采之。乌木质脆而光理，堪小器具，出琼海。鸟则有翡翠、孔雀、鹦鹉、鹧鸪、鹍鸡、潮鸡、鹭，翡翠以羽为妇人饰；孔雀食蛇，毛胆俱毒，最自爱其尾，临河照影，目眩投水中；鹦鹉红嘴绿衣，不减川、陕，有纯白者胜之；鹧鸪满山乱啼，声声“行不得哥哥”，行旅闻之，真堪泪下，鹍鸡似山鸡，以家鸡斗之则可擒，其羽光彩，汉以饰侍中冠；潮鸡似鸡而小，颈短，能候潮而鸣；鸩羽些须可杀人，止大腹皮树人药，刮去其粪。兽则有潜牛、犦牛、熊，潜牛鱼形，生高肇江中，能上岸与牛斗，角软则入水湿之，坚则复出；犦牛出海康，项有骨，大如覆斗，日行三百里；熊有似牛、似人，胆明如镜，亦有蚺蛇胆，用与熊异，熊治热毒，蚺治杖毒。鱼之奇而大者有鲸、鳄、锯、鳍、鲸鱼吹浪成风雨，头角可数百斛，顶上一孔大于瓮；鳄鱼如鲮鲤，四足长数丈，登涯捕人畜食之；鳍鱼大盈丈，腹有洞，贮水以养其子，左右两洞容四子，子朝出暮入宿，出从口，入从脐；锯鱼长二丈，则口长当十之三左右，齿如铁锯，生于潮、惠为多。其他红螺、白蚬、龟脚、马甲、蚝、鲨等，名品甚多，不可枚计。若夫犀、象、椒、苏、岐南、火浣、天鹅、片脑之类，虽聚于广，皆西洋诸国番舶度海外而来者也。

俗好以蒌叶嚼槟榔，盖无地无时，亦无尊长，亦无宾客，亦无官府，在前皆任意食之，有问，则口含而对，不吐不咽，竟不知其解也。或以炎瘴之乡，无此则饮食不化，然余携病躯入粤、入滇，前后四载，口未能食锱铢，亦生还亡恙也。大都瘴乡惟戒食肉、绝房帏，即不食槟榔无害，渠土人食者，惯耳。滇人所食槟榔又与广异，广似鸡心、如果肉，滇如羌核、似果壳，滇止染灰，亦不夹蒌叶。蒌一名蒟苗，即蜀人所造蒟酱者也。蔓生，叶大而厚，实似桑椹，其苗为扶留藤，人食之，唇如抹朱。杨万里云：“人人藤叶嚼槟榔，户户茅檐覆土床。”

广中地土低薄，炎热上蒸，此乃阳气尽泄，故瓜茄咸经冬不凋，留之阅岁，从原干又开花结子，不必再种也。结之三四岁，气尽方枯，又得气早，余以五月过端州，其地食茄已可两月矣。

南中多榕树，树最大者长可十丈，荫数亩，根出地上亦丈余，臬司分道中一树，根下

空洞处可列三棹，同僚尝醵饮其中。余参藩广右，尝过榕树门下，树附地而生，刳其根空处为城门也。

香山岙乃诸番旅泊之处，海岸去邑二百里，陆行而至，爪哇、渤泥、暹罗、真腊、三佛齐诸国俱有之。其初止舟居，以货久不脱，稍有一二登陆而拓架者，诸番遂渐效之，今则高居大厦，不减城市，聚落万头，虽其贸易无他心，然设有草泽之雄，睥睨其间，非我族类，未必非海上百年之隐忧也。番舶渡海，其制极大，大者横五丈，高称之，长二十余丈，内为三层，极下镇以石，次居货，次居人，上以备敌、占风。每一舶至，报海道，檄府倅验之，先截其桅与柁，而后入岙，若入番江，则舟尾可搁城垛上，而舟中人俯视城中。又番舶有一等人名昆仑奴者，俗称黑鬼，满身如漆，止余两眼白耳，其人止认其所衣食之主人，即主人之亲友皆不认也。其生死惟主人所命，主人或令自刎其首，彼即刎，不思当刎与不当刎也。其性带刀好杀，主人出，令其守门，即水火至死不去，他人稍动其扃鐍则杀之，毋论盗也。又能善没，以绳系腰入水取物。买之一头值五六十金。

潮州在唐时风气未开，去长安八千里，故韩文公以为瘴疠之地。今之潮非昔矣，闾阎殷富，士女繁华，裘马管弦，不减上国。然开云驱鳄潮阳之名犹在，故今犹得借此以处迁客。盖今起万历丙戌，十载内无邑无之，如孙比部如法尉潮阳，杨给谏文焕尉海阳，陈祠部泰来尉饶平，林都谏材尉程乡，高大行攀龙尉揭阳，周尚宝宏禴尉澄海，刘都谏宏宝尉惠来，沈文选昌期尉大埔，周御史元暐尉平远，皆同时迁客也。止普宁一邑无人耳。潮，国初止领县四，海阳、潮阳、揭阳、程乡，今增设澄海、饶平、平远、大埔、惠来、普宁六邑，此他郡所无。

潮州为闽、越地，自秦始皇属南海郡遂隶广至今，以形胜风俗所宜则隶闽者为是。南干自九疑来过大庾岭至龙南、安远，其夹汀与赣、夹建宁与建昌界，度分草而趋草坪者，正干也。至龙南不过安远即南行，接长乐、兴宁趋海丰入海者，分南行一支也。其南支似隔闽于东、广于西，故惠州诸邑皆立于南支万山之中，其水西流入广城以出，则惠真广郡也。潮在南支之外，又水自入海，不流广，且既在广界山之外而与汀、漳平壤相接，又无山川之限，其俗之繁华既与漳同，而其语言又与漳　泉二郡通，盖惠作广音而潮作闽音，故曰潮隶闽为是。

罗浮山在惠州博罗县西北三十里，昔传有山自海上浮来，与罗山合而为一，故称罗浮。《道书》十大洞天之一也。《志》称山高三千六百丈，周三百余里，蟠三十二峰，峦岫既秀，洞壑复幽。峰曰飞云、曰玉鹅、曰麻姑，洞曰石臼、曰水帘、曰朱明、曰黄龙、曰朱陵、曰黄猿、曰蝴蝶，其选也。大小二石棂，登之可望沧海。楼前一石门，方广可容几席。二山相接处有石磴，状如桥梁，名曰铁桥，桥端两石柱。人迹罕到。

端溪在肇庆江南，与羚羊峡对峙，山峻壁立，下际潮水，而以上、中、下岩分优劣。故《砚谱》曰："石以下岩为上，中岩、上岩、龙岩、半岩次之，蚌阬下。"《志》云："岩石为上，西坑次之，后磨为下。"今有新旧阬之分，旧阬石色青黑，温润如玉，上生石眼，有青绿五六晕，而中心微黄，黄中有黑睛一，形似鹦鸲之眼，故以名。眼多者数十，如星

斗排连，或有白点如粟，贮水方见，隐隐扣之与墨磨俱无声，为下岩之石，今则绝无有。上岩、中岩之石，紫者亦如猪肝，总有一眼，晕小形大，扣之、磨之俱有声，即今之端石是也。眼分三种，活眼者晕多光莹，泪眼者光昏滞而晕朦胧，死眼者虽具眼形，内外俱焦黄无晕。欧谱唐公曰："眼乃石之精，如木之节，不知者以为病。然古有贡砚于眼者，似又不贵眼也。"又《砚录》云："眼生于墨池外曰高眼，生于池曰低眼，高为贵，不知此特匠手之巧耳。又有上焉者，名子石，生大石中。"《唐录》云："山有自然员石，剖其璞焉谓之子石，此最发墨，难得，欧、苏极重之。"蚌阬石亦深紫，眼黄白微青，不正，无瞳而翳，坚润不发墨，与半岩石相类。

南中造屋，两山墙常高起梁栋上五尺余，如城垛然，其内近墙处不盖瓦，惟以砖甃成路，亦如梯状，余问其故，云近海多盗，此夜登之以瞭望守御也。

雷州以雷名，或曰以在雷水之阳。雷水在擎雷山下，源出海康县铜鼓村，南流七十里，东入于海，其初因雷震而得源者也。或又以为地濒南海，雷声近在檐宇之间。又读《雷公庙记》，则云："陈太建初，州民陈氏者因猎获一卵如囊，携归家，忽霹雳震之而生一子，有文在手曰'雷俗'，为雷种后，名文玉，为本州刺史，有善政，没而以灵显，乡人庙祀之。"后观《国史补》又云："雷州春夏多雷，秋日则伏地中，其状如彘，人取而食之。"夫雷霆天之威也，雷可食乎？以此为雷，是妄之妄也。想炎海阳气所伏藏，变为蠕动之物，此造化所不可晓者尔。

廉州中国穷处，其俗有四民：一曰客户，居城郭，解汉音，业商贾；二曰东人，杂处乡村，解闽语，业耕种；三曰俚人，深居远村，不解汉语，惟耕垦为活；四曰蛋户，舟居穴处，仅同水族，亦解汉音，以采海为生。郡少耕稼，所资珠玑，以亥日聚市，黎、蛋壮稚以荷叶包饭而往，谓之"趁墟"。

珠池在合浦东南百里海中，有平江、青婴等三数池，皆大蚌所生也。海水虽茫茫无际，而鱼虾蛤蚌，其产各有所宜，抑水土使然，故珍珠舍合浦不生他处，其生犹兔之育，惟视中秋之月，月明则下种多，昏暗则少，海中每遇万里无云、老蚌晒珠之夕，海天半壁闪如艳霞，咸珠光所照也。旧时蛋人采珠之法，每以长绳系腰，携竹篮入水，拾蚌置篮内则振绳，令舟人汲上之，不幸遇恶鱼，一线之血浮水上，则已葬鱼腹矣。蚌极老大者，张两翅亦能接人而坏之，后多用网以取，则利多害少。珠池之盗，鸣锣击鼓、数百十人荷戈以逞，有司不敢近，然彼以劫掠无赖为生，白手挈蛋人而窃之，多少所不论，皆其利也。若官司开采则得不偿失，万金之珠，非万金之费无以致之。世宗朝尝试采之，当时藩司所用与内库所入，其数具存，可镜矣。盗珠者虽名曰禁，实阴与之，与封矿同。不则，此辈行掠海上无宁居，然亦非有司之法所能扞也。

琼州，南海中一大岛，中峙高山，周围乃平壤。南夷之性，多险阻而不乐平旷，故黎人据险先居之，在平壤者，乃能通中国声教，则后至而附聚焉者也。黎人其先无世代，一日雷摄一蛇卵堕山中，生一女，岁久，有交趾蛮过海采香者，因与为婚，生子孙，此黎人之祖，故山名黎母山。以有五峰，亦名五指山。山极高大，屹立琼、崖、儋、万之间，为

四州之望。每昼，云雾收敛则五峰耸翠插天，昏时蔽不见。旧传婺女星曾降此山，亦名黎婺山。诸黎环居，其去省地远不供赋役者号生黎，耕作省地者号熟黎。黎人之外始是州县，四州各占岛之一隅，北风扬帆，徐闻一日而渡。

琼地本东西长南北缩，《志》称“东至海岸五百里，西至海岸四百里，不及千里而遥，其至海南崖州乃云一千四百里者，中隔黎山，由弓背上行也，周围二千余里。”沉速诸香皆出其内。沉乃千年枯木、土蜂穴之，酿蜜其中，不知年代，浸透木身，故重者见水而沉，不甚沉者，未遍也。今爇之皆蜜，密尽而烟销，浸而未透者，速也，得气而未浸者，牙也。

苏子瞻谪海外，其自称为醉人所推骂，自喜不为人认识。虽未必尽然，然其言自是胸中洒落，虚舟飘瓦，不为膻行忤物之致。其《量移谢表》云：“疾病连年，人皆相传为已死，饥寒并日，臣亦自厌其余生。”读之令人悚然。

铜柱在钦州分茅岭之下，汉马伏波立以界钦州、安南者。或曰柱乃在安南境中，援当时誓云：“铜柱折，交人灭。”今交人过其下，每以石培之，遂成邱陵，惧其折也。又有古铜鼓，蛮人重之，今廉、钦村落土中尝有掘得者，亦去伏波所余。

卷五　西南诸省

蜀、粤入中国在秦、汉间，而滇、贵之郡县则自明始也。相去虽数千年，然皆西南一天，为夷汉错居之地，未尽耀于光明，故以次于江南。

蜀有五大水入。嘉陵江从汉中自北入，岷江从松潘自西北入，大渡河从西番自西入，马瑚江出云南自西南入，涪江出贵州自南入，总会于瞿塘三峡向东而出。以七百里一线之路，当贵、滇番汉之流，故江水发时，一夜遂高二十丈，至滟滪如马，此海内水口之奇也。江行在两崖间，天造地设，如凿成石峴，其狭处，谓非亭午不见日，月影亦然。霜降水涸，仅如溪流，自四月至九月，石险水深，行人不敢渡，为其湍急，舟一触石则如蘸粉。蜀舟甚轻薄，不轻又难为旋转，谚云：“纸船铁艄工。”蜀江篙师，其点篙之妙，真百步穿杨不足以喻，舟船顺流，其速如飞，将近崖石处，若篙点去稍失尺寸，则迟速之顷转手为难，舟遂立碎，故百人之命悬于一人。上者犹可牵船，篾缆名曰火仗，长者至百丈，人立船头，望山上牵缆人不见，止以锣声相呼应而已。犹幸寡崖无树木句胥，上者但畏行迟，不惧触石，所谓“三朝三暮，黄牛如故”也，若火仗一断，则倒流碎石，与下无异。夏水下川，则虽一日江陵，真以身为孤注也。巫山神女庙，宋时范成大谓有神鸦送客，余乃未见。滟滪实一石，远望之乃似碎石合成者，土人谓其下有三足，如鸡足也，某年大旱得见之。

蜀锦、蜀扇、蜀杉古今以为奇产。锦一缣五十金，厚数分，织作工致，然不可以衣服，仅充茵褥之用，只王宫可，非民间所宜也。故其制虽存，止蜀府中，而闾阎不传。扇

则为朝廷、官府取用多，近皆滥恶不堪。板出建昌，其花纹多者名抬山，谓可抬而过山也，此分两稍轻，尺寸较薄，然人以其多纹反爱之。有名双连者，老节无文，似今土杉，然厚阔更优，多千百年古木。此非放水不可出，而水路反出云南，即今丽江，亦即泸水，亦即金沙江，道东川、乌蒙而下马湖，其水矶洑礁汇，奔驶如飞，两岸青山夹行，旁无村落。其下有所谓万人嵌者，舟过之辄碎溺，商人携板过此，则刻姓号木上，放于下流取之，若陷入嵌则不得出矣。嵌中材既满，或十数年为大水所冲激则尽起，下流者竞取之以为横财，不入嵌者，亦多为夹岸夷贼所句留，仍放姓号于下流，邀财帛入取之。深山大林，千百年斫伐不尽。商贩入者每住十数星霜，虽僻远万里，然苏、杭新织种种文绮，吴中贵介未披而彼处先得。妖童娈姬，比外更胜，山珍海错，咸获先尝，则钱神所聚，无胫而至，穷荒成市，沙碛如春，大商缘以忘年，小贩因之度日。至于建人补板，其技精绝，随理接缝，瞠目爪之，莫辨形踪。然余尝分守右江，闻融、怀以北夷人有掘地得板厚止寸余、坚重如铁、胜建是十倍者，一片易数金，数十家共得之，云是孔明征羌归途过此，伐山通道入土年深者。余欲觅一蜕乘，恐差役缘此为奸以挟夷人，乃寝。

川中郡邑，如东川、芒部、乌撒、乌蒙四土府亡论，即重庆、夔府、顺庆、保宁、叙州、马湖诸府，嘉、眉、涪、泸诸州，皆立在山椒水渍，地无夷旷，城皆倾跌，民居市店半在水上。惟成都三十余州县一片真土，号称沃野，既坐平壤，又占水利，盖岷、峨发脉，山才离祖，满眼石垅，抱此土块于中，实天作之，故称天府之国云。

四川官民之役惟用兵、采木最为累人。西北、西南州县多用兵，东南多采木，惟川北保、顺二郡两役不及，颇号乐土，即协济不无，然身不俱往，纵罹残惫，亦免死亡。

杨用修谓："自古蜀之士大夫多卜居别乡。李太白寓江陵、山东、池州、庐山，而终于采石。老苏欲卜居嵩山，东坡欲买田阳羡。魏野之居陕州，苏易简之居吴门，陈尧佐之居嵩县，陈去非之居叶县，毋廷瑞之居大冶，虞允文之居临川，牟子才之居霅川，杨孟载之居姑苏，袁可潜之居笠泽。"岂以其险远厌跋涉耶？

大禹生于石泉县石纽村，即今之石鼓山，其山朝暮二时有五色霞气。《华阳国志》称夷人营。其地方百里不敢居牧，有过逃其野中不敢追，云畏禹神能藏之，三年为人所得则共原之，云禹灵已宥之。唐李白亦书"禹穴"二字于石，杨用修遂以太史公所上之禹穴即此也，非会稽，盖穿凿之过。

李太白称"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不知者以为栈道，非也。乃归、巴陆路，正当峡江岸上，峻阪巉岩，行者手足如重累，黄山谷谪涪云："命轻人鲊瓮头船，行近鬼门关外天。"人鲊瓮，在秭归城外，盘涡转毂，十船九溺。鬼门关正在蜀道，今人恶其名，以其地近瞿塘，改瞿门关，亦美。此地名为楚辖也，蜀不修，蜀请楚修，楚谓虽楚地，楚人不行，蜀行之，楚亦不修。万历戊子，徐中丞元泰抚蜀，邵中函陛抚楚，徐饷工费八百金于楚以请，邵修之而还其金，至今道路宽夷，不病倾跌。惟是归、巴郡邑僻小残惫，不足供过客之屐履，携家行者，苦于日不完一站则露宿，少停车之所，又荒寂无人烟聚落，故行者仍难之。

蜀中俗尚缔幼婚，娶长妇，男子十二三即娶，徽俗亦然。然徽人事商贾，毕娶则可有事于四方，川俗则不知其解。万历十年间，关中张中丞士佩开府其地，每五里则立一穹碑严禁之，每朔望阖邑报院，邑中婚娶若干家，某家男女若干岁，犯禁者重罪之。然俗染渍已久，不能遽变也。

白下石头城仅西北里余若金城石郭，天设之险无如重庆者，嘉、巴两水隔石脉不合处仅一线如瓜蒂，甚奇，此龙脉尽处，止可固守为郡邑，非霸业之资也，故明氏据以为都，不能自存。不如成都沃野千里，真天府国也。然僻处西南，栈道、巴江隔限上国，毕竟非通都大衢，止可偏霸一隅，非王业之资也，故蜀汉以来至于孟氏，咸不能出定区宇。

离堆山在灌口，乃秦蜀守李冰凿之以导江者也。《记》称“鳖灵治水，杜宇让王”，其世纪不可考，若只以川中一省，则冰之绩亦千万世永赖之，不减神禹也。今新都诸处，飞渠走浍，无尺土无水至者，民不知有荒旱，故称沃野千里，又江流清冽可爱，人家桥梁扉户，俱在水上，而松阴竹影，又抱绕于涟漪之间，晴雨景色，无不可人。

内江、富顺虽分辖两府，然壤接境连，实繄片地，故声名文物等埒，不相上下，犹余姚、慈谿之在浙东也。

诸葛孔明八阵图余见在川中者两处，新都牟弥镇陆阵图也，夔府鱼复浦水阵图也。牟弥镇石堆，云一百二十八藁，乃石卵叠成，土人云，尝为人取去，其堆不减，种艺者犁平之后，藁亦然，此神其说，不可知。然遗踪至今千余年，不可谓无神鬼呵护者，余亦取一石置舆中。鱼复浦则仅存八碛、一短垅，云六十四蓜者，皆妄也，此登城望之，昭然为泥淖，不可抵其下。然瞿塘象马，江水如雷沸，而此八碛常存，则无论无六十四蓜，亦至怪矣。

夔州之面和以云阳之盐，能使乘湿置书箧中而经岁自干不坏。余戊子秋过夔，庚寅春居广右，尚食夔面也。

荔枝生于极热之地，闽、广外惟川出焉。唐诗“一骑红尘妃子笑”乃涪州荔园所贡也，故飞骑由子午谷七日而达长安，荔子尚鲜。今涪国一株存，以献新抚民，近为一司李摄篆，始断其命，根而绝之。此虽美意，然千年古木，一旦无端毁折之，良可惜也。余意若唐物，即存至今，未必花果，或者其遗种所嗣续，如孔林之桧耳。

孔明五月渡泸，虽非泸州，亦即此泸水上流千余里，在今会川地，名金沙江，又名黑水，其水色黑，故以泸名之。当时渡泸，即从云南北胜、姚安入。北胜，古浪蕖地，姚安，古弄栋地，今北胜去会川有捷径，止可人马单行，数日而至，不能通大军也。沈黎《古志》：“谓孔明南征，由今黎州路，黎州四百余里至两林蛮，自两林南琵琶部三程至嶲州，十程至泸水，泸水四程至弄栋，即姚州也。”两林，今之邛部长官司。

川北保宁、顺庆二府，不论乡村城市，咸石板甃地，当时垫石之初，人力何以至此。天下道路之饬无逾此者。

乌思藏所重在僧，官亦僧为之。其贡道自川入，俗称喇嘛僧，动辄数百为群，联络道途，骚扰驿递，颇为西土之累。

栈道虽称川，今实在陕，三峡虽称川，今实在楚。今之栈道非昔也，联舆并马，足当通衢。盖汉中之地，旧隶蜀故。

汉夜郎县属牂牁郡，唐属珍州。牂牁郡本且兰国，在今播州界，珍州今改为真州长官司，在播州宣慰司东北二百里。真州长官司南六十里有怀白堂，昔人建以怀李白。桐梓驿西二十里有夜郎城，其古碑字已磨灭。

松潘有铁索桥，河水险恶，不可用舟，又不能成梁，乃以铁索引之，铺板于上，人行板上，遇风则摆荡不住，胆怯者坐而待其定方敢过。余在滇中见漾濞江、怒江亦有此桥，皆云诸葛孔明所造也。杨用修《丹铅总录》引《西域传》有“度索寻橦之国”，《后汉书》“跋涉悬度”，注：“鸡谷不通，以绳索相引而度。”唐独孤及《招北客辞笮》：“复度一索，其名为笮，人悬半空，度彼绝壑。”今蜀松、茂地皆有此，施植两柱于河两岸，以绳绚其中，绳上一木筒，所谓橦也，欲度者则以绳缚人于橦上，人身以手缘索而进，行达彼岸，复有人解之，所谓“寻橦”也。用修川人，意见此制。余所见特索桥耳。

王全斌伐蜀，下之，进图，欲并取滇云，宋太祖持玉斧画大渡河为界，曰：“此外非吾有也。”以故滇云全省弃于段氏，三百年间，士大夫宦游之迹不至。

广西水自云、贵交流而来，皆合于苍梧。左江正派始于盘江，北盘江出乌撒，绕贵普安之东，南盘江出沾益、六凉、澄江、通海，而皆会于阿迷，绕贵罗雄之南，两江合而下泗城、田州，至南宁合江镇又与丽江合（丽江出交阯广源川，经太平、思明府），而下横州，至浔州南门为郁江，即古牂牁江，汉武帝使归义侯发蜀罪人下牂牁江会于番禺即此。右江正派始于柳江，源出都匀府，下独山，经庆远至柳城与大融江合（大融江出靖州，经怀远），过柳州至江口与洛溶江合（洛溶江出义宁，经洛溶），下象州与都泥江合（都泥江出贵州程番府经南丹、来宾）始浊，乃入大藤峡。出峡抵浔州北门为黔江，亦名浔水，黔、郁二江合于浔东门而下苍梧，与府江合，乃出封川过广东入海。府江者，漓江也，漓水源兴安之海阳山，一水相离，北入楚为湘江，南入桂为漓江。漓江南下，秦始皇命史禄凿为灵渠，取桂林、象郡。后唐李渤筑斗门其间，经广右省城，亦名桂江，下平乐而至梧，由肇庆、广州二郡而后出海，几八百里。海潮乃一日两至苍梧，虽山多而拔地无陂陀故也。

广右山，正北自黔中生，桂林西北自贵竹生，柳、庆、南、浔正西自广南生，太平诸土州俱本省止。惟黔中一支从武冈出湘、漓二水间、起海阳山为南龙正脉，迤逶东行作九疑。九疑北四水流楚，南四水流广，再东则大庾是也。其西南自交阯而入者则为思明、郁林、廉、雷、高、肇而止于石门。

自灵川至平乐皆石山拔地而起，中乃玲珑透露，宛转游行。如栖霞一洞，余秉炬行五里余，人物飞走，种种肖形，锺乳上悬下滴，终古累缀，或成数丈，真天下之奇观也。广右山多蛇虺，独不藏匿，洞中极其清洁。若舟行阳朔江口，回首流盼，恐所称瀛海、蓬莱三岛不佳于是。

土官争界、争袭，无日不寻干戈，边人无故死于锋镝者，何可以数计也。春秋、战国时事当是如此，若非郡县之设，天下皆此光景耳。当知秦始皇有万世之功。

云、贵土官各随流官行礼，禀受法令，独左、右江土府州县不谒上司，惟以官文往来，故桀骜难治，其土目有罪，径自行杀戮，时有以官祖母、官母护印者，其族类文移亦称官弟、官男。

右江土兵喜于见调，调土兵，人给行粮俱为土官所得，兵自赍粮以往，且献名倍役者之数，以规粮给，即岁额戍守之兵，亦残衰不堪用。然国家立法初意，第欲使之分其民以为我役，姑以戍守为名耳。左江兵弱，更不堪调。

土州民既纳国税，又加纳本州赋税，既起兵调戍广西，又本州时与邻封战争杀戮，又土官有庆贺、有罪赎，皆摊土民赔之，稍不如意即杀而没其家，又刑罚不以理法，但随意而行，故土民之苦视流民百倍，多有逃出流官州县为兵者。

右江土州县据险、法严，土民无如其官何，而官抗国法。左江土州县官畏国法，然势弱，往往为土民逐驱弒逆，而官又无如民何。此两江土官之大较也。

奉议卫设于贵县，驯象设于横州，南丹设于宾州，皆在左、右两江之中，要使控制蛮夷，声息援接，五屯以备藤峡，昭平以续江道，建置俱不为无意。

三江蜑户其初多广东人，产业牲畜皆在舟中，即子孙长而分家，不过为造一舟耳。婚姻亦以蜑嫁蜑，州县埠头乃其籍贯也，是所谓浮家泛宅者。吴船亦然，然多有家在岸。

广右山俱无人管辖，临江山官府召商伐之，村内山商旅募人伐之，皆任其自取，至于平原旷野，一望数十里不种颗粒，僮人所种止山衡水田，十之一二耳，又多不知种麦粟，地之遗利可惜也。

地产蚺蛇性善淫，土人缚草为刍灵，粉饰之，蛇见则抱而戏，人径裂胸而取其胆，蛇对面而不知也。若击而取之，击头则胆随头，击尾则胆随尾，久而死，胆亦化矣，徒遗水，胆不足用也。取蛇而笼之，如路遇妇人，笼内顿跌几欲绝。孔雀、鹦鹉、白鹇、翠鸟多出东、西粤，但养之不甚驯，亦不能久存。

古田既征，议善后者，以广右盐利归之官，藩司每年出银五万两，命一府佐领至广买而易之，计利出入几二万，故迩来兵饷稍足。

广东用广西之木，广西用广东之盐，广东民间资广西之米谷东下，广西兵饷则借助于广东。广东人性巧，善工商，故地称繁丽，广西坐食而已。

永以西尽于粤江，妇女裙裤咸至膝，膝以下跣而不履，头笄而耳瑱则全。

广右山川之奇，以赏鉴家则海上三神山不过，若以堪舆家，则乱山离立，气脉不结。府江两岸石皁如锦、如旗、如鼓、如鞍、如兜鍪、如叠甲、如兰锜，无非兵象，宜徭僮之占居而世为用兵之地也。江南虽多山，然遇作省会处，咸开大洋，驻立人烟，凝聚气脉，各有泽薮停蓄诸水，不径射流。即如川中，山才离祖，水尚源头，然犹开成都千里之沃野，水虽无潴，然全省群流总归三峡一线，故为西南大省。独贵州、广西，山牵群引队向东而行，并无开洋，亦无闭水，龙行不住，郡邑皆立在山椒水濆，止是南龙过路之场，尚

无驻跸之地，故数千年暗汶，虽与吴、越、闽、广同时人中国，不能同耀光明也。

广右石山分气，地脉疏理，土薄水浅，阳气尽泄，顷时晴雨叠更，裘扇两用，兼之岚烟岫雾，中之者谓之瘴疟，春有青草瘴，夏有黄梅瘴，秋有黄茅瘴，秋后稍可尔。中之者不宜遽表，宜固元气、节食寡欲、戒动七情，稍服平胃、正气二散。俗忌夜食，食必用槟榔消之；忌早起，起即用杯酒实之。孙直指刻《岭南卫生方》可览。

府江两岸六百里湍流悍激，林木翳暗，徭僮执戈戟窜伏，钩引商船，劫夺盐米，甚至杀官伤吏，屡剿不止，只为深林密箐，彼得伏而下，我不得寻而上也。万历戊子，韩少参绍议召商伐去沿江林木，开一官路，令舆马通行。平乐抵昭潭二百里，昭潭抵苍梧界三百三十五里，各冲会哨六百四十里，自贺县抵东安乡又抵庞冲共二百三十六里。总之凿石五千二百五十二丈，为桥梁四百七十有五，铺亭一百三十有三，渡船十有三，率用戍守士卒，止用库银六千两。松林、鼓锣二峡尤称险绝，并力凿之。自此徭僮种田输租，不敢出劫舟船，昼夜通行，可谓耀暗汶于光明者矣。

广右一路可通贵州，一路通云南，一路通交阯。其通贵州者，乃由田州横山驿八十里至客庄驿，五十里归洛驿，一百二十里往泗城州虆驿，一百二十里路城驿，一百二十里安隆长官司，四十里打饶寨，六十里北楼村，五十里过横水江至板柏村，七十里板屯土驿，六十里洞洒村，二十里安龙所，六十里鲁沟至贵州。孙直指欲通此，使有事之日不单靠贵竹一路，甚善。第贵竹大路，乃当兵威大创之后，其西八站，又奢香自开。今太平无事时忽有此举，土官疑其改土为流，阳顺而阴挠之，故终无成。且安隆三日路亦自崎岖，不可开也。

桂林石细润，玲珑奇巧，虽雕缋不如，胜于太湖数倍，一种名灵芝盆，觚岸如荷翻状，其洿隙成九曲之池，大小随趣，以置净室前，种小花树其上，养金鱼数十头，亦奇赏也。

桂林无地非山，无山而不雁荡，无山非石，无石而不太湖，无处非水，无水而不严陵、武夷。百里之内，独尧山积土成阜，故名天子田，独七星山一片平芜，故名省春岩。平乐以上，两岸咸石壁林立，则溪中皆沙滩无石，舟堪夜发。平乐以下，两岸土山迤行，则江中皆石矶岩笋，动辄坏舟。李序斋闻余言笑曰："尚欠二句。"余曰："何也?"李曰："无县非人，无人而不徭僮，无人无妇，无妇而不蓬跣。"众乃大噱。

靖江府御门而见藩臬，坐受一拜，以次而起，虽禄千石，爵视郡王，其尊贵乃在诸亲藩之上。宗室二千人，岁食藩司禄米五万两，故藩贮不足供，而靖宗亦多不能自存者。

广右异于中州，而柳、庆、思三府又独异。盖通省如桂平、梧、浔、南宁等处，皆民夷杂居，如错棋然，民村则民居民种，僮村则僮居僮耕，州邑乡村所治犹半民也。右江三府则纯乎夷，仅城市所居者民耳，环城以外悉皆徭僮所居，皆依山傍谷，山衡有田可种处则田之，坦途大陆纵沃，咸荒弃而不顾。然僮人虽以征抚附籍，而不能自至官输粮，则寄托于在邑之民，僮借民为业主，民借僮为佃丁，若中州诡寄者然，每年止收其租以代输之官，以半余入于己。故民无一亩自耕之田，皆僮种也，民既不敢居僮之村，则自不敢耕僮

之田，即或一二贵富豪右有买僮田者，止买其券而令人租耳，亦不知其田在何处也。想其初改土为流之时，止造一城，插数汉民于夷中则已，是民如客户，夷如土著，田非不经丈量，亦皆以空牒塞责，故幅员虽广而征输寡、逋负多。

怀远、荔波二县皆土夷，县官不入境，止僦居于邻县，每年入催钱粮一次而已。然复怀远易，荔波难。荔波无一民，皆六种夷杂居，自思恩县西去，陆行数百里，深则重沟，高则危岭，夜则露宿，昼无炊烟，人多畏而不敢入。怀远旧县去融县止百里，新县虽深入二百里，乃有民三村，且县前大榕江，上通楚靖下达柳、象，舟行又便，而怀、治二堡哨兵二百，领以千户，缓急可恃，故比荔波易。余业已择于汇县水口立怀远城，将江中所过板税之，岁得百金，可备公费，委之怀远尉郑良憙，行之有绪矣，而转滇中，故未竟事而行，后闻龚宪副一清终其事。

瑶僮之俗，祖宗有仇，子孙至九世犹兴杀伐，但以强弱为起灭，谓之打冤。欲怒甲而不正害甲也，乃移祸于乙，而令乙来害甲，谓之著事。白昼掠人于道，执而囚之，必索重赂而赎乃归，谓之堕禁。两村相杀，命毙不偿，毙者以头计，每头赔百两或几十两，以积数之多寡多贵，实无两也，而以件代之，如豕一为一两，而一鸡一布亦为一两也。抚安僮老为其和毕，则截刀为誓，始不报冤，谓之赔头。谚云："瑶杀瑶，不动朝，僮杀僮，不告状。"

语云，十年不剿则民无地，二十年不剿则地无民。又云，征蛮法，全剿不如歼魁，明捕不如暗执。土官干戈，无日不寻，然止自相屠戮，渠各自有巢穴在，不敢出向中州，可以无虑。惟有瑶僮为梗，然亦禽兽，无雄举远志，不过劫掠牲畜而已。自韩襄毅之征藤峡，王文成之设九司，嗣后大举虽无，小丑间作。至世庙末，劫藩司，杀黎大参极矣。迩乃征处古田、征府江、征怀、征八寨，召商伐木，江河道路始通。前者，各瑶僮往来江边，钩船截路，杀人越货，即邮筒，非集兵不行，惟古田一举，大快积愤，盖诸瑶据险，初不虞官兵之遂入也。

瑶僮之性，幸其好恋险阻，傍山而居，倚冲而种，长江大路，弃而与人，故民夷得分土而居，若其稍乐平旷，则广右无民久矣。

蛊毒，广右草有断肠，物有蛇、蜘蛛、蜥蜴、蜣螂，食而中之，绞痛吐逆，面目青黄，十指俱黑。又有挑生蛊，食鱼则腹生活鱼，食鸡则腹生活鸡。验蛊法，吐于水，沉不浮，与嚼豆不腥、含矾不苦皆是。治蛊：饮白牛水血立效。王氏《博济方》"归魂散"《必用方》"雄珠丸"皆要。

余善水刻漏。李月山谓，滇中夏日不甚长。余以漏准之，果短二刻，今以月食验之，良然。万历二十年五月十六望，月食，据钦天监，行在乙亥夜，月食八分一十九杪，月未入见食七分一十七杪，月已入不见食一分二杪。初亏在寅一刻五更三点，正东。食甚在卯初刻，在昼，复圆卯正三刻，正西。食甚月离黄道箕宿七度八十八分二十七杪。据此，称月食不见一分乃卯初。余在云南救护月生光一半以上，不及三分尚见。岂地高耶？抑算者以昼总以不见称耶？又已食八分，天止将明，未及昼也。则信似日稍短耳。

两山夹邱垅行，俗谓之川。滇中长川有至百十余里者，纯是行龙，不甚盘结，过平夷以西，天地开朗，不行暗黮中，至漾濞以西，又觉险峻峻嶒，然虽险，犹不暗也。行东西大路上，不热不寒，四时有花，俱是春秋景象。及岐路走南北土府州县，风光日色寒热又与内地差殊。土官多瘴。余入景东，过一地长五里，他草不生，遍地皆断肠草，舆人驰过如飞。似此之地，安得不成瘴也？断肠草之叶为火把花，干为酒吊藤，根名断肠草，滇人无大小，裙袖中咸赍些须以备不测之用，其俗之轻生如此。

采矿事惟滇为善。滇中矿硐，自国初开采至今以代赋税之缺，未尝辍也。滇中凡土皆生矿苗。其未成硐者，细民自挖掘之，一日仅足衣食一日之用，于法无禁。其成硐者，某处出矿苗，其硐头领之，陈之官而准焉，则视硐大小，召义夫若干人，义夫者，即采矿之人，惟硐头约束者也。择某日入采，其先未成硐，则一切工作公私用度之费皆硐头任之，硐大或用至千百金者，及硐已成，矿可煎验矣，有司验之。每日义夫若干人入硐，至暮尽出硐中矿为堆，画其中为四聚瓜分之，一聚为官课，则监官领煎之以解藩司者也，一聚为公费，则一切公私经费，硐头领之以入簿支销者也，一聚为硐头自得之，一聚为义夫平分之。其煎也，皆任其积聚而自为焉，硐口列炉若干具，炉户则每炉输五六金于官以给劄而领煅之。商贾则酤者、屠者、渔者、采者，任其环居矿外，不知矿之可盗，不知硐之当防，亦不知何者名为矿徒。是他省之矿，所谓“走兔在野，人竞逐之”，滇中之矿，所谓“积兔在市，过者不顾”也。采矿若此，以补民间无名之需、荒政之备，未尝不善。

金沙江源吐蕃，过丽江、北胜、武定、乌撒、东川入马瑚江，出三峡，滇池水过安宁入武定合之。云南旧有议开此江以通舟楫，使滇货出川以下楚、吴者。余初喜闻其议，会黄直指复斋锐意开之，已遣人入闽取舟工柁师而黄卒。余同年郭少参朝石欲必终其事，余多方侦之，绘为图，乃知此江下武定境皆巨石塞江，奔流飞驶，石大者纵横数丈，小者丈余，间有平流可施舟楫处，仅一二里绝流横渡者也。若顺流而下，两岸皆削壁，水若悬注，巨礁巉岩承其下，自非六丁神将安能凿此？过万人嵌，深潭百丈，杉板所陷，舟无不碎溺者。又皆夷人所居，旁无村落，即使江可开，舟亦难泊，适为夷人劫盗之资也。天下有谭之若美而实不然者，类如此。滇有两金沙江，东江出东海，即此；西江下缅甸，过八百媳妇入南海。东江狭而险，西江平而阔，隔岸视牛马如羊，然皆源自吐蕃，中隔澜沧与怒江二江，地尚千里，而当时条陈开江有作一江论者，谓恐通缅人。最可笑。

滇云地旷人稀，非江右商贾侨居之则不成其地，然为土人之累亦非鲜也。余谳囚阅一牍，甲老而流落，乙同乡壮年，怜而收之，与同行贾，甲喜得所。一日，乙侦土人丙富，欲赚之，与甲以杂货入其家，妇女争售之，乙故争端，与丙竞相推殴，归则致甲死而送其家，吓以二百金则焚之以灭迹，不则讼之官。土僰人性畏官，倾家得百五十金遗之，是夜报将焚矣，一亲知稍慧，为击鼓而讼之，得大辟，视其籍，抚人也。及侦之，其事同、其骗同、其籍贯同，但发与未发、结与未结、或无幸而死、或幸而脱，亡虑数十家。盖客人讼土人如百足虫，不胜不休。故借贷求息者，常子大于母，不则亦本息等，无锱铢敢逋也。独余官澜沧两年，稔知其弊，于抚州客状，一词不理。

省会古壤莫过于五云山下。当黔国封赏时，圣祖命以自择城中善地造府第，画图进呈。黔国乃择此地，拓架大厦数层，比进呈，圣祖览图，以朱笔横作一画于其层院中，云前面作云南布政司。以故黔国宅至今无大门，惟作曲街，开东向出，其图至今藏于沐氏。

乐土以居，佳山川以游，二者尝不能兼，惟大理得之。大理，点苍山西峙，高千丈，抱百二十里如弛弓，危岫入云，段氏表以为中岳。山有一十九峰，峰峰积雪，至五月不消，而山麓茶花与桃李烂熳而开。东汇洱河于山下，亦名叶榆，绝流千里，沿山麓而长，中有三岛、四洲、九曲之胜。春风挂帆，西视点苍如蓬莱、阆苑，雪与花争妍，山与水竞奇，天下山川之佳莫逾是者。且点苍十九峰中，一峰一溪飞流下洱河。而河崖之上，山麓之下，一郡居民咸聚焉。四水入城中，十五水流村落，大理民无一垅半亩无过水者，古未荒旱，人不识桔槔。又四五月间，一亩之隔，即倏雨倏晴，雨以插禾，晴以刈麦，名甸溪晴雨。其入城者，人家门扃院落捍之即为塘，凿之即为井。谓之乐土，谁曰不然？余游行海内遍矣，惟醉心于是，欲作菟裘，弃人间而居之。乃世网所撄，思之令人气塞。

迤西土官惟丽江最黠，其地山川险阻，五谷不产，惟产金银。其金生于土，每雨过则令所在犁之，输之官，天然成粒，民间匿铢两者死，然千金之家亦有饿死者。郡在玉龙山下，去鹤庆止五十里而遥，然其通中国只一路，彼夷人自任往来，华人则叩关而不许入，一人入，即有一关吏随之，随则必拉以见其守，见则生死所不可知矣，故中国无人敢入者。且均一郡守职也，而永宁、蒙化等守咸君事之，元旦生辰，即地隔流府者不敢不走谒，其谒也，抹颡叩头，为其扶舆而入，命之冠带则冠带而拜跪，命之归则辞，不命咸不敢自言。其自尊不啻皇家，坐堂则乐作，而乐人与伺班官吏、隶卒咸跪而执役，不命之起，则终日不起，以为常。其父子不相见，见则茶酒咸先尝之，祖父以来皆十年，以外则相弒。而其毒药又甚恶，勘其事者，如大理、鹤庆二太守，咸毒杀之，鹤庆缙绅亦往往中其毒。鹤庆人亡论贵贱大小，咸丽江腹心，金多故也。余备兵澜沧，正渠助千金饷于朝廷，欲请敕加大参衔，奏下部行，院道相视，莫敢发，余乃备笔驳罢之。遂毁敕书。后陪巡鹤庆，最为戒心，乃得生还。幸也，他如沅江、庆南亦不逞，然无甚于丽江者。

丁苴、白改盗山箐在临安、南安、新化之间，乃百年逋寇，辛卯夏因缅报调兵，后缅退而兵无所用，吴中丞遂檄邓参戎子龙移师袭之。夷盗止长于弓弩，不知火器，邓击以大炮，声震山谷，盗骇谓后山崩，巢穴当毁，乃四散走，遂悉荡平之。人谓吴好用兵邀功，然此举良为得策。

永昌即金齿卫。金齿者，土夷漆其齿也。诸葛孔明征孟获破藤甲军，今其夷人漆藤缠身，尚有藤甲之遗。余闻之同年保山令杨君文举也。其初只南征一军处于此地，谓之诸葛遗民，今则生齿极繁。然其地乃天地穷尽处，而其人反红颜白皙，得山川清丽之气，而言语服食悉与陪京同。其匠作工巧，中土所无有，皆乐土地。自有缅莽之乱，调兵转饷，闾阎始惫。

琥珀、宝石旧出猛广井中，今宝井为缅所得，滇人采取为难，而入滇者必欲得之，大为永昌之累。余在滇中闻其前两直指皆取琥珀为茶盏，动辄数十，永民疲于应命，可恨

也。

各盐井惟五井多盗。其盗最黠而横，其穴前临井、后倚深林大箐，巨阪遥岑，过此则为吐蕃之地，故缓之则劫人，急之则走番，追兵见箐不敢深入，最为害也。路内即箐贼，尝坐箐中射过客而颠越其货，又其射皆毒弩。技最精，夷贼习射者，于黑夜每三十步插香一枝，九十步插三香，黑地指火影射之，一矢而三香俱倒方为上技。余已约邓参戎子龙，欲从永昌捷径抄番人后袭之，以濒行，不果。

莽酋王南海去永昌尚万里，行阅两月，与东北走京师同。但半月而至金沙江，则缅与中国之界也。其初，莽瑞体者，亦缅甸六宣慰之一，世宗朝为猛广所杀僇，只骑不留，乃求救于中朝，廷议不之许，其人遂发愤，孤身走洞吴，起兵，不数年遂尽有南海之地，埽平诸夷，复仇猛广，固亦蛮貊一英雄也。今莽应龙即其子尔。诸葛孔明南征至江头城，与今莽都海岸仅隔六日之程，若王靖远所到则与此尚远，为其地远，莽人亦不能深入，惟是岳凤句之，曾一至姚关，余则皆莽酋分布之。部曲近金沙江者，过江盗杀诸土寨而劫掠之耳，势不得不出兵应之。而滇中兵每出则于蛮哈，其地在蛮哈山下，江之北岸，最毒热多蝇，人右手以匕食，则左手乱挥蝇，稍缓，则随饭入喉中。即土人，遇热甚亦翦发藏入水避之。而缅之犯又每于夏热之时，内地兵一万，至其地者常热死其半，故调一兵，得调者先与七八金安其家，谓之买金钱，盘费、刍菽不与焉。故调兵一千，其邑费银一万，而此土兵不甚谙于战陈，不调则流兵少，不足以当，数年间内地民缘此以糜烂穷极，是调兵之难，一难也；永昌至蛮哈半月，省城左右至永昌又半月，山阪险峻，运米一石，费脚价八金，仅一兵三月粮耳，滇兵之调每以数万计，是转饷之难，二难也。坐是，蕃臬以至士民无不畏用兵，而大中丞与永兵备则云："今日失一寨，十年后亦追谓某抚某道手失也，而兵不得不用，彼无职掌者可高议不用兵也。"如是，则亦不得而尽外之，但须以不用之心行不得已之事。盖永以外将帅偏裨，无不乐用兵以渔猎其间者，故缅至，每每作虚报。如辛卯夏，余闻缅二千人渡江，而参戎报二十万也。永以内总戎大将又喜，一出兵则渠随路朘削人，以张皇其事。是在大中丞主持之，弗为虚报所惑而遽调兵，以镇定行之，则内地之福也。即今屯田三宣，饷得策矣，而兵之调，岁岁骚动，终非久长之画。以余之意，必起自金沙江，将三宣夷寨尽迁内地，四方空千里不留一人，则彼既不得因粮于敌，若转饷而至，其受累与我同，缅夷盗劫之辈庶其阻江而止乎？大宁神京拥护，哈密屡世属夷，本朝业已弃之，无非权其利富之重轻，于云南万里外千里荒服之地，何有不然？滇人终无息肩之期矣。

缅人于壬辰岁以贡物入，余时在澜沧。犒之牙象一，母象一。番布古喇锦、金段诸布帛皆与中国异，一金瓯嵌碎宝极工。盖先是张宪使文耀遣黎邦桂入缅探事，黎说之而来。据邦桂对余云："莽酋应龙在五层高楼上，柱皆金髹，呼邦桂与席地坐，谓渠未尝侵中国，乃其部下为盗也。渠亦是汉地，乃诸葛孔明所到，有碑立江头城。一金塔高数十丈，照耀天日，众酋所依归，其人只片布裹身，无上衣下裳。酋持斋念佛，不用兵，用时，例以大缅莽一击，声闻数十里，如中国之烽燧者，则千里外夷兵皆自裹粮而来，不若中国转饷之

难也。缅莽者，即以为大铜鼓之号。”邦桂之言虽真伪不可知，然其物已千金之外，非虚也。当事者必驳之，谓邦桂私物，误矣。如此等事，使为之处置得宜，令其钤束部曲，受其封贡，西南可以遐数岁之安。既不能以大胆肩之，毕竟此物亦为之含糊泯灭，夷酋安得不忿然以逞，及其羽书一至，然后周章兵饷，徒疲内地之民，是当事者之谋国不良而自取破败也。

广南守为侬智高之后，其地多毒善瘴，流官不敢入，亦不得入，其部下土民有幻术，能变猫狗毒骗人，往往爰书中见之，然止以小事惑人，若用之大敌偷营劫寨，未能也，有自变，亦有能变他人者。此幻术迤西夷方最多，李月山备兵于滇，亲见之，载在《丛谈》及某《篷窗日录》最长。撮附于左。

云南十四府、八军民府、五州，惟云南、临安、大理、鹤庆、楚雄五府嵌居中腹地，颇饶沃，余俱瘠壤警区。在大云南一省夷居十之六七，百蛮杂处，土酋割据，但黔、宁遵法，沐氏世守，比广西、贵州土官不同，差有定志。而西有澜沧卫，联属永安、丽江以控土番，南有金齿、腾冲以持诸甸，东有沅江、临安以扼交趾，北有曲靖以临乌蛮，各先得其所处。惟寻甸、武定防戍稍疏，木邦、孟密性习叵测，元江、景东土酋称桀，老挝、车里姻好，安南、阿迷、罗台瘴疠微梗，广南、富州界临右江。所当加意。

沅江、丽江、蒙化、景东等府，师宗、弥勒、新化、宝山、巨津、和曲、禄劝、兰顺等州，元谋等县，役无定纪，故科无定数。惟大理、太和十年一役，邓川、宾州、腾越、北胜、赵姚、浪穹、永平五年一役，云南县三年一役，余州县一年一役。

贸易用贝，俗谓贝以一为庄，四庄为手，四手为苗，五苗为索，盖八十贝也。

全省四路。一自贵州乌撒卫入曲靖沾益州，为通衢。乌撒卫实居四川乌撒府之地。又一自贵州普安入曲靖。又一自广南府路出广西安隆、上林、泗城。今黔国禁不由。又一自武定路从金沙江出四川建昌卫。今亦莽塞。

六诏乃西南夷云南全省之地。夷语谓王为诏，其都在大理、丽江、蒙化三府及四川行都司建昌等卫，而居大理尤久。六诏俱姓蒙氏，凡名，嗣代各顶父名下一字。蒙舍韶在蒙化府，浪穹诏在浪穷县，邓赕诏在邓川府，施浪诏在浪渠县，麽些诏在丽江府，蒙隽诏在建昌卫。六诏惟蒙舍居南，蒙舍至皮罗阁始强盛，灭五诏，尽有其地，遂总名南诏，迁居太和城，子阁罗凤用段俭魏为相，获唐西泸令郑回而尊之，至其孙异牟寻创立法制，修议礼乐，设三公、九爽、三托诸府之官以分其任，回复劝寻归唐，是开南诏声名文物者，段、郑之力居多。蒙氏历年二百五十，而郑氏、赵氏、杨氏迭兴，皆不久，至石晋天福间段氏始立，元世祖得南诏降，段为总管，迄我朝尚为镇抚不绝。

诸省惟云南诸夷杂处之地，布列各府，其为中华人惟各卫所成夫耳。百夷种曰僰人、爨人，各有二种，即黑罗罗、白罗罗。麽些、秃老、紫门、蒲人、和泥蛮、土獠、罗武、罗落、撒摩、都摩、察侬人、沙人、山后人、哀牢人、哦昌蛮、懈蛮、魁罗蛮、傅寻蛮、色目、龁河、寻丁蛮、栗粟，大率所辖惟僰、罗二种为多。僰人与汉人杂居，充役公府。罗罗性疑，深居山寨，人得绐而害之。广南、顺宁诸府，俗好食虫，诸处好食土蜂。南徼

缅甸、木邦、老挝、车里、八百、千崖、陇川、孟艮、孟定，俱女服外事。

云南风气与中国异，至其地者乃知其然。夏不甚暑，冬不甚寒，夏日不甚长，冬日不甚短，夜亦如之，此理殆不可晓。窃意其地去昆仑伊迩，地势极高，高则寒，以近南故寒燠半之，以极高故日出日没常受光先而入夜迟也。镇日皆西南风，由昆明至永昌地渐高，由通海至临安地渐下，由临安至五邦、宁远地益下，下故热。五邦以南，民咸翦发以避暑瘴。宁远旧属临安府，黎利叛，陷入安南，分为七州。林次崖谓钦州四洞原内属，不知宁远大于四洞多矣。地多海子，盖天造地设以润极高之地，亘古不淤不堙，犹人之首上脉络也。水多伏流，或落坎，辄数十百丈飞瀑，流沫数十里。

云南一省以六月二十四日为正火把节。云是日南诏诱杀五诏于松明楼，故以是日为节。或云孟获为武侯擒纵而归，是日至滇，因举火祓除。或又云是梁王擒杀段功之日，命其属举火以禳之也。二十后，各家俱燃巨燎于庭，人持一小炬，老幼皆然，互相焚燎为戏，烬须发不顾，贫富咸群饮于市，举火相扑达旦，遇水则持火跃之。黑盐井则合各村分为二队，火下斗武，多所杀伤，自普安以达于云南，一境皆然，至二十五乃止。

麓川俗，其下称宣慰曰昭，其官属则有昭孟、昭录、昭纲之类。乘则以象，虽贵为昭孟，领十余万人，赏罚任意，见宣慰莫敢仰视，问答则膝行，三步一拜，退亦如之，贱事贵、少事长皆然。小事则刻木为契，大事则书缅字为檄，无文案。男贵女贱，虽小民视其妻如奴仆，耕织、贸易、差徭之类皆系之，虽老非疾病不得少息，生子三日后，以子授其夫，耕织自若。男子皆髡首黥足。人死则饮酒作乐，歌舞达旦，谓之娱死。其小百夷、阿昌、蒲缥、哈喇诸风俗与百夷大同小异。（《月山》）

南甸宣抚司有妇人能化为异物，富室妇人则化牛马，贫者则化猫狗。至夜，伺夫熟睡，则以一短木置夫怀中，夫即觉仍与同寝，不觉，则妇随化去，摄人魂魄至死，食其尸肉。人死则群聚守之，至葬乃已，不尔，则为所食。邻郡民有经商或公事过其境者，晚不敢睡，群相警戒，或觉物至则群逐之，若得之，其夫家急以金往赎，若登时杀死，则不能化其本形。孟密所属有地羊，当官道往来之地，其人黄睛，黧面，状类鬼，翦旧铜器联络之，自膝缠至足面以为饰。有妖术，能易人心肝肾肠及手足而人不知，于牛马亦然，过者曲意接之，赏以针线果食之类，不则，离寨而死，剖腹皆木石。车里、老挝风俗大抵相同。过景东界，度险数日皆平地，贵贱皆楼居，其下则六畜，俗多妇人，下户三四妻，不妒忌，头目而上或百十人供作，夫死则谓之鬼妻，皆弃不娶，省城有至其地经商者赘之，谓之上楼，上楼则翦发不得归矣，其家亦痛哭为死别也。凡食牲，不杀，咒而死，然后烹。楚雄迤南□夷名真罗武，人死则裹以獐、鹿、犀、兕、虎、豹之皮，抬之深山弃之，久之随所裹之皮化为其兽而去。又蒲人、缥人、哈喇，其色俱正黑如墨，有被杀者，其骨亦黑，盖乌骨鸡类。

贵州古罗施鬼国。自蜀汉夷酋有火济者，从诸葛武侯征孟获有功，封罗甸国王，历唐、宋皆不失爵土，洪武初，元宣慰使霭翠与其同知宋钦归附，高皇帝仍官之为贵州宣慰使司，隶四川，其思州宣慰使为田仁智，思南宣慰使为田茂安，暨镇远等府隶湖广，普

安、镇宁等州隶云南。镯翠死，妻奢香代立，宋钦死，妻刘氏代立。刘氏多智术，时马烨以都督镇守其地，欲尽灭诸罗酋，代以流官，乃以事裸挞奢香，欲激怒诸罗夷为兵端，诸夷果怒欲反，刘氏止之，为愬京师，上令招奢香至，问曰："汝诚若马都督，我为汝除之，何以报我?"奢香曰："世戢罗夷不敢为乱。"上曰："此汝常职，何云报也?"奢香曰："贵州东北有间道可通四川，愿刊山通道，给驿使往来。"上许之，谓高后曰："吾知马督无他肠，然何惜一人以安一方。"乃召马斩之，遣奢香归。诸夷大感，为除赤水、乌撒道，立龙场九驿达蜀。今安氏即镯翠后。

贵州设山上中高而外低如关索。乃贵镇山四水倾流，内无停蓄，北二水一出涪江、一出泸江，东一水出沅江，南二水一出左江、一出右江。有水源而无水口，故是行龙之地，非结作之场也。

贵州多洞壑，水皆穿山而过，则山之空洞可知。如清平十里云溪洞，水从平越会百里来，又从地道潜复流，云洞尽处，水声汤汤如溪流，洞右偏，土人又累石为堤，引支水出洞南，灌田甚广。新添毋珠洞，发卫六七里，陟降高崖即见流水入山椒穿洞过，出水处亦一洞，乃名毋珠，尝有樵者至洞中，数石子随一大石，似子逐母，夜有珠光，故名也。最奇者，普安碧云洞为一州之壑，州之水无涓滴不趋洞中者，乃洞底有地道，隔山而出，洞中有仙人田，高下可数十畦，石塍回曲界限，俨如人间，岂神仙所尝种玉禾者耶? 其无水而旷如者，偏桥飞云洞。由月潭寺左拾级而登，仰视层岩如峰房燕窠，级穷，上小平台，石栏围绕，台后，岩嵌入巉绝，岩上如居人，重檐覆出，而石乳悬窦，怪诡万状，洞前立二石，突兀更奇。他如镇远凌圆洞、清平天然洞、安庄双明洞与平坝喜客泉、安庄白水，或道左而未过，或舆过之而未穷其胜，不能一一纪之。

出沅州而西，晃州即贵竹地；顾清浪、镇远、偏桥诸卫旧辖湖省，故犬牙制之。其地止借一线之路入滇，两岸皆苗。晃州至平夷十八站，每站虽云五六十里，实百里而遥，士夫商旅 纵有急，止可一日一站，破站则无宿地矣。其站皆以军夫。辰州以西，轿无大小，官无贵贱，舆者皆以八人，其地步步行山中。又多蛇、雾、雨，十二时天地暗曀，间三五日中一晴霁耳，然方晴倏雨，又不可期，故土人每出必披毡衫，背篛笠，手执竹枝，竹以驱蛇，笠以备雨也。谚云："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其开设初只有卫所，后虽渐渐改流，置立郡邑，皆建于卫所之中，卫所为主，郡邑为客，缙绅拜表祝圣皆在卫所。卫所治军，郡邑治民，军即尺籍来役戍者也。故卫所所治皆中国人，民即苗也，土无他民，止苗夷，然非一种，亦各异俗，曰宋家，曰蔡家，曰仲家，曰龙家，曰曾行龙家，曰罗罗，曰打牙犵狫，曰红犵狫，曰花犵狫曰东苗，曰西苗，曰紫姜苗，总之槃瓠子孙。椎髻短衣，不冠不履，刀耕火种，樵猎为生，杀斗为业。郡邑中但征赋税，不讼斗争。所治之民，即此而已矣。

本朝勾取军伍总属虚文，不问新旧，徒为民累。惟贵竹卫所之军与四川、云南皆役之为驿站舆夫，粮不虚糜而岁省驿传动以万计，反得其用。

夷人法严，遇为盗者，绷其手足于高桅之上，乱箭射而杀之。夷俗射极巧，未射其心

胥不能顷刻死也，夷性不畏亟死，惟畏缓死，故不敢犯盗。贵州南路行，于绿林之辈防御最难，惟西路行者，奢香八驿，夫、马、厨、传皆其自备，巡逻千捌皆其自辖，虽夜行不虑盗也。夷俗固亦有美处。

贵州土产则水银、辰砂、雄黄，人工所成，则缉皮为器，饰以丹朱，大者箱柜，小者筐匣，足令苏、杭却步。雄黄一颗重十余两者佩之宜男，土官中有为盘为屏以镇宅舍者。砂生有底如白玉，台名砂床，箭头为上，墙壁次之。虽曰辰砂，实生贵竹。

关索岭，贵州极高峻之山，上设重关，挂索以引行人，故名关索，俗人讹以为神名，祀之。旁有查城驿，名顶站，深山邃箐，盗贼之辈实繁有徒，缙绅商贾过者往往于此失事，耑以一卫尉统逻卒获之。

安宣慰，唐时人家，渠谓："历代以来皆止羁縻，即拒命，难以中国臣子叛逆共论。"故时作不靖，弗安礼法。其先宣慰不逞，阳明居龙场时向贻书责之。其彼安国亨格诏旨，朝廷遣使就讯之，令其囚服对簿，赦弗征，而国亨后亦竟桀骜如故，院司弗能堪。今安疆臣袭，又复悖戾，不遵朝廷三尺，如贵竹长官司改县已多年，而疆臣犹欲取回为土司，天下岂有复改流为土者？故江长信疏欲剿之，未知廷议究竟何似。

养龙坑长官司有坑在两山之间，停蓄渊深，似有蛟龙在其下，当春时，腾驹游牝，夷人插柳于坑畔，取牝马系之，已而云雾晦暝，类有物蜿蜒与马接者，其生必龙驹。

镇远，滇货所出，水陆之会。滇产如铜、锡，斤止值钱三十文，外省乃二三倍其值者。由滇云至镇远共二十余站，皆肩挑与马骡之负也。镇远则从舟下沅江，其至武陵又二十站，中间沅州以上、辰州以下与陆路相出入，惟自沅至辰陆止二站，水乃经□盈口、竹站、黔阳、洪江、安江、同湾、江口共七站。故士大夫舟行者，多自辰溪起，若商贾货重，又不能舍舟，而溪滩乱石险阻，常畏触坏。起镇远至武陵，下水半月，上水非一月不至。

思、石之间，水则乌江，发源播之南境，下合涪江，陆与水相出入，此川、贵商贾贸易之咽喉也，即古牂牁夜郎地。思南府西有古牂牁郡城，汉末所筑者。古牂牁郡领扶欢、夜郎等县，或云夜郎在珍州，珍属播，与今思明接界。

播州东通思南，西接泸，北走綦江，南距贵州，万山一水，抱绕萦回，天生巢穴，七日而达内地。然其地坐贵竹而官系川中，故杨酋应龙伺川中上司则恭，见贵竹则倨，川议赏，贵议剿，非一日矣。及王中丞继光仓卒举事，挫辱官兵，于是天讨难留，而又加以七姓五司綦被伤残，赴阙请剿，然后酋畏惧天兵之至，情愿囚首抹腰听剿处分。盖彼酋因子死巴狱而又防七姓之侵陵，故死不敢入重庆而不惮囚服了事者，其情也，qs 何敢辄萌□变，而此中又曾拒王师，故心疑之而不敢前。余弟圭叔守重庆，觇知颠末，单车入往谕之，彼遂出松坎来迎。松坎者，此人三日而彼出五日程也。其后，乃于安稳搭盖衙门，听司道□台入而□□而罢。是行也，实贤于数万师矣。

野史，是真正的历史。

——鲁迅

ISBN 7-80628-390-0

9 787806 283905 >

ISBN 7-80628-390-0/K・146　定价：2580.00元（全十二卷）